

秘密教義

布拉瓦茨基著

A. D. Blavatsky

I
宇宙生成論



秘密教義

科學、宗教和哲學
的綜合

H.P.布拉瓦茨基著

《揭開伊西斯的面紗》的作者

सत्यात् नास्ति परो धर्मः ।

『沒有比真理更高的宗教。』

第一卷-宇宙生成論

書名：《秘密教義》第一卷 (The Secret Doctrine Vol I)

作者：布拉瓦茨基 (H. P. Blavatsky)

版本：中譯本第一版

日期：2023/10/04

僅作學習參考用途，不得販售

序言

對於出版這部作品所造成的長時間拖延，本書作者——確切地說是抄寫員——覺得有必要為此道歉。這是由於健康狀況不佳和工作規模過大而引起的。即使現在出版的兩卷書也沒有完成這個計劃，而且這些書也無法詳盡地討論其中所涉及的主題。大量的材料已經準備好，用來講述神秘主義的歷史；這些包含在雅利安民族偉大開悟者的生活中，並展示神秘哲學對生活行為的影響。如果這兩卷受到歡迎，我將不遺餘力地全面執行工作計劃。第三卷完全準備好了；第四卷快要完成。

必須補充的是，這個計劃在這項工作的準備工作最初宣佈時，並沒有在考慮之中。正如一開始宣佈的那樣，《秘密教義》應該是《揭開伊希斯的面紗》的一個修正和擴大版。然而，很快人們就發現，在後一本書和其他有關神秘科學的著作中，那些已經出現在世人面前的解釋都需要一種不同的處理方法：因此，這幾卷總體上不包含從《揭開伊希斯面紗》中摘錄的 20 頁。

本書作者認為，沒有必要要求她的讀者和評論家們寬容她文學風格中的許多缺陷，以及在這些頁中可能發現的不完美英語。她是個外國人，她的英文語言知識是在晚年學來的。之所以使用英文，是因為它提供了最廣泛傳播的媒介來傳達真理，這是她在世界面前身負的責任。

這些真理決不是作為啓示提出作者也沒有聲稱自己是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公開神秘傳說的揭秘者。因為這部作品中所包含的內容被分散在數千卷中，它們體現了偉大的亞洲和早期歐洲宗教的經典，隱藏在象形文字和符號之下，至今仍因此面紗而被忽視。現在所嘗試的是把最古老的教義集合在一起，使它們成為一個和諧而完整的整體。這位作家與她的前輩們相比的唯一優勢是，她不需要訴諸個人的推測和理論。因為這項作品部分地說明了她自己所受的教育是由更進階的學生所傳授的，而她只針對細節上，進行補充自己研究和觀察的結果。在過去的幾年中，許多神智學者和神秘主義的學生們沈溺於各種瘋狂的、異想天開的推測之中，並試圖以他們所想象的那樣，從之前與他們交談過的少數事實中找出一個完整的思維體系。

不需進一步解釋，這本書並不是全部的秘密教義，而只是它的基本教義的一些片斷；其中特別注意一些事實，是被許多作家所知道，但已歪曲得與真理毫無相似之處。但是，我們也許應該明確地指出，這些卷中所包含的教義，無論多麼零碎和不完整，既不屬於印度教、瑣羅亞斯德教、迦勒底人，也不屬於埃及宗教，也不屬於佛教、伊斯蘭教、猶太教或基督教。秘密教義是這一切的本質。各種各樣的宗教體系誕生於它們的起源，現在被融合到最初的元素中；正是從這些元素中，每一個奧秘和教條都在成長、發展和實現。

這本書很可能會被廣大公眾視為最瘋狂的浪漫小說；因為誰甚至曾經聽說過《德基安之書》(Book of Dzyan) 這本書？

因此，作者完全準備好承擔這部作品一切所包含的責任，甚至要面對自己發明了全部內容的指控。她充分認識到它的許多缺點；她所宣稱是儘管在許多人看來很浪漫，但它的邏輯連貫性和一致性，使這種新的《創世紀》無論如何都能與現代科學的「可使用假設」相提並論，這在現代科學是如此自由地採納。此外，它要求被考慮，不是因為任何訴諸教條式權威的理由，而是因為它嚴格遵守大自然，並遵循統一和類比的法則。

這項作品的目的可以這樣說明：表明大自然不是『原子的偶然結合』，並賦予人類在宇宙體系中應有的地位；將那作為所有宗教基礎的古老真理，從墮落中拯救出來；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它們源自的根本統一性；最後，展示現代文明的科學從未觸及過的大自然神秘的一面。

如果這在任何程度上是完成的，作者就滿意了。它是為人類服務而寫的，必須由人類和後代來評判。它的作者不認識上訴的初級法院。她習慣了辱罵；她每天都被誹謗；她對誹謗報以無聲的輕蔑的微笑。

De minimis non curat lex. (對屑事法律不以為意。)

H.P.B.
倫敦，1888 年 10 月。

目錄

介紹

這本書的需要
文檔和手稿的古老性
這本書的目的

第一卷-宇宙生成論

序文

世界上最古老的手稿及其象徵
遍一生命，活躍與消極的
秘密教義-泛神論-無神論
所有宗教跟神秘主義裡的「空間」
七宇宙元素-人類七種族
秘密教義的三個假設
《德基安之書》詩節的描述

第一部-宇宙進化論

《德基安之書》的七個詩節

第一詩節-宇宙之夜

七萬古
「時間」
普遍心靈與禪那主
十二因緣與幻象：苦的起因
大氣息
存在與非存在
純淨靈魂之眼
阿賴耶，普遍靈魂

第二詩節-分化的理念

絕對者不知自身
生命胚芽未存在
宇宙仍隱藏在神聖思想中

第三詩節-宇宙的甦醒

偉大震動
大自然的象徵
眾數字的力量
眾邏各斯與龍
星光界流體
統一體的原初散發物
存在之網
有意識的電：宇宙電

第四詩節-七重階層

火之子們
宇宙的載體們-禪那主們
聲音的軍隊
言語與心靈
八元神與七元組
「光之子們」星星

第五詩節-宇宙電：七重階層的孩子

火旋風與原初七者
他們產生宇宙電
「眾神」的關聯
大自然「各原則」的進化
火的奧秘
元素的秘密
帳幕的方形
行星神靈與記錄者
「不可穿越」之環
星光界的生命之書
靈魂的朝聖之旅與「休息」

第六詩節-我們的世界，其成長與發展

邏各斯
女性邏各斯的奧秘
七同質中心
元素胚芽
元素的進化
眾世界的建造
中性中心
「死」行星-月亮

神智學錯誤觀念

行星劃分與人類原則
月亮
自我的轉世
七重行星鏈
其他行星與地球的關係

關於行星跟輪次的解釋

月球鏈與地球鏈
地球是月球的孩子
單體的分類
月亮單體-祖靈
大自然的三重進化

第六詩節-接續

第四輪次的「創造」
「詛咒」、「罪」和「戰爭」

生命的奮鬥與眾世界的誕生
開悟者們與聖島

第七詩節-地球人的父母

階層的劃分
存在者的關係
什麼投生到動物性的人
人的形成：思考者
神秘主義和卡巴拉的精神學
阿卡莎與以太
不可見的「生命存在」
神秘生命化學與細菌學
守望者與其影子
眾神的影子居住於地球

總結

秘密教義的精髓與要點
穿著基督教外衣的赫爾墨斯
一些神秘箴言
大自然的七力量

第二部-象徵主義的大致演變順序

I. 象徵主義和表意文字

標誌與符號的差異
聲音的魔法力量
神秘語言

II. 神秘語言及其鑰匙

埃及眾多宗教
猶太人及其體系
摩西是薩爾貢的複製
古老象徵的一致性

III. 原初質和神聖思想

神聖思想，還是灰燼物質？
以太和致能體
七原質
神秘的火
遍一知識之樹

IV. 混沌-神靈-宇宙

混沌與精神的結合
心靈的誕生

V. 隱藏的神、其象徵和符號

斯諾替理念
各國眾神的關聯

VI. 世界蛋
蛋生的邏各斯們
有翼的球體

VII. 梵天的白晝與黑夜
人類眾神與神聖人
眾神的重生
往世書的預言

VIII. 蓮花，作為一種普遍的象徵
外傳與密傳
早期陽物主義的純潔性
埃及的蓮花

IX. 月亮、月亮神、菲比
月亮神話的一瞥
月亮的關鍵
副本與原版
雙性的月亮

X. 樹、蛇和鱷魚崇拜
符號的退化
七頭龍
龍與鱷魚

XI. 魔鬼是神靈的倒影
死亡是生命
天使們的墮落
傳說的轉變

XII. 創造性眾神的神譜
園內之點
邏各斯或話語
創造的要素
各階層在不同宗教中的一致性
雅利安與閃族體系的不同

XIII. 七造物
斯諾替與印度教版本
往事書的七「創造」

XIV. 四元素
「眾神」與「元素們」
元素的語言
異教與基督教的元素崇拜

XV. 論觀世音和觀音
觀世音與陽物主義
真正的含義

第三部-科學與秘密教義對比

I. 增加本附錄的原因
神秘主義vs唯物主義
神秘主義者的安息日

II. 現代物理學家正在玩盲人摸象的遊戲

III. 光是不是一個物體？
假設的以太
對其構造的科學理論

IV. 萬有引力是一個定律嗎？
是智能體還是盲目力量？
吸引力的起因

V. 科學中的旋轉理論
相互衝突的假說
更多假說

VI. 科學的面具
「力量們」是什麼？
神秘主義者的觀點
熱的科學理論與神秘主義理論
科學的原子

VII. 一位科學家對力學科學理論的攻擊
以太和原子們

VIII. 生命、力或重力
理查森博士與神經以太
感官與其運作
太多的「生命」會殺死一個人

IX. 太陽理論
原初元素
元素與類元素
存在與生命之樹
克魯克斯教授論元素

X. 到來的力量

基利先生，一位不自知的神秘主義者
以太間的波
聲音與氣味的秘密

XI. 論元素和原子
形而上的化學
七大行星是哪些？
眾神的循環墮落

XII. 穿上新衣的古代思想
有著一切潛能的統一性
化學中的「第七」

XIII. 現代星雲理論
力量是散發物
什麼是星雲？

XIV. 力-運動模式或智能？
生命原則
神秘科學與物質科學

XV. 眾神、單體和原子
古人的眾神-單體們
單體與二元
元素的起源
赫爾墨斯與赫胥理
萊布尼茲的教導
神秘主義的單體

XVI. 週期進化和業力
業力週期與普遍道德
命運與業力
業力-復仇女神

XVII. 黃道星座及其古老性
猶太族長與黃道十二星座
黃道週期
印度天文學

XVIII. 相互立場的總結
科學承認她的無知
唯物主義正把歐洲導引致災難

介紹

「溫柔地傾聽，和善地評判。」
——莎士比亞

自從英國出現了神智學文學，人們就習慣稱其教義為「密傳佛教」。而且這已變成的習慣，正如一個建立在日常經驗基礎上的古老諺語所說的那樣：『錯誤是沿著斜面往下跑，而真理則要艱難地爬上山。』

老生常談往往是最有智慧的。人類的頭腦很難完全不受偏見的影響，且在它從各個方面對一個主題進行全面考察之前，往往早已形成決定性的觀點。這就是所說的關於普遍存在的雙重錯誤：(a) 將神智學局限於佛教，與 (b) 將喬達摩 (Gautama)、也就是佛陀所宣揚的宗教哲學信條與「密傳佛教」中廣泛概括的教義混淆。很難在想像能比這更加錯誤的事情了。它使我們的敵人能夠找到對付神智學的有效武器；因為，正如一位著名的巴利 (Pali) 學者非常尖銳地在名為《既非密傳也非佛教》的書中表達它的那樣。辛尼特 (Sinnett) 先生作品中所呈現的密傳真理，從它們被公開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密傳的了；它也沒有包含佛陀的宗教，而只是一些來自迄今為止隱藏的教義的信條，而這些教義現在在本卷中被進一步擴充增補和解釋。但即便是本卷從東方的「秘密教義」中給出了許多基本信條，卻也只是揭開了黑暗面紗的一小角。因為任何人，即使是最偉大的開悟者，都不允許、或者不能夠 - 即使他願意 - 胡亂地向一個嘲弄的、多疑的世界公佈更多的內容，這些內容在漫長的世代以來已有效的隱藏著。

《密傳佛教》(Esoteric Buddhism) 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卻有著不幸的書名，但它的內容其實就是本書書名所示：秘密教義。這被證明是不幸的，因為人們總是習慣於以貌取人，而不是以其意義來判斷事物；而且因為這個錯誤現在已經變得如此普遍，以致於即使是神智學協會的大多數成員也成為了同樣錯誤觀念的受害者。然而，從一開始，婆羅門 (Brahmins) 和其他人就對這個書名提出了抗議；為了還我自己公平，我必須補充一點，《密傳佛教》呈現給我的時候是完整的一卷，而我完全不知道作者打算如何拼寫單詞「Budh-ism」。

這一點必須直接針對率先將這一主題公之於眾的人，他們忽略而沒指出「佛教」(主喬達摩宣揚的宗教倫理體系，並以佛陀的頭銜「覺悟者」命名) 與智慧 (Budha) 或稱知識 (Vidya) 之間的區別；這是認知能力，源自梵文詞根「知道」(Budh)。我們印度的神智學者本身就是真正的罪人，儘管當時我們盡力去糾正錯誤。(見神智學者，1883 年 6 月) 要避免這種可悲的不當用詞很容易；這個詞的拼寫只需要經過共同的同意後改變，使之發音和書寫都是「智慧主義」(Budhism)，而不是「佛教」(Buddhism)。在英語中，後一種寫法的拼寫和發音也不正確，它應該被寫為「Buddhaism」，而它的擁護者則被稱為「Buddhaists」。

這種解釋在這樣的作品開始時是絕對必要的。「智慧宗教」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遺產，儘管在《密傳佛教》(初版序言) 中有這樣的說法：『兩年前 (即 1883 年)，我和其他歐洲同伴都不知道科學的最基礎，但在這裡第一次將它科學化，』等等。這個錯誤一定是由於疏忽造成的。因為現在本書作者知道《密傳佛教》中所「透露」的一切，甚至還更多；而早在 1880 年，她就有責任將一小部分《秘密教義》傳授給兩位歐洲紳士，其中一位是《密傳佛教》的作者；而本書作者在出身和教育上都是歐洲人，更是毫無疑問有此特權，儘管對她來說相當含糊的。辛尼特闡述的哲學有相當一部分是在美國教授的，甚至是在《揭開伊希斯的面紗》(Isis Unveiled) 出版之前，就已經在美國教授給了兩個歐洲人和我的同事奧爾科特上校 (Colonel H. S. Olcott)。在後者這位紳士的三位老師中，第一位是匈牙利啟蒙者，第二位是埃及人，第三位是印度人。在允許的情況下，奧爾科特上校以各種方式傳授了一些這方面的知識；如果其他兩位沒有這樣做，那只是因為它們不被允許：他們從事公共

工作的時間還沒有到來。但對其他人來說時間到了，而辛尼特出版幾本有趣的書就是事實的明證。最重要的是要記住，沒有一本神智學的書能從偽裝的權威那裡，獲得任何微小的額外價值。

在詞源學中，「一」(Adi 或稱第一)和「最高智慧」(Adhi Budha)是無著 (Aryasanga) 在他的秘密論述中使用的術語，現在被所有神秘北傳佛教徒使用。它是一個梵文術語，是最早的雅利安人對於未知神的稱呼；「梵天」(Brahma)一詞在吠陀經和早期作品中找不到。它的意思是絕對的智慧，而「本初智慧」(Adi-bhuta)由菲茨愛德華·霍爾 (Fitzedward Hall) 翻譯成『萬物的原始未創造的原因』。必定過了數不清的年數，使得佛的稱號變得如此人性化，也就是說，這個詞被允許用來形容凡人，並最終適用一位有無與倫比的美德和知識使，他獲得了『不動智慧的佛』的稱號。智性 (Bodha) 意指天生擁有的神聖智能或「覺悟」；佛 (Buddha) 是通過個人努力和功績獲得的；菩提 (Buddhi) 是一種認知能力，認知到神聖知識抵達「自我」(Ego) 的渠道；即善與惡的識別，是「神聖良心」；還有「精神性靈魂」(Spiritual Soul)，這是阿特曼 (Atma) 的載體。『當菩提吸收我們的自我-主義 (摧毀了它) 及其全部的變化 (Vikaras)，之後觀世音 (Avalokiteshvara) 向我們顯化，而達成和涅槃或解脫 (Mukti)；解脫與涅槃一樣，即擺脫幻覺 (Maya) 的束縛。「覺悟」(Bodhi) 同樣是一種特殊的恍惚狀態的名字，叫做三摩地 (Samadhi)，在此期間主體達到了精神認知的頂點。

在我們這個時代，那些盲目而不合時宜地憎恨佛教的人是不明智的，他們連帶憎恨的「智慧教導」(Buddhism)，即否定佛教的密傳教義 (婆羅門的教義也是如此)，僅僅因為這個名字在他們作為一神論者看來，是有害的教條。在這種情況下，用「不明智」是正確的說法。因為在這個愚鈍和不合邏輯的唯物主義時代中，只有神秘哲學才能承受住唯物主義反復對人類內在精神生活中最寶貴、最神聖的一切事物的攻擊。真正的哲學家、密傳智慧的學生，完全不再把個性、教條式信仰和特殊宗教放在心上。此外，神秘哲學調和了所有的宗教，剝去了每一種外在、人類的外衣，表明了每一種的根源與其他偉大宗教的根源是相同的。它證明了大自然有一個絕對神聖原則的必要性，並且不否認神如同不否認太陽。神秘哲學從來沒有拒絕大自然中的神靈，也沒有拒絕神作為絕對和抽象的存在 (*Ens*)。它只是拒絕接受所謂的一神論宗教的任何神靈，這些神靈是人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樣子創造出來的，是對那「永遠不可知」的褻瀆和可悲的諷刺。此外，我們要呈現讀者面前的記錄，包含了自我人類誕生以來整個世界的神秘教義，而佛教的神秘主義只佔據了它的合理位置，就這樣而已。事實上，喬達摩形而上學的「禪」* (Dan或Jan-na、Dhyan) 的秘密部分只是整體的很小一部分，儘管對於那些似乎不瞭解古代智慧宗教的教義看起來很宏大。這位印度教改革家將他的公開教導，局限於此智慧宗教純粹的道德和生理方面，且僅局限於倫理和人類。而對於「看不見的、無肉體的」的事物，即那些在我們塵世之外的神秘存在，這位偉大的老師在他的公開演講中完全不提及，而把隱藏的真理留給了他所挑選阿羅漢們 (Arhats) 的圈子。後者接受啟蒙的地點是在著名的七葉洞穴 (the Sattapanni of Mahavansa) 靠近百把山 (Mount Baibhar，是巴利語手稿的 Webhara)。這個洞穴位於摩揭陀 (Mogadha) 古都王捨城 (Rajagriha)，正如一些考古學家所正確懷疑的那樣，它是法顯洞。†

【*禪 (Dan)，現在成為現代漢語和西藏語音學中的「禪」，是對密傳學派及其作品的總稱。在古書中，禪 (Janna) 這個詞的定義是「通過冥想和認知來改造自己」，也就是第二個內在的誕生。因此《德基安之書》(Book of Dzhan) 發音上是「禪書」。】

【†貝格勒 (Beglor) 先生是在菩提伽耶 (Buddhagaya) 的總工程師，也是一位傑出的考古學家，我們相信他是第一個發現它的人。】

時間和人類的想象力使這些教義的純潔和哲學很快的發揮作用，一旦它們從阿羅漢的秘密和神聖的圈子中移植出來，並透過他們傳教工作的過程中，進入相較於印度更未準備接受形而上學觀念的土壤；即，一旦他們被轉移到中國、日本、暹羅和緬甸。在研究一些穿著時髦外衣的所謂「密

傳」古代佛教學校時，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偉大原始純淨的啓示是如何被處理的；不僅在中國和其他一般佛教國家，甚至在西藏的不少學校，都由未啟蒙的喇嘛和蒙古人創新者照管。

因此，我們要求讀者牢記正統佛教——即佛陀喬達摩的公開教義，與他密傳的智慧教導之間的重要區別。然而，他的秘密教義與他那個時代受啟蒙的婆羅門教義並沒有什麼不同。佛陀是雅利安人土地上的一個孩子，是一個天生的印度教徒，一個剎帝利，一個「二次出生」(Dwijas，受啟蒙的婆羅門)的弟子。因此，他的教導與他們的教義並無二致，因為整個佛教的改革僅僅是將一部分原本只有寺廟受啟蒙者和苦行僧的「出神」圈之內才知道得秘密，傳給圈外的每一個人。由於他的誓言，他不能把授予他的全部傳授給別人。雖然佛陀所傳授的哲學是建立在真正的密傳知識的基礎之上的，但他只給世界它外在的物質身體，而把它的靈魂留給選定的人(另見第二卷)。在東方學家中許多中國學者都聽說過「靈魂教義」，但似乎沒有人明白它的真正含義和重要性。

這個教義是秘密保存在聖殿裡，也許太過秘密。那奧秘遮了它的主要教義和主要志向，也就是涅槃，這考驗並激怒了那些研究它的學者的好奇心，以至於他們無法通過解開戈爾迪之結(Gordian knot)來合乎邏輯地令人滿意地解決它；於是他們直接把結剪開，宣稱涅槃意味著絕對的湮滅。

在本世紀第一季度末，世界上出現了一個獨特的文學類別，其趨勢每年都變得更加明確。它自稱以梵語學家和東方學家的學術研究為基礎，被認為是科學的。符號學家用印度教、埃及和其他古老的宗教、神話和象徵來產生希望它們能產生的任何東西，因此常常以粗魯的外在形式來代替內在含義。他們的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們在循環論證中巧妙的推論和推測，使他們已經預料到的結論通常會與前提交換位子。這在不止一位梵文和巴利文學者的三段論中快速相繼出現，並在圖書館裡堆滿了關於陽物崇拜和性崇拜的文論，相互矛盾，而不是真正象徵主義。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古代秘密教義在經歷了幾千年的沈默和秘密之後，現在得以將其中一些基本真理的輪廓公諸於世。我謹慎地說「一些真理」，因為那些必須保留不說出去的內容，不可能用一百卷這樣的書來包含，也不可能傳授給當代的撒都該人(Sadducees)。但是，即使是現在所給予的一點點內容，也比對這些重要的事實完全保持沈默要好。今天的世界，在其瘋狂探索未知的研究中，每當物理學家無法理解這個問題時，它就太容易與不可知的混淆；且他正迅速地在往相反的方向發展，也就是靈性的物質層面。現在它已成為一個巨大的競技場，一個真正的不和諧、永恆衝突之谷，成為一個墓地，埋葬著我們「精神-靈魂」的最高和最神聖的願望。隨著新的世代的到來，這個靈魂變得更加癱瘓和萎縮。格里利(Greeley)提到的社會中的『和藹可親的異教徒和有修養的放蕩者』，對於復興過去已消亡的科學漠不關心；但有相當一部分認真的學生，他們有權學習現在能給予他們的少數真理；如今給的比十年前還要更多，那時出版了《揭開伊希斯面紗》，後來也試圖解釋神秘科學奧秘並公諸於眾。

對整個作品的正確性和可靠性其中最大的論據、同時也是最嚴重的反對意見，是最初的幾個詩節：『怎樣才能覈實它們所包含的陳述?』的確，如果本卷中引用的大部分梵文、中文和蒙古文作品被一些東方學家所知，那就能核實，儘管其主要作品(詩節的出處)不在歐洲圖書館。《德基安之書》對我們的語言學家來說是完全陌生的，或者至少他們從未聽說過它現在的名稱。對於那些遵守官方科學所規定的研究方法的人來說，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不利條件；但是對於神秘學學生和每一個真正的神秘學者來說，這是微不足道的。這些教義的主體被發現散布在成千上萬的梵語手稿中，有些已經翻譯過了，儘管如同以往，它們在解釋中變了樣貌；而其他仍在等待輪到它們被翻譯。因此，每位學者都有機會驗證本文所作的陳述，並檢查大多數的引用。縱使一些新的事實(只有對世俗東方學家來說是新的)和從評論中引用的段落將很難追溯。另外也有一些教義，到目前為止是通過口頭傳播的：然而，即使是這些教義，也在幾乎不計其數的婆羅門、中國西藏等寺廟典籍中得到了暗示。

無論這些典籍可能是什麼，無論作者將會收到多少惡意的批評，有一個事實是相當確定的。一些密傳學派的成員聲稱擁有全部神聖哲學作品手稿和打字，而這些學派座落於喜馬拉雅山脈之外，其分支可能發現於中國西藏、日本、印度，甚至在敘利亞、南美洲。而事實上，作品包含了從書寫藝術開始以來，用任何語言或文字寫過的作品；從表意的象形文字到卡德摩斯 (Cadmus) 和天城文 (Devanagari) 的字母。

有人聲稱，自從亞歷山大圖書館被毀以來 (見《揭開伊希斯的面紗》第二卷，第 27 頁)，古往今來一直有人在孜孜不倦地尋找，那些可能會讓世俗者最終發現並理解秘密科學奧秘的作品，而這是兄弟會成員共同努力的成果。此外，有知情者補充說，一旦找到這些作品，他們會保存三份副本並妥善保管，其他的全部銷毀。在印度，最後一批珍貴的手稿在阿克巴帝王 (Akbar) 統治時期得到了保護和隱藏。*

【*馬克斯·穆勒 (Max Muller) 教授指出，不管阿克巴怎麼賄賂或威脅，都不能從婆羅門那裡索取《吠陀經》的原文；並吹噓說歐洲的東方學家擁有它(《宗教科學講座》第 23 頁)。歐洲是否有完整的文本是非常值得懷疑的，而對於東方學家來說，未來可能會有令他們非常不快的驚喜。】

此外，人們還認為，就算聖書有經過密碼字符的仔細抄寫，足以挑戰最優秀、最聰明的古文字學者的技藝，但若其文本沒有以象徵主義充分掩蓋、或直接提到古代祕儀的話，那都會被毀掉直到一本都不剩。在阿克巴統治期間，一些狂熱的朝臣對於皇帝罪惡德窺探異教徒宗教而感到不滿，因而他們自己幫助婆羅門隱藏了他們的手稿。比如巴道尼 (Badaoni) *，他對於阿克巴偶像崇拜的狂熱露出毫不掩飾的恐懼。

【*巴道尼在他的《編年史選集》(Muntakhab at Tawarikh) 中寫道：『陛下喜歡調查這些異教徒的教派 (數量多到數不清，且他們展示的書無止盡) ... 正如他們 (沙門和婆羅門) 關於道德、物理和宗教科學的論文超越了其他學者，他們對於未來的知識、精神力量和人類的完美達到了很高的程度；他們的證據基於理性和見證，並且堅定地灌輸他們的教義，以至於現在沒有人能對他的威嚴產生懷疑，即使群山崩塌成灰，或是天空撕裂都是如此。』這部作品『一直保密，直到賈漢吉爾 (Jahangir) 統治時期才出版。』(《阿克巴行政管理》Ain i Akbari, translated by Dr. Blochmann, p. 104, note.)】

此外，在所有的大而富有的喇嘛寺中，或是只要喇嘛寺和佛寺座落在山上，就會有地下的地窖和洞穴圖書館被鑿在岩石裡。在西蔡丹 (Tsay-dam) 之外崑崙山†的偏僻山口，就有幾個這樣的藏書之處。到目前為止，歐洲人還沒有踏上過阿廷-托加 (Altyn-Toga) 山脊的土地。沿著這條山脊，有一個迷失在深谷中的小村莊。這是一小群房子，與其說是一個修道院，不如說是一個小村莊，裡面有一個看起來很破舊的寺廟，而住在附近的一個老喇嘛是位隱士，正看守著它。朝聖者們說，地下的走廊和大廳裡收藏了大量的書籍，而根據所提供的資料，這些書的數量大至大英博物館都放不下。‡

【†西藏西部的喀喇崑崙山脈。】

【‡按照同樣的傳說，現在荒涼的塔里木 (Tarim) 無水的土地，在古時候是繁榮富裕的城市；而現在是突厥斯坦 (Turkestan) 中心真正的荒野。目前，幾片青翠的綠洲也無法解除它那死一般的孤寂。但在這個巨大城市被沙漠的砂土吞噬和掩埋的墳墓上，有一片不屬於任何人的綠洲，經常受到蒙古人和佛教徒的拜訪。同樣的傳說也提到了巨大的地下住所，有著充滿瓷磚和圓柱的大走廊。這可能是謠言，也可能是事實。】

所有這一切都很可能激起懷疑的微笑。但是，在讀者拒絕接受這些報告的真實性之前，讓他停下來反思以下眾所周知的事實。根據東方學家的集體研究，特別是在比較語言學和宗教科學學生近年來的努力，使他們確定如下：有大量、不可勝數的手稿，甚至是曾存在過的印刷作品，如今再也找不到了。它們消失得無影無蹤。如果這些作品不怎麼重要，那麼自然隨著時間它們可能會被遺棄，且它們的名字也會從人類的記憶中被抹去。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正如現在所證實的那樣，

它們大多數都包含著真正鑰匙，用以解開那些至今仍然存在、但對大部分讀者完全無法理解的作品，因為他們需要這些額外的評論和解釋。例如，孔子*的前輩老子的著作就是一個例子。

【*『如果我們轉向中國就會發現，孔子的宗教是建立在「四書五經」的基礎上的，而這些書本身就很大程度上被大量的評論所圍繞，若沒有這些，即使是最有學問的學者也不敢探究他們神聖的典經的深度。』（《宗教科學講座》，第 185 頁，馬克斯·穆勒）。但在 1881 年巴黎的孔子學院的一位非常博學的成員沒有理解這一點，而對此抱怨。】

據說他寫了 930 本關於道德和宗教的書，70 本關於魔法，總共 1000 本。然而，正如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 (Stanislas Julien) 所展示的那樣，他的教義的核心，即偉大著作《道德經》或稱「道」(Taosse) 的神聖經文中，只有『大約 5000 個字』，而馬克斯·穆勒教授發現：『如果沒有評論的話，文本是無法理解的，所以朱利安先生不得不諮詢了 60 多位評論員，才完成了他的翻譯。』最早的翻譯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可以追溯到正公元前 163 年，而不是更早。在這位最早的評論家之前的四個半世紀裡，有充足的時間向所有人來掩蓋真正的老子教義，排除他受啟蒙的祭司之外。日本人現在被認為是對於老子最博學的祭司和追隨者，而他們只是嘲笑歐洲中文學者的錯誤和假設。傳統上認為，我們西方的漢學家接觸到的評論並非真正的神秘記錄，而是有意的遮蓋；而真正的評論、以及幾乎完整的文本，早已從世俗的眼中消失了。

如果我們看看閃族宗教的古代文獻、迦勒底聖經，作為摩西聖經的姐姐、女老師或源頭，是基督教的基礎和起點，學者們從中會發現了什麼？這部為了使巴比倫古代宗教的記憶永存、為了記錄迦勒底聖人天文觀測的巨大週期、為了證明他們傑出而神秘文學傳統是正確的文本，現在還剩下什麼？只剩一些據說是貝羅蘇 (Berosus) 的殘篇。

然而，這些幾乎是毫無價值的，即使是作為對消失文本特徵的一個線索也是如此。因為它們經過了凱撒利亞 (Caesarea) 主教的崇敬之手，凱撒利亞主教是一位自封的檢查員，也是其他人宗教神聖記錄的編輯。毫無疑問，直到今天，它們都有他那極其誠實和值得信賴的手的印記。這篇關於曾經偉大的巴比倫宗教的論文的歷史是什麼？

它是由貝魯斯 (Belus) 神廟的祭司貝羅蘇用希臘語為亞歷山大大帝寫的，包含由該神廟的祭司保存天文學和時間記錄，時間長達 20 萬年，現在已經遺失了。在公元前一世紀，亞歷山大·波呂希斯特 (Alexander Polyhistor) 從它身上提取了一系列的摘錄，同樣也遺失了。尤西比烏斯 (Eusebius) 在他的《編年史》(Chronicon, 公元 270-340 年) 中使用了這些摘錄。猶太經文和迦勒底經文*之間的相似之處 (幾乎是完全相同) 使得後者對尤西比烏斯來說最為危險，因為他扮演了新信仰的捍衛者和擁護者的角色，採納了猶太聖經與其伴隨的荒謬年表。可以肯定的是，尤西比烏斯並沒有放過曼涅托的埃及年表，以至於本森 (Bunsen) †指責他毫無顧忌地肢解歷史。五世紀的歷史學家蘇格拉底 (Socrate) 和八世紀君士坦丁堡的副主教辛斯勒 (Syncellus) 都譴責他是最大膽和最絕望的偽造者。

【*直到現在，通過喬治·史密斯 (George Smith, 見他的《迦勒底創世記》Chaldean account of Genesis) 的發現，才發現並證明了這一點。這位亞美尼亞偽造者 1500 多年來誤導了所有的文明國家，以讓他們接受直接神聖啟示的猶太來源！】

【†本森的《埃及在歷史上的地位》(Egypt's Place in History), 第 200 卷】

那麼，他是否有可能更溫和地處理那些已經威脅到新宗教的迦勒底記錄，而這新宗教是如此草率地被接受？因此，除了這些極為可疑的殘篇以外，整個迦勒底的神聖文獻在世俗人的眼中完全消失了，就像消失的亞特蘭蒂斯 (Atlantis) 一樣。第二卷第二部列舉了貝羅西 (Berosian) 歷史中所包含的一些事實，並可能揭示由貝爾 (Bel) 和龍象徵的墮落天使的真正起源。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最古老的雅利安文獻《梨俱吠陀》，若嚴格遵循上述東方學家自己提供的數據，學生將會發現，儘管《梨俱吠陀》只有『10580 詩節，或 1028 首贊美詩』，且有梵書 (Brahmanas) 和大量的注釋和評論，但它至今仍未被正確理解。為什麼會這樣？顯然是因為梵書作為關於原始贊美詩的學術性和最古老的論文，本身就需要一把鑰匙，而東方學家卻沒能掌握這把鑰匙。

學者們對佛教文獻有何評論？他們有完整的答案嗎？確實沒有。儘管有北傳佛教的 325 卷的《教敕譯典》(Kanjur) 大藏經和《論述譯典》(Tanjur)，且每一本據說『重達兩公斤左右』，事實上，他們仍對於藏傳佛教一無所知。然而，據說南方教派的聖典中包含了 29,368,000 封薩達摩·阿蘭卡拉(Saddharma alanalankara) 的書信*，且若不包括論述和評論的話，其字數用馬克斯·穆勒教授的話說『是聖經內容的五六倍』，而後者只有3,567,180 個字。儘管如此，關於這些325 卷(實際上有 333 卷，《教敕譯典》包括 108 卷，《論述譯典》225 卷)，教授如此告訴他的聽眾：『翻譯者沒有給我們提供正確版本的譯文，而是把他們自己的評論交織在一起，目的是為了證明他們幾個學派的教條是正確的。』†此外，『根據佛教學派保存下來的一項傳統，無論是南傳還是北傳，神聖的佛教經典最初包括 8 萬到 8 萬 4 千冊，但大部分都丟失了，所以只剩下了6000 冊。』。一如既往，這對歐洲人來說「遺失」了。但誰能確切地肯定，它們對於佛教徒和婆羅門來說也遺失了呢？

【* 《佛教徒的傳說與理論》 Spence Hardy, "The Legends and Theories of the Buddhists" p. 66.】

【† 《西藏的佛教》 "Buddhism in Tibet" p. 78)】

若考慮到佛陀或他「善法」的每一字句對於佛教徒都是如此神聖的，那麼損失了近 76,000 篇似乎是不可思議的。如果情況不是這樣，那麼每一個熟悉事件自然發展過程的人都會同意這樣的說法，即在這七萬六千篇論文中，可能有五六千篇在印度的迫害和轉移中被銷毀。但是，眾所周知，佛教的阿羅漢們為了在克什米爾和喜馬拉雅山脈之外傳播新的信仰，早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的 300 年就開始了他們的宗教大傳播，並公元 61 年†到達中國，當迦葉尊者 (Kashyapa) 應漢明帝之邀去那裡，向「天子」宣講佛教教義。因而，聽到東方學家說有這麼大的書冊遺失確實有些奇怪。他們似乎絲毫沒有考慮到，或許只有西方和他們自己可能遺失這些文本；或者，亞洲人民應該有無與倫比的勇氣，不讓外國人接觸到他們最神聖的記錄，從而拒絕讓他們受到其他種族褻瀆和濫用，儘管他們聲稱「遠遠超過」自己的種族。

由於幾乎每一個東方學家都表達了遺憾和無數的承認不足 (例如，馬克斯·穆勒的講座)，因此公眾可能會充分確信 (a) 研究古代宗教的學生確實只有很少的數據來建立這樣的最終結論，他們面對舊宗教通常都是如此，而且 (b) 這種數據的缺乏絲毫不能阻止他們使之教條化。人們可能會認為，由於在經典著作中保存了大量關於埃及神譜和祕儀的記載，再加上一些古代作家的著作，因此法老時代埃及的儀式和教條至少應該被充分理解；且無論如何，這應比印度過於深奧的哲學和泛神論要更好理解。在本世紀初以前，歐洲對印度的宗教和語言幾乎一無所知。尼羅河沿岸和整個國家，直到現在，每年和每天都有新的文物被挖掘出來，生動地講述著他們自己的歷史。但事實並非如此。一位牛津學者自己也承認了事實，他說：『儘管……我們看到金字塔、寺廟和迷宮的廢墟依然矗立，且它們的牆壁上滿是象形文字的碑文，還有眾神和女神的奇怪畫像……在一卷卷似乎在抵抗時間摧殘的紙莎草紙上，我們甚至可以看到能被稱為是埃及人神聖書籍的殘篇；然而，儘管這個神秘種族的古老記錄已有很多被破譯，但是埃及宗教的主要起源和儀式崇拜的最初意圖還遠未完全向我們披露。』‡在這裡同樣可以看到，神秘的象形文字文檔仍然留存，但用以理解文檔的鑰匙已經消失了。

【* 拉森 (Lassen, "Ind. Althetsumkunde" Vol. II, p. 1,072) 展示了公元前 137 年建在開拉斯 (Kailas) 山脈的一座佛教寺院；而坎寧安 (Cunningham) 將軍比那時更早就提到。】

【† T·埃德金斯 (T. Edkins) 牧師，《中國佛教》(Chinese Buddhism)。】

【‡ 我們最偉大的埃及古物學家，對於埃及人的喪葬儀式、以及木乃伊上的性別差異的外在標誌所知甚少，這導致了最荒唐的錯誤。僅僅一兩年之後，在開羅的布拉克 (Boulaq) 就發現了一具這種的木乃伊。這具木乃伊曾被認為是一個不重要法老的妻子，後來由於在他脖子上的護身符上發現了銘文，才證明這具木乃伊是埃及最偉大的國王塞西斯特里斯 (Sesostris) ！】

無論如何，這位教授發現了『語言和宗教之間有一種自然的聯繫』；其次，在雅利安種族分離之前，雅利安人有一個共同的宗教；在閃族分離之前的一種共同的閃族宗教；在中國和其他屬於突雷尼族 (Turanian) 類別的部落分離之前，有一種共同的突雷尼宗教。事實上，他只發現了『三個古老的宗教中心』和『三個語言中心』，儘管他對那些原始的宗教和語言一無所知。就其起源而言，這位教授毫不猶豫地宣佈：『對於世界上那些主要宗教的真正歷史基礎，已經用科學方式建立了！』

對一個主題的「科學方式」研究並不能保證其「歷史基礎」；由於手頭的數據如此稀少，沒有一個語言學家 (即使是最傑出的學者) 有理由認為自己得出的結論是歷史事實。毫無疑問，這位傑出的東方學家已經讓世人滿意地徹底證明了，根據格林定律 (Grimm's law) 的語音定律，奧丁 (Odin) 佛陀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他們是截然不同的，而且他已經科學地證明了這一點。然而，當他抓住機會用同樣的口氣說奧丁『在比《吠陀經》和荷馬時代早得多的時期裡被奉為至高神』時 (《神學比較》 (Compar. Theol.) 318 頁)，他沒有絲毫對它的「歷史依據」。他使歷史和事實服從於他自己的結論，這在東方學家看來可能是非常「科學」的，但卻偏離實際真理的標誌非常遠。就《吠陀經》而言，各種傑出的語言學家和東方學家，從馬丁·豪格 (Martin Haug) 到馬克斯·穆勒先生，他們對年表的觀點相互矛盾，這明顯證明了這種說法沒有歷史依據；而「內部證據」往往是一盞南瓜燈，而不是一個安全的燈塔。現代比較神話學的科學沒有更好的證據來證明，那些在上個世紀左右的一些博學作家堅持認為一定有『原始啓示的碎片，被賜予全人類的祖先……保存在希臘和意大利的廟宇裡』是完全是錯誤的。因為這是所有東方啟蒙者和權威人士不時向世界宣佈的。雖然有一位著名的僧伽羅 (Cinghalese) 神父向作者證實說，那些屬於神聖正典的最重要的佛教冊子被存放在歐洲學者無法進入的國家和地區，這是眾所周知的；已故的達揚南達·薩拉斯瓦蒂 (Swami Dayanand Sarasvati) 是他那個時代印度最偉大的梵文學者，他向神智學會的一些成員證實，關於古代婆羅門的作品也是如此。當他被告知馬克斯·穆勒教授已經向他的「講座」的聽眾宣佈了這個理論……『人類的祖先被賦予了一種原始的超自然的啓示，但目前卻很少有支持者。』這位神聖而博學的人笑了。他的回答發人深省：『如果馬克斯·穆勒先生如他所說的是一個婆羅門，且他過來找我的話，我可能會帶他去喜馬拉雅山脈奧基瑪斯 (Okhee Math) 附近的一個秘密 (gupta) 洞穴，在那裡，他很快就會發現，那些從印度穿越「海洋的黑色水域」 (Kalapani) 到歐洲的書籍，只是我們神聖書籍部分段落裡被拒絕的副本。確實有一種「原始的啓示」，現在仍然存在；它永遠不會從世界遺失，而是會重新出現；儘管外國人 (Mlechchhas) 將不得不等待。』

後來針對這一點再問下去，他就不再多說了。這是 1880 年在密魯特 (Meerut) 發生的事。

毫無疑問，上個世紀在加爾各答 (Calcutta)，婆羅門對威爾福德上校 (Colonel Wilford) 和威廉·瓊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 的神秘把戲無疑是殘酷的。但這是自作自受的，因為在這件事上，沒有人比傳教士和威爾福德上校自己更應該受到指責。前者是根據威廉·瓊斯爵士本人的證詞提出的 (見《亞洲研究》"Asiat. Res."，卷 1，第 272 頁)，他們足夠愚蠢地堅持說『印度人現在甚至幾乎都是基督徒，因為他們的梵天 (Brahma)、毗瑟奴 (Vishnu) 和馬赫薩 (Mahesa) 不是別的，就是基督教的三位一體』*。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這使東方學家倍加謹慎；但也有可能是它讓其中一些人過於畏縮，並作為反作用，導致了既定結論的鐘擺朝另一個方向擺動太多。因為這些製作給威爾福德上校的『婆羅門市場上的第一批供應品』，使現在東方學家產生了明顯的必要和渴望，把幾乎所有古老的梵文手稿都宣稱是如此現代，以便給傳教士充分的理由利用這個機會。他們這樣做，並在他們的心智力量的最大程度上，顯示了最近荒謬的嘗試，以證明整個關於克里希納 (Chrishna) 的《往世

書》故事都是婆羅門從《聖經》中抄襲的！但是牛津大學教授在他關於《宗教科學》的講座中引用的事實、關於現在著名的篡改、為了威爾福德上校的利益、以及後來他的悲傷等等事件，根本上不會影響研究《秘密教義》的人所不可避得出來的結論。因為，如果結果顯示《新約》甚至《舊約》都沒有從更古老的婆羅門和佛教徒的宗教中借鑒任何東西，這並不意味著猶太人沒有從迦勒底人的記錄中借用他們所知道的一切，後者後來被尤西比烏斯肢解。至於迦勒底人，他們肯定是從婆羅門那裡學來的原始知識，因為羅林森 (Rawlinson) 在展示出早期的巴比倫神話中不可否認的受到吠陀影響；範·肯尼迪上校 (Col. Vans Kennedy) 早就公正地宣稱，從巴比倫尼亞 (Babylonia) 的起源來看，這是梵語和婆羅門學問的所在地。但所有這些證明都必須失去它們的價值，因為有了馬克斯·穆勒教授提出的最新理論。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語音定律的編碼現在已經成為許多國家眾神之間的每一個識別和「連接」的普遍溶劑。如此這般，儘管墨丘利 (Mercury)、智慧 (Budha)、「托特—赫爾墨斯」 (Thot-Hermes) 等之母是摩耶 (Maia)，而佛陀 (喬達摩) 之母，也是摩耶 (Maya)，且耶穌之母同樣也是摩耶 (Maya，意為幻象，因為瑪利 (Mary) 是「海」 (Mare)，象徵著大幻象)，且博普 (Bopp) 已經「制定了他的語音定律的編碼」，然而，這三個人物角色沒有任何關聯，她們也不可能有任何關聯。

【*參考馬克斯·穆勒的《宗教科學導論》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Religion)、《比較神學中的錯誤類比講座》，第 288 及 296 頁等。這與威爾福德上校的專家們從他那裡聽到的有關亞當 (Adam) 和亞伯拉罕 (Abraham)、諾亞 (Noah) 和他的三個兒子等等事情的巧妙偽造有關 (在古老《往世書》手稿的插篇)。】

東方學家在努力收集不成文歷史的許多線索的同時，也大膽的預先否定了一切與他們特定結論不符的東西。因此，儘管人們每天都會對遠古時代存在的偉大藝術和科學有新的發現，但一些最古老的民族甚至連文書記錄的知識都被拒絕，他們被認為是野蠻而非文化。然而，即使是在中亞，一個巨大文明的遺跡仍有待發現。不可否認，這個文明是史前文明。沒有某種形式的文獻，沒有編年史或歷代記，文明怎能存在？然而僅憑常識就可以彌補逝去國家歷史上的斷鏈。在西藏的整個台地，從川黔上游到喀喇崑崙山脈，綿延不絕的大山構成了巨大而完整的城牆，它見證了幾千年的文明，也告訴了人類一些奇怪的秘密。在這些地區的東部和中部—南捨恩 (Nan-Schayn) 和阿爾提尼-塔迦 (Altyn-taga) —曾經有一段時間，到處都是可以與巴比倫相媲美的城市。一整個地質年代席捲了整個土地，使得這些城市已經奄奄一息，正如塔里木盆地廣闊的中原平原上，那成堆的流沙和貧瘠的土壤所證明的那樣。只有邊境地區對旅行者來說是稍微瞭解的。在那些沙質的台地裡有水，也盛開著的新鮮綠洲，在那裡，歐洲人還沒有踏上過這片危險的土地。在這些青翠的綠洲中，有一些是連本地的一般旅行者也完全無法到達的。因為那裡的颶風可能「撕裂沙子，橫掃整個平原」，但它們無力摧毀它們無法企及的東西。因此將地下倉庫建在地底深處是安全的；並且它們的入口隱藏在這樣的綠洲中，就不用擔心有人會發現它們。即使有幾支軍隊會侵入沙質荒原也會發現—

『沒有池塘，沒有灌木叢，沒有房子，
山脈形成了一道凹凸不平的屏障
在極為乾燥的沙漠中乾涸的平地周圍
……』

但是沒有必要把讀者送到沙漠的另一邊去以求證，因為即使在該國人口比較多的地區也能找到同樣的古代文明證據。例如切爾琴綠洲 (Tchertchen)，位於切爾琴-阿里亞河 (Tchertchen- D'arya) 河海拔約 4000 英尺的地方，四面八方都是古老城鎮的遺跡。在那裡，大約 3000 人代表著大約 100 個已經滅絕的國家和種族的遺族，我們民族學家現在還不知道它們的名字。這會使人類學家對種類的劃分和子劃分感到非常尷尬；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洪水前種族和部落的後代，對於他們自己的祖先知之甚少，就好像他們是從月球上掉下來的一樣。當被問及他們的起源時，他們回答說，他們不知道他們的祖先是從哪裡來的，但聽說他們的第一個 (或最早的) 人是由這些沙漠的偉大精靈統治

的。這可以歸結為無知和迷信，但鑒於《秘密教義》的教導，答案可能基於原始的傳說。霍拉桑 (Khorassan) 部落聲稱，他們是在亞歷山大時代之前很久，就來自如今的阿富汗，並以傳說中的知識作為佐證。俄國旅人普傑瓦爾斯基上校 (Prjevalsky，現為將軍) 在切爾琴綠洲附近發現了這塊土地。切爾琴綠洲是兩座巨大城市的遺跡，根據當地的傳說，其中最古老的一座是 3000 年前一位英雄和巨人毀掉的；另一種座是由蒙古人在公元 10 世紀毀掉的。『由於流沙和沙漠風的影響，這兩座城市的位置現在被覆蓋了，留下了奇怪的異質遺跡；有破碎的瓷器，廚房用具和人的骨頭。當地人經常發現銅和金幣、融化的銀、鑄塊、鑽石和綠松石，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碎玻璃……』『一些由未腐爛的木頭或材料製成的棺材，裡面發現了保存完好的防腐屍體……這些男性木乃伊都是非常高大強壯的男人，留著長長的捲髮……人們發現了一個地下室，裡面坐著 12 個死人。還有一次，在另一個棺材裡，我們發現了一個年輕的女孩。她的眼睛蓋著金色的圓片，下巴下有一個金色的圓環，從頭頂穿過，把下巴牢牢地固定住。她穿著一件窄的羊毛衣服，胸前綴滿了金色的星星，雙腳赤裸著。』(摘自普傑瓦爾斯基的一篇演講。)這位著名的旅行家還說，他們一路上在切爾琴河上聽到了許多關於 23 個城鎮的傳說，這些城鎮多年前被沙漠流沙掩埋。同樣的傳說也存在於洛巴諾 (Lob-nor) 和克里亞 (Kerya) 綠洲。

這種文明的線索以及類似的傳說，讓我們能信任其他由受過良好教育和學識淵博的印度人和蒙古人所證實的傳說：他們說到了從流沙中找回的巨大圖書館，以及各種古老的魔法傳說的遺物，這些都被安全地收藏起來了。

綜上所述，《秘密教義》是古代和史前世界普遍傳播的宗教。有關它傳播的證據、它歷史的真實記錄、有著完整的文檔鏈、在每一塊土地上展示它的特性和存在，以及它所有偉大開悟者的教導，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於神秘兄弟會圖書館的秘密地窖中。

考慮到以下事實，這種說法更加可信：亞歷山大圖書館被毀時，成千上萬的古代羊皮紙手稿得以保存；成千上萬的梵文作品在阿克巴統治時期消失在印度；在中國和日本的普遍傳說是，真正能使他們理解的舊文本和評論，總計數千冊，早已遠離世俗之手；巴比倫龐大的神聖和神秘文獻消失；能解開埃及象形文字記錄的千萬個謎題鑰匙的丟失；在印度的傳說是，真正的秘密評論使《吠陀經》清晰易懂，雖然這些不再被世俗的眼睛看到，但仍然是為啟蒙者保留的，隱藏在秘密的洞穴和墓穴中；佛教徒對他們的秘密書籍有著相同的信仰。

神秘主義者斷言，所有這些都是存在的，神秘主義者斷言，所有這些都是存在的，沒有受到西方的干涉，它們將在一個更開明的時代重新出現，用已故的斯瓦米·達亞南的話來說：『野蠻人 (Mlechchhas，被驅逐者，雅利安文明之外的人) 將不得不等待。』

因為這些文件現在在世俗眼前『遺失』不是啟蒙者的過錯；他們的政策也不是基於自私，或基於任何慾望來壟斷賦予生命的神聖知識。秘密科學的某些部分必須在數不清的年代裡瞞著世俗的目光。但是這是因為若向毫無準備的群眾傳授如此重要的秘密，就如同在火藥庫裡給一個孩子一根點燃的蠟燭。

學生在遇到類似這樣的陳述時，有幾個比較常問到的問題，我們可以在這裡概述答案。

他們說道：『我們可以理解有必要向芸芸眾生隱瞞一些秘密，比如精氣 (Vril)，或者是費城的基利 (J. W. Keely) 發現能破壞岩石的力量，但是，我們無法理解，如果揭示了這樣一種純粹的哲學理論，如行星鏈的演化，會產生怎樣的危險？』

危險之處在於：像行星鏈這樣的學說，或者說是七種族學說，立刻給人類的七重性提供了線索，因為每一種原則都與一個層面、一個行星和一個種族相關聯；在每個層面上，人類的原則都與七重的神秘力量相關聯，而那些在更高層面的能量是巨大的。因此，任何的七重分類都暗示了巨大

的神秘力量，而濫用這種力量會給人類帶來無法估量的邪惡。也許這條線索對我們這代人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尤其是西方，因為這些神秘主義受到盲目和無知的物質主義懷疑而受到保護；但是在基督教早期的幾個世紀裡，這條線索是非常真實的，人們完全相信神秘主義的存在，而進入了一個墮落的循環，這使他們因濫用神秘力量和最惡劣的巫術而猖獗。

的確，這些文檔是被隱藏起來的，但是知識本身和它的實際存在從來沒有被神廟裡的聖師們當作秘密，在這裡，祕儀一直是美德的一種訓練和激勵。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舊聞了，從畢達哥拉斯到柏拉圖，再到新柏拉圖主義者，偉大的開悟者們不斷地讓人們知道這個消息。正是拿撒勒人 (Nazarenes) 的新宗教導致了幾個世紀以來政策的惡化。

此外，還有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一個非常奇怪的事實，這一點得到了一位在俄羅斯大使館工作多年可敬的先生的證實：也就是說，在聖彼得堡帝國圖書館裡有幾份文件證中表明，即使是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當時共濟會和神秘主義秘密社團在俄羅斯蓬勃發展的時候，有不只一個俄羅斯神秘主義者通過烏拉爾 (Ural) 山脈來到西藏，並在中亞未知的地窖中尋找知識和啟蒙。多年後，不只一位回來了，帶著他在歐洲任何地方都無法得到的大量信息。我們可以舉出幾個例子，並提出一些著名的名字，但事實是，這種宣傳可能會困擾上述已故啟蒙者的在世親屬。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在俄羅斯大都會博物館的檔案中查閱共濟會的編年史和歷史，這樣他就會確信剛才所陳述的事實。

這證實了以前多次說過的話，不幸的是，這種說法太不謹慎了。我們的斷言是真實但鮮為人知的，但那些惡意指控我們故意捏造事實或欺騙行為的人，並沒有造福人類，這只會給誹謗者帶來惡果。但現在，禍害已成定局，無論後果如何，真理不應再被否認。有人問我們，這是一種新的宗教嗎？決不；它不是一種宗教，也不是一種新的哲學；因為，如前所述，它從人類會思考時就存在了。它的信條現在並不是第一次公開發表，而是被不止一位歐洲的啟蒙者謹慎地傳授和教導，特別是近代的拉貢 (Ragon)。

不止一位偉大的學者說過，從來沒有一個宗教奠基人，無論是雅利安人、閃族還是突雷尼族人，發明過一種新的宗教，或者揭示了一種新的真理。這些創始人都是傳播者，而不是最初的老師。他們是新形式和新解釋的作者，而其所依據的真理和人類一樣古老。從一開始向人類口頭揭示的眾多真理中 (那是只有真正的聖人和靈視者才能看到的現實)，選擇一個或多個偉大的真理，保護並永遠保存在廟宇的內殿中；而通過祕儀或個人傳播，他們向群眾揭示了這些真理。因此，每個國家都在其所在地和特殊象徵的面紗下，輪流接受了上述的一些真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發展成一種或多或少帶有哲學色彩的崇拜，一種偽裝成神話的萬神體系。因此，孔子在歷史年代表中是一位非常古老的立法者，儘管他是世界歷史上的一位非常現代的聖人。萊格 (Legge) 博士*說他是『一個傳播者，而不是製造者』正如孔子所說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引自馬克斯·穆勒的《宗教科學》(Science of religion)一書。)

【* 《論語》 (§ 1 a, Schott. "Chinesische Literatur" p. 7.) 。

【† 《孔子的生平》 ("Life of Confucius" p. 96) 。

本書作者也愛古人，因此相信他們與現代繼承他們智慧的人。作者相信這兩者，因此現在她把所接受和學習到的東西傳授給所有願意接受它的人。至於那些可能拒絕她的證詞的人，即絕大多數人，她不會對他們懷有惡意，因為他們否認的方式是跟她肯定的方式一樣正確的，因為他們只是從兩個完全不同的立場看待真理。為了符合批判性學術的規則，東方學家必須拒絕任何他自己無法完全證實的先天證據。那麼西方學者怎麼能接受道聽途說呢？事實上，在這些卷中所給出的內容是從口頭的和書面的教導中挑選出來的。第一部密傳學說是建立在詩節的基礎上的，其中記錄了一個人種學所不知道的民族；據說，它們不是用任何一種語言學所熟悉的語言和方言的術語中所寫成的；據說它們來源於一種被科學否定的神秘主義；最後，它們是通過一家機構提供的，這個機構在全世界面前不斷地遭到那些憎恨這些不受歡迎事實的人、或捍衛自己特殊偏好的人所質疑。因此，

我們可以預期到這些教導被拒絕，而且必須事先接受這個狀況。沒有一位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學者」的人，不管是在哪個精確科學的部門，將被允許認真對待這些教導。他們將在本世紀被嘲笑和拒絕；但只有在這個世紀。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的 20 世紀時，學者們將開始認識到《秘密教義》既沒有被發明也沒有被誇大，相反，只是簡單地概括；最後，認識到它的教義早於《吠陀經》。*後者難道不是也在 50 年前遭到嘲笑、拒絕，並被稱為「現代偽造品」嗎？梵語不也曾根據倫普里爾 (Lempriere) 和其他學者的說法，被認為是希臘語的後代，並且是從希臘語衍生出來的方言嗎？馬克斯·穆勒教授告訴我們，大約在 1820 年，婆羅門、瑣羅亞斯德教祭司和佛教徒的聖書『幾乎都不為人知，它們的存在都受到懷疑，沒有一個學者能翻譯出《吠陀經》的一行……《波斯古經》(Zend Avesta)，或者…佛教的《三藏經》。而現在的《吠陀經》被證明是最高古代的作品，其『它的保存幾乎是一個奇跡。』(關於《吠陀經》的講座)。

【*這不是預言，只是基於事實的知識的陳述。每一個世紀都有人試圖向世界展示神秘主義並非徒然的迷信。一旦這扇門被允許稍微打開一點，它就會隨著每一個新世紀的到來而變得更大。現在時機已經成熟，可以獲得比目前允許的更為嚴肅的知識，儘管到目前為止仍然非常有限。】

當證明了秘密的古老教義有著不可否認的存在和記錄的時候，他也會這麼說。但是，若要從它那裡得到更多，需要幾個世紀的時間才能辦到。關於黃道十二星座奧秘的鑰匙，幾乎被全世界所遺忘，大約十年前《揭開伊希斯面紗》的作者這樣評論道：『上述鑰匙必須轉動七次，才能揭示整個系統。我們只會讓它轉一次，從而讓世俗者得以窺見神秘。而能瞭解全部的人多麼快樂啊！』

整個密傳的系統也是如此。在《揭開伊希斯面紗》中，這把鑰匙只轉了一圈，僅此而已。而在這幾卷中有更多的解釋。在過往的日子裡，作者幾乎不知道作品是用什麼語言寫的，且許多是被禁止的事情被公開，現在自由地談論。在第二十世紀中，一些更瞭解情況、更合適的弟子，可能會被智慧大師派去提供最終的、無可辯駁的證據，以證明存在一種叫做「神秘智慧」(Gupta-Vidya) 的科學；而且就像尼羅河曾經神秘的源頭一樣，世界上所有宗教和哲學的源頭在許多世紀以來都被人們遺忘和遺失，但最終還是被發現了。

要介紹這樣的作品時，不能用簡單的前言，而是要有一卷；因為《秘密教義》能提供事實，而不僅僅是研究；它不是一篇論文，也不是一系列含糊不清的理論，而是包含了本世紀世界所能得到的一切。

即使這些神秘教義的部分內容已擺脫約束的，然而除非這種教義的真實性、或至少是可能性首先得到證實，否則在這些書上發表比毫無用處更糟糕。現在我們將做的陳述，必須得到各種權威人士的證實：那些古代哲學家、經典著作，甚至某些博學的教會神父，其中有些人知道這些教義，因為他們研究過這些教義，看過並讀過基於它們的著作；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親自受到古代祕儀的啟蒙，在其執行過程中，神秘的教義被寓言化了。作者必須舉出歷史上值得信賴的名字，並引用古代和現代的著名作家，他們的能力、判斷力和真實性都得到了認可；同時說出一些著名的秘密技藝和秘密科學能手的名字，以及它們被洩露，或更確切地說，部分呈現在公眾面前的奇怪古老形式背後的奧秘。

如何做到這一點？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途徑是什麼？這是一個反復出現的問題。為了使我們的計劃更清楚，我們可以舉例說明。當一個旅遊者從一個已經充分探索過的國家，突然到達一個未知領域的邊境；儘管他被一堵難以逾越的岩石所包圍與拒之門外，他可能仍然拒絕承認自己的探險計劃是失敗的。他被禁止上方翻過去。但是，如果他不能親自訪問這個神秘的地區，他仍然可以找到一種方法，也就是從盡可能近的距離來觀察它。借助他對身後風景的瞭解，只要他願意爬到他面前海拔最高的地方，他就可以對眼前跨壁景觀有一個大致而相當正確的想法。一到那裡，他就可以悠閒地凝視著它，把他模糊地感知到的東西與他剛剛離開下面感知的東西進行比較，現在，由於他的努力，他已經超越了霧靄和雲端峭壁的界限。

對於那些想要更正確地理解文本中給出的史前時期的奧秘的人來說，這樣一個初步觀察的觀點不會在這兩卷書中提供。但是，如果讀者有耐心，能夠看一看歐洲目前的信仰和信條，並將其與緊接著基督教時代之前和之後的歷史上已知的內容進行比較和核對，那麼他就能在這作品第三卷找到這些內容。

在第三卷中，我們將簡要概述歷史上已知的所有主要開悟者，並描述祕儀的衰落；從那時起，真正本質的啓蒙和神聖科學開始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最終和系統地被消滅了。也是從那時起，它的教義變得神秘，而魔法卻常常以赫爾墨斯哲學這個古老但經常誤導人的名字航行。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的幾個世紀裡，真正的神秘學在神秘主義者中普遍存在，因此，魔法，或者稱為巫術的神秘技藝，隨著基督教的開始而出現。

在那些早期的幾個世紀裡，無論人們多麼狂熱地致力於消滅異教徒精神和智力勞動的每一個痕跡，這都是一種失敗；但是，從那以後，偏執與不寬容的黑暗惡魔的精神，就有系統地、從始至終地扭曲了每一頁寫於前基督教時期的光明篇章。即使在她那些不確定的記錄中，歷史也保存了足夠多的幸存下來的東西，足以公正地揭示整體。那麼，讓讀者和作者在選定的觀察地點呆一會兒吧。我們要求讀者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個將前基督時代和後基督時代分開的千禧年上，也就是耶穌誕生的第一年。這一事件無論歷史上是否正確，它仍然被用來作為一個第一個信號，使各種各樣的防禦工事得以建立起來，以防止任何可能過去令人憎恨宗教的回歸，甚至是一瞥；這些宗教是令人討厭和害怕，因為這生動描繪了現在被稱為「新天啟」的新而故意掩飾的闡釋。

無論早期的基督教先父們如何努力將秘密教義從人類的記憶中抹去，他們都失敗了。真理是不會被殺死的；因此，不可能把這一古老智慧的每一個痕跡都從地球表面完全清除，也不可能把每一個為它作證的證人都束縛起來。只想到成千上萬的手稿和紀念碑被燒毀，也許是幾百萬；連同那些過於輕率的銘文和圖案符號，被粉碎成了塵土；早期的隱士和苦行僧在上、下埃及的荒廢的城市中，在沙漠和山區，山谷和高地間遊蕩，尋找並渴望摧毀他們能得到的每一個方尖碑和柱子、卷軸或羊皮紙，只要它們帶有 T (tau) 的符號，或任何其他新信仰借用和使用的符號；然後，他將清楚地看到過去的記錄所剩無幾。的確，早期和中世紀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狂熱的精神，從一開始就喜歡生活在黑暗和無知之中；兩者都使

『——太陽像血，地球像一個墳墓，
墳墓像一個地獄，而地獄本身是一個更陰暗的黑暗！』

這兩種信條都在刀鋒下贏得了他們的信徒；它們的教堂都是建立在人類受害者的天堂般墳墓上。在我們這個時代一世紀的大門上，不祥的文字「以色列的業力」發出致命的光芒。在我們自己的門戶之上，未來預言家可能會辨別出其他言詞，這將指向那些精心編造的歷史、那些故意歪曲事件的業力，並且後人在「世界之主」(Jagannatha) 的兩輛車之間(偏執和唯物主義)，將偉大人物毀得面目全非；「偏執」是接受得太多，「唯物主義」是全盤否定。保持黃金中間點的人是智者，他相信事物永恆的正義。法吉·迪萬 (Faigi Diwan) 說，他『見證了一個自由思想家的精彩演講，他屬於一千個宗派』：『在復活的日子，當過去的事得赦免的時候，迦巴人 (Ka'bah) 的罪必因教會的塵土得赦免。』對此，馬克思·穆勒教授回答道：『伊斯蘭教的罪惡如同基督教的塵土一樣毫無價值。在復活的日子裡，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徒都將看到他們的宗教教義的虛幻。人們在塵世上為宗教而戰，而在天上他們會發現只有一種真正的宗教：對神的精神的崇拜。』*

【*《宗教科學講座》，F. Max Muller，第 257 頁。】

換句話說 -- 『沒有比真理更高的宗教 (或法則) "SATYAT NASTI PARO DHARMAH" -- 這是神智學會採納的貝拿勒斯王公 (Maharajah of Benares) 的座右銘。

正如前言所言，《秘密教義》不是如最初打算的那樣作為《揭開伊希斯的面紗》的翻版。這是一卷解釋它的書，雖然完全獨立它，但卻是它不可缺少的推論。在那個年代，神智學者很難理解《揭開伊希斯面紗》的大部分內容。《秘密教義》現在將揭示許多在第一部作品中未解決的問題，尤其是在開頭幾頁，這些問題從未被理解過。

在《揭開伊希斯的面紗》兩卷書中，我們僅僅關注我們歷史時期的哲學和殞落國家的各自象徵意義，並只能匆匆一瞥神秘主義的全景。而在目前的作品中，給出了詳細的宇宙起源論和在我們第五人類種族之前的四個種族的進化，現在這兩大卷解釋了在《揭開伊希斯的面紗》的第一頁所單獨揭示，以及在那部作品中不時出現的一些暗示。直到我們解決了宇宙和行星的進化的問題、以及在我們的「亞當人類」之前的神秘人類和種族逐漸發展過程等巨大問題後，我們才有可能在現有的卷冊中嘗試加入大量的古代科學目錄。因此，在目前試圖闡明神秘哲學中的一些奧秘時，實際上與早期的作品無關。作為一個例子，作者必須被允許說明所講的內容。

《揭開伊希斯的面紗》第一卷以「一本古書」開頭——

『它太古老了，以至於我們現代的古物學家對於它所書寫的織物的性質，就算無限期對它的書頁思考仍摸不著頭緒。這是現存的唯一一份原件。關於神秘學習的最古老的希伯來文獻《隱藏奧秘之書》(Siphrah Dzeniouta)就是根據它編纂的，當時前者已經被認為是文學遺產。它的一個插圖代表了從亞當*散發出來的神聖本質，就像一個發光的弧線形成一個圓圈；然後，在達到了它的圓周的最高點之後，不可言喻的榮耀再次彎曲，並返回地球，在它的漩渦中帶來一個更高類型的人類。當它越來越接近我們的星球時，散發物變得越來越陰暗，直到它接觸到地面，它就像黑夜一樣漆黑。』

【*這個名字意指希臘語中的「人類」(anthropos)。】

這本「非常古老的書」是用來編撰多卷《俱胝》(Kiu-ti)的原始著作。除了後者和《隱藏奧秘之書》外，還有《創造之書》(Sepher Jezirah)*也是，希伯來卡巴拉主義者認為這是他們的先祖亞伯拉罕的作品(!)，還有中國的原始聖經《尚書》，埃及「透特—赫爾墨斯」的神聖書卷，印度的《往世書》，迦勒底的《數字書》和《摩西五經》(Pentateuch)都是從那本來源小書中衍生出來的。它是在第五(我們)種族開始時，神聖存在用森札爾語(Senzar，秘密的祭司語言)口述給中亞的光之子們；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它的語言(森札爾語)被每一個國家的啟蒙者所熟知，而托爾特克人(Toltec)的祖先們與失落的亞特蘭提斯島的居民們都輕易的理解它，他們從第三種族的聖人們(Manushis)那裡繼承了它，是直接從第二和第一種族的天神那裡學來的。在《揭開伊希斯的面紗》中提到的「例證」與這些種族的進化以及我們的第四和第五種族人類在毘婆斯婆多顯化期(Vaivasvata Manvantara)或「輪次」中的進化有關；每一輪次都由人類七個時期的時代(Yugas)組成；我們的生命週期已過了四個輪次，而第五個輪次的中點幾乎到了。這個例證是象徵性的，以便每個人都能很好地理解，並且從一開始就覆蓋了整個領域。這本古老的書在描述了從第一個種族到第五個(我們的)種族的真實歷史、描述了宇宙進化，並解釋了地球上一切事物的起源，包括物質人後，就沒有再進一步內容。它在卡利時代(Kali Yuga)的起點戛然而止，也就是在4989年前，光明的「太陽—神」克里希納(Krishna)去世時，這位曾經健在的英雄和改革家。

【*拉比約舒亞·本·查納尼(Rabbi Jehoshua Ben Chananea)約於公元72年逝世，他公開宣稱他通過《創造之書》(Book of Sepher Jezireh)實現了「奇跡」，並挑戰了所有的懷疑論者。《弗蘭克》(Franck)引用了巴比倫《塔木德》(Talmud)，舉出了另外兩位奇術士拉比·錢娜(Rabbis Chanina)和奧修伊(Oshoi)。(見《耶路撒冷塔木德，公會》"Jerusalem Talmud, Sanhedrin"第七章；《弗蘭克》”

Franck”，第 55、56 頁。) 許多中世紀的神秘主義者、煉金術士和卡巴拉主義者也聲稱擁有同樣的能力；甚至現代晚期的魔法師艾利馮斯·李維 (Eliphas Levi) 在他關於魔法的書中也如此公開的宣稱。】

但是還有另外一本書。擁有它的人都不認為它是非常古老的，因為它只誕生大約 5000 年，也就是黑暗時代開始的時候。在大約 9 年之後，從卡利時代大循環開始的前五千年的第一個週期將結束。然後，書中最後一個預言 (黑暗時代先知記錄的第一卷) 將被完成。我們不會等待太久，我們中的許多人將目睹新週期的開始，在新週期結束時，將有相當多的賬目在種族間結算和結清。預言的卷二已經接近完成，從佛陀的大繼承者商羯羅 (Sankaracharya) 開始就已經準備就緒。

有更重要的一點必須注意，在證明存在著一種原始、普遍的智慧的一系列證據中，這一點是最重要的，至少對基督教的卡巴拉主義者和學生來說是這樣的。這些教導至少有幾位教會的神父知道一部分。純粹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人們認為奧利金 (Origen)、西尼烏斯 (Synesius)，甚至克萊門斯亞·歷山德里努斯 (Clemens Alexandrinus)，在加入亞歷山大學派、諾斯替派 (Gnostics) 的新柏拉圖主義之前，就已經受到祕儀的啟蒙了。不僅如此，還有一些秘密學校的教義被保存在梵蒂岡，儘管不是全部；並成為祕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拉丁教會最初的基督教程序中加入了變了樣貌的內容。這就是現代「始孕無染」(Immaculate Conception) 的物質化教條。這就解釋了羅馬天主教會對神秘主義、共濟會和異端神秘主義的大規模迫害。

君士坦丁的時代是歷史上最後一個轉折點，結束在西方世界這一時期的最高鬥爭，即舊舊宗教被扼殺以支持建立在其身體上的新宗教。從那以後，在「洪水」和伊甸園之外的遙遠過去遠景，開始被各種公平和不公平的手段強行無情地封閉起來，以對抗後代的輕率凝視。每一次散播都被封鎖了，每一份記錄都被銷毀了。然而，即使在這些殘缺不全的記錄中，仍然有足夠的證據使我們有理由說，這些記錄中有一切可能的證據，證明根源教義的實際存在。殘篇在經歷了地質和政治的巨變才講述了這個故事；每一次的幸存都表明，這裡的秘密智慧曾經是一個噴水源頭，一個永恆流動的源頭，在這個源頭上，所有的溪流，也就是後來所有國家的宗教，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都得到了滋養。這個時期以佛陀和畢達哥拉斯的一端，以即新柏拉圖派和諾斯替的另一端為始，這是歷史上留下的唯一的焦點，在這裡最後一次匯聚成一道明亮的光線，從逝去的千百年中流淌出來，不受偏執和狂熱的影響。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作者一直努力用從歷史時期收集來的證據，來解釋從最陳舊的過去所得出的事實。目前沒有其他辦法，且這甚至還冒著再次被指責缺乏方法和系統的危險。大眾必須瞭解許多世界開悟者、受啟蒙的詩人、作家和各個時代的經典著作所作的努力，在人類的記錄中保存關於這種哲學存在的知識，至少是關於它的教義的知識。1888 年的啟蒙者們確實是莫測高深的，而且永遠是一個看似不可能的神話，不像其他歷史時代的啟蒙者們那樣生活。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給書中的每一章和每一節都寫上這些偉大人物的名字。在這些人物之前和之後，還有一長串著名的大洪水前與後的此技藝大師的名字。因此，只能在半傳統和半歷史的權威上表明，這些對神秘事物及其賦予人類的力量的知識，並非完全是虛構的，而是與世界本身一樣古老。

因此，對於評判我的人來說，無論過去和未來，無論他們是嚴肅的文學批評家，還是那些根據作者名字的受歡迎程度或不受歡迎程度，來判斷一本書的文學旋轉苦行僧，我無話可說。因為他們幾乎不看一眼書中的內容，而像致命的桿菌一樣附著在身體最薄弱的部位。我也不會屈尊去注意那些胡言亂語的誹謗者，他們希望通過詆毀每一個比他們自己更出名的作家來吸引公眾的注意，他們對著自己的影子狂吠不止；幸運的是這樣的人為數很少。他們堅稱這些義最初是由《神智學者》(Theosophist) 雜誌所傳授、並最終以《密傳佛教》而告終的教義，所有這些都是由現在的作者發明的，然後再轉身譴責《揭開伊希斯的面紗》和其他作品都是抄襲艾利馮斯·李維 (Eliphas Levi) (!)、帕拉塞爾蘇斯 (Paracelsus) (!!) 更不思議的還有佛教和婆羅門教 (!!!) 他們還指責勒南 (Renan) 的《耶穌生平》(Vie de Jesus) 竊取自福音書，指責馬克斯·穆勒的《東方聖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或

他的《碎片》(Chips) 竊取自婆羅門和喬達摩佛陀的哲學。但是，對於一般大眾和《秘密教義》的讀者，我將重複我一直說過的話，並現在引用蒙田 (Montaigne) 的話說：先生們，『我在這裡只製作了一束鮮花，除了束起它們的繩子外，剩下都不是我帶來的東西。』

去把「繩子」扯成片段或切成碎片，如果你想這麼做的話。至於各種事實的花束，你永遠也無法擺脫它們。你只能忽略它們，僅此而已。

我們可以用一篇關於第一卷的結束語來結束這篇文章。在一篇主要是關於宇宙起源部分的序言，其中提到的一些話題可能會被認為是不合適的，但在已經提出的主題之外，又增加了一個考慮因素，這讓我談到了它們。每一個讀者都會不可避免地從他自己的知識、經驗和意識的角度，根據他已經學過的東西來判斷所作的陳述。作者必須時刻牢記這一事實：因此，第一本書中也經常提到一些問題，這些問題確切地說屬於這部作品的後面部分，但不能在沈默中掠過，以免讀者將這部作品視為一個童話，或一個現代大腦的虛構。

因此，過去將有助於看清現在，而後者將更好地欣賞過去。今天的錯誤必須加以解釋和消除，然而，這是很可能再一次地 (在目前的情況下，這是必然的) 歷史和長年累月的見證將無法打動任何人，除了直覺性強的人，也就是非常少的人。但在這種情況下，如同所有類似的情況下一樣，那些真誠和忠實的人可以通過向持懷疑態度的現代撒都該人 (Sadducee) 提供數學證明和對其頑固頑固和偏執的紀念來安慰自己。在法國科學院的檔案中，仍然存在著著名的概率定律，它是由某些數學家通過代數過程得出的，為持懷疑態度的人所用。它是這樣說的：如果兩個人對一件事實提供證據，並各自給它 $5/6$ 的確定性，那麼這個事實將有 $35/36$ 的確定性；即，它的概率與它的非概率之比為 35 比 1。如果把三個這樣的證據連在一起，那麼結果就是 $215/216$ 。如果 10 個人同意給它 $1/2$ 的保證，那麼就會產生 $1023/1024$ ，等等。神秘主義者可以保持滿意，對此不再多慮。

序文

來自史前時期的書頁。

一份古老的手稿呈現在作者眼前，是由一組棕櫚葉，經過某種特殊的未知過程，使其不透水、不透火、不透氣。在第一頁是一個潔白無瑕的圓盤在暗黑色的背景中。在下一頁是相同的圓盤，但有一個中心點。關於第一頁，學生知道這代表永恆中的太陽系，處於仍然沈睡的能量重新覺醒之前，這股能量在後來的系統中是「話語」的散發物。那個潔白的圓盤代表在沈睡期 (Pralaya) 的空間和永恆，而其中的點代表著分化的開始。這是在「世界蛋」(見第二部《世界蛋》) 中的點，而「世界蛋」中的胚芽將變成宇宙、一切、與無限、週期性的太陽系，而這個胚芽是週期性且輪流的潛伏與活躍。這一個圓圈是神聖的統一性，一切從其發出，一切又返回至它。它的圓周表明了抽象的、永遠無法辨認的「臨在」，以及它的平面，也就是普遍靈魂，儘管這兩者是一體的；且它是因人類局限的思維視角，所被強行限制的符號。只有圓盤的表面是白色的，四周是黑色的背景，清楚地表明它的平面是唯一的知識，雖然它仍然是暗淡和模糊的，但是可以被人類得到的。正是在這個平面上開始了顯化期的顯化；因為神聖思想*在這靈魂的沈睡中、也就是沈睡期期間，在其中隱藏著每一個未來的宇宙進化論和神譜的計劃。

【*有必要再一次提醒讀者，「神聖思想」這個詞，就像「普遍心靈」一樣，不能被視為模糊地影射一個類似於人類所展示的智力過程。根據馮·哈特曼 (von Hartmann) 的說法，「無意識」通過「超越所有意識的靈視力智慧」達成了巨大的創造計劃，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進化計劃；以吶囉多的語言，這意味著絕對智慧。只有那些意識到直覺是如何遠遠高於推理思維的緩慢過程的人，才能對於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絕對智慧形成最模糊的概念。正如我們所知，心靈可以分解為不同的意識狀態，具有不同的持續時間、強度、複雜性等；而所有的一切，在最終停留在感觀上，而這又是幻覺。再重複一次，感官必然是有限的。正統有神論的人格化的神會進行感知、思考和受情感的影響；他懺悔並感到「強烈的憤怒」。但是，這種心智狀態的概念顯然涉及一個無法設想的假設，即假設這種興奮刺激的外部性；更不用說，我們不可能將「不變」的性質歸於這樣的一個存在，因為他的情緒隨著他所管理的世界中的事件而波動。因此，認為這種人格化的神是不變的、無限的觀念是沒有心理學意義的，更糟糕的是，是沒有哲學意義的。】

它是遍一生命，永恆的、看不見的、無所不在的、無始無終的、在其規律的顯化中具週期性，在顯化期之間，又籠罩著非存在的黑暗神秘；是無意識，但又是絕對意識；不可認知的，但是唯一自我存在的現實；確實，『在感知上是混沌，在理智上是太陽系。』它唯一的絕對屬性，即它自己，是永恆的、不停的運動，用神秘術語來說，叫做「大氣息」*，它是宇宙永恆的運動，某種意義上是無限的、永遠存在的「空間」。靜止的東西不可能是神聖的。事實上，在普遍靈魂中沒有任何事物和現實是絕對靜止不動的。

【*柏拉圖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啟蒙者，當他在《克拉底魯篇》中說「神」(theos) 是由動詞「移動」、「奔跑」(thein) 衍生而來；正如第一個觀察天體運動的天文學家稱行星為眾神 (theoi)。(見第二部，《十字和圓的象徵》) 後來，這個詞又產生了另一個詞「神的氣息」(aletheia) 。】

大約在公元前 500 年，德謨克利特 (Democritus) 的導師洛伊契普斯 (Leucippus) 堅持認為，空間中永遠充滿了由不間斷運動所驅動的原子，而原子在適當的時候會被產生；當這些原子聚、旋轉運動，並通過相互碰撞，將產生橫向運動。伊壁鳩魯 (Epicurus) 和盧克萊修 (Lucretius) 教的是同樣的東西，除了在原子的橫向運動中加入了親和力的概念，這是一種神秘的教義。

從人類繼承遺產之初，從他所居住的地球的建築師首次出現起，這個未顯化的神只在其哲學方面被認識與考慮，也就是普遍運動，是大自然中創造性氣息的震顫。神秘主義將「遍一存在」總結

為：『神是一種神秘的、活躍(或移動)的火，而對這種看不見臨在的永恆見證是光、熱、濕氣。』這三元組包括並且是每一個大自然現象的起因。* 太陽系內在的運動是永恆而不斷的；而太陽系運動(可見的或受知覺支配的)是有限的、週期性的。作為一種永恆的抽象，它是永恆臨在的；作為一種顯化，無論是在前進的方向上，還是在相反的方向上，它是有限的；兩者是連續重建過程的最初和最末。太陽系的本體與現象世界的因果關係無關。只有當我們提到太陽系內在的靈魂，即永恆神聖思想中的理想太陽系，我們才能說：『它從來沒有開始，也不會有結束。』關於它的身體或太陽系組織，雖然不能說它有第一個構造、或將會有最後一個，但在每一個新的顯化期，它的組織可以被認為是該形態的第一個和最後一個，因為它每次都會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進化.....

【* 唯名論者與伯克利(Berkeley)爭論說『不可能形成任何與物體的運動不同的抽象運動觀念。』(《人類知識原理》「_Prin. of Human Knowledge_」_Introd_., _par._ 10)他們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那個產生運動的物體是什麼？是物質嗎？那麼你是一個人格化的神的信徒？』等等。這一點將在本書的附錄中得到進一步的回答；與此同時，我們主張身為概念論者的權利，反對羅塞里尼(Roscelini)關於唯實論和唯名論的唯物主義觀點。愛德華·克洛德(Edward Clodd)作為它最能幹的倡導者之一，說：『科學有揭示了任何削弱或反對古老言論嗎？在這些言論中，所有宗教的本質被賦予了，無論是過去的、現在的還是將來的：行公義，愛憐憫，在你神面前存謙卑的心。』只要神這個詞，不是用來表達當前作為神學支柱的原始擬人主義，而是表達宇宙生命和運動的象徵性概念；在現象的連續存在中，知道它的物質秩序，就能知道時間，知道過去，現在和將來；而若從道德上知道它，就知道在人類意識中過去、現在和將來。(參見《科學與情感》(「Science and the Emotions.」))。1885年12月27日，在倫敦芬斯伯里(Finsbur)，南廣場教堂發表的演說。)]

就在幾年前，就有人聲明：--

『密傳的教義教導，像佛教和婆羅門教甚至卡巴拉，有一個無限的和未知的本質存在於所有的永恆，並在有規律的和和諧的演替是活躍的或消極的。在摩奴(Manu)的詩意措詞中，這些情況被稱為梵天(Brahma)的「白晝」和「黑夜」。他不是「清醒」就是「睡著」了。自性論者(Svabhavikas)或稱最古老的佛教學派(仍然存在於尼泊爾)的哲學家，只思考這種「本質」的活躍情況。他們稱其為「自性」(Svabhavat)，並認為將抽象的、消極狀態下的「不可知」力量進行理論化是愚蠢的。因此，他們被基督教神學家和現代科學家都稱為無神論者，因為他們都無法理解他們哲學的深刻邏輯。前者不允許有其他的神，而他們的神是擬人化的次級的力量，它們創造了可見的宇宙，並成為基督教徒的擬人化的神：男性耶和華(Jehovah)，在雷電中咆哮。反過來，理性主義的科學把佛教徒和自性論者稱為古代的「實證主義者」。如果我們片面地看待後者的哲學，那麼我們的唯物主義者或許這方面是對的。佛教徒堅持認為，世界上沒有創造者，只有無窮無盡的創造力，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永恆的基質

，其本質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對於任何真正的哲學家來說，這都不是一個能夠思考的對象。蘇格拉底總是拒絕討論宇宙存在的奧秘，然而也沒有人會想到要控告他是無神論，除了那些決心要毀滅他的人之外。《秘密教義》說道，在開啓一個活躍的時期時，這種神聖本質從內向外與從外向內擴展，遵循永恆不變的法則，而現象的或可見的宇宙是一長鏈的宇宙力量的最終結果，因而逐步開始運動。以同樣的方式，當回到消極的狀態時，神聖本質的收縮就發生了，而先前創造的工作就逐漸地和逐步地撤銷了。可見的宇宙逐漸分解，物質四散；孤獨而唯一的「黑暗」，又一次在「深淵」的表面上孕育。用秘密之書裡的一個比喻，更清楚地表達了這個思想：「未知本質」的呼氣產生了世界；而吸氣會使它消失。這一過程從亙古以來一直在進行，我們現在的宇宙不過是無窮無盡的系列之一，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參見《揭開伊希斯的面紗》；還有第二部《梵天的白晝與黑夜》)

這段話將在目前的作品中盡可能地加以解釋。雖然現在看來，它對東方學家來說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但它密傳的解釋可能包含了許多西方學生至今完全不知道的東西。

第一個插圖是一個普通的圓盤○，古符號中的第二個圖示是⊙，圓盤上有一個點，代表永恆本性的週期顯化的最初分化，也代表無性和無限的『阿底提 (Aditi) 在「那」之中』(《梨俱吠陀》)；盤中的點，或稱抽象空間中的潛在空間。在它的第三個階段，這個點被轉換成一個直徑，變成⊖。它現在象徵著一個神聖無瑕的「母親—大自然」在涵蓋一切的絕對無限之中。

當橫直徑與垂直線相交時⊕，它就變成了塵世的十字。人類已經達到了第三個根種族；這是人類生命起源開始的標誌。當圓周消失，只留下+，這是人類落入了物質的標誌，並開始了第四種族。圓圈內的十字象徵著純粹的泛神論；當十字沒有內接在圓上時，它就變成了陽物。它如圓內的T(TAU)⊕或者圓內的「雷神之錘」、耆那教十字、或稱卐字⊕有著同樣的意思，但也有其他的意思。

第三個符號(由水平直徑線分成兩個圓)是創造性大自然(仍然是消極的，因為是陰性的)的最初顯化。人類與生育有關的第一個模糊的概念是陰性的，因為人類瞭解他的母親比他的父親更多。因此，女性神靈比男性神靈更神聖。大自然因而是陰性的，在某種程度上，是客改以的和有形的；而使其結成果實的精神原則則是隱蔽的。通過在圓圈中的水平線加入一條垂直線，T字母(tau)最古老的形式就形成了。這符號象徵第三根種族直到它象徵性墮落的那一天，即自然進化發生的性別分離。此時這個圖形變成了⊖，此時這個圓圈或稱無性生命被修改或分離，這是一個雙重的符號。隨著我們第五種族人種的到來，它在符號學上成為最早形成的人種的陽物(sacr')與在希伯來語的女陰(n'cabvah)*；接著，它變成了埃及的†(生命的符號)，後來又變成了金星的符號♀。然後變成卐字(雷神之錘，或者現代的「赫爾墨斯十字」)，完全脫離了它的圓圈，因此變成了純粹的陽物。卡利時代的神秘符號是顛倒過來的五角星✧，因而是人類巫術的標誌，它的兩個點(角)朝向天空，這是每個神秘學者都會認出「左手途徑」之一的位置，用於儀式魔法。†

【*參看那部啟示性著作《量測之源》(The Source of Measures)，作者在書中解釋了單詞sacr的真正含義，是「神聖」(sacred)、「聖禮」(sacrament)的字根；這些已成為「神聖」(holy)的同義詞，儘管其本意是純粹是陽物崇拜的！】

【†西方數學家和一些美國的卡巴拉主義者告訴我們，在卡巴拉中，『耶和華名字的數值加起來是一個圓的直徑。』再加上耶和華是第三個質點(Sephiroth)理解(Binah)，是一個陰性的字，因此你就有了開啓奧秘的鑰匙了。這個名字在《創世紀》的第一章中是雌雄同體的，而後通過某種卡巴拉主義的轉變，變成了完全男性化、該隱的和陽物崇拜的。在異教眾神中選擇一個神，並將其作為一個特定的國家神，將其稱為「獨一活躍的神」、「眾神之神」，然後宣佈這種崇拜一神論，並沒有把它變成那遍一原則，其『統一性不允許繁衍、變化或形體』；尤其是在陽物神的情況下，正如耶和華現在所被證明的那樣。】

希望在細讀這部作品的過程中，能夠修正大眾對泛神論的錯誤看法。把佛教徒和不二論(Advaita)神秘主義者視為無神論者是錯誤和不公正的。哲學家或多或少都是邏輯學家，他們的異議和論點都是建立在嚴格的推理基礎上的。的確，如果印度教徒的梵(Parabrahman)可以被看作是其他國家隱藏的、無名神的代表，那麼這個絕對原則將會被發現是所有其他複製品的原型。梵不是「神」，因為它不是一個神靈。《蛙氏奧義書》(2.28)解釋說：『它是那至高的，也是那非至高的(paravara)。』它作為起因是「至高的」，作為結果是「非至高的」。梵僅僅是一種「無二的真實」，是涵括一切的宇宙，更確切地說，是無限的宇宙空間，當然是在最高的精神意義上。梵(中性)是不變的、純粹的、自由的、未腐朽的最高根源，是「遍一真實的存在、勝義實在(Paramarthika)」，而絕對的智能和意識(Chit、Chaitanya)不可能是一個認知者，『因為「那個」不可能有認知的對象。』火焰能被稱為火的本質嗎？這本質是『宇宙的生命與光，而可見的火與火焰是毀滅、死亡和邪惡。』『火和火焰摧毀了一個阿羅漢的身體，而它們的本質使他不朽。(《菩提

末》(Bodhi-mur)，第二部。)商羯羅說：『對於絕對精神的認識，就像太陽的光輝，或火中的熱一樣，除了絕對本質本身之外，別無它物。』「它」是「火的精神」，不是火本身；因此，『後者的屬性，熱或火焰，不是精神的屬性，而是精神在作為無意識起因時的屬性。』以上這句話，不是後來出現的玫瑰十字會哲學的真正關鍵嗎？簡單地說，梵就是在無限和永恆中太陽系的集合，是「那個」和「這個」，且不能套用分配性的聚合。*『在一開始「這個」是本體，只有一個。』(《他氏奧義書》)；偉大的商羯羅解釋說，「這個」指的是宇宙(Jagat)；而「在一開始」的意思是在現象宇宙的繁衍之前。

因此，當泛神論者呼應《奧義書》時，就像在《秘密教義》中那樣，他們聲明「這個」無法創造，並不否認一個創造者，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個創造者的集體集合；而只是在邏輯上拒絕將「創造」歸於一個「無限原則」，尤其是形成有限物。對他們來說，梵是消極的，因為它是一個絕對起因，無限制的「解脫」(Mukta)。而有限的全知全能無法達成後者，因為它們仍然是屬性(映像在人的知覺中)；因為梵，是「至高的一切」，是永遠不可見的精神和大自然的靈魂，是不變且永恆的，沒有任何屬性；「絕對」很自然地排除了有限或有條件的概念與它的任何聯繫。如果吠檀多學者假定其屬性僅僅屬於其散發物，稱其為「自在天(Iswara)加上幻覺(Maya)」和無明(Avidya，是不可知論，而非無知)，那麼在這個概念中很難找到任何無神論。†既然在一個被認為是無邊際的宇宙中，既不可能有兩個無限，也不可能有一個絕對，那麼這種「自我存在」就很難被設想為是個人創造的。在有限「存在」的意義和感知中，「那個」是非「存在」；而在這個意義上，那是唯一的「存在性」(BE-NESS)；因為，在這「一切」裡面隱藏著與它同永恆的、同時期的散發物或稱內在輻射，而當這些週期性地變成梵天(「男—女」的力量)時，它就會變成或擴展自身成為顯化的宇宙。那羅延(Narayana)在(抽象的)空間之水上移動，被他轉化為由他移動的具體物質之水，他現在變成了顯化的話語(WORD)或邏各斯(Logos)。

【*參見雅各布少校(Major G. A. Jacob)的《吠檀多菁華》"Vedanta Sara"；以及《桑迪利亞的格言》"The Aphorisms of S'andilya"，由考威爾(Cowell)翻譯，第42頁。】

【†然而，帶有偏見和相當狂熱的基督教東方學家，想要證明這是純粹的無神論。為了證明這一點，看看雅各布少校的《吠檀多菁華》。然而，整個古代都在呼應這一吠檀多思想：—

『每個確實憑藉神聖本性，是不朽時代本質以及享受平和。』(Omnis enim per se divom natura necesse est Immortali aevo summa cum pace fruatur.)】

正統的婆羅門最反對泛神論和不二論的人，並稱他們為無神論者；如果摩奴在這方面有任何權威的話，正統的婆羅門被迫接受梵天(造物者)的死亡，當這個(創造力的)神的每一個「年代」(100個神聖年，用我們的年份需要15位數)結束的時候會死亡。然而，他們當中每一個哲學家只會把這種「死亡」作為一種暫時的從存在的顯化層面上消失，或作為一種週期性的休息。

因此，對於上述原則，神秘主義者與吠檀多不二論的哲學家們意見一致。它們顯示了在哲學基礎上不可能接受絕對的「一切」會創造或甚至進化「金蛋」的觀念，據說它進入金蛋是為了把自己變成梵天，也就是造物者，他後來擴展自己成為眾神和所有可見的宇宙。他們說絕對統一性不可能過渡到無限；因為無限的前提是「某物」的無限延伸，以及那「某物」的持續時間；而「遍—一切」就像空間—這是它在地球上或我們存在的層面上唯一的智力和物質表象，既不是感知的主體，也不是感知的客體。如果一個人能設想永恆無限的一切、無所不在的統一性，而不是存在於永恆、並通過週期性顯化成為一個多元的宇宙或一個多重的人格，那統一性就不再是一了。洛克(Locke)認為「純粹空間既不能抵抗也不能運動」—這是不正確的。空間既不是「無限的虛空」，也不是「有條件的充實」，而是兩者兼而有之：存在於絕對抽象的層面上，是永遠無法辨認的神，這對於有限的心智來說是虛空*；對於幻覺性的知覺來說是充實(Plenum)，是所有一切的絕對容器，無論顯化或未顯化：因此，它是「絕對的一切」。基督教使徒的『我們在他裡面生活、移動、有我們的存在』，和印度教聖人的『宇宙住在梵天(梵天)裡，從那裡來，並將回到那裡：』對於「梵(中性)」

是未顯化的，是處於隱藏中的宇宙；而梵天是顯化的，是邏各斯，形成在正統教條中象徵性的「男性-女性」†。「使徒啟蒙者」和聖人的神既是不可見的也是可見的「空間」。在神秘的象徵主義中，空間被稱為『七層皮的永恆「母-父」』。它是由它未分化的到它的分化表面的七層組成。

【*兩位主要神靈梵天和毗瑟奴的名字，在很久以前就暗示了它們神秘的含義。前者「梵天」(Brahmam, or Brahm) 的詞根是從「成長」或「擴張」(Brih) 這個詞中衍生出來的(參見《加爾各答評論》(Calcutta Review) 第 16 卷)。，14 頁)；至於後者毗瑟奴(Vishnu)，來自詞根「滲透」(Vis)，也就是進入本質的性質；「梵天-毗瑟奴」是這無限的「空間」，而其中的眾神、聖人、摩奴，以及這個宇宙中的所有一切都是效力(Vibhutayah)。

【†請參閱摩奴如何描述梵天將他的身體分成男性和女性，後者是女性瓦克(Vach)，他在瓦克身上創造了維拉傑(Viraj)，請將此與《創世紀》的第二、三、四章的神秘主義相比較。】

密傳的《森札爾教義問答》(Senzar Catechism) 問道：『什麼是那個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存在，無論宇宙是否存在，也無論眾神是否存在？』。答案是——「空間」。

我們拒絕的不是大自然中遍一未知永恆存在的神，也不是隱藏的大自然，而是人類教條的神和他人性化的「話語」。在他無限的自負、與生俱來的驕傲和虛榮心中，人類用他在自己小小的大腦結構中找到的材料、用他那褻瀆神靈的手自己塑造了它，並把它強加給人類以作為源自未顯露「空間」的直接啓示*。神秘學者接受啓示是來自神聖但仍是有限的存在，是顯化的生命，而不是來自不可顯化的遍一生命；從那些被稱為原人、禪那佛(Dhyani-Buddhas)、或稱禪那主(Dhyan-Chohans)、印度教徒的「聖人—生主」(Rishi-Prajapati)、埃洛希姆(Elohim)或「神之子們」的實體，是所有民族的行星神靈，並成為了人類的眾神。他還提到了「本初力量」(Adi-Sakti)，是原初質†(Mulaprakriti)的直接散發物；原初質是「那個」的永恆根源，也是作為創造性起因的梵天的女性面向，以普遍靈魂的阿卡莎(Akasic)形式出現——在哲學上作為幻覺，是人類幻覺的起因。但這種觀點並不妨礙他相信它的存在，只要它在一個大顯化期(Mahamanvantara)持續存在；又或者可以應用阿卡莎(原初質的輻射)†於實際目的，作為「世界靈魂」與所有的自然現象連接，不管是對科學來說是已知或未知。

【*在本世紀末神秘主義確實盛行。在最近出版的許多其他作品中，我們會特別推薦一個給理論神秘主義的學生，他們不願冒險超越我們特定的人類層面。這本書名叫《生活和宗教的新面貌》(New Aspects of Life and Religion)，作者是亨利·普拉特(Henry Pratt)醫學博士。書中充滿了神秘的教條和哲學，儘管後者內容有限；在書的最後幾章中，似乎是一種有條件實證主義精神。無論如何，把空間說成「未知的第一因」是值得引用的。『這種未知的東西，因此被認為是簡單統一性的主要體現、並與之相一致，是不可見與摸不著的』——(抽象的空間，確實)；因為不可見與摸不著，所以無法辨認。這種無法辨認的性質，使人誤以為它只是一種單純的虛空，只是接收性的能力。但是，即使把空間看作是絕對的虛空，也必須承認，空間要麼是自我存在的、無限的、永恆的，要麼在它的外面、背後、之外有一個第一因。

『然而，如果能找到這樣的原因並加以定義，這只會導致把產生於空間的屬性轉移到這個原因上，從而只會把最終起源的困難向前推一步，而不會獲得關於主要原因的額外見解。』(第 5 頁)。

這正是一個擬人化創造者的信徒們所做的事情，他是一個宇宙外的神，而不是宇宙內的神。普拉特先生大部分主題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展示了古老的卡巴拉主義思想和理論：大自然神秘主義的「新面貌」。然而，空間被視為「實質的一體性」、「生命的活躍之源」，是「未知的無因之因」，這是神秘學中最古老的教條，比希臘和拉丁世界的「父親—以太」(Pater-AEther)早幾千年。這句話也是如此：『力量和物質，作為空間的效力，是不可分割的，是未知事物的未知展示者。』它們都

存在雅利安哲學中，藉由毗首羯摩天 (Visvakarman)、因陀羅 (Indra)、毗瑟奴等來形象化。在這些作品中，它們仍然以非常哲學的方式，在許多不同尋常的方面被表達出來。】

【†相對於物質的顯化宇宙，原初質 (Mulaprakriti) 這個術語 (來自「根」(Mula) 和「本質」(prakriti))，或稱未顯化的原初物質，被西方煉金術士稱為「亞當的土」(Adam's Earth)，被吠檀多學者套用於「梵」。物質在宗教形而上學中是雙重的，在神秘的教導中是七重，就像宇宙中的其他一切一樣。根據《白螺氏奧義書》第 8 章和《薄伽梵往世書》的記載，它作為原初質，是未分化的和永恆的；而作為顯化物 (Vyakta) 時，它變得分化和有限制的。《博伽梵歌四講》(Four Lectures on the Bhagavad Gita) 的作者在談到原初質時說：「從其 (邏各斯) 客體觀點來看，梵在它看來就是原初質... 當然，這個原初質對它來說是物質的，就像任何物質客體對我們來說都是物質一樣... 梵是一種無限制的絕對真實，而原初質是拋在其上的一種面紗。」(《神智學者》(Theosophist)，第八卷，第 304 頁)。】

世界上最古老的公開宗教是印度、古波斯 (Mazdean) 和埃及；而在密傳上，宗教的根源或基礎是同樣的。這一切的結果接著是迦勒底，現在完全被世人所遺忘了，除了考古學家目前所描繪的殘缺的賽伯伊主義 (Sabeanism)；然後，跳過一些將會在後面被提到宗教，之後是神秘的猶太教，如卡巴拉，遵循巴比倫瑣羅亞斯德教 (Magism) 的路線；在公開教義上，如《創世紀》和《摩西五經》中，是一個寓言傳說的集合。《創世紀》的前四章若隨著《光輝之書》(Zohar) 的註解閱讀，會發現這些是此世界的宇宙進化論一個高度哲學化篇章的片段。(見第三部、《秘密知識》(Gupta Vidya) 和《光輝之書》。) 在象徵性的偽裝下，它們是一個童話，是科學和邏輯方面的一根醜陋的刺，是業力的明顯結果。讓他們作為基督教的序幕是猶太教祭司們 (Rabbis) 殘酷的報復，他們更清楚《摩西五經》的含義。這是一次無聲的抗議，反對他們的迫害，而猶太人現在肯定比傳統的迫害者要好。在我們繼續闡述普遍教義時，上述公開教義信條的解釋也將變得更加明朗。

《神秘教義問答》包含以下問題和答案：

『那永遠存在的是什麼？』『空間，永恆的「無父母」(Anupadaka)*。』『那過去永遠存在的是什麼？』『在根源裡的胚芽。』『那永遠來來去去的是什麼？』『大氣息。』『那麼，有三個永遠嗎？』『不，這三個是一體的。那現在永遠是、過去永遠是、未來永遠是與永遠成為得東西，是一體的：而這就是「空間」。』

『解釋一下，歐！弟子。』——『遍一是不間斷的圓(環)且沒有圓周的，因為它不在特定地方與無處不在；遍一是圓的無邊無際平面，只有在顯化時期才顯化一條直徑；遍一是不可分割的點，在那些時期中，到處都可感知它，但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它是那垂直也是那水平的，是父親和母親，是父親的頂峰和基礎，是母親的兩個極端，在現實中沒有到達任何地方，因為遍一是環，也是環中的無數環。是在黑暗裡的光，在光明裡的黑暗：「是永遠的氣息」。「當它無所不在時，它從外面向內發展；當它不在任何地方(即幻覺†，其中一個中心‡)時，它從裡面向外發展。它擴張和收縮(呼氣和吸氣)。當它擴張時，母親散開和擴散；當它收縮的時候，母親就收回和聚集。這就產生了顯化期和沈睡期的週期，也就是進化和解體的週期。胚芽是不可見且熾熱的；而根源(圓的平面)是冷的；但在進化和顯化期期間，她的外衣是冷和發光的。熱的氣息是父親，他吞噬多面元素(異質)的後代；而留下單面的元素(均質)。冷的氣息是母親，她孕育、形成、生產他們，並將它們帶回她的懷抱，以在黎明時(「梵天的白晝」或稱顯化期)加以改造……』

【*意思是「無父母的」——看下方更多解釋。】

【†神秘哲學把每一個有限的事物看作是幻覺 (Maya，或稱因無知而產生的幻覺)，每一個宇宙內的行星和物體必須被這麼看待，因為他們是組織的東西，因此是有限的。因此，在句子的第一部分中，『它從外面向內發展，等等』這句話指的是顯化期的黎明，或者是在大自然每一種化合物(從

行星到分子) 完全週期性地分解、成為其最終要素或元素之後，所發生的偉大再進化；在它的第二部分，指的是部分或局部的顯化期，它可能是一個太陽或甚至是一個行星顯化期。】

【‡「中心」是指能量中心或宇宙焦點；當所謂的「創造」或行星的形成，是由神秘主義者所謂的「生命」和科學所謂的「能量」的力量來完成的，然後這個過程從內向外就開始了，每個原子據說都包含著神聖氣息的創造性能量。因此，在一個絕對的沈睡期之後，或者說當存在之前的材料僅僅是由遍一元素組成，且氣息「無所不在」時，後者從外向內進行：在一個次級的沈睡期時，一切都保持原狀，舊像月球一樣處於低溫狀態；而在這之後，在顯化期期的第一次震顫中，一顆或多顆行星就會從內向外開始復活。】

為了使一般讀者更清楚地瞭解，必須說明神秘科學認識到有七種宇宙元素：四種完全是物質的，第五種(以太)是半物質的，而它將在我們第四輪次結束時在空氣中可見，並在第五輪次的整個過程中凌駕其他的。剩下的兩種則完全超出了人類的認知範圍。不過，後者將在這一輪次的第6和第7種族中出現，並將分別在第6和第7輪次中為人所知。*這七種元素及其無數的子元素(遠遠多於科學已知的子元素)僅僅是遍一與唯一元素的限制性修飾和它的各個方面。後者不是以太，†甚至不是阿卡莎，而是這些的來源。第五種元素，現在被科學自由地提倡，不是由艾薩克·牛頓爵士提出假說中的以太(Ether)。雖然他叫它這個名字，但在他的腦海裡，它可能與以太(AEther)有關，即古人所謂的「父親-母親」。正如牛頓直覺地說的那樣：『大自然是一個永恆循環的工作者，從固體中產生液體，從揮發中產生固定的東西，從固定中產生揮發，從粗糙中產生精細，從精細中產生粗糙……因此，也許一切事物都起源於以太。』(《假說》(Hypoth)，1675)

【*在思想的進化週期中，注意到古代思想是如何反映在現代思考中是很有意思的。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先生在他的《第一原則》中寫了一段話時(第482頁)，是否讀過並研究過古代的印度教哲學家，或者是一種獨立的內在感知的一閃使他一半正確，一半錯誤地說：『運動與物質的數量是固定的(?)，運動導致物質分布的變化，看起來在任何方向都達到極限(?)因此，不可摧毀的運動需要一個反向分布。顯然，普遍共同存在的吸引力和排斥力，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整個宇宙的所有微小變化中都需要節奏，在整個宇宙的變化中也需要節奏，同時在它的整體變化上也需要節奏——而現在產生一個不可估量的時期，在此期間，吸引力佔主導地位，引起普遍集中；然後是一個不可估量的時期，在此期間，排斥力佔主導地位，引起普遍擴散——交替的進化和溶解的時代。』】

【†無論物質科學對這一主題的看法如何，神秘科學多年來一直在教授阿卡莎，而以太是它最粗大的形式。阿卡莎是第五普遍宇宙原則(它與人類的心靈(Manas)相對應，心靈是由其發展而來)，在宇宙的尺度上，是一種輻射的、冷卻的、傳熱的可塑物質，它物質性質是創造性，在最粗大的方面和部分是關聯性的，在它的高等原則上是不可改變的。在前一種情況下，它被稱為次根源；當它結合輻射熱，它使「死去的世界恢復生命」。在高等的方面，它是世界的靈魂；在它低等的方面，是毀滅者。】

讀者必須記住的是，我們給的這些詩節只討論了我們自己行星系統的宇宙演化論，以及在太陽沈睡期之後它周圍可見的東西。關於普遍太陽系進化的秘密教導不能被給出，因為它們不能被這個時代的最高頭腦理解，而且似乎很少有啟蒙者、甚至是最偉大啟蒙者被允許去思考這個問題。此外，老師們公開表示，即使是最高的禪那主，也從未穿透邊界之上的奧秘，此邊界將數十億太陽系與所謂「中央太陽」分開。因此，這這裡給出的內容，只與我們可見的太陽系有關，且在「梵天之夜」之後。

在讀者開始思考作為本書基礎的《德基安之書》中的章節之前，絕對有必要讓他熟悉幾個基本概念，這些概念貫穿他所關注的整個思想體系，並且作為其基礎。這些基本思想數量不多，因此，對其後一切思想的理解取決於對這些基本思想是否清晰理解；因此，在開始細讀作品本身之前，不我們要求讀者先熟悉它們。

《秘密教義》確立了三個基本命題：—

(a) 一個無所不在的、永恆的、無限的、不變的原則，在這一原則上，一切推測都是不可能的，因為它超越了人類概念的力量，只會被人類的任何表達或比喻所矮化。它超出了思想可達範圍和能力，用《蛙氏奧義書》的話來說：『不可思議和無法形容。』

為了使一般讀者更清楚地瞭解這些思想，讓他以這樣的假設出發：有一種絕對的實在，它是在一切顯化、有條件存在之前。這種無限而永恆的起因，是「一切過去、現在或將來」的無根的根源，並且只在當前歐洲哲學的「無意識」和「不可知」中模模糊糊地表達出來。它當然是沒有任何屬性的，本質上是與顯化的有限存在沒有任何關係的。它是「存在性」(be-ness，梵文Sat)而不是「存在」，而且是超越一切思想和推測的。

這種「存在性」在《秘密教義》中有兩方面的象徵意義。一方面，是絕對的抽象空間，代表著純粹的主體性，這是一個人的頭腦都無法從任何概念中排除、也無法自行設想的東西。另一方面，則代表無限意識的絕對抽象運動。甚至我們的西方思想家也已經表明，意識對我們來說是不可想象的，除了變化之外；而運動最能代表變化，這是它本質的特徵。「遍一實在」的後一個方面，也用「大氣息」這個術語來象徵；這個象徵足夠生動，不需要進一步說明。因此，《秘密教義》的第一個基本公理就是這個形而上學的「遍一絕對」—「存在性」以有限智力的神學三元組 (Trinity) 作為象徵。

無論如何，在這裡給出一些進一步的解釋，可能對學生會有幫助。

迄今為止，赫伯特·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已經修改了他的不可知論，主張「第一因」*的性質，而神秘主義者則更合乎邏輯地從「無因之因」，「永恆的」和「不可知的」中得出第一因，可能在本質上和我們內心湧起的意識是一樣的：簡而言之，瀰漫在太陽系中的非個人實在是思想的純粹本體。他這一進步敘述使他非常接近密傳和吠檀多信條。†

【*「第一」的前提必然是『第一個誕生』、『在時間、空間和等級上第一個』—因此是有限的和有條件的。「第一」不可能是絕對的，因為它是一種顯化。因此，東方神秘主義把抽象一切稱為「無起因的遍一起因」稱為「無根源之根源」，並把「第一因」限制在「邏各斯」上，按照柏拉圖賦予這一術語的意義。】

【†舒巴羅 (Subba Row) 先生《博伽梵歌四講》，《神智學者》，1887年2月。】

梵 (遍一實在，絕對者) 是絕對意識的領域，此本質與有條件存在毫無關係；而有意識的存在是一種有條件的象徵。但是，一旦我們在思想中從這絕對否定 (對我們來說) 出來，二元性就會在精神 (或意識) 與物質、主體與客體的對比中出現。

然而，精神 (或意識) 和物質不是獨立的實在，而是絕對者 (梵) 的兩個面向或方面，它們構成了主體或客體有條件存在的基礎。

把這個形而上的三元組看作是一切顯化的根源，大氣息就具有宇宙前理念的性質。它是力量和所有個體意識的本源，並在宇宙進化的廣闊藍圖中提供指導的智能。另一方面，宇宙前根源基質 (原初質) 是絕對者的一個方面，構成大自然所有客體層面。

正如宇宙前理念是所有個體意識的根源一樣，宇宙前基質也是物質的基礎，而物質有著不同的分化等級。

因此，很明顯的，絕對者的這兩個方面的對比對於「顯化宇宙的」的存在是至關重要的。若沒有宇宙基質，宇宙理念不能顯化為個體意識，因為只有通過物質的載體*，意識才會以「我就是我」的形式湧現出來，形成一個物質基礎，是在進化的某一複雜的階段，有必要透過集中普遍心靈的射線來達成。同樣的，若沒有宇宙理念，宇宙基質將仍然是一個空洞的抽象，而意識也不會隨之出現。

因此，「顯化的宇宙」被二元性所滲透，而二元性可以說是它作為「顯化」存在的要素。

【*梵語叫「載體」(Upadhi)。】

但是，正如主體和客體、精神和物質的對立兩極，只不過是遍一統一性的不同方面，在其中它們被綜合了起來，所以，在顯化的宇宙中，有「那個東西」把精神和物質聯繫在一起，把主體和客體聯繫在一起。

這某個東西，目前西方的思辨還不知道，而被神秘主義者稱為宇宙電(Fohat)。它是作為「橋梁」，讓存在於「神聖思想」中的「理念」印記在宇宙基質上，以成為「大自然的法則」。因此，宇宙電是宇宙理念的動力能量；或者，從另一方面來看，它是智能媒介，是所有顯化的引導力量，讓「神聖思想」通過顯化世界的建築師禪那主們*傳播和顯化。因此，我們的意識來自於精神或稱宇宙理念；從宇宙基質產生無數載體，是意識用以個體化並達到自我意識或稱反思意識；而宇宙電，在其各種顯化中，是心靈和物質之間的神秘聯繫，是將每一個原子電化賦予生命的活力原則。

下面的總結將為讀者提供一個更清晰的思路。

- (1) 絕對者；吠壇多的梵或遍一實在(SAT)，正如黑格爾(Hegel)所說，是絕對存在和非存在。
- (2) 最初顯化，是非人格化的，且在哲學上是未顯化的邏各斯，是「顯化邏各斯」的前身。這是「第一因」，是歐洲泛神論者的「無意識」。
- (3) 「精神—物質」，生命；「宇宙的精神」，是精神(Purusha)和物質(Prakriti)，或稱第二邏各斯。

(4) 宇宙理念，「偉大」(MAHAT)或稱智能，是普遍的世界靈魂；是物質的宇宙本體，是大自然及其中的智能運作的基礎，也被稱為「偉大—菩提」(MAHA-BUDDHI)。

遍一實在；它在有限宇宙中的雙重方面。

此外，《秘密教義》申明：——

(b.) 宇宙的永恆完全象一個無限的平面；「無數宇宙的遊樂場週期性的不斷地出現和消失」，被稱為「顯化的顯星」和「永恆的火花」。「朝聖者的永恆」†就像自我存在之眼的一眨(《德基安之書》)。「各個世界的出現和消失，就像一個有規律的潮汐潮起潮落。」(見第二部《梵天的白晝與黑夜》)

【*基督教神學稱為：大天使(Archangels)，熾天使(Seraphs)等等。】

【†「朝聖者」是對我們的單體(二合一)在輪回轉世的稱呼。它是我們唯一不朽和永恆的原則，是宇宙精神整個整體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從普遍精神散發出，並在週期結束時被吸收。當它被

說成是散發自合一精神，因為在英語中缺少適當的詞，所以才使用一個笨拙和不正確的表達。吠壇多學者稱其為「串—靈魂」(Sutratma)，但他們的解釋也與那些神秘主義者有所不同；然而，要解釋這兩種不同之處，則要靠吠壇多學者自己了。】

這個《秘密教義》的第二個論斷是，大自然所有部門的週期性、漲落和興衰規律的絕對普遍性，這是物質科學已經觀察和記錄到的。晝夜交替，生與死，睡與醒，這是一個如此普遍、如此完全通用、毫無例外的事實，我們很容易理解，在其中我們看到了宇宙的一個絕對基本法則。

此外，《秘密教義》教導：——

(c) 所有靈魂與普遍超靈魂的基本同一性，後者本身是未知根源的一個方面；在整個時期內，每一個靈魂作為前者的火花，都必須按照循環和業力法則，通過投生(或稱「必然性」)的循環進行朝聖。換句話說，在從普遍第六原則(超靈魂)的純粹本質發出火花之前，沒有一個純粹精神上的菩提(神聖的靈魂)能夠有一個獨立的(有意識的)存在，除非(a)它通過了顯化期現象世界的所有基本形式，且(b)獲得了個體性，首先是通過天生的衝動，然後是通過自我誘導和自我設計的努力(被它的業力所檢驗)，以這種方式提升通過所有的智能等級，從最低到最高的心靈，從礦物和植物，到最神聖的大天使(禪那佛)。神秘哲學的核心教義不承認人的特權或特殊的天賦，除了那些通過漫長的輪回和轉世、通過個人努力和功績而由他的自我(Ego)贏得的特權。這就是為什麼印度人說宇宙是梵天和梵天，因為梵天存在於宇宙的每一個原子中，而大自然六個原則都是第七原則和遍一所產生的結果，是其各式各樣的分化方面；遍一是宇宙中唯一的實在，無論是巨觀宇宙還是微觀宇宙；以及為什麼在顯化和形體層面上，第六個原則(梵天的載體)被形而上學的反語視為虛幻和幻覺。因為，儘管每一個原子和每一種形體的根源都是那第七原則或遍一實在，但在它所顯化的現象和暫時的表象裡，也不過是我們感官的一種瞬息即逝的幻覺。(欲見更清晰的定義，請參閱附錄《眾神、單體和原子》，以及《神的顯化》(Theophania)、《菩薩和轉世》等等。)

在它的絕對性之中，遍一原則的兩個方面(梵和原初質)是無性的、無限制的和永恆的。它的週期性(顯化期)散發物，或稱原始輻射，也是遍一的、雌雄同體的、在現象上是有限的。當輻射依次放射時，所有的輻射也都是雌雄同體的，到了其較低的方面成為男性和女性的原則。在沈睡期之後，無論是大的還是小的沈睡期(後者讓世界保持原樣*)，第一個甦醒過來成為活躍生命是可塑的阿卡莎，是「父親-母親」，是以太的精神和靈魂，或稱在圓圈表面上的平面。空間在其宇宙活動之前被稱為「母親」，在重新覺醒的第一階段被稱為「父親-母親」。(見《評論，第二節》)在卡巴拉，它也是「父-母-子」。但是，在東方教義中，這些是顯化宇宙的第七原則，或者說是它的「阿特曼—菩提—心靈」(精神、靈魂、智能)三元組；這三元組形成分支並劃分為七個宇宙原則和七個人類原則，在基督教神秘主義者的西方卡巴拉中，它是三元組或稱三位一體，而他們的神秘主義者稱他為「男性—女性」耶和華(Jah-Havah)。在這一點上，存在著密傳與基督教三位一體之間的全部區別。神秘主義者和哲學家、東方和西方泛神論，在純粹神聖抽象中，合成他們創世之前的三元組；而正統派的人則將它人格化。金蛋(Hiranyagarbha)、訶利(Hari)和商卡拉(Sankara)是顯化的「至高精神的靈」的三個本質(此靈名為頗哩提毗(Prithivi)，意為地，她迎接毗瑟奴第一個化身)；這三個是形成、保存和毀滅的純粹形而上學的抽象性質，是那「不與造物一同滅亡」(Achyuta，毗瑟奴的一個名字)的三個神聖本質(Avasthas)；而正統基督徒將他人格化創造的神分成三位一體的三個人物，並且不承認更高的神。在神秘學中，後者是抽象的三角形；而正統派別的則是完美的立方體。東方哲學家把創造性神靈或眾神集合看作是「錯誤的理解」(Bhrantidarsanatah)，『由於錯誤的表象而被認為是一種物質形體』，並解釋為源自於自我中心的人格和人類靈魂的虛幻概念(低等第五原則)。在《毗瑟奴《往世書》》的新譯本中，它被優美地表達了出來：『梵天在它的總體上本質上有物質的方面，既有進化也有未進化的(原初質)，也有精神和時間的方面。喔！兩次誕生者，精神是至高梵天†的主要方面。接下來是一個雙重的方面—物質，既有進化也有未進化的，是最後一次。』柯羅諾斯(Kronos)在俄耳甫斯(Orphic)神譜中也被描述為一個創造性神靈或代理人。

【*在大宇宙沈睡期或甚至是太陽系沈睡期中，保持現狀的不是物質有機體，更不是它們所有的心理原則，而是它們的阿卡莎或星光體「照片」。但在小沈睡期期間，一旦被「黑夜」吞噬，行星雖然死亡但仍然完整，如同一個巨大的動物被捕獲和嵌入極地冰，保持多年不變。】

【†儘管如此，斯賓塞像叔本華 (Schopenhauer) 和馮·哈特曼 (von Hartmann) 一樣，只反映了古老的密傳哲學家的一個方面，因此使他的讀者在不可知論絕望的荒涼海岸上，虔誠地闡述了宏大的奧秘；『在宇宙呈現給我們的這些感官表象下，那些在數量上不變，而在形體上永遠變化的東西，是一種未知的、不可知的力量，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力量在空間上是沒有限制的，在時間上是沒有起點或終點的。』只有大膽的神學——而不是科學或哲學——才會嘗試對無限進行測量，並試圖揭示深不可測和不可知的事物。】

在宇宙重新覺醒的這一階段，神聖的象徵主義把它描繪成一個完美圓圈中心有一個點 (根源)。這一符號是普遍的，因此我們也在卡巴拉也發現它。然而，現在在基督教神秘主義者手中的西方卡巴拉，則完全忽略了這一點；儘管它在《光輝之書》中有明顯的表明。這些教派的人從最後開始，展示這個符號⊕為太陽系起源前的符號的形式，稱之為「玫瑰與十字的結合」，是神秘生成的巨大奧秘，從它產生了這個名字——玫瑰十字會 (玫瑰十字)！

然而，正如我們可以從最重要的、最著名的玫瑰十字會的象徵中看到的那樣，有一種即使是現代的神秘主義者，也從來沒有被人理解過的象徵。這是「鵜鶘」撕開胸膛餵它的七個孩子，這是玫瑰十字會同胞真正的信條，也是來自東方秘密教義的直接結果。梵 (中性) 被稱為卡拉漢薩 (Kalahansa)，意思正如西方的東方學家解釋的那樣，是「永恆的天鵝」或鵝 (見第三詩節，評論 8)，而創造者梵天也被如此稱呼。由此可以注意到一個重大的錯誤；梵 (中性) 應該被稱為「騎天鵝者」 (Hansa-vahana，他使用天鵝作為他的載體)，而不是創造者梵天，後者是真正的「天鵝」 (Kalahansa)，而梵 (中性) 是載體 (hansa) 和非載體 (A-hansa)，這將在評論中解釋。我們要明白，在這裡使用梵天和梵不是因為它們屬於我們密傳的命名法，而僅僅是因為西方的學生更熟悉它們。這兩個詞都完美對等於我們的一個、三個和七個元音詞，它們代表遍——一切和那「一切中的一切」的遍一。

這就是秘密教義所依據的基本概念。

在這裡不會就其內在合理性進行任何辯護或證明；我也不能停下來說明，它們實際上是如何包含在每一種名副其實的思想或哲學體系之中的；儘管常常是在一種誤導性的偽裝下。

一旦讀者對它們有了一個清晰的理解，並意識到它們對生活中每一個問題的啟示，就不需要在他眼中進一步證明，因為它們的真理對他來說就像天上的太陽一樣明顯。因此，我直接進入到這卷書中各詩節的主題，補充它們的概要大綱，希望能用幾句話解釋其中的一般概念，從而使學生的任務更容易些。

第一詩節。宇宙演化的歷史，正如在詩節中所追溯的，可以說是該進化的抽象代數公式。因此，對於「普遍」進化的最初開端和我們目前狀態之間各階段和轉變，學生不能期望在書中找到所有的描述。給出這樣的解釋是不可能的，因為對於那些甚至無法掌握緊鄰他們的識暫時受限的存在平面的本質的人來說，這將是不可理解的。

因此，各詩節給出了一個抽象的公式，可以比照適用於所有進化：對於我們這個小小的地球，對於地球形成的行星鏈的一部分，對於這個行星鏈所屬的太陽宇宙，等等，在一個提升的尺度上，直到頭腦在努力中打轉直到筋疲力盡。

本書中給出的七個詩節代表了這個抽象公式的七個術語。它們提到並描述了進化過程的七個偉大階段，在印度《往世書》中被稱為「七創造」，並在聖經中被稱為創造的「日子」。

第一詩節描述了在沈睡期期間，遍一一切在再次覺醒而顯化的最初顫動之前的狀態。

片刻的思考表明，這種狀態只能是象徵性的；描述它是不可能的。也不能用象徵表示，除非用否定形式；因為，由於它本身就是絕對性的狀態，它不能具有任何一種特定的屬性，能幫助我們用積極的術語來描述對象。因此，這種狀態只能通過所有最抽象屬性的否定來暗示，是人們只能感覺而無法設想的，超越人們想象力所能達到的最遙遠的限制。

第二詩節描述的階段在西方人的頭腦中，與第一詩節所提到的幾乎完全相同，；以至於若要表達它們的不同之處，就需要一篇專著。因此，這裡必須由讀者的直覺和更高的能力，來盡可能地掌握所使用的寓言短語的含義。的確，我們必須記住，要理解所有這些詩節都訴諸於內在能力，而不是物質大腦的一般理解。

第三詩節描述宇宙在沈睡期之後，重新覺醒而活躍。它描述了「單體們」從它們在遍一裡的吸收狀態中出現；描述了「各世界」形成的最早和最高階段，單體一詞可能同樣適用於最大的太陽系或最小的原子。

第四詩節顯示了宇宙的「胚芽」分化成有意識神聖力量的七重階層，他們是遍一最高能量的活躍顯化。他們是所有顯化宇宙的架構者、塑造者、最終是創造者，「創造者」只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理解的；他們通知並引導它；他們是調整和控制進化的智能存在，在他們自己身上體現了我們所知道的「大自然法則」，是遍一法則的顯化。

一般來說，他們被稱為禪那主們，儘管每個不同的群體在《秘密教義》中都有自己的名稱。

這一進化階段在印度神話中被稱為眾神的「創造」。

在第五詩節中描述了世界形成的過程：——首先是擴散的宇宙物質，然後是熾熱的「旋風」，是形成星雲的第一階段。星雲凝結，經過各種轉換，形成了一個太陽宇宙、一個行星鏈、或者一個行星，視情況而定。

形成「世界」的後續階段載於第六詩節，該詩節將這樣一個世界的演變帶至第四個偉大時期，與我們現在生活的時期相對應。

第七詩節延續歷史，追溯生命的起源，直至人類的出現；從而結束了《秘密教義》的第一卷。

而卷二的主題是關於「人類」的發展，從他在這輪次第一次出現在地球上時，到我們現在發現他的狀態。

備註

構成每一段落主題的詩節，現在以現代譯本完整給出，若引入原文中令人費解的古老措詞，反而會使主題更加難懂，這是沒有用處的。本書節選自中國西藏語和梵語譯本，翻譯自最初評註和注釋《德基安之書》的森札爾語，這些注釋現在首次被翻譯成一種歐洲語言。不需多說也知道，這裡

只給出了七個詩節的一部分。如果它們被完整地發表，除了少數幾個高級的神秘主義者，所有人仍然無法理解它們。也沒有必要向讀者保證，作者，或者更確切地說，謙遜的記錄者，也不比大多數世俗的人更瞭解那些被禁止的段落。而為了便於閱讀，且避免過於頻繁地提及腳注，最好的辦法是將文本和注釋混合在一起，只在無法避免的情況下使用梵語和西藏專有名稱，而不是給出原始名稱。更重要的是，上述術語都是公認的同義詞，前者僅用於大師和他的弟子(或門徒)之間。

因此，如果一個人在翻譯成英語時，只使用西藏和森札爾語版本中的重要和技術術語，那麼第一詩節將如下所示：—『Tho-ag 在 Zhi-gyu 沈睡了七個 Khorlo。Zodmanas zhiba。全部 Nyug 懷中。Konch-hog 不存在；Thyan-Kam 不存在；Lha-Chohan 不存在；Tenbrel Chugnyi 不存在；Dharmakaya 停止了；Tgenchang 不形成；Barnang 和 Ssa在 Ngovonyidj；只有 Tho-og Yinsin 在 Sunchan 和 Yong-grub (超涅槃) 的夜晚，等等。』這聽起來就像純粹的胡言亂語。

由於本書是為神秘學的學生而寫的，而不是為語言學家的利益而寫的，我們在可能的情況下，完全避免使用這種外國術語。除了有些無法翻譯的術語是以梵語呈現，而需要解釋它們的含義，否則無法理解的。無需提醒讀者，這些幾乎都是梵語的晚期發展，屬於第五根種族。現在所知的梵語，並不是亞特蘭提斯人說的，而且在後摩訶婆羅多時期的印度系統中使用的大多數哲學術語，在吠陀經中找不到，在最初的詩節中也找不到它們，只有它們的對等物。若讀者不是神智主學者，那麼如果他願意的話，將再次被邀請把接下來的一切視為童話；充其量不過是做夢者尚未證實的一種推測；且在最壞的情況下，作為過去、現在和未來許多科學假設的補充，一些假設爆炸了，另一些仍然存在。它在任何意義上並不比許多所謂的科學理論差；在任何情況下，它都更具有哲學性和可能性。

鑒於所需要的評論和解釋十分豐富，腳注的參考文獻照例列出，而要評論的句子則用數字標出。第二部與第三部關於象徵主義的章節中還會發現更多內容，這些信息通常比文本更豐富。

第一部：宇宙進化論

翻譯了七個詩節與其註釋，來自
秘密的《德基安之書》

『一切和無都不存在；那明亮的天空
不存在，也沒有天上寬闊的屋頂向外伸展。
什麼覆蓋一切？什麼保護一切？什麼隱藏一切？
是水的深不可測深淵嗎？
沒有死亡——也沒有永生，
在白天和黑夜之間沒有界限；
唯一的合一自己呼吸著無氣息，
除此之外，從那以後沒發生過什麼事。
那裡一片黑暗，起初一切都籠罩在深深的黑暗中——一片沒有光明的海洋——
仍然覆蓋在外殼中的胚芽，從熾熱的熱中爆發出合一本質。

.....

誰知道這個秘密？誰在這裡宣告？
這種多樣化的創造物從何處湧出？
眾神自身後來才出現的——
誰知道這個偉大的創造物是從哪裡湧出的？
這一切偉大的創造都是從哪裡來的，
無論它的意志是被創造出來的還是沈默的，
那在至高天上的至高先知，
他知道這一點——或也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凝視永恆.....

在大地的根基建立之前，

.....

你是的。當地下的火焰衝破它的牢籠並吞噬框架.....
當時間不復存在的時候，你將保持你以前的樣子，不知道任何變化。
哦！無盡的思想，神聖的永恆。』

宇宙進化論

《德基安之書》的七個詩節

第一詩節

1. 永恆的母親裹在她那永遠看不見的袍子，又一次沈睡了七個萬古。
2. 時間不存在，因為它躺在「永續」的永恆懷抱裡睡著了。
3. 普遍心靈不存在，因為沒有阿希 (AH-HI) 來容納它。
4. 通往極樂的七道路不存在。造成痛苦的大原因不存在，因為沒有人去製造它們和被它們所困。
5. 只有黑暗填滿了無邊無際的一切，因為父親、母親和兒子再次合而為一，而兒子還沒有醒來準備新的輪子和他之後的朝聖之旅。
6. 七個崇高的主和七個真理已不復存在，而宇宙作為必然性之子，已沈浸在超涅槃 (PARANISHPANNA) 之中，而將被存在和仍不存在的東西所呼出。過去是無。
7. 存在的原因已經消除；過去可見的、和現在不可見的，都安息在永恆的非存在中——那遍一存在。
8. 只有遍一的存在形式在無夢的睡眠中無邊無際、無限、無起因地伸展著；而生命在宇宙空間中無意識地搏動，遍及那「一切臨在」，由純淨靈魂 (DANGMA) 睜開的眼睛所感知。
9. 但是當宇宙的阿賴耶 (ALAYA) 在勝義諦 (PARAMARTHA) 中且偉大輪子還是無父母 (ANUPADAKA) 的時候，純淨靈魂在哪裡呢？

第二詩節

1. ... 建設者們，作為顯化期的光明之子們在哪裡呢？... 在未知的黑暗中，在他們的阿希超涅槃裡。形體的生產者來自無形體——世界的根源——是宇宙空間 (DEVAMATRI) 和自性 (SVABHAVAT)，在非存在的極樂中休息。
2. ... 寂靜在哪裡？感覺它的耳朵在哪裡？不，既沒有寂靜也沒有聲音；什麼也沒有，除了不知道自身的永恆無休止的氣息。
3. 時間還沒有到；那射線還沒有照進胚芽裡；母蓮 (matripadma) 還沒有膨脹。
4. 她的心還沒有打開讓那一射線進入，在之後落到幻覺 (MAYA) 的膝上，如三落到四。
5. 那七個兒子還沒有從光之網中生出來。只有黑暗作為「父親—母親」，是自性 (SVABHAVAT)；而自性在黑暗中。
6. 這兩個是胚芽，而胚芽是「一」。宇宙仍然隱藏在神聖的思想和神聖胸懷中.....

第三詩節

1. ... 第七萬古的最後一次振動貫穿無限而震顫。母親膨脹，從內而外擴展，像蓮花的蓓蕾。
2. 振動席捲而來，用它迅捷的翅膀觸及整個宇宙、和居住在黑暗中的胚芽：這黑暗在生命沈睡的水面上呼吸.....
3. 黑暗輻射出光，光把一束單獨的射線投進「母親—深淵」。射線穿過未受精的蛋，射線使永恆的蛋震顫，並落下非永恆的胚芽，而後凝結成世界蛋。

4. 然後三落到四。發光的要素變成了七內七外。這顆發光的蛋，本身就是三，凝結並散步在乳白色的凝乳中，遍布母親的深處，這是生長在生命海洋深淵中的根源。

5. 根源還在，光還在，凝乳還在，喔伊阿喔呼 (OEAOHOO) 仍然是一。

6. 生命的根源在不朽海洋的每一滴水裡，海洋是發光的光，這光是火、熱和運動。黑暗消失了，不再存在；它消失在自己的要素裡，消失在火和水、或稱父親和母親的身體裡。

7. 看哪，哦弟子！兩者的發光孩子，無與倫比的燦爛輝煌：這光明空間是黑暗空間之子，從偉大黑暗水域的深淵中露出來。它是年幼者喔伊阿喔呼，是***，他像兒子一樣光芒四射；他是智慧的炙熱神聖之龍；這一個是四，四將三帶給自己，*兩者結合就產生了七 (SAPTA)，在其中有七者成為眾多和群眾 (TRIDASA)。看哪，他揭開面紗，從東到西展開。他關閉了上面，留下下面被視為大幻覺。他為發光者們標記地方，使上層變為無岸的火之海，而那遍一的顯化成偉大水域。

【*在從梵語翻譯成英語中，我們認為最好陳述這些數字的英語，如一 (Eka)、四 (Chatur) 等等，。】

8. 胚芽在哪裡？且黑暗現在又在哪裡？在你的燈中燃燒的火焰，它的精神在哪裡呢，哦弟子？胚芽是那個，而那個是光，是黑暗隱藏的父親的潔白光輝兒子。

9. 光是冷的火焰，而火焰是火，火產生熱，熱產生水：是偉大母親中的生命之水。

10. 「父親—母親」編織一張網，上端系在精神，是遍一黑暗中的光明；下端系在它陰影的一端，是物質；這張網就是宇宙，由兩種基質合而為一體所織出，這一體就是自性。

11. 當火的氣息吹到它時，它就會膨脹；當母親的氣息碰到它時，它就會收縮。而眾兒子就分離和四散，直到大白晝將盡時才回到母親的懷裡，再次與她合一；當它冷卻的時候，它會發出光芒，而眾兒子通過他們的自身和內心來擴展和收縮；他們擁抱無限。

12. 然後自性發送宇宙電 (FOHAT) 去使原子變硬。每個原子都是網的一部分。原子像一面鏡子一樣反射著「自我存在的主」，各自輪流變成了一個世界。

第四詩節

1. ... 土之子們阿，你們要聽從教導你們的火之子們。你們要知道，沒有最初也沒有最末，因為所有是一：由無數字產生的數字。

2. 要知道我們從原初七者而生，我們從原初火焰而生，我們從我們的父親們那裡學到了什麼.....

3. 從光的光輝—永恆黑暗的射線—在空間中迸發出重新喚醒的能量；那一來自卵，那六，和那五。然後那三、那一、那四、那一、那五—加起來是七的兩倍。而這些是要素、火焰、元素、建造者、數字、無形體 (ARUPA)、形體 (RUPA)、和神聖人的力量的總和。從那神聖的人散發出形體、火花、神聖動物、和神聖父親的信使們，是在神聖四中發出來的。

4. 這就是聲音的軍隊，是七者的神聖母親。這七者的火花服從於七者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且是它們的僕人。這些「火花們」被稱為球體們、三角形們、立方體們、直線們和塑模者；因此佇立永恆的因緣 (NIDANA) — 歐伊阿呼，它是：

5. 無邊無際的「黑暗」是，或者是那無數字，是「第一因自性」 (ADI-NIDANA SVABHAVAT)：

一、原初古老者 (ADI-SANAT)，是數字，因為他是一。

二、是主自性的聲音，是眾數字，因為他是一和九。

三、是「無形體的正方形」。

而這三個包在○裡面則是神聖四；而那十是無形體宇宙。然後出現「兒子們」、那七個勇士、那一，而第八被排除在外，而他的氣息是製光者。

6. 然後是第二組七者，他們是記錄者 (LIPIKA)，由三者產生。被拒的兒子是一。「兒子——太陽們」是數不清的。

第五詩節

1. 原初七者，是智慧之龍的最初七氣息，依次從他們神聖旋轉的氣息中產生熾熱的旋風。

2. 他們把他當作自己意志的信使。神秘智慧 (DZYU) 成為宇宙電，是神聖兒子們的敏捷之子，而神聖兒子們的兒子們是記錄者，做著循環的差使。宇宙電是駿馬，思想是騎手。他像閃電一樣穿過熾熱的雲層；在上面和下面七個區域，分別走三、五、七步。他提高嗓門，召喚出無數的火花，並加入他們的行列。

3. 他是他們指導精神和領袖。當他開始工作的時候，他將下層界的火花分離開來，這些火花在他們光輝居所中飄浮著、歡快地顫動著，同時形成輪子們的胚芽們。他把它們放在空間的六個方向上，並把一個在中間，作為中心輪子。

4. 宇宙電沿著螺旋線將六結合到七，也就是冠；光之子們的軍隊站在各個角度上，而記錄者在中心輪子上，他們說：這是好的，第一個神聖世界已經準備好了，第一個現在是第二個了。然後，「神聖的無形體」在「影子界」(CHHAYA LOKA) 中反映了自身，「影子界」是「無父母」的第一件衣服。

5. 宇宙電向前邁了五步，在正方形的每一個角落，為四個聖者和他們的軍隊各自造了一個帶翅膀的輪子。

6. 記錄者限定了那三角形、那第一個、那立方體、那第二個和那蛋內的五角星。對於那些下降和上升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叫做「無法通過」的環。也適用於那些正在邁向「與我們同在」這一偉大日子、這個劫 (KALPA) 的期間的人。這樣就形成了形體和無形體：從遍一光到七道光；從每一個七，七乘以七。輪子們注視著那環.....

第六詩節

1. 宇宙電作為他們後代的氣息，那兒子們的兒子，藉著慈悲和知識之母的力量——觀音 (是觀世音的「三重」，住在觀音天)，從較低的深淵，已經呼喚「天下」(SIEN-TCHANG) 的虛幻形體和七個元素：*

【*第六詩節第 1 節的日期比其他節要晚得多，儘管仍然非常古老。這首詩的舊文本對東方學者來說，名字完全不為人知，對學生來說毫無線索可言。】

2. 快速而光輝的一個產生了七個同質 (LAYA) 中心，在「與我們同在」的偉大日子之前，任何東西都無法戰勝它們；並將宇宙置於的這些永恆的基礎之上，圍繞天下並帶有基本的胚芽。

3. 關於這這七者——第一個顯化，六個隱藏，二個顯化，五個隱藏；三個顯化，四個隱藏；四個產生，三個隱藏；四個和半個 (TSAN) 顯化，二個和半個隱藏；六個顯化，一個擱一旁。最後，七個小輪子旋轉；一個誕生另一個。

4. 他造他們的形狀像舊輪子，放置在不朽的中心上。

宇宙電是如何構建它們的？他收集了熾熱的塵埃。他製造火球，穿過與環繞它們，把生命注入其中，然後使它們開始運動；有的走一條路，有的走另一條。它們是冷的，他使它們成為熱的。它們是乾的，他使它們充滿水分。它們發光，他扇風和冷卻它們。如此在七個萬古中，從一個黃昏到另一個黃昏，宇宙電如此作用。

5. 在第四，兒子們被告知要創造他們的形象。三分之一的人拒絕—三分之二的服從。
詛咒被宣告；他們必生在第四個，受痛苦也導致痛苦；這是第一次戰爭。
6. 舊的輪子向下向上旋轉……母親的孩子充滿了整個世界。創造者和毀滅者之間發生戰爭，也發生爭奪空間的戰爭；種子不斷地出現與再出現。
7. 弟子，如果你想知道你小輪子的正確年齡，就去計算吧。它的第四根輻條是我們的母親。到達通往涅槃知識的第四條道路的第四個「果實」，而你就會理解，因為你將看到……
-

第七詩節

1. 看看有知覺而無形體生命的開始。
首先是神聖的，是來自「母親—精神」的遍一；然後精神的；那三來自一，那四來自一，那五來自那三、五和七。這些是三重的，四重向下；最初主的「心智所生」之子們；閃亮的七者。
- 他們是你、我、他，哦弟子。他們守護著你和你的大地母親。
2. 遍一射線繁殖較小的射線。生命先於形體，且生命存在於形體的最後一個原子中。生命射線穿過無數的射線，就像一根線穿過許多珠寶。
3. 當一變成二，則三重就出現了，而三個是一體的；這是我們的線，哦，弟子，這是「人類-植物」的心叫做「七葉」(SAPTASARMA)。
4. 它是永不死的根源；是四根燈芯的三舌火焰。那燈芯就是火花，是從七者射出的三舌火焰中取出的。七者—他們的火焰—一個月亮的光輝和火花反射在地球上所有河流的奔流中。
5. 火花由宇宙電最細的線懸掛在火焰上。它穿越了幻覺的七個世界。它停在第一個地方，是一個金屬和一個石頭；它進入第二個，看，是一株植物；植物旋轉經歷了七個變化，變成了一種神聖的動物。從這些屬性的組合中，摩奴(MANU)這個思考者形成了。誰形成他？七重生命，和遍一生命。誰完成他？五重的神靈(LHA)。誰完善了最後的身體？魚、辛、和蘇摩(soma)……
6. 從最初出生開始，沈默的觀察者和他的影子之間的線，就會隨著每一個變化而變得更加堅固和閃亮。早晨的太陽光已經變成了正午的光輝……
7. 火焰對火花說：『這是你現在的輪子。你就是我，我的形象，和我的影子。我以你為衣服，你是我的載體(VAHAN)，直到「與我們同在」的日子，到時你會重新成為我和別人，你和我。然後，建築者在穿上了他們的第一件衣服後，降臨到發光的大地上，統治著人們，而他們就是他們自己……

這段古老的敘述就這樣結束了，晦暗、混亂、幾乎無法理解。現在，我們將試圖把光明投進這黑暗之中，從這明顯「無意義」中找到意義。

評注

根據七個詩節的計數和術語進行評注

第一詩節

1. 『這位永恆的父母 (空間)，裹著她那永遠不可見的長袍，又一次沈睡了七個萬古 (a)。』

「父母空間」是所有事物永恆的、永遠存在的起因，是不可理解的絕對神，她的「不可見的長袍」是所有物質和宇宙的神秘根源。空間是我們最容易想象的遍一永恆事物，它在其抽象中是不可移動的，且不受客體宇宙的存在與否所影響。它沒有維度，在任何意義上，它是自我存在的。精神是來自「那個」的第一個分化，因而是精神與物質的無因之因。正如《密傳教義問答》所教導的，它既不是無限的虛空，也不是有條件的充實，而是兩者兼而有之；過去存在，將來也永遠存在。(見序文第2頁等)

因此，「長袍」代表未分化宇宙物質的本體。它不是我們所知的物質，而是物質的精神要素，是與空間共同永恆的；甚至在抽象意義上就是空間。「根源本質」也是可見物質中那微妙不可見性質的來源。可以說，它是遍一無限精神的靈魂。印度人稱它為原初質 (Mulaprakriti)，是每一種現象的載體 (Upadhi) 的基礎，無論是物質的、心智的還是心靈感應的現象。它是阿卡莎 (Akasa) 輻射的源頭。

(a) 七個「萬古」是指七個時期 (aeons)。基督教神學所理解的「萬古」對於亞洲人來說沒有意義，除非它適用於那合一存在；「未來永恆」這個詞也是用詞不當，它只有在未來才是永恆的。這些詞在哲學形而上學中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直到基督教教會的出現才為人所知。這七個萬古是一個顯化期的七個時期，或是顯化期與七個時期相對應的時期，且貫穿於一個「大劫」 (Maha-Kalpa) 或稱「大時代」，即梵天的 100 年，總計 311,040,000,000,000 年；梵天的一年是由 360 個梵天之「晝」和相同數量的梵天之「夜」組成 (以農歷年 (Chandrayana) 計算)；而一個「梵天之晝」，由 4,320,000,000 個凡人年組成。這些「萬古」屬於最秘密的計算，為了得到真正的總數，每個數字必須是 7^x (7 的 x 次方)；x 根據主體世界或稱真實世界的週期性質而相異；而在客體世界或稱虛幻世界中，關於或代表著每一個從最大到最小不同週期的數量或數字，都必須是 7 的倍數。這裡的關鍵是不能給出的，因為這裡隱藏著神秘計算的奧秘；若將它用於普通計算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卡巴拉說：『數字七是神聖奧秘的偉大數字；』而數字十是所有人類知識的偉大數字 (畢達哥拉斯的十元組 (decad))；1,000 是 10 的 3 次方，因此 7,000 也是象徵性的。在《秘密教義》中，數字 4 只在抽象的最高層面上才是男性符號；而在物質的層面上，3 是陽性，4 是陰性；在象徵主義中的第四階段是直立和水平線，而形成物質層面上生成力量的符號。

【在本書第二部第八章中提到《毗瑟奴往世書》 (Vishnu Purana) 中內容：『永生意味著存在直到劫的盡頭。』而譯者威爾遜 (Wilson) 在腳注中寫道：『根據《吠陀經》，這是所有關於眾神的不朽 (或永恆) 性質的理解；他們在普遍溶解結束時消亡 (或稱沈睡期)。』神秘哲學說：它們不是「消亡」，而是重新被吸收。】

2. 時間不存在，因為它躺在永續的無限懷抱裡睡著了 (a)。

(a) 當我們穿越永恆的永續時，我們意識的連續狀態所產生的幻覺就是時間；因此時間不存在於沒有意識的地方，此時沒有幻覺可以產生，而是「睡著了」。所謂的「現在」只是一條數學上的線，把我們稱為「未來」的永續一部分和我們稱為「過去」的那一部分分開。塵世上沒有任何事物

具有真正的持續時間，因為在十億分之一秒內，沒有任何事物保持不變；我們對「時間」劃分的現實性感覺，被稱之為「現在」，僅來自於瞬間一瞥的殘影，或一瞥的連續殘影，來自於我們感官呈現給我們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從我們稱之為「未來」的理想區域，傳遞到我們稱之為「過去」的記憶區域。同理，我們之所以在瞬間電火花的情況下，體驗到時間持續的感覺，是由於它印在視網膜上模糊而持續的印象。真實的人或物並不僅僅由某一特定時刻所看到的東西組成，而是由它從物質形體的出現、到從塵世上消失的各種變化的情況所組成。正是這些「總和」在「未來」的萬古中存在，並逐漸穿過物質，而在「過去」的萬古中存在。沒有人會說一根掉在海裡的金屬棒，是在離開空氣的時候產生的，而在掉到水裡的時候就不存在了；或者說棒本身只是由它的橫截面構成的，並且金屬棒本身僅由其橫截面組成，並在任何給定時刻，都與分離並同時連接大氣和海洋的數學平面重合。甚至人與事物也是如此，它們從「將變成」掉到「已經是」，從「將來」掉到「過去」，在我們的感知裡，暫時的「現在」可以說是它們全部自我中的一個橫截面；當它們（作為物質）從一個萬古過渡到另一個萬古時，這兩種自我構成了「持續時間」。只有在這個「持續時間」裡，任何事物才有真正的存在，而我們的感官無法在那裡認識它。

3. ... 普遍心靈過去不存在，因為沒有阿希 (AH-HI，天上的存在) 來容納 (從而顯化) 它 (a)。

(a) 心靈是指那些在思想、意志和感覺分類下的意識狀態總和。在深度睡眠中，物質層面的構思停止，記憶也暫停了；因此，暫時來說，『心靈不存在』，因為自我 (Ego) 在物質層面上用以表現出構思和記憶的器官，已經暫時停止了運作。一個本體若要在任何的存在層面上成為現象，只有通過適當的基礎或載體在該何層面上顯化才行；而在被稱為「沈睡期」的長夜休息中，當所有的存在都被消解時，「普遍心靈」仍然作為心智活動的永久可能性，或者作為抽象絕對的思想，其心靈是具體相對顯化。阿希 (禪那主們) 是精神存在的集體群體，是基督教的天使群體、是埃洛希姆 (Elohim) 和猶太人的「信使們」——是神聖思想或普遍思想和意志顯化的載體。它們是智能力量，在大自然中給予並實施她的「法則」，而它們自己則同樣按照施加於他們的法則行事，但是來自更高的力量；而它們並非是大自然力量的「個人化」，如人們錯誤認為的那樣。因為有這種精神存在的階層，使普遍心靈能通過它們開始行動；這個階層就像一支軍隊、真正的「群體」，一個國家的戰鬥力正是通過它表現出來的，它是由軍隊、師、旅、團等組成的，每個都有其獨立的個體性或生命、有其有限的行動自由和責任；每一個個體都包含在一個更大的個體中，其自身的利益服從於後者，而每一個個體本身都包含較小的個體。

4. 通往極樂 (解脫*或涅槃) 的七種途徑過去不存在 (a)。造成痛苦的大原因 (因緣†和幻覺) 過去不存在，因為沒有人去製造和被它們所困 (b)。

【*中國的涅槃 (Nippang)；緬甸的涅槃 (Neibban)；或者在印度解脫 (Moksha) 。

【†「十二」因緣 (藏語，Ten-brel chug-nyi) 是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由一系列原因所產生的結果 (見注釋二) 。

(a) 有七種「道路」或「途徑」通往非存在的極樂，即絕對存在和意識。它們過去不存在，因為宇宙到目前為止是空蕩蕩的，而只存在於神聖思想中。而它是.....

(b) 十二因緣，或稱存在的各種起因。每一個都是它前一個因的後果，而前一個因又是它前前一個因的後果；因緣的全部是基於四真諦，這一種特別具有小乘佛教體系特徵的學說*。它們屬於產生功與過的連鎖法則之流的理論，最終使業力得到充分發揮。它是基於偉大的真理，即轉世是可怕的，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只會給人帶來痛苦、苦難和煩惱；死亡本身並不能把人從苦難中拯救出來，因為死亡只是一扇門，讓人在門檻上 (天界，Devachan) 稍事休息之後，就要通過這扇門進入另一個投生。小乘佛教體系，或稱為「小載具」學派，是非常古老的；而大乘佛教則是較晚期的，

起源於佛陀死後。然而，後者的信條與自古以來就包含此類學校的山丘一樣古老，而小乘和大乘學派（後者是「大載具」）事實上都教授同樣的教義。「乘」（載具，梵語，Vahan）是一個神秘的用語，這兩個「載具」都在反復灌輸，人類可以通過獲得智慧和知識，從而逃脫轉世的痛苦，甚至可以逃脫天界的虛假祝福；而只有獲得智慧和知識，才能驅散幻覺和無知的果實。

【*見瓦西里 (Wassilief) 論佛教，97-950 頁。】

幻象是進入一切有限事物的一種元素，因為存在的一切只有一個相對的實在、而不是絕對的實在，因為隱藏的本體對於任何觀察者所呈現的表象，取決於這個人的認知能力。對於野蠻人未受過訓練的眼睛來說，一幅畫一開始是的條紋和塗抹顏色的毫無意義混亂，而受過教育的眼睛立即看到的是一張臉或一幅風景。沒有什麼是永恆的，除了那合一隱藏的絕對存在，它本身就包含著一切實在的本體。從某種程度上說，在每一個層面的存在，甚至到最高的禪那主，都是由一盞魔法燈投射在無色屏幕上的陰影所構成的；但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真實的，因為認知者也是一種映像，使得被認知的事物對他來說就像對他自己一樣真實。無論事物擁有什麼樣的實在性，都必須在它們裡面尋找，且在它們如閃電般穿過物質世界之前或之後。感官工具把物質存在帶到我們的意識領域，但是只要我們使用還使用它們，我們就不能直接認識這種存在。無論我們的意識在哪個層面上起作用，我們和那個層面的事物，都會暫時是我們唯一的現實。當我們在發展的層階中上升時，我們意識到在曾走過的階段中，將陰影誤認為現實；而自我的上升過程是一系列漸進的覺醒，每一次進步都帶來了這樣一種想法：現在，我們終於達到了「現實」；但只有當我們達到了絕對意識，並將我們自己的意識與之融合時，我們才能擺脫幻象產生的幻覺。

5. 只有黑暗填滿了無邊無際的一切 (a)，因為父、母和子再次合而為一，而兒子還未為了新的輪子*和他在輪子上的朝聖之旅而醒來 (b)。

【*所謂「輪子」是對世界或星球的象徵性表達，這表明古人知道我們的地球是一個旋轉的星球，而不是像一些基督教神父教導的那樣，是一個不動的正方形。「大輪子」是我們存在週期的全部持續時間，或稱「大劫」，即我們特殊的七個行星鏈或七個層面鏈從始至終的運轉；「小輪子」的意思是「輪次」，其中也有七個。】

(a) 一句古老的東方諺語如此說道：『黑暗是「父親—母親」：而他們的兒子是光。』除非光是來自某種源頭，否則它是無法想像的，而這種源頭就是光的起因；在原初光的例子中，這源頭是未知的，儘管理性和邏輯如此強烈要求知道；因此，從智力的角度來看，它被我們稱為「黑暗」。至於借來的光或稱次級光，無論其來源如何，都只能是暫時幻覺的特徵。因此，黑暗是永恆的基質，而光源在其中出現和消失。在這我們的層面上，沒有任何東西能添加到黑暗中使之成為光明，也沒有任何東西能添加到光明中使之成為黑暗。它們兩個是可以互換的，且從科學上來講，光只是黑暗的一種模式，反之亦然。然而，這兩種現象都具有同樣的本體，照對於科學頭腦來說是絕對的黑暗；對於一般神秘主義者的知覺來說，這是一種灰暗的朦朧；而對於啟蒙者的精神之眼來說，這是絕對的光明。我們在黑暗中辨別光亮的程度取決於我們的視力。對我們來說是光的東西，對某些昆蟲來說是黑暗的，而具有靈視力的眼睛所看到的光照，對一般的眼睛看到的只是黑暗。當整個宇宙都在沈睡中，並回到了它合一原初元素，此時既沒有光亮的中心，也沒有感知光的眼睛，而黑暗必然的充滿了無邊無際的一切。

(b) 「父—母」是根源本性中的男性與女性原則，是在太陽系每個層面上，一切事物所表現出來的對立兩極，在一個不那麼寓言的觀點是精神與物質，而其結果是宇宙，或稱兒子。在「梵天之夜」，即在沈睡期期間，客體宇宙中的所有事物都回歸到它最初的、永恆的起因，直到在第二天黎明重新出現，如它週期性地出現一樣。永恆的起因 (Karana) 是孤獨的。更明白地說：「永恆的起因」在「梵天之夜」時是孤獨的。前一個客體的宇宙已經溶解在它的一個原初和永恆的原因中，也就是說，被保存在空間的溶液中，在隨後的顯化期黎明才再次分化和結晶出來。顯化期是梵天新的

「白晝」或新的活動的開始，而梵天宇宙的象徵。在密傳的說法中，梵天是「父-母-子」，或同時是精神、靈魂和身體；每一個都是某一屬性的象徵，而各個屬性或性質都是神聖氣息在其循環分化、內卷化和進化中逐步流出的。在宇宙的實體意義上，它是宇宙、行星鏈和地球；而在純粹精神的意義上，它是未知神、行星神靈和人；人是二者的兒子，是精神和物質的創造物，是它們的顯化，在「輪子」期間或稱顯化期間來週期性在塵世上出現。（見第二部：《梵天的白晝與黑夜》）

6. 七個崇高的主和七個真理已不復存在 (a)，而宇宙，這位必然性之子，已沈浸在絕對的完美 (b) (PARANISHPANNA，超涅槃 (Paranirvana)，藏語 Yong-Grub) 之中，準備被那存在而仍不存在的那個所呼出。過去是「無」 (c)。

(a) 七位崇高的主是七位創造神靈，即禪那主們，對應於希伯來人的埃洛希姆。在基督教神譜中，對應於聖邁克爾 (St. Michael)、聖蓋伯瑞爾 (St. Gabriel) 和其他屬於同一階層的大天使。例如，在教條主義的拉丁神學中，只有聖邁克爾被允許看守所有的海角和海灣；而在密傳體系中，只有禪那主們才會連續的守望我們行星鏈上的輪次和偉大根種族。此外，據說在每個輪次和每一種族期間，他們都要派他們的菩薩 (Bhodisatvas) 來作為禪那佛 (Dhyani-Buddhas，參見下文) 的人類通信員。在這七個真理和啓示中，或者更確切地說，七個揭示的秘密中，只有四個被交給了我們，因為我們還在第四輪次，且世界到目前為止也只有四個佛。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以後會進行更充分的討論。

到目前為止，『只有四種真理，四部吠陀』—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如是說。出於同樣的原因，愛任紐 (Irenaeus) 堅持認為四福音書是必要的。但是，正如在每一輪次開始時的新根種族都必須有它的啓示和啓示者一樣，下一輪次將帶來第五種族，接著是第六種族，依此類推。

(b) 「絕對的完美」 (Paranishpanna) 是在一個大活動時期、或稱大顯化期 (Maha-Manvantara) 結束時，所有存在達到的絕對完美，並在其隨後休息期間裡休息。在西藏，它被稱為「絕對完美」 (Yong-Grub)。直到瑜伽行派 (Yogacharya) 還在時，超涅槃的真實本性都是公開教授的，但從那以後，它就變得完全是密傳的；因此，對它有許多相互矛盾的解釋。只有真正的唯心主義者才能理解它。每件事對於能理解那種狀態的人來說，必須被看作是唯心的，除了超涅槃之外；而他瞭解到非自我、虛空和黑暗是如何三者合一的，只有這是自我存在和完美的。它是絕對的，然而這只是在一種相對的意義上，因為它必須給進一步的絕對完美一些空間，以根據下一個活動時期更高卓越的標準；如果允許我們以某種愛爾蘭式的表達方式：正如一朵完美的花，為了長成為完美的果實，必須不再是完美花並死去。

《秘密教義》教導萬物、各世界和各原子的逐步發展；這種驚人的發展既沒有可以想象的開始，也沒有可以想象的結束。我們的「宇宙」只是無數宇宙中的一個，所有的宇宙都是「必然性之子們」，因為在眾宇宙的大宇宙鏈中，每個宇宙彼此關聯，各自是它前一個宇宙的結果，並且是它後一個宇宙的原因。

宇宙的出現和消失被描繪成「大氣息」的呼出和吸進，這是永恆的，且它就是「運動」，是絕對者的三個方面之一：抽象空間和永續是它另外兩個方面。當「大氣息」被投射出來時，它被稱為神聖氣息，被認為是不可知神的呼吸，它是遍一存在，它彷彿呼出一種思想，這就變成太陽系。（見《揭開伊希斯面紗》）同樣，當神聖氣息再次被吸入時，宇宙消失在「偉大母親」的懷抱中，她「裹在不可見的長袍」睡著了。

(c) 「那存在而仍不存在」指的是大氣息本身，我們只能說它是絕對存在，但不能把它想象成能夠與非存在區別的任何存在形式。現在、過去和未來這三個時期，在神秘哲學中是一個複合的時期；因為這三個只在與現象層面有關聯時，才是一個合數，而在本體領域裡則沒有抽象的效力。正如經上所說：『過去的時間是現在的時間，也是未來的時間，雖然還沒有出現，但仍然存在。』這

是根據中觀應成派的一條訓誡；自從它從純密傳的學派*中掙脫出來後，人們就知道它的教義了。簡而言之，我們關於持續存在和時間的觀念，都是根據聯想法則從我們的感官中產生的。它們與人類的相對性認知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然而，它們除了在個體自我的體驗中之外，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當個體自我在進化進程中，驅散了現象性存在的幻覺之後，它們就會消亡。例如，時間是什麼，難道不是我們意識狀態的全景演替嗎？用一位大師的話來說：『對於我必須使用這三個笨拙的詞——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些糟糕的概念，來描述主體性整體的客體階段，我感到不悅；它們就像拿斧子用於精細雕刻一樣，根本不適合用於這一目的。』一個人必須獲得真諦 (Paramartha)，以免太容易成為世俗 (Samvriti) 的獵物，這是一個哲學公理。†

【*參見準噶爾的《萬戒之書》(Mani Kumbum)。也可以參見瓦西里 (Wassilief) 的《佛教》(Der Buddhismus)，第 327 頁和第 357 頁等。】

【†用更清楚的話說：『一個人必須獲得真正的本體意識，才能理解「妄想的起源」(Samvriti)。真諦 (Paramartha) 同義於梵語術語「分析自身的反思」(Svasam-vedana)。瑜伽行派和中觀學派對「真諦」含義的解釋是不同的，但他們都沒有解釋它真正的密傳意義。進一步請看第九詩節。】

7. 導致存在的起因已經結束了 (a)；過去可見的、和現在不可見的，都安息在永恆的非存在中，這是遍一存在 (b)。

(a) 「導致存在的起因」不僅是科學已知的物質起因，還包括形而上的起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存在的慾望，是因緣與幻覺的結果。這種希望能獲得有知覺生命的渴望，表現在一切事物中，從原子到太陽，且是神聖思想的一個映像，被驅使成為客體，成為使宇宙存在的法則。根據密傳的教義，產生那假定的慾望、以及產生所有存在的真正原因，永遠是隱藏著的，且它最初的發散物是頭腦所能想象到的最完全抽象的東西。這些抽象必須被假定為物質宇宙的原因，而後物質宇宙呈現給感官和智力；它們構成了大自然的次要和從屬力量的基礎，這些力量被擬人化了，作為神和眾神被各個時代的大眾所崇拜。不可能設想出任何事情是沒有原因的；試圖這樣做會使大腦一片空白。

事實上，當我們試圖追溯因果關係的鏈條時，我們的心智最終必須達到這種狀態，但科學和宗教非必要的太快地陷入這種空白狀態。它們忽略了形而上學的抽象，這是使物質具體化的唯一可以想象的原因。當這些抽象概念接近我們的存在層面時，它們變得越來越具體，直到最終以物質宇宙的形式來現象化；這種形而上轉化為物質的過程，類似於蒸汽凝結成水，水凝結成冰的過程。

(b) 永恆非存在的概念，即遍一存在，對一些人來說似乎是種悖論，因為他們忘記我們將存在的概念僅限於我們目前對於存在的意識。因此它是一個特定的術語，而不是一個通用的術語。如果按照我們對這一術語的理解來思考，一個未出生的嬰兒，必然會把它的存在的概念以類似的方式，限制在它所知道的子宮內的生命之內；如果努力向它的意識表達關於它出生後人生的概念 (對它來說是死後的人生)，它在沒有數據、也沒有能力去理解的情況下，可能會把出生後的人生表述為「非存在，即真正的存在」。在我們的例子中，遍一存在是所有本體的本體，我們知道這些必然構成現象的基礎，並賦予它們所具有的任何現實的影子，但我們目前還沒有感官或智力去認識這些本體。在一噸含石英的物質中，散布著一些難以捉摸的金原子，礦工的肉眼可能看不出來；但他知道，這些原子不僅存在於那裡，而且只有它們才能給他的石英帶來任何可觀的價值；而這種金與石英的關係，可能稍微暗示本體與現象之間的關係。但是當礦工從石英中提取黃金時，他會知道黃金是什麼樣子，而普通人卻無法產生對於脫離幻覺後的實在事物的概念；幻覺掩蓋著黃金，而黃金就藏在幻覺之中。只有那些擁有數不清先輩所獲得的豐富知識的啟蒙者，才能將「純淨靈魂之眼」(Eye of Dharma) 引向事物的本質，是任何幻覺都無法影響的。正是在這裡，有關因緣和四聖諦的神秘哲學的教導變得最為重要；但它們是秘密。

8. 存在的遍一形式孤獨的在無夢的睡眠中，無邊無際、無限、無起因的伸展 (a)；生命在宇宙空間中無意識地搏動，遍及那「一切臨在」，這被純淨靈魂 (DANGMA) * 「睜開的眼睛」† 所感知到。(b)

【* 「純淨靈魂」 (Dangma) 的意思是一個淨化的靈魂，一個已經成為最高開悟者 (Jivanmukta) 的人，確切地說，一個所謂的大師。他的「睜開的眼睛」是先知內在的精神之眼，而通過它顯現出來的能力，並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遙視力，即能看到遠方的能力；而是一種精神上的直覺能力，通過這種直覺可以獲得直接而確定的知識。這種能力與「第三隻眼」密切相關，神話傳說將「第三隻眼」歸因於人類的某些種族。更詳細的解釋將在卷二中找到。】

【† 在印度，它被稱為「濕婆之眼」 (The Eye of Siva)，但在密傳術語中，它被稱為「純淨靈魂睜開的眼睛」。

(a) 現代思想的趨勢是重拾古老的觀點，即表面上差別很大的事物，事實上具有相同的基礎；異質性是由同質性發展而來的。生物學家正在尋找它們的同質原生質，化學家在尋找它們的原質，而科學則在尋找某種力，是分化乘電、磁、熱等的來源。《秘密教義》將這一想法帶入形而上學領域，並假定「存在的遍一形式」是一切事物的基礎和源泉。但是，也許「存在的遍一形式」這個說法並不完全正確。梵語單詞是「源頭溶解」 (Prabhavapyaya)，一位評論者說這代表「一個地方，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個是層面，從那裡出現了起源，且所有事物都在其中溶解。」它不是威爾遜翻譯的「世界之母」(見第一卷，《毗瑟奴《往世書》》)；因為「世界子宮」 (Jagad Yoni，如菲茨瓦德霍爾 (FitzEdward Hall) 所示) 與其說是「世界之母」或「世界的子宮」，不如說是「宇宙的物質性起因」。《往世書》的評論家用「起因」 (Karana) 來解釋它，但神秘哲學用那起因的理念精神來解釋。在它的第二階段，它是佛教哲人的「自性」 (Svabhavat)，是永恆的因與果，是無所不在而抽象的，是自我存在可塑的本質，是萬物的本源，這與吠壇多學者對於他的梵 (Parabrahm) 和原初質 (Mulaprakriti) 的雙重視角是一樣的，是一體的兩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偉大的學者，尤其是後彌曼差 (Uttara-Mimansa)，猜測《吠壇多》是『被佛教徒的教導所激發的』，這似乎確實很不尋常；然而恰恰相反，(喬達摩、佛陀的) 佛教被才是那個被「激發」的，並完全建立在秘密教義的信條之上。這本書正是試圖對此信條作一個局部的描述，而《奧義書》也正是以此作為基礎的*。根據商羯羅的教導，† 上述是不可否認的。

【* 然而，一個自稱權威的人，即牛津大學梵語教授莫尼埃·威廉姆斯爵士 (Sir Monier Williams) 最近才否認了這一事實。1888 年 6 月 4 日，他在英國維多利亞學院 (Victoria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的年度演講中告訴聽眾：『最初，佛教反對一切孤獨的苦行... 以作獲得崇高境界知識的手段。它沒有神秘或沒有密傳的學說體系..... 使普通人無法接觸。』 (!) 然後，他說：『..... 當喬達摩佛陀開始他的事業時，瑜伽後期和低等形式似乎鮮為人知。』接著，這位學識淵博的講師自相矛盾地告訴他的聽眾：『我們從《普曜經》得知，在喬達摩的時代，各種形式的身體折磨、自我浸濕和苦行是常見的。』 (!) 但這位講師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折磨和自我浸濕恰恰是瑜伽的低等形式，即哈達瑜伽 (Hatha Yoga)，這在喬達摩的時代非常「常見」但又「鮮為人知」。】

【† 甚至有人認為，所有六種哲學流派 (Darsanas) 都顯示出佛陀影響的痕跡，要麼來自佛教，要麼來自希臘教義！(見韋伯、馬克斯·穆勒等) 我們一直認為，在這類問題上「最高權威」的科勒布魯克 (Colebrooke) 早已解決，他表明『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印度教徒是老師，而不是學習者。』】

(b) 無夢睡眠是東方神秘主義所知的七種意識狀態之一。在每一種狀態中，心靈的不同部分都在起作用；或者正如吠壇多學者所說，個體在他存在的另一個層面上是有意識的。「無夢睡眠」這

個詞在這個例子中，其寓意套用在宇宙上，以表達某方面類似於人類意識狀態的情況：此情況在清醒狀態被忘記；就像一位被催眠的對象，在他恢復正常狀態時，其睡著的經過對他來說是無意識的空白，儘管他一直在像一個有意識個體那樣說話和行動。

9. 但是當宇宙的阿賴耶 (Alaya，作為一切基礎的靈魂，世界靈魂 (Anima Mundi)) 還在真諦中 (a) (PARAMARTHA，絕對存在和意識，它們是絕對的非存在和無意識)，且大輪子還是「無父母」 (b) (ANUPADAKA) 的時候，純淨靈魂在哪裡呢？

(a) 在我們面前的是幾個世紀的學術辯論的主題。「阿賴耶」和「真諦」這兩個術語相較於其他神秘術語，是更加導致學派分裂和把真理分成更多不同方面的原因。阿賴耶字面上是「世界的靈魂」 (Anima Mundi)，是愛默生 (Emerson) 的「超靈魂」 (Over-Soul)，並且根據密傳的教義，它的性質會週期性地發生變化。阿賴耶儘管其內在本質是永恆不變的，且其所在的層面是人類或宇宙眾神 (禪那佛) 無法到達的；但在活躍的生命週期內，在相對於較低層面內它會發生改變，包括我們所在的層面。在這段時間裡，不僅禪那佛的靈魂和本質都是與阿賴耶是合一的，甚至連瑜伽 (神秘冥想) 的高等修行者也是如此「能夠將他的靈魂與之融合」 (無著 (Aryasanga)，中觀學派)。這不是涅槃，而是緊鄰它的一種狀態。因此不一致。因此，雖然瑜伽行派 (屬大乘學派) 說阿賴耶是「空性」的擬人化，且阿賴耶 (藏語 Nyingpo 和 Tsang) 是一切可見和不可見事物的基礎，雖然它的本質是永恆不變的，但它反映在宇宙的每一個物體上，「就像清澈寧靜的水中的月亮」；其他學派對這一聲明表示質疑。「真諦」也是如此：瑜伽行派將這個術語解釋為也依賴於其他事物 (依他起)；而中觀學派說真諦局限於「絕對完美」 (Paranishpanna)；即，在這「兩真理」的闡述中 (共四個真理中)，前者相信並堅持 (在這個層面上) 只有世俗諦 (Samvritisatya) 或稱相對真理；而後者教導了勝義諦 (Paramarthasatya) 的存在，即「絕對真理」。『托鉢僧啊，阿羅漢在與超涅槃合一之前，是不可能達到絕對知識的。所執 (Parikalpita) 和依他起 (Paratantra) 是他的兩個大敵。』 (《菩薩語錄》)「所執」 (藏語 Kun-ttag) 是錯誤，是那些無法認識到萬物的空性和虛幻性的人所犯的錯誤；他們相信事物存在，然而事實上這些並不存在，例如非自我。而「依他起」只通過一種依賴的或因果的聯繫而存在，無論是什麼，而一旦它所產生的原因被移除，它就必須消失，例如，燈芯的光。若將燈芯毀滅或熄滅，光就消失了。

【*「真諦」 (Paramartha，梵語 Svasamvedana) 是「意識」或「自我分析的反思」——來自兩個詞，「高於一切」 (parama) 和「理解」 (artha)，而「諦」 (Satya) 意為絕對真實的存在，或實在 (Esse)。在藏語中，「勝義諦」是 Dondampaidenpa。與這種絕對真實 (或實在) 相反的是「世俗諦」 (Samvritisatya)——僅僅是相對的真理——「世俗」 (Samvriti) 意為「錯誤的觀念」，是幻覺的起源；在藏語中是「創造幻覺的表象」 (Kundzabchi-denpa)。】

神秘哲學教導我們，萬物都有生命，都是有意識的，但並非所有的生命和意識都與人類甚至動物的相似。我們認為生命是「存在的遍一形式」，表現在所謂的物質中；或者，就像在人類中命名為精神、靈魂和物質一樣，儘管我們錯誤地把它們分開。物質是靈魂在這個存在層面上顯化的載體，靈魂是精神在更高層面上顯化的載體，這三者是生命合成的三元組，且生命遍及它們。普遍生命的概念是本世紀回歸人類思想的古老概念之一，是人類思想從人格化神學中解放出來的結果。誠然，科學滿足於追蹤或假設存在普遍生命的跡象，然而還沒有勇氣低聲說：『世界靈魂！』而「結晶生命」的概念，現在已經為科學所熟知，且早在半個世紀前就已經被發現了。植物學家現在正在尋找植物的神經；他們並不是認為植物能像動物一樣感覺或思考，而是他們相信某些結構的存在，它對於植物的功能就像神經對於動物的功能一樣，用於解釋植物的生長和營養是必要的。科學似乎不太可能僅僅通過使用「力」和「能量」這樣的術語，長久地掩蓋自己，因為活躍的東西就是有生命的東西，不管它們是原子還是行星。

但是讀者可能會問，神秘學派內圈的信仰是什麼呢？密傳的「佛教徒」在這個問題上教導了什麼教義？對於他們，阿賴耶有雙重甚至三重含義。在冥想性大乘學派的瑜伽行派體系中，阿賴耶既是普遍靈魂 (Anima Mundi)，又是高度發展開悟者的本體。『高等瑜伽師可以通過冥想，將他的阿賴耶隨意的引入到存在的真實本質。』龍樹* (Nagarjuna) 的對手無著說：『阿賴耶有一個絕對永恆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原初質 (Pradhana)；這在《毗瑟奴《往世書》》中解釋為：『是未進化的起因，被最著名的聖賢強調地稱為原初質，即原始基礎，是精微物質 (Prakriti)，是永恆的，同時是 (或包括) 那存在與不存在的東西，或者僅僅是過程。』然而，物質是一個錯誤的詞，而阿賴耶能更好地解釋它；因為物質不是「不可認知的梵天」†。這是那些對於神秘教義普遍性一無所知的人所犯的錯誤，尤其是那些拒絕「原始啓示」這一觀點的學者，因為這些教義是從人類誕生之初就有的。這教義教導世界靈魂、遍一生命或稱「普遍靈魂」，只有阿那克薩哥拉 (Anaxagoras) 才知道，或在他那個時代才知道。這位哲學家提出這個教導，僅僅是為了反對德謨克利特 (Democritus) 基於他過於唯物主義概念的宇宙起源論，是基於原子被盲目驅動的外傳理論。阿那克薩哥拉不是這個教義的發明者，而是它的傳播者，柏拉圖也是如此。他稱為世界智能 (nous)，根據他的觀點，這一原則與物質無關且與它是絕對分離的，並且按照設計來行動的。‡在印度早在公元前 500 年，這一原則被稱為「運動」，即遍一生命 (Jivatma)。只有雅利安哲學家認為它是無限的而沒有賦予它「思維」這一有限的「屬性」。

【*無著 (Aryasanga) 是基督教之前時期的開悟者，也是一所佛教密傳學派的創始人，儘管喬馬迪科羅斯 (Csoma di Koros) 出於他自己的一些原因認為他出現於公元 7 世紀。還有一個叫無著的人，他生活在公元前幾個世紀，這位匈牙利學者很可能混淆了這兩者。】

【†『這個均質、一致、既是因又是果的起因，被那些熟悉這個最初原則的人稱之為原初質 (Pradhana) 和物質 (Prakriti)，是在一切之前不可認識的梵天。』《伐由往世書》；即梵天不推動進化本身，也不創造，而只表現出自身的各個方面，其中之一就是物質，是原初質的一個方面。】

【‡我的意思是有限的自我意識。除非把它僅僅視為一個方面，否則絕對怎能取得它？而我們所知的最高方面就是人類意識。】

這很自然地將讀者引向黑格爾和德國先驗論者的「最高精神」來作為一種對比，指出這一點可能是有用的。謝林 (Schelling) 和費希特 (Fichte) 的學派與古老的「絕對原則」的原始概念大相逕庭，只反映了吠壇多基本思想的一個方面。甚至連馮·哈特曼 (von Hartman) 在其無意識的悲觀主義哲學中所提出的「絕對精神」(Absoluter Geist)，或許也是歐洲思辨與印度不二論教義最接近的一種說法，但它同樣與事實相去甚遠。

黑格爾認為，那個「無意識」若不是希望獲得清晰的自我意識，否則它永遠不會承擔宇宙進化的艱巨任務。在這方面要記住的是，當歐洲泛神論家用「無意識」來指明「精神」(等同於梵) 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把「精神」這一表達與通常所承載的含義聯繫起來；而往往「精神」是在沒有更好的詞情況下，被用來象徵一個深刻的秘密。

他們告訴我們，現象背後的「絕對意識」超越了人類的概念。而它之所以被稱「無意識」僅僅是指沒有任何人格元素。人類若無透過經驗上的現象，就不能形成一個概念；因而在人類存在的組成中，是無力揭開那遮蓋絕對者威嚴的面紗的。只有解脫的精神才能模糊地意識到源頭的本質：它源自那裡，且最終必須返回到那裡... 而即使是最高的禪那主，只能在絕對者可怕神秘面前無知地鞠躬；從那以後，即使是在有意識存在的頂點，用費希特的話來說：『個體在普遍意識中的融合。』然而有限不能構想無限，也不能應用它自己心智經驗的標準；「無意識」和絕對者怎麼能有一種本能的衝動或希望達到清晰的自我意識呢？*吠壇多學者絕不承認黑格爾的觀點；神秘學家會說黑格爾的觀點完全適用於覺醒的「普遍心靈」(MAHAT)，普遍心靈作為不變絕對者的第一個方面，已經

投射到現象世界中去了，但從來不會投射到絕對者身上。我們被教導：『精神 (Purusha) 和物質 (Prakriti)，只是那「遍一無二」的兩個最原始的方面。』

【*參見施韋格勒 (Schwegler) 的《哲學史手冊》，斯特林 (Sterling) 譯本，第 28 頁。】

能使物質運動的心靈 (Nous) 和活躍的靈魂，存在於每一個原子中、表現在人身上，潛藏在石頭裡，具有不同程度的力量；這種普遍的「精神-靈魂」滲透於大自然的泛神論思想，是所有哲學概念中最古老的。生命能量 (Archaeus) 既不是帕拉塞爾蘇斯 (Paracelsus) 的發現，也不是他的學生範·赫爾蒙 (Van Helmont) 的發現；因為它是同樣的生命能量或稱「父親—以太」的局部化，「父親—以太」是生命無數現象的顯化的基礎和源頭。這類無數的思辨不過是這一主題的變奏，而這一主題在這個原始啓示中是最重要的。(見第二部，《原初質》)

(b) 「無父母」(Anupadaka) 一詞，或稱無祖先，是一個神秘的名稱，在哲學中有幾層含義。這個名字通常是指天上的存在，是指禪那主或禪那佛。但由於這些又神秘地對應於人類佛和菩薩，因而被稱為「人類 (Manushi) 佛」，後者也被稱為「無父母」，因為一旦他們的整個人格融合在他們的第六和第七原則 (或稱阿特曼-菩提) 中時，他們就成為「鑽石靈魂」(Vajra-sattvas)，是全然的大師了。「隱藏的主」(Sangbai Dag-po) 或稱「與絕對合一者」因為是自我存在的，因而不可能有父母，並與普遍精神 (Svayambhu) † 合一，普遍精神是自性的最高方面。「無父母」階層的奧秘是偉大的，它的頂點是普遍的「精神-靈魂」，而較低的層次是「人類佛」；甚至每一個被賦予靈魂的人類都是一個潛在狀態中的「無父母」。因此，當我們談到宇宙在其無形體、永恆或絕對狀態時，也就是在它被「建造者」塑造之前時，『宇宙過去是「無父母」。』(見第二部，《原初質》)

【* 金剛 (Vajra)，意為鑽石持有者。藏語「鑽石靈魂」(Dorjesempa)，sempa 指的是靈魂，因而它鑽石般剛毅品質指的是它在來世的不可摧毀性。關於「無父母」的解釋是在《時輪經》(Kala Chakra) 中給出的，這是《甘珠爾》(Kanjur) 的秘密部 (Gyu(t)) 中的第一個，是半密傳的。它誤導了東方學家對於禪那佛及其在塵世的對應物「人類佛」作出了錯誤的推測。真正的教義在隨後的一卷中有所暗示 (參見《佛陀的奧秘》)，並將在適當的地方得到更充分的解釋。】

【† 再次引用黑格爾的話，他和謝林實際上接受了週期性化身的泛神論概念 (人類中「世界精神」的特別投生，如在所有偉大的宗教改革家中所看到的那樣) ... 『人類的本質是精神……只有把自己從有限中剝離出來，把自己交給純粹的自我意識，他才能得到真理。「基督-人」作為人出現了「神-人」的統一體 (如吠壇多和一些不二論所教導個體與普遍意識的統一性)，並在他的死亡和一般的歷史中，呈現了精神的永恆歷史；這是一段每個人都必須在自己身上完成的歷史，才能以精神的形式存在。』——《歷史哲學》西布里 (Sibree) 的英譯本，第 340 頁。】

第二詩節

評註

1. ... 建造者們，也就是顯化期黎明 (a) 的發光之子們在哪裡呢？... 它們在它們的阿希 (AH-HI，主的、禪那佛的) 超涅槃裡的未知黑暗中；而產生形體 (arupa) 和無形體 (rupa) 的是而世界的根源——宇宙空間* (DEVAMATRI) 和自性 (SVABHAVAT) 安息在非存在的極樂中 (b)。

【*「眾神之母」阿底提 (Aditi)，或稱宇宙空間。在《光輝之書》(Zohar) 中，她被稱為王冠 (Sephira)，是眾質點 (Sephiroth) 之母，在其隱藏的原初形式被稱為「聖在」(Shekinah) 。

(a) 「建設者們」、「顯化期黎明之子們」是宇宙的真正創造者；在這個只涉及我們的行星系統的學說中，他們作為後者的建築師，也被稱為七個層面的「守望者」，這七個層面在公開教義裡是七大行星，在密傳教義中也是我們行星鏈的七地球或七層面 (行星)。第一節的第一句，當提到「七萬古」時，它既適用於大劫 (Maha-Kalpa) 或「梵天的 (大) 時代」，也適用於太陽系沈睡期，以及隨後我們行星系統在更高層面上的復活。有很多種沈睡期 (可見事物的消溶)，我們會在其他地方說明。

(b) 記住超涅槃是至高善 (summum bonum)、是絕對者。除了作為最終的狀態之外，它主體性的狀態與任何事物都沒有關係，而只是它層面上的絕對真理 (Para-marthasatya)。正是這種狀態使人正確地認識到非存在的全部意義，正如所解釋的，非存在就是絕對存在。現在看似存在的一切，遲早會在實在中，並確實在超涅槃的狀態中。但是，有意識的「存在」和無意識的「存在」是有很大的區別的。若超涅槃的狀態沒有真諦 (Paramartha)、沒有自我分析意識 (Svasamvedana) 的話，這不是極樂，而只是單純的消亡 (持續七個萬古)。因此，一個放在灼熱的陽光下的鐵球會被加熱，而不會感受到或認知到熱度，但人會。只有當一個人『頭腦清醒、不被個性所蒙蔽，吸收多種存在的美德，是致力於集體 (整個活躍和有感知的宇宙) 的存在。』那個人擺脫了個人存在，融入、並變得與絕對者*合一，並繼續完全擁有真諦。

【*因此，在神秘哲學中，「非存在」是「絕對存在」。在後者的信條中，即使是本初佛 (Adi-Budha，最初或最原始的智慧) 在顯化後，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幻覺，因為所有的眾神，包括梵天，都必須在「梵天的壽命」結束時死去；其抽象被稱為梵 (Parabrahm)，不管我們叫它「無限」(Ensoph)，還是赫伯特·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的不可知 (Unknowable)，它是「遍一絕對的」真實。遍一不二的存在是「不二」(ADWAITA)，而其餘的都是幻覺，這就是不二論哲學的教導。】

2. ... 寂靜在哪裡？感知它的耳朵在哪裡？不！既沒有寂靜，也沒有聲音 (a)。除了那未認知自身、永無休止的永恆氣息 (運動) 外，什麼也沒有 (b)。

(a) 東方心理學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認為事物可以停止出現但仍然存在。在這種明顯的言語矛盾之下，存在著一個大自然的事實；然而重要的是用頭腦去理解它，而不是在言語上爭論。有關類似的悖論一個大家都熟悉例子是化學合成物。對於氫和氧在結合成水的過程中，是否會停止存在，這個問題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一些人認為，既然氫和氧在水分解的過程中再次被發現，它們一定一直存在；另一些人爭辯說，當它們實際上變成完全不同的東西時，它們必須暫時停止以它們自己的身份存在；但任何一方都不能對事物的真實情況形成最模糊的概念，因為此時事物雖已成為他物，但並沒有不再是它自己。水的存在對於氫和氧來說，可以說是一種非存在的狀態，這種狀態比它們作為氣體的存在「更真實」；這可能隱約象徵在「梵天之夜」時，宇宙進入睡眠狀態或停止存在的狀態；而後在新顯化期的黎明時，將被喚醒或再次出現，而成為所謂「存在」的狀態。

(b) 遍一存在的「氣息」只被古老的神秘主義用於描述宇宙起源的精神方面；其他情況就用它物質層面上等價物「運動」來代替。遍一永恆元素、或稱容納元素的載體，是空間，在任何意義上都是無維度的；與之共存的是：永續、原初質（因而不可摧毀）和運動，是絕對的「永恆運動」，即「遍一」元素的「氣息」。這種氣息，正如所見，永遠不會停止，甚至在沈睡期的萬古中也不會停止。（參見第二部的《混沌、神、太陽系》）

但「遍一存在的氣息」並不完全適用於遍一無因之因或「一切—存在性」（對比於「一切-存在」的梵天，或稱宇宙）。梵天（或Hari）是四面神，在把地從水中升起之後，「完成了創造」，被認為僅僅是工具，而如明確暗示的那樣不是理想的起因。到目前為止，似乎沒有一個東方學家完全理解《往世書》中對待「創造」的經文的真正含義。

其中，梵天是導致接下來為了「創造」工作而產生的力量的起因。當一個翻譯者說：『在這些力量成為真正的原因之後，從他產生出要被創造出來的力量』，也許這麼說會更正確：『從它產生將進行創造的力量，並成為（在物質層面上）真正的起因。』除了那一個（無因的）理想的起因，宇宙沒有其他可以參照的起因。『值得尊敬的苦行者阿！通過它的力量—即，通過這起因的力量—每一個被創造出來的事物都有其固有的或恰當的本性。』如果在吠壇多和正理論（Nyaya）中，外顯特徵（nimitta）是有效的起因，對比於物質起因（upadana），（在數論派（Sankhya）中，原初質暗示了兩者的功能）；對於調和所有這些系統的神秘哲學來說，最接它的是吠壇多，正如吠壇多不二論者所闡明的那樣，除了「物質起因」外，沒有人可以加以推測；在毗濕奴派（Vaishnavas，差別二元論 Vasishta-dvaita）的思想中，作為與實際相對立的理念—或稱梵和自在主—在已發表的各種推測中是找不到立足之地的，因為甚至用理念這個詞是不當的，因為這個任何人類理性、甚至是開悟者的理性都無法想象的東西是無法描述的。

要認知它自己，就必須有意識和知覺的認知（這兩種能力與任何東西關聯都是有限的，除了梵）。因此，才說是『不認知自己的永恆的氣息』。無限不能理解有限。無邊際的與有界限和有條件的東西是沒有關係的。在神秘教義中，未知者和不可知的「推動者」，或那「自我存在」，是絕對神聖的本質。因此，作為絕對意識和絕對運動—對於那些描述這種難以描述的有限感官來說—它是無意識和不可動的。具體意識不能基於抽象意識，就像濕性不能基於水一樣，因為濕性是它自身的屬性，是其他事物濕性的成因。意識意味著限制和條件；需要被意識到的東西，需要能意識到它的人。但絕對意識包含著認識者、被認識的事物和認識過程，三者都是它自身，都是三者合一。每個人所意識到的東西，不超過自己在任何特定的時間恰好被回憶起來的知識一部分；然而，語言是如此的貧乏，以至於我們無法用術語來區分「未活躍思考的知識」和「無法回憶起來的知識」。忘記和不記得是同義詞。要找到術語來描述抽象的形而上學事實或差異，並加以區別，是多麼困難得多。我們也不能忘記，事物的名稱是按照我們假定它們的表象來命名的。我們稱絕對意識為「無意識」，因為在我們看來它必定如此，正如我們稱絕對者為「黑暗」一樣，因為在我們有限的理解中，它似乎是相當不可理解的，然而我們充分認識到，我們對這種事物的知覺並不能正確理解它們。例如，我們在頭腦中不由自主地區分「無意識的絕對意識」和「無意識」，通過秘密地賦予前者某種不確定的性質，使之對應於我們我們自己所知的意識，只是在思想所不能達到的更高層面上。但這不是任何一種意識，我們無法將它區別於我們所認為的無意識。

3. 時間還沒有到；那射線還沒有照進胚芽裡(a)；母蓮（MATRI-PADMA）還沒有膨脹(b)。*

【*一個不具詩意的詞，但仍然非常生動。（見第三詩節腳注）】

(a) 「永恆黑暗」之射線一經發出，即成為一束燦爛的光或稱生命，並閃爍到「胚芽」中，即世界蛋中的點，以物質的抽象意義上為代表。但是，「點」一詞不能理解為適用於空間的任何特定點，因為每一個原子的中心都存在著一個胚芽，而這些共同構成了「胚芽」；或者更確切地說，正

如我們的肉體眼睛看不見任何原子一樣，這些原子的集合 (如果這個術語可以應用於無限的事物的話) 構成了永恆的、不可摧毀的物質的本體。

(b) 大自然 (在物質和力在物質層面上) 雙重創造力的象徵圖形之一是蓮花 (Padma)，印度睡蓮。蓮花是熱 (火) 和水 (蒸汽或以太) 的產物；火在每一個哲學和宗教體系中都代表著神的精神*，是活躍的、男性的、生成的原則；而以太、或者物質的靈魂、火之光，是被動的女性原則，宇宙中的一切都散發於此。因此，以太或水是母親，火是父親。瓊斯爵士 (Sir W. Jones，在他之前還有古老的植物學) 證明，蓮花的種子含有完全成形的葉子，甚至在發芽之前；這葉子如同它有朝一日它們會長成完美植物的微小版本：以這種方式，大自然就給我們提供了它生產的預先形成的一個標本……所有顯花植物的種子都含有已形成的胚芽。†(見第二部，《蓮花作為一個普遍的象徵》)。這就解釋了『母親還沒有膨脹』這句話；在古老的符號學中，這種蓮花形式通常作為內在的或根源理念。

【*甚至在基督教中也是如此。(見第二部，《原初質和神聖思想》)】

【†《異教徒的宗教》“The Heathen Religion”, Gross, 第 195 頁。】

此外，蓮花是一個用以比喻太陽系本身和人類的一個非常古老和受喜愛的方式。普遍理由是，首先，剛剛提到的事實，即蓮花種子本身就含有未來植物的一個完美的縮影，它代表了所有事物在塵世上物質化之前，精神原型都存在於非物質的世界中。其次，蓮花是在水中生長的，它的根在泥土 (原初質) 中，並將它的花在空中伸展。因此，蓮花象徵著人類的生命，也象徵著太陽系的生命的；因為《秘密教義》教導我們，這兩者的元素是相同的，而且都在朝著相同的方向發展。沈在泥裡的蓮花的根代表著物質的生命，浮在水裡的莖代表著在星光界的存在，而浮在水面上綻放的花象徵著精神存在。

4. 她的心還沒有打開以讓那一射線進入，從而讓三落入四，落在幻覺的膝上 (a)。

(a) 原初質還沒有從它的前宇宙潛伏期過渡到分化的客體性，甚至還沒有成為科學上 (到目前為止對人類而言) 不可見的原質。但是，隨著時間的到來，它開始接受神聖思想 (邏各斯 (Logos)，或世界靈魂與阿賴耶的男性面向) 的宇宙電印記 — 它的心打開了。它進行分化，使三 (父、母、子) 被轉換成四。這就是「三位一體」和「無染始孕」這雙重奧秘的起源。神秘主義的第一個基本教義是普遍統一性 (或同質性) 的三個面向。這就導致對神的一種可能的概念；儘管神作為一個絕對的統一體，對於有限的智力來說，是永遠無法理解的。『如果你想要相信的植物根內運作的力量，或想要想象隱藏在土壤下面的根，你就必須想到它的莖或乾，想到它的葉和花。你不能想象那種獨立於這些事物之外的力量。只有通過生命之樹才能瞭解生命...』(《瑜伽戒律》)。如果我們眼前沒有具體的東西來包含這種統一性，絕對一體性的概念就會在我們的概念中完全被打破。神是絕對的，必須是無所不在的，因此沒有一個原子不被包含在「它」自己裡面。樹根、樹幹和它的許多分支是三個不同的物體，但它們是同一棵樹。卡巴拉主義者說：『神是一，因為它是無限的。它是三重的，因為它一直在顯化。』這種顯化是三重的，因為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它要求，每一個自然物體要成為客體的話需要三個原則：缺如、形式和物質。*在這位偉大的哲學家的心目中，所謂的「缺如」，就是神秘主義者所說的在星光界流體印記下的原型，而星光界流體是世界靈魂的最低層面和世界。這三種原則的結合取決於第四種原則，即從不可及的頂點輻射出來的生命，成為存在顯化層面上普遍擴散的本質。而這個四元組 (父、母、子，以及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形成四元組，作為一個活躍顯化) 是導致始胎無染的方法，這是非常古老的理念，現在終於結晶成基督教會的教條，它具體化了這個超越任何常識的形而上學觀念。因為只有透過閱讀《卡巴拉》，研究它的數字學解釋方法，才能找到那一教條的起源。它是純粹的天文學、數學和卓越的形而上學：大自然中的男性元素 (由男性神靈和邏各斯擬人化 — 維拉傑 (Viraj) 或梵天；赫魯斯 (Horus)，或奧西里斯 (Osiris) 等等。) 是「通過」一個純潔源頭誕生，而不是來自於它；「純潔源頭」被擬人化為「母親」。這個有母親

的男性不可能有「父親」，因為抽象的神是無性的，甚至不是存在而是存在性，或生命本身。讓我們用《量測之源》(The Source of Measures) 作者的數學語言來描述這一點。談到「人的度量」和他的數值(卡巴拉的)，他寫道在《創世紀》第四章第一節，『它被稱為人的度量，甚至耶和華的度量，是通過以下這種方式得到的，即 $113 \times 5 = 565$ ，而值 565 可以放在表達式 $56.5 \times 10 = 565$ 下。在這裡，人的數字 113 變成了 56.5×10 的因數，而(卡巴拉)對最後一個數字表達式的解讀是 Jod、He、Vau、He 也就是耶和華 (Jehovah) ... 將 565 擴展到 56.5×10 是為了顯示男性 (Jod) 從女性 (Eva) 原則中散發出來；或者，可以說，從純潔源頭產生了一個男性元素，換句話說，無染受孕。』

【* 差別不二論 (Visishtadwaita) 哲學的吠壇多學者會說，儘管梵是唯一獨立的真實，但梵與其三元組是不可分割的。他是三，「梵、阿特曼 (Chit)、無我 (Aчит)」最後兩個是依賴性的真實而無法獨立存在；或者，更清楚地說，梵是那基質——不變的、永恆的、不可認知的——而阿特曼和無我是其性質，正如形體和色彩是任何物體的性質一樣。兩者都是梵的衣服或身體，或更確切地說是屬性 (Sarira)。但是一個神秘主義者會找到很多話來反對這一主張，吠壇多不二論者也會如此。】

根據靈視者們的說法，在神聖層面上發生的奧秘如此在塵世上重演。純潔的天上聖母 (或稱未分化的宇宙原質，無限性的物質) 的「兒子」在塵世上重生，並作為塵世夏娃的兒子，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作為一個整體成為了人類。夏娃即我們的母親地球，而耶和華 (Jod-he-vau-he) 是雌雄同體的。巨觀來看，兒子就是整個太陽系；微觀來看，他就是人類。三元組或三角形變成了「十點三角形」(Tetraktis)、是神聖的畢達哥拉斯數、完美的正方形和塵世上的六面立方體。「大臉者」(Macroprosopus) 現在是「小臉者」(Microprosopus)；或者，正如卡巴拉主義所說，「亙古常在者」降臨在亞當·卡蒙 (Adam Kadmon) 以作為他的載體來顯化，被轉化為四字神名。它現在「幻覺的膝上」，即大幻覺，在它自己和真實之間有星光界流體，是人類有限的感官的大欺騙者；除非通過勝義諦的知識才能被拯救。

5. 那七個 (兒子們) 還沒有從光之網中生出來。只有黑暗作為「父親—母親」，即自性，而自性在黑暗中 (a)。

(a) 在這裡所述的各節中，此秘密教義主要是與我們的太陽系、特別是與我們的行星鏈有關，即使不是全部。因此，「七個兒子們」是我們行星鏈的創造者。這一教導將在以後作更全面的解釋。(見第二部，《創造之眾神的神學》，Theogony of the Creative Gods)。

自性是充滿宇宙的「可塑本質」，是所有事物的根源。可以說，自性是佛教對於在印度哲學中稱為抽象原初質的具體方面。它是靈魂的身體，如同以太之於阿卡莎 (Akasa)，後者是前者的傳訊原則。中國的神秘主義者把它作為「存在」的同義詞。在龍樹的《壹輸盧迦論》(Ekasloka-Shastra) 中，據說「Yeu」的原詞是「存在」或「給予自身基質的基質」(Subhava)，也被他解釋為「沒有行動和有行動」、「沒有其自身性質的性質」。「自性」(Svabhavat，源自 Subhava) 由兩個詞組成：「美麗」、「英俊」、「好的」(Su)；「本體」(Sva)；以及「存在」或「存在的狀態」(bhava)。

6. 這兩個是胚芽，而胚芽是「一」。宇宙仍然隱藏在神聖思想和神聖胸懷中。

「神聖思想」並不意味著神聖思想家的想法。宇宙不僅在過去、現在、未來 (這只是有限思考的有限想法)，而是在整體上是絕對存在 (Sat)、是過去和未來在永恆的現在中結晶，是那思想本身反映在次級或顯化的起因中。梵 (中性) 作為帕拉塞爾蘇斯的「偉大奧秘」，對人類心靈來說是一個絕對的奧秘。梵天是「男性-女性」，它的面向和擬人化的映像，對於盲目信仰的知覺是可以想象的，儘管會被人類的智力所拒絕，當人類智力達到其大多數時。(見第二部，《原初質和神聖思想》)

因此才說在創造的序言中，或者說在宇宙演化的開端，宇宙或稱「兒子」仍然隱藏在「神聖思想」中，而「神聖思想」還沒有滲透進「神聖胸懷」。注意這個觀點是所有關於純潔聖母所生「神之子們」的寓言起源以及根本。

第三詩節

評註

1. ... 第七個萬古的最後一次振動在無限中震顫 (a)。母親從內而外擴展膨脹，像蓮花的花苞 (b)。

(a) 「第七個萬古」這句看似矛盾的話，將那不可分割的進行了分割，在神秘哲學中是神聖的。這將無限的永續分為無條件地永恆、普遍的時間和有限制的時間(Khandakala)。一種是無限時間(Kala)的抽象或本體；另一種是它週期性地出現的現象，如「普遍心靈」(Mahat，受顯化期持續時間限制的普遍智能)產生的效應。在某些學派中，普遍心靈是由未分化基質(Pradhana，是大自然之根、或原初質的週期性方面)的「最初誕生者」，而這(未分化基質)被稱為「幻覺」(Maya)。在這方面，我相信，密傳的教學不同於不二論和差別不二論學派的吠壇多教義。因為它說，雖然本體原初質是自我存在的，且沒有任何起源——簡而言之，是無父母的(Anupadaka，與梵合一)；而宇宙物質(Prakriti)作為它的現象是週期性的，因而沒有比前者更非幻覺性。因而普遍心靈對於神秘主義者來說，只是靈知知識(Gnana或gnosis)、智慧或邏各斯的「最初誕生者」，只是從絕對的梵(NIRGUNA，遍一實在，「缺乏屬性和品質」；見《奧義書》)所映像的幻象；而在某些吠壇多的學者看來，普遍心靈是宇宙物質的顯化。

(b) 因此，「第七個萬古的最後一次震顫」是「預先注定的」，且並非由特別的神所預定的，而是憑借著永恆不變的法則而發生的；這一法則導致了活動和休息的巨大時期，用圖像化與詩意的方式稱為「梵天之晝與夜」。「母親」在別處稱為「空間之水」、「普遍母體」等等，而「母親從內而外」的擴展，並不是指從一個小的中心或焦點的擴展，而是指從無限的主體性發展為無限的客體性。『(對我們來說)永恆不可見的和非物質的基質存在於萬古之中，並且它將它週期性的影子從自己的層面投射到幻覺的膝上。』這意味著，這種擴張不是規模的增加，因為無限擴張不可能是變大的，而是一種情況的改變。它「像蓮花的花苞一樣綻放」；因為蓮花在種子中時不僅是一個微型胚胎(一種物質特性)，而且它的原型還以一種理念形式出現在星光界流體中，持續存在於顯化時期的「黎明」到「黑夜」；就像這個客體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一樣，從人類到蠕蟲，從大樹到最小的草葉。

所有這一切，教導我們所謂隱藏的科學，不過是暫時的映像，是神聖思想中，那永恆理念原型的影子；「永恆」這個詞，再次值得注意的是，站在這裡僅僅是「萬古」(AEon)的意思，正如我們所謂顯化期似乎貫穿於無窮無盡活動週期之中，但它仍然有限的。而顯化期(Manu-Antara)的真正密傳意義是什麼呢？在密傳上，它的意思是「在兩個摩奴之間」，而每一個「梵天之晝」裡有十四個摩奴，這樣的一個「白晝」由一千個由四個時代的集合所組成，或者說是一千個「大時代」(Mahayugas)。現在讓我們來分析「摩奴」這個詞或名稱。東方學家及其詞典告訴我們，「摩奴」一詞來源於詞根「思考」(Man)；因而意思是「會思考的人」。但是在密傳上，每一個摩奴作為他特殊週期(或輪次)的擬人化保護者，只是「神聖思想」的擬人化理念(如同赫爾墨斯的「皮曼德」(Pymander))；因此，每一個摩奴作為特殊的神，創造和塑造了所有在他自己的存在週期、或稱顯化期中出現的事物。宇宙電負責執行摩奴(或禪那主)的差使，並使理念的原型從內部擴展到外部；也就是說，從本體到最低現象的所有層面，以降序的方式逐漸跨越，最終發展為完全的客體性，即幻覺的極致，或者最粗糙的物質。

2. 此振動掠過，用它敏捷的翅膀(同時)觸及整個宇宙和處在黑暗中的胚芽：這黑暗在沈睡的生命之水上呼吸(移動)(a)。

(a) 據說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單體也象「胚芽」一樣處在孤獨和黑暗中。黑暗的「氣息」在「沈睡的生命之水」上移動，此水是一種具有潛在精神的原始物質，讓人想起《創世紀》第一章。它的原型是婆羅門教的那羅延(Narayana，水上的移動者)，他是東方神秘主義者所謂無意識一切(或稱

梵) 的永恆氣息的擬人化。生命之水，或稱混沌，是象徵主義中的女性原則，在我們的心靈視野中，是潛藏著精神和物質的真空。這就是德謨克利特 (Democritus) 在他的導師留基伯 (Leucippus) 之後斷言的，一切原初的原則都是原子和一個真空，後者指的是空間而非空無一物的真空，正如逍遙學派和每一位古代哲學家所說的那樣：『大自然憎惡真空。』

在所有的宇宙生成論中，「水」扮演著同樣重要的角色。它是物質存在的基礎和源泉。科學家們誤認為「水」這個詞是指某一東西，即氧和氫的明確化學組合；然而神秘主義者在一般意義上使用這個術語，並在宇宙起源的使用上具有形而上學和神秘的含義。冰不是水，蒸汽也不是水，儘管這三種物質的化學成分完全相同。

3. 「黑暗」輻射出光，而光把一束單獨的射線投進水中、進入母親的深處。射線穿過「處女-蛋」；射線使永恆的蛋震顫，並落下非永恆 (週期性) 的胚芽，凝結成世界蛋 (a)。

(a) 落入母親深處的單獨射線可以視為神聖思想或神聖智能，使混沌懷孕。然而，這發生在形而上學抽象的層面上，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們稱之為形而上學抽象的東西在那個層面是實在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處女蛋」是抽象的「蛋性」，或者是能夠通過受精而發育的能力，是永恆不變的。就像雞蛋在落下來之前已受精一樣；因此，當這個非永恆的週期性胚芽，在象徵主義中後來成為世界蛋；當它從這個象徵中出現時，它自身就包含了所有宇宙一切的「承諾和力量」。雖然這個概念本身是一種抽象、一種象徵性的表達方式，但它確實表明無限是一個無限循環的概念。它將太陽系的畫面呈現在我們心智的眼前，太陽系從無邊無際的空間中浮現出來，這個宇宙在客體顯化上是無盡的、在尺度上也是沒有岸邊的。蛋的比喻也表達了神秘學所教導的一個事實：從原子到星球，從人類到天使，萬物顯化的原始形體都是球狀的，這個球體在所有民族中是永恆和無限的象徵，即一條蛇吞下了它的尾巴。然而，要理解它的意義，必須從它的中心來看待它。視野或思維的範圍就像一個球體，其半徑從一個人自我往各個方向展開，並延伸到空間，打開了周圍無限的景色。它是帕斯卡 (Pascal) 和卡巴拉主義者象徵性圓圈，「它們的中心無處不在，而圓周不在任何地方」，形成這個標誌的複合概念。

「世界蛋」也許是最普遍採用的象徵之一，在精神上、生理和宇宙學的意義上具有高度暗示性。因此，它存在於每一個「世界—神譜」中，在那裡它主要與蛇的象徵聯繫在一起；後者在哲學和宗教象徵中無處不在，是永恆、無限、再生和復興以及智慧的象徵。(見第二部。《對於樹、蛇和鱈魚的崇拜》) 蛋的奧秘是通過自身的創造力，看起來是自我生成和進化，因而以微型的方式重複著宇宙進化的過程；而這兩者的進化都是源自看不見的創造精神所湧出的熱量和水分，進而充分展示選擇這個圖形符號是合理的。「處女蛋」的微觀宇宙象徵對應於宏觀宇宙原型「處女母親」，或稱混沌、原始深淵。男性創造者 (無論以什麼名字) 從處女女性中誕生，即純潔的根經由射線來使之結果。那些精通天文學和自然科學的人，誰能看不出它的暗示性呢？宇宙作為接受性的大自然，是一個受孕的蛋，但仍保持純潔；它曾經被認為是無邊無際的，被描繪為卵形。而金蛋被七種自然元素所包圍 (以太、火、氣、水)，「四個已備好，三個在秘密中」。這可以在《毗瑟奴《往世書》》中找到，在那裡元素被翻譯成「外膜」，且增加一個秘密的元素：我執 (Aham-kara，見威爾遜的《毗瑟奴《往世書》》，第一卷，40 頁)。原始文本沒有我執；它提到了七個元素，但沒有指明最後三個 (參見第二部，《世界蛋》)。

4. (然後) 那三者 (三角形) 落入四 (四元組)。發光的本質變成了七個在內、七個在外 (a)。這顆發光的蛋 (金蛋)，本身就是三 (梵天或毗瑟奴的三重本質，是三個狀態 (Avasthas))，凝結在乳白色的凝乳中，遍布母親的深處，即生長在生命海洋中的根 (b)。

(a) 我們必須解釋幾何數字的使用，以及所有古代經文 (見《往世書》、埃及紙莎草卷、《死者之書》，甚至《聖經》) 中對數字的頻繁暗示。在《德基安之書》中，就像在《卡巴拉》中一樣，有

兩種數字需要研究：一般數字，通常是簡單的掩飾；以及神聖數字，其價值被那些通過啟蒙的神祕主義者所知。前者只是一種傳統的符號，後者是所有符號的基本符號。也就是說，一個純粹是物質的，另一個純粹是形而上學的，兩者是相互聯繫的，就像物質與精神的關係一樣：是遍一基質的兩極。

正如法國文學不自知的神祕主義者巴爾扎克 (Balzac) 在某處所說的那樣，數字對於心智如對於物質一樣：『是一個無法理解的媒介；』(也許對世俗的人來說是這樣，但對於受啟蒙的人來說就不是這樣了)。正如這位偉大的作家所認為的那樣，數字是一個實體，同時也是一種從他所稱的「神」而我們稱之為「一切」所散發出的氣息；此氣息能組織物質的太陽系，『而「無」通過神獲得它的形體，這數字產生的結果。』近一步引用巴爾扎克關於這個問題的話是有啟發性的：——

『最小的創造物和最大的創造物不都是由數字來區分它們的數量、質量、尺寸、力量和屬性嗎？數字的無限性已被我們的心智證明了，但卻沒有物質上的證明。數學家會告訴我們，數字的無限性是存在的，但不能被展示。神是一個被賦予了運動的數字，它不能被感覺到但不能被展示。「一」開始了數字，而它與數字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數字的存在依賴於「一」，雖然它沒有任何數字，卻產生所有數字……什麼！你既不能測量神給你的第一個抽象概念，也不能掌握它，你難道會希望散發自神的神祕科學的奧秘能服從於你的測量嗎？……如果我把你們投入「運動」的深淵，即組織眾數字的力量時，你們感覺到什麼？如果我再說，運動和數字*是由「話語」產生的，你會怎麼想？這「話語」是先知和預言家們的最高理智，他們在古時候感覺到神的強大的氣息，是天啓的見證人。』

【*確實是產生「數字」，但絕對沒有產生「運動」。在神祕主義中，是運動產生了邏各斯，即「話語」。】

(b) 「發光的本質凝結並遍布空間的深處」。從天文學的觀點來看，這是很容易解釋的：它是「銀河系」，是「世界—材料」，或原初物質的最初形式。然而，從神祕科學和象徵主義的觀點來看，只用幾句話甚至幾行話來解釋它是比較困難的，因為它是最複雜的象形文字。這裡包含著十幾個象徵。首先，神祕物體*的整個萬神體系，各自都有特定的神祕含意，都是提煉自印度眾神寓言性的「海洋的攪動」。從這個「牛奶的海洋」中提煉出來的，除了有生命之水或稱不朽之水 (Amrita) 外，也有「豐饒之牛」(Surabhi)，或稱為「牛奶和凝乳的源泉」。因此，人們普遍崇拜母牛和公牛，前者是生產性的力量，後主是大自然的生成力量：這些象徵與太陽眾神和宇宙眾神聯繫在一起。由於某種神祕的原因，「十四件珍貴的東西」的具體性質僅在第四啟蒙時才被解釋，而不能在這裡給出；但以下情況可能值得注意。在《百道梵書》(Satapatha Brahmana) 中，據說「牛奶海洋」的攪動發生在撒提亞時代 (Satya Yug)，這是緊隨「大洪水」之後的第一個時代。然而，無論是《梨俱吠陀》還是《摩奴法典》都沒有提到這種洪水，而兩者都在毘婆斯婆多 (Vaivasvata) 的「大洪水」之前，也就是第四種族的大部分；很明顯，它不是「大」洪水，也不是帶走亞特蘭蒂斯的大洪水，甚至也不是諾亞的大洪水。這種「攪動」與地球形成之前的一段時期有關，與另一種普遍的傳說直接相關，且在其各種矛盾版本最終形成了基督教「天上之戰」和「天使的墮落」的教條 (見第二卷，以及《啟示錄》第 12 章)《梵書》因其在同一主題上有著不同版本，且往往相互衝突而受到東方學家的指責；然而是非常神祕的作品，因此被故意當作掩飾使用。它們被允許為公共用途和財產而存在，只是因為它們過去是、現在也是大眾絕對無法理解的。否則，它們早在阿克巴 (Akbar) 時代就不再流通並消失。

【*「十四件珍寶」。這個故事或寓言可以在《百道梵書》和其他書中找到。山伏 (Yamabooshi) 作為日本的佛教神祕科學，擁有「七珍寶」。我們後面會再提及。】

5. 根還在，光還在，凝乳還在，而歐伊阿歐呼 (OEAOHOO) (a) 仍然是一 (b)。

(a) 歐伊阿歐呼在評論中被定義為『眾神之「父-母」』，或者是「六者合一」，或者是產生一切的七重根源。所有這些都取決於這七個元音的重音在哪，它們可以被讀成一個或三個音節，甚至在字母 "o" 後面加一個 "e" 變成七音節。就算給出了這個神秘名字，若沒有徹底掌握它三重的發音方式，它也永遠不會起作用。

(b) 這是指所有活著的存在事物的不可分割性，不論處於活躍或被動狀態。從某種意義上說，歐伊阿歐呼是「一切的無根之根」；因此，與梵相同；從另一個意義上說，它是顯化遍一生命的一個名字，即永恆活躍的統一性。如前所述，「根」是指純淨認知 (Sattva) *，永恆 (Nitya) 無限制的實在或「絕對實在」 (SAT、Satya)，不管我們稱它為梵或原初質，因為這是「一」的兩個方面。

「光」是同樣無所不在的精神射線，它已經進入了神聖的蛋並使之受孕，並驅使宇宙物質開始它的漫長一系列的分化。凝乳是第一次分化，且可能也指被認為是「銀河系」起源的宇宙物質——即我們所知道的物質。根據原初禪那佛的啟示，這種「物質」在宇宙的週期性睡眠中，是完美菩薩之眼所能感知到的最稀薄的東西——這個物質，根本而冷靜的，在宇宙運動的第一次覺醒時分散在空間中；從地球上看上去一團一團的，好像稀牛奶裡的凝乳。這些是未來世界的種子，是「恆星材料」。

【*認知的起源是薩埵 (Sattva)，它是商羯羅 (Sankara acharya) 所謂的安塔卡拉那 (antahkarana)。他說：『通過犧牲和其他聖化行動而使它更精細化。』在《廣森林奧義注》第 148 頁中，商羯羅說「純淨認知」意為智性 (buddhi)——這個詞的常見用法。(“The Bhagavatgita with The Sanatsugatiya and The Anugita” translated by Kashinath Trimbak Telang, M.A.; edited by Max Muller.) 無論不同的學派給這個術語什麼意思，無著 (Aryasanga) 學派的神秘學生將薩埵意指為雙重的單體 (「阿特曼-菩提」)，而在這個層面上的「阿特曼-菩提」對應於更高層面上的梵和原初質。】

6. 生命的根在不朽海洋 (Amrita) * 的每一滴水裡，這個海洋是輝煌光明，是火、熱和運動。黑暗消失了且不再存在。†它消失在自己的本質裡，這是火和水的身體、是父親和母親的身體 (a)。

(a) 黑暗的本質是絕對的光，黑暗被恰當的用來比喻性的描述宇宙在沈睡期期間，或者是在我們有限的心智看來是絕對靜止或非存在的時期。這裡所說的「火」、「熱」和「運動」，當然不是物理科學的火、熱和運動，而是這些物質顯化的要素其根本上的抽象、本體或靈魂——正如現代科學所承認的那樣，「在它們之內的东西」完全躲過了實驗室儀器的測量，甚至連頭腦也無法掌握，儘管頭腦無法避免得出結論認為，這些事物的基本要素必然存在。火和水，或父親‡和母親，在這裡可以視為神聖的射線和混沌。『混沌在與精神的結合中獲得感知，發出愉悅的光芒，從而產生了原初神 (最初誕生的光)，』在赫爾墨斯的一個殘篇如此說道。達馬希烏斯 (Damascius) 在《神譜》中稱它為「萬物的處置者」 (Dis)。(參見科里的《古代殘篇》，第 314 頁)。

【*「不朽性」 (Amrita) 。

【† 見本詩節評註 1。】

【‡ 見「觀世音」。這裡不能給出文本中的真實姓名。】

根據玫瑰十字會的信條，「光和黑暗本身是相同的，只有在人的心智中才能被區分」，這是世俗的人也曾部分正確的處理和解釋；且根據羅伯特·弗拉德 (Robert Fludd) 的說法：『黑暗採用照明，以使自己可見。』(《論玫瑰十字會》) 根據東方神秘主義的信條，黑暗是真實的實在，是光明的基礎和根本；沒有黑暗，光明就不能顯化，甚至不能存在。光是物質，而黑暗是純潔的精神。黑暗，

在其根本的、形而上學的基礎上，是體觀的、絕對的光；而後者在其所有看似的光輝和榮耀中，只是一堆影子，因為它永遠不可能是永恆的，而只是一種幻覺。

即使在令人困惑和困擾科學的《創世記》中，光也是從黑暗中創造出來的，且『黑暗在深淵的表面』（《創世記》1-2），而非反過來。在他（黑暗中）有生命；生命就是人的光』（《約翰福音》1-4）。總有一天，人類的眼睛會睜開；這樣，他們就能更加明白《約翰福音》中有一節說：『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卻不明白。』他們到時候就會知道，「黑暗」這個詞並不適用於人的精神視力，而實際上適用於「黑暗」這個絕對者，它不能理解（不能認識）短暫的光，無論它對人的眼睛多麼超然。魔鬼是神的倒影。魔鬼現在被教會稱為黑暗，然而在《聖經》中，他被稱為「神之子」（見《約伯記》）、被稱為清晨明亮的星——路西法（見《以賽亞書》）。從混沌深處跳出來的最初大天使名叫路西法（Lux），是「明亮的黎明之子」，或指顯化期的黎明。他被教會轉變為路西法或撒旦，因為他比耶和華更高等且更古老，因而必須被新教條犧牲掉。（見第二部。）

7. 看哪，哦弟子！*兩者誕生的發光孩子，有著無與倫比的燦爛輝煌，此明亮空間是黑暗空間之子，它從偉大黑暗之水的深處中出現。它是歐伊阿歐呼，年輕者，‡（評論：你現在所知的觀世音。）（a）。他像太陽一樣光芒四射；他是智慧的炙熱神聖之龍。這「一」是「四」，「四」帶給自己「三」，結合就產生了「七」，其中七者成為三重的十（TRIDASA）‡的群眾和眾生（b）。看哪，他揭開了面紗，並將它從東到西展開。他關閉上，讓下層被視為大幻象。他又為發光者（星星們）標記位置，使上層（空間）變為無岸的火海，而使那遍一顯化（元素）變成偉大之水（c）。

【* 弟子（Lanoo）是一個學生，是一個研究實踐神秘主義的門徒。】

【‡ 3 乘以 10 (30)，使用整數表示吠陀眾神，或更準確地說是 33，這是一個神聖的數字。他們總共是 12 位阿迭多（Adityas）、8 位瓦蘇（Vasus）、11 位樓陀羅（Rudras）和 2 位阿濕波（Aswins），後者是太陽和天空的孿生兒子。這是印度萬神體系的根源數字，而印度萬神體系列舉了 3.3 億個眾神和女神。】

（a）『明亮空間，是黑暗空間之子，』對應的是在新「黎明」的第一次震顫時，射線落入宇宙深處，它從那裡重新出現，分化為年輕者歐伊阿歐呼（「新生命」），以成為萬物的胚芽，一直到生命週期的盡頭。他是『無形體的人，他在自己裡面包含著神聖理念』，是光和生命的創造者，斐洛·尤迪厄斯（Philo Judaeus）曾如此說。他被稱為「智慧的炙熱之龍」，因為，首先，他是希臘哲學家所謂的邏各斯，是神聖思想的話語（Verbum）；其次，因為在神秘哲學中，這是第一個顯化，是普遍智慧的綜合或集合體，即「兒子之子」，歐伊阿歐呼，在他自己裡面包含了七重創造性群眾（眾質點），因此是已顯化智慧的本質。『沐浴在歐伊阿歐呼之光中的人，永遠不會被幻覺的面紗所欺騙。』

觀世音（Avalokiteshwara）是一個雌雄同體的神，如同古代的四字神名和所有的邏各斯們*。只有在中國的一些教派他才被擬人化，並被賦予女性的屬性‡；而在他的女性方面成為了觀音，慈悲女神，被稱為「神聖聲音」。後者是西藏和中國普陀島的守護神，而這兩個神都有許多寺廟。（見第二部，《觀世音和觀音》）。

【* 因此，古代所有的高等眾神在成為「父親」之前都是「母親之子們」。邏各斯們如同庇朱特（Jupiter）或宙斯，是「克洛諾—薩圖恩」（Kronos-Saturn）之子，是「無限時間」（Kala），在其起源中被表示為「男性-女性」。據說宙斯是「美麗的處女」，而維納斯長著鬍子。阿波羅最初是雙性別，在《摩奴》和《往世書》中的「梵天—瓦克」（Brahma-Vach）也是如此。奧西里斯能與伊希斯互換，荷魯斯是兩雙性的。最後，聖約翰在《啟示錄》中看到邏各斯的異象是雌雄同體的，因為他

被描述為擁有女性的乳房，而邏各斯現在與耶穌聯繫在一起。四字神名=耶和華也是如此。但密傳學說中有兩種觀世音；即第一和第二邏各斯。】

【†在我們的政治和科學時代，任何宗教符號都難逃被褻瀆甚至被嘲笑的命運。在印度南部，作者看到一個皈依的土著在耶穌雕像前獻上祭品，耶穌穿著女人的衣服，鼻子上戴著戒指。當我們問這個裝扮是什麼意思時，得到的回答是，他將「耶穌-瑪利亞」混成了一個，而且是得到了神父的許可，因為這位熱心的皈依者沒有錢去買兩個雕像、或非常恰當的稱為「偶像」，一個路過而沒有皈依的印度教徒這麼說。這在一個教條的基督徒看來是褻瀆神明的，但神智學者和神秘主義者必須把邏各斯之掌授予這位皈依印度教的人。靈知裡的密傳克里斯托斯當然是無性的，但是在外傳的神學中他是男性和女性。】

【‡諾斯底派的索菲亞，是「智慧」，是八元神的「母親」(在某種意義上，是阿底提 (Aditi) 和她的八個兒子)，是聖靈和萬物的創造者，如古代體系中所述。「父親」是一個更晚的發明。最早顯化的邏各斯在各個地方都是女性，是七大行星力量之母。】

【§參見埃德金斯 (J. C. Edkins) 牧師的《中國佛教》，他總是給出正確的事實，儘管他的結論常常是錯誤的。】

(b) 「智慧之龍」就是那「一」(Saka或梵語Eka)。奇怪的是，耶和華的名字在希伯來語中也應該是一 (Echod)。拉比 (Rabbins) 們說：『他的名字叫作一 (Echod)』。語言學家應該決定，語言和象徵這兩者誰是從誰衍生出來的。確定不是梵語嗎？古人使用「一」和龍的這個表達，與他們各自的邏各斯有關。耶和華在密傳上 (如同埃洛希姆) 也是引誘夏娃的蛇或龍，而「龍」是「星光界流體」(原初原則) 的古老象徵，是「混沌的智慧」。古代哲學不認為善或惡是一種根本的或獨立的力量，而是開始於「絕對一切」(永恆的普遍完美)，通過自然進化的過程，從純光逐漸凝結成形體，從而成為物質或稱惡。早期無知的基督教神父們把這種象徵 (龍) 的哲學和高度科學化的想法，貶低為一種被稱為「魔鬼」的荒謬迷信。他們從後來的瑣羅亞斯德教教徒那裡學來了這個詞，而後者在印度教的天神 (Devas) 中看到了魔鬼或邪惡，因此「邪惡」(Evil) 這個詞在每種語言中，通過雙重變形變成了「惡魔」(D'Evil, Diabolos, Diable, Diavolo, Teufel)。但是異教徒總是在他們的象徵中表現出哲學上的歧視。蛇的原始象徵是神聖智慧和完美，一直代表著心靈上再生和不朽。因此赫爾墨斯稱蛇是最具精神性的存在；摩西在赫耳墨斯的智慧中受啟蒙，因而同樣的可見於《創世紀》；斯諾替派的蛇頭上有七個元音，是七重創造者或行星創造者的七個階層的象徵。因此，印度蛇舍沙 (Sesha) 或阿難陀 (Ananta) 代表「無限」，是毗瑟奴的一個名字，他的第一個在原始之水上載具 (Vahan) 就是這條蛇*。然而，他們都區別善與惡的蛇 (卡巴拉的星光界流體)，善蛇是神聖智慧在精神領域的化身，惡蛇是在物質層面的化身。†耶穌接受蛇作為智慧的同義詞，這也是他教導的一部分，他說：『你們要像蛇一樣有智慧。』『起初，在母親成為「父親—母親」之前，這條火龍獨自在無限中移動』(《蛇后之書》(Book of Sarparajni))。《愛達羅氏梵書》稱地球為「蛇后」和「能動萬物之母」。在我們的地球變成蛋形之前 (宇宙也是如此) 『一條長長的宇宙塵埃 (或火霧) 的軌跡，像空間中的蛇一樣移動和扭動。』『神的精神在混沌上移動』是每一個國家都有的象徵，它的形狀是一條火蛇，在原初水域上噴火和發光，直到它孵化出宇宙物質，並使它呈現出一條蛇的環狀，將尾巴含在它嘴裡—它不僅象徵著永恆和無限，而且還象徵著宇宙中所有物體的球狀形狀，它們都是由那火霧形成的。宇宙以及地球和人類，都週期性地像蛇一樣脫掉舊皮，休息一段時間後換上新皮。蛇毫無疑問與毛蟲和蛹相比，也是一種同樣優美、更具詩意的形象。蝴蝶就是從蛹中萌發出來的，蝴蝶是希臘普賽克 (Psyche) 的象徵，即人的靈魂。「龍」也是埃及人和諾斯替派的邏各斯。在《赫爾墨斯書》中，皮曼德 (Pymander) 這個西方大陸中最古老、最具精神性的邏各斯，在赫爾墨斯看來是一條「光、火、火焰」的火龍。皮曼德身為被擬人化的「神聖思想」說：『光是我，我是心靈 (或摩奴)，我是你的神，我比從影子 (「黑暗」，或隱藏的神) 中逃脫的人類原則要古老得多。我是思想的萌芽，是光輝的話語，是神之子。這樣在你所看見和聽見的一切，都是主的話語，是思想

(普遍心靈Mahat)，是神，是父。‡天上的海洋，以太...是父親的氣息、賜與生命的原則、母親、聖靈...因為這些並非分開的，而他們的結合就是生命。』

【*然而，就像眾邏各斯和眾力量階層一樣，不同「蛇」必須區別開來。「毗瑟奴的臥床」舍沙或阿難陀是一種寓言抽象，象徵著空間中的無限時間，它包含著胚芽，並週期性地散發出這種胚芽的開花，即顯化的宇宙；然而，諾斯替派的蛇(Ophis)在它的七個元音中包含了與古老教義中歐伊阿歐呼的相同三重象徵，即作為一個、三個和七個音節；對應於遍一未顯化的邏各斯、第二個是顯化的邏各斯，即三角形具體化為四元組或四字神名，最後是後者在物質層面上的射線。】

【‡星體界流體或古代異教徒所謂的以太(因為星光界流體的名字相當現代)是「精神—物質」。從純粹精神層面開始，當它下降時變得更加粗大，直到它在我們的層面上變成幻覺或誘人和欺騙的蛇。】

【‡這裡所說的「神、父親」，是指人與太陽系的第七原則，這一原則的存在與本質與第七宇宙原則是分不開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希臘人的邏各斯，以及密傳佛教的觀世音。】

在這裡，我們找到了古老秘密教義的明確回響，正如現在所闡明的那樣。只有後者並沒有將「父親」放在首位或認為代表生命進化，而是將他排在第三位，是「母親之子」；「一切永恆而不斷的氣息」才是放在首位且代表生命進化。《商羯羅精華》(Sankhya Sara)說：『普遍心靈(覺悟、思想等)在以梵天或濕婆的形式顯化之前，是以毗瑟奴的形式出現；因此，普遍心靈有多個方面，就像邏各斯一樣。普遍心靈在最初創造中被稱為主，且在這個意義上，是普遍認知或神聖思想；但是，『那最初產生的普遍心靈(後來)被稱爲我執，當它以「我」的身份誕生時，這被稱爲第二創造。』(《隨歌》(Anugita)，第26章)。一位翻譯者(是一位有能力、有學問的婆羅門，而不是歐洲東方學家)在腳注中解釋道：『即，當普遍心靈發展成自我意識的感覺時——即「我」——它就被冠以我執的名字。』若將這翻譯成我們密傳術語，意思是當普遍心靈被轉化爲人類的心靈(或甚至是有限眾神的心靈)，並成爲自我(Aham)。為什麼它被稱爲第二創造的心靈(在《毗瑟奴《往世書》》中是第九創造、是鳩摩羅(Kumara)的創造)將在卷二中解釋。「火之海」就是超星光界流體(即本體)，來自根源的最初輻射；根源即原初質，是未分化的宇宙基質，而後成爲星光界物質。它也被稱爲「火蛇」，如上所述。如果學生記住以下事實，那麼最初和主要遇到的困難就會消失，就可以掌握神秘宇宙論了：只存在著遍一元素，那就是無限的、未誕生的、不死的，並且其他一切(現象的世界裡)只不過是那個「一」的許多分化方面和變化(它們現在被稱爲關聯)，包括從宇宙到微觀宇宙的效應、從超人類到人類再到次人類，總之，是客體存在的總體性。*所有的卡巴拉主義者和神秘主義者，不管東方和西方，都認識到(a)「父親—母親」與原初以太或阿卡莎(Akasa，星光界流體)相同‡；和(b)它在進化出「兒子」宇宙電(Fohat)之前擁有同質性。『宇宙電硬化並散播了七兄弟』(《德基安之書》第三部)；這意味著原初電實體(東方的神秘主義者堅持電是一個實體)電化而成爲生命，並將原初物質或稱創造前物質分離成原子，原子本身就是所有生命和意識的來源。『存在著一種獨特於所有形體和生命的普遍媒介，叫做「生命流體」(Od、‡ Ob 和 Aour)，有活躍也有被動的，有正極也有負極的，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樣：它是創造的最初光。』(艾利馮斯·李維的《卡巴拉》)：—原初埃洛希姆的最初光—亞當，「男性和女性」—或者(科學上的)電和生命。

【*埃及神譜和印度神譜一樣，都有一個隱藏的神，也就是那個「一」，也有具創造力、雌雄同體的神。因而舒(Shoo)是創造之神，而奧西里斯(Osiris)在他最初的原始形態中是「不知名稱的神」。(參見瑪麗特的《阿比多斯二世》Mariette's Abydos II., p. 63, and Vol. III., pp. 413, 414, No. 1122.)】

【†見下一條。】

【‡「歐的」(Od) 是純淨的賦予生命之光，或磁性流體；「歐布」(Ob) 是巫師使用的死亡信使，是邪惡的液體；「奧爾」(Aour) 是兩者的綜合，是星光界流體。語言學家能否解釋為什麼「歐的」(被萊辛巴赫 (Reichenbach) 用來稱生命流體) 也是一個藏語單詞，意思是「光」、「明亮度」和「輝煌」呢？它在神秘意義上同樣意味著「天空」。這詞根從哪裡來的？但阿卡莎並不完全是以太，而是比以太高等得多，正如我們將要展示的。】

(c) 古人用蛇來表示它，因為「宇宙電在四處(以之字形)滑行之時發出嘶嘶聲」。卡巴拉用希伯來字母 Teth 來描繪它，其象徵是蛇，這在祕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的普遍數值是 9，因為它是字母表中的第 9 個字母，是通向隱藏的存在奧秘的 50 個入口或大門的第 9 扇門。它是一種卓越的魔法媒介，在赫爾墨斯哲學中被稱為「注入原初物質的生命」，是構成萬物的本質，是決定萬物形體的精神。但是有兩種秘密的煉金術操作，一種是精神的，另一種是物質相關的，且是永遠結合在一起的。『你要將土與火分開，將微妙的與固體分開... 那從地升到天，又從天下降到地的。它(精微的光)是每一種力量的強大力量，因為它征服了每一種微妙的東西，並滲透進每一種固體。世界就是這樣形成的。』(赫耳墨斯)

斯多葛學派的創始人齊諾 (Zeno) 並不是唯一一個認為在宇宙是進化時，它的基本物質從火的狀態轉變為氣的狀態，然後再轉變為水等等；以弗所 (Ephesus) 的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也認為，構成大自然所有現象基礎的合一原則是火。那推動宇宙的智能就是火，火就是智能。雖然阿那克西米尼 (Anaximenes) 對於空氣也這麼說、米利都的泰勒斯 (Thales of Miletus，公元前 600 年) 對於水也這麼說，但只有密傳教義仍能調和這些哲學家，並表明儘管這些哲學家都是正確的，但沒有一個體系是完整的。

8. 胚芽在哪裡？黑暗現在又在哪裡？在你燈中燃燒的火焰之精神在哪裡呢，哦弟子？胚芽是「那個」，且「那個」是光，是黑暗隱藏父親的潔白光輝兒子 (a)。

(a) 第二句是針對第一個問題給出的答案，即教師對學生的回答，用一個短語就包含了神秘哲學最基本真理之一。它表明了有一些事物的存在，是我們的物質感官無法感知的；且這些事物比那些訴諸這些感官本身的事物更重要、更真實、更持久。在弟子希望能理解第一個問題中所包含的先驗形而上學問題之前，他必須能夠回答第二個問題；而他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將為他提供正確回答第一個問題的線索。

在這一節的梵語注釋中，使用了許多術語來描述隱藏和未揭示的原則。在最早的印度文學手稿中，這位未揭示、抽象的神沒有名字。它一般被稱為「那個」(梵語中的 Tad)，意思是那過去存在、現在存在、未來也存在的一切，或者說人類頭腦是如此感知它。

當然，如「深不可測的黑暗」、「旋風」等等稱謂只有在神秘哲學中才會出現，它也被稱為「時間之鵝」(Kalahansa, Kala-ham-sa)，甚至還有「黑天鵝」(Kali Hamsa)。這裡的 m 和 n 是可轉換的，它們聽起來都像帶鼻音的法語 an 或 am，或者 en 或 em (Ennui、Embarra 等)。梵語中許多神秘的神聖的名字，就像在希伯來聖經中一樣，只不過是傳達給世俗耳朵一些普通的、且常常是粗俗的詞，因為它以回文構詞隱藏或以其他方式。天鵝 (Hansa) 這個詞在密傳上其實是 "hamsa" 就是這樣一個例子。Hamsa 等於 a-ham-sa，三個單詞的意思是「我—是—他」，但又以另一種方式分開，它會讀作「So-ham」，「他(是)我」— Soham 等於 Sah，「他」，和 aham，「我」，也就是「我是他」。只有在這一點上才包含著普遍的奧秘；對於理解智慧語言的人來說，這是關於人的本質與神的本質具有同一性的學說。如此產生了「時間之鵝」(Kalahansa 或 hamsa) 的符號和寓言，以及賦予了中性梵 (後來是男性梵天) 的名字「騎鵝者」(Hansa- vahana)，他把天鵝作為他的載具。在永恆

的時間裡，同一個詞可能被讀作「Kalaham-sa」或「我是我」，對應到了聖經，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對應到瑣羅亞斯德教的「我是我所是」。在《卡巴拉》中也發現了同樣的教義，以下摘錄自博學的卡巴拉主義者塞繆爾·利德爾·麥克達格·馬瑟斯 (S. Liddell McGregor Mathers) 先生未出版的手稿：『三個代詞，Hoa，Atah，Ani；他，你，我，在希伯來的卡巴拉中被用來象徵「巨面者」(Macroprosopus) 和「小面者」(Microprosopus) 的概念。「他」(Hoa) 指的是隱藏的巨面者；「你」(Atah) 指的是小面者；「我」(Ani) 指的是描繪小面者在說話時。(見《小聖會》，204 頁)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個名字都由三個字母組成，其中的字母 Aleph，A 構成了第一個單詞「他」(Hoa) 的結尾，以及構成「你」(Atah) 和「我」(Ani) 的開始，就好像它們之間的連接紐帶。而 A 象徵著統一性，因此也象徵著不變的神聖理念通過這一切運行。但在他 (Hoa) 後面的字母，是數字 6 和 5 的符號，代表男性和女性，六角形和五角形。這三個字的數值，Hoa Atah Ani，是 12、406 和 61，而這些數字又能藉由卡巴拉九宮轉換成關鍵數字 3、10 和 7，這是數秘法解釋規則的一種形式。』

若試圖去完全解釋這個謎是沒有用的。唯物主義者和現代科學家永遠也不會理解它，因為若要對它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人們首先必須承認大自然中普遍存在、無所不在的、永恆的神的假定；其次，要洞悉電的奧秘的真正本質；第三，知道人類作為「遍一偉大的一」(邏各斯) 在塵世層面上的七重符號；而邏各斯本身就是七元音符號，是氣息結晶成的話語。* 相信這一切的人，也必須相信神秘主義和卡巴拉七個行星與黃道十二宮的多重組合；就像我們會把每一種影響歸功於每顆行星和每一個星座，用艾力星 (Ely Star，一位法國的神秘學家) 的話來說：『是對應於它的，無論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這是由那個統治它的行星神靈決定的，他能夠影響與他和諧並具有親和力的人和事物。』由於這些原因，也由於很少有人相信前面所說的，現在所能給出的是，在這兩種情況下，關於「天鵝」(Hansa) 的象徵(無論「我」、「他」、「鵝」還是「天鵝」) 都是一個重要的象徵，代表著神聖智慧，是人類無法企及的黑暗中智慧。為了外傳教義的目的，「天鵝」(Hansa)，正如每個印度人所知，是一隻奇妙的鳥，當它被餵入牛奶和水作為食物時(在寓言中)，它會將兩者分開，只喝牛奶並留下水；從而顯示出內在的智慧——牛奶象徵著精神，水象徵著物質。

【* 這又類似於費希特和德國泛神論者的學說。前者崇敬耶穌，認為他是一位偉大的導師，教導人的精神與「神——精神」(不二論教義) 或稱普遍原則的一體性。在西方形而上學中，很難找到一種思辨是古代東方哲學沒有預見到的。從康德到赫伯特·斯賓塞，它大體上都是對二元論 (Dwaita)、不二論 (Adwaita) 和吠壇多 (Vedantin) 教義的扭曲回響。】

這個寓言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最古老的時期，在《博伽梵書》中提到了一個叫做「漢薩」(Hamsa 或 Hansa) 的種姓，這是一個卓越的「單一種姓」；很久以前，在被遺忘的過去的迷霧中，印度人中只有「單一吠陀，單一神，單一種姓」。在古老的書中，喜馬拉雅山也有一個山脈被描述為位於須彌山北部，叫做「漢薩」，與宗教祕儀和啟蒙的歷史有關。在東方學家的普傳文本和翻譯中，「時間之鵝」(Kala-Hansa) 被認為是「梵天——生主」(Brahma-Prajapati) 的載具，這是一個相當大的錯誤。中性梵被稱為「時間之鵝」，而男性梵天被稱為「騎鵝者」，因為更確切地說，「他的載具是一隻天鵝或鵝」(見《印度古典詞典》)。這是一種純公開教義的註釋。而在密傳和邏輯上來說，如果梵天這個無限者，是如東方學加所描述的那樣，也就是說與吠壇多的文本一致，是一個抽象的神，且不能以任何人類屬性的描述為特徵；而人們仍然認為，他或它被稱為「時間之鵝」——那麼，它怎麼可能成為一個顯化的有限神梵天的載具呢？事實恰恰相反。「天鵝或鵝」(Hansa) 是象徵那個男性的或暫時的神，因為他是原初射線的發散物，是作為那神聖射線的載體，否則它就不能在宇宙中顯化出來；或者用反話來說，它本身就是「黑暗」的一種散發物——至少對我們人類的智力來說是黑暗。那麼，梵天就是「時間之鵝」，而那射線，就是「騎鵝者」。

至於所選擇的奇怪符號，它同樣具有啟發性；真正神秘的意義在於宇宙母體的概念，它是由「深淵」的原初水域所象徵，或者是為接受那一束射線(邏各斯) 而開的口，然後將它發出；邏各斯本身包含其他七種創造性射線或力量(眾邏各斯或建造者)。因此，玫瑰十字會選擇了水禽——無論是

天鵝還是鵜鶘*和其 7 只幼鳥作為象徵，並經過修改而適應了每個國家的宗教。在《數字之書》† 中，「無限」(En-Soph) 被稱為「鵜鶘熾熱的靈魂」。(見第二部，《隱藏的神及其符號和字符》) 他在每一個顯化期都以那羅延 (Narayan) 或自我存在者 (Swayambhuva) 的身份出現，並穿透進入世界蛋，在神聖孵化的最後，它作為梵天或生主出現，是未來宇宙的祖先，並擴展到其中。他是精神 (Purusha)，但他也是物質 (Prakriti)。因此，只有當他將自己分成兩半——「梵天-瓦克」(Brahma-vach，女性) 和「梵天—維拉杰」(Brahma-Viraj，男性)，生主才會成為男性梵天。

【*無論鳥的種類是天鵝、雁屬、還是鵜鶘都沒有關係，只要它是一種水鳥像精神一樣在水面上漂浮或移動，然後從水中生出其他存在來。薔薇十字會第十八階標誌的真正意義就在於此，雖然後來被詩意化為鵜鶘撕裂胸膛，用鮮血餵養七隻幼鳥的母愛之情。】

【† 摩西之所以禁止吃鵜鶘和天鵝、把這兩只鳥歸在不潔淨的鳥中，並允許吃「禿頂的蝗蟲、甲蟲、蚱蜢和其類」(《利未記》十一章與《申命記》十四章) 是一個純粹的生理學的考量，它與神秘象徵主義有關的只是因為「不潔淨」這個詞，就像其他詞一樣，不應該從字面上理解，因為它和其他所有的詞一樣是密傳的，它的意思也可能是「神聖」或「不神聖」。這是一種掩蓋，它是一種盲目的，與某些迷信有關的非常具有暗示性的東西——例如，俄羅斯人不把鴿子當作食物；不是因為它「不潔淨」，而是因為「聖靈」被認為是以鴿子的形式出現的。】

9. 光是冷的火焰，而火焰是火，而火產生熱，熱產生水，這是偉大母親 (混沌) (a) 中的生命之水。

(a) 必須記住，詩節中使用的「光」、「火」和「火焰」等詞，是由譯者從古代「火哲學家」* 的詞彙中採用的，以更好地表達原文中使用的古老術語和符號的含義。否則，它們對歐洲讀者來說就完全無法理解了。但對於一個研究神秘學的學生來說，這裡使用的術語將足夠清楚。

【*不是指中世紀的煉金術士，而是古波斯祭司 (Magi) 和拜火者，而玫瑰十字會或火哲學家是他們的繼承人，他們借用了所有關於火的思想，將火作為一種神秘和神聖的元素。】

所有這些——「光」、「火焰」、「熱」、「冷」、「火」、「熱」、「水」、「生命之水」，在我們的層面上，都只是後代；或者正如現代物理學家所說，與電相關。說得多麼好，而其象徵又更是好！電是一個神聖生成者，生成同樣神聖的後代；生成火 - 這個創造者、保護者和毀滅者；生成光——我們神聖祖先的要素；生成火焰——是萬物的靈魂。電，在存在的最高層面是遍一生命，而在最低層面的星光界流體，是煉金術士的浸煮爐 (Athanor)；神與魔鬼、善與惡...

現在，為什麼在詩節中將光稱為「冷火焰」？因為按照宇宙演化的順序 (如神秘學家所教導的那樣)，物質在最初形成原子後，驅動它的能量是由宇宙熱在我們的層面上產生的；因為太陽系在那個時期之前，從分離物質的意義上說是不存在的。最初的原初物質是永恆的，且與空間同時存在，評論 (第二部) 說道：『它既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既不熱也不冷，但有它自己特殊的性質。』熱和冷是相對的性質，屬於顯化世界的領域，它們都來自顯化的原質 (Hyle)，後者在其絕對潛在的方面，被稱為「冷處女」，而當它被喚醒到活躍時，則被稱為「母親」。古老的西方宇宙起源神話聲稱，起初只有冷霧，那是父親，和多產的黏液 (是母親，即原質 (Ilus 或 Hyle))，從中爬出世界的「蛇—物質」(《揭開伊希斯的面紗》，第 1 卷，p. 146)。因此，在原初物質從從未顯化的層面浮現出來、在宇宙電的衝動下覺醒到行動震顫之前，它不過是「一種冷光，無色、無形、無味，缺乏一切品性和面向。」甚至是她最初誕生的實體也是這樣，被稱為「四個兒子」，他們是「一體的，然後變成七者」。古代東方神秘學家對於這些實體的性質和名稱，稱為七個原始「力量中心」的四個，或稱原子，後來發展成為偉大的宇宙「元素」，現在分為科學所熟知大約七十個子元素。第最初禪那主的四種原始本性，是所謂的 (因為缺少更好的術語) 「阿卡莎的」、「空靈的」、「水的」

和「火的」。這裡也提出實踐神秘主義的術語，以呼應科學對氣體的定義，也是為了向神秘主義者和外行人傳達一個清晰的概念，將四者定義為「超氫的」(Parahydrogenic)*、「超氧的」(Paraoxygenic)、「氧氫的」(Oxyhydrogenic)和「臭氧的」，或者可能是「氮臭氧的」(Nitr-ozonic)；當後者在更粗大的分化物質層面上被激活時，其力量或氣體(在神秘主義中是超感官的，而仍是原子物質)是最有效和最活躍。†它們都同時是電正極和電負極的。

【*超(Para)，「之上」、外部。】

【†這些以及其他更多可能都是化學中缺失的環節。他們在煉金術中有其他的名字，也被實踐非凡能力的神秘主義者所熟知。正是通過星光界之火以某種方式結合和重組(或分解)這些「元素」，而產生了最偉大的特異功能。】

10. 「父親—母親」編織一張網，上端系在精神(Purusha)上，是遍一黑暗的光，而下端系在物質(Prakriti)，是其(精神的)陰影的一端；而這張網就是宇宙，由這兩種基質合成一體，即自性(SVABHAVAT)(a)。

(a) 在《蛙氏奧義書》中寫道：『如同蜘蛛吐網並收回、如同藥草從地上長出...宇宙也是源自不消亡者而來的。』(I. 1.7)。梵天，作為「未知黑暗的胚芽」，是萬物進化和發展的材料，『就像蜘蛛網源自蜘蛛，就像泡沫源自水，』等等。只有當「創造者」梵天其術語是從字根「擴展」(brih)或「增加」衍生而來，這才是生動和真實的。梵天「擴展」並成為由他自己的基質編織而成的宇宙。

歌德也優美地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說：

『於是，在時間的織布機上，
我為神織一件衣服使你看見他。』

11. 當火(父親)的氣息吹在它(網)上面時，它就會膨脹；當母親(物質的根源)的氣息碰到它時，它就收縮。接著兒子們(具有各自力量或智能的元素們)就彼此分別與四散，一直到「大白日」將盡的那一天，才回到母親的懷裡，並與她再次成為一體(a)；當它(網)冷卻的時候，它會發出光芒，它的兒子們通過自身和自己的心來擴展和收縮；它們擁抱無限。(b)

(a) 在「火霧」時期，宇宙在火的氣息下膨脹，這一點很有啟發性；現代科學在這一時期說得很多，而在現實中知道的很少。

這篇評論解釋說，大量熱量分解了複合元素，並將天體分解成它們最原始的合一元素。一旦由於受到某一焦點的吸引和影響(此焦點或稱熱量(能量)中心，在空間中來回穿梭)，而分解為其基本組成部分時，一個物體，不管它是活的還是死的，它將被汽化並保持在被「母親的胸懷」中；一直到宇宙電收集起一些宇宙物質(星雲)團，給它一個脈衝，使它重新運動，建立所需的熱量，然後讓它自行生長。

網的擴張和收縮—即世界材料或原子們—在這裡表示脈動運動；因為無垠、無岸海洋的規律性的收縮和膨脹，引起了原子的普遍振動；而此海洋是由自性所散發出的物質本質。但它也暗示著其他一些東西。這表明古代人已經知道了許多科學家、尤其是天文學家現在所困惑的問題：物質或「世界—材料」的第一次著火的原因、冷凝收縮所產生熱量的悖論、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宇宙之謎。因為它無疑地指出了古人對這種現象的認識。在作者接觸過的手稿評註中這樣寫道：『每個原子內部都有熱，外部也有熱。』；『父親(或精神)的氣息和母親(物質)的氣息(或熱量)』，並且他們給出的解釋表明，關於太陽的火因為輻射散熱而熄滅的現代理論是錯誤的。即使是現代科學也承認

這種假設也是錯誤的。因為紐科姆 (Newcomb) 教授指出：『氣體星球通過失去熱量而收縮，然而收縮所產生的熱量超過了它要達成收縮所必需失去的熱量。』（《通俗天文學》，第 506-508 頁）這一悖論導致了長期的爭論，即一物體在冷卻收縮的過程中產生更多的熱量。有人認為，多餘的熱量是輻射損失的，並假設在恆壓下，溫度沒有隨體積的減小而下降，這就等於把查理定律設為零（《星雲理論》，溫切爾 (Winchell)）。收縮會產生熱量，這是真實的；但是，（冷卻）收縮無法在任何時候產生物體中存在的全部熱量，甚至無法維持一個恆定的溫度，如溫切爾教授試圖調和這一矛盾；事實上，就像荷馬·萊恩斯 (Homer Lane) 證明的那樣，只是一個表面上的矛盾，他提出了「除了熱量之外的東西」。『或許是，』他問道：『僅僅源於分子間的排斥力，而這種排斥力是根據距離的某種規律而變化的嗎？』但即使這樣，也會發現這是不可調和的，除非這個「除了熱之外的東西」被貼上了「無因之熱」的標籤，即「火的氣息」，是創造一切的力量加上絕對智能，這是物質科學不太可能接受的。

無論如何，這一詩節的閱讀表明，儘管它的措辭陳舊，但它比現代科學更科學。

12. 然後自性發送宇宙電去使原子們變硬。（這些）每一個都是網（宇宙）的一部分。每一個像面鏡子反射著「自我存在的主」（原初光），每一個輪流變成一個世界*...

『宇宙電使原子變硬』；即，他將能量注入其中，使原子們或原初物質分散。『他在把物質分散成原子們的同時，也使自己分散。』（手稿評論）

正是通過宇宙電，普遍心靈的思想才得以印刻在物質上。從有時將「宇宙電」描繪成「宇宙電力」的過程中，可以得出一些關於宇宙電性質的模糊概念；但是，在這種情況下，除了眾所周知的電的特性之外，還必須加上其他一些特性，包括智能。值得注意的是，現代科學已經得出結論，所有的大腦活動都與電現象有關。（關於宇宙電的進一步細節見第五節和其評論。）

【*這裡意味著一個火所產生的火焰是無限的，因此一根蠟燭可以點燃整個宇宙，且它的火焰都不會減少。】

第四詩節

評註

1. 土之子們阿，你們要聽從火之子們 (a) 的教導。你們要知道，沒有起初，也沒有末時，因為一切都是數字一：由無數字產生 (b)。

(a) 這些術語，如「火之子們」、「火霧之子們」等等，需要加以解釋。它們與一個巨大而原始和普遍的奧秘聯繫在一起，要弄清楚它並不容易。在《博伽梵歌》(第八章)中有一段，克里希納象徵性地、密傳地說：『我要陳述某些時候(情況) ... 當那些離開(此生)的信徒這麼做的時候，他們將永遠不再返回(重生)，或者返回(再次投生)。火、火焰、白晝、明亮(幸運)的兩周，北方至點的六個月，在這些日子裡離開(死亡)的人，那些知道梵的人(瑜伽士)去到梵。煙、夜、黑暗(不幸)的兩周，南方至點的六個月，在這些之中(死亡)的人，這些信徒去到月亮的光(或月亮宅邸，或星光界流體)並且返回(重生)。這兩條路，光明和黑暗，據說是在這個世界上(或大劫、大時代)是永恆的。一個人只要走上前者的路，就不再返還了；另一條路則會再回來。』現在這些名字，「火」、「火焰」、「白晝」、「明亮的兩星期」等等，或如「煙」、「夜」等等只通向月球之路的盡頭，如果沒有神秘主義的知識是無法理解的。這些都是各種掌管「宇宙—心靈感應」力量的眾神的名字。我們經常談到「火焰」的階層(見卷二)、談到「火之子們」，等等。印度最偉大的密傳大師商羯羅說，火意味著一位掌管時間(kala)的神。孟買的一位《博伽梵歌》出色翻譯者卡師那(Kashinath Trimbak Telang, M.A.)承認自己『不清楚這些詩句的含義』(第81頁，腳注)。然而對於知道神秘教義的人來說，其含意是相當清楚的。通過這些詩句，太陽和月亮象徵的神秘意義聯繫在一起：祖靈(Pitris)是月亮神靈和我們的祖先，因為他們創造了物質人類。太陽祖靈(Agnishwatha)，是鳩摩羅(Kumara，七個神秘的聖人)，是太陽神靈，雖然前者也是祖靈；而這些是「內在人的塑造者」。(見卷二)

它們是：—

「火之子們」—因為他們是最初的存在(在秘密教義中他們被稱為「心靈們」)，從原初火演化而來。「主是烈火」(《申命記》第24章)；『主(克里斯托斯)將與他強大的天使們在火焰中顯現。』(《帖撒爾後書》，一，7、8)。聖靈降在使徒身上如同「分裂的火舌」(《使徒行傳》二，V，3)；毗瑟奴將會以白馬(Kalki)的身份回歸，作為火與火焰中的最後一個化身；在一場「火的旋風」中，索西奧什(Sosiosh)同樣會被一匹白馬擊倒。『我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以及騎在馬上的那位 ... 被稱為神的話語。』(《啟世錄》十九，13)，在燃燒之火中。火是以太最純粹的形式，因此不被認為是物質，而在其普遍性中是以太(第二個顯化的神)的統一性。但是有兩種「火」，它們在神秘教義中是有區別的。第一種，是隱藏在核心精神太陽的純粹無形體、不可見的火，被稱為「三重」(形而上學)；而已顯化太陽系的火是七重，遍及整個宇宙和我們的太陽系。評論說：『火或稱知識燒掉了幻覺層面上的所有行動。所以，那些獲得

它而自由的人，被稱為「火們」。』當談到由祭司(Hotris)象徵的七種感官時，婆羅門在《隨歌》(Anugita)中說：『因此，這些七者(感官，嗅覺、味覺、色彩、聲音等等)是導致解脫的原因；』評論家補充道：『本體就是要從這些七感官中解脫

出來。文中的「我」(在這裡是沒有性質的)一定是指本體，而不是指說話的婆羅門。』(《東方聖書》，馬克思·穆勒著，第八卷，278)。

(b) 「一切都是數字一，由無數字產生」的說法又與第三詩節剛才解釋的普遍和哲學原則有關。(評註4)。絕對的東西當然不是數字；但在後來的意義上，它應用於空間和時間上。這意味著，時間的每一次增長，只是更大增長的一部分，直到人類智力所能想象到的最長時間的增長；且任何顯化

的事物，都只能被認為是一個更大整體的一部分：這個整體就是從未顯化或絕對者，所產生出來的遍一顯化宇宙；我們稱絕對者為「非存在」或「無數字」，以區別於「存在」或「數字一」。

2. 來學習我們從父親們 (a) 那裡學到的東西；我們下降自「原初七者」，並誕生自原初火焰。

(a) 卷二對此作瞭解釋，而「原初火焰」這個名字，證實了前面第四節評論第一段所說的話。

「原初七者」和隨後的七建造者之間的區別是：前者是最初「神聖四」（即十點三角形數）的射線和直接散發物；「神聖四」是永恆的「自我存在者」（本質上是永恆的，但顯化上不是，並且有異於普遍的「一」）。在沈睡期期間是潛伏的，在顯化期期間是活躍的，「原初七」來自「父親-母親」（精神—原質）；而後者是顯化的四元組和七者，只由「母親」產生。後者是無瑕的「處女—母親」，當她從同質 (Laya) 或未分化的狀態中出現時，她被普遍奧秘所映照，而不是受孕。事實上，它們當然都是一體；但它們在不同存在層面上的面向是不同的。（見第二部，《創造性眾神的神譜》）。

最初的「原初七者」是存在階層上最高的存在。他們是基督教的大天使，它們拒絕創造或繁衍後代；如同大天使邁克爾 (Michael)、或像梵天 (吠陀體系) 最年長的「心靈所生之子們」那樣拒絕創造。

3. 從光 (永恆黑暗的射線) 的輝煌中，空間中迸發出重新覺醒的能量 (禪那主們)；一來自於蛋，六和五 (a)。然後三、一、四、一、五—總和是兩倍的七 (b)。而這些是本質、火焰、元素、建造者、數字、無形體 (ARUPA)、有形體 (RUPA)，和力量，而這些總和是神聖的人。且神聖的人在神聖四*裡面散發出形體、火花、聖獸、和聖祖 (祖靈) 的信使。

【* 4 在神秘數字中由「十點三角形數」（即神聖或完美的正方形）表示，是每個民族和種族神秘主義者的神聖數字。它在婆羅門教、佛教、卡巴拉和埃及、迦勒底和其他數字系統中都具有同樣的意義。】

(a) 這與數字的神聖科學有關：它是如此神聖、在神秘學的研究中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幾乎無法略過這個主題，即使在目前這樣一部大型作品中也是如此。整個宇宙的奧秘就是建立在這些 (對我們來說) 不可見的存在者階層和正確的數字之上；除了一些非常罕見的情況可見。例如，鳩摩羅被稱為「四者」（儘管實際上是七個），即薩諾迦 (Sanaka)、薩南達 (Sananda)、薩納塔納 (Sanatana) 和薩納鳩摩羅 (Sanat-Kumara) 是主要的鳩摩羅 (Vaidhatra，他們的父名)，而他們誕生自「四重奧秘」；為了使整體更清楚，我們必須把我們的說明轉向一些讀者更熟悉的原則，即婆羅門教義。

根據摩奴的說法，「金蛋」(Hiranyagarbha) 是最初男性梵天，且根據《印度教經典詞典》的說法，它是由一個『像太陽一樣燦爛的金蛋』中不可辨識的無因之因所形成的。「金蛋」(Hiranyagarbha) 的意思是金色的，更確切地說，是「燦爛的子宮」或蛋。這個詞的意思與「男性」一詞的稱謂很不相稱。當然，這句話的密傳含義是很清楚的。《梨俱吠陀》中說：—『「那個」是萬物的遍一主... 是眾神與人類的遍一生命原則，』它在起初出現在金色子宮裡 (Hiranyagarbha)，即我們宇宙的世界蛋或層面。那個存在無疑是雌雄同體的，其中一個證明就是在寓言中，梵天分裂成兩部分，並在他其中的一半 (女性瓦克 (Vach)) 中重建自己成為維拉杰 (Viraj)。

『一來自於蛋、六和五。』給出數字 1065，這是最初誕生者的數值 (後來成為男性和女性的「梵天—生主」(prajapati))，他們分別呼應數字 7、14 和 21。「生主」和「質點」一樣，只有 7 個，包含了產生它們的三元組合成質點。因此，三元組 (原始吠陀的三相神阿格尼 (Agni)、伐由 (Vayu) 和蘇利耶 (Surya)) 從「金蛋」或「生主」散發出其他七個，或又成為十，這是我們把存在於一體的前三個分開，三合一，且一切都被包含在一個「至高」(Parama)，被稱為「秘密」(Guhya) 和「超靈

魂」(Sarvatma)之中。『存在的七位主就像一個在頭腦裡的思想一樣，被藏在「超靈魂」之中。』「質點」也是如此。從王冠(Kether)為首的上三元組數起，它要麼是7，要麼外傳教義上是10。在《摩訶婆羅多》中，生主的數字是21，或10、6、5(1065)，是7的三倍。*

【*在《卡巴拉》中，這同樣的數字是耶和華的值，即1065，因為組成他名的三個字母—Jod、Vau和兩次He的數值分別是10、6和5；或者是三倍7，即21。赫爾墨斯說：『十是靈魂之母，因為生命和光在其中是統一的。因為數字一是由精神所生，數字十是由物質(混沌，女性)所生；一創造了十，十就是一。』(《鑰匙之書》)。藉由卡巴拉的換位法(Temura)和1065(21)的知識，可以獲得太陽系及其奧秘的普遍科學。』(拉比約格爾(Rabbi Yogel))。拉比們認為數字10、6和5是最神聖的。】

(b「三、一、四、一、五」(它們的總和——兩倍七)代表了31415—這是不同等級禪那主的數字階層，以及內在或受限世界的數字階層。*當被置於「不可通過」的大圓邊界上時(參看第五詩節，也被稱為「天使的繩索」(Dhyani-pasa))，此「繩索」將現象太陽系與本體太陽系隔開(不屬於我們目前的客體意識範圍)；這個數字，如果不經過排列組合和擴展來增加的話，在換位上和卡巴拉來看，永遠是31415，既是圓的數字，又是神秘的5的數字，再一次是七的兩倍；因為無論這兩組數字是如何計算的，當它們各自相加時，一個數字接著一個數字，無論是從右邊還是從左邊交叉計算，它們總會得到14。從數學上講，它們代表了一個著名的計算，即圓的直徑與周長之比為1比3.1415，這個比值稱為pi，是數學公式中常用的表示符號。這組數字必須具有相同的含義，因為1:314,159，然後1:3:1,415,927是在秘密計算中計算出來的，以表示「最初誕生者」不同的週期和年齡，或311,040,000,000,000與分數，通過一個我們目前不討論的過程生成同樣的13415。這可能表明，《量測之源》(The Source of Measures)一書的作者拉斯頓·斯金納(Ralston Skinner)先生讀希伯來語單詞「埃洛希姆」(Alhim)時，由於省略了前面所說的密碼，並通過排列——13514：因為是a是1:1是3(或30)；h是5；i代表10；而m是4(40)，從換位法上看，如同他解釋的那樣是31,415。

【*讀者可能會被告知，一位美國卡巴拉主義者發現埃洛希姆也是此相同的數字。這是從迦勒底傳到猶太人的。參見《共濟會評論》中的《希伯來計量學》，1885年7月，麥克米倫洛奇出版社，第141號。】

因此，在形而上學的世界裡，一個有著中心點的圓是沒有數字的，叫做無父母和無數字(Anupadaka)—也就是說，它不可被計算，—而在顯化的世界中，世界蛋或圓被限定在稱為線、三角形、五角星、第二條線和立方體的組內(或13514)；而且當這個點產生了一條線，於是變成了直徑，代表雌雄同體的邏各斯，然後這些圖形變成了31415，或者一個三角形、一條線、一個立方體、第二條線、和一個五角星。『當兒子與母親分離時，他成為父親。』直徑代表大自然，或陰性原則。因此有人說：『在存在的世界裡，那一個點使線結成果實—此線是太陽系的處女母體(蛋形的零)—無染的母親生下了那結合所有形體的形體。』生主被稱為第一個產生後代的男性，以及「他母親的丈夫。」*這給了所有後來來自無染母親的神聖兒子們的一個關鍵。以下重要事實大大證實了這一點：安娜(Anna，聖母瑪利亞的母親的名字)現在被羅馬天主教堂描述為以一種無染的方式生下了她的女兒(「懷瑪利亞時是無罪的」)，這源自於伽勒底的安娜(Ana)，意為天上、或星光界流體、世界靈魂；而濕婆(Siva)的妻子阿奈提亞(Anaitia)或稱杜爾迦女神(Devi-durga)，也被稱為安納布爾納(Annapurna)和處女(Kanya)；「光之處女」(Uma-Kanya)是她密傳的名字，即星光界流體在它眾多的方面之一。

【*我們在埃及也發現了同樣的表達方式。首先，穆特(Mout)表示「母親」，並顯示了在那個國家的三元組中分配給她的角色。她既是阿蒙(Ammon)的母親，也是他的妻子；阿蒙是「他母親的丈夫」的神靈主要稱號之一。女神穆特(Mout，或Mut)，被稱為「我們的夫人」、「天上的女王」

和「塵世的女王」，因此『與其他女神分享這些頭銜，包括伊希斯 (Isis)、哈索爾 (Hathor) 等等。』(馬伯樂，Maspero)】

(c) 天神、祖靈、聖人；修羅 (Suras) 和阿修羅；底提耶 (Daityas) 和阿迭多 (Adityas)；檀那婆 (Danavas) 和乾闥婆，等等，在我們的秘密教義中都有它們的同義詞，、在卡巴拉和希伯來天使學中也是如此；但是在這裡提到他們古老的名字是沒有用的，那樣只會造成混亂。現在即使在基督教的神聖力量和天上力量的階層中，也可以找到這些許多。所有這些座天使和主天使、力天使和權天使、智天使、熾天使和惡魔，都是星光界的各種居民、都是古代原型的現代複製品。它們名字在經過希臘文和拉丁文音譯和排列後，其象徵主義就足以表明這一點，這將在以後的幾個例子中得到證明。

《聖經》和《卡巴拉》中都有「神聖的動物」，它們在生命的起源一頁上有其意義 (非常深遠的意義)。在《創造之書》(Sepher Jezirah) 上說：『神在神聖四中刻上他的榮耀寶座，那些座天使 (輪子，或「世界—層面」)、熾天使*、聖獸，以及主管的天使們，且從這三者 (空氣、水、火或以太) 造了他的居所。』於是世界『藉著三個熾天使—基列西弗 (Sepher)、賽法爾 (Saphar)、西浦爾 (Sipur)』而產生的，也就是『通過數字、眾數字、和被計數』而成生的。若使用天文學的鑰匙解讀這些「聖獸」，就成了黃道十二宮的星座。

【* 這是第九和第十部分的直譯：『10 個數字除了什麼？一：活躍神的精神...他活在萬古之中！聲音和精神和話語，這就是聖靈。二：精神從精神誕生。他設計並鑿出二十二個基礎字母，包括三個母親、七個成雙的和十二個單一的，以及從它們產生一個神靈。三：水從神靈誕生；他設計並與他們一起砍伐貧瘠、虛空、泥土和塵土。他把它們設計成花壇，鑿成牆，鋪上鋪路石。四：火從水誕生。他設計與鑿出榮耀的寶座、和輪子們、和熾天使、和聖獸、和掌管的天使們；他用三者建造自己的居所，如經上所說，他使天使為神靈而使僕人為火焰。』「建立了自己的住所」這句話清楚地表明，卡巴拉就像在印度一樣，認為神就是宇宙本身，他最初不是現代所認為那樣是宇宙之外的神。】

4. 這就是聲音的軍隊—神聖的七重。這七者的火花都服從於七者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 (a)，而且是它們的僕人。這些 (火花們) 被稱為球體、三角形、立方體、直線和塑模者；因為永恆的因緣—歐伊哈呼 (OI-HA-HOU，歐伊阿歐呼的排列組合) (b) 如此佇立著。

*

【* 在北方的東方神秘主義中，這個詞的字面意思是一種環形的風，即旋風；但在這種情況下，它是一個表示不斷和永恆的宇宙運動的術語；更確切地說，是那推動它的力量，這種力量被默認為神，但從未被命名。這是永恆運作的起因 (Karana)。】

(a) 這個詩節再次簡要分析了禪那主的階層，在印度被稱為天神 (眾神)，或大自然中有意識的智能力量。與此階層相對應的是人類可以劃分為的實際類型；因為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在現實中是一種物質化而還不完美的表達。是一個與聲音和言語的奧秘緊密相連的術語；神聖思想是起因，而「聲音的軍隊」是其效果和必然結果。《魔法史》(The History of Magic) 和《杜伊勒里宮的胭脂人》(L'homme Rouge des Tuileries) 的博學作者克里斯蒂安 (P. Christian) 用優美的語言表達了這一點：每個人說的話跟名字很大部分的決定了自己的命運。為什麼呢？因為—

—『當我們的靈魂 (心靈) 創造或喚起一種思想時，這種思想的代表符號是自刻在星光界流體上的；星光界流體是一切顯化存在的容器，也是其映像。

『符號能表達事物：而事物是符號的 (隱藏或神秘的) 性質。

『說出一個話語就是喚起一個思想，並使它呈現出來：在神秘世界中每一種顯化，都是始於人類語言的磁性力量。說出一個名字不僅是定義一個存在（一個實體），也是將它置於其下，並通過發出話語 (Verbum) 譴責它，以受到一個或多個神秘力量的影響。各事物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是由命名它們的話語所構成的。每個人的言語或話語，在不知不覺中對自己是一種祝福或詛咒；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對於這個「理念」以及「物質」的特性或者屬性的無知，對我們來說往往是致命的。』

『是的，名字 (和話語) 要麼是有益的，要麼是有害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要麼是有毒的，要麼是健康有益的，這取決於最高智慧對其構成元素的潛在影響，這些元素包括構成的字母，以及與這些字母相關的數字。』

這作為一種被所有東方神秘主義學派所接受的密傳教義，是絕對正確的。在梵語、希伯來語和所有其他字母表中，每個字母都有其神秘含義和根本原因；它是一個原因，也是前一個原因的結果，這兩者的結合常常產生最具魔法性的效果。尤其是元音，含有最神秘和強大的力量。咒語 (密傳的、魔法的，而不是宗教的) 是由婆羅門所吟誦的，《吠陀》和其他經文也是如此。

「聲音的軍隊」是「邏各斯群眾」的原型，或者是《創造之書》(Sepher Jezirah) 的「話語」，在秘密教義中被稱為「無數字產生的數字一」——是遍一永恆原則。密傳的神學以顯化的「一」開始，因此在其出現和存在中不是永恆的，儘管其本質是永恆的；眾數字的數字和被計數的數字——後者來自聲音，這是陰性的瓦克 (Vach)，是「擁有一百個形態」(Satarupa)，或稱大自然。正是從這個數字 10，或稱創造性本質，或稱母親 (神秘的「零」，永遠繁衍和增加，並與「一」結合，或稱生命的精神)，而誕生了整個宇宙。

在《隨歌》中有一段一位婆羅門和他的妻子之間的對話 (第 6 章，第 15 節)，內容是關於言語的起源及其神秘特性。*妻子問言語是如何產生的，而且言語跟心智哪一個先出現。婆羅門告訴她，「吸入的氣息」(Apana) 成為了主，並改變了那不懂言語或話語的智能，使之進入進入「吸氣」的狀態，從而打開了心智。於是他給她講了一個故事，一個言語和心智之間的對話。『兩者都走向了存在的本體 (即青頸觀音 (Nilakantha) 所認為的個人本體，或者如評論家阿朱那彌斯拉 (Arjuna Misra) 認為是生主 (Prajapati))，並請他消除他們的疑惑，決定他們誰先出現並且更加優越。主說：「心智更加優越。」但言語回應了存在本體說道：『我確實能滿足你的慾望』，意思是他通過言語得到了他所要的。於是，本體再次告訴她，有兩種心智，「可移動的」和「不可移動的」。「不可移動的與我同在，」他說：「可移動的在物質層面上是在你(言語)的統治之下。在那裡你比較優越。但是，哦，美麗的人，因為你親自來和我說話 (以你驕傲的方式)，所以，哦，語言女神！你絕不能在 (用力) 呼氣後說話。』「語言女神」(Sarasvati，是瓦克 (Vach) 的後期形式或方面，也是秘密知識或密傳智慧的女神)『確實，她總是居住在呼氣 (Prana) 和吸氣 (Apana) 之間。但是，高貴者啊！乘著生命之氣 (Apana wind)，雖然被推進，卻沒有呼出之氣 (Prana)，於是她跑到生主 (梵天) 前說：『請高興起來，可敬的先生！』接著，呼出之氣又出現了，並滋養著言語。因此，言語在 (用力或吸入性的) 呼氣之後永遠不會說話。它總是有噪音或無噪音。在這兩種聲音中，無噪音優於有噪音的 (言語) 那通過呼出之氣在身體中產生的 (言語)，然後轉化為吸入之氣 (Apana)，然後與言語的物質器官 (Udana) 同化...最後住在消化之氣 (Samana，阿朱那·彌斯拉說：「以聲音的形式住在肚臍，是所有話語的物質根源。」) 言語先前如此說道。因此，心智因其不可移動而被區分，而女神 (話語) 因其可移動而被區分。』

【*《隨歌》構成了《摩訶婆羅多》的《阿什瓦梅迪卡·帕爾瓦》(Asvamedha Parvan) 一部分。馬克斯·穆勒編輯的《博伽梵歌》其譯者認為它是《博伽梵歌》的延續。它的原作是最古老的《奧義書》之一。】

這個寓言是神秘法則的根源，也就是當你知道某些只有精神性心智(第六感)才能感知的秘密和不可見事物時，你必須保持沈默；而這是不能用「嘈雜」或說出的話來表達的。阿朱那·彌斯那說，《隨歌》的這一章解釋了瑜伽練習中的呼吸調節，或稱調息法(Pranayama)。然而，還沒有獲得或至少完全理解兩種更高的感知(總共有七種)的話，這種模式屬於低等瑜伽，正如將要展示。所謂的哈達瑜伽，過去與現在都被阿羅漢所反對。它對健康有害，而且永遠不可能發展成勝王瑜伽。之所以引用這個故事是為了說明，在古老的智能存在的形而上學中，或者更確切地說，在「智能體」中，它們是如何與各種感官或功能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無論是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神秘學宣稱人有七種感官，如同大自然界、如同意識有七種狀態一樣；這在同一著作第七章中得到了證實，談論「攝心」(Pratyahara，感官的約束和調節，而調息法是調節「生命之風」或稱氣息)。婆羅門在其中談到「七個祭司(Hotris)的制度」。他說：『鼻子、眼睛、舌頭、皮膚，而耳朵是第五個(嗅覺、視覺、味覺、觸覺和聽覺)，加上心智和覺悟是分別駐守的七個祭司。』並且在這個感官的層面上『居住在微小的空間(仍然)不感知對方』，每個都有心靈。因為心靈說：『沒有我，鼻子就聞不出味道，眼睛就看不出顏色，等等。我是所有元素(即，感知)中永恆的主要元素。沒有我的話，感知永遠不會發光，就像一所空房子，或者像火焰已經熄滅的火一樣，。沒有我的話，所有的存在就像半乾半濕的燃料，即使感官發揮作用，也不能理解性質或物體。』*

【*這顯示了現代形而上學者，加上所有過去和現在的黑格爾、柏克萊、叔本華、哈特曼、赫伯特·斯賓塞，甚至還有現代的物質唯心主義理論家，也不比古代蒼白的抄寫家強多少。】

當然，這只涉及到感官層面的心智。精神性的心智(即非人格心靈的高等部分或方面)沒有物質人感官的認知。至於古人對力的相互關係瞭解有多少、以及對於最近發現的所有心靈和身體能力和功能的現象、與更多奧秘瞭解得有多少，請參閱這部(在哲學上和神秘學問中)無價作品的第七章和第八章。看看感官們關於各自優越性的爭吵，以及他們把萬物之主梵作為他們的仲裁者。『你們都是最偉大的，也都不是最偉大的。』或者就像阿朱那彌斯拉說的，沒有比物體優越，因為沒有一個是獨立於其他的。『你們都具有彼此的品質。每個在自己的層面裡都是最偉大的，並相互支持。有一種是不動的(生命之風或氣息，所謂的「瑜伽吸氣」，是遍一本體的氣息)。那就是(或我的)本體，以無數的(形體)累積起來。』

這種氣息、聲音、本體或「風」(精氣 pneuma ?)是七種感官的綜合，本質上都是較小眾神，而在密傳上是七重和「聲音的軍隊」。

(b) 接著我們看到宇宙物質散佈並形成元素，在第五元素中分為神秘四的群體；第五元素是以太、是阿卡莎的襯裡、世界靈魂或太陽系之母。『點、線、三角形、立方體、圓』，最後是「球」——為什麼是如此以及如何進行呢？評論說，這是因為，這是大自然的最初法則，且因為大自然在她所有的顯化中普遍地幾何化。這是一種固有的法則——不僅在原初層面中，而且也在我們現象層面的顯化物質中——通過此法則，大自然把它的幾何形體聯繫起來，後來也把它的複合元素聯繫起來；這裡沒有所位意外或隨機產生。這是神秘學的一條基本法則，即在大自然中的運動是沒有休息或停止的。*那看似靜止的東西，只是一種形式變成另一種形式；物質的變化與形式的變化是密切相關的——正如我們在神秘物理學中所學到的那樣，這似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就預見到了「物質守恆」的發現。古代評論†對第四節說：——

『母親是熾熱的生命之魚。她分散她的卵而氣息(運動)加熱和加快它。(卵的顆粒很快相互吸引，在(空間的)海洋形成凝乳。較大的團塊聚集在一起，並接收新的卵——包含熾熱的圓點、三角形和立方體，然後成熟，在指定的時間，一些團塊會自行分離並形成球狀，只有在不受其他團塊干擾的情況下，它們才會起作用。之後，編號‡法則進入運作。運動(氣息)變成旋風，使它們旋轉。』‡

【*透過對於這一法則的認識，而幫助阿羅漢行使他的神通 (Siddhis)，如分解物質，或使物體從一個地方傳輸到另一個地方。】

【†這些是古代對於詩節的注釋，並附加了一些現代詞彙表，否則這些注釋的象徵語言通常和詩節本身一樣難以理解。】

【‡在充滿爭議的科學著作《現代起源》(The Modern Genesis) 中，作者斯勞特牧師 (Rev. W. B. Slaughter) 批評了天文學家的立場，問道：—『令人遺憾的是，這一 (星雲) 理論的支持者沒有更大程度地討論它 (如何開始旋轉)。沒有人屈尊為我們提供它的理由。質量冷卻和收縮的過程如何使它產生旋轉運動？』這個問題在附錄中有充分的論述。唯物主義科學永遠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一個神秘的教導說：『運動在未顯化中是永恆的，而在顯化中是週期性的。』它是『當火焰下降到原初物質，其產生的熱量導致其顆粒運動時，這種運動就變成了旋風。』一滴液體呈球狀，是因為它的原子在其終極的、不可解的、和本體上的本質中，圍繞著自己運動；至少對於物質科學來說是不可解的。】

5. ... 也就是：—

「黑暗」，是無限的，或者是無數字的，是本初因緣自性：是 O (代表 x，未知數量)

一、原初古代 (ADI-SANAT)，是數字，因為他是一。(a)

二、話語的聲音，自性，眾數字，因為他是一和九。*

三、「無形體的正方形。」(無形體) (b)

這三個包在 O (無限圓圈) 裡面，總共是神聖四；而十是無形體 (ARUPA，主體的、無形體的) 宇宙 (c)；然後出現「兒子們」，七個勇士，「一」，第八被拋棄，且他的氣息是製光者 (Bhaskara) (d)。

【*總合為 10，或稱適用於「創造者」的完美數字，這個名字代表所有創造者的整體，而被一神論者混合成一個，稱為「埃洛希姆」(Elohim)，亞當卡蒙 (Adam Kadmon) 或王冠 (Sephira) — 是 10 個質點的雌雄同體合成物，這些代表了大眾流傳的卡巴拉 (Kabala) 中顯化宇宙的象徵。然而，神秘的卡巴拉主義者則跟隨東方的神秘主義者，把上質點三角 (或王冠、智慧和理解) 從其餘的中分離出來，留下七個質點。至於自性，東方學家解釋說，這個詞的意思是在空間中擴散的普遍可塑物質，或許是科學略為探討的以太。但神秘主義者將其與神秘層面上的「父親 - 母親」等同起來。(見上)。】

(a) 「原初古代」(Adi-Sanat)，字面上翻譯是最初或「原初」的古代，它的名稱對應於卡巴拉「古代的日子」(Ancient of Days) 和「神聖的年老」(王冠和亞當卡德蒙) 以即「創造者梵天」，在其他名稱他也被稱為「古代」(Sanat)。

自性是神秘的本質，是物質大自然的可塑根源—在顯化時是「眾數字」；而在其基質的統一性中，在最高的層面上是「數字」。這個名字是佛教使用的，是四重的世界靈魂的同義詞，是卡巴拉的「原型界」，由此產生了『創造界、形成界，以及物質界』；是閃爍體或火花，—在最後三個世界中所包含的其他各種各樣的世界。所有的世界都受統治者或攝政王的統治—即印度的聖人 (Rishis) 和祖靈 (Pitris)，猶太人和基督徒的眾天使、或一般古人所謂的眾神。

(b) O 這意味著「無限的圈」(零) 只有在九個數字中其中一個出現在它之前時，它才成為一個數字，從而顯化出它的數值和效力，話語或稱邏各斯與聲音和精神* (意識的表達和來源) 結合在一

起，代表著九個數字，因此與零一起形成了包含整個宇宙的十。三元組在圓圈內形成「十點三角形數」，或稱神聖四，是圓圈內的正方形，此為所有魔法圖形中最強大的。

【*『與精神和聲音相結合』，分別指「抽象思想」和具體的聲音，或其顯化形式，是由起因產生的效果。亞當卡蒙或四字神名是卡巴拉的邏各斯；因此，這三元組對應在後者中的最高三角王冠(Kether)，智慧(Chochmah)和理解(Binah)相呼應，最後一個是女性力量，同時也是男性的耶和華，因為它具有智慧(Chochmah)的本質，即男性智慧。】

(c)「被拋棄者」是我們太陽系的太陽。其外傳的版本可以在最古老的梵語經文中找到。在《梨俱吠陀》中，「無限者」(Aditi)，或馬克斯·穆勒先生翻譯的無限空間，是『可見的無限，肉眼可見的(!)；超越地球、超越雲層、超越天空的無邊無際的空間，』這等同於與「黑暗」同時存在的「母親 - 空間」。她被恰如其分地稱為「眾神之母」(DEVA-MATRI)，因為正是從她的宇宙母體中，我們太陽系的所有天體——太陽和行星——誕生了。因此，她被寓言式地描述為：『「無限者」的身體中生了八個兒子；她帶著七接近眾神，卻把第八個(Martanda)扔掉了，即我們的太陽。』這七個兒子被稱為阿迭多(Aditya)，在宇宙學或天文學上，是七大行星；太陽被排除在他們的數字之外，這清楚地表明印度人可能知道、事實上也知道第七顆行星，但沒有把它叫做天王星。*但在密傳上和神學上可以說，阿迭多在他們最原始最古老的意義上，代表八，也是印度萬神體系中十二個偉大的神。一句古老的諺語說：『七者允許凡人看到他們的住所，但只在阿羅漢面前展示他們自己。』「他們的住所」代表著行星。這個古代評論有一個寓言，並且解釋說：—

『母親蓋了八個房子，給她的八個神聖的兒子們；四個大的和四個小的房子。八個燦爛的太陽，根據他們的年齡和素質。我們的太陽(Martanda, Bal-ilu)並不滿意，儘管他的房子是最大的。他開始像大象一樣(運作)。他把兄弟們的生命氣息吸進他的肚子裡。他想把他們吃掉。較大的四個在很遠的地方；在他們王國的邊緣†。他們沒有被搶劫(影響)，只是笑著說：「盡你最大的努力吧，先生，你接觸不到我們的。」但是較小者哭了。他們向母親抱怨。她把我們的太陽流放到她王國的中心，從此之後他不能移動。(從那時起)他(只能)監視和威脅。他追著他們，並慢慢地繞著自己旋轉，而他們迅速地轉身離開他；他從遠處跟隨他的兄弟們，沿著環繞他們房屋的道路前進。‡從那天起，他以母親身上的汗水為食。他用她的氣息和廢棄物填滿自己。因此，她拋棄了他。』

【*秘密教義教導太陽是中心恆星而不是行星。然而，古人知道並崇拜七位偉大眾神，並排除了太陽和地球。他們分開的那個「神秘的神」是哪個？當然不是天王星，這只在1781年被赫歇爾Herschel發現。但是，難道不能從另一個名字得知嗎？《神秘共濟會》(Maconnerie Occulte)一書的作者說：—『神秘科學通過天文計算而發現行星的數目一定是七顆，因而古人就把太陽引入天體和聲音的音階中，使它佔據了空位。因此，每當他們覺察到任一種影響是與已知的六顆行星都不相關的時，他們就把它歸因於太陽。如果古代占星家錯把太陽用來替代天王星，那麼這個錯誤只是看起來很嚴重，但在實際結果中並非如此。太陽是一個相對靜止的中心恆星，只圍繞其軸轉動，並調節時間和度量；且它不能偏離它真正的功能。』... 因此，星期幾的命名法是錯誤的。博學的作家拉根(Ragon) 補充道：「太陽日應該是天王星日(Urani dies, Urandi)。』】

【†行星系統。】

【‡天文學告訴我們：『太陽自轉的方向，總是與其行星各自繞行軌道的方向相同。』】

因此，「被拋棄的兒子」是我們的太陽，顯然，如上所示，「太陽兒子們」不僅指我們的行星，而且指一般上的天體。他自己只是核心精神太陽的映像，蘇利耶(Surya)是所有在他之後進化的天體的原型。在《吠陀經》中，他被稱為「世界之眼」(Loka-Chakshuh，指我們的行星界)，他是三個主要的神之一。他被無差別的稱為帝烏斯(Dyaus)之子 和無限者(Aditi)之子，因為這在密傳意義和範

圖上這沒有區別。所以他被描繪成由七匹馬和七頭馬所拖拉；前者指的是他的七顆行星，後者指的是它們來自遍一宇宙元素的同一起源。這個「遍一元素」被比喻為「火」。吠陀經(《愛達羅氏梵書》 Aitareya-Brahmana of Haug)教導『火確實是眾神。』(隨歌中的那羅陀Narada)。

這個寓言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我們有《德基安評論》和現代科學來解釋它，儘管兩者在不止一個方面有不同。神秘教義否定了從星雲理論產生的假設，即不認為七大行星是由太陽的中心質量演化而來的，至少不是從我們可見太陽。宇宙物質的第一次凝聚當然發生在一個中心核附近，是它的母太陽；但是據教導說，我們的太陽，當旋轉的質量收縮了，僅僅比其他行星更早地脫離自己，因此是他們的哥哥，大哥哥，而不是他們的父親。八個阿迭多(Adityas)，即「眾神」，都是由永恆的基質(彗星物質*—即母親)或「世界-材料」形成的，這兩者都是第五和第六宇宙原則，是普遍靈魂的載體或基礎；就像在人這個微觀宇宙一樣，心靈†是菩提‡的載體。

【*神秘科學教導我們，彗星物質的這種要素不同於現代科學所熟知的任何化學或物理特徵。在太陽系之外，它在其原始形式是同質的，一旦它越過我們地球區域的邊界就完全分化了，它被行星的大氣層和行星間物質的複合物質所破壞，而只有在我們的顯化世界中才是異質的。】

【†心靈 (Manas) —心智原則，或人類靈魂。】

【‡菩提 (Buddhi)—神聖靈魂。】

(d) 有一整首詩是在描述太陽系最終形成之前，那些成長中的行星在生成之前所進行的鬥爭，從而解釋了幾個行星系統有著看似混亂的位置，有一些衛星(例如海王星和天王星的衛星，據說古人對這兩顆衛星一無所知)的平面是傾斜的，因而使它們呈現出逆行運動的樣子。這些行星被稱為戰士們、建築師們、並被羅馬教會採納為天上群眾的領袖，因而顯示出了相同的傳統。太陽從宇宙空間進化而來，並且我們被教導說，在初級星系最終形成和行星狀星雲環化之前，太陽把它所能汲取的一切宇宙生命力都吸進它的質量的深處，並在引力和斥力的法則最終被調整之前，它有可能吞沒它那些較弱的「兄弟們」；此後，他開始以「母親的廢棄物和汗水」為食；換句話說，以以太(「普遍靈魂的氣息」)的那些部分為食；而科學對於以太的存在和構成仍然是絕對無知的。這種理論是由威廉·格羅夫爵士 (Sir William Grove) 提出的(見《物質力量的相互關係》 "Correlation of the Physical Forces", 1843 年，第 81 頁；《致英國協會》，1866 年)，他提出太陽系『通過大氣的增減，或通過星雲物質的吸積和減少而正逐漸發生變化』……以及，『太陽在太空中運行時，可能會凝結氣體物質，從而產生熱量』——古老的理論似乎足夠的科學，即使在這個時代也是如此。*馬修·威廉姆(W. Mattieu Williams)先生認為，四散的物質或稱以太，作為宇宙熱輻射的接受者，因此被吸入太陽質量的深處。從那裡排出先前凝結和消耗掉熱的以太，而後它被壓縮並放出熱量，然後又以稀薄和冷卻的狀態被排出，以吸收新的熱量；他假定以太以這種方式吸收了這些熱量，並再一次被宇宙的太陽們集中和重新分配。†

【*馬修·威廉姆先生的《太陽的燃料》(The Fuel of the Sun)和威廉·西門子博士的《關於太陽能的守恆》中有非常相似的觀點 (C. William Siemens On the Conservation of Solar Energy, "Nature", XXV, 第 440-444 頁，1882 年 3 月 9 日)；以及在

馬丁·鄧肯博士的《地質學會主席的演講》中也提到了這一點(Dr. P. Martin Duncan's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London, May, 1877.)】

【†參見亞歷山大·溫切爾法學博士著《比較地質學》，第 56 頁。("Comparative Geology" by Alexander Winchell, LL.D., p. 56.)】

這幾乎是科學所能想象到的最接近神秘教義的東西；因為神秘主義解釋它是我們太陽給予的「死氣息」，並且他以「母親空間」的「汗水和垃圾」為食。那些對於海王星*、土星和木星來說很小的影響，將殺死相對較小的「房子」，如水星、金星和火星。由於天王星在十八世紀末之前並不為人所知，寓言中提到的第四顆行星的名字至今仍是個謎。

【* 當我們談到海王星時，我們不是作為一個神秘主義者來談它，而是作為一個歐洲人。真正的東方神秘主義者會堅持認為，儘管我們的太陽系中有許多尚未發現的行星，但海王星不屬於行星，儘管它與我們的太陽有著明顯的聯繫，且太陽對海王星也有影響。他們說，這種聯繫是想象出來(幻覺)的。】

所有「七者」的「氣息」據說是「產生光的」(Bhaskara)，因為它們(行星們)的起源都是彗星和太陽。它們從原始的混沌(現在是無法分離的星雲的本體)，通過對永恆物質主要分化的聚合和積累，演化成顯化的生命，正如注釋中優美的表述：『以這種方式，光之子們穿上了黑暗的衣裳。』它們被比喻為「天上的蝸牛」，因為它們(對我們來說)無形體的不可見智能體，居住在它們星空和行星的家園中；而智能帶著它們的繞行就好像蝸牛攜帶著它們一樣。正如我們所見，在開普勒、牛頓、萊布尼茨(Leibnitz)、康德、赫歇爾(Herschel)和拉普拉斯(Laplace)之前，古代天文學家就極力主張，所有天體和行星都有共同起源的學說。熱(氣息)、引力和斥力，是運動的三大要素，也是所有這個原始家族成員能夠出生、發展和死亡的條件，以在「梵天之夜」之後重生；在此期間，永恆的物質週期性地回復到最初的未分化狀態。即使是最稀薄的氣體，也無法使現代物理學家瞭解它的性質。起初，力的中心，即原始原子的看不見的火花，先分化成分子，變成太陽們——並逐漸過渡到氣態、輻射性、宇宙的客體性，這一「旋風」(或運動)最終給與形體推動力，並由永不停息的氣息們(禪那主們)來調節和維持最初的運動。

6. ... 接著是第二個七者，他們是記錄者(LIPIKA)，由三者(話語、聲音和精神)所產生。被拋棄的兒子是一個，而「兒子-太陽們」是數不清的。

記錄者(Lipi-ka)，來源於單詞「寫」(lipi)，字面意思是「抄寫員」。* 在神秘意義上，這些神聖存在與業力有著關聯，即報應法則，因為他們是記錄者或編年史員，能在(對我們來說)不可見的星光界流體石板上留下了印記；這也被稱作「永恆的大畫廊」——它忠實地記錄了人類的每一個行為、甚至是思想，以及在現象宇宙中所有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一切。正如《揭開伊希斯的面紗》中所說，這幅神聖而又看不見的畫布就是「生命之書」。因為正是「記錄者」將宇宙理念計劃從被動普遍心靈投射到客體中，而「建造者們」在每一次沈睡期後據此計畫重建太陽系。這些記錄者對應於「臨在的七天使」，即基督教徒在七個「行星神靈」或「星星神靈」；因此他們才是「永恆理念」的直接記錄者——或者，如柏拉圖所說，是「神聖思想」的記錄者。永恆的記錄不是做夢幻想，因為我們在物質世界裡也會遇到同樣的記錄。德雷珀(Draper)博士說：『當陰影投在牆上時，總是會留下永久的痕跡，這些痕跡可以通過適當的處理而顯現出來。..... 我們朋友的肖像或風景可能隱藏在敏感的表面上，但只要使用適當的開發人員，它們就會出現。一個幽靈被隱藏在銀色或玻璃般的表面上，直到我們用我們的巫術使它出現在可見的世界裡。在我們最私密的公寓的牆壁上，我們認為已將入侵之眼完全被拒之門外，且我們的隱居生活永遠不會被褻瀆，然而那裡存在著我們所有行為的痕跡，以及我們所做的一切的輪廓。』†傑文斯博士(Jevons)和巴貝奇博士(Babbage)相信，每一個想法會移動大腦的粒子並使它們運動，然後將它們分散到整個宇宙，並且他們認為『現存物質的每一個粒子，都必然是所有發生過的事情的記錄。』(《科學原理》第二卷 p. 455)。因此，古代學說已經開始在科學界的思辨中獲得公民權。

【*這就是《阿闍婆吠陀》(Atharva Veda)中提到的四個「不朽者」，它們是天空四角落的「守望者」或守衛者(參看第十六章，1-4，等)。】

【† 《宗教與科學的衝突》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 Draper, pp. 132 and 133)。】

站在冥界阿門提的四十名「判官」，在奧西里斯面前控告靈魂，他們與「記錄者」屬同一個神靈類別；甚至如果對埃及眾神的密傳意義有瞭解的話，它們可能是對等的。印度教的契特拉古波塔 (Chitra-Gupta) 從他的登記簿 (Agra-Sandhani) 上讀出每個靈魂的生命賬目；而「判官」從死者的內心讀他們的生命賬目，這在(無論是) 閻羅王、米諾斯 (Minos)、奧西里斯、或業力面前，是一本打開的書；都是來自「記錄者」及其星光界記錄的如此多拷貝和變型。然而，「記錄者」不是與死亡有關的神靈，而是與永生有關。

「記錄者」與每個人的命運和每個孩子的出生聯繫在一起，而他們的生命早已能從星光界流體中追蹤；這不是宿命的，只是因為未來永源存在於「當下」，過去也是如此——他們也可以說對於占星科學施加了影響。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我們都必須承認後者是真實的。因為，正如一位現代占星術專家所觀察到的：『既然攝影技術已經向我們揭示了恆星系統產生的化學影響，也就是透過將數以百萬計的恆星和行星固定在儀器的感光板上，是迄今為止一直無法用最強大的望遠鏡發現的；那麼我們更容易理解，我們的太陽系是如何在一個孩子出生時，以一種確定的方式、並根據天頂或其他黃道帶星座的存在，影響他的大腦——這是接受任何印象的童貞女。』*

【* 《神秘占星術》 “Les Mysteres de l’Horoscope”, p. XI。】

第五詩節

1. 原初七者，是智慧之龍的最初七氣息，依次從他們神聖旋轉的氣息中產生熾熱的旋風(a)。

評註

(a) 這也許是所有詩節中最難解釋的。只有那些完全精通東方寓言及其故意模糊措辭的人，才能理解它的語言。人們肯定會問：『神秘主義者相信所有這些「建造者」、「抄寫者」和「光之子們」都是實體嗎？還是僅僅是形象化描述？』對此，答案很清楚：『在適當考慮了擬人化力量的形象化之後，我們必須承認這些實體的存在，如果我們不拒絕在物質人類中存在精神人類的話。因為這些光之子們的群眾、以及「未知一切」的最初顯化射線的「心智所生之子們」，是精神性的人的根本。』除非我們想相信每一個人類誕生，都有一個特別被創造的靈魂的非哲學教條——它認為自「亞當」以來，每天都會供應這些新鮮靈魂——否則我們必須承認神秘教義。這將在適當的地方加以解釋。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一節的神秘含義。

該教義教導說，為了成為一個神聖的、全意識的神——是的，甚至是最高的神——精神性原始智能體必須通過人類的階段。當我們說到人類，這不僅適用於我們的塵世人類，而且適用於居住在任何世界的人類，也適用於那些在物質和精神之間達到適當平衡的智能體，就像我們現在一樣，度過了第四輪次第四根種族的中間點。每個實體必須通過自我經驗，來為自己贏得成為神聖的權利。黑格爾，這位偉大的德國思想家，他必定直覺地知道或感覺到這一真理，因為他說：『無意識者進化宇宙只是「為了獲得清晰的自我意識」』，換句話說，成為一個人類；因為這也是《往世書》短語中，關於梵天不斷「被創造的慾望所驅動」的秘密含義。這也解釋了這句話隱藏的卡巴拉意義：『氣息成為一塊石頭；石頭，成為一個植物；植物，成為一個動物；動物，一個人；人，一個神靈；神靈，成為一個神。』心智所生之子們、聖人們、建築者們等等，都曾是人類，不管他們是什麼形體和形狀，也不管是在其他世界還是顯化期之前。

這個主題非常神秘，因此很難解釋其所有細節和意義；因為進化創造的全部奧秘都包含在其中。其中一兩句話生動地讓人想起《卡巴拉》和《國王詩人》(civ.)中類似的詞句，因為在談到神時，這兩句話都顯示出神讓風成為他的信使，並讓他的「大臣們變成熊熊烈火」。但在密傳教義中，它是以比喻的方式使用。「熾熱的風」是熾熱的宇宙塵埃，它在磁性上跟隨「創造力」的指導思想，就像鐵屑跟隨著磁鐵一樣。然而，這種宇宙塵埃還有更多的內涵；因為宇宙中的每一個原子都具有自我意識的潛能，而且就像萊布尼茨的單子一樣，其內就是一個宇宙，且是為自己而存在的。它是一個原子和一個天使。

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現代進化學派的傑出人物之一，華萊士(A. R. Wallace)先生，討論到若將「自然選擇」作為物質人類發展的唯一因素是不足夠的；這實際上承認了這裡所討論的全部觀點。他認為，人類的進化是由高等智能體所指導和推動的，這些智能體的代理是大自然體系中的必要因素。但是，一旦這些智能體的運作在一個地方被承認，那麼進一步擴展它的只是一個邏輯推論。不能畫出明確的界線。

2. 他們把他當作自己意志的信使(a)。神秘智慧(DZYU)成為宇宙電，即神聖兒子們的敏捷兒子，而他們的兒子是記錄者*，進行循環的差事。宇宙電是駿馬，而思想是騎手(即宇宙電受他們指導思想的影響)。他像閃電穿過熾熱的雲層(宇宙塵霧)(b)；踏出三、五、七步，穿過上面的七個區域和下面七個區域(未來的世界)。他提高聲音，召喚出無數的火花(原子們)，並加入他們的行列(c)。

【*「建設者」、「行星神靈」和「記錄者」之間的區別絕不能被忽視。(見本評論第5和第6條)】

(a) 這顯示了「原初七者」用他們的載具 (Vahan，或顯化的主體，成為指導它的力量的象徵)，宇宙電，因此被稱為「他們意志的信使」——熾熱的旋風。

「神秘智慧 (Dzyu) 變成宇宙電」——這個表達本身就表達了這一點。神秘智慧是一種真實(魔法)的知識，或神秘的智慧；它處理永恆的真理和原初的原因，當應用在正確的方向上時，它幾乎是全能的。它的對立面是「非智慧」(Dzyu-mi)，它只處理錯覺和假象，就像在我們的現代科學中一樣。在這段經文，神秘智慧指的是禪那佛集體智慧的表達。

(b) 由於讀者通常都不熟悉禪那佛，因此我們不妨立即說，按照東方學家的說法，有五個「天上」佛，而人類佛是它們在形體與物質世界的顯化。然而，在密傳上，禪那佛是七個，至今只有其中五個顯化*，還有兩個將在第六和第七根種族中出現。他們可以說是出現在這個世界上的佛的永恆原型，也就是每個佛都有自己特定的神聖原型。舉個例子，阿彌陀佛就是釋迦牟尼喬達摩的禪那佛；每當這個偉大的靈魂在塵世上投生時，就通過他顯化出來，就像他在宗喀巴中所做的那樣。† 觀世音(Avalokitesvara) 是七位禪那佛的綜合，且是最初佛(邏各斯)；因而阿彌陀佛是喬達摩的內在「神」，在中國被稱為阿彌陀(佛)。正如里斯·大衛斯(Rhys Davids)所言，他們是每一位塵世凡人佛『在神秘世界中光輝的對應物，且擺脫了這種物質生活的低等狀態』——即解脫的人類佛(manushibuddha)，並被指定在這輪次中掌管塵世。他們是「冥想佛」，且都是「無父母」(Anupadaka)，即從神聖本質自我誕生。在外傳教義中，說到每一個禪那佛都有能力從他自己創造一個同樣天上屬性的兒子——禪那菩薩——在人類佛死後，禪那菩薩必須執行後者的工作；這取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由於被「佛陀的精神」籠罩的人進行了的最高啟蒙——(東方學家認為是佛陀創造了五禪那佛!)——一個候選人實際上成為一個菩薩，是由高等的啟蒙者所創造的。

【*參見辛尼特的《密傳佛教》(A. P. Sinnett's "Esoteric Buddhism" 5th annotated edition, pp. 171-173.)】

【†第一個也是最偉大的改革者，並創立了「黃帽派」(Gyalugpas)。他生於公元1355年的安多，是阿彌陀佛的化身，而阿彌陀佛是喬達摩佛的天上名字。】

(c) 宇宙電是密傳的宇宙起源論中最重要的腳色之一，因而應該加以詳細說明。正如古希臘最古老的宇宙起源論，與後來的神話大相徑庭，厄洛斯(Eros)是原初三元組混沌、蓋亞(Gaea)、厄洛斯中的第三個人：對應到卡巴拉主義的「無限」(En-Soph，因為混沌(Chaos)是「空間」、「虛空」(Chaino))，是無限的一切，「神聖臨在長住」(Shekinah)和「遠古的日子」(Ancient of Days)，或聖靈(Holy Ghost)；因此，宇宙電在尚未顯化的宇宙中是一個東西，而在現象和宇宙世界中是另一個東西。在後者中，他是神秘的、電的、生命的力量，並且在創造性邏各斯的意志下，將所有的形體聯繫在一起，給予它們最初的衝動，並及時成為法則。但在未顯化的宇宙中，宇宙電還未如此，就像厄洛斯還未成為燦爛而長著翅膀的丘比特 - 或稱「愛」。宇宙電與太陽系還沒有關係，因為太陽系還沒有誕生，且眾神還睡在「父親-母親」的懷裡。他是一個抽象的哲學思想。他自己還不能生產什麼；他只不過是一種潛在的創造力量，在這種力量的作用下，可以說是分開了未來一切現象的本體，但又以一種神秘的超感官行為重新將它們結合起來，並放射出創造的光芒。當「神聖兒子」湧現時，宇宙電就成為了推動力量，這種活躍的力量使「一」成為「二」和「三」——在顯化的宇宙層面上。三重的「一」分化為眾多，然後宇宙電被轉化成一種將元素原子們聚集在一起的力量，而使它們聚合和結合。我們在早期希臘神話中找到了這種原始教導的迴響。厄瑞玻斯(Erebos)和倪克斯(Nux)從混沌中誕生，在厄洛斯的作用下，依次誕生了以太和赫墨拉(Hemera)，分別是高等區域的光，以及低等塵世區域的光。黑暗產生光。宇宙電也對應在《往世書》中梵天創造的「意志」或慾望；而在桑楚尼亞松(Sanchoniathon)的腓尼基宇宙起源論教義中，慾望(pothos)，是創造的原則。

宇宙電與「遍一生命」密切相關。顯化的「一」，或稱顯化期的神，是從未知者，即無限的整體中散發出來；而這就是普遍心靈，它從源頭分離出來，是西方卡巴拉主義者的造物者(Demiurgos)或創造性邏各斯，是印度教的四面梵天。在它的整體上，從密傳教義裡已顯化的神聖思想的立場來看，它代表了更高創造性禪那主的群眾。與此同時，隨著普遍心靈的進化，本初佛的隱藏智慧—永恆的至高者顯化自身為觀世音(或顯化的自在主Iswara)，是埃及的奧西里斯、瑣羅亞斯德教的阿胡拉·馬茲達(Ahura-Mazda)、赫爾墨斯哲學家的天上人、柏拉圖主義者的邏各斯、吠檀多的阿特曼*。在顯化的智慧(Mahat)的作用下(由太陽系中無數精神能量中心為代表)，普遍心靈的映像(即宇宙理念以及伴隨這種理念的智能力量)在客體上成為密傳佛教哲學家的宇宙電。宇宙電遵循阿卡莎(Akasa)的七個原則，作用在如上所述的顯化基質或遍一元素上，並通過將其分化為不同的能量中心，而啟動宇宙進化的法則；且宇宙電服從普遍心靈的理念，在顯化的太陽系中產生所有不同狀態的存在。

【* 舒巴羅(Subba Row)先生似乎把他和邏各斯等同，並稱之為邏各斯。(參見他在《神智學者》中的《博伽梵歌四講》)】

由這些代理所產生的太陽系，是由七原則組成的，如在這些中心內的其他一切一樣。這就是跨喜馬拉雅的秘教教義。然而，每種哲學都有自己的方法來劃分這些原則。

因此，宇宙電是具體化的電生命力，是所有宇宙能量的超越性結合統一，在顯化的層面上是看不見的，而其作用在大尺度上類似於一種由意志創造的活躍力量，在這些現象中，那些看似主體的事物作用於看似客體的事物，並推動使其行動。宇宙電不僅是這種力量的活躍象徵和容器，而且被神秘主義者視為一個實體—他所作用的力量是宇宙的、人類的和塵世的，並分別在所有這些層面上施加它們的影響。在塵世層面上，他的影響可以從磁化器強烈的慾望所產生的磁性和活躍力量而感覺到。在宇宙層面中，當事物的形成時(從行星系統到螢火蟲和簡單的雛菊)，它存在於執行的建設性力量中—而其計畫存在於大自然的心智中，或在神聖思想中，是關於那特殊事物的發展和成長。形而上學上，他是眾神客體化的思想；在較低的尺度上是「話語成肉身」，是宇宙和人類理念的信使：普遍生命中的活躍力量。在他的第二個方面，宇宙電是太陽能，是生命電液體*，和保存的第四原則，也就是大自然的動物靈魂，也就是說，或稱—電。在印度，在(第一個)神的早期角色中，宇宙電與毗瑟奴和蘇利耶(Surya)聯繫在一起；因為毗瑟奴在《梨俱吠陀》中並不是一位高等的神。毗瑟奴的名字來源於字根「滲透」(vish)，而宇宙電被稱為「滲透者」和製造者，因為他從原始材料中塑造原子們。‡在《梨俱吠陀》的神聖文本中，毗瑟奴也是「太陽能的顯化」，並且他被描述為三步跨越宇宙的七個區域，因而這個吠陀神與後來的毗瑟奴沒有什麼共同之處。因此，兩者在這一特定特徵上是相同的，一個是另一個的副本。

【*1882年，神智學會主席奧爾科特上校(Col. Olcott)因在一次演講中聲稱電是物質而受到指責。然而，這就是神秘教義的教導內容。只要歐洲的科學對它的真正性質瞭解甚少，「力」、「能量」也許是一個更好的名稱；然而，它是物質，就像以太是物質一樣，因為它是原子的，儘管它與物質有段距離。若有一個事對科學來說是不可量測的，就認為不能稱之為物質，這似乎是荒謬的。說電是「非物質」的，只因為它的分子不受感知和實驗的支配；然而，它可能是原子的，而神秘主義說它確實如此；因此它是物質。但是，即使認為用這種說法來描述它是不科學的，一旦電在科學上被稱為一種能量和力的來源，那麼它們在沒有物質的情況下能被思考嗎？麥克斯韋是一位數學家，也是研究電及其現象的最偉大的權威之一。多年前，他就說過，電是物質，而不僅僅是運動。如果我們接受基本物質是由原子組成這一假設，我們就不能避免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正電和負電可以分為確定的基本部分，它們的行為類似於電的原子們。』(亥姆霍茲，《法拉第講座》，Helmholtz, Faraday Lecture, 1881年)。我們將更進一步斷言，電不僅是實質，而且是來自一個實體的散發物，這實體既不是神也不是魔鬼，而是根據永恆的業力法則統治和引導我們世界的無數實體之一。(見本書附錄。)】

【*†眾所周知，沙子放置振動的金屬板上時，會呈現出一系列不同描繪的規律曲線圖形。科學能否對這一事實給出完整的解釋呢？】

跨出的「三和七」步是指密傳教義裡人類所居住的七個層面，以及地球的七個地區。儘管經常有東方學家提出反對意見，但是我們的行星鏈的七個世界或層面，在公開的印度教經文中被清楚地提到。所有這些數字與其他宇宙起源論中的數字與符號都有關聯，這個奇怪特性可以從古代宗教的學生所作的比較和對照中看出。《梨俱吠陀》中的『毗瑟奴三步穿越宇宙的七個區域』，被評論家們解釋為宇宙意義上的『火、閃電和太陽』；如同視為塵世、大氣層跟天空；也作為矮人(毗瑟奴的化身)的「三步」，雖然更哲學——從天文學的角度來說，非常正確——它們被奧那婆跋(Aurnavabha)解釋為太陽的日出、正午和日落的不同位置。只有密傳哲學才能清楚地解釋它，《光輝之書》非常哲學地、全面地闡述了它。本書說到並清楚地證明，在起初，埃洛希姆(Elohim, Elhim)被稱為「一」(Echod)，或「神在許多中是一」，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泛神論概念(當然是哲學意義上的)。然後發生了改變，『耶和華是埃洛希姆』，從而統一了多樣性，並向一神論邁出了第一步。現在回到疑問，『耶和華如何成為埃洛希姆?』答案是，從下而上「通過三步」。

這裡的含意很清楚。*它們都相互關聯的象徵和標誌著精神、靈魂和身體(人類)；象徵著圓圈轉變成精神、世界的靈魂，和它的身體(或稱塵世)。卡巴拉的無限(Ain-Soph，梵、瑣羅亞斯德教(Mazdeans)的無限時間(Zeroana Akerne)，或其他人稱為「不可知者」)從那個無人能理解的無限圓圈走出來而成為「一」(ECHOD, EKA, AHU)，然後他(或它)透過進化而轉化成為眾多中的「一」，即禪那佛或埃洛希姆，或再一次是七天使(Amshaspends)，他的第三步被帶入肉體的生成，或稱「人類」。而從人類，或稱「男性-女性」(Jah-Hova)，內在的神聖實體在形而上學的層面上，再次是埃洛希姆。

【*數字3、5和7在思辨性共濟會中佔重要地位，如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中展示的那樣。一位共濟會成員寫道：『有3、5、7步來顯示一個環形的行走。3個面包括3, 3; 5, 3; 和7, 3等等。有時它以這種形式出現： $753/2 = 376.5$ 和 $7635/2 = 3817.5$ ，而 $20612/6561$ 英尺的體積比例就是大金字塔的尺寸，』等等。3、5和7是神秘的數字，且最後一個和第一個數字受到共濟會和帕西人(Parsis)的極大尊敬——三角形在任何地方都是神的象徵。(參見《共濟會百科全書》和《畢達哥拉斯三角形》"Masonic Cyclopedia" and "Pythagorean Triangle", Oliver.) 當然，神學博士(例如卡索Cassel)展示了《光輝之書》對於基督教三位一體的解釋和支持(!)然而，在古老神秘主義和符號學中，後者正是起源於外邦人的△。從形而上學的角度講，這三步是關於精神下降到物質，關於邏各斯作為一束射線下降到精神，然後下降到靈魂，最後下降到人的肉體，並在其中成為「生命」。】

卡巴拉思想與古代的神秘主義是相同的。這種神秘主義是所有人的共同財產，既不屬於雅利安第五種族，也不屬於其眾多的亞種族。它並非突雷尼語族(Turanians)所據有，如所謂的埃及人、中國人、迦勒底人，或由第五根種族的七個分支據有，而是真正屬於第三和第四根種族；我們在第五根種族的種子、即最早的雅利安人中，發現了他們的後裔。圓圈是每個民族對於「未知者」的象徵——即「無邊的空間」，是「永遠存在的抽象」的抽象外衣——是不可認知的神。它代表永恆中無限時間。如同「未知時間的無限圓」(Zeroana Akerne)，而從圓圈發出輻射光——是普遍太陽，或稱奧爾穆茲德(Ormazd)*——後者等同於克洛諾斯(Kronos)在其愛奧尼亞(Aeolian)形式，是一個圓。因為圓是沙羅(Sar, Saros)，或稱週期，是巴比倫的神，它的圓形邊界是對於不可見者的可見象徵，而太陽是遍一圓，從中產生宇宙天體，且他被認為是領袖。毗瑟奴的圓(Zero-ana)是神秘的象徵，根據一個神秘主義者的定義，它是『一種曲線，其性質是，對於其中任何一個最小可能部分，如果以任何一種方式繼續繪制曲線，它將最終重新進入自身，並形成一條相同的曲線，或我們稱之為圓。』因此，對於神的自然符號和外顯本性的定義，沒有比圓更合適了，因為它的圓周無所不在(無邊際)，因此它的中心點也無所不在；換句話說，它存在於宇宙的每一點。因此，不可見的神也就是禪那主們，

或聖人們，是原初的七，其外是九，且包括在十內，是它們的綜合整體；「它」從那進入人類。回到第四詩節的評註(4)。讀者將會明白為什麼跨喜馬拉雅山的圓在裡面刻了△|□|☆(三角形，第一條線，立方體，第二條線，和一個五角星，中間有一個點，得到☆，以及其他的變體)，當埃洛希姆(Alhim 或 Elohim)的字母以數字方式閱讀時，產生埃洛希姆的卡巴拉圖，即著名的數字 13514，或由變換順序 31415 所揭示——這是天文數字(pi)，或禪那佛、巨人(Gebers, Geborim)、眾卡比洛斯(Kabeiri)，和埃洛希姆的隱藏含義，都表示「偉人」、「泰坦」(Titans)、「天上的人」，在地球上都是「巨人」。

【* 奧爾穆茲德 (Ormazd)是邏各斯、「最初誕生者」和太陽。】

七在每個民族中是神聖的數字；但是沒有人比希伯來人更把它應用於生理唯物主義。有了這些，就有了最重要的生成數7和男性的起因數9，形成了如卡巴主義者所示的或「伊甸園之樹」*(otz)，是第四種族的「雙雌雄同體棒」。而對於印度人和雅利安人一般來說，含意是多方面的，且幾乎完全與形而上學和天文學的真理有關。†他們的聖人和眾神、他們的惡魔和英雄，都具有歷史和道德意義，雅利安人從來沒有把他們的宗教僅僅建立在生理符號上，如古老的希伯來人所做的那樣。這是在印度的外傳經文中發現的。這些敘述是障眼法，可以從它們的相互矛盾中看出；幾乎在每一部《往世書》和史詩中可以找到不同的構建。但若以密傳的理解去地閱讀，它們都將產生相同的意義。因此，一種說法列舉了七個世界，這不包括陰界，而後者在數量上也是七；這 14 個上界和下界與七重鏈的分類沒有任何關係，而是屬於純粹空靈的、不可見的世界。這些將會在其他地方被注意到。就目前而言，只需提出它們是故意被看作是屬於七重鏈的就夠了。『又有另一種列舉稱那七世界為地、天空、天上層面、中間區域、誕生之地、有福的宅邸、真理的居所；並把「梵天之子們」放在第六層，並且稱第五層(Jana Loka)是動物在大火中被毀滅而重生的地方。』(參見《印度經典詞典》)一些真正密傳的教導是在「象徵主義」中給出的。準備好的人會明白其隱藏的意義。

【*這是「至聖所」的象徵，是性別分離的 3 和 4。22 個希伯來字母中幾乎每一個都只是陽物象徵。在這兩個字母中——如上所示——一個是 ayin，是否定的女性字母，象徵著一隻眼睛；另一個是男性字母，tza，象徵魚鈎或飛鏢。】

【†一位卡巴拉主義者告訴我們，在他一本尚未出版的著作中，他將卡巴拉和《光輝之書》與雅利安人的神秘主義進行了對比，聲稱：『希伯來語的清晰、簡短、簡潔和準確的模式，遠遠超過了印度人語無倫次的話語——正如詩篇作者以同樣的方式說：「我的口用舌頭說話，我不知道你的眾數字。」(lxxi, 15) ... 印度教銘文顯示，它的不足之處在於，有大量的外來方面的混合物，如同希臘人(撒謊的希臘人)借用了羽毛，而共濟會也是如此：從希伯來語粗略的單音節(和明顯的)匱乏中可以看出，後者的起源比上述任何一種都要久遠得多，而且是源頭(!?)，或者比任何一個都更接近原始的源頭。』這是完全錯誤的。我們這位博學的兄弟和記者顯然從印度的《聖典》(Shastras)和《往世書》來判斷印度的宗教體系，很可能是後者，而且是透過現代譯本，是已受到東方學家進行了徹底的破壞。如果一個人想要進行比較，就必須轉向他們的哲學體系與密傳教導。毫無疑問的，《摩西五經》、甚至是《新約》的象徵主義，都來自同一個源頭。但肯定的是，胡夫(Cheops)金字塔的年代肯定比《摩西五書》更早吧？皮亞齊·斯邁思(Piazzi Smythe)教授重述了在所羅門傳說神話中的神殿中，所發現對此金字塔測量結果。因此，如果有任何聲稱的如此偉大的身份，那一定是由於猶太人的卑屈複制，而不是埃及人的複制。猶太人的文字、甚至他們的語言希伯來語都不是原創的。他們是從埃及人那裡借來的，摩西就是從埃及人那裡得智慧的；或是學習自科普特人(Coptic)，即古腓尼基人的可能親戚或父母；以及學習自喜克索斯人(Hyksos)，他們的(所謂的)祖先，正如約瑟夫在他的《反駁阿皮翁》("Against Apion" I, 25. Aye)一書中所展示的那樣；但誰是喜克索斯的牧人呢？埃及人是誰呢？歷史對這個問題一無所知，只是從歷史學家們各自的意識深處進行推測和理論化。(見《揭開伊希斯的面紗》，第二卷，430 - 438 頁)。本森(Bunsen)說：『卡姆森人(Khamism)，或稱古科普特人，來自西亞，含有閃族的一些萌芽，因此證明雅利安人和閃族的原始同源統一性』；且他

把公元前 9000 年發生在埃及的大事件置於這。事實上，在古老的神秘主義和雅利安人的思想中，我們發現了一種偉大的哲學，而在希伯來人的記錄中，我們發現只有它最令人驚訝的獨創性，而發明了陽物崇拜和性神譜的神化。】

3. 他是他們的引導精神與領袖。當他開始運作的時候，他將低等界(礦物原子)的火花分離開來，這些火花在他們光輝的居所(氣態雲)中歡快地飄浮與顫動著，並在那裡形成輪子的胚芽。他把它們放在空間的六個方向，以及一個在中間，即中心輪(a)。

(a) 正如前面所解釋的，「輪子們」是力量的中心，而原初宇宙物質圍繞著它膨脹，並經過所有六個鞏固階段後，就變成球狀，最後變成球體或層面。這是密傳宇宙起源論的基本教條之一，即在生命的劫(Kalpas，或萬古)期間，「運動」被認為是一個不斷增長為循環運動的趨勢，從太陽系的最初覺醒到一個新的「白晝」；而在休止的時期，它「在每一個沈睡的原子中搏動和震顫」*(《德基安之書評論》)。『神變成了旋風。』當它的意思是指星星和行星的活躍原則時，它們也被稱為「輪子」(Rotae)，即天體的轉動的輪子，它們參與世界的創造；因為在卡巴拉，他們是由座天使代表的，即天體和星星的天使，他們是這些天體和星星的活化靈魂。(見《揭露卡巴拉》"Kabala Denudata", "De Anima" p. 113)

【*人們可能會問，正如作者經常會問的那樣：『誰來確定這種運動的區別呢？此時所有大自然都被還原為它的原始要素，而且任何人、甚至是所有涅槃中的禪那主之一，都無法看到它？』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大自然的一切事物都必須通過類比來判斷。雖然最高的神靈(大天使或禪那佛)無法穿透我們行星系統和可見太陽系之外的奧秘，但在遠古時代，有許多偉大的預言家和先知，他們能夠回溯地感知道「氣息」和「運動」的奧秘，縱使當時世界的系統處於休止狀態，並且進入週期性的睡眠。』】

這種原初物質的渦旋運動規律，是希臘哲學中最古老的概念之一，其最早歷史上的聖人幾乎都是秘儀的啟蒙者。希臘人是從埃及人那裡得到的，埃及人是從迦勒底人那裡得到的，而迦勒底人是婆羅門密傳學派的學生。留基伯(Leucippus)和阿布德拉(Abdera)的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賢士」(Magi)的弟子——教導說，原子和球體的這種旋轉運動是永恆存在的。* 希塞塔斯(Hicetas)、赫拉克利德(Heraclides)、厄克方圖(Ecphantus)、畢達哥拉斯和他所有的學生都教授地球的轉動；印度的阿耶波多(Aryabhata)、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塞琉古(Seleucus)和阿基米德也如現代天文學家一樣，以科學的方法計算了它的公轉；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知道元素渦旋理論，並且公元前 500 年由他維護，在兩千年後由伽利略、笛卡爾、斯威登堡(Swedenborg)以及湯姆森爵士(Sir W. Thomson)對其進行了細微的修改之後，這一理論最終被採納。(見他的《渦旋原子》,"Vortical Atoms") 如果公正地對待這些知識，它們都是對古代教義的一種回響，是對現在所作出的解釋的一種嘗試。過去幾個世紀的人們，是如何得出相同的觀點和結論的，則是另一個問題；這些是幾千年前在內殿秘密中，作為公理的真理而傳授的。有些是由物質科學的自然進步和獨立的觀察導致的；還有一些人——如哥白尼、斯威登堡等人——儘管他們學識淵博，但他們的知識更多地來自直覺，而不是後天獲得的概念，如通過一門課程的學習而發展起來的。†(參見「佛陀之謎」)

【*大約在公元前 500 年，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希塞塔斯就提出了地球繞軸自轉的學說。他的學生厄克方圖和柏拉圖的學生赫拉克利德也這麼教導。早在公元前 281 年，薩摩斯(Samos)的阿利斯塔克就證明了太陽的不動和地球的軌道旋轉，並與觀測事實相一致。日心說理論是在公元前 150 年，由塞琉西亞(Seleucia)的塞琉古在底格里斯河(Tigris)上教授的——[這是畢達哥拉斯在公元前 500 年教授的。——H.P.B.] 也有人說阿基米德在他的著作《數沙者》(Psammites)中極力主張日心說。地球的球形是亞里士多德清楚地教導的，他用月食時的地球在月球上的影子來證明(亞里士多德《論天》Aristotle, "De Coelo", lib. II., cap. XIV.)。普林尼(Pliny)也為這一觀點辯護(《博物志》Nat. Hist., II.,

65)。這些觀點似乎已經從知識中消失了一千多年……』(亞歷山大·溫徹爾《比較地質學》，"Comparative Geology", Part IV., "Pre-Kantian Speculation" p. 551, by Alex. Winchell, LL.D.)

【† 儘管斯維登堡不可能知道佛教的任何密傳思想，但他一般的概念獨立地接近神秘學教導，這在他的關於旋渦理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在溫切爾(Winchell)教授引用的克里索德(Clissold)譯本中，我們找到了以下摘要：『最初起因是無限的。這誕生了最初有限的存在。』(邏各斯的顯化和宇宙。)『那產生有限的東西類似於運動。(見上節第一節)產生的有限物是一個點，它的本質是「運動」；但因為它無部件，所以這種本質並不是實際的運動，而只是其天生傾向。』(在我們的教義中，它不是「天生傾向」，而是變化，從未顯化的永恆振動、到現象或顯化世界的旋渦運動)……『從這裡首先產生延伸、空間、圖形、和演替或稱時間。就像在幾何學中，一個點產生一條線、一條線形成一個面、一個面形成一個立體，所以在這裡，一個點的天生傾向趨於線、面和立體。換句話說，宇宙包含在第一個自然點的蛋中……天生傾向的運動是循環的，因為圓是所有圖形中最完美的…一個運動的最完美圖像…必須是永恆的循環，也就是說，它必須從中心到外圍，從外圍到中心。』(引自《大自然事物原理》"Principia Rerum Naturalia")這是純粹簡單的神秘主義。】

這裡所說的「空間的六個方向」是指「雙三角」，是純粹精神與物質的結合與融合，或稱「無形體」(Arupa)和「形體」(Rupa)的結合，分別由三角形來象徵。這個雙三角是毗瑟奴的標誌，它也是所羅門之印，是婆羅門的室利延陀羅(Sri-Antara)。

4. 宇宙電沿著螺旋線將六者與第七者(王冠)結合(a)；在各角落上站著光之子們的軍隊(以及「記錄者」在中間輪子上。他們(記錄者們)說：「這很好。」(b)第一個神聖的世界已經準備好了，第一個(現在是)第二個(世界)。然後，「神聖的無形體」(無形體的思想世界)將自身映像在「影子界」(原始形體的陰影世界、或稱智能界)，是(那)「無父母」的最初外衣(c)。

(a) 這種「螺旋線」的軌跡指的是人類與大自然原則的進化；這是一個逐漸發生的進化(我們可以在第二卷中看到，論「人類種族起源」)，如同大自然的其他事物一樣。人的第六個原則(菩提，即神聖靈魂)雖然在我們的觀念中只是一種氣息，但與神聖的「精神」(阿特曼)相比，仍然是某種物質的東西；而菩提也作為阿特曼的載體。宇宙電以他神聖之愛(Eros)的能力，即親和和交感的電力量，被寓言地表現為試圖把純潔的精神(與絕對遍一分不開的射線)與靈魂結合在一起，這兩者構成了人類的單體，而在大自然中則是連接那永恆無限與顯化之間的最初環節。「記錄者」的「第一現在是第二的」(世界)也與之相關。

(b) 在各個角落的「軍隊」是天使般存在的群眾(禪那主們)，被任命指導和看守各自的區域，從顯化期的開始到結束。他們是基督教卡巴拉主義者和煉金術士的「神秘守望者」，並在象徵上和宇宙生成論上，與宇宙的數字系統聯繫在一起。這些天上存在與數字之間的關聯，若按照它所代表的特定「天使」群體，是非常難以解釋的；因為每一個數字都代表著幾個不同概念的群體。這就是象徵主義研究的難點所在，無法通過解開結的方式來解開它，許多學者更喜歡像亞歷山大處理戈耳狄俄斯之結(Gordian knot)那樣處理它；因此，直接的結果就是錯誤的觀念和教導。

『第一個是第二個』，因為「第一個」不能被真正地編號，也不能被視為第一，因為這是本體的領域在其最初顯化：是真理界(SAT)的門檻，遍一實在(無名之神)所放射出的直接能量通過它到達我們。在這裡，不可譯的詞彙「絕對真理」(SAT，存在性)很可能會導致一個錯誤的概念，因為顯化出來的東西不是「絕對真理」，而是現象性的東西；不是永恆的，甚至不是時間潛無限的(sempiternal)。它與遍一生命是同時代且共存的，是「無二的」，但作為一種顯化它仍然是一個幻覺——如同其餘事物。這個「真理界」只能用評註的文字來描述：『一顆明亮的星星從「永恆」的心中落下；這是希望的標燈，其七道射線懸掛著存在者的七個世界。』確實如此；因為這七盞燈的映象

是人類不朽的單體—阿特曼，或稱人類家族中每一種生物的放射精神。首先是這個七重光；然後是：—

(c)「神聖世界」-是在原初光點亮的無數光-是最後一個無形體世界的菩提們，或無形體神聖靈魂們；用古老詩節的神秘語言來說，是「總和」。在《教義問答》中，大師問學生：——

『抬起頭來，弟子；在你上方黑暗午夜的天空中，你看見的是一盞燈，還是無數盞燈在燃燒呢？』

『我感覺到遍一火焰，大師(Gurudeva)啊，我看到無數未分離的火花在其中閃耀。』

『你說的不錯。現在看看四周，看看你自己裡面。那個在你裡面燃燒的光，你覺得它與你同胞們裡面閃耀的光相比，有什麼任何不同之嗎？』

『沒有什麼不同，儘管囚犯被業力所束縛，儘管其外衣迷惑無知的人說：「你的靈魂和我的靈魂不同。」』

神秘科學的一條基本法則，即大自然中化合物的各組成部分，其終極本質的根本統一——從星星到礦物原子，從最高的禪那主到最小的纖毛蟲，且在這個術語最完整的意義上，適用於精神、智能或物質世界。「神是無邊界和無窮擴展。」一個神秘公理如此說；因此，如前所述，梵天的名字如此而來。* 世界上最早的崇拜，即太陽和火，背後隱藏著一種深刻的哲學。在物質科學已知的所有元素中，火是一種從來沒有經過明確分析的元素。可以肯定的是，空氣是包含氧和氮的氣體混合物。我們把宇宙和地球看作是由確定的化學分子組成的物質。我們談到原始的十個地球，各自都有一個希臘或拉丁名稱。我們說水在化學上是氧和氫的化合物。但什麼是火呢？我們得到了嚴肅的回答是：這是燃燒的結果。它是熱、光和運動，以及一般物理力和化學力的相互關係。這一科學定義在哲學上，得到了《韋伯斯特字典》中神學定義的補充，其中解釋火是『懲罰的工具，或者說是不悔改者處於另一種狀態而受的懲罰』——順帶一提，這種「狀態」應該是精神的；但是，唉！火的存在似乎是它的物質性的有力證明。然而，說到將現象視為簡單的幻覺，貝恩(Bain)教授說("邏輯"，第二部)：『一個人非常熟悉的事實本身似乎不需要解釋，並且可以作為解釋任何能與它們同化的事物的手段。因此，液體的沸騰和蒸發被認為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現象，不需要解釋，而且還能用來解釋更罕見的現象。對於未受過教育的人來說，水會乾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對於熟悉物質科學的人來說，液體的狀態是反常和無法解釋的。用火點火的過程是一個很大的科學難題，但很少有人這樣認為。』(125 頁)。

【*《梨俱吠陀》中，我們發現「祈禱之主」兩個名字 (Brahmanaspati 和 Brihaspati) 交替出現，且彼此相同。另見《廣林奧義書》；「祈禱之主」是一位被稱為「眾神之父」的神。】

關於火的密傳教導是怎麼說的呢？它說：『火，是「遍一火焰」在天上和塵世上最完美、最純粹的映像。它是生命與死亡，是一切物質事物的起源和結束。它是神聖的「基質」。』因此，不僅是拜火者、帕西人(Parsee)，甚至是自稱「生於火」的美洲游牧野蠻部落，跟現代物理學和學術的所有推測相比，在他們的信條中表現出了更多的科學、並在其迷信中表現出更多的真理。基督徒說：『神是活躍的火，』又談到聖靈降臨出現「火舌」與摩西「燃燒的灌木」，因而他們和其他「外邦人」一樣都是拜火的。在所有的神秘主義者和卡巴拉主義者中，薔薇十字會用最正確的方式定義了火。買一盞六便士的燈，只要給它加點油，你就可以用它的火焰點燃整個地球的燈、蠟燭和火，也不會減弱此燈的火焰。如果神，這根本的遍一是永恆的、是無限的基質（「那位主、你的神是吞滅的火」），且它從來不會被吞滅的話，那麼，若將神秘學如下教導視為非哲學性的，這似乎是不合理的：『無形體和形體的世界就是這樣形成的：從遍一光到七光；從每一個七，七乘以七 ...』等等。

5. 宇宙電邁出五步 (已經邁出了前三步) (a)，並在正方形的每一個角落，為四個聖者和他們的軍隊 (群眾) 各自造了一個有翅膀的輪子 (b)。

(a) 這些「步伐」，如已解釋的 (見第四節評論) 是指宇宙和人類的原則——後者在外傳教義的劃分中包含三個 (精神、靈魂和身體)，而在密傳的計算中包含七個原則——本質的三個射線和四個方面。*那些研究過辛尼特(Sinnett)先生的《密傳佛教》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掌握這些術語。有兩種密傳的學派——或者更確切地說，一種學派分為兩部分——一種是給內圈的弟子，另一種是給外圈弟子或半門外弟子，位於喜馬拉雅山脈以外；前者教導七重劃分，後者教導六重劃分。

【* 這四個方面是身體、它的生命或活力、身體的「雙重體」，以上是隨著人的死亡而消失的三元組；最後再加上「欲體」(Kama-rupa)，它會在「欲界」(Kama-loka) 中分解。】

從宇宙的觀點來看，宇宙電在這裡「邁出五步」指的是意識和存在的五個較高的層面，而第六個和第七個 (往下計算) 是星光層和塵世層，或稱兩個較低的層面。

(b) 『四個有翅膀的輪子在各個角落……給那四個聖者和他們的軍隊(群眾)』……這就是「四大君」(Maharajahs)，或者稱禪那主們的偉大國王，是各自掌管四個方位基點中的天神。他們是攝政王或天使，統治著北、南、東和西方的宇宙力量，這些力量有各自獨特的神秘屬性。這些存在者也與業力有關，因為後者需要物質媒介來執行她的法令，例如存在著四種風，科學公認它們對人類和每一種生物的健康，都有各自或惡或善的影響。在羅馬天主教教義中有一種神秘哲學，它把各種各樣的公共災難，如流行病、戰爭等等，追溯到來自北方和西方的不可見「信使」身上。以西結(Ezekiel)說：『神的榮耀來自東方之路。』；而耶利米(Jeremiah)、以賽亞(Isaiah)、和詩篇作者都向他們的讀者說，太陽之下的一切惡，都是從北方和西方來的——而當這個命題應用於猶太民族時，聽起來就像是他們自己的一個不可否認的預言。這也解釋了聖安布羅斯(St. Ambrose, "On Amos, ch. iv.") 為什麼宣稱正是出於此原因，『我們詛咒北風，並且在洗禮儀式中，我們首先轉向西方(星光界)，放棄居於其中的更好者；然後我們轉向東方。』

關於「四大君主」，即四個方位基點的攝政者的信仰曾經是普遍的，現在也流傳於基督教徒中，*聖奧古斯丁稱它們為「天使的美德」，而當它們被自己列舉出來的時候，被稱為「神靈」，或被異教徒稱為的「惡魔」。但是在這個信仰上，異教徒和基督徒區別呢？繼柏拉圖之後，亞里斯多德解釋道，「元素」(stoicheia)一詞僅被理解為那些非實體原則，各自放置在我們宇宙世界的四個大部門中以監督它們。因此，他們和基督徒一樣，崇拜的不是各元素和(想象的)方位基點，而是統治這些的「神靈」。對於教會來說，有兩種星光界存在，天使與魔鬼；對於卡巴拉和神秘主義者則只有一個；而羅馬教會想象併發現他是一位「光的統治者」，但不管他被稱為「光之統治者們」(the Rectors of Light)、「世界統治者們」(Cosmocratores)、還是「黑暗統治者們」(Rectores tenebrarum harum)等另外的名稱，都是沒有區別的。給予懲罰或獎賞的不是「統治者」或「大君主」，也不是經過「神」的許可或命令，而是人類本身——是他的行為或稱業力，個別地或集體地(有時在整個國家的情況下)吸引著各種各樣的邪惡和災難。我們產生起因，接著這些起因喚醒了星光界中相應的力量；那些力量被產生這些起因的人，以磁力和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吸引，並對他們作出反應；無論這些人是實際作惡的人，還是僅僅是心懷鬼胎的思考者。現代科學教導，思想即是物質†；正如傑文斯(Jevons)和巴貝奇(Babbage)在他們的《科學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ce)一書告訴大眾：『現存物質的每一個粒子，都必定是所有發生過事情的記錄。』現代科學日益被吸引至神秘主義的漩渦中；毫無疑問是無意識的，但還是很理智的。科學的兩大理論是一元論和唯物主義，對應心智與物質的關係。這兩種觀點涵蓋了整個負面心理學的領域；除了泛神論德國學派的准神秘主義觀點外。‡

【* 學者福修斯 (Vossius) 在他的《神學圈子》(Theol. Cir. I. VII) 中說：『雖然聖奧古斯丁說過，世界上每一件可見的事物，都有天使般的屬性，作為它附近的監督者，然而必須理解這不是個體，而是整個物種；每個物種都有自己獨特的天使來看顧。他在這一點上與所有的哲學家是一致的……對我們來說，這些天使是與物體分離的靈體……而對於哲學家(異教徒)來說，他們就是神靈。』考慮到羅馬天主教會為「星星之靈」設立儀式，後者看起來可疑地像「神靈」，而現代羅馬受過高等教育的天主教基督徒尊敬它們並向它們祈禱，不亞於古代和現代的異教暴民。】

【†當然不像德國唯物主義者莫爾肖特(Moleschott)所說的那樣，他告訴我們「思想是物質的運動」，這幾乎是一種無與倫比的荒謬。心智狀態和身體狀態是明顯不同的。但這並不影響我們的論點，即每個思想除了伴隨物質(大腦變化)外，在星光層面上表現出客體方面，儘管是對我們超感官的客體。(見《神秘世界》"The Occult World" pp. 89, 90.)】

【‡關於心智和物質之間關係，我們可以將當代科學的思想家的觀點歸結為兩種假說。這表明，兩種觀點都同樣排除了靈魂獨立存在的可能性，即獨立於其運作的物質大腦。這些是：—

(1) 唯物主義：此理論認為心智現象是大腦分子變化的產物；是運動轉化為感覺的結果(!)。更粗魯的學派曾經把心智定義為一種「特殊的運動方式」(!)，但是這種觀點慶幸的被現代大多數科學家認為是荒謬的。

(2) 一元論，或單一基質學說：是負面心理學的一種更微妙的形式，它的倡導者之一貝恩(Bain)教授巧妙地稱之為「保守唯物主義」。這一學說得到了廣泛的贊同，它的支持者包括路易斯(Lewis)、斯賓塞(Spencer)、費里埃(Ferrier)和其他人，雖然思維和心智現象通常與物質形成根本對比，但在某些條件下，它們都等於同一基質的兩個方面。他們說，思想作為思想，儘管與物質現象完全對立的，但它也只能被看作是「神經運動的主觀方面」- 不管這位博學的人說的是什麼意思。】

根據亞歷山太的革利免(Clemens Alexandrinus)的說法，在埃及神廟裡，一塊巨大的幕布會把神龕和會眾的地方隔開。猶太人也是如此。在這兩個情況裡，簾子都被拉在五根柱子上(五角星)，密傳上象徵著我們的五種感官和五個根種族，而簾子的四種顏色代表了四個方位基點和四個塵世元素。整體是一個寓意的象徵。正是通過那些統治著四個基點和元素的四個高等統治者，我們的五感官才可能認識到大自然中所隱藏的真理；而且並非元素本身為異教徒提供了神聖的知識或神的知識，如克萊門斯所說的那樣。*雖然埃及的象徵是精神性的，但猶太人的象徵純粹是物質的，且實際上，它只崇敬盲目的元素和虛構的「點」。摩西在曠野所立的四方帳幕，若不是有相同的宇宙意義的話，那還有什麼意思呢？『你要做一個懸掛……用藍色、紫色、朱紅色的』和『五根用於懸掛的皂莢木柱……四個角料上有四個銅環……四面用細木板立於帳幕的南、北、西、東...以及巧匠智天使(Cherubims)。(《出埃及記》"Exodus", ch. xxvi., xxvii.)。帳幕和方形庭院、智天使和所有的建築，都與埃及神廟中出現的一模一樣。直到今天，這個方形的帳幕在中國人和西藏人的外傳崇拜中，仍然有著同樣的含義—四個方位基點表示金字塔、方尖碑和其他類似方形豎立物的四個側面的含義。約瑟夫斯(Josephus)仔細地解釋了整件事。他說帳幕的柱子和在推羅(Tyre)為了四元素設立的柱子一樣，都是立在基台上的，其的四個角面對四個基點。他補充說：『基座的角度同樣具有黃道十二宮的四個圖形』，代表有著相同的方向。(《古物 I》Antiquities I., VIII., ch. xxii.)。

【*因此，『元素的性質包含了神的啟示。』這句話(取自革利免的《雜記》Clemens's "Stromata", R. IV., para. 6)適用於兩者或都不適用。查閱《阿維斯陀的詮釋》(Zends, vol II., p. 228,)和普魯塔克《伊西斯與奧西里斯》(De Iside)並與《銘文學院》(Layard, "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1854, Vol. XV.)進行比較。】

這個想法可以追溯到瑣羅亞斯德教的洞穴、印度的岩石寺廟，或在所有一直保存至今的古代神聖方形建築。萊亞德 (Layard) 明確地表明了這一點，他在每個國家的宗教中、在方尖碑的形狀下、在金字塔的四邊等等，發現了四個基點和四個原始元素。在這些元素和他們的基點中，四大君是其攝政者和主管。

如果學生想瞭解更多，他只需要比較以西結的異象 (第一章) 和中國佛教所之的內容 (甚至在其外傳教義中)；並研究這些「偉大國王們」的外在形象。在牧師約瑟夫·埃德金斯(Joseph Edkins) 觀點中，他們是『各自掌管印度教徒所劃分的世界四大洲的天神。』* 每個都領導一支由精神性存在所組成的軍隊，來保護人類和佛教。這四個天上存在正是如此，除了沒有對佛教的偏愛以外。他們是人類的保護者，也是塵世上業力的代理人，而「記錄者」則關注人類的來世。同時，他們是四種活躍存在，在以西結的異象中「類似於人」，而聖經的譯者稱之為「智天使」、「熾天使」(Seraphim) 等等；被神秘學家稱為「有翅膀的球體」、「火輪」，而在印度教的萬神體系中有許多不同的名字。所有這些乾闥婆 (Gandharvas)、「甜美的歌手」、阿修羅、緊那羅 (Kinnaras)、那伽 (Nagas)，都是對「四大君」的比喻性描述。熾天使是天上的火蛇，且我們在一段描寫須彌山的文字中發現：『榮耀的崇高群眾，眾神和天上唱詩班的可敬出沒地……不被有罪的人觸及……因為被蛇保護著。』他們被稱為「復仇者」，和「有翼之輪」。

【* 印度人碰巧把世界分成了七大洲，不管是外傳的還是密傳的；而他們的四個宇宙天神是八個，掌管羅盤的八個點，而不是大陸。(參見《中國佛教》第 216 頁)】

在解釋完他們的任務和角色後，讓我們看看基督教聖經的解釋者是怎麼說「智天使」的：—
『這個詞在希伯來語中意味著豐富的知識；這些天使是以其精湛的知識而得名，因此被用來懲罰那些侵襲神聖知識的人。』(克魯登 (Cruden) 在其《詞彙索引》對《創世紀》iii., 24 所作的解釋)。這很好；儘管其信息是模糊的，但它表明了「智天使」被置於伊甸園門口，是發生在「墮落」之後；這也向這位可敬的解釋者暗示了懲罰的想法，是與被禁止的科學或稱神聖知識有關——這通常會導致另一種「墮落」，在人類看來是眾神或「神」的墮落。但由於善良的老克魯登對業力一無所知，或許能被諒解。然而，這個寓言具有啟發性。從神的居所須彌山到伊甸園，這段差距非常小；而從印度教的蛇到奧菲特 (Ophite) 的智天使基路伯 - 是七者中的第三個且是龍 - 這裡差距更小；因為他們都守望著通往秘密知識領域的入口。但以西結清楚地描述了四位宇宙天使：『我看了並看見，一個旋風、雲彩、和火裹著它……又從其中出現四個活躍生物的形像來……他們長得像一個人。各自都有四個臉和四個翅膀……人的臉、獅子的臉、牛的臉、鷹的臉……(這裡用「人」代替了「龍」。對比「奧菲斯派的神靈」。*) ...『當我正觀看這活躍生物的時候，見地上有一輪子與其四個臉 ... 如同一個輪子在一個輪子的中間……因為此活躍生物的的支撐是在輪子中……它們的樣子就像火炭……』等等。(《以西結書》，第一章)

有三組主要的建造者群體、行星神靈和「記錄者」，每一群體又被分為七個亞群體。即使在這樣一部大作中，也不可能對這三個主要的群體進行精細的研究，因為這就需要再增加一卷了。「建造者們」是最初「心智所生」實體的代表，因此是原初的「聖人 - 生主」(Rishi-Prajapati)：也由埃及七大神代表，其中奧西里斯居首位：或由瑣羅亞斯德教的七個「大天使」(Amshaspends) 所代表，並以阿胡拉·馬茲達 (Ormazd) 為首：或由「臉的七神靈」代表：或由七個質點從最初三元組分離出來所代表，等等。†

【*羅馬天主教會認為與這些「臉」有相對應的天使，是與奧菲斯派相同的：龍——拉斐爾 (Raphael)；獅子——邁克爾 (Michael)；公牛——烏利爾 (Uriel)；還有鷹——加百利 (Gabriel)。這四位與四位福音傳道者相伴，並為福音書作序。】

【†猶太教徒沒有東、西、南、北的名字，除了卡巴拉主義者外；因此他們用前後左右來表達他們的思想，並且經常在外傳教義上混淆照些術語，從而使聖經中的障眼法更加混亂和難以解釋。此外，在詹姆斯一世國王時期所翻譯的英語《聖經》，其中 47 名翻譯員『只有 3 名懂希伯來語，且這兩名在翻譯《詩篇》之前就去世了。』（《皇家共濟會百科全書》"Royal Masonic Cyclopaedia"），因此一個人很容易理解，對於英語版本的聖經應該放多少信賴。而在這部作品中，一般採用的是杜埃羅馬天主教的版本。】

他們在「黑夜」之後建立或者稱「重建」每一個「系統」。第二組建設者是我們行星鏈專有的建築師；第三是我們人類的祖先——是微觀宇宙的宏觀原型。

行星神靈一般是星星的傳訊神靈，尤其是行星的。他們主宰著人類的命運，所有人都出生在他們的星座之下；而與其他系統相關的第二組和第三組，也具有相同的功能，並掌管著大自然的各個部門。在印度外傳教義的萬神體系中，他們是掌管羅盤八個點的守護神——四個基點和四個中間點——他們被稱為「護世者」（Loka-Palas，在我們可見太陽系中「世界的支持者或守護者」），其中因陀羅（東）、閻摩（南）、伐樓拿（西）和俱吠羅（北）是主要的；他們的大象和配偶當然是幻想的，以及後來加上的想法有關；儘管它們都有神秘的意義。

「抄寫者」（在第四節第 6 節的注釋中對其進行了描述）是宇宙的神靈，而「建造者們」只是我們自己的行星神靈。前者屬於宇宙起源論中最神秘的部分，這裡不能給出。無論開悟者（甚至是最高等的開悟者）是否能完全瞭解這三個天使階層，還是只知道與我們世界的記錄有關的較低階層，作者不打算下結論，儘管她更傾向於後者的假設。在開悟者的最高等級中，只有一件事被教導：「記錄者」與業力相關——它是業力的直接記錄者。*

【* 關於神聖知識的和秘密知識的象徵，在古代是普遍存在的，一棵樹，也象徵著經文或記錄。因此「記錄者」（Lipika）這個詞，代表「書寫員」或抄寫員；而「龍」象徵著智慧，並守護著知識之樹；赫斯珀里得斯（Hesperides）的「金色」蘋果樹；須彌山上「茂盛樹木」和植被被一條蛇守衛著。朱諾（Juno）在與朱庇特（Jupiter）結婚時，送給他一棵結有金色果實的樹，這是夏娃將知識之樹上的蘋果送給亞當的另一種形式。】

6. 「記錄者」劃定了三角形、第一個一（垂直線或圖形 I.）、立方體、第二個一、和卵（圓）中的五角星（a）。對於那些下降又上升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叫做「無法通過」的環。這些人在此劫期間，正朝著「與我們同在」的偉大日子前進。（b）... 如此形成了「無形體」和「形體」（無形體世界與形體世界）：從一道光產生七道光；從每一個七產生七乘以七道光。「輪子們」守望著環.....

這一詩節接著對天使階層的次序進行了簡要的分類。從四元組和七元組中，散發出了「心智所生」的十元組、十二元組、二十一元組等等，所有這些再一次被劃分為七重、九重、十二重等等的子群體，直到一個人的腦袋迷失在這無窮無盡的天上群眾和存在者的列舉中；它們各自有其獨特的任務，以在其存在中統治著可見的太陽系。

（a）在此詩節的第一句中，其深奧含義是那些被稱為「記錄者」的存在，即業力賬目的記錄者，製造了一道無法逾越的障礙，於個人自我和非個人本體之間；後者是前者的本體和「父母-來源」。這是其寓意。他們將物質的顯化世界限定在「不可穿越」之環內。這個世界是「一」在幻覺層面上、從一劃分為多的象徵（客體），也是「最初」（Adi）或「一」（Eka）的象徵；而這個「一」是可見宇宙的主要創造者們或稱建築師們的集合與總體。在希伯來神秘學中，他們的名字同時是「一」（Achath）和「一」（Achod），然而前者是陰性的，後者是陽性的。一神論者已經（並且仍在）利用卡巴拉深奧的神祕主義，套用了「質點-埃洛希姆」來代表「遍一至高本質」的顯化以認識它，並稱之為耶和華（Jehovah）。但這是相當武斷的，違背了所有的理性和邏輯，因為術語「埃洛希姆」（Elohim）

是一個複數名詞，與複數詞「生命」(Chiim)相同，通常與埃洛希姆成為複合詞。*而且，在神秘形而上學中，確切地說有兩個「一」：一個在絕對性和無限的不可到達層面上，且對於這個層面不可能有任何的推測；另一個「一」是在散發物的層面上。前者既不能發散也不能分裂，因為它是永恆的、絕對的、且不可改變的。而第二個「一」可以發散也可以分裂，因為它可以說是第一個「一」的映像(是邏各斯，或者說是幻覺宇宙中的自在主(Eswara))†。它從自身散發出來—就像上面的質點三元組散發下面的七質點—是七射線或者七禪那主；換句話說，同質變成異質，「原質」分化成元素們。但是，除非它們回歸到原始元素，否則它們永遠不能越過「中性狀態」，或稱零點。

【*在《形成之書》(Sepher Jezirah)和其他地方，這個句子：「一 - 靈 - 埃洛希姆 - 生命」(Achath-Ruach-Elohim-Chiim)表示埃洛希姆充其量是雌雄同體的，況且女性元素幾乎佔主導地位，因而應該讀作：『「一」是她，是生命的埃洛希姆的靈。』如上所述，「一」(Achath)是陰性的，而「一」(Achod)是陽性的，意思都是「一」。】

【†這種形而上學的信條，很難找得到比舒巴羅(Subba Row)在討論《博伽梵歌》的演講中描述得更好：『原初質(Mulaprakriti，是梵的面紗)通過邏各斯(或自在主)來作為遍一的能量。』現在，梵是遍一本質，從它開始成為一個能量中心，我現在將它稱為邏各斯...它被基督教徒稱為「話語」(Verbum)，且它是永遠在他父親懷裡的神聖克里斯托斯(Christos)。它被佛教徒稱為觀世音(Avalokiteshwara)...在幾乎每一種學說中，他們都闡明了精神能量中心的存在，它是未誕生的、永恆的，存在於沈睡期梵的胸懷中，並在宇宙活動時期作為意識能量中心開始.....』因為正如講演者所說，梵不是這個或那個，甚至不是意識，因為它不能與物質或任何有限的事物聯繫起來。它不是自我，也不是非自我，甚至不是阿特曼(Atma)，而是所有顯化和存在模式的遍一來源。】

這就是此寓言含意。「記錄者」將純精神的世界(或層面)與物質世界(或層面)分開。那些「下降和上升」的人，即投生的單體與努力淨化和「提升」人類，還未完全達到目標；並且只有在「與我們同在」的那一天到來之前，他無法越過「不能穿越之環」；到了那天，人類從無知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並充分認識到「自我」在其個性中(誤以為是他自己的)，與宇宙自我(超世界靈魂, Anima Supra-Mundi)的不可分離性，從而融合到「遍一本質」，不僅變成「與我們同在」(顯化的宇宙生命，即「遍一」生命)，而且成為那生命本身。

從天文學的角度來說，「記錄者」在三角形、第一個一、立方體、第二個一、以及五角星周圍描出的「不可穿越之環」，用來限制這些圖形，因而又顯示出包含了 31415 的符號，或者在數學表中經常使用的系數(pi的數值)，是這些幾何圖形在這裡代表數值。根據一般的哲學教導，這個環超出了天文學中所謂星雲的範圍。但這是一個錯誤的概念，就像在《往世書》和其他外傳的經文中，給出關於「天界」(Devaloka)和天空的1008個世界的地形樣貌與描述。當然，不管在密傳與世俗的科學教導中，存在著許多的世界，它們距離我們如此之遠，以至於其中離我們最近的世界所發出的光，在抵達我們現代迦勒底時，早已在宣讀「要有光」這句話之前就失去光輝了；但是這些不是在天界層面上的世界，而是在我們的太陽系中。

化學家在到達他所處理的物質層面的同質狀態或稱零點後，就突然停了下來。物理學家或天文學家在星雲之外，計算了數十億英里後也突然停止下來；半啟蒙的神秘主義者會向自己描繪這個中性狀態的點，並認為它存在於某個層面上；即使不是物質層面，卻是人類智力仍然可以想象得到的。但完整的啟蒙者知道，「不可穿越之環」既不在一個地方，也不能用距離來衡量，而是存在於無限的絕對性中。在這個完全啟蒙者的「無限性」中，既沒有高度，也沒有廣度，也沒有厚度，但一切都是深不可測的，並從物質層面向下延伸到「超-超-形而上」。在使用「向下」這個詞時，意思是本質的深度：「不在一處，卻無處不在」，而不是只物質實體的深度。

如果一個人仔細地研究通俗宗教的外傳、粗略擬人化的寓言，即使在其中也可以模糊地理解「不可穿越之環」的教導，是由「記錄者」所守護的。因此，你甚至可以在差別不二論 (Visishtadwaita) 的吠壇多教派 (Vedantin) 的教導中找到它，這是整個印度最頑強的擬人化教派。因為我們讀到那被釋放的靈魂：——

在到達解脫 (Moksha，一種極樂狀態，意為「從束縛解脫」) 後，它在被曾為「至高層面」 (PARAMAPADHA) 的地方享受極樂。這個地方不是物質性的，而是由「本質」構成 (Suddasatwa，自在主 (Iswara) 的身體由此形成)。在那裡，單體 (Muktas 或 Jivatmas) 已經達到瞭解脫，不再受制於物質或業力的屬性。『但如果讓他們選擇，他們可能會投生在塵世上只為了造福世界。』*從這個世界到「至高層面」或稱非物質世界的方法，叫做「天神之道」 (Devayana)。人一旦到達解脫，身體就死了：——

『靈魂 (Jiva) 連同星光體 (Sukshma-sarira) 一起從身體的心臟，到達頭頂上的梵穴，穿過中脈 (Sushumna)，這是連接心臟和梵穴的神經。靈魂穿過梵穴，並通過太陽射線到達太陽區域 (Suryamandala)。然後它穿過太陽中的一個黑點，到達「至高層面」。靈魂在其路上是由的最高智慧所引導，這需要透過瑜伽獲得。† 因此，靈魂在「運輸者」 (Athivahikas，其它名字如阿奇哈 (Archi-Ahas) . . . 阿迭多 (Aditya)、生主 (Prajapati)) 的幫助下，繼續前往「至高層面」。這裡提到的阿奇哈 (Archis) 是某些純潔的靈魂，等等。』 (《差別不二論教義問答》，Visishtadwaita Catechism, by Pundit Bhashyacharya, F.T.S.)

除了「記錄者」(「抄寫員」) 外，從沒有任何神靈越過這條禁忌的界線，且在下一個沈睡期到來以前，也沒有任何靈魂能這麼做；因為這條界線將有限的——無論在人類看來是無限的——與真正的無限分隔開來。因此，那些「上升和下降」的神靈，被我們鬆散地稱之為「天上存在」的「群眾」。但事實上，他們並不屬於這一類。

【*這些自願的在次投生的人，在我們的教義中被稱為應身 (Nirmanakayas，人死後仍存在的精神原則)。

【† 星光體 (Sukshma-sarira)，是「夢境般的」虛幻身體，由天上階層較低等的禪那主所穿著。】

【‡ 試著將這個密傳信條與《直覺智慧》 (Pistis-Sophia，知識=智慧) 中發現的諾斯替主義教義進行比較。在後者中，蘇菲亞·阿卡密 (Sophia Achamoth) 在通往至高光的途中，迷失在混沌之水 (物質) 中，而克里斯托斯 (Christos) 拯救她並幫助她走上正確的道路。注意，「克里斯托斯」在諾斯替主義者看來，意味的是非個人的原則，即宇宙的阿特曼，以及每個人靈魂中的阿特曼——不是耶穌；儘管在大英博物館的古老科普特語 (Coptic) 手稿中，「克里斯托斯」幾乎總是被「耶穌」所替代。】

他們是存在階層中更高世界的實體，高得無法估量，以至於在我們看來，他們必須以神靈的形象出現，而且在集體上是一神。但是，我們這些凡人，對螞蟻來說必也是如此；並且螞蟻會根據其特定能力而進行推理。我們都知道，螞蟻也可能會在頑童的手中，看到一個人格化的神用復仇手指，在片刻之間、以及惡作劇的衝動之下，毀掉了它那幾個星期辛苦打造的蟻丘——這對於昆蟲的時間來說是漫長歲月。螞蟻敏銳地感受到了這一點，並把這種不應該發生的災難歸咎於天意與罪惡的結合。螞蟻也可能像人類一樣，把它視為始祖曾犯下的罪所產生的後果。誰知道呢？又有誰能肯定或否定呢？拒絕承認在整個太陽系中，除了我們自己之外，還有任何其他理性和智能存在於人類層面上，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傲慢。科學有權利肯定的是，在跟我們一樣的生活條件下。不存在不可見的智能體。它不能直截了當地否認在世界中還有世界的可能性，並處於與我們世界截然不同性質的條件之下；它也不能否認，其中一些世界與我們自己的世界之間可能存在某種有限的交流*。我們所受的教導是，存在著純粹神聖神靈的七個階層，屬於最高世界；而在六個較低的世界中，存在

著人類偶爾能看到和聽到的階層，他們與塵世上的後代交流；這些後代與它們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人類的每一個原則都直接來源自那些偉大存在的性質，它們各自為我們提供了內在的不可見元素。我們歡迎物質科學來推測生物的生理機制，並繼續她徒勞無益的努力，試圖把我們的情感、我們的感覺、心智和精神，分解成無機載體的不同功能。然而，在這一方向上所能做的事都做完了，而科學也不能再走得更遠了。

【* 這位歐洲出生的最偉大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向我們宣稱，這種交流絕不是不可能的。『我承認，我傾向於斷言世界上存在著非物質的性質，並把我自己的靈魂歸入這些存在的類別。從今以後，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會被證明，人的靈魂，即使是在今生，會與神靈世界中一切非物質性質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它會相互作用於這些，並從它們那裡接受印象。』(《通靈者之夢》，Traume eines Geistersehers, quoted by C. C. Massey, in his preface to Von Hartmann's "Spiritismus")】

她正站在一堵死牆前，她想象在這堵死牆的表面上，追尋著偉大的生理學和心理學發現；但這些每一個發現，都將被證明不過是她的科學幻想和幻覺所編織的蜘蛛網。僅我們客體框架的組織，能服從於生理學的分析和研究。*其中的六項更高原則將永遠躲避那些由敵意引導的手，它們故意忽視和拒絕神秘科學。

【* 例：所有與心理問題有關的現代生理學研究都已經表明(且因事物的性質，曾能表明)，每一種思想、感覺和情感都伴隨著某些神經分子的重新組合。布希納(Buchner)、沃格特(Vogt)等科學家的推論認為，思維是分子運動，因此必須對我們的主觀意識這一事實，進行全面的抽象。】

因此，「與我們同在的偉大日子」這句話的唯一有意義之處就在於它的直譯。對於不熟悉神秘主義的神秘教義，或更確切地說，不熟悉密傳智慧或「智慧主義」的公眾來說，它的意義不那麼容易揭示。這是深奧智慧所特有的一種表達，對於世俗的人來說是意義模糊的；就像埃及人稱之為「到我們這裡來的日子」*一樣，意思和前者是一樣的，雖然動詞「同在」在這個意義上，可能可以用「留下」或「與我們一起休止」來替代更好，因為它指的是被稱為「超涅槃」的長時間休止。正如在對埃及儀式的外傳解讀中，每一個死者的靈魂——從聖師到神聖的公牛(Apis)——都變成一個奧西里斯，也就是被奧西里斯化；雖然秘密教義一直教導，真正的奧西里斯化是每一個單體在 3000 個存在週期之後的命運；如同在此情況下。從「七者」(其最高原則立即被供奉在第七宇宙元素中)的本質和性質中誕生的「單體」，必須在存在和形體的整個週期中，執行它的七重旋轉，從最高到最低的；然後再次從人進展到神。在超涅槃的門檻上，它重新歸於它的原始本質，並再次成為絕對者。

【*參見保羅·皮埃雷特(Paul Pierret)的《死者之書》(Le Livre des Morts)；『「到我們這裡來的日子... 在此日，奧西里斯對太陽說：來吧！我看到它與太陽在阿門提相遇。』(第十七章，第 61 頁)。太陽在這裡代表邏各斯(或克里斯托斯，或荷魯斯)作為綜合的中心本質，並作為輻射實體的擴散本質；其實體不同，但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正如《博伽梵歌》的講者所言：『不能假定邏各斯只是從梵顯化出來的單一能量中心；因為它還有無數的其他中心.....而在梵的胸懷中，它們的數目幾乎是無限的。』因此有「到我們這裡來的日子」和「與我們同在的日子」等說法。就像正方形是四種神聖力的象徵——十點三角形數——圓圈也顯示出了無限內的疆界，是任何人都無法跨越的，即便是精神上也不行，就連天神或禪那主也無法跨越。那些在循環進化過程中「下降和上升」的神靈，只有在接近超涅槃的門檻的那一天，才會穿越「由鐵束縛的世界」。如果他們到達它——他們將安息在超涅槃的懷中，或稱「未知的黑暗」，然後對他們所有人來說，這將成為光明——在整個大沈睡期間，「偉大黑夜」，即被吸收進梵中 3311,040,000,000,000 年。「與我們同在」的那一天是休息的時期或超涅槃。有關「來到我們身邊的日子」這一特定表達的其他資料，請參閱子爵德·魯日的《埃及人的葬禮儀式》(The Funerary Ritual of the Egyptians, by Viscount de Rouge)。它對應於基督教徒的最後審判日，然而這已經被他們的宗教完全物質化了。】

第六詩節

1. 藉著慈悲和知識之母(a) (觀音*—即觀世音的「三重」，住在觀音天(b)) 的力量，宇宙電，作為他們後代的氣息，是兒子們的兒子，已經從較低的深淵(混沌)，呼喚天下(我們的宇宙)的虛幻形體和七元素：——

【* 本詩節翻譯自中文文本，且保留一些與原文相同的名稱。真正密傳的名字是不能給出的，因為它只會使讀者感到困惑。婆羅門教的教義沒有這些的對應物。在很多方面，瓦克(Vach) 似乎是接近於中國的觀音，但在印度，這個名字似乎沒有像觀音在中國受到崇拜一樣被崇拜。沒有一個外傳的宗教體系曾經踩那過女性的創造者，因此，從大眾宗教誕生的第一天起，女性就被認為不如男性，且被這麼對待。只有在中國和埃及裡，觀音和伊希斯才被置於與男性神靈同等的地位。神秘主義則忽略這兩個性別。它最高的神是無性別的，因為它是無形體的，既不是父親也不是母親；而它最初的顯化存在，無論是天上的還是塵世的，都只是逐漸變成雌雄同體，最終才分裂成不同的性別。】

(a) 「慈悲與知識之母」之所以被稱為觀世音的「三重」，是因為在她形而上學和宇宙學的關聯中，她是邏各斯的「母親、妻子和女兒」，就像在後來的神學翻譯中，她成為了「父親、兒子和聖靈(女性的)」——即能量(Sakti)——是三者的本質。因此，在吠檀多的神秘主義中，這是「原初光」(Daiviprakriti)，即通過自在主(Eswara，邏各斯†)顯化的光，它既是梵的邏各斯或稱話語的母親和女兒；而在跨喜馬拉雅兄弟會的教義中，它在寓言上和形而上學神學的階層中，是「母親」，是抽象、理想的物質，是原初質(Mulaprakriti)，是大自然根源；——從形而上學的觀點看，它與本初佛(Adi-Bhuta) 關聯，且顯化於邏各斯，即觀世音(Avalokiteshwara)；——從純粹的神秘上和宇宙上的觀點來看，它是宇宙電(Fohat)†，是「兒子的兒子」，是由這種「邏各斯之光」產生的雌雄同體的能量，且在客體宇宙的層面上顯化為隱藏的、也是顯現的電——也就是生命。

【* 《神智學者》”The Theosophist” of February, 1887, p. 305, first lecture on the Bhagavadgita.。】

【† 講師在 306 頁上的說：『進化是由邏各斯的智能能量開始的，而不僅僅是由於鎖在原初質中的潛能。這個邏各斯的光是鏈接...連接了客體物質和自在主(邏各斯)的主體思想。它在一些佛教書籍中被稱為「宇宙電」。這是邏各斯運作所使用的一種工具。』】

(b) 觀音天是指「聲音悠揚的天上層面」，是觀音的居所，觀音的字面意思是「神聖聲音」。這個「聲音」是「話語」(Verbum) 的同義詞：「言語」，作為思想的表達。因此，我們可以追溯到它與希伯來語的「神聖聲音的女兒」(Bath-Kol) 的關聯，甚至是起源；它也被稱為「話語」(Verbum)、男性和女性的邏各斯、「天上人」或亞當卡蒙(Adam Kadmon)，他同時是王冠(Sephira)。後者想必是由印度瓦克(Vach) 所預見，是言語之神、或話語之神。因為瓦克——如前所述，是梵天的女兒和女性的部分，由「由眾神創造的」——它與觀音、伊希斯(也是奧西里斯的女兒、妻子和姐妹)和其他女神，可以說是女性的邏各斯，是大自然中活躍力量的女神，是話語、聲音和言語。如果說觀音是「悠揚的聲音」，那麼瓦克也是；是『聲音悠揚的母牛，擠出營養和水』(女性原則)——『她給我們營養和食物』，作為「母親 - 大自然」。她在創造工作中與生主(Prajapati)有關連。她隨意的是男性和女性，就像夏娃和亞當一樣。她在阿卡莎(Akasa)中是阿底提(Aditi)的一種形式——是高於以太的原則，是大自然所有力量的綜合；因此，瓦克和觀音都是大自然和以太中神秘聲音的魔法力量，此「聲音」喚起了「天下」，即喚起從混沌出現的宇宙虛幻形體以即七元素。

因此，在摩奴梵天中(邏各斯也是如此)，他將自己的身體分為兩部分，男性和女性，而在後者女性中，他創造了瓦克(Vach)、維拉杰(Viraj)，是他自己，也就是梵天——一位博學的吠壇多神秘學家如此談到了那「女神」，解釋了為什麼自在主(或梵天)被稱為話語或邏各斯；為什麼它實際上被

稱為「聲音梵天」(Sabda Brahman)：—『我即將給出的解釋會顯得非常神秘；儘管神秘的，當人們正確理解它時，它就具有巨大的意義。我們的古老作主說過瓦克有四種類型(見《梨俱吠陀》和《奧義書》)。我們說出的話是「物質聲音」(Vaikhari-Vach)。每一種「物質聲音」都存在於它的「精微聲音」(Madhyama)中，進一步存在於它的「視覺聲音」(Pasyanti)中，最終存在於它的「無限聲音」(Para)的形式中。*AUM(Pranava)之所以被稱為聲音，是因為偉大太陽系的四原則與這四種聲音形式相對應。現在，整個顯化的太陽系以它的精微(Sukshma)形式存在於邏各斯的光或能量中，因為它的能量被捕獲並轉移到宇宙物質...整個太陽系在其客體形式是「物質聲音」，邏各斯之光是「精微聲音」的形式，邏各斯本身是「視覺聲音」的形式，而梵是那聲音的「無限」形式或方面。正是基於這種解釋，我們才必須嘗試去理解不同哲學家所作的某些陳述，大意是說，顯化的太陽系就是「話語」作為太陽系顯化。(見上面所參照的《薄伽梵歌講座》)

【*「精微」(Madhya)是指某種開始和結束都是未知的東西，而「無限」(Para)的意思是無限的。這些表達都關聯於無限和時間的劃分。】

2. 快速而發光者產生了七個「同質狀態」*(a)的中心，在「與我們同在」的偉大日子到來前，沒有人能戰勝這些中心；並且他將宇宙放在這些永恆的基礎上，用基礎胚芽們圍繞著天下(b)。

【*來自梵文的「同質狀態」(Laya)，在此物質點中每一個分化都停止。】

(a) 7個同質狀態中心，是7個零點；這裡使用的術語「零」與化學家使用的意義上是一樣的。在神秘主義中，這用來表示某一點，而分化計算的階梯開始於此。從各中心開始元素的分化，變成構成我們太陽系的元素；而在這些中心之上，密傳哲學允許我們對於生命和光的「七子」、赫爾墨斯和所有其他哲學家的七個邏各斯能感知到模糊的形而上輪廓。人們經常問，宇宙電的確切定義是什麼，他的能力和功能是什麼？因為他所行使的能力，與大眾宗教所理解的人格化神的能力一樣。答案已經在第五節的評論中給出了。就像在《薄伽梵歌講座》中所說的：『整個太陽系必須存在於這個能量的遍一源頭中，光(宇宙電)正是從中散發出來。』無論我們計算太陽系和人的原則有七個還是僅僅四個，物質大自然的力量、與其中的力量都是七種；同樣的權威認為：『知覺能力(Pragna)存在於七個不同的方面，與物質的七個狀態相對應。』("人格化的非人格化的神")。因為，『就像一個人類是由七個原則組成的一樣，太陽系的分化物質存在於七個不同的狀態下。』(來源同上)。宇宙電也是如此。*他是遍一也是七重，在宇宙的層面上，他在光、熱、聲、吸附等顯化的背後原因，是電的「精神」，是宇宙的生命。作為一種抽象概念，我們稱之為「遍一生命」；作為一種客體而明顯的實在，我們談的是顯化的七重體：在上層始於遍一不可知的起源，而最終是無所不在的心智和生命，存在於每一個物質原子中。因此，當科學在談論宇宙電的進化時，說的是野蠻的物質、盲目的力量和無知覺的運動；而神秘主義者指向智能法則和有知覺的生命，並補充說宇宙電是這一切的引導精神。然而他根本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某些其他「力量」的散發物；被基督教徒稱為他們的神(實際上只是埃洛希姆，或是稱為埃洛希姆的七創造者之一)的「信使」背後的力量；而對我們來說是「生命和光的原初兒子們的信使」。

【*「宇宙電」有數個意思。(見第五節，評論及以下)。他被稱為「建設者們的建設者」，他所擬人化的力量形成了我們的七重鏈。】

(b) 他從天心(字面上的意思是「心靈的天上層面」，或絕對事物)拿來填充「天下」(即宇宙)的「基礎胚芽們」是科學的「原子們」和萊布尼茨(Leibnitz)的「單體們」(Monads)。

3. 這七(元素)—首先一顯化，六隱藏；二顯化，五隱藏；三顯化，四隱藏；四產生，三隱藏；四和一部分(TSAN)顯化，二和一半隱藏；六要顯化，一個擱置一旁(a)。最後，七個小輪子旋轉；一個誕生另一個(b)。

(a) 雖然這些詩節指的是大沈睡期(宇宙消滅)之後的整個宇宙，然而這個句子，正如任何一個研究神秘學的人可能會看到的，也類比於我們地球上原始(儘管是複合的)七元素的進化和最終形成。在這些元素中，有四種元素現在已經完全顯化，而第五種元素——以太——只是部分顯化，因為我們在剛進到第四輪次的後半段，因此第五種元素也只能在第五輪次中充分顯化。當然，作為胚芽的各個世界，包括我們自己的世界，主要是從遍一元素在其第二階段(「父親-母親」，即分化的世界靈魂，而不是愛默生(Emerson)所謂的「超靈魂」(Over-Soul))而進化而來的，不論現代科學稱之為「宇宙塵埃」和「火霧」，還是神秘主義稱之為「阿卡莎」(Akasa)、「阿特曼」(Jivatma)，「神聖星光」或「世界的靈魂」。但進化的第一個階段在適當的時間後會到下一階段。在客體層面上，若不是這些元素已從居於「同質狀態」的原質(Ilus)充分地分化的話，是不可能建立世界或天體的。「同質狀態」是涅槃的同義詞。事實上，它是所有物質的涅槃性解離，在經過一個生命週期後，融合到它們的最初狀態的潛伏中。它是過去存在的物質的影子，是發光而無形體的，是消極的領域——宇宙的積極力量在其休止時期潛伏在那裡。現在，談到元素們，現今都在責備古人『認為他們的元素們是簡單而不可分解的。』*這再次是一個無法保證的聲明；無論如何，他們的啟蒙哲學家很難受到這樣的指責，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創造了寓言和宗教神話。若不是因為他們知道元素的異質性，他們才不會有火、空氣、水、土和以太的擬人化；他們的宇宙眾神也永遠不會有這麼多後代、兒女，這些元素們誕生於各自的元素，也存在於各自的元素之中。如果古人對於構成空氣、水、土甚至火的每個元素的潛力、相互關係的功能和屬性一無所知的話，煉金術和神秘現象即使在理論上也會是一種錯覺和陷阱。而火對於現代科學來說，仍是一個未知的領域，因而不得不把它稱為運動、光和熱的演化、或是著火的狀態。簡言之，是通過其外在方面來定義它，然而對其本質仍然無知。現代科學似乎沒有注意到，儘管這些簡單的化學原子可能已經分化了——古老的哲學稱之為「他們各自父母的創造者」，父親們，兄弟們，他們母親們的丈夫們，以及那些母親們(是自己兒子們的女兒們)，比如阿底提(Aditi)和達刹(Daksha)——儘管這些元素在一開始是分化的，但它們仍然不是科學已知的化合物。無論水、空氣、土(通常是固體的同義詞)都不以它們目前的形式存在，也不只以科學所認識的物質三種狀態而存在；因為所有這些都是經由完全形成的星球大氣層、所重新組合而成的產物——甚至是火——所以在地球形成的最初階段，它們是相當自成一類的。現在，支配我們太陽系的狀態和法則已經充分發展；我們地球的大氣層，就像其他星球的大氣層一樣，可以說已經變成了它自己的坩堝。神秘科學教導說，在分子的空間中存在著一種永恆的交換，或者說是原子之間；它們相互關聯，從而改變了它們在每個行星上的組合物。一些科學家，以及那些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和化學家，開始懷疑這個為神秘主義者所熟知的事實。光譜儀只能(根據外部證據)顯示地球物質和恆星物質的可能相似性；它無法再往下去，也無法證明原子是否如地球上的物理和化學反應那樣，以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情況下相互吸引。溫度的範圍，從可設想的最高溫度到最低溫度，或許能將整個宇宙也想像是同一溫度範圍；然而，它的性質，除了離解和再離解的性質以外，在每一個星球上都是不同的；因此，原子進入了一種新的存在形式，是物理科學做夢想不到、也無法認識的。例如，正如已經在《神智學的五年》(Five Years of Theosophy)中表達的那樣，彗星物質的本質「與地球上最偉大的化學家和物理學家所熟悉的任何化學或物理特徵完全不同」(第242頁)。即使是這種物質，在其快速穿過大氣層的過程中，其性質也會發生某種變化。因此，不僅是我們行星的元素，甚至是太陽系中所有姐妹行星的元素，在它們的組合上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就像在我們太陽系†之外的宇宙元素一樣。因此，它們不能作為與其他世界比較的相同標準。‡原子們在永恆母親的懷抱中，被供奉在其處女、原始的狀態中；然而每一個誕生於她領域門檻之外的原子，都注定會不斷分化。『媽媽睡著了，但永遠在呼吸。』而每一次呼吸都向顯化層面散發出她千變萬化(Protean)的產物，由流出的波帶著，並被宇宙電四散，被推向或超越這個或另一個行星大氣層。一旦原子被後者捕獲，它就會迷失；它那原始純潔永遠消失了，除非命運把它引向「一股流出之流」(這是一個神秘的術語，意思與一般術語的含義大不相同)而使它消融；此時它可能再次被帶到它已經消亡的邊界地帶，並飛向內在的空間而不是之上的空間時，它將處於一種分化平衡狀態，並愉快地被重新吸收。如果一個真正博學的神秘煉金術士寫了《原子的生命和歷險》，他會永遠受到現代化學家的嘲笑，也許還有他後來的感謝。§論如何，評論說：『「父親-母親」的氣息散發寒冷和光芒，並變得炙熱

和腐敗，再次冷卻，並在內在空間的永恆懷抱中淨化。』人在山頂上吸進冷的純空氣，然後將它吐出時是不純的、熱的、轉換後的。因此 - 高層面的大氣層是每個星球的嘴巴，而低層面大氣層是它的肺 - 我們地球人類所呼吸的只是「母親」的廢氣；因此，「他注定要死在這上面。」||

【*我們這些史前祖先的幽靈，可能會向現代物理學家報以贊美，因為化學領域的新發現已經讓克魯克斯 (Crookes, F.R.S.) 先生承認，科學對於最簡單分子複合性質的認識，還有千里之遙。從他那裡我們瞭解到，在化學中，真正簡單的、完全同質的分子是未知領域。他問道：『我們應該在哪裡划定界限？難道沒有辦法擺脫這種困惑嗎？我們必須把小學考試搞得非常嚴格，只有六七十名考生能通過，還是必須把考試的大門開得非常 大，招生人數只受申請者人數的限制？』然後這位博學的先先生舉了一些驚人的例子。他說：『以鉍為例。它的原子量是確定的，它在各方面都表現得像一個簡單的物體、一個元素；我們可以把它加上東西，但不能從它拿走任何東西。然而，這個被假定為同質整體的鉍，在經由某種化學分離方法之後，卻分解成彼此之間不完全相同的部分，且表現出不同的性質。或者以釹為例。這個物體完全不具有任何可識別的元素特徵。它很難從其他與它性質接近的物體中分離出來，且在這個關鍵的過程中，是受到了非常嚴格的處理和非常密切的檢查。但是後來又來了一位化學家，他用一種特殊的化學分離過程，處理這個假定的均質物體，把它分解成鐳和釹兩種物質，且它們之間是可以覺察出某些區別的。此外，我們甚至不能確定釹和鐳是簡單的物質。相反的，他們同樣表現出能再分解的跡象。現在，如果一種經過適當處理的元素被發現是由不同分子組成，我們當然有理由問，如果處理得當的話，是否在其他元素中，或者在所有元素中，是不是得到類似的結果。我們甚至可能會問，分離的過程應該停止在哪裡——這個過程當然是預先設定了每個物種的單個分子之間的差異。且在這些連續的分離中，我們自然會發現物體越來越跟彼此相似。』(1888 年 3 月，《英國皇家化學學會主席演講》)】

【†這又一次得到了同一位科學家在同一演講上的證實，他引用了麥克斯韋(Clerk Maxwell)的話：『這些元素不是絕對同質的。』他寫道：『很難想象去選擇和剔除其他中間類型，因為如果恆星的氫和碳所組成分子在各個方面都和我們自己的完全相同(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此)，那麼這些被剔除的分子會去哪裡。』他還說：『首先，我們可以對於這種分子的絕對同一性提出疑問，因為除了光譜儀外，我們迄今為止還沒有其他方法能得出結論。雖然人們承認，為了準確地比較和鑒別兩個物體的光譜，它們應該在相同的溫度、壓力和所有其他物理條件下進行檢查。然而，我們確實在太陽光譜中看到了我們無法識別的射線。』】

【‡每個世界都有自己的宇宙電，它在自己的作用層面裡無所不在。有多少個世界就有多少個宇宙電，各自的力量和顯化程度都不同。各個宇宙電的集合構成了一個普遍的、集體的宇宙電——是遍一絕對非實體(即絕對「存在性」，SAT)的「方面-實體」。據說，『億萬個世界在每個顯化期中誕生』。因此，一定有許多宇宙電，我們認為他們是有意識和智能的力量。毫無疑問，這讓科學家們感到厭惡。然而，神秘主義者有充分理由認為大自然的一切力量，雖然是超感官的，卻是真實的物質狀態；並對於被賦予必要感官的存在來說，它作為可能的知覺對象。】

【§確實，如果這樣一個虛構的化學家指的是直覺敏銳的化學家，並且能像古代煉金術士那樣，暫時擺脫嚴格「精確科學」的慣常套路，他的大膽可能會得到回報。】

【||只要一個人能把遲滯的氧氣轉化為同素異形體臭氧，使其達到煉金術的活性，並將其還原為純粹本質(這是有方法的)，他就能發現一種「生命靈藥」的替代品，加以製備後能用於實際用途。】

(b) 這個過程被稱為『小輪子們一個誕生另一個』，發生在從上面屬下來第六區域，以及在顯化太陽系中最物質性世界的層面上——我們的塵世層面。這「七個輪子」是我們的行星鏈(見注釋 5 和

6)。所謂「輪子們」，一般是指各種層面和力量的中心；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它們指的是我們的七重環。

4. 他仿照舊輪子 (世界) 來造它們，並安在不朽中心上 (a)。

宇宙電是如何構建它們的？他收集了熾熱的塵埃。他製造火球們，穿過並環繞它們，注入生命；然後使火球運動起來，各自用不同方法。它們是冷的，他使它們變熱。它們是乾的，他使它們變濕。它們發光，他煽風和冷卻它們。(b)

宇宙電如此在七個萬古*間從一個晨光到另一個晨光運作。

【*根據婆羅門的計算，這一時期為 311,040,000,000,000 年。】

(a) 世界是「仿照舊輪子」建造的，即那些存在於前一個顯化期而進入了沈睡期的世界；因為太陽系萬物的誕生、生長和衰亡的法則都是同一個，不管是從太陽到草中的螢火蟲。它是一個完美的永恆作品且有新的外觀，但是「基質-物質」和力量都是同一的。但是這個法則在每一個星球上都是通過微小的和不同的法則起作用的。「不朽的同質狀態中心」具有重要的意義；如果我們要對古老的宇宙論有一個清楚的概念，就必須充分理解它們的意義。目前，可以說明一件事。世界既不是建立在同質狀態中心之上、之外，也不是建立在其裡面；這個零點是一個狀態，不是任何數學的點。

(b) 記住，宇宙電的建設性力量，被比喻為誕生自梵天的樓陀羅(Rudra)，『從父親的頭腦和母親的胸懷』中誕生的，然後把自己變成了一個男性和一個女性，即極性，變成了正電與負電。他有七個兒子都是他的弟兄們；每當他的兩個兒子兄弟沈迷於過於親密的接觸——無論是擁抱還是打鬥——宇宙電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出生。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他把不同性質的結合在一起，把性情相似的人分開。當然，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這是在指摩擦生電，以及指兩個不同物體之間的引力、和有著相似極性物體之間的斥力。然而，這七個「兒子-兄弟」代表並擬人化了在實踐神秘學中，被稱為「七根基」的七種宇宙磁性的形式，而它們共同作用和活躍的後代包括電、磁性、聲、光、熱、凝聚力等之中。神秘科學將這全部定義為，在其隱藏作用中是超感官效應，而在感官世界中是客體現象；前者需要異常的感官來感知它們，後者則需要我們正常的物質感官。它們都屬於更超感官的精神性質，也是其散發物；並歸屬於真實和有意識的「起因」，而不是其擬人化。若嘗試描述這些實體是沒用的甚至更糟糕。讀者必須記住，根據我們的教導，這個現象的宇宙是一個巨大的幻覺，而當一個物體離「未知基質」越近，它就越接近實在，因為越加遠離幻覺的世界。因此，雖然他們身體的分子組成不能從他們在這個意識層面的顯化中推斷，然而他們（從開悟的神秘學家的觀點來看）在相對本體上（與現象相反）的宇宙中，也是也擁有一個獨特的客體，即便不是物質性結構。科學家可以把它們稱為力或由物質產生的力，或「運動模式」，如果他們想這麼做；而神秘主義看到的是「元素精靈」（力量）產生的效果，而在這些效果的直接起因中，看到的是智能的神聖工匠。這些元素精靈（由統治者們正確的手指引）與純物質元素之間的密切聯繫或關聯，導致了我們地球的現象，如光、熱、磁性等。當然，我們永遠不會同意美國的實體論者*，他們把每一種力量和能量——無論是光、熱、電還是凝聚力——都稱為「實體」；因為這就相當於把汽車車輪滾動所產生的噪音稱為一個實體——從而混淆並將汽車外部的「噪音」與汽車內部的主導智能等同了。但我們肯定會給這些「駕駛」和這些主導智能體起這個名字——如之前說明統治的禪那主。「元素精靈」，也就是大自然力量，雖然是看不見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不可感知的，但卻是起作用的次級起因，而它們本身主要起因所產生的效果，藏在所有地球現象面紗背後的。電、光、熱等，被恰當地稱為「運動中的物質幽靈或影子」，即物質的超感官狀態，我們只能認識其影響。我們進一步展開上面的比喻。對於光的感知就像車輪滾動發出的聲音——一種純粹的現象效應，在觀察者之外是不存在的；引起這種感知的最接近原因像一位駕駛——是運動中的物質超感官狀態、是大自然力量或元素精靈。但是，即是在這後面，仍有更高和本體的原因，就像駕駛仍受到馬車主人在裡面指揮一樣；智能體從其本質輻

射出這些「母親」的不同狀態，產生了無數的元素精靈或稱心靈感應的「大自然神靈」，就像每一滴水都會產生其身型上極小的滴蟲。(見第三部「眾神、單體們和原子們」)正是宇宙電引導了的原則的轉移，從一顆行星到另一顆行星、從一顆星星到另一顆星星——子星。當一顆行星死亡時，它的傳訊原則被轉移到一個具有潛在能量的「同質狀態中心」或「睡眠中心」，從而被喚醒進入生命，並開始形成一個新的星體。(見下文，「一些神智學的錯誤觀念，等等。」)

【*參見《科學競技場》(Scientific Arena)，這本月刊專門討論當前的哲學教導及其對於當代宗教思想的影響。(New York: A. Wilford Hall, Ph.D., LL.D., Editor. (1886, July, August, and September.))】

最值得注意的是，當他們誠實地承認他們完全不知道地球上物質的真正性質時——原初質只被認為是一個夢，而不是清醒的現實——然而，物理學家卻把自己作為那一物質的法官，並聲稱知道它在各種組合中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科學家們知道這(物質)並非如此淺顯的，但他們仍會將之教條化。這是一種「運動模式」，僅此而已。當一個人從桌子上吹起一粒灰塵時，他呼吸中固有的力量，也不可否認是「一種運動模式」；不可否認的，這種力量不是物質的一種性質，也不是那灰塵微粒的，而是從呼吸的活躍和思維實體中散發出來，無論這種衝動是有意識地還是無意識地產生的。的確，若去賦予物質——某種迄今一無所知的東西——一種內在性質稱為力量，並且其本質尚不為人知；跟接受我們對於「自然神靈」參與每一自然現象的論點相比，前者所造成的困難會更多。

對於那些能正確表達的神秘主義者，他們會說物質的基質或本質(即，萬物之根，原初質)是不可摧毀和永恆的，而不是物質本身；並且斷言一切所謂的大自然力量、電、磁、光、熱等力，並非不是物質粒子的運動模式，而是在其實在或終極構成中，是「普遍運動」的分化方面，這在本卷前幾頁曾討論和解是過(見序言)。當宇宙電據稱產生「七個同質狀態中心」時，它意味著為了形成或創造的目的，偉大法則(有神論者或許稱之為神)停止了其永恆運動，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在顯化的宇宙區域內、在七個看不見的點上修改了它的永恆運動。『大氣息在空間中挖了七個洞進入「同質狀態」，使它們在顯化期間旋轉。』(神秘教義問答)我們說過「同質狀態」是科學上所謂的零點或零線；是絕對消極的領域，或遍一真正絕對的力量，是被我們無知的稱之為「力量」的第七狀態的本體；又或者是未分化宇宙基質的本體，它本身是有限知覺所不能觸及和不可知的對象；是一切客體性和主體性狀態的根源和基礎；是中性軸，不是很多方面中的一個，而是它的中心。如果我們試著想象一個中性中心的話，可能有助於闡明其意義，這將那些將會發現永恆運動的人的梦想。從一個方面來說，「中性中心」是任何一組感官的極限點。因此，我們現在來想象兩個已經形成的連續物質層面；每一個都對應於一組合適的感知器官。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這兩個物質層面之間，發生一種不間斷的循環；如果我們跟著(比方說)較低層面的原子和分子向上轉換，則它們會到達一個點上，此時會完全超過我們在較低層面上感官的範圍。事實上，對於我們來說，低層面的物質從我們的知覺中消失為虛無，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傳遞到更高的層面，而與這種過渡點相對應的物質狀態必定具有特殊的、不易發現的性質。這些就是「七個中性中心」*，由宇宙電產生，正如彌爾頓所說

『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以供建造 ... 』

加速物質的活動和進化。

【* 我們相信，這就是費城的基利(Keely)先生所使用的名稱，稱之為「以太中心」的地方。他是著名的「馬達」(Motor)發明者，並如他的崇拜者所希望的那樣，他注定要顛覆世界的馬達動力。】

原初原子(anu)既不能在其生成前、或在其原初生成的狀態下繁殖；因此，它被稱為「總和」，當然是比喻意義上的，因為這個「總和」是無限的(見本書附錄)。對於只知道可見因果世界的物理學家來說，那是虛無的深淵；而對於神秘主義者來說，那是神聖充實(Plenum)的無限空間。根據婆

羅門和密傳學說，太陽系永不停止進化與再次復歸(或再次吸收)，這個過程沒有開始或結束；然而在許多反對學說中，神秘主義者被告知它不可能如此，因為『所有現代科學哲學都承認大自然必然衰減。』但是，如果大自然「衰減」的趨勢，能被認為反對神秘宇宙生成論的有力說法的話，『那麼，』我們可能會問：『你們的實證主義者、自由思想家和科學家如何解釋我們周圍活躍的恆星系統的聚集呢？』他們有永恆的時間可以「衰減」；那麼，為什麼太陽系不是一個巨大的惰性物質呢？甚至月球也只是被假定為一顆死行星，「衰減」，而天文學似乎並不瞭解許多這樣的死行星。*該詢問無法進行回答。但除此之外，必須指出的是，我們這個小系統中「可轉換能量」即將耗盡的想法，純粹是建立在「白熱的、白熾的太陽」不斷散發其熱量至太空、而沒有補償的錯誤概念之上。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回答是，大自然衰減併從客體層面上消失，在一段時間的休息後，又重新出現在主體層面上重新上升。我們的太陽系和大自然將衰減，以在每一個沈睡期之後，重新出現在一個更完美的層面。東方哲學家的「物質」不是西方形而上學家的「物質」和「大自然」。什麼是物質？最重要的是，我們的科學哲學究竟是什麼，而不是康德如此公正、誠實地把它定義為「關於我們知識限度的學科」呢？科學所作的許多嘗試——把所有有機生命的現象，僅僅通過物理和化學的表現形式而結合、聯繫並加以定義——到底把它們帶到哪裡去了呢？在科學家還未被允許發現真正的事實之前，他們各種推測就如泡沫般一個接一個地破裂了。如果科學和它的哲學能夠避免只基於他們的物質的片面知識†就接受了假設的話，那麼所有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且知識的進步也會取得巨大的進步。

【*月亮只有在她內在「原則」方面是死的，也就是心靈感應上和精神上，無論這句話聽起來多麼荒謬。在物質上，她只是半癱瘓的身體。她在神秘學中被恰當地稱為「瘋狂的母親」，是偉大星體瘋子(lunatic)。】

【†例如天王星和海王星，它們的衛星分別是四顆和一顆，據認為在軌道上由東向西運行的；而其他行星的衛星都是從西到東運轉的。這個例子很好的說明了，所有的先驗推測都是不可靠的，即使是建立在最嚴格的數學分析的基礎上。關於康德和拉普拉斯所提出著名假設，即我們太陽系是由星雲環所形成的，主要是基於所有行星都繞著同一個方向旋轉這一事實。正是基於這個事實，這位偉大的天文學家在拉普拉斯時代，用數學證明與概率理論計算，提出三百萬比一來打賭下一個發現的行星在太陽系中也會有同樣向東運動的特性。有人說，科學數學的永恆法則「因進一步的實驗和觀察而精益求精」。拉普拉斯錯誤的觀點直到今天仍然普遍存在；但一些天文學家最終成功地證明(?)此錯誤是源於接受了拉普拉斯的錯誤斷言；目前正在採取措施，在不引起公眾對此錯誤的普遍關注的情況下進行糾正。即使是純物理性質的假設，也存在許多這樣令人不快的驚喜。。那麼，在超驗的、神秘大自然中，還會有什麼進一步的幻滅呢？無論如何，神秘學教導我們所謂的「反向繞轉」是一個事實。】

如果世界上沒有任何物質智力能計算那覆蓋海岸幾英里的沙粒；或者針對自然主義者的手上可觸可見微粒，去探究根本性質和本質的話，那麼對於那些在原初混沌中，改變原子狀態條件和存在的法則，任何唯物主義者又怎麼能夠加以限制呢？或者怎能知道在它們形成世界之前和之後，它們的原子和分子的能力和力量呢？這些不變的、永恆的分子——在空間上比海岸上的顆粒更稠密——其組成可能在它們存在的層面上不同，就像「靈魂-基質」不同於它的載體——身體一樣。我們被教導，每個原子有七個存在的層面；每個層面都受其特定的進化和吸收法則所支配。天文學家、地質學家和物理學家希望能確定我們星球的年齡或太陽系的起源，然而他們不知道任何年代數據，甚至是近似的；反而隨著每一個新的假說漂泊，並越來越遠離事實的海岸，直到進入了思辯本體論的深不可測的深處。*在跨太陽系和太陽系內行星的結構計劃中，類比法則並不一定只適用於每個可見物體，即在我們這個存在的層面上所受的有限狀態。在神秘科學中，這條法則是宇宙物理學的第一把也是最重要的鑰匙；但它必須以最細微的細節來研究，需要「轉動七次」後才能瞭解。神秘哲學是唯一可以教授它的學科。那麼，為什麼能把神秘主義者認為的『太陽系在無限制的集體中是永恆

的，而在有限制的顯化中是有限的』這一命題的真假，掛在『大自然必然衰減』這一片面的物質表述上呢？

【*神秘學家對他們自己的精確記錄—天文學和數學上—有著最完美的信心；他們計算人類的年齡，並斷言人類(作為不同性別)在這一輪次中僅存在18,618,727年，正如婆羅門教義甚至一些印度教曆法所宣稱的那樣。】

這些詩節—第六詩節的第四句—結束了與普遍宇宙生成論有關的部分；宇宙生成發生在最後一次大沈睡期或宇宙消滅之後。當宇宙消滅來臨的時候，空間中每一個分化的事物被橫掃，包括眾神和原子們，就像許多乾樹葉一樣。從這一詩節開始，一般情況將只涉及到我們的太陽系，以及推理到其中的行星鏈，推，且特別是和我們地球的歷史有關(第四星球和它的鏈)。本書中第一部所有的章節和詩句都只涉及地球及地球上的演變。關於後者，有一個奇怪的信條—當然只從現代科學的觀點來看是奇怪的—是應該讓人知道的。

但在向讀者呈現全新的、或相當驚人的理論之前，我們必須先對它們解釋幾句話。這是絕對必要的，因為這些理論不僅與現代科學相衝突，而且在某些方面還與其他神智學者早先的觀點相矛盾；他們也聲稱他們對於教義的解釋和解讀，與我們基於同樣的權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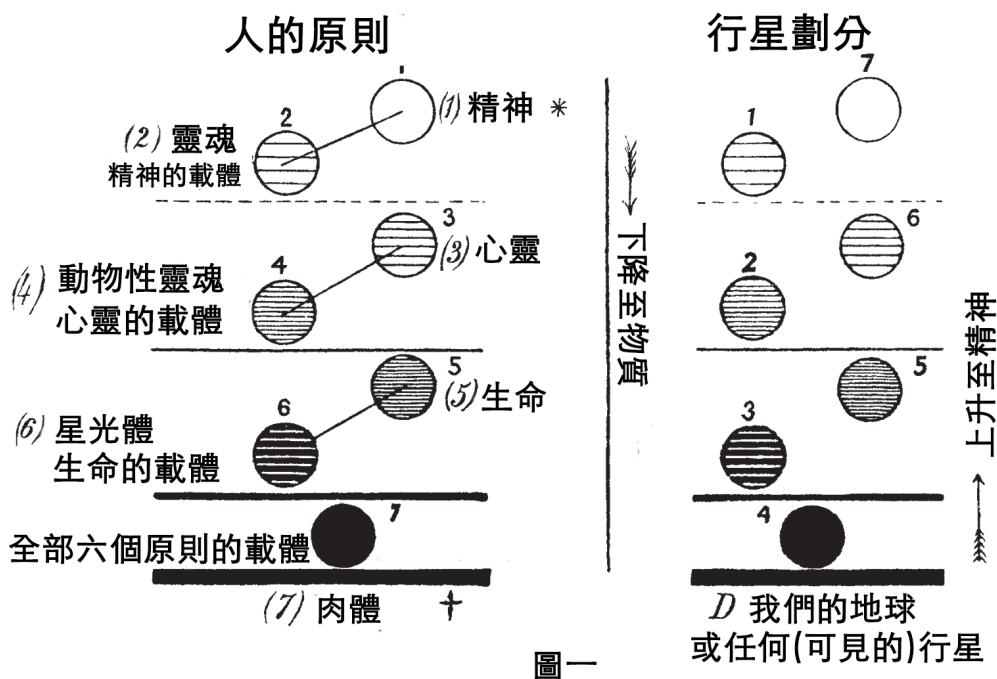
【*《密傳佛教》和《人》。】

這可能導致一種觀點，即同一教義的解釋者之間存在著確定的矛盾；然而事實上，這種差別是由於早期作者所得到的資料不夠完整，他們在努力向公眾提出一個完整的體系時，得出了一些錯誤的結論，並陷於過早地推測。因此，對於已經是神智學學生的讀者，若發現在這些頁面中，糾正了各種神智著作中的某些陳述，還有對某些模糊觀點的解釋，不要太驚訝，因為它們必然是不完整的。許多問題甚至連《密傳佛教》(所有此類著作中最好、最準確的一本)的作者都沒有觸及。另一方面，即使是他也引入了一些錯誤的概念，這些概念現在必須以其真正的神秘之光呈現出來，只要本書作者能夠做到這一點。

那麼，讓我們在剛剛解釋的詩節隨後的詩節之間稍事休息一下，因為這兩者之間的宇宙週期是漫長的。這將使我們有足夠的時間鳥瞰與秘密教義有關的一些觀點，這些或多或少是在不確定、或有時是錯誤的情況下向公眾介紹的。

關於行星、輪次和人類的一些早期神智學錯誤觀念

在省略的十一個詩節中*，有一個完整地描述了行星鏈的形成，一個接一個，開始於原始的無宇宙論(Acosmism)中最初宇宙性和原子性分化之後。談論「當神準備創造時所產生的法則」是無意義的，因為 (a) 法則是永恆的和未創造的；以及 (b) 神就是法則，反之亦然。而且，那遍一永恆的法則展開了(即將)顯化的大自然中一切及其七重原則；另外還有無數個由七星球組成的環形世界鏈，並分層的存在於成形世界的四個較低的層面上(其他三個屬於原型宇宙)。在這七顆星球中，只有一顆作為這些星球中最低、最物質性的，才位於我們的層面內或感知方式之內，而另外六顆則位於我們的層面外，因此肉體的眼睛是看不見的。每一個這樣的世界鏈都是另一個更低、且是死的鏈的後代和創造物——可以說是它的轉世。更明確地說：我們被告知每一個行星，無論已知或未知，都是七個，就像地球屬於的鏈一樣(見《密傳佛教》)。而在所有行星中，其中只有七顆行星被認為是神聖的，並被最高的攝政王或神靈所統治；而不是因為古人對其他行星一無所知†。例如，諸如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等所有行星，或者我們的地球，對我們來說可見，如同我們的星球對其他行星的居民(如果有的話)一樣可見，因為它們都在同一個層面上；而這些行星的更高伴星球則在塵世感官之外的其他層面上。它們的相對位置會在下文進一步說明，另外附在第六詩節第 7 句評論後面的圖表也有說明，目前只需要簡短幾句話解釋。這些不可見的伴行星與我們所謂的「人的原則」說來也奇怪地一致。這七個分布於在三個物質層面和一個精神層面上，回應了我們在人類劃分出七個原則中的三個物質載體(Upadhis，物質基礎)和一個精神載體(Vahan)。為了有更清晰的概念，如果我們把人的原則設想成如下圖所示，我們就可以得到相對應關係的附圖：——



【*請參閱前一頁評論後面的說明，以及第 22 頁序言中關於詩節的總結。】

【† 秘密書籍中所列舉的行星比現代天文學著作中列舉的要多得多。】

【‡ 我們在這裡從普遍性(Universals)到個別性(Particulars)，而不是使用歸納法或亞里士多德的方法，因此這些數字是反過來的。精神被列為第一個而不是第七個；儘管通常它被列為第七，但事實上不應該這樣做。】

【§ 或者通常以《密傳佛教》和其他的方式命名：1、阿特曼；2、菩提 (Buddhi，或精神靈魂)；3、心靈 (人類靈魂)；4、欲體(Kama Rupa，慾望與激情的載體)；5、星光體(Linga Sarira)；6、生命能量(Prana)；7，肉體(Sthula Sarira)。】

低等層面的粗水平線在一種情況下是載體，在行星鏈的情況下是各個層面。當然，關於人類的原則，這張圖並沒有把它們排列得很整齊，但是它顯示了對應關係和類比，這是所要注意的。正如讀者將看到的，這是一個下降到物質的情況，並且兩者進行調整——在神秘學和物質意義上，而他們為即將到來的偉大「生命的奮鬥」進行混合，這等待著這兩個實體。將「實體」這個術語用於描述星球，可能會被認為是一個奇怪做法；但是古代的哲學家們，則將地球視為一個巨大的「動物」，在他們那一代人比我們現代的地質學家更有智慧；普林尼 (Pliny) 稱地球是我們善良的保姆和母親，是唯一對人類無害的元素；這說法比瓦茨(Watts)要更真實，瓦茨幻想在她身上看到了神的腳凳。因為地球只是人類提升到更高區域的腳凳；也是一個門廳——

『……能通往輝煌的宅邸，
湧動的人群不斷穿過它。』

但這只能說明，神秘哲學如何令人欽佩地切合於大自然一切事物，且信條比毫無生氣的物質科學所假設的推測更符合邏輯。

在瞭解了這些之後，神秘主義者會更好地準備去理解神秘的教導，儘管每一個現代科學的正式學生可能會認為這是荒謬的無稽之談。然而，神秘學的學生則會認為，目前正在討論的理論比任何其他理論都更具有哲學性和可能性。無論如何，這比最近提出的理論更合乎邏輯：該理論認為月球是地球的一部分的投射物；當時地球是個處於熔融狀態的星球，是一個熔化的塑料塊。*

【*《現代科學與現代思想》的作者塞繆爾·萊恩(Samuel Laing)先生說：『天文學得到結論的理論是基於如此不確定的數據上。在某些情況下，它們給出的結果短得令人難以置信，比如太陽系形成整個過程只需的 1500 萬年；而在另一些實驗中，他們給出的結果幾乎令人難以置信地長。就像一個理論假設月球在地球自轉 3 小時後被拋出，然後從觀測所獲得的最大實際阻滯推論，需要花費 6 億年才能使它在 23 小時而不是 24 小時內旋轉。』(第48 頁)。如果物理學家這麼堅持認為，那麼為甚麼要嘲笑印度教的年表為誇大其詞？】

據說行星鏈有它們的「晝」和「夜」——即，活動或生命的時期，以及不活躍或死亡的時期——它們在天上的行為和人在地球上一樣：它們產生與它們相似之物、會變老、並在個性上消亡；而存在於它們的後代中的只有它們的精神原則，以作為它們自己的一種留存。

我們不會去嘗試給出整個過程的所有宇宙細節，這將是非常困難的任務；只給出一個大概的概念或許就足夠了。當行星鏈處於最後一輪次時，它的星球I 或 A 在最終消失之前，會將它所有的能量和「原則」發送到一個具有潛在力量的中性中心，一個「同質狀態中心」，從而通知一個新的未分化基質或物質核，即喚起它變成活躍或者賦予它生命。假設這樣的過程發生在月球的「行星」鏈中；並且為了論證 (儘管下面引用的達爾文先生理論最近被推翻了，即使事實還沒有通過數學計算得到證實)而再假設，月球比地球古老得多。想象一下月球的六個伴星球——在我們七個星球中的第一個形成的幾個萬古之前——它們彼此之間位置的關係，就像我們的地球鏈上的伴星球一樣。(參見《密傳佛教》、《人的構成》和《行星鏈》。)現在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月球鏈上的星球 A 通知地球鏈上的星球 A，然後——死亡；接著前者的星球 B，將它的能量進入新的鏈的星球 B；然後是月球的星球 C，創造了它的後代地球鏈的星球 C；然後月球 (我們的衛星*) 將所有的生命、能量和力量傾瀉到我們行星環的最低星球上——星球D，即我們的地球；而且，在把它們轉移到一個新的中心後，就確實變成了一顆死亡的行星，並且自地球誕生以來，月球的自轉就幾乎停止了。月球現在是

冰冷的殘餘物，是新軀體所拖著的陰影；而她把生命力和各「原則」注入了這個新軀體中。她現在注定要長久地追逐著地球，以與它的後代互相吸引。她的孩子不斷地吸取她的生命要素，而她為了報復，於是用她本性中神秘的一面所散發出來的邪惡、不可見、有毒的影響，把它徹底浸透。儘管她是死的，卻有活躍的身體。她腐爛屍體上的微粒，充滿了活躍的和破壞性的生命，儘管它們所形成的身體是沒有靈魂和沒有生命的。因此，它的散發物既有益又有害——這種情況在地球上也是同理，因為墳墓上長的草和植物也比其他地方更茂盛與多汁；而與此同時，該墓地或屍體散發物也會將其殺死。就像所有的食屍鬼或吸血鬼一樣，月亮是巫師的朋友，也是粗心者的敵人。從遠古時代到塞薩利(Thessaly)女巫的晚期，再到現在孟加拉的密教(tantrikas)，她的性質和特性為每一位神秘學家所熟知；但對物理學家來說，這仍然是一本被蓋上的書。

【*無可否認，她是一顆衛星，但這並不因此否定了她把一切(除她屍體外)都給了地球的理論。為了讓達爾文的理論站得住腳，除了剛剛推翻的假設(見上個的腳注)外，還必須提出其他更不一致的推測。據說月球的冷卻速度是地球的6倍(溫切爾(Winchell)的《世界生命》"World-Life")：『如果地球從它的結殼開始經過一千四百萬年，那麼月亮從那個階段開始，也只剩有一千兩百萬年的歲數……』等等。如果我們的月球只是來自地球的飛濺，那為什麼不能對其他行星的衛星建立類似的推論呢？天文學家「不知道」。為什麼金星和水星沒有衛星？而當它們存在的時候，是由什麼形成的？我們會說，因為科學只有一個鑰匙——物質的鑰匙——來打開大自然的奧秘，而神秘哲學有七把鑰匙，並解釋了科學無法看到的東西。水星和金星沒有衛星，但它們和地球一樣有「父母」。它們都比地球古老得多，在地球到達第七輪次之前，她的母親月亮將會像其他行星的「月亮們」一樣消失在空氣中；有的已經消失了，有的還沒，且有些行星有多個月亮——這又是一個天文學的俄狄浦斯(Oedipus)沒有解決的謎。】

這就是天文學、地質學和物理學觀點來看的月球。至於她的形而上和心靈感應的性質，在這部作品中必須保持神秘的秘密，就像在《密傳佛教》一書中一樣，儘管在第113頁(第五版)中有著相當樂觀的陳述：『在關於第八星球的謎中已經沒有多少的奧秘了。』事實上，這些話題『在開悟者們與未啟蒙的學生交流時，都非常保守。』而且，由於它們從未被批准或允許任何公開的猜測，所以說得越少越好。

然而，在不涉及「第八星球」這一禁區的情況下，或許有必要陳述一些關於月球鏈的前單體們——「月球祖靈」——的額外事實，因為它們在即將談到的《人類起源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就直接把我們帶到了人的七重組成；由於最近出現了一些討論，關於微觀宇宙實體的最佳劃分是什麼，因此這裡附上了兩個系統以方便比較。這篇短文摘自博學的吠檀多學者舒巴羅(T. Subba Row)先生的筆下。他更偏好勝王瑜伽的婆羅門式劃分，從形而上的觀點來看，他是完全正確的。但是，由於這是一個簡單的選擇和權宜之計的問題，我們在這部著作中持續採納「歷史悠久」的分類，源自跨喜馬拉雅的「阿羅漢密傳學派」。下表及其說明文字摘自馬德拉斯(Madras)的《神智學者》，也載於《神智學的五年》：——

在不同的印度體系中 7重劃分

『下面我們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了佛教和吠檀多學派中，在教導人的原則時所採用的分類：

密傳佛教的分類	吠壇多的分類	陀羅迦勝王瑜伽的分類
1. 肉體	食物成身鞘 *	} 肉體 §
2. 生命能量†	} 氣所成身鞘	
3. 生命能量的載體‡		
4. 欲體	} 意所成身鞘	} 精微體
5. 心靈 { (a) 意志與感覺 等等		
6. 精神性靈魂	識所成身鞘	
	大梵福佑身鞘	起因體
7. 阿特曼	阿特曼	阿特曼

【* 鞘 (Kosa , kosha) , 是指每一個原則的殼。】

【† 「生命」 。】

【‡ 星光體(Linga Sarira) 。】

【§原則的基礎 (Sthula-Upadhi) 。】

【|| 菩提。】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吠壇多的劃分中，沒有單獨提到佛教分類中的第三個原則，因為它僅僅是生命能量的載體。我們還將看到，第四原則包含在第三個鞘，因為此原則只是意志力的載體，而意志力只是心智的能量。還必須注意的是，「識所成身鞘」(Vignanamaya Kosa)被認為與「意所成身鞘」(Manomaya Kosa)不同，正如人在死後，其心靈劃分出低等部分，此部分與第四原則的關係相較於第六原則的更密切；而心靈高等的部分，則依附於第六原則，而事實上，它是人類更高精神個體性的基礎。

我們也可以在此向讀者指出，上一篇專欄文章中提到的分類是與勝王瑜伽有關，且以實踐上的目的來說，這是最好、最簡單的分類。雖然人有七種原則，但只有三種不同的載體 (Upadhis)，阿特曼可以在各自裡面獨立運作。開悟者可以將這三個載體而不會殺死自己；然而他不可能在不破壞其組成的情況下，把這七項原則分開。』

現在，學生們可以更好地看出，在勝王瑜伽裡的阿特曼和三個載體，與我們所教導的三個載體、阿特曼、和額外的三個劃分之間，實際上只有很少的區別。此外，每一個開悟者，不管是在喜馬拉雅邊還是跨喜馬拉雅的印度，還是帕坦伽利 (Patanjali)、瑜珈行派或大乘佛教學派的開悟者，若要成為一名勝王瑜伽士，他必須在原則上和理論上接受陀羅迦勝王瑜伽 (Taraka Raja) 的分類，無論他是出於實踐還是神秘目的，而採用任何其它分類。因此，一個人可以說這是三個載體及其三個方面與阿特曼 (即永恆和不朽的綜合)；或者直接稱它們為「七原則」，這兩者都可以。

對於那些可能沒有讀過太陽系中各世界的七重鏈，或者如果他們讀過，但沒有在神智學著作中清楚地理解它的話，以下簡單描述其教導：—

1. 形而上的一切，如同物質宇宙的一切，都是七重的。因此，每一個星體、每一顆行星，無論是可見或不可見，都被認為有六個伴星球。(見圖 3，在這篇評論的第 6 節之後)。生命的進化在這七個星球或物體上進行，從第一個到第七個，並經過七個輪次或週期。

2. 這些星球是由一個被神秘學家稱為「行星鏈(或環)的重生」的過程形成的。當某星球進入第七輪次也是最後一個輪次時，其星球會開始消失。從最高等或最初的星球「A」，接續著其他直到最後，它們不再進入一個特定的休息時間——或者像前幾輪次那樣「停滯」——而是開始消失。「行星」解體(沈睡期)近在咫尺，它的時刻已經來臨；每個星球都必須將自己的生命和能量轉移到另一個星球。(見下圖 2，「月球和地球」)

3. 我們的地球，作為它不可見的高等伴星球(它的「主們」或「原則們」)的可見代表(見圖 1)，必須像其他行星一樣經歷七輪次。在前三個輪次，它逐漸成形和鞏固；在第四輪次的時候，它安定下來並且變硬；在最後三個輪次，它逐漸回到它最初空靈形式：可以說，它被精神化了。

4. 它的人類只有在第四輪次，也就是我們目前這一輪次中才能得到充分發展。直到這第四個生命週期，它被稱為「人類」只是因為缺少一個更合適的術語。就像幼蟲變成蛹和蝴蝶一樣，人類，或者更確切地說，那成為人類的，在第一輪次時就通過所有的形體和界，並在接下來的兩輪次通過所有的人類形體。我們地球目前處於一系列生命週期和種族中第四階段，而此時人類是第一個出現的形體，且只在礦物界和植物界之後——甚至後兩者必須經由人類來發展並繼續進一步的進化。這將在第二卷中解釋。在未來的三輪次中，人類就像它所居住的星球一樣，將永遠趨向於恢復它的原初形態，即一個禪那主群眾的形態。人類傾向於成為一個神靈，然後成為一神，就像宇宙中的每個原子一樣。

『早從第二輪次開始，進化就已經以完全不同的計劃進行。天上人只有在第一輪次的時候變成人類；他在星球 a 上再次變成礦物，在星球 B 上變成了植物、在星球 C 變成動物等等。整個過程在第二輪次後完全改變；但你已經學會了謹慎 ... 我勸你在被允許說的時候到來之前什麼也別說。...』(摘自老師就各種話題寫的信。)

5. 星球 D(我們地球)*上的每個生命週期是由七個根種族組成的。它們在物質和道德進化的雙線上，在這個地球輪次其間，以空靈開始、並以精神性結束。(一個是「行星輪次」，從星球 a 到星球 G，第七顆；另一個是「星球輪次」，或稱地球輪次。)

【*在這部作品中我們不關心其他星球，除了順帶一提外。】

這已在《密傳佛教》中清楚的描述，暫時不需要進一步說明。

6. 第一根種族，即在地球上的第一批「人」(無論其形態如何)是「天上人」的後代。在印度哲學中，這些天上人被正確地稱為「月亮祖先」或「祖靈」(祖靈)，總共有七個類別或階層。所有這些將在下面的章節和卷二中得到充分的解釋。在這裡就不必再多說了。

但前面提到的兩部涉及神秘教義主題的作品，有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密傳佛教》在神智學的圈子裡，甚至在外面的世界裡，都太廣為人知了，因此有必要在這裡詳細介紹一下它的優點。這是一本優秀的書，而且還做了更出色的工作。但這並不能改變它所包含的一些錯誤觀念，也不能改變它使許多神智學者和一般讀者對於東方神秘學說，形成了一種錯誤觀念的事實。此外，它也似乎有點太唯物主義了。

後來出現的「人類」，試圖從更理想的角度來呈現古老的教義，或者從星光界流體中翻譯一些異象，以呈現一些部分來自大師的思想但不幸被誤解的教導。這本書也談到了早期人類種族在地球

上的進化，並包含了一些優秀哲學特徵的頁面。但到目前為止，這只是一個有趣的神秘小浪漫。它未能完成其任務，因為它不具備正確翻譯這些異象所需的條件。因此，讀者不必懷疑我們的書是否在某些細節上與這些早期的描述相矛盾。

一般來說，密傳的「宇宙生成論」，尤其是人類單體的進化，在這兩本書和其他由初學者獨立撰寫的神智學著作中，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如果不特別提到前兩本書，就不可能繼續討論現在的著作，因為這兩本書都有許多崇拜者——尤其是《密傳佛教》。現在到瞭解釋這方面的一些問題的時候了。許多錯誤現在必須由原來的教導來檢查和改正。如果說上述作品中其中一本過於明顯地偏重於唯物主義科學，那麼另一部則明顯過於理想化，有時甚至有些異想天開。

這種教義——在西方人看來相當難以理解——處理週期性的「停滯」現象，以及星球沿著其循環鏈的連續「輪次」，由此產生了最初的困惑和誤解。其中一個與「第五輪次者」甚至「第六輪次者」有關。若一個人清楚知道在輪次之前和之後，都會有一個漫長的沈睡期——即在兩輪次之間產生無法逾越鴻溝的休息停頓，直到生命週期重新到來——那麼他不能理解在我們第四輪次是如何談論「第五輪次者」和「第六輪次者」的「謬論」。喬達摩佛被認為是第六輪次者，柏拉圖和其他一些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被稱為「第五輪次」。怎麼會這樣呢？一位大師教導並肯定說，即使是現在地球上也有這樣的「第五輪次者」；雖然人類還在「第四輪次」，但在另一個地方，他似乎說我們在第五輪次。對此，另一位老師給出了「啓示錄式的答案」：——『幾滴雨並不構成雨季，儘管它們預示著雨季的到來。』...『不，我們不是在第五輪次，但是在過去的幾千年裡，第五輪次的人已經進來了。』這比獅身人面像的謎語還要糟糕！神秘學的學生只好用他們的大腦去做最瘋狂的推測。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他們試圖戰勝俄狄浦斯並調和這兩種說法。而當大師們像石質獅身人面像一樣沈默時，他們被指責前後不一致、「矛盾」和「差異」。但他們只是讓這些猜測繼續下去，以便給西方頭腦上一堂極需的課。東方學家在他們的自負和傲慢中，習慣於把每一個形而上學的概念和術語物質化，而不給東方的隱喻和寓言留出任何餘地。東方學家把印度的外傳哲學搞得亂七八糟，而神智學者現在也把密傳教義搞得亂七八糟。直到今天，很明顯的，後者完全不能理解「第五輪次者和第六輪次者」一詞的含義。但事實很簡單：每一「輪次」都帶來了人類智力、心靈感應、精神、身體結構的新發展，甚至是整個變化，而所有這些原則都在不斷升級進化。因此，那些像孔子和柏拉圖一樣的人，在心靈感應上、智力上和精神上都屬於進化的更高層面的人，這種人在第五輪次中會普遍存在；他們的人類注定會發現，在這個進化的尺度上，自己遠遠高於我們現在的人類。同樣地，喬達摩佛——智慧的投生——仍然比我們提到稱為第五輪次者所有人更高更偉大，而佛陀和商羯羅則被稱為第六輪次者，是比喻上的。這句話的隱晦智慧在當時被稱為「閃爍其詞」——即『幾滴雨並不能形成雨季，儘管它們預示著雨季的到來。』

現在，《密傳佛教》的作者在它的書所評論的真相將會十分明瞭：——

『當一門完全陌生學科的複雜事實，第一次呈現在沒有受過訓練的心智面前時，我們不可能同時提出它們、又將所有適當狀況和異常情況一起提出來。.....我們必須先滿足於一般的原則，然後再處理例外情況；特別是在學習方面，通常遵循的傳統教學方法，旨在通過激發疑惑而最終緩解它，來將每一個新想法其印在記憶中。』

正如這句話的作者所說，他自己就是神秘主義的「一顆未經訓練的心智」，他自己的推論、以及他對現代天文學推測的知識比古代學說的知識要豐富得多，使他自然的犯了一些細節上的錯誤，儘管是無意識地；但不影響任何「一般的原則」。現在將提出一例。這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點，但它仍然會使許多初學者陷入錯誤的觀念。但是，由於早期版本的錯誤觀念在第五版的注釋中得到了糾正，所以在第六版中可以加以修訂和完善。出現這種錯誤有幾個原因：(1)這是由於教師們不得不做出一些被認為是「含糊不清的回答」：這些問題被不斷地追問以至於無法忽略它們，而另一方面，它們，只能得到部分的回答。(2)儘管有這種立場，但「聊勝於無」的說法經常被人誤解，也很

難得到應有的感激。因此，歐洲門外弟子有時會無緣無故地胡思亂想。其中包括 (a)「第八星球之謎」與月球的關係；(b)錯誤地聲稱地球鏈的兩個上層星球是兩個我們所知道的行星：『除了地球……我們的鏈中只有另外兩個世界是可見的…火星和水星……』(《密傳佛教》；p. 136)。

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但這一問題的責任既在於大師的回答含糊不清也不完整，另外也在於學習者本身的問題也很模糊。

這個問題是如此：『在普通科學已知的行星中，除了水星以外，還有哪些行星屬於我們的世界體系？』現在，如果詢問者的「世界體系」指的是我們的地球鏈或「線」，而不是「太陽系世界」的話，那麼這個回答很可能是誤解了問題。因為他的回答是：『火星等等，以及天文學一無所知的另外四顆行星。無論 A, B, YZ，都不為人所知，也無法通過物質手段看到，無論這個手段多麼完美。』這是顯而易見的：(a)天文學目前還不知道行星的實際情況，既不知道古代的行星，也不知道現代發現的行星。(b)任何 A 到 Z 的伴星球都是不可見的*，即太陽系內任何行星鏈上的上層星球球體。至於火星、水星和「其他四個行星」，它們與地球的關係是任何大師或高等神秘主義者都不會談論的，更不用說解釋其性質了。†

【* 當然除了排在第四的所有行星，如我們的地球、月球等等。本書作者擁有所有曾經收到或寄出的信件的副本，除了幾封私人信件(大師說，「裡面沒有教學內容」)；這是因為她一開始就有責任回答和解釋一些沒有涉及到的問題。儘管在這些副本上有許多注釋，但作者很可能由於她對英語的無知，或害怕說得太多而搞砸了所要提供的信息。在任何情況下，她都把一切責任都推到自己身上。但是，她不可能讓學生們再停留在錯誤的印象中，也不可能相信錯誤在於密傳體系身上。】

【†在同一封信裡，已清楚地說明為甚麼這不可能：……其中一位老師在給《密傳佛教》作者的信中寫道：『你要試著明白，你向我提出的問題與最高的啟蒙有關；我只能給你一個大概的看法，但我不敢、也不願講它的細節……』】

那麼，讓我們現在清楚地說明，不管有沒有現代天文學提供的額外證據，它所提出的理論都是不可能的。物質科學可以提供確證，雖然仍然非常不確定，但只能針對我們客體宇宙與我們在同一物質層面上的天體。火星、水星、金星和木星、以及迄今為止發現的每一顆行星(或那些仍待發現的行星)，本質上都是這些行星鏈在我們層面上的代表。正如辛尼特先生的「老師」在眾多信件中的一封中明確指出的那樣：『在我們的太陽系內與外，還有無數的顯化星球鏈，它們承載著智能存在。』但是火星和水星都不屬於我們的鏈。它們和其他行星一樣，在我們太陽系的眾多「鏈」中是個七重的個體，它們都是可見的，而其上層面星球則是不可見的。

如果仍有人認為，教師書信中的某些詞句容易誤導人，答案是：- 阿們；它確實如此。《密傳佛教》的作者寫到這是『傳統的教學模式…通過引發困惑』…他們會，或者不會緩解困惑—視情況而定。無論如何，如果有人催促說，這應該要在更早時候得到解釋，而且最好給出行星現在的真實性質，那麼回答如下：『當時沒有發現權宜之計，因為這麼做會導致一系列的額外問題，而這些問題由於其密傳性質，是永遠無法回答的，因此只會變得令人尷尬。』從一開始就已被宣佈，並在此後多次被斷言：(1) 沒有任何神智學者，即使是被接受的弟子(更不用說門外漢了)，能指望有人能把這些秘密的教導完全地、徹底地解釋給他聽。除非他無可反悔地向兄弟會宣誓，並至少通過了一次啟蒙。任何的數字和數值都不能被公開，因為數字和數值是這個密傳體系的關鍵。(2.) 所揭示的僅僅是隱藏在幾乎所有世界宗教的外傳經文中，所包含的密傳內襯—尤其是在《梵書》中、吠陀經中的《奧義書》中，甚至在《往世書》中。這只是目前透露的一小部分，而在這幾卷書中又呈現得更為詳盡；然而即使如此，這仍然是非常不完整和零碎的。

當開始寫作目前的作品時，作者確信關於火星和水星的推測是錯誤的，於是寫信給老師們請求解釋，並給出權威的版本。這兩個解釋都是即時提出的，而現在將其原文摘錄。

『……火星目前正處於停滯狀態，而水星剛剛開始脫離停滯狀態，這是非常正確的說法。你可能會補充說金星處於她的最後一輪次...之所以水星和金星都沒有衛星，那是因為……(參看先前腳注，已給出了這些原因)，也因為火星有兩顆他沒有權利得到的衛星……被認為是內側衛星的「火衛一」根本不是衛星。很久以前拉普拉斯(Laplace)說過，而現代的費耶(Faye)也說過(參見comptes rendus, Tome XC_, p. 569)，火衛一的週期太短，因此『該理論的原始思想肯定存在一些缺陷』……同樣的，火星和水星都是七重鏈，獨立於地球的星體主們與上級，就像你獨立於道姆林(大拇指湯姆)的「原則」一樣——這些原則可能是指他的六個兄弟，戴或不戴睡帽……培根(Bacon)說過：「對某些人來說，滿足好奇心是知識的終結。」培根提出這一真理的假設是正確的，正如在他之前熟悉這真理的人，正確地將智慧與知識隔離開來，並將局限性追溯到那要一次次給出的東西...記住：——

「...知識所存在於的腦袋，充滿了別人的想法，
而心智中的智慧只專注於自己……」

對於你所傳授密傳教義的人，你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永遠無法是深刻的...』

同樣，以下是同一權威人士的另一封信的摘錄。這次是老師們對於一些反對意見的答復。這些反對意見是建立在極其科學性的推理(同樣是徒勞的)，其中試圖調和密傳理論和現代科學推測的可行性，並且是由一位年輕的神智學者寫的，他參照同一主題的作為對「秘密教義」的警告。他曾宣稱，如果存在這樣地球的伴星球，『它們的物質性肯定只比地球少一點點。』那它們怎麼不被看見呢？答案是：——

『……如果一個人對心靈感應和精神的教導有更充分的理解，甚至不可能想象出這樣不協調的說法。除非少費力氣來調和那不可調和的，否則不可能有真正的進展；也就是說，用物質或自然哲學來調和形而上和靈性科學，「自然」指的是屬於他們(科學家們)物質感官感知範圍內的事物。我們的地球，正如一開始教導的那樣，處於下降弧線的底部，在這裡我們知覺的物質以其最粗大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釋是，籠罩我們地球的星球們必定在不同的、更高的層面上。簡而言之，它們作為星球們，與我們的地球是聯合成體的，而不是同質的，因此屬於另一種意識狀態。我們的地球(就像我們所看到的所有行星一樣)適應了其人類種群的特殊狀態，這種狀態使我們能夠用肉眼看到與我們的地球層面和物質同質的星體，就像他們各自的居民(木星人、火星人和其他人)能夠感知我們的小世界：因為我們的意識層面，雖然程度上不同，但在性質上是相同的，是在分化物質的同一層次上……我寫的是：『小沈睡期只涉及我們小的「星球串」。(在那個用詞不清的日子裡，我們把鏈叫做「串」。)……「我們的地球屬於這樣一串。」這應該清楚地表明，其他行星也是「串」或「鏈」...如果他(指的是反對者)希望能察覺到這些「行星」在更高層面上的模糊輪廓，他必須先把他和下一個層面之間的星體界物質的薄雲驅散……』

這就是為什麼即使借助地球上最好的望遠鏡，我們也無法感知物質世界之外的事物。只有那些我們稱之為「開悟者」的人才知道如何引導他們的心靈視野、以及轉移他們的意識(物質上和心靈感應上的)到其他層面的存在，能夠以權威的口吻談論這些主題。他們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

『若要獲得這些知識和力量，需要過著合格的生活，則智慧自然會降臨到你身上。當你能將你的意識契合到「普遍意識」的七和弦中的任何一個時(那些和弦沿著太陽系的音板運行，從一個萬古振動到另一個萬古)；或當你徹底學習了「天體音樂」時，只有那時你才有充足的自由分享你的知識給那些能安全接收的人。而在此時，你們要謹慎行事。絕不可將偉大真理傳給我們這世代，這是未

來種族的遺產。不要試圖向那些不知道阿波羅七絃琴的潛在含義的人，揭示存在和非存在的秘密；這是光芒四射的神的七弦琴，每一根琴弦裡都住著太陽系的精神、靈魂和星光體，而其外殼現在才落入現代科學的手中……我們說，你們要謹慎並有智慧，且最要緊的是，留心那些向你們學習的人所信的東西；免得他們不但欺哄自己，也欺哄別人…因為這就是每一個真理的命運，而到目前為止，人們還不熟悉它…更確切地說，對於那些既看不見、也不相信別人能看的人來說，行星鏈和其他超宇宙和潛宇宙的奧秘仍然是一個夢境之地…』

遺憾的是，我們中很少有人聽從了明智的建議；我們將許多無價的珍珠、許多智慧的寶石，拋給了一個無法理解其價值的敵人，而這個敵人已經轉過身來撕裂我們。

『同一位大師他把《密傳佛教》的作者和另一位先生稱為「門外弟子」，兩人曾是他的學生，並給他們寫道：「讓我們想象一下，我們的地球是一組七行星中的一個，或稱七個人類居住的世界之一…(七行星是古代神聖的行星，且都是七重的。)現在，生命的衝動到達了 A，或者更確切地說，到達了注定要成為 A 的東西，而到目前為止它不過是宇宙塵埃(一個「同質狀態中心」)……等等。』

在這些早期的信件中，需要發明和創造新的術語，因此「環」常常變成「輪次」，而「輪次」變成生命週期，反之亦然。對於一位把「輪次」稱為「世界之環」的傳訊者，這位老師寫道：『我認為這將導致進一步的混亂。我們同意把單體從星球 A 轉到星球 G 或 Z 的過程稱為一個輪次…「世界之環」是正確的……強烈建議某某先生…在進一步討論之前要先使術語達成一致…』

儘管達成了這樣的同意，但是這種混亂導致了在最初的教導中潛入了許多的錯誤。根種族有時甚至與「輪次」和「環」混在一起，導致了「人類」中類似的錯誤。從一開始大師就寫了：—

『我不被允許告訴你全部的真相，也不允許洩露孤立片段的數值……我不能使你滿意。』

這是對於以下問題的回答：『如果我們是對的，那麼在人類時期之前的總存在是 637。』等等，等等。對於所有與數字有關的問題，得回答是：『試圖解決 777 投生的問題……雖然我不得不隱瞞信息……如果你能自己解開這個問題，我有責任告訴你。』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解開過，結果是——永遠不會停止的困惑和錯誤。

即使是關於星體和宏觀宇宙七重組成的教導——衍伸出微觀宇宙或稱人類的七重劃分——到目前為止也是最為密傳的。在遠古時代，它過去只在啟蒙時，連同關於週期的最神聖數字一起被揭露。正如在一份神智學雜誌上所說，*在《密傳佛教》的作者所寫的回信中，儘管他提出了許多問題，但只透露了很少的一點信息；那時，宇宙生成論的整個體系還沒有被設想過，甚至連片刻也沒有想到。在這些問題中，沒有一個大師有權利回答這些問題，不管他有多高等多獨立；更別說向世界揭示了古代「大學-寺廟」中最古老的奧秘。因此，只有少數的教義被揭示其廣泛的輪廓，而細節被不斷地隱瞞，且任何希望引出更多信息的嘗試，從一開始就有系統地避免。這是非常自然的。在《往世書》中提到的七個知識分支中，包含了四知識 (Vidyas) — 即「祭典知識」(Yajna-Vidya，實施宗教儀式以產生特定效果)；「偉大的(魔法)知識」(Maha-Vidya)，現在退化為怛特羅(Tantrika)崇拜；「咒語知識」(Guhya-Vidya) 世咒語的科學和他們的真實節奏或吟誦，神秘咒語等等——而只有最後一個，「本體知識」(Atma-Vidya)，或者稱是真正的精神智慧和神聖智慧，它能把絕對和最終的理解投在前三個的教導上。沒有「本體知識」的幫助，其他三個仍然只是「表面」的科學，在幾何度量上只有長度和寬度，但沒有厚度。它們就像一個熟睡的人的靈魂、四肢和頭腦：能夠機械地運動、能做混亂的夢甚至能夢遊、能產生可見的效果，但只受本能所激發，而不是智力上的起因，更別說要透過完全意識的精神衝動來激發。在前三們的科學中，我們可以給出很多教導與解釋。然而除非「本體知識」提供了開啓他們教義的鑰匙，否則它們將永遠像一本破損的教科書的片段一樣；就像

儘管偉大真理的輪廓被最具精神性的人模糊地感知，然而它卻被那些把每一個陰影釘在牆上的人，扭曲得不成比例。

【*《路西法》(Lucifer, May, 1888.)】

然而，由於先前對單體演化學說的闡述不夠全面，因而在學生的頭腦中又造成了另一個巨大的困惑。若要充分認識到這一過程和星球誕生的過程，我們必須更多地從其形而上的角度來考察，而不是從人們稱之為統計的角度，因為它所涉及的數字和數值能被允許廣泛使用的很少。不幸的是，很少有人願意以形而上學的方式來處理這些學說。即使是最優秀的西方作家在他的著作中也宣稱，當談到單體的演變(《密傳佛教》，第 46 頁)時，『我們現在不處理那種純粹的形而上學。』在這種情況下，就像老師在給他的信中所說的：『為什麼我們要宣傳我們的教義、做所有這些艱苦工作和逆流前進？為什麼西方世界……要向東方世界學習...那些永遠不能滿足特殊審美情趣要求的東西呢?』他還提請他的傳訊者注意『我們(這些開悟者)每一次嘗試在向西方頭腦解釋形而上學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巨大困難。』

也許他會；因為在形而上學之外，就不可能有神秘哲學或密傳主義。這就像是試圖通過對死者胸部和大腦的解剖描述，來解釋志向和喜愛、愛和恨、這些活人靈魂和心智中，最隱秘和神聖的活動。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一下上面提到的兩個信條，這些在《密傳佛教》中幾乎沒有提到的；並在我們的力量範圍內補充它們。

關於星球和單體的附加事實和解釋

《密傳佛教》中有兩句話必須加以注意，而下方引用作者的觀點。在第 47 頁(第五版)上說：

『……精神性單體們...沒有在星球 A 上完全完成它們的礦物存在，於是在星球 B 上完成它，以此類推。它們以礦物的形式通過好幾個輪次，然後又以植物的形式通過好幾個輪次，又以動物的形式如此。我們故意避免現在就提到數字，』等等等等。

有鑒於對數值和數字須高度保密，採取這種做法是明智的。而這種沈默現在已部分被打破；但是，如果有關輪次和進化週期的真實數據，能在當時完全公開，或者完全保密也許會更好。辛尼特先生正確的理解了這個困難，說道(第 140 頁)：『由於某種外人難以理解的原因，擁有神秘知識的人特別不願透露與宇宙生成有關的事實，儘管未啟蒙的人很難理解為什麼要隱瞞這些事實。』

有這樣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然而，正是由於這種沈默，一些東方和西方的學生因而產生了許多的困惑。要接受這兩個特定信條看似有很大的困難，然而這只是因為缺乏任何可以依據的數據。但它就在那裡。而那些屬於神秘算計的數字，是無法給除了已誓約弟子圈子之外的人的，這規則不能被打破；正如大師們多次宣稱的那樣——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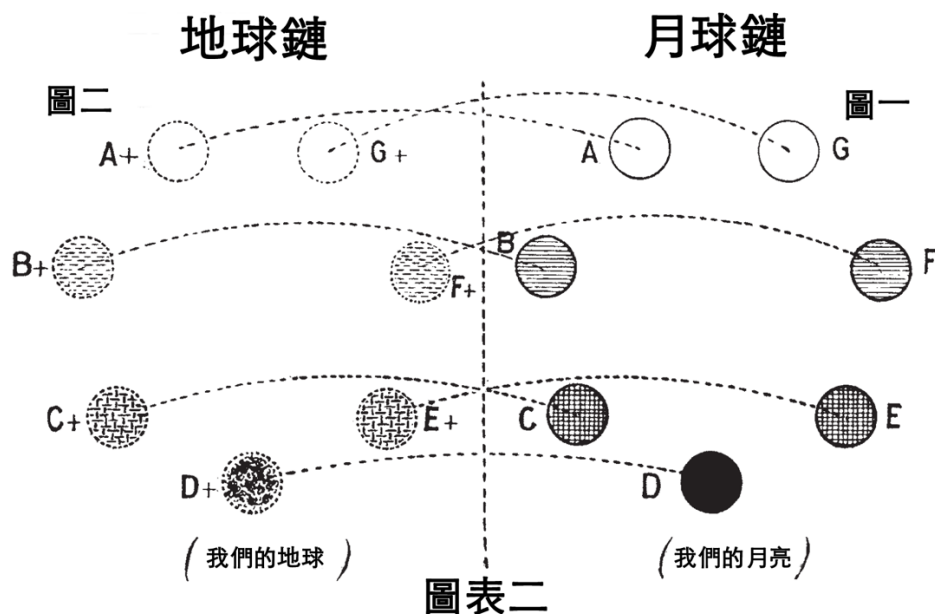
為了意思更明白，且不涉及此教義的數學方面，因此這裡能進一步擴大教導和解決一些模糊的論點。由於星球的演化和單體的演化是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我們將把這兩個教導合而為一。關於單體，讀者要記住，東方哲學不認同西方的神學教條為每一個出生的嬰兒都是一個新創造的靈魂，這不僅是不哲學的，在大自然的經濟中也是不可能的。在每一個新的顯化期中，單體們必須是有限數量的，並通過同化一系列的人格而進化和變得越來越完美。在關於重生、業力以及人類單體逐漸返回其源頭—絕對神的教義裡，這是絕對必要的。因此，儘管發展不一的單體群眾幾乎是不可計算的，但它們仍然是有限的，就像在這個分化和有限的宇宙中一切一樣。

正如之前的雙重圖表(人類的「原則」和世界鏈上升星球)所顯示的那樣，因與果是永恆地連接在一起的，且一個完美的類比原則貫穿並連接了所有的進化路線。一個產生了另一個—不管是星球還是人格。但是，讓我們從頭開始。

剛剛已給出了連續的行星鏈如何形成的過程的一般輪廓。為了防止今後的誤解，我們再提供一些進一步的細節，這也將闡明在我們地球鏈上的人類歷史，而地球鏈即月球鏈的後代。

在第 172 頁的圖表中，圖 1 表示七顆行星組成的「月球鏈」，是在第七輪次或最後一輪次開始時；而圖 2 所示為「地球鏈」，它將存在但尚未存在。每條鏈上的 7 個星球以字母 A 到 G 的循環順序來區分，地球鏈上的星球又再加上標記「+」—這是地球的符號。

現在，必須記住，單體們在任何七重鏈循環時，會根據它們各自的進化階段、意識和功德，被分為七個類或階層。那麼，讓我們依循它們在第一輪次中行星 A 上出現的順序。這些階層在不同星球上，所出現之間的時間間隔受過調整，使得當第 7 類(最後的)出現在星球 A 上時，第 1 類(最先的)剛剛通過到星球 B 上，依此類推，一步一步地通過整個鏈。



同理，在月球鏈的第七輪次中，當第 7 類(最後一類)離開星球 A 時，它沒有像前幾輪次那樣睡著，而是開始死亡(進入它的行星沈睡期)；* 在死亡的過程中如前所述，它的「原則們」、或生命元素和能量等等，一個接一個地轉移到一個新的「中性狀態中心」，從而開始了地球鏈星球 A 的形成。類似的過程發生在每一個「月球鏈」的星球上，一個接一個，形成「地球鏈」的新的星球。我們的月球是這個系列中的第四顆星球，與我們的地球處於同一個感知層面上。但是月球鏈的星球 A 還沒有完全的「死去」，要等到第一類單體的第一批單體們從星球 G 或 Z (即最後一個「月球鏈」的最後一個星球) 進入涅槃，而涅槃在他們兩個鏈之間等待它們；同樣地，對於所有其他星球來說，正如所述，每一個都產生了「地球鏈」裡相應的星球。

【* 神秘主義把休息時期 (沈睡期, Pralaya) 分為幾種；每個星球都有各自的沈睡期，此時人類和生命將會傳遞到下一個星球；因而每輪次有七個小沈睡期；而行星沈睡期發生於七個輪次都完成時；太陽系沈睡期則是當整個系統都結束的時候；最後是宇宙的大沈睡期、或梵天沈睡期，也就是當「梵天壽命」結束時。這是三個主要的沈睡期或稱「消滅時期」。另外還有許多其他小的沈睡期，但我們目前不關心這些問題。】

此外，當新鏈的星球 A 準備就緒時，來自月球鏈的第一類或第一階層的單體就會投生在最低的界中，依此類推。這樣做的結果是，只有第一類單體才能在第一輪次達到人類的發展狀態，因為第二類單體在每一個行星上都較晚抵達，因而沒有時間到達這個階段。因此，第 2 類單體僅在第二輪次才達到人類早期階段，以此類推直到第四輪次中期。但當到了這一時期 - 在這人類階段將得到充分發展的第四輪次上——進入人類界的「門」關閉了；從那以後，「人類」單體的數量，即，發展到人類階段的單體就不再增加了。而對於在此時還沒有達到人類階段的單體而言，由於人類自身的進化，將會發現自己遠遠落後，且它們只有在第七輪次(最後一輪次)結束時才會達到人類階段。因此，他們將不是這條鏈上的人，而是會形成未來顯化期的人類，並被獎勵成為更高鏈上的「人」，從而得到他們的業力補償。關於這一點只有一個例外，且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我們將進一步討論。但這就是造成種族差異的原因。

由此可見，太陽系大自然的過程和個體的人之間的類比是多麼完美。後者經歷了他的生命週期，然後死去。他的「高等原則」對應於在行星鏈發展過程中循環的單體；前者進入了「天界」(Devachan)，這對應於「涅槃」和兩個鏈之間的休息狀態。人類低等的「原則」隨時間瓦解，又被大自然用來形成新的人類原則；同樣的過程也發生在世界的分解和形成中。因此，類比法則是理解神秘教義最可靠的嚮導。

這是「月球的七個奧秘」之一，現在已經被揭示了。這七個「奧秘」被日本的「山伏」(Yamaboosis，即老子學派的神秘主義者以及京都(Kioto)的苦行僧們)稱為「七顆寶石」(Dzenodoo)。只有日本和中國的佛教苦行僧和啟蒙者會比印度人更不願透露他們的「知識」(如果可能透漏的話)。

但是，讀者絕不能忽視這些單體們，並且在允許的範圍內，必須盡可能地瞭解它們的性質，而不觸及最高的奧秘；而作者絕不假裝知道這些奧秘的全部。

單體群眾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大類：—

1. 發展最高的單體(月亮「神靈」，在印度被稱為祖靈 Pitris)，其功能是在第一輪次以它們最空靈、最朦朧和最基本的形式，通過礦物、植物和動物界的整個三重循環，以將新形成的鏈的性質穿在自己身上、並與之同化。他們是第一批在第一輪次中到達星球 A 上的人類形體(如果在幾乎是主體層面中存在任何形體的話)。因此，正是他們在第二輪次和第三輪次中，領導並代表了人類元素，並最終在第四輪次進化了自己的影子，這是為了第二類的單體或那些在他們之後的人。

2. 最先在三個半輪次中到達人類階段的單體們，並將成為人。*

【*我們不得不在這裡使用誤導性的詞 - 「人」，這清楚地證明，任何一種歐洲語言都多麼不適應於表達這些微妙的區別。

顯然，這些「人」無論形體上還是在性質上都不像今天的人。那麼人們可能會問，為什麼要稱他們為「人」呢？因為在任何西方語言中，都沒有其他近似的術語來表達意指的想法。「人」這個詞至少表明了這些存在是「思維實體」(摩奴)，無論它們在形體和智力上與我們多麼不同。但事實上，就精神性和智力而言，他們是「神靈」而不是「人」。

在描述單體所經過的各個「階段」時，所用的語言也遇到同樣的困難。從形而上學的角度來說，談論單體的「發展」、或者說單體變成了「人」，當然是荒謬的。但是，要想在使用英語這種語言時，還同時保有語言的形而上學的準確性，那麼至少需要增加三卷這本書，而且還需要大量的口頭重複，這是極其令人厭煩的。一個單體既不能進步，也不能發展，甚至不能受到它所經過的狀態變化的影響，這是有道理的。它不屬於這個世界或層面，它只能被比作是一顆不可摧毀的星星，閃耀著神聖光芒和火，而被扔到我們的地球上作為一個救贖的板子，拯救居住在其中的人格。後者必須緊緊依偎它；如此才能分享到它的神性而獲得永生。若讓單體獨處，它將不會依附於任何人；但是它會像「板子」一樣，被進化的不停歇水流漂到另一個投生。】

3. 落後的單體；這些發展遲緩的單體們在這個循環或輪次中，由於業力障礙而不能到達人類階段，除了一個例外，這將如先前所承諾的在其他地方被提及。

現在，外部形體或身體的進化，是圍繞星光體而形成，且由塵世力量產生的，就像在較低的界中那樣；但是內在的人或真實的人的進化純粹是精神的。現在，它不再是非人格單體通過許多不同物質形體的過程，如外在進化的情況一樣，因為這充其量只賦予了本能和在完全不同層面上的意識；而是「朝聖者-靈魂」通過各種狀態的旅程，不僅是物質狀態，還有自我意識和自我知覺狀態；或者稱統覺(apperception)中的知覺。(見「神靈、單體和原子」)

單體從它的精神上和智力上無意識的狀態出現；跳過前兩個層面——因為太接近絕者對而不允許與低等層面上的任何事物有任何關聯——它直接進入心智層面。但是，在整個宇宙中，沒有任何一個層面比有這個層面更廣闊的邊界，或者說在其的感知和統覺的幾乎無窮無盡層次中，這個層面擁有

更廣泛的作用域；而這個層面又為每個「形體」提供了一個適當的較小層面，從「礦物」單體到進化後發展盛開的神聖單體。但一直以來，它都是同一個單體，只是在其投生中有所不同；它在整個一系列的循環中，當它上升到心智精神性的領域，或下降到物質的深淵時，或者精神部分的或完全被遮蔽，或者物質部分的或完全被遮蔽——兩極對立。

回到《密傳佛教》。關於星球 A 上的礦物時期和人類時期之間的巨大期間，*該書提到：『在星球 A 上，礦物時代得到充分發展，為植物的發展準備好道路，而一旦開始，礦物的生命衝動就會湧向星球 B。然後，當星球 A 上的植物發展完成且動物開始發展時，植物的生命衝動溢出到星球 B，而礦物衝動傳遞到 C 星球。最後，星球 A 上出現了人類的生命衝動。』（49 頁）

【*這裡之所以使用「人類時期」一詞，是因為有必要給動物界之後的第四界命名。但事實上，在第一輪次中，星球 A 上的「人」不是人，而是他的原型或稱來自星光界區域的無維度映像。】

所以它繼續了三個輪次，當它變慢的時候，最後在第四輪次於我們星球的門口停下來；因為人類時期(真正的物質人類)，也就是第七個時期，現在已經到達了。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正如所說的，『……在礦物界之前有一些進化的過程，因此在礦物浪潮在繞著星球前進的過程之前，有一波進化的浪潮；實際上是幾波進化的浪潮。』（來源同上）

現在我們必須引用另一篇文章，《神智學的五年》中的「礦物單體」，第 273 頁等。

『有七個界。第一組由三個等級的元素精靈組成，或稱新生的力量中心——從原初質 (Mulaprakriti，或者 Pradhana，即原初同質物質) 分化的第一階段到第三階段——即，從完全無意識到半知覺；第二或更高的群體包含從植物界到人類界；礦物界因此形成了「單體要素」(被認為是一種進化中的能量) 階層的中心或轉折點。元素精靈一側有三個階段(亞物質)；礦物界；客體物質*一側有三個階段——這是進化鏈的(最初或初步的)七個環節。』

【*這裡的「物質的」是指分化的，是為了宇宙的目的和工作而如此；然而，那「物質一側」，儘管對來自其他層面的存在統覺是客體的，但對我們在我們的層面上的人卻是相當主體的。】

說是「初步的」，因為它們是準備性質的，雖然它們實際上屬於自然進化，但更準確地說，它們是亞自然進化。這個過程在它的第三個階段停止了，也就是在第四個階段的門檻處停止了，此時到了在自然演化的層面上，他開始了朝向人的進化；就這樣形成了三個元素界，產生十，即質點的數字。從這一點開始：

『精神向物質的下降等同於物質進化的上升；從物質的最深處(礦物)重新上升到先前狀態，伴隨著具體有機體相對應的消散——直到涅槃，即分化物質的消失點。』（《神智學的五年》，276 頁）

因此，這就是為甚麼那個在《密傳佛教》中被恰當地稱為「進化的浪潮」，以及礦物、植物、動物和人的「衝動」，在我們星球的第四個週期或輪次的時候停留在門口。因為正是在這一點上，宇宙單體(菩提)將與阿特曼射線(Atmic Ray)結合併成為其載體，即，它(菩提)會覺醒到對它(阿特曼)的統覺；如此一來，就進入了一個新的七重進化階梯的第一步，這個階梯最終將會引導我們到達質點的第十個(從最底層向上計算)，也就是「王冠」。

宇宙中的一切都遵循類比法則。「其上如其下」；人是宇宙的縮影。發生在精神層面上的事物會在宇宙層面上重複。具體事務遵循著抽象事物的路線；與最高相對應的必須是最低的；物質與精神對應。因此，與質點王冠(或稱上三元組)相對應的是三個元素界，它們先於礦物界(見《神智學的

五年》間的第 277 頁的圖表)，並用卡巴拉主義者的語言來說，它們呼應了宇宙分化的過程，從超精神性世界到原型世界、再到形體和物質世界。

那麼什麼是「單體」呢？它和原子有什麼關係？以下的回答是基於上述文章「礦物單體」中，該作者對於這些問題的解釋。

作者對於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是：『這與目前存在於科學概念中的原子或分子什麼關係都沒有。它不能被比做顯微鏡下的微生物，後者曾被歸為胃多纖毛蟲，現在被視為植物，被歸為藻類；也不完全是逍遙學派 (Peripatetics) 的單子 (Monas)。礦物單體當然不同於人類單體，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組成上；人類單體既不是物質的，也不能用化學符號和元素來表示它的組成。簡而言之，精神單體是遍一、無限、和不可分割的，然而它的射線在我們的無知中，被稱為稱的人類的「個體單體」；而礦物單體——在圓的相反的點——也是一體的——且從它開始產生無數的物質原子，後者是科學開始認為是個體化的東西。

否則，要如何用數學來解釋這四個界的進化和螺旋進程呢？「單體」是人類最後兩個「原則」的結合，即第 6 和第 7 原則，且恰當地說，「人類單體」這個術語只適用於雙重靈魂 (Atma-Buddhi)，而不適用於最高的精神活化原則，阿特曼 (Atma)。但由於精神性靈魂如果與後者 (阿特曼) 分離，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它就被稱為……。現在，這些在礦物、質物和動物中的單體要素，或者更確切地說，宇宙要素 (如果允許這樣一個術語的話)，儘管同樣都通過最低的元素精靈到天神界的一系列循環，但是在進展的規模上是不同的。如果把單體想象成一個獨立的實體，緩慢地沿著一條特別的道路以穿過較低的界，且經過一系列無法計算的轉變，最終開花成為一個人，這種想法會是非常誤導人的；簡而言之，這種說法認為一個洪堡 (Humboldt) 的單體可以追溯到角閃石原子的單體。對於習慣區分每個原子的物質科學來說，「礦物單體」不是正確的說法，而是應該稱為「顯化為特定物質形體 (礦物界) 的單體」。原子並非如普通科學假說所描述的那樣，不是某物的粒子、被某種心靈感應所活化、並注定在萬億年之後盛開為一個人類；它反而是普遍能量的具體顯化，而宇宙能量還尚未個體化；是遍一單體的連續顯化。在生命衝動達到人類誕生的進化階段之前，(物質的) 海洋不會分成其潛在的和所組成的液滴。分離成個別單體的趨勢是逐漸的，在這高等動物中幾乎達到了這一點。逍遙學派在泛神論意義上，把「單體」(Monas) 這個詞應用於整個太陽系；而神秘主義者，儘管為了方便起見也接受這一想法，但仍用「礦物單體、植物單體、動物單體(等等)」等詞語來區分具體和抽象的發展階段。這個術語僅僅意味著精神進化的浪潮，正通過它的環路弧線。「單體要素」在植物界中開始不可覺察地分化向個體意識。正如萊布尼茨所正確定義的那樣，由於單體是非複合的事物，因此活化它們不同分化程度的是精神要素，從而恰當地構成了單體——不是原子的聚合，後者只是顫動著高等或低等程度智能的一種載體和物質。

萊布尼茨認為單體是基本的、不可摧毀的單元，被賦予了能夠「給予和接受」其他單元的力量，從而決定所有精神和物質現象。正是他發明了「統覺」這個詞，這個詞連同神經-感覺 (不是知覺)，表達了從所有的界直到人類的單體意識的狀態。

因此，從嚴格的形而上學的角度來看，把「阿特曼-菩提」稱為單體可能是錯誤的，因為在唯物主義的觀點中，它是二元的，因而是複合的。但是由於物質就是精神，反之亦然；且若宇宙和通知宇宙的神沒有對方的話，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阿特曼-菩提」的情況也是如此。後者是前者的載體，菩提與阿特曼的關係就好比「亞當-卡德蒙」(Adam-Kadmon，卡巴拉主義的邏各斯)與「無限」(En-Soph) 的關係相同，或與原初質和梵的關係相同。

再多說幾句關於月亮的話。

有人可能會問，剛剛提到的「月球單體」是什麼？關於七種類型祖靈 (Pitris) 的描述將在稍後介紹，但是現在可以給出一些一般性的解釋。顯而易見的，他們是單體們，他們在月球鏈 (低於地球鏈) 上結束了他們的生命週期，並已投生在地球鏈上。但是，還有一些進一步的細節可以補充，儘管它們非常接近被禁止的領域，而無法得到充分的解釋。這個奧秘的最後一個字只透露給那些開悟者，但我們可以說的是，我們的衛星只不過是其不可見原則們的粗大身體。既然有 7 個地球，那麼就有 7 個月亮，其最後一個是可見的；太陽也是如此，它可見的身體被稱為一個幻覺 (Maya)，只是一種映像，就像人的身體一樣。『真正的太陽和月亮和真正的人一樣不可見。』一條神秘的格言如此說道。

順帶一提，那些最先提出「七月亮」這個概念的古人，一點也不愚蠢。儘管如今這一概念，以非常物質化的形式被視為時間的天文度量；但在其外殼之下，仍然可以看到深刻哲學思想的痕跡。

事實上，月球只在一方面是地球的衛星，也就是說，從物質上來看月球繞地球繞轉。但在其他的方面上，地球是月球的衛星，而不是反過來。這一聲明似乎令人吃驚，但並非沒有科學知識的證實。潮汐和許多疾病形式，所呈現與月相相吻合的週期性變化，進而證明了這一點；它可以在植物的生長過程中追溯，且在人類懷孕和受孕的現象中非常顯著。月亮的重要性及其對地球的影響，都得到了每一個古老的宗教的承認，尤其是猶太教；並且被許多觀察心理和物理現象的人所注意到。但是，據科學所知，地球對月球的作用僅限於物質上的引力，這使月球能繞著軌道運行。如果遇到反對者堅持認為，僅憑這一事實就足以證明，月球在其他層面上確實是地球的衛星的話，你可以這樣回答：一個圍繞自己孩子搖籃走動的母親，持續照看著孩子，難道她就是孩子的下屬或依靠著他？雖然在某種意義上她是它的衛星，但她肯定比她所守望的孩子更年長、更成熟。

因此，月球在地球的形成和人類的居住中，扮演著最大、最重要的角色。「月球單體」或稱「祖靈」，是人類的祖先，事實上成為人類自己。他們是進入進化週期星球 A 的「單體們」，他們通過行星鏈進化其人類形態，正如剛才所展示的。在地球上第四輪次的人類階段開始時，他們從第三輪次進化來的「類猿」形體中，「滲出」了他們的星光體。正是這種微妙的、更精細的形體，成為大自然塑造物質人類的模型。這些「單體們」或「神聖的火花們」因而是「月亮」祖先，即祖靈本身。因為這些「月球神靈」必須成為「人類」，以便他們的「單體們」可以達到活動和自我意識的更高層面，即「心智之子」(Manasa-Putras) 的層面。「心智之子」在第三根種族的後半部分時，賦予了「無知覺」的外殼以「心智」，這外殼是由祖靈所創造並通知的。

同樣地，地球第七輪次上人的「單體」或「自我」(Monad)，在我們自己的星球 A、B、C、D 等之後，將與它們的生命能量分離；而後它們通知並因此喚醒其他同質狀態中心，這些中心注定要在更高存在層面上生活和行動——地球的「祖先」也會以同樣的方式創造那些即將成為更優越的人。

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自然存在著三重進化體系，以形成三種週期性的載體；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三個獨立的進化體系，而它們在我們系統的每一點上，都是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的。這些是單體的(或精神性的)、智力的、和物質的進化。這三個是阿特曼的宇宙幻覺領域的有限方面或映像；阿特曼是第七個，是遍一實在。

1. 單體的進化正如其名所暗示的那樣，涉及到單體的生長和發展到活動的更高階段，並與下方關聯：—

2. 智力的進化，代表這個的是「心智天上人」(太陽天神，或太陽祖靈 Agnishwatta Pitris)，是給予人類「智力和意識的給予者」*，和：

【*見這本書的第二部的結論。】

3. 物質的進化以月球祖靈的「影子」(Chhayas)為代表的，而大自然已將當前物質身體具體化在其周圍。這個身體被當作載體以用來「成長」(一個誤導的詞)、通過心智來轉變、以及由經驗的積累而使有限進入無限，並作為過渡而進入到永恆和絕對。

這三種體系各有其自身的法則，並由不同的最高天上人或「邏各斯們」(Logoi) 所統治和指導。每一種都表現在人的構成中，人是偉大宏觀宇宙的縮影；正是這三股力量在他身上的結合，使他成為現在這樣一個複雜的存在。

「大自然」是物質進化的力量，不可能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進化出智力——她只能創造「無感知的形體」，這將在我們的「人類起源論」中看到。「月球單體」不能進展，因為他們還沒有充分接觸到「大自然」所創造的形體，以允許他們通過大自然的方式積累經驗。「心智天上人」填補了這一鴻溝，他們代表了智力和心智的進化力量，在這一輪次中，是「精神」和「物質」之間的聯繫。

還必須記住，在第一輪次中進入星球 A 的進化週期的單體，是處於非常不同的發展階段。因此，事情變得有些複雜...。讓我們簡要概述。

最高度發展的(月球)單體，在第一輪次時到達人類的胚芽階段；在第三輪次結束的時候，成為地球上的人類、儘管非常空靈；並且它們在「停滯」時期仍留在星球上，以作為第四輪次中未來人類的種子，從而在第四輪次開始時成為人類的先驅。其他的只有在後面輪次才能到達人類階段，即，在第四輪次的第二、第三星球或上半輪。最後是發展最遲緩的，即在第四輪次的中間轉折點之後，仍然佔據動物形態的那些單體——它們在這個顯化期期間，將完全不會成為人。它們只有在第七輪次接近尾聲的時候，才會到達人類的邊緣，然後輪到它們在沈睡期之後，由較早的拓荒者，即人類的祖先將它們引入新的鏈條。這些祖先是「種子人類」(Sishta)，也就是在這些輪次結束時將居於一切之首的人。

關於第四星球和第四輪次在進化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學生或許已不需要再進一步的解釋。

前面的圖表也適用(比照適用)於輪次、星球或種族，我們將看到一個系列的第四個成員，佔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第四顆星球與其他星球不同，它在同一層面上沒有「姐妹」星球，因此形成了以整個鏈所代表的「天平」的支點。這是進化最終調整的領域，是業力天平的世界、正義的殿堂，在那裡平衡被打破，以決定了單體未來轉世剩餘部分的進程。因此，在這個大循環的中心轉折點過去之後，即在第四輪次我們地球上的第四根種族中點之後——沒有更多的單體可以進入人類界。這個週期的門被關起來，而平衡就來了。如果不是這樣的話——若為死去千百萬人都創造一個新的靈魂，且若沒有轉世的話——那麼要去替離開身體的「靈體」提供空間就變得很困難；痛苦的根源和原因也永遠無法解釋。正是因為對於神秘教義的無知，以即以宗教教育為幌子的錯誤觀念灌輸，而創造了唯物主義和無神論來抗議其宣稱的事物神聖秩序。

上述規則的唯一例外是「無智種族」，它們的單體已經處於人類階段，因為這些「動物」的出現比人類晚，甚至是人類的一半後代，而它們最後的後代是類人猿。這些「人類的呈現」實際上只是早期人類扭曲的複製品。但這將在下一本書中得到充分的解釋。

如評論所說，大致上如下：

1. 『地球上的每一種形體、以及空間中的每一個微粒(原子)，都在努力自我形成，以遵循在「天上人」中為其設定的模型...它(原子)的內捲和進化、它的內在和外在的生長和發展，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人類；人類，作為地球上最高的物質和終極形體；是單體在其絕對的整體性和覺醒狀態——作為地球上神聖投生的頂點。』

2. 『天上人 (祖靈)是那些從他們自身進化出星光體 (BHUTA) 的存在，而其而形體 (RUPA) 已經成為單體(第七和第六原則)的載體，它們完成在前三個劫 (Kalpas，輪次) 的轉世循環。然後，他們(星光體) 成為這一輪次最初人類種族。但它們並不完整，而且毫無感知。』

這將在下一本書中解釋。與此同時，人類—或者更確切地說他的單體—從這一輪次開始就存在於地球上。但是一直到我們自己的第五種族，覆蓋那些神聖星光體的外部形狀，會隨著每一個亞種族而改變和鞏固；動物的形態和物質結構同時在變化，因為它們必須適應地球上不斷變化的生活條件，配合其形成週期的地質時期。如五一來，他們就會隨著每一個根種族和每一個主要的亞種族而不斷變化，直到這一輪次的第七種族中的最後一個。

3. 『內在的、現在隱藏著的人，那時(在一開始)是外在的人。他是天上人(祖靈)的後代，他是「像父親的兒子。」就像蓮花一樣，它的外部形狀逐漸呈現出內在模型的形體，同理，人的形體最初也是由內而外進化而來的。在人類開始按照目前動物界的方式、以繁殖自己物種的週期之後，情況就反過來了。人類胎兒現在在其轉變過程中，遵循了人類身體框架在三個劫 (輪次) 中所呈現的所有形式；單體在這三個輪次的盲目漫遊中，通過無感知的物質(因為不完美的)，進行圍繞著單體塑化形成的暫時嘗試。在當今時代，物質胚胎在輪到它最終成為人類之前，是一株植物、一個爬行動物、一個動物，它在自身內部進化自己的空靈對等物。在一開始，就是那個對應物(星光體人)，無知覺的而被物質的網纏住。』

但這個「人類」是屬於第四輪次的。如上所示，在前三輪次中，單體已經通過、旅行並被囚禁在每一個大自然界的每一個過渡形式中。但成為人類的單體不是那個「人」。在這一輪次中 - 除了人類之後誕生的最高哺乳動物，即類人猿，它們注定要在我們這個種族中滅絕，而它們的單體將被釋放並進入第六*和第七種族的星光人類形體(或最高元素精靈)中，然後在第五輪次進入最低的人類形態—這兩個界的任何一個單位，都不再由注定在下一階段成為人類的單體所驅動，而是由它們各自領域的低等元素精靈所驅動。†

【*大自然從不重複自身，因此，在中新世中期以前，我們今天的類人猿從未存在過；就像所有的雜交品種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開始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傾向，即回歸到它們的最初父母的類型—黑色和黃色的巨大「列慕尼亞-亞特蘭提斯人」。去尋找「缺失的環節」是無用的。對於即將結束第六根種族(數百萬年後)的未來科學家們來說，我們的現代種族，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們的化石，將看起來像是微不足道的小類人猿—一種已滅絕的人類屬物種。】

【†這些「元素精靈」只有在下一個大的行星顯化期時，才輪到它們將成人類的單體。】

第五根種族*開始前的最後一個人類單體化身。人類單體的輪迴週期已經關閉，因為我們處於第四輪次和第五根種族。讀者必須記住—一個熟悉《密傳佛教》的人無論如何也需如此—本書接下來的章節和第二卷中，只談到了我們第四輪次的進化。後者是轉折點的循環，在此之後，物質到達了它的最低點，開始努力前進、並在每一個新的種族和每一個新的循環中更加精神化。因此，學生必須注意，不要在沒有矛盾的地方看到矛盾，因為在《密傳佛教》中，提到的是大體上的輪次；而在這裡，所指的只有我們現在所處的第四輪次。前一部作品是使這個理論成形；而現在是改進和進化的完善。

【* 這樣的類人猿是一個例外，因為它們誕生不是大自然的意圖，而是「無知覺」人類的直接產物和創造。印度教徒給猿猴一個神聖的起源，因為第三種族的人是來自另一個層面的神靈，他們變成了「無知覺」的凡人。這個問題在 12 年前的《揭開伊希斯的面紗》一書中已經盡可能清楚地提到。在第 278-279 頁提到，讀者可以去問『婆羅門，如果他想知道他們尊敬猴子的原因。因為那時他(讀者)也許會知道—如果婆羅門認為值得告訴他解釋的話—印度教徒在類人猿身上看到的，是摩

奴希望他達成的：與人類家庭最直接相關物種的轉變。在人類家庭的最終完善之前，一個雜種分支被嫁接在他們自己的家系上。他可能進一步瞭解到，在受過教育的「異教徒」眼中，精神的或內在的人是一回事，而他的塵世肉身棺材是另一回事。那種物質本質、即各種力的物質關聯的偉大結合，不斷地向完美的方向爬行，而必須利用手邊的物質；她在前進的過程中不斷地塑造與再塑造，完成了她在人類身上的加冕工作，以將他單獨作為為一個適合神龕，得以讓神聖的精神籠罩。』

此外，在同一頁的腳注中還提到德國的一項科學研究。據說，一位漢諾威的科學家最近出版了一本書，書名為《論自然選擇對物種的消解》(Ueber die Auflösung der Arten durch Natürliche Zucht-wahl)，書中他非常具有獨創性地指出，達爾文把人類追溯到類人猿身上是完全錯誤的。相反，他認為猿是從人進化而來的。他指出，最初的人類在道德上和肉體上，是我們今天這個種族的類型和原型，也是我們人類尊嚴的原型，因為他們具有的形體之美、特徵之規律性、顱骨的發展、情感之高尚、英雄的衝動、以及宏偉的理念構想。這是一種純粹的婆羅門、佛教和卡巴拉哲學。這本書有許多圖解、表格等。它斷言人類在道德和身體上的逐漸墮落和退化，可以很容易地在整個民族學轉變中，一直追溯到我們的時代。且正如一部分的人已經退化為類人猿一樣，因此，在不可避免的必然法則的作用下，今天的文明人最終也將由類似的後代繼承。如果我們可以從現在的實際情況來判斷未來，那麼這樣一個非精神而物質的身體，似乎確實有可能以類人猿而不是天使的形式結束。但是，雖然類人猿是人類的後代，但曾經達到了人類水平的人類單體，肯定不會再以動物的形式出現。】

最後，為了結束本章以及消除各種但不可避免的誤解，我們必須引用《密傳佛教》中的一句話，這在許多神智學者的腦海中產生了非常錯誤的印象。剛剛提到的作品中，有一句不幸的句子不斷被提出來證明唯物主義的學說。在第五版第 48 頁，作者提到了地球上生物的進步，說『礦物界將不再發展成植物……地球也無法從類人猿發展出了人類，直到它接受到一種衝動。』

這句話是從字面上表達了作者的想法，還是僅僅(正如我們所相信的)是一種錯誤，這可能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已經確認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一些神智學者對《密傳佛教》知之甚少，以致於他們相信它完全支持達爾文的進化論，尤其是人類從一個類猿祖先進化而來的理論。正如一位成員所寫的：『我想你已經意識到，四分之三的神智學者甚至是局外人都認為，就人類進化而言，達爾文主義和神智學是相互親吻的。』就我們所知，在《密傳佛教》中，這類事情從來沒有實現過，也沒有什麼重大的根據。人們一再指出，摩奴和迦毘羅 (Kapila) 所教授的進化論是現代學說的基礎，但無論是神秘主義還是神智學，都從未支持過當今達爾文主義者的瘋狂理論——尤其是人類從類人猿進化而來的理論。關於這一點，以後會說更多。但一個人只要翻到《密傳佛教》第五版第 47 頁，就會發現那裡說到：『人屬於一個與動物截然不同的界。』面對如此清楚而明確的陳述，任何一位細心的學生若被誤導會是非常奇怪的，除非他準備用一個粗略的矛盾來指控作者。

每一輪次都在更高的尺度上重複前一輪次的進化運作。單體的流入，即內在進化，直到下一次顯化期到來之前已經停止了；除了前面所述一些高等類人猿的情況之外。我們必須在重複一次，在新一批候選人出現於下一個週期的此地球上之前，必須首先處理成熟的人類單體。這樣就有了一個間歇期；這就是為什麼在第四輪次中，人類出現在地球上的時間比任何動物都要早。

但人們仍然認為，這位《密傳佛教》的作者一直在「宣揚達爾文主義」。某些段落無疑會支持這種推論。除此之外，神秘主義者自己也準備承認，在進化的後面細節與章程中、以及在第四種族中期之後，達爾文假說的部分正確性。對於已經發生的事情，物質科學真的什麼也不知道，因為這些事情完全不在它的研究範圍之內。但神秘主義者從來沒有承認、也永遠不會承認，人類在這一輪次或其他任何一輪次中是類人猿；或者，無論他多麼「像猿類」，他永遠都不可能是其中一員。這是《密傳佛教》的作者從權威那裡得到的信息所證明的。

因此，對於那些引用《密傳佛教》某些句子來反駁神秘主義者的人：『這足以表明，我們可以同樣合理地——如果我們願意談論這些問題，我們就必須這樣做——設想一種產生礦物形態的生命衝動，就像把一個類人猿種族培養成一個原始人類種族的那種衝動一樣。』對於那些把這段文字作為「明確達爾文主義」而提出的人來說，神秘主義者的回應是，指出大師(辛尼特先生的「老師」)的解釋會與這些句子相抵觸，如果這些是按照他們的精神來寫的。兩年前(1886年)，這封信的一份副本連同其他一些人一起寄給了作者，並附上了一些附加的旁注以放入《秘密教義》引用。它首先考慮到西方學生所遇到的困難，即在調和一些先前給出的事實與人從動物進化的過程(從礦物界、植物界與動物界)，這兩者所遇到的困難，並建議學生回歸到類比與對應的原則。然後它提起了天神和甚至眾神的神秘，必須通過那些被認為是「礦物化、植物化、動物化和最終人類投生」的狀態，並通過暗示即使是在禪那主們的空靈種族中，也有失敗的必要性來解釋這一點。關於這一點，它說：

『儘管如此，由於這些「失敗品」的進展和精神化程度太高，無法從禪那主的行列強行拋回新的原始進化漩渦中、無法穿過較低的界……』在此之後，只有提供一個提示，是關於墮落的阿修羅的寓言中所包含的奧秘，將在卷二中展開和解釋。當業力在它們在人類進化階段降臨時，『他們將不得不喝掉報應苦杯中的最後一滴。然後他們成為一股活躍的力量，與元素精靈——純動物界的已進展實體——融合在一起，一點一點地發展成為完整的人類。』

如我們所見，這些禪那主們不經過祖靈所通過的三個界；他們到第三根種族之前也不投生到人類。因此，正如教學所言：

『人類在星球D(我們的地球)上的第一輪次和第一種族中，是一個空靈的存在(月亮天上人，作為人類)，非智能但具有超精神性；相應地，根據類比法則，在第四輪次的第一根種族中也是如此。在每個後續的根種族和亞種族中...他越來越成為一個被包裹或投生的存在，但空靈性仍然佔優勢的……他沒有性別，而且就像動物和植物一樣，他長出了巨大的身體，與他粗糙的環境相對應。』

『第二輪次。他(人)仍然是巨大的和空靈的，但在身體上變得更加堅實和緻密，一個更加物質的人。然而，精神性仍然多於智力(1)，因為心智是一個比物理結構更緩慢和更困難的進化……』

『第三輪次。他現在有了一個完全堅實或緻密的身體，起初是巨大類人猿的形體，而現在更具智力，或更狡猾，而不是精神性。因為，在這條向下的弧線上，他現在所到達的點上，他的原初精神性被新生的智能所遮蔽。(2)在第三輪次的後半段，他的巨人身材縮小了，身體的組成也得到了改善，他變得更有理性了，儘管他更像類人猿而不是天神... (這一切在第四輪次的第三根種族中幾乎完全重複。)]

『第四輪次。智力在這一輪次中有了巨大的發展。(迄今為止的)無智種族在這個星球上獲得了我們(現在的)人類的語言；從第四種族開始，語言得到了完善，知識得到了增長。在這第四輪次的中點(即第四個根種族，或亞特蘭提斯種族)，人類通過了小顯化期的軸心點...世界充滿了智力活躍和精神衰退的結果...』

這是一封真實的信；以下是同一人後來以腳注形式所作的評論和補充說明。

(1)『...原信包含了一般的教學內容——一個「鳥瞰」——而沒有特別針對說明...說到「物質人」，而把這句話限制在前幾輪根種族中，就會讓人聯想到神奇而瞬間的「皮膚層」...第一個「大自然」、第一個「身體」、在第一個感知層面上的第一個「心智」，在第一輪次的第一個星球上，這就所指的意思意義。因為業力和進化——

「...都集中在我們而做出如此奇怪的極端！
來自不同的性質*奇妙地混合在一起.....」

【*這裡指的是構成我們本性和身體的七階層或七類祖靈和禪那主的性質。】

(2)『恢復：他現在已經達到了這樣的一個點(通過類比，如同第四輪次的第三根種族)，他的(「天使」——人類的)原初精神性被新生的人類心智所掩蓋和遮蔽，而你的縮影就是一個真實的版本.....』

這些是老師所說的話——包括括號內的文本、話和句子，以及解釋性的腳注。當相同的術語如「客體性」和「主體性」、「物質性」和「精神性」應用於不同的存在和知覺層面時，必然存在巨大的差異，這是合乎情理的。這一切都必須從相對意義上加以考慮。因此，一個對這些密傳教義相當缺乏經驗作者，無論多麼渴望學習，若任憑他自己的猜測而陷入了錯誤，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在收到的信中，「輪次」和「種族」之間的區別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定義，以前也沒有任何要求；而這些是普通的東方弟子很快就會發現的差異。此外，引用大師的一封信(188-)，『教導是在抗議之下傳授的...可以說，他們是走私貨物.....當我只與一位記錄員直接溝通時，另一位Mr. —.....到目前為止，他把所有的牌都弄混了，只剩下幾張沒有觸犯法則的牌了。』「可能涉及」神智學者會理解其含義。

所有這一切的結果是，在「這些信」中從來沒有說過任何話，來保證神秘教義曾教導過、或任何一位開悟者相信現代荒謬的理論，即人類源自與類人猿的共同祖先——一種真正的動物類型的類人猿，而非比喻意義上的。時至今日，這個世界上的「類猿的人類」比樹林裡的「類人的猿類」還要多。類人猿在印度是神聖的，因為它的起源為啟蒙者所熟知，儘管它被隱藏在厚厚的寓言面紗之下。哈努曼(Hanuman)是帕帆拿(Pavana，或伐由Vayu，風神)兒子，並且是經由安賈納(Anjana)與一個名叫凱薩里(Kesari)的怪物所生的兒子，儘管他的族譜各不相同。讀者若記住這一點的話，可以在卷二中各處找到這個巧妙的寓言的全部解釋。第三種族的「人」(分開者)因他們的精神性和純潔性而是「神靈」；雖然他們沒有知覺且和人一樣沒有心智。

第三種族的這些「人」——亞特蘭提斯人的祖先——就像類人猿一樣，是智力上無知覺的巨人，就像那些在第三輪次中代表人類的存在一樣。他們在道德上不負責任，因而正是這些第三種族的「人」，通過與比自己低的動物物種濫交，創造了那個缺失的環節；它在很久以後(僅在第三紀)成為真正的猿類的遙遠祖先，就像我們現在在類猿家族中發現的那樣。*

【*如果讀者發現這個關於動物晚於人類的陳述，與其他陳述發生衝突，那麼請讀者記住，這裡僅指胎盤哺乳動物。在那些日子裡，有一些動物是動物學甚至連我們自己都沒有作夢過的；且它們繁殖的模式不同於與現代生理學對這一主題的概念。在公共場合談論這些問題並不十分方便，但這並不存在矛盾或不可能。】

因此這些早期的教導，無論多麼不令人滿意、多麼模糊和支離破碎，都沒有教導「人類」從「類人猿」進化而來。《密傳佛教》的作者也沒有在他的作品中大費周章來證明這一點；但是由於他傾向於現代科學，因而所使用的語言會不小心認可這種推論。在第四種族——亞特蘭提斯種族——之前的那人類，無論他的外表看上去多麼像一隻「巨大的類人猿」——『是一個沒有人類生命的人類仿製品』——仍然是一個有思想的、已經會說話的人。「列慕尼亞-亞特蘭提斯人」是一個高度文明的種族，如果我們接受傳統的說法(是比現在以這個名字流傳下來的推測小說更好的歷史)，他比我們所有的科學、如今墮落的文明還要高：無論如何，第三種族結束時的「列慕尼亞-亞特蘭提斯人」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回到詩節。

第六詩節—接續

5. 在第四 (輪次，或生命的輪轉，繞著「七個更小的輪子」) (a)，兒子們被告知要創造他們的形象。三分之一的人拒絕，(三分之二) 的人服從。

若要充分理解這個詩節的全部含義，就必須要閱讀第二卷「人類起源」及其評註中詳細的補充說明。在這首詩篇的上一節(第四節)和這一節之間，過了很長的時代；現在那裡又出現了另一個萬古的黎明和日出。在我們這個地球上上演的戲劇正處於第四幕的開頭，但為了更清楚地瞭解整個戲劇，讀者必須先回頭才能繼續下去。因為這一節屬於古卷中給出的一般宇宙起源論，而第二卷將給出一個詳細關於最初人類的「創造」或形成過程，然後接著是第二種人類，然後是第三種人類；或者所謂「第一、第二、和第三根種族」。正如固體地球最初是一個由液體火、熾熱塵埃和其原生質幻影組成的球體一樣，人類也是如此。

(a) 「第四」一詞的含義僅根據評註的權威性而解釋為「第四輪次」。它也能像「第四輪次」那樣意味著第四「萬古」，甚至是第四(我們的)星球。因為正如我們將反復顯示的那樣，它是位於物質生命的第四或最低層面上的第四星球。而我們正好處於第四輪次，而在這一輪次中心點時，精神和物質必須達到完美的平衡。*解釋這段經文的注釋說道：—

【*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在這個時期—在第四亞特蘭提斯種族文明和知識的最高點，也是人類智力的最高點—由於種族「生理-精神」調整的最後危機，人類分出兩條截然相反的道路：知識(Vidya)的左手和右手途徑。『在那些日子裡，白魔法和黑魔法的胚芽就是這樣播種的。種子潛伏了一段時間，只在第五(我們種族)早期發芽。』(《評論》)】

『神聖的青年(眾神)拒絕按照他們自己的模樣或種類來繁殖和創造物種。它們並非適合我們的形體。它們必須成長。他們拒絕進入比自己低等的影子(chhayas，或形象)。如此自私的感覺從一開始就佔了上風，甚至在眾神之間也是如此，他們就落在了業力「記錄者」的眼睛之下。』

他們不得不在以後的出生中為此受苦。我們將在第二卷中看到，這個懲罰如何降臨這些眾神。

6. 詛咒被唸出 (a)；他們必生在第四(種族)，受痛苦也製造痛苦(b)；這是第一次戰爭(c)。

(a) 普遍傳統都認為，在人類或動物的生理「墮落」之前，其繁殖都是通過「創造者們」或其後代的意志來進行。這是精神落入生成的墮落，而不是凡人的墮落。曾有人說過，若要成為一個自我意識的精神，它就必須經歷存在的每一個週期，最終達到地球上的最高點 - 人類。

精神本身是一種無意識的消極抽象。它的純潔性是固有的，不是憑功德獲取的；因此，如前所述，若要成為最高的禪那主，每一個自我都必須達到完全的自我意識而成為人，即有意識的存在，這是為我們合成在人類中的。猶太卡巴拉主義者(Kabalists)認為，任何精神都不可能屬於神聖階層，除非精神(Ruach)與活躍靈魂(neveresh)節合；而他們只是重複東方的密傳教義。『一個天上人(Dhyani)必須是「阿特曼-菩提」；一旦「菩提-心靈」從它不朽阿特曼脫離出來(菩提是阿特曼的載體)，阿特曼就進入了「非存在」，即絕對存在。』這就意味著，純粹的涅槃狀態是一種精神回歸到「存在性」的理念抽象的過渡；這種抽象與我們的宇宙完成其循環的層面無關。

(b) 「詛咒被宣告」在這種情況下，並不意味著任何個人存在、神靈、或高等靈體念咒，而只是單純表明已經產生了只會造成壞結果的起因，而這個業力起因所產生的結果，可能會誕生出違背大自然法則的「存在者」，從而阻礙大自然合法的進步；這只會導致不好的投生，從而導致痛苦。

(c)「曾有許多戰爭」指的是為了調整而做的許多鬥爭，包括精神上的、宇宙上的、天文上的，但主要指的是人類現在進化的奧秘。力量們——純粹的要素——「被告知去創造」此句子與一個已經在別處解釋過的奧秘有關。這不僅是大自然最隱秘的秘密之一——也是生成的秘密之一，胚胎學家徒勞地絞盡腦汁解決此秘密——這個同樣的神聖功能也涉及到其他(教條)宗教的奧秘，也就是所謂天使的「墮落」。因此，當寓言的意義被解釋時，就會證明因為撒旦和他叛逆的群眾拒絕創造「物質的人」，而才能成為創造「神聖的人」的直接救世主和創造者。象徵性的教導不僅僅是神秘的和宗教的，我們稍後會看到它也是純粹的科學。因為這位「叛逆」的天使並沒有僅僅停留在作為一個盲目的、運作的媒介，受深不可測法則所驅使和指引；而是宣稱並執行他獨立判斷和意志的權利、他的自由意志和責任的權利，因為人與天使同樣都在業力法則下。*

【* 當《生命的新面向》一書的作者在解釋卡巴拉主義觀點、並且談到墮落天使時說：『根據象徵主義的教導，神靈從一開始單純作為神的功能代理人，在其已發展和發展中的行動中，成為有意志的；並且它以這種方式，用自己的意志來代替神聖慾望，就如此墮落了。因此，神靈的王國和統治、以及從「神靈意志」流出與產生的精神行為，與靈魂的王國和神聖行為相對比是不一致的。』到目前為止，一切都尚算好；但是，當作者說：『當人類被創造出來的時候，他在組成上是人類，有著人類情感、人類希望和志向。他從這種狀態墮落了——變成了野獸和野蠻人』時，是什麼意思呢？這與我們東方的教導完全相反，甚至與我們所理解的卡巴拉主義觀念、以及聖經本身，完全相反。這看起來像是為實證哲學著色的物質主義和實體主義，儘管從中很難確定作者的意思(見第235頁)。然而，『從自然墮落到超自然和動物』——超自然在這裡的意思是純粹的精神——就是我們所意味的。】

『且在天上層面裡有戰爭……邁克爾(Michael)和他的天使們與龍鬥爭；而龍和他的天使們爭戰，卻不能得勝；天上層面再沒有他們的地方了。龍被趕出去了，那條老蛇，名叫魔鬼和撒旦，欺騙了全世界。』

在《拿撒勒抄本》(Codex Nazareus)中可以看到此故事的卡巴拉版本；這本書是拿撒勒人的經文，他們是施洗約翰的真正神秘基督徒們以及克里斯托斯(Christos)的啟蒙者。「神靈之父」巴哈克·齊沃(Bahak-Zivo)奉命建造生物(去創造)。但是，由於他「對於奧迦斯(Orcus)一無所知」，他沒能做到這一點，於是召喚了一個更純潔的神靈費塔希爾(Fetahil)來幫助他。然而這重演了「父親們」的失敗，這些光之主們一個接著一個的失敗。』(第二卷，詩節17)

我們現在引用上面幾卷書中的話：—

『然後踏上創造舞台的神靈* (塵世的神靈，或靈魂 (Psyche)，聖詹姆斯稱之為「魔鬼般」)，也就是世界靈魂 (Anima Mundi) 或星光界流體的低等部分。(看這詩節的結尾)。對於拿撒勒派和諾斯替主義者來說，這種神靈是陰性的。因此，塵世的神靈感知到，對於費塔希爾* (Fetahil)，最新(最晚)的人，光輝已經「改變」，而存在的光輝「減少和損壞」，她喚醒了卡拉布塔諾斯(Karabtanos)，†「他瘋狂而失去理智和判斷」，並對他說：『起來，看，最新的人(費塔希爾)的光輝(光)失敗了(無法產生或創造人類)，這種光輝的減少是可見的。起來，和你母親(母靈，Spiritus)同去，把你從你所受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從那比整個世界更廣大的限制中解脫出來。』在此之後是與瘋狂而盲目的物質結合在一起，並在精神的暗示指引下(這精神不是神聖氣息，而是星光界靈體，因其雙重本質已經被物質污染了)；當「母親」的提議被接受時，母靈構想出「七個數字」和「七個星星」(行星)，它們也代表了「七宗罪」，是一個脫離了神聖源頭(精神)的星光靈魂後代、以及物質的後代，是貪欲的盲目惡魔。當費塔希爾看到這些，便把他手伸向物質的深淵，說：—「讓地球存在吧，就像力量的住所已存在一樣。」他把手伸進混沌中，使它凝結，於是創造了我們的星球。』‡

【* 根據愛任紐(Irenaeus)、殉教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以及《抄本》本身為權威，鄧拉普(Dunlap)指出拿撒勒派認為「神靈」(Spirit)是女性，是與我們地球聯繫在一起的邪惡力量。(鄧拉普《人類之子》Dunlap: 「Sod,」 the Son of the Man, p. 52)】

【† 費塔希爾(Fetahil)和祖靈的群眾是一樣的，後者所「創造的人類」只是一個「殼」。對於拿撒勒派而言，他是光之王和創造者；但在這種情況下，他是不幸的普羅米修斯，沒能得到形成神聖靈魂所必需的「活躍之火」，因為他不知道那秘密的名字，即卡巴拉主義者的不可言傳名字。】

【‡ 物質和貪欲的靈體；即「欲體」(Kamarupa)減去「心智」(Manas)。】

【§ 見弗蘭克(Franck)的《拿撒勒抄本》(Codex Nazaraeus)和鄧拉普(Dunlap)的《人類之子》(Sod, the Son of the Man)。】

『然後，《抄本》繼續講述了巴哈克-齊沃是如何與母靈分離的，以及天使們(Genii)或是如何與反叛者分離的*。然後那與最偉大的費羅(FERHO)同住的馬諾†(Mano，最偉大的)，稱凱巴爾-齊沃(Kebar-Zivo，也叫Nebat-Iavar bar Iufin Ifafin)為「生命之舵」和「生命之糧的葡萄樹」，他是第三生命，並同情反叛和愚蠢的天使們，因為他們的野心很大。他說道：『天使(Genii或AEons)之主§，看看這些反叛的天使做了什麼，他們在諮詢什麼↑。他們說『讓我們呼喚世界，讓我們呼喚「力量」出現。』這些天使是「最初者」(Principes)，是「光之子們」，而你是「生命的信使」。↑

【* 《拿撒勒抄本》卷 ii，第 233 頁。】

【† 這個拿撒勒派的馬諾(Mano)像印度教的摩奴，即《梨俱吠陀》中的天上人。】

【‡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約翰·十五，1)。】

【§ 在諾斯替派看來，「天使之主」是基督、以及在某些方面與他完全相同的邁克爾(Michael)。】

【|| 《拿撒勒抄本》卷 i，第 135 頁。】

【↑出處同上】

而為了抵消七項「處置不當」的原則的影響，母靈的後代「偉大的光輝之主」(CABAR-ZIO)，產生了其他七個生命(基本美德)，他們「從高處」以自己的形式和光芒閃耀*，從而重建了善與惡、光明與黑暗之間的平衡。

【*見費雷西底(Pherecydes)的《宇宙演化論》。】

在這裡，可以發現了早期寓言式、雙重體系的重現，如瑣羅亞斯德教，併發現了未來教條主義和二元宗教的萌芽，而這萌芽已經在基督教會中長成了茂盛的樹。它已經是兩個「至尊」的輪廓——上帝和撒旦。但在詩節中沒有出現這樣的概念。

大多數西方基督教卡巴拉主義者——以艾利馮斯·李維(Eliphas Levi)為主——渴望將神秘科學與教會教條調和起來，他們盡最大努力只利用「星光界流體」(Astral Light)，尤其是早期教會神父的普累若麻(Pleroma)，來表達墮落天使、「執政官」和「力量」群眾的住所。但是「星光界流體」雖然只是「絕對者」的低等方面，仍然是二元的。它是「世界靈魂」(Anima Mundi)，且不應該以其他方式看待它；除了卡巴拉主義的目的外。它的「光」和「活躍之火」之間存在的區別，應該永遠存在於靈

視者和「通靈者」的頭腦中。更高的方面就是「活躍之火」，它是第七原則；若沒有它的話，就只能產生來自星體界流體的物質創造物。這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中有完整的描述：—

『「星光界流體」(Astral Light) 或世界靈魂是雙重和雙性的。(理念的) 男性部分是純粹的神聖和精神的，它是智慧，它是精神(Purusha)；而女性的那部分(拿撒勒派的母靈)在某種意義上是被物質污染的，而它確實是物質，因此已經是邪惡的了。它是每一種生物的生命原則，並為人類、動物、空中的飛鳥和一切生物提供星光體靈魂、即流體的精微體(perispit)。動物裡面只有最高不朽靈魂的潛在胚芽……後者只有經過一系列無數次的進化才能發展；此進化論被包含在卡巴拉哲學公理中：『石頭變成了植物；植物變成了野獸；野獸變成了人；人變成了神靈；而神靈變成了神。』(卷1，第301頁，注)。

當在書寫《揭開伊西斯的面紗》時，東方啟蒙者的七項原則還沒有被解釋，只有提到半外傳卡巴拉的三張卡巴拉面孔。*但這些陳述中，包含了第一群禪那主的神秘性質，它們在「火的統治(或掌管)」與地區(regimen ignis)；這一群被分為三類，由第一類綜合，由此構成四或「十點三角形數」(Tetraktis)。(見對第七節篇的評論。第一卷。)如果一個人仔細研究這些評論，他會發現天使的本質也有同樣的過程，即從被動到主動；這些存在中的最後一個接近於「自我意識」(Ahankara)的元素(在這個區域或層面中，開始定義「自我」或「我是」的感覺)，而第一個則接近於未分化的要素。前者是無形體的(Arupa)；後者是有形體的(Rupa)。

【*然而，它們卻可以在迦勒底的《數字之書》中看到。】

在《揭開伊希斯的面紗》第二卷中(p. 183)，充分的討論了諾斯替派和原始猶太基督徒、拿撒勒派(Nazarenes)和伊便尼派(Ebionites)的哲學體系。他們展示了那些日子裡、在摩西猶太徒圈子之外，關於耶和華(Jehovah)的觀點。所有諾斯替派都認為他是邪惡的，而不是善的原則。對他們來說，他是「伊爾達-鮑思」(Ilda-Baoth)，是「黑暗之子」，而他的母親「蘇菲亞·阿卡密」(Sophia Achamoth)，是蘇菲亞(Sophia)的女兒，而蘇菲亞是神聖智慧(早期基督徒的女性聖靈)—阿卡莎(Akasa)*；而「蘇菲亞·阿卡密」則是低等星光界流體或以太的擬人化。「伊爾達-鮑思」†或稱耶和華，只不過是埃洛希姆之一，即七個創造性神靈之一，或低等質點(Sephiroth)之一。他自己創造了另外七位神靈，即「行星神靈」(或月亮祖先‡)，因為他們都是一樣的。§它們都在他自己的形象中(「臉的神靈」)，且是彼此相互的映象；隨著它們逐漸遠離創始者，它們變得更加黑暗和物質化。他們還居住在像梯子一樣排列的七個區域，而它的梯級從上而下是精神和物質的階層。||不管對於異教徒還是基督徒、印度教徒還是迦勒底人、希臘人還是羅馬天主教徒來說—文本的解釋略有不同—他們都是七大行星的天使，就像我們七大行星鏈的七個星球一樣，而地球其中最低的。(見《揭開伊西斯的面紗》第二卷，p. 186)。這就把「行星」和「月亮」的神靈與更高行星天使和印度教徒的「七聖人」(Saptarishis，七個星星聖人)聯繫在一起—前者作為這些「聖人」的下級天使(信使)，也是在其下降階層中的散發物。在哲學諾斯替派看來，這就是現在基督徒所崇拜的上帝和大天使!因此，「墮落天使」和「天上之戰」傳說的起源純粹是異教的，並從印度經波斯和伽勒底而來。基督教正典中唯一提到它的地方是《啟示錄》第12章，正如幾頁前引用的那樣。

【*星光界流體之於「阿卡莎」和「世界靈魂」的關係，就像撒旦與神的關係一樣。它們是同一事物從兩個方面來看：精神上或心靈感應上(物質和純精神之間的超空靈性或連接紐帶)以及物質上。請參看「心靈」(nous，更高的神聖智慧)與「普賽克」(psyche，較低的和塵世的)的區別(聖雅各三，St. James_iii. v. 15-17)。見本書第二部「惡魔是神的相反」。】

【†「伊爾達-鮑思」(Ilda-Baoth)是一個由「伊爾達」(Ilda)，意為「一個孩子」和「鮑思」(Baoth)組成的複合名字。這兩個詞都來自卵，而「鮑思」(Baoth)，意思是「混沌」、空虛、空無或荒涼；或者代表出生在混沌之卵中的孩子，如同梵天。】

【‡卡巴拉的學生們都知道耶和華與月亮的關聯。】

【§關於拿撒勒派，見《揭開伊希斯的面紗》第二卷第 131 和 132 頁；那些真誠追隨真正克里斯托斯(Christos)的是拿撒勒派和基督徒，且是晚期基督徒的反對者。】

【||見之前由七個世界組成的月球環的圖。如同在我們或任何其他行星鏈中一樣，上面的世界精神靈性的，而最低的世界，無論是月球、地球，還是任何行星，都是物質黑暗的。】

因此，「撒旦」一旦不再被視為教會的迷信、教條和非哲學的神靈，它就會變成一個宏偉形象；因為它把塵世的人變成神聖的人；它在漫長的大劫(Maha-kalpa)循環中，把生命精神法則賜給他，使他脫離愚昧的罪，從而脫離死亡。(參見卷二第二部論撒旦的章節。)

6. 舊的輪子們向下和向上旋轉(a).....母親的卵充滿了整個(太陽系)*。戰鬥發生於創造者和毀滅者之間，也有爭奪空間的戰鬥；種子不斷地出現及再出現。(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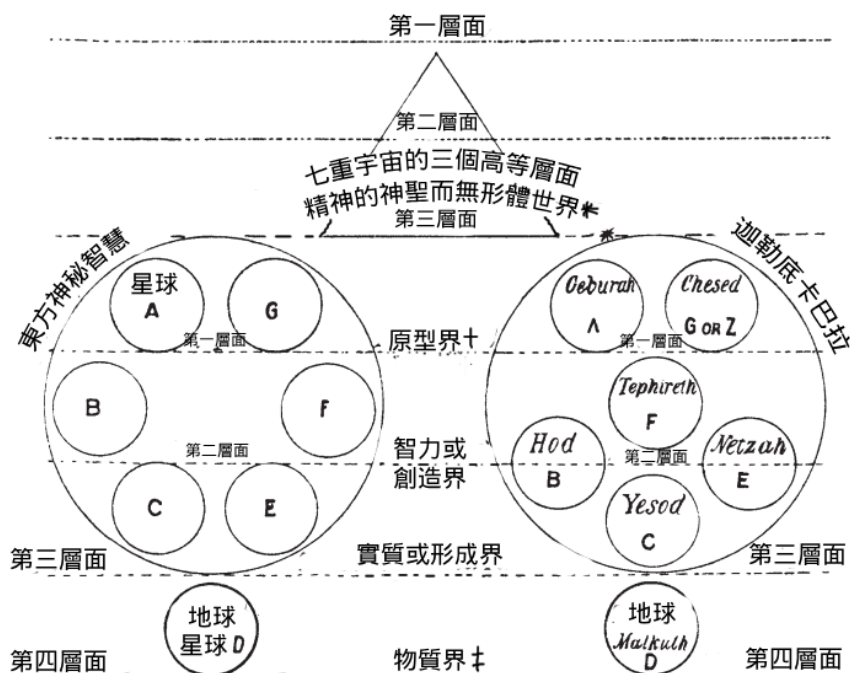
【*提醒讀者，在我們的章節中，「太陽系」(Kosmos)通常意味的只有我們自己的太陽系，而不是無限的宇宙。】

【†純粹是天文學上的。】

(a) 在這裡，我們暫時完成了我們的支線問題——儘管它們可能會破壞敘事的流暢，但對於闡明整個體系是必要的——讀者必須再次回到宇宙起源論。「舊輪子」一詞指的是如同我們行星鏈上「前幾輪次」的世界或星球。當前的詩篇若被密傳地解釋時，話發現完全體現在卡巴拉主義的作品中。在那裡將會發現無數星球的進化歷史；在週期性的沈睡期之後，由舊的材料重建成新的形體。從前的星球解體後又重新出現，為生命的新階段而改變和完善。在卡巴拉裡，各世界被比作從偉大建築師的錘子下飛出的火花們；而這個偉大建築師是法則，是那統治著所有較小創造者們的法則。

下面的對比圖顯示了卡巴拉主義和東方這兩種體系之間的同一性。上面的三個是意識的三個高等層面，且在這兩種學派中都只向啟蒙者來揭示和解釋，而較低的代表四個低等層面——最低的是我們的層面，或稱可見的宇宙。

這七個層面對應著人的七個意識狀態。他須將自己的三個高等的狀態與太陽系中的三個高等的層面相契合。但在他嘗試契合之前，他必須將三個「位置」喚醒使之活躍和運作。有多少人對「精神知識」(Atma-Vidya，蘇菲派所謂的Rohanee) 哪怕只有膚淺的理解呢？讀者可以本書第 7 章第 3 小節裡、關於七葉樹(Saptaparna) - 「人-植物」的評註中，找到對以上內容更清晰的解釋。請參閱第二部中同名的章節。



【*「無形體的」(Arupa)，在那裡形體停止在客體層面上存在。】

【†「原型」一詞在這裡不應被理解為柏拉圖主義者賦予它的涵義，即存在於神心智中的世界；而是指那作為第一個模型被創造出來的世界，並由在物質上繼承它的世界們所效仿和改進——儘管在純度上退化。】

【‡這些是宇宙意識的四個較低層面，而那三個較高層面是目前人類智力所無法達到的。人類意識的七種狀態則屬於一個相當不同的問題。】

(b)『種子不斷地出現又消失。』在這裡，「種子」代表「世界胚胎」，是被科學看作是高度稀薄的物質粒子，而在神秘物理學中，它是「精神粒子」，即存在於原始分化狀態中的超感官物質。
*在神譜中，每一粒「種子」都是一個空靈的有機體，從它進化而來的是一個天上存在，一個神靈。

【*若要看到和認出這一差異——這個將塵世物質與更精細的超感官物質區分開來的巨大鴻溝——每一個天文學家、化學家和物理學家都至少應該是一個心靈感應者；他應該要能夠自己感覺到那種差異，而這是他目前拒絕相信的。伊麗莎白·丹頓(Elizabeth Denton)夫人是她那個時代最有學問、最唯物主義、最多疑的女人之一——是美國著名地質學家、《事物的靈魂》(The Soul of Things)一書的作者丹頓(Denton)教授的妻子——然而，她是幾年前最優秀的心靈感應者之一。這是她在其中一個實驗所描述的；她拿了裝有顆隕石顆粒的信封，放在額頭上，而當時那位女士並不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便說：

『我們在這裡認為是物質的東西，和在那裡看來是物質的東西是多麼不同啊！對於前者，元素很粗糙且很有稜角，我懷疑我們是否能夠承受它們，更不用說我們是否願意繼續與它保持目前的關係；對於另一種，所有的元素都是如此精緻，它們沒有那些巨大、粗糙的稜角，這些稜角是這裡元素的特徵；因而我只能將第二種其視為真正的存在。】(卷三，p345 - 6)

在「起初」，神秘的術語「宇宙慾望」演化成絕對的光。而沒有任何陰影的光將是絕對的光——換句話說，是絕對的黑暗——就像物質科學試圖證明的那樣。這個陰影以原初物質的形式出現，也可以寓言化的說(如果你喜歡的話)，它是以創造之火或熱的精神形式出現。如果科學拒絕詩歌形式和

寓言，而選擇視為原初的「火霧」，這我們也是歡迎。無論哪種方式，無論稱為宇宙電 (Fohat) 還是科學著名的「力量」，它是如此無名的，難以定義的，就像我們的宇宙電一樣。而它如柏拉圖所說的：「導致宇宙進行圓周運動。」或者，正如神秘教導所表達的：

『「中央太陽」使宇宙電以球體的形式收集原初塵埃，迫使它們以匯聚線的方式移動，最終彼此靠近並聚集在一起。』(《德基安之書》).....『由於分散在空間中，沒有秩序或系統，「世界-胚芽」經常發生碰撞，直到它們最終聚集在一起，然後它們就變成了漫遊者(彗星)。然後戰鬥和鬥爭開始了。年長的(物體)吸引年輕的，而其他的則排斥它們。許多死於比他們強壯的同伴的吞噬。而那些逃走的變成了世界。』*

【*如果仔細分析和思考，就會發現這與科學具有同樣的科學性，即使在我們近期也是如此。】

我們確信有幾部現代作品，對於這種星體天上的生命鬥爭，具有思辨的想象力，特別是德文作品。我們很高興看到它，因為我們的神秘教學迷失在黑暗的古代時代。我們在《揭開伊希斯的面紗》中充分討論過它，還討論了達爾文式進化的思想、為了生命和霸權而鬥爭、以及「適者生存」的思想，這適用於下面的群體和也適用上面的群體；這些貫穿於我們在 1876 年創作的早期作品(參見《揭開伊希斯的面紗》的索引中「進化」—「達爾文」—「迦毘羅」(Kapila)—「生命之戰」等等)。但這個想法不是我們想到的，而是古老的。即使是《往世書》的作者，也巧妙地將寓言與宇宙事實和人類事件交織在一起。任何象徵主義者都能辨別出這種「天體-宇宙」的暗示，即使他不能領會全部的意思。《往世書》中偉大的「天上之戰」；在赫西俄德 (Hesiod) 和其他古典作家的「泰坦 (Titans) 之戰」中；在埃及神話中，奧西里斯和堤豐 (Typhon) 之間的「鬥爭」，甚至斯堪的納維亞 (Scandinavian) 神話中的鬥爭，都指的是同一個主題。北歐神話把它稱為火焰之戰，是在威格瑞德 (Wigred) 戰場上戰鬥的穆斯貝爾 (Muspel) 之子們。這一切都與天上和塵世有關，都有雙重的、甚至常常是三重的意義，都可以密傳的應用於其上和其下的事物。它們分別與天文學、神學和人類的鬥爭有關；軌道運行的調整，民族和部落之間的霸權。「為生存而鬥爭」和「適者生存」從太陽系顯化出現的那一刻起就，就佔據了至高地位，難以逃脫古代聖人們敏銳的眼睛。因此，天空之神因陀羅 (Indra) 不斷地與阿修羅 (Asuras) 爭鬥—後者從高等神靈墮落為宇宙惡魔；和與巨蛇弗栗多 (Vritri 或 Ah-hi) 的爭鬥；星星和星座之間、月亮和行星之間的戰爭—後來投生為國王和凡人。因此同樣的，邁克爾連同他的群眾與龍(或朱庇特與「路西法-金星」)進行的「天上之戰」，當時反叛群眾的三分之一的星星被拋到空間中，且「在天上再也找不到它的位置了」。就像很久以前說的—『這是秘密週期的基礎和基石。這表明婆羅門和坦拿 (Tanaim) ... 以相當達爾文主義的方式，來思考世界的創造和發展，預先於他和他的學派在物種的自然選擇、適者生存、和轉變... 舊世界被新世界征服而消亡，』等等，等等(《揭開伊希斯的面紗》第二卷)，第 260 頁)。古老的教義主張所有的世界(星星、行星等)—當剛死去的星體其脫離後的原則，通知了處於同質(未分化)狀態的原初質的核—最初形成彗星，然後是太陽，冷卻下來成為可居住的世界；這個教義與聖人 (Rishis) 一樣古老。

因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些秘密書籍清楚地教導了一種天文學，是即使現代的思辨也不會拒絕的，只要後者能夠徹底理解它的教義。

因為古老的天文學、以及古代的物理和數學科學，表達了與現代科學相同的觀點，而且許多觀點意義重大得多。「為生命而戰」以「適者生存」被清楚地教導，不管事指上面的世界還是下面我們的行星上。然而，這種教導，雖然不會被科學「完全否定」，但作為一個整體肯定會被否定。因為古老的教導斷言只有七個本體誕生的原初「神靈」，是來自三位一體的「一」。換句話說，它意味著所有的世界或星體(總是嚴格地符合類比)是由另一個形成的，是在「大時代」開始時，其原初顯化完成之後。空間中天體的誕生被比作在「火」的節日上的一群或一眾的「朝聖者們」。七個苦行僧拿著七根點燃的香出現在寺廟的門檻上。第一排朝聖者在這些光下點燃他們的香。在那之後，每個苦行僧開始在空間裡，用各自的香柱繞他旋轉，並向其餘人提供火。天體也是如此。一個同質

狀態中心被另一個「朝聖者」的火點燃並喚醒而活躍，之後新的「中心」衝進太空並成為一顆彗星。「炙熱的龍」只有在失去速度，也就是失去火之尾巴之後，才會平靜而穩定地生活下來，成為星體家族中一般受人尊敬的公民。因此，據說：—

宇宙物質的每一個核心，都誕生於深不可測的空間深處；從稱為世界靈魂的同質元素中突然誕生，並在最惡劣的環境下開始了生命。歷經無數歲月，它必須在無邊無際中為自己征服一席之地。它在密度更大且已經固定的物體之間不停地旋轉、急推猛拉的移動，並向某個吸引它的點或中心移動。如同一艘船被拉進布滿暗礁和凹陷岩石的水道一樣，它竭力避開另一些物體，這些物體或吸引或排斥它；許多的物體滅亡，它們的質量受到更強大的質量分解。且當它們在一個系統中誕生時，主要都是在各種恆星貪得無厭的胃中。(參看第四詩篇的評論) 那些運動較慢並被推入橢圓軌道的物體遲早會湮滅。其他沿拋物線曲線運動的物體，由於速度的關係，一般不會受到破壞。

一些非常挑剔的讀者可能會認為，關於所有天體所經過的彗星階段，這種說法與剛才關於月球是地球母親的說法相矛盾。。他們可能會幻想說若要協調這兩者需要直覺。但實際上並不需要直覺。科學對彗星、它們的起源、生長和最終行為瞭解多少呢？什麼也沒有—絕對沒有！那為什麼不可以有一個同質狀態中心—一團宇宙原生質，同質而潛在德，突然活躍起來或被激發起來—然後從空間的床上衝出來，在深淵中旋轉，而後通過積累和添加不同的元素，來強化它的同質有機體呢？為什麼這樣一顆彗星不能在生活中定居下來，成為一個有人居住的星球呢！

『宇宙電的住所很多，』據說：『他把四個火熱的(正電性)的兒子們放在「四個圓圈」裡；這些圓圈是赤道、黃道、和兩個平行的赤緯，或者是熱帶—掌管著這四個神秘實體所在的氣候。然後再說道：『其他七個(兒子們)被委任在物質蛋的兩端(我們的地球和它的兩極)，掌管七熱與七冷的層面(loka，正統婆羅門所謂的地獄)。七層面在其他地方也被稱為「環」和「圓圈」。古人認為極圈有七個而非歐洲人的兩個；因為據說通往須彌山(北極)的有七個金台階和七個銀台階。』

其中一個詩篇中有奇怪的陳述：『宇宙電和他兒子們的歌聲明亮得就像正午的太陽和月亮的結合；』且中間四重圓圈的四個兒子『看到了他們父親的歌聲，聽到了他「太陽-月亮」的光輝；』注釋中這樣解釋道：『發生於地球兩極(南北極)的宇宙電力攪動，導致了夜晚五彩繽紛的光輝，在它們之中也有阿卡莎(Akasa, 以太)顏色和聲音的一些特性。』……『聲音是阿卡莎(以太)的特徵：它產生空氣，空氣的特性是觸覺；它(通過摩擦)產生色彩和光。』……(《毗瑟奴《往世書》》)。

也許上面的描述會被認為是古老的無稽之談，但如果讀者想起北極光和南極光就會更好地理解它；這兩種現象都發生在地球電磁力的中心。據說這兩極同時是宇宙和地球生命力(電力)的倉庫、容器和釋放者；如果沒有這兩個天然的「安全閥」，地球早就會被過多的電磁力撕成碎片。與此同時，極光現象會伴隨著並產生強烈的聲音，如口哨、嘶嘶聲和噼啪聲；這一理論最近已成為公理。(但請參閱特朗霍爾特(Trumholdt)教授關於北極光的著作，以及他關於這個未決問題的回覆。)

7. 歐弟子，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小輪子(鏈)的正確年齡，就去計算吧。它的第四根輻條是我們的母親(地球)(a)。知識的第四條道路通往涅槃，若你達到這第四個「果實」，你將會理解，因為你將看到……(b)

(a)「小輪子」是我們星球的鏈，第四根輻條是我們的地球，是行星鏈上的第四個。這是「太陽的熱(正極)呼吸」直接進行影響的之一。*

【*星球或天體其組成物質粒子的七種基本變化如下：(1)同質；(2)氣狀和發光(氣態)；(3)凝乳般的(星雲般)；(4)原子的，空靈的(運動的開始，開始分化)；(5)胚芽的，熾熱的，(分化的，但僅由

元素的胚芽組成，在其最初的狀態；而當它們在我們地球上完全發展時，有七個狀態)；(6) 四重，蒸汽的(未來的地球)；(7)寒冷且依賴於(太陽以獲得生命和光明)。】

然而，若要像弟子在詩節中被要求的那樣，去計算它年齡的話，是相當困難的，因為我們沒有被給予「大劫」的數值，也不允許公佈我們的小時代的數值，除了它們大致的持續時間以外。它說：『老的輪子旋轉了一個萬古和半個萬古。』我們知道「萬古」指的是 311,040,000,000,000 年(梵天壽命)的七分之一。但那又怎樣呢？我們也知道，首先，如果我們把上面的數字作為我們的基礎，那麼我們要從梵天的 100 年(或 311,040,000,000,000 年)中除去「黃昏」(Sandhyas) 所佔的兩年，而剩下 98，我們要把它和 14 乘 7 的神秘組合聯繫起來。但是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小地球，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進化和形成的。因此，要計算出它的年齡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們被告知它出生的時間——迄今為止，老師們拒絕這樣做。然而在這本書的結尾和第二卷，將給出一些時間線的線索。此外，我們必須記住，類比法則除適用於人類外，也適用於各世界；就像「一(神)變成了二(天神或天使)，而二變成了三(人類)」等等，等等，所以我們被教導凝乳(世界-材料)變成漫遊者，(彗星)，這些變成星星，而星星(漩渦的中心)變成我們的太陽和行星——簡單地說是這樣。*

【*這不可能是非常不科學的，因為笛卡爾(Descartes)也認為『行星在它們的軸上旋轉，因為它們曾經是明亮的星星，是漩渦的中心。』】

(b) 在外傳的著作中提到了四種啟蒙等級，在梵語中分別被稱為「入流」(Srotapanna)、「一還」(Sagardagan)、「不還」(Anagamin)和「阿羅漢」(Arhan)——是通往涅槃的四條道路，而在我們的第四輪次中具有相同的名稱。阿羅漢雖然能看見過去、現在和未來，但還不是最高的啟蒙者；因為此時的開悟者，也就是已啟蒙的候選人，將成為一個更高啟蒙者的弟子(學生)。在阿羅漢後面還有三個更高的等級必須去征服，才能到達開悟者階梯的頂端。有些人甚至在我們的第五種族中就已經達到了這種境界；若要抵達這些更高境界，一般苦行者只有在這個根種族的末尾、或在第六和第七種族中才能發展所必需的能力。因此，在這個小顯化期、也就是現在的生命週期結束之前，將永遠會有啟蒙者和世俗者。第七級的「火霧」阿羅漢再上一級是他們階層的「根-基」——是地球上和地球鏈5中最高等的。這個「根-基」有一個名字，然而只能用幾個複合英語詞來翻譯——「永遠活著的人類榕樹」。他們說，這種「美妙的存在」於第三個時代的早期從「高層領域」下降；即在第三種族的性別分離之前。

第三種族有時被統稱為「被動瑜伽之子們」。它是由第二種族無意識地產生的，因為它在智力上是不活躍的，一直處於一種空白或抽象的沈思中，這是瑜伽狀態的條件所需要的。在這第三種族存在的最初或早期，當它還處於純潔狀態時，「智慧之子們」，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在第三種族中投生，並用「思想力」(Kriyasakti)所創造的後代被稱為「最初之子們」(Sons of Ad)、「火霧之子們」或「意志和瑜伽之子們」等等。他們是有意識的產物，因為該種族的一部分已經被精神性的、高等智能的神聖火花所激活。這個後代不是一個種族。它最初是一個美妙的存在，被稱為「啟蒙者」，在他之後是一群「半神半人」的存在。在古代創世紀中，他們為了某些目的而分開，這些人據說是最高天上人的投生。『「來自以前顯化期的牟尼(Munis)和聖人」——以在這個地球上和當前的週期中，建立苗圃給為未來的人類開悟者。這些「意志和瑜伽之子們」可以說是以一種無瑕的方式誕生，並與其他人類完全隔離。

剛剛提到的「存在」必須保持無名字，他如同一棵樹，而那些在隨後的時代中、所有歷史上著名的聖人和聖師，如聖人迦毘羅(Rishi Kapila)、赫爾墨斯(Hermes)、以諾(Enoch)、俄耳甫斯(Orpheus)等，都從這棵樹上分支出來。他作為一個客體的人，是神秘的(對於世俗者而言——永遠不可見的)，但又永遠存在的人物；關於他的傳說在東方很普遍，尤其是在神秘主義者和神聖科學的學生中。會改變形體，卻始終保持不變是他。也是他在精神上影響著整個世界的啟蒙開悟者。正如所說，他是一個「無名者」，他有那麼多的名字，然而他的名字和他的本性是未知的。他是「啟蒙

者」，被稱為「偉大的犧牲」。因為他坐在光明的門檻前，在自己不得越過的黑暗圈中看它。直到生命週期的最後一天，他也不會離開崗位。為什麼那個孤獨的守望者還呆在他自己選擇的崗位上？為什麼他要坐在原初智慧的泉源旁，他不再喝它了，因為他沒有他不知道的東西可學——是的，無論是在這個塵世上，還是在它的天上層面裡？因為那些孤獨的、步履艱難的朝聖者們在回家的路上，直到最後一刻前，從來沒有把握不會在這片被稱為塵世生命的、充滿幻覺和物質的無垠沙漠中，而不迷失方向。因為他願意向每一個成功地把自已從肉體和幻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囚犯，指明通向自由和光明的道路；而他自己就是自願地從那裡流亡出來的。因為，總而言之，他為人類犧牲了自己，雖然只有少數選民能從這種偉大犧牲中獲益。

正是在這位「偉大導師」(MAHA GURU)的直接、沈默的指導下，使所有其他神聖程度較低的人類老師和導師，成為了早期人類的指導者(從人類意識的第一次覺醒開始)。正是通過這些「神之子們」，年幼的人類才得到所有藝術、科學以及精神知識的最初概念；正是他們奠定了這些古老文明的第一塊基石，這使我們當代的學生和學者深感困惑。*

【* 讓那些懷疑這一說法的人，以任何其他同樣合理的理由，來解釋古人所擁有的非凡知識的奧秘——據稱這些人是從低等動物般的野蠻人、舊石器時代的穴居人發展而來的。讓他們轉向像奧古斯都(Augustan)時代的維特魯威·波利奧(Vitruvius Pollio)論建築的作品，例如，在這些作品中，如果他能熟悉真正神聖的藝術，並理解隱藏在每一條比例的法則和規則中的密傳含意，那他會發現，關於比例的所有規則都是在古代啟蒙時傳授的。即使是經過了幾千年的思想和智力進化，也沒有一個舊石器時代穴居人的後裔能夠獨立進化出這樣的科學。正是第三根種族的聖人和天神投生的學生們，將他們的知識一代一代地傳遞給埃及和希臘，包括現在已經失去的比例准則；正如第四亞特蘭提斯啟蒙者的弟子們，他們把它交給他們的「獨眼巨人」(Cyclopes)，「週期之子們」或「無限之子們」，這個名字從他們那裡傳給了更晚幾代的諾斯替教士。『正是由於這些建築比例的神聖完美，古人才能夠建造出後來所有時代的奇跡，包括他們的寺廟、金字塔、洞穴廟宇、石圈、石堆紀念碑、祭壇，證明他們擁有機械力量和機械知識，使得我們現代技術對他們來說就像兒戲，這種技能自稱為「百手巨人的作品」。(參見《神之書》"Book of God", Kenealy)。現代建築師也許並沒有完全忽視這些規則，但他們已經添加了足夠多的經驗創新，足以摧毀這些比例。維特魯威為後人制定了希臘神廟的建造規則，這些神廟是為不朽神靈而建的；而馬庫斯·維特魯威·波利奧(Marcus Vitruvius Pollio)關於建築學的十本書，而其中一本，簡而言之，只能密傳地研究(他是一位啟蒙者)。法國研究所發現，德魯伊德教的圈子、石棚、印度、埃及和希臘的寺廟、高塔和歐洲 127 個城鎮，都是「起源於獨眼巨人」，它們都是啟蒙的「祭司 - 建築師」的作品，即那些主要受「神之子們」教導的人的後裔，被公正地稱為「建設者們」。這就是後人對那些後代的讚賞。『他們不用灰泥或水泥，不用鋼或鐵來鑿石頭。然而，這些石頭是如此巧妙地製作而成，以至於在許多地方都看不到它們的接頭；儘管許多石頭如在秘魯那樣有 18 英尺厚，而且在庫斯科(Cuzco)要塞的牆壁上還有更大尺寸的石頭。』(Acosta vi, 14)『再一次，賽尼(Syene)的城牆，建於 5400 年前，當時那個地點正好位於熱帶之下，而現在已經不是了。它的構造是這樣的：到了正午，在太陽至點的精確時刻，可以看見太陽的整個圓盤都映在它們的表面——這是歐洲所有天文學家聯合起來也無法完成的作品。』——(《神之書》Kenealy, "Book of God")】

雖然這些事情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中幾乎沒有提及，但不妨提醒讀者注意第一卷第 587 至 593 頁中，關於中亞某個聖島的內容，並請他參閱第二卷《神之子們與聖島》的章節以獲得進一步的細節。下面有更多的解釋，儘管以一種支離破碎的形式拋出，可能會幫助學生獲得一瞥目前的奧秘。

用簡單明瞭的語言，至少陳述一個關於這些神秘的「神之子們」的細節。正是從他們這些「梵天之子們」(Brahmaputras)，古老的婆羅門高等啟蒙者(Dwijas)正當聲稱繼承了血統；而現代婆羅門會讓最低的種姓完全相信他們是直接從梵天口中發出的。這是一種密傳的教導，它還補充說，儘管

這些來自「意志和瑜伽之子們」的後代(當然是精神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被分成了不同的性別，就像他們的「思想力」祖先後來自己做的那樣；然而，即使是他們墮落的後代，直到今天仍然對創造功能保持著尊敬和尊重，仍然把它看作是一種宗教儀式；而更文明的國家認為它只是一種動物的功能。將西方在這件事情上的觀點和做法，與《摩奴法典》在家居期和婚姻生活的法則進行比較。因此，真正的婆羅門確實是『其七位祖先都喝過月亮植物(蘇摩，Soma)的汁液。』他是「知吠陀者」(Trisuparna)，因為他懂得吠陀的秘密。

而且，直到今天，這些婆羅門知道，在那個種族的早期開端，心靈感應和物質智能處於休眠狀態，意識尚未發展，其精神孕育與它的物質環境完全沒有聯繫。那個神聖的人居住在他的動物身上——雖然外表上是人——而且，如果他有一種本能，也沒有自我意識來照亮潛藏的第五原則的黑暗。當「智慧之主們」被進化法則所驅動時，他們將意識的火花注入他的體內時；在它被喚醒生命和活動時的第一種感覺，是與它的精神創造者的團結與合一。正如孩子的第一感覺是對於母親和奶媽的一樣，原始人覺醒意識的最初渴望，是對那些在外界獨立於他的人，但在自己內在能感受到的其元素。這種感情產生了奉獻，成為他天性中最重要的動力；因為奉獻是我們心中惟一自然的，是我們所固有的，是我們在人類嬰兒和動物幼仔身上都能找到的。卡萊爾(Carlyle)所描述的原始人那種不可抑制的、本能渴望的感覺是美麗的，也可以說是直覺的。『那顆古老偉大的心，』他驚呼道：『純樸得多麼像一個孩子的心，嚴肅而深沈得多麼像一個人類的心啊！他無論往那裡去、或站在地上，天都在他上方；對他來說，整個地球變是一座神秘的廟宇、地球上的事情都變成一種崇拜。明亮的生物在普遍的陽光下閃爍；天使們仍然盤旋，在人間傳遞神的信息……驚奇，奇跡，包圍著人；他生活在奇跡之中*……一個偉大的責任法則，高如這兩個無限(天堂和地獄)，使一切都相形見绌，並消滅其它一切——這是實在，且這是遍一實在：只有它的外衣是死的；它的本質存在於所有的時間和永恆之中！』

【*在原始人看來是自然的東西，現在對我們卻成了奇跡；而對他來說是奇跡的東西，永遠無法用我們的語言來表達。】

不可否認，它生活在亞洲雅利安人的心中，從第三種族開始，一直到它的最初「心智所生」之子們——「思想力」的果實，它都擁有無可磨滅的力量和力量。隨著時間的推移，啟蒙者的神聖階層一代又一代的產生了這樣完美的生物，儘管很少：內在是獨立的，而外表與它們的創造者相同。

而在第三原始種族的初期：——

『缺乏一種更高貴的生物，
因此被設計；
意識到思想，意識到更寬闊的胸襟
因為帝國已形成了，適合統治其他的……』

它的誕生是提供現成和完美的載體，讓更高領域的居民投生，他們立即居住在這些由精神性意志和人類自然神聖力量產生的體。這是一個純潔精神的孩子，在心智上不摻雜任何世俗的色彩。它的身體框架僅僅包含時間和生命，因為它直接從上面汲取智能。它是神聖智慧的活樹；因此，我們可以把它比作北歐威傳說中的「世界樹」，直到進行生命的最後一場戰鬥前，它不會枯萎死亡，而它的根卻一直被尼德霍格龍(Nidhogg)啃食；因為儘管最初神聖的思想力之子們的身體會是被時間的牙齒啃食，但他內在的根卻永遠堅立不朽壞，因為它是在天上生長和展開，而不是在地上。他是最初的「最初」，他是所有其他一切的種子。還有其他的「思想力之子們」是通過第二次的精神性運作而產生的，但最初的直到今天仍然是神聖知識的種子，是地球上「智慧之子們」中至高的一個。關於這個主題我們只能說這些了，可以補充的是，在每一個時代——是的，甚至在我們自己的時代——都有一些非常聰明的人正確地理解了這個問題。

我們的身體現在是如何達到現在完美狀態的呢？當然，是經過了數百萬年的進化，但從未像唯物主義所教導的那樣，通過或從動物進化而來。正如卡萊爾所說：-『...我們存在的本質，我們內在自稱為「我」的奧秘，——我們用什麼詞來形容這些東西呢？——它是天上的氣息，是最高的存在在人裡面顯示他自己。這個身體，這些官能，我們的今生，不都是那「未命名者」的衣外衣嗎？』

天上的氣息，或者更確切地說，聖經中所稱的生命的氣息 (Nephesh)，存在於每一種動物、每一個活躍的微粒中，也存在於每一個礦物原子中。但這些都沒有像人一樣意識到最高存在者的本質，* 因為沒有一個擁有人類所擁有的那種神聖和諧。正如諾瓦利斯(Novalis)所說 (從那以後再沒有人比他說得更好了)，卡萊爾也重復了這句話：—

【*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虔誠感或宗教神秘主義，要比印度教徒更發達和突出。看看馬克斯·穆勒 (Max Muller) 在他的作品中如何評價這種特質和民族特色。這是第三種族原始有意識人類的直接繼承。】

『宇宙間只有一座廟宇，那就是人的身體。沒有什麼比這崇高形體更神聖的了...當我們把手放在人身上時，我們就觸摸到了天上！』『這聽起來像是花言巧語，』卡萊爾補充道：『但事實並非如此。如果我們對其深思，它將成為一個科學事實；表達了...事物的真相。我們是奇跡中的奇跡，——是不可思議的奧秘。』

第七詩節

1。瞧，這是有知覺而無形體生命的開端。(a)

首先，是神聖的(載體)(b)，是來自於「母親-精神」(阿特曼)的一；然後是精神性的 - (「阿特曼-菩提」，「精神-靈魂」)* (c)；(再次的)三來自於一(d)，四來自於一(e)，然後是五(f)，從這裡之後是三、五和七(g) - 這些是三重及四重的下降；最初主(觀世音，Avalokiteswara)的「心智所生之子們」是閃耀的七者(「建造者們」)†。他們就是你、我、他，哦，弟子；他們守望著你和你的母親，地球(BHUMI)。

【*這與宇宙原則有關。】

【†七位創造力聖人現在與大熊座關聯。】

(a)創造力的階層於十二大秩序中，被密傳的劃分為七個(或4個和3個)，被記錄在黃道十二星座；此外，顯化的七個階層與七顆行星相連。所有這一切都被細分為無數的神聖精神性存在者、半精神性存在者，和空靈存在者的群體。

其中的主要階層被暗示於偉大「四元組」，或梵天的「四身體和三能力」，以及五梵天(Panchasyam)，或佛教體系的五禪那佛(Dhyani-Buddhas)。

最高的群體是由所謂神聖的「火焰」所組成，也被稱為「火獅」和「生命之獅」，其神秘主義安全地隱藏在黃道帶的獅子座。它是高等神聖世界的核心(見附錄第一頁的注釋)。他們是無形體的火焰氣息，在一個方面與上質點三元組是相同的，這被卡巴拉主義者放置在「原型界」(Archetypal World)。

在日本體系中、在神道教和佛教的世界「起初」中都可以找到同樣的階層、同樣的數字。在這個體系中，人類起源先於宇宙起源，因為神融入人之中，而在它下降到物質的中途，創造了可見的宇宙。奧莫伊(Omoie)恭敬地說，傳奇人物『必須被理解為更高(秘密)教義及其崇高真理的刻板體現。』然而，若去詳細說明將佔用我們太多的篇幅，但是在這個舊的體系上講幾句話是合適的。下面是對這種「人類-宇宙起源」的一個簡短概述，它展示了最為不同的概念是如何緊密地呼應了同樣古老的教義。

當一切都還處於混沌(Kon-ton)時，未出現了三位精神性存在來進行未來的創造：(1)「中央天的神聖君主」(Ame no ani naka nushi no Kami)；(2)「天與地的神聖後裔，如崇高帝王般」(Taka mi onosubi no Kami)；(3)「眾神的後裔」(Kamu mi musubi no Kami)。

這些都沒有形體或實體(我們所謂的無形體三元組)，因為無論是天上物質還是塵世物質都還沒有分化，「事物的本質也沒有形成。」

《光輝之書》(Zohar)在十三世紀敘利亞和迦勒底基督教諾斯替派的幫助下，由摩西德萊昂(Moses de Leon)整理和重新編輯，後來又被許多基督徒修訂，使得它沒有比《聖經》更更具密傳性——在此書中，這個神聖的「載體」已不再像《迦勒底數字書》所呈現那樣了。確實，「無限」(Ain-Soph)，即「絕對無盡無物」，也使用了「一」的形體，即顯化的「天上人」(第一因)以作為它的戰車(希伯來語 Mercabah；梵語中的 Vahan)或稱為進入現象世界的載具，並通過現象世界顯化。但是卡巴拉派既沒有說明「絕對者」要如何使用任何東西，或它如何運用任何屬性，因為「絕對者」是沒有屬性的；他們也沒有解釋事實上，第一因(柏拉圖的邏各斯, Logos)作為原初的和永恆的理

念，通過亞當卡蒙(Adam Kadmon)顯化，也就是第二邏各斯。在《數字書》中解釋，只有「安」(EN 或 Ain, Aior)是唯一自我存在的，而它的「深度」(諾斯替派的 Bythos 或 Buthon，稱為「傳播者」 Propator)只是週期性的。後者是梵天，分化自梵 (Parabrahm)。它是「深度」、「光的來源」或「傳播者」，也就是未顯化的邏各斯或抽象的理念，而不是「無限」，其射線使用亞當卡蒙或稱顯化的邏各斯(客體宇宙)「男性和女性」——來作為用以顯化自身的戰車。但在《光輝之書》中我們讀到了以下不一致之處：『年長的被隱藏起來；「小面者」(Microprosopus)是顯化，也是不顯化的。』("神秘書籍", Rosenroth; Liber Mysteriorum, IV., 1.)』這是一種謬論，因為「小面者」或稱「微觀宇宙」只能在其顯化中存在，並在「大沈睡期」(Maha-Pralayas)中被摧毀。羅森羅斯(Rosenroth)的《卡巴拉》不是一本指南，且常常令人費解。

(b) 如同在日本體系、埃及體系、和其他古老的宇宙起源論中 - 這神聖的「火焰」，「一」，點燃了三個下行的群體。他們的潛能在更高的群體中，而他們現在成為不同和獨立的實體。這些被稱為「生命的處女們」、「大幻象」等等，並綜合稱為「六角星」。後者幾乎在每一種宗教中，都是邏各斯作為最初散發物的象徵。它是印度毗瑟奴(Vishnu)的象徵(輪子，Chakra)，和四字神名的符號，「四個字母的他」，或——在比喻上——卡巴拉中「小臉者的肢體」，分別是 10 和 6。然而，後來的卡巴拉主義者，特別是基督教神秘主義者，對這一宏偉的象徵進行了可悲的破壞。* 因為天上人的「十個肢體」，就是十個質點；但最初天上人是宇宙未顯化的精神，不應該被貶低為「小面者」，即塵世層面上人類的原型。† 然而，這在之後。六角星是指大自然的六種力量、六個層面、原則等等，由第七個所綜合，或是六角星的中心點。所有這些，包括高等和低等階層，都來自「天上處女」‡，是所有宗教中的偉大母親，是雙性同體，是「王冠-亞當卡蒙」(Sephira-Adam-Kadmon)。在它的統一性中，原初光(Daivi-prakriti)是第七個原則、也是最高的原則，是未顯化邏各斯的光。但在它的分化中，它變成了宇宙電，或「七個兒子們」。前者以雙三角的中心點來象徵；後者是由六邊形本身，或小面者的「六肢」，而第七個是「王國」(Malkuth)，是基督教卡巴拉的「新娘」，或我們的地球。因此如下表達：

【*事實上，小面者——從哲學上說，截然不同於那「與父一體」的未顯化永恆邏各斯——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懈努力，通過詭辯和矛盾，終於被認為是與耶和華一體的，或與遍一活躍的神是一體的(!)，然而耶和華跟被稱為「理解」(Binah)的女性質點並無二致。我們必須對讀者加強這一事實的印象。】

【† 正如剛才所說的，小面者是顯化的邏各斯，且這有很多。】

【‡ 王冠(Sephira)只在抽象原則中是「王冠」(KETHER)，並作為一個數學上的 x (未知數)。在分化的大自然層面上，她是最初雙性同體的亞當卡蒙(Adam Kadmon)的女性對應物。《卡巴拉》教導我們『要有光。』(Fiat Lux)這個詞短與(創世紀第一章)指的是質點的形成和演化，而不是與黑暗對立的光。拉比西緬(Rabbi Simeon)說：『哦，夥伴，夥伴，人類作為一種散發物既是男人也是女人，亞當卡蒙，這就是「要有光，就有光」這句話的含義。而這是一個雙重的人。』(《光輝之書摘錄》 "Auszuge aus dem Zohar", 第 13-15 頁)】

『在「一」之後的是神聖的火；第二，是火與以太；第三是由火、以太和水組成；第四是由火、以太、水、空氣組成。』* 「一」不涉及乘載人類的地球，而是關注內在不可見的層面。『「最初誕生者」是生命，是宇宙的心臟和脈搏；第二個是它的心靈或意識』†，

正如評論中所說。

【*請看下一個腳注。火、空氣等元素不是我們的複合元素。】

【†這種「意識」與我們的意識無關。「遍一顯化」的意識即使不是絕對的，也是無限制的。普遍心靈 (Mahat) 是「梵天-創造者」的最初產物，也是未分化物質 (Pradhana) 的最初產物。】

(c) 第二階層的天上存在，即火和以太的階層(對應於精神和靈魂，或稱「阿特曼-菩提」)，其名稱眾多，但仍然是無形體的，但肯定更具「實質性」。它們是次級進化或次級「創造」(一個誤導性的詞)的最初分化。正如它的名字所示，它們是投生的單體 (Jivas 或 Monads) 的原型，由生命的火焰精神組成。射線如同一束純淨的太陽光線，通過這些所提供的未來載體，即神聖靈魂 (菩提)。這些直接關係到我們系統更高世界的群眾。從這些雙重的單元們中散發出三重的。

在日本的宇宙起源論中，當一個蛋形的核從混沌物質中出現時，它內部具有所有宇宙生命和所有塵世生命的胚芽和力量，這就是剛剛提到分化的「三重」。「男性以太的」(Yo) 原則上升，「女性粗大或更物質性原則」(In) 沈澱到物質宇宙。從而天與地分離。從這裡，女性、母親、第一個基本的客體存在誕生了。它是空靈的，沒有形體和性別，然而正是從這裡和母親而誕生了七個神聖的神靈，進而散發出七創造物；就像在《拿撒勒法典》中，七個邪惡傾向(物質性)的神靈從卡拉布塔諾斯(Karabtanos)和「母靈」(Spiritus) 中誕生了。若要給出日文名字話會太長，但是翻譯過來的順序如下：—

(1) 那「不可見的獨身」，即非創造「父親」的創造性邏各斯，或「父親」的創造性潛能得以顯化。

(2) 「無光深處的神靈 (或神)」(混沌)；它變成分化的物質，或稱為「世界-材料」；也是礦物領域。

(3) 「植物界的神靈」、「豐富植被的神靈」。

(4) 這種具雙重的性質，同時是「大地神靈」和「沙之神靈」，前者包含著男性元素的潛力，後者包含著女性元素的潛力，兩者形成了一種結合的性質。

這二者是一體的；還沒有意識到是兩者。

在這種二元性中包含了 (a) 男性、黑暗和陽性的存在 (Isu no gai no Kami)；和(b) 女性、美麗而柔弱或更嬌嫩的存在 (Eku gai no Kami)。然後是：—

(5 和 6) 雌雄同體或雙性的神靈，最後：—

(7) 第七神靈，散發自「母親」的最後一個，作為第一個區分男性和女性的神聖人類形體出現。這是第七次創造，就像在《往世書》中，人是梵天的第七創造。

這些「桑納奇-桑納米」(Tsanagi- tsunami) 通過天橋(銀河系)下降到宇宙中，『桑納奇(Tsanagi)，感知到遠遠低於的雲和水的混沌物質，把他的寶石矛插入深處，而陸地就出現了。』然後兩人分開去探索新創建的「小島-世界」(Onokoro)；等等。(Omoie)。

這就是日本的外傳寓言，而它的外皮隱藏了與秘密教義同樣真理的核心。回到每一個宇宙起源論的密傳解釋：

(d) 第三個階層對應於「阿特曼-菩提-心靈」(Atma-Buddhi -Manas)：精神、靈魂和智力，被稱為「三元組」。

(e) 第四個階層是實質性實體。這是形體 (Rupas, 原子形體*)中最高的一組。它是人類有意識的、精神性靈魂的搖籃。他們被稱為「不朽的單體」(Jivas), 並通過自己下面的階層, 構成了最初七重的群眾——是關於人類意識和智能存在者的巨大奧秘。因為後者的領域隱藏著胚芽在其「缺如」(privation)中、並將落入生成。這種胚芽將成為物質細胞的精神力量, 它將指導胚胎的發育, 並傳遞了人類官能和所有內在性質的遺傳。然而, 達爾文關於傳遞後天習得的能力的理論, 不被神秘主義所傳授或接受。在它內在的進化是沿著相當不同的路線進行的; 根據密傳的教導, 肉體是逐漸從精神、心智和心靈感應進化而來。這種物質細胞的內在靈魂——這種支配著生殖質的「精神質」——是總有一天將打開生物學家未知領域大門的鑰匙, 這一領域現在被稱為胚胎學的黑暗之謎。(見下文文字及說明)

【*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反對關於天使、元素精靈等實質而不可見存在的理論, 並稱此為神秘主義和宗教的迷信——想必, 他們沒有研究過這些非物質實體的哲學, 也沒有思索過它們——現代化學經由觀察和發現, 在化學原子的演化過程中, 不自覺地接受和承認與神秘學相同的進展和階層的比例, 包括其天上人和原子——類比法則是其第一法則。如上所見, 第一組形體天使們是四元的, 並在降序中逐次添加一個元素。原子也是如此, 若採用化學的術語, 單原子的, 雙原子的, 四原子的, 向下發展。讓我們記住, 火、水、空氣, 或所謂的「最初創造的元素」, 並不是它們在地球上的複合元素, 而是本體同質的元素——它們的精神。然後按照七重的群組或群眾。若將這些存在的性質放在表中與原子並列的話, 可以看到它們以數學上相同的方式向下發展到複合元素, 如同類比一樣。當然, 這僅僅指的是由神秘學家繪制的表; 因為如果天使存在階層與科學中化學原子的排列——從假設的氫原子到鈾原子——並排的化, 他們當然會被發現是不同的。因為他們只有四種最低的階層作為星光層面上的對應物——而原子高等三原則, (或者更確切地說, 分子或化學元素的), 只有啟蒙的「精神之眼」才看得見。但是, 如果化學想要找到自己的正確道路, 它就必須通過神秘主義者來修正它的表格排列——它可能會拒絕這麼做。在神秘哲學中, 每一個物質粒子都對應並依賴於它的更高本體——該存在有它所屬的本質; 且其上如其下, 精神性是從神聖進化而來的, 「心靈感應-心智」是從精神性進化而來的——被其較低的星光層面污染——整個有生命的和(似乎)沒有生命的大自然在平行線上進化, 並從其上和其下得到它的屬性。】

【†如前所述, 數字 7 並不僅僅意味著 7 個實體, 而是 7 個群組或群眾。最高群組, 即阿修羅出生在梵天的最初身體——變成「黑夜」——是七重的, 即其中三種是無形體 (無身體, arupa), 四種是有身體的。(見《毗瑟奴往世書》第一卷)他們實際上更真實地是我們的祖靈 (Pitris, 祖先), 而非那些投射出最初物質人類的祖靈。(見第二卷。)]

(f) 第五組是非常神秘的一組, 因為它們與微觀宇宙的五角星相關, 即代表人類的五角星。在印度和埃及, 這些天上人與鱷魚有關, 且他們居住在摩羯座。在印度占星術中, 這些都是可轉換的術語, 因為黃道十二宮的第十個星座被稱為「馬卡拉」(Makara), 意思是「鱷魚」。這個詞本身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被神秘地解釋, 這將在後面展示。在埃及, 死者——他的象徵是五角星形或五角星, 五個點代表一個人的肢體——被象徵性地變成了鱷魚: 「塞巴赫」(Sebakh 或 Sevekh) 『或第七』, 如傑拉爾德·梅西 (Gerald Massey) 先生說的, 顯示了它曾經是一種智能體, 實際上它是一條龍, 而不是一條鱷魚。他是「智慧之龍」或心靈, 「人的靈魂」, 智力的原則, 在我們密傳哲學中稱為「第五」原則。

在《死者之書》或稱儀式的第十八章中, 被「奧西里斯化」的死者了一個鱷魚頭木乃伊神的雕文下說道:

(1) 『我是掌管恐懼的神靈 (鱷魚) ... 在他的靈魂到達人間時。我是帶來毀滅的「神靈-鱷魚」。』 (暗指當人獲得善惡知識時, 神聖的精神純潔就會被破壞; 也按指「墮落」的眾神, 或每一個神譜的天使)。

(2)『我是偉大荷魯斯的魚(就像「馬卡拉」是「鱷魚」，是伐樓拿的載具)。我融入了「肯神的居所」(Sekten)。』

最後這句話證實並重復了密傳佛教的教義，因為它直接暗示了第五原則(心靈)，或者說是其本質的最精神性的部分，在人死後與「阿特曼-菩提」融合與吸收，並與之合為一體。因為肯神的居所(Se-khen)是肯神(Khem，「荷魯斯-奧西里斯」，或父與子)的居所(loka)，因此是「阿特曼-菩提」的「天界狀態」(Devachan)。在死者的儀式中，死者與「荷魯斯-托特」(Horus-Thot)一起進入「肯神的居所」，並「以純潔的精神出現」(lxiv, 29)。因此死者如此說道(130節)：『我看見(我自己)的形體(像是各種各樣)的人在不斷地改變……我知道這(章節)。知道的人...有各種各樣的活躍形體。』……

在第35節中，則用魔法咒語來描述埃及神秘主義中所謂的「祖傳的心」，或轉世的原則，即永恆的自我，死者說：

『哦，我的心，我祖傳的心，是我蛻變所必需的……在天平的守護者面前，不要把你自己和我分開。你是我胸中的人格，是守望著我的肉體(身體)的神聖伴侶……』

正是在「肯神的居所」中隱藏著「神秘的面孔」，或指隱藏在虛假人格下的真實之人，是埃及的三重鱷魚，或象徵高等三位一體或人類三元組，阿特曼、菩提和心靈。*在所有古老的紙莎草中，鱷魚被稱為「第七」(Sebek)，而水在密傳上是第五原則；且如前所述，傑拉爾德·梅西先生表明鱷魚是『第七靈魂，是七者中的至高——是看不見的先知。』在密傳上是肯神的居所，而肯神是為他父親奧西里斯之死報仇的荷魯斯，也就是去懲罰成為死者靈魂之人的罪。因此，死者「被奧西里斯化」而成為了肯神，他「採集安魯(Aanroo)的田野」，也就是說，他採集他的獎勵或懲罰，因為那塊田野是天上領域(天界狀態)，而死者在那裡得到了小麥，是神聖正義的食物。第五群的天上存在包含了宇宙的精神性和物質性兩方面的雙重屬性；也就是說，普遍智能(Mahat)的兩極，以及人的雙重本性，精神性和物質性。因此，它的數字5乘以2變成了10，與黃道的第10個星座摩羯座(Makara)相連。

【*很容易就能解釋這個埃及宗教圖像真實而隱藏的含義之一。鱷魚是第一個等待和迎接早晨太陽吞噬之火的動物，因而很快地就被擬人化為太陽熱。當太陽升起的時候，它就像「活化眾神的神聖靈魂」到達了塵世和人類之間。於是產生了如此奇怪的象徵：木乃伊戴上鱷魚的頭，以表明它是來自塵世的靈魂。】

(g) 第六和第七組具有四元組的低等性質。它們是有意識的、空靈的實體，像以太一樣不可見；它們像樹的樹枝一樣，從這四者的最初中心群中伸出，並依次伸出無數的側群，其中較低等的是大自然神靈，或無數種類和品種的元素精靈；從無形體和無實質——它們創造們者的理念思想——到原子的，儘管對人類的感知是不可見的有機體。後者被認為是「原子神靈」，因為它們距離(倒回)物質原子一級——即使不是智能生物，也是有知覺的。他們都受制於業力，必須通過每一個週期來消耗它。因為，正如教義所教導的，在宇宙中沒有任何享有特權的存在，像西方宗教和猶太人的天使那樣；無論是在我們的還是在其他體系中，在外在世界或內在世界中都沒有*。一個禪那主必須先成為這種存在；他不可能在生命的層面上，以一個完全成熟的天使突然出生或出現。現在顯化期的天上階層將在下一個生命週期中被轉移到更高、更優越的世界，並將為一個新的階層騰出空間，此階層是由我們人類的選民組成的。存在是一個絕對永恆內的無限循環，其中運行著無數個有限的內部循環。如此被創造出來的神靈，不會表現出作為神靈的個人價值。這一類的存在，只因其固有的特殊無瑕本性，才顯得完美；然而它們在受苦難和掙扎的人類面前，甚至是低等創造物時，將是一種永恆不公正的象徵，且具撒旦般的性質，是一種永遠存在的犯罪。這是一種反常現象，在大自然界中

是不可能的。因此，「四」和「三」必須像所有其他存在一樣投生。此外，這第六群幾乎與人是分不開的；人除了最高和最低的原則(精神和肉體)以外，其他原則都是向它們汲取的，而這五種中間的人類原則就是這些天上人的本質。†只有神聖射線(阿特曼)直接來自於「一」。當被問及這怎麼可能？這些「神靈」或天使，怎麼可能同時是他們自己的散發物又是他們的個人自我呢？難道這好比在物質世界裡，兒子(以某種方式)是他自己的父親、是他的血，而骨頭是他的骨頭、肉體是他的肉體嗎？老師們回答說：『的確是這樣。』但一個人必須深入瞭解存在的奧秘，才能完全理解這個真理。

【*當一個世界被稱為「更高等的世界」，不是因為它的位置高，而是因為它的性質或本質更加優越。然而這樣一個世界通常被世俗的人理解為「天堂」，並想像位於我們的頭上。】

【†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稱它們為「火焰者」(Flagae)；基督教徒稱之為「守護天使」；神秘學家稱之為「祖靈」(Pitris)，他們是六重的禪那主，在他們的身體組成中有六種精神性元素——事實上，是減去肉體的人類。】

2. 遍一射線繁殖較小的射線。生命先於形體，且生命延續至最後一個(形體的，肉體的)原子中。「生命-射線」，即「一」，穿過無數的射線，就像一根線穿過許多珠子(珍珠)(a)。

(a) 這詩節表達了一種貫穿連續世代的「生命-串」(Sutratma)觀念，也是在別處已解釋過的純粹吠壇多式的觀念。那麼，這要怎麼解釋呢？我們可以使用一個比喻，一個大家都熟悉的情況說明；儘管我們所能使用的類比都不免不完美。然而，在求助於此之前，我想先問，當我們考慮到胎兒成長和發育的過程，他最後成為幾磅重的健康嬰兒，但他是由什麼演變而來的？對我們中的任何人來說，這是否顯得不自然，或至少是「超自然的」？是從極其微小的卵子和精子分隔而成；後來我們看到那個嬰兒長成了一個六英尺高的男人！這是指原子和物質的擴展，從顯微鏡下的微小擴展到非常大的東西，從肉眼看不見的擴展到可見的和客體的。科學提出了這一切；而且，我敢說，她在胚胎學的、生物學的、生理學的理论，就對物質的精確觀察而言是足夠正確的。然而，胚胎學的兩個主要困難問題從來沒有得到恰當的解答，即在胎兒形成過程中起作用的力量是什麼，以及「遺傳傳遞」的相似性(物質上、道德或心智上)的起因是什麼；直到科學家屈尊接受神秘學理论的那一天到來，這些問題才會得到解決*。但是，如果這一物質現象除了使胚胎學家感到困惑外，並不使任何人感到驚訝的話，那麼，為什麼我們的智力成長和內在的成長，即人類精神性向神聖精神性的進化，會被認為、或似乎比物質進化更不可能呢？現在來做個比喻。

【*達爾文學派的唯物主義者和進化論者，若接受《對世系學說的貢獻》("Beitrage zur Descendenzlehre")的作者魏斯曼(Weissmann)教授新提出的理論的話，就太魯莽了；他自認為已解決上述兩個胚胎學之謎之一。因為當它被解決的時候，科學將會跨入真正神秘的領域，並且永遠走出達爾文所教導的轉變的領域。從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兩者是不可調和的。從神秘主義者的角度來看，它解決了所有這些謎團。那些不熟悉魏斯曼教授的新發現的人——他曾是一位狂熱的達爾文主義者——應該趕快彌補這一缺失。這位德國的胚胎學家和哲學家展示了——如此超越了希臘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亞里士多德，直接回到了古老的雅利安人的教導中——在成千上萬形成一個有機體的細胞裡，有一個無限小的細胞，通過不斷的分割和繁殖，獨自且未受幫助下決定了未來人類(或動物)在其生理、心智和心靈感應特徵上的正確形象。正是這個細胞，在新個體的臉上和身體上留下了父母或某個遠祖的特徵；又是這個細胞把他父親的智力和心智特質傳遞給他，等等。這種基質是我們身體不朽的一部分——僅僅通過不斷的同化過程。達爾文的理論被擱置一旁，因為該理論把胚胎細胞看作是一種本質或是從所有其他細胞中提取出來的；它不能解釋遺傳的傳播。只有兩種方法可以解釋遺傳之謎；要麼是生發細胞的物質被賦予了穿越整個轉化週期的能力，能導致一個獨立的有機體的構建，然後再複製相同生發細胞的；或者，這些生發細胞在個體體內根本沒有它們的起源，而

是直接從祖傳的生發細胞傳給世世代代的子代。魏斯曼接受並致力於後一種假設；正是在這個細胞裡，他追溯了人類不朽的部分。到這裡還不錯；而當這個幾乎正確的理論被接受時，生物學家將如何解釋這個永久細胞是如何的首次出現呢？除非人類像「不朽托西」(immortal Topsy)一樣「生長」，且根本不是出生，而是從天而降，否則這個胚胎細胞是如何在他體內誕生的呢？】

在前一個的腳注中提到，若將物質性基質(即人類的生發細胞，有著所有物質潛能)再加上「精神性基質」(包含六重天上人的五個較低原則的液體)——如果你有足夠的靈性去理解它，你就獲得了這個秘密。

『當動物性男人的種子，被扔進動物性女人的土壤裡，那種子除非已經由六重天上人的五種性質(原則的流體或散發物)所受孕，否則它就不能發芽。因此，微觀宇宙被表示為五角星，並在六角星內，即「宏觀宇宙」。(《神秘胚胎學研究》，第一卷)。然後：『單體(Jiva)在這個地球上的功能具有五重特性。在礦物原子中，它與塵世神靈(六重天上人)的最低原則相連；在植物粒子裡，與第二個原則關聯——生命能量(生命)；在動物體內，上述兩個再加上第三和第四原則；在人身上，胚芽必須得到這五種力量的結果。否則他在出生時不會比動物高等。』即先天上的白痴。因此，單體只有在人身上才是完整的。至於他的第七個原則，它只是普遍太陽光束之一。每一個有理性的生物只得到了暫時的借出物，而這些必須返回其源頭；而他的肉體是由塵世上最低等的生命通過物理、化學和生理進化形成的。『受祝福者與物質的淨化毫無關係。』(卡巴拉，迦勒底數字書)

這個結論是：人類在其最初的原型，即陰影的形式中，是生命的埃落西姆(或祖靈)的後代；在它的性質和物質方面，它是「祖靈」的直接後代，即最低的天上人，或塵世的神靈；由於其道德、心靈感應和精神性的本質，它受惠於一群神聖的存在者，他們的名字和特徵將在第二卷中給出。總的來說，人類是各種神靈的傑作；個別上，是這些群眾的神龕；且偶爾而單獨地是他們之中一些存在的載體。在我們現在這個完全物質的第五種族中，第四種族的塵世神靈在我們內在仍很強大；但我們正在接近這樣一個時刻：進化的鐘擺將果斷地向上擺動，把人類帶回到與原始第三根種族平行線上的精神性。在人類的童年時代，人類完全是由天使群眾組成的，他們是內住的神靈，並激活了第四種族的巨大粘土神龕，由無數的生命所建構與組成(現在也是)。*本評註稍後將解釋這句話。這個「神龕」的結構和形體的對稱幸都得到了改善，並與承載它們的地球一起生長和發展；但肉體上的改善是以犧牲精神性的內在人和性質為代價的。地球和人類中間的三個原則隨著每一個種族變得更加物質化；靈魂後退一步，以為物質智能騰出空間；元素的本質成為現在已知的物質和複合元素。

【*科學對真理的認識是模糊的，它可能在人體內發現細菌和其他無限小的東西，而只將它們只視為偶然和不正常的造訪者，並導致了疾病。神秘主義——在每一個原子和分子裡都辨別出生命的存在，無論是在礦物或人體裡，在空氣、火、水裡——聲稱我們的整個身體都是由這樣的生命構成的，而顯微鏡下最小的細菌對他們來說，就像最小的滴蟲面對一隻大象。】

人類不是，也不可能是「上帝」的完全產品；但他是埃落西姆的孩子，埃落西姆是被如此任意地變成了一個男性。最初的天上人被委任按照他們的形象「創造」人類，然而它們只能丟出他們的影子，如同一個精緻的模型，能讓物質的自然神靈進行加工。(見書 II)毫無疑問，人類是由塵土塑造而成的，但他的創造者和雕塑者有很多。也不能說『上帝將生命的氣息吹進鼻孔』，除非將此上帝等同於「遍一生命」，是無所不在儘管是不可見的；且除非每一個活躍靈魂的同樣運作都能歸於「上帝」。而這些活躍靈魂或稱「魂」(Nephesch)，它是生命的靈魂，而不是神聖精神(Ruach)，後者確保了人類永生的神聖階層，且沒有任何動物能這個投生循環中，達到這個階層。這是猶太人不怎麼充分的區別，而現在是我們西方形而上學家採納；他們只知道、理解、和接受三位一體的人——精神，靈魂，身體——因此混淆了「生命氣息」和「不朽精神」。*這也直接適用於基督新教，他們

在翻譯《第四福音書》第三章第8節時，完全曲解了意思。確實，這句經文的意思是「風隨心所欲地吹」，而不是「聖靈隨心所欲地前往」，就像在原文和希臘東方教會的譯文一樣。

【*《生命的新面貌》一書的學識淵博、富有哲理作者，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認為根據猶太人的說法，活躍靈魂(Nephesh chaiah)『來自或產生於生命之精神或氣息，注入了人激活的身體，而後靈魂取代那形成了自我的精神，於是那精神進入、並消失在活躍靈魂中。』他認為，人體應該被看作是一個母體，在其中靈魂(他似乎把靈魂置於高於精神的地位)得以發展——從功能上和活動的角度考慮，靈魂不可否認地在這個有限的幻象世界中佔據更高——他說，靈魂『最終是由人活躍肉體產生的。』因此，作者將「精神」(阿特曼)簡單的等同為「生命的氣息」。東方的神秘主義者會反對這種說法，因為它是基於錯誤的概念，即認為生命能量(Prana)和阿特曼(Atma or Jivatma)是同一事物。作者為了證明這一論點，展示了古代希伯來語的 Ruach、希臘語的Pneuma、甚至拉丁語的Spiritus，指出這個詞的意思為風——猶太語無可否認的是如此，但希臘語和羅馬語則只是很有可能；希臘語中的「風」(Anemos)和拉丁語中的「靈魂」(Anima)有著可疑的關係。

這太牽強了。很難找到一個合理的戰場來決定這個問題，因為普拉特(Pratt)先生似乎是一個實際的、實事求是的形而上學家，一種卡巴拉實證主義的形而上學家；而東方的形而上學家，尤其是吠壇多的形而上學家，都是唯心主義者。而神秘主義者也是極端密傳的吠壇多學派，他們稱「遍一生命」(梵)為大氣息和旋風；但它們將第七原則與物質、或與物質的任何聯繫完全分離開來。】

因此，關於人心靈感應上、精神上和心智上與生理功能之間關係的哲學，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混亂。在現代，無論是古老的雅利安人、還是埃及人的心理學，都沒有得到正確的理解。若他們不接受密傳的七重，這些也不可能被同化；或者，至少接受吠壇多對於人類內在原則的五分法。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永遠不可能理解禪那主(或稱天使)與人類之間的形而上學、純粹的心靈感應乃至生理上的關係。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東方(雅利安人)的密傳著作出版，但我們擁有埃及紙莎草，它清楚地講述了七項原則或「人類的七個靈魂」。*《死者之書》給出了一份完整的清單，列出了每一個死者都經歷過的「轉變」，同時一個接一個地剝離自己所有這些原則——為了清楚解釋而具體化為空靈的實體或身體。此外，我們必須提醒那些試圖證明古埃及人對轉世一無所知、也不教導轉世的人，死者的「靈魂」(自我)據說是永生的：它是不朽的，「與太陽船共存，然後共同消失」；即在必然的循環中。這個「靈魂」從「冥界」(Tiaou，生命起因的領域)出現，並在白天加入塵世上的眾生，並在每晚回到「冥界」。這表達了「自我」的週期性存在。(《死者之書》cvxlili)

【*見卷二第二部，《人的七個靈魂》；這是傑拉爾德·梅西(Messrs. Gerald Massey)先生和弗蘭茲·蘭伯特先生(Franz Lambert)各自劃分的。】

影子，或稱星體軀體被湮滅了，『被聖蛇(Uraeus)吞噬了』(cxlix, 51)，鬼魂(Manes)將被消滅；而雙胞胎(第四和第五原則)將會散落；但是「靈魂-鳥」，『神聖的燕子——和火焰的聖蛇(Uraeus)』(心靈和阿特曼-菩提)將能永生，因為他們是他們母親的丈夫。*

【*這是雅利安或婆羅門密傳主義與埃及密傳主義之間的另一個類比暗示。前者稱祖靈(Pitris)為人類的「月亮祖先」；而埃及人將「月亮-神靈」(Taht-Esmun)作為人類最初祖先。這位月神展現了先於他自己的七種自然力量，並在他身上總結程為他的七個靈魂，其中他作為第八靈魂是顯化者(於是有第八層面)。諾斯替派石頭上展示的迦勒底Iao的「七射線」(Heptakis)，顯示了同樣的七重靈魂。』...『神秘七者的第一種形式是描繪在天空中，即大熊星座的七顆大星星，這星座被埃及人視為「時間之母」，也是七種元素力量之母。(參見《七靈魂》等)每個印度教徒都知道，這個星座在印度代表著七聖人(Rishis、Riksha或Chitra-Sikhandinas。)】

同類相生。大地給予人類他的身體，眾神(天上人)給與他五個內在的原則，即心靈感應的影子，而這些神靈通常是活躍的原則。精神(阿特曼)是遍一的——也是不能分開的。它不在冥界(Tiaou)中。

什麼是冥界(Tiaou)?在《死者之書》中如此頻繁的提到它，其中包含了一個奧秘。冥界是埃及人的下級半球或地獄區域，是

「黑夜太陽」的路徑，被他們置於在月球隱蔽的一側。在神秘主義中，人類出自於月球(這是一個三重奧秘——同時是天文的、生理的和心靈感應的)；他穿越了存在的整個週期，然後回到他的出生地，然後再次從那裡出發。因此死者來到了西方，在奧西里斯面前接受了他的審判，並作為荷魯斯神復活，並圍繞著恆星天上層面，這是寓言上對太陽拉的同化；然後在過了「天上深淵」(Noot)後，又回到冥界：是與奧西里斯的同化，他作為生命和繁衍之神，居住在月球上。普魯塔克(Plutarch, "伊希斯和奧西里斯", ch. xliii.)展示了埃及人慶祝一個名為「奧西里斯進入月球」的節日。在 xli 章中應許了來世；而生命的更新被認為是源自於「奧西里斯-月亮」的恩惠，因為月亮每個月的生長、月虧、死亡和再現，視為是生命再生或轉世的象徵。在《當克摩》(Dankmoe) (iv. 5) 它說：『哦，「奧西里斯-月亮」！那使你重生。』薩夫赫(Safekh)對塞提一世說(馬里特的阿拜多斯(Mariette's Abydos), 圖板 51):『當你還是嬰兒的時候，你就把自己重生為月亮神。』在羅浮宮的莎草紙上(彼雷特(P. Pierret), 《埃及學研究》)有更好的解釋：『當他(奧西里斯-月亮)那天在天上出現時，發生眾多的配對和入胎。』奧西里斯說：『哦，月亮的獨一光線！我是從循環的群眾(星星)中發出的……為我打開冥界，因為奧西里斯我將在白天出發，去做我在眾生中間必須做的事情(《死者之書》，第2章)，——即產生胎兒。

奧西里斯是「顯化於生成的神」，因為古人比現代人更清楚地知道，月球天體對於入胎的奧秘的真正神秘影響。*後來，當月亮和女性神靈聯繫在一起時†——即戴安娜(Diana)、伊希斯、阿爾特彌斯、朱諾(Juno)，等等，這種聯繫是由於對生理學和女性本質的透徹瞭解，是生理上的和心靈感應上的。但是，最主要的是，太陽和月亮是唯一可見的，也就是說心靈感應上和生理上可觸的神靈(通過它們的影響)——父親和兒子；而一般而言的空間和空氣、或那被埃及人稱為「天上深淵」(Noot)的廣闊天上層面，是這兩者隱藏的精神或氣息。這些「父與子」在功能上是可以互換的，並且它們在對塵世大自然和人類的影響上，也和諧地一起作用的；因此，他們被認為是一體的，雖然是兩個人格化的實體。他們都是男性，並且在人類的起因性生成上，都有自己的獨立運作或合作上的運作。這些都是從天文學和宇宙的角度出發，並用象徵性的語言來觀察和表達的——只到了我們最近的種族中才變成神學和教條的。但在宇宙和占星符號的面紗背後，隱藏著人類學和人類原始起源的神秘奧秘。在這一點上，任何關於符號的知識——甚至是猶太人對於洪水後時代的象徵性語言，所掌握的鑰匙——都不會或不能有所幫助，除了那些民族經文中為了外傳目的所參照的內容；它們無論多麼巧妙地隱藏起來，其加總起來都只是每個民族真實原始歷史的極小部分，而且，就像在希伯來經文中所寫的那樣，往往只與塵世人類有關，而與那個民族的神聖生命無關。這種心靈感應和精神元素屬於秘儀和啟蒙。這些東西從來沒有記載在卷軸上，而是像在中亞那樣，記錄在岩石上和地下墓穴裡。

【*在最古老的體系中，我們發現月球總是男性。因此，在印度教徒看來，蘇摩(Soma)類似於一種星際唐璜(Don Juan)，是一位「國王」，是佛(智慧)的父親(儘管非嫡出的)，與神秘知識有關，這個智慧是通過對於月球奧秘(包括兩性生成的奧秘)的深入瞭解而獲得的。(見「至聖所」)】

【†若衣衫襤褸和窮人不是在主日學校裡學習無用的聖經課程，而是學習占星術的話——到目前為止，無論如何，就月球的神秘特性及其對生成的潛在影響而言，沒有必要害怕人口的增加，也沒有必要訴諸於馬爾薩斯主義者(Malthusians)的可疑文獻來阻止它。因為月亮和她的會合能調節入胎，印度的每個占星家都知道這一點。在前一個和現在的種族中，至少在這個種族的開始，那些在

某些月相期間沈陷於婚姻關係的人，並使這些關係變得沒有結果的人，將被視為巫師和罪人。但如今，即使這些往日罪行是基於神秘知識和對它的濫用而犯下的，但似乎也比今天的罪行更可取；因為後者完全是由於對所有這些神秘影響的無知和懷疑而犯下的。】

然而，有一段時間整個世界是『一個語言，一個知識』，人類比現在更瞭解自己的起源，因此也知道無論太陽和月亮在人體的構成、生長和發育中起多大的作用，都不是人類在地球上出現直接的起因媒介；這些媒介事實上是活躍和智能的力量，神秘主義者稱之為禪那主。

關於這一點，一位非常有學問的猶太神秘主義崇拜者告訴我們：『卡巴拉明確地說，埃洛希姆是一個「普遍的抽象」；是我們在數學中稱之為「常數系數」或「一般函數」那樣適用於所有結構，而不是特定結構；也就是說，按照一般比例 1 比 31415，(天文-天上人)埃洛希姆的數值。』東方神秘學家對此的回答是：的確如此，它是我們物質感官的抽象。然而，對於我們的精神知覺且、對於我們內在的精神之眼來說，埃洛希姆或禪那主就像我們的靈魂和精神一樣，都不是抽象的東西。拒絕其中一個你就拒絕了另一個——因為在我們之中續留的實體，部分是來自於那些天上實體的直接散發，部分來自於他們本身。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猶太人非常熟悉巫術和各種邪惡力量；但他們對真正的神的神秘主義所知甚少，也不願與之打交道，除了一些大先知和預言者例外，如丹尼爾(Daniel) 和以西結(Ezekiel) (以諾(Enoch) 是遠方的族類，不是屬某國，而是屬於所有人，作為一個通用人物)。猶太人的民族性格是反對任何與他們自己的種族、部落和個人利益沒有直接關係的東西——可以從他們自己的先知、他們對「頸項僵硬的種族」所發出的詛咒看出。但即使是卡巴拉也清楚地顯示了質點或埃洛希姆與人類之間的直接關係。

因此，當有人能夠向我們證明在卡巴拉主義上，耶和華與一個稱為「理解」(Binah) 的女性質點等同，且還有另一種次神秘的含義時，此時神秘主義者才會認為這個卡巴拉主義者是完美的。在此之前有人斷言，正如耶和華在抽象意義上是「一個活躍的神」，一個單一數字，一個形而上的虛構，而只有當它被放在恰當的位置作為散發物和質點時，它才是真實的——我們有權利主張《光輝之書》(至少從「數字書」中可以看到)在基督教的卡巴拉主義者破壞它之前，一開始就給出、並且仍然給出和我們一樣的教義；即人並非散發自一個天上人，而是散發自天上人或稱天使的七重群，就像在『皮曼德(Pyramider)，神聖思想』之中。

3. 當一成為二，「三重」就出現(a)，三(鏈接到)一；且這是我們的線，哦，弟子，這是「人類-植物」的心，叫做七葉樹(SAPTASARMA) (b)

(a) 『當一成為二，「三重」就出現』：也就是說，當「遍一永恆」把它的映象落入顯化的區域時，其映象或「射線」就分化了「空間的水」；或者用《死者之書》的話說：『混沌停止了，透過原初光的射線，借助(中央)太陽「話語」的巨大魔法力量驅散那完全黑暗。』混沌變成了「男性-女性」與通過光所孕育的水，以及「三重存在，作為它的最初誕生」。在週期中，『「奧西里斯-普塔(Ptah，或拉)」創造他自己的四肢(如同梵天)，即創造那些注定要人格化其各階段的眾神。』(第十七章，4)。從「深淵」發出的埃及人的拉，是神聖普遍靈魂在其顯化的方面；在那羅延(Narayana)也是如此，即精神(Purusha)，「隱藏在阿卡莎(Akasa)而呈現在以太中。」

這是形而上學的解釋，指的是進化的最開始，或者我們應該說，神譜的最開始。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解釋這一詩節的意義，會涉及到人的奧秘和他的起源，就更難理解了。為了對於什麼是「一」變成二，然後轉化為「三重」有清晰的概念，學生必須使自己完全熟悉我們所謂的「輪次」。如果他參考《密傳佛教》——第一次嘗試勾畫出古代宇宙起源論大致輪廓——他會發現，所謂「輪次」，指的是新生的物質大自然的連續進化，即在整個生命週期中，我們行星鏈*上的七個星球的進化，以及它們的礦物界、植物界和動物界(人被包括在後者並位於它的前頭)。後者將被婆羅門稱為「梵天之畫」。簡而言之，這是「輪子」(我們的行星鏈)的一次轉動，它由七個星球組成(或者這裡

從另一種意義上說，是七個獨立的「輪子們」)。當進化向下進入物質時，即從星球 A 到星球 G，或者西方學生稱之為 Z，這形成了一個輪次。第四輪轉的中期，也就是我們現在的「輪次」：進化已經達到了物質發展的頂點，並以完美的物質人作為其成果的冠冕，且從這一點開始，它的努力開始朝向精神上的。』所有這些都不需要重複，因為這已在《密傳佛教》中解釋得很清楚。人類的起源是一種幾乎未被提及的東西，它被說得很少而誤導了許多人，在這一點上，我們現在可以多瞭解一些；然而這將只夠使我們更容易理解這一結，因為這一過程只有在第二卷的合理位置才能得到充分的解釋。

【*幾位懷有敵意的批評家，急於證明我們在早期的著作《揭開伊希斯的面紗》中，既沒有講授人類的七項原則，也沒有講授我們行星鏈的七重組成。雖然在那部著作中，只能對這一教義有所暗示，但在許多段落中，卻公開地提到了人與行星鏈的七重組成。在第二卷第 420 頁中談到埃洛希姆時說道：『他們留在第七天上層面(或精神世界)之上，因為按照卡巴拉的說法，他們依次形成了六個物質世界，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們在我們之前的世界的進行嘗試，即他們說的第七個世界。』當然，在呈現「鏈條」的圖表上，我們的地球是第七個世界，也是最低的；不過，由於這些星球的進化是循環的，因而它是物質下降曲線上的第四個。同樣的在第二卷367 頁，它是這樣寫的：『在埃及人的觀念中，就像其他所有建立在哲學基礎上的信仰一樣，人不僅僅是……靈魂與身體的結合；當精神被添加到它時，他是一個三位一體；除此之外，這一學說還使他的組成包括身體、星光體或陰影、動物靈魂、更高的靈魂、塵世智力和第六個原則組成，等等，與第七個原則——精神。』這些原則被如此清楚的提及，甚至也能在第 683 頁的索引中看到：「人的六項原則」——第七項是六項原則的綜合，因而嚴格來說不是一項原則，而是「絕對一切」的一道射線。】

現在，每一「輪次」(在下降的階層中)只不過是以更堅實的形式重複它前一個輪次，就像每一個星球相較前一個星球來說，更加粗大且更物質性——直到我們的第四個星球(實際的地球)——而每個之前的星球是在三個更高的層面上，並且更加影子般(見評註六節的圖表)。在上升弧線的上行過程中，進化過程精神化和空靈化，也就是說，將所有事物的一般本性帶到與對面的孿生地球所在的層面同一水平線上；其結果是，當到達第七個星球時(無論在什麼輪次)，正在進化的一切事物的性質都回到了它開始時的狀態——而且在每一次，意識狀態都會達到一個新的、更高的程度。因此，我們可以瞭解到所謂的「人類起源」，在我們這一輪次或稱此行星的生命週期中，必須與前一輪次相同，以同樣的順序佔據同樣的位置——除了基於局部情況和時間的細節外。同樣，我們必須加以解釋和記住，正如每一輪次的運作都被分配給不同的所謂「創造者」或「建築師」群體一樣，每一個星球的運作也是如此；即，由專門的「建設者」和「守望者」進行監督和指導——即各種的禪那主(Dhyan-Chohans)。

而受委託來「創造」*人類的階層體是一個特殊的群體；然而，它在這個循環中進化出了影子人，就好比一個更高、更精神性的群體在第三輪次進化他一樣。但因為它精神性向下階層的第六組(最後一組或稱第七組是塵世神靈(元素精靈)，這一組逐步形成、構建和緊實化他的身體——這第六組只能發展未來人的陰影形體，是一個朦朧的、有著幾乎不可見透明的自身副本。這就成為了第五階層的任務——這些神秘的存在掌管著摩羯座(Makara)或印度和在埃及的「鱷魚」——活化空的和空靈的動物形體，使其成為理性人類。這是一個很少向公眾提及的話題。這確實是一個奧秘，但這只對那些拒絕接受宇宙中有智能和意識的精神性存在者的人來說才是個謎；他們將全意識局限於人類，而認為這僅僅是「大腦的功能」。有許多精神性的實體，他在出現之初就投生於肉身；儘管如此，他們仍然像以前一樣獨立地存在於無限的空間中……

【*創造是一個不正確的詞，因為沒有任何宗教、甚至印度的吠壇多不二論教派(這個甚至將梵擬人化的教派)也不像基督徒和猶太人那樣，相信從無中創造；而是相信從現有的材料進化而來。】

更明確地說：不可見的實體可能是肉體存在於地球上，而不放棄它在超感官區域的地位和功能。如果這需要解釋，我們只能提醒讀者類似於唯心主義的案例，儘管這樣的案例非常罕見，至少就投生的實體的性質而言，*或者暫時擁有一種媒介。就像某些人——男人和女人，在活人之間又回到了類似的情況——無論是由於一種特殊的組織，還是通過獲得的神秘知識的力量，都可以在一個地方看到他們的「替身」，而身體卻遠在千里之外；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高等存在者身上。

【*所謂的「神靈」可能偶爾佔據靈媒的身體，但他們不是死者人格的單體或高等原則。這樣的「神靈」只能是「亡靈」，或者是——一個應身 (Nirmanakaya)。】

從哲學的角度來看，人類的外部形體不過是一種動物，並不比第三輪次的類人猿祖先更完美。他是一個活躍的身體，而不是一個活躍的存在，因為若要覺知到存在，即「自我-總和」，則必需要自我意識，而動物只能有直接意識或稱本能。古人非常瞭解這件事，因而卡巴拉主義者甚至認為靈魂和身體是兩個生命，彼此獨立。*靈魂的身體載體是星光般、「空靈 - 基質」的外殼，靈魂可能死亡，而人類仍然生活在塵世上——即靈魂可以從神龕中解脫出來並離開神龕，造成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精神錯亂，精神和肉體的墮落等等[†]。因此，活著的人(啟蒙者)所能做的事，天上人可以做得更好，因為沒有身體會阻礙他們。這洪水前時代人們的信仰，而除了希臘和羅馬教會教導天使無處不在以外，通靈主義方面，它正迅速成為現代知識分子社會的信仰。瑣羅亞斯德教認為他們的七天使 (Amshaspends) 是二元實體 (惡魔, Ferouers)，並將這種二元性——至少在密傳哲學中是這樣——應用於在我們肉眼可見宇宙中，其無數的精神和不可見的居民。在大馬修斯(Damascius, 六世紀)關於迦勒底神諭的註釋中，我們得到三方面的證據表明這一教義的普遍性，因為他說：『在這些神諭中，聖保羅同樣提到了七個世界建造者(「世界支柱」)是雙重的——一組被委任去統治更高等的世界、即精神世界和星星世界，而另一組被委任去引導和守望物質世界。』這也是伊揚布里科斯(Jamblichus)的觀點，他對大天使和「執政官」(Archontes)做了明確的區分。(見《論秘儀》「De Mysteriis」 sec. ii, ch. 3)當然，以上可以用來區分精神存在的等級或階層，羅馬天主教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試圖解釋和教導這種區別；因為儘管在教會的教導下，大天使們事神聖而聖潔的，他們的雙重體卻被斥為是惡魔。[‡]但是「惡魔」(ferouer)這個詞不能如此理解，因為它的意思僅僅是某一屬性或性質的相反或對立面。因此，當神秘學家說「惡魔是上帝的襯裡」(邪惡是勳章的反面)，他說的不是兩個獨立的實體，而是同一個統一性的兩個方面。現在，一個最好的活人若與一個大天使並排在一起——如神學所描述的——前者將被視為惡魔。因此，有一定的理由貶低一個較低等的「雙重體」，因為它比原來的更陷入於物質。但仍然沒有理由把他們視為魔鬼，然而這正是羅馬天主教徒抗拒一切理性和邏輯而所堅持的。

【*在《生命的新方面》(New Aspects of Life) 第340-351 頁(靈魂的起源)，作者陳述了卡巴拉主義的教導：『他們認為在功能上，有著相應的透明度和密度的精神和物質，傾向於結合在一起；由此被創造的無實體靈體，以階層的方式構成，在其中不同透明度的元素精靈或未被創造的靈體得以繁殖。這些處於無實體狀態的靈體會吸引、佔有、消化和同化元素靈體和元素物質，且這些的狀態與符合自身相符。』『因此他們教導說，在被創造的靈體的狀態上有很大的不同；在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的密切聯繫中，處於無實體狀態而較不透明的靈體被吸引到物質世界較緻密的部分，因此傾向於地球的中心，他們能從中發現最適合自己狀態的情況；而更透明的靈體則進入行星周圍的氣場，而最稀薄的靈體則在其衛星上找到了自己的家。』

這只與我們的亡靈靈體有關，與行星、恆星、宇宙或以太間的智能力量或羅馬教會所稱的「天使」都無關。猶太卡巴拉主義者、特別是處理儀式魔法的實用神秘主義者，只忙於處理行星的神靈和所謂的「元素精靈」。因此，這只涵蓋了密傳教學的一部分。】

【當「靈魂」(即永恆的精神性自我)居住於看不見的世界時，其身體是否能繼續生活在塵世上，是一個重要的神秘主義教義，特別是在中國和佛教哲學。見《揭開伊西斯的面紗》第一卷第 602 頁

的說明。我們當中有許多人是「沒有靈魂」的，因為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邪惡的唯物主義者身上，也發生在那些「在神聖性中高度發展卻永不回頭」的人身上。(見同上，以即見《揭開伊西斯的面紗》，第二卷第 369 頁)。

【‡ 這種精神與其物質「雙重體」(在人身上則相反)之間的同一性，更能解釋在這部作品中先前所提到，關於聖人(Rishis)和生主(Prajapatis)在名稱、個體性以及數量上的混淆；尤其是在薩提亞時代(Satyayuga)和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n)時期之間。它也補充說明了秘密教義關於「根摩奴」和「種子摩奴」的教導(見第二卷「論人類的原始摩奴」)。我們被教導，每個人在精神領域都有其原型，而不實只有我們那些人類祖先才有；其原型是他第七原則的最高本質。因此，七個摩奴變成了 14 個，「根摩奴」作為原初起因，而「種子摩奴」是它的

結效果；當後者從薩提亞時代(第一階段)進入英雄時期時，這些摩奴或聖人的數量就變成了 21。】

(b) 此詩節的結語表明，關於人的七重結構的信念和學說是多麼古老。使人活化並貫穿他所有人格的存在之線，或貫穿這個塵世上重生(這是對「靈魂-串」(Sutratma)的一種暗示)，而且他所有的「靈體」都系在這條線上——這條線是由「三重」、「四重」和「五重」本質織成的；並包含所有在它之前的。根據《薄伽梵往世書》(V. XX, 25-28)，潘查什哈(Panchasikha)是七個鳩摩羅(Kumaras)之一，他去「白島」(Sveta-Dvipa)敬拜毗瑟奴。我們將進一步看到，「獨身者」和拒絕「繁衍」的梵天的貞潔之子們、與塵世的凡人之間有什麼關係。同時很明顯，「人-植物」七葉樹指的是七原則，而人被比做這個七葉植物*，這在佛教徒中是如此神聖。

更多關於七葉樹以及數字 7 在神秘學和符號學中重要性的細節，請參閱卷二，第二部，論象徵主義：關於「七葉樹」、「吠陀經中的七」等章節。

【*在剛剛提到《死者之書》中的埃及寓言、或與「靈魂」的獎賞有關的贊美詩，都以詩意的方式暗示了我們關於七重的教義。死者在安魯(Aanroo)的田地裡分得一塊地，在這塊地裡，死者被神化的影子(靈, Manes)按照他們生前的行為所種下的莊稼，而收割 7 肘高的玉米，這些玉米生長在一個分為 14 和 7 個部分的土地上。這種玉米是他們在阿門提(Amenti)賴以生存和繁榮的食物，或者會殺死他們；而阿努魯是阿門提的一個領域。因為正如贊美詩中所說的(見第三十二章，9)，死者或者在其中被摧毀，或者成為永恆的純潔靈魂，這是在過去或未來在塵世上度過的「七乘以七十七次生命」。把收穫的玉米視為「我們行為的果實」的這個想法非常生動。】

4. 它是永不消滅的根源；是四根燈芯的三舌火焰*(a) ... 那燈芯就是火花，源於七者射出的三舌火焰(他們的上三元組)——這七者是他們的火焰；遍一月亮的光線和火花映像在塵世†("Bhumi," 或 "Prithivi")上所有河流的奔騰波浪中(b)。

【*四根燈芯的三舌火焰對應著質點樹的四個單元和三個二元(見第六詩節的注釋)。

【†再重複一遍，這裡給出的術語是梵文翻譯；因為若給出歐洲人聞所未聞的原始術語的話，只會讓讀者更加困惑而毫無用處。】

(a) 永不熄滅的「三舌火焰」是不朽的精神三元組——阿特曼-菩提-心靈(Atma-Buddhi-Manas)——後者在每個塵世生命之後的結果都會被前兩者吸收。「四燈芯」燃盡並熄滅，是指四個較低的原則，包括身體。

『我是三燈芯的火焰，且我的燈芯是不朽的。』死者說：『我進入了「肯的居所」(Sekhem。肯神的臂膀播下了死者靈魂所產生的行為種子)，我進入了毀滅敵人的火焰之地。』即：擺脫了製造罪惡的「四燈芯」。(見《死者之書》第 1、7 章，和《羅斯坦之謎》(Mysteries of Ro-stan))。

(b) 就像無數閃爍的亮光在一片海洋上舞動，而同一輪明月照耀著，我們轉瞬即逝的人格——不朽的「單體-自我」的虛幻外殼——也在幻覺的波浪上閃爍與跳舞。它們像月光所產生的成千上萬的火花一樣，只有當夜后在生命的流動水面上放射出她的光彩的時候，才會持續和出現：即一個顯化期；然後它們消失了，只有這些光線——象徵我們永恆的精神自我——生存，並重新融入至「母親-源頭」，像以前一樣與之合一。

人的形成：思想者

5. 火焰上的火花是由最細的宇宙電線來懸掛。它穿越了幻覺的七個世界(a)。它停在第一個(界)，且是一種金屬和石頭；它進入第二個(界)，看，是一株植物；植物旋轉的穿越七個形體，變成了一種神聖的動物(肉體人的最初影子)(b)。

從這些屬性的組合中，摩奴(人)這個思考者就形成了。

誰形成他？七個生命；和遍一生命(c)。誰完成他？五重的神靈(LHA)。誰能補全最後的身體？魚、罪和蘇摩(月亮)(d)。

(a) 「穿過幻覺的七個世界」這句話指的是行星鏈的七個星球和七輪次，或是指在這一個「大生命週期」或稱顯化期開始時，存在於「火花」或單體面前的 49 個活躍存在的站別。「宇宙電之線」是前面提到的生命之線。

這就涉及到哲學的最大問題——生命的物質本質或實體本質；這個獨立的性質被現代科學否定了，因為科學無法理解生命。轉世論者和相信業力的人都隱隱約約地意識到，生命的全部秘密就在於它的一系列不間斷的顯化中：無論是在肉體中，還是在肉體之外。因為如果——

『生命，像一個五彩繽紛的玻璃圓頂，
玷污了永恆的白色光輝』

然而，它本身就是那永恆的一部分；因為只有生命才能理解生命。

而「掛在火焰上」的「火花」是什麼？它是「生命單體」(JIVA)，即「單體」與心靈結合，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它的香氣——是每一個人格所留下來的有價值的部分，並通過生命之線懸掛在「阿特曼-菩提」，即那「火焰」。無論這如何被解釋、不管人類被分成多少原則，從吠陀到埃及、從瑣羅亞斯德教到猶太教，所有的古代宗教都支持這一教義。在最後提到的例子中，卡巴拉主義的作品為這種說法提供了豐富的證據。卡巴拉數字的整個系統是基於神聖的七重懸掛於三元組上(從而形成十)，及其排列變化上的 7、5、4 和 3，它們最終都融合到「一」：一個無窮無盡的圓。

《光輝之書》說：『神(永遠不可見的臨在)通過十質點顯化自己，這些是它的輻射見證人。神就像大海，從大海中流出一股叫做智慧的溪流，而其水流流進一個叫做智能的湖裡。從水池中發出七個質點，如同七個渠道... 因為十等於七：十包括四個單元和三個二元。』那十個質點當於人的肢體。埃洛希姆說：『當我建構亞當卡蒙的時候，萬古的精神射出他的身體，像一道閃電立刻放射在

七百萬天空的巨浪上，我的十個光輝就是他的肢體。」但是亞當卡蒙的頭和肩都是看不見的。因此，我們在《隱藏奧秘之書》(Sephra Dzenioutha) 中讀到：

『在時間起初，在埃洛希姆（「光與生命之子們」或「建設者們」）從永恆的本質中造出天與地之後，他們形成了6×6的世界，第7個是我們的地球(Malkuth，見《曼圖亞抄本》Mantuan Codex)，這是所有其他有意識存在層面上最低的。迦勒底《數字書》對這一切都有詳細的解釋。『亞當卡蒙身體的第一個三元組(七個層面的三個上層面*)，對於站在「亙古常在者」面前的靈魂站來說是看不見的。』這個上三元組的質點是：——『1，「王冠」(Kether)描繪為大面者(Macroprosopos)的額頭；2.『智慧』(Chochmah，男性的法則)描繪為其右肩；3.「智能」(Binah，女性的法則)為左肩。然後是顯化層面上的七肢(或質點)；這四個顯化層面在整體上，是由小面者(Microprosopus，較小面孔)或四字神名(「四字」的奧秘)來代表。『七個顯化的肢體的和三個隱藏的肢體是神的身體。』

【*「活躍靈魂」或人的形成，會使這個概念更加清晰。「活躍靈魂」在聖經中是人的同義詞。這些就是我們的七個「原則」。】

因此，我們的地球(Malkuth)既是第七世界，也是第四世界；前者是從上面的第一個星球算起的，後者是按層面來算的話。它是產生自第六個星球或質點稱為「基礎」(Yezod)，或如《數字書》中所說的『他(亞當卡蒙)藉由「基礎」(Yezod)，使原始的夏娃(Heva，或我們的地球)受孕。』以神秘的語言解釋了為什麼被稱為「次等母親」的地球被稱為「王后」(Matrona)，以及基礎王國，並被描繪為四字神名的新娘或小面者(第二邏各斯，天上人)的新娘。當她從所有的不潔中解脫出來時，她將與精神性邏各斯結合，即在第7輪次的第7種族中——在重生之後，在「安息日」時。因為「第七天」也有一種神學家做夢也想不到的神秘意義。

『當「母親」(Matronitha)在安息日的卓越中被分開、並與國王面對面的時候，萬物成為一體，』《光輝之書》第二十二章(Ha Idra Zuta Kadisha)第746節如此說道。「成為一體」意味著所有的一切都再次被吸收到遍一元素中，人的精神變成了「涅槃者」(Nirvanees)，且其他一切的元素又變成了它們以前的樣子——原質或未分化的基質。「安息日」意味著休息或涅槃。它不是六天之後的第七天，而是一個持續時間等於七個「天」的時期或任何由七個部分組成的時期。因此，一個沈睡期的持續時間與顯化期相等，或者一個梵天之夜等同於此「白晝」。如果基督徒要遵循猶太人的習俗，那麼他們不應該採用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其背後精神：即，工作七天後休息七天。「安息日」這個詞所擁有的神秘意義，可以從耶穌對安息日的蔑視、以及《路加福音》十八章12所說的話看到：在那裡安息日被視為一個整個星期。(參見希臘文本，一周被稱為安息日。「我在安息日禁食兩次。」)保羅是一個啟蒙者，當他把天堂裡永恆的安息和幸福稱為安息日時，他很清楚這一點：『他們的幸福將是永恆的，因為他們將永遠與主同在(合一)，享受永恆的安息日。』(《希伯來書》iv.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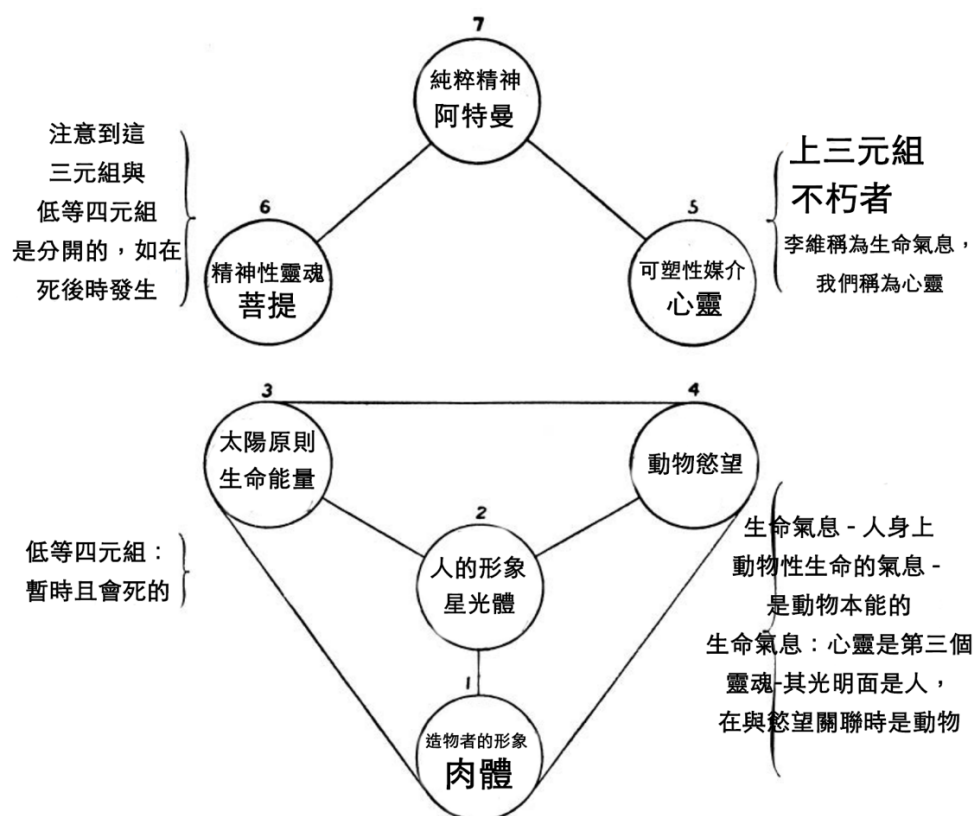
卡巴拉體系和古老密傳知識體系的差異非常得小，只限於形式和表達上不重要的分歧；然而這裡的卡巴拉是指《迦勒底數字書》中所包含的卡巴拉，而不是基督教神秘主義者的卡巴拉，後者是被歪曲的複製品。於是，東方的神秘主義把我們的地球稱為第四世界，是鏈中最低的星球，在其之上的兩邊共有六個星球，每邊三個。另一方面，《光輝之書》稱地球為較低的，或稱第七個，並補充說，其中所有事物都依賴於這六個，即「小面者」。同樣的作品說，「小面者」之所以較小是因為它是顯化和有限的，是「由六個質點所組成」。『有七位國王來了又死於三次毀滅的世界裡。』——(我們的地球經歷了三個輪次，每次之後都會被摧毀。)『他們(七位國王)的統治將會分裂。』(數字書第1卷第八章3)。這與七種族有關，其中五個已經出現，還有兩個還將在這一輪次中出現。

神道教關於宇宙起源和日本人起源的寓言故事，暗示了同樣的信仰。

普芬德斯上尉 (C. Pfoundes) 在日本的寺院裡研究了將近九年，研究了日本各個教派的宗教……他說：『神道教對於創造過程的想法是這樣的：從混沌(Konton)中，「地」(in)作為沈積物沈澱，而「天」(yo) 的空靈要素上升：「精」(Maa) 出現在兩者之間。第一個人叫「國常立尊」(Kuni-toko tatchi-no-mikoto)，他還有五個名字，然後人類種族出現了，有男有女。伊奘諾尊 (Isanagi) 和伊奘冉尊(Isanami)生了蛭子神(Tenshoko doijin)，大地五神靈中的第一個。這些「神靈」其實就是我們的五個種族，伊奘諾尊和伊奘冉尊是兩種「祖先」，是兩個先前的種族，分別誕生了動物性的人和理性的人。

它將表明(第二卷第二部)，在所有的秘密體系中，數字七和人的七組成的教義都是顯著的。它在西方卡巴拉和東方神秘主義中扮演著同樣重要的角色。艾利馮斯·李維 (Eliphas Levi) 稱數字 7 為『解開摩西五書的創世紀與每一種宗教象徵的鑰匙。』他展示了卡巴拉甚至忠實地遵循了人的七分法，因為他在他的《大奧秘的鑰匙》(Clef des Grands Mysteres) 中給出的圖表是七重的。這可以在《帕拉塞爾蘇斯的預言和各種想法》(Une prophetie et diverses pensees de Paracelse) 389 頁看到，無論其正確的思想是被多麼巧妙地掩蓋。我們也只需要看一下圖表(第七圖，在馬瑟斯(Mathers)先生的"卡巴拉")關於「靈魂*的形成」，這在李維的《大奧秘的鑰匙》中也可以看到，儘管他們有著不同的解讀。

因此，我們將卡巴拉主義的名稱和神秘學的名稱都列出：



【*「生命氣息」(Nephesch) 是「(動物)生命的氣息」吹入塵土之人，即亞當；因此，它是生命的火花，是活化的元素。如果沒有「心靈」(Manas)，「阿特曼-菩提」在這個層面上是非理性的且不能運作；心靈是「理性的靈魂」，或稱心智，或者是圖中被李維誤稱為「魂」的那個。菩提是可塑性媒介，是「上三元組和下四元組之間智能媒介」，而不是心靈。但在卡巴拉主義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許多這樣奇怪的轉變——因而這可以作為一個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卡巴拉主義文獻已經變成了一種可悲的混亂。我們不接受除這一特定之外的分類，以顯示共識點。】

現在我們將以表格的形式，非常謹慎的給出艾利馮斯·李維對於這個圖表的解釋、以及密傳教義所教導的東西——並將兩者進行比較。李維也區分了卡巴拉和神秘精神學。(見《魔法史》388、389 頁 Histoire de la Magic)

卡巴拉主義者艾利馮斯·李維說：——

卡巴拉主義的精神學

1. 靈魂(或自我)是裹著衣服的光；這個光是三重的。
2. 純粹精神 (Neschamah)。
3. 靈魂或精神 (Ruach)。
4. 可塑性媒介 (生命氣息，Nephesch)。*
5. 靈魂的服裝是形象 (星光界靈魂) 的皮(身體)。
6. 形象是雙重的，因為它反映了好和壞的。
7. 身體 (Imago)。

【*密傳主義也是如此教導。但心靈(Manas)並不是「生命的氣息」(Nephesch)；後者也不是星光體，而是第四原則，或者也同時是第二原則生命能量(prana)。因為「魂」是人類中的「生命之氣」，也同樣在獸類或昆蟲中；這是身體、物質生命的「氣息」，而其中沒有精神性。】

神智學者說：——

密傳精神學

1. 同上，因為它是「阿特曼-菩提-心靈」(Atma-菩提-Manas)。
2. 同上。*
3. 精神性靈魂。
4. 精神和它的人之間的媒介，人類理性的所在，即心靈。
5. 正確。
6. 太無用的末日論調。為什麼不說星光界反映了好人和壞人；人類不斷趨向於上三元組，否則與四元組一起消失。
7. 同上，塵世的形象。

【*無論艾利馮斯·李維是有意還是無意的，他混淆了這些數字：在我們看來，他的第二個應該要擺在第一(精神)；並且通過使「生命氣息」既是可塑性媒介又是生命，他實際上只提出了六條原則；因為他前兩個是重複的。】

神秘的精神學

艾利馮斯·李維給出如下：

1. 「生命的氣息」是不朽的，因為它通過形式的破壞而重生。
(但「生命的氣息」這個詞對學生來說用得不恰當，而且毫無用處讓人困惑。)
2. 「靈魂」通過思想的進化而發展(!?)。

3. 「純粹精神」是會進展而沒有遺忘和毀滅。
4. 靈魂有三個住所。
5. 這些住所是：凡人的層面；上伊甸園 (Eden)；還有下伊甸園。
7. 這個形象 (人) 是一個獅身人面像，提供出生之謎。
8. 致命的形象 (星光體) 賦予了「生命之氣」其才能；但是「靈魂」能夠依照「純粹精神」的靈感，來取代與征服 (被玷污的)「生命之氣」形象。

神秘精神學

神秘主義者給出如下：

1. 心靈是不朽的，因為在每一次新的投生之後，它都會給「阿特曼-菩提」增加一些自身的東西，因而將自己融入單體，並分享它的不朽。
2. 菩提逐漸變得有意識，其增加物是透過心靈在每一次新的投生和人的死亡之後得到的。
3. 阿特曼既不進步，也不忘記，也不記得。它不屬於這個層面：它只是永恆之光的射線，照亮並穿透物質的黑暗——如果後者願意的話。
4. 靈魂 (綜合上的上三元組) 生活在三個層面上，除了它的第四個層面，即塵世層面；它永遠存在於這三層面中的最高者。
5. 這些住所是：「塵世」：給物質人類或稱動物性靈魂；「欲界」(冥界，靈薄) 給脫離肉體人或者他的空殼；「天界」給高等三元組。
6. 正確。
7. 星界體通過慾望(Kama)持續將心靈往下吸引到物質性的激情和慾望的領域。但如果更好的人或心靈試圖逃離有害的吸引力，並把它的願望轉向阿特曼——精神——然後菩提 (靈魂) 將征服、並攜帶心靈到永恆精神的領域。

很明顯，這位法國卡巴拉主義者要麼沒有充分瞭解真正的信條，要麼歪曲了它以符合自身及其目地。因此他再次談到同樣的話題，而我們身為神秘主義者，回應這位已故的卡巴拉主義者與他的崇拜者：——

艾利馮斯·李維給出如下：

1. 身體是「生命氣息」的模型；「生命氣息」是「靈魂」的模型；而「靈魂」是「生命氣息」外衣的模型。
2. 光 (靈魂) 穿上衣服 (身體) 以人格化；惟有衣服是完善的，人格才會留存。
3. 天使渴望成為人；一個完美的人，一個「人-神」是高於所有的天使。
4. 每隔 14,000 年，靈魂就會恢復活力，並在遺忘的禧年睡眠中安息。

神秘主義者給出如下：

1. 身體跟隨著心靈忽起的念頭，或好或壞；心靈試圖追隨菩提的光芒，但經常失敗。菩提是阿特曼「外衣」的模子，因為阿特曼不是身體、不是形狀、也不是任何東西，因為菩提只是它的象徵性的載體。
2. 當單體投生時，它成為一個人格自我；當心靈完美到足以與菩提同化時，這種人格的某些部分通過心靈得以保留。

3.正確。

4.在一個時期內，「一個大時代」或梵天的一天，由 14 個摩奴所統治；之後來的是沈睡期，此時所有的靈魂們都在涅槃中休息。(靈魂們=自我們)。

這就是《卡巴拉》中密傳教義的歪曲版本。但也請參閱第二卷中的《人類的原初摩奴》。

回到第七詩節。

(b) 著名的卡巴拉格言是：『一個石頭變成一株植物；一株植物，一個動物；動物，一個人；一個人，一個神靈；而神靈，變成一個神。』「火花」在進入並告知神聖的人之前，依次激活所有的界；在神聖的人和他的祖先動物性的人之間，世界上有很大的不同。《創世紀》的人類學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顯然是作為障眼法)而沒有著落。*如果它以原本應該的開始方式，人們會發現，首先，天上的邏各斯，「天上的人」，進化成眾邏各斯的一個複合單元，在他們的沈睡期睡眠後——一種把散落在幻覺層面上的數字零集為一體的睡眠，就像盤子上分散的水銀珠融合成一團一樣——從他們出來的是眾邏各斯，作為最初「男性和女性」出現在他們的整體中；這個「男性和女性」或者稱亞當卡蒙，聖經中的「要有光」，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但這種轉變既不是發生在我們的地球上，也不是發生在任何物質層面上，而是發生在永恆的「根源物質」最初分化的空間深處。在我們這個新生的地球上，事情的發展是不同的。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第一章第302 頁中提到，單體 (Monad 或 Jiva) 首先經由演化法則，向下射入物質的最低形式——礦物。在它包裹於石頭中(或者在第四輪次變成礦物和石頭的部分)的七重螺旋之後，它會像地衣一樣從石頭裡爬出來。從此穿越一切形式的植物物質，進入所謂的動物物質，它現在已經發展到可以稱為動物胚芽的地步，而後將成為物質人。所有這一切直到第三輪次為止，在物質上都是無形體的，而在意識上是無知覺的。因為單體本身甚至不能稱為精神：它是一道射線，是絕對者的氣息，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絕對性」的氣息，以及「絕對同質性」，是與限制和相對有限性沒有關係，且在我們的層面上是無意識的。因此，單體除了需要未來人類形體所需的物質外，還需要(a)一種精神模型或原型，以使該物質成形；和(b)指導其進化和進步的智能意識，而這兩種既不為同質的單體所擁有，也不為雖有生命卻毫無意識的物質所擁有。塵土的亞當需要「生命的靈魂」吹進他的身體裡：即兩個中間的原則，即無理性動物的感知生命、和人類靈魂；因為前者若沒有後者就是無理性的。只有當人類從潛在的兩性同體中分離為男性和女性時，他才會被賦予這種有意識的、理性的、個體的靈魂，(心靈)「埃洛希姆的原則或智能」，若要得到它，他必須吃來自善惡樹上的知識果實。他怎樣才能得到這一切呢？神秘教義教導說，當單體向下循環進入物質時，這些埃洛希姆——或者祖靈，也就是低等禪那主——正同時在更高、更精神性的層面上進化，也在他們的意識層面中，相對地下降到它們自己的物質中；當他們到達某個點後，會遇到投生的無感知單體，它被包裹在最低等的物質中，進而融合了精神和物質兩種力量，結合將產生空間中「天上人」的塵世象徵——完美的人。在數論 (Sankhya) 哲學中，精神 (Purusha) 被認為是無能為力的，除非他騎在物質 (Prakriti) 的肩膀上；而後者若單獨存在是無感知的。但在秘密哲學中，他們被視為階層化的。雖然精神和物質在它們的起源中是同一事物，但當它們在分化的層面上時，它們就開始朝著相反的方向進化——精神逐漸墮落為物質，物質上升到它的原始狀態，即一個純粹的精神性基質的狀態。兩者不可分割，也從未分離。在物理層面上的極性上，兩個相似的兩極總是互相排斥，而正負兩個是相互吸引的，因而精神和物質是相互吸引的——這兩者是源自同一同質基質、宇宙根本原則的兩級。

【*《創世紀》的引言章節從來就不是對於地球的創造所做的久遠比喻。它們包含了一個形而上學的概念，即永恆中某個不特定的時期，在宇宙形成的過程中，進化法則不斷地做出嘗試。這個觀點在《光輝之書》中有明確的表述：『存在著形體的舊世界，一出現就消失了，它們被稱為火花們。因此，當鐵匠在錘鐵時，讓火花四濺。火花是原始世界，但它不能繼續，因為「神聖的老者」

(王冠, Sephira)還沒有形成其形體(兩性同體, 或分開兩性), 即國王和王后(王冠(Sephira)和卡蒙(Kadmon)); 且主人還沒有開始工作。』參見《光輝之書》(Zohar, 「Idra Suta,」 Book iii., p. 292, _b._)。至高者向世界的建築師——他的邏各斯——諮詢關於創造的問題。(《揭開伊西斯的面紗》, 第二卷, 第 421 頁)。

因此, 當精神能夠騎在物質的肩膀上、而形成一個「完美的人」的時候——最初2 1/2種族的原始人類只是最初, 逐漸進化成最完美的哺乳動物——天上的「祖先」(來自先前世界的實體, 在印度被稱為「遺族」(Sishta)) 進入我們的這個層面, 就像祖靈為了物質人或「動物-人」的形成, 比他們更早踏入並在後者投生。因此, 這兩個過程——對於這兩個被創造物: 「動物-人」和神聖的人——有很大的不同。祖靈從他們空靈的身體中, 射出比自己更空靈和朦朧的相似物, 或者我們現在所說的「雙重體」或「星體形體」。^{*}這為單體提供了它的最初住所、以及盲目物質與周圍的模型, 以便今後在此基礎上建設。但此時人類仍然是不完整的。薩耶胡瓦摩奴 (Swayambhuva Manu 《摩奴法典》, 第一卷) 產生的後代是七個原初的摩奴或生主, 各自誕生了一個原始的人類種族; 而在《拿薩勒手抄本》(Codex Nazareus)中, 其中「盲目慾望物質」(Karabtanos 或 Fetahil)使他的母親「母靈」誕生七個人物, 各自都是原始七種族之一的祖先——這一教義在每一部古老經文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見《揭開伊希斯的面紗》第二卷第 297-303 頁, 關於《拿撒勒手抄本》的教義——我們的每一條教義都以不同的形式和寓言出現在那裡。】

『誰形成了摩奴(人類), 誰形成了他的身體? 那「生命」和「眾生」。罪^{*}和月亮。』在這裡, 摩奴代表的是精神的、天上的人, 是我們內在真實的、不死的自我, 是「遍一生命」或「絕對神」的直接散發物。至於我們外在的肉身, 是靈魂的聖龕, 此教義所教導內容確實奇怪; 除非這得到充分的解釋和正確的理解, 否則會看起來如此的奇怪, 且只有未來的精確科學才能完全證明這一理論是正確的。

【^{*}使用「罪」這個詞很奇怪, 但它與月球有著特殊的神秘關係, 不僅僅是它迦勒底的對應物而已。】

前面已經說過, 神秘主義不接受太陽系中存在任何無機的東西。科學所使用的「無機物」一詞, 簡單地說, 意味著我們無法認識到沈睡在所謂「惰性物質」分子中的潛在生命。一切都是生命, 即使是礦物塵埃的每一個原子都是生命, 儘管它們超出了我們的理解和感知, 且對於那些拒絕神秘主義的人來說, 它超出了他們所知道的法則的範圍。廷德爾說: 『原子似乎天生就有對生命的渴望。』那麼, 我們要問: 何時開始出現成為有機形式傾向的呢? 除了根據神秘科學的教導外, 它可以其他方面解釋嗎?

一篇評論說道: 『對於世俗的人來說, 世界是由已知的元素構成的。而在阿羅漢的概念中, 這些元素本身集體上是一個神聖的生命; 而在顯化的層面上, 則分布成無數的生命。^{*}在遍一實在的層面上, 只有火是遍一的: 而在顯化層面、因而是幻覺的層面上, 它的粒子們是熾熱的生命, 它們以消耗所有其他生命為代價來生存。因此它們被稱為「吞食者」... 這個宇宙中每一個可見的事物, 都是由這樣的「生命們」所構建的, 從有意識且神聖的原初人類, 一直到構建物質的無意識代理人。』... 『從無形體和未創造的遍一生命中, 誕生了有著眾生命的宇宙。首先從深淵(混沌)冷光的火(氣體光?)中顯化出來, 形成空間中凝乳。』(或許是不可分解星雲?) ... 『... 它們相互搏鬥, 因為碰撞而旋轉, 並產生巨大的熱量。然後出現了最初顯化的物質, 火、熾熱的火焰、天上的流浪者(彗星); 熱產生濕的蒸汽; 而後形成固態水(?) 然後是乾的霧, 然後是液態霧, 水般的, 它發出了朝聖者(彗星?)的明亮光芒, 並形成了固體水般的輪子(物質球體)。地球 (Bhumi)和六個姐妹†一起出現。這些通過不斷的運動, 而產生次等的火、熱和水霧, 而水霧產生第三個「世界-元素」——水; 從所有

的氣息中誕生了(大氣的)空氣。這四者是顯化期的前四個週期(輪次)的四個生命。最後的三個將隨後出現。』

【*巴斯德(Pasteur)是否已無意識地向神秘科學邁出了第一步，因為他宣稱，如果他敢於對這個主題表達他全部想法的話，他會說有機細胞所被賦予了一種生命力，不會因為氧氣流的停止而停下其活動，並且不會因此中斷自己與生命本身的關係，儘管生命是由此氣體的影響所支持的？巴斯德繼續說道：『我想補充的是，細菌的進化是通過複雜的現象完成的，其中我們必須分類發酵過程。』根據克勞德伯納德(Claude Bernard)和巴斯德的說法，生命無非是一個發酵的過程。這兩位科學家也證明，大自然中存在著沒有空氣也能生存和生長的存在者或生物，甚至就在我們地球上。巴斯德發現，許多低等生物，如弧菌，以及一些微生物和細菌，在沒有空氣的情況下也能生存；而空氣則相對的會殺死它們。它們從周圍的各種物質中，獲得繁殖所必需的氧氣。他把它們叫做「好氧菌」，當我們的物質不再構成一個完整的、有生命整體的一部分時(被當時科學非常不科學地稱之為「死物質」)，它們就以我們物質的組織為食；另外還有厭氧菌。前者與氧氣結合，並極大地參與破壞動物的生命和植物組織，向大氣提供了物質，這些後來進入其他生物體的結構；後一種則會摧毀、或者說最終消滅所謂的有機物；若沒有他們的參與，就不可能有最終的衰敗。某些細菌細胞，如酵母細胞，會在空氣中生長繁殖；但如果沒有空氣，它們就會適應沒有空氣的生活，變成酵母菌，並從與之接觸的物質中吸收氧氣，從而破壞後者。水果中的細胞在缺乏游離氧時，會充當發酵劑並刺激發酵。『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植物細胞將表現為厭氧生物。那麼，為什麼有機細胞在這種情況下的形成是一個例外呢？』博戈留波夫(Bogolubof)教授問道。巴斯德指出，在我們的組織和器官的物質中，那些沒有找到足夠氧氣的細胞，將像水果細胞一樣刺激發酵過程；克勞德伯納德認為，巴斯德關於發酵形成的觀點，能從以下事實中得到了應用和證實：即在窒息時，尿素會在血液中增加。因此生命在宇宙中無處不在，且神秘主義告訴我們，生命也存在於原子中。另見下文，在本節末尾。】

【†在吠陀教義中，『有三個地球對應著三個天空，我們的地球(第四個)被稱為「地球」(Bhumi)。』這是由我們西方東方主義者給出的外傳解釋。但《吠陀》中對它的深奧意義和暗示是，它指的是我們的行星鏈，在下降的弧線上有三個「地球」，在上升的弧線上有三個「天空」，後者也是指三個地球或星球，只是要空靈得多：我們從前三個降入物質，而從後三個進入精神；較低的那個是我們的地球，可以說形成了轉折點，並潛在地包含了精神，和物質一樣多。我們將在以後討論這個問題。】

這就意味著，每一新的輪次都會發展複合元素中的一種，如現在被科學所知 - 然而科學拒絕這種原始的命名法，而傾向於將它們細分為成分。如果大自然在顯化層面上是「持續形成」的話，那麼這些元素就應該以同樣方式看待：它們必須進化、進展和增加，直到顯化期的結束。因而我們被教導說，第一輪次只發展一種元素、以及一種大自然和人類，可以被稱為大自然的一個方面；而這被一些人非常不科學的稱為「一維空間」，儘管事實上它可能是這樣的。

第二輪次產生和發展了兩種元素—火和土—和它的人類，能適應這種大自然狀態：如果我們能將生活在此未知條件下的存在稱為人類的話，是—在嚴格的比喻意義上(唯一能正確使用的方法)，再次使用熟悉的短語—「一個二維的物種」。我們現在所考慮的自然發展過程，將立即闡明二維、三維和四維或以上「空間維度」的性質，並詆毀對其性質進行推測的風氣；但順帶一題，我們有必要指出，在唯心論者、神智學者和一些偉大的科學家之中*，這種健全而不完全的直覺所產生詞彙的真正意義—即現代表達所使用的「空間的第四維度」。當然，首先，若假定空間本身在任何方向上都是可測量的，這是表面上的荒謬且不重要的。這個熟悉的短語只是另一個更完整形式的縮寫—

『空間中「物質」的第四維度』。†但即使如此展開，這也是一個不討喜的短語，因為儘管在進化的進程中，物質的新特性注定會被加入；但我們所熟悉的那些特性要比三維的多得多。物質的官能，或者更好的術語，物質的特性，必須始終清楚地與人的感官直接相關。物質具有延展性、顏色、運

動(分子運動)、味覺和嗅覺，這些都與人類現有的感官相對應，而當它充分發展出下一個特徵時，物質就具備了這些特徵——我們暫且稱之為滲透性——這將對應於人類的下一種感官——讓我們稱它為「一般靈視力」；因此，當一些大膽的思想家渴望用第四維度來解釋物質通過物質的過程，因而在在一根無窮無盡的繩子上打結時，他們真正需要的是物質的第六個特性。物質的三個維度實際上只屬於物質的一個屬性或特徵——延展性；且一般常識正確地反對此觀點，認為在任何情況下，事物的長度、寬度和厚度都無法超過三個維度。這些術語，以及術語「維度」本身，都屬於一個思想層面，屬於進化的一個階段，屬於物質的一個特徵。只要在太陽系的資源內有尺規能套用於物質，他們就能以三種方式來衡量它且僅此而已；自從測量的概念第一次在人類的理解中佔有一席之地以來，它就只能在三個方向上來測量。但是，這些考量絲毫不影響這樣一個確定性，即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人類的能力倍增——物質的特性也會倍增。與此同時，這個表達甚至比我們熟悉的「日出或日落」更不正確。

【*佐爾納(Zollner)教授的理論受到了一些科學家的熱烈歡迎，這些科學家都是通靈主義者，比如聖彼得堡的巴特勒(Butlerof)教授和瓦格納(Wagner)教授。】

【†『實在論的錯誤在於將抽象視為實在。空間和時間經常被認為是與頭腦所有具體經驗相分離的，而不是這些經驗在某些方面的歸納。』(貝恩(Bain)，《邏輯》，第二部，第389頁)。】

現在我們回來探討物質進化所通過的各輪次。有人說，第二輪次的物質可以比喻地稱為二維的。但是，這裡必須提出另一個警告。正如我們剛才所看到的，在一種思想層面上，這種鬆散的形象化的表達，可以被看作是物質的第二種特性，並與人的第二種知覺能力或感官相對應。但是，這兩種相互關聯的進化進程，都與限制在單個輪次內進行的過程有關。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輪次的演替所涉及到大自然主要方面的演替，與(在神秘意義上)的「元素」——火、空氣、水*、土有關。我們只進入了第四輪次，且我們的項目目前為止還不足。第三輪次的意識中心(注定要發展成我們所知的人類)已形成對第三元素水†的感知。而第四輪次的人已經在他們的儲備中，加入了「土」作為一種物質狀態，以及其他轉變中的三種元素。簡而言之，在前三輪次中，所有所謂的元素並非如現在這樣。就我們所知，火可能曾是純粹的阿卡莎，是創造者和「建設者」傑作的最初物質，即「星光界流體」，被詭辯的艾利馮斯·李維(Eliphas Levi)在某次稱為「聖靈的身體」，在之後又稱為「巴風特」(Baphomet)與「門德斯(Mendes)的雌雄同體山羊」；空氣，簡單來說就是氮氣，用伊斯蘭神秘主義者的話來說，是「天穹支撐者的氣息」；水，一種原初液體，並按照摩西的說法，是用來製造一個有生命的靈魂。這也許可以解釋《創世紀》中公然的矛盾和不科學的說法。將第一章與第二章分開；前者是埃洛希姆派的經文，後者是耶和華派年輕得多的經文；但若你看懂真實含意，你會發現事物產生的順序是一樣的——即火(光)、空氣、水和人(或土)。對於這句話：『在起初，神創造天與地。』是一種誤譯；它不是「天與地」，而是雙重的天，是上層與下層的天上層面，或原初質的分離，在它的上部是光明，而它的下部是黑暗——或者是顯化的宇宙——在它的二元性中，(對感官來說)是不可見的，而對感知是可見的。神把光明和黑暗分開(4節)；就造出天空、空氣(5節)，『在諸水域中間的一個天空，將諸水域分開。』(6節)即，『天空之下的水域(我們顯化可見的宇宙)，來自天空之上的水域』，或者(對我們來說)不可見的存在層面。在第二章(耶和華派)中，植物的創造先於水，就像在第一章中，光的產生先於太陽。『神創造地與諸天、和田野上各樣植物；這些植物還沒在地中、且還沒生長以前就被創造了；因為埃洛希姆(眾神)沒有使雨降在地上，等等。』(V.5)——除非能接受其密傳的解被，否則這是種荒謬。這些植物在種入土以前就被創造出來了——因為那時沒有像現在這樣的土；且田間的植物在生長前就已存在了，正如現在第四輪次一樣。

【*上面所述的元素順序是正確的，能用以密傳的目的和秘密教導。彌爾頓說的「火、空氣、水、土的力量」是對的；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土，在第4輪次之前是不存在的，即數億年前我們的地質地球才開始形成。這篇評論說，此星球『在第一輪次中是火焰般、冷卻和光芒四射的，就像其的

空靈的人和動物一樣。』用我們現在的科學觀點，這是一個矛盾或悖論；『在第二輪次中，更加明亮且密度更大，質量也更重；第三輪次是如水般的！』因此元素們被反轉了。】

【‡如果我們必須根據地質學家提供給我們的數據，來構建我們的結論的話，那麼我們會說，過去沒有真正的水，甚至在石炭紀時期也是如此。我們被告知，大量的碳在以前以碳酸的形式存在於大氣中，被植物吸收，而這些氣體的很大一部分混合在水中。如果是這樣的話，並且我們必須相信，所有的碳酸構成了那些形成煙煤、褐煤等的植物，然後形成了石灰石等等，都是在那個時期大氣中的氣態形式，那麼，那時一定有液體碳酸的海洋？那麼石炭紀之前怎麼會有泥盆紀和志留紀——即魚類和軟體動物的紀呢？此外，大氣壓一定超過了我們現在大氣壓力的幾百倍。連某些魚類和軟體動物這樣簡單的生物，怎麼能忍受得了呢？布蘭查德(Blanchard)有一本關於《生命起源》的奇特著作，書中他展示了他同事們理論中一些奇怪的矛盾和困惑，我們建議讀者去閱讀。】

【‡艾利馮斯·李維非常真實地展示了「大自然的一種力量」，說道『一個能掌握它的人...可能使世界陷入混亂，並改變其面貌。』因為它是「卓越魔法的偉大奧秘」。我們引用偉大的西方卡巴拉主義者翻譯後的話(參見A. E. 韋特的《魔法的奧秘》)，也許可以通過偶爾添加一兩個詞，來說明東西方對同一主題之間的解釋差異，從而更好地解釋它們。該作者如此描述該偉大的魔法媒介——『這種存在於周圍、滲透一切的液體，這種脫離(中央或「精神性」)太陽光輝的光線.....被大氣的重量(?)和中心引力的力量所固定...是星光界流體，這種電磁以太，這種活躍而明亮的熱量，在古代遺跡中被描繪為伊希斯的腰帶，它纏繞著兩極...並在古代神譜中，描繪為蛇吞食自己的尾巴，象徵著謹慎和薩圖恩(Saturn)』——象徵著無限、不朽和克羅諾斯(Kronos)——「時間」——而不是薩圖恩神或土星。『它是美狄亞(Medea)有翼之龍，墨丘利杖的雙蛇，是《創世紀》的誘惑者；它也是摩西的銅蛇包圍了T字(Tau)...最後，它是外傳教條主義的魔鬼，是真正的盲目力量(它不是盲目的，且李維知道它不是)，靈魂必須征服這些，才能脫離塵世的枷鎖；「因為若它們不這樣做」，它們將被最初產生它們的相同力量吸收，並返回中央和永恆之火。』這個偉大的「精氣」(archaeus)現在被發現了，而且只有一個人發現了——來自費城的基利(J. W. Keeley)先生。然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它被發現了卻幾乎毫無用處。『你只能到這麼遠...』

所有這些都是實用也是正確的，除了有一個錯誤，我們將在文本中進一步解釋。艾利馮斯·李維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在於他總是將星光界流體等同於我們所謂的阿卡莎(Akasa)。它的真正含義將在第二卷第二部給出。】

艾利馮斯·李維在討論和解釋不可見元素、以及上面提到的「原初火」的性質時，總是稱它為「星光界流體」。這是他所謂的「偉大魔法媒介」；不可否認它是如此，但這僅就黑魔法而言，且位於我們稱之為以太的最低層面上，其本體是阿卡莎；即使這一點也會被正統的神秘主義者認為是錯誤的。「星光界流體」只是先前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的「恆星光」(sidereal Light)；他寫道：『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從它進化而來的，且它維持並繁殖了所有的形體。』只有第二個命題闡明了真理。而第一個命題是錯誤的；因為如果存在的一切都是通過它進化而來，那它就不是星光界流體。後者並不是所有事物的容器，而只是鏡子。艾利馮斯·李維寫道：—

『偉大魔法媒介是生命原則的第四發散物(我們會說——它是內在宇宙的第一散發物，是外在(我們的)宇宙的第二散發物)，其中太陽是第三種形式.....因為日星(太陽)僅僅是真理之中央太陽的映象和物質陰影，後者照亮了精神的智力(不可見)世界，而精神本身只是從「絕對者」借來的一線微光。』

到目前為止他所說的已足夠正確。但是，當這位西方卡巴拉偉大權威補充說，無論如何，『這並不是印度聖師所想象的不朽精神』——我們的回答是，他詆毀了這些聖師，因為他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然而，即使是外傳的《往世書》也與這一論斷完全矛盾。沒有一個印度教徒曾經錯把「原

質」(Prakriti)誤認為「不朽的精神」；而星光界流體僅僅比「原質」的最低層面高一些，最低的是物質太陽系。原質曾經被稱為幻覺，並且注定在沈睡期時，與其他一起消失，包括眾神；因為這表明阿卡莎根本不是以太，更不可能是星光界流體。那些無法看出《往世書》字面以外意思的人，往往會將「阿卡莎」、「原質」、「以太」、甚至與可見的天空混淆！同樣的情況，那些總是用「以太」(例如威爾遜)來翻譯「阿卡莎」這個詞的人，會發現它被稱為「產生聲音的物質性起因」，並且只擁有這個單一的屬性(《毗瑟奴《往世書》》)，然而他們已經無知到想象它是「物質性」。如果這些特徵被字面上的接受，那麼，既然沒有任何物質不朽的，因為它是受限制和暫時的——根據形而上學和哲學——那麼就可以得出，阿卡莎既不是無限的、也不是不朽的。但這一切都是錯誤的，因為「原初物質」(Pradhana)和作為一種性質的「聲音」都被誤解了；前者(原初物質)肯定是「原初質」(Mulaprakriti)和阿卡莎的同義詞，後者(聲音)是「話語」(Verbum, Word)或「邏各斯」(Logos)的同義詞。這很容易證明；因為它顯示在《毗瑟奴往世書》的以下句子中：『起初沒有白天、黑夜、天空、大地、黑暗、光明...只有那「遍一」，是智力無法理解的，那就是梵天、精神(Pums)和「原初物質」(Pradhana)。』...(第一卷第二章)。

那麼，如果「原初物質」在另一方面不是原初質，即萬物的根源的話，那麼它是什麼呢？因為「原初物質」雖然說會進一步融入神，如同其他一切一樣，以便在沈睡期時只剩絕對的遍一，但仍被認為是無限和不朽的。評論者將神描述為「遍一原初物質梵天精神：是『那個』，過去存在著」，並將此複合詞解釋為一個實體上的詞，而不是一個用於屬性的衍生詞，即並非如同與「原初物質」結合在一起的某物。因此，即使在《往世書》中，「原初物質」也是梵的一個方面，而不是進化產物，也必然與吠檀多的原初質相同。一位吠檀多學者說：『物質(Prakriti)最初的狀態是阿卡莎。』(見《神智學的五年》第169頁)它幾乎是抽象的大自然。

因此，阿卡莎是另一種形式的「原初物質」，因此不可能是以太，這種永遠看不見的媒介，甚至被物質科學所追求。它也不是星光界流體。如前所述，它是物質七重分化的本體——是無父之子的永遠無暇的「母親」，這兒子在較低的顯化層面上才成為「父親」。因為「普遍心靈」(MAHAT)是「原初物質」或阿卡莎的最初產物，而普遍心靈——或普遍智能「其特徵屬性是菩提」——就是邏各斯，因為他被稱為「自在主」(Eswara)梵天、存在(Bhava)等(參見《林迦往世書》第1xx章12節；和《伐由往世書》，特別是前者的第8節，67-74)。簡而言之，他是「創造者」或在創造性運作中的神聖心智，是「一切的起因」。他是「最初誕生的」，《往世書》告訴我們『普遍心靈和物質是宇宙的內部與外部邊界，』或者用我們的語言來說，是雙重本性的負極和正極(抽象和具體)，因為《往世書》補充道：『以這種方式——正如物質七種形式(原則)的呈現：從普遍心靈到塵世——同樣的在沈睡期(pratyahara)的時候，這七者依次重新進入對方。梵天(Sarva-mandala)的蛋連同它的七個區域(dwipa)、七個海洋、七個地區一起消溶，等等。』(《毗瑟奴往世書》第六卷第四章)‡

【*此外，學生必須注意到，《往世書》是一個二元論的系統，而不是進化論的，從一個深奧的觀點來看，在數論派中會找到更多這方面內容，甚至在《摩奴法論》(Manava-dharma-Sastra)中也是如此，無論後者與前者有多大的不同。】

【‡在數論哲學中，七個物質或「生產性產物」包括普遍心靈(Mahat)、自我意識(Ahamkara)，和五種精微物質(tanmatras)。見《數論頌》三及其注釋。】

【‡不需要對印度教徒說這些，他們熟知《往世書》，但這能很好的提醒我們的東方主義者，以及那些把威爾遜的翻譯視為權威的西方人；在他對《毗瑟奴《往世書》》的英語翻譯中，犯了最可笑的矛盾和錯誤。所以在這個相同的主題上，也就是關於七物質，或稱梵天之蛋的七個區域，這兩種說法完全不同。在第1卷第40頁，蛋被說成是由七外殼覆蓋於外面——威爾遜評論：『通過水、空氣、火、以太和自我意識』(在梵語文本中沒有最後一個詞)；在同一《毗瑟奴《往世書》》中，

第v 卷198 頁寫道：『以這種方式，大自然(物質)的七種形式包含從普遍心靈到塵世』(?)。普遍心靈與「水，等等」之間的差別是非常大的。】

這就是為什麼神秘主義者拒絕給將阿卡莎稱為星光界流體，或者稱為以太。『在我父親的房子裡有許多住處，』可以對比於神秘的說法『在我們母親的房子裡有七個住處』或層面，其中最低的在我們的周圍和之上——星光界流體。

元素無論是簡單的還是複合的，自從我們的行星鏈開始進化以來，就不可能保持不變。宇宙中的一切都在大週期中穩定地進步，而在小週期中不斷地上升和下降。在顯化期期間，大自然從來就不是靜止的，且他不斷地在進化*，而非僅僅存在；且礦物、植物和人類的生命，總是調整它們的有機體，使之適應當時所支配元素；因此這些元素們在當時適合它們，就像現在地元素適合於當前人類的生命一樣。只有在下一個輪次，即第五輪次時，第五元素以太——阿卡莎的粗大體，如果可以這麼稱呼的話——由於已成為所有人所熟悉的大自然事實，正如我們現在所熟悉的空氣一樣，以太就不再是目前的假設性的了，也不再是許多事物的「媒介」了。只有在這一輪次中，那些高級感官，也就是阿卡莎所支持的生長和發展，才會受到完全擴展的影響。如前所述，對物質的特性——滲透性——的部分理解，可能會在這一輪次的適當時期發展起來，與第六感官同時發展。但是，隨著下一個元素在下一輪次加入我們的資源中，物質的滲透性將成為如此明顯的特徵，以至於在人類的感知中，物質最密集的形式將像濃霧一樣阻礙他的感知，僅此而已。

【*根據偉大的形而上學家黑格爾(Hegel)的觀點。對他來說，大自然是持續在進化。這是一個純粹密傳的概念。基督教意義上的創造或起源，是絕對不可能的。正如上述思想家所說：『神(普遍精神)將自己客體化為大自然，並再次從大自然中升起。』】

現在讓我們回到生命週期。我們不詳細地描述高等生命，而是將我們當前注意力，僅僅集中在塵世上的存在和塵世本身。我們被告知，後者是由「吞食者」在第一輪次中形成的，它們會分解和分化元素中其他生命的胚芽；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們現階段世界的好氧菌一樣，它們在破壞和鬆散有機體的化學結構時，它們會轉化動物物質，並產生在組成上不同的物質。如此一來，神秘主義消除了科學所謂的無生物時代；因為前者表明，地球上從來就沒有無生命的時期。凡是有物質原子、粒子或分子的地方，即使是在最氣態的情況下，也有生命存在；無論它是多麼潛伏的還是無意識的。『任何脫離同質狀態的事物，都會成為活躍的生命；它被捲入「運動」的漩渦，是生命的煉金術溶劑；精神和物質是「遍一」的兩種狀態，「遍一」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質，兩者都是絕對的生命，是潛在的。』(德基安之書，評論三，18)...『精神是空間的最初分化(並在其中)；而物質是精神的最初分化。「那個」這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質，而是「它」，是精神和物質的無因之因，而精神和物質的是宇宙的起因。而我們稱「那個」為遍一生命或者宇宙內在氣息。』

我們將再說一次——同類相生。「絕對生命」不能產生無機原子，無論是單一的還是複雜的，甚至在「同質狀態」中也有生命，就像一個處於嚴重全身僵硬症狀態的人——從表面上看是一具屍體——仍然是有生命的存在。

當「吞噬者們」(如果願意的話，科學家們會被邀請以似乎有理的方式，在其中看到火霧的原子，而神秘學家不會對此提出異議)我們會說當「吞噬者們」，通過一種特殊的分割過程來分化「火原子們」時，火原子們就變成了生命胚芽，會按照凝聚和親和的法則聚集在一起。然後生命胚芽會產生另一種生命，這種生命作用於我們星球們的結構。§

因此，在第一輪次中，星球是由原始的火生命們形成，即形成一個球體——它除了有冰冷的明亮性外，沒有任何堅實性、沒有性質，沒有形體或顏色；只有在第一輪次結束的時候，它才從它無機、或者說簡單的本質中發展出一種元素，這種元素在我們的輪次變成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火，遍

及整個太陽系。地球在她的最初形體中，它的本質即阿卡莎原則，稱為 $\ddot{a}$ ，就是現在所知道的、並且被錯誤地命名為「星光界流體」，艾利馮斯·李維稱之為「大自然的想象物」，*這可能是為了避免給它正確的名字，就像其他人所做的那樣。

【*艾利馮斯·李維在《魔法史》的前言中說道：『正是通過這種力量，所有的神經中樞都在秘密地相互交流；交感和反感由此而生；我們從那得到自己的夢；而第二視力和超自然異相在那發生……星光界流體，在強大意志的衝動下，在所有事物中破壞、凝聚、分離、破裂、聚集……神在說：『要有光。』的那天創造了它，且這是由「伊格里格爾」(Egregores) 指導的，即是靈魂們的領袖；這些靈魂們是能量和行動的神靈。』艾利馮斯·李維應該補充說，星光界流體或稱原初基質，在物質上是被稱為光(LUX)的東西，並用密傳的方式解釋，就是那些神靈本身的身體和它們的本質。我們的物質光是它在我們層面上的顯化，是「神聖之光」的映像光輝，它散發自那些被稱為「光們」和「火焰們」的集體身體中。但是沒有其他的卡巴主義者擁有艾利馮斯·李維的天賦，能用同樣的句子和流暢的語言，把一個矛盾堆砌在另一個矛盾上。他帶領讀者穿越最可愛、最絢麗的山谷，最終將他困在一個荒無人煙的石島上。】

『正是通過和來自七階天上人的七個身體的輻射物，產生了七個分立的量(元素們)，它們的運動和和諧的結合，產生了顯化的物質宇宙。』(《評論》)。

第二輪次將第二種元素空氣顯化出來，而這種元素的純淨性，將確保使用它的人能繼續生活。在歐洲只有兩位神秘學家發現了它，甚至在實踐中部分應用了它，儘管它的組成一直被東方最高啟蒙者所知。現代化學家的臭氧相比真正的普遍溶劑來說是有毒的；而除非後者已處於大自然中，否則它將是無法想象的。『從第二輪次開始，地球—迄今為止還是空間母體中的胎兒—開始了它的真正存在：它發展了有知覺的個體生命，這是它的第二原則。第二對應於第六(原則)；第二是連續的生命，第六是暫時的。』

第三輪次發展了第三原則—水；而第四輪次則將我們星球的氣態流體和塑性形態，轉化為我們所生活的堅硬、有外殼的粗大物質球體。「地球」(Bhumi) 已經達到了她的第四個原則。對於這一點，這裡有人可能會提出反對意見，說我們一直堅持的類推法則已經被打破了。並非如此。地球只有在第七輪次結束後，即顯化期的結束才會達到她真正的終極形態—(與人類相反)—她的身體外殼。當尤金·菲拉提斯(Eugenius Philalethes) 用他的榮譽向他的讀者們保證：『沒有人見過地球(即處於本質形式的物質)。』時，他是正確的。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地球正處於它的欲體狀態—即自我意識的慾望的星光體，黑暗的自我主義，普遍心靈在較低的層面上的後代…。

它不是分子構成的物質—更不是肉體(sthulasarira)—即我們所有「原則」中最粗大的；而實際上是中間的原則，是真正的動物中心；而我們的身體只是它的外殼，我們體內的野獸一生都在通過它行事，作為不負責任的因素和媒介。每一個會思考的神智學者都會明白我的真正意思。因此，人類這座神龕是由無數生命建造而成，就像我們地球的岩石外殼一樣；這種想法對於真正的神秘主義者來說不牴觸。科學也無法反對神秘學的教導，因為它不能因為這些終極的活躍原子或生命，永遠無法被顯微鏡探測到而拒絕這一學說。

(c) 科學告訴我們，無論是人類還是動物、是活的還是死的有機體，都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細菌；在我們每一次呼吸的空氣中，我們都受到外來微生物入侵的威脅，或是內部蛋白城、需氧菌、厭氧菌等等。但是，科學還沒有走到如同神秘主義斷言那樣，認為我們的身體，以及動物、植物和石頭的身體，都是完全由這些存在構成的；而顯微鏡只能檢測到其中較大的種類。到目前為止，就人類純粹的動物和物質部分而言，科學的發現正朝向進一步的證實這一理論。化學和生理學是未來的兩位偉大魔法師，他們注定要讓人類看到偉大的物質真理。隨著每一天的過去，動物與人、植物與人、甚至爬行動物與巢穴、岩石與人之間的關係，都變得越來越清晰。化學科學會發現一切的物

質和化學成分是相同的，並會說構成牛和人的物質是沒有區別的。但神秘主義教義要明確得多。它說：- 不僅化合物是相同的，而且這些同樣微小不可見的生命，構成了山和雛菊、人與螞蟻、大象和遮蔽陽光樹木的原子。每個粒子—不管你叫它有機的還是無機的—都是一個生命。宇宙中的每一個原子和分子，對於那個形體既賦予生命又賦予死亡，因為它的構建源於聚合的宇宙們、以及那準備接收輪迴靈魂卻轉瞬即逝的載體們；並且同樣永恆地破壞、改變形體、並驅逐那些靈魂，使之離開他們的臨時住所。它創造和殺死；它是自我產生和自我毀滅的；它在時間和空間裡每時每刻，都在創造並消滅那奧秘中的奧秘—人、動物或植物的活躍體；它同等的產生生與死、美與醜、善與惡、甚至愉快與不愉快、仁慈的和邪惡的感覺。正是這種神秘的生命，由無數的生命共同表現出來，並以其零星的方式，遵循著迄今為止難以理解的返祖法則 (Atavism)；它複製了家族相似性，也複製了每一個未來人類創造者氣場中所發現的相似性；簡而言之，這是一個奧秘，將在其他地方得到更充分關注。就目前而言，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現代科學開始發現，在揮發性乙醚的幫助下，所提取的屍鹼 (一種生物鹼毒性，由腐爛的物質和屍體產生—也是一種生命) 它產生的氣味和最新鮮的香橙花的氣味一樣強烈；但是在缺乏氧氣下，這些生物鹼或者產生一種令人作嘔的氣味，或者一種最令人愉快的香味，讓人想起那些香味最濃郁的花。因而人們懷疑，這些花朵之所以散發出怡人的芳香，是因為它們含有有毒的屍鹼；某些菇類 (真菌) 的有毒要素幾乎與印度眼鏡蛇的毒液相同，即最致命的蛇類。*因此，科學在發現其結果之後，必須找到其主要原因；且它不得不尋求古老科學、煉金術、神秘的植物學和物理學的幫助。我們被教導說，每一個生理變化、也包括病理現象；疾病—不，是生命本身—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生命的客體現象，是由身體組織中的某些條件和變化所產生，這能讓與迫使生命在身體中活動；所有這一切都是由於那些看不見的創造者和毀滅者，它們以一種鬆散而普遍的方式被稱為微生物。†像巴斯德(Pasteur)這樣的實驗者，是「毀滅者」最好的朋友和助手，且是「創造者」最大的敵人—如果後者並非同時也是毀滅者的話。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瞭解這些主要起因和每一種元素的根本要素，瞭解它們的生命、它們的功能、性質和變化的條件，將構成「魔法」的基礎。自基督教時代以來的最後幾個世紀裡，歐洲唯一精通這個奧秘的神秘學家，也許只有帕拉塞爾索斯。如果不是一隻犯罪之手，在大自然分配給他的時間之前幾年終結了他的生命，文明世界對於生理魔法的瞭解會更多。

【*法國學者阿爾諾(Arnaud)、戈蒂埃(Gautier)和維利埃(Villiers)在活人的唾液中，發現了有毒生物鹼，是與蟾蜍、蠍蟬、眼鏡蛇和葡萄牙毒蛇相同的。這最致命的毒液，無論稱為屍鹼、蛋白鹼還是生物鹼，已經證明都是由活著的人、動物和植物產生的。同樣是這位學者，戈蒂埃，在牛的鮮肉及其大腦中發現了一種生物鹼，以及一種被他稱為黃肌酐酸的毒液，這類似於從爬行動物有毒唾液中提取的物質。肌肉組織作為動物系統中最活躍的器官，被懷疑是毒液的產生者或因子，而這在生命功能上與碳酸和尿素同等重要，是內燃的最終產物。雖然還不能完全確定，在沒有微生物參與和干擾的情況下，生物的動物系統是否能產生毒素；但可以確定的是，動物在其生理或生活狀態下，確實會產生有毒物質。】

【†人們可能認為這些「火熱的生命」是否等同於科學中的微生物。並非如此。「火熱的生命」是物質層面的第七、也是最高的劃分，它在個體上對應於宇宙的遍一生命，儘管只在那個層面上。科學上的微生物位於第二層面的第一和最低子劃分，即物質性生命 (prana) 的層面。人的肉體每七年會經歷一次結構的徹底改變，而它的毀滅和保存是由於火熱生命們交替作為「破壞者」和「建設者」。它們作為「建設者」生命力的形式犧牲自己，用以抑制微生物的破壞性影響，並藉由向微生物提供必要的物質，而驅使它們在這種約束下，構建物質身體及其細胞。而當這種約束被解除時，它們會作為「破壞者」，在沒有提供生命建設性能量的情況下，微生物被留下作為破壞性媒介進行動亂。因此，在一個人生命的前半部分(前五個七年時期)，「火熱的生命」間接地參與了建立人物質身體的過程；此時生命是在上升的進程上，且力量被用於建造和增加。過了這段時間，就開始退化；「火熱的生命」的工作耗盡了他們的力量，而毀滅和減少的工作也開始了。

我們這裡會發現，它類比於(行星的或人類的)顯化期所發生的宇宙事件，在其前半部分精神下降到物質，在後半部以物質為代價的上升。這些考量僅僅與物質的層面有關，但是「火熱的生命」對於第二層面的最低子劃分——微生物——的抑制性影響，被巴斯德的腳注(見上方)中提到的事實所證實：也就是當器官的細胞找不到足夠的氧氣時，就使自己適應這種情況並形成發酵，這能使它們從所接觸的物質中吸收氧氣，而破壞後者。因此，這個過程始於當一個細胞資源不足時，便掠奪其鄰居的生命力來源；且這樣的毀滅穩步發展。】

(d)但這一切與月亮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可能會如此被問到。在中這一節啟示般的說法「魚、罪和月亮」與「生命微生物」有什麼關係？前者與後者沒關係，除了使用後者所豫備的泥聖龕。但這與神聖完美的人完全有關，因為「魚、罪、月」共同構成了不朽存在者的三種象徵。

這是所有能夠給出的內容。對於這個奇怪符號的涵義，相較於外傳宗教的推斷，作者不會假裝知道得更多；也許是源自於一些奧秘，例如毗瑟奴的魚化身(Matsya)，迦勒底的歐涅斯(Oannes)——「人-魚」，並被記錄在黃道十二宮不滅的星座，雙魚座，也貫穿在新舊約中的人物約書亞(Joshua)「魚(Nun)之子」和耶穌；寓言式的「罪」或稱精神墮落到物質中，以及月亮——就其與「月亮」祖先，即祖靈(Pitris)的關係而言。

就目前而言，我們不妨提醒讀者，雖然月亮女神在每個神話中都與生育有關，尤其是希臘神話，這是由於月球對婦女和受孕的影響；但是我們這個衛星與生育有關的神秘而實際的聯繫，到今天還不為生理學所知。生理學認為這方面的每一種流行做法，都是一種粗糙的迷信。由於詳細討論是沒有用的，我們現在可能只停留在對月亮象徵的隨意討論上，以表明上述迷信屬於最古老的信仰，甚至是在猶太教，這個基督教的基礎。對以色列人來說，耶和華的主要功能是生育，而在聖經的神秘主義中，若從卡巴拉的角度解釋，不可否認地表明聖殿裡的至聖所只是子宮的象徵。通過對《聖經》、尤其是《創世紀》的數字上解讀，這一點已經得到了毫無疑問的證明。這一思想肯定是猶太人從埃及人和印度人那裡借鑒來的，前者的至聖所對應到埃及人大金字塔的國王密室(見「量測的來源」)和外傳印度教的外陰符號為象徵。我們建議讀者參閱第二卷，《至聖所》，以使整體更清楚，同時也表明古代東方神秘主義者和猶太卡巴拉主義者之間，在相同符號的原始含義上，不同解釋背後精神的巨大差異。*

【*隨著解開符號真正含義的鑰匙丟失，陽物崇拜因而發展起來。這是最後也是最致命的一個轉折點，使得它從真理和神聖知識的高速公路，變成了虛構的小路，並通過人類的偽造和階級野心而變成教條。】

6. 從「最初誕生者」(原初人，或最初的人)起，沈默的守望者和他影子之間的線，就會隨著每一個變化(轉世)而變得更加堅固和閃亮(a)。早晨的陽光已經變成了正午的光輝...

(a) 這句話：『隨著每一次投生，沈默的守望者和他的影子(人)之間的聯繫變得更加堅固』——這是另一個心理學上之謎，將在第二卷中得到解釋。就目前而言只需要說的是，「守望者」和他的「影子們」是一體的，後者的數量與單體的投生一樣多。守望者，或稱神聖原型，是在存在階層的上層；而影子是在下層。此外，每一個活躍存在的單體，除非他的道德墮落打斷了這種聯繫，並用神秘的說法：「誤入了月球之路」，否則在一個特定的顯化期期間，他就是一個獨立且個別的禪那主，是一種自己的精神性個體。它最根本的精神(阿特曼)當然與梵(遍一普遍精神)是一體的，但是供奉它的載體(Vahan)，即菩提，是禪那主本質的一部分；這就是關於「普遍存在」的奧秘，我們在幾頁前討論過。基督教經文說：『我在天上的父，和我是一體的。』；在這一點上，無論如何，是密傳教義的忠實回響。

7. 火焰對火花說：『這是你現在的輪子。』你就是我，是我的形象和影子。我以你為衣服，你是我的載體 (VAHAN)，持續到「與我們同在」的日子，到時你會重新成為我和其他人，你和我(a)；然後，建造者們穿上了他們的第一件衣服，降臨到光輝的塵世上，統治著人們——後者也是他們自己……(b)

(a) 正如這一節所言：『火花將重新成為火焰(人類將融入他的禪那主)我和其他人，你和我』的那一天，意思是：在超涅槃(Paranirvana)中，此時的沈睡期不僅將物質和精神的身體，甚至精神性自我(們)還原他們最初的原則——過去、現在、甚至未來的人類都將是一體且一樣，所有的事物都如此。一切都將重新進入到「大氣息」。換句話說，一切都將「融合在梵天」或神聖的統一中。

這是一些人認為的湮滅嗎？還是一些批評家傾向於認為的無神論？都不是。這些批評家是人格化神的崇拜者，且是相信非哲學性天堂的信徒。探討其隱含的無神論的問題是無用的，因為其精神性有著最精細的性質。將涅槃視為湮滅，就等於說一個人陷入了一種無夢睡眠之中也被消滅了；在無夢睡眠中，沒有留下任何印象在物質記憶和大腦中，因為睡眠者的本體在那些時間裡，處於絕對意識的原始狀態。後者的比喻只回答了問題的一面——最物質性的一面；因為「重新被吸收」決不是這樣一種「無夢的睡眠」，相反的，它是絕對存在，一種無限制的統一，或一種狀態，若試圖用人類的語言來描述它，是絕對無望地不適當。只有通過神聖單體的精神理念，才能在靈魂的全景視野中，對它進行全面的理解。個體性、甚至是人格的要素(如果有留下的話)也不會因為重新吸收而消失。因為這個超涅槃的狀態，無論從人類的角度看是多麼的無限，它在永恆中仍然是有限的。一旦達到它，那個同樣的單體將再次出現，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作為一個更高的存在，以重新開始其完善活動的週期。人類的心智在目前的發展階段，是無法提升到達這個思想層面。它在這裡踟躕，在無法理解的絕對性和永恆的邊緣。

(b) 「守望者」在整個撒提亞時代(Satya Yuga)和其後較小的時代統治人類，一直到第三根種族的開始；在之後是「族長們」(Patriarchs)、「英雄們」和「鬼魂們」(Manes，見祭司們列舉給梭倫(Solon)的埃及王朝)，即較低等天上人的投生，往上至梅內斯(Menes)國王和其他國家的人類國王；這些都有詳細的記錄。在符號學家看來，這個神話時代當然只是一個童話。但這些傳說、甚至是這些神聖國王朝代的編年史——關於眾神統治人類，然後是英雄或巨人的朝代——在每一個國家的歷史上都有記載，因而很難理解為什麼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可以按照同樣的順序編出同樣的「童話」；有的被浩瀚的海洋隔開，並屬於不同的半球，就像古代秘魯人和墨西哥人、以及迦勒底人。*然而，正如秘密教義所教導的歷史——由於其密傳和傳統性，其可靠性絲毫不亞於世俗歷史——我們與任何人一樣，有權擁有自己的信仰，無論是宗教主義者還是懷疑論者。這一教義認為，這兩個高等群體的禪那佛，即「守望者」或「建築師」，將神聖的國王和領袖提供許多不同的種族。後者教導人類他們的藝術和科學，而前者向投生的單體們揭示了超然世界們的偉大精神真理，這些單體們剛剛擺脫了在較低等界的載體，也因此失去了對於他們神聖起源的所有記憶。(見卷二，「神聖的朝代。」)

因此，正如在這一節中所表達的，守望者們降臨塵世並統治人類——「就是他們自己。」在前幾輪次中，這些統治的國王們已經完成了他們在塵世和其他世界上的輪迴。在未來的顯化其中，他們將上升到比我們行星世界更高的系統中；是我們人類的選民，是在進步的艱難道路上的先驅者，他們將取代他們的前輩。在下一個大顯化期中，將見證我們自己生命週期的人，成為未來人類的導師和嚮導，而這些人類的單體們現在可能囚禁在——半意識地——動物界中最具智力者，而它們底等的原則可能活躍於植物世界之中最高的種類。

【*參見奧古斯特·勒·普朗容(Auguste le Plongeon)所著的《11,500年前瑪雅人和基契人(Quiches)之間的神聖奧秘》，他所描述的人，在儀式和信仰上與埃及人相同。瑪雅人和埃及人的古代僧侶體字母表幾乎完全相同。】

由此展開了七重性質的七重演化週期；精神性或神聖的；心靈感應或半神聖的；智力的，慾望的，本能的或感知的；半實質的和純物質性質的。所有這些都是循環發展和進展的，以一種雙重的、離心和向心的方式，從一個過渡到另一個循環；在本質上是一體，而有七個方面。其中最低的，當然，是依賴和服從於我們的五種生理感官。*到目前為止，對於個體、人類、有感知、動物和植物的生命，每一個都是其更高宏觀宇宙對應的微觀宇宙。宇宙也是如此，它週期性地顯化，以使無數生命的共同進步，這些生命是「遍一生命」的呼氣；通過不斷發展，每一個在這個無限宇宙中的宇宙原子，從無形體和不可觸，通過半塵世性的混合性質，下降到物質的整個生成，然後再返回，在每一個新的時期重新上升到更高、更接近最終的目標；我們會說，每一個原子都可以通過自身的功績和努力達到那個層面，在那裡它重新成為無限制的一切。但是在阿爾法(Alpha)和歐米茄(Omega)之間，有一條被荊棘包圍的疲憊「道路」，『將先往下走，然後——

一路蜿蜒上山

是的，直到最後……』

他在漫長旅程的開始時是無暇的；而越來越墮落到罪惡的物質中，並與顯化空間中的每一個原子都有聯繫——他是朝聖者，在努力通過各種形式生命和存在的痛苦之後，僅僅到達了物質谷的底部，是他的生命週期的一半，此時他將自己與集體的人類等同。這是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做的。為了向上和回家，這個「神」現在必須疲憊的爬上生命「受難之地」(Golgotha)上坡路。這是有自我意識的存在的殉道。就像首羯磨(Visvakarman)一樣，他必須將自己犧牲給自己，以救贖所有的生靈，將眾生恢復到「遍一生命」中。然後他確實升入天上層面；在那裡，他投入了超涅槃不可思議的絕對存在和幸福，他無限制地統治著，而在下一次「到來」時，他將再次降臨；這是一部分的人類在字面意義上所期望的「第二次降臨」，也是另一部分人期待的最後一個「迦樂季化身」(Kalki Avatar)。

【*根據最古老的《奧義書》記載，事實上是七個感官，將在之後解釋。】

總結

『關於創造史和這個世界的歷史，從開始到現在的由七章組成；而第七章還沒開始寫。』

(舒巴羅 (T. Subba Row) , 《神智學者》 , 1881)

這七章中的第一章已經嘗試書寫，而現在已經完成了。不管它的論述多麼不完整和無力，至少是所有後續宇宙起源論的最古老基礎的近似值，若從數學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的話。關於那不斷週期性重復出現法則（印在第一種族可塑頭腦上，他們的意識是由那些從普遍心靈中反映出同樣東西的人所賦予的），試圖用歐洲語言來呈現宏大全貌是大膽的，因為除了梵語（即眾神的語言）之外，沒有任何人類語言能夠以任何程度的充分性做到這一點。但看在我們動機的份上，我們必須原諒這項作品中的缺陷。

總的來說，前面的和後面的內容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完整的。印度的六個哲學流派中，沒有任何一所教授這種教義，因為它屬於它們的綜合——第七種，也就是神秘教義。它既不在埃及任何殘破的紙莎草上留下痕跡，也不再刻在亞述人的瓷磚或花崗岩牆上。吠檀多的書（人類知識的最後一句話）只給出了這個世界宇宙形成論的形而上學方面；還有它們無價的同義詞典《奧義書》（Upanishads）——Upa-ni-shad 是一個複合詞，意思是「通過揭示秘密的、精神的知識來征服無知」——而現在需要額外擁有一個主鑰匙，使學生能夠充分理解它們的含義。至於為什麼，我冒昧地在這裡陳述我從一位大師那裡學到的原因。

《奧義書》的名字通常翻譯成「密傳的教義」。這些論文構成了《天啓書》（Sruti）或「揭示的知識」的一部分，簡而言之就是啓示，並且通常附屬於《吠陀經》*的《梵書》部分，並作為它們的第三部分。東方學家列舉了 150 多種《奧義書》，他們認為最古老的《奧義書》大約是在公元前 600 年寫成的；但真正文本的數量可能沒有五分之一。《奧義書》之於《吠陀經》，就像《卡巴拉》之於猶太《聖經》。他們處理和闡述吠陀文本的秘密和神秘的意義。他們談到宇宙的起源、神的本質、精神和靈魂，以及心靈和物質形而上的聯繫。簡而言之：它們包含了人類所有知識的開始和結束，但自從佛陀的時代起，它們就不再揭示它了。如果不是如此，《奧義書》就不能被稱為密傳的，因為它們現在公開地附屬於神聖的婆羅門書籍，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些書籍甚至非種姓者（Mlechchhas）和歐洲東方學家都可以讀到的。其中有一件事總是不斷地指出它們的古老起源，而在所有《奧義書》中也是如此，證明了 (a) 它們的某些部分很久以前就寫成了，是在種姓制度成為至今仍專制的制度之前；以及 (b) 其中一半的內容已被刪除，而其中一些內容已被重寫和刪節。『高等知識的偉大老師和婆羅門，不斷地被描繪成去剎帝利（軍事種姓）國王那裡做他們的學生。』正如考威爾（Cowell）所說，《奧義書》『呼吸著一種完全不同的精神』（與其他婆羅門著作不同），『一種思想自由，在任何早期作品中都不為人知，除了《梨俱吠陀》贊美詩以外。』第二個事實可以用關於佛陀生活的手稿中記錄的一個傳說來解釋。據說《奧義書》最初是在一場改革開始後附屬於《梵書》的，這場改革導致了目前婆羅門種姓制度的排他性，那是在「再生族」入侵印度幾個世紀之後。當那些日子，《奧義書》是完整的，用以教導那些預備啟蒙的弟子。

【*.....『《吠陀經》有一個獨特的雙重意義——一個由文字的字面意義表達，另一個由格律和音調（swara）表示，這是《吠陀經》的生命.....博學的學者和語言學家當然否認音調與哲學或古代密傳教義有任何關係；但音調和光之間的神秘聯繫是它最深奧的秘密之一。』（舒巴羅，《神智學的五年》（"Five Years of Theosophy"），第 154 頁）】

只要《吠陀經》和《梵經》仍然是寺廟婆羅門的獨家財產，且沒有人有權利在這個神聖的種姓之外學習甚至閱讀它們，那麼這種情況就會持續下去。而後是喬達摩（Gautama）的出現，他是迦毗羅衛（Kapilavastu）的王子。在學習了《奧義書》中的全部婆羅門智慧之後，並且發現這些教義與居

住在喜馬拉雅山脈*雪地的「生命教師」們的教義幾乎沒有什麼不同，這位婆羅門的弟子感到憤怒，因為神聖智慧就這樣被扣留了，除了婆羅門之外所有人都無法獲得。因此，他決心通過普及這種智慧來拯救整個世界。而婆羅門看到他們神聖的知識和神秘的智慧落入了「外人」的手中，於是刪減了《奧義書》的文本，最初包含了《吠陀經》和《梵經》加起來三倍的內容；但是沒有改變文本中的一個字。他們從手稿中移除包含存在之謎最重要部分的每一句話。從此以後，婆羅門密碼的鑰匙只屬於受啟蒙者，因此婆羅門可以藉由他們的《奧義書》來公開否認佛陀教導的正確性，而在主要問題上永遠保持沈默。這就是喜馬拉雅山脈之外的密傳傳統。

【*在中國的記錄中又稱「智慧之子們」、「火霧之子們」和「太陽之兄弟們」。福建省神聖圖書館的手稿中提到了西藏自古以來就是神秘學的重要場所，遠比佛陀還要早。「偉大的」禹帝(公元前 2207 年)，是一個虔誠的神秘主義者和偉大開悟者，據說他的知識來自西藏的「雪域的偉大老師」。】

商羯羅 (Sri Sankaracharya) 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啟蒙者，他針對《奧義書》寫了許多注釋 (Bhashya)。但是，正如我們有理由認為的那樣，他最初的論文還沒有落入傭人之手，因為他們在他的修道院 (mathams) 中被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來。還有更重要的理由相信，由他們最偉大的闡釋者對於婆羅門密傳教義所做的無價注釋將會流傳多年；但對大多數印度教徒來說，都只讀字面上的意思，除了司瑪塔 (Smartava) 婆羅門之外。這個由商羯羅創立的教派 (在印度南部仍然非常壯大) 現在幾乎是唯一一個培養學生擁有足夠的知識來理解註釋的言外之意。據我所知，那是因為只有他們偶爾會在的修道院中，有真正的啟蒙者為首，例如，在邁索爾 (Mysore) 西高止山脈 (Ghauts) 的辛加基里 (Sringeri-giri)。另一方面，在婆羅門這個極度排外的種姓中，沒有任何教派比司瑪塔派更排外；它的追隨者沈默寡言，不願說出他們可能知道的神秘科學和深奧學說，這與他們的驕傲和學識不相上下。

因此，發出本聲明的作者必須事先做好準備以面對強烈反對，甚至受到在本作品中提出這些聲明的否認。這裡所說的，並沒有聲稱在一切細節上是完全正確的。縱使事實就在那，幾乎不能否認。但是，鑒於所研究主題的內在困難，以及英語 (和所有其他歐洲語言一樣) 在表達某些思想方面，有著幾乎無法克服的限制，作者很可能沒有以最好和最清楚的形式提出解釋；然而，在任何不利的情況下，已經做出所有能做的，這是對任何作家能期望的最大限度了。

讓我們來概括、並通過所闡述主題的廣泛性，來展示若要充分公正地對待它們是多麼困難。

(1) 《秘密教義》是歷代積累下來的智慧，它的宇宙開創論本身就是最驚人和最詳盡的體系，例如，甚至在印度《往世書》的公開教義中也是如此。但是，神秘象徵主義的神秘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於那些佔據了無數代靈視者和先知、且被用於記錄和解釋的事實，在令人眼花繚亂的進化進程中，都被記錄在幾頁幾何符號和字形上。這些靈視者閃爍的目光已經深入到物質的核心，並記錄了那裡事物的靈魂；這是一個凡夫俗子，無論學得多深，也只能感知形式的外在作用。但現代科學不相信「事物的靈魂」，因此排斥整個古代宇宙創造論體系。說這個體系不過是一個或幾個人的幻想是沒有用的。因為它是不間斷的記錄，涵蓋了數千代先知，他們各自的經歷都是為了檢驗和驗證一個口頭傳播的傳統，是由早期種族傳給另一種族；這些是由更高等、更崇高的存在所教導的，他們監督人類童年時期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第五種族的「智者」，從最後的大災難和大陸的遷移中被拯救出來後，在學習中度過他們的一生，而非在教學中。他們是怎麼做到的？答案是：從大自然的每一個部門中，檢查、試驗和驗證古老傳統，源自偉大開悟者們的各自異象。而開悟者們在身體、心靈、心靈感應和精神組織都得到了最大可能程度的發展和完善。一個開悟者的異象只有經過其他開悟者的異象，以作為獨立的證據，和幾個世紀經驗的檢驗和證實，才能被人們所接受。

(2) 這一體系的根本法則，是遍一同質的神聖的「基質原則」，是一個根本的起因。一切都是從這個中心點出現的、圍繞並朝向這個中心點吸引，而其餘的哲學就繫於此之上。

.....『有些人，他們的燈照得更亮，
已被引導
從一個起因到另一個起因，來到大自然的秘密之源
並發現那一最初原則必須是.....』

它之所以被稱為「基質—原則」，是因為它在顯化的宇宙層面上成為「基質」，是一種幻覺，而在無始無終的抽象、可見和不可見的「空間」中，它仍然是一種「原則」。它是無所不在的實在：非個人的，因為它包含了所有和一切。它的非人格性是這個體系的基本概念。它潛伏在宇宙中的每一個原子中，並且是宇宙本身。(參見《象徵主義、原初質和神聖思想》的章節。)

(3) 宇宙是這種未知的絕對本質的週期性顯化。然而，稱它為「要素」會違背了這個哲學的最初精神。因為，雖然在這種情況下，名詞「本質」(essence)或許由動詞「存在」(esse)衍生而來，但「它」不能與人類智力所能構想的任何一種存在相等同。對「它」的最佳描述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質，而是兩者兼而有之。事實上，「梵和原初質」是一體的，但在顯化的普遍概念中是「二」，甚至在「遍一邏各斯」最初顯化的概念中也是二。正如《博伽梵歌註釋》中有才能的講師所指出的那樣：從「遍一邏各斯」的客體立場來看，它被視為原初質而不是梵；是作為它的面紗，而不是那隱藏在它後面的無限、絕對的遍一實在。

(4) 宇宙和其中的一切都被稱為幻覺，因為一切都是暫時的，從螢火蟲短暫的生命到太陽短暫的生命。與「遍一」和這一原則的永恆不變相比，宇宙及其瞬息萬變的形體，在一個哲學家的心目中，必然不過是如鬼火般。然而，宇宙對於其中有意識的存在來說，是足夠真實的，儘管他們就像宇宙本身一樣不真實。

(5) 宇宙中的一切，包括它的所有的界，都是有意識的；也就是它們被賦予了一種屬於自己的意識，並處於自己的感知層面。我們人類必須記住，不能因為我們沒有感知到任何可識別的意識跡象，比如在石頭中的意識，我們就有權利說那裡不存在意識。沒有所謂「死的」或「盲目的」物質，正如沒有「盲目的」或「無意識的」法則一樣。這些在神秘哲學的概念中找不到一席之地。後者從不停留在表面現象上，因為它的本體性要素比它的客體對應物有更多的實在性；在這一點上，它類似於中世紀的唯名論者，對他們來說，普遍的才是實在的，而個體只存在於名稱和人的想象中。

(6) 宇宙是由內而外運作和引導的。其上如其下；就如天上怎樣，地上也怎樣；而人類作為微觀宇宙和宏觀宇宙的縮影，是這一普遍法則及其行為方式的活生生見證人。我們看到，每一個外在的動作、行為、姿態，無論是自願的還是機械的、有機的還是心智的，都是源於內在的感覺或情感、意志或決心、思想或心靈所產生的。正常情況下，人的外在身體除非受到內在衝動的刺激，否則不可能發生向外的運動或變化；而這種內在衝動是通過前面所述三種功能之一所產生的，外在或顯化的宇宙也是如此。整個太陽系都是由幾乎無窮無盡的有感知存在階層所引導、控制和激活的，每個都有自己的使命，他們是「信使」，只是因為他們是業力和宇宙法則的代理人；不管我們給他們取什麼名字，稱為禪那主們或天使們。它們在各自的意識和智能水平上有無限的差異；若有人說他們都是純潔的神靈，而沒有任何「時間慣於掠奪」的塵世成分，那這只能是沈溺於詩意的幻想。因為這些存在中的每一個，要麼曾經是人，要麼準備成為一個人；如果不是在現在，那麼就是在過去或即將到來的循環中(顯化期)。當他們是完美的、非新生的人；在道德上，他們在更高的層面(更少物質)不同於塵世人類，只因為他們缺乏人格的感覺和人類情感的本性，這兩個純粹的塵世特徵。前者，或稱「完美者」，已經擺脫了這些感覺，因為(a)他們不再有肉體，這個使靈魂永遠麻木的負擔；(b)純粹的精神元素不受束縛而更加自由，他們比任何人類更少受到幻覺的影響；除非這個人類是一個開悟者，能保持他的兩個人格，即精神和身體上的完全分離。早期發展的單子，從來沒有塵世的身體，因而可以沒有個性或自我主義的感覺。所謂「人格」是一種限制和關聯，或者如柯

勒律治 (Coleridge) 所定義的「存在於自身的個體性，但以一種本性為基礎」，這個術語當然不能用於非人類實體；但是，正如歷代靈視者所堅持的一個事實那樣，這些存在者，無論高或低，都沒有個體性或人格來作為單獨的實體。沒有個體性指的是他不會像一個人類說：『我是我自己，而不是別人；』換句話說，他們不像塵世上的人和物那樣有明顯的分離感。它們個體性的特徵在於各自的階層，而不在於它們各自的單位；而這些特徵只隨著這些階層所處的層面等級而變化：越是接近同質性和遍一神聖的區域，該階層的個體性就越純粹、越不突出。它們在各方面都是有限的，除了它們的高等原則，即反映宇宙神聖火焰的不朽火花；它只在幻覺的層面上分化形成個體化和分隔，與其他物一樣虛幻。他們是「活躍者」，因為他們是從「絕對生命」中投射到幻覺太陽系屏幕上的流；在意識到這些「生命」而使在無知之火熄滅之前，在其中生命的存在不會滅絕。在未被創造光束的加速影響下，大中央太陽的反映輻射在生命之河的無數岸邊，它是它們其中的內在法則，並屬於不朽之水；而它分化的外衣就像人的身體一樣易腐爛。因此，楊 (Young) 這樣說是對的：

『天使們是更高等的人』

且就只有這樣。他們既不是「看守」天使，也不是「保護」天使；他們也不是「至高者的報信者」，更不是人類想象力所創造的任何神的「憤怒使者」。懇求他們的保護是愚蠢的，就像相信他們的同情可以通過任何一種討好來獲得一樣；因為他們和人類一樣，都是那不可改變的業力和宇宙法則的奴隸和生物。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他們本質上沒有人格的成分，也就不可能像人類一樣有個人的特質。例如在他們公開的宗教中，人們將人格特質賦予他們擬人化的神，形成嫉妒和排外的神，他會喜悅、會感到忿怒、喜愛祭物，並且在他的虛妄中，比一切有限的愚妄人類更專橫。如卷二所示，人類在某種意義上，作為所有這些天上階層要素的綜合體，他自己可能會成功地超越任何階層或類別，甚至是它們的組合。據說，『人既不能討好天神，也不能命令它們。』但是，人類通過癱瘓他低等人格，從而充分認識到他的本體與遍一絕對本體的不可分離性；即使在他的塵世生活中，人也能成為「我們中的一員」。因此，通過吃知識的果實來消除無知，人變得像一個埃洛希姆 (Elohim) 或天上人 (Dhyanis)；一旦到了他們的層面上，那統治著每一階層的團結與完美和諧的精神，就必須擴展到他身上，並在每一個具體的方面保護他。

阻礙科學家相信神性和自然神靈的主要困難在於他們的物質主義。而唯靈論者主要障礙是，他們對物質的真正本質和性質普遍無知，除了一些神秘主義者和卡巴拉主義者之外；這就妨礙了他相信自然神靈，同時又保留著對死者「靈體」的盲目信仰。接受或拒絕大自然萬物根本本質是一體性的理論，主要在於相信或不相信在我們周圍存在著除了死者的靈體之外，還有其他有意識的存在。

只有正確理解「精神—物質」的原始進化及其真正的本質，才能進一步向學生闡明神秘的宇宙創造論，並為提供他後續研究唯一可靠的線索。

正如剛才所顯示的，在清醒的事實中，每一個所謂的「神靈」要麼是一個沒有肉體的人，要麼是一個未來的人。從最高的大天使 (禪那主) 往下到所有有意識的「建造者」(低等精神實體)，所有這些都是人類，曾生活在萬世以前的其他顯化期，是在這個或其他層面；同理，低等的、半智能的和非智能的元素精靈都是未來的人。僅憑神靈擁有智能這一事實，就向神秘主義者證明，那個存在一定曾經是一個人類，並在整個人類週期中獲得了他的知識和智慧。宇宙中只有一種不可分割的、絕對全知和智能，且這震顫著整個有限太陽系的每一個原子和無窮小點：這太陽系是沒有邊界的，人們把它叫做空間，獨立於其中所包含的任何東西來考慮。但它在顯化的世界裡的映像的最初分化是純粹是精神的，而在它裡面產生的存在，並沒有被賦予與我們所想象的任何意識有關係。在他們個人與個體上獲得人類的意識或智力之前，不可能擁有這些。這可能是一個謎，但它是一個事實；在深奧的哲學中，也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

大自然的整個秩序表明人類在向更高的生命邁進。在看似最盲目的力量的作用下，也存在著設計。進化的整個過程及其無窮無盡的適應性就是這的一個證明。淘汰弱小物種、為強者騰出空間、

且確保「適者生存」的永恆法則，儘管其直接行動是如此殘酷，但所有這些法則都在朝著偉大的目標努力。適應的過程確實會發生，且在生存的鬥爭中適者生存；這一事實表明所謂的「無意識大自然」*實際上是一種由半智能存在(元素精靈)操縱的力量的集合，並且受到高等行星神靈(禪那主們)的指引，它的集體集合構成了未顯化邏各斯的顯化話語(verbum)，同時構成了宇宙的心靈及其不變的法則。

【*從抽象意義上說，大自然不能是「無意識的」，因為它是絕對意識的散發物，因此是絕對意識的一個方面(在顯化的層面上)。那些膽敢否定植物、甚至礦物擁有自身意識的人在哪裡呢？他只能說這種意識是超出他的理解的。】

宇宙在三個不同的方面有三種不同的表現形式，這個神秘哲學印記在我們思想留上：「先已存在的」從「永遠存在」的(進化出來)；以及「現象」，也就是幻覺、映像和其中影子的世界。在被稱為「顯化期」的生命大奧秘與戲劇中，真正的太陽系就像被放置在白色屏幕後面的物體，中國의皮影投射在上面，並通過魔術燈召喚出來。真實的人物和事物是看不見的，而進化的線是由看不見的手拉著的；因此，實在是在大幻覺(Mahamaya)陷阱背後，而人類和事物不過是它在白色屏幕上的映像。這種思想在印度和伽勒底中每一種哲學、每一種宗教中，不管在大洪水之前和之後，都被中國和希臘聖賢所傳授。在前者國家裡的公開教義中，這三個宇宙被寓言化了：是由中心永恆的胚芽所散發的三個三元組，並與之形成一種至高一體性：最初的、顯化的、創造的三元組，或三合一。後者不過是一個象徵，以具體表現形式象徵前兩種理念。因此，神秘哲學超越了這種純粹形而上學概念的必然性，而只把第一種稱為永遠存在的東西。這是印度六大哲學流派中的每個學派的觀點，而這六個原則構成了智慧的單元體，其中「靈知」(gnosis)，即隱藏的知識，是第七個原則。

儘管作者對這七節可能只是表面上的評論，但她希望在這部宇宙起源的作品中，已經給出了足夠多的信息，以顯示古老的教義更加科學性(現代意義上的「科學」)，而不是僅就其公開教義的一面來看待和評判任何其他古代經文。然而，正如之前所承認的，這項作品保留的東西遠遠多於它給出的，而我們邀請學生使用他自己的直覺。我們主要關心的是闡明那些已經給出去的教導，而令我們遺憾的是，有時給出的是非常不正確的；無論何時何地，我們盡可能通過額外的內容來補充所暗示的知識；為了保護我們的教義不受現代宗派主義的過於猛烈的攻擊，特別是近代唯物主義的那些學說，這些常常被錯誤地稱為科學；然而事實上，「科學家」和「假充內行的人」這兩個詞，應該獨自承擔向世界提供的許多不合邏輯理論的責任。公眾在極度無知的情況下，盲目地接受來自「權威」的一切，把一個科學家的每一句話都當作已被證實的事實，並認為這是自己的責任；且公眾被教導要嘲笑任何來自「異教徒」來源的信息。因此，要對抗唯物主義的科學家，只能用他們自己的武器，也就是爭議和爭論；因此，每本書都增加了一個附錄，對比我們與科學各自的觀點，並說明即使是偉大的權威也可能經常犯錯。為了有效地做到這一點，我們相信，通過展示對手的弱點，以及通過證明他們過於頻繁的詭辯(被當作科學名言)是不正確的。我們堅持赫爾墨斯和他的「智慧」，就其普遍性而言；儘管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它們與那時代的直覺和經驗相反，且他們認為真理是西方世界獨有的。因此產生了分歧。正如赫爾墨斯所說：「智慧與感知有很大的不同；因為感知是感知到超越它的事物，但智慧(gyi)是感知的終結。」即終結我們物質大腦及其智力的幻覺；如此強調了那辛苦獲得的感官和心智(心靈)的知識、與精神性神聖靈魂(菩提)的直覺全知全能之間的對比。

無論這些實際的著作在遙遠的未來的命運如何，我們希望迄今已證明下列事實：

(1)《秘密教義》沒有教導無神論，除了在印度教意義上的「拒絕偶像」(nastika)一詞，包括每一個擬人化的神。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個神秘主義者都是「拒絕偶像者」。

(2)它承認一個宇宙的邏各斯或一個集體的「創造者」；一個「造物主們」(Demi-urgos)，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一個人說某位「建築師」是一座大廈的「創造者」，但他從未碰過它的一塊石頭，而是在制定計劃的時候，把所有的體力活都留給了石匠；在我們的情況下，創造計劃是由宇宙

的理念所提供的，而建設性的工作則給智能力量的群眾。但是「造物者們」並不是人格的神，不是一個不完美的宇宙外之神，而只是禪那主和其他力量的集合。

至於後者——

(3) 他們的性質是雙重的；由 (a) 物質固有的非理性的野蠻能量和 (b) 指導和引導這種能量的智能靈魂或宇宙意識所組成，而這是普遍心靈理念映射的禪那主思想。這導致了地球上一系列永恆的物質顯化和道德影響，整體在顯化期期間服從於業力。因為這個過程並不總是完美的；而且，儘管有許多證據表明，它可能在幕後展示出一種指導性的智慧，但它仍然展示出與理想的差距和缺陷，甚至常常導致明顯的失敗。因此，無論是集體的群眾 (造物者們)，還是任何單獨的運作力量，都不是適合神聖的榮耀或崇拜的對象。然而，他們全部都有權得到人類的感激崇敬，而人類應該永遠努力幫助理念的神聖進化，透過在循環的任務中，盡其所能成為大自然的合作者。只有永遠不可知、永遠無法察覺的「起因」(Karana)，作為一切起因的無因之因，才能在我們心中神聖而從未踏足的土地上有它的神龕和祭壇；這是不可見的、不可觸的、不可提及的，除了通過我們精神意識的「靜止微小的聲音」。在它面前敬拜的人，應當在他們靈魂*的寂靜和聖潔的孤獨中敬拜；使他們的精神成為他們與普遍精神之間唯一的媒介、使他們的善行成為唯一的祭司，並使他們罪惡的意圖成為獻祭給「臨在」的唯一可見和客體的祭品。(見第二部，《論隱藏的神》。)

【*『當你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偽善的人那樣……你要進到你的內室，關上門，向你秘密的父親禱告。』《馬太福音》VI)。我們內在的父親「秘密的」在我們靈魂知覺的「內室」裡，他是我們第七個原則。耶穌說：『天國和神之國是在我們裡面，不是在外面。』為什麼基督徒如此喜歡的機械性重複這些智慧話語，卻又對其不言自明的意義完全視而不見？】

(4) 物質是永恆的。它是遍一無限的普遍心靈將其理念建立其上的載體 (物質基礎)。因此，神秘主義者認為大自然中沒有無機物或死物質；而科學對兩者的區分是沒有根據、武斷的、缺乏道理的。

精確科學是一個變化無常的女人，正如我們都從經驗中知道的那樣；然而，不管科學怎麼想，神秘主義從遠古時代起就有與之不同的認識和教導，從摩奴、赫爾墨斯到帕拉塞爾蘇斯和他的繼任者。

三重偉大的赫爾墨斯如此說：『哦，我的兒子，物質會形成；它過去存在；因為物質是「形成」的載體。*』「形成」是未創造之神的活動模式。物質 (客體) 被賦予了變化的胚芽，於是物質就產生了，因為創造力量按照理想形體塑造它。尚未產生的物質沒有形體；當它投入運作時，它就形成了。』(《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定義》("The Definitions of Asclepios")，第 134 頁，《世界的聖母》("Virgin of the World"))

【*已故的金斯福德夫人 (Mrs. (Dr.) Kingsford) 對此發表了腳注，她是赫爾墨斯殘篇的能幹的翻譯家和編輯人 (見《世界的聖母》)：『梅納德博士 (Dr. Menard) 注意到，在希臘語中，「出生」和「形成」由同一個詞來代表。這裡的想法表達的是世界的物質本質上是永恆的，但在創造或「形成」之前，它是處於被動和靜止的狀態。因此，它在投入運作之前是「存在的」；現在它「形成」了，也就是說，它變成可移動與能進展的。』她還補充了純粹的吠檀多學派教義的赫爾墨斯哲學，說道：『因此創造是神的活動時期 (顯化期)，並根據赫爾墨斯的思想 (而這又根據吠檀多思想)，他有兩種模式：活動或存在，是進化的神 (Deus explicitus)；和存在的被動性 (沈睡期)，是內捲的神 (Deus implicitus)。這兩種模式都是完美和完整的，就像人的醒著和睡著的狀態一樣。德國哲學家費希特 (Fichte) 把存在 (Seyn) 視為一，我們只有通過出現 (Dasein) 才知道它是多元的。這個觀點完全是赫爾墨斯的。「理想形體」是新柏拉圖主義者的原型理念或成形性的理念；是事物的永恆和主體的概念，在「形成」之前就存在於神聖心靈中。』(第 134 頁)。】

『一切都是一個普遍創造性力量的產物……大自然中沒有什麼是死的。一切都是有機和有生命的，因此整個世界似乎就是一個有生命的有機體。』(帕拉塞爾蘇斯《雅典哲學》Paracelsus, "Philosophia ad Athenienses")，哈特曼(F. Hartmann)譯，第44頁)

(5) 宇宙從它的理想計劃中進化而來，並在吠壇多稱之為梵的無意識中永恆維持。這實際上與西方最高哲學的結論是一致的，即柏拉圖的「內在的、永恆的和自我存在的理念」，現在反映在馮·哈特曼(Von Hartmann)的理論中。而赫伯特·斯賓塞的「不可知」與神秘主義者所相信的超驗實在只有微弱的相似之處，這往往只是「現象背後的力量」的擬人化，它是一種無限的、永恆的能量，萬物都是從這種能量誕生的，而「無意識哲學」的作者(僅在這方面)已接近人類所能解決的最大的奧秘。無論是在古代哲學還是中世紀哲學中，很少有人敢於探討或暗示這一主題。帕拉塞爾蘇斯在推理上提到了它。他的思想極好的被綜合在《帕拉塞爾蘇斯的生活》("Life of Paracelsus")一書中，由哈特曼博士(F.T.S. Dr. F. Hartmann)所著。

所有的基督教卡巴拉主義者都很理解東方的根本思想：活躍的力量，是「大氣息的永恆運動」，只在每一個新時期的黎明喚醒太陽系，並通過兩種相反的力量使它運動起來*，從而使它在幻覺層面上變成客體。換句話說，這種雙重運動將太陽系從永恆理想的層面轉移到有限顯化的層面，或從本體層面轉移到現象層面。一切現在存在、過去存在、將來存在、永遠存在的東西，甚至無數的形體，都是只是在其客體是有限的、易逝的，而不是它們的理想形體。它們以理念的方式存在於永恆†中，當它們逝去時，將以映像的形式存在。無論是人類的形體，還是任何動物、植物或石頭的形體，都不曾被創造出來，只有在我們這個層面上，它才開始「形成」，即將其物質性客體化，或由內而外擴展，從最崇高和超感官的要素擴展到其最粗大的外表。因此我們人類的形體已經以星光體原型或空靈原型存在於永恆之中；根據這些模型，那些精神存在(或稱眾神)，他們的責任是把它們帶入客體存在和塵世生命，使未來的自我從他們自己的要素進化出的原質形體。在這之後，當這個人類載體(Upadhi)、或稱基本模型就準備好了，大自然的塵世力量就開始在這些超感官的模型上工作了，這些超感官的模型，除了包括它們自己的元素以外，還包含著地球上所有過去的植物和未來的動物形體的元素。因此，人的外殼在具有人的形狀之前，要經過所有的植物和動物的身體。這將在第二卷中詳細描述以及評論，這裡就沒有必要再多說了。

【* 向心力和離心力，分別是男性和女性，正極和負極、身體和精神，這兩個是遍一原初力量。】

【† 神秘主義教導我們，任何東西若不是因為其理想類型已存在於主體層面，否則它不能給予任何形體，無論是由大自然還是由人。更進一步的說，某物的形體或形狀不可能進入人類的意識，或在他的想象中進化，除非它的原型早已存在，或至少是近似。】

根據帕拉塞爾蘇斯的「赫爾墨斯-卡巴拉主義」哲學，這是「原質」(Yliaster)，是由克魯克斯先生(Mr. Crookes)在化學領域引入新名詞「原質」(Protyle)的祖先，或者是從自身進化出太陽系的原初質。

『當進化發生時，原質分裂了自己……溶化和溶解，從自身內部發展出混沌(Ideos、Iliados)，稱為「大神秘基質」(Mysterium magnum)、「大靈薄」(Limbus Major)或原初物質。這種原初要素具有一元論的性質，它自身不僅顯化為生命活動，一種精神力量，一種看不見的、無法理解的、無法描述的力量，而且還顯化為構成生命實體基質的重要物質。』原初物質(proto-ilos)作為一切被創造的東西的母體，其中包含著構成一切的基質。它就是混沌……其中誕生宏觀宇宙，以及後來的「個別神秘基質」(Mysteria Specialia)*中的進化和分裂，使每一個獨立的存在都產生了。『所有的

東西和基本物質都包含在它的潛能中，但不是實際中。」這使得譯者哈特曼博士公正地觀察到『似乎帕拉塞爾蘇斯在三百年前就預見到現代關於「物質力量」的發現。』(第 42 頁)

【*這個詞由哈特曼博士根據他之前的帕拉塞爾蘇斯的原文中解釋如下。根據這位偉大的薔薇十字會成員的說法：『神秘基質是一切，其中可能會發展某些東西，它們只在胚芽狀態下被包含其中。種子是植物的「神秘基質」，蛋是活鳥的「神秘基質」，等等。】

因此，這個「大靈薄」，或帕拉塞爾蘇斯的原質，其實就是我們內在老朋友「父親-母親」出現在空間之前，可以在第二詩節和其他詩節中看到。它是太陽系的普遍基質，由原初質 (Aditi-Prakriti) 以宏觀和微觀宇宙 (或宇宙和我們的地球) *中的雙重特徵表現，即精神和物質的性質。我們發現在帕拉塞爾蘇斯解釋它時說到：『「大靈薄」是所有生物生長的苗圃，就像一棵樹從一粒小種子中生長出來一樣；然而，不同的是，大靈薄源自「話語」，而小靈薄 (塵世上的種子或精子) 從塵世取其來源。

【*只有中世紀的卡巴拉主義者，他們繼猶太教和一兩個新柏拉圖主義者之後，才把「微觀宇宙」這個詞應用到人類身上。古代哲學認為地球是宏觀宇宙的微觀宇宙，而人是兩者的產物。】

大靈薄是萬物誕生的種子，小靈薄是每一個繁殖自己形體的最終存在，而其本身就是由大靈薄產生的。小靈薄具備大靈薄的所有條件，就像兒子擁有與父親類似的組織一樣。』【見第二部第三章注釋】...『隨著原質的溶解，阿瑞斯 (Ares) 作為分裂、分化和個體化的力量 (宇宙電，另一位老朋友) ...開始採取行動。所有的生產都是由於分離而發生的。從原初物質中產生了火、水、氣和土的元素，然而這些元素的誕生並不是以物質的形式，也不是通過簡單的分離，』而是通過精神的、動態的非複雜組合，即機械混合而不是化學合成；就像火可以從卵石裡生出來，樹可以從種子裡生出來一樣，即使卵石裡本來沒有火，種子裡也沒有樹。精神是活的，而生命是精神，而生命和精神 (Prakriti Purusha) (?) 產生所有的東西，但它們本質上是一而不是二 元素每一個也有它自己的原質，因為每一種形體的物質的一切活動，都只是同一源泉的排出物。但是，就像種子長出根和纖維、然後是莖和枝葉、最後是花和種子一樣；同樣地，所有的生命都是從各元素中誕生的，由一些基本物質組成，從中其他形式的生命可以產生，並具有它們父母的特徵。』(譯者評論道：『這個教義，在 300 年前就已經傳播了；這與達爾文將此提出一種新的形式並闡述後，使現代思想發生了革命性變化的理論是一致的。迦毘羅 (Kapila) 在數論 (Sankhya) 哲學中對此做了更詳細的闡述。』) ... 作為所有生物之母的元素們具有不可見的、精神性的本質，並有靈魂*。它們都源自「大神秘基質」。(《雅典哲學》"Philosophia ad Athenienses")

【*東方的神秘主義者說，工作者在不可見的各世界裡，在神秘大自然的面紗後面，或在隱藏的大自然中，『被精神存在所引導與活化』。】

把這個和《毗瑟奴《往世書》》 (Vishnu Purana) 比較一下。

「從具身的精神 (Kshetrajna?) 所主導的原初物質 (Pradhana) 開始這些性質的進化.....從偉大的原則「偉大」(Mahat, 普遍智能，或心靈) ... 誕生從這些微妙元素的起源，而這些微妙元素是感官的起源...」(第一卷，ii)。

由此可見，大自然一切基本真理都是普遍且古老的，而關於精神、物質和宇宙的基本思想，或者關於神、基質和人的基本思想，都是相同的。從印度和埃及的經文中，很容易辨認出世界上最古老的兩大宗教哲學——印度教和赫爾墨斯主義兩者的同一性。

讀過我們剛剛提到的已故朋友安娜·金斯福德 (Anna Kingsford) 博士所最新翻譯和編排的《赫爾墨斯殘篇》的人，就會明白這一點。儘管這些作品在希臘和基督教的宗派主義手中歷經毀容和蹂躪，譯者還是敏銳而直覺地抓住了它們的弱點，並試圖通過解釋和腳注來彌補它們。她說：『「工作的眾神」或稱泰坦們 (Titans) 作為至高神*的代理人，創造了可見世界；這是一種完全赫爾墨斯主義的思想，可見於所有宗教體系中，並與現代科學研究 (?) 相一致；現代科學研究在每個地方向我們展示了透過大自然力量運作的神聖力量。』

【*這是在上述殘篇中經常出現的一種表達，對此我們表示反對。普遍心靈不是一個存在或「神」。】

『赫耳墨斯說，那包含一切的普遍存在，它是一切；它使靈魂和世界、以及大自然所包含的一切運動起來。在普遍生命的多重統一性中，無數的個體因其差異而區別開來，然而，它們卻以這樣一種方式合一，即全體為一，一切都從一體性中產生。』(《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os"), 第一部)

『神不是一個心靈，而是心靈存在的原因；不是一個精神，而是精神存在的原因；不是光，而是光存在是原因。』(《神聖的皮曼德》("Divine Pyramander") 第九卷，v. 64)

上面清楚地表明，《神聖的皮曼德》無論在某些段落中被基督教的「潤飾」而扭曲得多麼嚴重，仍然是一位哲學家寫的；而大多數所謂的「赫爾墨斯殘篇」是宗派異教徒的產物，他們傾向於塑造一個擬人化的至高存在。然而，兩者都是神秘哲學和印度《往世書》的回聲。

比較兩種祈禱，一種是赫爾墨斯的「至高一切」，另一種是後來雅利安人的「至高一切」。《蘇達辭書》("Suidas") 引用了一個赫爾墨斯片段 (見金斯福德夫人的《世界的聖母》)：—

『我懇求你，上天，偉大神的神聖作品；我懇求你，父親的聲音，在宇宙世界形成之初發出的聲音；我用言詞懇求你，那支持萬物之父的獨子；請賜恩，請賜恩。』

在此之前，有這樣一句話：『因此，理念之光在理念之光之前，而智能體的發光智能過去總是存在，它的統一性只不過是那籠罩宇宙的精神。他不是神或天使，也不是別的本質，因為他(它?)是一切萬物、力量和光的主；一切都取依賴他(它)，都在他(它)裡面，等等。』(《赫耳墨斯寫給阿蒙 (Ammon) 的作品片段》)

這與同一個三重偉大赫爾墨斯相矛盾，他說：『談論神是不可能的。因為物質的不能表達非物質的……那沒有任何身體、沒有外表、沒有形體、沒有物質的東西，是不能用感官理解的。我明白，塔蒂奧斯 (Tatios)，我明白，那是無法定義的—那就是神。』【《物質牧歌》，《斯托布斯選集》("Physical Eclogues", "Florilegium of Stobaeus")】

這兩段之間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這表明 (a) 赫爾墨斯是一個通用的化名，被一系列世代的神秘主義者用於各種掩蓋，(b) 在接受一個殘篇作為密傳的教學之前，必須使用很大的洞察力來識別，而不能只是因為它是不可否認的古老。現在讓我們把上面的這段話，和印度教經文中的一段類似的祈禱進行比較；毫無疑問，這段印度經文若沒有更古老的話，至少也同樣古老。這裡有破滅仙人 (Parasara)，即雅利安的「赫爾墨斯」，他教導彌勒 (Maitreya)，即印度的阿斯克勒庇俄斯 (Asclepios)，並向毗瑟奴的三位一體祈禱。

『榮耀歸於不可改變的、神聖的、永恆至高的毗瑟奴，屬於遍一本性，是高於一切的力量；榮耀歸於他，他是梵天、毗瑟奴和濕婆 (Hiranyagarbha, Hari 和 Sankara)，也就是世界的創造者、保護者和毀滅者；榮耀歸於瓦蘇德瓦 (Vasudeva)，他是 (他的崇拜者的) 解放者；榮耀歸於那本質既是

單一的，又是多方面的；榮耀歸於那既是微妙又是有形體的，既不分開又分開的；榮耀歸於毗瑟奴，他導致最終解放、導致創造與存在、以及世界的結束；他是世界的根，他又包含世界。』（《毗瑟奴《往世書》》，I 書）

這是一個宏大的祈禱，在它之下充滿了哲學意義；但是，對於世俗大眾來說，這如同第一篇是在暗示一個擬人化的存在。我們必須尊重主宰這兩者的感覺；但是，我們不得不發現它與它的內在意義完全不協調，甚至與同一篇赫爾墨斯的論文中所說的完全不協調：

『實在並不存在於塵世上，我的孩子，它也不可能在那上面……塵世上沒有什麼是真實的，只有表象……他（人類）作為人不是真實的，我的孩子。那真實的只由它自己組成，且它仍然是它自己……人是短暫的，所以他不是真實的，他只是表象，而表象是最高的幻覺。』

塔蒂奧斯：那麼，我的父親，天體有各式各樣，因此它們不是真實的？

赫爾墨斯：那些受出生和變化支配的東西不是真實的……在它們中也有一定的虛偽性，因為它們也是變化無常的…

塔蒂奧斯：那麼，什麼是原初的實在呢？

赫爾墨斯：是那個遍一和單獨的東西，塔蒂奧斯啊；那不是由物質構成的，也不是在任何身體中。它既沒有顏色也沒有形體，既不改變也不傳播，但它始終存在。』

這與吠陀的教導非常一致。其主導思想是神秘主義；許多是赫爾墨斯殘篇中的段落，整體上屬於《秘密教義》。

後者教導我們，整個宇宙由智能和半智能的力量所統治，就像從一開始所說的那樣。基督教神學承認這些，甚至強迫人們相信這些，但卻武斷地將它們劃分為「天使」和「魔鬼」。科學否定了這種力量的存在，並嘲笑了這種想法。唯靈論者相信死者的靈體，但在這些靈體之外，他們完全否認任何其他性質或種類的不可見存在。因此，神秘主義者和卡巴拉主義者是唯一理性地闡述古代傳統的人；這些傳統在現在達到了兩個極端，一方面是教條式的信仰，另一方面是教條式的否認。而信仰和不信仰都只包含精神和物質顯化的無限視野中的一個小角落；因此，兩者從各自的立場來看都是正確的，但都錯誤地認為它們可以用自己特定而狹窄的障礙來限制整體；因為他們永遠也做不到。在這方面，科學、神學，甚至是唯靈論，都沒有比鴿鳥表現出更多的智慧。鴿鳥把它的頭埋在腳邊的沙子裡，確信除了它自己的觀察點，和它那愚蠢的腦袋所佔的有限面積之外，什麼都沒有。

由於目前西方「文明的」種族的世俗人所能觸及有關此主題的作品，僅存上述的赫爾墨斯書籍，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赫爾墨斯殘篇，因此我們或許將它們與神秘哲學的教導來作比較。若為了這個目的而引用任何其他作品都是沒有用的，因為公眾對迦勒底人的作品一無所知；這些作品被翻譯成阿拉伯語，並由一些蘇菲派 (Sufi) 啟蒙者保存下來。因此，最近由 金斯福德夫人 (Mrs. A. Kingsford, F.T.S.) 編纂並注釋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定義》，其中一些說法與東方神秘教義驚人地一致，因此不得不拿來作比較。雖然不少段落展示出後來一些基督教之手的明顯印痕，但總的來說，神靈 (genii) *和眾神的特徵都是東方教義的特徵，而關於其他的事情則有一些段落與我們的教義有很多的不同。以下是一些例子：——

【*赫密斯哲學家（在原始文本中）稱之為眾神 (Theoi)、神靈 (Genii) 和守護神 (Daimones)，這些實體我們稱為天神 (Devas，眾神)、禪那主 (Dhyani Chohans)、吉特卡拉 (Chitkala，佛教徒稱呼為觀音) 以及其他名字。守護神在蘇格拉底式的意義上，甚至在東方和拉丁的神學意義上，是人類種族的守護神靈；就像赫爾墨斯說的：『是那些住在不朽者附近的人，在那裡看守著人類的事務。』在

神秘的說法中，他們被稱為「吉蒂卡拉」(Chitkala)，其中一些從他們自己的要素上為人類提供了他的第四和第五原則；還有一些被稱為祖靈 (Pitris)。這將在我們講到完整的人是如何產生時加以解釋。這個名字的詞根是「吉蒂」(Chiti)，代表『通過它，行為和各種知識的效果和後果，被選擇來用於靈魂。』或良心，即人的內在聲音。對於瑜伽士來說，「吉蒂」是「普遍心靈」(Mahat) 的同義詞，是最初和神聖智能；但在神秘哲學中，「普遍心靈」是「吉蒂」的根，是它的胚芽；「吉蒂」是心靈與菩提結合後的一種性質，是一種通過精神上的親和而吸引自己的性質，當它在人體內充分發育時，就是「吉蒂卡拉」。這就是為什麼說，「吉蒂」是一個獲得神秘生命的聲音和成為觀音。

一段私人評論*的摘錄，至今仍是秘密：——

【*這個 (教導) 不是指超越我們小的宇宙邊界的原初質 (Prakriti-Purusha)。】

(xvii.) 『在「大顯化期」(Maha-Manwantara) 的最初黎明 (在「大沈睡期」(MAHA-PRALAYA) 之後，「大沈睡期」是在每個梵天壽命結束之時發生) 的最初存在，是一種有意識的精神性質。在顯化的各個世界 (各個太陽系) 中，在它的客體主體性中，它就像神聖氣息的薄膜，被出神的靈視者所凝視。它作為一種無色的精神性液體，從同質狀態 (LAYA) *散佈到無限。它在第七層面，且在我們行星世界†的處於第七狀態中。

【*終極靜止狀態：是第七個原則的涅槃狀態。】

【†這些教導都是從我們的意識層面給予的。】

(xviii.) 『在我們的精神視覺看來它是實質。但在人清醒狀態時則無法如此稱呼；所以它們在其無知中稱這為「神-神靈」。

(xix.) 『它無處不在，形成了建立我們的世界 (太陽系) 的第一個基礎 (Upadhi)。在我們的太陽系之外，只有在 (各太陽系或) 宇宙恆星之間、在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的世界之間，才能找到它的原始純淨；那些在同質狀態中休息的世界，同時也在它的懷裡。由於它的實質與塵世上所知的不同，因此塵世的居民看它是透明，而相信他們自己的幻覺和無知，認為它是空的空間。在整個無限 (宇宙) 中，沒有一根手指的氣息 (ANGULA) 是空的空間.....

(xx.) 『物質或實質在我們的世界裡是七重的，而它是如此的超越我們的世界。此外，它的每一種狀態或原則都被劃分成 7 個密度等級。太陽 (SURYA) 在它的可見映像中，顯示出第一個，或最低狀態；而第七狀態，是「普遍臨在」的最高狀態，是純粹的純粹，是從未顯化存在性 (SAT) 的最初顯化氣息。所有中央的物質或客體太陽們在它們的基質中，都是「氣息」的最初原則的最低狀態。除了禪那主外，所有人只能看見它們主體的映像，而禪那主的實質基質，是屬於母基質的第七原則的第五部分，因此，是比太陽的映像物質要高4階。正如有人體有七個主要基質 (Dhatu) 一樣，因而在人與大自然萬物中有七種力量。

(xxi.) 『隱藏的 (太陽) 的真正基質是母基質*的核心。它是我們太陽系宇宙中所有活躍和現存力量的心臟和母體。它是核心，從中誕生所有的力量，且在它們的循環旅程中，它們使原子在其功能職責中開始作用，也是它們每 11 年在其第七個要素中再次相遇的焦點。那些告訴你他看見了太陽的人，可以嘲笑他†，因為這樣說的人，就好像他真的認為太陽在他的日常道路上運行.....

【*或者稱是「科學之夢」，這是一種原始的同質物質，沒有人能在這種族或輪次中使之成為客體。】

【†「毗瑟奴以太陽活動能量的形式存在，既不上升也日落，而是同時是七重太陽而與之不同，」(《毗瑟奴往世書》第二卷，11 章)】

(xxiii) 『正是由於他的七重本性，古人把太陽說成是由七匹馬驅動的，相當於《吠陀經》上的格律；或者，也就是說，儘管他與他天體中的七蓋納 (Gaina，一種類別的存在) 是相同的，但他又與它們是不同的*，事實上，他就是這樣；就像他也有七道射線一樣，事實上他有……』

【*『就像一個人靠近放置在台子上的鏡子一樣，在鏡子裡看到自己的形象，因此毗瑟奴 (太陽) 的能量或映像永遠不會分離，而是留在太陽裡，就像駐紮在鏡子裡一樣。』《毗瑟奴往世書》】

(xxv.) 『太陽中的七位存在是七位聖者，從母基質母體中的內在力量自我誕生。正是他們送出了被稱為射線的七股主要力量；在沈睡期之初，這七股力量將為了下一個顯化期而集中形成七個新的太陽。他們在每一個太陽中產生意識存在的能量，就是一些人所說的毗瑟奴 (見下面的腳注)，也就是絕對者的氣息。』

我們稱它為遍一顯化生命，它本身就是絕對者的一種映像……

(xxvi.) 『永遠不要用言語提及後者，以免言語帶走我們一些精神能量；這精神能量渴望達到它的狀態，並永遠在精神上被吸引向它，就像整個物質宇宙在被吸引向它的顯化中心——宇宙上的。』

(xxvii.) 『前者作為最初存在，在這種存在的狀態下可以被稱為「遍一生命」，正如所解釋的，一個未來了有創造性或形成性目的薄膜。它顯化於七狀態中，並與它們的七重子劃分，是聖書中提到的四十九火*…』

【*在《毗瑟奴往世書》和其他《往世書》中。】

(xxix.) 『首先是……「母親」(原初質)。它將自己分裂成七個主要狀態，然後接著循環下降；當*它把自己鞏固在自己最後一個原則、成為粗大物質時，它就圍繞著自己旋轉並傳訊，連同最後一個、第一個和最低的元素第七個散發物 (蛇咬自己的尾巴)。在一個階層中，或稱存在的秩序中，她的最後一個原則的第七個散發物是：—』

【*見赫爾墨斯的「大自然」：『當她遇到「天上人」時，就會週期性地進入物質世界。』】

(a) 在礦物中，潛藏在它裡面的火花，通過那「正極」來喚醒「負極」而被召喚到它那易逝的存在中去 (等等)……

(b) 在植物中，它是一種充滿活力和智能的力量，它向種子傳訊，並把種子發育成一片片草葉，或是樹根和幼樹。它是胚芽，成為那居住在其內七個原則的根基，當這些原則生長和發展時，它就把它們射出去。

(c) 在每一種動物中它都是如此。它是它的生命原則和生命力；它的本能和品性；它的特徵和特性……

(d) 而對於人類來說，它把它賦予大自然中所有其他顯化個體的一切，都給予了人類；但又進一步發展出所有四十九火在人類身上的映像。他的七個原則中的每一個都是「偉大母親」七個原則的完全繼承者，也是七個原則的一部分。她首要原則的氣息是他的精神 (阿特曼，Atma)。她的第二

個原則是菩提 (Buddhi，靈魂)。我們錯誤的把它稱為第七個。第三個原則為他提供 (a) 物質層面上的大腦物質，和 (b) 移動它的心靈 [也就是人類靈魂—H.P.B.] 是根據他的器官能力。

(e) 它是宇宙和塵世元素中的主導力量。它住在火中而激發了它的潛能，使它活躍起來；因為第 3 個原則的全部七個分支都存在於塵世之火中。它在微風中旋轉，與颶風一起吹著，使空氣流動起來，空氣元素也參與其中的一個原則。它以循環的方式進行，調節水的運動，並根據固定的法則來吸引和排斥波浪*，法則的第七個原則是傳訊的靈魂。

【*上述的作家都非常清楚潮汐、波浪等的物理原因。這裡所指的是整個宇宙太陽體的活化精神，每當從神秘的角度使用這樣的表達時，它就是指這個意思。】

(f) 它的四個高等原則包含了發展成為宇宙眾神的胚芽；它的三個低等原則孕育了元素 (元素精靈) 的生命。

(g) 在我們的太陽世界裡，那遍一存在就是天上與塵世，根與花，行為與思想。它存在於太陽中，就像存在於螢火蟲中一樣。沒有一個原子能逃脫它。因此，古代聖賢明智地稱它為大自然中顯化的神……』

在這方面，讓讀者回想一下舒巴羅 (Subba Row) 描述以神秘方式定義的力量們，可能會很有趣。參見《神智學的五年》(Five Years of Theosophy) 和《黃道十二宮》(The Twelve Signs of the Zodiac)。他是如此說道：

『處女座 (Kanya，黃道十二宮的第六個星座) 的意思是處女，代表力量 (Sakti) 或大幻覺 (Mahamaya)。這個星座……是第 6 個分部 (Rasi)，表示大自然中有 6 個主要力量 (由第 7 個所綜合)』… 這些力量如下：—

(1) 至高力量 (PARASAKTI)。字面上是偉大或至高力量。它意味著和包括了光和熱的力量。

(2) 得智的力量 … 智能、真正智慧或知識的力量。它有兩個方面：

以下是它在物質條件的影響或控制下的一些顯化。(a) 心靈在解釋我們感知時的力量。(b) 它在回顧過去的想法 (記憶) 和能提出未來期望的能力。(c) 它的力量表現在現代心理學家所稱的「聯想法則」中，這種法則使它能夠在各種感知群和感知的可能性之間形成持久的聯繫，從而產生外部物體的概念或想法。(d) 它的力量通過記憶的神秘聯繫，把我們的思想聯繫在一起，從而產生自我或個體性的概念；當它從物質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時，它的一些表現是 (a) 靈視力，(b) 測心術。

(3) 意志力 (ITCHASAKTI) — 意志的力量。它最普通的表現形式是產生某些神經電流，這些電流使肌肉運動起來；這是達到所渴望目的而必需的。

(4) 思想力 (KRIYASAKTI)。思想的神秘力量，使它能夠通過自身的內在能量產生外在的、可覺察的、顯著的結果。古人認為，只要一個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任何思想上面，它就會外在地顯化出來。同理，強烈的決心會帶來想要的結果。

瑜伽修行者通常通過意志力和思想力來實現他的奇跡。

(5) 昆達里尼力 (KUNDALINI SAKTI)。沿曲線運動的力量。它是大自然中表現於各個地方的普遍生命原則。這個力包括引力和斥力這兩個偉大的力。電和磁只是它的顯化。這種力量帶來了『內部對外部關係的不斷調整』，根據赫伯特·斯賓塞的觀點，這是生命的本質；而那『外部對內部

關係的不斷調整』是靈魂轉世的基礎，是古代印度教哲學家的學說中的重生 (punar janman)。一個瑜伽修行者必須徹底征服這種力量，才能達到解脫 (Moksham) ...

(6) 咒語力 (MANTRIKA-SAKTI)。文字、言語或音樂的力量。《咒語聖典》(Mantra Shastra) 在主題內容它有這種力量的一切表現形式 ... 旋律的影響是其常見的表現形式之一。不可說出名字的力量是這個力量的王冠。

現代科學只是部分地研究了上述力量中的第一種、第二種和第五種，至於其餘的力量則完全是一無所知。這六種力量在它們的統一中以「邏各斯之光」(第七，Daiviprakriti) 為代表。

上面引用的內容是為了展示印度教的真實思想。這一切都是密傳的，雖然還沒有涉及到能說的十分之一。例如，所提到的六種力量的六個名字是六個禪那主階層的名字，由它們的最主要者、也就是第七來，而它代表了宇宙大自然的第五個原則，或者其神秘意義上的「母親」。僅列舉瑜伽士的力量就需要十卷。每一種力量都有一個活躍有意識實體為首，而它是這個實體的一個散發物。

但是，讓我們把剛才引用「三重偉大」赫爾墨斯的評註與之相比：—

『太陽創造的生命，就像它的光一樣是連續不斷的；沒有什麼能阻止或限制它。在他的周圍，就像一支由衛星組成的軍隊，有無數的神靈唱詩班。他們住在不朽者的附近，在那裡看守人類的事務。他們通過風暴、暴風雨、火和地震的轉變來實現眾神的旨意(業力)；同樣也通過飢荒、爭戰來懲罰不敬虔。* ... 太陽保存並滋養著萬物；正如理念世界環繞著感官世界，並使它充滿了各種各樣普遍的形體，同樣的，太陽也把一切都包裹在它的光裡，在每一個地方完成了生物的誕生和發展。』... 『在他命令之下是神靈合唱團，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眾合唱團，因為有許多不同的種類，且他們的數目相當於星星的數目。每顆星星都有它的神靈，有著善良和邪惡的本性，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們的善惡是依據運作，因為運作就是神靈的本質 ... 所有這些神靈掌管著世俗事務，†他們動搖和推翻國家和個人的組成；它們在我們的靈魂上刻下了它們的樣子，它們存在於我們的神經、骨髓、靜脈、動脈和我們的大腦物質中.....在我們每個人接受生命和存在的那一刻，就被主管出生的神靈(元素精靈)‡、以及那些被歸入星光界能量之下的(超人類星光體神靈)所掌管。它們永遠在變化，並不總是相同的，而是在循環。§它們通過身體滲透到靈魂的兩個部分，使它可以從每個部分獲得自己能量的印記。但靈魂的理性部分不受神靈的支配；它被設計用以接受神的，||神用陽光啟蒙它。這樣受啟蒙的人數稀少，而神靈回避他們；因為只要神↑的任一射線出現，無論是神靈或眾神都沒有任何力量。但是，所有其他的人類，包括靈魂和肉體，都是受神靈控制的，他們依附於這些人類並影響著他們的行動...於是神靈控制著世俗的事物，而我們的身體則充當著它們的工具.....』

【*見第三詩節、第四詩節的注釋，尤其是第四詩節的，「記錄者(Lipika)與四大君(Maharajas)」，他們是業力的代理人。】

【†還包括「眾神」或稱「禪那主」，而不只是神靈或稱「受引導的力量們」。】

【‡這句話的意思是，人是由火、氣、水、土、以太等一切偉大元素所組成的，而分別屬於這些元素的元素精靈則被有共同要素的人所吸引。在一定組成中佔支配地位的元素，將是貫穿一生的主導元素。例如，如果土的地精元素在某人佔了優勢，那麼地精就會引導他與金屬同化，例如金錢和財富等等。帕拉塞爾蘇斯在《哲學基礎》("De Fundamento Sapientiae")中說：『動物性的人是動物元素之子，其靈魂(生命)從中誕生；而動物是人類的映像。』帕拉塞爾蘇斯很謹慎，他想讓《聖經》同意他所說的話，所以沒有說出全部的事實。

【§發展中的循環進步。】

【||是人身上的神，以及通常是一個神靈的投生，是一個高度精神性的禪那主在他身上，除了他自己的第七原則外。】

【↑那麼，這裡的「神」是什麼意思呢？不是「天父」的擬人化虛構；因為這神是埃洛希姆 (Elohim) 的集合，除這些群眾外沒有其他存在。此外，這樣的神是有限的，也是不完美的。這裡所說的「人數稀少」，指的是高等啓蒙者和開悟者。而正是那些相信「眾神」且不承認「神」的人，他們只承認一個普遍的、無關聯的、無條件的神。】

以上除了一些宗派觀點外，代表了大約一個世紀前所有國家共同的普遍信仰。且除了少數唯物主義者和科學家之外，它在異教徒和基督徒中的廣泛輪廓和特徵仍然是正統的。

因為是否有人像在希臘和拉丁教會裡那樣，把赫爾墨斯的神靈和他的「眾神」稱為「黑暗的力量」和「天使」；如在唯靈論中，稱為「亡靈」；或如在印度和穆斯林國家仍然被稱稱為亡靈 (Bhoots) 和天神 (Devas)，撒旦 (Shaitan) 或神靈 (Djin)，然而它們都是同一事物：幻覺。但不要因為西方學派最近曲解了吠陀哲學的偉大教義而誤解了這一點。

一切存在都是從絕對者中散發出來的，而絕對者僅從這一條件中，就成為遍一和唯一的實在；因此，任何與這絕對者無關的一切，那可生性和起因性的元素，都必須是一種幻覺，這是最不可否認的。但這只是從純粹形而上學的觀點來看。一個自認為神智健全、且他的鄰居也這麼認為的人，把一個精神失常的兄弟的異象稱為幻覺和幻想；這個幻覺要麼使受害者高興，要麼使他極度痛苦，視情況而定。但是，對那個瘋子來說，他精神錯亂時的可怕的陰影、他的幻覺，難道不像他的醫生或看守人所能看到的那樣真實與確實嗎？在這個宇宙中，一切都是相對的，一切都是幻覺。但任何層面的經驗，對於意識在該層面上的感知者來說，都是一種現實性；雖然從純粹形而上學的觀點來看，上述經驗可以被認為是沒有客體實在的。但密傳教義要鬥爭的對象並不是形而上學家，而是物理學家和唯物主義者，而對於這些生命力、光、聲音、電，甚至對於磁力的客體拉力，都沒有客體存在，它們被認為僅僅作為「運動模式」、「物質的感知和情感」而存在。

無論是一般的神秘學者還是神智學者，都不像某些人錯誤地相信的那樣，拒絕接受現代科學家的觀點和理論，僅僅因為這些觀點與神智學相反。我們學會的第一條規則是把凱撒的東西還給凱撒。因此，神智學者首先認識到科學的內在價值。但當它的高級祭司把意識解析成大腦灰質的分泌物，把大自然的一切都解析成一種運動模式時，我們反對這種學說，因為從科學的觀點來看，這種學說與密傳知識的神秘方面相比，更是非哲學的、自相矛盾的、甚至是荒謬的。

因為那些被嘲笑卡巴拉主義者的星光界流體，對於能夠看到它的人來說，確實有著奇怪而奇異的秘密；在它那不斷擾動的波浪裡隱藏著奧秘，儘管這仍是物質主義者和嘲笑者嘲笑的主體*。這些秘密，連同許多其他的奧秘，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唯物主義者來說將是不存在的，就像在中世紀早期，美國對歐洲人來說是不存在的神話一樣，而斯堪的納維亞人和挪威人早在幾個世紀前就已經到達並定居在那個非常古老的「新世界」。但是，就像哥倫布生來就是為了重新發現它，並迫使舊世界相信存在位於對面的國家一樣，也會有天生的科學家，他們將會發現神秘主義者現在聲稱存在於以太領域中的奇跡，那裡有著各種各樣、多種形式的居民和有意識實體。然後，不論願不願意，科學將不得不接受古老的「迷信」，如同它也接受過其他一些。從過去的經驗判斷，科學曾經被迫接受它，而它博學的教授們很可能會像在催眠術和磁性的情況一樣，成為這個東西的父親，並拒絕接受它原本的名字。新名稱的選擇輪到了「運動模式」這個名稱，這是在莫勒斯霍特 (Moleschott) 給它的舊名稱「(科學的) 大腦神經原纖維之間的自動物理過程」之後產生的；很有可能，這是根據這個命名者的最後一餐所定的；因為，根據新「物質—唯心主義體系」(Hylo-Idealistic Scheme) 的創始人所說：『大腦運作通常等同於凝乳。』†因此，如果一個人相信這個荒謬的命題，那麼這個

古老事物的新名稱就必須碰碰運氣，來依靠這個命名者的肝臟的靈感；只有這樣，這些真理才有可能成為科學！

【*卡巴拉主義者的星光界流體被一些錯誤地翻譯為「以太」；後者與科學假設的以太混淆，而一些神智學者將兩者都稱為阿卡莎 (Akasa) 的同義詞。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理性反駁》("Rational Refutations") 一書的作者寫道：『阿卡莎的一個特點將顯示用以太來描述它是多麼不充分。』這無意識地附和了神秘主義。『在維度上它是無限的；它不是由部件組成的；顏色、味道、氣味和可處性都與之無關。到目前為止，它完全對應於時間、空間、「自在主」(Isvara, 「主」，而是創造力和靈魂，即世界靈魂 (anima mundi))。與之相比，它的特殊性在於它是聲音的物質性起因。除了它是如此，人們可能會認為它是空虛的。』(第 120 頁)。

毫無疑問，這是空虛的，尤其是對理性主義者而言。無論如何，阿卡莎肯定會在唯物主義者的頭腦中產生空虛。然而，儘管阿卡莎不是科學的以太，甚至不是神秘主義者的以太，因為他們只把以太定義為的阿卡莎原則之一；它連同它最主要的無疑是聲音的起因，然而只是形而下的和精神上的原因，而非物質上的起因。以太與阿卡莎的關係可以通過《吠陀經》中提到神的話來定義，這同時適用於兩者的：『所以他確實是(他自己的)兒子，』一個存在是另一個的後代，但又是它自己的後代。這可能對世俗之人來說是一個難解之謎，但對任何一個印度教徒來說都很容易理解，即使不是一個神秘主義者。】

【† 《國家改革家》1887 年 1 月 9 日。文章《腦—太陽系—生物學》(Phreno-Kosmo-Biology)，作者勒溫斯醫生 (Dr. Lewins)。】

但是，真理，無論對一般而言盲目的大多數人有多麼反感，總是有她的擁護者，隨時準備為她而死，而且不是神秘主義者會抗議科學以任何新名稱採用它。但是，除非絕對的強迫科學家注意和接受，否則許多神秘的真理將被禁止，就像唯靈論和其他心靈感應現象一樣，最終將被它的反對者所利用，而不受到絲毫的致意或感謝。氮大大增加了化學知識，但它的發現者帕拉塞爾蘇斯直到今天還被稱為「江湖騙子」。

H.T.巴克爾 (H.T.Buckle) 在其令人欽佩的《文明史》(第一卷，256 頁) 中所說的話是多麼深刻地真實，他說：—

『由於仍然未知的情況 (業力供給，H.P.B.)，不時出現一些偉大的思想家，他們獻身於一個目標，能夠預見人類的進步，並產生一種宗教或哲學，最終產生重要的影響。但是，如果我們回顧歷史，我們將清楚地看到，儘管一種新觀點的起源可能是由於某一個人，但這種新觀點產生的結果將取決於傳播它的人民的狀況。如果一種宗教或一種哲學過於超前於一個民族，它就不能提供任何當前的服務，而必須等待時機*，直到人們的思想成熟到可以接受它的時候……每一種科學、每一種信仰都有它的殉道者。按照通常的情況，幾代人過去了，然後有一段時間，這些真理被視為司空見慣的事實；不久之後，又有一個時期，它們被宣稱是必要的，即使是最遲鈍的知識分子也會想說，它們怎麼會曾經會被否定。』

【*這就是循環法則，但這法則本身卻常常被人類的固執所藐視。】

當前時代人們的思想，要成熟到接受神秘真理的程度是幾乎不可能的。這將是向第六根種族的高級思想家，所提供的關於完全和無條件接受神秘哲學的歷史回顧。與此同時，我們第五種族的幾代人將繼續被偏見和先入之見所迷惑。神秘科學將會被每一個街角的人嘲笑，每個人都會以唯物主義及其所謂科學的名義，為了更大的榮耀，而去嘲笑和粉碎它們。然而，使這本書完整的附錄在對即將出現的幾個科學反對意見，提供預期性的回答，以顯示了被告和原告的真實與相互立場。神智

學者和神秘主義者站在公眾輿論的譴責下，高舉著歸納性科學的大旗。因此，後者有待考察；必須表明他們在大自然法則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和發現，與其說是與我們的主張相反，不如說是與大自然的事實相反。現在是確定現代耶利哥城 (Jericho) 的城牆是否堅不可摧的時候了，是否任何神秘主義號角的吹響都不可能把它摧毀。

所謂以光和電為首的「力量」，以及太陽球體的構成，都必須仔細檢查；還有引力和星雲理論。以太和其他元素的性質必須加以討論：如此我們把科學和其他神秘的學說作了對比，同時揭示了後者迄今為止的一些秘密信條。(見附錄)。

大約十五年前，作者是第一個在卡巴拉主義者之後複述《密傳教理問答》中明智誠命的人：『閉上你的嘴，免得你說出這個(奧秘)；閉上你的心，免得你大聲思想；如果你的心逃離你了，就把它帶回到原處，因為這就是我們結合的目標。』《創世之書》(Sepher Jezireh) 又：——『這是給予死亡的秘密：閉上你的嘴，免得你把它洩露給庸俗的人；壓縮你的大腦，免得有什麼東西從裡面逃出來掉到外面去。』(啟蒙規則。)

幾年後，伊西斯的面紗被掀開了一角；而現在，又作出另一個和更大的裂口 ...

但是，古老而由來已久的錯誤，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錯誤變得越來越明顯和不言自明；然而這些錯誤現在仍然像過去一樣，按戰鬥順序站好。他們被盲目的保守主義、自負和偏見所包圍，時刻警惕著，隨時準備扼殺每一個真相；而這些真相在沈睡多年後醒來時，正要敲門進入。自從人類變成動物以來，情況就是這樣。這在任何情況下，都對啟示者證明了道德的死亡；他們把古老的真理揭示出來。同樣肯定的是，它使那些即使從現在所揭示一點點內容中也能受益的人，也能讓他們獲得生命和重生。

第二部：象徵主義的大致演變順序

說明性的章節

I. 象徵主義和表意文字

『一個符號對於知道如何看的人來說，永遠是某種較模糊或較清楚的神性啓示。通過這一切而閃耀著某種神聖的想法；不，十字是人類所遇見並採用的最高等符號，但它沒有任何含意，僅僅只有一個偶然的外在涵義。』 - 卡萊爾

當前作者花了很大一部分的生活，在研究每個民族裡(無論大小)宗教上和世俗上傳說中隱藏的意義——尤其是東方的傳統。她和許多人依樣相信，在一個民族的民間傳說中，從來就沒有任何神話故事或傳說事件是純虛構的；並認為每一個這樣的故事都有真實的歷史背景。因此作者在這一點上，不同意一些符號學家的觀點，儘管他們享有很高的聲譽；因為他在每一個神話中，只有找到古人迷信傾向的額外證據，別無其它，並認為所有神話都起源於並建立在太陽神話之上。詩人兼埃及學家傑拉爾德·梅西(Gerald Massey)在一次關於《古代與現代的月亮崇拜》(Lunolatry, Ancient and Modern)的演講中，令人欽佩地反駁這些膚淺的思想家。他尖銳的評論值得在這部作品的這一部分中引用，因為它很好地呼應了我們自己的情懷，而這是早在1875年《揭開伊希斯的面紗》寫作時就公開表達了。

『過去三十年來，馬克斯·穆勒(Max Muller)教授在他的著作和講座中、在《泰晤士報》和各種雜誌上、在英國皇家學會的講台上、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的講壇上、以及他在牛津大學的椅子上，所教授的內容認為神話是語言的一種疾病，而古代的象徵主義是某種類似原始脫離常規的結果。

『雷諾夫(Renouf)在他關於希伯特(Hibbert)的講座中，呼應了馬克斯穆勒的觀點說道：「我們知道，神話是一種疾病，它會在人類文化的一個特殊階段突然出現。」這是非進化論者的膚淺解釋，而且這種解釋仍然被英國公眾接受，這些公眾交由代理人來幫忙思考。馬克斯·穆勒教授、考克斯(Cox)、古伯納提斯(Gubernatis)和其他太陽神話的提出者，把這個原始製造神話的人，描繪成一個類似德國化的印度教形而上學家，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到心智的迷霧上，並巧妙地談論著煙霧，或者至少是談論著雲；他們頭頂的天空變得像夢境的圓頂，上面繪著土著居民的噩夢畫面！他們把早期的人想象成類似於自己，並且將他是唯一種固執地傾向於自我神秘化的人，或者像豐特內勒(Fontenelle)所說的：「容易看到不存在的東西」。他們對原始或古人的描述是錯誤的，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被一種活躍但未經指導的想象力愚蠢地誤導，以致相信各種各樣的謬論，而這些謬論直接且不斷地與他們自己的日常經驗相矛盾；一個在幻想的傻瓜，身處殘酷的現實中，正在把自己的經驗磨進他裡面，就像磨蝕的冰山在海底岩石上刻下自己的印記。我還要說的是，這些公認的老師們離神話和語言的起源還很遠，就像伯恩斯(Burns)的詩人威利(Willie)離詩神(Pegasus)還很遠；這有一天會被承認。我的回覆會是，這些不過是形而上學理論家在幻想，才會認為神話是語言或其他東西的疾病；除了他自己的大腦外。這些散布假消息的人，完全忽略了神話的起源和意義！神話是早期思想的一種原始思維方式。它建立在自然事實的基礎上，至今仍可在現象中得到驗證。當從進化的角度來看、並且在徹底理解其符號語言的表達方式後，它就沒有什麼瘋狂或不理性之處了。其瘋狂之處在於把它誤認為人類的歷史或神聖啓示*。神話是人類最古老科學的寶庫，而我們主要關心的是——當神話再一次得到真正的解釋時，它注定導致虛假神學的死亡，這些神學是它在不知不覺中產生。†在現代用語中，一個陳述有時被認為是神話，與其不真實性成正比；但是古代神話在這個意義上，並不是一種偽造的體系或模式。它的寓言是傳達事實的手段；它們既不是偽造的，也不是虛構的... 例如，當埃及人把月亮描繪成一隻貓時，他們並非無知到認為月亮是一隻貓；也並非他們在飄忽不定的幻想中，看到了月亮和貓的任何相似之處；貓的神話也不僅僅是語言隱喻的擴展；他們也沒有製作謎語的意圖... 他們只是注意到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貓在黑暗中看得見東西，她的眼睛變得圓滿，且到了晚上變得最明亮。月亮在夜晚是天上的觀看者，貓是它地上的對應物；於是，眾所熟悉的貓被作為月球的代表、自然符號、和一個活生生的象形文... 太陽到了晚上會在地下

世界觀看，因此它的也可以被稱為貓，因為它也在黑暗中觀看。貓在埃及語中是 mau，其表示觀看者，源自於來自「觀看」(mau)。一位神話作家斷言，埃及人『想象太陽後面有一隻大貓，這太陽是貓眼睛的瞳孔。』但這種想象都是現代產生的。這是穆勒式的觀點。月亮作為貓之所以是太陽的眼睛，因為它反射太陽光，就好比眼睛如鏡子般把影像反射回來。這只貓以 芭絲特(Pasht)女神的形象守護著太陽，她用爪子按住並挫傷黑暗之蛇的頭，被稱為他永遠的敵人...』

【*我們同意它作為神聖啓示，但不同意作為「人類歷史」... 因為印度的大多數寓言和「神話」都有「歷史」，而事件、或真正的實際事件，都隱藏在它們的背後。】

【†「虛假的神學」消失後，真正的史前現實將會被發現，特別是包含在雅利安人的神話中——古代印度人，甚至前荷馬時代的古希臘人。】

這從天文方面對於月球神話的闡述，是非常正確的。然而，月面學是月亮象徵主義中最不深奧的部分。若要徹底掌握「月亮知識」(Selenognosis)——如果允許創造一個新詞的話——你必須精通的將不僅僅是它天文上的意義。月亮(參見IX《月亮神》)是與地球關係密切的，如第一卷第六詩節所示，甚至比「金星-露西法」這位地球的神秘姐妹和「另我」，更直接與我們地球上的所有奧秘相關。

在過去和現在的幾個世紀裡，經過西方符號學家、特別是德國符號學家的不懈研究，使每一個神秘主義者和最沒有偏見的人都明白，若沒有符號學(有七個部分，現代人對它們一無所知)的幫助，就永遠無法正確理解古代經文。符號學必須從其各個方面來研究，因為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表達方法。簡而言之，沒有一個埃及紙莎草、印度的甕、亞述人的瓷磚、或希伯來卷軸，應該從字面上來閱讀和接受。

每個學者現在都知道這一點了。僅憑梅西(G. Massey)先生的雄辯演講本身，就足以使任何一個公正的基督徒相信：若只接受《聖經》的字面上含意，就等於陷入了錯誤和迷信之中，比現今由野蠻的南海島民的頭腦進化所形成迷信更嚴重。但即使是最熱愛真理、最探求真理的東方主義者——無論是雅利安學者還是埃及學家——似乎仍然是茫然的；這是因為每一個符號在紙莎草紙或土制甕中，都是一個多面鑽石，而它的每一面不僅有多個解釋，還同樣的涉及了多種科學。這在剛才所引用的解釋中得到了例證，關於貓是如何象徵月亮——這是一個「天上-塵世」形象的例子；除了這個，月亮在其它民族中還有許多其他的含義。

標誌和符號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區別，正如一位博學的共濟會會員和神智學者、已故的肯尼斯·麥肯茲(Kenneth Mackenzie)先生在他的《皇家共濟會百科全書》中所展示的那樣。前者『包含一系列更大的思想，而符號是用來說明某個特定的思想。』因此，一些國家的符號(如月球或太陽)，各自說明了這樣一個特殊的想法，或者有一系列的想，共同形成一個密傳的標誌。後者是『一個具體的可見的圖片或符號，代表了一些原則、或者一系列的原則，且被那些接受了某些指導的人所識別』(啟蒙者們)。更清楚地說，一個標誌通常是一系列圖形圖片，以寓言的方式觀看和解釋，並在全景中一個接一個地展現一個想法。因此，印度《往世書》是書寫下來的標誌。摩西和基督教的《聖約》、或《聖經》，和所有其他外傳的經文也是如此。正如這同一權威所示：—

『所有神秘的團體都使用了標誌和符號，如畢達哥拉斯團、厄琉息斯團 (Eleusinian)、埃及赫爾墨斯兄弟會、薔薇十字會和共濟會。這些標誌中有許多不宜透露給一般人看到，且即使是非常微小的差異，也可能使標誌或符號的意義大不相同。魔法封印也擁有這個特性，它是建立在數字特定原則的基礎上的；雖然在未經指導的人看來，這是可怕的或荒謬的，但對於那些受過訓練的人、能夠認出它們的人來說，這傳達了一整套教義。』

上述列舉的團體都比較現代，且沒有一個團體能追溯到中世紀以前。因而可以看到，最古老的古代學校的學生做法更適當，他們小心謹慎的不洩露對於人類更加重要的秘密(因為在後者手中是危險的)，不像所謂的「共濟會秘密」，如今這已如法國人說的，變成了「公開的秘密！」

("Polichinelle!") 但這一限制只能適用於符號和標誌的心理上意義，或更確切地說是「心理-生理」上和宇宙上的意義，甚至只能部分限制。一個開悟者必須拒絕教導如何與各種元素相關聯的條件和手段，無論是心靈感應上的還是物質上的，因為這可能產生有害的結果，也可能產生有益的結果。但對於認真的學生，他隨時準備傳授古代思想的秘密，包括被掩蓋在神話象徵主義的真正歷史，從而為回顧過去提供更多的標誌，包括關於人類起源、種族進化和地貌學的有用信息；然而，現代的神智學者、還有一些少數對這一主題感興趣的世俗者往往抱怨：『為什麼開悟者們不揭示他們所知道的呢？』對此，他可能會回答：『為甚麼他們要傳授這些事實呢？他們早已知道，就算只是把這些內容當作一種假設，也沒有一個科學家會接受，更不用說當作一種理論或公理了。對於那些包含在《神智學者》、《密傳佛教》等著作和期刊中神秘哲學的基礎，你是否已接受或相信了呢？就連已經給予的那一點點，難道不是被嘲笑和譏諷，不得不面對赫胥黎(Huxley)的「動物」和「猿論」——一方面是海克爾(Haeckel)，另一方面是亞當的肋骨和蘋果？儘管前景是如此困難，但在目前的作品中已給出了大量的事實。而現在人類的起源、星球和種族的進化、人類和動物的進化，在這裡得到了作者所能給予的充分論述。

在古代文明的古老經文中，散佈著能證實古老教義的證據。在《往世書》、《波斯古經》(Zendavesta) 和古老的經典著作中，都充滿了它們；但從來沒有人費心去收集和整理這些事實。其中的原因是，所有這些事件都是被象徵性地記錄下來；而我們雅利安學者和埃及學家中最優秀的學者，擁有最敏銳的頭腦，常常被如此或其他先入之見所蒙蔽；更常見的是被奧秘的片面理解所蒙蔽。然而，就連寓言也是一種口頭的象徵：有些人認為是虛構或童話故事；但我們會說，它包含了生活現實、事件和事實的寓言性描繪。道德作為人類生活中真實的真理和事實，因而正如道德總是從寓言中得出的那樣，一個歷史的、真實的事件，是由精通僧侶科學的人從寺廟的古代檔案中推斷出來的，其中記錄著某些象徵和符號。每一個民族的宗教上和深奧上的歷史都深深的鑲嵌在符號之中；它從未用這麼多的語言表達過。所有關於早期種族所揭示和獲得的思想和情感、所有的學習和知識，都形象化的表達在寓言和比喻中。為什麼呢？因為言語的力量是現代的「聖人」所不知道、未被想到的、不相信的。因為聲音和韻律與古人的四種元素密切相關；由於空氣中一些振動肯定會喚醒相應的力量，而與此結合會產生或好或壞的結果，視情況而定。學生們從未被允許用這麼多準確無誤的詞語來背誦歷史、宗教或任何真實的事件，以免再次吸引與該事件有關的力量。這些事件只有在啟蒙時才會被講述，且每個學生都必須把它們記錄在相應的符號中；這是從他自己的心智中提取出來，然後由老師檢查，最後才會被接受。中文字母表如此被適時的創造出來，就像它之前的古埃及的僧侶體符號被固定下來。在漢語中，其文字可以以任何語言閱讀，*且只比埃及透特(Thoth)的字母表相比稍微更年輕而已；它們每個單詞都有對應的符號，以圖畫的形式表達所需要的單詞。這種語言有成千上萬個這樣的符號文字，或稱語素文字，每一個都代表一個完整的字；因為漢語中在到了很後期之前，並不存在字母，或者說字母表，就像在埃及語一樣。

【*因此，當一個不懂中文的日本人，遇到一個從未聽過前者語言的中國人時，會使用文字和他交流，他們會完全理解對方——因為文字具有象徵意義。】

現在要嘗試解釋主要的符號和標誌，因為如果不事先至少熟悉形而上學的符號，那麼就會很難瞭解第二卷所研究的人類起源。

在開始對象徵主義的密傳解讀之前，我們對於一位為本世紀為象徵主義做出最大貢獻的人，應給予應有的敬意。他發現了古希伯來符號學的主要關鍵，並與計量學緊密交織在一起，後者曾經普遍的神秘語言的鑰匙之一。這個人是辛辛那提 (Cincinnati) 的拉爾斯頓·斯金納 (Ralston Skinner) 先生，他是《希伯來-埃及之謎與量測之源》("The Hebrew-Egyptian Mystery and the Source of Measures")一書的作者。他天生是一個神秘主義者和卡巴拉主義者，並且多年來一直在這個方向努力，而他當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作者相當肯定的是，有一種古老的語言在現代似乎已經消失了，然而，它的遺跡卻大量存在...作者發現，這種幾何比率(直徑與圓周的整數比)是非常古老的，很可能是線性量測的神聖起源...這似乎幾乎證明了，北美大陸上就已經知道並使用了同樣的幾何、數字、比例和度量體系，甚至是在下降的閃族人知道此同樣知識之前，...』

『這種語言的特點是，它可以包含在另一種語言中，隱藏起來，不被察覺，除非通過特殊的指導；它們字母和音節符號同時具有數字上、幾何形狀上、圖畫上或表意文字和符號上的力量或意義，而其設計的範圍決定性的由寓言以敘事或部分敘事來幫助；同時，它也可以通過圖畫、石工或土建品來分別地、獨立地、多樣地表達出來。』

『這裡要澄清「語言」這一詞的歧義：這個詞主要是指通過人類語言表達思想；但是，其次，它可能意味著通過任何其他手段來表達思想。這種古老的語言是由希伯來文組成的，通過使用書面文字，也就是語言的第一個定義，可以有意地傳達一系列截然不同的思想，而不是通過閱讀聲音符號所表達的思想。這種第二層的語言在一層面紗之下，闡述了一系列的思想，並在想象中摹仿可以被描繪的可感知事物、以及那些可以被劃分真實的但不可感知的事物；例如，數字9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真實的，雖然它沒有可感知的存在；同樣的，由月球產生的公轉獨立於月球本身，但可以被視為產生或引起一種真正的思想，雖然這樣的旋轉沒有實質物質。這種「思想-語言」可能是由一些受限於任意的術語和符號的象徵所組成，其概念範圍非常有限且毫無價值，或者它可能是對大自然一些表現的一種解讀，就人類文明而言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一幅自然事物的圖片可能會產生協調性題材的想法，像車輪的輻條一樣向不同甚至相反的方向輻射，並產生了不同部門中的自然現實，就算這與在閱讀第一幅圖片的明顯傾向上非常不同。概念可以產生聯繫的概念，但如果這發生了，那麼無論多麼看似不協調，所產生的一切思想都必須從最初的圖畫中產生，並且是和諧地聯繫或關聯著...因此，有了足夠強烈的圖像構想，就能產生對於宇宙構造、甚至是其細節的想象。這種對普通語言的使用現在已經廢棄了，但是，對於作者來說，這成了一個疑問：是否在很久以前的某個時候，它或諸如此類的語言並非世界通用的語言，然而，它後來通過一個選定的階級或種姓，而越來越塑造成其神秘的形式。我的意思是，通俗的語言或方言從它的起源一開始，就作為這種特殊表達思想方式的工具。這方面的證據非常充分；且的確，在人類的歷史上，似乎曾經發生過一種原始的完美語言和一種完美的科學體系的消失或喪失，其原因是我們目前無論如何無法追溯的——由於它們的神聖起源或輸入，我們說它完美同意嗎？』

「神聖起源」在這裡並不是指一個擬人化的神，在雷電交加的山上給予啓示；而是正如我們所理解的那樣，指的由一個更先進的人類傳授給早期人類的一種語言和科學體系，對於那個尚在襁褓時期的人類看來，它是如此之先進而被視為神聖。簡而言之，這個更先進的「人類」來自於其他層面；這種思想不包含任何超自然的東西，但其接受與否取決於聆聽者的自負和傲慢程度。因為，儘管現代學問的教授對離開肉體的人的未來一無所知——或者乾脆什麼都不接受——然而，若他們能承認，一旦他們的自我擺脫了粗大的身體時，其未來可能會充滿驚喜和意想不到的啓示——那麼唯物主義不相信的狀況將比現在少得多。當地球的生命週期結束、並且我們的地球母親進入她最後的睡眠時，他們中誰知道、或者誰能說得出來會發生什麼？誰敢說我們人類的神聖自我——至少是眾人中被選中的選民，會進入其他層面——難道不會輪到他們成為在新的星球上創造新人類的「神聖」導師嗎？這新的星球是由我們地球的非實體「原則」們所喚醒生命和活動？(見第一卷第一部第六詩節) 所有這一切可能都是過去的經歷，而這些奇怪的記錄銘記於史前時代的「神秘語言」中，這種語言現在被稱為「象徵主義」。

II. 神秘語言及其鑰匙

在偉大的數學家 and 卡巴拉主義者們最近的發現中，毫無疑問地證明，每一種神學，從最早的、最古老的到最新的，不僅源於抽象信仰的共同來源，而且源於一種普遍的深奧或「神秘」的語言。這些學者掌握著古老普遍語言的鑰匙，在通往「奧秘之殿」的密封緊閉之門上，成功地將其轉動，儘管只有轉一次。這個偉大古代體系從史前時代起就被稱為神聖的「智慧科學」，這被包含在並能追溯到每一種古老的或新的宗教中，中，且它過去擁有、且現在仍擁有其普遍的語言——被共濟會員雷根(Ragon)懷疑——是聖師的語言，共有七種「方言」，或者說各自指的是、並特別適用於大自然的七個奧秘之一。各自都有其象徵意義。因此，我們既可以全面地理解大自然，也可以從其一個特殊方面來觀察。

直到今天，東方學家、尤其是印度學家和埃及古物學家，在解釋雅利安人的寓言著作和古埃及的僧侶記錄時，他們所遇到的極大困難就證明了這一點。這是因為他們從不會記得所有的古代記錄都是用一種語言寫的，而這種語言在古代是普遍的，被所有民族所知，但現在只有少數人能理解。就像阿拉伯數字一樣，無論對於哪個民族的人都淺白易懂；或者像英語單詞 and，其變成法語單詞 et、德語單詞 und 等等，但所有文明民族都可以用簡單的符號 & 來表示——所以對於任何民族的人來說，這種神秘語言的所有詞語都意味著同樣的事情。曾有幾個著名的人曾試圖重建這樣一種普遍的哲學語言：德爾加姆 (Delgarde)、威爾金斯(Wilkins)、萊布尼茨(Leibnitz)；但只有德邁米厄 (Demaimieux) 和他的《通用書寫符號》(Pasigraphie)，是唯一一位證明了這種可能性的人。而瓦倫蒂諾(Valentinus)的體系被稱為「希臘卡巴拉」，是基於希臘字母的組合，或許可以作為一個模型。

神秘語言的多面性導致了在外傳的教堂儀式中，採用了各種各樣的教義和儀式。基督教會的大多數教條，如七聖禮、三位一體、復活，七罪與七德都是源於這個神秘語言。然而，神秘語言的七個鑰匙一直是由古代最高的啟蒙聖師所保管，而這七個中只有幾個被部分的使用與流傳下來；這是由於早期教會神父(神廟的前啟蒙者)的背叛，而落入拿撒勒新教派之手。早期的一些教皇是啟蒙者，但他們知識的最後碎片現在落入了耶穌會士的手中，他們把這些知識變成了巫術體系。

仍有人認為，印度(不是指其目前的領土，而是包括其古老的邊境)是世界上唯一在她兒子開悟者中，知道所有七個子系統的知識和整個系統鑰匙的國家。自從孟菲斯 (Memphis) 陷落以來，埃及開始一個接一個地丟失這些鑰匙，而在貝羅索斯(Berosus)時期，迦勒底只保存了三把鑰匙。至於希伯來人，他們在所有的著作中只展示了對於天文上、幾何上和數字系統的全面瞭解；他們以這些象徵著人類的，特別是生理功能方面。而他們從來沒有更高等的鑰匙。

法國一位偉大的埃及古物學家瑪麗特·貝(Mariette Bey)的繼任者加斯頓·馬斯珀羅(M. Gaston Maspero)寫道：『每當我聽到人們談論埃及的宗教，我不禁要問，他們在談論哪一個埃及宗教？是第四王朝的埃及宗教，還是托勒密時期的埃及宗教？是屬於烏合之眾的宗教呢，還是屬於博學之人的宗教呢？是在赫利奧波利斯(Heliopolis)的學校裡教的宗教，還是在底比斯祭司階級의 思想和觀念裡的其他宗教？因為，從第一個刻有第三王朝王名環飾的孟菲斯之墓開始，到阿拉伯人凱撒-菲力普斯(Caesar-Philippus)統治下的埃斯尼城(Esneh)的最後一塊石頭，期間至少有五千年的間隔。撇開「牧羊人」的入侵、埃塞俄比亞人(Ethiopian)和亞述人的佔領、波斯的征服、希臘的殖民、以及其政治生命的千次革命不談，埃及在這五千年中經歷了許多道德和智力上的滄桑。《死者之書》(the Book of the Dead)的第十七章似乎包含了對於世界體系的闡述，如第一王朝時期赫利奧波利斯(Heliopolis)所理解的那樣，而我們只能從第十一和十二王朝的一些副本得知。組成該章的每一段詩在當時已經有三到四種不同的解釋方式；它們的解釋是如此的不同，以至於根據不同學派的說法，造物主變成了

太陽之火——「拉-舒」(Ra-shoo)，或變成「原初之水」。在15個世紀之後，解讀方式的數量大大增加。在這個過程中，時間改變了人們對宇宙和其主宰力量的看法。在基督教存在的不到18個世紀裡，它已編輯、發展和改變了它的大部分教條；那麼，從狄奧多西(Theodosius)到金字塔的國王建造者之間的五千年裡，埃及的神職人員又已多少次更改他們的教條呢？』

就這點，我們認為這位傑出的埃及古物學家延伸太遠了。外傳的教條或許經常被改變，但密傳的永遠不會。他沒有考慮到原始真理神聖的不變性，而這只有在啟蒙的秘儀中才會揭示出來。埃及的祭司或許忘記了很多，但他們什麼沒有更動。大量原始教義的喪失是由於偉大的聖師們的突然去世，他們在有時間向他們的繼任者揭示全部之前就去世了；大部分的情況是找不到值得的人來繼承此知識。然而，他們在他們的儀式和教條中保留了秘密教義的主要教導。因此，在馬斯珀羅提到的第十七章中，可以看到(1)奧西里斯說他是亞圖姆(Toum，大自然的創造力量，將形體給與所有的存在、靈體和人)，自我產生和自我存在，從努恩(Noun)發出，即天上之河，被稱為眾神的「父親-母親」，是原初神，是混沌或「深淵」，由看不見的精神始之受孕。(2)他在八之城(善與惡的兩個立方體)的階梯上發現了舒(Shoo，太陽力)，並消滅了在努恩(混沌)中邪惡原則的反叛之子們。(3)他是火和水，即努恩這個原初父母，且他從自己的肢體中創造了眾神——14個神靈(兩倍的7)，即7個黑暗和7個光明神靈(是基督教的7臨在神靈和7黑暗邪惡神靈)。(4)他是生存和存在的法則(第10節)，是貝努鳥(Bennoo，或鳳凰，在永恆中復活的鳥)，在他裡面黑夜接著白天，白天接著黑夜——這裡暗指宇宙重生和人類轉世的週期性循環；否則這能意味著什麼呢？『這位旅人以「一」的名義穿越數百萬年，並以其他的名義穿越偉大綠色(原初水或混沌)』(17節)，一個接連的生出數百萬年，另一個吞沒它們，使它們恢復原狀。(5)他談到七發光者，他們跟隨他們的主，他給予正義(阿門提裡的奧西里斯)。

所有這些現在被展示是基督教教義的來源和起源。猶太人通過摩西和其他啟蒙者從埃及帶來的東西，在後來的日子裡，已經夠混亂和扭曲的了；而教會從兩者得到的東西，則更加被誤解。

然而，在符號學這一特殊學科中，它們的體系已被證明是相同的——那解開天文學奧秘的鑰匙，是與生成和孕育的奧秘相關聯——與古代宗教的想法相關聯，而後者的神學發展出了陽物元素。就幾何和數字的組合而言，猶太人對宗教符號採取的神聖量測體系，是與迦勒底、希臘和埃及的一樣；這是猶太人在奴役和囚禁這些國家的幾個世紀中所採用的。*這個體系是什麼？《量測之源》一書的作者深信：『《摩西五書》是通過一種藝術言語的表達方式，旨在闡明精確科學的幾何和數字系統，而這應該作為測量的起源。』皮亞茲·史密斯(Piazzi Smyth)也這麼認為。一些學者發現，這種系統和這些量測與大金字塔的建造所用的量測是相同的——但這只有部分是如此。『這些量測的基礎是帕克比率，』斯金納(R. Skinner)先生在《量測之源》一書中如此說道。

【*正如我們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第二卷 p438-9)中所說：『到目前為止，儘管有各種各樣的爭論和研究，歷史和科學對於猶太人的起源仍然一無所知。他們也可能是被放逐的古印度的賤民(Tchandalas)，是「維那-斯瓦塔」(Vina-Svata)、「吠陀-毗耶娑」(Veda-Vyasa)和摩奴(Manu)提到的「瓦匠」、希羅多德(Herodotus)筆下的腓尼基人、約瑟夫斯(Josephus)筆下的喜克索斯人(Hyk-Sos)、或巴利牧羊人的後裔、或所有這些的混合體。《聖經》把提爾人(Tyrians)稱為有血緣關係的民族，並聲稱統治他們...然而，不管他們是什麼人，在摩西之後不久，他們就變成了混血民族；正如《聖經》所示，他們自由通婚，不僅與迦南人(Canaanites)通婚，而且還與他們所接觸的其他國家或種族通婚。』】

這本非凡著作的作者發現了這一點，他說他使用了紐約的約翰·帕克(John Parker)所發現圓的直徑與周長的整數比例。這比例對於直徑是6,561，而對於圓周是20,612。此外，這個幾何比例是非常古老的(而且很可能)作為英國線性測量法的神聖起源，現已用於公開處理和實際應用，『它的基本單位，即英吋，同樣的作為一個埃及王室的腕尺和羅馬英尺的基礎。他還發現這比例有一種變形，

即 113-355 (在他的著作中作瞭解釋)；雖然這最後一個比例源於確切的整數 π ，或 6,561 比 20,612，但它也作為天文計算的基礎。作者發現一個精確科學的體系，其幾何學、數字學、天文學的基礎建立於這些比例上，並且可以在埃及大金字塔的建造中找到；這種系統在希伯來《聖經》的文本中，部分以此語言的形式存在，並隱藏其中。通過使用圓圈的元素 (見第一卷最初幾頁) 和上面提到的比例，能解釋英吋和 24 英吋的兩英尺規則，且它們是這種自然的埃及與希伯來科學體系的基礎，而且，似乎很明顯的是，這個體系本身被視為神聖的起源和神聖的啓示...』但是讓我們看看反對皮亞茲·史密斯(Piazzi Smyth)教授金字塔測量結果的人是怎麼說的。

皮特里先生似乎否這些說法，並快速摧毀了皮亞茲·史密斯的計算與《聖經》之間關係。波克多 (Proctor) 先生也是如此，在古代藝術和科學的每一個問題上，他多年來都是「巧合主義者」的擁護者。他談論到『當金字塔主義者一直在努力將金字塔與太陽系關聯起來時，這些眾多獨立於金字塔的關聯就出現了...』他說『這些巧合比起金字塔和天文數字之間的巧合，是否更令人感到好奇呢：前者的關聯相當接近和卓越，彷彿它們是事實...』(意思是即使金字塔不存在，那些「巧合」也會存在)；『後者僅僅是想象出來的(?)，只是通過學生們稱之為「捏造」的過程建立起來的，現在新的量測又把研究從頭再做一遍』("皮特里給學院的信"，1881 年 12 月 17 日)。對此，斯塔尼蘭德·韋克 (Staniland Wake) 先生在他關於《大金字塔的起源和意義》的著作(1882 年倫敦)中，公正地指出：『然而，如果金字塔的建造者所擁有的天文知識，能展示在其完美指向和其他公認的天文特徵上的話，那麼它們一定並非只是巧合。』

他們擁有它；且正是基於這一「知識」，才得以建立秘儀和一系列啟蒙的程序：從那時，金字塔的建造是永恆的記錄，是地球上這些秘儀和啟蒙的堅不可摧的象徵，就像星星在天上運行一樣。對於那偉大的一系列宇宙變化，天文學家將其命名為「回歸年」或「恆星年」，而起蒙的週期是其縮影與複製。正如在恆星年(25,868 年)週期結束時，天體們回到它們最初所佔據的相對位置；同理，在啟蒙的週期結束時，內在的人已經恢復了神聖純淨和神聖知識的原始狀態，從那裡他開始了他的塵世化身循環。

摩西是埃及神秘主義的啟蒙者，他將他所創建的新國家的宗教秘儀，建立在從這個恆星週期得出的抽象準則上，他以帳幕的形狀和量測來象徵它，他會在荒野中建造這個帳幕。後來的猶太大祭司們根據這些數據，構建了所羅門神廟的寓言——這是一座從未真正存在過的建築，就像所羅門國王本人一樣，他只是一個太陽神話，就像後來共濟會的海勒姆·阿比夫(Hiram Abif) 一樣，如雷根 (Ragon) 已充分證明那樣。因此，如果這個象徵著起蒙週期的寓言性神廟，其量測與大金字塔的量測一致，那是因為前者是由後者通過摩西的帳幕衍生而來的。

這位作者不可否認地發現了其中的一把甚至兩把鑰匙，這在剛剛引用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證明。一個人只要讀了它，就會越來越相信《聖經》新舊約的寓言和比喻裡，其隱藏意義現在已經被揭開。但他這一發現肯定更加歸功於他自己的天賦，而不是歸功於帕克和皮亞茲·史密斯。因為正如剛才所展示的那樣，聖經的「金字塔主義者」對於大金字塔所採取和採用的量測，其正確性是否不容置疑，這不那麼確定。這方面的證據之一是皮特里先生的作品《吉薩的金字塔和廟宇》("The Pyramids and Temples of Gizeh")，此外還有最近寫的反對上述計算的其他作品，稱這些計算是有偏頗的。我們可以看出，皮亞茲·史密斯的每一個測量，幾乎都與後皮特里先生所作的更仔細測量不同。皮特里先生在其作品的介紹中用這樣一句話總結：

『至於整個調查的結果，也許許多理論會與一位來到吉薩的美國人觀點一致，他是金字塔理論的狂熱信徒。我很高興在那兒呆的幾天有他作伴，而我們在一起吃最後一頓飯的時候，他悲傷地對我說——「怎麼說呢，先生！我覺得好像參加了一個葬禮。我們盡一切辦法讓舊的理論有一個體面的葬禮，然而我們應該注意在我們匆忙中，沒有一個受傷的人被活埋。」』

關於已故的帕克的一般計算，特別是他的第三個命題，我們請教了一些著名的數學家，他們所說的內容如下：

帕克的推理建立在感性而非數學的考量之上，在邏輯上是不充分的。

命題 III，即—

『圓是所有面積的自然基礎或起點，而在數學科學中形成的正方形是人為的、任意的—』

— 是一個任意命題的例證，在數學推理中不能可靠地依賴。同樣的觀察結果更強烈地適用於命題 VII，其聲明：

『因為圓是大自然中的基本形狀，因而此是面積的基礎；且因為圓是由半徑來量測的，並且它只有在得到一半圓周長與半徑的比值時，才等於這個正方形。因此，周長和半徑是面積的唯一自然和合理的元素，而不是直徑的正方形；因而所有正的圖形由此來等於這個正方形，或等於這個圓。』

命題 IX 是一個典型的錯誤推理的例子，也是帕克先生求面積的主要依據。如下：—

『圓和正三角形在其構造的所有元素中，都是彼此相反的，因此，若一個圓的分數直徑等於正方形直徑，那它將與面積為 1 的正三角形的直徑成平方反比。』等等。

為了便於論證，假設一個三角形可以說有一個半徑，其意義上類似於圓的半徑—帕克所說的三角形的半徑，是一個內接在三角形中的圓的半徑，因此根本不是三角形的半徑—暫時假定他的前提與他其他一些異想天開的數學命題是一致的，為什麼我們必須得出結論認為：如果三角形和圓在其構建中的所有元素都是相反的話，那麼給定任何已定義圓的直徑，都將與任何給定的正三角形直徑成平方反比？這個前提和結論之間有什麼必要的聯繫嗎？這種推理在幾何學中並不為人所知，也不會被嚴格的數學家所接受。

然而，對於嚴格的、真正的形而上學家來說，古老的密傳體系是否誕生了英制英吋並不重要。拉斯頓·斯金納(Ralston Skinner)先生對於《聖經》的密傳解讀，也不會僅僅因為金字塔的量測與所羅門神廟、諾亞方舟等的量測不符，而說它是錯的；又或者因為帕克先生的圓的求積被數學家拒絕，而說它是錯的。因為斯金納先生的解讀，首先取決於卡巴拉主義的方法和希伯來字母的猶太法數值。但是，要確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雅利安的象徵性宗教在發展和建立過程、在建造廟宇中所使用的量測、在《往世書》中提出的數值、特別是在他們的年表中、他們的天文符號、週期的持續時間、和其他計算，是否與《聖經》中的測量和符號相同還是不同。因為這將證明，除非猶太人是從埃及人(摩西是啟蒙祭司之一)那裡得到他們的神聖腕尺和量測，否則他們一定是從印度得到這些觀念。無論如何，他們把它們傳給了早期的基督徒。因此，神秘主義者和卡巴拉主義者是「真正」繼承了「知識」的人，或者稱在《聖經》中仍然存在的「秘密智慧」；因為現在只有他們才明白它的真正含義，而世俗的猶太教徒和基督徒卻緊緊抓住它的外殼和表面意思不放。正是這種量測體系而發明了不同的神名如埃洛希姆和耶和華，又或者被改編成陽物崇拜；而耶和華是奧西里斯的一個很好的翻版，這被《量測之源》的作者證明了。但後者和皮亞茲·史密斯先生似乎都認為(a)以色列人所擁有該體系的前身，希伯來語是神聖的語言，而(b)這種普遍的語言屬於直接啟示！

這後一種假設只有在前面最後一段所示的意義上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對於神聖「啟示者」的本性和性格還未達成一致。關於誰先誰後而言，這對於世俗的人當然將取決於(a)啟示的內部和外部證據，以及(b)每個學者的個人先入之見。然而，這並不會阻止一神論的卡巴拉主義者或泛神論的神秘

學者有各自的信仰；兩者都無法說服對方。歷所史提供的數據太少，也不能令人滿意，而無法向懷疑者證明這兩者誰是對的。

另一方面，由傳統所提供的證據經常遭到拒絕使我們無法希望在當今時代解決這個問題。與此同時，唯物主義科學將不區別地嘲笑卡巴拉主義者和神秘主義者。但是，一旦上述優先考慮的棘手問題被擱置一邊，那麼科學在它的語言學和比較宗教的科目裡，將會發現自己最終面臨挑戰、並被迫承認這一共同的主張*。它最偉大的學者們不會對它們嗤之以鼻，如同稱婆羅門文學一般為「荒謬小說和迷信的鬧劇」那樣，而是努力學習其象徵性的普遍語言，連同數字和幾何上的鑰匙。但若他們同樣的相信在猶太的卡巴拉主義體系中，包含了解開整個謎團的鑰匙，那他們將很難取得成功：因為，它並不包含。目前也沒有任何其他經文擁有全部的鑰匙，因為即使是《吠陀經》也不完整。每一種古老的宗教，都不過是整卷古老原始奧秘中的一兩章——只有東方的神秘主義才能夠誇耀它擁有全部的秘密以及其七把鑰匙。在本作品中將進行比較，並將盡可能地加以解釋——剩下的就要靠學生個人的直覺。因為當我說東方神秘主義擁有這些有秘密時，並不是說作者擁有「完整的」或近似完整的知識，這將是荒謬的。我給出我知道的；而那些我無法解釋的，學生必須自己去研究。

【*這些主張一個接一個地得到承認，就像一個又一個的科學家不得不承認《秘密教義》中給出的事實一樣——儘管他很少承認(如果有的話)他的聲明是已被預期到的。因此，在皮亞茲·史密斯先生對於吉薩金字塔擁有權威的鼎盛時期，他的理論是，國王墓室的斑岩石棺『是地球上兩個最文明的國家——英國和美國——的測量單位，』且是作為「糧桶」。這在當時剛剛出版的《揭開伊西斯的面紗》中遭到了我們的強烈否認。然後，紐約新聞界(主要是《太陽報》和《世界報》)奮起反對我們膽敢對這樣一位學識淵博的明星進行糾正或找碴。在第一卷第 519 頁，我們曾經說過，希羅多德在論及金字塔時『可能會補充說，從外部來看，它象徵著大自然的創造性原則，同時也說明了幾何、數學、占星術和天文學的原則。從內部來看，它是一個宏偉的神廟，在其陰暗的隱蔽處進行著秘儀，而其牆壁經常見證皇室成員的啟蒙場景。蘇格蘭皇家天文學家皮亞茲·史密斯教授將斑岩石棺貶低為一個糧桶，它事實上是一個洗禮盆，入門者從這裡「重生」並成為一名開悟者。』

在那些日子裡，我們的聲明被人嘲笑。我們被指責說是從英國作家蕭 (Shaw) 的「狂熱」中得到了我們的想法，蕭認為石棺是用來慶祝奧西里斯秘儀的；(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那個作家！) 現在，六七年過去了，以下斯塔尼蘭德·維克 (Staniland Wake) 先生在他論文《大金字塔的起源和意義》的第 93 頁寫的：

『一位狂熱的金字塔學對於所謂的國王墓室說道：『有著拋光的牆壁，精美的材料，宏偉的比例，和崇高的地方，雄辯地訴說著未來的榮耀——又或者，基奧普斯 (Cheops) 陵墓的完好墓室，可能是啟蒙者在經過狹窄、低矮末端的向上通道和大畫廊後，被允許進入的地方；這使他逐漸為神聖秘儀的最後階段做好了準備。』如果斯塔尼蘭德·維克先生是神智學者，他可能會補充說，通向國王墓室的狹窄上行通道確實有一扇「窄門」；是同樣「通往生命」的「窄門」，或指《馬太福音》第七章 13 節中耶穌提到的新的精神性重生；這位作者所記錄的話是由一位啟蒙者說出的，而他所想的正是啟蒙神廟的這扇門。』

但是，即使假設在未來的幾個世紀裡，普遍神秘語言的整個循環都不會被掌握的話，那麼一些學者迄今在聖經中發現的語言也足以從數學上證明這一說法。猶太教利用了七把鑰匙中的兩把，而這兩把鑰匙現在又被重新發現，它不再是個人的猜測和假設，更不是所有的「巧合」，而是對聖經經文的正確解讀之一，就像任何熟悉算術的人，都能理解並驗證加法或加總一樣*。再過幾年，這個體系就會像其他所有外傳的信仰一樣，通過揭示教條真實的、赤裸裸的含義來扼殺《聖經》的字面含意。

【*我們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中所說的一切現在都在《埃及奧秘；或者是量測之源》中得到了證實，其中通過使用數字和何學上的鑰匙來解讀聖經。】

然後，這些不可否認的含意就算還不完整，也能夠徹底改變現代科學體系的人類學、民族學、特別是年代學，以及揭示存在的奧秘。在《舊約》中的每一個神的名字和敘述中，所找到的陽物崇拜元素(在某種程度上新約也有)，也可能馬上大大改變現代生物學和生理學的唯物主義觀點。

這些關於自然和人的觀點、關於天體的權威及其奧秘，在擺脫了現代令人厭惡的粗俗後，將揭示人類心智的演變，並顯示出這種思維過程是多麼自然。所謂的陽物崇拜符號之所以讓人感到冒犯，僅僅是因為其中含有物質性和動物性的成分。由於它們起源於古老的種族，並從一種雌雄同體的祖先中獲得個人知識，因而在它們自己看來，這是性別分離的第一個現象性表現，以及隨之產生的創造的奧秘——這些符號是很自然的。如果後來的種族貶低了他們，特別是那些「選民」，但這並不影響這些符號的起源。小的閃族部落——是在第四和第五亞種族(蒙古-突雷尼語族和在巨大大陸沈沒後所謂的「印度-歐洲」人)融合後的最小分支之一——只接受其起源國賦予它的精神象徵。也許在摩西早期，這種象徵並非如同後來經過以斯拉(Ezra)處理而變得那麼粗糙，後者重塑了整個《摩西五經》(Pentateuch)。因為一些圖象字符並不是摩西最先所造的，例如法老女兒(女人)、尼羅河(大深淵和水)、和在蒲草箱中漂浮的嬰孩。在巴比倫人薩爾貢國王的故事*與瓷磚碎片中，似乎預料了這一點，他生活的時代早於摩西。那麼合邏輯的推斷是什麼呢？我們有權利說，最肯定的是，以斯拉所講的摩西的故事是他在巴比倫時學到的，他把有關薩爾貢的寓言應用到這位猶太立法者身上。簡而言之，《出埃及記》不是摩西寫的，而是以斯拉用舊材料重新製作的。

【*在《亞述古物》的 224 頁，喬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先生說道：『在庫雲吉克(Kouyunjik)的西拿基立(Sennacherib)宮殿裡，我發現了薩爾貢(Sargon)的另一段奇特歷史 ... 我將我的翻譯發表在《聖經考古學會學報》("Transactions of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第一卷第一部第 46 頁。』薩爾貢是巴比倫的摩西，他的首都『是偉大的阿加迪城(Agadi城，被閃族阿卡德人(Akkad)稱為寧錄(Nimrod)的首都，並且在《創世紀》中提到。』(《創世紀》x. 10) ... 『阿卡德位於幼發拉底河和巴比倫北部的西帕拉市(Sippara)附近。』(見《揭開伊西斯的面紗》，vol. II. p. 442-3,) 另一個奇怪的巧合是，上述鄰近的城市西帕拉市的名字與摩西妻子的名字相同——西巴拉(Zipporah，《出埃及記》第二章)。當然，這個故事是以斯拉所加上的一個聰明的增補，他不可能不知道它。這個奇特的故事是在庫雲吉克石碑上發現的，內容如下：—

1. 薩爾貢，強大的國王，我是阿卡德的國王。
2. 我的母親是一位公主，我不認識我的父親；我父親的一個兄弟統治著這個國家。
3. 是在阿祖皮蘭(Azupiran)市，位於幼發拉底河的沿岸。
4. 我的母親，公主，懷了我；在困難中誕生我。
5. 她把我放在蒲草箱里，並用瀝青封住我的出口。
6. 她把我扔到河裡，但沒有淹死我。
7. 河流載著我，它把我帶到了挑水者阿克基(Akki)。
8. 阿克基，這位挑水者，在其柔軟心腸中扶起我，等等，等等。

而在《出埃及記》第 2 章：『當她(摩西的母親)不能再藏他時，她取了一個蒲草箱來，抹上爛泥和瀝青，把孩子放在箱里，放在河邊的香蒲中中。』

『這個故事，』史密斯先生說：『應該發生在公元前 1600 年左右，比認定的摩西時代更早。我們知道薩爾貢的名聲傳到了埃及，因而很可能這個故事與《出埃及記》第二章中敘述的事件有關，因為每一個動作一旦執行，都有重複進行的傾向。』但在賽義斯(Sayce)教授有勇氣把迦勒底王和亞

述王的年代往後推兩千年時，薩爾貢至少比摩西早兩千年。(參見賽義斯教授關於這一主題的講座。)這一供述具有啟發性，但這些數字缺少了一至兩個零。】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為什麼這個開悟者在後來的迦勒底人和薩拜亞人的陽物崇拜中，不加入其他含有陽物元素的更粗鄙符號和雕刻呢？我們被教導說，以色列人的原始信仰迥異於幾個世紀後由猶太法典研究者、以及他們之前的大衛和希西家(Hezekiah)所發展起來的信仰。

所有這一切儘管具有外傳的元素，像現在在《新約》和《舊約》中所發現的那樣，卻足以將《聖經》歸入密傳著作之列，並將它的神秘體系與印度人、迦勒底人和埃及人的象徵主義聯繫起來。根據天文觀察，在聖經中的符號和數字的整個週期——天文學和神學緊密關聯——既存在於印度的外傳體系中，也存在於密傳體系中。這些數字和它們的符號、黃道十二宮的星座、行星、它們的相位和節點——最後一個術語被我們現代植物學中用來區分雌雄植物(單性、多雌蕊、雌雄同株、雌雄異株等)——在天文學中被稱為六分位、四分位等等，這已被古代民族使用了許多個時代，並在某種意義上與希伯來數字計算具有相同的含義。初等幾何的最早形式，肯定是通過觀察天體及其組合而提出的。因此，在東方神秘主義中最古老的符號是圓、點、三角形、平面、立方體、五角星和六角形，以及各種邊和角的平面圖形。這表明幾何符號學的知識和應用與世界一樣古老。

從這一點開始，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即使沒有大自然神聖的導師的幫助，大自然本身也可以教導原始人類一種數字和幾何符號語言的最初原則。*因此，我們可以在每一本古老的象徵性經文中找到數字和數值，它們被用作一種表達和思想記錄。它們始終是一樣的，只是從最初的數字中產生了某些變化。因此，宇宙奧秘的演化和關聯、其成長和發展——精神上 and 物質上、抽象和具體的——首先被記錄在形狀的幾何變化中。每一個宇宙進化論開始於一個圓、一個點、一個三角形、一個立方體，直到數字 9，而當它是由第一條線和一個圓合成的時候，產生畢達哥拉斯神秘的十，是一切的總和，它包括和表達了整個宇宙的奧秘；這些在印度體系中的記錄要完整個一百倍，只要一個人能理解其神秘的語言。數字 3 和數字 4 混合在一起是 7，如同 5、6、9 和 10 都是神秘宇宙起源論的基石。這個十和它的上千種組合在全球各地都能找到。人們可以在印度斯坦(Hindustan)和中亞的洞穴和石刻寺廟中認出它們，或在埃及和美洲的金字塔和石刻中；或在奧齊曼迪亞斯(Ozimandyas)的地下墓穴里、在高加索白雪皚皚山寨的土丘里、在帕倫克(Palenque)的廢墟里、在復活節島、在任何古人類足跡所到之處。3 和 4，三角形和立方體，或者男性和女性的普遍符號，顯示了進化的神的最初方面，並永遠印在天上的南十字，就像在埃及的「安卡十字」(Crux-Ansata)。同樣表達，『立方體展開是在展示一個 T(tau) 的十字、或埃及形式十字、或基督教十字形式...圓圈附在第一種十字上，形成了安卡十字...十字上數出的數字 3 和 4，顯示出(在至聖所中)希伯來金色燭台一種形式，以及 $3 + 4 = 7$ ， $6 + 1 = 7$ ，是在一個星期周期的七個日子，就像太陽的 7 種光。因此，有著 7 種光的一周產生了月份和年份，因而它標記著誕生的時間...然後，在接連使用 113 : 355 的形式而展示十字架形式，使該符號通過將人附在十字架上而完成†。這種量測是為了配合人類生命起源的想法，因此是陽物崇拜的形式。‡』

【*作為一個提醒，摩西的密傳宗教是如何被多次蹂躪的，而大衛是如何重建對耶和華的崇拜，後來的希西家(Hezekiah)也是。見《揭開伊西斯的面紗》中第二卷第 436-42 頁。毫無疑問，一定有一些很好的理由，使得幾乎佔據猶太大祭司的撒都該派堅持摩西律法而拒絕所謂的「摩西書」，即猶太會堂的《摩西五經》和《塔木德》，】

【†再一次，記住印度教的維托巴(Wittoba)在空間中被釘在十字上、「神聖的符號」卐字的涵義、柏拉圖提到空間中交叉的人等等。】

【‡《量測之源》】

在詩節裡展示了十字和這些數字在古代宇宙起源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與此同時，我們可以從同一作者收集的證據中獲益，這些證據表明符號的同等性及其在全球各地的深奧含義，他正確地稱之為「這些符號的原始遺跡」。

『以一般觀點來看數字形式的性質 ... 它們的存在及用途是何時何地首次被知道的，這已成為人們最感興趣的研究問題。難道在我們所知的歷史時代裡，它的出現是一種神的啓示嗎？當我們考慮到人類的年齡時，我們所知的歷史時代是一個極其現代的週期。事實上，人類在極為久遠的日子就擁有它，甚至其距古埃及人的時間似乎比我們距古埃及人的時間還久遠。

『「太平洋中部」中的復活節島所呈現的特徵，是一個已沈沒大陸上剩餘的山峰，因為這些山峰上密集地點綴著巨人雕像，是一個人口稠密、有教養民族的文明殘餘，且他們必然佔據了一個廣闊的地區。在這些圖像的背面可以找到「帶柄十字」，且它也被修改成人體的輪廓。在倫敦的《建築商》1870年1月號刊登了一份完整的描述，上面有顯示該土地布下濃密的雕像的圖板，還複製了一些照片。

『在馬薩諸塞州的塞勒姆(Salem)出版的《博物學家》早期幾期裡，描述了南美洲山頂峰壁上，所發現的一些非常古老而奇特的雕刻，並認定它比現存的種族要古老得多。這些痕跡的奇特之處在於，它們的輪廓顯示出一個人被伸展在十字上*，通過一系列的圖畫，從一個人的形體中產生一個十字的形體，但這時的十字可以被當作人，或者人可以被當作十字；從而展示了這兩個形式之間相互依存的象徵性表現。

【*進一步參考早期雅利安起蒙者給予的描述：維施瓦卡爾瑪((Visvakarma)將太陽 (Vikkartana) 釘在十字形的板條上，削減了他的光束。】

『眾所周知，阿茲特克人的傳統所流傳的大洪水描述非常完整 ... 洪保德男爵 (Humboldt) 說，我們要尋找阿茲塔蘭 (Aztalan) 的國土，也就是阿茲特克人最初的國土，至少在北緯 42 度；他們從那最終旅行到達了墨西哥山谷。在那個山谷裡，遙遠北方的土堆變成了優雅的石金字塔和其他建築，而現在已經發現了這些遺跡。阿茲特克遺跡和埃及遺跡之間的對應是眾所周知的 ... 阿特瓦特 (Attwater) 在考察了數百件遺跡之後，確信他們擁有天文學知識。針對阿茲特克人當中最完美的金字塔結構之一，洪保德描述了以下結果：

『這座金字塔 (帕潘特拉(Papantla)金字塔)有七層樓高，其形體比迄今發現的任何其他這類金字塔都要尖細，但它的高度普通，只有 57 英尺，底部兩側各有 25 英尺。然而，有一點值得注意：它完全是由鑿成的石頭建成的，異常的大，且形狀非常漂亮。有三個樓梯通向頂部，台階上裝飾著象形雕塑和排列著非常對稱的小壁龕。這些壁龕的數量似乎暗示了318個簡單而複合的符號，象徵著他們的民間曆法的天數。』

『在諾斯替數值中，基督是318，』作者說：『也是亞伯拉罕(Abraham)受過訓練或割禮的僕人的著名數目。若將 318 視為一個抽象的、普遍的值，表達一個直徑值相對於單位圓周長的比例，在民用日歷的編制中，顯而易見地得到了運用。』

在埃及、秘魯、墨西哥、復活節島、印度、迦勒底和中亞都發現了相同的符號、數字和深奧的符號。釘十字架的人，以及從眾神進化而來的種族的象徵；然而，科學對於「存在著與我們形象不同的人類種族」的概念抱持否定；神學堅持6000年的創造；人類學教導我們從類人猿進化而來；而神職人員將它追溯到公元前 4004 年的亞當！

難道一個人會因為害怕被稱為迷信的傻瓜、甚至是騙子而受到懲罰，而放棄提供證據——任何都好——僅僅因為把全部的七把鑰匙都交給科學，或者更確切地說，交給符號學研究人員的那一天還沒

有到來嗎？在面對地質學和人類學關於人類的古老歷史的毀壞性發現，我們應該堅持 6000 年和「特別創造」，以避免偏離了神學或唯物主義的老路而受到的懲罰；還是順從地接受我們的宗譜和猿類血統？並非如此，只要我們知道這些秘密記錄包含著揭開人類起源之謎的七把鑰匙。儘管科學理論可能是錯誤的、唯物主義的和偏頗的，但它們比神學的變幻莫測更接近真理一千倍。後者都在垂死掙扎，只剩那些最不妥協的頑固分子和狂熱分子。*因此，我們要麼只能盲目地接受科學的推論，要麼脫離科學，勇敢地面對它，陳述秘密教義教給我們的東西，並準備好承擔後果。

【*有人或許會說，它的一些捍衛者一定失去了理智。當面對《聖經》中字面上的荒謬之處，卻仍然得到公開和一如既往的強烈支持，一個人要如何思考？並且人們發現其神學家堅持認為，儘管『聖經謹慎地避免(?)對科學知識作出任何直接貢獻，然而他們從未發現任何不符合先進科學的論述』！！——(《原始人》"Primeval Man" p.14)】

但是，讓我們看看，科學在其唯物主義的推測中、甚至神學在其垂死掙扎中、以及為了調和自亞當以來的6000年與查爾斯·萊爾(Charles Lyell)爵士的《人類古代地質證據》之間的至高鬥爭中，它們是否在不知不覺中給了我們幫助。根據人種學的一些非常博學的追隨者的自白，發現《聖經》已經不可能解釋人類種族的多樣性，除非接受有多個亞當被創造的假設。他們談到『一個白色的亞當和一個黑色的亞當，一個紅色的亞當和一個黃色的亞當。』*如果他們是印度教徒，在列舉《林迦往世書》中瓦馬提婆(Vamadeva)的重生時也說的是這些。後者在列舉濕婆的重生時，展示了他在一個劫中是白膚色，在另一個劫是黑色，另一個是紅色，在這之後，鳩摩羅(Kumar)成為「黃色的四青年」。波克多(Proctor)先生會說，這個奇怪的巧合只是支持了科學的直覺，因為「濕婆-鳩摩羅」(Siva-Kumara)只是寓言性地代表了人類起源時期的人類種族。但它帶來了另一種直覺性現象——這一次是在神學領域。《原始人》的無名作者不顧一切地試圖從地質學和人類學無情而雄辯的發現中，篩選出神聖的啟示，他指出：『如果《聖經》的捍衛者被迫要麼放棄聖經的啟示，要麼否認地質學家的結論，那將是不幸的』——找到一個折衷。不，他花了大量的篇幅來證明這個事實：『亞當不是這個地球上第一個被造的人。』...亞當前的人類的遺物的掘出『不但沒有動搖我們對聖經的信心，反而為聖經的真實性提供了額外的證據』(第 194 頁)。如何辦到的？用能想到的最簡單的方式；因為作者認為，從今往後『我們(神職人員)能夠讓科學家們繼續他們的研究，而不試圖用對異端邪說的恐懼來強迫他們』... (對赫胥黎先生、廷德爾先生和萊爾爵士來說，這確實是一種解脫)...『聖經的敘事並非如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始於創世，而是始於亞當和夏娃的形成，即在我們的星球被創造幾百萬年之後。它以前的歷史，就《聖經》而言還沒有寫出來。』...『在亞當時代之之前，地球上可能有二十種不同的種族，而不是一種，就像其他世界上可能有二十個不同種族的人一樣』(55 頁)...既然作者仍然堅持認為亞當是我們人類種族的第一個人，那麼這些種族是誰或什麼呢？這是各種撒旦種族『撒旦從未在天堂，而天使和人類是同個物種。』這是在亞當之前的「犯罪天使」種族。我們從中讀到，撒旦是『這個世界上的第一位王子。』他由於他的反叛而死，並作為一個脫離肉體的靈體留在地球上，並誘惑亞當和夏娃。『早期的撒旦種族，特別是在撒旦的一生中(!)可能是族長式文明和相對安寧的時期——一個土八該隱(Tubal-cains)和猶八(Jubals)的時代，當時科學和藝術都試圖把它們的根扎進這詛咒的土地...對於一部史詩來說，這是一個多麼好的題材啊...(當時)一定發生了不可避免的事件。我們看到在我們面前...那位快樂的原始愛人，在露珠之夜的丹麥橡樹下，向他的臉紅新娘求愛，那棵樹就長在現在沒有橡樹生長的地方...灰色的原始族長...原始後代天真地在他身邊蹦跳...一千幅這樣的圖畫出現在我們面前！』... (PP.206-207)

【*《揭秘原始人，或聖經人類學》"Primeval Man Unveiled, or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Bible" 1870, p. 195.；是《星與天使》"Stars and the Angels"的作者(未知)】

【†尤其當我們看到《聖經》本身權威所提供的證據，在《創世紀》第 16 和 17 節第四節寫到，該隱(Cain)去了挪得(Nod)之地，在那裡娶了一個妻子。】

這裡回顧了撒旦純真年代的撒旦般「臉紅新娘」，詩意不減，並增加獨創性。但事實恰恰相反。現代基督教的新娘——如今在她的現代愉悅情人面前不太常臉紅——甚至可能從這個撒旦的女兒身上得到道德上的教訓（在她第一個人類傳記作者的想象中）。這些畫面——若要真正欣賞它們的價值，就必須在描述它們的書中加以審視——所有這些推測都是為了調和《聖經》啟示的無誤性與萊爾爵士的《人類的古代》和其他具有破壞性的科學著作。但這並不妨礙真理和事實出現在這些異想天開的基礎上，該作者從來不敢用自己的、甚至是借用的名字來署名。因為，他的亞當前種族——不是撒旦的，而是僅僅是亞特蘭提斯的，以及在後者之前的雌雄同體族——若能以密傳的方式閱讀的話，會發現在聖經中所提到的與《秘密教義》中一樣。這七把鑰匙打開了七個偉大根種族以及七個劫的奧秘，包括過去與未來。儘管人類的起源、甚至是密傳的地質學，肯定會像撒旦和亞當前種族一樣被科學所拒絕；然而，如果科學家們沒有其他方法能擺脫他們遇到的困難，將不得不在這兩者之間做出選擇，我們確信，儘管《聖經》有記載，但是一旦這種神秘的語言被大致掌握，古老的教義終將被接受。

III. 原初質和神聖思想

『若我們去斷言，我們已知道所有現存的起因的話，這似乎是不合理的；因此，如果有必要，必須允許假定有一種全新的媒介。』

『假設波動假說解釋了所有的事實，那麼我們需要決定它是否能因此證明了波動以太的存在；儘管這一假設目前還不是嚴格準確的。我們不能百分之百肯定沒有其他的假設能解釋這些事實。人們承認牛頓的微粒假說在干涉現象中已不適用；且目前還沒有其他對手。儘管如此，在所有這些假設中，若能找到一些一些附帶的證據，來做為所假定的以太間接的確證，也是非常好的...有些假說假設了物體的微小結構和運作。從此情況的性質來看，這些假設永遠無法用直接的方法加以證明。它們唯一的優點是適合表達這些現象。它們典型的虛構。』——(《邏輯》，亞歷山大·貝恩法學博士著，第二部，第133頁，"Logic" by Alexander Bain, LL.D.)

以太，這個假設性的多變者 (Proteus)，是現代科學的「典型虛構」之一——儘管長期以來人們接受它——是我們稱之為「原初質」(梵語：阿卡莎 Akasa) 的低等「原則」之一，是古代所「夢想」的事物之一，現在又成為現代科學的夢想。在所有現存的古代哲學家推測中，這項是最偉大的，也是最大膽的。然而，對於神秘主義者來說，以太和原初質都是現實存在的。簡單地說，以太是星光界流體，而原初質是阿卡莎，是神聖思想的載體。

在現代語言中，「神聖思想」更應該被稱為「宇宙理念」——即「精神」；而「原初質」應被稱為「宇宙基質」，即「物質」。這些作為存在的阿爾法 (Alpha) 和歐米茄 (Omega)，只是一個「絕對存在」的兩個方面。在古代，人們從來沒有提到過後者，甚至也沒有提到過它的任何名字，而只是寓言性的描述。在最古老的雅利安民族的印度教徒中，其知識分子階層所進行的崇拜，從來就不是(像希臘人那樣)狂熱的敬拜著奇妙的形體和藝術，後來導致了神的擬人化。但是當希臘哲學家在崇拜形體時，只有印度教聖人『體悟到世俗之美與永恆真理的真正關係』——在任何時候的每個民族中，未受過教育的人不會理解這兩者。

即使現在他們也不明白。「神-理念」的進化與人類自身的智力進化同步進行。的確，一個時代的宗教精神所能達到的最高尚的理想，到了隨後的時代裡，在哲學頭腦中只形成一幅粗俗的漫畫。哲學家們自己必須受啟蒙以進入感知的奧秘，然後才能理解古人對於這個最形而上的問題的正確看法。否則——若沒受過這種啟蒙——對於每個思想家來說，都會有一個「你應該走這麼遠，且不能超過此地步」，這是由他的智力所描繪的，如此清晰無誤；就像任何一個民族或種族在其週期中，遵循著業力法則而取得的進步一樣。若未受過啟蒙，當代宗教思想的理想必須永遠被剪下翅膀，不能展翅高飛；對於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思想家，甚至是自由思想家來說，它們只是各自環境和時代的結果和自然產物。兩者的理念都只是其性情的必然結果，都是一個民族在其集體上，所達到的智力進步階段的結果。因此，如前所述，現代(西方)形而上學的最高境界遠未達到真理。目前，許多不可知論者對於「第一因」存在與否的猜測，並不比隱晦的唯物主義好多少——只有術語的使用上不同的。即使像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先生這樣偉大的思想家，他偶爾談及「不可知」時的觀點，表明了他受唯物主義思想的致命影響；這種像致命的熱風一樣，已經枯萎並摧毀了當前所有本體論的推測。*

【*例如，當他說「第一因」——不可知者——是一種「通過現象顯化的力量」和一種「無限永恆的能量」(?)時，很明顯的他只理解到存在之謎的物質方面——宇宙基質的能量而已。「宇宙理念」作為「遍一實在」的一個面向，是與其永恆共存的——(至於它的本體，在這偉大思想家的頭腦中似乎是不存在的)——然而卻被他完全忽略不考慮。毫無疑問，這種片面處理問題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西方將意識視為次要的這個有害做法，或者把它看作是分子運動的一種「副產品」。】

從第四種族的早期開始，人們只崇拜「精神」且奧秘被顯露出來，一直到希臘藝術的鼎盛時期、以及基督教誕生之初——只有希臘人才敢公然為這「未知神」築一座祭壇。聖保羅向雅典人宣告這個「未知的」、被他們無知地崇拜的神，就是他所宣告的真神；然而無論他心中有何深刻想法——那個神不是「耶和華」(見《至聖所》)，也不是「世界和萬物的創造者」。因為它不是「以色列的神」，而是古代和現代泛神論者的「未知者」，『並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使徒行傳》 xviii., 23-4)。

神聖思想需要透過宇宙基質的無數顯化，才能被定義或解釋其意義；在這些顯化中，有些人能精神上的感知到神聖思想。或許把它定義為未知神、抽象的、非人格的、無性別的，並且必須被置於每一個宇宙起源及其後續演化的根源上，但說了這些就等於什麼也沒說。這就像試圖用一個先驗的條件方程來求一個集合的真值，而手頭上卻只有一些未知數來推導它們。它的位置能在古老的原始符號圖中找到的，如文中所示，它在圖中是以無限的黑暗所描繪，在這個基礎上出現了第一個白色中心點——因此，它象徵著同時間和同永恆的「精神-物質」出現於現象世界中，是在它第一次分化之前。當「一變成二」後，它才可以被稱為精神和物質。「精神」可以指意識的每一種表現形式，不管是映像還是直接的，又或者指「無意識目的性」的顯化(採用西方哲學中使用的一種現代表達)，其證據就是「生命原則」、以及大自然服從於一系列不可改變的宏偉法則。「物質」在其最純粹抽象應被視為客體的存在，是一種自我存在的根基，而其七重顯化的分化構成了客體實在，存在於有意識存在各個階段的現象之下。在宇宙沈睡期時，宇宙理念是不存在的；而宇宙基質的各種分化狀態則被重新分解回最初狀態，即抽象的潛在客體性。

宇宙理念(「普遍心靈」)的重新覺醒開啟了顯化期的衝動，這同時且並行於宇宙基質從其未分化的沈睡狀態中首次出現，且後者作為前者的顯化期載體。於是，絕對智慧在其理念中映射了自身；並透過一個超越人類意識而無法理解的先驗過程，由此產生了宇宙能量(宇宙電，Fohat)。宇宙電顫動於情性基質的胸懷中，促使它活躍起來，並引導它自己在宇宙意識所有七個層面上的主要分化。因此有「七原初物質」(它們現在如此被稱呼)，而雅利安古人稱它們為「七物質」(Prakriti)，或「七性質」，各自作為「相對」同質性的基礎，其在異質性不斷增加的過程中(在宇宙的進化過程中)，分化成驚人的複雜性，如知覺層面上的現象所呈現的那樣。「相對」一詞的使用是有目的；這樣的一個過程，導致未分化的宇宙基質的最初分離，形成了進化的七個基礎，而這迫使我们把每一個層面的原質(Protyle)*看成只是基質所呈現的一個中介階段，存在於它從抽象過渡到完全客體存在的過程中。

【*原質(Protyle)一詞是由著名的化學家克魯克斯(Crookes)先生提出的，他起了這個名字來指「前物質」，也稱呼它為原初和純粹的同質基質，被科學懷疑是原子的最終組成，即使它的存在還沒被發現。但是，原初物質最初分離成原子和分子的過程，是在七原質的進化之後才發生的。克魯克斯正在尋找的是後者，而最近發現了它存在於我們層面的可能性。】

宇宙理念據說在沈睡期時是不存在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沒有人、也沒有事物來感知它的影響。若沒有通過物質的載體，就不可能有任何的顯化，不論是有意識、半意識，或甚至「無意識目的性」；也就是說，在我們這個層面上，人的意識是在其正常狀態下，無法超越所謂的先驗形而上學；而精神在這個層面上，只有通過某種分子聚合或結構，才能在個體或潛意識主觀存在的洪流中湧現出來。且由於存在於知覺之外的物質只是一種抽象，因而「絕對者」的這兩個方面——宇宙基質和宇宙理念——是相互依存的。為了避免混淆和誤解，物質(Matter)一詞應嚴格準確地指可感知對象的集合，而基質(Substance)是指本體；因為既然我們層面上的現象是感知的自我所創造的——即它自身主觀性的修改——所有「代表感知對象集合的物質狀態」對於我們這個層面的孩子們來說，只能有一個相對的和純粹現象的存在。正如現代唯心論者所說，主體與客體的共同作用產生了感知客體或稱現象。但這並足以得到結論說，相同的情況會發生在所有其他層面上；主客體在它們的七個分化層面上的合作，導致了現象的七重集合，而這些現象本身同樣是不存在的，雖然對於其中經驗的實

體們來說是具體的實在；好比說我們周圍的岩石和河流，從物理學家的觀點來看是真實的，但從形而上學家的觀點來看，它們是感官的虛幻幻覺。這麼說或這麼想是錯誤的。從最高形而上學的觀點來看，整個宇宙包括眾神都是一種幻覺；但是，他的幻覺在每一個意識層面上是不同的，他本身就是一個幻覺；而我們沒有權利將自我的感知能力的可能性質進行教條化，比如說，在第六層面上的狀況；就像對於螞蟻的意識模式，我們沒有權利將自己的感知等同於它們的感知，或者為它們定個標準。當我們生活在三維世界的層面上時，意識*之外的純粹客體對我們來說是未知的；我們只知道它在感知的自我中所激發的心智狀態。而且，只要主體和客體的對比持續下去——也就是說，只要我們繼續只享受我們的五種感官、而不知道如何將我們感知一切的自我(本體)從這些感官的束縛中分離出來——那麼人格的自我就不可能突破障礙，這障礙將它與對事物本身(或稱基質)的知識分開。這個自我在一個增加主體性的弧中發展時，必須將每一個層面上的經驗耗盡。但直到這個單元被融入「一切」後，無論是在這個還是任何其他層面上，且主體和客體都同樣地消失在涅槃狀態的絕對否定中(同樣的，只在我們的層面上才視為否定)，此時才到達到全知的頂峰——是對於內在事物的知識；更使人敬畏的謎題答案即將揭曉，而在這之前，即使是最高的禪那主也必須在沈默和無知中鞠躬——是關於吠壇多所謂的「梵」的不可言說奧秘。

【*宇宙理念集中於一個原則或載體，而成為個體自我的意識。它的顯化隨著載體的程度而不同，例如，通過所謂的心靈(Manas)而以「心智意識」的形式出現；而通過菩提更精微分化的物質(第六種物質狀態)，並以心靈的經驗為其基礎，從而作為精神性直覺之流。】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所有試圖對這一無法認識的原則起名字的人，只不過是在貶低它。即使是談論宇宙理念——除了它的現象方面——也像是試圖把原初混沌用瓶子來裝，或者給「永恆」貼上一個印刷的標籤。

那麼，煉金術所談論的神秘物體、且在各個時代都成為哲學思辨主題的「原初質」是甚麼？它最後會是什麼，即使是在現象分化之前？即使「那」在顯化的大自然中是「一切」，對我們的感官來說什麼也沒有。在每一個宇宙起源論中，它都以不同的名字被提到，也被每一種哲學提及；而且直到今天，它被展示為大自然中永遠逃離手掌的多變者(Proteus)。我們觸摸它卻感覺不到它；我們看著它卻沒看到它；我們呼吸著它卻沒有察覺它；我們聽到和聞到它，卻絲毫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因為它存在於每一個分子中，而我們在自己的幻覺和無知中，我們將其任何一種狀態視為物質，或者把它想象成一種感覺、一種思想、一種情感...簡而言之，它是所有可能現象的載體，無論是身體上的、心智上的還是心靈感應上的。它於各初開啓了顯化的週期，無論是在《創世紀》的開頭幾句中，如同在迦勒底宇宙起源論中那樣；或在印度的《往世書》裡、在埃及的《死者之書》裡。它被稱為「混沌」以及水面，是由誕生於未知者的精神所孕育，無論它的名字是什麼。(見《混沌，神，太陽系》)

相較於泰勒斯(Thales)或約伯(Job)，印度神聖經典的作者們更為深入地探究事物的起源，因為他們說：

『「智能」(《往世書》中稱為「普遍心靈」MAHAT)關聯於「無知」(自在主 Iswar，作為一種人格化的神)，並伴隨著其投射性力量，其中以惰性(tamas，無知覺性)為主導，這產生了以太——從以太產生空氣；從空氣產生熱；從熱產生水；從水產生土和「其上面的一切」。』『從「這個」，也就是從這同一個「本體」，產生了以太。』《吠陀》如此說說。(《鷓鴣氏奧義書》II.1)

這個以太是從「與無知相關聯」的智能所產生的散發物的第四層次，因此很明顯，這並非希臘人和拉丁人所崇拜的高等原則，即稱為「父親全能以太」和「偉大以太」的神性實體集合。古人在整體上對於以太的不同力量做出七級分化、無數細分和差異，包含了我們科學所熟悉的其外圍效應，還有「無法量測的基質」，這是曾被認可而現在又被否定的「空間以太」；對於每一個知識的

分支來說，它一直是一個令人煩惱的謎。我們這個時代的神話學家和符號學家，當他們看到同一宗教體系中的同一神性實體，一方面被贊頌、而另一方面又被貶低時，會對於不可理解情況感到困惑，因而往往會犯下最可笑的錯誤。教會在她早期的每一個錯誤的解釋中，都像岩石一樣堅固，使以太成為她撒旦軍團的住所。*「墮落」天使的整個階層就在那裡；博須埃(Bossuet)稱為「世界承載者」(cosmocratores)；特土良(Tertullian)稱為「世界維持者」(Mundi Tenentes)；還有「世界支配者」(Mundi Domini)，或者稱為「支配者」，或者「彎曲的」(Curbati)等等，這些使星星和天體們在其軌道運行——這些是惡魔！

【*因為教會就是如此解釋《以弗所書》第六章第12節：『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肉的戰鬥，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在高處、屬靈氣的邪惡戰鬥。』更進一步，聖保羅提到了「邪惡」靈體(英文文本中的「wickedness」)在空氣中傳播(「Spiritualia nequitiae coelestibus」)，而拉丁文本給這些「邪惡」靈體、無辜的「元素精靈」取了不同的名字。但在這次教會是對的，儘管錯把稱他們稱為惡魔。星光界流體或稱低等以太充滿有意識、半意識和無意識的實體；而教會能對它們掌控的力量比對看不見的微生物或蚊子更少。】

以太(它本身就是宇宙七原則之一)的七種狀態之間的區別，可以分別從瑣羅亞斯德(Zoroaster)和普塞洛斯(Psellus)的禁令中看出；儘管古人的以太是普遍的火。前者說：『只有在它沒有形體或形狀(absque forma et figura)的時候才去請教它。』意思是沒有火焰或燃燒的煤炭。『當它有一個形體時——不要去理會它，』普塞洛斯教導道：『但當它是無形體的，服從它，因為它是神聖的火，它將揭示你的一切將是真實的。』*這證明以太本身就是阿卡莎的一個方面，它也有幾個方面或「原則」。

【* 勘誤表十六 《瑣羅亞斯德的神諭》 "Effatum" XVI. "Oracles of Zoroaster"】

古代所有的民族都對於以太不可估量的方面和力量上進行神化。維吉爾稱朱比特(Jupiter)為「偉大的以太」(Pater omnipotens Aether)*。印度教徒也把它歸為他們的神靈之一；稱為阿卡莎(Akasa，以太的綜合體)。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 of Clazomenae)是「同質比例」(Homoimerian)哲學體系的作者，他堅信所有事物的精神原型、以及它們的元素，都可以在無垠的以太中找到；這是產生它們的地方，它們進化的地方，它們返回的地方——一個神秘的教導。

【* 《農事詩》第二卷"Georgica" Book II.】

因此，很明顯，以太的最高綜合方面一旦被擬人化，就產生了人格創造神的第一個想法。對於哲學性的印度教徒來說，這些元素是「惰性」(Tamas)，即，『未被智能啟發；它們掩蓋智能。』

我們現在要把關於「原初混沌」和「根-原則」神秘意義的問題解釋清楚，並說明它們在古代哲學中是如何與阿卡莎與幻覺(Maya)關聯在一起；阿卡莎被錯誤翻譯的以太，而「自在主」(Ishwara)是其男性面向。我們將進一步討論智能的「原則」，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不可見的非物質屬性，存在於「從原初混沌中產生」的可見和物質性元素中。

因為，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原初混沌不就是以太嗎？』不是現代的以太(Ether)；不是現在所認識的那樣，而是在摩西很久以前的古代哲學家所認識的以太(AEther)：它以其所有的神秘和深奧的特性，於其自身中包含著普遍創造的萌芽。「上層的」以太或稱阿卡莎，是天上的處女，是所有出現的形體和存在物的母親；一旦她被神聖精神所「受孕」，她的懷裡將誕生物質和生命、力量和行動。以太是印度教徒的阿底提(Aditi)，且它是阿卡莎(Akasa)。至今對於電學、磁學、熱學、光學和化學作用的瞭解仍然很少，因而新的事實不斷拓寬我們的知識面。誰

知道這個千變萬化的巨人——以太——的力量到哪裡去了呢？還是它神秘的起源在何處？我們的意思是，是誰拒絕了在其中運作的精神，且從中進化出所有可見的形體？

若要展示世界上所有的宇宙起源的傳說，是建立古人在這些科學的知識基礎上的話，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這些科學在我們的時代已聯合起來支持進化論。而進一步的研究可能表明，這些古人對進化本身的事實瞭解的比我們更多，包括物質和精神方面。『對於古代哲學家來說，進化論是一個普遍的定理，是一個包含了「整體」的學說，且是一個確立的原則；而我們的現代進化論者僅僅能夠向我們提供思辨性的理論；給出特殊的、或近乎完全否定的定理。代表著我們現代智慧的人，沒有必要僅僅因為摩西模糊的措辭在很久以後，與「精確科學」的明確解釋相衝突，因而結束此問題的辯論，或假裝已經解決。』（《揭開伊西斯的面紗》）

如果你轉向《摩奴法典(或條例)》，你會發現所有這些思想的原型。其原始的形式大多數已遺失(對西方世界而言)，而又因後來的篡改和添加而毀損；然而，他們保留了足夠的古老精神來顯示其特徵。『那自我存在的主(毗瑟奴、那羅延等)，去除黑暗」變得顯化，並『希望從他的本質中產生存在，在最初只創造了水。他在其中播下種子... 那變成了一個金蛋。』（6、7、8、9 節)這位自我存在的主從何而來？它被稱為「這」，且被提到為『黑暗，不可感知，沒有明確的性質，無法發現，彷彿完全在睡眠中。』（5 節)他在那個蛋裡住了整整一個神聖年後，那個『在世界中被稱為梵天』的人把那個蛋一分為二，其上部分形成了天上層面，下部分形成了塵世，而中間形成了天空和「水的永恆之所」。(12, 13)

但是就在這些經文之後，有一些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東西，因為它完全證實了我們密傳的教導。從 14 節到 36 節，給出的進化順序是按照神秘哲學所描述的。這不能輕易否認。就連維拉斯瓦明(Viraswamin)的兒子米哈提提(Medhatithi)也幫助我們用他的話來闡明真相；他是《摩奴法典評論》(the Manubhasya)的作者，且根據西方東方學家的說法，他活躍於公元 1000 年。他表現出自己不願意給出更多的內容，因為他所知道的真理不能被世俗之人玷汙；又或者他是真的很困惑。儘管如此，他已足夠清楚的說明人與大自然的七重原則。

讓我們從《法令》或《法則》第一章看到，在自我存在之主之後，未知「黑暗」的未顯化邏各斯在金蛋中顯化出來。它來自這個「蛋」，來自——

(11) 那是均質(未分化)的起因、永恆的，既存在也不存在，從「它」由產生了那個在世界上被稱為梵天的男性.....

在這裡我們發現，如同在所有真正的哲學體系中，即使是「蛋」或圓(或零)、無邊的無限性，都被稱為「它」；*而梵天是唯一的最初單元，被稱為男性的神，即使其結果實的原則。這是①或 10(十)。在只有在七重層面或我們世界的層面上，它才被稱為梵天；而在實在領域中的統一十重層面上，這個男性梵天是一個幻象。

【* 即畢達哥拉斯三角形的理想頂點：見第二卷《十字與圓圈》和《最早的十字象徵》。】

(14) 『他從本體(atmanah)中創造了心靈，(1)這既存在也不存在；(2)而從心靈創造自我主義(自我意識)之統治者；(3)是主。』

(1) 心靈就是心智(Manas)。評論家米哈提提在這裡正確地觀察到，其順序應該是相反的，並表明這已被篡改和重新排列；因為心靈(Manas)是源於普遍自我意識(Ahamkara)才對，如同微觀宇宙中的心靈源自「普遍心靈」(Mahat)或稱「大菩提」(Maha-Buddhi，在人之中是菩提)。因為心靈是雙重的，正如科爾布魯克(Colebrooke)所展示和翻譯的那樣：『同時為感官和行動服務，是一種具

親和性的器官，並與其餘的是同源。』「其餘的」在這裡指的意思是，心靈作為我們的第五個原則（稱為第五是因為身體被稱為第一，然而這與真正的具哲學性順序相反）*，它與「阿特曼-菩提」和低等的四個原則具有親和力。因而我們的教導是：心靈跟隨「阿特曼-菩提」到天界狀態 (Devachan)，而低等的 (渣滓，殘餘) 心靈與欲體 (Kama rupa) 一起留在靈薄 (Limbus)，或稱欲界 (Kama-loka)，即「空殼」的住所。

【*見科克·伯內爾 (A. Coke Burnell) 的譯文，由愛德華·W·霍普金斯 (Ed. W. Hopkins) 博士編輯。】

(2) 這就是心靈的涵義，它「存在，也不存在。』

(3) 米哈提提將其翻譯為「意識到自我的人」，或稱「自我」(Ego)，而不是像東方學家那樣翻成「統治者」。他們如此翻譯第 16 節：『他還製造了這六個微妙的部分 (即偉大的自我和五個感官器官) 具有無盡的光輝，並進入本體元素 (Atmamatra) 創造了所有生物』

根據米哈提提的說法，「本體元素」應該讀作 matra-Chit 而不是 Atmamatra，因而是：——

『他滲透了那六個微妙部分，有著無盡光輝，並透過本體元素創造了所有的存在。』

後一種解讀一定是正確的，因為他稱的「本體」就是我們所說的「阿特曼」，因此構成了第七個原則，即「六者」的綜合。這也是《摩奴法典》的編輯的觀點，他似乎比《摩奴法典》的譯者、已故的伯內爾博士更直觀地深入到其哲學精神之中。因為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牯拉伽 (Kulluka) 的文本和米哈提提的注釋。他不認為這是精微元素 (tanmatra)、或牯拉伽的「本體元素」(atmamatra)，而將這些原則應用到宇宙的「本體」：『這六種似乎更像是心靈加上以太、空氣、火、水、土等五種原則』；『他把這六種元素中的五種與精神元素(第七種)結合起來，(從而) 創造了所有現存的事物；』因此，「本體元素」(atmamatra) 是精神性原子，而不是他自身基本的、不映像的元素。因此，他糾正了詩句的翻譯——『17. 由於「這一個」的身體形式的精微元素依賴於這六個，所以智者稱他的形體為「身體」(carira 或 sharira)——且他說「元素」在這裡的意思是指部分或部件(或原則)，這在第 19 節得到了證實，這節說：——

『19. 這個非永恆的(宇宙)於是從永恆中產生，是通過那七個非常輝煌的原則 (purusha) 的形體的精微元素而產生。』

根據米哈提提的評論，編輯者評論說：『這意指五元素加上心靈和自我意識*』；而如前所述，『精微元素意指形體的五部分(或原則)。』因為第 20 節指出，當提到這些 (五元素，或「形體的五部分」(形體加上心靈和自我意識) 時，它們構成了「七個原則」(purusha)，在《往世書》中稱為「七性質」(Prakritis)。

【* 「自我意識」(Ahamkara) 是普遍的自我意識，與心靈一樣具有三重面項。因為這個「我」的概念，或者稱一個人的「自我」，要麼是「悅性」(sattwa，純淨寧靜)，要麼是作為「激性」(rajas，活躍的) 出現，要麼維持「惰性」(tamas) 在黑暗中「停滯的」。它屬於天上層面和塵世，並具有這兩種屬性。】

此外，這「五種元素」或「五部分」在第 27 節中被稱為『具原子性可毀滅的部分』——因此『不同於正理派(nyaya)的原子。』

這個創造性的梵天從世界蛋或金蛋中產生，並在他自己裡面結合了男性和女性的原則。簡而言之，他等同於所有的創造力「原始話語」(Protologoi)。然而，不能說梵天像狄俄尼索斯那樣：『原初的兩叉三角形，巴奇恩(Baccheion)，哈納卡塔(Hanakta)，哈格里昂(Hagrion)，是隱藏者的男性，有兩只角的双形。』——月亮耶和華——確實是巴克斯(Bacchus)，而大衛在他約櫃裡的象徵前裸身跳舞——因為以從未有人以梵天的名義和榮譽設立的放縱酒神節。所有這些公開崇拜都是外傳教義，而偉大的普遍象徵被普遍的扭曲，就像克里希那(Krishna)的象徵現在被孟買的巴拉巴查里亞斯(Vallabacharyas)所扭曲一樣，後者是嬰兒神的追隨者。但是這些受歡迎的神靈是真正的神嗎？它們是七重創造(包括人類)的頂點和綜合體嗎？從來就不是！每一個都是神聖意識的七級階梯中的一級，是基督教所謂的異教徒。因為據說「無限」(Ain-Soph)也通過耶和華之名的七字母來顯化，他的信徒稱為「臨在的七天使」——他的七個原則；這是在耶和華已經篡奪了「未知無限性」的地位後。然而，它們幾乎每一個學派中都被提到。在純粹的數論哲學中，普遍心靈(mahat)、自我意識(ahamkara)和五精微元素被稱為「七性質」，從「大菩提」(Maha-Buddhi)或稱普遍心靈往下至「土」。(見「數論頌III」和評論，Sankhya Karika III)。

然而，無論以斯拉(Ezra)最初的埃洛希姆(Elohistic)版本如何被拉比的目的而扭曲；不管希伯來書卷中的密傳含義有時多令人厭惡，遠遠超過了它表面的面紗或斗篷*——一旦耶和華的部分被刪除，摩西書中將充滿了純粹的神秘和無價的知識，特別是在前六章。

【*參見《至聖所》。】

若一個人在卡巴拉的幫助下閱讀它，將會發現一座無與倫比的神秘真理聖殿，一口深藏的美麗之井隱藏在一個結構下；儘管其可見的建築有著明顯的對稱性，無法承受冷酷理性的批判，也無法透漏它的古老性，因為它屬於所有的時代。《往世書》和《聖經》的外傳寓言所蘊含的智慧，比世界文學中所有外傳的事實和科學所蘊含的智慧還要多；其蘊含的真正神秘科學，比所有學院中確切知識還多。或者，用更直白、更有力的語言來說，外傳的《往世書》和《摩西五經》的某些部分既有密傳的智慧，也有胡說八道和刻意設計的孩子氣幻想；這發生於當一個人面對這偉大教條主義宗教時，只閱讀其殘忍的字面解釋；尤其是教派的。

任何人試試閱讀《創世紀》第一章的第一節，並對其進行反思。在那裡，「神」對另一個「神靈」發號施令，後者執行他的命令——甚至在詹姆斯一世授權版本謹慎的英語新教譯本中也是如此。

『在起初，』希伯來語沒有詞語來表達「萬古」*的概念，「神」創造了天與地；後者是「無形體且虛空」的，而前者實際上不是天，而是「深淵」，即混沌，而表面籠罩著黑暗。†

【*基督教神學家將「萬古」一詞解釋為「永遠」，這在希伯來語中並不存在——無論是作為一個單詞還是含意。勒克勒克(Le Clerc)說，「萬古」(Oulam)這個詞引入的只是一個不知道開始或結束的時間。它並不意味著「無限的永續」，而永遠一詞在《舊約》中只表示「很長一段時間」。「萬古」一詞在《往世書》中的意義也不同于基督教的。因為在《毗瑟奴《往世書》》中有明確的表述，「萬古」和「不朽」只意味著「存在到劫的盡頭」。(第二卷第八章)】

【†俄耳甫斯的神譜具有純粹東方和印度的精神。在它經歷連續的轉變後，現在已與古代宇宙起源論的精神遙遠分開；這點甚至可以從與赫西俄德神譜的比較中看出。然而，真正的雅利安印度教徒的精神在赫西奧德和俄耳甫斯神譜中到處出現。(參見詹姆斯·達梅斯特(James Darmesteter)在他的《東方散文》("Essais Orientaux")一書中所寫的傑出作品《亞利安宇宙生成論》("Cosmogonies Aryennes")因此，希臘最初對於混沌概念是源自秘密智慧宗教。因而在赫西奧德中，混沌是無窮的、無限的、無盡的、在延續上是無始無終的，是一種抽象，同時也是一種可見的臨在。充滿黑暗

的「空間」，是處於宇宙前狀態的原初物質。因為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從詞源學的意義上來說，混沌就是空間；而在我們的哲學中，空間是那永遠不可見的、不可知的神。】

『神的精神在水域的表面上移動』(第2節)，水域即「無限空間的深淵」。而這「精神」就是那羅延或者毗瑟奴。

『神說，要有天空 ...』(第6節)，而這第二個「神」順從且『就造出天空』(第7節)。『神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但後者根本不意味著光，而是意味著在卡巴拉中雌雄同體的「亞當卡蒙」或王冠(精神性的光)，因為他們是一體的；或者根據迦勒底的《數字書》，它是次級天使，而最初的是埃洛希姆(Elohim)，是進行「塑造」的神靈集合體。這些命令是發給誰的呢？而又是誰在發號施令呢？那發號命令的是永恆的法則，而服從的是埃洛希姆，即與x作用或在其中作用的已知量，或是未知量的系數，即「遍一力量」的各個不同力量。所有這些都是神秘主義的內容，且可以在古詩節中找到。不管我們將這些「力量們」稱為禪那主，還是像聖約翰(St. John)所稱的座天使(Ophanim)都可以。

迦勒底的《數字書》中說道：『那遍一的光是永遠存在的，而對於人類來說，它是黑暗。』從遍一的光會週期性地產生能量，而這映像在「深淵」或「混沌」，後者產生未來世界的倉庫，且一旦它覺醒，將激起潛在力量並使之產生結果，而這些力量是永遠存在其中的永恆潛力。接著梵天和佛就重新覺醒——是共同永恆的力量——於是一個新的宇宙出現了...

在卡巴主義的《創造之書》("Sepher Jezireh")中，作者顯然重復了摩奴的話。在書中，「神聖基質」被描繪為在永恆、無限和絕對中獨立存在的；並從自己裡面發出「精神」。^{*}『活躍神的精神是遍一的，「它」的名是受祝福的，並永遠活著！聲音、精神和話語，這就是神聖精神；』[†]而這就是卡巴拉主義的抽象三位一體，後來被基督教神父們如此魯莽的擬人化。從這三重的「一」放射出整個太陽系。首先從一散發出二，或「空氣」(父親)，即創造性元素；然後是數字三，「水」(母親)，誕生於空氣；而「以太」或「火」則完整了神秘的四，「阿爾巴-伊爾」(Arba-il)。[‡]『當隱藏者中的隱藏者想要顯露自己的時候，他首先做了一個點(原初點，或第一個質點，空氣，或聖靈)，形成一個神聖的形狀(十個質點，或天上人)，並用一件華麗的衣服蓋住它，那就是世界。』§

【^{*}顯化的精神；絕對的、神聖的精神與絕對神聖基質是一體的：梵和原初質在本質上是一體的。因此，宇宙理念和宇宙基質在其原初性質上也是一體的。】

【[†]《創造之書》"Sepher Jezireh," chap. 1, Mishna ix.】

【[‡]同上。亞伯拉罕(Abram)就是從阿爾巴(Arba)衍變來的。】

【§《光輝之書》I, 2a.】

『他使風成為他的信使，讓炙熱的火成為他的僕人，』《創造之書》如此說道，並展示了神話中後來被歷史化的元素們^{*}的宇宙特徵，以及說明了精神滲透於太陽系中的每一個原子中。

【^{*}《創造之書》("Sepher Jezireh", Mishna ix., 10)保羅在《使徒行傳》的每一處，都把不可見的太陽系存在物稱為「元素們」。(見希臘文本。)但現在元素們被矮化並限制在原子中，而目前對此還一無所知，它們只是「必要的產物」，就像以太一樣——如同我們在《揭開伊希斯的面紗》中所說的那樣。『可憐的原初元素早已被放逐，而我們雄心勃勃的物理學家們在面對60多種奇特基本物質的雛形中，彼此競爭誰能再添加一種。』與此同時，現代化學中關於術語的戰爭也在激烈進行。根據柏拉圖的觀點，我們無權稱這些基質為「化學元素」，因為它們不是『宇宙賴以形成的、

自我存在本質的原初原則』。對於「元素」一詞相聯繫的思想，「古希臘哲學」表達的已經足夠好了，但是現代科學拒絕了它們；因為，正如克魯克斯 (Crookes) 教授所說，『它們是不幸的術語，』且實驗性科學『除了它能看見、聞到或嘗到的東西之外，將不會去處理任何一種本質。它把其他留給形而上學家 ... 』我們仍必須感激，即使只有這一點。】

有一些人將這個「原初質」稱為「混沌」：「那」在原初水域 (或混沌) 上沈思，而當原初質被「那」精神所受孕時，柏拉圖和畢達哥拉斯學派把它命名為「世界的靈魂」。卡巴拉主義者說，沈思的原則正是通過在其中的映像，而創造了一個可見的、顯化的宇宙的幻像。在「映像」之前是混沌，而在「映像」之後是以太；它仍然是遍及所有空間和事物的神。它是事物中不可見、不可估量的精神；也是那不可見、但又可處的液體，從健康磁化者的手指中輻射出來，因為它是生命電，即生命本身。它被梅爾維爾侯爵 (Mirville) 嘲笑為「朦朧的全能者」，至今仍被施法者和神秘主義者稱為「活躍之火」；每一個印度教徒在黎明時分練習某種冥想，會知道它的效果。*它是「光的精神」和「磁鐵」(Magnes)。正如一位對手所真實表達的那樣，「偉大」(Magus) 和「磁鐵」(magnes) 是同一樹幹上長出的兩根樹枝，而產生了相同的結果。在這個「活躍之火」的稱謂中，我們也許還能找到《阿維斯陀》中一句令人費解的話的意思：『有一個火，它給我們關於未來的知識。科學和親切的語言。』即能使女先知、敏感者、甚至一些演說家身上發展出非凡的口才。

【*關於這個主題，在《揭開伊希斯的面紗》中我們對它的描述是：『是古人的「混沌」、羅亞斯德教的神聖之火，或者帕西人的「勝利之火」(Atash-Behram)；赫爾墨斯之火，古代德國人的聖艾爾摩 (Elmes) 之火之火；庫柏勒 (Cybele) 的閃電；阿波羅的燃燒火炬；潘的祭壇上火焰；雅典衛城和女灶神不滅的火；普魯托 (Pluto) 頭盔的火焰；在狄奧斯庫洛伊 (Dioscuri) 兄弟的帽子上、在戈耳工 (Gorgon) 的頭上，在帕拉斯 (Pallas) 的頭盔上、在墨丘利 (Mercury) 的杖上，它是那燦爛的火花；是埃及的「普塔-拉」(Phtha-Ra)；保薩尼亞斯 (Pausanias) 稱為希臘的「下降宙斯」(Zeus Cataibates)；是五旬節的火舌；摩西燃燒的荊棘；《出埃及記》的火柱、亞伯蘭 (Abram) 的「燃燈」、「無底坑」的永恆之火；德爾菲神諭的蒸汽；薔薇十字會的恆星光；印度開悟者的阿卡莎 (AKASA)；艾利馮斯·李維的星光界流體；是磁學家的「神經-氣場」和流體；賴欣巴哈 (Reichenbach) 的「歐的」(od)；瑟里 (Thury) 的心靈感應力量 (Psychod)；考克斯 (Cox) 中士的心靈感應力量和一些博物學家的大氣磁力；流電療法 (galvanism)；最後，它也是電——所有這些源自同一個神秘的、無所不在的起因，只是其不同顯化或影響的不同名稱；它是希臘的阿爾奇斯 (Archeus)。』我們現在補充道，它是所有這些並且更多。】

這種「火」在所有的印度教書籍中都有提到，在卡巴主義作品中也是如此。《光輝之書》將其解釋為『在「白頭」(Resha trivrah) 裡隱藏的白色火焰』，它的意志使火熱的液體以 370 道電流流動，往宇宙的各個方向。它同等於《隱藏奧秘之書》(“Siphrah Dzenioota”) 中「能跑 370 步的蛇」；當「完美的人」梅塔特隆 (Metatron) 被提升時，即當神性的人住在動物性的人裡面的時候，蛇就變成了三種精神，在我們的神智學用語裡，這就是「阿特曼-菩提-心靈」(Atma-Buddhi-Manas)。(參閱第二卷的第二部，「天上之戰的多重涵義」)

因此，精神或稱宇宙理念，與宇宙基質 (其中一個原則是以太) 是一體的，並且包含了聖保羅所謂的眾元素。這些元素們是是被掩蓋的綜合體，代表著禪那主、天神、質點、七天使 (Amshaspends)、大天使等等。科學的以太——貝羅索斯 (Berosus) 的原初泥 (Ilus)，或化學的原質——可以說，構成了一種原始的物質 (相對地)，而上面提到的「建造者們」就從這種物質中，按照在神聖思想中永遠為他們描繪的計劃，來塑造宇宙中的各系統。他們告訴我們，這些都是「神話」。但我們回答：『它們不過是以太和原子們。』後兩者物質科學的絕對必需品；而「建造者們」也是形而上學的絕對必需品。我們被嘲笑說：『你從來沒見過它們。』我們問唯物主義者：『你見過以太嗎？你見過你們的原子嗎？又或者，你見過你們所謂的力嗎？』此外，當代西方最偉大的進化論者之一，即達爾文的作者華萊士 (A. R. Wallace) 先生，在討論到「天擇說」不足以解釋人類的物質形體時，承認「高

等智能體」的指導作用是『是偉大法則的必要組成部分，此法則掌管著物質宇宙。』(《對自然選擇理論的貢獻》"Contributions to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這些「高等智能體」是神秘主義者的禪那主。

的確，在任何宗教體系中，幾乎沒有神話是真的神話，而是都有歷史和科學基礎。波科克(Pococke)公正地觀察到：『如今，當我們越誤解神話，它就越被證明是童話；而當我們越理解它，它就越被證明是真理。』

有一個最流行、最獨特的觀點——發現於所有古老的教學中，關於宇宙進化、我們地球即其所有的產物的最初「創造」，不管是有機的和無機的(神秘主義者使用這個詞是件奇怪的事)——那就是整個太陽系都來自於神聖思想。這種思想浸染著物質，而物質與遍一實在永遠並存的；所有的生命和氣息都是從遍一不可變者(梵=原初質，那永恆的根源)的散發物所進化而來。前者可以說是中心點向內的方面，到達了人類智力所不能達到的領域，且是絕對抽象的；然而，在它作為原初質的面向——萬物永恆之根——的角度來看，它至少讓人對存在的奧秘有了模糊的理解。

『因此，在內廟中教導的是，這個精神和物質的可見宇宙不過是理想抽象的具體形象；它是建立在最初神聖理念的模型上。因此，我們的宇宙在萬古中以一種潛在的狀態存在。「中央太陽」是活化這純粹精神宇宙的靈魂，是最高神本身。它不是那建造理念具體形式的「一」，而是最初誕生者；由於它是建立在十二面體的幾何圖形上，*最初誕生者『樂於使用 12,000 年在它的創造中。』後個數字表達於第勒尼亞(Tyrrhenian)的宇宙進化論†，顯示了人類是在六千年創造的。這與埃及 6000 「年」‡的理論一致，也與希伯來的計算一致。但它是它的外傳形式。而秘密的計算則解釋道，「12,000 年和 6,000 年」中的年是「梵天之年」——梵天的一天等於 4,320,000,000 年。桑楚尼亞松(Sanchoniathon)§在他的《宇宙起源論》中，宣稱當風(精神)迷戀於它自己的原則(混沌)時，一種親密的結合就發生了，這種連結被稱為波拖斯(pothos)，而由此而生萬物的種子。而混沌不知道它自己的產物，因為它是無知覺的；但從它與風的擁抱中產生了「泥」(Mot，或 ilus)。||由此產生了創造的孢子和宇宙的產生。

【*柏拉圖：《蒂邁歐篇》】

【†《蘇達辭典》V. 第勒尼亞 "Suidas" V. Tyrrhenia.】

【‡讀者將會明白「年」的意思是「年代」，而不僅僅是農歷 13 個月的週期。】

【§參見菲羅·比布魯斯(Philo Byblus)的希臘譯本。】

【||科里：《古老的殘篇》Cory: "Ancient Fragment"】

『「宙斯-贊」(Zeus-Zen，以太)，以及他的妻子們克托尼亞(Chthonia，混沌大地)和墨提斯(Metis，水)；奧西里斯和「伊西斯-勒托」(Isis-Latona)——前者的神也代表以太——是至高神阿蒙(Amun)的最初散發物，而阿蒙是原初光源；再次是大地與水之女神；密特拉斯(Mithras)，*石頭所生之神，是男性世俗之火的象徵，或人格化的原初之光，以及密特拉(Mithra)，火女神，同時他的母親和妻子：火的純元素(主動的或男性的原則)被視為光和熱，它與土和水結合，或稱物質(宇宙生成的女性或被動元素)。密特拉斯是波斯世界之山†布爾季(Bordj)的兒子，他從那裡閃現出一道光芒四射的光芒。梵天，是火神，和他多產的配偶；印度教的阿格尼(Agni)是一位光輝燦爛的神，他的身體發出一千條光輝之流和七條火舌；而一些婆羅門為了紀念他，把一個持續燃燒的火保存到今天；濕婆(Siva)，由印度教徒的世界之山「須彌山」(Meru)所擬人化：這些可怕的火神們，在傳說中

據說是從天上層面降臨的，像在火柱中的猶太耶和華一樣，以及其他許多古老的雙性別神靈，都大聲地宣告著他們隱藏的意義。這些雙重神話的涵義，不就是原初創造的心理化學原則嗎？最初進化是精神、力量和物質的三重顯化；在神聖關聯的起點上，被比喻為火與水的結合，是電性精神的產物，男性主動原則與女性被動元素的結合，成為他們的地球孩子的父母，宇宙物質，原初質，其靈魂是以太，其影子就是星光界流體！」（《揭開伊西斯的面紗》）

【* 密特拉 (Mithras) 被波斯人視為「岩石之神」(Theos ekpetros)。】

【†布爾季 (Bordj) 被稱為火山；因此它包含火、岩石、土和水：男性的，或主動的，女性的，或被動的元素。這個神話具有暗示性。】

我們現在談論到的體系碎片，往往被當作荒謬的寓言而被拒絕。儘管如此，就在大洪水淹沒上古時代巨人以及他們的記憶時，神秘科學倖存下來，並保存於秘密教義、聖經和其他經文中；而神秘科學仍然掌握著解決世界所有問題的鑰匙。

讓我們把這把鑰匙套用於宇宙進化論的稀有殘篇上，儘管被遺忘已久；並嘗試串聯它們四散的部分，來重新建立秘密教義中曾經普遍存在的宇宙進化論。這把鑰匙符合於所有的碎片。每個認真研究古代哲學的人，都會察覺到一切概念之間驚人的相似性——儘管這經常出現於它們外傳的形式中，卻總是能在其隱藏的精神中發現——這並非只是巧合的結果，而且是一種共同的設計的結果：在人類的青年時代，只有一種語言，一種知識，一種普遍的宗教，那時沒有教堂，沒有信仰，沒有教派，人人都是自己的祭司。而且，如果我們已表明，在那些傳統蓬勃發展、卻被我們所忽視的時代，人類的宗教思想在全球各地以一致的共感發展起來；如此一來很明顯的，無論出生於什麼緯度，在寒冷的北方或炎熱的南方，在東方或西方，這種思想都是由同樣的啟示所啟發的，且人類是在同一棵「知識之樹」的庇護影子下成長起來的。

IV. 混沌—神靈—宇宙

這三者是空間的容器；或者，正如一位博學的卡巴拉主義者所定義的那樣：『空間包含著一切，而本身不被它物包含；它簡單的主要體現了統一性... 是無限的擴展。』*但是，他又問到：『什麼的無限延伸？』——並給出正確的回答——『是容納一切的未知容器，是未知的第一因。』從神秘教義的各個方面來看，這是一個最正確的定義和答案，是最深奧也真實的。

【*《生活的新面貌》，亨利·普拉特著“New Aspects of Life” by Henry Pratt, M.D.】

現代的無數自作聰明者，憑著他們的無知、以及摧毀一切舊哲學觀念的反傳統傾向，宣稱空間是「抽象的觀念」和一個虛空；然而實際上，空間是宇宙的容器和身體，包含了七個原則。這是一個無限延伸的身體，並且用神秘學術語來說，它的不同「原則」——每個存在依序是一個七重——在我們的現象世界裡，只顯化為它們各子部分中最粗大的結構。該教義教導說：『從來沒有人見過元素們的完整情況。』我們必須在原始人類或此同義詞中的原始表達裡，來尋找我們的智慧。即便他們之中時代最晚的人—猶太人，也在他們的卡巴拉教義中表現出這種思想，例如，七個頭的空間之蛇，被稱為「偉大之海」。『在起初，埃洛希姆 (Alhim) 創造數個天上層面與地；即 6 (質點) ... 他們創造了六，所有事物都是基於這些。而那 (六) 依賴於顛骨的七種形態，上至所有威嚴的威嚴 (《創造之書》”Siphrah Dzenioota”, i, 16)，見第二卷第二部《古老的分類和神秘的數字》。

在每個民族中，「風」、「空氣」和「精神」曾是同義詞。希臘語的精神 (Pneuma) 和風 (Anemos)、拉丁語的精神 (Spiritus) 和風 (Ventus) 都是可轉換的術語，即便這些已不再是指對於「生命氣息」的最初概念。在科學的「力量」中，我們看到的只是四種原始元素之一，透過其精神影響產生的物質效果。這是通過第四種族傳播給我們，就像我們會將以太 (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以太的粗大子部分) 完整地傳播給第六根種族一樣。這在本書和下一本書的正文中都有解釋。

「混沌」被古人稱為「無知覺的」，因為它代表所有的元素在其原始的，未分化的狀態，並且包含它們於在其自身 (混沌和空間是同義詞)。它們是由第五種元素以太組成，是其他四種元素的綜合體；因為希臘哲學家的以太不是它的渣滓——事實上，他們比現在的科學知道的還要多——它們理應被視為塵世上許多已顯化力量的媒介。他們的以太是印度教徒的阿卡莎 (Akasa)；而被物理學接受的以太只是它在我們的層面上的一個亞分支——是卡巴拉主義者的星光界流體，有著其或惡或善的效果。

由於以太的本質、或稱「未見的空間」被認為是神的面紗，因而是神聖的；它被認為是今生和來世之間的媒介。古人認為，當指導活動的「智能體」(眾神) 從我們空間 (他們管理的四個領域) 中的以太的任何部分退出時，那特定的地方就被惡所佔有，因為沒有善的地方就被稱為惡。

『精神存在於共同介質 (以太) 中的事實，被唯物主義否定了；而神學則認為它是人格化的神。但是卡巴拉主義者認為兩者都是錯的，他說在以太中，元素只代表物質——大自然中盲目的宇宙力量；而精神則代表著指導它們的智能。雅利安、赫爾墨斯、俄耳甫斯、畢達哥拉斯、桑楚尼亞松 (Sanchoniathon) 和貝羅索斯 (Berosus) 的宇宙演化論學說，都是建立在一個無可辯駁的方案上，那就是以太和混沌，或者用柏拉圖的語言，是心智和物質，是宇宙的兩個原始和永恆的原則，完全獨立於任何其他事物。前者是活化一切的智能原則；而混沌是一種無形狀的液體原則，沒有「形體或感知」，而兩者的結合創造了宇宙；或者更確切地說，創造了普遍的世界，即最初雌雄同體的神——混沌的物質成為了它的身體，而以太成為了它的靈魂。根據《赫米亞斯殘篇》(Fragment of Hermias) 所使用的術語：『混沌在這種與精神的結合中，獲得了感知，閃耀著快樂，於是產生了「最初誕生者」(Protogonos) 的光。』* 這是古人通過類來推理，而形成形而上學概念的普遍三位一體；這是由人構成的，人是智力和物質的混合物，是宏觀宇宙 (大宇宙) 的微觀宇宙。(《揭開伊希斯的面紗》)。

【*達馬西斯 (Damascius) 在《神譜》中稱它為「一切事物的處置者」(Dis)。《古代殘篇》，Cory, “Ancient Fragments” p. 314.】

逍遙學派說：『大自然憎惡真空。』他們也許理解，為什麼德謨克利特 (Democritus) 和他的導師留基伯 (Leucippus) 教導說，對於宇宙中所包含的所有事物，其最初原則是原子們和一個真空；儘管唯物主義者則以自己的方式來理解。而真空僅僅意味著潛在的神或力量；這是在它成為意志的最初顯化之前 (其意志向原子們傳達最初的衝動)，因而它是偉大的「無物性」、「無限」(Ain-Soph) 或「無物」；因此從任何意義上說，這都是一種虛空或混沌。

然而，根據柏拉圖和畢達哥拉斯學派的觀點，這種「混沌」成為了「世界的靈魂」。根據印度教教義，神使用以太 (阿卡莎) 的形式遍及一切；因此，它被巫術師稱為「活躍的火」、「光的精靈」，有時也被稱為「磁力」(Magnes)。根據柏拉圖的理論，宇宙是至高神以十二面體的幾何形體建立起來的；它的「第一胎」誕生於混沌和原初光 (中央太陽)。然而這個「最初誕生者」，事實上只是「建設者們」群眾的集合體，這些「建設者們」是最初的建設性的「力量」；它在古代宇宙演化論中被稱為亙古者 (Ancients，誕生於深淵或混沌) 和「最初點」。他就是所謂的「四字神名」，位於七個低等質點的首位。這是迦勒底人的信仰。『這些迦勒底人，』猶太人斐洛 (Philo) 寫道，他很輕率地談到他祖先們的最初導師們：『認為太陽系在存在的事物中(?)是一個單一的點，要麼是神 (Theos) 本身，要麼神在其中，包含所有事物的靈魂。』(參見他的《亞伯拉罕的遷徙》”Migration of Abraham” 32.)。

「混沌-神靈-宇宙」不過是它們綜合體 (空間) 的三個方面。人們若想解開「十點三角形數」(Tetraktis) 的奧秘，不能只堅守存在古老哲學的表面文字。但是，即使『「混沌-神靈-宇宙」=空間』在萬古中都等同於「遍一未知空間」，然而對它最終的結論也許在我們的第七輪次之前永遠不會被知道。然而，關於原始和完美「立方體」，其寓言和形而上的符號是引人注目的，即使在外傳的《往世書》中也是如此。

在那裡，梵天也是神靈(Theos)，從「混沌」中進化而來，混沌或被稱為偉大的「深淵」或水域；而在其上，「精神=空間」被比擬為「花」(ayana) — 精神在未來無限宇宙的表面移動著 — 在重新覺醒的最初時刻裡靜靜地盤旋。它也是毗瑟奴，睡在偉大的「萬古之蛇」(Ananta-Sesha) 上，而西方神學將之視為魔鬼；後者對於卡巴拉無知，不知這是打開《聖經》秘密的唯一鑰匙。它是最初的三角形或畢達哥拉斯三元組，是「三面向之神」，然後它通過其完美的「化圓為方」將無限圓轉化為「四面梵天」。

立法者摩奴說：『存在而未存在的他，從非存在、永恆起因誕生了「存在-精神」。』

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中，說：—

『在埃及神話中，永恆未被揭示的神克尼夫 (Kneph)，是由一條標誌永恆之蛇纏繞著水缸、且其頭懸停在水面上所象徵；它使用其氣息來孵化它。在這種情況下，蛇是善靈 (Agathodaemon)；而在其相反的方面，它是惡靈 (Kakodaemon)。在斯堪的納維亞的埃達 (Eddas)，蜜露會在夜間的幾個小時中落下，此時氛圍中充滿了濕氣；此蜜露是眾神和創造力的忙碌蜜蜂 (Yggdrasil) 的果實。在北方神話中，此蜜露作為被動的創造原則，代表了宇宙從水中創造出來；這露在其一種組合中是星光界流體，且具有創造性和破壞性。在貝羅索斯 (Berosus) 的迦勒底傳說中，奧涅斯 (Oannes) 或稱大蜥 (Dagon)，是「人-魚」，指導著人們，展示了從水中創造出來的年幼世界，以及所有起源於此原初質的存在。摩西教導說，只有土和水才能帶來一個活躍的靈魂：且我們在聖經中讀到，直到者萬古將雨降在土上之前，藥草無法生長。在墨西哥的《波波爾·烏》(Popol-Vuh) 中，人是由泥土或粘土

(terre glaise)製成的，此土取自於水下。梵天創造了大牟尼 (Muni，或最初的人)坐在他的蓮花上，在這之前他誕生了眾神靈，它們才享優先於人類的存在；而他是從水、空氣和土中創造了人。煉金術士們聲稱，這個原初或亞當前的土，當被還原成它的最初基質時，是處於它的轉變的第二階段，就像清水一樣；而第一階段是萬融劑本身。據說這種原初質包含了構成人的一切的本質；它不僅擁有他身體存在的所有元素，而且甚至也有處於一種潛在狀態的「生命氣息」，隨時準備被喚醒。此源自於「神的精神」在水面上的「孵化」——此水即「混沌」：事實上，這個基質就是混沌本身。帕拉塞爾蘇斯聲稱能透過它夠製造他的「小人」(homunculi)，這就是為什麼泰勒斯 (Thales) 這位偉大的自然哲學家，堅持認為水是大自然中萬物的原則。*... 約伯 (Job) 在第二十六章第 5 節說：『死的東西和水中的居民，都是在水下生成的。』在原文中，不是「死的東西」，而是寫死的利乏音人 (Rephaim，巨人或強大的原始人)，可能有一天我們現在的種族的「演化」會追溯到他們。』

【*希臘的「河神們」都是原初海洋 (混沌的男性方面) 的兒子們，是希臘各種族的各自祖先。對他們來說，「海洋」是眾神之父；因此，他們在這方面已經預見到泰勒斯的理論，正如亞里士多德所正確觀察到的那樣 (《形上學》"Metaph." I, 3, 5)】

在波利爾 (Polier) 的《印度神話》("Mythologie des Indous") 中說道：『在創造的原初狀態中，初始的宇宙浸在水中，並躺在毗瑟奴的懷中。梵天從這混沌和黑暗中誕生出來，它是世界的建築師，穩坐於荷葉上並在水面上漂浮 (移動)，除了水和黑暗什麼也看不見。』梵天看到如此慘淡的事態，驚恐地自言自語：『我是誰？我來自何處？』然後他聽到一個聲音：*『把你的思想引向主 (Bhagavat)。』梵天從他的游泳姿態起身，坐在蓮花上進行沈思，並思考著「永恆」；後者對這種虔誠的表現感到高興，因而驅散了原初黑暗並打開他的理解。『在此之後，梵天作為光從宇宙蛋 (無限混沌) 中發出，因為他的理解現在打開了，他開始運作：他在永恆的水上移動，連同他內在的神的精神；以他移動水的能力，他是毗瑟奴，或那羅延。』當然，這是外傳教義，然而，在它的主要思想上，與埃及的宇宙起源論近乎相同，這在它的開篇幾句話中就顯示出來：哈索爾 (Ahtor)，†或稱夜母 (代表無限的黑暗)，是覆蓋無限深淵的原始元素，被水和「永恆」的普遍精神所激活，此「永恆」獨自居住在混沌之中。同樣的，在《猶太聖經》中，創世的歷史開始於神的精神和他的創造性散發物——另一位神。‡

【*「精神」，或「咒語」的隱藏聲音，是潛在力量或神秘力量的活躍顯化。】

【†《古代詞典》的正字法。】

【‡ 我們指的不是現在的或被接受的《聖經》，而是真正的猶太聖經，以卡巴拉主義的解釋。】

《光輝之書》教導說，它是原始的元素——火、空氣和水的三位一體——是四個方為基點，以及所有大自然的力量，它們共同構成了「意志的聲音」(Memrab)，或「話語」，是「絕對寂靜一切」的邏各斯。「這不可分割的點、無限的和不可知的」擴展自身於無限的空間，從而形成一個面紗 (梵的原初質)，它隱藏了這個絕對的點。(見下方)。

在所有民族的宇宙進化論中，「建築師們」從混沌中創造宇宙，它們是「造物者們」(Demiurgos，聖經中的「埃洛希姆」Elohim) 綜合體，他們是集體的「神靈」(Theos)，是「男性-女性」，即精神和物質。『埃洛希姆 (Alhim) 通過一系列 (yom) 的基礎 (hasoth) 而創造了天地 (《創世記》第二章 4)。』在《聖經》中，最初是埃洛希姆，然後是「耶華-埃洛希姆」(Jahva-Alhim)，最後是耶和華 (Jehovah)——這是在《創世紀》第四章性別分離之後。值得注意的是，那無法形容的、也無法說出的名字*是「未知神」的象徵，只用於秘儀中，而與宇宙的「創造」都沒有關聯；除了在隨後的我們第五個種族的最後宇宙進化論中。那進行建造工作的是「移動者」、「奔跑者」、神靈 (theoi

源自 theein，「奔跑」)，是顯化期法則的「信使」，其現在成為基督教的「信使」(malachim)；而這在印度教和早期婆羅門教中似乎也是如此。因為在《梨俱吠陀》中，進行創造的不是梵天，而是「生主們」(Prajapati)，他們是聖人們(Rishis)；根據馬哈德奧-昆特(Mahadeo Kunte)教授的說法，聖人這個詞與移動、繼續前進這個詞聯繫在一起；這也適用於他們的塵世角色：他們作為族長，帶領他們的群眾在七條河上。

【*它之所以「不可言說」的原因很簡單：它不存在。它從來就不是一個名字，也根本不是一個字，而是一種無法表達的理念。這個替代詞是我們前一個世紀的人所創造的。】

此外，「神」這個詞的單數形式，包含了所有的眾神——或神靈(theos，源自theoi)——傳到了「高等的」文明民族。這來自於一個奇怪的來源，完全如真誠的、坦率的印度林伽(lingham)一樣，主要有陽物性質。有些人試圖將「神」(God)這個字的起源推導自盎格魯-撒克遜語同義詞的「好」(good)，但這已是一個被拋棄的想法；因為在任何其他語言中，從波斯語的神(Khoda)到拉丁語的神(Deus)，這個詞多少有些不同，但沒有任何的例子表明神的名字是由善的屬性衍生而來。對拉丁人種族來說，它來自雅利安的帝奧斯(Dyaus，白天)；對斯拉夫民族來說，源於希臘語巴克科斯(Bacchus，Bagh-bog)；而對撒克遜種族直接來自希伯來語的Yodh或Jod。後者是數字10，男性和女性，而Jod是陽物鉤：——因而衍生撒克遜人的Godh、日耳曼人的Gott和英國人的God。這個象徵性的術語，可以說代表塵世層面上的創造者，他創造了物質「人類」；但它肯定與精神、神靈或宇宙的形成或「創造」無關！

「混沌-神靈-宇宙」，是三位一體的神，是一切中的一切。因此，它被稱為男性與女性、善與惡、正極與負極：是一整個系列的對比性質。當它(在沈睡期中)是潛伏時，它是不可認知的，並成為不可知的神。它只有在其活躍運作中才能被認識；因此它會在可見的層面上，作為「物質-力量」和「活躍精神」，作為那終極且永遠未知的「統一性」產生的關聯和結果。

而輪到了這三重單元，是四個主要「元素」*的生產者，它們在我們可見的塵世大自然中共有七種(到目前為止是五種)元素，每一種都可以被分成49種(或7乘以7)子元素，其中大約有70種是化學所熟悉的。大凡宇宙的元素，如火、空氣、水、土，具有其主要者的性質和缺陷，且其本質上都是善與惡、力(或精神)與物質等等；因此，每一個都同時是生與死、健康與疾病、行動與反應。(見第XIV節，《四元素》)在遍一元素(不可認知者)永不停息的衝動下，它們總是不斷地在形成物質；而此遍一元素在現象的世界中，由「以太」或「賦予萬物出生和生命的不朽眾神」所代表。

【*摩西在沙漠中所搭起的宇宙帳幕是正方形的，正如約瑟夫(Josephus)告訴他的讀者的那樣，它代表著四個方位基點和四個元素(《猶太古史》“Antiq.” 1, viii ch., xxii.)。這是來自埃及金字塔和泰爾(Tyre)金字塔的想法，那裡的金字塔成為支柱，而神靈或天使在四個不同的點有他們的住所。(見第XIV節，《四元素》)】

在《所羅門·本·耶胡達·伊本·格比羅爾的哲學著作》中("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Solomon Ben Yehudah Ibn Gebirol"，翻譯於艾薩克·梅爾(Isaac Myer)先生的《卡巴拉》，剛剛出版)談到宇宙的結構，『拉比耶胡達(R. Yehudah)開始說，據記載：——「埃洛希姆說：讓水域之中有穹蒼。」來吧，看在那時刻神聖者...創造了世界，他創造了7個天上層面、7個下方地面、7海、7日、7河、7周、7年、7次，和世界已存在的7000年。那神聖者是一切的第七』等等(415頁)。

這一點，除了顯示了與《往世書》宇宙進化論的奇怪一致性外(例如，《毗瑟奴《往世書》》第一卷)，也證實了我們在《密傳佛教》中，簡短地給出關於數字七的所有教導。

印度教徒使用了無窮無盡的寓言來表達這一思想。在原初混沌中，在它發展成七大洋 (Sapta Samudra) 之前——象徵著由三性質 (悅性 Satwa、激性Rajas 和惰性Tamas，參見《往世書》) 組成的七性質 (受限制性質)——潛伏著甘露 (Amrita，不朽) 和毒藥 (Visha，或死亡、邪惡)。這個寓言可見於眾神所進行的「海洋的翻騰」。「甘露」超越了任何性質，因為它本身是無限制的；然而，當它落入這個現象的創造物中時，就與邪惡、混沌、潛藏著神靈，且這是在宇宙進化之前。因此，你會發現毗瑟奴——在這裡代表永恆的法則——週期性地召喚宇宙進入活動——「永恆的甘露從原始的海洋(無邊的混沌)中湧出，而這只保留給眾神和天神；且他必須參與那伽和阿修羅的任務——是外傳印度教中的惡魔。整個寓言是高度哲學的，且我們發現它在每個哲學體系中都可看到。柏拉圖完全接受了畢達哥拉斯的思想——而畢達哥拉斯將這些思想從印度帶來——並編纂和出版了這些思想，使用的是一種比希臘聖人的神秘數字更容易理解的形式。因此，對柏拉圖來說，宇宙是「兒子」，而其父親和母親是神聖思想和物質。*

【* 普魯塔克，《伊希斯和奧西里斯》Plutarch, "Isis and Osiris" 1, vi。】

鄧拉普 (Dunlap) *說：『埃及人區分了年長和年輕的何魯斯；前者是奧西里斯的兄弟，後者是奧西里斯和伊希斯之子。』第一個荷魯斯是此世界的理念，但仍存在於造物者的心智中：『在世界創造之前，誕生於黑暗之中。』第二個荷魯斯是這個「理念」從邏各斯中出來，逐漸穿上物質的外衣，並採用一個實際存在。†

【* 《人類的精神歷史》，第 88 頁。"Spirit History of Man" p. 88.】

【† 莫弗的《Phoinizer》，268。】

《迦勒底的神諭》說*：『世俗的神，是永恆的、無限的、年輕和年老的，有著彎曲的形體。』

【* 科里，《殘篇》，240 頁。Cory, "Fragments" 240】

這種「彎曲的形體」是一種用形象化的方式來表達星光界流體的振動運動；古代的祭司對此非常熟悉，儘管它的名字是由馬丁教派所發明的。

如今，宇宙天體的崇拜被現代科學嘲笑為迷信，然而，正如一位法國學者所建議的那樣，在嘲笑它之前，應該『徹底改造自己關於宇宙精神存在的教育體系』。『口才足夠，但智慧不足。』(Satis eloquentiae, sapientiae parvum) 如泛神論般的宇宙天體崇拜，可能在其最終的表達中屈服於對毗瑟奴的描述『他只是創造工作中，所要創造的力量的理念性起因；從他產生將來要被創造的力量，之後它們成為真正的起因。除了這一個理念性起因外，這世界的起源不涉及其他東西... 通過這個起因的力量，每一個被創造的事物都有其固有的性質。』(《原始梵文文本》，第四部分，第 32,33 頁)

V. 隱藏的神、其象徵和符號

每一種宗教的邏各斯或創造神，即「話語成肉身」，都必須追溯到它的終極根源和本質。在印度，它是一個有著 1,008 個神名和面向的多變體，而在它每個人格的轉變中，包括了「梵天-精神」往下到七個神聖的聖人和十個半神聖的生主 (Prajapati，也是聖人) 再到「神聖-人類」的化身。在其他的泛神論中，如在埃及人、希臘人和「迦勒底-猶太人」中，也發現了同樣的令人困惑的問題，即「多」中的「一」和「一」中的「多」；而猶太人增加了其中的困惑，認為「神話即歷史」而將眾神們以族長的形象呈現。後者現在被那些拒絕將羅穆盧斯(Romulus)視為神話的人所接受，並被視為活生生的歷史實體。對於智者，一言已足。

在《光輝之書》中，「無限」(En-Soph) 也是「一」，以及無限的統一性。這為教會中少數有學問的神父所知，他們知道耶和華不過是第三等的力量，而並不是「最高」的神。但同時又在殘酷地抱怨諾斯替主義者說...『我們的異教徒認為... 那祖父 (Propator) 只被那唯一獨生子* (在眾神中是梵天) 所知，也就是只被心智 (nous) 所知。』愛任紐 (Irenaus) 從未提到猶太人在他們真正的秘密之書中也做了同樣的事。瓦倫廷 (Valentinus) 這位「諾斯替最深奧的博士」認為：『在拜多斯(Bythos)或布松 (Buthon，最初深不可測之父，也就是第二邏各斯)之前，存在著一個完美的天使 (AION)，稱為祖父 (Propator)。』因此此天使 (AION) 是一個出自於「無限」(它不創造) 的射線，並且此天使創造一切，或更確切地說，一切都是通過他被創造或進化而來。

【* 由於原初質 (Mulaprakriti) 只被自在主 (Iswar) 所知，而後者被馬德拉斯 (Madras) 的舒巴羅 (T. Subba Row) 先生稱為邏各斯。(參見他的《薄伽梵歌》講座。)]

因為，正如巴西里得派 (Basilidians) 所教導的那樣：『有一位至高的神，阿卜拉克薩斯 (Abraxas)，他創造了心靈 (梵文的 Mahat，希臘語的 Nous)。』『從心靈中產生了話語，即邏各斯，從話語中產生天意 (Providence，更恰當地說是神聖的光)，然後從其中產生了美德和智慧，存在在權天使們 (Principalities)、力量、天使們等等之中。』由這些 (天使們) 創造了 365 個天使們 (Aeons)。『在其中最低階且與此世界的創造有關的天使當中，他(巴西里得)把猶太人的神放在末位，並否認他是神(這是很正確的)，而是天使之一。』(同上) 於是，我們在這裡發現了與《往世書》相同的系統，其中「不可構思者」烙下了種子，變成了金蛋，而梵天誕生於此金蛋。梵天產生普遍心靈 (Mahat) 等等。然而，真正的神祕哲學所談論的並非外傳宗教意義上的「創造」或「進化」。所有這些人格化的力量，並非從彼此進化自而來，而是「絕對」一切的唯一顯化所產生的許多方面。諾斯替派同樣的系統也存在於「無限」(Ain-Soph) 的質點方面，然而，由於這些方面是在空間和時間上，因而在它們連續的出現中，仍保持著一定的秩序。因此，我們不可能不注意到《光輝之書》在幾代基督教神秘主義者的控制下，所經歷的巨大變化。因為即使在《塔木德》(Talmud) 的形而上學裡，「低等的臉」(或小臉者，microprosopus) 事實上永遠不能置於與更高等或「大臉者」(macroprosopus) 相同的抽象理想的層面上。後者在迦勒底的卡巴拉中，是一個純粹的抽象概念；是「話語」或邏各斯，或 Dabar (希伯來語)，這話語雖然它實際上變成了複數，或「話語們」——D(a)B(a)Rim，也就是當它映像了自己，或落入了群眾的面向 (天使們，或質點們，「各數字」)，但它的集體上仍是「一」，且在理念層面上是一個零—0，一個「無-物」。它沒有形體或存在，『與任何其他事物沒有相似之處。』(弗蘭克，《卡巴拉》，126 頁)。就連斐洛 (Philo) 也稱造物主 (位於神旁邊的邏各斯) 為「第二個神」，以及「作為他 (至高神) 的智慧的第二個神」(斐洛《問題與解答》"Quæst. et Solut")。「絕對者」不是神。它什麼也不是，只是黑暗。它是無名的，因此被稱為「無限」(Ain-Soph) —『Ayin 這個詞的意思是無。』見弗蘭克《卡巴拉》153 頁。也見第十二部分，「創造性眾神的神譜」。「至高神」(未顯化的邏各斯) 是它的兒子。

諾斯替主義體系大部分內容，都是教會神父們流傳下來的殘缺，因此並不比最初推測的扭曲外殼更好。它們在任何時候都不向公眾或讀者公開；即，如果它們隱藏的意義或密傳主義被揭示出來，它將不再是一個密傳的教導，因此不可能是如此。只有馬庫斯 (Marcus，公元 2 世紀馬庫斯派的首領) 給出的密傳真理，比任何其他諾斯替主義者要更多；他教導人們必須用四個音節的符號來看待神。但就連他也從未被正確理解過。因為只有在他《啓示》的表面上或字面上意思，才顯出神是四元組，即：『不可描述的、沈默的、父親和真理，』——事實上這是完全錯誤的，且只揭示了一個更深奧的謎。馬庫斯的這個教導類似於早期卡巴拉主義者和我們的教導。因為他認為神是 30 這個數字，並有 4 個音節，若進行密傳翻譯，意味著一個三元組或三角形，以及一個四元組或正方形，總共是 7；這在較低的層面上構成了神名所組成的 7 個神聖或秘密的字母。這需要證明。在他的《啓示》中，提到了用字母和數字表達的神聖的奧秘，馬庫斯敘述了『至高的四元組如何從一個既看不見也沒有名字的領域，以女性的形式降臨到我(他)身上，因為此世界將無法承受她以一個男性形象出現，』並向他揭示『宇宙的生成，在此之前從未向神靈或人透露。』

第一句話已經包含了雙重含義。為什麼女性形象比男性形象更容易被世人接受或傾聽呢？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荒謬的。而對一個熟悉神秘語言的人來說，這是相當簡單明瞭的。神秘哲學或稱秘密智慧，是由一個女性的形式所象徵，而男性的形象代表著被揭開的奧秘。因此，世界沒有準備好接受、也無法承受它，且馬庫斯的啓示必須以寓言的方式呈現。然後他寫道：

『當最初那不可構思者、無存在和無性別(卡巴拉的「無限」)開始分娩(即顯化其自身的時刻到來時)並渴望它「不可言說」的應該出生(第一邏各斯，或者天使Æon或Aion)，且它的不可見應該披以形體，於是它嘴巴張開、說出像它本身的話語。這話語(邏各斯)顯化自身為「不可見者」的形式。這個(不可說出的)名字如此發出(通過這話語)。他(至高邏各斯)說出了他名字的第一個字，是有著四個字母的音節。接著又加上第二個音節，也是四個字母。然後是第三個，由十個字母組成；然後是第四個，有十二個字母。整個名字由 30 個字母和 4 個音節組成。每個字母都有自己的發音和書寫方式，但從沒人理解也從未見過完整「名字」的這種形式，——沒有；甚至連在它(無存在和不可構思)身旁的字母力量都未曾被理解。*所有這些聲音在結合時，在集體上是無存在的、未誕生的天使(Æon)，且這些是永遠看見父面孔的天使們†(邏各斯，「第二個神」，站在神的旁邊，且根據斐洛的說法，後者是「不可構思的」)。

【*在《薄伽梵歌四講》中，講師說自在主或邏各斯無法看到梵，而只能看到原初質(Mulaprakriti)。(見《神智學》，1887.2)】

【†基督教中『臉的七位天使』。】

這在古老密傳的秘密中是明白的。它是卡巴主義的，但不像《光輝之書》那樣隱晦，其中神秘的名字或屬性也是四個音節的，有著十二個、四十二個、甚至七十二個音節的單詞！四元組以一個裸體女人的形狀對馬庫斯顯示真理，並在那個身體的每一個肢體上寫上字母，她的頭是Ω，脖子是Ψ，肩膀和手是Γ以及X等等。很容易認出這是質點皇冠(Kether)或頭，被編號為 1；大腦或智慧(Chochmah)是 2；心或理解(Binah)是 3；另外七質點代表身體的肢體。質點樹就是宇宙，而在西方由亞當卡蒙所代表，如同在印度是由梵天所代表。

在整個十質點中，又被分為三個更高等的、或精神性的三元組，以及較低等的七元組。神聖數字七的真正密傳含義在《光輝之書》中被巧妙地隱藏起來；但洩漏於「起初」的兩種寫法(Be-resheeth和Be-raishath)：後者是「更高的、或上層的智慧」。正如麥克達格·馬瑟斯(Macgregor Mathers)先生在他的《卡巴拉》(第 47 頁)和邁爾(T. Myer)先生的《卡巴拉》(第 233 頁)中所示，這兩個詞有雙重和秘密的含義；且這兩個卡巴拉主義者都得到了古代最好的權威支持。「起初產生埃

洛希姆」(Braisheeth bara Elohim) 的意思是，六者屬於較低的物質階層，在之上是第七質點，或者如作者所說：『七 ... 適用於較低的創造物，三適用於精神性的人，即天上的原型或最初亞當。』

當神智學者和神秘主義者說神是無存在時（因為「它」是無，「無-物」），他們比那些稱神為「他」的人，更加崇敬和虔誠地尊重神；後者把神塑造成一個巨大的男性。

那些研究卡巴拉的人，很快就會在其作者的最終思想中，發現到同樣的觀點；這些作者是早期偉大的猶太啟蒙者，他們從迦勒底聖師那裡得到了巴比倫的秘密智慧，而摩西的智慧是在埃及得到的。我們無法通過《光輝之書》的拉丁語和其他語言的譯本來評斷這本書，因為這些思想當然都經過溫和化，使之符合其基督教編纂者的觀點和政策；但事實上，它的思想與所有其他宗教體系的思想是相同的。各種宇宙生成論表明，古老的普遍靈魂被每一個民族視為造物者的「心靈」；且它被稱為「母親」、諾斯替派的「女性智慧」(Sophia)、猶太人的王冠(Sephira)、印度教徒的薩拉斯瓦蒂(Saraswati)或瓦克(Vâch)，即做為女性原則的聖靈。

因此，從主(Kurios)或邏各斯誕生的是希臘人的「神、心靈」(nous)。柏拉圖在《克拉底魯篇》(Cratylus)中說：『主(Koros或Kurios)象徵著智力的純粹和未混合的本性——智慧』；主(Kurios)是墨丘利(Mercury)，即神聖智慧，『墨丘利是太陽(Sol)』（《亞挪比烏》"Arnobius" vi., xii），而「托特-赫爾墨斯」(Thot-Hermes)從它那裡得到了這神聖智慧。而所有國家和宗教的邏各斯們（在其性別方面）都與世界的女性靈魂或「大深淵」相關聯；這二合一的存在所源自的神，它永遠被隱藏而並被稱為「隱藏者」，只間接地與創造有關，*因為它只能通過永恆本質所散發的雙重力量來發揮作用。根據古代經典，甚至那位被稱為「萬物救主」的阿斯克勒庇俄斯(Aesculapius)也等同於埃及的創造智能普塔(Phta，或神聖智慧)，也等同於阿波羅、巴力(Baal)、阿多尼斯(Adonis)和赫拉克勒斯(Hercules)（參見鄧拉普(Dunlap)的《阿多尼斯的奧秘》，23和95頁）；普塔的一個方面是柏拉圖的「世界靈魂」(Anima Mundi)，埃及人的「神聖精神」、早期基督教徒和諾斯替派的「聖靈」，印度教徒的阿卡莎，而甚至在它較低等的方面，是星光界流體。因為普塔原本是「死者之神」，他把他們接納在他的懷中，因此成為希臘基督徒的靈薄(Limbus)，或稱為星光界流體。到了很久以後，普塔才被歸類為太陽神靈，且他的名字象徵著「打開者」，因為他被描述為第一個揭開死去木乃伊的面紗，並召喚他懷中的靈魂復活。（見"布拉克博物館" Maspero's "Bulaq Museum"）奈芙(Kneph)是永恆的未揭示者，是由象徵著永恆的蛇來包圍一個水缸所示，其頭部盤旋在「水域」上，並以它的氣息進行孵化——這作為另一種形式和同樣的概念來描述「黑暗」，且其光線在的水面上移動，等等。它作為「邏各斯-靈魂」的這種排列組合被稱為普塔；而作為「邏各斯-創造者」的他成為印和闐(Imhot-pou)，是他的兒子，即「有著英俊面孔的神」。在它們的原始特徵中，這兩個是最初的宇宙二元體，即努特(Noot，空間或天空)和努(Noo，原初水域)，共同是雌雄同體的統一體，而在其上面是奈芙的隱藏氣息。它們全每個都有水生動物和植物來代表，朱鷺、天鵝、鵝、鱷魚和蓮花。

【*我們使用這個術語作為一個被使用接受和認可的術語，因此對讀者來說更容易理解。】

回到卡巴拉的神，這個隱藏的統一性因而是 to pan= apeiros，是無盡的、無邊的、非存在的，只要絕對者是在永恆*之內，即無限和無限期的時間；同樣的，「無限」(En-Soph)既不能成為宇宙的創造者和雕塑者，更不能成為光(Aur)。因此，「無限」也是黑暗。永不變的無限和絕對的無限不能有意志、不能思考、也不能行動。若它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成為有限的，且它就是這麼做，通過將它的射線穿透世界蛋——無限的空間——並作為一個有限的神靈從它散發出來。所有這些都留給了隱藏在其中的射線進行。當這一時期到來的時候，絕對意志自然地擴展了它裡面的力量，這是根據其內在和最終本質的法則。希伯來人並沒有把蛋作為一個象徵，但是他們用「雙重天」來代替它，因為如果將『神創造了天上層面和大地』正確翻譯的話，應該是如此解讀：——『神自己的本質作為一個子宮(世界蛋)，他在其內位創造了兩個天。』但是基督徒選擇鴿子作為他們聖靈的象徵。

【* 如勒克勒克 (Clerc) 所示，在古代猶太人中，永恆 (Oulom) 一詞僅指一個開始或結束都不為人知的時期。確切地說，「永恆」一詞的意義在希伯來語中並不存在，如吠檀多學者應用於梵的那種永恆。】

『凡是熟悉梅爾卡巴 (Merkabah) 和拉格什 (lahgash，秘密語言或咒語) 的人，就會學到秘密中的秘密。』拉格什在意義上幾乎等同於瓦克 (Vâch) 相同，即咒語的隱藏力量。

當活躍時期到來臨時，從「無限」的永恆本質中產生了王冠，即活躍的力量，此質點稱為原初點，即王冠 (Kether)。「無限的智慧」只有通過她，才能賦予抽象思想一種具體的形式。上三角形的兩邊象徵著不可言說的本質以及宇宙——它的顯化體，也就是右邊和底邊由不間斷的線條組成；而第三個邊左邊，是虛線。正是通過後者才出現了王冠。她向四面八方展開，終於把整個三角形圍了起來。在這種散發中，形成了三重的三元組。不可見的露水從高等的「合一 - 三元組」落下 (因此只留下 7 質點)，那個「頭」質點創造原初水域，代表混沌成形。這是精神朝向固化的第一個階段，它通過各種修改將產生塵世。摩西說：『需要土和水才能製造一個有生命的靈魂。』這需要水鳥的形象來將其關聯於水，將女性繁殖元素關聯於蛋、以及使之受孕的鳥。

當質點像一種積極力量從潛在的神裡面出現時，她是女性；當她擔任造物主的職務時，她就變成了一個男性；因此，她是雌雄同體。她是印度宇宙論和《秘密教義》中的『父親與母親阿底提 (Aditi)』。如果最古老的希伯來卷軸能保存下來，那麼現代的耶和華崇拜者就會發現，有許多創造之神醜陋的象徵。月亮上的青蛙是最常見的，有著他典型的生殖特徵。所有聖經中現在認為「不潔」的鳥類和動物，在古時都是神的象徵。由於它們過於神聖，才在它們身上蒙上污穢的面具，使它們免受毀滅。如果要按字面意思接受象徵的話，那麼銅蛇並不比鵝或天鵝更有詩意。

用《光輝之書》的話來說：『不可分割的點是無限的，且由於它的純淨和明亮而無法被理解；它從外面擴展所產生的光明是此不可分割之點的面紗；』然而，後者也『由於其不可估量的光而不能被看到。它也從外面展開，且這展開就是它的外衣。因此，經過不斷的動蕩 (運動)，世界終於誕生了，』(《光輝之書》I.20a) 由無限之光所發出的精神性基質是第一個質點 (王冠或聖在)：此質點在外傳教義中包含了所有其他九質點於她之中。而在密傳教導中，她只包含兩個：「智慧」(Chochmah) 『一個男性的、主動的力量，其神聖的名字是耶 (Jah)，』以及「理解」(Binah) 是女性被動的力量，智能，以神聖名字耶和華 (Jehovah) 為代表；其兩種力量形式再加上第三質點，形成猶太三位一體或王冠 (Kether)。這兩個質點被稱為父親 (Abba) 和母親 (Amona)，是二元組或是雙性的邏各斯，從中出其他的七質點。(見《光輝之書》)。這最初猶太三元組 (王冠、智慧、理解) 是印度教的三相神*。無論在《光輝之書》是多麼隱蔽，或在外傳的印度萬神體系中更是如此：每一個特定的聯繫都在另一個中再現。生主是質點們。當三相神和卡巴拉三元組與其他的分離時，那與梵天的十就會減少到七。七位建造者 (創造者) 成為七生主，或七位聖人，與質點們成為創造者的順序相同；然後是族長們，等等。在這兩種秘密體系中，那遍一本質都是不可理解的，且在其絕對性中是不活躍的，並且只能以一種間接的方式關聯於宇宙的構建。在這兩種情況下，原初的「男-女」或雌雄同體的原則、以及他們的十和七散發物 (其一部分是梵天-維拉傑 (Brahma-Viraj) 和阿底提-瓦克 (Aditi-Vach)，在另一部分是「埃洛希姆-耶和華」(Elohim-Jehovah)，亞當卡蒙 (Adam Kadmon 或 Adam-Adami) 和質點夏娃 (Sephira Eve))，還有他們的生主和質點們，代表了他們的整體，即最初的原型人，即原始邏各斯；它們只有在次要方面才成為宇宙的力量、以及天文或恆星星體。如果阿底提是眾神之母 (Deva-Matri)，夏娃 (Eve) 就是眾生之母；她們是生成之力 (Sakti)，是「天上人」的女性方面，且她們都是複合創造者。《秘密知識》(Gupta Vidya) 的經文說道：『起初，一個射線從「遍一且唯一真實存在」(Paramarthika) 發出，在「世俗存在」(Vyavaharika) 中顯化出來，它被用作一個載體以下降進入普遍母親，並使她擴張 (膨脹，brih)。』且在《光輝之書》中說道：『無形體、且不具類似物的「無限統一性」，在創造了天上人的形體之後，就使用了它。那「未知的光」

*(黑暗)使用ה א ו צ מ ך א (天上形體)作為一輛戰車ה ב ב ד מ通過它下降，並且希望被以這個形體來被稱呼，也就神聖的名字耶和華(Jehovah)。』

【*在印度的萬神體系中，雙重性別的邏各斯是創造者梵天，而他的七個「心智所生」的兒子們是原初的聖人們 (Rishis)——「建設者們」。】

【†拉比西緬 (Simeon) 說：『啊，夥伴，夥伴，人就像一個散發，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既有「父親」的一面，也有「母親」的一面。這就是話的意思：「埃洛希姆說；要有光，就有光」... 這是一個雙重的人。』("Auszuge aus dem Sohar"，第 13、15 頁)。因此，在《創世紀》中，光代表著雌雄同體的射線或「天上人」。】

正如《光輝之書》所言：『在起初是國王的意志，先於任何其他存在 ... 它 (意志) 勾勒出了一切事物的形體：它們先前被掩蓋著，但現在都顯現出來。從「無限」(Ain Soph) 的頭裡傳出一個密封的秘密，是一個朦朧的物質火花，沒有形狀或形式 ... 生命是汲取自下方，而上方的源泉會自我更新，大海總是充滿了水，並把它的水散布到每一個地方。』神如此的被比喻為無岸的大海，或是「生命泉源」的水。(《光輝之書》III，290)『第七個宮殿是生命泉源，且在從上而下的次序中是第一個。』(II，261) 因此卡巴拉主義的信條就出現在卡巴拉主義的所羅門口中，他在《箴言》第九章 I 中說：『智慧建造了她的房屋；它鑿出其七根柱子。』

因此，假若沒有原始普遍啓示的話，怎麼會有這些想法的同一性？這裡展示的少數幾個點，與接下來作品中所展示的內容相比，就像乾草堆裡的幾根稻草。如果我們看看最模糊的宇宙生成論 - 中國的，即使在那裡也能發現同樣的想法。自在 (自我存在) 是未知的黑暗，是無量壽 (阿彌陀佛) 的根源，而之後產生天。孔子的「太極」給出了同樣的想法，儘管他的「稻草」不然。後者是傳教士們的一大樂趣來源。這些人嘲笑每一個「異教徒」的宗教，鄙視和憎恨他們的其他教派的兄弟基督徒，但他們都自面上接受自己的《創世紀》。如果我們轉向迦勒底，我們會在其中發現阿努 (Anu)，即隱藏的神，那「一」，而且他的名字顯示了它起源於梵文。阿努在梵語中的意思是「原子」，是「小中最小」(anīyāmsam anīyasām)，也是吠陀哲學中梵 (Parabrahm) 的一個名字；梵被描述為比最小的原子還要小 (Anagranīyam)，且比最大的範圍或宇宙還要大 (Mahatorvavat)。這就是喬治·史密斯 (George Smith) 給出的阿卡德人《創世紀》的第一首詩，能在楔形文字的紀錄 (Lateras Coctiles) 中找到的。在那裡，我們還發現阿努是被動的神或「無限」(En-Soph)，而貝爾 (Bel) 是創造者，是神的精神 (質點) 在水面上移動，因而是水本身，而希阿 (Hea) 是這三者結合的普遍靈魂或智慧。

前八節如下：

1. 當時上方還沒有升起諸天；
2. 下方在大地上還沒有長出植物。
3. 深淵還沒有打破它的界限。
4. 那混沌 (或水) 迪亞馬特 (Tiamat，海) 是它們全部的生育之母。(這是宇宙的阿底提和質點。)
5. 起初的那些水是被命定的，但是——
6. 樹未生長，花未開放。
7. 當任一個眾神都未出現之時。
8. 沒有一棵植物生長，也沒有秩序存在。

這是混沌或創世前的時期——即雙重的天鵝和黑天鵝；當光被創造時，後者變成了白色。*

【*七隻天鵝被認為是從天上降落到瑪旁雍錯湖 (Mansarovara) 的，且在大眾的想象中，它們是大熊座的七聖人，他們以這種形式來出現於《吠陀經》所記載的地域。】

這個象徵著此普遍原則的崇高理念，但似乎沒有計畫要來回應其神聖的性質。毫無疑問，一隻鵝、甚至一隻天鵝，可能顯得不適合代表精神的宏偉。然而，它一定有某種深奧的神秘含義，因為它不僅在每一個宇宙生成論和世界宗教中都有體現，但即使是中世紀的基督徒，即十字軍戰士，也將它選為聖靈的載體，帶領著軍隊前往巴勒斯坦，以從撒拉森 (Saracen) 人手中奪走救世主的墳墓。如果我們採納德雷珀 (Draper) 教授關於《歐洲智力發展》的論述，那麼在隱士彼得所領導的十字軍軍隊前面，是由聖靈所呈現的一隻白色公鵝和一隻山羊來帶領。埃及的時間之神塞布 (Seb) 頭上頂著一隻鵝。朱庇特和梵天也以天鵝的形式出現，因為這一切的根源是奧秘中的奧秘——世界蛋。(參看前節)。

一個人在貶低一個符號之前，必須先瞭解其來由。空氣和水的雙重元素包含於朱鷺、天鵝、鵝和鵜鶘、鰐魚和青蛙、蓮花和水中百合，等等；其結果導致在現代和古代神秘主義者中，選擇了最不得體的象徵。潘是偉大的大自然之神，它在描述中通常被關聯於水鳥，特別是鵝，其它的神靈也是如此。後來隨著宗教的逐漸墮落，由鵝所代表的眾神變成了陽物的神靈，古代的一些嘲笑者將水鳥視為潘神和其他陽物神的聖物，這是沒有道理的 (見佩特羅尼烏斯《愛情神話》"Petronii Satyrice", cxxxvi.)；但是生育性質的抽象和神聖的力量已經變得非常的擬人化了。正如哈格雷夫·詹寧斯 (Hargrave Jennings) 先生所純正地表達的那樣，勒達 (Leda) 的天鵝也沒有表現出『陽物的行為和她對此的享受』；因為神話不過是另一個版本宇宙進化論，而有著相同哲學思想。天鵝們經常與阿波羅聯繫在一起，因為它們是水和火 (陽光也是) 的象徵，這是在眾元素分離之前。

我們現代的符號學家可能獲益於著名作家莉迪亞·瑪麗亞·柴爾德 (Lydia Maria Child) 夫人的一些評論：『從遠古時代起，印度斯坦 (Hindustan) 就崇拜一種標誌，它是創造的典型，或生命的起源 ... 濕婆或大天神 (Mahadeva) 不僅生殖了人類形體，而且是也是使之結成果的法則，是遍及宇宙的生殖力。母性的標誌同樣也是一種宗教典型。這種對於生產生命的崇敬，被引入到對奧西里斯性象徵的崇拜中。難道他們懷著崇敬的心情、看著人類誕生的偉大奧秘會很奇怪嗎？它們是否不純潔才被這樣看待？或者是我們自己是不純潔，所以不如此看待它？但是沒有一個純淨而有思考能力的心靈會這樣看待它們。... 自從那些老隱士們在他們最初聖所的莊嚴深處裡，第一次談到神和靈魂以來，我們已經走了很遠、且道路也不乾淨了。他們在大自然的所有奧秘中，追尋那無限和不可理解的起因；讓我們不要嘲笑他們這種方式，以免這麼做會在他們族長式的簡單性中，蒙上我們自己粗鄙的陰影。』 (《宗教思想的進步》"Progress of Religious Ideas", Vol. 1, p. 17)

VI. 世界蛋

這個普遍的符號從何而來？在地球上每一個人的宇宙生成論中，蛋都被視為神聖的符號，且因其形體和內在的神秘而受到尊崇。從人類最早的心智概念開始，它就被視為最能成功地代表了存在的起源和秘密。無法察覺的胚芽在封閉的外殼內逐漸發育；這是內在的運作，沒有任何明顯的外力的干涉，也就是從一個潛在的虛無產生某個活躍的東西，且除了熱量外不需其他東西；它逐漸進化成一個具體的、活躍的生物後，它打破了外殼。對於的外部感官看來，它是自我產生的、自我創造的存在，它一定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永恆的奇跡。

藉由史前種族的象徵主義，這種神秘教導解釋了對於蛋崇敬的原因。「第一因」一開始沒有名字。後來，在思想家的想象中，它被描繪成一隻永遠不可見、神秘的鳥，它下了一個蛋在混沌之中，蛋變成了宇宙。因此梵 (Brahm) 被稱為「時間 (和空間) 中的天鵝」(Kalahansa)。他成為「永恆之天鵝」，在每一個大顯化期開始，他都會下一個「金蛋」。它代表著大圓，或者 O，它本身就是宇宙和它的球形物體的象徵。

第二個選擇它作為宇宙和我們地球的象徵的原因，是因為它的形體。它是一個圓和一個球體；我們地球的卵形形狀肯定從符號學的一開始就為人所知，因為它被廣泛採用。宇宙最初以蛋的形式顯化，是古代流傳最廣的信仰。正如布賴恩特 (Bryant) 所展示的 (iii, 165)，它是希臘人、敘利亞人、波斯人以及埃及人所採用的一種象徵。在《埃及的儀式》第54章中，塞布 (Seb) 是時間和大地之神，並被認為下了一個蛋或指宇宙：『雙重力量偉大者在其時刻所孕育的蛋。』 (Sec. V., 2, 3, 等)

這裡展示了拉 (Ra) 就如同梵天在宇宙之蛋中孕育。死者『在神秘之地的蛋中熠熠生輝』 (zxii, I)。因為這是『眾神所賜生命的蛋。』 (xlii, II) 『這是咯咯大母雞的蛋、是塞布 (Seb) 的蛋，他如同鷹一樣從蛋中出來。』 (lxiv., 1, 2, 3 ; lxxvii., 1)

希臘的阿里斯多芬尼斯 (Aristophanes) 描述了俄耳甫斯蛋 (Orphic Egg)，它是狄奧尼修斯秘儀和其他秘儀的一部分，在這期間世界蛋被神聖化，且它的意義也得到瞭解釋；波菲利 (Porphyry) 表示它是作為世界的一種象徵 (Επὶ μὴ γενεῖ δέ η ὠν κός μ ο ν)。費伯 (Faber) 和布賴恩特 (Bryant) 試圖證明，蛋象徵著諾亞方舟，然而除非以純粹的寓言性和象徵性來理解諾亞方舟，否則這是一種瘋狂的信仰。方舟只能作為月亮的同義詞，它 (argha) 承載著生命的普遍種子；且確定與聖經的方舟毫無關係。無論如何，普遍的觀點認為宇宙一開始以蛋的形狀存在的。正如威爾遜 (Wilson) 所言：『在所有的 (印度) 《往世書》中都有一个類似的論述，說明元素以蛋的形式首次聚集在一起，並使用的通常綽號是「金色的」(Haima或Hiranya)，如它呈現於摩奴那樣。』然而，已故的印度著名學者達亞南德·薩拉斯瓦蒂 (Swami Dayanand Sarasvati) 和馬克斯·穆勒教授在其未發表的論著中證明，這個詞 (Hiranya) 的意思是「光輝」、「閃亮的」，而不是「金色」。正如在《毗瑟奴《往世書》》中所說：『智能 (Mahat) ... 這些 (未顯化) 的粗大元素包括在內，形成了一個蛋 ... 而宇宙之主以梵天的角色住在其中。婆羅門啊，在那顆蛋裡，有大陸、海洋、山脈、行星、宇宙的劃分、眾神、惡魔和人類。』 (Book i., ch. 2.) 無論是在希臘還是在印度，最初可見的男性存在將自己的本性與兩性統一起來，住在蛋中並從中出來。這個「世界上最初誕生者」對某些希臘人是狄奧尼修斯 (Dionysius)；這是從世界蛋中出生的神靈，而各個凡人和不朽者衍生於此凡人。拉神出現在儀式中(《死者之書》，第十七章，50)，且在他的蛋裡 (太陽) 閃耀著光芒；當舒神 (Shoo, 太陽能量) 醒來並給他衝動後，他就開始運作。『他在太陽蛋裡，這是眾神中賦予了生命的蛋。』 (同上., xlii., 13) 此太陽神宣稱：『我是天上深淵的創造性靈魂。沒有人看見我的窩，沒有人能打破我的蛋，我是主！』 (同上., lxxxv.)。

鑒於這種圓形的形式，「|」從「O」或稱蛋中發出，或在雌雄同體中，男性從女性發出；因而若學者說古代雅利安人對十進制記數法一無所知，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說最古老的印度手稿上沒找

到任何痕跡。10 作為宇宙的神聖數字是秘密而密傳的，無論是作為單位還是作為零，即圓圈。此外，馬克斯·穆勒教授說：『零 (cipher) 和零 (zero) 這兩個詞是一樣的，足以證明我們的數字是從阿拉伯借來的*。他說，「零」在阿拉伯語意思是「空的」(cifron)，是梵語「無」(synya) 的翻譯。†阿拉伯人從印度斯坦得到數字，且從未聲稱自己發現它們。‡至於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數字，我們只需參考波伊提烏 (Boethius) 在六世紀所創作的《幾何》古老手稿，就可以在畢達哥拉斯的數字§中找到「1」和「0」作為第一個和最後一個數字。波菲利 (Porphyry) 引用了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摩德雷特斯 (Moderatus)，||說到了畢達哥拉斯的數字是『象形符號，他透過此來解釋關於事物本質的想法。』或宇宙的起源。

【* 參見馬克斯·穆勒的《我們的數字》】

【†卡巴拉主義者更傾向於相信，正如阿拉伯語的「空」(cifron) 取自印度語的「無」(Synya)，猶太人的卡巴拉主義者的質點 (Sephirim) 也是取自「零」(cipher) 一詞，但不是空的意思，而是相反的意思——在它們的進化中，通過數字和階層來創造。而且眾質點是 10 或 ⑩】

【‡參見馬克斯·穆勒的《我們的數字》。】

【§參見金 (King) 的《諾斯替主義者和他們的殘餘》(Gnostics and their Remains) 第十三版。】

【||《畢達哥拉斯傳記》("Vita Pythag")】

另一方面，如果最古老的印度手稿中沒有十進制符號的痕跡，且馬克斯·穆勒說得很清楚，到目前為止，他只發現了其中的九個字母 (梵文數字的首幾個)；另一方面，我們有古老的記錄來提供我們想要的證據。我們談的是遠東最古老寺廟裡的雕塑和神聖圖像。畢達哥拉斯的知識來自於印度；我們發現馬克斯·穆勒教授證實了這一說法，他說至少在希臘和羅馬人中，新畢達哥拉斯學派是最早的「編碼」老師；『他們在亞歷山卓或在敘利亞認識了印度人的數字，並把它們改編成畢達哥拉斯的算盤 (我們的數字)。』這種謹慎的聲明意味著畢達哥拉斯本人只認識九個數字。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回答這個問題，儘管我們沒有確切的證據 (公開的) 證明畢達哥拉斯知道十進制記數法，他非常接近生活於遠古時代*，但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早在亞歷山卓建成之前，畢達哥拉斯知道全部的數字，如波伊提烏 (Boethius) 所說的。†我們在亞里士多德那裡找到了這個證據，他說：『一些哲學家認為思想和數字本質上是相同的，總共等於 10。』‡我們相信這足以證明，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前，他們就知道十進位記數法，因為亞里士多德似乎並不把這個問題看作是「新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創新。

【*公元前 608 年】

【†這座城市建於公元前 332 年】

【‡《形而上學》"Metaph." vii., F.】

但我們知道的不止這些：我們知道十進位制肯定在最早古代的人類就知道了，因為神聖秘密語言的天文學和幾何學的全部內容，都是建立在數字 10 的基礎上的，或者說是男性和女性原則的結合；且因為「胡夫」的金字塔是建立在十進制記數法的基礎上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建立在數字及其與零的組合上的。然而，這些信息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中已經說得夠多了，因而不須再重複和回到同樣的主題上。

月亮神靈和太陽神靈的象徵主義是如此不可分割地混在一起，以至於幾乎不可能在蓮花和「神聖」的動物等象形中將它們分開。舉個例子，朱鷺象徵著伊希斯，她經常被描繪於此鳥的頭，也象

徵著墨丘利或托特，因為此神在躲避提豐 (Typhon) 的時候，變成了朱鷺的形狀——朱鷺在埃及是最受到尊敬的動物。希羅多德 (Herodotus) 告訴我們 (Lib. I. c. 75 et seq.)，在那個國家有兩種朱鷺：一種相當的黑，另一種是有黑白的。前者因與有翅膀的蛇戰鬥並將之消滅而受到讚譽，這些蛇每年春天都從阿拉伯來到這裡，並侵擾這個國家。而另一種是象徵著月球，因為其外表是白色且明亮的，而另一面則是暗且黑的，此面從不朝向地球。此外，朱鷺殺死了陸地上的蛇，並在鱷魚的卵中進行最可怕的破壞，從而拯救了埃及尼羅河免於受到這些可怕的蜥蜴類侵擾。這種鳥被認為是在月光下進行此事，因此得到了伊希斯的幫助，月亮是她的星體象徵。但在這些大眾神話背後，其中隱藏的更深奧真相，如阿本聶芙斯 (Abenephiosus, 《埃及文化》 "De cultu Egypt.") 所示：赫爾墨斯以該鳥的形式守望埃及人，並教他們神秘的技藝和科學。這僅僅意味著，朱鷺與其他許多鳥類，尤其是信天翁，以及神話中的白天鵝——永恆或時間之天鵝 (Kalahansa) ——有著共同的「魔法」性質。

若非如此，那麼為什麼所有不比我們傻的古人，竟會迷信地害怕殺死某些鳥類呢？在埃及，殺死一隻朱鷺或金鷹 (象徵太陽和奧西里斯) 的人，將冒著生命危險且難逃一死。有一些國家非常崇敬鳥類，以至於瑣羅亞斯德在他的戒律中禁止屠殺鳥類，並將其作為一種滔天大罪。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嘲笑各種各樣的占卜。但是，為什麼這麼多時代人都相信鳥類的占卜，甚至動物占卜？

《蘇達辭書》(Suidas) 說這這由俄耳甫斯 (Orpheus) 所傳授，他教導如何在特定的條件下，從蛋黃和蛋白裡看出一隻小鳥在生出來後，在它短暫的一生中會看到的東西。這種神秘的技藝需要 3000 年前最偉大的學習和最深奧的數學計算，而現在已經跌入了退化的深淵：只有老廚師和算命師才會用玻璃杯裡的雞蛋白，把未來告訴那些想找丈夫的女僕。

然而直到今天，即使是基督徒也有他們神聖的鳥；例如，鴿子象徵著聖靈。他們也沒有忽視了神聖的動物。福音書的動物崇拜——公牛、鷹、獅子和天使 (實際上是基路伯 Cherub，或熾天使 Seraph，是火熱翅膀的蛇) 如同埃及人或迦勒底人的一樣是異教的。事實上，這四種動物是四種元素的象徵，也象徵人類四種低等的原則。儘管如此，它們在物質上與四個星座相對應，可以說構成了太陽神的隨從，並在冬至時佔據黃道圈的四個方位基點。這四種「動物」可以在許多羅馬天主教的《新約》中看到，其中給出了福音傳道者的畫像。他們是以西結梅爾卡巴 (Ezekiel's Merkabah) 的動物。

正如拉貢 (Ragon) 真確所言：『古代的聖師們將他們宗教哲學的教義和符號巧妙地結合在一起，而只有通過理解所有鑰匙的組合和知識，才能充分解釋這些符號。』它們也只能得到近似的解釋，即使有人從這七個系統中找出三個：人類學、心理學和天文學。而主要的兩種解釋，最高的和最低的，即精神上的和生理上的，都是極其秘密地保存下來的，直到後來落入世俗之人的支配。這些科學對於對史前的聖師來說，如同現在的生物學和生理學一樣深奧和神秘，儘管現在變成純粹 (或不純粹的) 的陽物崇拜。這是他們唯一的財產，是他們研究和發現的成果。另外兩種是與創造性神靈 (神譜) 和創造性人類有關的，即理念上與實踐上的奧秘。這些解釋是如此巧妙地隱藏和結合在一起，以致許多人在發現一種意義時，對於其他意義感到困惑，而且永遠無法充分解開它們，以致犯下了危險的輕率行為。幾乎是不可能理解最高的、第一的和第四的——與人類起源相關的神譜。我們在猶太「聖經」中找到了這方面的證據。

正因為蛇是卵生的，它才成為智慧的象徵以即邏各斯們 (自我誕生者) 的象徵。在上埃及的費羅 (Philoe) 神廟裡，用各種各樣的香料粘土來人工準備一個蛋，並經過一種特殊的方式孵化，於是誕生一條角蝮蛇。古代印度寺廟裡的眼鏡蛇也是如此。創造之神從蛋中出現，從奈芙 (Kneph) 口中吐出一條有翅膀的蛇——因為蛇是「一切智慧」的象徵。希伯來人和摩西將它象徵為曠野的「飛蛇或火蛇」，而在亞歷山大神秘主義者那裡，他變成了「蛇-克里斯托斯」(Ophio-Christos)，是諾斯替主義者的邏各斯。新教徒試圖表明銅蛇和「火蛇」的寓言與基督和釘十字架的奧秘有直接的關聯*；但事實上，它與生成的奧秘有著更近的關係，也就是當它與有著中心胚芽的卵、或稱有著中心點的圓分離時。銅蛇沒有這樣神聖的意義；事實上，它也沒有比「火蛇」更受讚譽，因為它咬傷的過程

只是一種自然療法。「銅」一詞的象徵符號意義是女性的原則，而火熱的或「金色」則是男性的原則。[†]

【*這僅僅是因為這條銅蛇以一根桿子吊起來！它更像是一枚由神聖的 T (Tau) 支撐的直立埃及蛋 (Mico)；因為在埃及古老的崇拜和象徵中，蛋和蛇是分不開的。並且有鑑於銅蛇和「火蛇」都是熾天使 (Saraphs)，即「火熱燃燒」的信使，或印度的蛇神們 (nagas)。它是一個沒有蛋的純粹的陽物象徵，而當與它相聯繫時——它與宇宙的創造有關。】

【[†]『銅是一種象徵冥界的金屬 ... 是給予生命的子宮 ... 蛇這個詞在希伯來語中是 Nakash，這個詞也意味著銅。』在《民數記》(第二十一章)中說道，猶太人抱怨曠野沒有水(第5節)；之後，『主差遣火蛇』去咬它們，而他為了回應摩西的請求，將這條銅蛇放在一根桿子上讓眾人看，以作為治療；在那之後，『當任何人看見銅蛇的時候 ... 就會活下去。』(?) 然後，「主」把人們聚集在比珥 (Beer) 之井旁，給他們水喝，(14-16) 而感激的以色列人唱著這首歌：『井啊，湧上水來。』(17節)。當基督徒讀者學習了象徵學之後，他們將開始理解這三個符號的最深層含義——水、銅、蛇，以及其他一些符號——在聖經中賦予它們的意義，他不會將救世主的神聖名字與「銅蛇」事件聯繫起來。熾天使 (Seraphim，火翼之蛇) 無疑與「神 - 永恆之蛇」的想法聯繫在一起，並不可分割的；正如基尼利 (Kenealy) 在他的《啟示錄》中解釋的那樣。但是「基路伯」這個詞在某種意義上也意味著「蛇」，儘管它的直接含義不同；因為基路伯和波斯守護金山的有翼「獅鷲」是一樣的，且它們的合成名字顯示了它們的特徵，因為它是由「圓」(kr)和「蛇」(aub)組成的，因此是「在一個圓中的蛇」。這就反駁了銅蛇的陽物特徵，並為希則克雅的觀點辯護。(見 II. Kings, 18, 4). 智者會舉一反三。】

正如剛才所示，在《死者之書》中經常提到蛋。拉 (Ra) 這位強大者，在與「反叛之子們」和舒之間的鬥爭期間 (太陽能量和黑暗之龍)，仍然在他的蛋中 (ch. xvii.)。當他穿越神秘之地時，死者在他的蛋裡閃閃發光 (xxii. i.)。他是塞布 (Seb) 的蛋 (liv. 1—3) ... 蛋是永生和永恆生命的象徵；也作為生成性母體的符號；而 T (tau) 只有生命和出生的生成才與之相關。世界蛋被放置在庫努牡 (Khnum，「空間之水」) 中，或稱女性抽象原則 (在人類墮落而進入世代和陽物崇拜後，庫努牡成為創造之神阿蒙 Ammon)；當普塔 (Phtah) 這位火熱的神把世界蛋拿在手裡時，這裡的象徵意義就與塵世相關且具體。這與象徵著「奧西里斯-太陽」的鷹關聯，有著雙重的象徵：它涉及到兩種生命——凡人和不朽的生命。在基爾學 (Kircher) 的《埃及的俄狄浦斯》("OEdipus Egyptiacus"，第三卷 124 頁) 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刻於其中的紙莎草紙裡，有一個蛋漂浮在木乃伊上方。這象徵著希望，也預示著「奧西里斯化」死亡的第二次出生；他的靈魂在阿門提 (Amenti) 中經過適當的淨化後，將在這顆不朽的蛋中孕育，而後重生到塵世中的新生命裡。因為在密傳的教義中，這個蛋是「天界狀態」(Devachan)，是極樂的居所；它的象徵是有翅膀的聖甲蟲。「有翅膀的球體」只是蛋的另一種形式，和聖甲蟲 (Khopiroo，源於詞根 Khoproo 意為「變成」或「重生」) 有著同樣的意義，與人的重生與精神再生有關。

在莫斯霍斯 (Mochus) 的《神譜》中，我們首先發現了以太，然後是空氣，從而洛姆 (Ulom) 這位可理解的 (noetos) 神靈 (可見的物質宇宙) 誕生自世界蛋。(Mover's "Phoinizer", p. 282.)

在俄耳甫斯的贊美詩中，「厄洛斯-法涅斯」(Eros-Phanes) 從神聖的蛋進化而來的，是由以太之風所孕育而成，而風是「未知黑暗的精神」——是「神之精神」(如穆勒 (K. O. Muller) 解釋的，236)；柏拉圖說：『神聖的「理念」據說能移動以太。』

在印度教《石氏奧義書》中，神聖精神 (Purusha) 已經站在最初物質面前，『從它們的結合蛋生世界的偉大靈魂』即「偉大阿特曼」(Maha-Atma)、梵天、生命的精神*等等[†]。除此之外，在婆羅門的聖書中，還散布著許多關於這個主題的迷人寓言。在某處寫道，女性創造者首先是一個胚芽、

然後是一滴天上露珠、一顆珍珠、然後是一個蛋。在這些情況下——數量太多而無法單獨列舉——蛋在第五元素以太中產生了四種元素，並被七層覆蓋物所覆蓋，且後來變成了七個上層和七個下層的世界。蛋裂成了兩半：蛋殼變成了天，蛋裡的肉變成了地，而白色的形成了塵世的水。然後我們又看到，毗瑟奴從蛋裡出來且手裡拿著一朵蓮花。維納塔 (Vinata) 是達刹 (Daksha) 的女兒，是迦葉波 (Kasyapa，「自我誕生於時間者」，是我們世界的七個「創造者」之一) 的妻子，她誕生了一個蛋，從中誕生了毗瑟奴的載體迦樓羅 (Garuda)，而後者的寓言只與我們的地球有關，因為迦樓羅是「大循環」。

【*後者的名稱都等同於「世界靈魂」(Anima Mundi)，卡巴拉和神秘主義者的「星光界流體」，或「黑暗之蛋」。】

【†韋伯，"Akad Vorles" pp. 213, 214 et seq.】

蛋是伊希斯的聖物；埃及的祭司因而從來不吃蛋。*

【*伊希斯幾乎總被描繪一隻手拿著一朵蓮花，另一隻手拿著一個圓圈和十字 (crux ansata)，而蛋是她的聖物。】

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 (Diodorus Siculus) 說，奧西里斯生於一個蛋，如同梵天一樣。阿波羅和勒托 (Latona) 誕生於勒達 (Leda) 的蛋，而明亮的雙子座卡斯托爾 (Castor) 與波魯克斯 (Pollux) 也是如此。雖然佛教徒並不認為他們的創始人也誕生於蛋，但是古埃及人或現代婆羅門一樣都不吃蛋，以免破壞潛伏在蛋裡的生命種子，從而犯下罪行。中國人相信他們的最初的人誕生於蛋，有一個稱為「天」的神靈從天上掉到地上、並落入水中。*這個象徵仍然被一些人認為是生命起源的概念，這是一個科學的真理，儘管人類的卵子是肉眼看不見的。因此，我們看到從遙遠過去的人尊敬它，包含希臘人、腓尼基人、羅馬人、日本人、暹羅人、南北美洲各部落，甚至是最遙遠島嶼上的野蠻人。

【*因此，中國人似乎已經預料到了威廉·湯姆森 (William Thomson) 爵士的理論：最初活躍的胚芽是從某顆彗星經過地球而落下的。請問！為什麼這說法被視為科學的，而中國人的觀念卻被稱為是迷信、愚蠢的理論呢？】

對埃及人來說，那隱藏的神是阿蒙 (Mon)。他們所有的神靈都是雙重的：它的科學性現實是給聖所之人；而它的另一面，即傳說和神話實體，是給大眾的。例如，正如在《混沌、神靈、宇宙》中所觀察到的，較年長的荷魯斯是仍在造物者心智中的世界「理念」，『在世界創造之前誕生於黑暗之中』，第二個荷魯斯*也是同樣的「理念」發自於邏各斯，而後披上物質的外衣並獲得確實存在。(比較 Mover 的 "Phoinizer"，第 268 頁)。庫努牡和阿蒙也是如此†；兩者都被描繪為山羊頭，且經常被混淆，儘管它們的功能不同。庫努牡是「人的雕塑者」，在陶工車輪上使用世界蛋塑造人和事物；而「阿蒙-拉」(Ammon-Ra) 是生成者，是隱藏的神的第二個方面。庫努牡在埃勒凡達 (Elephanta) 和斐洛 (Philoe)‡ 受到崇拜，而阿蒙神則是在底比斯受到崇拜。但埃姆芙 (Emepht) 才是那「一」，是至高的行星源則，他把蛋從他嘴裡吹出來，因此他就是梵天。宇宙的和普遍之神的影子，是無法唸出名字的神祕之神；它用它的活化精神來孵化並滲透了蛋，直到蛋裡的胚芽成熟為止。無論如何，它是普塔 (Phtah)，意為「打開者」，他是生與死的開啓者，§ 並從世界的蛋裡出來，開始他的雙重工作。(《數字之書》)

【*荷魯斯 (Horus) — 「較年長的」，或稱哈羅伊 (Haroiri)，是太陽神靈的一個古老的面向，與拉 (Ra) 和舒 (Shoo) 視同時代；哈羅伊經常被誤認為「荷魯」(Hor 或 Horsusi)，即奧西里斯和伊希斯的兒子。古埃及人經常以較年長荷魯的形象來代表太陽的升起，它從一朵盛開的蓮花 (宇宙) 中升起；我們總是在那個神的鷹頭上發現太陽圓盤。哈羅伊是庫努牡。】

【† 阿蒙神或蒙 (Mon) , 即「隱藏的」 , 或「至高精神」 。

【‡他的三位一體女神是薩提 (Sati) 和阿努其 (Anouki) 。

【§ 普塔 (Phtah) 最初是死神、毀滅之神，就像濕婆一樣。他之所以是太陽神靈，僅僅是因為太陽的火焰能殺死人、也能使人充滿活力。他是孟菲斯的國家之神，是光彩照人且「面容姣好」的神。(參見 "Saqqarah Bronzes", Saitic Epoch)

根據希臘人的說法，有個茄米 (Chemis，古埃及是Chemi) 的幽靈形體漂浮在最高天的空靈波浪上，是由太陽神「荷魯斯-阿波羅」召喚出現的，以使它從世界蛋中進化而來。*

【* 《梵卵往世書》充分的包含關於梵天金蛋的奧秘；而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東方學家可能無法理解，他們說這個《往世書》就像《室健陀往世書》一樣，『無法獲得其完整體』，而是『由各種各樣聲稱源自於它的部分 (Khandas)和篇章 (Mahatmyas) 所代表。』《梵卵往世書》被描述為『透過 12,200 節中描述梵天之蛋的壯麗，其中包含了梵天所揭示對於未來的劫的描述。』大致上是如此，也許更多。】

在馬克斯·穆勒教授呈現的斯堪的納維亞的宇宙生成論中，其中《女預言家之歌》的詩句讀到，在時間上遠於早於《吠陀經》之時，世界蛋又一次在宇宙的「幽靈-胚芽」中被發現，它被描繪為躺在「幻覺之杯」(Ginnungagap)—即無邊無際和虛空的深淵。在這個世界的母體中，從前是一片黑暗和荒涼的區域，「霧靄之地」(Nebelheim，現在被稱為星雲，位於星光界流體中)投下了一縷冷光，冷光溢出這個杯子並凍結在裡面。然後「無不可見者」吹來一陣灼熱的風，融化了冰凍的水並驅散了霧氣。這些水(混沌)被稱為埃利伐加爾(Elivagar)之流，蒸餾成活躍的液滴，而後落下並創造了地球和巨人尤彌爾(Ymir)，他只有「人類的外表」(天上人)，還有奶牛(Audhumla，「母親」或星光界流體，宇宙靈魂)，它的乳房流出四股乳汁(四個方位基點：伊甸園四河的源頭，等等)，而「四」的寓言中代表立方體所象徵的各種各樣神秘意義。

基督徒—尤其是希臘和拉丁的教會—已經完全採用了這個符號，並把它看作是用於紀念永恆生命、救贖和復活。這一點在交換「復活節彩蛋」這一歷史悠久的習俗中得到了證實。從「異教」德魯伊(單是他的名字就足以使羅馬戰慄)的「蛋」(anguinum)，到斯拉夫尼亞農民的紅色復活節蛋，這已過了一個週期。然而，無論是在文明的歐洲，還是在中美洲卑劣的野蠻人中，我們發現了同樣古老、原始的思想；我們最好只去尋找它所象徵的原始思想，而不因為幻象自己在智力和身體上的優越性而破壞它。

VII. 梵天的白晝與黑夜

這個名稱是指顯化期 (Manu-antara, 或兩個摩奴 (Manus) 之間) 和沈睡期 (Pralaya, 消融) 的名稱；一個是指宇宙的活躍時期，另一個是指它相對且完全的休息時期——根據它們發生於梵天一「天」還是梵天的一個「時代」(一生)。這些連續不斷的時期也被稱為「劫」(Kalpas)，有小有大，即小劫和「大劫」(Maha Kalpa)；雖然正確地說，「大劫」不是梵天的一「天」，而是梵天的整個一生或時代，因為在《梵天外瓦達往世書》提到：『年代學者根據梵天的生命計算一個劫；而小劫如同桑瓦塔 (Samvarta) 和其他都是眾多的。』事實上它們是無限多的；因為它們從未有開始，即，在永恆中永遠不會有第一個劫，也永遠不會有最後一個。

在這一時間尺度的一般意義上，梵天的存在 (現在的大劫) 中的一半時間 (Parardha) 已經過去了；最後的劫是「金蓮」(Padma)；現在的是筏羅訶*(Vârâha, 「野豬」化身)。

【* 在佛教的密傳傳統中有一條奇怪的信息。在外傳的或寓言性質的《釋迦牟尼傳》中，講述了這位偉大的聖人死於對豬肉和米飯的消化不良；這確實是結局平淡無奇，幾乎沒有任何莊嚴的元素。這可以解釋為在寓言上指出他出生在「野豬」或稱「筏羅訶劫」(Varaha-Kalpa)；梵天在此劫採取了該動物的形式，以把陸地從「空間之水」中升起。有鑑於婆羅門直接從梵天下降時，可以說他們與他是同一的；且由於他們同時是佛祖和佛教的死敵，我們有了奇怪的寓意暗示和組合。婆羅門教(「野豬」的，或筏羅訶劫)在印度屠殺了佛陀的宗教，將其從臉上抹去；因此，佛陀與他哲學才據說死於食用野豬肉的影響。他建立了最嚴格的素食主義和對動物生命的尊重——甚至拒絕吃雞蛋，因為它是未來潛在生命的載體——若說他死於肉類消化不良，這一觀點本身就自相矛盾得荒謬，且不止讓一位東方主義者感到困惑。但是這個解釋揭示了這個寓言，並解釋了其餘的一切。然而，「筏羅訶」並不是一頭一班的野豬，它最初的意思似乎是某種「喜歡在水中嬉戲」的遠古湖泊動物。】(《伐由往世書》Vāyu Purāna.)

對於從《往世書》研究印度教的學者來說，有一件事要特別注意。他不能字面上理解其中的陳述，並認為只有一種解釋；因為那些特別涉及顯化期或劫的問題，必須在它們的幾個參考文獻中加以理解。因此舉例來說，這些時期用同一種語言來指大和小的時期，即大劫和小週期。摩蹉 (Matsya) 或稱魚化身發生在筏羅訶或野豬化身之前；因此，這些寓言必然與「金蓮」和現在的顯化期有關，也必然與那些自從我們的世界鏈和地球再現以來，所發生的各個小週期有關。而且，由於毗瑟奴和毗婆斯婆多 (Vaivasvata) 大洪水的魚化身，正確地與我們地球上在這一輪次所發生的事件相聯繫，因此很明顯，雖然它可能與前宇宙事件有關 (指的是我們的太陽系)，但在我們的例子中，它與遙遠的地質時期有關。在我們的太陽系重現之前、或在最後的大沈睡期之前所發生的事情，甚至連密傳哲學也不能聲稱知道，除了通過類比來推理。但它清楚地教導我們，在地軸發生第一次地質擾動之後，最終將整個第二大陸及其原始種族席捲至海底——而其接續的「陸地」或大陸中，亞特蘭蒂斯是第四個——軸又發生了一次擾動，迅速恢復其先前的傾斜度；那時，陸地又從水裡又被舉起來——其上如其下；反之亦然。在那個年代，地球上有了「眾神」——傳統上說的是眾神，而不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人類。就像我們將在第二卷中展示的那樣，在外傳印度教中，時期的計算既包括宇宙的大事件、也包括地球上的小事件和災難，而可能會用同樣的名字來表示。例如，「堅戰」(Yudishthira) 是薩期雅 (Sacea) 的第一位國王，他開啓了卡利時代，其一直持續 432,000 年——『是一個真正的國王和人類，他生活在公元前 3102 年，』這個名字也同樣適用於指亞特蘭蒂斯第一次沈沒時的大洪水。他是『「堅戰」* 出生在百峰之山，位於沒有人能再走更遠的世界盡頭。』且『就在洪水之後。』(見皇家亞洲學會 Royal Asiatic Soc., Vol. 9, p. 364.) 我們知道公元前 3102 年沒有「洪水」——甚至也沒有諾亞，因為按照猶太和基督教的年代學，它發生在公元前 2349 年。

【*根據威爾福德 (Wilford) 上校的說法，「大戰」結束於公元前 1370 年。(見 A. R., Vol.9, p. 116)；而根據本特利 (Bentley)，是公元前 575 年！！我們或許希望，在本世紀末之前，《摩訶婆羅多》的史詩將被發現、並宣佈等同於偉大拿破侖的戰爭。】

這涉及到一個時間的神秘劃分和一個在其他地方解釋過的謎，因此我們暫時將之擱置一邊。在這一時刻我們只需指出，威爾福德、本特利以及其他可能的伊底帕斯 (Oedipus)，他們對於神秘的印度教年表進行的所有想象努力都不幸失敗了。我們那些非常博學的東方學家，從來沒有解開過關於四個時代或顯化期的任何計算，因此，他們切斷了這個棘手的結的方式，就是宣佈整個是『婆羅門大腦的一種虛構』。但願如此，願偉大的學者們得到安息。這一「虛構」將在第二卷人類起源的序言中提到，以及一些密傳的補充。

然而，讓我們來看看這三種沈睡期是什麼，以及關於它們的普遍看法是什麼。這一次它與神秘主義是一致的。

十四個顯化期逝去後是沈睡期，並由同樣數量的摩奴主掌；結束時發生「偶然的」或梵天的消溶。這在《毗瑟奴《往世書》》中以濃縮的形式說道：『在結束一千個四時代後，這完成了梵天的一天，且大地幾乎耗盡了。永恆的毗瑟奴 (Avyaya) 於是呈現出樓陀羅 (Rudra，毀滅者濕婆) 的性格，並將他所有的創造物重新統一到他自己身上。他進入太陽的七道射線中，並喝光了地球上所有的水；他使水分蒸發，從而使整個地球變乾。海洋和河流、激流和小溪都被呼出。如此在充足的水分的滋養下，七道太陽射線通過膨脹變成了七個太陽，它們最終燃燒

整個世界。訶利 (Hari) 是萬物的毀滅者，他是「時間之火」(Kalâgni)，最終毀滅了地球。然後樓陀羅變成賈納爾達納 (Janardana)，呼出了雲和雨。』

有很多種類的沈睡期，但在古老的印度教書籍中特別提到了主要的三種；正如威爾遜所說：——第一個叫做「偶然的」或「附帶的」* (Naimittika)，是由不同「梵天的日子」間隔所引起。它是對所有創造物的毀滅，是對一切有生命和形體的毀滅；但基質不會被毀滅，而是保持現狀直到那「黑夜」中的黎明到來。另一種叫做「元素的」(Prakritika)——發生於梵天的壽命或生命結束，此時存在的一切都被分解成原始元素，以等待在那個漫長的夜晚結束後被重塑。但第三個是「絕對的」(Atyantika)，不涉及各世界或宇宙，而只涉及一些人的個體性；因此它是個體的沈睡期或涅槃；在達到這一境界之後，就不可能會再有未來的存在，只有在「大沈睡期」之後才能重生。後者的夜晚持續了 311,040,000,000,000 年，而如果幸運的解脫者 (Jivanmukti) 在顯化期的早期到達涅槃，它可能有幾乎翻倍的涅槃時期，這足夠被認為是永恆的，儘管不是無盡的。《薄伽梵往世書》(XI I., iv, 35) 談到第四種沈睡期，即「持續的分解」(Nitya)，將其解釋為在這個宇宙一切事物中，不知不覺發生的變化，從地球到原子——沒有停止。它是成長與衰退(生與死)。

【*在吠檀多和正理派 (Nyaya) 中，「相」(nimitta，衍伸出 Naimittika) 被認為是有效的起因，與「執著」(upadana) 相對，後者是物質性起因。在數論派中，原質是一個低於梵天的起因，或者更確切地說，梵天本身就是一個起因，且高於原質。因此，「偶然」一詞的翻譯是錯誤的，正如一些學者所表明的那樣，應該譯為「理念的」起因，甚至是「真正的」起因更好。】

當大沈睡期來臨時，天上層面 (Swar-loka) 的居民被大火所擾亂，並且他們『在摩訶界 (Maharloka) 向祖靈 (Pitris)、他們的祖先、摩奴、七聖人、各種神靈的階層』尋求庇護。當大火也到達後者時，上面列舉的所有存在依次從摩訶界遷移到天人界 (Jana-loka)，『當世界在接下來的劫中重新出現時，他們精微的形體注定重新投生，並擁有以前類似的能力。』(《伐由往世書》)。

『... 這些雲的體積很大，雷聲很大，充滿了整個空間 (Nabhas-tala)，』《毗濕奴往世書》繼續說道——(Book V I., ch. iii.) 『這些雲層的雨傾瀉而下，撲滅了可怕的大火，然後不間斷地下了

100 (神聖的) 年，並淹沒了整個世界(太陽系)。傾盆而下的雨滴像骰子一樣大的，覆蓋了大地與充滿了中部區域 (Bhuvaloka)，也淹沒了天上層面。世界現在被黑暗所籠罩，而所有活躍的或不活躍的都已經死亡，而雲層繼續傾瀉它們的水』...『且梵天之夜統治著荒涼的景象.....』

這就是我們在密傳教義中所稱的「太陽沈睡期」...此時水域到達了七聖人的區域，世界(我們的太陽系)是一個海洋時，它們就停止了。毗瑟奴的氣息變成了一股強勁的風，再吹上一百年(神聖的)直到所有的雲消散。然後風又被吸收：『萬物是由「那個」製成，他是萬物存在的主，是不可思議的、沒有開始的；宇宙還沒開始時，他安息睡在「無限之蛇」(Sesha)的深處之中。創造者(Adikrit)訶利，以梵天的形式睡在空間的海洋上——由桑克*(Sanaka)和天人界(Jana-loka)的聖人(Siddha)所榮耀，並由梵界(Brahma-loka)的神聖居民所沈思，他們渴望最終的解放，並沈浸在神秘的睡眠中，是他自己幻覺的天上化身...』這就是被稱為偶然性的分解(Pratisanchara)，因為訶利是它的偶然性(理念上)的起因.....†當普遍精神甦醒時，世界就復蘇了；當他閉上眼睛，所有的東西都落在神秘睡眠的床上。以同樣的方式，1,000個大時代構成了梵天的一天(在最初它是「蓮花-子宮」(Padma-yoni)，與「蓮花所生者」(Abjayoni)，不是梵天)，因而他的黑夜由相同的週期組成。『在他夜晚的盡頭醒來，那未出生的...重新創造宇宙...』《毗濕奴往世書》

【*拒絕創造的主要鳩摩羅(Kumara)或處女神靈(一個禪那主)。是聖邁克爾的一個原型，他同樣拒絕做這件事。】

【†參見《混沌、神靈、宇宙》一節的總結語。】

這是「偶然的」沈睡期；那麼「元素的消融」是什麼呢？『由於飢荒和火災，』破滅仙人(Parasara)對彌勒(Maitreya)說：『所有的世界和地下層面(Patalas)都枯萎了...*元素消融的過程開始了。然後，首先水吞噬了土的屬性(這是氣味的基礎)，而土在被剝奪了這一屬性後走向毀滅——並與水成為一體...當宇宙被水元素的波浪所遍布時，它的基本味道被火元素鎖住了...因此而水本身就被毀滅了...並與火合而為一；因此，宇宙充滿了(空靈的)火焰，並逐漸蔓延到整個世界。當空間是遍一火焰時，風的元素就抓住了基本性質或形體，這是光的起因；而被抽離(pralina)的一切就成為空氣的性質。形體的基礎被摧毀，而火(Vibhavasū)失去了它的基礎，空氣撲滅了火焰並在空間中蔓延；當火焰融入空氣時，空間就失去了光。然後，空氣伴隨著聲音，即以太的來源，延伸到世界各地的十個地區...直到以太抓住了凝聚力(觸覺，Sparsa)這是它的基本屬性；而在失去它後，空氣被破壞，而卡(kha)保持不變；它沒有形體、味道、觸感(Sparsa)和氣味，它存在、體現(murtimat)和廣闊，並遍及整個空間。阿卡莎(Akasa)的特徵屬性和雛形是聲音(「話語」)，並佔據了空間的全部容量。然後是元素們(Bhutadi)的本源(本體)，吞噬了聲音(集體上的造物者)；且禪那主的群眾、以及所有現有的元素們†都同時融合到它們的本源中。最初的元素、意識、結合了精神上的黑暗(tamasa)，本身就被普遍智能(mahat)瓦解了，它的特徵屬性是菩提(Buddhi)，而土和普遍智能是宇宙的內外邊界。』因此，正如(在開始時)『從普遍智能到土被認為是大自然(Prakriti)的七種形式，因而這七種形式依次重新進入彼此。』‡

【*這一觀點很難與基督教神學相適應，因為後者更樂意給其信徒永恆的地獄。】

【†在這裡，「元素們」一詞不僅指可見和物質的元素，也指聖保羅所說的「元素們」，即精神性、智能的力量，是顯化期形式的天使和魔鬼。】

【‡當東方學家正確地理解這種描述的密傳意義時，就會發現這種「世界-元素們」之間的宇宙關聯，能比現今所知的更好解釋物質力量之間的關聯。無論如何，神智學者們將會察覺到物質(Prakriti)有七種形式或原則，『從普遍心智計算到土』。「水」在這裡的意思是神秘的「母親」；

是抽象性的子宮，其中孕育了顯化的宇宙。這七個「地區」指的是宇宙的七個部分，或使宇宙形成的力量本體。這都是寓言性質的。】

『梵天之蛋 (Sarva-mandala) 溶解在它周圍的水中，包括它的七個區域 (dwipas)、七個海洋、七個領域和它們的山脈；水的表面被火喝乾；火 (的層) 被空氣 (的層) 吸收了；空氣與以太 (阿卡莎) 混合；本源 (Bhutadi，或更確切地說是原始元素的起因) 吞噬以太，並且 (本身) 被普遍心靈 (Mahat，偉大的) 所毀滅，它和所有這些一起被物質 (Prakriti) 抓住並消失了。物質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不管是分離的還是不分離的；只有那些分離的東西最終才會被不分離的東西吸收並迷失於其中。精神 (Pums) 是遍一、純粹的、不朽的、永恆的、無所不在的，也是那至高精神的一部分，它就是一切。這種精神 (Sarvesa) 不是 (具體化的) 精神，在它裡面沒有名字 (naman)、種性 (jati 或 rupa，因而是形體而不是種性) 或類似的東西——作為唯一的存在 (Satta) ... 物質 (Prakriti) 和精神 (Purusha) 都最終分解成至高精神 ... 』 (來自《毗瑟奴《往世書》》，這裡糾正了威爾遜的錯誤在被，而原話被放在括號裡)。

這是最後一個沉睡期*——宇宙的死亡——在其之後，它的精神就安息在涅槃中，或者在「那個」之中，既沒有白天也沒有黑夜。所有其他的沈睡期都是週期性的，並且有規律地連續地在顯化期之後，就像每個人類、動物和植物的黑夜都在白天之後一樣。宇宙的眾生的創造週期被耗盡，而顯化「話語」的能量有它的增長、頂點和減少，如同所有暫時的事物一樣，無論它們持續多久。創造力作為本體是永恆的；而作為其各面向的現象性顯化來說，它有一個開端，因此必須有一個終點。在這段時間裡，它有其活動的時期，也有休息的時期。這就是「梵天的白晝與黑夜」。但是梵天作為本體，是永遠不會休息的，因為「它」永遠不會改變且永遠存在，儘管不能說「它」在任何地方 ...

【*由於它是「偉大者」 (Maha)，或所謂的最後的沈睡期，如這裡所描述的，每件事物被重新吸收到它最初的遍一元素——據說在那個漫長的黑夜中，「眾神本身、梵天和其他」都死亡和消失。】

猶太卡巴拉主義者認為永恆、無限的神具有不變性的必要性，因此他們也把同樣的思想應用到那擬人化的神身上。這一思想富有詩意，且在其應用上十分恰當。在《光輝之書》中，我們讀到：

『摩西在西奈山守夜，與神一起，而神被雲霧遮蓋而不被看見，他感到極其害怕，忽然問：「主，你在哪……你在哪睡覺，歐主？……」而神靈回答他說：「從來沒不睡覺：如果我在「我的時間之前」睡著一會兒，所有的創造物就會在一瞬間化為烏有。」』

『在我的時間之前』很有暗示性。它表明摩西的神只是一個暫時的替身，就像男性的梵天一樣，是不可改變的「那個」的一個替身、一個方面；因此，它既不能參與「白晝」，也不能參與「黑夜」，也與反應或消融無關。

東方神秘主義者有七種解釋方式，而猶太人只有四種——即「真實-神秘」上；寓言上；道德上；或字面意思 (Pashut)。後者是外傳教會所使用的鑰匙，且不值得探討。若使用第一個、或神秘的鑰匙來閱讀的話，這裡有幾個句子顯示了每一個經文中關於建造基礎的同一性。下面的話源自於麥爾 (T. Myer) 先生優秀卡巴拉主義作品，他似乎對此有深入研究。我逐字引用。『B'raisheeth barah elohim ath hash ama yem v'ath haa'retz——即：「在起初，神 (複數) 創造了眾天與地；(此句意思是：) 六個建造的質點*，而「在起初」 (B'raisheeth) 立於其中，一切屬於下面。它創造了六，(且) 一切立於此上。且那些都依賴於顱骨的七種形態，直到所有尊貴中的尊嚴。第二個「地球」不計算在內，所以有人說：「它從受咒詛的(地球)出來。」... 「它 (地球) 是沒有形體和空的；黑暗在深淵的表面上，而埃洛希姆的精神 ... 在呼吸 (me'racha 'phath)——即，盤旋、沈思、移動 ... 十三取決於最高貴者十三種 (形式)。六千年掛在 (指的是) 前六個字。第七 (千，千年) 在它上面 (受咒詛的地球)，其自身是強壯的。在12個小時 (一.....天) 它變得完全荒涼，如所寫 ... 在第十三，它 (神) 將恢復一 ... 一切都要

像從前一樣更新；所有這六個將繼續 ... 等等。』(卡巴拉 Qabbalah, p. 233, from Siphrah Dzeniuta, c. i., § 16, s. 9.)

【*詩節的「建造者們」。】

「建造的質點」是六禪那主、摩奴、或生主，綜合上是第七的『「在起初」(B'raisheeth，最初散發物或邏各斯)，因此，他們被稱為較低或物質宇宙的建造者，』都屬於較低的。這六個的本質是第七個—前者是載體(Upadhi)，是客體宇宙賴以建立的基礎或基石，是萬物的本體。因此它們同時是大自然的力量，是臨在的七天使，是人身上的第六個和第七個原則；是七重鏈的「精神-心靈感應-物質」層面、根種族等。它們都「依賴於顱骨的七種形態」往上至最高。『第二個地球沒有計算在內』，因為它不是地球，而是空間的混沌或深淵，在其中休息的是典型或理念的宇宙模型，而超靈魂沈思於此。「詛咒」一詞在這裡是很容易引起誤解的，因為它的意思僅僅是厄運或命運，或使它進入客體存在狀態的宿命。我們可以看到被「詛咒」的「地球」被描述為「沒有形體且是虛空」，而在它的深淵深處中，埃落希姆(集體邏各斯)的「呼吸」產生或圖像化了未來事物的最初神聖理念。這個過程在每一個沈睡期之後、在一個新的顯化期之前、或稱有知覺的個體存在的時期開始之前重複著。『十三個依照十三種形體』指的是由十三摩奴擬人化的十三段時期，其中第十四是「自生者」(Swayambhuva，13是作為額外的掩蓋)：這十四摩奴在一個大時代(梵天的一「天」)的任期內統治。客體存在宇宙的這些(十三-十四)依賴於十三(十四)種典型的、理念的形式。『六千年掛在前六個字裡』的意思，又再一次要在印度人的智慧中去找。它們指的是最初六(七)個「以東(Edom)國王們」，他們在第一輪次中代表了我們行星鏈上的各世界(或層面)，以及這一輪次中的原始人類。他們是七重亞當前(或指在第三個、性別分離的種族之前)的第一根種族。他們是陰影們，且毫無知覺(他們還沒有吃過知識之樹的果實)，他們是「臉看不見臉(Parguphim)」(原始人類是無意識的)，『因此，原始的(七)國王都死了，』即，被摧毀(見 Sepherah Djenioutha)。現在，他們是誰？他們是國王們，是『七聖人(Rishis)、某些(次級的)神靈、因陀羅(Sakra)、摩奴(Manu)、和國王們他的兒子們，他們在一個時期中被創造和滅亡』，《毗瑟奴《往世書》》如此說道(Book I. chap. iii.)。因為第七個(「千」)(不是外傳基督教所謂的千年，而是人類起源的千年)代表了「創造的第七個時期」、代表物質人類的第七個時期(《毗瑟奴《往世書》》)、以及第七個原則—宏觀和微觀宇宙上—也是第七個時期之後的沈睡期，而這個「黑夜」的持續時間與梵天的「白晝」相同。『它在十二小時內變得完全荒涼，正如所寫的那樣。』正是在第十三小時(兩倍的六及其綜合)一切將恢復，『而六者將繼續。』

因此，《卡巴拉》的作者相當真實地評論道：『在他(伊本·加比羅爾)的時代之前很久...在基督教時代之前的許多世紀，中亞地區就有一種「智慧宗教」；其碎片隨後存在於古埃及人、古中國人、印度人等...』還有...『《卡巴拉》最初很可能來自雅利安人，並經過中亞、波斯、印度和美索不達米亞，因為亞伯拉罕和其他許多人從烏爾(Ur)和哈蘭(Haran)來到巴勒斯坦。』(221頁)這就是《諾斯替主義者及其遺跡》的作者金(C. W. King)的堅定信念。

默德里(Modely，或Vamadeva Modelyar)用最具詩意的語言描述了即將到來的「黑夜」。雖然這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中已給出的，但這值得重復。

『能聽到到處所發的奇怪聲音...這些是梵天之夜的前兆；黃昏從地平線升起，而太陽在摩羯座(Macara)十三度消失，且不再到雙魚座(Minas)。被指派守望黃道十二宮(rasichakr)的寶塔大師們，現在可能會打破他們的圓盤和工具，因為從此它們就沒用了。』

『光線逐漸變淡、熱量逐漸減少，地球上人跡罕至的地方越來越多，空氣變得越來越稀薄；水泉乾涸，大河的海浪耗盡，海洋露出其沙質底且植物死亡。人和動物的體型每天都在縮小。生命和運動失去了它們的力量，行星已不太受太空中引力的作用；它們一個接一個地滅了，就像一盞燈因

僕人(chakra) 疏忽了未補充而熄滅。太陽 (Sourya) 閃爍熄滅、物質分解 (沈睡期)，而梵天融合回未揭露的神 (Dayus)，且他在任務完成後睡著了。又一天過去了，黑夜降臨，一直持續到未來的黎明。

『現在他又重新進入他思想的金蛋，是所有存在物的胚芽，如神聖的摩奴告訴我們的那樣。在他平靜的休息期間，那些被賦予各種行動原則的活躍存在停止了它們的功能，而所有的感覺(心智)都進入休眠狀態。當它們都沈浸在至高靈魂中時，這個眾生的靈魂就會完全地安睡，直到一天它恢復它的形態，並從其原始的黑暗中再次甦醒。』*

【*參見雅克利奧 (Jacquolliot) 的《上帝之子》；"Les Fils de Dieu, l'Inde des Brahmes"，第230頁。】

由於「薩提亞時代」總是在四個時代系列中的第一個，因而卡利時代總是最後的。卡利時代現在在印度統治著至高無上的地位，似乎與西方時代相吻合。無論如何，令人好奇的是，當《毗瑟奴《往世書》》的作者在向彌勒佛預言卡利時代的一些黑暗影響和罪惡時，在幾乎所有事情上都是多麼具有預言性。其中在說道「野蠻人」將成為印度河 (Indus)、錢德拉哈加河 (Chandrabhaga) 和卡斯梅拉河 (Kasmera) 沿岸的主人之後，他補充道：

『必有當代的君王們統管著全地 — 是性情暴躁、沈迷於奸惡狡詐的君王們。他們將對婦女、兒童和牛造成死亡；他們會攫取臣民的財產，並覬覦他人的妻子；他們將擁有無限的力量，他們的生命將是短暫的，但他們的慾望永不滿足 ... 各國人民與他們交往，會以他們為榜樣；且(在印度) 的野蠻人在王子的庇護下很強大，而更單純的部落被忽視、人民將會滅亡(或者正如評論者所說，「種性外的人 (Mlechchas)將在中心，而雅利安人 (Aryas) 將在最後。」)*財富和虔誠會減少，直到世界徹底墮落。僅財產就能賦予地位；財富是奉獻的唯一源泉；激情將是兩性結合的唯一紐帶；謊言是訴訟成功的唯一手段；而女人將僅僅是感官享受的對象 ... 外在的類型將是對不同生命階層的唯一區別；... 一個富有的人會被認為是純潔的；不誠實 (anyaya)將成為普遍的生存手段，軟弱，依賴的原因，威脅和傲慢將取代學習；慷慨就是奉獻；相互同意就是結婚；華麗的服裝就是尊嚴。那最強者必作王；無法承受沉重賦稅 (Khara bhara) 的人民將在山谷中避難 ... 因此，在卡利時代將不斷地衰落下去，直到人類接近它的毀滅 (沈睡期) ... 當卡利時代接近尾聲時，那神聖存在的一部分、其自身的精神本質 ... 將降臨到塵世 ... (迦樂季化身，Kalki Avatar) 擁有八種超人的能力 ... 他將在塵世上重建正義，而生活在卡利時代盡頭的人們的心智將被喚醒，且變得像水晶一樣透明。這些人就這樣改變了 ... 將是人類的種子，並將誕生一個遵循克里達時代 (Krita) 法則的種族，那是一個純潔的時代。據說，『當太陽、月球、月宮星群提西亞(Tishya) 和木星在同一個宮位時，克里達時代 (或薩提亞時代) 將會再度到來。』

【*如果這不是預言，那又是什麼呢？】

『... 克魯族 (Kuru) 和摩魯族 (Moru)、甘蔗王族 (Ikshwaku) 有兩個人，天友 (Devapi)，繼續在四個時代中一直活著，並住在卡拉巴 (Kalapa)。* 他們將在克里達時代初期回到這裡... 摩魯 (Moru) †是西格魯(Sighru)之子，他通過瑜伽的力量還活著 ... 也將是太陽王朝的剎帝利 (Kshatriya) 種族的復辟者。』‡(《伐由往世書》 "Vayu Purâna", Vol. II I, p. 197)。

【*《摩蹉往世書》 (Matsya Purana) 稱他為卡他巴 (Katapa)。】

【† 馬克斯·穆勒將這個名字翻譯為莫里亞 (Morya)，屬於莫里亞王朝(Morya dynasty)，而旃陀羅笈多 (Chandragupta) 也屬於此王朝 (《梵語講座》 "Sanskrit Literature")。在《摩蹉往世書》 cclxxii 章中，提到了十個莫里亞(Moryas或 Maureyas) 的王朝。在 cclxxii 的同一章中，提到莫里亞族將會在幾千年後恢復剎帝利族並統治印度。只是這樣的統治純粹是精神性的且「不屬這個世界」。這將

是下一個化身的王國。托德 (Tod) 上校認為莫里亞 (或 Maureyas) 這個名字是莫里 (Mori) 的誤用，後者是一個拉傑普特的部落，且《大史》(Mahavansa) 的評論認為，一些叫做莫雷亞 (Maurya) 的王子名字是源於叫做的莫里 (Mori) 的城鎮，或者是馬克斯·穆勒教授所謂的「莫里亞-納加拉」(Morya-Nagara)；後者就《大史》原文來說更正確。馬德拉斯 (Madras) 的瓦克帕塔雅 (Vachaspattya)，我們的兄弟德萬 (Devan Badhadur R. Ragoonath Rao) 告訴我們，《梵文百科全書》將卡他巴 (Katapa，卡拉巴 Kalapa) 置於喜馬拉雅山的北側，因此在西藏。在《薄伽梵歌》第 3 卷，第 325 頁第十二章 (Skanda) 也作了同樣的說明。】

【‡《伐由往世書》宣稱摩魯將在第十九個到來的時代重新建立剎帝利。(見《神智學的五年》483 頁，”The Moryas and Koothoomi”)】

無論後一個預言是對是對是錯，卡利時代的祝福都被描述得很好，且令人欽佩的是，它甚至與我們在歐洲和其他文明和基督教國家所看到和聽到的相吻合，不僅在整個第十九世紀，在我們偉大啟蒙時代的第二十世紀黎明。

VIII. 蓮花，作為一種普遍的象徵

沒有一種古老的符號是不具有深刻的哲學意義的；它們的重要性和意義隨著它們的古老性而增加。「蓮花」正是如此。它是代表大自然和其眾神的花，且代表抽象和具體的宇宙，象徵著精神和物質性質的生產力量。自古以來，雅利安印度教徒、埃及人和他們之後的佛教徒都將它奉為神聖；它在中國和日本都受到尊崇，並被希臘和拉丁教會作為基督教的象徵，如同現在的基督徒一樣把它當作信使，而用睡蓮來代替它。*它過去所擁有的神秘含義在地球上的每一個國家都是一樣的，現在仍然如此。我們建議讀者參考威廉·瓊斯爵士的著作†。對於印度教徒來說，蓮花通過火和水（精神和物質）的作用，是大自然生產力量的象徵。《薄伽梵歌》中的一節說：『永恆！我看見創造者梵天坐在你的蓮花之上！』；瓊斯爵士指出，蓮花的種子甚至在發芽之前，就含有完美形成的葉子，這縮小版終有一天會變成完美植物，正如詩節中所提到的。在印度，蓮花是大地多產的象徵，更重要的象徵著須彌山。天上層面四部份裡的四位天使或神靈（「大君主」(Maharajahs)，見詩節）各自站在蓮花上。蓮花是神聖的雙性同體與人類兩性同體的雙重類型。

【*基督教的大天使加百列拿著一束睡蓮，在每一幅《天使報喜》中都向聖母瑪利亞顯現。這種花象徵著火和水，或者關於創造和生成的理念，這與菩薩手中的蓮花象徵著完全相同的想法；這位菩薩向喬達摩的母親摩訶瑪雅 (Maha-Maya) 宣佈世界救世主佛陀的誕生。埃及人也經常如此把奧西里斯和荷魯斯與蓮花聯繫在一起，他們兩個是太陽神靈或火（聖靈仍然以「火舌」為代表）(使徒行傳)】

【†參見威廉·瓊斯爵士的《關於亞洲的論文》。】

火（或熱）的精神（從其理想的原型）能激發、使之結果實，併發展為具體形式的一切；而這一切誕生於「水」或稱原始土，進化出印度教徒的梵天。蓮花被描繪成從毗瑟奴的肚臍上長出來的——此神在空間之水和無限之蛇上休息——這是有史以來最生動的寓言：宇宙是從中央太陽演化而來的，即那個「點」，這是永遠隱藏的胚芽。拉克什米 (Lakshmi) 是毗瑟奴的女性方面*，他也被稱為「蓮花」(Padma)，在「創造」時漂浮在蓮花上，且在空間「海洋的攪動」中，從「牛奶的海洋」中升起，就像維納斯從泡沫中升起一樣。

『... 然後坐在蓮花上
美麗的光明女神，無與倫比的室利 (Sri)
從海浪中升出來 ...』

一位英國東方學家和詩人（莫尼爾·威廉姆斯爵士，Monier Williams）唱道。

【*拉克希米是「維納斯—阿芙羅狄蒂」(Venus - Aphrodite，而她和後者一樣，手裡拿著一朵蓮花從海洋的泡沫中躍出。在《羅摩衍那》她被稱為「蓮花」(Padma)。】

這個符號背後的思想是非常美麗的，而且它還顯示了它在所有宗教體系中的同源性。無論是蓮花還是睡蓮的形式，它都代表著同一種哲學理念——即客體存在從主體存在散發出來、或神聖理念從抽象過渡到具體或可見的形式。因為一旦黑暗——或者更確切地說，無知的「黑暗」——在它自己永恆光明的領域裡消失時，只留下它那神聖顯化的理念，創造性的邏各斯打開了他們的理解，他們在理念世界中（迄今為止隱藏在神聖思想中）看到了萬物的原型形式，並在這些模型的基礎上繼續複製、建造或塑造那些瞬息即逝的超然形式。

在這個行動階段，這個造物者*還不是建築師。他出生在行動的黎明，還沒有首先察覺到這個計劃、還沒有意識到埋藏在永恆理念的懷抱裡的理念形態，就像未來的荷葉、無暇的花瓣，隱藏在那棵植物的種子裡 ...

【*在神秘哲學中，造物者或邏各斯被認為是「創造者」，而這只是一個像「軍隊」依樣抽象的術語與概念。正如後者是對一整團活躍力量或運作單位——士兵們——的總稱一樣，造物者也是眾多「創造者們」或「建造者們」性質上的合成。偉大的東方學家比爾努夫 (Burnouf) 完美地理解了這個觀點，他說梵天並不創造地球，也不創造宇宙的其他部分一樣。『他從世界的靈魂中進化而來，一旦脫離了第一因，他隨著自己蒸發、並從自己身上散發出所有大自然。他沒有立於它之上，而是和它混在一起；梵天和宇宙形成一個存在，其每一個粒子本質上都是梵天自己，它從自己誕生。』】

在儀式(《死者之書》) lxxxix 章名為《轉化為蓮花》的章節中，有一個頭從蓮花中伸出來，該神靈喊道：『我是純潔的蓮花，從光輝者顯現出來 ... 我帶著荷魯斯的信息。我是純潔的蓮花，來自太陽之地 ... 』

蓮花的思想甚至可以追溯到埃洛希姆的章節，《創世紀》第一章，如《揭開伊希斯的面紗》所述。

正是在這種思想中，我們必須尋找猶太宇宙生成論中下面這一節的起源和解釋：『神說：地要長出 ... 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著核。』在所有的原始宗教中，「父親之子」是創造性神靈——即他的思想變得可見；且在基督教時代之前，從印度教徒的三相神到三個卡巴拉主義經文的開頭，如猶太人所解釋的那樣，每個民族的三位一體的神在其寓言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定義和證實。

這就是這個偉大的象徵對於東方民族的宇宙和理念上意義。但是，當蓮花被應用於實際的和外傳的崇拜時——這也有它神秘的象徵意義——它及時地成為更加塵世想法的載體和容器。沒有任何教條主義的宗教能逃脫其中的性因素；直到今天，它還玷污著根本想法的道德之美。下面這段話摘自自己提及的同一卡巴拉主義手稿：—

『尼羅河水裡生長的蓮花也有類似的含義。它的生長方式特別適合作為生殖活動的象徵。荷花是孕育種子來繁殖的載體，在其成熟後像胎盤一樣的相連附著大地母親，或伊西斯的子宮；長長的繩狀莖是臍帶，而子宮裡的水是尼羅河，沒有什麼比這個符號更清楚的了，為了使它的本意更加完美，一個孩子有時被描繪成坐在花裡或從花裡發出。*因此，奧西里斯和伊希斯，作為克羅諾斯 (Chronos) 或稱無盡時間的孩子們，在他們的自然力量的發展中，在這幅畫中成為了人類的父母，此人類名字叫荷魯斯 ... 』(見 IX. 《月亮神》)

【*在印度《往世書》中，毗瑟奴是第一個邏各斯，而梵天是第二個邏各斯，或分別代表理念和實際創造者們，一個使蓮花顯現，另一個是從蓮花中發出。】

『我們不能過分強調使用這種生成功能作為象徵性語言和科學藝術演講的基礎。對於此想法的思考，立即導致對於創造原因這一主題的反思。在它的運作過程中，大自然被觀察到塑造了一個奇妙的活躍機制，由一個額外活躍靈魂所控制；靈魂的生命發展和歷史，包括它的起源、現在和去向，都超過了人類智力的一切努力。*新的誕生是一個不斷重現的奇跡，作為證據展示在子宮的工作坊裡，一種智能創造力介入以將一個活躍靈魂固定在一台物質機器上。這一事實的奇妙之處在於，它將所有與生殖器官有關的事物賦予一種神聖性，並作為神靈明顯建設性介入的居所和場所。』

【*除了東方形上學的啟蒙者外，他們擁有訓練有素的心靈感應能力，能探究了大自然的創造性奧秘。正是過去時代的世俗者把宇宙創造的純粹理念，貶低為僅代表人類生殖和性功能：若要重新救贖和使原始概念再次變得高尚，要靠神秘的教導，以即未來的啟蒙者，這是他們現在與未來的使命；因為此原始概念被神學和教會的宗教界人士可悲地褻瀆了，他們粗暴和粗糙地應用於外傳的教條和人物。對抽象或本體大自然的無聲崇拜是唯一的神聖的表現，是人類崇高的宗教。】

這是對史前時代的古代哲學家的古老、純粹的泛神論觀念、非人格的和虔誠的基本觀念的正確詮釋。然而，若應用於罪惡的人性、依附於人格的粗鄙觀念時就不是這樣了。因此，每個泛神論哲學家都能找到上述且代表了猶太符號學擬人論的評論，這除了對真正宗教的神聖性有危險，而且只適合我們這個唯物主義的時代，這正是這種擬人化特徵的直接後果和結果。因為這是《舊約》全部精神和精髓的關鍵所在。手稿繼續針對《聖經》藝術演講的象徵意義說到：——

『子宮的所在地將被視為最神聖的地方、至聖所、以及活躍神的真正聖殿。*對於男人來說，擁有女人一直被認為是他自身的重要部分，以使二合一，並被小心翼翼地守護且視為神聖。甚至連普通的房屋或家庭中奉獻給妻子居住的部分也被稱為「密室」(penetralia)，秘密或神聖的，因此隱喻為神聖建築中至聖所，來自於繁殖器官的神聖性。若以隱喻來極致的描述†，屋的這一部分在聖書中被描述為「房屋的兩大腿之間」，且有時這個想法被建設性地貫徹到教堂的大門上，置於兩側的扶壁之間內部。』

【*當然，這些話源自於基督教原始密儀的古老啟蒙者：『你們不知道你們是神的殿』(《哥林多前書》1，iii，16)在這個意義上不是能應用於人嗎？毫無疑問，在《舊約》的希伯來語編纂者的心目中，這個意思可能曾經是如此。這就是《新約》的象徵者主義和猶太教正典之間的鴻溝。如果不是基督教——尤其是最引人注目的拉丁教會——在這條鴻溝上架起了一座橋梁，這條鴻溝或許就會一直存在下去，而且還會不斷擴大？現代羅馬天主教現在已經完全持續了它，藉由它兩個「無沾成胎」的教條、以及它賦予上帝之母的擬人化和偶像崇拜的性格。】

【†它只在希伯來聖經和它的奴性模仿者(基督教神學)中被如此延伸。】

在古老的原始雅利安人中，從未存在過這些「延伸至極端」的思想。事實證明在吠陀時期，他們的婦女並沒有在「密室」(閨房)裡被置於男性之外。她們的隔離始於回教教徒——是希伯來象徵主義的下一個繼承者，繼基督教教會主義之後——征服了這片土地，並逐漸將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習俗強加給印度教徒。吠陀之前和之後的女人和男人一樣自由；早期雅利安人的宗教符號學中從未摻雜過任何不純潔的塵世思想。這種思想和應用純粹是閃族人的。這一點得到了先前提到的博學和卡巴拉主義啟示的作家本人證實，他在結束上述段落時補充道：——

『如果這些象徵創造性宇宙媒介的器官，可以附加度量的起源以及時間週期的概念，那麼確實，在神廟的建築中，它作為神或耶和華的居所，被指定為至聖所，應該是從公認的生殖器官神聖性中借用其名稱，被視為量測的象徵以及創造性的原因。對於古代的智者來說，第一因沒有名字、沒有想法、也沒有象徵。』...

明顯的不是。寧願像早期的泛神論家那樣，永遠不去想它，且讓它保持無名字，也不願拖垮它的象徵使之成為擬人化的形式，從而貶低那眾理念之神聖性！在這裡，我們再一次看到雅利安人和閃組人宗教思想之間的巨大鴻溝：兩個對立的兩極——真誠和隱蔽。婆羅門從來沒有把「原罪」元素投入到人類的自然生育功能中去，對他們來說生子是一種宗教責任。在過去的日子裡，一個婆羅門完成了他作為人類創造者的使命後，退隱到叢林中，並在宗教冥想中度過餘生。他作為凡人及大自然的同事，已經完成了他對大自然的責任，因而從此，他把他所有的思想都集中在他自己精神上不朽的部分上，把塵世僅僅看作一種幻覺，一種瞬息即逝的夢——確實如此。而閃族人則不同。他虛構了伊甸園中肉體的誘惑；顯示他的神(在密傳上是誘惑者和大自然的統治者)永遠詛咒一個行為，這是在大自然的邏輯程序中。*所有這一切都是外傳的解讀，就像在《創世紀》和其他的掩蓋和字面意思一樣；然而同時在密傳上，他認為所謂的罪惡和「墮落」是如此神聖的行為，以至於選擇了器官這個原罪的犯罪者，來作為最合適和最神聖的象徵來代表神，其發揮的作用被顯示為不服從和永恆的罪！

【*同樣的想法在埃及的事件中得到了外傳體現。主上帝極力試探法老，並「用大災難來折磨他」，以免國王逃脫懲罰，從而沒有任何藉口讓他的「選民」再次獲得勝利。】

誰能理解到閃族人思想矛盾的深處呢？且這個矛盾的因素在除去它最內在的意義後，現在已經完全變成基督教神學和教義了！

早期教會的神父是否知道希伯來(舊約)《聖經》的密傳含義，或者是否只有少數人知道、而其他人仍然不知道這個秘密，這要留給子孫後代來決定。至少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因為《新約》中的神秘主義與希伯來摩西書中的完全一致；且因為與此同時，一些純粹的埃及符號和異教教義——例如三位一體——已經被《對觀福音書》和聖約翰所模仿並融入其中，很明顯，這些符號的身份是《新約》的作者所知道的，無論他們是誰。他們一定也意識到埃及神秘主義的優先地位，因為他們採用了幾個代表了純粹的埃及概念和信仰的符號——包含其外在和內在的意義——而這些在猶太教正典中是找不到的。其中之一是大天使手中的睡蓮，在早期描繪他對著聖母瑪利亞時；這些象徵性的圖像至今仍保存在希臘和羅馬教堂的圖像中。因此，水、火、十字、鴿子、羔羊和其他神聖的動物，連同它們的所有組合，在神秘意義上產生了相同的含義，並且必須被接受為對猶太教純粹和簡單的改進。

因為蓮花和水是最古老的符號之一，它們的起源純粹是雅利安人，儘管它們在第五種族分支後成為共同的財產。讓我們舉個例子。字母和數字一樣都是神秘的，不管是組合在一起還是分開來看。最神聖的是字母 M。它既有女性和男性的特徵，或稱雌雄同體，其原始象徵為水，即偉大的深淵中。它在所有的語言中都是神秘的，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且作為波浪的符號，如下：。在雅利安人的神秘主義中這個字母一直代表水，正如在閃族中一樣；即，在梵語中馬卡拉 (makara)——十二星座的第十個——意思是鱷魚，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種與水有關的水生怪物。字母 MA 相當於且對應於數字 5——由二和三組成，前者象徵兩性分離，後者象徵第三個生命，是二的後代。這再一次經常由一個五角形所象徵，後者是一個神聖的符號，一個神聖的組合圖案。彌勒是第五位佛的秘密名字，而婆羅門的迦樂季化身是最後一位將在大週期頂點到來彌賽亞。它也是希臘墨提斯 (Metis，神聖智慧) 的首字母；是米姆拉 (Mimra，話語或邏各斯) 的首字母；是密特拉 (Mihra)、單體 (Monad)、奧秘 (Mystery) 的首字母。這些人都生於偉大深淵，且都是母親摩耶 (Maya) 之子們；在埃及則有嘴，希臘有密涅瓦 (Minerva，神聖智慧)、馬麗 (Mary)、或米利亞姆 (Miriam)，沒藥 (Myrrha) 等；基督教邏各斯之母，以即作為佛陀之母的摩耶 (Maya)。瑪達瓦 (Madhava) 和瑪達薇 (Madhavi) 是印度教萬神體系中最重要之神靈和女神的名字。最後，曼荼羅 (Mandala) 在梵文中是「一個圓」，或一個球體(《梨俱吠陀》的十部分)。在印度，最神聖的名字通常以這首字母開頭，包括最初顯化的智能 (Mahat)，以及須彌山 (Mandara)，是眾神用來攪動海洋的大山，一直到天上的恆河 (Mandakin)、摩奴 (Manu) 等等。

這算是巧合嗎？那這會是奇怪的巧合，因為們發現甚至是摩西——在尼羅河水裡發現——在他的名字裡也有象徵意義的輔音。法老的女兒『給他起名叫摩西 ... 因為，』她說：『我把他從水裡拉出來了。』(Exod, II, 10)* 除此之外，在希伯來語中神的聖名應用於字母 M，是「神聖的」或「有福的」(Meborach)，洪水的名字是 M 'bul。最後的例子還包括十字架的「三個瑪麗」，以及它們與大海 (Mar) 或水的聯繫。這就是為什麼在猶太教和基督教中，彌賽亞 (Messiah) 總是關聯於水、洗禮、魚 (十二星座，在梵語中稱為 Meenam)，甚至與魚化身 (Matsya) 和做為子宮象徵的蓮花或睡蓮，兩者相同。

【* 甚至在米甸 (Midian) 祭司七個女兒的情況來說，她們來汲取水時，讓摩西餵她們的羊群喝水，為此米甸祭司許配西坡拉 (Zipporah = 閃亮的波浪) 作為摩西的妻子 (《出埃及記 ii.》)。這一切都有同樣的秘密含義。】

在古埃及的遺跡中，當挖掘出來的物品的祈願符號和象徵越古老，就越常見到與太陽神靈有關的蓮花和水。庫努牡神 (Khnum)—是濕的力量—水，正如泰勒斯 (Thales) 所教導的那樣，是萬物的法則，坐在蓮花中供奉的寶座上 (塞易斯時代 Saitic epoch，塞拉潘神殿 Serapeum)。貝斯神 (Bes) 站在一朵蓮花上，準備吞噬他的後代。(同上, 阿拜多斯 Abydos.) 托特 (Thot) 是奧秘和智慧之神，是阿門提 (Amenti) 的神聖抄寫員，他戴著太陽圓盤作為頭飾，他有著公牛的頭 (門德斯 (Mendes) 的聖牛是托特的一種形式) 和一個人的身體坐著，在一個完全綻放的蓮花上。(第四王朝) 最後是女神赫克特 (Heket)，她在青蛙的形狀下於蓮花上休息，從而顯示了她與水的聯繫。而這個青蛙的象徵不可否認是埃及最古老的神靈，埃及古物學家們一直徒勞的試圖從青蛙無詩意的外形中發現其奧秘和功能。早期基督徒在教會中採用它，表明他們比我們現代東方學家更瞭解它。「青蛙或蟾蜍女神」是與創造有關的主要宇宙神靈之一，是鑑於其兩棲的天性；且主要是因為她在古老的牆壁、岩石等中度過了漫長的孤獨生活之後，顯然復活了。她不僅和庫努牡一起組織了世界，但也與復活的教條有關。* 這個象徵一定具有某種深刻而神聖的意義，因為儘管有可能被指控為一種令人厭惡的動物崇拜，早期埃及的基督徒還是在他們的教堂里採用了這個符號。一隻青蛙或蟾刻在蓮花上、或乾脆不刻蓮花，來作為教堂燈的圖案，燈上刻著「我是復活者」(ego eimi anastasis)†這些青蛙女神也在所有的木乃伊身上看到。

【*對埃及人來說，這是 3,000 年淨化後的重生，要麼在「天界」(Devachan) 或「極樂之地」。】

【†這樣的「青蛙女神」可以在開羅的布拉克 (Bulaq) 博物館看到。關於教堂的燈和銘文的聲明是出自於博學的布拉克博物館的前主任加斯頓·馬斯珀羅 (Gaston Maspero) 先生。(見他的《布拉克博物館遊客指南》(Guide du Visiteur au Musée de Bulaq) p. 146.)】

IX. 月亮、月亮神、菲比

這個古老的符號是所有符號中最富有詩意的，也是最富有哲理的。古希臘人使它變得突出，而現代詩人使它變得陳腐。夜之王后乘著她在天上無與倫比的光芒，把所有的人、甚至是赫斯珀洛斯 (Hesperos) 都拋入黑暗，並把她的銀袍披在整個恆星世界；這一直是基督教世界所有詩人——從彌爾頓和莎士比亞到最近的詩人——最喜歡的主題。但是那盞閃爍的夜燈，連同她那一套數不清的星星，只對著那世俗者的想象說話。直到最近，宗教和科學都與美麗的神話無關。然而，用雪萊的話來說，她這個冰冷而純潔的月亮——

... 『她使她微笑一切都變得美麗
那溫柔而冰冷火焰的流浪神龕，
它一直改變，但仍是一樣的，
溫暖，卻不能照亮。』 ...

它比任何其他天體都更接近地球。太陽是整個行星系統的生命賜予者；月亮是地球生命的賜予者；而早期的種族甚至在剛發展的時期，就理解並知道這一點。她是王后也是國王，且在她變成菲比和貞潔的黛安娜 (Diana) 之前，她是國王蘇摩 (Soma)。通過摩西和卡巴拉猶太人，她顯然是基督徒的神，儘管文明世界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這一事實一無所知；事實上，自從教會的最後一位受啟蒙的神父死後，他就一同把異教徒廟宇的秘密帶進了墳墓。對於「神父們」——諸如俄利根 (Origen) 或克萊門斯·亞歷山大里努斯 (Clemens Alexandrinus) 來說，月亮是耶和華的活躍象徵：是生命和死亡的賜予者，是存在物的處理者——在我們世界中。因為如果說阿耳特彌斯 (Artemis) 是天上的月神露娜 (Luna)，那麼希臘人的黛安娜 (Diana) 則是塵世上的月神，掌管著孩子的出生和生命：對於埃及人來說，她是地獄里的赫卡特 (Hekat)，是掌管魔法和附魔的死亡女神。更重要的是：「黛安娜-赫卡特-露娜」作為擬人化月亮，在現象是三重的、是三位一體的。因為她是「一個脖子上有三個頭」 (Diva triformis, tergemina, triceps)，*就像「梵天-毗濕奴-濕婆」 (Brahma-Vishnu-Siva)。因此，她是我們三位一體的原型，這並不總是完全由男性組成。七這個數字在《聖經》中如此突出，在第七天 (安息日) 是如此神聖，源自於古代猶太人，起源於農曆28天中四倍數字7，其中每個七代表四分之一的月亮。

【*阿爾卡美涅斯 (Alcamenes) 的女神 (Trimorphos) 雕塑。】

在這部作品中，我們有必要從一個鳥瞰的角度，來瞭解在我們地球這一邊的古代歷史中，月亮神話和崇拜的起源和發展。它的早期起源是無法被精確的科學追蹤的，就像它拒絕傳統一樣；而神學則在狡猾教皇們的指示下，將每個沒有得到羅馬教會認可的文獻殘篇打上了烙印，因而其古老的歷史卻是一本密封的書。不論埃及人還是雅利安人的印度宗教哲學才是更古老的——而《秘密教義》認為它是後者——在這種情況下並不重要，因為月亮和太陽「崇拜」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兩者都幸存下來，並至今仍在全世界範圍內盛行，有些是公開的，有些是秘密的如基督教的象徵。貓——一種月亮的象徵，是伊希斯的神聖象徵，在某種意義上，她自己就是月亮，就像奧西里斯是太陽一樣。貓常出現在女神手中叉鈴 (Sistrum) 頂部。這種動物在巴布斯特 (Bubaste) 城受到了極大的尊敬，每只神聖的貓死後，這座城市都會陷入深深的哀悼之中，因為伊西斯作為月亮，在這座神秘的城市裡特別受到崇拜。與之相關的天文學象徵主義已經在《象徵主義》的第一節中給出了，且沒有人描述得比瑪西 (G. Massey) 先生在他的演講和《自然的起源》中更好。據說，貓的眼睛在其生長和衰微過程中似乎遵循著月相，它的眼球在黑夜中像兩顆星星一樣閃閃發光。因此在一個神話寓言故事中，黛安娜以一隻貓的形狀躲在月亮上，並在其他神靈的陪伴下，她想逃避提豐 (Typhon) 的追捕 (參閱奧維德 (Ovid) 的《變形記》 (Metamorphoses)) 埃及的月亮既是「荷魯斯之眼」，也是「奧西里斯之眼」，即太陽。

犬頭人 (Cynocephalus) 也是如此。犬頭猿的象形文字輪流象徵著太陽和月亮，儘管犬頭人是一種煉金術符號而非宗教符號。因為它是水星 (Mercury) 的象形文字，是煉金哲學家的水銀 (Mercury)，煉金術士說道：『墨丘利 (Mercury) 必須永遠靠近伊西斯並作為她的大臣，因為若沒有墨丘利，伊西斯和奧西里斯在偉大工作中無法完成任何事。』犬頭人只要與蛇杖、新月或蓮花一起出現，都是「哲學上」水銀的象形文字；但當他拿著一根蘆葦或一卷羊皮紙時，他代表赫爾墨斯，是伊希斯的秘書和顧問，如同哈努曼 (Hanuman) 對於羅摩 (Rama) 所扮演的腳色。

雖然一般的崇拜太陽者 (帕西人) 很少，但不僅大部分的印度教神話和歷史都是基於這兩種崇拜並與之融合，基督教本身也是如此。從它們的起源到我們的現代，它在羅馬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學都塗上了色彩。事實上，如果只考慮雅利安印度人的信仰和雅利安歐洲人信仰之間的基本思想，其差別是非常小的。印度人很自豪地稱自己屬於「太陽王朝」(Suryas) 和「月亮王朝」(Chandravansas)。基督徒假裝把它視為偶像崇拜，然而他們堅持一個完全基於太陽和月亮崇拜的宗教。新教徒對羅馬天主教的「聖母馬利亞崇拜」的反對是徒勞無益的，儘管後者是以古代月亮女神崇拜為基礎，但前者自己敬拜耶和華也很大程度上一個月神，且兩個教會在他們的神學中都接受了「太陽」基督和月亮三位一體。

關於迦勒底人的月亮崇拜、巴比倫的月神「欣」(Sin)、即希臘人月神 (Deus Lunus)，我們所知甚少，且這少許內容很容易誤導世俗學生，他們沒有理解這些符號的深奧意義。正如古代世俗哲學家和作家所熟知的那樣 (而啟蒙者依照誓言要保持沈默)，迦勒底人在崇拜月亮時依照她 (和他) 的許多不同名字，就像在他們之後的猶太人所做的那樣。

在前面提到在關於《藝術演講》的未發表手稿中，提供了古代 (象徵性) 語言形成的關鍵，提出了這種雙重崇拜的邏輯性存在理由。這是由一位見多識廣、敏銳的學者和神秘主義者撰寫的，他以一種假設的綜合形式提出。然而，對於任何一個曾經瞥見過古代符號學秘密的人來說，後者在人類思想的宗教進化史上，已成為一個有力被證明的事實。因此，他說：——

『人類與實際需要相關的最初職業之一是感知時間週期*，標記在天空的拱門上，從地平線的水平地面或靜止的水面上升起。這些將被標記為白天和黑夜、月相，其星體或交會的週轉，以及太陽年的季節循環，並將其應用於自然度量日或夜的週期，或將一天分為光明和黑暗的週期。人們還會發現，在太陽年期間，有最長和最短的太陽日，也有兩個晝夜相等的太陽日；而一年中的這些點可以被精確地標記在星座中，在這種逆行運動的影響下，在一定的時間內需要通過插入進行校正，如關於洪水的描述中所說的那樣，其中在600年期間修正了150天，期間界標更加混淆 ... 這自然會發生在各時代的所有種族中；而這些知識必須被認為是人類固有的，早於我們所說的歷史時期 ...』

【*古代神話包括古代天文學和占星術。行星是某些週期性事件的時間指針，位於我們太陽系的刻度盤上。因此，水星是在每日的太陽和月亮現象中，被指派為計時的信使，並與光之神靈和女神有其他的關聯。】

在此基礎上，作者探討一些人類共有的自然生理功能，且是與週期性顯現相聯繫，從而使「兩種現象之間的聯繫...成為固定的流行用法。」他發現『(a)在女性生理現象中關聯每個農曆月 28 天，或者說『4 周的 7 天，所以在 364 天內應該發生 13 次這樣的週期，即太陽年每周 7 天而共 52 周。(b) 胎兒胎動的週期為 126 天，或 18 周，而一周 7 天。(c)所謂「可存活期」是 210 天，或30 周，每周 7 天。(d)分娩期在 280 天完成，或 40 周，每周 7 天，或10 個陰曆月，每月 28 天，或 9 個日曆月，每個月 31 天，從子宮的黑暗到有意識存在的光明和榮耀的時間，那持續高深莫測的神秘和奇跡，是依靠蒼穹的皇家拱頂來測量 ... 因此，那記錄出生功能運作的觀測週期，自然會成為天文計算的一個基礎 ... 我們幾乎可以肯定 ... 這是所有民族的計算方式，或者是獨立的或間接的講授。這是希伯來人

的方式，因為即使在今天，他們仍然用太陰年的 354 和 355 來計算曆法，且我們有一種特殊的證據，可以證明古代埃及人也是這種方式，證明如下：——

『在希伯來人宗教哲學的基本思想中，神把所有的東西都包含在他自己裡面*；而人就是他的形象，也包括女人 ... 希伯來人的男與女在埃及人當中，是公牛和母牛，是奧西里斯和伊希斯†的神聖象徵，他們分別由一個長著公牛頭的男人、和一個長著奶牛頭的女人來描繪，而這些象徵都是被崇拜的。眾所周知，奧西里斯是太陽和尼羅河，是一年 365 天的回歸年，這個數字是單詞河谷(Neilos) 的值，也是公牛的值，也是火的原則和是給予生命的力量；而伊希斯是月亮，是尼羅河的河床，或大地母親，因為水是分娩能量的必需品，她是農歷年 354-364 天，是孕育期的時間製造者，以及那頭用新月做標記的母牛。』

【*這是一種被扭曲、被矮化的吠檀多式觀點，即梵(Parabrahmam) 在其自身包含整個宇宙，是無限的宇宙本身，而在它本身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存在。】

【†就像如今在印度一樣，是濕婆的公牛和象徵幾位力量女神 (Sakti) 的母牛。】

『但是，埃及人將母牛用於希伯來人的婦女，並不是出於任何意義上的根本差異，而是出於教學目的的一致性，且僅僅是作為一種共同意義的象徵的替代，即母牛和婦女的分娩期被認為是相同的，即280天，或者每個月的十個星期。在這一時期構成了此動物象徵的基本價值，它的標誌就是新月。*... 這些分娩和自然時期在世界各地都是象徵主義的主題。印度教徒就是這樣使用它們的，也在古代美洲人理查森 (Richardson) 和格斯特 (Gest) 石碑上、在帕倫克 (Palenque) 十字上清楚地闡述；很明顯，它是尤卡坦州的瑪雅人、印度人、亞述人、古巴比倫人、埃及人和古希伯來人的瑪雅曆法形成的基礎。自然符號 ... 要麼是陰莖，要麼是陰莖和陰 ... 或者男和女。事實上，在《創世紀》第一章第 27 節中，翻譯出泛化術語「男性」和「女性」的詞是 ... sacr 和 n'cabrah，字面意思是陰莖和陰戶，†雖然考慮到它們的功能和由此產生的種子囊泡的發育時，陽物的象徵幾乎不能代表人體的生殖器官；然後將成為一種測量月球時間和太陽時間的模式。』 ...

【*因而是希伯來人崇拜月亮。】

【†『男性和女性，他創造了他們。』】

這是月亮象徵的生理學或人類學的關鍵。然而揭開神譜的奧秘、或者說顯化期眾神進化的關鍵要更為複雜，且裏頭沒有陽物元素。那裡的一切都是神秘而神聖的。但是猶太人除了把耶和華和月亮直接聯繫在一起作為生成性的神之外，更傾向於忽略更高的階層，並且把他們中的一些人(黃道帶星座和行星神靈) 當作他們的祖先，從而使純粹的神智學思想變成神話即歷史、並將其拉低到罪惡的人類層面。(參見第一卷「象徵」一節《至聖所》) 上面摘錄的手稿內容可以很清楚地說明，耶和華屬於神靈的什麼階層，這個猶太神是誰；因為它以清晰的語言表明了作者一直堅持的觀點——即基督徒所背負的神就是月亮象徵的大自然生產或生殖能力。他們甚至忽略了卡巴拉主義者的希伯來秘密神「無限」(Ain-Soph)，後者就像早期的卡巴拉主義者和神秘概念中的梵(Parabrahmam) 一樣偉大。但是，羅森洛斯(Rosenroth) 的卡巴拉無法提供西門·本·艾奧猜(Simeon-Ben-Iochai) 真正原始的教導，無論是形而上學的還是哲學上的。在卡巴拉的學生中有多少人只知道他們扭曲的拉丁文翻譯。讓我們看一看，是什麼思想導致古代的猶太人採用一種替代品來代表那永遠「不可知者」，且是什麼思想誤導了基督徒，使他們將替代品誤以為是現實。

『如果可以將時間區間的想法附加於這些器官(陰莖和陰戶)，以作為創造性宇宙代理人的象徵，那麼確實，在建造廟宇作為神或耶和華的居所時，那麼應該借用生殖器官的公認神聖名稱來指至聖所或至高處，它被認為是各種測量和創造性起因的象徵。』

「對於古代的智者來說，第一因沒有名字、沒有想法、也沒有象徵。*對於西伯人來說，這種間接的概念是用一種否定理解的術語來表述的，即「無限」(Ain-Soph)。但其最初可理解顯化的象徵，是一個有著直徑線的圓的概念 ... (參見第一卷第一部的序言。) 立即承載著一個幾何上的、生殖器的和天文學的思想 ... 因為「一」是由「零」或「圓」產生的，沒有它就不可能有「一」，而由「一」或「原始一」衍生出九個數字，以即幾何上所有的平面形狀。因而在卡巴拉裡，這個圓連同直徑線，是十質點或稱「散發物」的形象，組成了「亞當卡蒙」(Adam Kadmon)，即「原型人」，是萬物的創造性起源 ... 這的想法將圓和它的直徑線，也就是數字 10，關聯到了生殖器官的意義以及至聖所，這被建設性地建造於大金字塔的國王墓、摩西的帳幕、和所羅門聖殿的至聖所。 ... 這是雙重子宮的形象，因為在希伯來語中，*hé n* 同時是數字 5 和子宮的象徵，兩倍 5 是 10，或者陽物的數字。』

【*因為它太神聖了。它在《吠陀》中被提及為「那個」：它是「永恆的起因」，因此不能被說成是「第一因」，前者術語意味著在任一時刻都沒有任何起因。】

這個「雙重子宮」也顯示了思想的二元性，從最高的、精神性的、到最低的或塵世層面；而猶太人僅限於後者。因此，數字 7 在他們外傳的宗教中佔有最突出的地位，是一種對外在形式和空洞儀式的狂熱崇拜；比如他們的安息日，是他們的神的神聖第七天，月亮象徵著生成性的耶和華。而對其他民族來說，數字 7 是典型的神譜進化、週期、宇宙層面、以及宇宙中的七力量和神秘力量，作為一個無限的整體，它的第一個上三角是人類有限的智力無法企及的。因此，當其他民族忙於將宇宙強行限制在空間和時間上、且只有它的七個顯化平面時，猶太人把這個成員完全集中在月球上，並以此作為他們所有神聖計算的基礎。因此，關於猶太人的量測學，我們剛剛引用的手稿的深思熟慮的作者評論道：『如果 20,612 乘以 $\frac{4}{3}$ ，該乘積將提供基礎來確定月球的平均公轉，如果該乘積再次乘以 $\frac{4}{3}$ 的話，該連續乘積將為計算太陽年的確切週期提供一個依據，... 這張表 ... 對於天文時期的發現非常有用。』這兩個數字 (男性和女性) 也象徵著一些著名的偶像：即，『「半女神-自在主」(Ardanari-Iswara)，即印度教的伊希斯、波江座 (Eridanus) 或阿爾丹 (Ardan)，或希伯來人的約旦，或血統的來源。她站在一片在水面上流動荷葉上。但它的意義在於，它是雌雄同體，即陰莖和陰戶結合，數字 10，希伯來語字母 Jod，是耶和華的遏制。她，或者更確切地說「她-他」，給出了分鐘數等同於 360 度圓周。』

「耶和華」在其最好的方面是質點「理解」(Binah)，是『上層中介的母親，大海或聖靈；』因而是耶穌母親馬利亞的同義詞，而非其父親的同義詞；『母親，在拉丁語中是「海」(Mare)』，在這裡也是金星，或「海之星」(Stella del Mare)。

神秘的阿卡德人 (Akkadians) 的祖先錢德拉 (Chandra 或 Indovansas) 是月亮國王們，傳統上顯示在我們的時代之前，在統治於普拉亞格 (Prayag 或 Allahabad)——他們從印度來，並帶來了對於祖先們、蘇摩 (Soma) 和她兒子部陀 (Budha) 的崇拜，後來成為迦勒底人的崇拜。然而這種根本就不是偶像崇拜，除了流行的天體崇拜和太陽神崇拜。無論如何，這不過是現代羅馬天主教的象徵，它將敘利亞和希臘的聖母瑪利亞與月亮聯繫起來。

對於這種崇拜，最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感到相當自豪，並大聲地承認它。麥爾維爾侯爵 (Marquis De Mirville) 在給法國學院的《備忘錄》中說：——

『這是很自然的，作為一個無意識的預言，「阿蒙-拉」(Ammon-Ra) 應該是他母親的丈夫，因為基督教徒的「偉大母親」(Magna Mater) 正是她所孕育的兒子的配偶 ... 我們 (基督徒) 現在可以理解，為什麼奈蒂斯 (Neithis) 把光芒投在太陽上，而留下月亮，因為「處女」這位「天后」就像奈斯

(Neith) 一樣，自己穿上自己的光輝，而輪到他穿上「基督-太陽」。「你打扮太陽，太陽打扮你。」
(Tu vestis solem et te sol vestit)... 羅馬天主教徒在做禮拜時如此唱到，並且他補充道：——

『我們(基督徒)也明白，著名的賽斯 (Sais) 銘曾說到『沒有人曾掀起過我的裝飾裙(面紗)，』
從字面上翻譯來考量這句話，是教堂裡在始胎無染之日所唱的內容總結。』(《聖母的考古學》，第
117 頁)

沒有什麼比這更真誠的了！這完全證明了傑拉爾德·梅西 (Gerald Massey) 先生在關於《古代和現
代的月亮崇拜》的演講中所說的：——

『月亮中的人(「奧西里斯-蘇特」，「耶和華-撒旦」，「基督-猶大」，和其他月亮的雙胞胎)
經常被指控行為不端... 在月球現象中，月亮等同於那個在性別上是雙重，在性格上是三重——作為母
親、孩子和成年男性的月亮。就這樣，月亮的孩子成了自己母親的配偶！如果有生殖的話也無可奈
何。他被迫成為他自己的父親！這些關係被後來的社會學所否定，月亮上的原始人也被禁止。然
而，在其最新的、最令人費解的階段，這已成為世界上所見過的最粗俗的迷信的中心教義，因為這
些月球現象及其人類所代表的關係，包括亂倫，是基督教三位一體的基礎。由於對象徵主義的無
知，這些早期的簡單描繪已成為現代月亮崇拜中最深刻的宗教謎團。羅馬教會絲毫不以此證據為
恥，描繪了聖母瑪利亞與太陽的關係，以即她腳邊有角的月亮，懷裡抱著月亮嬰兒——就像月亮母親
的孩子和配偶一樣。母親、孩子和成年男性是最基本的。』

『這樣就可以證明，我們的基督論是木乃伊化的神話，是傳說中的學問；卻在《舊約》和《新
約》中偽造為神之聲所發出的神聖啓示。』

在《光輝之書》中發現了一個迷人的寓言，它最好的揭示了在希伯來卡巴拉主義者的原始觀念
中，耶和華或 YHVH 的真正性質。它現在能在伊本·蓋比魯勒 (I'bn Gebirol) 的卡巴拉哲學中看到，
由艾薩克邁爾 (Isaac Myer) 翻譯。作者說道：『在赫茲基牙 (R 'Hez 'quee-yah) 所寫的非常古老引
言中，形成了我們的布羅迪 (Brody) 版本的《光輝之書》(I, 5b.sq.) 的一部分，描述了埃拉扎爾 (R. El
azar) 和拉比阿巴 (Rabbi Abbah) 的旅程記錄，前者是席蒙 (R. Shim-on b. Io'hai) 的兒子。』他們遇到
一個背著沉重包袱的人，並問他的名字；但他拒絕給出名字，並繼續向他們解釋法則 (Thorah)。

『他們問：「是誰讓你背著這麼重的東西走路？」他回答說：「字母Yod (Yod =10，是質點王冠的象
徵字母，也是聖名YHVH的本質和胚芽... 他們對他說：「你若將你父親的名告訴我們，我們就親吻
你腳上的塵土。」他回答說：「至於我的父親，他住在偉大大海裡，且是其中的一條魚。」(就像
毗瑟奴和大衮 (Dagon) 或歐涅斯 (Oannes))，「他(首先)毀滅了大海」... 且他是偉大和強大的和「互
古常在者」，直到他吞下了在(偉大)大海中所有其他的... 埃拉扎爾聽見就對他說：「你是神聖火焰
的兒子，你是拉布哈姆 (Rab Ham) 的兒子——nun-ah Sabah[年老者：在亞拉姆語或迦勒底語中的魚
是 nun (月亮)] 你是法則(Thorah)之光的兒子，』等等。然後作者解釋了女性質點「理解」(Binah)，
被卡巴拉主義者稱為大海：因此「理解」的聖名是耶和華，Yah，和埃洛希姆 (Elohim)，就是迦勒底
人的女性力量提亞瑪特 (Tiamat)，是貝羅索斯 (Berosus) 的塔拉斯 (Thalatth)，掌管著混沌，後來被基督
教神學認為是蛇和魔鬼。「她-他」(Yah-hovah) 是天上的 (Heh，和夏娃 Eve)。因此，這個耶和華
(Yah-hovah) 在物質層面和純粹的物質世界中，等同於與我們的混沌——父、母、子。惡魔和神靈同時
出現；太陽和月亮，善良和邪惡，神靈和魔鬼。

月球磁場會產生、保存和摧毀生命，無論是在心靈感應上還是物質上。如果她在天文學上是古
代世界的七大行星之一，在神學上她就是攝政者之一；現在基督徒和異教徒一樣，前者用他們的大
天使的名字稱呼她，後者用他們的神靈的名字稱呼她。

因此，在奇沃爾松 (Chwolson) 從古老迦勒底手稿翻譯成阿拉伯語的故事中，能夠輕易的理解關於庫塔米 (Qu-tamy) 受月亮神像指示的「童話」含意 (參看第三部)。塞爾德努斯 (Seldenus) 和邁蒙尼德 (Maimonides) 告訴了我們這個秘密 ("More Nevochim", Book I II., ch. xxx)。猶太神諭 (Teraphim) 的崇拜者『雕刻圖像，並聲稱主要星星 (行星) 的光貫穿這些圖像，而天使美德 (或者說是星星和行星的統治者) 與他們交談，教他們許多最有用的東西和技藝。』塞爾德努斯 (Seldenus) 解釋說，此「猶太神諭」是按照某些行星的位置來建造和組成的，希臘人把這些行星叫做 stoicheia，且根據位於天空中的圖像被稱為守護神們 (alexeteroi)。那些描繪出行星的人被稱為「行星占卜者」(stoicheiomaticoi)。(“De Diis Syriis”, Teraph, I I. Synt. p. 31) 參見下文，猶太神諭。

然而，在《納巴泰人的農業》中的這些句子嚇壞了科學家，導致他們宣稱這部作品『不是偽經就是童話，根本不值得一位院士的注意。』同時，正如所示，狂熱的羅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將它的比喻撕成碎片；對於前者因為『它描述了對魔鬼的崇拜』，後者是因為它是『不虔誠的』。他們又一次都錯了。這不是童話；且就虔誠的教徒而言，同樣的崇拜也可以在聖經中體現出來，儘管它被翻譯得面目全非。太陽和月亮的崇拜、以及星星和元素的崇拜，都追溯和描繪於基督教神學中；天主教徒為他們辯護，而新教徒卻堅決否認，這只能讓他們自己承擔風險。可以給出兩個實例。

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 (Ammianus Marcellinus) 教導說，古代的占卜總是在元素神靈的幫助下完成，『元素神靈 (Spiritus elementorum) 在希臘語是「行星神靈」(pneumata ton stoicheion)。(1. I., 21)。

但是現在人們發現，行星、元素和黃道十二宮，不僅僅描繪於赫利奧波利斯 (Heliopolis) 裡被稱為「元素奧秘」(elementorum arcana) 的十二個石頭上，在所羅門的聖殿裡也能看到，正如許多作家所指出的那樣另外在一些古老的意大利教堂裡，甚至在巴黎聖母院裡，人們至今還能看到它們。

沒有任何符號——包括太陽——在其多重意義上比月亮符號更複雜。它的性別當然是雙重的。有時它男性，如印度的「蘇摩國王」，和迦勒底人的「辛」(Sin)；對於其他民族它是女性，是美麗的女神「黛安娜-盧娜」(Diana-Luna)、莉西亞 (I'lythia)、魯西娜 (lythia)。在陶里斯 (Tauris)，人類的犧牲者被獻祭給阿爾忒彌斯 (Artemis)，即月亮女神的一種形式、革哩底人 (Cretans) 稱她為迪提那 (Dictynna)，而米堤亞人 (Medes) 和波斯人稱之為阿奈提斯 (Anaitis)，如圖所示的科洛 (Koloe) 銘文：「阿爾忒彌斯-阿奈提斯」(Artemidi 'Anaëiti)。但是，我們現在主要關心最純潔、純粹的處女女神，「盧娜-阿爾忒彌斯」(Luna-Artemis)，帕姆福斯 (Pamphos) 第一個給它卡利斯 (Kalliste) 的姓，其中依玻里多 (Hippolitus) 寫道：「卡利斯貞潔女」(Kallista polu parthenon)。(見《保薩尼亞斯》"Pausanias", viii., 35, 8.) 這位「阿耳忒彌斯-露琪亞」(Artemis-Lochia) 是掌管受孕和分娩的女神(《伊里亞德》、《保薩尼亞斯》等)，她在作用上與作為三重的赫卡特 (Hecate) 時，是俄耳甫斯的神靈，是拉比和前基督教卡巴拉主義者的神的前身，也是他的月亮形式。女神 (Trimorphos) 是月亮三個階段的各種且連續方面的擬人化象徵；這已是斯多葛學派 (Stoics) 所解釋的 ("Cornut. De Nat", D. 34, 1) 而俄耳甫斯派用她所統治的大自然三個界來解釋此綽號 (Trimorphos)。這位嫉妒、嗜血、報復性、苛刻的「赫卡特-盧納」完美對應於是希伯來先知的「嫉妒之神」。

太陽和月亮崇拜的整個謎，包括我們在教堂裡所追溯的，確實與這個世界上古老的月球現象之謎有關。「夜后」中的相關力量對現代科學來說是潛在的，但在東方開悟者的認知上卻十分活躍，這很好地解釋了古人描繪月亮的一千零一幅圖像。它還表明古人在瞭解月亮奧秘上，比我們現在的現代天文學家要更加深刻。整個月球神靈和女神的萬神體系裡，一方面包含奈芙蒂斯 (Nephtys) 或奈斯 (Neith)、普羅塞匹娜 (Proserpina)、梅利塔 (Melytta)、西貝利 (Cybele)、伊希斯、阿斯塔特 (Astarte)、維納斯、赫卡特，另一方面是阿波羅、狄奧尼修斯、阿多尼斯 (Adonis)、巴可斯 (Bacchus)、奧西里斯、阿提斯 (Atys)、塔模斯 (Thammuz) 等等，在他們的名字和頭銜表明——他們母親的「兒子們」和「丈夫們」——他們等同於基督教三位一體。在每一個宗教體系中，眾神作為父親、兒子和丈夫的功能被

融合為一，而女神被認為是男性神的「妻子、母親和姐妹」；前者綜合了「太陽作為生命給予者」的人類屬性，後者融合了其他的名稱形成大綜合，稱為瑪雅(Maia)、摩耶(Maya)、瑪麗亞等，是一個通用名稱。瑪雅這個詞的強制衍生中，對希臘人的意思是「母親」，由詞根「孕育」(ma)演變而來，甚至還此命稱給「五月」(May)，此月份對那些女神是神聖的，後來才成為瑪利亞的神聖月份。*然而，它最初的意思是摩耶 (Maya, Durgā)，被東方學家翻譯為「難以接近的」，但實際含意是「無法企及的」，意思為幻象和非實在；是咒語的來源和原因，或幻覺的擬人化。

【*將五月視為聖母聖月的想法源頭，羅馬天主教徒需感謝異教的普魯塔克 (Plutarch)，他表明『五月對瑪雅 (Μαῖα) 或維斯塔 (Vesta) 來說是神聖的』(奧盧斯·格利烏斯Aulus-Gellius, Maia)—是我們的大地母親、我們的保姆和滋養者的擬人化。】

在宗教儀式中，月亮有雙重作用。在外傳的目的它被擬人化為女神，而在寓言和象徵中則為男神、在神秘哲學中，我們的衛星被認為是一種值得深入研究的無性力量，因為它會令人畏懼。對於雅利安、哈爾迪 (Khaldei)、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啟蒙者來說，蘇摩、辛、阿耳忒彌斯·索泰拉 (Artemis Soteira，雌雄同體的阿波羅，其屬性是七弦琴，以即有著弓和箭、長著鬍子的狄安娜Diana)、月亮神 (Deus Lunus)，尤其是「奧西里斯-月亮」和「透特-月亮」*，都是月亮的神秘力量。但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無論是透特還是密涅瓦 (Minerva)，蘇摩還是亞斯她錄 (Astoreth)，月亮都是奧秘中的奧秘，比較是邪惡上的象徵而不是善。她的七個階段 (原始的，密傳的劃分) 被分為三個天文現象和四個純粹的心靈感應階段。在秘儀中可以看到月亮並不總是令人敬畏的，其中月亮神的死亡 (逐漸虧缺和最終消失的三個階段) 被象徵著惡靈戰勝了光明和賦予生命的神靈 (太陽)，而若要將此勝利翻轉成失敗，需要古代魔法聖師的所有技能和學問。

【*「透特-月亮」是印度的「智慧-蘇摩」，也就是「水星和月亮」。】

這是所有崇拜中最古老的一種，屬於我們這一輪次的第三根種族(雌雄同體族)，對他們來說，在所謂的「墮落」之後，即性別分離後，男性的月亮是神聖的。「月亮神」(Deus Lunus) 於是依次變成雌雄同體、男性和女性；最後為了巫術的目的，它作為一種雙重力量服務於第四根種族—亞特蘭蒂斯人。在第五種族(我們的)「月-日」崇拜中，各民族被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對立陣營。它導致了後來在摩訶婆羅多戰爭中描述的事件，這對歐洲人來說是神話，而對印度人和神秘主義者來說是歷史，是太陽族 (Suryavansas) 和月亮族 (Indovansas) 之間的衝突。它起源於月亮的雙重性，各自崇拜女性和男性的原則，而後來變成獨立的太陽和月球崇拜。在閃族中，太陽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女性的，而月亮是男性的—後一種觀念是採用自亞特蘭提斯島的傳統。在太陽崇拜之前，月亮被稱為「太陽的主」(Bel-Shemesh)。由於這些民族不知道對這種區別的最初原因、以及其神秘原則，因而開始了擬人化的偶像崇拜。但是，每個古代民族的宗教主要是建立在一種純粹抽象的力量或原則的神秘顯化上，這在現在被稱為「神靈」。若就其細節和儀式而言，這種崇拜的確立表明那些發展了主觀和客觀大自然體系的哲學家們，他們擁有淵博的知識，並瞭解許多具有科學性質的事實。因為正如剛才所顯示的，月亮崇拜的儀式除了純粹是神秘的以外，也基於生理學 (對我們來說是一門相當現代的科學)、心理學、神聖的數學、幾何學和度量衡學的知識，並正確地應用於符號和圖形，這些記錄著所觀察到的自然和科學事實；簡而言之，這是基於對大自然最細微而深刻的知識。月球磁場產生生命、保存生命、也殺死生命。蘇摩體現了三相神 (Trimurti) 的三重力量，儘管它至今仍未被世俗所承認。有個寓言說在另一個顯化期時 (在我們行星系統生成前的日子)，蘇摩 (月亮) 是由眾神在生命之海 (空間) 的攪動產生的，而另一個寓言描述『聖人們擠地球的奶，他們的小牛是蘇摩 (月亮)』，這裡有很深的宇宙志意義；因為不是擠我們地球的奶，也不是我們所知道的月亮小牛*。如果我們的科學智者也像古代雅利安人那樣瞭解大自然的奧秘，他們肯定不會想像月亮是從地球上拋射出來的。再說一遍，如果我們要理解古人的象徵性語言，就必須記住並考慮到神學中最古老的排列，即兒子成為自己的父親、以即母親由兒子所生。否則神話就會永遠困擾著東方學家，認為是

『人類文化的一個特殊階段出現的疾病』——正如勒努夫(Renouf)在一次希伯特(Hibbert)演講中嚴肅指出的那樣。

【*在摩西書中沒有記載的那段時期裡——從伊甸園的驅逐到寓意上的洪水——猶太人和其他閃族人一起崇拜代安尼西(Dayanisi)即「人的統治者」、「審判者」、或「太陽」。雖然猶太教正典和基督教使太陽在聖經中成為「主-神」和耶和華，但後者卻充滿了雌雄同體神的輕率痕跡，也就是耶和華作為太陽，而亞斯她錄(Astoreth)作為月亮的女性面向，並且完全擺脫了賦予它的當前隱喻元素。上帝是「吞噬之火」，出現於火中並被火包圍。不是只有以西結在異象中看到猶太人「崇拜著太陽」(viii, 16)。以色列人的巴力(摩押人(Moabites)的太陽(Shemesh)，亞捫人(Ammonites)的摩洛(Moloch))，就是同一個「太陽-耶和華」，且直到現在，他仍然是「天上群眾之王」，是「太陽」，就像亞斯她錄是「天上的王后」，即月亮。「正義的太陽」只有現在才成為一種隱喻性的表達。】

【†在寓言中，大地為了躲避普里圖(Prithu)的追逐而努力逃跑。她變成了一頭牛的樣子，且嚇得發抖跑開了，甚至躲在梵天的領域。因此，它不是我們的地球。同樣的，在每一個《往世書》中，小牛都會換名字。一個是「自生者摩奴」(Manu Swayambhuva)，另一個是因陀羅(Indra)，第三個是喜馬拉雅(Himavat)本身，而須彌山(Meru)是擠奶工。這是一個比一般人想象的更深層次的寓言。】

可以說，古人教導眾神的自發生成：一個未顯化的神聖本質，不斷地產生第二個顯化的自我，而這具有雌雄同體的性質，以一種無染的方式產生這個宇宙中一切宏觀和微觀宇宙事物。這顯示在幾頁前的圓圈和直徑，或神聖的 10。

但是，我們的東方學家將看不到它，儘管他們極度渴望發現大自然中一種同質元素；雅利安學者和埃及古物學家在研究中被這種無知所束縛，他們的推測常常偏離真理。因此，得胡基(de Rouge)在他翻譯的文本中無法理解，「阿蒙-拉」對阿蒙諾菲斯(Amenophes)國王(應該是梅農Memnon)說的意思：『你是我的兒子，我生你。』且正如他在許多文本和各種形式中發現的一樣，這位非常信奉基督教的東方學家最終不得不驚呼：『為了讓這個想法進入象形圖學家的腦海，他們的宗教中一定或多或少有一個明確的教義，表明一個可能發生的事實，即一個以人類形體的神聖無染投生。』確實是如此。但是，當整個秘密是由複製了之前宗教的基督教來解釋時，為什麼還要強加解釋在一個不可能的預言上呢？

這一學說是普遍的，並不是任何一位象形文字學家的思想發展出來的；對印度人來說「化身」是一個相反的證明。得胡基在『更清楚地體悟到*埃及人的聖父與聖子』後，他仍然沒有解釋、也沒有認識到在那個原始的世代中，女性原則所起的作用。他並沒有在塞易斯(Sais)的女神奈斯(Neith)身上找到它。但是他引用了一句話，是當時指揮官向國王介紹塞易斯神廟時，對岡比西斯(Cambyses)說的：『我讓陛下知道了塞易斯的尊嚴，這是奈斯這位偉大的(女性)生產者的住所，是太陽的生殖器，她是最初誕生者，不由其他所生的，而只是出現，』因此是一個無染母親的果實。

【*他清楚地意識到，埃及人預言了耶和華(!)和他化身的救贖者(善蛇)，等等；甚至把提豐(Typhon)等同於伊甸園的惡龍，而這被認為是嚴肅而清醒的科學。】

無論是誰，只要能夠理解和欣賞古代異教徒與現代教皇對於無染處女觀念之間的區別，就會發現它是多麼的宏偉、哲學和詩意。對於前者，她是永遠年輕的大自然母親，是她眾原型的原型，是太陽和月亮，產生和誕生了她的「心智所生」的兒子，即宇宙。太陽和月亮作為「男性-女性」的神靈，使大地結果實，而後者是微觀宇宙的母親，依次懷孕和生產。對於基督教徒而言，「最初誕生者」(primogenitus)確實被產生了，即誕生(genitum, non factum)且積極地孕育和生產——拉丁教會

解釋為「處女分娩」(Virgo pariet)。因此，她把聖母瑪利亞的崇高精神理念拉低到了塵世，並使她「屬於塵世大地」，從而將這種理念貶低至暴民中最低等的擬人化女神。

的確，奈思、伊西斯、狄安娜等等，他們每個人都是「一位造物女神，既可見又不可見，在天上層面有自己的位置，並協助物種的繁衍」——簡而言之，就是月亮。她神秘的面向和力量是不可勝數的，且其中之一，月亮變成了埃及人的哈索爾(Hathor)，是伊希斯*的另一個方面，這兩位女神伴隨著吸奶的荷魯斯。看在大英博物館的埃及大廳裡，法老托特梅斯(Thotmes)站在哈索爾和天上之主之間崇拜著哈索爾。這個巨石是取自卡納克(Karnac)；且這位女神的寶座上刻有如下的傳說：「神聖的母親和夫人，或天后」；以即「晨星」和「海之光」(Stella matutina and Lux maris)所有的月神都有兩面性——一個是神聖的，另一個是地獄的。她們都是一個無染所生兒子(太陽)的處女母親。拉烏爾·羅凱蒂(Raoul Rochetti)展示了雅典人的月亮女神——帕拉斯(Pallas)、或者西布莉(Cybele)、密涅瓦(Minerva)、或者黛戴安娜——把她的兒子抱在膝上，並在她的節日中被稱為「神的獨一母親」(Monogenes Theou)，她坐在一個獅子上，周圍圍繞著十二個人物；神秘主義者認出他們為十二位偉大的神靈，而虔誠的基督教東方學家認出了使徒，或者更確切地說，認出了希臘異教的預言。

【*哈索爾是地獄的伊希斯，是西方或冥界的女神。】

他們都是對的，因為拉丁教會中無染女神是古老異教女神的忠實複製品；使徒的數目(十二)是十二支派的數目，而後者是十二大神靈和十二星座的擬人化。基督教教條中的每一個細節幾乎都是從異教徒那裡借來的。塞墨勒(Semele)是朱庇特的妻子，是巴克斯(太陽)的母親，根據諾娜斯(Nonnus)的說法，在她死後，也被「帶」到或升到天上層面，她居於火星和金星之間，被稱為世界(或宇宙)的女王(panbasileia)；『一聽到這些名字，如同聽到哈索爾、赫卡特和其他地獄女神的名字一樣，所有的魔鬼都會顫抖。』

【*德·梅爾維爾(De Mirville)驕傲地承認了這種相似性，他應該知道。】

「惡魔現在顫抖」(Semelen premousi daimones)。德梅爾維爾告訴我們，這是一座小神廟上的希臘銘文，在一塊被人發現的石頭上重現，並由蒙弗孔(Montfaucon)複製(113, "Archaeologie De la Vierge mere")這告訴我們一個驚人的事實，舊世界的「偉大母親」(Magna Mater)是對於教堂無染處女母親的一個無恥的剽竊，是由惡魔犯下的。是否如此，或者是相反的都不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抄本和現代原版之間的完全一致。

如果篇幅允許的話，當我們面對過去的啟示時，我們可能會展示羅馬天主教會某些信徒所表現出的不可思議的冷靜和漠不關心。莫里(Maury)說：『聖母佔據克瑞斯(Ceres)和維納斯的所有聖殿，而過往紀念這些女神所宣佈和實行的異教儀式，在很大程度上也轉移到了基督的母親身上。』羅馬的擁護者回答道：—

『這就是事實，這是應該的、也是很自然的。1862年羅馬天主教會所信奉的教條、禮拜和儀式都被刻在紀念碑上、記錄在紙莎草紙上，以及在大洪水之前的圓柱，因而似乎不可能否認最初史前(羅馬)天主教的存在，我們自己的只是忠實的延續... 儘管前者是惡魔的無禮和歌特(Goetic)死靈法術的頂點與巔峰... 後者是神聖的。我們的(基督教)《啟示錄》("l'Apocalypse")中，瑪麗穿著太陽，腳下有月亮，如果這與拿撒勒的卑微僕人共同之處(原文如此)，那是因為她現在已經成為我們宇宙中最偉大的神學力量和宇宙力量。』——("Archaol. de la Vierge", 116和119頁, Marquis de Mirville著)。

的確如此，因為在品達(Pindar)的《密涅瓦贊美詩》(第19頁)中... 『那位坐在她父親朱庇特的右邊，且她比所有其他(天使或)神靈更強大，』這同樣適用於聖母。科尼利厄斯·拉皮德(Cornelius a Lapide)曾引用聖伯納的話，他如此稱呼聖母瑪利亞：—

『「太陽-基督」住在你裡面，你也住在他裡面。』（《聖母寶訓》）...

聖母再一次被同一個純樸的聖人承認為月亮。它作為教會裡分娩時的魯西娜 (Lucina)，在維吉爾 (Virgil) 的詩句——『貞潔的露西娜，你已經統治了阿波羅。』（*Casta fove Lucina, tuus jam regnat Apollo*）——也適用於她。純樸的聖人補充道：『聖母像月亮一樣，是天上的王后。』（《啟示錄》，十二章，科尼利厄斯·拉皮德著。）

這就解決了問題。根據像德·梅爾維爾這樣的作家的觀點，當異教的觀念和基督教的信條越相似，基督教就越顯得神聖，也就越被認為是唯一真正受到啟發的宗教，尤其是在它的羅馬天主教形式中。不相信的科學家和院士認為他們在拉丁教會中看到的與神聖靈感完全相反，並且不會相信預料到的撒旦抄襲詭計，他們將受到嚴厲的責難。但是這位回憶錄作者抱怨道，『們什麼都不相信，甚至拒絕把《納拜西亞農業》("Nabathean Agriculture")，把它當做一個浪漫故事和一堆迷信的廢話。』

『在他們扭曲的觀點中，庫它米 (Qu-ta-my) 的「月亮神像」和聖母的雕像是同一個！』一位高貴的侯爵在二十年前寫了六部大作，或者用他的話說，是「法國科學院的《備忘錄》」，它唯一的目的是向羅馬天主教展示一種受鼓舞和啟示的信仰。他為了證明而列舉了無數的事實，所有這些都傾向於表明，整個古代世界自從大洪水以來，在魔鬼的幫助下系統地剽竊了未來神聖教會的儀式、典禮和教義，這在幾世紀後誕生。雷努夫 (M. Renouf) 這位大英博物館傑出的埃及學家，在他的一次學術演講中宣稱：『無論是希伯來人還是希臘人，都沒有從埃及借鑒任何思想。』* 如果那位忠誠的羅馬之子聽到這位同道的說詞會怎麼想呢？

【*引用梅西 (G. Massey) 先生的演講。】

但是，也許這正是雷努夫先生想說的——也就是說，埃及人、希臘人和雅利安人從拉丁教會借用了他們的教義嗎？如果是這樣，為什麼在邏輯上，天主教徒拒絕神秘主義者在月亮崇拜時提供的額外信息，況且這一切都傾向於顯示他們 (羅馬天主教) 的崇拜與世界一樣古老，有著拜星主義 (Sabaeism) 和天體崇拜？

早期基督教和後期羅馬天主教天體崇拜的理由，或稱對太陽和月亮的象徵性崇拜——與諾斯替派相同，儘管不如瑣羅亞斯德教的「太陽崇拜」那麼哲學和純粹——是其誕生和起源的自然結果。拉丁教會採用諸如水、火、太陽、月亮和星星等符號，以及許多其他的東西，這只不過是早期基督徒對異教徒民族古老崇拜的延續。如此一來，奧丁通過坐在米密爾 (Mimir) 這位三重智慧約頓 (Jotun) 的腳下，而得到了智慧、力量和知識；約頓一生都在原初智慧之泉旁度過，而水晶般的泉水每天都在增加他的知識。米密爾『從泉水中汲取了最高的知識，因為世界是由水而生的；因此在這個神秘的元素中發現了原初智慧』（《阿斯加德與諸神》，86）。為了要獲得這種知識，奧丁要發誓的那隻眼睛可能就是『太陽，它能照亮一切，穿透一切；他的另一隻眼睛是月亮，它的映像從深處凝視著，當它落下時，最後沈入了大海。』（同上）但除此之外，它還有更多的意義。據說火神洛基 (Loki) 不僅藏在水中，也藏在賦予光的月亮裡，在其倒影中能發現他；這種認為火可以在水中避難的信念，並不局限於古老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它被所有的民族分享，並最終被早期的基督徒所接受，他們以火的形狀象徵著聖靈，「像火一樣分裂的舌頭」——即「父親-太陽」的氣息。這「火」也降下進入入水或海 (Mar)，瑪麗 (Mary)。在一些國家，鴿子是靈魂的象徵，是維納斯的聖物，這個女神從大海的泡沫中誕生，後來它成為基督教「世界靈魂」或「聖靈」的象徵。

《死者之書》中最神秘的章節之一是第 lxxx 章，標題為：「要轉變成給予光明的神靈，照亮黑暗的道路。」其中『影子的「女人之光」』在托特的月亮隱居處服務他。據說「托特-赫爾墨斯」藏在那裡，因為他代表著秘密智慧。他是它光明面的顯化邏各斯，而當他退到相反的半球實，是隱藏的神或「黑暗的智慧」。至於她的能力，月亮不斷地自稱為：『在黑暗中照耀的光』，即「女人

之光」。因此，它成為所有聖母的公認象徵。就像從前「邪惡」神靈與月亮作戰一樣，他們現在也與月亮——真正的女后（瑪麗）交戰，但卻無法取勝。因此，月亮在所有的異教神論中也與龍緊密相連，龍是月亮永恆的敵人；聖母，或聖母瑪利亞，將神話中龍形式的撒旦踩在腳下、碾碎而變得軟弱無力。這是因為龍的頭和尾，在東方天文學中代表月亮的上升和下降的節點，在古希臘也被兩條蛇象徵。赫拉克勒斯在他出生的那一天就殺死了他們，他的聖母懷中的嬰兒也是如此。正如傑拉爾德·梅西先生在這方面所恰當指出的：『所有這些象徵從一開始就代表了它們自己的事實，而不是預先描繪著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秩序。圖像學（以及教條）從遙遠的前基督教時代流傳到了羅馬。既沒有偽造，也沒有插入不同類型；只是一種對其想象的連續與意義的曲解。』

X. 樹、蛇和鱷魚崇拜

『蛇作為恐懼或崇拜的對象，人們對蛇懷著一種無法消除的仇恨，或俯首於它的天賦。謊言召喚它，謹慎擁有它，嫉妒將它攜帶在心中，雄辯在它的節杖之上。在地獄裡，它揮舞著復仇女神 (Furies) 的鞭子；在天堂，它成為永恆的象徵。』

德·夏多布里昂 (De Chateaubriand)

奧菲派斷言，從神到人類存在著好幾種神靈；它們的相對優越性是取決於它們各自的光亮程度；且他們堅持認為，必須經常呼喚蛇，並感謝它為人類作出的重要貢獻。因為它教導亞當，如果他吃了分辨善惡樹上的果子，他就會通過他所獲得的知識和智慧，而極大地提升他的存在。這就是所給出的外傳原因。

我們很容易看出蛇的這種雙重的、似兩面神 (Janus) 的性格的最初想法是從哪裡來的：好的和壞的。這個符號是最古老的符號之一，因為爬行動物先於鳥類，鳥類先於哺乳動物。因此，在野蠻部落的信仰中，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迷信，認為他們祖先的靈魂生活在這種形式下，以即蛇與樹有普遍的聯繫。有眾多的傳說提到它所代表的各種事物；但是，由於它們大多是寓言性的，它們現在已經被歸類為基於無知和黑暗迷信的童話故事。例如，菲洛斯特拉圖斯 (Philostratus) 敘述說，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為了學習所有動物的語言，以蛇的心臟和肝臟為食，因為蛇被認為具有這種能力；他當然從不認為他的話是要在字面上解讀。(見 "De Vitâ Apollonii", lib. 1, c. xiv.) 隨著我們接下來的討論，我們將不止一次地發現，「蛇」和「龍」是對「智者」的稱呼，是遠古時代的啟蒙開悟者。他們的追隨者所吞食或同化的正是他們的智慧和學識，於是才有上述寓言。傳說斯堪的納維亞的西格爾德 (Sigurd) 曾烤過法夫尼爾 (Fafnir) 這條龍的心臟，是由他殺死的，他從而成為最聰明的人，這裡是同樣的意思。西格爾德精通如尼文 (runes) 和魔法符咒；他從那個名字的啟蒙者或巫師那裡得到了這個「話語」，後者在「傳下這話語」之後就死了，如許多人那樣。埃皮法尼烏斯 (Epiphanius) 在試圖揭露諾斯替派的異端邪說時，也同時揭露了後者的秘密。他說，諾斯替的奧非派 (Ophites) 如此尊敬蛇是有原因的：那是因為他教導原始人類相關奧秘 ("Adv. Hares." 37)。確實如此；但是他們在傳授這個教條的時候，腦子裡並沒有花園裡的亞當和夏娃，而僅僅只是上面所說的。印度和西藏開悟者所謂的那伽 (Nagas) 是指人類的蛇，而不是爬行動物的蛇。此外，蛇曾一直都象徵著連續再生、不朽性和時間。

《自然創世紀》("The Natural Genesis") 中有許多對蛇崇拜的解釋和事實，其解讀非常有趣與巧妙，且在科學上是正確的。但它們遠遠不能涵蓋所有隱含的含義。它們只揭示了天文學和生理學上，頂多再加上一些宇宙現象。在物質的最低層面上，蛇無疑是「眾奧秘中的大奧秘」，而且很可能『由於它的蛻皮和自我恢復，被當作一種女性的柔毛。』然而，這只有在它關於塵世動物性生命的奧秘才是如此，因為它作為『(普遍) 奧秘中再穿衣和再生』的象徵，在其最後階段時*——或者我們應該說是它的開始和頂峰階段——他們不屬於這層面。它們產生於理念之光的純淨層面，並在完成了適應和象徵的整個循環輪次之後，這些「奧秘」又從那裡回到了源頭，即非物質起因的本質。它們屬於最高的靈知。當然，這絕對不會僅僅因為它滲透到生理功能、尤其是女性功能而獲得其名字和名聲！

【*《自然起源》，傑拉爾德·馬西著，第1卷，第340頁。】

蛇作為一種象徵，和樹一樣有許多面向和神秘含義；它與「生命之樹」有著象徵性的、幾乎不可分割的聯繫。樹和蛇不管是形而上的還是物質上的象徵，不管是合在一起還是分開，在我們這個打破偶像的時代，比古代時還更貶低它們；不是為了真理，而是為了榮耀更粗鄙的物質。在「生命之河」中的啟示和解釋，會使古迦勒底和埃及智慧的時代那些崇拜樹和蛇的人大吃一驚；即使是早

期的濕婆派 (Saivas) 也會對上述著作作者的理論和建議感到恐懼。梅西 (G. Massey) 先生寫道：『佩恩·奈特 (Payne Knight) 和英曼 (Inman) 認為十字或 T 只是男性器官的三位一體複製，這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他也證明他所說的。而這句話同樣適用於幾乎所有現代對於古代符號的詮釋。《自然的起源》是一部研究和思考的不朽著作，是迄今為止關於這個主題最完整的著作；它不但涵蓋了更廣泛的領域，而且比迄今為止所有符號學家寫下的解釋多更多，但它還沒有超出古代思想的「心靈感應-有神論」階段。佩恩·奈特和英曼也並非完全錯誤；只是他們完全沒有看到他們對「生命之樹」、十字和陽物等解釋，所近似適用的方面，只有關於「生命的給予者」這一概念在進化發展上的最低和最後階段。這是大自然最後、也是最粗大的轉化，在動物、昆蟲、鳥類甚至植物中；對於雙極、創造性磁力而言，則以兩極分化的形式、或以異性的吸引方式在爬行動物和鳥類的結構中起作用，正如在人中起的作用一樣。此外，現代符號學家和東方學家——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都不瞭解神秘學所揭示的真正奧秘，因此必然只能看到這最後階段。如果有人告訴你，這種地球上所有存在都共有的繁殖方式，只不過是一種過渡階段、一種提供條件和產生生命現象的物質手段，且會隨之改變，並隨著下一個根種族的出現而消失——他們會嘲笑這種迷信和不科學的想法。但最博學的神秘論者堅持這一點，因為他們知道是如此。這個繁衍各自物種的生物宇宙，見證了動物和人類物種、和種族進化的各種繁衍模式；自然主義者應該要直覺地感知這個真理，即使他還不能證明它。確實，他目前的思維方式要怎麼達成！過去古代史上的標誌性建築很少之又少，而科學家們遇到的那些東西被誤認為是我們這個小時代的標竿。即使是所謂的「宇宙」(?) 歷史也只是包含在我們最近期、第五根種族的幾乎無限未開發區域的一個小領域。因此，每一個新的路標、每一個新發現的古老過去象形文字，都被添加到舊的知識寶庫中，以既存的概念來同樣的解釋，也不考慮該特殊符號可能所屬的特殊思想週期。如果不改變這種方法，真理怎麼可能被發現呢？

因此，一開始樹和蛇共同出現、作為不朽存在的象徵，確實是神聖的意象。樹被顛倒過來，它的根生在天上、並從萬物的無根之根中生長出來。它的枝幹生長並發育，穿過普累若麻 (Pleroma) 層面，它橫穿其繁茂的枝條，首先是在物質幾乎未分化的層面上，然後向下直到它們接觸到塵世層面。因此《薄伽梵歌》中說，菩提樹是生命和存在之樹，它的毀滅會導致不朽，它的根在上面，枝幹在下面 (ch. XV)。根代表最高存在，或第一因、邏各斯；但是一個人必須超越這些根去與克里希那 (Krishna) 結合，阿周那 (Arjuna) 說 (XI)：『克里希那比梵天與第一因更偉大....他是不可毀滅的，是存在的，是不存在的，且超越這兩者的。』它的枝幹是「梵天」(Hiranyagarbha，或梵的最高顯化，西達拉 (Sridhara) 和馬杜蘇登 (Madhusudana) 如此說道)，是最高的禪那主或天神。《吠陀》是它的葉子。只有那些超越了根的人才永遠不會返還，即在這個梵天的「壽命」裡不再轉世。

只有當它純淨的枝幹接觸到我們亞當種族的伊甸園泥土時，這棵樹才因接觸而弄髒，並失去它最初的純淨；而永恆之蛇——天上所生的邏各斯——終於墮落了。在遠古時代——塵世上的神聖朝代——當今可怕的爬行動物被他們認為是從神聖奧秘深淵放射出的第一束光。它被賦予了各種各樣的形式，以及許多與之相適應的自然符號，因為它跨越了萬古的時間：如同來自無限時間 (Kala) 本身，它落入空間和時間，演化自人類的猜測。這些形式是宇宙的和天文學的、有神論的和泛神論的、抽象的和具體的。它們依次變成了極地之龍和南十字星、金字塔的天龍座 α 、以及印度佛教的龍，後者在日食期間威脅太陽、但從不吞食它。直到那時，樹永遠是綠色的，因為它被生命之水所澆灑；大龍只要被保存在恆星領域的範圍內，就永遠是神聖的。但是樹長起來了，且它的低垂的枝子終於碰到了地獄——我們的塵世。然後是大蛇尼德霍格 (Nidhogg)——他在「痛苦之堂」(人類生命) 裡吞吃惡人的屍體，一旦它們投入「沸騰的大鍋」(Hwergelmir，人類慾望) 就會啃噬世界之樹。物質的蠕蟲覆蓋了曾經健康和強大的根，現在沿著樹幹越來越高；而塵世巨蟒 (Midgard) 繞在海底，環繞著塵世，且通過它有毒的呼吸，使她無力保護自己。

古時候的龍和蛇都是七頭的——正如喻言所說『各種族有一個頭，且每個頭有七根頭髮。』是的，包括攜帶毗瑟奴通過顯化期的永恆之蛇 (Ananta)，包括原始的原初舍沙 (Sesha)，在《往世書》的幻想中它的七個頭變成「一千個頭」，也包括七頭的阿卡德蛇。這代表了遍及大自然和人類的七原

則；最高或中間的頭是第七。這不是斐洛 (Philo) 在他《世界的創造》中所謂摩西的、或猶太的安息日，其中說到世界的完成是『根據數字 6 的完美本質』。因為，『當符合數字七的神聖理性 (nous) 進入了靈魂 (應指活躍身體) 時，數字六以及它所創造的一切凡塵的東西都停止了。』又：『數字 7 是整個塵世的節日，是世界的生日。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夠恰當地慶祝數字 7。』... (pp. 30 及 419). 《自然創世紀》的作者認為：『大熊座的七顆星 (七聖人) 和七頭龍為上述象徵性的七時段提供了一個可見的起源。』他補充道：—

『七顆星的女神和柯布 (Kep) 一樣，是時間之母；而克布提 (Kepti) 和塞布提 (Sebti) 為兩次和數字七。因此名稱上是七者之星。女神的兒子塞維凱特 (Sevekt, Kronus)，名字有七或第七。在高處建房的塞費克阿布 (Sefekh Abu) 也是如此，就像智慧 (Sophia) 用七根柱子建造她的房子一樣 ... 最初的時間類型 (Kronotypes) 是七個，因此在天上時間的開始是基於七的數字和名字，是基於七顆星所展示的。這七顆星星每年轉動時，都用右手的食指不斷地指向天空，並在上層與下層天空中描繪出一個圓圈。*七這個數字自然暗示了一種七的度量法，被稱為「七劃分」，也就是把圓劃分成七個相應的部分，再把它們分別分配給七個大星座；如此形成了埃及天上的七區域 (heptanomis) ... 當星星七區域被分成四等分，它就乘以四，產生二十八個星座就取代了原七個星座，二十八天的月亮黃道就是注意到的結果。†... 在中國的排列中，四個七分配給掌管著四個方為基點的四個神靈 ... 』（在中國佛教和神祕主義中，這些神靈是由四條龍來代表—詩節中的「大君」(Maharajahs)。) 『北方的七個星座組成了玄武；東方七個星座 (中國的秋天) 構成白虎；南方七個星座是朱雀；西部七個星座 (稱為春天) 是青龍。在一個農歷的星期裡，這四種神靈分別掌管其七區域。第一個七區域 (七星的提豐) 的所有格現在有了月球的特徵；... 在這一階段，我們發現名字象徵著數字 7 的女神塞福克 (Sefekh) 是一個陰性的詞，或者代表時間之母的邏各斯，它先前是「話語」，作為七星的女神』（《時間的類型學》，Vol. I I. p. 313, Nat. Gen.)

【*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可以把人的原則分為七個部分，正如它們人類高等和低等的本性中，描述的是相同的圓。】

【†因此，七劃分是最古老的，且在四重劃分之前。它是古代分類的根源。】

作者指出，她是大熊座的女神和時間之母，從埃及最早時就是「活躍話語」，而『「塞韋克-克羅諾斯」(Sevekh-Kronus) 他的類型是「鱷魚-龍」，是土星的前行星形式，被稱為她的兒子和配偶；他是她的「話語-邏各斯」。』(p. 321, Vol. I.)

上述很清楚，但並不是只有天文學知識導致了古人的七重劃份。最初的原因要深入得多，並將在其適當位置得到解釋。

以上的引用並非離題。提它們出來是要展示 (a) 為什麼一個完全的啟蒙者被稱為一條「龍」、 「蛇」、或「納迦」的原因；以及 (b) 我們的七重劃分被埃及最早王朝的祭司使用，所依的原因和依據與我們相同。然而，這需要進一步的說明。如前所述，梅西先生所謂方位四基點的四神靈、中國的玄武、白虎、朱雀、青龍等，秘密書籍中被稱為「四個隱藏的智慧之龍」和「天上之蛇」。現在，正如所示，七個頭或七重的「龍-邏各斯」隨著時間的前進被分割成四個七劃分、或二十八個部分。在農曆月中，每個農歷的星期都有一個獨特的性質；二十八天的每一天都有其獨特的特點；如同十二星座中的每一個，無論是單獨的還是與其他星座結合的，都有一種或好或壞的神秘影響。這代表了人類在塵世上所能獲得的知識的總和；然而，很少有人能夠獲得知識，而那些能夠找到知識根源的智者更是少之又少；知識之根是由偉大的根源之龍所象徵，是這些可見標誌的精神性邏各斯。但是那些擁有知識的人，得到了「龍」的名稱，他們是「擁有 28 個能力與四真理的阿羅漢」，並且一直被這樣稱呼。

亞歷山卓的新柏拉圖主義者斷言，要成為真正的聖人 (Chaldees or Magi)，就必須掌握關於世界七大教長時期的科學或知識，智慧都在他身上。在《蒂邁歐篇中的普羅克魯斯》(Proclus in Timaeus) b.1 中，楊布里科斯 (Jamblichus) 的版本被認為是另一個版本，但它並沒有改變意思。他說：『亞述人不僅保存了希帕恰斯 (Hipparchus) 所說的七千二百萬年的記錄，而且還保存了世界七大統治者的全部歷史和時期。』在每個民族和部落的傳說中，無論是文明的還是野蠻的，都指向曾經被普遍相信的偉大智慧和聰明的蛇。他們是「施魅者」。他們用眼睛對鳥進行催眠，而人類自己也常常覺得受了他們的催眠；因此，這個象徵是最合適的。

鱷魚是埃及的龍。它是天上和塵世、太陽和月亮的雙重象徵，且由於它的兩棲屬性，它是奧西里斯和伊希斯的聖物。根據優西比烏斯 (Eusebius) 的說法，埃及人將太陽描繪為一艘船上的領航員，這艘船由一條鱷魚拖著『以顯示太陽在空間 (moyst) 中的運動』；("Prepar. Evang.", 1, 3, c. 3) 此外，鱷魚是埃及的象徵——即兩個國家中沼澤最多的下埃及。煉金術士提出了另一種解釋。他們說，太陽在空間以太中的船上，象徵著那鍊金術的物質是黃金的原則或基礎，或者是哲學上的太陽；而鱷魚所游動的水，是那液體的水或物質；最後，船本身代表大自然之舟，其中太陽 (或硫磺的火的原則) 作為引航員：因為這個太陽通過對「潮濕」或「水銀」的作用來指導工作。以上僅供煉金術士參考。

直到中世紀時，蛇才成為邪惡和魔鬼的類型和象徵。早期的基督徒——除了奧菲派諾斯替主義者——有他們的雙重邏各斯：善蛇 (Agathodæmon) 與惡蛇 (Kakodæmon)。這一點在馬庫斯 (Marcus)、瓦倫蒂諾 (Valentinus) 和其他許多人的著作中得到了證明，尤其是在《直覺智慧》("Pistis Sophia") 一書——這肯定是最早幾個基督教世紀的文獻。在一座 1852 年在皮亞港 (Porta Pia) 附近發現墳墓的大理石石棺上，人們看到了對聖人崇拜的場景，『或者，』已故的 C·W·金 (C. W. King) 在《諾斯替派》("The Gnostics") 中說道：『是「新太陽的誕生」那一幕的原型。』馬賽克地板展示了一個奇怪的設計，它可能代表 (a) 伊希斯給嬰兒哈爾波克拉特斯 (Harpocrates) 哺乳，或 (b) 聖母哺育嬰兒耶穌。在大石棺周圍較小的石棺中，發現了 11 個像卷軸一樣捲起的鉛盤，其中 3 個已被破譯。其中的內容能視為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的最後證明，因為它們表明，要麼直到公元六世紀以前的基督徒是真正的異教徒，要麼教條性的基督教大量借用它們，並完全傳入基督教會——太陽、樹、蛇、鱷魚等等。

『第一個看見的是阿努比斯 (Anubis) ... 拿出一個卷軸；他的腳下是兩尊女性半身像；下面都是兩條蛇糾纏在一起 ... 一具裹得像木乃伊的屍體。在第二卷軸 ... 是阿努比斯舉著一個十字架，是「生命的標誌」。他腳下的屍體被一個巨大無數折疊的蛇所包圍，這是善蛇 (Agathodæmon)，是死者的守護者。... 在第三卷軸中，阿奴比斯挽著他的胳膊 ... 是一個完整的拉丁十字架的輪廓 ... 在誰的腳下是一個菱形，是埃及的「世界之蛋」，爬行至它的蛇盤繞成一個圓圈 ... 在這些半身像下面，字母 ω 在一行裡重複了七次，提醒著其中一個「名字」...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個阿奴比斯腿上的文字，很明顯是巴爾米拉 (Palmyrene)。至於蛇的形象，假設這些護身符不是來自以伊西斯信條、而是來自更新的奧菲特信條，它很可能代表「真實而完美的蛇」，他帶領所有信任他的人的靈魂離開肉體的埃及，穿過死亡的紅海進入應許之地，並拯救他們脫離荒野的蛇，也就是脫離星辰的統治者們。』(金的《靈知主義者》，366 頁)

這條「真實而完美的蛇」是七字母的神靈，現在被認為是耶和華，而耶穌與他是一體的。在《直覺智慧》中，起蒙的候選人被克里斯托斯 (Christos) 送到七個元音的神靈，這是一部比聖約翰的《啟示錄》更早的作品，且顯然是同一學派的。"啟示錄"說道：『七聲雷(的蛇)發出了這七個元音，』但是，『把那七聲雷聲所說的話封存起來，且不要寫出來。』耶穌在《直覺智慧》中詢問：『你們是在尋找這些奧秘嗎？沒有奧秘比它們 (七個元音) 更卓越的了：因為它們將把你們的靈魂帶到眾光之光中』——即真正的智慧。『因此，沒有什麼奧秘比你們所尋求的更棒的了，除了七個元音及其四十九種力量及其數量的奧秘。』

在印度，它是七火的奧秘和他們的 49 個火或方面，或「其中的成員」，意思都是一樣的。

在印度、在密傳的佛教徒中、在埃及、在迦勒底等等，以及在每一個其他國家的啟蒙者中，這七個元音由永恆之蛇七個頭冠上的卐字符來代表。在赫爾墨斯的著作中，「凡人」在死亡後上升的七個區域中，在每個區域都留下了一個靈魂 (或稱原則)；直到他登上所有區域之上的層面，他仍然是絕對智慧的無形體巨蛇——或者說是神本身。七頭蛇在奧秘教導中有不止一個意義。它就是七個頭的天龍座 (Draco)，每個腦袋都是小熊座的一顆星；但它也最主要是黑暗之蛇 (即，不可構思和不可理解的)，它的七個頭是七個邏各斯，是遍一最初顯化之光 (普遍邏各斯) 的映像。

XI. 魔鬼是神靈的倒影

這個象徵性的句子擁有多方面的形式，而在面對所有二元論的後期宗教（或者說神學）、尤其是在基督教的解釋下，無疑是最危險的，也是最具破壞性的。然而，若說基督教孕育並產生了撒旦，這既不公正、也不正確。它作為一個「對手」，是大自然中事物的平衡與和諧所需要的對立力量——如影子，它能使光更明亮，如黑夜，它能让白天更放鬆，如寒冷，它能使入更欣賞炎熱的舒適——撒旦一直都存在。同質性是同一而不可分割的。但如果同質的「一」與絕對者不是單純的修辭手法，且若其二元性的異質性是它的產物——它的分岔影子或映像——那麼，即使是神聖的同質性本身也必須包含善與惡的本質。如果「神」是絕對的、無限的，是大自然及其宇宙中一切事物的普遍根源，那麼邪惡 (Evil) 或魔鬼 (D'Evil) 不也是來自於同一個絕對者的「黃金子宮」嗎？因此，我們被迫要麼接受善與惡的散發物、接受善蛇與惡蛇是同一棵存在之樹的分支，要麼荒謬的相信有兩個永恆的絕對者！

我們必須把這種想法的起源追溯到人類思想的最初階段，同時，即使是對眾所周知的魔鬼也應該給予他應有的待遇。古代沒有單獨的、徹底的、絕對邪惡的「惡神」。異教思想把善和惡看作是一對孿生兄弟，他們來自同一個母親 - 大自然；一旦這種思想不再是古老的，智慧也變成了哲學。一開始，善惡的象徵只是抽象的概念，即光明與黑暗；然後它們的典型成為最自然且不斷重複的週期性宇宙現象——白天和黑夜，或者太陽和月亮。然後創造出太陽神和月神的群眾來代表它們，以及用黑暗之龍來與光明之龍形成對比（見卷 I，VII，第五節）。撒旦的群眾是神的一個兒子，不亞於尼阿西姆 (B'ni Alhim) 的群眾，這些神之子們『出現在主面前』，後者是他們的父親（見約伯記第二章）。「神之子們」只有在感知到人類的女兒是美麗的，才成為「墮落的天使們」（《創世紀》第六章）。在印度哲學中，修羅 (Suras) 是最早和最聰明的神靈們，它們只有在被婆羅門式的幻想推翻時才成為阿修羅。撒旦從來沒有擬人化、個體化的形體，直到人類創造了一個「一個活著的人格神」後才如此；然後這僅僅作為最基本的需要。他需要一個遮擋；需要一隻替罪羊用來解釋所犯下的殘忍、錯誤和過於明顯的不公正行為，因為他擁有絕對的完美、仁慈和善良。這是放棄哲學和邏輯上的泛神論、並建立了懶人的「仁慈的天父」所產生的第一個因果報應；其作為「大自然做它該做的事」(Natura naturans)，「漂亮但冷酷的母親」，她每天和每小時的行為與假設不符。這導致了原始雙胞胎「奧西里斯-提豐」、「善神-惡神」(Ormazd-Ahriman)，最後包括「該隱-亞伯」(Cain-Abel) 和眾多的對立。

「神」這個創造者，一開始是大自然的同義詞，但最終成為了它的作者。帕斯卡 (Pascal) 非常巧妙地解決了這個難題：『大自然有完美之處，以表明她是神的形象；另外也有缺陷之處，以表明她「只是」他的形象。』他說道。

當一個人越往後退到史前時代的黑暗中，後期撒旦的原型人物就越顯得富有哲理。在古老的《往世書》文獻中，人們遇到的第一個個體人類形式的「對手」是其最偉大的聖人和瑜伽士——那羅陀 (Narada)，其姓氏為「奮鬥者」。

且他是男性梵天之子 (Brahmaputra) 之一。但屬於後來的他。偉大的「欺騙者」究竟是誰，只要「睜開眼睛」且不存偏見的尋找他，就能在每一個古老的宇宙起源和經典中查明。

它就是擬人化的造物者 (Demiurge)，即天上與塵世的創造者，當他與他創造者夥伴的集體群眾分離時，他可以說代表和綜合了他們。它現在是神學的神。『思想是願望之父。』曾幾何時，這個哲學符號留給了人類反常的幻想；後來被塑造成惡魔般、欺騙、狡猾和嫉妒的神。

龍和其他墮落天使都在這部作品的其他部分描述過了，對於備受誹謗的撒旦只需說幾句話就足夠。學生應該記住的是，除了基督教國家外，對於至今每個民族來說，魔鬼作為一個實體是所謂造物者雙重性中的相反方面。這是很自然的。一個人不能既聲稱神是整個宇宙的綜合體，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和無限的，然後又把他與邪惡分離。有鑑於世界上的惡遠比善多，所以從邏輯上來說，要麼神必須包括惡、要麼作為惡的直接原因、要麼放棄他所聲稱的絕對性。古人非常清楚這一點，他們的哲學家把邪惡定義為神或善的襯裡，現在由卡巴拉主義者所追隨：魔鬼是神靈的倒影 (Demon est Deus inversus)，這是一句古老的格言。的確，邪惡在本質上不過是大自然一種對立的盲目力量；它是反作用、對立和對比，這對一些人來說是惡，對另一些人來說是善。沒有本質上的惡 (malum in se)，只有光產生的影子；即使在我們的感知中，若沒有影子光就無法存在。如果邪惡消失了，善也會隨之從地球上消失。「老龍」在成為物質之前是純粹精神，且在成為活躍之前是被動的。在「敘利亞-迦勒底」魔法中，「蛇」(Ophis) 和「蛇形」(Ophiomorphos) 都結合於黃道十二宮，位於雌雄同體的「處女-天蠍座」。在它墜落到塵世之前，「蛇」是「蛇-克里斯多斯」(Ophis-Christos)，而在它墜落之後它變成了「蛇形-克雷斯托斯」(Ophiomorphos-Chrestos)。卡巴拉主義者在任何地方的推論都將邪惡視為一種力量，與善是對立的，但同時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它給了善以活力和存在，否則善不可能擁有這些。沒有死亡就沒有生命 (在幻覺的意義上)，沒有毀滅就沒有再生和重建。植物會在永恆的陽光下死亡，且人類也是如此；他將變成一架機器，沒有自由意志也沒有追求陽光的志向；如果他除了光以外什麼都沒有，那對他來說它就會失去存在和價值。善只在永恆地隱藏在我們面前時，才是無限的、永恆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想像善是永恆的。在顯化的層面上，一個平衡另一個。很少有有神論者和相信人格神的信徒不把撒旦當作神的影子；或者他們混淆了兩者，不相信他們有權利向那個偶像祈禱、並請求它的幫助和保護，使他們的邪惡和殘忍的行為不受懲罰。千百萬基督徒內心所呼求：『不要引誘我們。』這句話是每天對「我們在天上的父」所說的，而不是對魔鬼。他們如此重複著他們救世主的話，絲毫沒有考慮到他們的意思與「主的兄弟」雅各的意思相矛盾。『當人被試探時，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因為神不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人。』——("The Gen. Ep. of James", i, 13) 那麼，既然教會在基督的權威上教導我們，是神誘惑我們的，那為什麼還說魔鬼誘惑了我們呢？打開任何一本關於「誘惑」一詞在神學意義上定義的虔誠書籍，你會立刻發現兩個定義：(1) 『神試煉他百姓的苦難與折磨；』(2) 魔鬼利用的手段和誘惑來誘捕和引誘人類。(聖雅各 i, 2, 12, 《馬太福音》. vi, 13.) 如果從字面上解讀，會發現基督和雅各的兩種教導互相矛盾，如果神秘的意義被拒絕，什麼教條能使兩者和解？

在這些不同的誘惑之間，明智的哲學家將能夠決定神在哪裡消失來為魔鬼騰出空間！因此，我們讀到『魔鬼是一個說謊者和謊言的父親』，即擬人化的謊言，並以同樣的口氣被告知撒旦 (魔鬼) 是神的一個兒子，是他最美麗的大天使；而不是相信父與子是一個巨大的、人格化的、永恆的「謊言」，因此使我們更願意轉向泛神論和異教徒哲學來尋求信息。

一旦我們掌握《創世紀》的關鍵，那們輪到科學的、具有象徵意義的卡巴拉揭開秘密。伊甸園的大蛇和「主神」是一樣的，耶和華和該隱也是一體的——該隱在神學中被稱為「謀殺者」和對神的「說謊者」！耶和華誘惑以色列王來核點民數，撒旦也在別處誘惑他做同樣的事。耶和華變成火蛇，去咬他所不喜悅的人；然後耶和華指示銅蛇醫治他們。

《舊約》中這些看似矛盾的簡短陳述 (矛盾是因為這兩種力量是分開的，而不是被視為同一事物的兩面) 是普遍和哲學性信條的反響，而被外傳教條和神學所扭曲而不為人知，卻是原初聖賢們所理解的。我們在《往世書》的幾個擬人化中發現了同樣的基礎，只是在哲學上更具啟發性。

因此，「補羅斯底耶」(Pulâstya) 是一個「神之子」，是最初後代之一，它被認為是惡魔、羅刹 (Rākshasas)、人的誘惑者和吞食者的祖先。毗捨遮 (Pisâcha，女惡魔) 是達刹 (Daksha) 的一個女兒，也是一個「神之子」、一個神靈，且是所有毗捨遮的母親(《蓮花往世書》)。從歐洲和正統的觀點來判斷，《往世書》中所謂的惡魔都是不同一般的惡魔，因為他們所有人——檀那婆 (Dānavas)、底

提耶(Daityas)、毗捨遮和羅刹——被描繪成非常虔誠、遵循著《吠陀》的戒律，其中一些甚至是偉大的瑜伽士。但是他們反對神職人員和儀式、祭祀和形式——就像今天開度發展的瑜伽修行者在印度所做的那樣——他們同樣受到尊重，儘管他們既不被允許遵循種姓制度，也不被允許遵循儀式；因此，所有那些《往世書》中的巨人和泰坦都被稱為魔鬼。傳教士們有任何機會就會向人們展示，印度教的傳統不過是猶太聖經的翻版，在所謂的「補羅斯底耶」與該隱、羅刹與該隱派後代、「被詛咒的人」、造成諾亞洪水的起因上，發展出了一段完整的羅曼史。(參見阿貝·戈雷西奧 (Abbe Gorresio) 的著作，在詞源學上「補羅斯底耶」的名字意思是「被拒絕」，因而是該隱，如果你願意這麼說的話)。他說，「補羅斯底耶」住在凱達爾 (Kedara)，意思是一個「挖掘的地方」，即一個礦井，而該隱恰好在傳統和《聖經》中是第一個金屬工人和礦工！

雖然《聖經》中的巨人 (Gibborim) 很可能是印度教徒的羅刹，但更確定的是，兩者都是亞特蘭提斯人，都屬於下沉的種族。無論如何，沒有一個撒旦比基督教神學家更執著於誹謗他的敵人，或更惡毒地仇恨他的敵人；後者詛咒前者為萬惡之父。將他們對魔鬼的謾罵和觀點，相比《往世書》聖賢的哲學觀點和他們基督般的寬厚。破滅仙人 (Parâsara) 的父親被一名羅刹吞噬，當破滅仙人準備 (用魔法) 毀滅整個種族時，他的祖父極裕仙人 (Vasishta) 對他說了幾句極具暗示意味的話。他向懺悔中的憤怒聖人表明：有邪惡和業力，但沒有「惡靈」。他說：『願你的忿怒止息。羅刹無罪的；你父親的死是業力的運作。憤怒是蠢人的激情，這不適合智者。人們可能會問，人究竟是被誰殺害的？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我兒，忿怒毀滅了一個人所獲得一切... 並阻礙獲得解脫。聖賢們躲避憤怒。我的孩子，不要受它的影響。不要讓那些無害的黑暗靈體被消滅；讓這些犧牲停止吧。仁慈是正義者的力量。』(《毗瑟奴《往世書》》，第一卷第一章) 因此，每一次這樣的「獻祭」或向神祈求的幫助不過是一種黑魔法的行為。破滅仙人祈禱的是毀滅黑暗的靈體，以實現他個人的復仇。他被稱為異教徒，而基督教徒已經注定他永遠下地獄。然而，那些每次在戰役前都祈禱消滅敵人的君主和將軍們，他們的祈禱有更好嗎？在任何情況下，這樣的祈禱都是最壞的一種黑魔法，就像一個偽裝成「哲基爾醫生」(Dr. Jekyll) 的魔鬼「海德先生」(Mr. Hyde)。

在人類的本性中，邪惡只表示物質和精神的極性，即在空間和時間中兩個顯化原則之間的生命鬥爭，這些原則本身就是一體的，因為它們植根於絕對者。在宇宙中，必須保持此平衡。這兩種相反的作用力產生和諧，就像向心力和離心力一樣，它們是相互必需的——雙方相互依賴——『為了讓兩者都能活下去。』如果一個被遏止，另一個的行為會立即變得自我催毀。

撒旦的擬人化從其三個方面已得到了充分的分析——在《舊約》、基督教神學和古代異教徒的思想態度中——那些想要瞭解更多信息的人可以參考《揭開伊西斯面紗》的第 II 卷，第 x 章。也見此書的第 II 卷第 II 部分中的幾段。觸及當前主題並嘗試新的解釋是有充分理由的。在我們研究物質人的和神聖人的進化之前，我們首先要掌握循環進化的概念，以熟悉我們現在這個種族之前四個種族的哲學和信仰，並瞭解關於泰坦和巨人的思想——確實，包括巨人心智和肉體方面。整個古代都充滿了這樣一種哲學，它教導人們精神內捲為物質，透過漸進的、向下的循環下降，或主動的、自我意識的進化。亞歷山大的諾斯替主義者已經充分地洩露了啓蒙的秘密，他們的記錄充滿了「天使 (AEons) 的下滑」，在他們天使「存在」和「時期」的雙重涵義中：一個是另一個的自然進化。另一方面，東方傳統中「黑水」的兩岸——分隔這兩個東方的海洋——充滿了關於普累若麻 (Pleroma) 下落的寓言，或關於眾神和天神的墮落。總之，他們把此墮落寓言化，並把它解釋為一種學習和獲得知識的慾望——從而能知道。這是心智進化的自然順序，精神性轉化為物質或身體。在基督教時代，同樣有下降到物質和重新上升到精神性的法則，直到我們自己這個特定的亞種族時，這種反應才停止。

也許是在幾萬年期前，這在《皮曼德》(Pymander) 中以三重詮釋的方式把它寓言化了，這被視為對天文學、人類學甚至煉金術事實的記錄，也就是說，七位教長突破七個火圈的寓言，被矮化成一個物質和擬人化的解釋——天使的反叛和墮落。這種多聲部的、深刻的哲學敘事，其詩歌形式的

「天地聯姻」、對於大自然神聖形態的「天上人」的愛、對於他自己映像在大自然中的美所陶醉——即精神被吸引到物質中——現在已經在神學的處理下變成了：『這七個教長不順服耶和華，自我崇拜產生了撒旦般的驕傲，隨後他們墮落了，耶和華不允許任何崇拜除非了他自己。』簡而言之，美麗的「行星-天使」們，即古人輝煌的循環時代，從此以最正統的形式綜合於《塔木德》中的惡魔首領薩麥爾 (Samael) 身上：『那條大蛇有十二個翅膀，隨著他的墜落也拉下了太陽系或稱泰坦們。』但是，在哲學和密傳方面，斯基麥爾 (Schemel) 作為塞巴人 (Sabeen) 的薩麥爾和他另一個自我，意味著占星邪惡相位的「年」，即大自然中不可避免的邪惡的十二個月或翅膀；且在密傳的神學中 (參見 Chwolson 的《納巴泰農業》(Nabathean Agriculture)，卷 II，第 217 頁)，斯基麥爾和薩麥爾都代表了一種特殊的神靈。對於卡巴拉主義者，他們是「塵世的神靈」，是掌管塵世的人格神，事實上與耶和華相同。因為塔木德派認為薩麥爾是七埃洛希姆之一的神名。此外，卡巴拉學者還將斯基麥爾和薩麥爾這兩個人物視為薩圖恩 (Saturn)、克羅諾斯 (Chronos) 的象徵，十二個翅膀代表 12 個月，以及集體象徵上代表種族循環。耶和華和薩圖恩在雕字上也完全相同。

這導致了來自於羅馬天主教教條的一個非常奇怪推論。許多屬於拉丁教會的著名作家承認，烏拉諾斯 (Uranian) 的泰坦和洪水前巨人 (也叫泰坦) 之間存在著差異，且應該加以區分；而對於那些大洪水後的巨人，(羅馬天主教徒) 將在他們身上看到神話中漢姆 (Ham) 的後代。更明確地說，受循環法則引導的宇宙原始對立力量，即亞特蘭提斯的人類巨人，與洪水後偉大開悟者之間存在著差異；不論後者是右手或左手途徑。與此同時，它們表明邁克爾身為「戰鬥天上群眾的統帥，耶和華的衛士」，它看似 (見德·梅爾維爾 de Mirville) 也是一個泰坦，只是在這個名字前面有一個形容詞「神聖的」。因此，那些到處被稱為「神聖泰坦」的「烏拉諾斯」、以及那些反抗克羅諾斯 (薩圖恩) 的人，因而也被展示為薩麥爾的敵人 (一個埃洛希姆，在他集體上也與耶和華同義)，等同於邁克爾和他的群眾。簡而言之，這些角色互換了，所有的戰士都混淆了，沒有一個學生能清楚地分辨出誰是誰。然而，密傳的解釋可能會給這種混亂帶來一些秩序，其中耶和華變成了薩圖恩，邁克爾和他的軍隊變成撒旦和叛逆的天使們，這是由於過於忠誠的狂熱者所做的草率行為，他們在每一個異教的神身上都看到了魔鬼。真正的含義更具哲學意義，最初 (天使的)「墮落」的傳說在正確理解時呈現出科學的色彩。

克羅諾斯代表無盡的 (因此不可移動的)「永續」，沒有開始、沒有結束、超越時間和空間。那些「天使們」、神靈或天神，他們生來就在時間與空間中行動，即突破超精神層面的七個圓圈，以進入現象界或局限的超塵世區域，被寓言式地描述為反抗克羅諾斯，以與 (當時) 遍一活躍且至高的神作戰。反過來，當克羅諾斯被描繪成肢解他的父親烏拉諾斯時，這種肢解的含義很簡單：絕對時間成為有限的和有限制的；一部分從整體中剝離出來，從而表明眾神之父薩圖恩已經從「永續」轉變為有限的時期。克羅諾斯用他的鐮刀砍下了甚至最長的和 (對我們來說) 似乎是無窮無盡的循環，並用同樣的鐮刀砍下了最強大的反叛者，儘管在永恆中是有限的。是啊，誰也逃不出時間的鐮刀！贊美神或眾神，或藐視其中之一或兩者，那把鐮刀不會在它上升或下降的過程中顫動百萬分之一秒。

赫西奧德 (Hesiod)《神譜》(Theogony) 中的泰坦是複製於希臘，這源自印度的修羅和阿修羅。這些赫西奧德的泰坦，烏拉尼德斯 (Uranides)，曾經只有 6 個，最近被發現是 7 個——第七個被稱為福雷格 (Phoreg)——記錄在一個與希臘神話有關的古老殘篇中。因此，這充分展示他們與七教長的相同性。我們認為，「天上之戰」和「墮落」的起源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印度，而且可能比《往世書》的記載還要早得多。因為塔拉馬亞 (Taramaya) 是在一個較晚的時代，幾乎在每個宇宙生成論中都可以追溯到三個論述，各自都是一場不同的戰爭。

【*「梵天之晝」持續 4,320,000,000 年——將此乘以 365！這裡的阿修羅 (非神靈，而是惡魔) 仍然是修羅，這些神靈的階層比《吠陀經》連提都沒提的次等神靈更高等。戰爭的持續時間表明了它的重要性，且它們只是擬人化的宇宙力量。顯然是出於宗派目的和出於對神學的厭惡，毗濕奴·瑪亞摩哈 (Vishnu Mayamoha) 所呈現的幻覺形體，在後來舊文本的重新編排中被歸於佛陀和《毗濕奴往

世書》中的底提耶 (Daityas)，除非這是威爾遜本人的幻想。他還認為自己在《薄伽梵歌》中找到了佛教的典故，然而，正如特蘭 (K.T.Telang) 所證明的，他只是混淆了佛教徒和較老的斫婆迦派 (Charvaka) 唯物主義者。如果像威爾遜教授所說的那樣，此推論在《毗瑟奴《往世書》》中存在，但在其他的《往世書》中都不存在此版本；在他的翻譯中，尤指第三卷第十八章的翻譯，這位東方學家武斷地引入了佛陀，並展示了他是如何向底提耶傳授佛教的，這導致他和萬斯·肯尼迪上校 (Col. Vans Kennedy) 之間的另一場「大戰」。後者公開指控他故意歪曲《往世書》文本。1840 年在孟買的上校寫道：『我肯定《往世書》並不包含威爾遜教授所認為包含在其中的東西 ... 在這些文章發表之前，我可以重復我以前的結論，威爾遜教授認為，現存的《往世書》是在公元 8 世紀到 17 世紀之間編纂的 (公元！)，然而這僅僅是依靠無端的假設和毫無根據的斷言，他的論證是無效的、謬誤的、矛盾的，或者是不大可能的。』(見《毗瑟奴《往世書》》，威爾遜譯，費茨愛德華·霍爾 (Fitzedward Hall) 編輯，第五卷。附錄)。

最初的戰爭發生在時間之夜，是眾神 (阿)-修羅之間的戰鬥，持續了一個「神聖之年」週期。* 這一次，底提耶在赫拉達 (Hrada) 的領導下打敗了眾神。在那之後，被征服的眾神向毗瑟奴求助，多虧後者的計謀，使他們打敗了阿修羅。在《毗瑟奴《往世書》》中，兩場戰爭之間沒有間隔。在密傳學說中，一場戰爭發生在太陽系形成之前；另一個在地球上，是在人類的「創造」之時；第三場「戰爭」發生在第四種族的最後，是其開悟者和第五種族開悟者之間的戰爭，即「聖島」啟蒙者和亞特蘭蒂斯巫師之間的戰爭。我們將注意到第一場鬥爭，正如破滅仙人所述，同時試圖將兩個故意混合在一起的論述分開。據說，當戴提亞和阿修羅從事各自階層 (Varna) 的職責，並遵循神聖經文規定的道路，也實行宗教苦修 (如果他們等同於我們的魔鬼，那這會是一種奇怪的行為)—眾神不可能摧毀他們。眾神對毗瑟奴的祈禱令人好奇，因為它展示了關於擬人化的神的思想。沮喪的眾神戰敗後，『逃到了牛奶之海 (大西洋) 的北岸』，†並向「最初的存在，神聖的毗瑟奴」發出了許多懇求，其中一個是：『榮耀歸與你，你與聖者們同為一，他們的完美天性永遠被祝福。... 榮耀歸於你，你與蛇族同為一，雙舌、衝動、殘忍、貪得無厭的享受和豐富的財富 ... 榮耀歸給你 ... 主啊，你既沒有顏色、沒有延展、沒有大小 (ghana)、也沒有任何可預知的性質，你的本質 (rupa) 是純淨中最純粹的，只有神聖的最偉大聖人 (Paramarshi) 才能欣賞。我們向你鞠躬，有著梵天那未被創造、未削減 (avyaya) 的本性，在我們的身體裡、在所有其他的身體裡、在眾生裡，在你之外沒有任何存在。我們贊頌一切之主瓦蘇天神 (Vasudeva)，他沒有土壤，是萬物的種子、免於毀滅、未出生、永恆；在本質上是「超越精神的狀態」(Paramapadātmavat)，並且在本質和基質 (rupa) 上是這整體 (宇宙)。(Book I II., ch. xvii., 《毗瑟奴《往世書》》)

【*這句話屬於第三次戰爭，因為提到了陸地、海洋和河流都與它有關。】

上面引用的例子說明了《往世書》提供了廣闊的領域給那些反對和錯誤的批評者，每一個歐洲偏執狂都僅僅根據外部證據來評價一個外來宗教。任何習慣於對所讀內容進行深思熟慮分析的人，都會一眼看出不協調處：在處理公認的「不可知者」，那無形體、無屬性的「絕對者」時 (如吠檀多所定義的梵天那樣)，若將它聯繫於『與蛇族一體、雙舌、殘忍且貪得無厭，』從而將抽象與具體聯繫在一起，並賦予那不受任何限制、無條件的事物以形容詞。就連在印度生活了這麼多年、被婆羅門和權威人士所包圍的威爾遜博士，應有更深刻的認識—就連這位學者也把握時機地就這個問題批評印度教經文。他如此宣稱：- *

【*在第一卷第十七章，講述了普拉拉達 (Prahlada) 的故事，他是希蘭亞卡西 (Hiranyakasipu) 的兒子，是《往世書》中的撒旦，是毗瑟奴的大敵，也是三界之王—而毗瑟奴進入了他的心。】

『《往世書》不斷地教導不相容的教義！根據這段經文，至高者不僅僅是創造的惰性原因，而是行使積極天意的職能。評論者引用了一段《吠陀》的經文來支持這一觀點：「普遍靈魂進入人類，支配他們的行為。」然而，在《吠陀》和《往世書》中，將常發生不一致 ... 』

事實上它們在嚴肅真理上出現的不一致，比在摩西聖經中更少。但是我們東方學家的心中有很大的偏見，尤其是在那些「受人尊敬」的學者心中。「普遍靈魂」並不是「創造」或(超)「梵天」的惰性起因，而只是我們所謂智力宇宙的第六個原則，位於存在物的顯化層面上。這就是「普遍心靈」(Mahat) 或大靈魂 (Mahabuddhi)，是精神的載體，是無形體「起因」的最初原始映像，而這「起因」甚至超越精神。

威爾遜教授的這段毫無意義的嘲弄到此為止。至於戰敗的眾神對毗瑟奴的明顯不協調的呼求，在《毗瑟奴《往世書》》中有解釋，只要東方學家稍微注意到它的話。*其哲學教導，有作為梵天的毗瑟奴，和呈現兩個方面的毗瑟奴。只有一個梵天，「本質上是物質和精神」等等。

【* 這種無知被真實而優美的表達在瑜伽士對「支撐大地者」梵天的贊美中 (Book I, chap. iv. of V. P.)，他們說：『那些沒有實踐奉獻的人，錯誤地理解了世界的本質。愚昧者不瞭解這個宇宙是智慧的本性，並僅將其判斷為感知的對象，因而迷失在精神無知的海洋中。但是，那些知道真正智慧和純潔心靈的人，將整個世界視為神聖知識的一體，如與你一體，神啊！請賜予恩惠，普遍精神啊！』】

因此，毗瑟奴作為「創造的惰性起因」，並沒有起著積極的天意作用；如此運作的是普遍靈魂，李維 (E. Levi) 稱其為物質方面的星光界流體 (Astral Light)。這個「靈魂」在精神和物質的雙重意義上，是有神論者真正的擬人化的神；因為這個神是宇宙創造性代理人的擬人化，有純潔與不純潔的，這是由於它在這個幻覺世界中所顯化的情況和分化，即神靈和魔鬼，確實如此。但是威爾遜博士沒有看到這個角色的毗瑟奴是如何相似於以色列的神，『尤其是在他的欺騙、誘惑和狡猾的計畫中。』

在《毗瑟奴《往世書》》中，這是最簡單明瞭的。因為據其中說到：『在他們的祈禱(梵唱)結束時，眾神看見至高無上的神哈里(毗瑟奴)帶著海螺、鐵餅和權杖，騎在迦樓羅 (Garuda) 上。』這裡的「迦樓羅」是顯化期循環，之後談論時將解釋。因此，毗瑟奴是空間和時間中的神；是毗瑟奴派信徒特有的神(在神秘哲學中稱為一種部落的或種族的神)：即，眾多禪那主、神靈或埃洛希姆之一，其中一位通常源自某個民族或部落的特殊原因而被選中，且逐漸成為「高於一切神靈的神」(《編年史》第二章第5節)，即「最高神」如耶和華、奧西里斯、貝爾或任何其他七攝政王。

『觀其果而知其樹，』——從神的行為能知其本性。對於後者，我們要麼以表面文字的敘述來判斷，要麼以寓言的方式接受。如果我們比較兩者——毗瑟奴作為捍衛者和擁護被擊敗的眾神；而耶和華是「蒙揀選的」人民的捍衛者和擁護者，這無疑是反話法，因為是猶太人選擇了那位「嫉妒的」神——我們將發現兩者都使用欺騙和狡詐。他們這樣做是基於「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的原則，目的是讓他們各自的對手和敵人——惡魔——發揮最大的作用。因此，(根據卡巴拉主義者的說法)耶和華在伊甸園中呈現出試探人之蛇的形體；給撒旦派遣一個特殊的任務去試探約伯；以亞伯拉罕的妻子撒萊騷擾法老，使法老厭煩而對摩西「鐵石心腸」，以免他沒有機會用「大瘟疫」折磨他的受害者(《創世紀》十二，《出埃及記》)——毗瑟奴在他的《往世書》中所使用的把戲，不是任何值得可敬的神會做的。

戰敗的眾神祈禱著：『主啊，可憐我們吧，保護我們吧，我們祈求你幫助我們對抗底提耶(惡魔)！們已經佔領了三個世界、挪用了屬於我們的奉獻，並小心翼翼地不違反《吠陀》的戒律。雖然我們和他們一樣，都是你的一部分。*..... 他們所從事的是神聖經文所規定的道路... 我們不可能消滅他們。你的智慧是不可估量的 (Ameyâtman)，求你教導我們一些方法，使我們能夠消滅這些眾神的敵人！』

【*『有一天，神的兒子們來到主面前，且撒但和他的弟兄們也來到主面前。』（《約伯記》ii., Abyss., Ethiopic text)】

『當強大的毗瑟奴聽到他們的請求時，他從他的身體裡發出一種虛幻的形體 (Mayamoha, 「用幻覺來迷惑的人」) 他此給了眾神，並這樣說到：『這個幻覺形體將完全欺騙底提耶，使他們偏離《吠陀》的道路，他們可能會死 ... 去吧且不要害怕。讓這種幻覺異象先於你們。眾神阿，今日必使你們大得好處。』

『在這之後，大幻覺體 (Mâyâmoha) 下降到塵世，看到了底提耶正從事苦行懺悔，於是以光頭裸體乞丐 (Digambara) 的模樣接近他們 .. 他用溫和的語調對他們說：『餵，底提耶族的領主們，你們為什麼要修行這些苦修呢？』等等。(第二卷, xviii.).

最後，底提耶們被幻覺體的狡猾的談話所誘惑，就像夏娃被蛇的忠告所誘惑一樣。他們成為了《吠陀》的叛教者。正如繆爾博士 (Dr. Muir t) 翻譯的那樣：——

『這位大欺騙者施展幻術，然後用許多其他的異端邪說來欺騙了其他的岱提亞。在很短的時間內，這些阿修羅 (岱提亞) 被欺騙者 (即毗濕奴) 所欺騙，從而放棄了建立在三吠陀教義基礎上的整個體系。有些開始痛罵吠陀、有些痛罵神靈、有些痛罵祭祀儀式，還有一些人痛罵婆羅門。他們嚷道，這種教條是經不起討論的。在祭祀中宰殺動物不利於宗教功德。只有一個小孩才會認為，在火中消耗的黃油會產生任何未來的回報 ... 若一隻在獻祭中被殺的野獸能升到天堂，那麼崇拜者為什麼不屠殺自己的父親呢？ ... 偉大的阿修羅啊，無誤的話語不會從天而降；只有建立在推理基礎上的斷言，才能被我和像你們這樣的聰明人所接受！因此，岱提亞們被大欺騙者 (理性) 通過許多方法弄得心神不寧。 ... 當他們走上了錯誤的道路時，眾神們聚集了所有的能量準備戰鬥。接著是眾神和阿修羅之間的戰鬥；後者在放棄了正確的道路後，被前者打敗了。在過去，他們曾被他們所持有的正義盔甲所保護，但當它被摧毀時，他們也隨之滅亡。』（《亞洲皇家期刊》。社會, 第十九卷，第 302 頁)。

無論對印度教徒有什麼看法，他們的敵人都不能把他們當作傻瓜。如果一個民族的聖賢們將人類思想中最偉大、最崇高的哲學留給了世界，那麼這個民族一定知道對與錯的區別。即使是野蠻人也能辨別黑與白、辨別善惡、辨別真誠和真實。那些在他們的神的傳記中講述過這件事的人，一定已經看到，在這種情況下，神是主要的欺騙者，而岱提亞們「從未違反吠陀的戒律」，他們在敘述中有陽光的一面，他們才是真正的「神靈」。因而這個寓言背後一定隱藏著一個秘密的意義。在任何社會階層、任何國家裡，欺騙和詭計都不被認為是神聖的美德——也許神學家和現代耶穌會教士階層除外。

《毗濕奴往世書》*就像所有其他這類作品一樣，後來都被寺廟的婆羅門所傳承，且毫無疑問的，古老的手稿又一次被宗派主義所篡改。但是曾經有一段時間，《往世書》是密傳的著作，所以它們仍然是為啟蒙者準備的，他們可以用手中的鑰匙來閱讀。

【*威爾遜認為《毗瑟奴《往世書》》是我們時代的產物，其目前的形式並不早於第八和第十七 (!) 世紀之間，這是極為荒謬的。】

至於婆羅門的啟蒙者們是否能將這些寓言的全部意義表達出來，作者並不關心這個問題。現在的目的是要表明，雖然哲學家敬重各種形式的創造性力量，但是沒有一個哲學家能夠、或者曾經接受過寓言的真正精神，也許除了一些屬於現在的「優越和文明」的基督教種族的哲學家。因為正如所顯示的，在倫理層面上，耶和華一點也不優於毗濕奴。這就是為什麼神秘主義者、甚至一些卡巴拉主義者，不管他們是否把這些創造性力量們看作是活著且有意識的實體——且看不出為什麼它們

不應該被如此接受——永遠不會把結果與起因混淆、並把塵世神靈誤作梵或無限 (Ain-Soph)。無論如何，他們知道希臘人所謂「以太-父親」、「朱庇特-泰坦」(Jupiter-Titan)等等真正性質。他們知道星光界流體的靈魂是神聖的，而它的身體(在較低層面上的光波)是惡魔的。這種星光界流體象徵於《光輝之書》的「魔法頭」，即雙金字塔上的兩張臉：在純白色的地面上矗立著黑色的金字塔，黑三角形中有一個白色的頭和臉；另外是倒映的白色金字塔，是前者在黑暗水域中的倒影，其中有白臉的黑色映像。 ...

這是「星光界流體」，或者說是「魔鬼是神靈的倒影」。

XII. 創造性眾神的神譜

為了徹底理解每一種古代宇宙觀背後的思想，必須對古代所有偉大的宗教進行比較分析；只有通過這種方法，才能使根本思想變得清楚。精確的科學若能升得如此之高，同時將大自然的運作追溯到其最終和原始來源的話，會把這種思想稱為力量的階層。原始的、先驗的和哲學的觀念是一體的。但是隨著各個時代的發展，不同體系開始越來越多地反映國家的特性；且後者在分裂之後成為不同的群體，每個群體都沿著自己的民族或部落的路線進化，使其主要思想逐漸被人類過度的幻想所掩蓋。而在一些國家裡，這些「力量」，或者更確切地說，大自然的智能力量，獲得了他們幾乎沒有資格獲得的神聖榮譽；而在另一些國家裡——就像現在在歐洲和文明的土地上一樣——任何力量被賦予智能的想法似乎都是荒謬的，而且被認為是不科學的。人們因而能在安森(W.S.W. Anson)的《阿斯加德與眾神：我們北方祖先的傳說與傳統》的導言中找到慰藉。其作者在第3頁評論道：『儘管在中亞、或印度河沿岸、金字塔之地、在希臘和意大利半島、甚至在北方克爾特人(Kelts)、條頓人、斯拉夫人四處遊蕩的地方，人們的宗教觀念都有不同的形式，但仍然可以看出它們的共同起源。我們指出了眾神的故事和其中所蘊含深刻思想之間的聯繫、以及它們的重要性，以便讀者可以瞭解到在他面前展現的不是一個飄忽不定幻想的魔法世界，而是...構成了這些神靈存在和活動基礎的生命和大自然。』雖然任何神秘主義者或東方密傳主義的學生都不可能同意『古代最著名的國家的宗教觀念與日耳曼種族的文明起源有關』這樣一個奇怪的觀點，但他樂於發現這樣的真理：『這些童話故事不是為遊手好閒的人編寫的毫無意義的故事；它們體現了我們祖先深厚的宗教信仰...』

正是如此。這不僅是他們的宗教，還有他們的歷史。因為神話的希臘文(mythos)意思是代代相傳的口頭傳說；且即使在現代語源學中，這個詞也代表著一種傳達一些重要真理的虛構論述；這是一個關於一些非凡人物的故事，由於歷代人們對其尊敬，使得其傳記已經雜草叢生，具有豐富的大眾幻想，但並不是完全的童話故事。我們如同我們的祖先原始的雅利安人一樣，堅信在大自然中存在著產生不止一種現象力量的人格和智能體。

隨著時間的流逝，古老的教義變得越來越模糊；且這些民族或多或少失去了對萬物的最高和遍一原則的認識，並開始將「無因之因」的抽象屬性轉移給形成的結果，使之反過來成為起因——即宇宙的創造性力量們：較偉大的民族是因為害怕褻瀆這個理念，而較小的民族是要麼因為沒有理解它，要麼缺乏哲學觀念的力量來保持此理念的純潔無瑕。但是所有的人(除了晚期的雅利安人)現在成為歐洲人和基督徒，並在他們的宇宙起源論中都表現出這種崇敬。正如所有《希臘殘篇》譯者中最具直覺的托馬斯·泰勒(Thomas Taylor)*所示，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將遍一原則視為可見宇宙的直接創造者，因為沒有一個理智的人會相信一位規劃師和建築師用自己的雙手建造了他所欣賞的大廈。在達馬希烏斯(Damascius)的證詞中，他們稱它為「未知的黑暗」。巴比倫人沈默以對這個原則，而波菲利在《論靈魂的節制》(Peri apoches empsuchon)中說到：『對於那在萬有之上的神，無論是外在還是內在的言語都不應談及他...』赫西奧德的神譜以下面這句話開始：『首先是萬物的混沌被產生，』†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它的起因或其製造者必須在虔誠的沈默中來傳達。荷馬的詩中升至最高即「黑夜」，且描述宙斯崇敬此黑夜。根據古代所有的神學家、以及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的學說，宙斯，或稱宇宙的直接工匠，並不是最高的神；如同克里斯托夫·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在身體和人性方面，正是他內在的心靈造就了他偉大的藝術作品。因此，荷馬不僅對最初原則保持沈默，而且對緊接最初原則之後的那兩個原則也保持沈默，即奧菲斯和赫西奧德的以太和混沌，以及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的邊界和無限。†...普羅克羅斯說這個最高原則是...『眾統一的統一，且超越了最初年代...比所有的沈默更不可言喻，比所有的本質更神秘...它隱藏在可理解的眾神之間。』(同上)

【*1797年4月見《雜誌》。】

【† 『首先是萬物的混沌被產生』在古代意思是「被產生的」(geneto) 而不是簡單的「存在」。(參見《泰勒簡介柏拉圖的巴門尼德斯》"Taylor's Introd. to the Parmenides of Plato" 第 260 頁)】

【‡ 迦毗羅(Kapila)充滿諷刺的與婆羅門瑜伽士爭論，這些瑜伽士在他們的神秘異象中聲稱看到了「至高者」，但前者說他們將「邊界」與「無限」混淆。】

這就是托馬斯·泰勒在 1797 年所寫的『猶太人似乎沒有升得比直接創造宇宙的巧匠更高。』而『摩西提到了深淵表面的黑暗，甚至沒有暗示任何起因導致它的存在，』*還可以再舉例下去。猶太人在他們的聖經(一個純粹的密傳的、象徵性的作品)中，從來沒有像基督徒如此深刻地貶低他們的比喻性的神，後者接受耶和華做為他們唯一活躍且是人格的神。

【*參見泰勒在他的月刊《柏拉圖主義者》中引用的文章。(1887 年 2 月號)】

那最初的原則，或者更確切地說，那「一」的原則，被稱為「天之圓」，象徵它是一個圓中或等邊三角形中帶點的圖形，這個點就是邏各斯。因此，在《梨俱吠陀》中，梵天甚至沒有被命名，宇宙起源論是以「金蛋」(Hiranyagarbha)和生主(Prajapati，後來的梵天)作為前奏，從它散發出所有的「創造者」階層。那個單體或點是原始的，從它產生整個數字系統。這個點是第一因，但散發出此點的「那個」在沈默中被忽略了，或更確切地說，此點邏各斯是它的表現形式。同樣，圓圈中之點這個普遍象徵還不是建築師，而是建築師的起因；後者與它的關係完全相同與點與圓的圓周的關係，而根據三重偉大赫爾墨斯說法，此圓是無法定義的。波菲利表明畢達哥拉斯的單體和二元和柏拉圖在《斐利布斯篇》中的無限(apeton)和有限(pera)是相同的。只有後者(母親)才是實體性的，而前者是「一切合一的起因和一切事物的度量」。(Vit.Pyth, 47 頁)；二元(原初質，面紗)因此被表明是邏各斯的母親，同時也是他的女兒——即他感知的對象——是被生產的生產者和其第二級起因。畢達哥拉斯說到，單體一旦進化出三元組，就會回歸到寂靜和黑暗之中；接著三元組散發出 10 個數字中剩下的 7 個數字，它們是在顯化宇宙的基礎上。

在北歐的宇宙生成論中也是如此。『在起初是大深淵(混沌)，晝夜都不存在。此深淵是「裂口」(Ginnungagap)，沒有開始，沒有結束。那一切的父親，未被創造、未被看見，住在「深淵」(空間)的深處並施展其意志，而其意志所想的事物就會產生。』(見《阿斯加德與諸神》)在印度教的宇宙生成論中，宇宙的進化分為兩階段：在印度被稱為物質(Prakriti)創造和蓮花(Padma)創造。在溫暖的光線從「光亮之家」傾瀉而出、並喚醒空間大水中的生命之前，最初造物的元素們出現在視野中，並從它們形成了巨人伊米爾(Ymir，也叫 Orgelmir)——即原始質從混沌(字面意思是沸騰的粘土)中分化出來。然後是歐德姆布拉牛(Audumla)，是滋養者，*從它出生布利(Buri，生產者)，其通過「霜巨人們」(伊米爾的兒子們)的女兒貝斯特拉(Bestla)誕生三個兒子：奧丁(Odin)、威利(Willi)和維伊(We)，或者「精神」、「意志」和「神聖性」。(將此與本作品的《原始種族起源》進行比較。)這是當黑暗仍然統治整個空間的時候，此時阿斯神族(Ases)這些創造性力量(禪那主)還沒有進化，且時間和生命的宇宙之樹(Yggdrasil)還沒有長大，也還沒有瓦爾哈拉(Walhalla)，或稱英雄的殿堂。斯堪的納維亞關於我們的地球和世界的創造傳說，開始於時間和人類的生活。在這之前的一切對他們來說都是「黑暗」，萬物之父、萬物之因居住在那。正如《阿斯加德與眾神》的編輯者所觀察到的那樣，儘管這些傳說中有萬物之父的觀念，即一切的本源，『他在詩歌中被提及的不多。』這並非因為如他所認為的，在傳福音之前，此想法『不能上升到關於永恆的確切概念』，而是因為它具有巨大的深奧性質。因此，所有的創造神靈，或者人格化的神靈，都開始於宇宙進化的第二階段。宙斯是從克羅諾斯(時間)中出生的。如同梵天是卡拉(Kala，萬古和時間)產生和散發物，而卡拉是毗瑟奴的許多名字之一。因此我們看到奧丁作為眾神之父和阿斯神族的父親，對於應梵天是眾神之父和阿修羅之父；因此，所有主要的創造神靈都具有雌雄同體的特徵，從希臘人的第二個單體到質點的亞當卡蒙，《吠陀》中的梵天或「生主-瓦克」(Prajapati-Vach)，以及柏拉圖的雌雄同體，後者只是此印度象徵的另一種版本。

【*瓦克 —正如《梨俱吠陀》中所描述『悠揚的奶牛，擠出營養和水』，並為我們提供『營養和食物』。】

對於原初神譜最好的吠檀多形而上學定義可以在舒巴羅 (T. Subba Row) 先生的《薄伽梵歌注釋》中找到。(參見 1887 年 2 月的《神智學者》) 正如演講者告訴聽眾的：

『梵，這個未知的和不可認知的... 不是自我、不是非自我、也不是意識 ... 它甚至不是阿特曼』... 『但它本身雖然不是認知的對象，但卻能支持並產生各種對象與存在，以成為認知對象的。它這遍一本質產生一個能量中心 ...』他稱之為邏各斯。

這個邏各斯就是印度教徒的「話語梵天」(Sabda Brahman)，他甚至不會稱它為「自在主」(Eswara，「主」神)，以免這個詞會在人們的頭腦中造成混亂。它是印度人的觀世音 (Avalokitesvara)，是基督教徒「話語」(Verbum) 的真正深奧意義，而不是神學上的扭曲。

他說：『它是宇宙中的自我 (Gnatha)，而其他一切自我 ... 只是它的映象和顯化 ... 在沈睡期時，它以一种潛在的狀態存在於梵的胸懷裡 ...』(在顯化期時)『它有它自己的意識和個體性...』(它是一個能量的中心，但是)『這樣的能量中心在梵的胸懷中幾乎數不清...』『千萬不要認為，就連邏各斯也是創造者，或者它只是一個單一的能量中心...它們的數量幾乎是無限的。』他補充道：『這種自我，是第一個出現在宇宙中的，也是所有進化的終結。它是抽象的自我』...『這是梵的最初顯化 (或方面)。』『當它一旦開始成為有意識的存在 ... 從客觀存在的角度來看，梵似乎是原初質。』講師說道：『請記住這一點，因為這是各種吠檀多哲學作家在理解精神 (Purusha) 和物質 (Prakriti) 時，所感到的整個困難根源。這個原初質對它(邏各斯)是物質性的，就像任何物質對象對我們是物質性的一樣。這個原初質不是梵，正如一根柱子的各種屬性不是柱子本身；梵是一個無限制且絕對的實在，而原初質是一種蓋在它上面的面紗。不能直接看到梵本身的本來面目。只能透過邏各斯來看見，並且有一層面紗蓋在它上面，而那層面紗就是宇宙物質的浩瀚無垠...』『梵在一方面作為自我、另一方面作為原初質出現後，通過邏各斯以遍一能量運作。』

講師用一個很好的比喻解釋了他所謂這種「無物」但又是「一切」的東西的運作。他把邏各斯比作太陽，而光和熱通過太陽輻射，但太陽的能量、光和熱在空間中以某種未知的狀態存在，而只以可見光和熱的形式在空間中擴散，因而太陽只是其中的媒介。這是第一個三元組原質。而四元組是由邏各斯的能量之光所組成。

希伯來的卡巴拉主義者將它賦予了一種外形，在密傳上與吠檀多完全相同。他們教導說，「無限」(Ain-Soph) 無法被理解、無法被定位、也無法被命名，儘管它是一切的無因之因。因此，它的名字——「無限」——是一個否定的術語，『不可思議、不可認知的、且不可命名的。』因此，他們將它比為一個無邊際的圓、一個球體，而人類的最大智力努力也只能看到它的拱頂。用一個解開卡巴拉體系很多謎團的人的話來說，在其意義上、其數字和幾何的深奧理論中：—『閉上你的眼睛，並從你自己的感知意識出發，試著向外思考每一個方向的極限。你會發現相等的感知線或光線均勻地向各個方向延伸，而使得感知的最大努力將止於一個球體的拱頂。這個球體的限制必然是一個大圓，而思想在任何方向的直接射線必然是圓的垂直半徑。那麼，從人類的角度來說，這一定是「無限」顯化所包含一切的終極概念，它把自己表述為一個幾何圖形，即一個圓，有著曲線圓周和被分成半徑的直徑元素。因此，幾何形狀是連接「無限」和人類智能之間的第一個可識別的手段。』*

【*摘自 1886 年 6 月的共濟會評論。】

這個大圓(東方神秘主義將其簡化為無限圓內的點)就是觀世音,即舒巴羅先生所說的邏各斯或「話語」。但是這個圓或顯化的神作為「一」對我們來說是未知的,除了通過它的顯化的宇宙,這更容易、或者說才可能使我們最高概念理解。這個邏各斯在沈睡期期間睡在梵的懷中,如同我們的『自我在睡眠(sushupti)的時候(在我們身上)潛伏著』;這不能將梵認作原初質——後者是一個宇宙面紗,是「宇宙物質的浩瀚無垠」——因此只是宇宙創造中的一個器官,通過它放射出梵的能量和智慧,這對邏各斯是未知的,對我們也是如此。此外,邏各斯對我們來說是未知的,如同梵對邏各斯實際上是未知的一樣,因而東方神秘主義和卡巴拉,為了把邏各斯帶進我們的概念範圍,把抽象的合成物分解成具體的形象;也就是說,使之分解為各種映像或不同面向,不論稱它為邏各斯或觀世音、梵天、胡馬自達(Ormazd)、奧西里斯、亞當卡蒙的任何一個名稱——其各面向或顯化散發物是禪那主們、埃洛希姆(Elohim)、天神、大天使(Amshaspends)等等。根據舒巴羅先生的觀點,形而上學家將後者的根源和胚芽解釋為梵的最初顯化,「我們所能理解的最高三元組」,包括原初質(面紗)、邏各斯、和「後者」的意識能量,或稱它的力量和光*;或者包括——『物質,力量和自我,或稱自我的遍一根源,而其他所有的自我都只是一種顯化或映像。』只有在這種心智和物質感知的(意識的)「光」中,實踐的神秘學才能通過幾何圖形把它置於可見性之中;在仔細研究後,我們不僅能對「神聖智慧(Sophia)的七個兒子」的真實、客體的存在†做出科學的解釋(他們就是邏各斯之光),同時通過其他尚未發現的鑰匙來展示,這「七子」和他們無數的發散物、人格化的能量中心,對人類來說是絕對必要的。若不提把它們,那麼存在物和人類的奧秘就永遠不會被解開,甚至無法接近。

【*在《博伽梵歌》中叫做邏各斯之光(Daiviprakriti)。】

【†客體存在——當然指在幻覺(Maya)世界;仍與我們一樣真實。】

正是通過這個光,一切都被創造出來了。這個心智自我的根同時也是物質自我的根,因為這個光是我們顯化世界中原初質的排列組合,在吠陀中被稱為阿底提(Aditi)。在其第三個方面,它變成了瓦克(Vâch),*是邏各斯的女兒和母親,正如伊希斯是奧西里斯的女兒和母親,而奧西里斯是荷魯斯;以及埃及月亮象形文字中,姆特(Mout)是阿蒙神的女兒、妻子和母親。在《卡巴拉》中,王冠(Sephira)等同於「聖在」(Shekinah),而在另一個組合中,是「天上人」亞當卡蒙的妻子、女兒和母親,甚至和他完全相同,就像瓦克等同於梵天一樣,並被稱為女性邏各斯。在《梨俱吠陀》中,瓦克是「神秘聲音」,神秘的知識和智慧通過它傳達給人類,因此瓦克被認為「進入了聖人們」。她是「由眾神所創造的」;她是神聖的瓦克——「眾神之王后」;且在她與生主們的創造工作相關,如同王冠之於質點們。此外,她被稱為「吠陀之母」,因為梵天正是通過她的力量(神秘聲音)而揭示它們,也藉由她的力量而創造了宇宙——即通過聲音、話語們(由「話語」合成)和數字。†

【*「在宇宙顯化的過程中,這個邏各斯之光不是邏各斯的母親,嚴格地說應該被稱為他的女兒。』(《博伽梵歌注釋》,第305頁,神智學者。)]

【†像斯坦利·傑文斯(Stanley Jevons)這樣的現代智者,發明了將不可理解的東西變成有形形式的方法;他們只能借助於數字和幾何圖形。】

但是瓦克也被認為是達刹(Daksha,生活在所有劫的神靈)的女兒,因而她的幻覺性質由此展現出來:在沈睡期期間,她消失了,並被吸收到那遍一、吞噬一切的光線。

但是在東方和西方普遍的神秘主義中,大自然女性力量的所有人格化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方面:本體性和現象性。一個是純粹形而上學的方面,正如博學的講師在《博伽梵歌筆記》中所描述的;另一個是塵世上和物質上的,同時從實際的人類概念和神秘主義的觀點來看是神聖的。它們都是混沌的象徵和人格化,是「大深淵」或空間的原初之水,是「不可認識者」和「創造的邏各斯」之間的不可穿透的面紗。『梵天(邏各斯)通過他的心智與瓦克連接,而創造了原初之水。』在《卡薩卡奧

義書》(Kathaka Upanishad) 中有更清楚的陳述：『生主是這個宇宙。瓦克是他的第二個。他與她關聯 ... 她創造了這些生物，並再次進入生主們。』*

【*這將瓦克和「王冠」與女神「觀音」聯繫在一起，後者是「慈悲的母親」，是靈魂的神聖聲音，即使在外傳的佛教中也是如此；她是「觀世音」的女性方面，「觀世音」是邏各斯，創造的話語，同時根據密傳佛教，它用聽得見的聲音對啟蒙者說話。希伯來人神聖之聲的女兒 (Bath Kol) 從聖殿幔子內的施恩座回應，也是它的一個結果。】

在這裡，我們可以順便指出一些印度虔誠善良的傳教士，他們對於印度宗教的諸多不公正誹謗。其中一個寓言——在《百道梵書》中——說到，梵天作為人類之父，通過與他自己的女兒瓦克（也被稱為晨光(Sandhya)和一百個形體(Satarupa)）亂倫而完成生殖的工作，因而不斷責備婆羅門、譴責他們「可憎的、虛假的宗教」。除此之外，歐洲人很容易忘記的一個事實是，族長洛特 (Patriarch Lot) 在人類形態下也犯下了同樣的罪行，而梵天，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生主，以雄鹿的形式和他女兒一頭雌鹿(rohit) 亂倫，而《創世紀》的密傳解讀(第三章)顯示了同樣的結果。此外，這個印度寓言肯定有一種宇宙上意義，而不是生理學意義，因為瓦克是阿底提和原初質(混沌)的置換，而梵天是那羅延(Narayana)的置換，是進入大自然並使之結果之神之精神；因此，在這個概念中根本沒有生殖器。

前面已經說過，「阿底提-瓦克」是女性邏各斯，或「話語」；且卡巴拉的王冠也是如此。這些女性的邏各斯們在它們的本體方面，與光、聲和以太都是相互關聯的，顯示了古人在物質科學方面(被現代人所知的)是多麼見多識廣，以及那門科學在精神層面和星光層面的誕生。

『我們的老作家說過，瓦克有四種 ... 超聲音(para)、理念聲音(pasyanti)、內在聲音(madhyama)、物質聲音(vaikhari) (在《梨俱吠陀》和《奧義書》中找到的語句) ... 物質聲音(Vaikhari Vach) 就是我們所說的。』它是聲音、言語，再次成為對我們物質感官之一來說可感知和客觀的存在，並被置於知覺法則之下。因此：『每一種物質聲音都存在於它的內在聲音中 ... 存在於視覺聲音中，並最終在其超聲音形式 ... 這個神聖音節 (Pranava) *被稱為瓦克的原因是，大宇宙的這四個原則對應於瓦克的這四種形式 ... 整個宇宙的客體形式是物質聲音；邏各斯之光是內在聲音形式；邏各斯本身就是理念聲音形式；而梵則是瓦克的超聲音方面(超越所有本體的本體)。(《博伽梵歌》注釋)。

【*神聖音節 (Pranava) 例如 Om，是瑜伽修行者在冥想時念出的一個神秘術語；根據外傳評論者的說法，這個術語被稱為 Vyahritis，或「Om, Bhur, Bhuva Swar」(Om，大地，天空，天堂)——神聖音節也許是最神聖的。它們在憋氣時發聲。參見Manu II. 76-81，和米塔克薩拉(Mitakshara)對亞給納瓦克亞-蘇瑞提(Yajnavalkya-Suriti)的評論，I. 23。但密傳的解釋要深入得多。】

因此，若以世界上最(表面上)不同的三種宗教哲學為例，即印度哲學、希臘哲學和迦勒底希伯來哲學，那麼，瓦克、聖在(Shekinah)、或畢達哥拉斯的「天體音樂」是相同的。這些人物和寓言可以從四個(主要的)和三個(次要的)方面、或總共七個方面來看待，就像在神秘主義中一樣。超聲音形式是永遠主體性的，是潛在的光和聲音，它永遠存在於不可認識者的懷中；當它被轉移到邏各斯的理念、或它潛在的光時，它被稱為理念聲音(pasyanti)，而當它成為那光的表達時，它是內在聲音。

對此卡巴拉給出了這樣的定義：『有三種光，以及那(第四種)穿透其他光；(1)清澈穿透的光，客觀性的光(2)映像的光，和(3)抽象的光。十質點，三者和七者，在卡巴拉中被稱為 10 話語(D-BRIM, Dabarim)，是天上之光的數字和散發物，同時是亞當卡蒙和王冠，或「(梵天)生主-瓦克」。光、聲、數字是卡巴拉中創造的三個要素。梵只能通過發光的點(邏各斯)來認識，而邏各斯只能通

過原初質來認識梵。同樣地，亞當卡蒙也只能認識到聖在 (Shekinah)，儘管他是「無限」的載體。亞當卡蒙在密傳的解釋中是數字十的總和，即質點們 (他自己是三位一體，或者是遍一不可知神的三個屬性)。*『當天上人(或邏各斯)第一次以王冠†(Kether)的形式出現，並將自己等同於王冠(Sephira)時，他讓七個燦爛的光從它(王冠)中散發出來，』使他們的總數為十；因此，一旦「梵天-生主」與瓦克分離 (仍與之相同)，就會使那七個聖人、七個摩奴或生主們從那個王冠中發出。在外傳教導中，人們總是會發現10 和 7，不管是質點還是生主們；而在密傳主義中，總是 3 和 7，它們也生成 10。只有當在顯化範圍裡被分成 3 和 7 的時候，它們形成雌雄同體 ① 和圖形X的顯化和分化 ②。

【*正是這個三位一體意味著「毗瑟奴的三步」；這意味著：(毗瑟奴在外傳教導中被認為是無限)——從梵發出原初質、精神(Purusha，邏各斯)和物質 (Prakriti)：即瓦克的四種形式(包括自身作為集成)。在卡巴拉是無限(Ain-Soph)、聖在 (Shekinah)、亞當卡蒙和質點，這四種 (或三種相異的散發物) 仍是一體的。】

【†迦勒底的《數字書》。在當前的卡巴拉中，耶和華的名字取代了亞當卡蒙。】

這將幫助學生理解為什麼畢達哥拉斯尊崇那神 (邏各斯) 是統一性的核心和「和聲之源」。我們說這個神是邏各斯，而不是住在孤獨和寂靜中的單體，因為畢達哥拉斯教導說，統一性不可分割，因而是沒有數字的。這也是為什麼他要求申請進入他的學校的候選人，應該已學習算術、天文學、幾何學和音樂，這些被認為是數學的四個部分。*這又一次解釋了為什麼畢達哥拉斯斷言數字學說——神秘主義中最重要的——是由天上的神靈向人類揭示的；世界從混沌中被聲音或和聲召喚出來，並按照音樂的比例原則建造；那主宰凡人命運的七大行星有著和諧的運動，『其間距對應於音程，發出各種聲音，是如此完美和諧，它們能奏出最甜美的旋律，而我們卻聽不到，這只是因為我們的耳朵無法聽到這偉大的聲音。』(肯索里努斯 Censorinus)

【*殉教者游斯丁 (Justin Martyr) 告訴我們，由於他對這四門科學一無所知，他被畢達哥拉斯學派拒絕作為入學候選人。】

在畢達哥拉斯的神譜中，天上群眾的階層是用數字標記與表示的。畢達哥拉斯曾在印度研究神秘科學；因此我們發現他的學生說道：『單體(顯化者)是所有事物的原則。從單體和不確定的二元(混沌)，產生數字；從數字產生點；從點產生線；從線產生表面；從表面產生固體；從這些產生堅實物體，有四個元素——火、水、氣、土；世界是由所有轉變的(相關的)和完全改變的一切所組成。』——(在 Vit.Pythag 中的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 Laertius)。

就算它不能完全解開這個謎，無論如何，它揭開了籠罩在瓦克身上奇妙寓言的神秘面紗一角，她是所有婆羅門女神中最神秘的一位，人們稱她為「擠出營養和水的悠揚母牛」(塵世和她所有的神秘力量)；同樣的，她「為我們提供營養」(物質塵世)。伊希斯也是神秘的大自然和塵世；而她的牛角使她等同於瓦克。後者其最高形式被視為超聲音之後，變成造物的低等或物質的末端——物質聲音。因此，她是神秘大自然，雖然也是物質的，有著她所有的神奇的方式和屬性。

同樣的，她作為言語和聲音的女神，以及阿底提的等價物——她在某種意義上是混沌。無論如何，她是「眾神之母」，而真正顯化的神譜使於梵天(自在主，或邏各斯)和瓦克，就像使於亞當卡蒙和王冠一樣。在這些之上，一切都是黑暗和抽象的推測。靈視者們、先知和開悟者們連同禪那主們或稱眾神一起，都有了堅實的基礎。無論她作為阿底提，還是希臘諾斯替派的神聖索菲婭，她是七個兒子的母親：這些是「臉的天使們」、「深淵的天使們」、或《死者之書》中的「大綠者」。《德基安之書》(通過冥想獲得知識) 說道——

『偉大的母親將 △, I, □, 第二個 I 和 ☆* 置入懷裡，準備把將他們誕生出來，這些是 □△I (或 4,320,000，週期) 的勇敢兒子們，其兩個年長者是 ○ 和 · (點)。』

【*31415，或者 π 。是綜合體，或者說群眾統一於邏各斯和點中，在羅馬天主教中被稱為「臉的天使」，在希伯來語中「如同神」——即顯化表現。】

在每一個 4,320,000 週期的開始，七者 (或者如某些民族所說八位) 偉大的神靈降下來以建立事物的新秩序，並推動新的週期。第八個神是統合的圓圈或邏各斯，在外傳的教條中它與其群眾是獨立的，正如古希臘人的三個神聖本質被現在的教會被認為是在三個不同的人物。一個評論說道：『大能者執行他們的偉大工作，並且每次他們穿透進入我們的幻覺性面紗 (氛圍)，留下永恆的紀念碑來紀念他們的訪問。』*因此，我們被教導說，大金字塔是在他們的直接監督下建造的，『當極星 (Dhruva，當時的北極星) 處於他的最低點時，昴宿星 (Krittika) 從他的頭頂 (在同一條子午線上，但在上面) 觀看巨人的工作。』因此，第一個金字塔建造於一個恆星年的開始時，在阿爾法北極星 (Dhruva) 之下，因而一定是在超過 31,000 年 (31,105) 前。本生 (Bunsen) 認為埃及有 21,000 多年的歷史是正確的，但這一讓步仍未窮盡這個問題的真相和事實。《自然創世紀》的作者寫道：『埃及祭司和其他人所講的埃及計時故事，在所有逃脫聖經束縛的人看來已不那麼像謊言了。最近在薩卡拉 (Sakkarah) 發現了銘文，提到了兩個天狼星週期 ... 記錄的當下距現在大約 6,000 年前。因此，當希羅多德 (Herodotus) 在埃及的時候，埃及人已經——如現在所知——觀察到天狼星至少有五個不同的 1461 年週期。祭司們告訴希臘詢問者，他們已計算的時間之久，使太陽在日落的地方升起兩次，在升起的地方日落兩次。這個 ... 若要理解為大自然的事實，則代表兩個進動週期，即 51,736 年的週期。』 (第二卷，第 318 頁。請參見第二部，「婆羅門的年表。」)

【*他們在每一個恆星年 (25,868 年) 的週期開始出現，因而得到迦勒底的名稱「卡布里」 (Kabeiri 或 Kabarim)，因為它的意思是「諸天的量測」，來自「量測」 (Kob) 和諸天 (Urim)。】

摩爾艾薩克 (參見柯切 (Kircher) 的《俄狄浦斯》(Oedipus) 第二卷第 425 頁) 展示了古代敘利亞人如何定義他們「統治者」和「活躍神靈」的世界，就像迦勒底人一樣。最低的世界是「月下世界」(我們的世界)，是由第一或更低階層的「天使」所看守；排列第二的是水星世界，由「大天使」統治；然後是金星世界，她的眾神就是「權天使們」；第四是太陽世界，它是我們這個體系中最崇高、最強大眾神的領域，即所有國家的太陽神靈；第五是火星，由力天使統治；第六——貝爾 (Bel) 或木星，是由主天使統治；第七——土星的世界——由座天使統治。這些是形體的世界。在之上是四個更高的，總共七個，因為最高三個的是「不可談及、不可說出的」。第八由 1,122 顆星星組成，是智天使的領地；第九是熾天使，因為它們距離遠而歸屬於行走的無數星星；至於第十是基爾舍 (Kircher)，引用了摩爾艾薩克的話，說它是『由看不見的星星組成的，他們說可以視為雲——它們在我們稱之為銀河系 (Via Straminis) 的區域中聚集得如此之多；』他急忙解釋說：『這些是路西法的星星，連同他可怕的沈船一起被吞沒。』在第十世界 (我們的四元組，或無形體世界) 之後及其上的世界是甚麼，敘利亞人無法說。『他們所知道的是，正是從那裡開始了無限的廣闊而不可理解的海洋，真正神的居所，沒有邊界或終點。』

商博良 (Champollion) 展示在埃及人中也有同樣的信仰。赫耳墨斯談到了「父-母」和兒子，他們的精神 (集體上是「神聖法令」) 塑造了宇宙，他說：——『七個代理人 (媒介) 也被形成，以在他們各自的圓圈裡包含物質世界 (或稱顯化世界)，這些代理人的行動被命名為「命運」。』他又列舉了七、十和十二的階層，要在這裡詳細說明就太長了。

就像《梨伽毗荼羅》(Rig Vidhana) 和《梵卵往世書》以及所有這些作品一樣，無論是描述《梨俱吠陀》咒語的魔法功效還是未來的劫，韋伯博士和其他人都宣稱是現代匯編，「可能只屬於《往世書》時代」，因而讓讀者參考他們神秘的解釋是沒有用的；我們也可以簡單地引用那些東方學家

完全不知道的古籍。這些著作解釋了令學者困惑的問題：七聖者 (Saptarshi) 即梵天的「心智所生之子們」，在《百道梵書》中以一套名字被提及；在《摩訶婆羅多》又有另一套；而《伐由往世書》將布里古 (Bhrigu) 和達剎 (Daksha) 的名字添加到名單中，因而有 9 個而不是 7 個聖人。但在所有外傳的經文中都是如此。秘密教義給出了一個很長的聖人系譜，但將他們分成許多類。就像埃及人的神靈，他們被分為 7、甚至 12 類，印度聖人的階層也是如此。前三群體是神聖的，宇宙的和月下的。然後是我們太陽係中的太陽神靈、行星神靈、次塵世神靈、以及純粹的人類——英雄們和摩奴 (Manoushi)。

然而，目前我們只關心宇宙前、神聖的神靈，即生主們或「七建者」。在每一個宇宙生成論中，都可以清楚地發現這個群體。根據馬伯樂 (M. Maspero) 的說法，由於埃及古代文獻的丟失，『在研究埃及宗教進化史上，現有材料和歷史數據既不完整、也不容易理解』——為了使秘密教義所提出的說法得到部分或間接的證實，就必須求助於古代墓葬上的贊美詩和銘文。這樣的一個例子無論如何表明，奧西里斯就像「梵天生主」、亞當卡蒙、奧瑪茲達 (Ormazd)，還有那麼多其他的邏各斯們，是一群「創造者們」或建設者們的首要 and 綜合。在奧西里斯成為埃及的「一」和最高的神之前，他在阿比多斯 (Abydos) 被崇拜為天上建造者群眾的首領，這些屬於高等的三個階層。銘刻在阿比多斯墳墓的石碑上的贊美詩 (第三登記冊) 是這樣描述奧西里斯的：『向你致敬，奧西里斯，西伯 (Sib) 的長子；你是源自女神努 (Noo，原初之水) 的六神之中最偉大的，你是你父親拉的最愛；眾父之父、永續之王、永恆之主 ... 當這些從你母親的胸中散發出時，你收集了所有的冠冕，並把蛇 (Uræus 或 naja)* 戴在你的頭上；這多形態的神，其名字未知，且在各城各省中有許多名字 ...』他從原初之水裡出來並以蛇為冠，是宇宙之火的蛇之象徵，他自己則是六位主神中的第七位，他們源自「父-母」，努 (Nou) 和努特 (Nout，天空)，奧西里斯即是生主首領、質點首領、「大天使-奧瑪茲達」(Amshaspend-Ormazd) 首領！這個後來的太陽神和宇宙神，在宗教進化的初期，無疑的地位等同於「名字是秘密」的大天使。這位大天使米迦勒是猶太的隱藏之神在塵世上的代表，簡而言之：這是他的「臉」，據說在猶太人面前像「火柱」一樣消失了。伯努夫 (Burnouf) 說：『七大天使 (Amshaspend) 肯定是我們的大天使，也指神聖美德的人格化。』(《亞克納評論》，第 174 頁) 因此，這些大天使們「肯定」是印度教徒的七聖人，儘管我們幾乎不可能將他們按照異教的原型來分類與對照，因為就像奧西里斯一樣，他們「在各城各省中有許多名字」。然而，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內容將按順序展示。

【*這個埃及詞「蛇」(Naja) 讓人聯想到印度的「蛇神」(Naga)。梵天、濕婆和毗濕奴都戴上了蛇冠，並與蛇相關——這是他們週期性和宇宙特性的標誌。】

有一件事因此得到了不可否認的證明。一個人越是研究他們的階層並找出他們同一性，就越能證明我們從最早的歷史時期就知道，不管過去和現在的人格化神靈中，沒有一個不屬於宇宙顯化的第三階段。在每一種宗教中，我們都能發現隱藏的神構建基礎成果；然後從那裡發出的光線，落入原初宇宙物質(最初顯化)；然後形成雌雄同體，即人格化的男性女性雙重抽象力量(第二階段)；最後，在第三階段中，它將自己分成七股力量，這些被所有古代宗教稱為創造性力量，而被基督教徒稱為「神的各個美德」。後來的解釋和形而上學的抽象限定，從來沒有阻止羅馬和希臘教會崇拜這些「美德」，即七個大天使的人格化和不同名稱。在《塔木德》的《德魯希姆書》("Druschim"，第 59 頁，第一篇) 中，提供了正確的卡巴拉式解釋來區分這些群體。它說：

『質點一共有三群體(或階層)。第一，稱為「神聖屬性」(抽象)的質點。第二，物質的或星光體的質點(人格化)，是七個一群，另一種是十個一群。第三，形而上學的質點，或耶和華的迂迴說法，它們是最初三個質點(王冠、智慧、理解)，而其餘的七個存在是臨在的七個(人格化)神靈』(也是行星神靈)。

同樣的劃分也適用於每一個神譜的初級、次級和第三級的進化，能用以翻譯其中密傳含義。我們不能把神的抽象屬性的純形而上學人格化與它們的映像(恆星神靈)混為一談。然而，這種映像實際上是抽象概念的客體化表達：即在那神聖原型上所形成的活躍實體和模型。此外，這三個形而上的質點或「耶和華的迂迴說法」不是耶和華；後者本人帶有阿多乃(Adonai)、埃洛希姆(Elohim)、萬軍(Sabaoth)的額外頭銜，以及大量賦予他的名字，他是全能者(Shaddai)。這個名字是一種迂迴的說法，實際上，是一種過於豐富的猶太人物，總是被神秘主義者譴責。對於猶太的卡巴拉主義者，甚至是基督教的煉金術士和十字會士來說，耶和華是一個方便的屏障，它通過許多褶葉的折疊而統一起來，並被用作替代品：對於那些知道這個秘密的人來說，一個質點的名字用另一個名字也可以。四字神名、「不可言說者」、恆星的「總和」等，是為了誤導世俗而創造的，並象徵著生命和生成。*真正的秘密和「無法說出」的名字——「無話語的話語」——必須從最初七散發物的七個名字中來尋找，或者說是「火之子們」，不管在所有偉大民族的秘密經文中、甚至在《光輝之書》中，即最渺小的猶太民族的卡巴教義。這個詞是由每一種語言中的七個字母組成，能發現它體現在世界上每一座宏偉建築的建築遺跡中；從復活節島上的巨石遺跡(是某個被埋在海底大陸的某部分，距今約400萬年前*，而不是2萬年前)到最早的埃及金字塔。

【*翻譯艾維斯布倫(Avicebron)的《卡巴拉》的譯者(費城的艾薩克·邁爾先生)如此說道：『王冠(Kether)的字母是 Yod，理解(Binah)的字母是 Heh，合起來是 YaH，是女性的「名」；第三個字母智慧(Hokhmah)是 Vau，合起來 YHVH(四字神名)的 YHV，以及其效力的完整象徵。這「不可言說之名」的最後字母 Hêh 總是被應用到六個低等的和最後的質點，共七個。』... 因此，四字神名只有在其抽象綜合中才是神聖的。若它作為低等七質點的四元組，是陽物的。】

【†當然，這種說法會被認為是荒謬可笑的，只是被人嘲笑而已。但是，如果你相信亞特蘭蒂斯的最後沈沒發生在85萬年前，就像《密傳佛教》所教導的那樣(自從始新世開始逐漸衰落)，人們不得不接受所謂的利莫里亞大陸的說法，它是第三根種族的大陸，它最初幾乎被燒毀，然後被淹沒。評論是這麼說的：『最初的地球經過49火的淨化，她的人民生於火和水裡，不會死... 等等；第二個大地(和它的種族)消失了，如同水蒸氣在空氣中消失... 在分離後，第三個大地把所有的東西都消耗掉了，並沈入了低層深處(海洋)。這是雙重的八十二循環年前。』現在，一個循環年就是我們所說的恆星年，且是建立在分點的歲差上，也就是每25,868年，因此，這總共4,242,352年。更多的細節可以在第二卷文章中找到。同時，這一教義在《以東王記》中有所體現。】

我們必須更充分地討論這個問題，並提供實際的例證來證明文中所作的陳述。

就目前而言，通過一些事例，足以表明這篇專論開頭所主張的真理，即，除了基督教徒以外，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宇宙生成論，將我們的塵世、人類或任何與之有關的東西的創造，歸因於那遍一最高的起因，即普遍的神性原則的直接創造。這句話也適用於希伯來或迦勒底的卡巴拉，《創世紀》也是如此，只要後者被徹底地理、更重要的是被正確地翻譯出來。*各處都有一個邏各斯——一個「在黑暗中閃耀的光」，確實；或稱眾世界的建築師，這在密傳上是個複數。拉丁教會一如既往地自相矛盾，在把造物主的稱號只適用於耶和華時，卻為後者的運作力量採用了一整套(Kyriel)的名稱，這些名稱洩露了秘密。因為，如果上述力量與所謂的「創造」毫無關係，為什麼要稱它們為複數的埃洛希姆(Elohim, Alhim)；「神聖的工人們」和「能量們」(Energeia)、白熾的天石們(lapides igniti coelorum)，且特別是「世界的支撐者們」(Kosmokratores)、世界的管理者們或統治者們(rectores mundi)、世界之「輪」們(Rotæ)、座天使們，火焰們和力量們、「神之子們」(B'ne Alhim)、「警惕的顧問們」，等等。

【*在《塔木德》和每一個民族的宗教體系中，無論是一神論的還是異教的多神論的，都發現了同樣的保留。從卡巴拉主義者拉比所羅門·本·蓋比魯勒在《王冠·睿智之光》("Kether Malchuth")中寫的精彩的宗教詩歌中，我們選擇了一些在贖罪日祈禱中給出的定義... 『你是一，是一切數字的開

端，是一切建築物的根基；你是一，且最睿智的人都迷失於你統一性的秘密中，因為他們不知道。你是一，且你的統一性從未減少、從未擴展、且從不能被改變。你是一，但不是作為計算的元素；因為你的統一性不容許增加、變化或形式。你是存在的；但是人類的理解和視野不能抵達你的存在，也不能為你決定在哪裡、如何和為什麼。你是存在的，但只在你自己裡面，沒有別的東西能和你一起存在。你是存在的，在所有時間之前，且沒有地方。你是存在的，且你的存在是如此深刻和秘密，沒有人能穿透和發現你的秘密。你是活躍的，但在任何時間內都無法固定或知曉；你是活躍的，但不是靠一個神靈或靈魂，因為你是你自己，是所有靈魂的靈魂』，等等，等等。這個卡巴拉式的神與聖經中的耶和華有一定的差異。耶和華是亞伯拉罕 (Abram)、以撒和雅各的惡毒復仇之神，他誘惑前者並與後者角力。沒有一個吠檀多學者會承認這樣的梵。】

人們常常假設 (一如既往地不公平)，儘管中國幾乎和印度一樣古老，卻沒有宇宙生成論。一些人抱怨道：『孔子不知道這一點，而佛教徒在沒有引入人格神的情況下，就擴展了他們的宇宙起源論。』《易經》是『古代思想的精華，是一些最備受尊崇聖賢的共同結晶，但卻沒有展現出明顯的宇宙生成論。』無論如何確實有一個，而且是非常明顯的一個。這只是因為孔子不承認有來生*，而中國的佛教徒拒絕遍一造物主的想法，而接受一個起因和它無數的結果；因而他們被信仰人格神的信徒所誤解。對於像儒家這些愛著美德本身、並試圖做無私的好事而不求回報和好處的人來說，「太極」作為「變化」(輪迴)的開始，這是所有宇宙生成論中最簡短的、也許是最具啟發性的。孔子的「太極」產生了「兩儀」。而後這「二」產生了「四象」；然後是「八卦」。有人抱怨說，雖然儒家認為他們是「天、地、人的縮影」... 我們可以從他們看到任何東西。毫無疑問，許多符號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晚期的宗教符號。但是，那些多少懂得神秘數字的人，在這些「數字」中看到了宇宙與其存在 (天上的和塵世的) 的和諧漸進進化的象徵，儘管是粗略的。任何一個研究畢達哥拉斯 (與孔子同時代的人) 的原始宇宙進化論的人，都會發現同樣的思想：從遍一單獨的單體出現三元組、四元組和十元組。孔子在這篇文章前後被他的基督教傳記作者嘲笑為「談論占卜」，如下：『這八卦決定了好運和厄運，而這些將導致偉大行為。沒有比天地更偉大的圖像了沒有比四季(指北、南、東、西等)變化更大的變化了。沒有比太陽和月亮更亮的懸浮圖像。在準備使用的東西時，沒有比聖人更偉大的了。在決定好運氣和壞運氣方面，沒有什麼比神聖稻草和烏龜更偉大的了。』‡

【*約瑟夫·埃德金斯 (Joseph Edkins) 牧師，《論宇宙生成論》，320 頁。他們的行為非常明智。】

【† 如果他拒絕它，那是基於他所謂的人類變化 (重生) 和不斷的轉變。他否認人的人格是不朽的 (正如我們的觀點)，而不是指人。】

【‡ 他可能被新教徒嘲笑；但是羅馬天主教徒沒有權利嘲笑他，否則就會犯下褻瀆的罪行。孔子被在中國的羅馬天主教徒封為聖人已有 200 多年的歷史了，他們也因此在此無知的儒學家中獲得了許多皈依者。】

因此，他們之所以嘲笑「占卜的稻草」和「烏龜」、「象徵性線條」，以及嘲笑那些聖賢看著它們變成一與二、二變四、四變八，而其他的組是「三和六」，只因為他的智慧象徵被人誤解了。

因此，該作者和他的同行們無疑會對我們文章中給出的詩節嗤之以鼻，因為它們代表了完全相同的思想。古老的宇宙生成論地圖充滿了儒家風格的「線條」、同心圓和圓點。所有這些仍都代表了我們宇宙生成的最抽象和哲學的概念。無論如何，它相較於聖奧古斯丁和「可敬的比德」的宇宙生成論文而言，也使更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要求和科學目的，儘管前者的發表時間比儒家晚一千年。

孔子是古代世界最偉大的聖人之一，相信古代魔法並親自實踐，他尊敬的評論家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把《論語》的陳述視為理所當然』... 且『他在《易經》中大加讚揚。』然而，即使在他

的時代——即公元前 600 年，孔子和他的學派教導地球是圓的，甚至是日心說；然而，在中國哲學家之後大約三倍的六百年後，羅馬教皇威脅甚至將提出同樣想法的「異教徒」燒死。他因為說到「神聖的烏龜」而被嘲笑。任何一個不帶偏見的人都能看出，烏龜和羊羔之間作為神聖性的候選沒有區別，因為兩者都是象徵，僅此而已。公牛、雄鷹*、獅子、有時鴿子，是西方《聖經》中的「神聖動物」，前三者圍繞在「佈道者」周圍；而第四個(人臉)是熾天使，即火蛇，或諾斯替的善神 (Agathodaemon)。† 正如所解釋的，「神聖的動物」和「神聖四」之內的火焰或「火花」，指的是所有在神聖思想或「根」的宇宙中所發現的原型；這是完美的立方體，或者是宇宙整體和個體的基礎。它們都深澳地提到了原初宇宙形態及其最初的具體化、運作和進化。

【*在《聖經》中，被視為神聖的動物並不少：比如山羊，是勝利之神 (azazi -el)。正如阿伯以斯拉 (Aben Ezra) 所說：『如果你能理解勝利之神的奧秘，你就會知道他 (神) 名字的奧秘，因為它在經文中有著相似的含義。我將通過暗示告訴你其中的一部分奧秘；等你到三十三歲的時候，你就會理解我了。』烏龜的奧秘也是如此。一位法國虔誠的作家歡喜於聖經的隱喻詩歌，並將耶和華的名字關聯到「發光的石頭」、「神聖的動物」等等，他還引用《聖經 de Vence》(第十九卷 318 頁) 說道：『的確，他們都是埃洛希姆，就像他們的神；因為，這些天使每次代表耶和華時，都通過神聖的篡奪來冠上耶和華的聖名。』(《靈物學》(Pneumatologie)，第二卷，第 294 頁)。無疑的這個「名字」曾經在「無限者」、「遍一不可認知者」的偽裝下，作為信使們 (Malachim) 降臨人間與人類一起吃喝。但是如果埃洛希姆 (甚至更低等的存在) 被冠以仍受崇拜的神名，那麼為什麼當樣的埃洛希姆以其他神靈的名出現時，要把它們稱為魔鬼呢？

【†這個選擇很奇怪，也顯示最初基督徒的挑選是多麼自相矛盾。為什麼他們要選擇這些埃及異教的象徵？比如老鷹在《新約》中從未被提及，除了一次當耶穌提到它是一個食腐肉者？(《馬太福音》. xxiv. 28)；且在《舊約》中，它被稱為不潔；那獅子曾被比喻為撒但，兩個人都咆哮著要吃人；且牛從神殿裡趕出來。另一方面，蛇作為智慧的典範，現在被認為是魔鬼的象徵。基督宗教中的深奧珍珠退化為基督教神學，確實可以說是選擇了一個奇怪和不合適的外殼來誕生和演變它。】

在最早的印度教外傳宇宙生成論中，創造宇宙的甚至不是造物者們。因為有一本《往世書》上說：『世界的偉大建築師通過輪流踩過每個行星和身體，而將最初衝動給我們行星系統的旋轉運動。』正是這種作用『使每個球體自轉與圍繞著太陽旋轉。』在這行為之後，「太陽和月亮祖靈」(Brahmandica，禪那主們) 掌管他們各自的領域 (塵世和行星) 直到劫的結束。』創造者們是聖人們；他們中的大多數被認為是《梨俱吠陀》咒語或贊美詩的作者。當他們成為生主 (prajapati，存在之主) 時，有時是七個，有時是十；然後他們重新成為七個和十四個摩奴，以代表七個和十四個存在週期(「梵天之晝」)；因此對應於七萬古，在進化的最初階段結束時，它們被轉化為七顆恆星聖人，即七聖人 (Saptarishis)；同時他們的人類雙重體是塵世上的英雄們、國王們和聖賢們。

東方的密傳教義如此提供了一個關鍵的基調——它既是科學、哲學的、也是詩意的，正如在寓言的外衣下所看到的那樣——每個國家都遵循了它的榜樣。在我們轉向深奧的真理之前，我們必須從外傳宗教中挖掘出根本的思想，以免前者被拒絕。此外，每一個象徵——在每個民族的宗教裡——都可以用深奧的方式來解讀，並且通過將其字母轉寫成相應的數字和幾何形式——所有人都非常同意——為其正確解讀提供了證據，無論字形和符號之間的差異有多大。因為在一開始這些符號都是相同的。以各種宇宙生成論的開篇句子為例：在每種情況下，它要麼是圓、要麼是蛋、要麼是一個頭。黑暗總是與這第最初符號相關，並圍繞著它——正如在印度、埃及、「迦勒底-希伯來」甚至斯堪的納維亞體系中所顯示的那樣——因而有黑烏鴉、黑鴿子、黑水、甚至黑火焰們；阿格尼 (Agni) 的第七舌，被稱為「卡利」(黑色) 的火神，因為它是一種閃爍的黑色火焰。兩只黑鴿子從埃及飛來，落在多多那 (Dodona) 的橡樹上，並給希臘諸神起了名。洪水過後，諾亞放出了一隻黑色的烏鴉，這是宇宙沈睡期的象徵；在沈睡期結束時，我們的地球和人類開始了真正的創造或進化。奧丁的黑烏鴉在女神薩迦 (Saga) 周圍翩翩起舞，『向她低聲訴說著過去和未來。』這些黑鳥到底是什麼意思？它們都與原

初智慧有關，是從前宇宙萬物之源流出，而此來源以頭、圓、蛋為象徵；且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意義，並與原初原型人(亞當卡蒙)有關，這是所有事物的創造起源，是由宇宙力量的群眾所組成的——創造性的禪那主們，而在這些之外一切都是黑暗。

讓我們轉向卡巴拉的智慧——即使它現在是被掩蓋和扭曲的——用它的數字語言來解釋一個近似的意思，至少在「烏鴉」這個詞上。這是它在《量測之源》中給出的數值。

『烏鴉這個詞只用了一次，被視為 $\text{eth-h'orebv} = 678$, 或 113×6 ；而鴿子被提到五次。其值為 71，而 $71 \times 5 = 355$ 。六個直徑(烏鴉)交叉，會將 355 的圓周分成 12 個部分或區間；且 355 每單位再除以 6，就等於 213-0，也就是《創世紀》第一節的「頭」(「在起初」)。以同樣的方式再除以 2，或 355 除以 12，會得到 213-2，或 B 'rash，即《創世紀》的第一個單詞，帶著它的介詞前綴，在天文學上表示相同的具體一般形式，與這裡所指的相同。』《創世紀》第一節的秘密解讀是：『在起初(B 'rash)或頭，創造了眾神、諸天和地』——一旦確定了洪水(或諾亞的洪水)的類似含義，就很容易理解烏鴉的密傳含義。無論這個象徵性的寓言還有多少其他含義，它的主要含義是一個新的循環和一個新的輪次(我們的第四輪次)。*「烏鴉」或者叫「Eth-H'Orebv」，與「頭」有著相同的數值，且前者不返回方舟，而鴿子會帶著橄欖枝返回；當諾亞，這個新種族的新人類(其原型是昆婆斯婆多摩奴 Vaivasvata Manu)，準備離開方舟(塵世大自然的子宮 Argha)，象徵著前三個種族中純粹精神性、無性的、雌雄同體的人，他們永遠從地球上消失了。耶和華、亞當、諾亞在卡巴拉中的數值是一樣的：因此，在最好的情況下，是神降臨到亞拉拉特山(Ararat，後來在西乃山Sinai)，以通過自然過程將自己的形象投生在人身上：因而有《創世紀》中的母親子宮，以方舟為象徵，以即(西奈)山等等。猶太人的寓言既是天文學的、又是純粹的生理學的，而不是擬人化的。

【*布萊恩特說得對：『德魯伊巴德辛(Druid Bardesin)提到諾亞，他在方舟裡呆了一年加一天、即 $364+1=365$ 天之後，從方舟裡出來(一個新的生命週期的誕生)，而當他從洪水中誕生時，尼普頓(Neptune)祝賀他，並祝他新年快樂。』在密傳上，這個「年」或「週期」是指在新種族，是在性別分離之後，由女人所生的人，而這是寓言的次要意義：它的主要意思是第四輪次的開始，或新的創造。】

這就是兩個體系(雅利安和閃族)之間的鴻溝，儘管它們建立在相同的基礎上。正如《卡巴拉》的一位闡釋者所示，『希伯來人哲學的基本思想是，神把所有的東西都包含在他自己裡面，而人就是他的形象；男人，包括女人(作為雌雄同體)；』並且，『幾何學和數字(以及適用於天文學的測量方法)包含在男人和女人的術語中；若要消除這種模式的表面上不協調，可以通過展示男人和女人與特定的數字、度量和幾何系統的關聯，通過臨產的時間區段，這使術語和所顯示的事實之間產生聯繫，並完善了所使用的模式。』有人認為，最初的起因是完全不可認知的，『它的最初可理解顯化的象徵是一個有直徑的圓，因而同時代表了幾何上、陽物上和天文學的概念；』這最終被應用於『單純人類生殖器官的意義。』*因此，從亞當和族長們到諾亞的整個事件週期，都適用於陽物上和天文學的用途，一個調節著另一個，比如月亮週期。因此，他們的起源也開始於他們出方舟之後，以及洪水的結束——在第四種族。對於雅利安人來說則不然。

【*未發表的手稿(但見《量測之源》)】

東方的神秘主義從來沒有萬物的容器(遍一無限神)降格為這樣的用途；這可見於《梨俱吠陀》中梵天的缺席、以即樓陀羅(Rudra)和昆濕奴(Vishnu)在其中佔據的適當位置，他們成為了強大和偉大的眾神，是年代較晚外傳信仰的「無限者」。但即使他們或許三個是「創造者」，也不是直接的創造者和「人類的祖先」。後者被顯示佔據一個更低等的階層，且被稱為生主們(Prajapatis)、月亮祖靈們(Pitris)等等——從來不是「遍一無限的神」。神秘哲學只認為物質的人以神的形象所創造：且後者只是「低階眾神」。只有那「本體」(Higher-Self)才是真正的自我，是神聖的也是「神」。

XIII. 七造物

『沒有白天也沒有黑夜，沒有天空也沒有大地，沒有黑暗也沒有光明，也沒有任何其他東西，而只有「一」，這是智力無法理解，「那個」是梵天和精神 (Pumis) 和原始物質 (Pradhana) 』（《吠陀：毘濕奴往世書評論》）；或確實是：『遍一至高梵天精神 (Pradhanika Brahma Spirit)：「那個」過去存在。』「至高梵天精神」是原初質和梵。

在《毗瑟奴《往世書》》中，破滅仙人(Paraśara)對他的學生彌勒(Maitreya)說：—『我如此向你解釋了六造物，優秀的聖者(Muni) ... 阿瓦克斯羅塔斯 (Arvaksrotas) 的創造是第七個，也就是創造人類。』接著他又談到了另外兩個非常神秘的創造物，評論家們對它們有各種各樣的解釋。

奧利金 (Origen) 評論他的對手塞爾蘇斯 (Celsus) 寫的書—那些被謹慎的教會神父毀掉的書籍—顯然回答了他反駁者的論點，同時也揭示了他的體系。這顯然是七重的。但是他的神譜、恆星或行星的起源、聲音和顏色的起源，頂多作為一種諷刺性的回答。塞爾蘇斯，你看，『渴望展示他的學識』，談到創造的階梯有七個門，且在它的最上面第八個—永遠關閉。它解釋了波斯密特拉教的奧秘，『此外，也補充音樂上的原因。』... 對於這些，他再一次努力去『補充與音樂上考量相關的第二個解釋，』*—即包括音階的七個音符，星星的七神靈，等等。

【*奧利金《反對塞爾蘇斯》("contra Celsum"), b. vi., 第 22 章。】

瓦倫蒂諾 (Valentinus) 詳細闡述了偉大七者的力量，他們由「不可言說者」(Ar(r)hetos) 召喚來創造這個宇宙，它的名字是由七個字母組成，代表了最初的七個一組。這個名字(Ar(r)hetos)一體是表示那「一」(邏各斯)的七重性質。在《蒂邁歐篇》(Timaeus, 第121 頁)中，普羅克勒斯說：『女神瑞亞 (Rhea) 是一個單體、二元和七重，』她自己包含了所有的泰坦尼達 (Titanidæ)，『它們是七個。』

在幾乎所有的《往世書》中都能找到這七造物。它們都先於威爾遜所翻譯的—「不可分原則」，與任何感官對象獨立的絕對精神。它們是— (1) 普遍靈魂的創造 (Mahattattwa)：「無限智能」或「神聖心智」；(2) 元素創造 (Bhûta 或 Bhûtasarga)，是普遍不可分基質的最初分化；(3) 有機進化 (Indriya 或 Aindriyaka)。『這三個是物質 (Prākṛita) 的創造，是不可分原則之後發展不可分性質；(4) 可感知事物的首要創造 (Mukhya)，創造出不活躍物體；(5) 動物的創造 (Tairyagyonya, 或 Tiryaksrotas) (6) 神靈的創造 (Urdhwasrotas)† (?)；(7) 人類的創造(Arvaksrotas)。(參見《毗瑟奴《往世書》》)。

【*經文說：『而第四種創造在這裡是首要的，因為那些不可移動的東西被強調為首要的。』(參見菲茨愛德華·霍爾 (Fitzedward Hall) 的《糾正》。)】

【†「神靈」怎麼會是在動物之後被創造出來呢？「動物」一詞的密傳含義是指所有動物生命的胚芽，包括人類在內。人被稱為獻祭的動物，是所有動物創造中唯一向神靈獻祭的動物。此外如前所述，「神聖動物們」在聖典中通常指黃道帶的 12 個星座。】

這是在外傳文本中給出的順序。根據密傳教導，有七個主要的和七個次要的「創造」；前者是由一個無起因的力量所自發演化的不同力量；後者顯示已分化的神聖元素們散發出顯化的宇宙。

無論是密傳的還是外傳的，上面列舉的所有創造都代表了 (7) 進化時期，無論是在梵天的一個「壽命」還是一個「白晝」之後。這是神秘哲學最卓越的教導，然而，此哲學描述原始的「創造」時，從來不使用「創造」這個術語，甚至也不用進化這個術語，而是稱所有這些力量為「無起因力

量的各個方面」。在《聖經》中，七個時期被矮化為創世的六天和安息的第七天，而西方人堅守字面上的解釋。在印度哲學中，當活躍的造物者創造了諸神的世界、創造了所有未分化元素的胚芽、以及未來感官的萌芽(簡而言之，就是本體世界)時，宇宙在4,320,000,000年的「梵天之日」期間保持不變。這是東方哲學的第七個被動時期，在西方稱「安息日」，它是在六個活躍進化時期之後。在《百道梵書》中，「梵」(中性)是所有起因的絕對起因，它輻射出眾神。在(通過其固有的性質)輻射了眾神後中斷了工作。在《摩奴書》的第一卷裡說到，『在每個梵天之夜(沈睡期)結束的時候，在入睡後醒來，並且通過運動的單獨能量使精神從自身散發出來，精神存在於它的本質中，只是尚未出現。』

在卡巴拉主義的《創世之書》("Sepher Jezirah")中，作者顯然重述了摩奴的話。在書中，神聖基質被描繪為在永恆、無限和絕對中獨自存在著；並同樣從自身發出精神。「活躍神的精神是遍一的，他的名是受祝福，他是永生的！聲音、精神、話語，這就是聖靈。」(《創世之書》"Sepher Jezirah", chap. 1, Mishna IX.)這就是卡巴拉主義的抽象三位一體，如此地被神父們粗魯的擬人化了。從這個三重的「一」散發出整個宇宙。首先從「一」散發出數字「二」，或空氣，即創造性的元素；然後產生數字「三」，是「水」，來自空氣；以太或火圓滿了神秘四(Arba-il)。(出處同上)在東方教義中，火是第一個元素—以太，綜合了所有元素(因為它包含了所有元素)。

在《毗瑟奴《往世書》》中，列出了完整的七時期、「精神-靈魂」逐漸進化、以及物質(或原則)的七種形式的進化。不可能在這篇文章中一一列舉。讀者被要求細讀一本《往世書》。

『耶戶大(R. Yehudah)寫道，據紀載：『埃洛希姆說：在諸水中要有一個穹蒼...在那個時刻...神聖者創造了世界，他(他們)創造了上方七個天上層面。他創造了下方的七個塵世、七個海洋、七天、七條河流、七個星期、七年、七次、世界存在的七千年...所有的第七個千年。所以下方有七個塵世，它們都有人居住，除了上面的和下面的那些。還有...在每個塵世之間，都有一個蒼穹在彼此之間展開...在它們(這些塵世)中有不同樣貌的生物...但如果你反對、並說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來自亞當，事實並非如此...而下面的塵世，它們從何而來？他們來自地球的鏈，來自下面的天上層面，』等等。*

【*《卡巴拉》，"Qabbalah", p. 415-16, by T. Myer, Philadelphia。】

伊里諾斯(Irenaeus)為我們證明了(一個非常不情願的證人)諾斯替派教了同樣的體系，並非常小心地掩蓋了真正的密傳意義。然而，這種「掩蓋」與《毗瑟奴《往世書》》和其他的是相同的。伊里諾斯如此描寫馬爾科人(Marcosians)：『他們認為火、水、土、氣這四種元素，首先是按照上面最初四元組的形象產生的，然後當我們加上它們的作用，即熱、冷、乾和濕後，就會得到一個與八元組完全相似的結果。』(B.i. ch. xvii.)

只有這個「相似性」和「八元組」本身是一種掩蓋，就像在《毗瑟奴《往世書》》的七造物中，其中又增加了兩種，其中第八種稱為「同時具有善與惡的特質」(Anûgraha)，這是一個數論派而非《往世書》的觀念。因為伊里諾斯又說了一遍(b. i. xxx.6)『他們(諾斯替派)有類似的第八造物，有好有壞，有神靈也有人。他們斷言人是在第八天形成的。有時他們肯定他是第六天造的，有時又認為是第八天；除非也許他們的意思是，他的塵世部分是在第六天形成的，而他的肉體部分(?)是在第八天形成的；他們區分了這兩者的不同。』

他們是如此的「不同」，但並非伊里諾斯的區分方式。諾斯替派在天上層面有一個高等的七元組(Hebdomad)，也有一組低等的；第三個是在物質層面的塵世七元組。Iao是神祕的神靈和月亮的攝政者，如在奧利金(Origen)的圖表所記載，是這些高等「七天上層面」的首領，*因而等同於月亮祖靈的首領，他們給月亮禪那主們起了這個名字。『他們斷言這七天上層面是有智能的，並且把它

們當天使們來稱呼，』伊里諾斯寫道；他補充說，因為這個原因，他們把他叫做七重Iao (Iao Hebdomas)，而他的母親被叫做「八元神」(Ogdoas)，因為正如他解釋的那樣，『她保留了普累若麻 (Pleroma) 的最初誕生的和最初八元組的數字。』(同上，b. i.v.2)

【*只有比塵世的靈魂或「天上層面」優越而已。】

這「最初誕生的八元組」是 (a) 在神譜中第二個邏各斯 (顯化的)，因為他誕生自七重的最初邏各斯，因而他是這個顯化層面上的第八個；(b) 在占星學中，它是太陽 (Mārttanda)，是阿底提的第八個兒子，她在保留她的七個兒子 (行星們) 時將他拒之於外。因為古人從來沒有把太陽視為行星，而是看作中心且固定的恆星。這就是七射線者阿格尼 (Agni) 所誕生的第二個七元組，他是太陽和其他，只不過不是七大行星，因為行星們是蘇利耶 (Surya，太陽) 的兄弟，而不是他的兒子們。諾斯替派認為，這些星光界神靈們的首領是伊達波思 (Ildabaoth，源自 Ilda 之「孩子」，和 Baoth「蛋」)，是索菲婭·阿查莫斯 (Sophia Achamoth) 的兒子，而她是索菲婭 (智慧) 的女兒，其區域是普累若麻，且這些星光界神靈是他 (伊達波思) 的兒子們。他從自己身上產生了六個恆星神靈：朱庇特 (耶和華)、撒保 (Sabaoth)、亞多尼 (Adonai)、以羅伊 (Eloi)、奧斯拉底 (Osraios)、亞斯塔法俄斯 (Astaphaios)[†]，而他們正是第二個或較低等的七元組。至於第三個七元組，它是由七原初人所組成的，他們是月亮神靈們的影子，由第一個七元組所投射出來的。在這一點上如所見，諾斯替主義者並沒有與密傳教義差太多，除了他們掩蓋它。至於伊里諾斯是在第六天、還是第八天創造人的爭議，這這涉及到內在人的奧秘，且他顯然不知道「異教徒」的真正教義。只有在讀者讀完第二卷、並充分理解了密傳教義中的人類起源之後，它才會被讀者理解。

【*參見《揭開伊西斯的面紗》第一卷第一頁 183 頁。】

【[†]參見金恩 (King) 的《諾斯替》(Gnostics)。其他教派認為耶和華是伊達波思本人，而金恩將他等同於薩圖恩 (Saturn) 。

伊達波思是摩奴的翻版。後者誇口說：『啊，最佳的兩次誕生之人！要知道我 (摩奴) 是他，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是那個男性維拉吉 (Viraj) ... 自發產生的。』(I.33) 他首先創造了十個生主們 (Prajāpatis)，如36節所述，他們 ... 『產生七個其他摩奴。』(《摩奴法典》) 伊達波思也這麼做，他宣稱：『我是父與神，沒有任何事物在我之上。』為此他的母親冷靜地數落他說：『不要撒謊，伊達波思，因為萬物之父，最初人 (Anthropos) 是在你之上，最初人的兒子也在你之上。』(伊里諾斯，Irenaeus, b. i, ch. xxx., 6) 這很好的證明了有三個邏各斯 (除了由第一個所出生的七者)，其中一個是太陽邏各斯。且再次提到，那個高於伊達波思這麼多的「最初人」是誰？只有諾斯替的記錄才能解開這個謎。在《直覺智慧》(Pistis Sophia) 中，四元音的名字Ieov在每種情況下都伴隨著「原初人」的綽號。這再次表明斯諾替只是我們古老教義的回聲。梵、梵天和摩奴 (第一個會思考的人) 所對應的名字是由一個元音、三個元音和七個元音組成。馬庫斯的哲學像畢達哥拉斯的哲學，談到了七個天上層面對他的啟示，他們在宣告七個(天使)階層的七個名字時，各自有一個元音。

當精神滲透到宇宙七原則的每一個微小原子時，次級創造在先前所述的休息時期過後就開始了。

拉比西緬 (Rabbi Simeon, "The Nuctameron of the Hebrews") 說：『在第二「小時」中，造物者們 (埃落希姆) 描繪出人的形體輪廓。』米施納說：『一天有十二個小時，正是在這期間完成了創造。』「一天十二小時」又是一個被矮化的翻版，是原始智慧微弱而忠實的回聲。它們就如同神靈的 12,000 神聖年，是一個循環障眼法。每一個「梵天之日」有 14 個摩奴，而希伯來的卡巴拉主義者遵循著迦勒底人，把這偽裝成 12 個「小時」*。泰安那 (Tyana) 的阿波羅尼奧斯 (Apollonius) 的《十二小時》(Nuctameron) 也同樣如此。卡巴拉主義者說：『十二面體隱藏在完美的立方體中。』這其中

的神秘含義是，精神轉化為物質的十二次大轉變(即 12,000 神聖年)發生在四個偉大時代(或稱第一個大時代)中。它開始於形而上學和超人類，並結束於宇宙和人的物質性和純粹人類本性。在沿著可見和不可見的精神和物質進化線時，東方哲學可以給出這經歷多少凡人年，而西方科學未能做到這一點。

【*然而，在其他地方這身份被揭露。參上方引用伊本吉布里勒 (Ibn-Gabir) 的話，以及他的 7 天上層面、7 塵世等等。】

最初創造被稱為光 (精神) 的創造；而第二創造是黑暗 (物質) 的創造。*兩者能在《創世紀》第一章第 2 節和第二章開頭中看道。最初是自生神靈 (埃洛希姆) 的散發物；第二是物質性質的。

【*這千萬不能與宇宙前的「黑暗」混淆，即「神聖一切」。】

這就是為什麼《光輝之書》中說道：—『哦，夥伴們，夥伴們，人作為散發物同時是男人女人；在母方也在父方。這話的意思是這樣的：—埃洛希姆說：「要有光，就有光！」... 而這就是「雙重人！」』我們層面上的光在更高層面上是黑暗。

『在父方 (精神) 的男人女人』指的是最初創造；而在母方 (物質) 指的是第二創造。雙重的人是亞當卡蒙，是男性女性的抽象原型以及分化的埃洛希姆。人類來自於禪那主，且是一個「墮落天使」，是一個被放逐的神靈，如之後所示。

在印度，這些創造被描述如下：—

(I) 普遍心靈的創造 (Mahat-tattwa) —之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這是最終變成「普遍心靈」的原初自我進化，是「神聖心靈、意識和智能」；在密傳上，是「普遍靈魂的精神」。... 是『最有價值的苦行僧，通過其力量 (那起因的力量)；每一個產生的起因都源自其固有本性。』(《毗濕奴往世書》)『萬物的力量只有通過對「那個」(梵天) 的認識才能被理解，「那個」超越了推理、創造和類似的東西，這些力量與梵天有關。』因此，「那個」是在顯化之前。『最初是「普遍心靈」，』《林伽往世書》說道：因為「一」(那個) 既不是最初的，也不是最後的，而是一切。然而，在外傳教導中，這種顯化是「至高者」的工作 (更確切地說，是一種永恆起因的自然結果)；或者正如評論者所言，它或許能被理解為梵天在那時被創造(?)，被等同於普遍心靈，即至高者的活躍智能或運作意志。密傳哲學稱它為「運作法則」。

我們相信，唯有正確理解《梵書》和《往世書》中這一信條，才能調和吠檀多三派之間的不和：不二論、二元論 (Dwaita)、和差別不元論 (Visishtadvaitas)。第一個正確的認為梵作為絕對的一切，與顯化的世界沒有關係—無限者與有限者沒有關聯—既不能發願或創造；因此，梵天、普遍心靈、自在主、或任何可能知道的創造力、創造性神靈和一切，在構想者概念中，只是梵的一個虛幻的方面；而其他教派則將非人格的起因等同於造物主，或稱自在主。

然而，在毗濕奴派信徒看來，普遍心靈 (或偉大菩提) 是活躍運作的神聖心智，或者如阿納薩哥拉 (Anaxagoras) 所言：『一種有條有理的心智，它是一切事物的起因。』(Nous o diakosmonte kai panton aitios)

威爾遜一眼就看出了普遍心靈和腓尼基的母特 (Mot 或 Mut) 之間的暗示性關聯，後者是埃及人的女神母特 (Mout)，即「母親」—他說道：『她就像普遍心靈，是精神與物質混合 (?) 的最初產物，且是創造的最初雛形』『在與他精神的聯繫中，母特顯現出來... 萬物都是從他的種子中創造出來的』布魯克重複道 ("Brücker", I, 240)，賦予它一種更加物質化和擬人化的色彩。

然而，這種學說的密傳意義，可見於外傳的古老梵文文本中，關於原初創造的每一句。『至高的靈魂，世界的一切永恆基質 (Sarvaga)，已經進入(被吸引) 物質(prakriti)和精神(purusha)，並激發著可變和不變的原則，此時創造的季節 (顯化期) 已經到來。』*...

【* 希臘人的智性 (nous)，即 (精神性或神聖的) 心智 (mens)，或「普遍心靈」，也以同樣的方式作用於物質；它「進入」並激發它：

『精神在內部滋長，滲透所有肢體，心靈激發著物質，並將自己與偉大的身體混合在一起。』

在腓尼基的宇宙生成論中，『精神與它自己的原則相結合，產生了創造』；(布魯克, "Brücker", I., 240)；俄爾甫斯的三位一體顯示出一種同樣的學說：其中，法涅斯 (Phanes，或厄洛斯 Eros)、混沌 (包含原始未分化的宇宙物質) 和克羅諾斯 (Chronos，時間) 是三種相互作用的原則，散發自不可知和隱蔽的點，產生「創造」的工作。且他們是印度教的精神 (法涅斯)、原質 (混沌) 和時間 (Kala，克羅諾斯)。善良的威爾遜教授不喜歡這個主意，如同任一位基督教牧師，不管他多麼開明都不會喜歡的。他說：『如前所述，(最高精神或靈魂的) 混合不是機械性的；它是對中間媒介產生的影響或效果。』《毗瑟奴《往世書》》中的句子：『正如香味只需靠近心靈便能影響它，而不需直接作用於它；至高者也是如此的影響創造的要素們。』敬而博學的梵語學者正確地解釋了...：『正如香水並非透過實際接觸而使人的心靈愉悅，而是通過它對嗅覺施加的印象來達成。』並補充道：『至高者進入精神與物質的觀點，相較於精神(等同於至高者)只注入物質的看法，更難去理解。』他更喜歡《蓮花往世書》中的詩句：『他被稱為物質的男性(精神) ... 那個同樣神聖的毗瑟奴進入了物質。』這種「觀點」當然更類似於《聖經》中關於族長的某些詩句的可塑性，如羅得(創世記第十九章，34-38)，甚至亞當(IV，V，I)和其他更擬人化的性質。但正是它引導人類走向了陽物崇拜，從《創世紀》第一章到《啟示錄》，基督宗教與它交織在一起。】

密傳教義教導說，禪那主們是神聖智能或原初心智的集體集合，而最初的摩奴——「心智所生」的精神性智能體，共七個——與前者完全相同。因此有了「觀世音」——詩節 III 的「七者存在其中的金龍」——是原初的邏各斯，或梵天，是最初顯化的創造力；而「禪那主-能量」就是摩奴們 (Manus)，或集體上是「摩奴-自生者」(Manu-Swayambhûva)。此外，摩奴和「普遍心靈」(Mahat) 之間的直接關聯顯而易見。摩奴 (Manu) 是來自於詞根「思考」(man)；思考是從心智中產生的。在宇宙生成論中，它是前星雲期。

(II) 『第二創造』(Bhûta) 是初步原則 (Tanmâtras，精微物質) 的創造，因而稱為元素創造 (Bhûta-sarga)。*這個時期是宇宙前元素或物質分化的最初呼吸。「元素的起源」(Bhûtâdi) 而後是「元素創造」——是在原初阿卡莎 (混沌或虛空) 中那些元素的「創造」或分化。†在《毗瑟奴《往世書》》中，據說它接著成為、並屬於「自我意識」(Ahankâra) 的三重方面；這個詞被翻譯為「自我主義」，但是指那個不可譯的術語「我是」(I-AM-NESS)，這首先產生自「普遍心靈」或神聖心智；是自我的最初模糊輪廓，因為「純粹」的自我意識變得「慾望化」，而最後是「初步的」(最初的)；它是「所有無意識存在的意識起源」，儘管密傳學派反對有任何東西是「無意識」的概念——除了在這個(我們的) 幻覺和無知層面。在第二創造的這一階段，第二層層的摩奴出現了，即禪那主們或天神們，是形體 (rûpa) 的起源：「明亮頂飾者」(Chitrâsikhandina 或 Riksha)——是成為活化七顆星 (大熊座) 靈魂的聖人們。‡用天文學和宇宙生成的語言來說，這種創造關係到宇宙生命的第一階段，即混沌階段§之後的火霧時期，此時原子從「中性狀態」(Laya) 產生。

【*所有這些句子都引用自《毗瑟奴《往世書》》第一卷，第二章。】

【†毗瑟奴既是「元素和萬物之主」(Bhûtesa)，也是「普遍基質或普遍靈魂」(Viswarûpa)。】

【‡至於他們原型的衍生，可以參看特勒提米烏斯(Trithemius，亞基帕 (Agrippa) 的師傅，十六世紀) 所寫的論文：『關於七個次等精神智能體，它們在神之後驅動宇宙。』除了提出神秘的週期和幾個預言外，還有一些關於神靈或埃洛希姆的事實和信念，它們主宰和指引著世界進程的各個階段。】

【§從一開始，東方學家就發現他們在理清《往世書》中創造的可能順序上，面對了巨大的困難。威爾遜經常把梵和梵天混淆，因此他被他的繼任者批評。菲茨愛德華·霍爾 (Fitzedward Hall) 先生更喜歡用「梵文原文」翻譯《毗瑟奴《往世書》》和文本，而不是威爾遜所使用的文本。正如他著作的編輯所說的那樣：『如果威爾遜教授享有現在印度哲學學生所擁有的優勢，毫無疑問，他會以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思想。』這讓人想起了托馬斯·泰勒 (Thomas Taylor) 的一個崇拜者對於一些學者的回答，他們批評了托馬斯·泰勒所翻譯的柏拉圖。他說：『托馬斯·泰勒對希臘的瞭解可能比他的批評者要少，但他對柏拉圖的瞭解卻比他們多得多。』我們現在的東方學家在曲解梵文文本的神秘含意方面，遠遠超過了威爾遜，儘管後者不可否認地犯下了非常嚴重的錯誤。】

(III) 第三種創造 (Indriya) 是「自我意識」(Ahankāra) 的修正形式，「我」(Aham) 的概念被稱為有機創造，或感官的創造 (Aindriyaka)。「這三個是物質 (Prakrita) 的創造，是不分立性質的 (分立) 發展，在此之前是不分立原則。」「在此之前」這裡應該換成「由此開始」，即菩提；因為後者既不是一個可分或一個不可分的量，而是同時具有這兩者的性質，不管在人身上還是宇宙中：這是一個單元——一個在幻覺層面上的人類單體——一旦從「自我意識」的三種形式解脫出來、並從塵世心靈解脫出來後，菩提就真正成為一個持續的量，不管是時間延續還是空間擴展，因為它是永恆和不朽。在稍早它說第三創造『充滿了善的品質，被稱為「神靈的創造」。』再過一兩頁，「神靈的創造」被稱為『神靈的... 第六創造。』(第 75 頁)。這清楚地表明，無論是早期的還是後期的顯化期都被故意混淆，以防止世俗者知道真理。這被東方學家稱為「不一致」和「矛盾」。^{*}

【*以智能體開始的三個創造是元素性的，但以智能為首的系列所產生的六個創造，則是梵天的作品。(《伐由往世書》) 在這裡，「各個創造」意味著進化的各個階段。「智力」(Mahat) 或稱心智 (對應於心靈，前者在宇宙中，後者在人類層面) 在這裡低於菩提或超神聖智能。因此，我們在《林伽往世書》中讀到「第一創造是普遍心靈的創造，智力是最初的顯化。』我們必須將那 (特定的) 創造對應於我們太陽系、甚至是地球的最初進化，而在更之前的沒在《往世書》中討論過，只是偶爾有所暗示。】

關於不朽者們的「創造」(Deva-Sarga) 是第一個系列的最後一個，適用普遍的情況；也就是說，適用於一般而言的進化，而不是特定的我們的顯化期；後者一遍又一遍地以相同開頭，表明它指的是幾個不同的劫。因為據說『在過去(蓮花，Padma) 劫的結尾，神聖的梵天從他的睡眠之夜中醒來，看到了宇宙的虛空。』然後梵天再一次經過進化第二階段的「七個創造」，並在客體層面重複前三個創造。

(IV.) 首要創造 (Mukhya) 因為它開始了四階段的系列。這個梵語術語的正確含義，並非威爾遜翻譯的「無生命」物體或「不可移動」物體。不是只有密傳哲學拒絕存在著無機原子的觀點，因為這也可見於正統的印度教。此外，威爾遜自己說 (在他的文集，第三卷，第 381 頁)：『所有的印度教體系都認為植物體被賦予了生命 ...』「活動的」("Charāchara" 或同義詞 "sthāvara") 和「固定的」(jāṅgama)，被錯誤地表述「有生命和無生命的」、「有知覺的生物」和「無意識的」、「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生物」等等了。翻譯為「活動和固定」會更好，因為樹被認為擁有靈魂。』首要創造 (Mukhya) 是植物界的「創造」或有機進化。在這個次級時期中，有三個階層的元素精靈或初步的界進化於此世界裡，對應於梵天活動的初級時期的三種物質創造，只是次序相反。在那個時期，《毗瑟奴《往世書》》中說道：『第一個創造的是智力 (Mahat)，第二個是初步原則 (Tanmatras)，第

三個是感知 (Aindriyaka)』；而在這裡，元素力量的順序如下：(1)力量的新生中心(智力上和物質上)；(2)初步原則——可以說是神經力量；(3)初生感知，及低等界的心智，特別在元素精靈的第三階層中發展；繼這些之後的是客體的礦物界，其感知是完全是潛伏的，只在植物中重新發展。首要「創造」因而是三個低等界和三個高等界之間的中點，它們代表了宇宙的與地球上七個密傳的界。

(V.) 動物的創造 (Tairyagyonya) *是「(神聖)動物」的創造，只對應於地球上啞巴動物的創造。在最初的創造中，「動物」指的是意識覺醒或知覺的胚芽，這依稀可見於在地球上一些敏感的植物中，而在原生原核界中則更為明顯。†在我們的地球的第一輪次中，動物的「創造」先於人類，而在我們的第四輪次中的物質層面上，動物(或哺乳動物)由人類進化而來——在第一輪次中，動物原子被吸引到人類物質形體的凝聚中；而在第四輪次中，相反的情況是根據生命中形成的磁性條件而發生的。這就是轉世(見《神智學的一年》第276頁「礦物單體」)。這進化的第五個階段，在外傳教義上稱為「創造」，能在初級和次級創造時期裡看到，一個是精神性的和宇宙的，另一個是物質和塵世的。它是生命起源 (Archibiosis)——「起源」，到目前為止，當然是指生命在所有七個層面上的顯化。在進化的這一階段，絕對永恆普遍的運動或振動，在密傳語言中被稱為「大氣息」，在原初、最初顯化的原子中顯化。隨著化學和物理科學的進步，這一神秘的公理得到了越來越多知識世界中的確證：即使是最簡單的物質元素，它們在本質上都是相同的，只是由於原子們在分子或物質微粒中分布的不同，或者由於原子振動的模式不同；這些科學假設有越來越多依據。

【*威爾遜教授將此翻譯得好像動物在「創造」的階層上比神靈或天使更高，儘管關於天神的真相在後面已經清楚地陳述了。文中說道，這種「創造」既是主要的(Prakrita)也是次要的(Vaikrita)。就梵天(我們物質宇宙的人格擬人化創造者)所產生的眾神而言，其起源而是後者；而前者(主要的)影響樓陀羅(Rudra)，它是最初原則的直接產物。樓陀羅不只是濕婆的頭銜，而是包含了創造的代理人們、天使們和人類，這將在後面進一步展示。】

【†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動物，而是兩者之間的一種存在。】

因此，由於生命的原初胚芽分化必須先於首要創造中禪那主的第三群體或階層的進化，或是先於那些「神靈們」能成為形體之前(體現在他們的最初個空靈形體)，出於同樣的原因，動物創造必須先於地球上的神聖之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往世書》中看到：『第五創造 (Tairyagyonya) 是動物的創造，而且——

(V I). 神靈的創造 (Urdhvasrotas，《毗瑟奴《往世書》》，第一卷第一章)。但這些(神靈)只是第一種族的原型，他們有著柔軟的骨頭，是「心智所生」後代的父親們。*正是這些人成為了「汗水所生」的進化者——這在第二卷中有所解釋。最後，在第六「創造」之後、且一般性的創造結束於——

【*「被創造的存在」——《毗瑟奴《往世書》》解釋道——『儘管他們在消融時期被摧毀(他們的個體形式)，然而，他們受到先前存在時的善惡行為的影響，而永遠不能免除它們的後果。當梵天重新創造世界時，他們就是他意志的後代...』『梵天將他的心智聚攏到自身(瑜伽的意志)，創造了四階層的存在，稱為神靈、惡魔、祖先和人』...「祖先」是指人類最初根種族的原型和進化者。祖先是祖靈們(Pitris)，有七個類別。在外傳神話中，他們被認為是誕生於梵天的側面，就像夏娃誕生於亞當的肋骨。】

(VII.) 第七創造 (Arvaksrotas) 是人類的進化(《毗瑟奴《往世書》》，第一卷)。

所提到的「第八創造」根本不是創造；它又是一個掩蓋，因為它指的是一個純粹心智過程：是對「第九」創造的認知，這反過來又是一種結果，體現在初級創造(Prakrita)的「創造物」的次級創

造中。*第八創造，因此被稱為「心智創造」(Anugraha，數論派的智力上創造(Pratyayasarga)，解釋於"Karika", v. 46, p. 146)，是創造『我們的知覺』——在其密傳方面——『並且我們在智力上同意(心智創造)與有機創造不同。』這是正確認識到我們與所有「神靈」的關係，尤其是我們與鳩摩羅(Kumâras)的關係——所謂的「第九創造」——這實際上是我們顯化期中第六鳩摩羅(Vaivasvata)的一個方面或反映。『有第九創造，即鳩摩羅的創造，既是初級也是次級的創造。』《毗瑟奴《往世書》》如此說，它是這類文獻中最古老的。†一個密傳文本解釋道：『鳩摩羅們是天上人們，他們為了人類的進步，直接從至高原則中衍生出來，並重新出現在毗婆斯婆多摩奴(Vaivasvata Manu)時期。』‡《毗瑟奴《往世書》》的評論者證實了這一點，說道：『這些聖人們和梵天一樣長壽；且他們只在第一個劫中由他創造，儘管他們常常且不一致地被認為生成於筏羅訶劫(Varaha)或蓮花劫(次級)。因此，鳩摩羅在外傳中是『樓陀羅或尼祿希塔(Nilalohita，濕婆的一種形式)的創造，由梵天執行，也是某些其他梵天心智所生之子的創造。但是，在密傳教導中，他們是肉體人中真正精神自我的祖先——更高等的生主；而祖靈是低等的生主，他們只是人身體模型或類型的父親們，並以「他們的形象」來製造。在外傳文本中，四(偶爾五)個鳩摩羅被自由的談及，而有另外三個鳩摩羅是秘密。‡(比較第二卷關於「墮落天使」的敘述)。

【*威爾遜博士評論道：『這些觀念，如樓陀羅和聖人的誕生，似乎是從濕婆派那裡借來的，並且笨拙地移植到了毗濕奴派的體系上。』在冒險提出這種假設之前，他應該先研究一下密傳含義。】

【†吠陀聖人帕拉薩拉(Parâsara)收到了《毗瑟奴《往世書》》，並將它傳授給彌勒，東方學家對於發生的時代有分歧。正如《印度經典字典》中正確觀察到：——『關於他的時代的推測大相逕庭，從公元前575年到公元前1391年都有，因而無法相信。』完全是如此；不過，梵語學者所指定的任何其他日期也都是如此，他們這種任意想象是很出名的。】

【‡他們可能確實標誌著一個「特殊的」或額外的創造，因為他們將自己化身在兩個最初根種族(和第三根種族大部分)無知覺的人類外殼中，因而可以說創造了一個新的種族：有思想的、自我意識、且神聖的人類。】

【§『四鳩摩羅(是)梵天心智所生之子們。有人認為有7個。』(《印度經典辭典》)。所有這七個鳩摩羅的父名(Vaidhatra)，是「造物者的兒子們」，都在自在主克里須納(Iswara Krishna)的《數論頌》(Sankhya Karika)中被提及和描述，並附有商羯羅的至高上師(Gaudapadacharya)的註釋。它討論了鳩摩羅的本性，雖然它沒有提到所有七個鳩摩羅的名字，但稱它們為「梵天的七個兒子」，因為它們是由梵天在樓陀羅中創造的。它給我們的名字是：Sanaka, Sanandana, Sanatana, Kapila, Ribhu 和 Panchasikha。但這些同樣都只是別名。】

外傳的四個是：Sanat-Kumara, Sananda, Sanaka 和 Sanatana；密傳的三個是：Sana, Kapila，和 Sanatsujata。這類禪那主再次特別值得注意，因為其中包含世代和遺傳的奧秘，在第一卷中有所暗示。(見天使存在的四個階層；評論第V節 I.)。第二卷解釋了他們在神聖階層中的地位。與此同時，讓我們來看看這些外傳文本是如何描述他們的。

他們對此描述不多；且對於不懂得言外之意的人來說什麼也沒描述。『在這裡，我們必須求助於其他的《往世書》來解釋這個術語，」威爾遜說，他從未懷疑過自己在「黑暗天使們」的面前，即他教會的神秘「大敵」。因此，他試圖闡明這些(神靈)拒絕產生後代*(因而反抗梵天)，因而如名稱最初所暗示的，永遠保持是童子(Kumaras)：也就是說，永遠純潔和單純，因此他們的創造也被稱為「鳩摩羅」。(《毗瑟奴《往世書》》，第一卷第五章。)然而，《往世書》也許能提供更多的解釋。『他永遠如出生時那樣，他在這被稱為童子；因此他的名字被稱為「亙古童子」(Sanat Kumara)。』(《林伽往世書》，前部分 LXX.174)在《濕婆往世書》中，鳩摩羅總是被描述為瑜伽士。

《龜往世書》在列舉了他們之後說：『婆羅門阿，這五個是瑜伽士，他們完全擺脫了慾望。』他們共五個，因為有兩個鳩摩羅「墮落」了。

【*一些東方學家的譯文是如此的不可信，在法文譯本的《訶利家譜》(Hari-Vamsa)中提到了『七生主、樓陀羅、室建陀(Skanda，他的兒子)和互古童子(Sanat-Kumara)開始創造眾生。』然而，如威爾遜所示，原文如下：『這七者...創建後代；而樓陀羅也是如此，但是室建陀和永遠童子抑制自己的力量，放棄創造。』這「四種存在階層」有時被稱為「水域」(Ambhamsi)，威爾遜這樣描述：『字面上是水域』，並相信它是『一個神秘的術語。』毫無疑問，是一個神秘術語；但他顯然沒有理解其真正的密傳含義。「水域」和「水」象徵著阿卡莎，是「空間的原初海洋」，而那羅延(Narâyana)作為自生的精神，在其上移動：躺在它的後代上(見《摩奴法典》)。『水是那羅(Nara)的身體；因此，我們聽到了關於水的名字的解釋。因為梵天在水上休息，所以他被稱為那羅延。』(Narayana，《林伽往世書》、《伐由往世書》、和《馬坎迪亞往世書》)『...純淨，精神創造了純淨的水域...』同時，水是物質宇宙的第三原則，也是精神領域的第三原則：火的精神、火焰、阿卡莎、以太、水、空氣、土在每一個存在的層面上，是宇宙的、恆星的、心靈感應的、精神的和神秘的原則，非常神秘。『神靈、惡魔、祖靈和人』是水域(Ambhamsi，在吠陀中是眾神的同義詞)的四個存在階層：因為它們都是產生自(神秘的)水域，即阿卡莎海洋，以及大自然的第三原則。祖靈和地球上的人是在更高層面上的眾神和惡魔(神靈)的轉變(重生)。水，在另一種意義上，是女性的原則。「維納斯-阿芙羅狄蒂」(Venus Aphrodite)是擬人化的海，是愛神之母，是眾神的創造者，正如基督教的聖母瑪利亞是海(Mare)，是西方愛、憐憫和慈善之神的母親。如果研究密傳哲學的學生深入思考這個問題，他一定會發現「水域」(Ambhamsi)這個術語的所有暗示，它與天上聖母、與煉金術士的天上聖母，甚至與現代施洗者的「恩澤之水」都有著多種關係。】

在禪那主或天神的全部七個大劃分中，與人類最有關係的是鳩摩羅。魯莽的基督教神學家把他們變低為墮落天使們，現在稱他們為「撒旦」和魔鬼；在這些拒絕創造的天上居民中，大天使邁克爾必須在最主要的地方之一被允許，他是東方和西方教會最偉大的守護聖者，以他的雙重名字「聖邁克爾」和他在塵世上的副本：征服龍的聖喬治。(參見卷二，「神聖的龍和他們的殺戮者」)

鳩摩羅是「梵天-樓陀羅(或濕婆)」的「心智所生之子們」，是人類欲望和身體感官的可怕毀滅者，他們總在發展更高精神知覺的道路上，以即內在永恆的人的成長——在神秘上，*是濕婆的後代，是大瑜伽士(Mahâyogi)，是印度所有瑜伽士和神秘主義者的偉大守護者。他們自己作為「處女-苦行僧」，拒絕創造人的物質。他們很可能與基督教大天使邁克爾有直接聯繫，他是「處女戰士」對抗阿波菲斯(Apophis)龍，它的受害者是每個沒有與不朽精神緊密結合的靈魂；而這個天使，正如諾斯替派所顯示的，如鳩摩羅一樣拒絕創造。(參見卷二，「神秘龍和他們的殺戮者。」) ... 這個猶太人的守護天使不正是掌管著土星(濕婆或樓陀羅)和安息日(土星的日子)嗎？他不正是與他的父親(薩圖恩)有著同樣的本質，並被稱為「時間之子」，而時間(Kala)或克羅諾斯，是梵天(毗瑟奴和濕婆)的一種形式嗎？』這不正是希臘人的「古老時代」與其鐮刀和沙漏，等同於卡巴拉主義的「互古者」；後者的「互古」與印度教的「互古者」是一樣的，是梵天(在他的三位一體形式中)，它的名字也是「互古」(Sanat)？每個鳩摩羅都有「互古」(Sanat和Sana)的前綴；土星(Sanaishchara)是行星(Sani和Sarri)，薩圖恩國王在埃及的秘書最初是「透特-赫爾墨斯」。因此，他們被等同於行星和神靈(濕婆)，而濕婆則是薩圖恩的原型，等同於貝爾(Bel)、巴爾(Baal)、濕婆和耶和華薩巴包特(Jehovah Sabaoth)，此天使的臉是邁克爾(「如神者」)。他是猶太人的庇護者和守護天使，正如但以理(Daniel)告訴我們的(21節)；在鳩摩羅被那些不知道他們名字的人貶低為惡魔和墮落的天使之前，希臘的俄爾菲派把邁克爾等同於他們的反叛和對立神靈(Ophiomorphos)。俄爾菲派具有神秘地，是羅馬天主教會的前身，它從原始希臘教會分離和分離。這僅僅意味著神聖智慧(Ophis，或克里斯托斯)的反面(象徵性地)。在《塔木德》中，邁克爾(Mikael)是「水之王子」，也是七神靈的首領，同樣原因他的原型(眾多原型之一)——鳩摩羅的首領(Sanat-Sujata)——叫做「水域」(Ambhamsi)——根據《毗瑟奴《往世書》》的評論。為什麼？因為「水域」是「大深淵」的另一個名字，即空間或

混沌的原初水，也意味著「母親」(Amba)，意思是阿底提 (Aditi) 和阿卡莎，是可見宇宙的天上「處女-母親」。此外，「洪水」也被稱為「大龍」(Ophis, Ophio-Morphos)。

【*「濕婆-樓陀羅」是破壞者，如同毗瑟奴是保護者；兩者都是精神性和物質性的再生者。種子必須死亡，才能作為植物活著。人為了作為永恆中的一個有意識實體，其慾望和感官必須在身體去世前死去。『活著就是死亡，而死亡就是活著。』這句話在西方很少有人理解。濕婆作為毀滅者，是精神性人類的創造者和救世主，正如他是大自然的好園丁。他鏟除了植物、人類和宇宙，並扼殺了物質的激情，喚醒了人類對精神的感知。】

在第二卷的詩節中所附註的「象徵意義」中，我們可以注意到樓陀羅的七重「火神靈」的特性。我們還會在那討論十字 (3 + 4) 的原始形式和後來的形式，並將使用畢達哥拉斯的數字與希伯來的度量衡作比較。因此，數字 7 作為大自然的根數，其巨大重要性將變得顯而易見。我們將從《吠陀經》和迦勒底經典的角度來研究它，它在公元前幾千年就存在於埃及，且在諾斯替教的記錄中也是如此；我們將說明它作為一個基本數的重要性，是如何在物理學中得到承認的；我們將努力證明，自古以來人們對數字 7 的重視，這並不是沒有受過教育祭司的幻想，而是源於對大自然法則的深刻認識。

XIV. 四元素

從形而上學和密傳的角度看，大自然界只有「遍一元素」，其根源是神；所謂的七元素，其中五種已經顯化並表明了它們的存在，它們是那神的外衣與面紗；人直接從那本質出現，無論是物質上的、心靈感應上、心智上的還是精神上的。在古代晚期，只有普遍提及四種元素，而第五種只在哲學中被承認。因為以太的形體還沒有完全顯化，且它的本體仍然是「萬能的父—以太 (Æther)，是其餘的綜合體。』但是這些「元素」是什麼？化學和物理發現，這些元素的組合物中含有無數的子元素，甚至六七十已不再是所有元素的數量了。(見附錄，§§XI和 XII，引用自克魯克斯 (Crookes) 先生的演講。) 無論如何，讓我們從歷史的起點來追蹤它們的演變。

柏拉圖說，這四種元素是『構成和分解複合體的元素』，這充分體現了這四個元素的特點。

因此，宇宙崇拜即使在其最壞的方面，也決不是如拜物教那樣，崇拜任何對象的被動外在形式和物質，而是永遠關注其中的本體。火、空氣、水、土，不過是可見的外衣，象徵著那個傳訊、不可見的靈魂或神靈—這些宇宙神靈被無知者崇拜，而智者則只是簡單而恭敬地致敬。而本體元素的現象性劃分則由所謂低等的「自然神靈」的元素精靈所傳訊。

在摩卡斯 (Mochus) 的神譜中，我們首先發現的是以太，然後是空氣；這兩個原則誕生了可理解 (noetos) 的神 (Ulom，物質的可見宇宙)。^{*}

【*莫費斯:《Phoinizer》282】

在俄耳甫斯的贊美詩中，「厄洛斯-法涅斯」(Eros-Phanes) 從精神蛋進化而來，由以太之風使之受孕，此風是「神的精神」，據說它在以太中移動，「在混沌中沈思」—神聖的「理念」。在印度的《卡塔卡奧義書》(Katakopanisād) 中，即神聖精神 (Purusha) 已經站在原初物質之前，它們的結合產生了世界的大靈魂，『偉大 (Maha) = 阿特曼 (Atma)，梵 (Brahm)，即生命的精神」；』這些後一種名稱又等同於普遍靈魂 (Anima Mundi)，而神學家和卡巴拉主義者的星光界流體，是其最終和最低等的劃分。』

【*韋伯: "Akad. Vorles" 213, 214, 等】

因此，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元素們 (stoicheia)，就是附屬於我們的宇宙世界四大劃分的非實體原則，而克魯策 (Creuzer) 公正地定義了那些原始的信仰 ... 作為一種魔法、一種心靈感應的異教、以及各種力量的一種神化；一種使信徒與這些力量緊密結合的精神化。』(卷 IX, 85 0 頁) 事實上，這些力量的階層是如此靠近，以至人們把它們分成按從可衡量的到不可衡量的七個等級。它們是七重的—不是為了幫助理解的人為劃分—而是在它們真正的宇宙階層，從它們的化學 (或物理) 到它們純粹的精神組成。對於無知的大眾來說，它們是眾神，是獨立且至高的；對狂熱分子是魔鬼們，儘管它們往往是知識分子，但卻無法理解哲學句子「合眾為一」(in pluribus unum) 中的精神。對於赫爾墨斯的哲學家來說，它們是相對「盲目」或「有智能」的力量，這是根據他所討論的原則是甚麼。他們經過幾千年後，才最終在我們的文明時代退化為簡單的化學元素。

無論如何，好的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如果他們尊敬摩西的話，那麼他們應該對四元素表現出更多的尊敬。因為《聖經》在《摩西五經》的每一頁上，都展示了這位希伯來立法者對它們的思考和神秘意義。帳篷裡的至聖所『是一個宇宙的象徵，神聖的，它的意義之一指元素們，四個方為基點，和以太。約瑟夫斯 (Josephus) 展示了它是白色搭建的，是以太的顏色。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埃及和希伯來的神廟裡—根據克萊門斯·亞歷山大里諾斯 (Clemens Alexandrinus) 的說法—有一個巨大的簾子，由五根柱子支撐著，將只有祭司才可以進入的至聖所 (現在由基督教教堂的祭壇代表) 與世

俗者可以進入的部分分開。窗簾的四種顏色象徵著四種主要元素，象徵著人的五種感官可以在四種元素的幫助下獲得的神聖知識。(見基質 I.,v. § 6)

在科里 (Cory) 的《古代殘篇》中，有一篇「迦勒底神諭」用獨特的語言表達了關於元素們和以來的思想，就像我們這個時代的兩位著名科學家所寫的《未見宇宙》。

它說：『萬物從以而來，且萬物將返回它；萬物的形象都不可磨滅地印在上面；它是儲藏庫，儲藏了所有可見形體、甚至思想的胚芽或殘餘。這個案例似乎奇怪地證實了我們的斷言：無論我們現代發現了什麼，都已被幾千年前我們的「頭腦簡單的祖先」所預料到了。』——(《揭開伊西斯的面紗》)

希伯來人的四元素和天使們 (malachim) 是從那裡來的呢？他們經由拉比和後來教會之父們的神學巧手，被融合於耶和華，但他們的起源與所有其他國家的宇宙神靈的起源是相同的。他們的象徵，無論是誕生於阿姆河(Oxus) 岸邊、在上埃及燃燒的沙子上、還是在怪異而冰冷的原始森林裡，且森林覆蓋著色薩利(Thessaly)神聖雪山的山坡和山峰，或者又是在美洲的大草原上，我們再次重申，當追溯它們的起源，它們的象徵永遠是一樣的。無論是埃及人、柏拉斯基人(Pelasgian)、雅利安人或閃族人，地方神 (genius loci) 在其統一中包含了所有的大自然；但不是限於四種元素，還包含他們的創造之一，如樹木，河流，山或星星。一個地方神永遠是他所有同事頭銜總合的代表，而這是第五根種族晚期亞種族才產生的想法，當時其原始和宏偉的意義已幾乎喪失。它是火之神，以雷為象徵，如朱庇特或阿格尼；是水之神，以河牛或一些聖河或噴泉為象徵，如瓦魯那 (Varuna)、尼普頓 (Neptune) 等；空氣之神，表現在颶風和暴風雨中，如伐由 (Vayu) 和因陀羅(Indra)；還有在地震中出現的神靈或地靈，如普魯托 (Pluto)、閻羅王 (Yama) 和許多其他等。

這些是宇宙神靈們，總是將一切合而為一，如同在每一個宇宙生成論或神話中所發現的那樣。因此，希臘人有他們的「多多尼亞朱庇特」，他在自己裡面包含了四種元素和四方位基點，因此，並在古羅馬以泛神論的「世界朱庇特」(Jupiter Mundus) 所認知；而在現代的羅馬，他已經成為了世界神 (Deus Mundus)，是一個塵世的神，且在最新的神學中，他被強迫吞下了所有其他的神靈——這是他特定大臣的武斷決定。

他們作為火、空氣、水的神靈，是天上層面的神靈；而作為下界的神靈，他們是地獄神靈：後一個形容詞就是指塵世。他們是「塵世之靈」，分別以閻羅王 (Yama)、普魯托、奧西里斯、「下界之主」為名稱，且他們的塵世性格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古人知道死後沒有比欲界 (Kamaloka) 更糟糕的居所，是這個塵世上的邊緣 (limbus)。如果有人認為，多多納的朱庇特就是地下世界之王埃多尼斯(Aidoneus)，也是狄斯 (Dis)，或者是羅馬的普魯托和地下世界的狄奧尼修斯 (Dionysius)，而根據克魯策 (Creuzer I, vi, ch. 1)，他在下界提供了神諭，那麼，神祕主義者將會樂於證明埃多尼斯和狄奧尼修斯都是阿多納伊的基礎，或稱伊爾伯阿多納伊 (Jurbo Adonai)，這是耶和華在《拿撒勒法典》中的名稱。『你不應崇拜太陽，他的名字是阿多納伊、也稱為加杜施 (Kadush)、和伊勒伊勒 (El-El)。』(《拿撒勒法典》Cod. Naz.,i, 47；也見詩篇 Psalm lxxxix., 18)，還有「主巴克斯」(Lord Bacchus)。巴比倫前猶太人的秘儀 (Sods) 的巴力-阿多尼斯 (Baal-Adonis) 經由《馬所拉》(Massorah) 成為阿多納伊，後來的發音是耶和華。因此，羅馬天主教徒是正確的。所有這些朱庇特都屬於同一家族；但必須包括耶和華才能使它完全。「空氣朱庇特」(Jupiter-Aerios) 或稱潘 (Pan)、朱庇特阿蒙、和朱庇特-貝爾-摩洛克 (Jupiter-Bel-Moloch)，都與伊爾伯阿多納伊有關、並與之等同，因為它們都是同一個宇宙性質。正是那性質和力量創造了特定的塵世象徵，而後者的物質結構，證明了通過它顯化的能量是外在的。

【*《聖經》中的欣嫩谷 (Gehenna) 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個山谷，如果先知耶利米 (Jeremiah) 的話值得相信的話，一神論的猶太人在那裡把他們的孩子獻給了摩洛克 (Moloch)。斯堪的那維亞的地

獄 (Hel 或 Hela) 是一個寒冷的地區——又是欲界 (Kamaloka)——而埃及的阿門提 (Amenti) 是一個淨化的地方。(見《揭開伊西斯的面紗》卷 II, 11 頁.)】

如席林 (Schilling) 所言，原始宗教要比對物質現象的先入為主要好得多；而這些原則『被雷電、風、和雨等大自然神靈的透明面紗所掩蓋』，且比我們現代撒都該人所知道的要崇高得多。古人知道並且能夠在大自然力量中區分物質性形體和精神性的元素。

四重的朱庇特，如同四面梵天——空氣的、閃電的、大地的和海洋的神——四元素的主宰和主人，可以作為每個國家偉大宇宙眾神的代表。空氣朱庇特在把火的力量移交給「赫菲斯托斯-火神」(Hephaistos-Vulcan)、海的力量移交給「波塞冬-涅普頓」(Poseidon-Neptune)、並將大地的力量移交給「普魯托-埃多尼斯」(Pluto-Aidoneus)的同時，他就是這一切；因為以太從一開始就優越於所有的元素，且是它們的總合。

傳說中有一個石窟，是一個位於中亞沙漠的一個巨大洞穴；在它的四個方位基點上，有四個看似天然小孔或裂縫，而光線會從這裡傾瀉進來。從中午到日落前一小時這段時間，據說會有四種不同顏色的光照進來，紅色、藍色、橙金色和白色的；這種現象是由於一些自然或人工培育的植物和土壤情況所造成的。這些光線在中心匯聚到一根白色大理石柱上，上面有一個球體，代表著我們的地球。它被命名為查拉圖什塔 (Zaratushta) 的洞穴。

在第四種族亞特蘭提斯人的藝術和科學中，關於這四種元素所產生的顯化現象，被其信徒合理地歸因於宇宙眾神的智能干涉，且具有科學性質。而在那個時代，古代祭司的魔法力量在於能用自己的語言與眾神講話。《法則之書》(The Book of Rules) 中說道：「塵世的人所說的話不能傳到領主們那裡；要傳達的話都必須用其各自的元素語言。」下面這段話也有豐富的含義，並補充說明了此「元素語言」的性質：『它是由聲音而非文字所組成的，是由聲音、數字和圖形組成的。知道如何將這三者融合在一起的人，能夠召喚出主管力量 (所需元素的攝政神) 的回應。』

因此，這種「語言」就是印度所說的咒語 (mantra)。聲音是最有力、最有效的魔法媒介，是開啟凡人與不朽者之間交流之門的第一把鑰匙。聖保羅 (St. Paul) 最無可否認地教導了宇宙眾神的存在，並且它們存在於我們之間。(那些相信聖保羅話語和教義的人，無權只接受他所選擇接受的話而拒絕其他的。) 異教宣揚一種雙重的、同時發生的進化：「創造」——「精神性與塵世性的」，就像羅馬教會所說的——那是在羅馬教會出現之前的年代。自從異教或「偶像崇拜」最輝煌的日子以來，關於神靈階層的外傳措辭幾乎沒有改變。只有名字變了，以及現在已成為虛假藉口的聲明。當柏拉圖把下面這句話置於最高原則 (「父親以太」或朱庇特) 的口中時：「我創造 (opifex) 了眾神的眾神，如同我是他們所有作品的父親 (operumque parens)。」我們推測柏拉圖知道這句話的精神；聖保羅 (St. Paul) 也是如此，他說：『雖有被稱為神靈的存在，或在天，或在地，就如同存在著許多的神靈，許多的主。』(1 Cor. viii. 5.) *在兩人如此謹慎的措辭下，他們都知道所提出的東西的意義和含義。

【*基督新教徒不能指責我們如此解釋《哥林多前書》的經文；因為，就算英文聖經的翻譯是模稜兩可的，在原文中就不是這樣，且羅馬天主教會接受使徒話語的真正含意。要證明這一點，可以看看聖·約翰·克里索斯托 (St. John Chrysostom) 寫的《聖保羅書信評論》，『直接受使徒啟發，』且『在他的口述下寫作，』我們從梅爾維爾侯爵 (Marquis de Mirville) 那裡得到保證，他的作品得到了羅馬教會的認可。聖·克里索斯托在評論這特定的詩節時說：『雖然 (事實上) 有被稱為眾神的存在 ...——因為似乎真的有好幾個神靈——與此同時，「神-原則」和至高神不再是不可分割或本質上一體。』... 老啟蒙者也這樣說，他們知道崇拜小神永遠不會影響『神原則』。(見 de Mirville, "Des Esprits" 卷. ii., 322).】

格羅夫爵士 (Sir W. Grove, F.R.S) 在談到力量的相互關係時說道：『古人在目睹一種自然現象時，發現它脫離常規類比，並且無法用已知的機械行為解釋，便把它歸結為一種靈魂、一種精神上的或超自然的力量... 空氣和氣體最初也被認為是精神性的，但後來它們被賦予了更多的物質性質；相同的單詞「精神」(pneuma) 是用來表示靈魂或氣體；「氣體」這個詞，來自 geist，意為一個幽靈或靈體，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精神性概念逐漸轉變成物質性概念的例子...』(89 頁) 這位偉大的科學家(在他為第五版《物質力的相互關係》所寫的前言中)認為，這是精確科學唯一關心的問題，且它無權干涉這些起因。他解釋說：『因此，因與果在與這些力量的抽象關係而言，只是一種方便的說法。我們完全不知道每一個的終極生成力量是什麼，且可能永遠都不知道；我們只能確定他們運作的常態；我們必須謙恭地把它們的因果關係歸結為一種無所不在的影響，滿足於研究它們造成的影響，並通過實驗發展它們的相互關係。』(p. xiv.)

一旦接受這項方針，此系統也就在上述引語中實質上承認了「終極生成力量」的精神性；況且，拒絕承認物質元素所固有的精神性質是不合邏輯的，或者更確切地說 存在於在它們的化合物中——如在火、空氣、水或土中。古人對這些力量了如指掌，他們以各種寓言方式掩蓋其真正性質，是為了普通無知民眾的利益(或損害)，他們在顛倒了它們同時，從未偏離多重對象。他們設法將一層厚厚的面紗，鋪在隱藏於象徵中的核心真理，但他們也總是試圖保存象徵來作為記錄傳給後人，並使涵義足夠明顯，使後代智者能夠在象徵或寓言的神話形式背後識出真理。那些古代聖賢被指責為迷信和輕信；正是這些國家，他們在所有的現代藝術和科學中學識豐厚，在他們的世代中有教養和智慧，卻將猶太人擬人化的「耶和華」當作他們唯一活躍而無限神，直到今日。

所謂的「迷信」有哪些？例如，赫西奧德 (Hesiod) 認為『風是巨人堤豐 (Typhoeus) 的兒子們，』他們被埃俄羅斯 (Æolus) 隨意地鎖住或解開，而多神論的希臘人同意赫西奧德的說法。為什麼不呢？因為一神論的猶太教徒有著相同的信仰，只是他們對角色取了不同的名字，而基督教徒至今仍然相信著相同的東西。赫西奧德的埃俄羅斯、波瑞阿斯 (Boreas) 等，被以色列的「選民」稱為卡蒂姆 (Kadim)、札風 (Tzaphon)、達倫 (Daren) 和哈揚風 (Ruach Hajan)。那麼，兩者的根本區別是什麼？當希臘人被教導說埃俄羅斯繫住並解開了風時，猶太人堅信他們的主神『從他鼻孔冒煙，從他口中發火，坐著基路伯 (cherub) 飛行；在風的翅膀上顯現。』(《撒母耳記 II》，xxii. 9 and 11). 這兩個國家的表達方式要麼都是修辭手法，要麼都是迷信。我們認為兩者都不是；而是來自於與大自然合一的敏銳感覺，以及對每一種自然現象背後的神秘和智能的感知，而這是現代人不再擁有的。希臘的異教徒聆聽特爾斐 (Delphi) 的神諭也不是「迷信」，當薛西斯 (Xerxes) 的艦隊逼近時，該神諭建議他們『對風獻祭』，這同樣的崇拜在以色列人看來是神聖的，他們常常對風和火祭祀——尤其是後一個元素。他們不是說他們的『神是吞噬的火』嗎？(《申命記》iv, 24) 且通常以火的形式出現並『被火包圍』？以利亞 (Elijah) 不是在『大風地震中』尋求他(主)嗎？基督徒不也是依樣畫葫蘆嗎？他們不也是祭祀「風與水的神」直到今日嗎？他們確實這麼做；因為在三個基督教會的祈禱書中，直到現在還存在著對雨、乾燥天氣、信風和使海上風暴的平靜的特殊祈禱；且新教的幾百個教派不是在面臨災難威脅時，都將禱告獻給他們的神？事實上，這些祈禱沒有得到耶和華的回應，也沒有得到朱庇特雨神(Jupiter Pluvius)的回應，但這並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這些祈禱是針對那些統治元素的力量，且這些力量在異教和基督教中是相同的；或者難道我們要相信，只有當一個異教徒對他的偶像說話時，這樣的祈禱才是愚蠢的偶像崇拜和荒謬的「迷信」，而若將天上收信人的名字改變時，同樣的迷信也會突然變成值得稱贊的虔誠和宗教嗎？且觀其果而知其樹。既然基督樹的果子不比異教樹的果子好，為什麼前者要比後者更受尊敬呢？

因此，改信猶太教的德拉赫 (Drach) 騎士以及麥爾維爾侯爵這位法國貴族中狂熱羅馬天主教徒告訴我們，在希伯來語中，閃電是憤怒的同義詞，總是被邪惡靈體控制著；且朱庇特閃電者 (Jupiter Fulgur) 也被基督徒稱為厄利修斯 (oelicius)，並譴責他為閃電的靈魂，是它的惡魔；* 因此我們要麼在同樣的情況下，對於「以色列的主神」作出同樣的解釋和定義，或者放棄我們濫用其他國家神靈和信條的權利。

【*《宇宙崇拜》("Cosmolatry", p. 415.)】

以上論述出自兩個熱情而博學的羅馬天主教徒之口的話，這些在《聖經》及其先知面前，至少可以說是危險的。的確，如果朱庇特這個『異教徒希臘人的主要惡魔』，把他那致命的雷擊和閃電投向那些引起他憤怒的人，那麼亞伯拉罕和雅各的主神也曾這麼做。我們從《撒母耳記下》得知：『主從天上打雷，且至高者發出他的聲音，他射出箭(雷電)，並用閃電打散他們(掃羅的軍隊)，使他們不得安寧。』(xxii 章. 14, 15.)

雅典人因獻祭給風神波瑞阿斯而被指責；這個「惡魔」被指控在佩利翁山(Mount Pelion)的岩石上擊沈了 400 艘波斯艦隊的船隻，以及變得如此憤怒『以致於所有的薛西斯的法師(Magi)都無法通過向特提斯(Tethys)獻祭來抵消』(希羅多德 "Polym." cxc) 非常幸運的是，在基督教戰爭的記錄中，沒有一個真實的事例表明，由於敵人——另一個基督教國家——的「祈禱」，使一支基督教艦隊也遭遇了同樣規模的災難。但這並不是他們的過錯，因為各自都虔誠地向耶和華祈求毀滅對方，就像雅典人向風神祈禱一樣。兩者都採用一種小而巧妙的黑魔法，充滿著愛。他們向共同的全能神祈禱毀滅對方，而結果沒有受到神的干涉，並不是因為缺少禱告，那麼，我們異教和基督教之間要如何劃界線呢？如果在未來的戰爭中，400 艘敵對艦隊的船隻因為這樣神聖的祈禱而失事，那麼誰會懷疑所有信奉新教的英格蘭人都會歡呼並感謝主呢？那麼，我們再問一次，朱庇特、風神和耶和華之間有什麼區別呢？或許只有這點：自己的近親所犯的罪——比如自己「父親」——總是被原諒，且常常被尊崇，而我們鄰居的父母所犯的罪卻總是被處以絞刑。然而，犯的罪是一樣的。

到目前為止，「基督教的祝福」似乎對改變皈依基督教的異教徒的道德上，並沒有取得可觀的進展。

以上不是對異教眾神的辯護，也不是對基督教神的攻擊，更不是要信仰這兩者。作者是相當公正的，並拒絕支持任何一方的證詞，既不像他祈禱、不相信、也不害怕任何「人格化」的和擬人化的神。這些相似之處只是作為一種有趣的展示，彰顯了文明的神學家的非理性和盲目狂熱。因為，到目前為止，這兩種信仰之間並沒有很大的區別，它們對道德或精神本性的影響也沒有什麼分別。「基督之光」現在照在動物性人的醜陋面目上，就像古代「路西法之光」做的一樣。

『那些不幸的異教徒在他們的迷信中，甚至把元素視作具有理解力的事物！... 他們仍然相信他們的偶像伐由(Vayu)——是風和空氣的神靈，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惡魔... 他們堅信他們的祈禱是有效的，相信他們的婆羅門能夠駕馭狂風暴雨...』("The Missionary Lavoisier", of Cochin, in the Journal des Colonies) 我們可以引用《路加福音》VIII, 24 作為回應：『而他(耶穌)起來斥責風和狂暴的水，它們就停止了，大海平靜下來。』這裡引用另一個祈禱書：...『哦，海之聖母，蒙福的水之母親和夫人，請停下你的波濤吧...』等等，等等。那不勒斯(Neapolitan)和普羅旺斯(Provençal)水手的祈禱文，從腓尼基水手抄寫到他們的聖母女神阿斯塔特(Astarte)從所提出的相似之處和對傳教士的譴責中，可以得出一個合乎邏輯且不可遏制的結論：婆羅門對他們的元素眾神的命令並未「無效的」，婆羅門的力量因此可與耶穌的力量相提並論。此外，阿斯塔特在力量上絲毫不遜於基督教水手的「海之聖母」。給狗一個壞名聲就把它吊死是站不住腳的；這只狗必須被證明有罪。風神和阿斯塔特可能在神學幻想中是魔鬼，但正如剛才所說的，樹要以其果實來判斷。而一旦基督徒被展現出與異教徒一樣不道德和邪惡，那妹人類改變所信仰的神靈和偶像會有什麼好處呢？

然而，那些對神和基督教聖人而言是正當的事情，如果換成普通凡人執行，就成為了犯罪行為。巫術和咒語現在被認為是童話故事；然而，從查士丁尼學院(Institutes of Justinian)到英國和美國的反巫術法律中可以看到(雖然已經過時，但至今仍未廢除)：這種實踐即使只是被懷疑，也會被視為犯罪而受到懲罰。如果只是幻想為什麼要懲罰？我們仍然可以讀到，君士坦丁皇帝是如何判處

哲學家索巴特魯斯 (Sopatrus) 以死刑的：因為他將風從它所受的束縛中解開，從而阻止穀物船及時到達以結束飢荒。保薩尼亞斯 (Pausanias) 說他親眼看見『那些人用簡單的禱告和咒詛，就能攔阻一場大冰雹』而被人嗤笑。這並沒有阻止現代基督教作家建議在暴風雨和危險中祈禱，並相信它的功效。霍波 (Hoppo) 和史達連 (Stadlein) 這兩位魔法師和巫師被判處死刑，因為他們在水果上施魔法，並通過魔法將收穫從一塊田地轉移到另一塊田地，而這一切都發生在不到一個世紀以前，如果我們可以相信著名作家斯普倫格 (Sprenger) 的話，他為這一點做了擔保：『那些在莊稼表面上施咒的人。』(Qui fruges excantassent segetem pellicentes incantando.)

讓我們在結束前提醒讀者，人們可以相信地球上每件事物都有兩面性——精神性和物質性的，即可見和不可見的性質，而沒有一絲迷信的影子，且科學實際上證明了這一點，儘管它否定了自己的論證。因為，正如威廉·格羅夫 (William Grove) 爵士所說，如果我們所處理的電，只是因為普通物質受到某種不可見東西的影響 (即每一種力的「終極生成力量」、「一種無所不在的影響」)，只有這樣，人們才會自然而然相信古人所相信的；也就是說，每個元素在本質上都是雙重的。『空靈之火是卡比爾 (Kabir) 本體的散發物；而空氣的火只不過是前者與塵世之火的結合 (相互關係)，且它在我們層面上的引導和應用歸屬於一種不那麼高貴的卡比爾。』——也許可以稱為元素精靈，正如神秘主義者所稱呼的；這同樣可以用來稱呼每個宇宙元素。

沒有人會否認人類擁有各種力量：磁性的、交感的、反感的、緊張的、動力的、神秘的、機械的、心智的——各種力量；物質的力量本質上都是生物性的，因為它們常常混合且融合於我們所謂智力和道德的力量——前者是後者的載體 (upadhi)。凡是不否認人類靈魂存在的人，都會毫不猶豫地說靈魂的存在和交融是我們存在的本質；事實上，它們構成了人的自我。這些力量有它們在生理上、物理上、機械上的現象，以及神經上、狂喜上、靈聽和靈視力的現象，這些現在被認為是完全自然的，甚至被科學承認。為什麼人應該是大自然唯一的例外，為什麼元素不能在我們所謂的物質力量中，有它們的載體 (Vahans) 呢？最重要的是，為什麼這種信仰要和古老的宗教一起被稱為「迷信」呢？

XV. 論觀世音和觀音

如同觀世音菩薩 (Avalokiteshwara) 一樣，觀世音也經歷了幾次轉變，但若說他是北方佛教徒的現代發明則是錯誤的，因為他從很早就以另一個稱謂所知。《秘密教義》教導『在復甦期中最先出現者，將在重新吸收 (沈睡期) 之前最後到來。』因此，所有國家的邏各斯 -- 從秘儀的吠陀毘首羯磨 (Visvakarma) 到現在文明國家的救世主，是「在起初」(大自然的活力能量的重生) 的「話語」與遍一絕對者。它生於火與水，是在這些成為獨立的元素之前，它是萬物的「創造者」(塑造者或造型者)；『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他最終可能被稱為，正如他一直被稱為，顯化自然的最初和最末。『智慧的巨龍但生於火和水，而一切都會與他被重新吸收進入火和水』(《法華經》)。由於這菩薩據說從一個顯化期開始到結束『採取他喜歡的任何形式』，雖然根據《金光明經》，他的特殊生日(紀念日)慶祝於第二個月的第十九天，而「彌勒佛」則是在正月初一，然而兩者是不同的。他將在第七種族作為彌勒佛出現，是最後的化身和佛。這種信念和期望在整個東方是普遍存在的。只不過，一個新的人類救世主是不可能出現在我們當前的物質至上的黑暗時代 (Kali yug)。黑暗時代只在一些法國偽神秘主義者的神秘著作中，變成了黃金時代(!) (l'age d'or) (見"La Mission des Juifs.")

因此，對這個神的外傳崇拜儀式是建立在魔法之上的。這些咒語都是從祭司保密的特殊書籍中摘取的，且各自都有魔法效果；朗誦者或讀者通過簡單的誦讀，產生一個秘密的起因引發即時的影響。觀世音是觀世音菩薩 (Avalokiteshwara)，兩者都是第七普遍原則的形式；而在其最高的形而上學性質中，這個神是所有行星神靈 (禪那主們) 的合成聚合體。他是「自我顯化的」；簡而言之，就是「父親的兒子」。他的雕像上方有七隻龍的王冠，上面刻著「普世救主」。

當然，在詩節古卷中所給的名字是完全不同的，但完全對等於觀音。在中國佛教聖島普陀的一座寺廟裡，觀世音被描繪為漂浮在一隻黑色的水鳥 (Kala-Hansa) 上，把生命靈藥倒在凡人的頭上，當它流動的時候，就變成了一個主要的禪那佛之一——一個被稱為「救星」的星星攝政者。在他的第三次轉變中，觀音是水的活化神靈。在中國，達賴喇嘛被認為是觀世音的投生，在他的第三次塵世顯現中是一位菩薩，而班禪喇嘛是阿彌陀佛或喬達摩的投生。

順便說一句，一位作家必須有病態的想象力才能發現到處都是陰莖崇拜，就像《中國揭秘》(McClatchey) 和《陽物主義》的作者一樣。前者發現了『古老的陽物神，用兩個明顯的符號來代表——乾或陽，即陽物，坤或陰，即女陰。』(參見《陽物主義》，第 273 頁。) 像這樣的描述似乎更奇怪，因為觀世音和觀音除了現在是佛教苦行僧、西藏瑜珈士的護法神外，他們還是貞潔的神明，解他們的密傳含義甚至也不是懷士-戴維斯(Rhys Davids)先生的《佛教》一書中所暗示的含義：『觀世音這個名字... 意思是「從上往下看的主」。』觀世音也不是『諸佛的精神存在於佛寺中』，而是從字面上解讀的正確意思是「見著的主」，且在某種意義上，它的意思是「被自我(人)感知的神聖本體」——阿特曼或第七個原則融合在普遍之中，由菩提(人的第六原則或神聖靈魂)所覺知，或者是菩提的覺知對象。在更高的意義上，觀世音是第七個普遍原則，是被普遍菩提所感知的邏各斯——或者靈魂，作為禪那佛的合成聚合體：不是「佛的精神存在於佛寺中」，而是無所不在的普遍精神，顯化在宇宙或大自然的廟宇中。我們從哈格雷夫·詹寧斯(Hargrave Jennings)先生那裡得知，觀和音的東方學詞源與女瑜珈士(Yogini)相當：『這是一個梵語單詞，在方言中發音為瑜珈(!)(Yogi或Zogee)，相當於寺廟裡神聖的妓女(Sena與Duti或duti-ca)，被當作約尼(Yoni)或薩克蒂(Sakti)來崇拜』(第60頁)。在印度，『道德書籍告誡忠誠忠誠的妻子遠離女瑜珈士團體，或者那些被當作薩克蒂崇拜的女性... 在那些最荒淫無度的信徒之中。』在這之後沒有什麼能讓我們感到驚訝了。因此，我們幾乎還沒微笑就發現另一個荒謬可笑的論斷被引用，說「佛」(Budh)這個名字『不僅意味著太陽作為生成之源，還代表了男性器官。』(《爾蘭的圓塔》；哈格雷夫·詹寧斯在《陽物主義》一書中引用了這句話，第264頁)。馬克思·穆勒在他的《錯誤類比》中說：『他那個時代最著名的

中國學者阿貝爾·雷莫薩 (Abel Remusat) 』堅持認為『三個音節夷、希、微 (在《道德經》第十四章) 意思是耶-和-華』(《宗教科學》，第 332 頁)；且再一次的，阿米羅 (Amyot) 神父『確信三位一體的三個人可以在《道德經》中被認出來。』如果阿貝爾·雷莫薩是荒謬的，那為什麼哈格雷夫·詹寧斯不是呢？每一位學者都會認識到，在佛這個「覺者」中看到一種「生殖器」的象徵是多麼荒謬。

因此，觀世音在神秘上是「與父親相同的兒子」，或邏各斯——話語。他在詩節 III 中被稱為「智慧之龍」，因為所有古代宗教體系的所有邏各斯都與蛇有關，並以蛇為象徵。在古埃及，納布昆神 (Nahbkoon，「結合雙重者」，即星光界流體通過其生理和精神的雙重力量，將神聖的人類重新結合到其純粹的神聖單體上，即「在天上」的原型或大自然) 被描繪成一條長著人腿的蛇，有著或沒有胳膊。它象徵大自然的復活，對於奧菲特派 (Ophites) 來說象徵基督的復活，也象徵著耶和華如一條銅蛇治癒那些看著他的人；蛇對聖堂武士 (Templars) 來說是基督的象徵。(參見共濟會的聖堂武士等級)。商博良 (Champollion，《萬神體系》，第 3 卷) 說，關於庫努牡 (Knouph) 的象徵，或世界的靈魂，『在其他形式中，它被描繪成一隻人腿上的巨大蛇；這種爬行動物是真正善神 (Agathodæmon) 的象徵，有時長著鬍子。』因此，這種神聖的動物與奧菲特派的蛇是一樣的，它被雕刻在大量的石頭上，被稱為諾斯替或巴西利底 (Basilidean) 寶石。這條蛇有各種各樣的頭(人和動物)，但它的寶石總是刻著名字「太陽圖騰」(Chnoubis)。根據楊布里科斯 (Jamblichus) 和商博良的觀點，這個符號等同於「天神之首」；即赫耳墨斯神，或希臘神話中的墨丘利神。魔法的發明以即首次將人類啟蒙至魔法，要歸功於此三重偉大赫耳墨斯神；墨丘利是智慧 (Budh)、覺悟、或「重新覺醒」至神聖科學。

總之，觀世音和觀音是宇宙、大自然和人同一原則的兩個方面 (男性和女性)，是神聖的智慧和智力。他們是神秘諾斯替派的「克里斯托斯-索菲婭」(Christos-Sophia)——邏各斯和它的力量 (Sakti)。古人在渴望表達一些永遠不可能被世俗所完全理解的奧秘時，他們知道如果沒有某種外在的象徵，將無法保留於人類的記憶中，於是選擇了(對我們來說)經常荒謬的觀音形象來提醒人們他的起源和內在本性。然而，平心而論，穿著蓬蓬裙的聖母和戴著白色絨手套的基督像，看起來比穿著龍袍的觀世音和觀音更荒謬。主體很難用客體來表達。因此，既然象徵性手段試圖描述那些高於科學推理的東西，而且往往遠遠超出我們的智力，那麼它就必須以某種形式超越智力，否則它就會從人類的記憶中消失。

第三部：科學與秘密教義對比

附錄

『關於這陰間的知識—
餵，朋友，是虛假還真實的？
對於虛假的，凡人又何曾關心？
對於真實的，凡人又有誰曾知曉？』

I. 增加本附錄的原因

前面所述的七個詩節和評註中所包含的許多教義，被一些西方神智學者研究和批判性地檢驗，發現從現代科學知識的普通立場來看，某些神秘教義被發現是有缺陷的。他們在接受這些的過程中，似乎遇到了無法克服的困難，而需要根據科學批評重新考慮。一些朋友已經忍不住後悔如此頻繁地質疑現代科學的斷言。在他們看來——這裡我只是重復他們的論點——『在西方世界的眼中，與最卓越倡導者的教導背道而馳，就是招致過早的難堪。』

因此，最好一勞永逸地訂下作者的立場，因為她與她的朋友們在這一點上看法不同，她打算堅守立場。只要科學仍然是赫胥黎教授所謂「有組織的常識」；只要它的推論來自準確的前提——它的普遍性論述建立在純粹的歸納基礎上——每一位神智學者和神秘學者都會尊敬地歡迎它對宇宙法則領域的貢獻，並懷著應有的欽佩。神秘學的教導和所謂的精確科學之間不可能有衝突，後者的結論是建立在無懈可擊的事實基礎上的。然而它的更熱心倡導者為了穿透存在的奧秘，超越了可觀察現象的極限，並試圖扭曲宇宙和其活躍力量的形成（源自精神），並把這一切都歸結為盲目的物質時，神秘主義者聲稱自己有權爭論和質疑他們的理論。科學無法揭開我們周圍宇宙的奧秘，是事物的本質使然。誠然，科學能夠收集、分類和概括現象；但神秘主義者從已被承認的形而上學數據中進行論證，宣稱那些敢於探索大自然最深處秘密的人，必須超越感官的狹隘限制，並把他的意識轉移到本體的領域和原出起因的層面。要做到這一點，他所必須培養的能力，在我們現在第五根種族的歐洲和美洲的分支的構成中，處於完全休眠——除了少數罕見和例外的情況。他無法以任何其他可以想到的方式來收集事實，以此作為他的推測的基礎。這在歸納邏輯和形而上學的原理上不是很明顯嗎？

另一方面，無論作者做什麼，她永遠不能既滿足真理又滿足科學。對於這些古代詩節，要為讀者提供一個系統的、不間斷的版本是不可能的。在第 7 詩節（已經給出）和第 51 節之間有 43 節的間格，而第 51 節是第二卷的主題，儘管第二卷從 1 開始編目以更方便閱讀和參考。人類在地球的出現就佔了很多詩節，這詳細地描述了人類從人類禪那主 (Dhyan Chohans) 開始的原始進化；當時該星球的狀態等等。其中許多名稱都是指化學物質和其他化合物，而它們已不再結合在一起，因此我們第五種族的後來的分支對它們一無所知。它們是無反翻譯的，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無法解釋的，所以就省略了它們和那些不能公諸於世的東西。然而，即使是所給出的一點點內容，也會激怒任何碰巧讀到這篇文章的教條唯物主義科學的追隨者和捍衛者。

因此，在繼續討論其他詩節之前，我們建議對已經給出的詩節進行辯護。我們都知道，它們與現代科學並不完全一致或和諧。然而，就算他們與現代知識的觀點一致，如 W. 湯姆森爵士的演講一樣，他們還是會被拒絕的。因為它們教導人們相信有意識的力量和精神實體；相信其他層面的塵世性、半智能、高度智能的力量*；以及相信一些存在居住於我們周圍無法察覺的層面，無論是通過望遠鏡還是顯微鏡。因此，有必要審查唯物主義科學的信仰：把它關於「元素們」的觀點與古人的觀點進行比較，且在神秘主義者承認自己是錯誤的之前，分析現代認知中存在的物理力量。我們將談到太陽和行星的構成，以及被稱為天神和神靈的神秘特徵，而現在則被科學稱為力量或「運動模式」，並檢驗密傳信仰是否站得住腳（見下文，「眾神、單體和原子」）。儘管努力作出反對，一個沒有偏見的頭腦會發現牛頓的「物質的或非物質的媒介」（他給本特利的第三封信），及造成萬有引力的媒介，且在他人格化運作的神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形而上的天神和神靈，如同開普勒所謂指導每顆行星運行的天使教長，以及使天體在軌道上運行的「無形物種」一樣。

【*當然，他們的智力運作與我們在塵世上所能想象到的完全不同。】

在第二卷中，我們將公開地討論危險的問題。我們必須勇敢地面對科學，並且在不顧唯物主義的學問、不顧唯心主義、物活唯心主義 (Hylo-Idealism)、實證主義和否定一切的現代心理學，而是宣揚真正神秘主義者所相信的「光之主們」；他相信太陽的存在，且絕不僅僅是按照物理定律運行的

「一盞白晝之燈」，也絕不僅僅是里希特 (Richter) 所謂那些太陽之一——『... 是一個更高等的光的太陽花們』——而是像成千上萬的其他太陽一樣，是一個神靈或一群神靈的居所或載體。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被打敗的會是神秘學者。從，他們在這場爭論的表面上看來是無知的，並被膚淺批評的公眾照例貼上了不止一種的標籤；後者對大自然的根本偉大真理一無所知，而指責這些是中世紀的迷信。就這樣吧。他們為了繼續完成任務，而預先接受了每一次批評，他們只聲稱擁有權利表明物理學家們在他們的推測中是爭論不休的，就像後者認為神秘學的教導是矛盾的一樣。

太陽是物質，且太陽是精神。我們的祖先們——「異教徒」——以及他們的現代繼承者帕西人 (Parsis)——他們那一代在過去和現在都有足夠的智慧，能從中看到神性的象徵，也同時能於內在感知精神性和塵世性光明的明亮之神，這隱藏在實體符號之中。這種信仰現在只被極端唯物主義認為是一種迷信，它否定神、精神、靈魂，不承認人心智以外的任何智能。但是，如果由「教會主義」所滋生的過多錯誤迷信——勞倫斯·奧列芬特這樣稱呼它——『使一個人變成傻瓜』，那麼過多的懷疑則會使一個人發瘋。我們寧願因為相信太多而被指責為愚蠢，而不願像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那樣瘋狂否定一切。因此，神秘主義者已經做了充分的準備接受唯物主義中的攻擊，並承受對這部作品的負面批評。原因不是因為寫了這部作品，而是因為相信它的內容。

因此，對於科學批評家所提出的發現、假設和不可避免的反對意見，都必須預料到並加以處理。另外，也必須表明神秘教導與真正的科學有多麼大的差距，並且在邏輯上和哲學上，古代或現代的理論誰是最正確的。古人早已知道宇宙各部分之間的統一性和相互關係，早於現代天文學家和哲學家。如果連宇宙的外部 and 可見部分、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只能用物理科學中宇宙力學理論的術語來解釋的話，那麼否認宇宙的靈魂 (屬於形而上學的哲學) 存在的唯物主義者，都無權侵蝕形而上學的領域。物理科學正在試圖 (也確實) 侵蝕它，這僅又證明了「強權即公理」如此而已。

加上這些附錄的另一個好理由如下。由於在當今時代只能發出一部分的秘密教義，如果它們出版時沒有任何解釋或評論，那麼即使是神智學者也永遠無法理解這些教義。因此，它們必須與現代科學的推測相對照。古老的公理必須與現代假設放在一起，並留給明智的讀者進行比較。

在關於「七統治者」的問題上，即赫耳墨斯所謂的「七建造者」，他們是指導大自然運作的神靈們，在他們的世界裡，活躍的原子們是他們星光界原始物的影子們——當然，這項工作也會遭到科學家以及所有唯物主義者的反對。但這種反對只會是暫時的。人們首先會嘲笑一切事情，並偵查每個不受歡迎的想法，但最後都接受了它。只要人還沒有放棄他目前的粗大形體、並穿上他在這一輪次第一和第二種族所穿的那種，唯物主義和懷疑主義是世界上必須存在的邪惡。除非懷疑主義和我們當前的天生無知能被直覺和天生精神性所平衡，每一個受這種感情折磨的存在，將只在他身上看到一堆肉、骨頭和肌肉，以及內在的一個空閣樓用來儲存他的感覺和感情。漢弗萊·戴維 (Humphry Davy) 爵士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和我們這個時代的任何理論家一樣精通物理學，但他厭惡唯物主義。『我厭惡地聽到，』他說：『在解剖室裡，生理學家的計劃，關於物質的逐漸分泌、而後變得躁動、成熟為感官性，並通過其自身的內在力量獲得必要的器官，最終上升為智力存在。』然而，生理學家並不是最應該受到指責的人，因為他們談論的只是他們物質感官所能看到、並作為證據來評估的東西。我們認為，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的唯物主義觀點，比該生理學家更不合邏輯，且這一點必須得到證明。米爾頓的——

... 『空靈之光，萬物之先，是純粹的精髓。』

到了唯物主義者變成——

... 『主要的激勵者，光，
在所有的物質存在中，首先和最好的。

對神秘學者來說，光既是精神也是物質。在「運動模式」的背後（現在僅被認為是「物質的性質」），他們看到了發光的本體。它是「光的精神」，是永恆純淨元素的最初誕生者，它的能量（或散發物）儲存在太陽中，是物質世界的偉大生命給予者，正如隱藏的精神太陽是精神領域和心靈感應領域的光和生命給予者。培根是最早提出唯物主義觀點的人之一，能從他的歸納法（源自未消化的亞里士多德），和他作品的基調看出。他顛倒了心智進化的順序，說道：『神的最初創造是感官之光；最後是理智之光；而在那以後，其安息日的工作就是精神的光照。』這恰恰相反。精神之光是神秘主義者或神秘學者永恆的安息日，而他很少關注純粹的感覺。寓言式句子「要有光」（Fiat Lux）的意思是，——當密傳的解讀時——『要有「光之子們」』，或稱所有現象的本體。因此，羅馬天主教徒正確地將這段經文解釋為意旨天使，而錯誤地解釋為擬人化的神所創造的力量，他們在不斷打雷和懲罰耶和華時擬人化了上帝。

這些存在是「光之子們」，因為他們從無限的光之海中散發出來，並在其中自我產生；此光的一極是純粹精神，迷失在非存在的絕對性中，而另一極是它凝聚的物質，當它下降到顯化的時候，凝結成一種越來越粗大的類型。因此，雖然在某種意義上，物質是那光的虛幻渣滓（而那光的四肢是創造力量們），但於其中還是有靈魂的充分存在，而這個原則沒有人——甚至從絕對黑暗進化而來的「光之子們」——都不會知道。彌爾頓讚美神聖之光時，所表達的思想同樣的美麗也真實，神聖之光是——

『... 天上的後代，最初誕生者，
有著永恆共存的光束；
.... 既然神是光，
且永遠只居住在無法接近的光中，
那就居住在你明亮光輝的原存本質中。』

II. 現代物理學家正在玩盲人摸象的遊戲

現在神秘主義向科學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光是不是一個物體呢？』不管後者的答案是什麼，前者都準備表明，直到今天，最傑出的物理學家仍不知道它是或不是物體。要知道什麼是光，它是一種實質還是僅僅是「以太介質」的波動，科學首先要知道物質、原子、以太、力事實上是甚麼。現在，事實是，科學對這些一無所知，並且承認了這一點。它甚至對於該相信甚麼沒有達成一致，因為許多不同和非常傑出的科學家，對於同一主題的假設彼此對立，而且常常自相矛盾。因此，用史泰羅 (Stallo) 的話說，他們博學地推測如果帶有善意的延伸，可能會被接受為次要意義上的「可使用假設」。但是，由於它們彼此之間根本不一致，它們最終必須以相互毀滅而告終。正如《現代物理學概念》一書的作者所說的那樣：——

『一定不要忘記，科學的數個部門只不過是隨意的分工。在這幾個部門中，同一個物質對象可以從不同的方面來考慮。物理學家可能研究它的分子關係，而化學家則確定它的原子結構。但是，當它們處理的是同一種元素或介質時，就不能在物理上有一套性質、而在化學上又有另一套相互矛盾的性質。如果物理學家和化學家都假定，存在終極原子其體積和重量上是絕對不變的，那麼原子就不可能是物理上的立方體或扁圓球體，也不可能是化學意義上的球體。一組恆定的原子不可能是延展的、絕對惰性的、不可穿透的質量的集合體，位於坩堝或蒸鍋中，也不可能是僅以力為中心的系統，如作為磁鐵或克拉蒙特 (Clamond) 電池的一部分。普遍以太不能是柔軟且易動的以取悅化學家，然後又同時是剛硬有彈性的以滿足物理學家；它不可能在威廉·湯姆森爵士的命令下是連續的，而同時在柯西 (Cauchy) 或菲涅耳 (Fresnel) 的建議下是不連續的。』*

【*《現代物理學的概念》"Concepts of Modern Physics" p. xi-xii., Introd. to the 2nd Edit】

著名物理學家赫恩 (G. A. Hirn) 在《比利時皇家科學院備忘錄》第 43 卷中也說過同樣的話，我們將其從法語翻譯過來如下：『當一個人看到如今已被確定的學說，將現象的集體性、普遍性只歸因於原子的運動時，他有權期望在描述這個獨特存在 (一切存在的基礎) 的性質上，找到同樣的一致意見。現在，從所提出特定系統的最初研究來看，人們感到一種最奇怪的欺騙；我們可以看到，化學家的原子、物理學家的原子、形而上學家的原子、數學家的原子 ... 除了名字之外，他們毫無共同之處！不可避免的結果是，我們科學現有的細分在自己的小鴿子洞裡，構造一個滿足它所研究現象所要求的原子，而絲毫不去考慮這是否適用鄰近鴿子洞現象的要求。形而上學者把吸引和排斥的原則視為夢境加以摒棄；而數學家在分析彈性定律和光的傳播定律時，只隱諱地承認了它們，甚至連名字都沒提 ... 化學家在解釋其複雜分子中的原子組合時，不得不把將區別的性質歸因於原子本身；對於擁護現代學說的物理學家和形而上學家而言，原子卻恰恰相反，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是一樣的。我要說的是甚麼？即使在同一門科學中，對於原子的性質也沒有一致的看法。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想象構造一個原子，以解釋他特別關心的某種特殊現象。』*

【*"Recherches expérimentales sur la relation qui existe entre la résistance de l'air et sa température" p.68】

上面是現代科學和物理學的真實圖像。這是『「科學想象」的無休止遊戲的前提』，這句話經常出現在廷德爾教授的雄辯演講中，確實很生動，正如斯托羅 (Stallo) 所展示的那樣，因為矛盾的多样性將神秘主義的「幻想」遠遠拋在後頭。無論如何，如果物理理論自認是『純粹的形式性、解釋性的、說教式的手段』，且如果『原子論只是一個象徵性的圖形體系』，†那麼，若將神秘主義者的古代教學的象徵和手段、與現代科學的「象徵性體系」和手段放在一起來看時，就不能認為前者假設得太多了。

【*節自《自然》雜誌對「現代物理學概念」的批判。見史泰羅的作品，p. xvi. "Introduction"】

III. 光是不是一個物體？

我們被告知，光明顯不是一個物體。物理科學說光是一種力、一種振動、是以太的波動。它是物質的屬性或性質，甚至是一種情感——決不是一個物體！

就是如此。對於這一發現，即光或熱量不是物質粒子運動的知識——無論其價值如何——科學要將主要功勞歸於格魯夫 (W. Grove) 爵士。1842 年，他在倫敦學院的一次演講中，第一個證明『光、熱等*都是物質本身的情感，而不是一種獨立而空靈的「不可量測的」流體 (現在是物質的一種狀態) 滲透著它。』(見前言「物理力的相互關係」)。然而，對於一些物理學家——比如奧斯特(Oersted)，一位非常傑出的科學家——來說，力和各種力是沈默的『大自然的精神 (因此是神靈)』。一些相當神秘的科學家告訴我們，光、熱、磁、電和重力等等，不是可見現象 (包括行星運動) 的最終起因，而是其他起因的次級影響，我們今天的科學對此關心甚少，但神秘主義相信這一點，因為神秘主義者在各個時代都證明了他們的主張是正確的。在什麼時代沒有神秘主義者和開悟者呢？

【* 羅伯特·沃德 (Robert Ward) 先生在 1881 年 11 月的《科學雜誌》上討論了熱和光的問題，他向我們展示了科學對大自然界最普遍的事實之一——太陽的熱量——是多麼的無知。他說：『太陽的溫度問題一直是許多科學家研究的課題：牛頓是最早研究這個問題的人之一，試圖確定它，在他之後，所有從事量熱學研究的科學家都以他為榜樣。所有人都相信自己是成功的，並滿懷信心地闡述了自己的成果。以下是他們各自發現的溫度 (以攝氏度為單位)，按發表結果的時間順序排列如下：牛頓, 1,699,300 度；普依埃(Pouillet), 1461 度；托爾納 (Tollner), 102200 度；西奇 (Secchi) 5,344,840 度；愛立信(Ericsson), 2,726,700 度；斐索干涉(Fizeau), 7500 度；沃森(Waterston), 9,000,000 度；始波仁 (Spoeren), 27,000 度；德維爾(Deville), 9,500 度；索雷(Soret), 5,801,846 度；為卡雷(Vicaire), 1,500 度；羅賽特(Rosetti), 20,000 度。是 1,400 度與 9,000,000 度的差別，或不少於 8,998,600 度！！在科學上，也許沒有比這些數字所展示的更驚人矛盾了。然而，毫無疑問，如果一個神秘主義者給出一個估計，這些先生們中的每一位都會以「精確」科學的名義，激烈地反對拒絕他特別的結果。』(節自《神智學者》)。

艾薩克·牛頓爵士支持畢達哥拉斯的微粒學說，並傾向於承認其結果；這使梅斯特伯爵 (Count de Maistre) 一度希望，牛頓最終會使科學回來認識到，各種力和天體是由智能體推動和引導的這一事實 (《Soirées》，第二卷)。但是，梅斯特沒有考慮他的群眾。牛頓內心最深處思想和理念被扭曲了，且他偉大的數學學問只被以物理外殼來解釋。若這可憐的艾薩克爵士預見到他的後繼者和追隨者，是如何利用他的「萬有引力」的話*，那個虔誠而篤信宗教的人一定會安靜地吃著他的蘋果，且對於與蘋果掉落有關的任何機械思想，他一個字也不會說。

【*根據一個無神論唯心主義者- 列文 (Lewins) 博士-『當艾薩克爵士在 1687 年 ... 顯示物質和原子通過天生的活動作用 ... 他有效地將精神、靈魂 或神性視為最高的。』】

他們對於形而上學有普遍的鄙視，特別是對本體論的形而上學。但我們看到，每當神秘主義者勇敢地抬起他們萎縮的頭顱時，唯物主義的物理科學就會被形而上學所滲透；* 其最基本的原則，儘管與先驗主義密不可分，然而，為了表明現代科學與這些「夢」相脫離，於是便在相互矛盾的理論和假設的迷宮中，備受折磨以及常常被忽視。對於這一指控的一個很好確證，是科學發現自己完全被迫接受「假設」的以太，並試圖用原子力學定律的唯物主義基礎來解釋它。這種嘗試直接導致了，在假定的以太性質與其物理行為之間，產生最嚴重的差異和根本的不一致。關於原子——宇宙中最形而上的物體——的許多相互矛盾的說法，提供了第二個證明。

【*史泰羅 (Stallo) 的上述著作《現代物理學的概念》引發了最激烈的抗議和批評，而我們將它推薦給任何傾向於懷疑這種說法的人。他寫道：『公科學與形而上學的公開對抗，導致大多數科學

專家認為，實證研究的方法和結果完全獨立於對思維法則的控制。他們要麼默默地忽視最簡單的邏輯准則，要麼公開否定它，包括不矛盾法則 ... 並在將一致性規則應用於他們的假設和理論時，都極為激烈地表示不滿 ... 他們認為根據這些法則的 (對於它們的) 審查 ... 是「先驗原則和方法」對實證科學領域的無禮入侵。這種思想的人認為原子是絕對惰性的，同時又認為原子具有完全彈性；或者堅持認為歸根結底，物質宇宙會把自己分解成「死的」物質和運動，卻否認一切物質能量實際上都是動能；或者宣稱客體世界的所有現象分化，最終都是由絕對簡單的物質單元、產生各種運動造成的，然而，卻否定了這些單元都是等同這一命題 ... (第十九頁)『傑出的物理學家們對於自己理論的一些最明顯的結果視而不見，這是不可思議的 ... 當泰特 (Tait) 教授和斯圖爾特 (Stewart) 教授一起宣佈「物質只是被動的」(The Unseen Universe, sec. 104)，並且在與湯姆森 (W. Thomson) 爵士的關聯中，他宣稱「物質具有抗拒外部影響的內在力量」("Treat. on Nat. Phil.", 第一卷第 216 節)，若是詢問如何調和這些說法會顯得不禮貌。當杜布瓦-雷蒙教授 ... 堅持認為有必要把大自然的一切過程都簡化為一種實質的、未分化基質的運動，此基質完全沒有屬性 (《Ueber die Grenzen des Naturerkenntnis》第 5 頁)，他在同個講座中稍早曾簡短的說過：「將物質世界的所有變化都分解為原子的運動，並由它們恆定的核心力引起；這將使自然科學變得完整。」我們必須從困惑中解脫出來。』(Pref. xliii.)】

那麼，現代物理學對以太又瞭解甚麼呢？不可否認，以太的最初概念來自古代哲學家，且希臘人從雅利安人那裡借用了它，而現代以太的起源發現來自阿卡莎並加以曲解？這種曲解被認為是盧克萊修 (Lucretius) 思想的修正和完善。那麼，讓我們從物理學家自己的承認的幾本科學書籍中來檢查此現代概念。

以太的存在被物理天文學、普通物理學和化學所接受。天文學家一開始就認為它是一種極其稀薄和流動的流體，不會對天體運動產生明顯的阻力，但從未考慮過它的連續性或不連續性。『它在現代天文學中的主要作用，是作為萬有引力的流體動力學理論基礎。在物理學中，這種流體在一段時間內扮演了幾個角色與「不可測物」相關』——被格羅夫 (Grove) 爵士殘忍地抹殺了。一些物理學家甚至用那些「不可測物」來等同於太空中的以太。下一個是他們的動力學理論；從熱動力學理論開始，它就被光學選作光波動的基質。然後，為瞭解釋光的色散和偏振，物理學家們不得不再次求助於他們的「科學想象力」，並立即賦予以太 (a) 原子或分子結構，(b) 巨大的彈性，『因而它的抗變形能力遠遠超過了最堅硬的彈性體』(斯托羅)。這使得物質本質上不連續性的理論成為必要，也就是以太的理論。在接受了這種不連續性之後，為瞭解釋色散和偏振，就發現了這種色散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柯西 (Cauchy) 的「科學想象」是在原子中看到的「物質點而沒有延伸」，且他為了排除波動理論 (即一些著名的力學定理) 所面臨的最艱巨的障礙，提出假設表示用來傳播的以太媒介不是連續的，而是由一定距離的粒子組成。菲涅耳 (Fresnel) 對偏振現象也有同樣的看法。亨特 (E. B. Hunt) 推翻了這兩種理論 (西利曼學報，第 8 卷，第 364 頁及以下) 現在有一些科學家宣稱它們「在物質上是謬誤的」，而另一些人——「原子力學家」——則死死抓住它們不放。此外，熱動力學推翻了關於以太的原子或分子結構的假設，因為克拉克·麥克斯韋 (Clerk Maxwell) 證明了這種介質只是氣體。*因此，為了補充波動理論而假設的「有限區間」，被證明是無效的。此外，日蝕無法揭示柯西所推測的任何顏色變化 (假設彩色射線以不同的速度傳播)。天文學已經指出了不止一種現象完全不符合這一學說。

【*參見克拉克·麥克斯韋爾的《電磁學論》，並與柯西的 "Mémoire sur la Dispersion de la lumière" 比較。】

因此，雖然在一個物理部門中，為瞭解釋一組特殊現象，人們接受了以太的原子-分子結構，但在另一個部門中，這樣的構造被認為完全顛覆了許多公認的事實，因此，赫恩 (Hirn) 的指控是有道理的 (見上文)。化學認為，若要使以太具有巨大的彈性，就不得不剝奪它的其他特性，而這些特性正是建構其現代理論所依賴的假設。這在以太的最後一次轉變告終。由於原子-機械理論面臨危急情

況，使得許多傑出的數學家 and 物理學家試圖替換掉傳統的物質原子，後者在『普遍均勻的、不可壓縮的、連續的物質介質』或稱以太中有特殊渦旋運動形式。(參見史泰羅)。

本書作者聲稱自己沒有受過什麼偉大的科學教育，只對現代理論略知一二，而是更精通神秘科學，並拿起武器反對那些在現代科學的武器庫中，詆毀密傳教導的人。這些顯而易見的矛盾、世界著名科學家們的相互指責、譴責和爭論，都清楚地表明，無論是否被接受，神秘學理論都和任何所謂的學術假說一樣，有被傾聽的權利。因此，我們不管英國皇家學會的追隨者們，是選擇將以太視為連續還是不連續的流體，這也與當前的目的無關。它只是指向一個確定的事實：官方科學對以太的構成至今一無所知。就讓科學稱它為物質，如果它喜歡的話；只需知道阿卡莎、或希臘人所稱的遍一神聖以太，並非現代物理學所知的任何物質狀態。它是在完全不同感知層面與存在層面上的物質，它既不能被科學儀器分析、也不能被欣賞、甚至不能被「科學想象力」構想，除非擁有者學習了神秘科學。接下來的事情證明了這個說法。

史泰羅清楚地展示了現代物理學的關鍵問題(正如德·卡特法奇 De Quatrefages和其他幾個人類學、生物學等領域的人所做的那樣)，在他們努力支持各自的假設和體系的過程中，大多數傑出而博學的唯物主義者常常會說出最大的謬論。讓我們看看下面的例子。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拒絕「遠距作用」(是以太或神秘主義的阿卡莎的基本原則之一)然而，正如史泰羅公正地觀察到的那樣，沒有任何實質作用，『經過仔細研究，它並沒有歸結為「遠距作用」』;他證明了這一點。

根據洛奇(Lodge)教授的觀點(《自然》，第二十七卷，第304頁)，形而上學的論證是「無意識的訴諸於經驗」。他補充說，如果這樣的經驗是不可想象的，那麼它就不存在，等等。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如果一個高度發展的心智或一組心智，若發現一些相對簡單和基本內容的學說，是絕對不可想象的，那就是一個證據... 事物的不可想象狀態是不存在的，等等。』

因此，在他的演講接近尾聲時，洛奇教授指出，對凝聚力以及萬有引力的解釋『應該從威廉·湯姆森爵士的渦流原子理論中尋找。』(史泰羅)

我們不必停下來追問，對於最初生命胚芽被流星或彗星墜落到地球上時，是否也適用這個漩渦理論(湯姆森爵士的假設)。不過，但是洛奇先生可能會想起在同一本書《現代物理學概念》中，對他的演講的明智批評。作者在注意到上述倫敦教授引用的聲明後，問道：『渦流理論的元素是否是我們熟悉的、甚至可能是經驗過的事實？因為如果它們不是，很明顯，該理論和說「遠距作用」假設無效的批評一樣令人厭惡。』(p. xxiv) 然後，有才能的批評家清楚地表明，以太不是如此，也永遠不可能是，儘管所有的科學主張都與之相反。因此，他就在不知不覺中打開了通往我們神秘教義的大門。正如他所說的那樣：—

『根據洛奇教授自己的明確聲明(《自然》，第27卷,305頁)，產生渦流運動的媒介是：『一個完全均勻的、不可壓縮的、連續的物體，不能分解成簡單的元素或原子：實際上，它是連續的，不是分子的。』洛奇教授在作了這一陳述之後，又補充說：『沒有別的物體能使我們這樣描述，因此，以太的性質一定與普通物質的性質有所不同。』這樣看來，整個渦流原子理論在作為「遠距作用」的「形而上學理論」的替代物時，它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存在著一種物質媒介，是完全不為經驗所知的，且它的性質與普通物質有些不同。*因此，這一理論並非如所聲稱的那樣，把一個不熟悉的經驗事實，還原成一個熟悉的事實；相反的，而是把一個完全熟悉的事實，還原成一個不僅陌生，而且完全未知、未觀察到和不可觀察的事實。此外，在假定的以太介質中，所謂的渦流運動是... 不可能的，因為『在完全均勻的、不可壓縮的、因而是連續的流體中的運動，不是合理的運動。』... 因此，很明顯，無論渦流原子理論把我們引向何處，它肯定不會把我們引向物理領域的任何地方，或真實起因的領域。†我還要補充一點，因為所假想的未分化的‡和不可分化的介質，顯然是舊本體論概念的純粹存在的不自覺物化，這裡討論的理論具有不可理解的形而上學幻影的所有屬性。

【*『有點不同!』史塔羅驚呼道。『這個「有點」的真正意義在於，所討論的媒介在任何可理解的意義上，都不是物質性的，沒有任何物質的性質。』物質的一切性質都依賴於差別和變化，而這裡所定義的「假設性」以太不僅沒有差別，而且也沒有差別和變化的能力——(讓我們補充一下是在物理意義上) 這證明了如果以太是「物質」，那麼它僅僅在精神上的感官是一種可見的、可觸摸的、存在著的東西；它確實是一個存在，但不屬於我們的層面：父親以太 (Pater Æther)，或阿卡莎。】

【†對物質科學是真實起因，而對神秘主義者來說是虛幻的起因。】

【‡恰恰相反，從它離開其同質狀態的那一天起，它就非常「分化」。】

這確實是一個「幻影」，只有用神秘學才能理解它。從這樣的科學形而上學到神秘學之間幾乎沒有任何一步。那些認為物質的原子結構與其穿透性一致的物理學家，很接近於能解釋神秘主義的最偉大的現象，而這現在被物理科學家和唯物主義者所嘲笑。柯西的「沒有延伸的物質點」是萊布尼茨 (Leibnitz) 的單子，與此同時，這是「眾神」和其他看不見的力量用以把自己裹在身體裡的材料 (參見下文，《眾神、單子和原子》)。將沒有延伸的「物質性」粒子的分解和重新結合，作為現象顯化的主要因素，至少對那些少數接受柯西先生觀點的科學家來說，應該是很容易表示有明確的可能性的。因為，通過簡單地把原子看作『相互施加引力和斥力的物質點，且力量因之間的距離而不同』來處理他們所謂的物質不可穿透性——法國理論家對此做出瞭解釋：『由此推論出，如果大自然的作者*樂於修改原子相互吸引或排斥定律的話，我們可能會立即看到最堅硬的物體互相穿透，而最小的物質粒子佔據巨大的空間，或者最大的質量縮小到最小的體積，整個宇宙似乎都集中在一個點上。』 ("Sept leçons de physique Générale", p. 38, Moigno edit)。

而那個「點」，在我們的感知和物質層面上是看不見的，對於能夠追溯它並看到它存在於其他層面的開悟者來說，是相當可見的。

【*對於一些神秘主義者來說，認為大自然的作者就是大自然本身，它與神不可分割與無區別，因此，那些熟悉大自然的神秘法則、並知道如何在以太中改變和激發新的狀態的人，可以——並非修改法則，而是同樣的按照那些不變的法則運作。】

IV. 萬有引力是一個定律嗎？

微粒學說被毫不客氣地擱置一旁；但萬有引力——所有物體相互吸引的原則，其力量大小於質量成正比，而於它們之間的距離平方成反比——生存到今天，並在所謂空間的以太波中，一如既往的至高統治著。它作為一種假設，曾受到死亡的威脅，因為它不足以涵蓋所有呈現給它的事實；而作為一種物理定律，它是近期和曾經無所不能的「不可測者」之王。『這簡直是褻瀆... 懷疑它是對牛頓偉大回憶的侮辱...』一位美國評論家對《揭開了伊西斯的面紗》如此感嘆道。那麼；我們盲目相信的那個看不見摸不著的神到底是什麼呢？天文學家們認為萬有引力是許多事情的一個簡單解法，是一種普遍的力，使他們能夠計算行星的運動，因此他們很少關心引力的起因。他們稱萬有引力為法則，其本身就是起因。我們把該名稱的力叫做效應，且是非常次級的效應。總有一天，人們會發現科學假說中就沒有回答；然後它將遵循光微粒理論的後塵，並在所有多到爆炸性的檔案中被擱置許多科學年代。牛頓本人不是曾對力的本質和當時被稱為「媒介」的實體性表示過嚴重的懷疑嗎？居維葉 (Cuvier) 也曾如此，他是研究黑夜中的另一盞科學明燈。他在《星球運轉》("Révolution du Globe") 中提醒讀者注意所謂力量的可疑性質，他說：『我們不太確定這些媒介究竟是不是精神力量 (des agents spirituels)。』在艾薩克·牛頓爵士的《原理》("Principia") 一書開頭，他非常小心地向他的學派強調，他沒有用「吸引力」這個詞來描述物體在物理意義上的相互作用。他說對他而言，這是一個純粹的數學概念，沒有考慮到真實的和主要的物理起因。在他的《原理》(Defin. 8, B. I. Prop. 69, "Scholium") 的一段中，他清楚地告訴我們，從物理上考慮，吸引力應該是衝力。在第十一節(引論)他認為『有一種精微的精神，它的力量和作用決定了物質的一切運動。』(見 "Mod. Mater.", Rev. W. F. Wilkinson)；且在他給本特利 (Bentley) 的第三封信中寫道：『不可想像的是，如果沒有其他非物質的東西作為媒介，無生命的野蠻物質如何在沒有相互接觸的情況下，對其他物質產生作用和影響。但如果重力是它基本和固有的，就會如此，如伊壁鳩魯的描述..... 萬有引力應該是物質所固有和必不可少的，因此一個物體可以穿過真空、作用於遠處的另一個物體，而沒有其他東西的媒介。然而這種不通過任何東西的傳遞，對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荒謬。我相信在哲學問題上具有合格思考能力的人，都不會陷入這種荒謬。萬有引力必定產生自某個不斷按照某些法則運作的媒介；但這個媒介是物質的還是非物質的，我已留給我的讀者去思考。』

在這一點上，即使是牛頓的同時代人也感到害怕——因為神秘起因似乎又回到了物理學領域。萊布尼茨稱他的吸引力原理是『一種無形體、無法解釋的力量。』伯努利 (Bernoulli) 對於他假設吸引力和完美虛空感到「反感」，因而這種遠距作用原則在當時並不比現在更受歡迎。另一方面，歐拉 (Euler) 認為萬有引力的作用要麼是由於精神，要麼是某種精微的媒介。然而，牛頓知道古人的以太，即是他沒接受。他認為恆星體之間的中間空間是真空。因此，他和我們一樣相信「精微的精神」和神靈引導所謂的吸引力。這位偉人上述的話效果很小。「荒謬」現在已成為純粹唯物主義的教條，它一再重複：『沒有物質就沒有力，沒有力就沒有物質；物質和力是分不開的、永恆的、和不可摧毀的 (正確)；不可能有獨立的力，因為所有的力都是物質固有的和必要的屬性 (錯誤)；因此，不存在非物質的創造力。』噢，可憐的艾薩克爵士！

如果神秘主義者只將上面提到的艾薩克·牛頓爵士和居維葉，作為他們的權威和支持，而撇棄其他與歐拉和萊布尼茨抱持相同意見的傑出科學家的話，他們一點也不需要害怕現代科學，反而可以大聲自豪地宣佈他們的信念。但是，我們對於這兩個人以及列舉出的許多其他權威人士的猶豫和懷疑，絲毫沒有妨礙科學上對蠻荒物質領域的胡思亂想，如同以前一樣。首先，它是物質以及一種不可量測的流體，不同於它；後來出現了格羅夫猛烈批評的不可量測的液體；而以太，一開始是不連續的，然後變成連續的；之後是「機械」力。這些現在已經作為「運動模式」而得到瞭解決，而以太也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神秘和有問題。不止一個科學家反對這種粗糙的唯物主義觀點。但從柏拉圖時代開始，他就一再要求他的讀者不要把非實體的元素和它們的原則混淆起來，這些原則是先驗的或精神的元素；那些偉大的煉金術士們，例如帕拉塞爾蘇斯，把現象和它的起因、或本體

區別開來；而格魯夫 (Grove)，雖然他認為：『沒有理由剝奪普遍擴散物質使之不具備所有物質的共同功能』，但他用了它所批評的力量：『不把任何具體行為的想法附加到這個詞上』也就是力量——從那些日子到現在，沒有什麼被證明能遏制野蠻唯物主義浪潮。就在幾年前，科學家們還說，萬有引力是唯一的起因，是運作的神，而物質是它的先知。

從那時起，他們已經改變了好幾次觀點。但是，牛頓作為那個時代最具靈性、最篤信宗教的人之一，科學家們是否比當時更瞭解牛頓內心深處的思想呢？這當然值得懷疑。人們認為牛頓給了笛卡爾的基本渦流 (順帶一提，這復甦了的阿納薩哥拉斯Anaxagoras的思想) 致命一擊，儘管湯姆森爵士(Sir W. Thomson)最近現代的「渦流原子」實際上與前者沒有太大區別。然而，當他的弟子福布斯(Forbes)在他大師的主要著作的序言中，寫了一句話宣稱「吸引力是這個太陽系的起因」時，牛頓是第一個莊嚴抗議的人。那位偉大數學家心智中所呈現出的那種朦朧而又根深蒂固的神的形象，作為一切的本體，*古代(和現代)哲學家 and 神秘主義者更哲學的稱為——「眾神」，或者是創造性的塑造力量。表達的方式可能不同，且或多或少哲學性的思想被所有神聖和世俗的古人所表述；但基本思想是一樣的。†在畢達哥拉斯看來，力是精神性實體，是獨立於行星和我們塵世所見所知的物質之外的神靈，它是星光層面的統治者。柏拉圖把行星描繪成是由一個內在執政者所移動，有著他的住所，就像「船上的船夫」。至於亞里士多德，他稱這些統治者為「非物質基質」;‡雖然他從未受過啟蒙，但他拒絕把眾神作為實體 (見沃西烏斯，第二卷，528頁)。但這並不妨礙他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恆星和行星『不是無生命的物質，而是運作與活躍的物體...』就好像『恆星神靈是他們現象的神聖部分。』("ta theoitēra pon phaneron", De Caelo. I. 9).

【*一位唯物主義者庫圖耶 (Le Couturier) 寫道：『吸引力對於公眾來說，已經變成牛頓曾認為的東西——只是一個簡單的詞，一個想法』("Panorama des Mondes")，因為它的起因是未知的。赫歇爾(Herschell)在評論時幾乎也說了同樣的話：無論何時，只要研究天體的運動和引力現象，他覺得自己每時每刻都被一種想法所滲透，那就是『在面紗下，存在著運作的起因，但它們的直接作用被掩蓋了。』("Musée des Sciences", 1856 年 8 月)】

【†如果我們因相信起作用的「眾神」和「神靈」並拒絕人格化的神而被指責的話，我們如此回答有神論和一神論者：『若你承認耶和華是埃洛希姆之一，我們就會準備好承認他。若按照你們把他塑造成無限、遍一、和永恆的神，那麼我們將永遠不會接受他這個腳色。』有很多個部落的神靈；而遍一神是一個原則，一個抽象的「根-理念」，它與有限形體的不潔運作毫無關係。我們不崇拜眾神，我們只尊敬他們，把他們當作高於我們的存在。在這一點上，我們遵從摩西的禁令，而基督徒卻違背他們的《聖經》——尤其是傳教士。『不可褻瀆眾神。』其中一個說(耶和華)——(《出埃及記》第二十二，28)；但同時在第 20 節中命令道：『若祭祀別的神而不祭祀主的，那人必要滅絕。』在最初的文本中，它不是「神」而是埃洛希姆 (Elohim)——且我們質疑矛盾——而耶和華是埃洛希姆之一，正如他在《創世紀》第三章 22 中所說：『主神說：看，這個人已經變成了我們中的一員，』等等。因此，那些敬拜和祭祀埃洛希姆、天使們和耶和華的人，那些辱罵他們同胞的眾神的人，都是比任何神秘主義者或神智學者更大的罪人。與此同時，許多後者之中的人更喜歡相信某個「主」或其他的，並且非常歡迎他們隨心所欲。】

【‡將「非物質種類」比作「木鐵」、或嘲笑斯皮勒 (Spiller) 稱此為「非實體物質」，並不能解決這個謎 (見《現代物理學概念》，第 165 頁及下文。)】

如果我們要在更現代和更科學的時代尋找確證，我們可以發現第谷·布拉赫 (Tycho Brahe) 在星星中認識到一種三重力量，神聖的、精神性的和生命的。開普勒 (Kepler) 將畢達哥拉斯的句子『太陽是朱彼特的守護者』與大衛的詩句放在一起『他把他的王座放在太陽中』與『主就是太陽』等等，他說他完全理解畢達哥拉斯學派是如何相信，所有通過太空散播的星球都是理性的智能體

(*facultates ratiocinativae*)，繞太陽運轉，『其中居住著火焰的純淨精神；是普遍和諧的源泉。』("De Motibus planetarum harmonicis", 248頁)

當一個神秘主義者談到宇宙電 (Fohat) —在普遍電或生命流體中激發和引導的智能體—時，他會被嘲笑。此外，正如現在所顯示的，無論是電的性質，還是生命或光的性質，到今天都還不為人所理解。神秘主義者能從大自然的每一種力的顯化中，看見性質的作用或它的本體的特殊性質；這種本體是一種獨特的、智能的個體性，位於顯化的物理宇宙另一面。現在，神秘論者並不否認—相反，他會支持這種說法—光、熱、電等等都是物質的情感(不是屬性或性質)。更明確地說：物質是這些力或媒介在這個層面上，用以顯化的情況—是必要的基礎或載體，必要的條件。

但是，神秘主義者為了達到目的，他必須檢驗萬有引力定律的可信度，首先，有人提到在每種形式下，『萬有引力是物質的國王和統治者』。為了有效地做到這一點，必須回憶起最早出現的假說。首先，是牛頓第一個發現它的嗎？關於這個問題，1867年1月26日的《圖書館》有一些奇特的信息。它說：『可以引證，牛頓所有關於萬有引力及其定律的知識都來自於波墨 (Boehme)，在他看來，萬有引力或吸引力是大自然的第一屬性。』... 因為對他來說，『他的(波墨的)體系向我們展示了事物的內部，而現代物理科學滿足於觀察外部。』且同樣的，『當他(波墨)寫作時，電的科學還不存在，但(在他的作品中)卻被預料到；波墨不僅描述了所有現在已知的力的現象，而且他還給出了電的起源、產生、誕生等等。』

牛頓深邃的心智很容易讀出字裡行間的涵義，並在這位偉大靈視者神秘的描述中，理解了他們的精神思想。因而牛頓把他的偉大發現歸功於雅各·波墨，是守護和引導他的神靈保姆(應身，Nirmanakayas)，且這篇文章的作者如此真實地評論道：『每一個新的科學發現都將證明，他對大自然最秘密的運作有著深刻而直覺的洞察。』牛頓在發現了萬有引力，為了使空間中引力的作用成為可能，可以說消滅了一切會妨礙其自由運作的物質障礙；其他包括以太，儘管他對以太的存在早有預感。他提倡微粒學說，並在天體之間製造了一個絕對真空...。無論他對以太的懷疑和內在信念是什麼；不管他向多少朋友吐露心聲—比如他與本特利的通信—他的教誨從來沒有顯示出他有任何這樣的信念。如果他『被說服物質不能在真空中發揮吸引力』*為什麼到了1860年，法國天文學家(比如庫圖耶 Le Couturier)還在爭論『偉人建立的真空理論的災難性後果?』†溫切爾教授寫道：『這些段落(給本特利的信)表明他對於星際傳播媒介的本質的看法。雖然他宣稱天上「缺乏可感知的物質」，但他在其他地方說到『或許從地球、行星和彗星的大氣層中，產生一些非常稀薄的蒸汽、氣流和臭氣，以及我們在別處已經描述過的一種極其罕見的以太介質。』(牛頓，光學，III，查詢28,1704;引自《世界生命》)

【*《世界生命》，溫切爾教授。LL.D(第49和50頁)。】

【†『今天不再可能像牛頓那樣堅持天體在巨大的虛空中運動。...在這位偉人建立的真空理論的後果中，只有「吸引力」這個詞留了下來，我們將看到最後一個詞從科學詞彙中消失的那一天。』("Panorama des mondes", pp. 47 and 53.)】

這只能說明即使像牛頓這樣的偉人，也不一定有勇氣發表自己的意見。亨特(T.S. Hunt)博士『引起人們注意到牛頓著作中一些長期被忽視的段落，從中可以看出對這種普遍的、宇宙間的媒介的信念，逐漸在他的心智中扎下了根。』(同前)。但在1881年11月28日亨特博士讀到「從牛頓時代的天體化學」，這些段落從未引起關注。正如庫圖耶(Le Couturier)所言：『在此之前，人們普遍認為牛頓在鼓吹微粒學說的同時，宣揚的是一種虛空，甚至在科學界也是如此。』這些段落「長久以來一直被忽視」，毫無疑問，因為它們與當時先入之見的獨寵理論相矛盾和衝突，直到最後，波動理論專橫地要求用「以太媒介」的存在來解釋它。這就是全部秘密。

不管怎麼說，正是從牛頓關於宇宙虛空的理——牛頓這麼教導，儘管他自己不相信——追溯出現代人對古代物理學的極大蔑視。古老的聖賢們認為『大自然厭惡真空』，且世界上最偉大的數學家們(讀過西方種族)發現了這個過時的「謬論」並將其公諸於眾。現在，現代科學為古代知識平反，儘管如此笨拙，也如此晚的平反牛頓的性格和觀察能力，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裡，一直沒有注意到牛頓這些非常重要的段落——也許因為不引起他們的注意是比較明智的。遲做總比沒做好。

現在，父親以太再次受到熱烈歡迎；並與萬有引力結合；它無論順境還是逆境都要與之關聯，直到有一天它或兩者都將被其他東西所取代。在三百年前各處都是充滿物質(plenum)，後來就變成了一片陰暗的真空；後來，被科學弄得乾涸的星光海床，再次翻滾著它們以太的波浪。「遵循程序」必須成為精確科學的座右銘——主要是「精確」，因為它發現自己每一個閏年都是不精確的。

但我們不會與偉人爭吵。他們需要溯到最早的「畢達哥拉斯和古老卡那達(Kanada)的眾神」，以尋找他們相互關聯和「最新「發現」的支柱和精髓，而這很可能給神秘論者帶來了希望，關於他們的次要神靈們。因為我們相信庫圖耶關於萬有引力的預言。我們知道這一天即將到來，屆時科學家們將要求對當前的科學模式進行徹底的改革，像格羅夫爵士(W. Grove, F.R.S)那樣。直到那一天以前，什麼也不能做。因為如果萬有引力明天就被推翻，再下一天科學家們就會發現另一種新的機械運動方式。*真正的科學之路是崎嶇與上坡的，且它的日子充滿了精神的苦惱。但是，儘管人們提出了「成千上萬」相互矛盾的假說來解釋物理現象，卻從來沒有一個假說比「運動」†假說更好——即使它被唯物主義矛盾地解釋了。從第一卷的前幾頁可以看出，神秘主義者們不反對運動†，即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先生的「未知」的偉大氣息。但是，他們相信塵世上的一切都是空間中某物的影子——他們相信更小的「氣息」，它是有生命的、有智能的、獨立於一切，除了法則之外，在顯化期期間向四面八方吹氣。科學將會拒絕這些。但是，不管用什麼來代替吸引力，或稱萬有引力，結果都是一樣的。除非科學能與神秘主義甚至與煉金術達成某種妥協，否則它將如現在一樣遠不能解決困難——這種假定會被認為是無禮的，但仍然是一個事實。正如費伊(Faye)所說：『地質學家在研究月球地質方面缺少一些東西，那就是天文學家。事實上，天文學家也缺乏成功進行這項研究的東西，那就是地質學家。』但他可以會更尖銳地補充說：『兩者都缺乏的是神秘主義者的直覺。』

【*當以一種公正和不帶偏見的精神來閱讀時，艾薩克·牛頓爵士的著作總是一個很好的見證者，告訴我們他在解釋行星運動規律時，一定會對於萬有引力、引力、衝力和其他一些未知原因之間猶豫不決。參見《論顏色》(第3卷，問題31)。赫歇爾(Herschell)告訴我們，牛頓留給他的後繼者的責任，是從他的發現中得出所有的科學結論。我們回憶起這位偉人是多麼虔誠的時候，我們就會意識到現代科學是如何在萬有引力定律的基礎上，濫用特權以建立最新的理論。】

【†唯物主義的概念，因為在物理上，真實的或可感知的運動，在純空間或真空中是不可能的，因此，宇宙(被認為是無限的空間)與其中的永恆運動是虛構的——只再次表明，東方形而上學像「純空間」、「純粹的存在」、「絕對者」等等這樣的詞，在西方從來沒有被正確理解過。】

關於物質的最終結構或分子作用細節，讓我們記住威廉·格羅夫爵士的睿智「總結」，他認為人類永遠不會知道。

『試圖假設地解剖物質，並討論原子的形狀、大小和數量，以及它們的熱、以太或電的氛圍，已經造成了很大的傷害。... 將電、光、磁力等等視為如同普通物質的簡單運動，不管是否能被接受，可以肯定的是，一切過去的理論和現存的理論都已解決這些力的作用如何變成了運動。無論如何，是否由於我們對運動的熟悉，我們將其他情感與它聯繫起來，就像一種最容易理解的語言一樣，並且最有能力解釋它們，或者它是否實際上是我們心智唯一模式，與我們的感官截然不同，而

能夠構想出物質的媒介，可以肯定的是，自從精神力量或超自然力量的神秘概念被用來解釋物理現象以來，所有用來解釋這些現象的假設都把它們變成了運動。』

然後這位博學的紳士陳述了一個純粹神秘的信條：——

『永恆運動這個詞，我在這幾頁中經常用到，但它本身是雙關的。如果這裡提出的學說是有根據的，那麼在某種意義上，一切運動都是永恆的。在物質中，其運動因相互衝擊而停止，產生了熱或粒子的運動；於是運動得以繼續，因此，如果我們能夠冒險把這種想法擴展到宇宙，我們就應該假設同樣的運動永遠影響同樣數量的物質。』*

【*《相關物理力》("Correl. Phys. Forces") 173 頁。這正是神秘主義所主張的，且基於同樣的原則認為『當力量與力量相對立時，產生了靜態平衡，而原有的平衡受到了影響，並開始新的運動，等同於當初撤回到暫停狀態的運動。』這個過程在沈睡期中找到間隔，但就像「氣息」一樣是永恆且永無休止的，甚至當顯化的宇宙休息時也是如此。】

因此，假設為了支持太陽是一塊巨大磁鐵，而應該放棄吸引力或重力——前者是一個已被一些物理學家所接受的理論——假設一個磁鐵的吸引力作用在行星上，這會把天文學家帶到哪裡，或者離他們現在的位置多遠呢？一公分也沒有。大約300年前，開普勒就提出這個「奇怪的假設」。並非他發現宇宙中引力和斥力的理論，因為從恩培多克勒 (Empedocles) 的時代起，就知道這兩種相反的力量，他稱為「恨」和「愛」——其意思是一樣的。但開普勒對宇宙磁力做了相當完善的描述。這種磁性存在於大自然中是確定無疑的，正如萬有引力不存在一樣；無論如何，這不是科學教導的方式，科學從來沒有考慮到雙重力——神秘主義稱之為引力和斥力——如何作用的不同模式，不管是作用於我們太陽系、地球的大氣層、或是在太陽系之外。*牛頓也自己證明這點；因為他承認我們太陽系中的許多現象無法用萬有引力定律來解釋。『行星運動的方向是一致的，軌道幾乎是圓形的，而且它們顯著的在一致的平面。』（溫契爾Winchell教授）。只有出現一個例外，那麼萬有引力定律就沒有權利被稱為普遍定律。『這些調整，』他說：『牛頓在他的一般的注釋中，宣稱是「一位智能與全能存在的運作」。』該「存在」或許有智能的；但有無「全能」則有理由要懷疑這種說法。一個可憐的「神」要處理次要的細節，而把最重要的事情留給次要的力量！這種情況下是論證和邏輯的貧乏，只有拉普拉斯 (Laplace) 更好些，他非常正確地用運動來代替牛頓的「全能存在」，但不知道這種永恆運動的真正本質，而認為是一種盲目的物理法則。『難道這些安排不是運動定律的結果嗎？』他如此問道，但如所有現代科學家一樣忘記了，只要這個定律和運動的性質未解釋清楚，這將是一個惡性迴圈。他對拿破崙的著名回答：『神已成為無用的假設。』只有那些信奉吠壇多哲學的人才能正確地說出這句話。然而，若我們排除那些運作的、智能的、強大的(從不是「全能的」)存在的介入，這就變成了一個純粹的謬論；這些存在被稱為「眾神」。

【*偉大的洪堡 (Humboldt) 寫道：『迄今為止，太陽系外的空間沒有出現任何類似於我們太陽系的現象。我們的太陽系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物質會在星雲環中凝聚，而其中的核心會凝結成各個地球和月亮。我再說一遍，到目前為止，在我們行星系統之外還沒有觀察到這樣的東西。』（見1860年12月31日《日爾曼評論》中亞歷山大·洪堡的《信札與對話》）確實，自1860年以來就已出現星雲理論，並且更為人所知，而認為一些相同的現象應可以在太陽系之外觀察到。然而這位偉人說得很對；太陽系外找不到其他的地球或月亮 - 除了外表看似之外 - 也找不到相同於我們太陽系中所發現的物質。這就是神秘教義。】

但我們要問批評中世紀天文學家的人，為什麼開普勒被指責為最不科學的？因為他提供了與牛頓一樣的解決方案——且表現出自己更真誠、更一致、和更有邏輯性。牛頓的「全能存在」和開普勒的教長們(Rectores)有什麼區別呢？後者是他稱呼星光界力量和宇宙力量，或稱天使們的名字。開普勒再次因他『奇怪的假設，基於太陽系內的一個漩渦運動』而受到批評；批評他總的理論，批評他

支持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關於引力和斥力的觀點，尤其是「太陽磁學」。然而，幾位現代科學家——如亨特 (Hunt，如果梅特卡夫Metcalfe不在此列的話)、理查森 (Richardson) 博士等——都非常認真地支持這一觀點。然而，他能被原諒一半，理由是『在開普勒時代，還沒有明確認識到物質質量之間的相互作用，而這在屬類上不同於磁力。』(《世界生命》)而現在又能清楚的區分了嗎？無論是電還是磁的本質，溫切爾教授是否宣稱科學對它們有任何嚴肅的認識——除了兩者似乎都是由某種不確定起因所引起的效果。

開普勒的想法若剔除其中的神學傾向，將純粹是神秘學的。他認為：

(I) 太陽是一塊巨大的磁鐵。*這是一些傑出的現代科學家和神秘主義者所相信的。

(II) 太陽基質是非物質。†(見《揭開伊西斯的面紗》，卷一第 270 至 271 頁)

(III) 他提出精神或神靈持續看顧著太陽能量和行星運動，使為其不斷運動和恢復。古代所有的人都相信這個觀點。神秘主義者不使用神靈這個詞，而說是創造性力量，他們被賦予智能。但我們也可以稱它們為神靈。

這種理論之所以受到禁忌，主要是因為它所包含的「神靈」，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老赫歇爾 (Herschell) 也同樣相信它，而幾位現代科學家也如此。然而，溫切爾教授宣稱：『在古代和現代都沒有任何假說，比這個更富於幻想、更不符合物理原理的要求。』(《世界生命》，第 554 頁。)

從前人們對普遍以太也是這樣說的，而現在人們不僅不得不接受它，而且認為是要解釋某些謎的唯一可能理論。

1840 年左右，當格羅夫(Grove)第一次在倫敦闡述自己的觀點時，人們認為他的觀點和上述觀點一樣不科學；然而，他關於力的相互關係觀點現在已被普遍接受。或許需要一個比作者更精通科學的人，才能成功地對抗目前所流行萬有引力的觀點、以及其他關於宇宙奧秘的類似「解答」。但是，讓我們回顧一些來自公認科學家的反對意見；來自傑出的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他們反對旋轉理論和萬有引力理論。因此我們能在《法國百科全書》中讀到：『科學在其所有代表面前認同，要解釋太陽系旋轉運動的物質起源是不可能的。』

如果問說『什麼導致了旋轉？』我們會得到這樣的答案：『是離心力。』『那麼，是什麼力量產生了它呢？』『旋轉的力量』是其嚴肅的回答。(《啟示錄的宇宙起源論》Godefroy, "Cosmogonie de la Révélation"‡)也許，最好將這兩種理論直接或間接地聯繫起來考察。

【*參見德萊布雷的《中世紀的天文》"Astronomie du Moyen Age", by Delambre】

【†當然，在這個意義上，物質存在於科學未知的狀態中。】

【‡我們將因矛盾而受到責備。有人會說，儘管我們否認神，但我們承認靈魂和運作的神靈，並引用羅馬天主教偏執的作家來支持我們的論點。對此，我們的回答是：『我們否認一神論者的擬人化神，但從不否認大自然的神聖原則。就人類和宗派起源方面，我們對抗新教徒和羅馬天主教徒的一些教條性神學信仰。我們同意他們對神靈和智能運作力量的信仰，但我們不像羅馬拉丁主義者那樣崇拜「天使們」。】

V. 科學中的旋轉理論

考量到『最終原因被宣稱為一種幻想，而最初偉大起因被送回了未知的領域。』正如一位可敬的紳士公正地抱怨的那樣，已提出的假設多的驚人，如同星雲般。世俗的學生感到困惑，不知道他應該相信哪一種精確科學理論。這裡我們有足夠多的假說來滿足各種口味和腦力。它們都是從一些科學著作中摘錄的。

目前解釋旋轉起源的假說。

旋轉產生於——

(a) 星雲團在空間中漫無目的遊蕩產生的碰撞；或者『在沒有發生實際碰撞的情況下』，彼此間的吸引力。

(b) 『由於星雲物質流 (在無定形星雲的情況下) 從較高水平下降到較低水平的切向作用，*或者僅僅是由於質量的中心重力作用。』†

【*「高」和「低」這兩個詞只是相對於觀察者在空間中的位置而言的，若將它們傾向用於代表抽象實在，都必然是錯誤的。】

【†雅各布·埃尼斯:《星星的起源》，第 221 頁及後頁。】

『物理學中有個基本原理，即如此大質量的物體無法通過其自身部件的作用產生旋轉。看有誰能試圖通過拉動甲板欄桿來改變輪船的航向。』溫切爾教授在《世界生命》一書中如此談論。

七行星和彗星起源的假說。

(a) 我們把行星的誕生歸因於 (1) 太陽的一次爆炸——是其中心質量的分娩；*或(2) 星雲環的某種破壞。

(b) 『彗星對我們的行星系統來說是陌生人』(拉普拉斯La Place)。『不可否認，彗星是在我們的太陽系中產生的。』(法耶 Faye)

(c) 『恆星是不動的。』一位權威人士說...『所有的星星實際上都在運動』另一個權威回答...『毫無疑問，每顆星都在運動。』(沃爾夫 Wolf)

(d) 『在超過 350,000,000 年的時間裡，太陽繞其軸緩慢而壯觀的運動從未停止過。』(《世界全景》 "Panorama des Mondes", Le Couturier.)

【*如果是這樣的話，科學如何解釋離太陽最近的行星的尺寸相對更小呢？隕石聚集論距離真理比星雲概念更遠一步，而且甚至沒有後者的品質——它的形而上學成分。】

(e) 以及『太陽以昴宿星團中的昴宿六作為其繞轉的中心，完成公轉需耗時 180,000,000 年。』(梅德爾Maedler)。還有，

(f) 『太陽存在的時間不超過 15,000,000 年，且它釋放熱量的時間也不超過 10,000,000 年。』(湯姆森 (W. Thomson) 爵士於 1887 年發表的「關於太陽可能的起源、總熱量和持續時間的潛在動力理論」演講)。

幾年前，這位傑出的科學家告訴世人，地球從最初結殼到現在狀態所需要的冷卻時間不可能超過 80,000,000 年*；(湯姆森和泰特，自然哲學) 如果地球外殼的年齡只有 4000 萬年，也就是曾被允許時間的一半，而太陽的年齡只有 1500 萬年的話，我們必須理解地球曾經是獨立於太陽的嗎？

【*比斯科夫 (Bischof) 在這些數據上也不同意湯姆森的觀點，並計算出地球從 20,000 攝氏度到 200 攝氏度需要 3 億 5 千萬年的時間。這也是赫姆霍爾茲 (Helmholtz) 的看法。】

我們在別處已給出 (見下) 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在許多科學假設中，關於太陽、行星和地球的年齡，且我們所說的足以表明現代科學部長們之間的分歧。對於我們太陽系的旋轉演化，我們不管是接受湯姆森爵士的一千五百萬年，還是接受赫胥黎先生的一千億年，都會導致這樣的結論；數百萬年來，這種科學教導接受了天體由惰性物質組成而自生旋轉，並通過其自身的內部運動移動，相當於

(a) 明顯否認基本物理定律，即『運動中的物體總是趨向於慣性(即繼續處於運動或靜止的相同狀態)，除非它被一個更強大的主動力量刺激而有進一步行動。』

(b) 在牛頓宣稱與該運動不相容的阻力以太中，有一種原始的衝動，最後以不可改變的運動告終。

(c) 我們被教導的萬有引力總是趨向於直線下降的中心，而單單這個就是整個太陽系公轉的原因，它進行著一個永恆的雙重旋轉，每個物體都圍繞著它的軸線和軌道旋轉。另一個非常規的版本是：—

(d) 太陽中的磁體；或者，這種公轉是由磁力引起的，就像萬有引力一樣，在一條直線上運作—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庫侖定律)。

(e) 整體在不變法則下運作，然而，這些法則常常表現出變異，就像行星和其他天體出現一些眾所周知的怪胎時，也像彗星接近或遠離太陽時一樣。

(f) 動力的力量總是與它作用的質量成正比，但與該質量的特定性質無關；也就是正如庫圖耶 (Le Couturier) 所說：『如果不存在獨立於前述質量、並具完全不同的性質的力，那麼該質量無論它像土星一樣大、還是像穀神星一樣小，總是會以同樣的速度下落。』(科學博物館，1857 年 8 月 15 日)。另一種質量，它的重量來自於它所稱重的物體。

因此，不管是拉普拉斯對太陽大氣流體的看法 (超出行星的軌道)、或者庫圖耶的電力、還是福柯 (Foucault) 的熱 ("Panorama des Mondes", 第 55 頁)、無論是這個還是其他，都不能幫助無數關於旋轉的起源和持續性的假說逃脫困境，重力理論本身也一樣。這個謎是物理科學的普洛克路斯忒斯 (Procrustean) 之床。如果物質像現在所說的那樣是被動的，那麼就不能說那最簡單的運動是物質的基本屬性—如果後者只是一個惰性質量。那麼，如此複雜、複合而多重的、和諧和平衡的、永恆持續千百萬年的運動，怎麼能僅僅歸因於它自身的內在力量呢？除非後者是一種智能體？物質意志是一種新的東西—確實是古人從來不會接受的一種概念！*

【*一個多世紀以來，物體和力量之間的所有區別都被消除了。物理學家說：『力只是運動物體的屬性。』而生理學家回答說：『生命是我們動物器官的屬性，只是它們分子排列的結果。』『在被稱為行星的集合體的胸懷中，』利特爾 (Littre) 教導道：『發展了物質固有的所有力量 ... 即，物質本身擁有適合於它的力，或通過它自己得到 ... 且它們是主要的，而不是次要的。這些力是重量的性質、電的性質、地磁的性質、生命的性質 ... 每個行星都可以發展生命 ... 例如地球，它過去並不總是有人類在上面，而現在孕育(產物)人類。』... (《兩大陸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 1860 年 7 月 15 日。)]

『我們談論天體的重量，』一位天文學家說：『但由於我們認識到重量與距中心多遠成比例地減小，那麼顯然到了一定的距離上，重量必須被強制減到零？如果有吸引力，就會有平衡 ... 而由於現代學派不承認普遍空間有「之下」和「之上」，所以若沒有萬有引力或吸引力，也不清楚是什麼原因導致地球墜落。』(《宇宙學》)

我認為梅斯特爾 (Maistre) 伯爵正確的用他自己的神學方法解決這個問題。他直截了當地說：『行星會旋轉是因為它們生來就是要旋轉的 ... 而現代的宇宙物理系統是一種不可能的物理。』(Soirées) 赫歇爾不是也說過同樣的話嗎？他說需要一種意志來賦予圓周運動，且需要另一種意志來遏止它 ("Discours", 165.) 這展示並解釋了一個減速的行星是如何巧妙地計算出它的時間，並在固定的時間到達。因為，就算科學有時能成功地用它的聰明才智，從表面上來解釋一些這樣的停頓、逆行、超出軌道的角度等等，源自它們和我們各自軌道運行的不相等，我們仍然知道還有其他且『非常真實和相當大的偏差，』根據赫謝爾說法：『若要解釋，只能通過這些行星的相互和不規則的運動，以及太陽的擾動影響來解釋。』

然而，我們明白，除了那些小的、偶然的擾動之外，還有被稱為「長期的」持續的擾動——因為極慢的運動會伴隨不規則性的增加，並影響橢圓運動的關聯——這些擾動可以被糾正。牛頓發現這個世界需要經常修理，雷諾和其他人都說同樣的話。後者在他的《天與地》("Ciel et Terre", 第 28 頁) 提到——

『... 行星所描繪的軌道遠非一成不變的；相反，它們的位置和形體持續變化。』所有這些都證明了萬有引力和漫遊定律的失職，而它們可以迅速修復錯誤。它所主張的似乎是這樣的：『它們(軌道) 交替地變寬或變窄、它們的大軸變長或變短，或者同時圍繞太陽從右到左擺動，其中它們所處的平面週期性地升起和降低，同時以一種震顫的方式圍繞自身旋轉 ... 』

對於這一點，德·米爾維爾相信存在著智能的「工人」不可見地統治著太陽系——就像我們一樣——他非常機智地觀察到*... 『當然如此，一個沒有力學嚴謹性的航行；一個人能充其量把它比作一艘輪船，來回拉動，並在波浪上顛簸，減速或加速，如果沒有駕駛員和工程師的智能幫助，從而趕上損失的時間並修復損壞的話，每一個障礙都可能無限期地推遲它的到達。... 』

【*《歷史表現》，Deuxieme memoire, "Manifestations Historiques" p. 272。】

然而，萬有引力定律在星光熠熠的天空中，似乎正成為一個過時的定律。無論如何，那些被稱為彗星的長頭髮恆星自由基，似乎並不怎麼尊重這一定律的威嚴，並相當厚顏無恥地鬍子。然而，儘管彗星幾乎在所有方面都表現出「尚未完全理解的現象」，現代科學的信仰者認為彗星和流星遵循同樣的規律，『如同太陽、星星和星雲一樣』由同樣的物質構成，甚至『像地球和它的居民。』(萊恩的《現代科學與現代思想》)

這就是有些人稱為因信任而接受，是的，甚至是盲目地相信。但是精確的科學是不容置疑的，誰要是拒絕她的學生們所設想的假設——比如萬有引力——就會被認為是一個無知的傻瓜；然而，剛才

引用的作者卻告訴我們科學期刊中的一個奇怪的傳說：『1811 年的彗星尾巴長 1.2 億英里，最寬的部分直徑達 2500 萬英里，而彗核的直徑約為 12.7 萬英里，是地球的十倍多。』他告訴我們：『如此大的天體在經過地球附近時，若不會影響地球的運動或改變一年的長度，哪怕只是一秒，那麼它們的實際物質一定是得難以置信的稀薄 ... 』確實必須如此，不過：——

『... 彗尾的現象也證明了彗星物質極度稀薄，當彗星接近太陽時，彗尾有時會在幾小時內被拋出長達 9000 萬英里的彗尾。值得注意的是，這條尾巴受到某種排斥力而抵抗重力拋出，可能是電性的力，因而它總是指向遠離太陽 (!!!) 然而，儘管彗星的物質一定很稀薄，它卻遵循普通的萬有引力定律 (!?)，無論彗星是在外行星的軌道上旋轉，還是衝出進入太空的深淵，且幾百年後才會回來，它的軌跡在每一個瞬間，都受到使蘋果落地的同樣力量所調節。』(同上，第 17 頁)

科學就像凱撒的妻子，不應該被懷疑——這是顯而易見的。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對它進行恭敬的批評。無論如何，這能提醒人們「蘋果」是一種危險的水果。在人類歷史上，萬有引力可能再次成為墜落的起因——這次墜落的是「精確」科學。如果彗星的尾巴在太陽面前違反了萬有引力定律，那就很難再認為它會遵守這個定律。

在 1865 年到 1866 年寫的一系列關於天文學和星雲理論的科學著作中，本作者身為一個科學方面的新手，只花了幾個小時就發現至少有 39 個相互矛盾的假設，被用來解釋天體所自我產生的、原始的旋轉運動。本作者不是天文學家、不是數學家、也不是科學家；但我們不得不在一般情況下，檢查這些錯誤以為神秘主義辯護，且更重要的是為了支持神秘教義關於天文學和宇宙學的教導。神秘主義者因為質疑科學真理而受到可怕的懲罰。但他們現在覺得更勇敢了；科學在其「堅不可摧」的處境上並不像人們預想的那樣牢固，而且它的許多堡壘都建在流沙之上。

因此，即使是這種拙劣而不科學的檢查也是有用的，而且肯定是有教育意義的。事實上，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特別是仔細研究了一些天文數據，它們最有可能與我們的異端和「迷信」信念發生衝突。

例如我們發現，關於萬有引力、軸向和軌道運動，一旦在早期階段曾經克服同步運動——這足以引起旋轉運動，直到顯化期結束。我們還瞭解到，上述所有關於初期轉動的各種可能組合——每種最複雜的情況——它可能是由於某些原因造成的，又或者它應該是由於某些原因造成的，但在某方面卻不是。除此之外，我們被告知，若要激發初始的旋轉，可以同等容易的透過火成融合物質、以及具有冰川不透明性的物質達成。(《天與地》)。萬有引力是沒有任何東西能克服的法則，卻不論季節能被最普通的天體或塵世物體所克服——例如那些肆無忌憚的彗尾。我們將宇宙歸功於神聖的創造性三位一體，稱為惰性物質、無感知力量和盲目機率。對於這三者任一的真正本質和性質，科學是一無所知的，但這只是枝微末節。因此我們被告知，當一團宇宙或星雲物質——其性質未知(完全未知)，可能處於聚變狀態(拉普拉斯)，也可能處於黑暗和冰冷狀態(湯姆森)，因為『熱的介入本身是一種純粹的假設』(法耶)——決定以旋轉的形式展示它的機械能，而如此行動。它(物質團)要麼爆發而自燃，要麼保持惰性、黑暗和寒冷，兩種狀態都有同樣的能力發送它，並在沒有足夠理由的情況下，在太空中旋轉數百萬年。它的運動可能是逆行的，也可能是直行的，且科學家對於這兩種運動提供大約 100 種不同的原因與同樣多的假設。無論如何，加入星辰迷宮，其起源屬於同一個神奇而自發的秩序——因為『星雲理論並不宣稱要發現事物的起源，而只是物質歷史的一個競技場。』(溫切爾：《世界-生命》)——那些數以百萬計的太陽、行星和衛星，由惰性物質構成，將在蒼穹周圍以最令人印象深刻和莊嚴的對稱旋轉，儘管它們有慣性，但它們只能「透過自身的內部運動」來移動和引導，。

若是學識淵博的神秘主義者、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甚至像肖巴爾 (Chaubard) 和戈德弗羅伊 (Godefroy) 這樣學識淵博的天文學家，*比起沈悶而矛盾的現代宇宙解釋，而更願意採用卡巴拉和古

老的體系，這有需要感到奇怪嗎？無論如何，《光輝之書》對於「光的力量」(hajaschar)、「反射的光」(hachoser)和它們精神類型的單純現象外在之間做出了區分。』(見"Kabala Denudata", i i, 67)。

「萬有引力」的問題現在將不予理會，而其他的假設也會被檢驗。很明顯，物理科學對於「力」一無所知。然而，我們可以再請一位科學家來幫助我們來結束這場爭論——賈姆 (Jaumes) 教授，他是蒙彼利埃 (Montpellier) 醫學院成員。這位學者談到力時說：——

『原因是在現象譜系中，在每一產生和每一改變中，本質上起作用的東西。我說活動(或力)是看不見的...假設它是物質的，並且存在於物質的特性中，這將是一個毫無根據的假設把所有的原因歸於神...就等於用一種對許多真理懷有敵意的假設來為難自己。但是，說從神而來並擁有他們自己的固有力量的多種力量，並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傾向於承認由稱為力或次級媒介的中間媒介所產生的現象。力的區別是科學劃分的原則；那麼多真實而獨立的力，那麼多母科學...不：力不是假設和抽象的東西，而是真實的東西，是唯一能夠通過直接觀察和歸納來確定其性質的活動的真實的東西。』(《關於力量的區別》"Sur la distinction des Forces"，發表在《蒙彼利埃科學院回憶錄》第二卷，"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Montpellier"，fasc.I，1854)。

【*《啟示解釋的宇宙》"L'Univers expliqué par la Révélation"和《啟示的宇宙起源》"Cosmogonie de la Révélation"。且見德·米維爾的《第二記憶》"Deuxième Mémoire"。作者是神秘主義的可怕敵人，但同時也是一個寫出偉大真理的人。】

VI. 科學的面具

物理還是形而上學？

如果在地球上能有進步的話，科學有一天將不得不放棄如此怪異的想法，無論願意不願意，例如放棄她物質的、自我指導的法則，無靈魂和精神；然後轉向神秘的教導。它已經這麼做了，無論《科學教義問答》的標題頁和修訂版如何改變。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在比較現代和古代思想時，發現無論我們的哲學與我們祖先的有多麼不同，它只是從舊哲學中取來加加減減，並通過先人的篩子一點一滴傳遞。

法拉第 (Faraday) 和其他傑出的科學家都知道這個事實。原子們、以太、進化本身——一切都來自於古代的概念，一切都基於古代民族的概念。對於世俗者是寓言形式的「概念」；對於揀選者是啟蒙中教導的明白真理，這些真理已由希臘作家部分地洩露，並流傳給我們。這並不意味著神秘主義對物質、原子和以太的看法，與外傳的古典希臘作家相同。然而，如果我們相信廷德爾 (Tyndall) 先生、甚至法拉第也是一個亞里士多德主義者，以即一個不可知論者甚於唯物主義者。在他的「法拉第，作為一個發現者」(第 123 頁)書中，該作者顯示了那位偉大的物理學家使用『亞里士多德的舊反思』，這『簡明地在他的一些作品中發現。』法拉第、博斯科維奇 (Boscovitch) 和所有其他人，無論如何，都認為原子和分子是「力的中心」，且認為相應的元素力量本身就是一個實體，而這點比那些譴責他們、譴責「畢達哥拉斯舊的微粒理論」的人，這也許更接近真理 (順帶一提，傳給後代的已非該偉大哲學家真正教導內容)，後者認為它『錯把概念的物質元素能理解為單獨的和真實的實體。』

在神秘主義者看來，科學所犯的主要和最致命的錯誤和謬誤，在於認為大自然有可能存在無機物或死物體。有任何死物體或無機物能轉化或改變嗎？神秘主義問道。而太陽之下豈有恆久不變之物呢？

德國學者菲利普·斯皮勒 (Philip Spiller) 教授的科學著作("世界以太作為一種宇宙力量" Der Weltether als Kosmische Kraft) 最能說明這一謬誤。在這篇宇宙論論文中，作者試圖證明『任何物體的組成物質或原子，本身原來都不具有力，而是每一個這樣的原子都絕對是死的，*沒有力在遠處運作』(第4頁)。

【*死物體意味著它曾經活過一段時間。那麼是何時？是宇宙演化的什麼期間？神秘主義說，在物質看起來是惰性的所有情況下，它是最為活躍的。一塊木頭或一塊石頭是靜止的，它對於任何意圖和目的都是不可穿透的。然而，事實上，它的微粒卻在不停地、永恆地振動，是如此之快，以致於對於肉眼來說，這個物體似乎是絕對沒有運動的；而這些粒子振動運動中之間的空間距離——從另一個存在和感知層面來看——就像雪花或雨滴之間的距離一樣大。但對於物質科學來說，這是荒謬的。】

然而，這一陳述並不能阻止斯皮勒 (Spiller) 闡明一個神秘的教義和原則。他主張力的獨立實體性，並將其表現為一種「非物質材料」(unkörperlicher stoff)或基質。在形而上學中，基質不是物質，且為了論證起見，我們可以承認這是一個錯誤的表達方式。但這是由於歐洲語言的匱乏，尤其是科學術語。於是斯皮勒將這種「材料」與以太進行等同和關聯。用神秘的語言來更正確地表達，這種「力-基質」是永遠活躍的現象性正極以太——即原質 (prakriti)；而無所不在、遍及一切的以太是前者的本體，是一切的基質，或稱阿卡莎 (Akasa)。儘管如此，斯塔洛 (Stallo) 還是與斯皮勒發生衝突，就像他與唯物主義者也是如此。他被指責為『完全無視力和物質的基本關係』(科學對這兩者都不確定)。因為，在所有其他物理學家看來，這個「假設的半概念」不僅是不可測量的，而且也缺乏內聚力、化學力、熱力、電力和磁力，而根據神秘學的觀點，以太是所有力的來源和起因。

因此，儘管斯皮勒犯了很多錯誤，但他比任何現代科學家都更具直覺，也許除了理查森 (Richardson) 博士之外，他的理論包刮「神經力」或稱神經以太、以及「太陽力和地球力」*。因為以太在神秘主義中，是所有各種能量的精華，且在物質性、心靈感應性和精神性世界中的所有能量顯化，都應歸功於這個普遍媒介 (由許多媒介組成)。

【*參見《大眾科學評論》"Popular Science Review" Vol. V., pp. 329-34。】

電和光到底是什麼？科學是如何知道一種是流體，而另一種是「運動模式」呢？既然兩者都被認為具有力相關性，為什麼不說明清楚為何在兩者之間作出區別？我們被告知，電是一種流體，非物質且非分子的 (儘管亥姆霍茲 Helmholtz 不這麼認為)，它的證據是我們可以把它儲存起來、積累和貯藏。那麼，它必須是簡單的物質，而不是特殊的「流體」。它也不僅僅是「一種運動方式」，因為運動不可能儲存在萊頓瓶裡。至於光，則是一種更為特殊的「運動方式」；近半個世紀前，格羅夫 (Grove) 教授就證明了這一點：『雖然光看起來很神奇，但它 (也) 實際上可以儲存起來供人使用。』

『取一幅在黑暗中保存了幾天的版畫，然後將它暴露在充分的陽光下——也就是說，隔離 15 分鐘；把它放在暗處的感光紙上，然後在 24 小時結束時，它會在感光紙上留下自己的印象，原本白色部分對應是黑色 ... 版畫的複製似乎沒有限制，等等，等等 ...』

那麼，可以說在紙上固定或釘住的是什麼東西？它確實是一個力固定了東西，但是那個東西是什麼，其殘餘留在紙上？

我們的學者將通過一些科學技術來擺脫這一困境；然而，被攔截的東西是什麼、從而將它一定數量的囚禁在玻璃、紙或木頭上呢？它是「運動」還是「力」呢？或者我們會被告知留下的只是力或運動產生的作用？那麼這個力是什麼？力或能量是一種性質；但每一種性質都必須屬於某物或某個人。在物理學中，力被定義為能『改變或傾向於改變物體之間的任何物理關係，無論是機械的、熱學的、化學的、電學的、磁性的等等。』但它並不是留在紙上的「力」或「運動」，因為它們已停止作用；而是一些我們物質感官無法感知的東西，卻被留在那裡，反過來成為起因並產生作用。它是什麼？它不是如科學所定義的物質——即處於任何已知狀態的物質。一個煉金術士會說這是一種精神性分泌物——然後就會被嘲笑。但是，當物理學家說儲存的電是一種流體、或者固定在紙上的光仍然是陽光時——這會是科學。*根據一個經驗豐富的神秘學家的觀點，他已經證實了整個因緣 (Nidanas，因與果) 的系列，最終將它們最後的影響投射到我們的顯化層面上；他已將物質追溯到它的本體，物理學家的解釋就像把憤怒 (或者它引起的驚呼結果) 稱為分泌物或液體，而人作為它的起因，是它的物質導體。但是，正如格魯夫預言的那樣，那一天很快就要到來，人們將承認我們所知道的「力」只是某個實在的現象顯化，而我們對那個實在一無所知；但這些都是古人所知道，並被他們崇拜。

【*最新的權威們將這些解釋斥為「爆炸理論」，並將「運動」奉為他們唯一的偶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和他們的偶像總有一天會走上他們前輩相同的命運。】

然而，他提出了一個更具啟發性的評論，這本應該成為科學的座右銘，但沒有。格羅夫爵士說：『科學不應該有慾望或偏見。真理應該是她唯一的目標。』

而同時，在我們時代中，科學家甚至比神職人員更加固執己見和心地狹窄。因為他們事奉「力-物質」，即使不敬拜它；這是他們未知神。它究竟有多麼未知，也許可以從許多傑出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的自白中推斷出來，以法拉第為首。他說，他不僅永遠不敢斷言力是物質的屬性還是功能，而且他實際上也不知道物質這個詞是什麼意思。

他補充說，曾經有一段時間，他相信自己對物質有所瞭解。但他活得越久、研究得越仔細，就越覺得自己對物質的本質一無所知。* (參見巴克韋爾 (Buckwell) 的《電子科學》)

【*我們相信，這種不祥的自白是在斯旺西 (Swansea) 的一次科學會議上做出的。然而，法拉第也持有類似的觀點，正如廷德爾所說：『我們對於原子的瞭解，除了原子的力以外還有什麼嗎？你想象一個被稱為 a 原子核，並被稱為 m 的力包圍；在我看來，a 或核消失了，而實體是由 m 的力量所構成的。誠然，對於獨力於其力量的原子核而言，我們能形成什麼樣的概念呢？若 a 獨立於所認識的力，那我們還留下什麼想法來想像 a？』】

神秘主義者經常被誤解，因為他們乏更好的術語，而將基質的描述性綽號描述力的本質某些方面。在知覺和存在的不同層面上，各種各樣「基質」的名稱是如此的繁多。東方神秘學對每一種都有一個特殊的名稱；但是就像在一個機智的法國人的回憶裡，英國擁有 36 種宗教和只有一種魚醬，而科學只有一個名字，那就是「基質」。此外，無論是正統的物理學家還是他們的批評者，似乎對他們的前提都不太肯定，而且往往混淆起因與效果。例如，像史泰羅說：『物質不能再被理解或設想為僅僅是一種空間存在，或是力的具象』，或者『沒有物質的話，力什麼都不是；沒有力的話，物質什麼都不是。』這些都不正確的，因為一個是本體，而另一個是現象。再提一次；當謝林 (Schelling) 說：『在我們剝奪了屬於該對象的所有謂詞之後，若認為某些我們不知道的東西仍然存在，這只是幻想的錯覺』*——不可能把這句話應用到超驗的形而上學領域。確實，純粹的力在物理世界裡什麼也不是；而在精神的領域是一切。斯塔洛說：『如果我們給定一個力來所小質量，不管它有多小，作用到它的極限為零——或者，用數學的說法，直到它變得無限小——其結果是，由此產生的運動的速度是無限大的，而這個「東西」... 在任何給定的時刻不是這裡也不是那裡，而是到處——沒有真正的存在；因此，期望用各種力的綜合來構造物質是不可能的。』(第 161 頁)

【*謝林 "Ideen" 等，第 18 頁。】

在現象世界這可能是真實的，如同超感官世界作為遍一實在的倒影方面，對一個唯物主義者的矮化見解來說會看起來是真實的。但當這個論點被應用在卡巴拉主義者所謂的超塵世領域事物上時，這是絕對不正確的。根據牛頓的理論 (Princ. Def. iii.)，慣性「是力」，而對於神秘科學的學生來說，它是最偉大的神秘力量。只有在概念上、在這個幻覺的層面上，一個物體才會被認為與其他物體的關係是分離的，而根據物理和機械科學產生了它的屬性。事實上，它永遠不可能如此分離：死亡本身無法將它與普遍力量的關係中分離出來，其綜合上是遍一力量或生命：而是單純在另一個層面上繼續這種相互關係。但如果史泰羅是對的，那麼詹姆斯·克羅爾 (James Croll) 博士在談「重力的變化」(《哲學雜誌》第二卷第 252 頁)、並提出了法拉第、沃特斯頓 (Waterston) 等人的主張時的意思是什麼呢？他很質白地說，萬有引力——

『... 是一種遍及於物體之外空間的力，而當兩物體相互靠近時，力並不像一般料想的那樣增加，而是這些物體到達之處存在著更大強度的力 ...』

沒有人會否認，當一種力(無論是重力、電力還是其他任何力)存在於物體之外和開放空間(無論是以太還是真空)中、並獨力於質量考慮時，一定是某種東西，而不是一種純粹的虛無？否則，它很難在一個較大「強度」的存在，而在另一個地方「強度」較小。希恩 (G. A. Hirn) 在他的《宇宙的機械理論》("Theorie Mecanique de l'Univers") 中聲明了同樣的觀點。他試圖證明化學家的原子不是一個純粹約定俗成的實體，或者只是一個解釋的工具，而是它真的存在，且它的體積是不變的，因此它是沒有彈性的(!!)。『力因此不存在於原子中；它存在於將原子分離的空間中。』

上述觀點由兩位在各自國家享有盛譽的科學家發表，表明了談論所謂的力的實體性一點也不會不科學。這種力根據某個未來的特定名稱，會是某種實質而非別的東西；也許有一天，科學會是第一個重新採用燃素這個備受嘲笑的名字。無論未來給它起什麼名字，若認為力並不存在於原子中，而只存在於「它們之間的空間」，這或許是足夠科學的；但這不正確。因為對於一個神秘主義者來說，這就像是在說水並不存在於構成海洋的水滴之中，而是存在於這些水滴之間的空間之中！

有人持反對意見說有兩個不同的物理學家流派，其中一種學派認為「力被假定為一種獨立的實體，它不是物質的屬性，也與物質沒有本質上的聯繫。」*但這不太可能幫助世俗大眾有更清楚的理解。相反，它更有意把這個問題置於比以往更大的混亂之中。因為力變成既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若把它看作「一個獨立的實體」，這個理論向神秘主義伸出了友誼的右手，但它奇怪的矛盾想法又說它與物質無關，『而是通過它的力量作用於它』，†把物理科學引向最荒謬的矛盾假設。不管是「力」還是「運動」，(神秘主義認為兩者沒有區別，且從來不會試圖把它們分開) 它不能以一種方式代表原子力學理論的擁護者，再用另一種擁護其競爭學派。原子的大小和重量不可能在一種情況下是絕對的一致，而在另一種情況下有不同重量(阿伏伽德羅定律)。因為，用那位能幹的評論家的話來說：

【*《現代物理學的概念》第三十一章，第二版簡介。】

【†引用前者】

...『在力學理論基礎上，雖然原始質量單位的絕對同等性是一個重要部分，但建立整個現代化學科學的原理直接顛覆它——最近有人說，這個原理『在化學中的地位與引力定律在天文學中的地位相同。』*它被稱為阿伏伽德羅定律或安培定律。』†

【*J·P·庫克，《新化學》，第13頁。】

【†它指出，當所有體積相等的基質處於氣態時，在相同的壓力和溫度條件下，會包含相同數量的分子——由此得出分子的重量與氣體的比重成正比；因此，由於氣體比重不同，分子的重量也不同；且由於某些基本基質的分子是單原子的(只由一個原子組成)，而其他各種基質的分子含有相同的原子數量，因此，這些基質的終極原子會有不同的重量。』(《現代物理學的概念》第34頁)正如在同一卷中所進一步說明的，這一現代理論化學的基本原則完全不可調和的與原子力學理論的第一個命題衝突——也就是原始質量單位的絕對相等性。】

這表明，無論是現代化學還是現代物理學，其基本原理都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如果物理的原子理論假設原子具有不同的比重是荒謬的，而化學卻無論如何『經得起實驗的檢驗』來符合其相反基礎(在化合物的形成和轉化的問題上)，那麼明顯就是原子力學理論是站不住腳的。後者解釋『重量的差別只是密度的差別，而密度的差別來自一定空間中粒子之間距離的差別。』這並不真的讓人信服，因為，在物理學家為自己辯護之前，『在原子中沒有粒子的多樣性，也沒有真空空間：因此，原子不可能有密度或重量的差異。』他必須首先知道一個原子是什麼，而事實上他不知道。他必須至少用他的一種物質感官來觀察它——但他辦不到：原因很簡單，沒有人見過、聞過、聽過、觸摸過或嚐過「原子」。原子完全屬於形而上學的範疇。它是一種具體化的抽象——至少對物理科學來說如此——而嚴格地說，它與物理學毫無關係，因為它永遠不能被受到反駁或平衡的檢驗。力學的概念因此在許多科學家的腦海中成為了最矛盾的理論和困境的大雜燴，對於這個問題和其他問題都意見分歧。東方神秘學家追蹤了這場科學鬥爭的演化過程，並令他們極為困惑。

就萬有引力的問題作個總結。科學怎麼能假定知道任何確定的事情呢？它怎麼會堅持反抗神秘主義者的論點的假設呢？後者只將萬有引力視為同情和反感、或吸引和排斥，源自塵世層面的物質極性、以及其影響之外的精神性起因。他們在反對神秘主義者之前，能先彼此達成一致的意見嗎？的確我們聽說了能量的守恆，同時也聽說了原子的完全堅硬性和無彈性；聽說了氣體的動力學理論等

同於所謂「勢能」；同時，聽說物質的基本單位是絕對堅硬和無彈性的！一位神秘主義者打開一本科學著作而讀到如下：—

『物質原子論藉由原子運動的各種形式來得出物質的所有性質。而原子本身仍然是完全沒有性質的元素。』(馮特，《關於物質的理論》，第 381 頁)

而接下來：

『化學的最終形式必定是原子力學。』(納澤斯曼《熱化學》，第 150 頁)

過了一會兒，他被告知：

『氣體是由原子組成，它們行為像固態、完全彈性的球體。』(克魯尼格、克勞修斯、麥克斯韋等，哲學雜誌，第十九卷，18 頁)。

最後更慘的是，他發現湯姆森爵士宣稱：

『無論是超凡物質的還是普通的物質，現代理論的能量守恆的禁止我們假設他們的終極分子是非彈性、或任何非完美彈性的東西。』(!!!)(《哲學雜誌》第 321 頁，引用前者)

但是真正的科學家對此有什麼看法呢？所謂「真正的科學家」，我們指的是那些太專注於真理而不顧及個人虛榮心的人，因而他們不會像大多數人對事情教條化。他們中有一些人——或許不害怕『用石頭打死他！』的呼聲而敢於公開他們的秘密結論——這些人的直覺使他們跨越了物質的塵世方面(對我們來說是幻覺層面)和主觀方面(超驗客觀基質)之間的深淵，並引導他們宣稱後者的存在。對於神秘主義者來說，必須記住的是，物質是宇宙存在物的整體，而它落在任何可能感知的層面上。我們非常清楚，正統的聲、熱、光理論是與神秘學說牴觸的。但是，科學家或他們的辯護者只宣稱他們不否認光和熱的動力是不夠的；並且克魯克斯(Crookes)先生的輻射計被證明沒有影響任何觀點。如果他們要瞭解這些力量的最終本性，他們首先必須承認它們的實體本性，無論多麼超感官的。神秘主義者也不否認振動理論的正確性。*只有他們才把其的功能限制在我們的塵世上，並宣稱它在其他層面上的適當，而神秘科學中的「大師們」則覺察到那產生空靈振動的起因。難道所有這些只是煉金術士的虛構；或者是神秘主義者的夢想，像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菲勒萊斯(Philalethes)、範·海爾蒙特(Van Helmont)以及其他許多人，他們被認為比空想家更糟糕嗎：他們將成為冒牌貨和故弄玄虛者。

【*提到氣場，一位大師在《神秘世界》中說：『你如何才能讓那些半智能力量理解你，實際上是命令它們呢？它們與我們的溝通方式不是通過口頭語言，而是通過兩者聲音和顏色振動之間的相關性。』就是這種「相關性」不為現代科學所知，但卻多次被煉金術士解釋。】

神秘主義者因將生成光、熱、聲音、凝聚力、磁性等的起因稱為物質而受到批評。*克拉克·麥克斯韋(Clerk Maxwell)先生說過，一平方英里的強烈陽光的壓力大約是3 1/4磅。他們被告知這是「無數以太波的能量」；而當他們稱是「物質」撞擊那個區域時，他們的解釋就被宣佈是不科學的。

【*然而，神秘學者的「物質」相較於物理學家最精細的物質而言，就像輻射物質相較於化學家靴子上的皮革一樣。】

這樣的指責是沒有道理的。正如之前不止一次說過的那樣，神秘主義者絕不會對科學的解釋提出異議，因為科學對於直接客觀媒介的運作提供瞭解決方案。科學的錯誤只在於相信，它從振動波中所探測到的現象近因，足以揭示了一切超出感官界限的東西。它只是在一個效應的層面上，追蹤

著現象的序列，而這只是神秘主義早已滲透區域的虛幻投射。後者堅持認為，那些以太震動並不像科學斷言的那樣，是由已知物體的分子振動引起的——即我們塵世客觀意識的物質——我們而是必須尋找光、熱等等的根本起因，那些存在於超感官狀態中的物質——無論如何，此狀態對於人的精神之眼是完全客觀存在的，就像一匹馬或一棵樹對於凡人一樣可見。光和熱是運動中物質的幽靈或影子。這樣的狀態可以被靈視者或開悟者在恍惚狀態下、在蘇舒拿射線 (Sushumna ray) 下感知，這是太陽七道神秘射線中的第一道。*

【*七射線的名字——包含蘇舒拿 (Sushumna)、哈里凱薩 (Harikesa)、維斯瓦卡曼 (Viswakarma)、維斯瓦特亞爾恰斯 (Viswatyarchas)、桑納達 (Sannaddha)、薩爾瓦瓦蘇 (Sarvasu) 和斯瓦拉傑 (Swaraj)——都是神秘的，並且各自在不同的意識狀態下，都能獨特的應用於神秘的目的。如《尼祿多》 (Nirukta 11,6) 中所說，蘇舒拿只為了照亮月亮，是受啟蒙瑜伽士所珍視的光。傳播於太陽系的七射線總和，可以說構成了科學以太的物質載體 (Upadhi)；光、熱、電等等——正統科學的力量——在其中相互關聯以產生它們的塵世效應。它們作為心靈感應和精神性的影響，散發並源自於超太陽的載體，在神秘學者的以太中——或稱阿卡莎 (Akasa)。】

因此，我們提出的神秘教義堅認阿卡莎 (Akasa，不是以太，它只是後者的一個方面) 的超實體和超感官本質的真實性，其本質無法從其更遙遠的顯化中推斷出來，這個塵世層面它僅僅是現象的效應陣列。相反的，科學告訴我們，熱永遠不能被視為任何可想像狀態的物質。*我們還被告知，熱的流體 (?) 理論的兩大障礙無疑是：——

【*這裡引用了一位最公正的批評家，其權威無人質疑，藉此提醒西方教條主義者，這個問題無論如何都不能被認為是解決了的：『光和熱之間沒有根本區別 ... 每一個都只是另一個的變形 ... 熱是完全靜止的光。光是快速運動的熱。光與物體直接結合，就變成熱；但當它從該物體釋放出來時，它又變成光了。』 (萊斯利的《光和熱的流體理論》。) 『無論這是真是假，我們都無法確定，也許需要很多年甚至幾代人的時間才能弄清楚。』 (巴克爾的《文明歷史》，卷 III，第 384 頁)】

- (1) 通過摩擦而產生的熱量 - 激發分子運動。
- (2) 熱轉化為機械運動。

答案是：有各種各樣的流體。電被稱為流體，熱也在最近被稱為流體，但它假定熱是一種不可測的物質。這是當時物質至高無上、專制統治的時代。當後者被廢黜，而運動被宣佈為宇宙唯一至高的統治者時，熱成為了「運動的一種模式」。我們不必絕望：明天它可能會變成別的東西。就像宇宙本身，科學也不斷發展，而且永遠不會說『我即是我。』另一方面，神秘科學從史前時代有其不變的傳統。它可能在細節上犯錯；但在普遍法則的問題上則不會犯錯，這只是因為那個科學誕生於更高的層面上，被哲學恰當地稱為「神聖」的，是比人類更睿智的存在所帶到塵世上的，甚至人類的第七輪次的第七種族還比不上它。而科學認為，力量並不是現代學習所理解的那樣；例如，磁力不是一種「運動模式」；而且至少在這種特殊情況下，精確的「現代科學」總有一天會難過。乍一看，沒有什麼比這麼說更荒謬可笑的，例如：『印度教的瑜珈啟蒙者對於太陽和月球的光的本質和構成，比歐洲最偉大的物理學家知道的多十倍。』然而，為什麼蘇舒拿射線被認為是提供給月亮的借來之光呢？為什麼這是「啟蒙瑜伽士所珍視的光」？為什麼那些瑜伽士認為月球是心智的神？我們會說因為古代開悟者完全瞭解光，或者更確切地說，瞭解它所有的神秘屬性、它與其他力量 (心智上、心靈感應上和精神上) 的組合和相關性。

因此，儘管神秘科學擁有物質終極構成方面的知識，或知道所謂終極分析 (與化學的近似分析相反)，但神秘科學對於化合物元素在各種物質關聯情況下的行為瞭解較少：即使如此，它對於物質的終極神秘狀態和物質的真實性質的知識，要高於我們現代所有的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的加總。

現在，如果我們公開和完全真誠地陳述真相，即遠古的啟蒙者對於物理（作為一門自然科學）有更廣泛的知識——比我們全部科學院加在一起更多，這種說法就會被認為是魯莽和荒謬的；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物理學被認為已經達到了完美的頂點。因此，會有人挖苦的詢問——『如果神秘主義堅持舊的「爆發」理論，即熱量是一種物質或流體的話，那麼他能成功地滿足了這兩點嗎，即 (a) 摩擦熱的產生——分子運動的激發；和 (b) 熱量轉化為機械力？』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注意到，神秘科學並不把電或任何由它產生的力視為物質，或說物理科學已知的任何狀態下的物質；更清楚地說，這些所謂的「力」不是固體、氣體或流體。如果不嫌嘮叨，一個神秘主義者甚至會反對把電稱為流體——因為它是一種結果而不是起因。但他會說它的本體是一個有意識的起因。「力」和「原子」也是如此。讓我們看看一位傑出的化學家院士巴特勒（Butlerof）對這兩個抽象概念會說些什麼。

『什麼是力？』這位偉大的科學家爭辯道：『從嚴格的科學角度和能量守恆定律的要求來看，它是什麼？力的概念由我們對於這種、那種或其他方式運動的概念所概括。』因此，力只不過是運動的一種狀態進入另一種狀態：電轉變成熱和光，熱轉變成聲音或某種機械功能，等等。*地球上人類第一個產生的電流體，一定是通過摩擦產生的；因此眾所周知，這是熱在擾亂了它的同質狀態 (laya) 而產生的，†而電本身在地球上並不存在，就像熱、光或任何其他力一樣。正如科學所說，它們都是相互關聯的。『當給定熱量通過蒸汽機轉化為機械能時，我們稱之為蒸汽動力（或力量）。當一個物體下落時碰到障礙物，從而產生熱量和聲音——我們稱之為碰撞力。當電分解了水或加熱一根鉑絲時，我們就談到電流體的力。當太陽的光線被溫度計的球攔截並使得汞柱膨脹時，我們就說這是太陽的熱能。簡而言之，當一種確定的運動狀態停止時，另一種與前一種運動狀態相等的運動狀態就會取而代之，而這種轉換或關聯的結果就是力。在任何情況下，只要不存在這種轉變、或稱通過運動狀態到另一個狀態，那麼就不可能有力。若我們暫且承認宇宙是絕對同質的，那麼我們對力的概念將會歸於無無。』

【*在顯化和虛幻物質的層面上或許是如此；這並不是說它僅僅就是這麼簡單，實際上它遠遠不止於此。】

【†中性或零。】

『因此，很明顯，唯物主義認為力是我們周圍多樣性的起因，但它在清醒的現實中只是一種結果，是多樣性的結果。從這種觀點來看，力不是運動的起因，而是運動的結果，而力的起因不是實體或物質，而是運動本身。因此，物質和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就必須放在一邊，已不在那麼必要了，因為若把力歸結為運動的狀態，就不會認為它是實質了。如果力是運動的結果，那麼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這種運動應該成為物質的見證，而不是精神或精神性本質的見證。的確，我們的理性無法想象無物體的運動（我們的理性是對的）；但這種物體運動的本性或本質在科學上仍是完全未知的；在這種情況下，唯靈論者有權將其歸因於一種「神靈」，就像唯物主義者有權將其歸因於擁有創造性的和所有潛能的物質一樣。在這種情況下，唯物主義者沒有特權，他也不能要求任何特權。這樣看來，在這種情況下，能量守恆定律的主張和是不合理的。「偉大的教條」認為沒有物質就沒有力，沒有力就沒有物質，然而它將跌落地上，並完全失去了唯物主義試圖賦予它的莊嚴意義。力的概念仍然沒有給出物質的概念，也不能迫使我們從它那裡看到「一切起源的起源」。（《科學快報》，巴特勒教授）

我們確信真正的科學不是唯物主義的；而我們自己的信念告訴我們，當其學問是真實時，就不可能是如此。這是有充分理由的，一些物理學家和化學家自己對此進行了明確的定義。自然科學不能與唯物主義並行。科學家若要達到其職業的頂峰，就必須拒絕唯物主義學說與原子理論有任何關係的可能性；我們發現，蘭格 (Lange)、巴特勒 (Butlerof)、杜布瓦-里蒙 (Du Bois Reymond)——後者可

能是無意識的——和其他幾個人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此外，事實證明，印度的卡那達 (Kanada) 以及留基伯 (Leucippus)、德謨克利特 (Democritus)，之後是伊壁鳩魯 (Epicurus)——歐洲最早的原子論者——在傳播其關於明確比例學說的同時，他們也信仰眾神或稱超感官實體。他們對如此的看法就在這與現在流行的不同了。我們必須被允許簡短概述古代和現代哲學對原子的觀點，更清晰地表達我們的陳述，並由此證明原子論消滅了唯物主義。

從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一切都是由物質開始的，宇宙的完整性由原子和真空組成。即使撇開古人的公理不談——「大自然憎恨真空」，現在已經完全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證明了——那麼原子又是什麼呢？巴特勒教授寫道：『科學給我們的答案，是物質的有限劃分，即物質的不可分割粒子。若承認原子的可分性，等於承認物質的無限可分性，等於把物質簡化到虛無。唯物主義不能僅僅出於自我保護的感覺，承認無限的可分性；否則，它將不得不永遠地告別自己的基本原則，從而簽署自己的死刑。』例如，布赫納 (Buchner) 就像一個真正的唯物主義教條主義者，宣稱『接受無限可分性是荒謬的，並且等同於懷疑物質的存在。』那麼，唯物主義會說原子是不可分割的？很好。

『現在來看，唯物主義者的這個基本原則把他們引向了一個多麼奇怪的矛盾，』巴特勒寫道：『原子是不可分割的，同時我們知道它是有彈性的。試圖剝奪它的彈性是不可想象的；那簡直就是荒謬。絕對非彈性原子永遠不會產生那些現象，是歸因於它們的相互關係。原子若沒有彈性，就不能表現出它們的能量，且唯物主義者的物質就會與一切力量隔絕。因此，如果宇宙是由原子組成的，那麼這些原子一定是有彈性的。在這裡，我們遇到了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因為，表現彈性所必需的條件是什麼？當一個彈性球碰到障礙物時，它會變平並收縮，若這個球不是由粒子組成的話，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粒子在被打擊時相對位置會發生暫時的變化。這可以說是彈性的一般特徵；不改變彈性體複合粒子的位置，就不可能有彈性。這意味著彈性體是多變的、並由粒子組成，或者換句話說，彈性只能適用於那些可分割的物體。且原子是有彈性的。』

這足以說明同時承認原子的不可分割性和彈性是多麼荒謬。原子是彈性的，因此，原子是可分的，且必須由粒子或亞原子組成。那麼這些亞原子呢？它們要麼是非彈性的，且在這種情況下，代表它們沒有動態重要性，要麼它們也是彈性的；且在這種情況下，它們也可以被分解。就這樣一直無限下去。但原子的無限可分性將物質分解成簡單的力核心，即，排除了將物質設想為客觀實體的可能性。

這種惡性循環對唯物主義來說是致命的。它發現自己陷入了自己的網中，且不可能擺脫困境。如果它說原子是不可分割的，那麼力學就會問它一個尷尬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宇宙是如何運動的？它的力又是如何相互關聯的？一個建立在絕對非彈性原子上的世界，就像一個沒有蒸汽的發動機，注定要有永恆的慣性。』*

【*《科學信件》，巴特勒。】

接受神秘主義的解釋和教導，且用物質面紗背後智能活躍力量們來取代物理科學的盲目慣性，而運動和慣性臣服於這些力量。整個神秘主義科學是建立在物質的虛幻性、和原子的無限可分性的學說之上的。它為物質打開了無限的視野，由它靈魂的神聖氣息所賦形；包含每一種可能的細微狀態，是最具有精神意識的化學家和物理學家所未曾夢見的狀態。

上述觀點是由俄國最偉大的化學家、甚至是歐洲公認的權威——已故的巴特勒教授闡明的。的確，他是在為唯靈論的物質化現象辯護，他相信這種現象，如同佐爾納 (Zollner) 教授、海爾 (Hare) 教授，拉塞爾·華萊士 (A. Russell Wallace) 先生，克魯克斯 (W. Crookes) 先生，還有許多皇家學會的其他成員公開或秘密地相信。但他對光、熱、電等物理現象背後的本質的論述同樣具備科學性和權威性，並且非常適用於手上的情況。科學沒有權利否認神秘主義者聲稱對所謂的力有更深刻的認

識；他們說，這只是由力量們產生的起因所產生的結果，這種力量是實質性的，但卻是超感官的，超越了他們(科學家)迄今所認識的任何物質。科學所能做的，就是採取一種不可知論的態度並保持它。然後它就可以說：『你們的情況和我們的情況一樣未被證實；但是我們承認我們實際上對於力或物質、或對於所謂力的相互關係的底端東西一無所知。因此，只有時間才能證明誰對誰錯。讓我們耐心等待吧，同時也要有禮貌，不要互相嘲笑。』

但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對真理有無限的熱愛，以及放棄認為科學家擁有無誤的威信，如此虛假，受到無知、輕佻卻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群尊崇。若要把古代科學和現代科學結合起來，首先需要放棄實際的唯物主義路線。它需要一種宗教的神秘主義，甚至需要研究古老的魔法，這是我們的學者永遠不會做的。這種必要性很容易解釋。在古老的煉金術中，物質和元素的真正意義都隱藏在最荒謬的隱喻之下，同樣的，各個元素(比如火)的物質性、心靈感應性、精神性的本性也隱藏在《吠陀經》中，特別是在《往世書》中，隱藏在只有啟蒙者才能理解的寓言之下。如果它們沒有任何意義，就只會是愚蠢的空話，僅此而已：例如所有那些關於三種火的神聖性、以及 49 種原始火的冗長的傳說和寓言——由達刹 (Daksha) 女兒們的兒子們和她們的丈夫聖人們 (Rishis) 來擬人化，『他們與梵天的最初兒子和他的三個後代組成了 49 種火。』但事實並非空話。每一種火在物質和精神世界中都有獨特的功能和意義。此外，除了它在與塵世分化物質接觸時，所具有的確定的化學和物理力量之外，它在本質上對應於人類心靈感應能力之一。科學本身對火沒有進行推測；而神秘主義和古代宗教科學則有。這一點甚至在《往世書》的貧乏和故意掩飾的措辭中也可以看到，其中就像在《伐由往世書》中) 解釋許多擬人化的火的性質。因此，帕瓦卡 (Pavaka) 是電 (Vaidyuta) 之火；帕瓦馬那 (Pavamana) 是摩擦產生的火，(或尼瑪西亞 Nirmathya)；而蘇其 (Suchi) 是太陽 (或索拉 Saura) 之火*——這三個都是火神 (Abhimānī, Agni) 之子們，火神是梵天和娑婆訶 (Swaha) 的長子。此外，帕瓦卡是祖靈之火 (Kavyavahana) 的祖先；蘇其是眾神之火 (Havyavahana) 的祖先；帕瓦馬那是阿修羅之火 (Saharaksha) 的祖先。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往世書》的作者完全熟悉科學的「力」及其相互關係；此外還知道力的各種性質如何影響心靈感應現象和物質現象，這些現象目前並未得到物理科學的認可和瞭解。很自然地，當一個東方學家——特別是一個有唯物主義傾向的人——解讀這些只是在召喚和儀式中稱呼火的稱謂，他稱之為「密宗的迷信和神秘化」；且他更加在意避免拼寫錯誤，而不去注意擬人化背後的秘密意義，也不去從在已知的物理力學相關性中尋求它們的解釋。實際上，古代雅利安人的知識幾乎沒得到任何肯定，甚至也沒有被注意到像《毗濕奴往世書》中第一卷第二章那些炫目的章節。不過，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然後以太、空氣、光、水、和土，各自與聲音的性質和其他性質結合，根據它們的屬性可分別存在 ... 但是它們擁有許多和各種各樣的能量，且不相連，因而不可能在沒有結合下創造生命 ... 而它們在結合後 ... 通過相互聯繫，具有整體統一的性質；由精神指引 ...』等等。當然，這意味著作者們對相關性非常熟悉，並且很好地從「非分離原則」(Avyaktanugraha, 同時套用於梵跟原初質) 中瞭解了宇宙的起源，而非如威爾遜所說套用於『第一因 (Avyakta) 或物質。』老啟蒙者們不知道所謂「奇跡般的創造」，而是教導原子們的進化 (在我們的物質層面上)，它們最初從同質 (laya) 分化為原質 (protyle, 克魯克斯先生暗示性的稱為物質)，也就是零線之外的原初質：我們在那放置原初質 (Mulaprakriti)，即世界材料和世界萬物的「根-原則」。

【*被稱為「飲水者」，太陽熱能使水蒸發。】

這一點很容易證明。例如，新出版的差別不二論 (Visishtadwaita Vedantins) 教義問答書，是一個正統且外傳的體系，但在第六世紀才完全闡明和傳授 (它的創始人拉馬努賈查里亞 (Ramanujacharya) 出生於公元 1017 年)，那時，歐洲的「科學」仍然相信第六世紀的印度航行者科斯馬斯 (Cosmas-Indicopleustes) 所稱的地球正方和平坦性。差別不二論教導在進化開始之前，大自然 (Prakriti) 處於一種絕對同質 (laya) 的狀態，『物質存在於兩種狀態中，潛在的和未分化 (sukshma) 的狀態，以及分化 (sthula) 的狀態。』然後它變成原子性 (anu)。它教導『一種不受物質屬性制約的基質 (Sudda-satwa)，它是相當不同的。』並補充說，從那個基質形成毗濕奴的天上層面 (Vaikuntaloka) 居民的身

體，即眾神。大自然的每一個粒子或原子都包含著神聖生命 (Jiva)，而它包含的是該神聖生命的身體 (sarira)，而每一個神聖生命依序又都是至高精神的身體，即『梵滲透著每一個神聖生命，也滲透著每一個物質粒子。』差別二元論的哲學相較於不二論 (Adwaita) 可能顯得二元論和擬人化，但它在邏輯學和哲學上，比基督教或它的大對手現代科學所接受的宇宙起源論要高得多。吠檀多不二論 (Adwaita Vedantins) 是地球上曾經出現過的最偉大的思想之一，其追隨者被稱為無神論者，因為他們認為除了梵這個無二或絕對實在以外，其他都是一種幻覺。然而，最睿智的啟蒙者和最偉大的瑜伽士也來自他們的行列。《奧義書》表明，他們不僅確信知道摩擦作用的起因性物質是什麼，而且他們的祖先知道熱如何轉化為機械力，而且他們熟悉每一種精神和每一種宇宙現象的本體。

那年輕婆羅門確實以最高榮譽畢業於印度大學和學院的，並以藝術碩士和法學學士的身份開始生活，他的名字後面有一個從阿爾法(Alpha)到歐米伽(Omega)的首字母縮寫，而他對自己國家神靈的蔑視與他在物理科學教育中獲得的榮譽成正比；事實上，如果他想知道他的祖先所知的比他多多少少，他只需要從後者的角度去閱讀《往世書》中的某些段落，並著眼於物質力量的相互關係，也就是除非他成為一個神秘主義者。讓他轉向洪呼王 (Pururavas) 和天上乾闥婆 (Gandharva)*的寓言，他給前者一個裝滿天上之火的容器。摩擦生火的原始方式在《吠陀經》中有它的科學解釋，並且對讀懂內在涵義的人來說充滿了意義。三重神聖之火 (Tretagni) 是通過摩擦菩提樹(Aswattha，智慧和知識之樹)的樹枝而得到的，這些樹枝『其指節長度與頌詞的音節一樣多』，其中一定有秘密的意義，否則《吠陀》和《往世書》的作者不是神聖的作者，而只是將它神秘化。印度教的神秘學者就證明了它有密密的含意，只有他們能夠啟發科學，關於火為什麼和如何『在我們現在的顯化期中，火原本是遍一的，是由伊拉 (Ila或瓦克Vach)的兒子將他變為三重，伊拉是大洪水之後的原始女人，是毗婆斯婆多 (Vaivasvata) 摩奴的妻子和女兒。』這個寓言是有啟發性的，在任何《往世書》中都可以閱讀和研究它。

【*吠陀的乾闥婆這個神靈知道天上秘密，並向凡人揭示神聖真理。在宇宙學上，乾闥婆是太陽之火的集成力量，且構成了其力量們；在心靈感應上，是居於太陽射線 (Sushumna，七射線中最高的一種) 的智能體；在神秘上，是蘇摩 (月亮或月亮植物) 和由它製成的飲料中的神秘力量；而在物質現象和精神上是聲音和「大自然之聲」的本體原因。因此，他們被稱為 6,333「天上歌手們」和因陀羅界的音樂家，他們擬人化 (甚至在數字上) 大自然的各種各樣的聲音，於其上和其上。在後一個寓言中，據說他們對女人有神秘的力量，並且喜歡她們。其密傳的意思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是以諾的天使們的形式或者原型之一，是神之子們，他們看到人類的女兒是美麗的(創世記第六章) 而娶她們，並教導塵世女兒們關於天上的秘密。】

VII. 一位科學家對力學科學理論的攻擊

現在我們必須引用幾位英國科學家的智言來幫助我們。由於「原則問題」，他們被少數人排斥，但受到許多人的默許。他們當中有一個所宣揚的近乎是神秘教義，在某些方面相當於我們的「宇宙電 (Fohat) 和他的七個兒子們」(《吠陀經》的神秘乾闥婆)，有時甚至相當於公開承認它；這點每一個神秘者譯者都會看出來，甚至一些世俗讀者也能夠。

如果後者打開《大眾科學評論》第五卷(第 329-334 頁)，他們會發現其中有一篇理查森(B. W. Richardson) 博士，F.R.S，寫的關於《太陽力和地球力》的文章，其內容如下：—

『僅僅運動是各種力量起源的這個理論，已再次成為普遍的思想；因而若想重新開啓這個看似普遍關閉的辯論的話，會顯得是異端邪說；但我願意冒這個險，因此我要說明一位不朽的異教徒(塞繆爾·梅特卡夫，Samuel Metcalfe)對太陽力的看法，他的名字我已經悄悄告訴過讀者。我們開始於幾乎所有物理學家都同意的論點，即大自然存在兩個媒介，一種可測量的、可見的、有形的物質，以及一種不可測量的、不可見的，而只能通過其對物質的影響而感知的東西——梅特卡夫將他稱為「熱量」，這種不可量測而活躍的媒介並非只是一種運動形式、並非可測量物質粒子的振動，而是本身是一種物質，從太陽流過空間，*並填滿固體粒子之間的空隙，並通過感官傳遞一種叫做熱的特性。他在以下方面主張熱質或太陽力的性質：—

【*不僅「穿越空間」，而且充滿了我們太陽系的每一個點，因為它是以太的物質殘留物，也就是它在我們層面上的襯裡；以太除了作為傳送光的「媒介」外，還必須服務於其他宇宙和地球的目的。它是星光界流體或者是卡巴拉主義者的「光」，也是「太陽-毗濕奴」的「七射線」。】

『(i) 它可以被加入到其他物體，或從中提取出來，並用精確數學測量。

『(ii) 它增加了物體的體積，且能又因抽出它而體積縮小。

『(iii) 它改變所有其他物體的形式、性質和條件。

『(iv) 它能藉由輻射來通過最完美的真空*，它對溫度計產生的影響與在大氣中一樣。

【*那麼，如果這種物質可以通過真空，那麼還需要以太波來傳輸光、熱等等嗎？】

『(v) 它能產生任何東西都無法制止的機械力和化學力，例如在火山中、火藥的爆炸和其他雷暴化合物的爆炸。

『(vi) 它以一種可感知的方式作用於神經系統，產生強烈的疼痛；若過量則會導致組織紊亂。

『梅特卡夫反對振動理論，進一步提出如果熱量僅僅是一種屬性或性質，它就不能增加其他物體的體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本身必須有體積、必須佔據空間，因此它必須是一種物質媒介。如果熱量僅僅是可量測物質粒子之間振動運動的結果，那麼它在從熱的物體輻射出來時，振動粒子必須同步轉變；但明顯事實是，熱量可以從可測量物質輻射出來、而此物質重量卻不減少... 有了這種關於熱量或太陽力的物質性質觀點；他腦海中牢牢地印刻著一個印象，即『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由兩種物質構成的，一種本質上是活躍、空靈的，另一種本質上是被動、靜止的。』*梅特卡夫假設太陽力或稱熱量，是一個自我活躍的原則。他認為，它對於自己的粒子有排斥力；而對於所有可量測物質粒子具有親和力；它吸引可量測物質的粒子的力以與距離平方成反比。它如此通過可量測物質來運作。如果宇宙空間只充滿了熱量、太陽力(沒有可量測物質)，那麼熱量將是不活躍、並將構成一個的無力量或靜止的以太無際海洋，因為如此它就沒有可以作用的東西了，而那些可測量的物質無論它自身多麼不活躍，都具有「某些特性」，可以改變和控制熱量的運作，兩者都是由不變法則所支配的，這些法律源於彼此間的相互關係和各自特有的屬性。

【*怎麼可能是其他情況呢？粗大可測量的物質是身體，是物質或基質的外殼，是女性被動原則；而這種宇宙電 (Fohatic) 力就是第二個原則，生命能量 (prana)—男性和活躍的原則？在地球上，這種基質是七重元素的第二原則 - 土；在大氣中，空氣是宇宙的粗大身體；在太陽中它成為太陽體和七射線的身體；在恆星空間中，它與另一個原則相對應，以此類推。整體是一個同質的統一體，各部分都是分化的。】

『他制定了一條他相信的絕對法則，如此表述：—

『「熱量通過吸引可量測的物質來連結和維持所有物體；而通過自身的排斥力分離和膨脹一切物體。」』

當然，這幾乎是對凝聚力的神秘解釋。理查森博士繼續說：—

『正如我已經說過的，現代教導的傾向是建立在假設之上 ... 假設熱就是運動，或者也許更確切地說，是一種特殊的力或運動形式。*

【*或者是回音，對於聲音而言，那是更高層面上基質永恆運動在我們層面上的回響。我們的世界和感官不斷地成為幻覺的受害者。】

『但是這個假設雖然很受歡迎，不應該排除更簡單的觀點，例如太陽力的物質性質，以及太陽力改變物質狀態的影響。我們還知道不夠多而不能教條化。』 ‡

【†一個誠實的承認】

... 『梅特卡夫關於太陽力和地球力的假設不僅非常簡單，而且是最令人著迷的 ... 宇宙中有兩種元素，一種是可量測的物質 ... 第二種元素是無處不在的以太，是太陽之火。它沒有重量、實質、形體或顏色；它是無限可分的物質，且它的粒子相互排斥；它如此稀薄，以至於我們除了以太*以外沒有別的詞能表達它。它瀰漫並充滿了空間，但單獨的它也是靜止的—死的。†我們把這兩種元素結合在一起，即惰性物質和自我排斥的以太(?)，於是死的(?) 可量測物質就活躍了起來。』 [可量測物質可能是惰性的，但永遠不會是死的—這是神秘法則。—布拉瓦茨基夫人] ... 『以太[以太的第二原則。—布拉瓦茨基夫人] 滲透可量測物質的粒子，且滲透到它與可量測粒子結合在一起，並維持它們成塊、使它們結合在一起；它們溶解在以太中。』

【*然而它不是以太，而是以太的原則之一，後者本身就是阿卡莎 (Akasa) 的原則之一。】

【†因此生命能量 (prana 或 Jiva) 也遍及整個人的身體；但如果沒有一個可作用的原子，它就會靜止不動—死的；即會在同質狀態 (laya) 中，或者用克魯克斯 (Crookes) 的話說，『鎖在原質中。』

『宇宙電對化合物的作用、甚至是對一個簡單物體，就產生了生命。當一個身體死亡時，它變成與它男性能量相同的即性，因此排斥其活躍媒介，失去了對整體的控制，而依附於部分或分子，這種作用被稱為化學作用。毗濕奴這個維持者將自己變成毀滅者「樓陀羅-濕婆」(Rudra-Siva)—一種在科學上似乎是未知的關聯。】

『根據我們面前的理論，固體可測量物質的分布通過以太延伸到目前存在的一切事物。以太無處不在。人體本身充滿以太[例如星光界流體——布拉瓦茨基夫人]；其微小的粒子被它維持在一起；植物處於相同的狀況；最堅硬的泥土、岩石、鐵石、水晶、金屬，都是一樣的。但是不同種類的可測量物質在接受太陽力的能力是不同的，且這取決於物質的各種變化情況；固態，液態和氣態。固體比流體吸引到更多的熱量，因此它們具有牢固的凝聚力；當一部分的熔化的鋅被倒在一盤

固體鋅上時，融化的鋅會變成固體，因為有一股熱量從液體湧向固體，且在平衡過程中，以前是鬆散的或液體的粒子，現在更緊密地聚集在一起 ... 梅特卡夫本人詳細論述了上述現象，並用作用原理的統一性來解釋它們，他已經解釋過了，他在有關各種物體密度的評論中，用非常清晰的語言總結了他的論點。「堅硬性和柔軟性」(他說)、「堅固性和流動性，並不是物體的基本狀態，而是取決於其組成中以太和可量測物質的相對比例。最富有彈性的氣體可以通過抽出熱量而變成液體，然後再變成堅固的固體，而這些粒子則會黏結在一起，其力正比於對熱量的加強親合力。另一方面，如果在最致密的金屬中加入足夠數量的相同原則，當它們膨脹成氣態時，它們對金屬的吸引力就會減弱，且凝聚力就會破壞。」』

在此詳細地引用了大「異端」的非正統觀點，只要在術語上略作改動就可以了；這位傑出的科學家不可否認的是一位富有獨創性和自由的思想家，繼續總結這些觀點，並繼續說到：——

『我不打算詳細討論這個理論所暗示的太陽力和地球的一體性。但我還可以補充說，從這一點、或從假設力僅僅是運動、是沒有實體的性質時，我們可以得出以下推論，來作為對這個最複雜、最深刻問題的最接近真理的結論：——

『(a) 太空、星際間、行星間、物質間、有機物間並不是真空，而是充滿了一種微妙的液體或氣體，由於沒有一個更好的詞*，我們仍可以像古人那樣叫它太陽之火 (Aith-ur)，即以太 (AEther)。這種液體其成分不可改變、不可摧毀、不可見†，遍及萬物和一切 [可量測的—布拉瓦茨基夫人] 物質‡，包括流水淙淙的小溪裡的卵石、懸垂的樹、在一旁觀看的人，都以不同程度地充滿了以太；卵石比樹少，樹比人少。這顆行星上的一切都以同樣的方式如此充滿它！一個世界在空靈流體中建立起來，並在它的海洋中移動。

【*的確，除非採用卡巴拉主義者的神秘術語！】

【†只有在顯化期時才是「不可改變的」，之後它再次融合進原初質 (Mulaprakriti)；其本質而永遠「不可見」，但可見於它的反射光芒，被現代的卡巴拉主義者稱為「星光界流體」(Astral light)。然而，有意識而偉大的存在們裹著同樣本質在其中移動。】

【‡我們必須加上(可測量的)，以便把它與以太區分開來；後者雖然是一種基質，但仍然是物質。】

『(b)以太，無論它的性質是什麼，都是來自太陽和各個太陽*，太陽們是它的產生者、它的儲存者、它的散播者。†

【*神秘科學顛倒了這一說法，說它是太陽，且所有的太陽都來自它，它在顯化期黎明時從核心太陽散發出來。】

【†在這一點上，我們堅決不同意這位博學先生的看法。讓我們記住，這個以太不管是阿卡莎、還是它的更低等原則，以太都是七重的。阿卡莎在寓言中是阿底提 (Aditi)，是太陽 (Marttanda) 的母親，是「眾神之母」(Deva-matri)。在太陽系中，太陽是她的菩提和載體 (Vahan)，因此是第六原則；在宇宙中，所有的太陽都是 阿卡莎的欲體 (Kama rupa)，我們的太陽也是。只有當蘇利耶 (太陽) 被視為他自己王國中的獨立實體時，它才是此大物質體的第七原則。】

『(c) 沒有以太就沒有運動；沒有它的話，可量測物質的粒子就不能相互滑動；沒有它的話，就不會有激發這些粒子行動的衝動。

『(d) 以太決定物體的組成。如果沒有以太，物質的結構就不會發生變化；例如，水只能作為一種緊實的、不可溶解的物質存在，超出了我們所能形成它的任何概念。它不可能是冰、不可能是燧石，也不可能是蒸汽，除了以太。』

『(e) 以太連接了太陽與行星、行星與行星、人與行星、人與人。若沒有以太的話，就沒有宇宙中的交流；沒有光、沒有熱、沒有運動現象。』

因此，在所謂的宇宙的機械概念中，我們發現以太和彈性原子是宇宙的精神和靈魂，而該理論無論用任何方式偽裝——總是把一個更廣泛的問題留給科學家去思考，並超出了現代唯物主義所划定的界限——或者更準確地說，它是不可知論*——比大多數更有幫助。關於原子、以太、或者兩者而言，現代的推測都無法擺脫古代思想的圈子；而後者則浸透了古老的神秘主義。波動或微粒理論——都是相同的。它是從現象的各個方面進行推測，而不是對起因和眾起因的本質的認識。當現代科學向其觀眾解釋本生 (avails) 和基爾霍夫(Kirchoff) 最近的成果時，在屏幕上顯示了七種顏色，這些是光線按固定順序分解的「原色」，並分別描述了光波的波長，但這證明了什麼？它甚至通過測量波長來證明它在數學成果上的精確性——『在光譜的紅色一端大約是750奈米，在紫色一端大約是393奈米。』但是，當證實這種計算的準確性與光波的效應有關時，科學被迫承認，這種力(其假定的起因)被認為會在某種媒介中產生『無法覺察的微小波動』——『通常被認為與以太媒介相同』†——而這種媒介本身仍然只是——一個『假想的媒介！』

【*在我們的時代，殘酷但坦率的唯物主義比雙面的不可知論更誠實。一元論是現代哲學的偽君子，它把偽善的面孔面向了心理學和唯心主義，而把它本來羅馬占卜者的面孔，用舌頭鼓起他的臉頰——面向唯物主義。一元論者比唯物主義者更糟糕；因為，當它同樣從負面的角度看待宇宙和「心靈感應-精神性」的人時，後者提出的論據要比懷疑廷得耳(Tyndall)先生、甚至是赫胥黎(Huxley)先生的人更不具說服力。對於普世真理來說，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貝恩(Bain)和劉易斯(Lewes)比布赫納(Buchner)更危險。】

【†溫切爾(A. Winchell)教授的《地質學》。】

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對於未來不可能知道太陽的化學組成的悲觀主義，並沒有像聲稱的那樣在三十年後被基爾霍夫(Kirchoff)推翻。光譜儀幫助我們認識到，現代化學家所熟悉的元素很可能存在於太陽的外袍——而不是在太陽之中；而物理學家們將這些「袍子」(太陽的宇宙面紗)視為太陽本身，宣稱其亮度是由燃燒和火焰引起的，並把那發光體的生命原則誤認為是純物質性的東西，稱它為「色球層」。*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有假設和理論，無論如何都沒有定律。

【‡參見《神智學的五年》——文章：《開悟者們否認星雲理論嗎？》和《太陽僅僅是一個冷卻物質嗎？》——以得到真正的神祕教學。】

VIII. 生命、力或重力

不可量測的流體已經過時了；「機械力」很少被提及；在過去的 25 年裡，科學呈現出一種新的面貌；但是萬有引力仍然存在，在幾乎被舊理論殺死後，它靠新的理論組合得以延續生命。它可能很好地回答了科學假設，但問題是它是否也回答了真理，並代表大自然中的事實。引力本身並不足以解釋行星的運動；它怎麼能假定能解釋無限空間中的旋轉運動呢？光靠引力是無法填補所有的空缺的，除非每個恆星都有一種特殊的衝力，而且表明每個行星及其衛星的旋轉，都是由某種同一起因結合了引力所造成的。即便如此，一位天文學家說(《自然哲學》，藝術，142)，科學將不得不命名其起因。

神秘主義已經給它取名很久了，且所有的古代哲學家都是如此；但後來，所有這些信仰都被宣佈為被駁倒的迷信。「超宇宙」的神已經消滅了對於宇宙內智能力量的信仰可能性，然而誰或是什麼推動這一運動的原動力？『當我們瞭解了推動的獨特起因，我們將準備把它與那吸引的東西結合起來。』 弗朗索瓦 (Francoeur) 如此說到 (《天文學》第 342 頁)。再一次——『天體之間的吸引力只是斥力：是太陽驅使它們不停地前進；否則，它們的運動就會停止。』

如果能接受太陽力是地球上所有生命和天上運動的原始起因的理論，且如果赫謝爾 (Herschell) 的另一個大膽得多的理論被接受 (關於太陽中的某些有機體)，甚至被接受為臨時假設，那麼，我們的教導將被證明是正確的，且密傳寓言或許在數百萬年就預示了現代科學，因為這些是古老的教導。太陽 (Marttanda) 守望著和威脅著他的七個兄弟，即行星們；而太陽沒有離棄他母親阿底提 (Aditi) 將他置於的中心位置；『他追著他們，自己慢慢轉身 ... 並從遠處跟著它們，朝同一個方向移動，沿著那環繞它們宮位的道路』 - 或稱軌道。(見第四節注釋，第一卷) 正是太陽的流體或散發物賦予了太陽系中所有運動和喚醒了所有生命。它是引力和斥力，但不像現代物理學和引力定律所理解的那樣；而是與顯化期黎明的運動法則相和諧，即太陽系重建和更高變革的黎明。這些法則是不可改變的；但是所有物體的運動是不同的，且隨每一個較小的劫而改變——這是由移動者所調節的，即宇宙靈魂中的智能體。我們相信這一切真的大錯特錯嗎？好吧，這裡有一個現代和偉大的科學家談到生命電，他使用的語言更接近神秘主義，而非現代唯物主義的思想。我們建議持懷疑態度的讀者參閱羅伯特亨特 (Robert Hunt F.R.S.) 的一篇關於《太陽的熱源》的文章，(在《大眾科學評論》第四卷第 148 頁) 他談到太陽發光的外殼和它「獨特的捲曲外觀」時，說道：—

『阿拉戈 (Arago) 提議把這個外層稱為光球層，現在被廣泛採用。老赫歇爾把這光球層的表面比作珍珠母 ... 它就像寧靜夏日的海洋，海面在微風的吹拂下微微起皺 ... 內史密斯 (Nasmyth) 先生發現了一種比先前任何猜測都更為驚人的情況 ... 具有特殊透鏡形狀的物體 ... 如同「柳葉」 ... 有不同大小 ... 沒有按任何順序排列 ... 在各個方向相互交叉 ... 它們之間有不規則的運動 ... 可以看到它們彼此靠近和後退，有時還會出現新的角度位置，所以其外表 ... 被比作一群密集的魚群，的確，它們在形狀上很像 ... 這些物體的大小，讓人們對於太陽物理運作的巨大規模有了一個宏大的概念。它們的長度不少於 1,000 英里，寬度不能少於 200 到 300 英里。在那些葉狀或透鏡狀物體的猜想上，最有可能的是光球層*是一個巨大的氣態物質之海洋 (什麼樣的「物質」?) ... 處於強烈 (表面上的) 白熱狀態，且它們是火焰片的透視投影 』

【*而且還會發現中央物質，或者說是映像的中心。】

神秘主義說道，通過望遠鏡所看到的太陽「火焰」是映像。但請看神秘主義者在第一冊中對此的觀點。

『不管它們 (那些火焰片) 是什麼，很明顯它們是太陽光和熱的直接來源。這裡圍繞著發光性物質的包層，*擺動著強大的能量，並傳遞它的運動到恆星空間的以太性媒介，從而在遙遠的世界產生

熱和光。我們已經說過，那些形式被比作某些生物，且赫謝爾說道，「雖然說這樣的組織擁有生命(為什麼不呢?)未免太過大膽，†然而，我們不知道那活躍行為能發展熱、光和電。」... 這個美好的想法裡是否存在真理？難道在我們太陽系的中心太陽裡，其中活躍物質的脈動是所有生命的源泉嗎？這些生命聚集在地球上，並且毫無疑問蔓延到其他行星上，而太陽是這些行星威武的部長？』...

【*這種「物質」就「發光性」燈芯在鏡子裡的火焰映像。】

【†見《神智學的五年》，第 258 頁—回答赫謝爾的推測。】

神秘主義肯定地回答了這些疑問；且總有一天，科學會發現事實如此。

同樣，在第 156 頁，亨特先生寫道：——

『但若將生命—生命力—視為一種遠比光、熱或電更為崇高的力量，並且確實能夠對它們全部施加一種控制的力量』(這絕對是神秘的)... 『我們確實傾向於欣然接受這種推測，即光球層是生命力量的主要來源，並以詩意的愉悅來看待把太陽能比作生命的假設。』

因此，我們有了一個重要的科學確證來闡述我們的基本信條之一，即 (a) 太陽是生命力的儲藏室，而生命力是電的本體；(b) 生命之流正是從它那神秘的、永遠無法探測的深處流過太空，也流過地球上一切生物的有機體。我們看看另一位著名的醫生是怎麼說的，他稱這種(我們所謂的生命流體)稱為「神經以太」。將下面摘錄的文章改動幾個句子後，你就有另一篇關於生命力的準神秘的論文。這裡又再一次是理查森博士在《大眾科學評論》卷 X 第 380-3 頁中，針對「神經以太」發表了他的觀點，如同他對「太陽力」和「地球力」的看法一樣：—

『這個理論試圖傳達的觀點是，在固體或液體的分子之間，在神經組織、在構成身體的所有器官部分之間，存在一種精細的、微妙的介質、蒸氣或氣體，它使分子處於一種狀態可以相互運動，也可以排列和重新排列形體；所有的運動都通過這種媒介來傳遞；身體的一個器官或部分正是經由它來與其他部分交流，且外在生命世界是通過它與活人交流：這種媒介的存在，使生命現象得以顯現，而當它的普遍離去時，將使身體實際上死亡 ... 』

且整個太陽系都落入了沈睡期—作者可能如此補充道。但讓我們進一步閱讀：

... 『我使用以太這個詞的一般意義上，是指一種非常輕的、蒸汽或氣態的物質；簡而言之，我使用它的方式就如同天文學家在談論太空中的以太時一樣，指的是一種微妙但物質性的媒介。... 當我說到神經以太時，我並不是說以太只存在於神經結構中：我確實相信它是神經組織的一個特殊部分；但是，正如神經進入所有具有運動和感知能力的結構，神經以太也進入所有這些部分；且根據我的觀點，神經以太是血液的直接產物，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看作血液氛圍的一部分。』

... 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存在一種遍及神經物質的彈性介質，這種介質能夠受簡單壓力的影響。... 在神經結構中，毫無疑問，存在一種真正的神經流體，正如我們的前輩所教的那樣。*這種液體的確切化學(?)†成分尚不為人所知；它的物理特性很少被研究。它是否隨流而動，我們不知道；它是否循環，我們不知道；它是否在中樞形成後進入神經、還是形成於血液進入神經的各個地方，我們不得而知。因此，我們不知道這種液體的確切用途。然而我意識到，真正的神經物質流體本身不足以充當微妙媒介，來連接人類和動物的外部宇宙和內部宇宙的。我認為—這是我對舊理論的修正—生命中一定存在另一種形式的物質；一種以蒸汽或氣體的形式存在的物質，瀰漫在整個神經有機體中，如同一層包圍著神經結構分子的氛圍‡一樣，是所有運動的媒介，與神經中樞相互傳遞。... 一旦意識到在活著時，在動物體內存在著一種精細瀰漫的物質型態，一種充滿每一個部分的

蒸汽——甚至儲存在某些部分；由生命化學不斷更新的物質；一種像呼吸一樣容易處置的物質，它在完成了使命之後——一股新的光之洪流照耀那智能上。』...

【*比如帕拉塞爾蘇斯 (Paracelsus)，他稱它為生命液體 (liquor vitae, and Archaeus)】

【†或者說是煉金術上的「組成」。】

【‡『這個生命力量.....在人的周圍像一個發光的球體輻射』...帕拉塞爾蘇斯在《帕拉格拉嫩》("Paragranum") 中如此說。】

一股新的光之洪流當然是照耀在古代和中世紀神秘主義和它信徒的智慧上。因為在三百多年前，即在十六世紀時，帕拉塞爾蘇斯 (Paracelsus) 曾寫過同樣的東西，如下：——

『整個微觀宇宙都潛在的包含在生命液體 (Liquor Vitae) 裡，是一種神經液體 ... 其中包含著存在物的本性、性質、特徵和本質。』...(《論人類的生成》 "De Generatione Hominis") ... 『生命液體 (Archæus 或 Liquor Vitae) 是一種平均分布在人體的所有部分的要素 ... 生命之氣 (Spiritus vitæ) 源自世界之氣 (Spiritus Mundi)。它作為後者的一種散發物，包含了所有宇宙影響的元素，因此可以解釋為是星星們 (宇宙力量) 對於人的不可見身體 (生命星光體) 作用的起因。』(《論肢體力量》 ("De Viribus Memborum") 見《帕拉塞爾蘇斯的一生》，弗朗茨·哈特曼 M.D., F.T.S. 著)

如果理查森博士研究過帕拉塞爾蘇斯所有的秘密著作，他不必那麼頻繁地懺悔——『我們不知道』... 『這是我們還不知道的』... 等等,等等。他也不會說出下面這句話，反悔他獨自重新發現的最好部分，其中說到 (第 384 頁):——

『有人或許會認為，在這種思考方式就是以太存在的理論 ... 據說它遍布整個空間 ... 可以說，這種普遍的以太從外部滲透到所有動物的器官中，且是每一個組織的一部分。如果這一觀點是正確的，那麼它就是在物理上發現的泛神論 (!!)。它不可能是真的，因為它會摧毀每一種獨立感知的個體性 ...

我們看不到它，但我們知道它並非如此。泛神論可能在『物理上被重新發現』。所有的古人都知道、看到和感覺到它。泛神論表現在浩瀚的星空中，表現在海洋的呼吸中，且表現在最小草葉的生命顫動中。哲學拒絕一個有限和不完美的上帝存在於宇宙中，如一神論追隨者所描繪的擬人化神。它以其名稱「斐洛-神-智慧」(Philo-Theo-Sophia) 否定了荒謬的想法，此想法認為無限的、絕對的神應該，或者更確切地說，能與物質的有限虛幻進化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因此，不能想象在該神之外還有宇宙，或想象後者在活躍或不活躍物質中不存在它。*為什麼空間的以太、或者「神經以太」會『摧毀每一種感知的個體性』，這對於一個熟悉「神經以太」真實本質的人來說，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他熟悉其梵語或者說是密傳和卡巴拉的名字。理查森博士同意——

【*這並不是說每一叢灌木、每一棵樹或每一塊石頭都是神或一個神靈；而是宇宙顯化的每一個微粒都屬於「神」的，並且是它的實質，無論它在萬古永遠進化的循環中降至何等低處；而且無論每一個單獨的微塵，還是整體的宇宙，都是那遍一靈魂的方面和提醒——哲學拒絕稱它為上帝，因為這會限制了永恆和永遠存在的根和本質。】

『如果我們沒有獨自製造與外部世界之間的溝通媒介，如果它是由外部世界產生的，只適應一種振動，那麼我們需要的感官就比我們擁有的要少：因為，只提兩個例子——光的以太不適於聲音，因而我們既能看見也能聽見；空氣作為聲音運動的媒介，並不是光的媒介，因而我們能看見和聽到。』

事實並非如此。這位博學博士的觀點：『泛神論不成立，因為它會消滅每一種獨立感知的個體性』，表明他所有結論都是建立在現代物理理論的基礎上的，儘管他很樂意對它們進行改革。但他會發現這不可能達成，除非他允許精神感官的存在以取代逐漸萎縮的肉體感官。『我們所看到和聽到的，』（當然在理查森博士看來）對應於唯物主義科學對視覺和聽覺現象的解釋，後者也假定我們不能以其他方式看到和聽到東西。神秘學者和神秘主義者知道得更多。吠陀雅利安人熟悉聲音和顏色的奧秘，就像我們的生理學家熟悉物理層面上的事物，但前者掌握了兩種層面上的秘密，是唯物主義者無法企及的。他們知道一種雙重的感知；精神上和物質上。一個人失去了一種或多種感官後，其餘的感官會變得更加發達：即，盲人可以通過觸覺、聽覺等感官恢復視力，而聾人可以通過視覺來聽，即透過有聲的看見說話者嘴唇和嘴型。但這些仍然是屬於物質世界的情況。至於精神感知、那些在更高層面意識上運作的感官，被生理學的前提拒絕了，因為後者對神聖科學一無所知。它將以太的運作限制為只是振動，並把它與空氣區分——儘管空氣單純是分化和複合的以太——使它假定的功能能適應生理學家的特殊理論。但是如果能夠正確地理解《奧義書》的教導，其中包含了更多真正的科學，是那些完全不理解它們的東方學家未準備好承認的。七種感官在心智與物質上的關聯（七個在物質層面，七在心智層面）《吠陀經》中得到了清楚的解釋和定義，尤其是在稱為《隨歌》（Anugita）的《奧義書》中：『不會毀壞的和會毀壞的，這些就是本體的雙重顯化。在這些事物中，不會毀壞的是存在者（真實本質或本體的本性，是潛在的原則）。會毀壞的是作為個體（或實體）的顯化。』苦行僧在《隨歌》中如此說到；而且：『兩次誕生（啟蒙）的人都知道這是古人的教誨...空間是第一個實體...而現在空間（阿卡莎，或以太的本體）有一個性質...就是聲音而已...且聲音的性質是沙伽（Shadga）、利沙婆（Rishabha）、犍陀羅（Gandhara）、中令（Madhyama）、盤查婆（Panchama），除此之外，還有五種尼沙婆（Nishada）和達瓦塔（Dhaivata）』（印度全音階）。音階中的這七個音符是聲音的原則。（參閱《隨歌》第三十六章）每一種元素性質都是七重的，如同每一種敢之一樣，若根據它們在物質上或客觀層面上的顯化（同樣在其本身中是七重的）進行評判和教條化是相當武斷的。因為只有當本體從這（七種）幻像的起因中解放出來，我們才能在感官對象性質的知識（秘密智慧），位於雙重顯化層面——可見的和不可見的。因此有人說：—

『陳述這個美妙的奧秘...仔細聆聽起因的分配。鼻子、舌頭、眼睛、皮膚，而耳朵作為第五（感官）心靈和覺悟，*這七（感知）應被理解為（認識它們）性質的起因。嗅覺、味覺、色彩、聲音和第五的觸覺，是心智運作的對象，也是覺悟（最高精神感知或知覺）的對象，這七個是行為的起因。那會聞、會吃、會看、會說、會聽、會想、會理解的，這七者應該被看作是媒介的起因。†這些（媒介）擁有性質（悅性（sattwa）、激性（rajas）、惰性（tamas）），享受他們自己的性質，不論愉快和不愉快。』（《隨歌》）

【*我們從遠古時代就開始把感官分為五種。但現代哲學家在採用此數字的同時，沒有一個問過自己這些感官是如何存在的，即如何以自覺的方式被感知和使用，除非有第六感的存在，作為註明和記錄它們的心智知覺；而第七（對於形而上學者和神祕主義者而言）是保存精神性成果及其記憶，就像保存在一本屬於業力的生命之書一樣。古人把感覺分為五種，僅僅是因為他們的老師（啟蒙者）停在聽覺上，因為那種感官在第五種族的開始發展起來時，才在物質層發展（變得相當矮化，局限於這個層面）。（第四種族已經開始第三種族所極度發展的精神狀態。）】

【†現代的評論家沒有理解古代注釋學家的微妙含義，把這句話『媒介的起因』解釋為『嗅覺的能力等，當此能力歸因於自我時，能使他看似為一個媒介，一個活躍的原則』（！），這完全是純想像。這「七」之所以被理解為媒介的起因，因為『這些對象是起因，而享受它們會引起印象。』密傳地說，這七種感覺是由「媒介」造成的，這些媒介是「神靈」，否則下面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因此，』有人說：『這七種（感知）是解脫的起因。』（即當這些起因失效時）『在博學的人（睿智啟蒙者）之中，他們瞭解這些性質對應神靈的位置（更確切地說是神靈的本性），各自有其位置。』簡單地說，「博學的人」理解各種現象的本體本質；而此情況下所謂的「性質」，指的是高等行星神靈或元素神靈或智能體的性質，它們主宰元素們及其產物，而不是指現代評論家以為的「感官」。

因為『博學的人不認為他們的感官與他們自己有任何關係，更別說與他們的本體有關。』（參見《東方聖書》第八卷第 278 和 279 頁《隨歌》）】

然後我們能在《薄伽梵歌》(第七章)中讀到神(或克里希納)說：——

『... 只有一些人真正瞭解我。土、水、火、空氣、空間(或阿卡莎(Akasa)，以太)、心智、覺悟和自我意識(或指在幻覺層面感知前面所列)... 這是我的性質中一種較低等形式。你們要知道我還有另一種性質，比這更高等，是活躍的，而宇宙是由此維持的，喔你這強大武裝者！... 所有這一切在我身上編織，就像無數珍珠在一根線上(《剃髮奧義書》，第 298 頁)... 我是水的味道，昆提之子啊！我是太陽和月亮的光。我是... 空間中的聲音(「即，上面提到的各種事物性質之下的神秘本質」譯文)... 大地的芬芳，火焰中的燦爛... 等等。』

因此，一個人在獨自開始驗證和尋求大自然奧秘的表面之前，確實應該先研究神秘哲學，就像他獨自『知道關於大自然性質的真相，他知道所有實體的創造... 從錯誤中解脫出來。』「導師」如此說到：『準確地理解這棵大樹，其未覺察的(神秘本質，萬物之根)是從種子(梵)中發芽的，它包含了覺悟(Mahat，或普遍智能靈魂)作為它的主幹，它的枝幹是偉大的自我意識，*枝幹的洞是嫩芽，也就是感官，其中偉大的(神秘的，不可見的)元素們是花束†，粗大的元素們(粗大的客體物質)是小樹枝，總會有樹葉與花... 這是永恆的，它的種子(梵(神)；用那把鋒利的劍——知識(秘密智慧)——砍斷它，人就能獲得永生，擺脫生死。』

【*自我意識(Ahamkara)，即「在我看來」，就是那種導致所有錯誤的自我中心(Egoship)。】

【†這些元素是土、水、火、空氣和以太的五個精微本質(tanmatras)，從而產生更粗大的元素們。】

這是生命之樹，菩提樹，只有在砍掉它之後，人類作為生與死的奴隸才能得到解放。

但是科學家們什麼也不知道，他們也不會聽開悟者和苦行僧所使用「知識之劍」。因此，他們之中最自由派的人發表的片面評論，是因過度重視物質科學的武斷劃分和分類。神秘主義對它們幾乎毫不理會，自然更加不屑一顧。物質現象的整個範圍從以太的最初——阿卡莎開始，而雙重性質的阿卡莎誕生自的所謂的混沌，後者是原初質的主要方面，原初質是「根-物質」和一個人對於梵所能形成的最初抽象理念。現代科學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以多種方式來劃分它所設想的以太；真正的空間以太仍將是遍及的。它有它的七個原則，就像大自然的其他一切一樣，且沒有以太的地方就沒有聲音，它就如同大自然中七個分化中的振動響板。這是古代的啟蒙者們學到的第一個奧秘。在那些緩慢漸進向下的進化和落入物質的日子裡，我們現在的一般物質感官是不正常的(從我們現在的觀點來看)。曾幾何時，在我們現代被認為是特異功能的一切，都屬於全人類共有的感覺和官能。它們使生理學家感到困惑，現在不得不相信它們——如思想轉移、千里眼、靈聽力等，所有這些，甚至更多；簡而言之，所有現在所謂的「美妙而異常的」功能。然而，我們在循環往復；即，我們在精神性中丟失了我們在物質發展中獲得的東西，直到第四種族快要結束，我們(人類)現在才在逐漸地、不知不覺地丟失物質性，並在精神性的再進化中再次獲得的一切。這一進程必須繼續直到第六根種族在精神性對等於第二根種族(久遠滅絕的人類)的時期到來。

但目前很難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回到理查森博士關於「神經以太」這個充滿希望但不太正確的假設上來。阿卡莎被誤導性的翻譯為「空間」，我們剛剛展示了它在古印度體系中是「一」的「最初誕生者」，只有一種性質，即聲音(是七重的)。在密傳語言中，這個「一」是「父親」的神，而

「聲音」同義於邏各斯(話語，或兒子)。不管有無意識，它必然是後者；而理查森博士在宣揚一種神秘學說時——選擇了那「聲音」七重性質的最低形式，並對它進行了推測，補充道：——

『我提出的理論是，神經以太是一種動物的產物。在不同種類的動物中，它可能有不同物質性質，以便適應該動物的特殊需要，但本質上，它在所有動物中都起著一個作用，並且以同樣的方式產生 ...』

這就是導致一切錯誤看法的錯誤核心。這種「神經以太」是這個原始本質(生命)的最低原則。它是動物的生命力，瀰漫在整個大自然，並根據其活動的條件來行動。它不是「動物的產物」，反而它的產物是這些活的動物，活的花或植物。動物組織根據它們的病態或健康狀態來吸收它——物質材料和結構(在它們的原始狀態下——注意)也是如此——因此，從實體誕生的那一刻起，就由它來調節、強化和餵養它。它在陽光(Sushumna)中大量地降落供應給植物，且照亮與餵養著月亮；它正是通過月亮的光線，照射並穿透人和動物身上，尤其是他們在睡覺和休息的時候，比活動時多。因此，理查森博士再次犯了錯誤說道：——

『根據我的想法，神經以太本身並不是活躍的，也不是一種刺激動物運動的力量；但它在提供條件使運動能發生是至關重要的。』(恰恰相反) ... 『它是熱、光、聲音、電作用、機械摩擦的所有振動的導體。*它使神經系統在生命的狀態中，始終處於完美的張力狀態(這是正確的)。它通過運動而被消耗(應是產生)... 且當對它的需求大於供給時，缺乏它就會表現為神經崩潰或疲憊。†它在睡眠期間積聚在神經中樞，使它們達到應有的音調，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從而喚醒肌肉並煥發新生的活力。 ... 』

【*在載體(Upadhi，物質基礎)意義上的導體；但是，它作為普遍靈魂和大自然生命力的第二原則，它由其中的第五原則智能引導。】

【†它在神經系統中的過度活躍往往會導致疾病和死亡。如果是動物系統產生了它，那麼肯定就不是這樣了。因此，正如梅特卡夫和亨特教授所解釋的那樣，後一種緊急情況顯示了它獨立於系統之外，以及它與太陽力的聯繫。】

就是如此；這是相當正確且易懂的。因此，『身體完全被它更新了，呈現出運動的能力，形體的豐滿，以及生命。身體失去了它會呈現出惰性，萎縮死亡的形態，證明它失去了活著時所擁有的某物質的東西。』

現代科學否定了「生命原則」的存在。這段摘錄清楚地證明了它的重大錯誤。但是這種「物質的東西」(我們稱之為生命液——帕拉塞爾蘇斯的生命液體(Liquor Vitae)——並沒有像理查森博士認為的那樣離開身體。它只是從活躍的狀態變為被動的狀態，且是由於組織的病態狀態而變得潛伏起來，而失去對它的控制。當死後完全僵直，「生命液體」將再次甦醒並開始運作，並開始對原子進行化學作用。「梵天-毗濕奴」——生命的創造者和保存者——將把自己變成毀滅者濕婆。

最後他在 387 頁寫道：——

『神經以太可能中毒；我的意思是，可能通過簡單的氣體擴散，使外部產生的其他氣體或蒸汽擴散到其中；這些氣體可能來自於吞下和咽下物質的產物，或疾病期間身體本身產生的分解氣體。』

這位博學的紳士可能還補充了同樣的神秘原則：『一個人的「神經以太」可以被另一個人的「神經以太」(氣場散發物)所毒害。且看看帕拉塞爾蘇斯是怎麼說的「神經以太」：——

『生命力 (Archæus) 具有一種磁性，能吸引或排斥屬於同一層面的其他交感或反感的力量。一個人對於抵抗星光界影響的力量越小，他就越容易受到這種影響。生命力並不是封閉在人的內部，而是像一個發光的球體 (氣場) 一樣在人的內部和周圍輻射，且它可以在遠處起作用 ... 它可以毒害生命的精華 (血液) 而引起疾病，也可以淨化它而恢復健康。』 (《帕拉格拉嫩》"Paragranum"; 《帕拉塞爾蘇斯傳》，F. 哈特曼博士著。)

這位英國科學家指出，「生命力」(Archæus) 和「神經以太」這兩個詞是相同的，他說它的張力程度一般可能過高或過低；『由於它所投入神經物質的局部變化。』... 『在劇烈的刺激下，它會像在暴風雨中一樣振動，使大腦或脊髓控制下的每一塊肌肉變得無法控制地運動——無意識的抽搐。』

這被稱為神經興奮，但除了神秘主義者外，沒有人知道這種神經擾動的原因，或能解釋它的初始原因。「生命原則」在過於旺盛的時候可能會使人死亡，在過於貧乏的時候也是如此。但這個原則在顯化的 (或我們的) 層面上，只是那些「群眾」(集體上的原則，是顯化的生命和光) 的智能行動的效果和結果。它本身從屬於永遠不可見的、永恆的和絕對遍一生命，並從中散發出來，且在一個下降的和一個再次上升的階層等級中——一種真正的七格梯，聲音 (或邏各斯) 在上端，低等祖靈 (Vidyadharas)* 在下端。

【*在最近一本關於佛教和基督教的象徵主義的著作中(確切地說，是佛教和羅馬天主教的象徵主義，北方佛教許多後來外傳流行的儀式和教條，與拉丁教會的相同)，可以發現一些奇怪的事實。這本書的作者有著更多的自負而不是博學，不加區分地在他的著作中塞滿了古代和現代的佛教教義，並嚴重混淆了藏傳佛教和佛教。在這卷書的第 404 頁，稱為《基督教國家中的佛教，或艾賽尼派的耶穌》這位偽東方學家致力於批評密傳佛教徒的「七原則」，並試圖嘲笑它們。在 405 頁也就是最後一頁，他熱情洋溢地談到祖靈 (Vidyadharas)，『把七大亡者軍團變得聰明了。』然而，這些「祖靈」被一些東方學家稱之為「半神」，實際上在外傳教義中，他們是一種成就者，「富於虔誠」，而在密傳教導中，他們等同於七類別的祖靈 (Pitris)，其中一個類別藉由投生人類的軀殼，而將自我意識賦予第三種族的人。在他那本古怪的拼貼書卷結尾處，有一首《太陽贊美詩》竟賦予了佛教一個人格化的神(!)，這是對這位不幸的作者如此精心收集的證據的不幸一擊。

神智論者們充分意識到，里斯·大衛斯 (Rhys Davids) 先生同樣對他們信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密傳佛教》作者所提出的理論『不是佛教，也不是密傳。』會有這個評論是因為 (a) 不幸的錯將「智慧」(Budhism) 寫成「佛教」(Buddhism)，如此一來與喬達摩的宗教相聯繫，而非克里希那、商羯羅和其他許多人(也包括佛陀)傳授的秘密智慧；(b) 里斯·大衛斯先生不可能知道任何真正的密傳教導。但無論如何，他都是當時最偉大的巴利和佛教學者，無論他說什麼，都有資格受到尊敬的聆聽。但是，如果一個人對於以科學和唯物主義觀點解釋的外傳佛教一無所知，也對於神秘哲學一無所知，卻懷著惡意誹謗他人，並且在神智論者面前擺出一副高深學者的架子，我們只能微笑並盡情地嘲笑他。】

當然，神秘主義者完全意識到，活力論者的「謬誤」曾被沃格特和赫胥黎所嘲笑的，然而，此理論在非常高等的科學領域仍然得到支持，因此，他們將高興地感到他們不是孤獨的。因此，德·卡特法吉斯 (Quatrefages) 教授寫道：——

『確實，我們不知道生命是什麼；我們也不知道是什麼力量使星星運 ... 生物有重量，因此受地心引力的影響；它們是眾多不可或缺的物理化學現象發生的地方，而且必與以太動力學(電、熱等等)的作用有關。但是這些現象是在另外一種力的影響下展現出來的 ... 生命與無生命力量並不是對立的，而是以自身的法則掌管和支配著它們行動。』*

【*《人類物種》，第 11 頁。】

IX. 太陽理論

簡短的分析科學的複合和單一元素，是如何抵觸神秘學的教義。這個理論被普遍接受，但有多少科學性？

他在回答古爾 (Gull) 博士對生命力理論的攻擊時 (生命力理論與古代神秘哲學的元素緊密相關)，偉大的生理學家比爾 (Beale) 教授有幾句話很有啟發性且很美：——

『生命中存在著一種奧秘——一種從未被揭開的奧秘，當對生命現象研究和思考得越深入，這種奧秘就顯得越偉大。在生命中心-比最高倍放大率所見的中心更加中心，在生命物質的中心，肉眼無法看透，但理解力可以趨向於那裡——發生了性質的變化，超越了最先進的物理學家和化學家能給的概念：也沒有任何理由認為，這些變化的性質能被物理研究所確定，因為它們肯定擁有某種秩序或性質，完全不同於我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現象。』

這個「奧秘」或生命本質的起源，神秘主義將它定位在我們太陽系原初質的核心 (因為這些核心是一體的)。

『太陽是太陽世界(太陽系)的心臟，它的大腦隱藏在(可見的)太陽後面。感知從那裡輻射到偉大身體的每一個神經中樞，且生命本質的波流進每一根動脈和靜脈 ... 行星是它的四肢和脈搏 ...』(評論)

在其他地方(《神智學者》中)說道，神秘哲學否認太陽是一個燃燒的球體，而是簡單地定義為一個世界，一個發光的球體，而真正的太陽隱藏在後面，可見的存在只是它的映像，它的外殼。內史密斯(Nasmyth)的柳葉被赫雪爾 (J. Herschell) 先生誤認為是「太陽居民」，實際上是太陽生命能量的儲存庫，『為整個太陽系提供生命電。... 隱藏的太陽如此成為了我們這個小太陽系的儲存庫，自我產生其生命液體，並且不斷地吸收它釋放出來的液體。』而可見的太陽只是真實太陽宮殿和存在中的一個窗口，無論如何，它忠實的映像了內在運作。

因此，在顯化的太陽週期(或生命)，我們的整個太陽系都有一個有規律的生命液體循環，其中太陽就是心臟——就像人體血液循環一樣；太陽在它每次回來都有節奏地收縮，就像人的心臟一樣。只不過，太陽的血液不是一秒鐘左右就能完成一輪循環，而是要用 10 年的時間，還要用整整一年的時間才能通過它的心房和心室，然後才洗淨肺，再從那裡進入系統的大靜脈和動脈。

科學不會否認這一點，因為天文學知道，太陽黑子數量的增加是 11 年的固定週期，*這是由於太陽心臟的收縮所導致。宇宙 (這裡是我們的世界) 會呼吸，就像人和地球上的每一個生物、植物、甚至礦物一樣；地球本身每 24 小時呼吸一次。黑暗區域不是由於『在觀察者和光球層之間，從太陽核心散發出的蒸氣所產生的吸收作用。』這些太陽黑子也不是如塞奇神父 (Secchi, Le Soleil II., 184) 所說，形成自『爆發所投射在太陽盤上的物質 (加熱的氣體物質)。』(出處同前) 它類似於心臟有規律和健康的搏動，而生命液體通過它的中空肌肉。若能使人的心臟發光，且使活躍且搏動的器官變得可見，從而把它們映像在屏幕上，如天文學家在演講中所使用的那種——例如講解月球——那麼每個人都會看到太陽黑子現象在每秒鐘重複出現——是由於它的收縮和血液的流動。

【*它不僅不否認其發生，總是把它歸咎於錯誤的原因，每種理論總是相互矛盾，(參見塞奇 (Secchi)、法耶 (Faye) 和楊的理論)，這些太陽黑子取決表面積累的蒸氣，比光球層溫度更低(?)，等等，我們也有科學家用星象學的方法研究這些太陽黑子。傑文斯 (Jevons) 教授把所有重大週期性商業危機都歸因於每 11 個週期出現的太陽黑子的影響。(見他的《對貨幣和金融的調查》。)這無疑是值得贊揚和鼓勵的。】

在一篇關於地質學的著作中說道，『總有一天會發現，所有公認的化學元素只是一種物質元素的變化』，這是科學的夢想。(《世界生命》，第48頁)

自從人類語言存在以來，神秘哲學就教導這一點，並且根據類比的不變法則的原則——『其上如其下』——且附加了另一個公理，即事實上既沒有精神也沒有物質，只有那永遠隱藏的「如是」(或 Sat) 的無數方面。同質的原初元素只有在塵世層面上的意識和感知裡才是簡單而單一的，因為物質畢竟只是我們自己意識狀態的序列，而精神只是心靈感應直覺的概念。甚至在下個更高的層面上，那些在我們塵世上被現代科學定義為單一元素，即某種物質終極不可分解的組成部分，在更高的精神感知世界裡也會被認為是非常複雜的東西。我們會發現最純淨的水將不只是氧和氫這兩種簡單元素，而是產生我們塵世上現代化學所不能想象的許多其他成分。在物質領域裡的情況，也類比於精神領域中，我們在客體層面所認識到的事物影子，也存在於純主體層面裡。那完美同質物質的微粒，即海克爾 (Haeckelian) 核生物界的原生質，現在被視為地球存在的生物自生 (archebiosis, 赫胥黎先生的「原生質」)*；而且，原生質 (Bathybius Haeckelii) 必須追溯到它地球前的生物自生。這在其第三進化階段首先被天文學家覺察到，以及所謂的「次級創造」。但是神秘哲學的學生們非常瞭解這節經文的秘密含義了：『梵天本質上有物質的一面，包括已進化的和未進化... 喔！兩次誕生者(起蒙者)，精神是梵天的主導方面。下一個是雙重的方面——物質和精神，兩者是進化和未進化的；最後是時間！原子(Anu) 是梵天(有別於梵) 的一個名字：「原子中最原子的」(Aníyâmsam aníyasám)，「不變與不朽的至高精神」(achyuta Purushottama)。

【*不幸的是，就在這幾頁紙被寫下來的時候，「地球存在的生物自生」在一種比較嚴格的化學分析下，變成了一種簡單的硫酸鹽石灰沈澱——因此，從科學的觀點來看，這連有機物質也不是!!! 世界的榮耀逝去了！】

那麼確實，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元素——不管它們的數目如何——按照目前對它們的理解和定義，當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原初元素。它們形成自「寒冷發光母親的凝乳」和「那火熱父親的火種」而這兩個是「一體的」，或者，用現代科學的通俗語言來說，這些元素的起源是在原始火霧的深處——不可分解的星雲的大量白熱蒸汽；因為正如紐科姆 (Newcomb) 教授 (在他的《大眾天文學》444 頁中) 指出的那樣，可分解的星雲並不是一類真正的星雲。

他認為，在那些最初被誤認為是星雲的，有一半以上是他所說的「星團」。現在我們所知道的元素，已經在第4輪次和第5種族中達到了他們的永久狀態。在他們被再次推進向上的精神性進化之前，有一個短暫的休息時間；此時「死神 (Orcus) 的活躍火」將分離最不可分解的，並將它們散開——再次融入到原始的一。

與此同時，神秘主義者更進一步，正如在對七詩節的注釋中所顯示的那樣。因此，他很難指望從科學那裡得到任何幫助或認可，因為科學會拒絕他的「絕對精神性原子」(áníyâmsam aníyasám) 和他的「心智所生之人」(Manasaputras)。通過將「單一的物質元素」分解為一個絕對不可分解的元素——精神，或「根物質」，從而立刻將它置於物質哲學的範圍之外——當然，他與正統的科學人士沒有什麼同之處。他認為精神和物質是不可知統一性的兩個方面，兩者表面上對立的方面，只在於 (a) 物質的不同程度分化，以及 (b) 人自己所能達到的意識的程度。然而，這是形而上學，與物理學幾乎沒有關係——無論物質哲學現在在自己的塵世局限性有多大。

然而，一旦科學承認宇宙無數的形體、情況和面貌都是建立在一種「單一基質」*之上，即使不承認實際存在，至少承認可能性，那麼它必須更進一步。除非它也承認遍一元素的可能性，或神秘學者所謂的遍一生命。它將不得不將「單一基質」懸掛半空中，特別是如果僅限於太陽星雲，就像穆罕默德的棺材懸浮一樣，而沒有支撐棺材的吸引力。對於那些思辨的物理學家來說，幸運的是，

儘管他們無法精確地表述星雲理論的含義，但多虧了溫切爾教授和幾個持不同意見的天文學家，我們得以瞭解它所不包含的含義。†(見上)。

【*在他的《世界生命》(第 48 頁)中，溫切爾教授在附加的腳注中說：——『人們普遍承認，物質在溫度過高時處於離解狀態——也就是說，不可能存在化學結合；』並為了證明物質的統一性，可以訴諸於光譜，在同質的情況下將顯示一條明亮的線，而在多種分子排列的情況下——在星雲中，或者說一顆恆星——『光譜應該包含兩到三條明亮的線!』對於物理學家-神秘主義者來說，這都不是證據。後者堅持認為，在可見物質的一定限度之外後，任何光譜、望遠鏡和顯微鏡都沒有用處。物質的統一性，對於煉金術士來說是真正的宇宙物質，或者像卡巴拉主義者所稱的「亞當的土」，是很難被證明或證偽的，例如法國學者杜馬斯 (Dumas)，他認『「元素們」的合成性質與原子質量的某些關係有關』，或者克魯克斯 (Crookes) 的「輻射物質」，儘管他的實驗看起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物質元素的同質性假說，以及物質狀態的連續性。』因為所有這些都沒有超出物質性物質的範圍，即使是在光譜所呈現的也是如此，這個現代「濕婆之眼」的物理實驗。正因為如此，聖·克萊爾·德維爾 (H. St. Claire Deville) 才會說：『當被認為是簡單的物體互相結合時，它們就消失了，它們各自消滅了。』僅僅是因為他不能追蹤那些物體在精神性宇宙物質世界的進一步轉變。的確，現代科學在探究宇宙的構成永遠無法更深入，以找到「世界-材料」或物質的根源，除非她按照中世紀煉金術士的思路進行。】

【†《世界生命》，同上。】

不幸的是，這遠不能解決即使是最簡單的問題，一直困擾著學者們追求真理的研究中。如果我們要發現它在哪裡和為什麼犯錯，我們必須繼續我們的探討，從現代科學最早的假設開始。也許我們終究會發現史泰羅 (Stallo) 是對的。最傑出的學者所犯的錯誤、矛盾和謬誤，僅僅是由於他們的異常態度所致。他們仍然想要保持唯物主義，然而『原子力學理論的一般原則，在作為現代物理學的基礎上，本質上等同於與本體論形而上學的基本教義。』因此，『本體論的基本錯誤隨著物理科學的進步變得越來越明顯。』(int. p. VI, 《現代物理學的概念》) 科學充滿了形而上的概念，但是科學家們不會承認這種指控，並且拼命地鬥爭，要把原子力學的面具戴在我們這個層面上純粹非實體且精神性的大自然法則上——即便是在其他層面上，也拒絕承認它們的實質性；他們會驗地否定它們的存在。

然而，我們很容易看出，自牛頓時代起，固守唯物主義觀點的科學家們是如何努力給事實和真理戴上虛假的面具的。但他們的任務一年比一年困難；而且，在所有其他科學中，化學一年比一年更接近大自然的神秘領域。它吸收了神秘科學長久以來傳授的真理，儘管迄今為止一直受到狠狠嘲諷。密傳教義說：『物質是永恆的。』但是，神秘學者所設想物質是處於同質狀態 (laya) 的零狀態，而不是現代科學的物質；也非處於最稀薄氣態的物質。在最開始的層面中，克魯克斯 (Crookes) 先生的「發光物質」將會看似最粗糙的物質，因為它甚至還沒有回到最初的分化點，就已經變成了純淨的精神。因此，當開悟者或煉金術士補充說，雖然物質是永恆的 (因為它是原初質 Pradhana)，但原子會誕生於每一個新的顯化期或宇宙重建期，這並非唯物主義者認為的那樣矛盾，他們相信原子之外沒有任何東西。有一些區別存在於顯化與未顯化的物質之間，也存在於原初質 (無始無盡的起因) 與物質 (prakriti, 顯化的效果) 之間。詩節說道——

『最傑出的聖賢強調地稱未進化的起因是原初質，是原始基礎，是精微的物質，也就是說永恆的，且立刻存在，而不是一個過程。』*

【*《毗瑟奴《往世書》》，第一卷第二章，費茲愛德華·霍爾 (Fitzedward Hall) 譯。】

那在現代用語裡，那分別稱為精神和物質的東西，在永恆裡是一體的，是持續的起因，它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質，而是「它」——梵語中描述為「那個」(TAD)，——現在如是，過去如是，或者將來如是，是人類想象力所能想象到的一切。即使是印度教外傳的泛神論，所陳述的比任何一神論哲學都好，它的宇宙論以眾所周知出色措辭的幾句話開頭：——

『那時沒有晝夜，沒有天或地，沒有黑暗或光明。沒有任何事物來讓感官或心智能力來知覺。然後有一個梵天，本質上是原質 (prakriti) 和精神。毗瑟奴除了他的至高本質之外，還有兩個方面，那就是原質和精神，以及梵天。當他的這兩個另外方面不再存在、而是消融時，那麼，形體和其餘事物重新開始的方面，即創造，被稱為時間，歐，兩次誕生者。』

那消融的東西，是「那個」的虛幻的雙重面向，而其本質永遠是一體，我們稱之為永恆物質或基質 (參見第 II 部分，「原始質和神聖思想」)，無形體的、無性別的，甚至對我們的第六感知 (心智) *來說都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我們拒絕將此視為一神論者所謂人格化、擬人化的神。

【*參見之前第 IX 節，《生命、力量和重力》中引用《隨歌》(Anugita) 的話。】

現代精確科學是如何看待「物質是永恆的」和「原子是週期性的，而非永恆的」這兩個命題？唯物主義的物理學家會批評且嘲笑他們。而自由且先進的科學家，無論如何，真正認真追求真理的科學探索者——即，著名化學家克魯克斯先生，將證實這兩種說法的可能性。因為，他關於《元素的起源》的演講引起人們的共鳴幾乎沒有消滅——這是他在上一次伯明翰 (Birmingham) 的會議上，向英國協會的化學部門發表的演講，使每一個聽到或讀到它的進化論者都大為震驚——1888 年 3 月又發生了一次。化學學會主席再次向科學界和公眾介紹了一些在原子領域的新發現的成果，而這些發現從各個方面證明了神秘教義的正確性。它們甚至比他第一個講座的陳述 (後面引用) 更令人吃驚，值得每一個神秘學者、神智學者和形而上學家的注意。這是他在他的演講《元素和類元素》中說的，他如此以一顆熱愛真理的科學之心，毫不畏懼地證實了斯塔洛 (Stallo) 的指控和預言，無論對自己的榮譽和聲譽有任何後果。我們引用他說的話：

先生們，現在請允許我把你們的注意力暫時引到一個有關化學基本原理的問題上，這個主題可能會讓我們承認可能存在某物體，雖然它既不是化合物也不是混合物，但從嚴格意義上說，它們不是元素——我大膽地稱之為「類元素」。要解釋我的意思，我需要回到我們對元素的概念。元素的標準是什麼？我們應該在什麼地方划定明確的存在和身分之間的界限？沒有人會懷疑氧、鈉、氯、硫是單獨的元素；當我們講到氯、溴、碘等這些組時，儘管「元素性」的程度是可接受的，我們無疑的認為氯比氧、鈉或硫要更接近溴 (最終我們可能不得不做出這樣的決定)。同理，鎳和鈷彼此接近，非常接近，儘管沒有人質疑它們被列為不同元素的說法。然而，我不禁要問，如果這些物體和它們的化合物，在各自的溶液呈現出相同的顏色，而不是，近似地說，互補的顏色，化學家們的普遍看法會是什麼？它們獨特的性質到現在還能被認出嗎？當我們再更進一步，來到所謂的稀土，我們就更站不住腳了。也許我們可以把鈳、鐳和其他類似的元素列為元素級；但是對於鐳和鈳，我們又該說些什麼呢？在這兩者之間，我們可以說沒有明顯的化學差別，它們的主要主張在於鹼度和結晶力上的細微差別，儘管它們的物理區別，如光譜觀測所示，是非常明顯的？即使在這裡，我們可以想象大多數化學家的性格也會傾向於寬容的一面，以便讓他們接納這兩個實體進入魔法圈內。在這樣做的時候，否能夠訴諸於任何廣泛的原則，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果我們接受這些候選人，那麼排除克魯斯 (Kruss) 和尼爾松 (Nilson) 所揭示的一系列元素體或超元素，會是公正地嗎？這裡光譜差異被很好地標記出來了，而我自己對鈳鐳混合物的研究也顯示了在這些可疑的物體中，鹼度上的細微差別。在這同樣類別中還必須包括許多獨立的物體，可能包括釷、鈾、釷和其他通常所謂的「元素」，它們已分裂並正在分裂的。那麼我們在哪裡划定界限呢？不同的群組彼此相互交錯得如此微妙，以至於不可能在任何相鄰物體之間建立明確的界限，並且說這條線的這一邊是一個元素，而另一邊則是非元素，或僅僅是模擬或近似於某個元素。無論在什麼地方划出一條明顯合理的界

線，無疑都很容易把大多數j物體分配到適當的一邊，因為分類的真正困難點是在接近邊界的地方。當然，輕微的化學差異是可以被接受的，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明顯的物理差異也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若唯一的化學差異只是物體的一種幾乎難以察覺的傾向，例如一對或一組物體中，其中一個先於另一個沈澱時，我們該說什麼呢？同樣，在某些情況下，兩者化學差異達到了消失點，儘管明顯的物理差異仍然存在。在這裡，我們遇到了一個新的難題：在這樣的模糊中，什麼是化學的，什麼是物理的？這種初生無定形沈澱物比另一個先下降的細微趨勢，難道我們沒有資格把它稱為「物理差異」嗎？而且，那種根據某種特定酸的含量而變化的有色反應，據溶液的濃度和所用的溶劑而變化，我們難道不能把為「化學差異」嗎？我看不出我們如何能否認具有明顯顏色差異或光譜反應的物質基本特性，而僅憑微小基本力差異就宣稱是兩者不同元素。一旦敞開大門承認頻譜差異，我們必須詢問，多小的差異才能讓候選人通過？我將從我自己的經歷中舉例說明這些可疑的候選人。

在這裡，偉大的化學家列舉了幾種分子和稀土非常特殊的行為案例，它們看似一樣，然而，如果仔細研究就會發現表現出種種差異，這些差異儘管難以察覺，但仍然表明它們之中沒有一個是簡單的物體，而且，化學學科所接受的60到70個元素已經無法覆蓋。顯然，它們的名字是眾多的，但由於所謂的「週期理論」阻礙了元素的無限增加，克魯克斯先生不得不找到某種方法，將新發現與舊理論調和。『那個理論，』他說：——

『已經得到了如此豐富的證實，我們不能輕易地接受任何與之不符的現象解釋。但是如果我們假設這些元素被大量略有不同性質的物體所增強，並且形成了一種星雲的聚集體 (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我們曾經看到或相信看到這些聚集體是獨立星星)，這種週期性的排列就不能再被明確地掌握了。如果我們保持我們對元素的通常概念，它已不再是這樣。那麼，讓我們修改一下這個概念。如果我們把「元素」讀作「基團」——這樣的基團在週期表中取代舊的元素——困難就會消失。在定義元素時，我們不考慮外部邊界，而是考慮內部類型。例如假設釷的最小可估量的數量是一個由終極原子組成的集合，這些原子彼此之間幾乎無限地類似，而與鄰近的元素較不相似。並不一定要求原子彼此之間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我們所稱的釷的原子量，僅僅代表了一個平均值，該「元素」中各個原子的實際重量在平均值周圍的一定範圍。但是，如果我的猜想成立的話，就算我們能把每個原子分開來，我們會發現它們在均值兩邊狹窄的範圍內變化。分餾的過程本身就意味著在某些物體中存在這種差異。』

如此一來，事實和真理又一次迫使「精確」的科學伸出手來，迫使它擴大它的觀點，改變它的術語，這些術語掩蓋了眾多物體而縮減為一個物體——就像七重埃洛希姆 (Elohim) 和他們的群眾被唯物主義的宗教主義者轉變成一個耶和華。若用「群眾」、「單體們」、「天神們」來取代化學術語「分子」、「原子」、「粒子」等等，通過等等，人們可能會認為，這就描述了眾神的起源，即顯化期智能力量的原始進化。但是這位博學的演講者在他的描述性評論之外還加了一些暗示性的東西；不管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誰知道呢？因為他說：——

『直到最近，這樣的物體才通過檢驗視為元素。它們具有明確的化學和物理性質；他們已確認了原子量。如果我們取這樣一種物質的純稀釋液，例如釷，如果我們在其中加入過量的強氨，我們就得到一種看起來完全均勻的沈澱。但是，如果我們加入非常稀的氨，其數量僅足以沈澱目前一半的鹼，我們得不到立即的沈澱。如果我們將整個容器充分攪拌，以確保溶液和氨的均勻混合，並將容器放置一個小時，仔細排除灰塵，我們仍然可以發現液體清澈明亮，沒有任何渾濁的痕跡。然而，三四個小時後，就會出現乳白色，第二天早上就會出現沈澱。現在讓我們問自己，這一現象意味著什麼？沈澱劑的添加量不足，不能沈澱一半以上的氧化釷，因此一個類似選擇的過程已經進行了幾個小時。沈澱顯然不是隨機發生的，那些被分解鹼基分碰與相應的氨分子接觸，因為我們特別讓液體均勻混合，這樣原始鹽分子中的一個就不會比其他分子更容易分解。此外，如果我們考慮一下在出現沈澱之前所經過的時間，我們就無法避免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最初幾個小時裡所進行的

作用是有選擇性質的。問題不在於為什麼會產生沈澱，而在於是什麼決定或引導一些原子下沉，而另一些原子留在溶液中。在眾多的原子中，是什麼力量指引每個原子選擇正確的路徑？我們可以想象一種指導力，逐個檢查原子。選擇一個沈澱，另一個溶解，直到所有都被調整。』

上面段落中的斜體字是我們加的。一個科學可能會問自己：『是什麼力量引導著每一個原子？』又是什麼使它特性有選擇性？有神論者會回答「神」來解決這個問題；但在哲學上什麼都沒解決。神秘主義在它自己的泛神論的基礎上回答，並請讀者參考章節《眾神、單體、和原子》。這位博學的講師在其中看到了他最關心的事情：指示牌和路徑的痕跡，這可能會引導我們發現並完整證明大自然中的一個同質元素。他評論：——

『為了使這種選擇能夠發生，顯然必須存在一些細微的差異才有可能進行選擇，而這種差異幾乎可以肯定是鹼度的差異，細微到目前已知的任何測試都無法察覺的程度，但容易受到培養和促進，直到普通測試可以看出差異的程度。』

神秘主義知道大自然中存在著遍一永恆的元素，是生命之樹的根週期性發芽的最初分化，這是不需要任何科學證據的。它說：——古老的智慧很久以前就解決了這個問題。是的；誠摯的、同時也在嘲笑讀者，科學正慢慢但確實逼近我們的神秘學領域。不管願不願意，它被自己的發現而迫使採用我們的措辭和符號。科學現在被事物的力量所迫使，甚至接受我們對於眾神和原子進化的闡述，這在智慧之神墨丘利的節杖上，以及古代聖人的寓言語言中，都有暗示性和不可否認的描繪。密傳教義中的一篇評論說：——

... 菩提樹 (生命與存在之樹，墨丘利的節杖) 的樹幹在每一個起初 (每一個新的顯化期) 從生命天鵝 (Hansa) 的兩只黑色翅膀上生長並下降。這兩條蛇，是永遠活躍者以及它的幻象 (精神和物質)，兩個頭從翅膀之間的一個頭中生長出來，沿著樹幹下降，緊緊相擁編織在一起。這兩條尾巴在塵世 (顯現宇宙) 上合為一體，這就是大幻象，哦，弟子！』

每個人都知道什麼是墨丘利的節杖，且已被希臘人修改過了。原來的象徵——有三個蛇頭——變成了一個有球形把手的桿，和兩個較低的頭被分開，從而在某種程度上破壞了原來的意思。然而，對於我們的目的來說，這根由兩條蛇纏繞的同質 (laya) 杖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的確，古代所有的詩人都歌頌魔法蛇杖的神奇力量，對於那些懂得其中神秘含意的人是很有道理的。

現在，英國化學學會的博學會長在同一個演講中，說了哪些與我們上述學說有關係呢？很少；只有這一點——而沒有別的了：——

『在我之前提到的伯明翰演講中，我請我的聽眾想象兩種力量對原初質的作用——一種是時間，伴隨著溫度的降低；另一種像一個巨大的鐘擺一樣來回擺動，有漲落的週期，有靜止和活動的週期，與被稱為電的不可測量物質、本質或能量來源密切相關。現在，像如果一個比喻能夠在大腦中固定特定的事實以強調它，那麼它會對其對象產生影響，但是不必期望它與所有事實都相吻合。新生元素為了具有特定原子性，除了必需要有溫度的降低，以及隨正負電流的週期性漲落外，顯然還必須考慮到第三個因素。大自然不會在一個平面上起作用；她需要空間來做她的宇宙生成的運作，如果我們把空間作為第三個因素，一切就都清楚了。雖然鐘擺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很好的說明，但不可能作為一種事實，讓我們來尋找一種更令人滿意的方式，來表示我所設想的可能發生的事情。讓我們假設之字形圖不是畫在平面上，而是投影在三維空間中。我們最好選擇哪個圖形來滿足所涉及的所有條件？假設艾默生·雷諾茲 (Emerson Reynolds) 教授的鋸齒形曲線在空間中的投影是一個螺旋，就可以很好地解釋許多事實。然而，這個圖形是不可接受的，因為曲線在每個循環中必須經過電和化學能的中性點兩次。因此，我們必須採用另一種圖形。一個八(8)的圖形，或者叫雙紐線，如同一個螺旋一樣會縮短成鋸齒狀，它滿足了這個問題的所有條件。』

這是一個從精神向下演化到物質的雙紐線；是另一種形式的螺旋，在它的再次內捲道路上，從物質內捲進入精神，然後必要的逐漸和最終重新吸收到同質狀態，科學用她自己的方式稱之為『對於電來說的中性點』等等，或者說是零點。它們可能會將最大的安全感和信心寄託於科學，以期有一天能夠得到證明。讓我們再多聽一些關於墨丘利節杖的原始象徵的內容。

『這樣的圖形將產生於三個非常簡單的同時運動。首先，一個簡單的前後振蕩（假設是東西向）；其次，與前一種呈直角的簡單振蕩（假設是南北向），且週期時間是一半——即，兩倍的速度；第三，與這兩個成直角的運動（假設是向下），其最簡單的形式是勻速運動。如果我們把這個圖形投影到空間中，我們檢查時會發現曲線上的點，即氫、溴和碘形成地方，在彼此之下很接近；硫、硒和碲也一樣；磷，砷，銻同理；以及其他一系列的類似物體。你可能會問，這個方案是否解釋了元素以這種順序出現的方式和原因？讓我們想象一個空間中的循環遷移，每一個進化都見證了一組元素的形成，產生於我之前所描述的鐘擺完全振動中。讓我們假設已經完成這樣一個循環，未知創造力的中心在宏大的旅程中穿越空間，沿途散落了原始的原子們——種子們，如果我可以用這個表達的話——這些將結合併發展成群體，即現在所稱的鋰、鈹、硼、碳、氮、氧、氟、鈉、鎂、鋁、硅、磷、硫和氯。現在追求的路徑最可能是什麼形式？如果它被嚴格限制在相同的溫度和時間平面上，接下來出現的元素組將會是鋰的基元組，而原始的週期將會無休止地重複，一次又一次地產生相同的 14 種元素。然而，條件卻不太一樣。空間和電如同最初情況，但溫度改變了，因此，當第二週期開始時，形成的是它的直系後代鉀，而不是鋰原子與自身在各方面相似的補充原子。因此，假設生成線沿著雙紐線路徑往返循環行進，如上所述，同時溫度下降且時間流逝——我試圖用下沉來表示這些變化——雙紐線軌道的每一個線圈都以越來越低的點穿過同一條垂直線。曲線在空間中的投射顯示出一條中線，在電方面是中性的，在化學性質方面也是中性的——北是正電，南是負電。主要的原子性由距離中性中心線的東西方向所決定，單原子元素是離中間中心線 1 個距離，雙原子元素是離中間中心線 2 個距離，以此類推。在每一個連續的線圈中，同樣的法則都適用。』

這位偉大的英國化學家似乎是在證明神秘科學和印度哲學的假設，即在沈睡期的時刻，不可知神（「黑暗中的天鵝」）的兩個方面——所有形式的性質或物質（Prakriti）和精神（Purusha）——『不再存在，而是（絕對地）消融了』，他給出最終科學觀點，並總結自己的證明說：——『我們現在已經從原始的、沒有形狀的流體中的結節和虛空中，追蹤到了化學元素的形成。我們已經證明了這種可能性，不，這種可能性即原子不是永恆存在的，而是和所有其他造物一樣，都擁有腐爛和死亡的屬性。』

神秘主義對此表示贊同，科學上的「可能性」和「概率」所指的事實，已無需進一步證明或任何外在物理證據就能證實。然而，它一如既往地重複肯定：『物質是永恆的，只是週期性地變成原子（其方面）。』這個觀點和其他那些幾乎被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一致接受的命題一樣可靠——也就是說，宇宙的物體會穩定的磨損，它將最終導致太陽之火的熄滅和宇宙的毀滅——然而學家們所追尋的路線上是完全錯誤的。就像在過去的時間和永恆中一樣，顯化的宇宙將會週期性地消亡，但是（a）每個「梵天之日」之後有個部分的沈睡期；（b）在每個梵天壽命結束之後，有一個普遍的沈睡期——大沈睡期。但是，精確科學對於這種分解所提出的科學原因，與真正的原因是沒有關係的。無論如何，神秘主義再一次被科學證明是合理的，因為克魯克斯先生說：——

『從化學實驗室的論證中，我們已經表明，對於每一個元素測試都有回應的事物，都有微小的差異能進行選擇。我們已經看到，傳統的元素和化合物之間的區別已經跟不上化學科學的發展，必須修改以包括大量的中間體 - 「類元素」。雖然克拉克-麥克斯韋爾的反對意見很有份量，但我們已經說明了如何應對；最後，我們還舉出一些理由，來相信原始物質是由一種生成力的作用形成的，每隔一段時間就釋放出具有不同數量的原始能量形式的原子。如果我們能大膽猜測一個化學原子所包含的能量來源，我認為，我們可以假設熱輻射從宇宙的可量測物質通過以太向外傳播，經由某種我

們還不知道的自然過程，在宇宙的範圍內轉化為化學原子的基本運動，它們在形成的瞬間就向內吸引，並因此為宇宙恢復能量，否則會因輻射熱而流失。如果這個猜想是有根據的，那麼威廉·湯姆森爵士對宇宙因能量耗散而走向最終衰亡的驚人預測不攻自破。先生們，在我看來，元素的問題似乎能暫時處理了。我們對這些最初奧秘的微弱瞭解正在穩步地、肯定地、雖然緩慢地擴展著。』

出於強烈而奇怪的巧合，甚至我們的「七重」學說似乎也迫使科學採取行動。如果我們理解正確，化學論及 14 組原始原子——鋰、鈹、硼、碳、氮、氧、氟、鈉、鎂、鋁、硅、磷、硫和氯；克魯克斯先生在談到「主要原子性」時，列舉了七群組，因為他說：——

『當創造能量的強大焦點運轉時，我們看到它在連續循環的一個空間區域播下鋰、鉀、銣和鉛的種子；在另一個區域中，是氯，溴，碘；第三個區域是鈉、銅、銀和金；第四個是硫、硒和碲；第五個是鈹、鈣、鎳和鋇；的六個是鎂、鋅、鎘和汞；第七個是磷、砷、銻和鉍』——這就形成了七群組。在之後展示了『其他區域顯示了其他元素，即鋁，鎳，銻和鉍；硅，鍺和錫；碳，鈦和鈷。』

他補充道：『儘管有三組元素在中軸附近找到了一個自然位置，門得列夫教授把這些歸為給無可救藥者的醫院——他的第八族。』我們可以將「無可救藥」的第八族相比較於「母親、無限空間」或阿底提的原初七子的寓言，可能會很有趣，她的第八個兒子被她棄絕了。在被稱為「類元素」的中間環節和神秘科學稱之為它們（單體和原子的群組）的本體的智能心智和統治者」之間，可能會發現許多奇怪的巧合。但這可能會讓我們發展太遠。讓我們滿足於承認這樣一個事實：『這種與絕對均質性的偏離，標誌著物質聚集或分子的構成，我們稱為元素，並且如果我們在想象中回到物質宇宙的最早黎明時期，並在面對偉大的秘密時試著考慮元素進化的過程，或許會更加清晰。』最後，為了讓科學更加清晰地傳達給世俗大眾，便以它的最高代表人物的身份，採用羅傑·培根 (Roger Bacon) 這樣的老開悟者的術語，回到使用「原質」一詞。所有這一切都充滿希望，暗示著「時代的跡象」。

事實上，有很多這些「跡象」且每天都在增多；但沒有什麼比剛才引用的那些更重要。目前，神秘的「迷信和不科學」的教義和「精確的」科學之間的鴻溝已經完全被填平，至少在當時為數不多的著名化學家中，有一位涉足了神秘主義的無限可能性的領域。每一個他所採取的新步驟，將使他越來越接近那個神秘的中心，此中心放射出無數的路徑，引導精神向下進入物質，並將眾神和活躍的單體變成人和有知覺的大自然。

但是關於這個主題，我們在下一節中有更多的要說。

X. 到來的力量

它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我們是否可以說力是「移動的物質」，或「運動中的物質」，是能量的一種表現；或者說，物質和力量是遍一原始的、無區別的宇宙物質的現象上的區別？

這個問題是關於宇宙電 (Fohat) 和他的「七個兄弟或兒子們」的那一節，換句話說，是關於宇宙電的起因和效應，後者在神秘術語稱為電的七種主要力量，只有其純粹現象性的、因而最粗大的效應才被塵世層面上的物理學家認識。其中包括聲音、光線、顏色等等。關於這些「力」，物質科學告訴了我們什麼？它說，聲音是大氣分子撞擊鼓室而產生的一種感覺，它在聽覺器官中建立微妙的震顫，從而將自身傳遞給大腦。光是由以太不可思議的微小振動作用於眼睛視網膜而引起的感覺。

我們也如此說道。但這僅僅是產生於我們的大氣及其周圍環境的效果，事實上，所有這些都在我們塵世意識的範圍之內。「朱庇特雨神」以雨滴的形式傳遞了他的象徵，這水被認為是由兩個「元素」組成的，化學可以將此分解和重新結合。複合分子在它的能力範圍內，但其原子們仍然逃脫了它的控制。神秘主義把所有這些力量和顯化看作是一個階梯，其較低的一層屬於外傳的物理學，而較高的一層則追溯到一種活躍的、智能的、不可見的力量，通常情況下是漠不關心的，但特殊情況下，它是有意識的，作為這個或其他大自然法則的感知現象的起因。

我們聲稱並堅持，聲音在一方面是一種巨大的神秘力量；此巨大力量在神秘知識的引導下，就算有一百萬尼亞加拉河所產生的電力，也永遠無法抵消其最小潛在力量。產生的聲音可能有某種性質，使胡夫金字塔在空中升起，或者使一個垂死的人，不，是最後一口氣的人復活，並充滿新的能量和活力。

因為聲音會產生，或者更確切地說，會吸引能產生臭氧的元素，它的製造超出了化學，但在煉金術的限度內。它甚至可能使一個人或動物的星光體「生命體」復活，只要磁性或奧迪力 (odic) 連接線沒有徹底與肉體分離。本作者曾三次被那股力量從死亡中得救，應該被認為對它有一些親身體驗的瞭解。。

如果這一切都顯得太不科學而不值得注意，那麼讓科學來解釋一下，在最近產生的所謂「基利發動機」的現象，是由它所知道哪一些機械和物理定律造成的？是甚麼樣的機器產生一種不可見的巨大力量，不僅可以驅動 25 馬力的發動機，而且還可以用來抬起機械設備？然而，正如反復證明的那樣，只要在音叉上拉一把小提琴弓就可以做到這一點。因為在美國與歐洲著名的費城的約翰·沃勒爾·基利 (John Worrell Keely) 發現的以太力量不是幻覺。儘管他沒能利用它，且一些神秘主義者從一開始就預言並打定會失敗，但這位發現者在過去幾年裡所展示的現象是奇妙的，幾乎是不可思議的，這並不是超自然*而只是超人類。如果基利被允許成功的話，他可以在幾秒鐘的時間裡把整個軍隊壓縮成原子，就像他把一頭死牛壓縮成同樣情形一樣容易。

【*「超自然」一詞意味著在大自然之上或之外。大自然和空間是一體的。形而上學家的空間是存在於任何感知行為之外的，是純粹主體性的呈現；儘管如此，唯物主義則會強制地將其與感官的某個信息相聯繫。對於我們的感官來說，當空間獨立於其中的任何事物時，是相當主體性。那麼，任何現象，或任何其他事物，如何能離開或超越那沒有限制的事物？但是，當空間的擴展僅僅是概念上的，並且被唯物主義者和物理學家是為與某些行為關聯的想法時，那麼，同樣的，他們幾乎沒有權利去定義和主張力在空間內能產生或不能產生什麼，即便是有限空間，因為他們甚至對這些力是什麼都沒有一個近似的概念。】

讀者現在應認真關注這種新發現的強大力量，被發現者命名為「以太間力」。

在神秘學者與他密友們的謙遜觀點中，費城的基利先生過去在、現在也仍在宇宙最偉大的秘密門檻上；物質力量的整個奧秘都主要建立在它之上，以及「世界蛋」象徵裡的密傳意義。神秘哲學視顯化和未顯化的宇宙為一個統一體，並將前者的理想概念由兩極的「金蛋」來象徵。正極作用於物質的顯化世界中，而負極則迷失在不可知無限性的存在性 (SAT) 中。*這是否符合基利先生的哲學，我們無從得知，也不太重要。然而，他關於宇宙的以太物質結構的觀點與我們的觀點奇怪地相似，在這方面幾乎完全相同。以下是我們在一本由布盧姆菲爾德-摩爾 (Bloomfield-Moore) 夫人編寫的小冊子中發現他所說的話，一位有財富和地位的美國女性，她在追求真理方面的不懈努力永遠值得贊賞：——『基利先生在解釋他的發動機的運作原理時說：「在迄今為止構建的任何機器概念中，尚未找到能誘導中性中心的媒介。如果確實存在的話，那麼永動機追求者們的困難將會結束，這個問題將會成為一個已建立並運作的事實。在這樣一個裝置上，只需要幾磅的初始脈衝，就能使它運行幾個世紀。在設想我的振動發動機時，我並沒有尋求實現永動；但是形成了一個電路，它實際上有一個中性的中心，處於一種狀態可以被我的振動以太激活，並且在該物質的作用下，它實際上是一個與獨立於質量(或球體)的機器，†這是振動迴路的奇妙速度使它如此。然而，儘管它非常完善，但它需要供應振動的以太來使其成為一個獨立的發動機 ...』

【*當談到唯心主義時，若說它是基於『舊的本體論假設，即事物或實體以彼此獨立，而非作為關聯』是不正確的。(史泰羅)。無論如何，對於東方哲學中的唯心主義及其認識來說，這樣說是不正確的，因為它正與之相反。】

【†在某種意義上是獨立的，但不是與它無關聯的。】

『所有結構根據它們需要承載的負荷重量，需要有一定強度的基礎，但宇宙的基礎是建立在真空點之上，遠比分子要小；事實上，要正確地表達這個真理，是在一個以太間的點上，這需要一個無限的心智來理解它。凝視一個以太中心的深處，其實類似於探尋天上以太的廣闊空間來尋找盡頭，只是有一個區別：一個是正極領域，而另一個是負極領域。...』

顯而易見，這正是東方的教義。他的以太間的點是神秘主義者的同質 (laya) 點，然而，這並不需要「一個無限的心智去理解它」，而只需要一種特定的直覺和能力來追蹤它在這個物質世界的藏身處。當然，同質中心是不能被產生的，但是以太間的真空是可以產生的——正如在空間中產生鐘聲所證明的那樣。然而，基利先生在談及行星懸浮理論時，他毫不自知地表達出一種神秘主義者的觀點，——

『就行星體積而言，從科學角度來看，我們會問：在行星間體積巨大的差異下，它們如何能夠保持一貫的和諧作用，而不產生混亂？我只能通過一個漸進的分析，來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從被創造者*固定的旋轉以太中心開始，它們具有吸引力或積聚力量。如果你問，是什麼力量賦予了每個以太原子不可覺察的旋轉速度(或初始脈衝)，我必須回答說沒有有限的思維能夠理解它是什麼。積累的哲學是唯一證明這種力量已被賦予的證據。如果我們這樣說的話，這種原子的區域展示了吸引力或磁性的，選擇性或推進性的，以及所有接收力和所有對抗力，這些都是大規模行星的特點；因此，隨著繼續積累，完美的等式保持不變。一旦這個微小的中心被固定下來，把它從原來的位置拉扯離開的力量，必然會大到足以把現存的最廣大的行星移動。當這個原子中性中心被移動時，行星必須跟著移動。中性中心從一開始就承載了所有積累的負荷，並且在永恆的空間中始終保持平衡。』

【*『更有可能的由宇宙電 (Fohat)。』這是一個神秘主義者的回答。】

基利先生以以下方式闡述了他的「中性中心」概念：——

『我們將設想，有一顆積累直徑為2萬英里左右的行星，而尺寸無關緊要；除了5000英里厚的地殼外，所有的物質都會發生位移，使得在地殼和普通台球大小的中心之間留下一個空隙，而若要移動這個小小的中心質量，所需要的力與移動5000英里厚的外殼的力一樣大。此外，這個小小的中心物質將永遠承擔地殼的負荷，使它保持等距；無論多麼強大的對立力量都無法將他們聚集在一起。在想象這個中心點上所承受的巨大負荷時，想像力就遇到瓶頸了，因為重量停止於這個地方...這是我們理解的中性中心。』

這也是神秘主義者對「同質中心」的理解。

很多人都認為上述是「不科學的」。但是，凡是不被物理科學認可並嚴格按照正統的方式進行的事物都是如此。除非該發明人自己的解釋被接受——他的解釋，正如觀察到的，從精神性和神秘學立場來看是非常正統，且在這方面與我們的解釋相同，不是來自於(聲稱精確)科學的唯物主義思辨——科學該如何回答那些已經被人們看到、並且無法否認的事實？神秘哲學揭示了它的一些最重要的至關重要奧秘。它如同珍稀的珍珠一樣，一個接一個地散落下來，遍布廣遠的地方，只有當被演化浪潮迫使時才這麼做，這股浪潮緩慢、悄無聲息地將人類引向第六種族的黎明。那些奧秘一旦脫離了合法繼承人和監護人的安全監護，就不再神秘了：它們落入了公共領域，不得不冒著落入自私之人手中的風險——即人類種族的該隱——是詛咒而不是祝福。然而，無論什麼時候，誕生像約翰·沃勒爾·基利發現以太力量的人——具有特殊的心靈感應和智力*，他們通常會得到幫助，而不是被允許自主進行；然而，如果任由他們自己摸索前行，很快就會淪為殉道者和無良投機者的犧牲品。他們得到幫助的前提是，不管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地，他們不應成為他們時代的額外危險：對窮人來說是一種危險，現在貧窮者是極富有者的每日犧牲品。†這有必要作一個簡短的題外話和解釋。

【*這種心靈感應能力的原因在後面給出。】

【†以上是兩年前寫的，當時對於「基利發動機」的成功抱持最高的希望。作者當時所說的每一句話都被證明是真實的，現在只對他到目前為期望的失敗作了幾句補充，該發現者自己也承認了這一點。儘管這裡使用了「失敗」一詞，但讀者應該從相對的意義上理解它，因為正如布盧姆菲爾德-摩爾女士解釋的那樣：『基利先生所承認的是，在他的第一和第二線的實驗研究中，由於無法將振動力應用到力學中，他只能要麼承認商業上的失敗，或者嘗試第三次從他的基礎或原則出發；通過另一個渠道尋求成功。』...這個「渠道」在物質層面上。】

大約12年前，在費城百週年展覽期間，作者在回答一位神智學者——基利先生最早的崇拜者之一——的懇切詢問時，向他複述了她在各處所聽到的消息，這些消息是她永不懷疑的。

據說，「自動馬達」的發明者，用卡巴拉主義者的行話來說，就是所謂的「天生的魔法師」。他將不會意識到自己完全的能力範圍，而只會開發自己在性格中發現和確立的那些能力——首先，因為他把它們歸咎於錯誤的來源，而無法讓它們充分發揮作用；第二，他無法將自己與生俱來的特殊能力傳遞給他人。因此，整個秘密不可能永久地交給任何人用於實際目的或用途。*

【*我們瞭解到，這些話不適用於基利先生的最新的發現；只有時間能顯示出他成就的確切限度。】

與生俱來這種能力的人並不罕見。之所以不常聽說他們，是因為他們從出生和死亡，在幾乎所有的情況下，完全不知道自己擁有異常的力量。基利先生擁有的能力被稱為「異常」，只因在我們這個時代鮮為人知，就像血液循環在哈維時代以前的情況一樣。血液是存在的，並且它在第一個由女性所生的人身上的行為與現在相同；人體中可以控制和引導以太振動力的原則也是如此。無論如何，它在一些凡人之中存在著，他們的內在自我與被稱為「以太最初誕生者」的禪那主群體有著原

初聯繫，這是由於他們得直接血統。從心靈感應的角度來看，人類被分為不同的群體，每一個都與最初形成心靈感應人類的禪那主群體之一相關連；(見第七節評註第 1、2、3、4、5 段)。基利先生在這方面備受青睞，而且，除了他的超感知能力外，他在機械方面還是一個智力天才，因此可能取得最令人驚嘆的成果。他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比任何凡人在這個時代直到今天都還要多，未受啟蒙至最後的奧秘。他所做的足以『用科學的錘子摧毀科學的偶像』——泥足的物質偶像——正如他的朋友們公正地預言和評價他的那樣。作者也從未想過要反駁布盧姆菲爾德-摩爾夫人，她在《心靈感應力和以太力》的論文中說，基利作為一名哲學家，『他有足夠偉大的靈魂、睿智的頭腦、還有崇高的勇氣，足以克服所有困難，並最終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探索者和發明家。』

她再一次寫道：——『基利應該帶領科學家們從沈悶的領域探索原始力量的開放領域，在那裡重力和凝聚力在他們的領地被擾亂而被轉移使用；從本源的統一中散發出形式多樣的無限能量，他將獲得不朽的名聲。如果他能證明宇宙是由一種神秘的原理所驅動的，而物質無論多麼完美地組織起來，都是絕對服從於這一原理的，那他將是現代世界中任何人都無法找到的對我們人類更大的精神恩人。在治療疾病方面，如果他能夠用大自然的優良力量來代替那些使人送死的巨大的物質力量，那他就應該得到人類的感激，並受到人類的感激。如果他和那些多年來日復一日地看著他進步的人對他的期望不太樂觀的話，他會做到這一切，甚至更多。』

在「神智出版協會」系列中作品(第 9 號)，同一位女士在她的小冊子《基利的秘密》中，引用了一篇文章中的一段，這篇文章是本卷的作者幾年前在她的期刊《神智學者》中寫的，內容如下：

『神智出版學會出版的第 5 號小冊子《什麼是物質，什麼是力》的作者在其中說：『科學家們剛剛發現了「物質的第四種狀態」，而神秘學者多年前就已經看穿超越第六種狀態，因此他們不需推斷第七狀態，而是知道這最後一種狀態的存在。』這個知識包含了基利所謂的「複合秘密」的秘密之一。許多人已經知道，他的秘密包括「能量的增加」，以太的絕緣，以及以太力應用於機械。』

正因為基利的發現將使我們瞭解到一個最神秘的秘密，這是一個永遠不被允許落入大眾手中的秘密，所以對於神秘主義者來說，他無法把他的發現推向合乎邏輯的終點似乎是肯定的事。不過這事以後再說。即使在其局限性下，這個發現也可能會帶來巨大的好處。因為：——

『這個天才以他的耐心和堅持不懈的精神，一步步地完成了他的研究，終有一天這個世界會尊敬他，他克服了巨大的困難，這些困難在他前進的道路上一遍又一遍地出現，對所人來說(除了他自己之外)似乎是無法逾越的前進障礙：但是，世界從未如此指向一個時刻，所有人都在準備迎接人類期待已久的新形式力量的到來。大自然總不願透露她的秘密，正在傾聽她的主人——必要性對她所提出的要求。世界上的煤礦無法長期承受日益增加的消耗量。蒸汽的功率已經達到了極限，不能滿足時代的要求。它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電力屏氣靜待，完全依賴著她的姐妹同事的到來。可船就像是停泊在錨上，等待著能夠使空中導航實現的力量。不同大陸的居民隔著大洋也將能容易交流，就像人們通過電話在家裡與辦公室聯繫一樣容易。一旦把這一神奇的發現應用到技藝和機械上，要想預見這一偉大發現的結果，想象力將不好使。當奪取王位的時候，它將迫使蒸汽退位，以太力將以如此強大的力量領導世界，為了文明的利益，任何有限的心智都無法預測其結果。勞倫斯·奧列芬特 (Laurence Oliphant) 在《科學宗教》的序言中說：『一個新的道德未來正在向人類開啓——毫無疑問，這是人類迫切需要的。。』在將以太力用於生活的有益目的，從而展開新的道德未來，如此廣泛，如此普遍。...』

神秘主義者準備向這位辭藻華麗的作家承認這一切。不可否認，分子振動是「基利的合法研究領域」，他的發現將被證明是美妙的——但只有在他手中且要通過他自己。到目前為止，世界只會

得到能安全托付的東西。也許，這位發現者自己還沒未完全明白這個斷言的真實性，因為他寫道，他絕對確信他將完成他所許諾的一切，然後將它呈現給世界；但是他一定會明白的，而且是在不久的將來。他對自己研究的描述就是很好的證明：——

『在考慮我的發動機的運作時，為了對它的運作方式有一個大概的瞭解，我們必須放棄所有關於按照壓力和排氣原理操作的引擎的想法，這些引擎通過蒸汽或其他類似氣體的膨脹撞擊一個支撐物，例如蒸汽機的活塞。我的引擎既沒有活塞，也沒有偏心軸，而且引擎內沒有任何壓力，不論大小或容量如何。

『我的系統，在每一個部分和細節上，在我力量的發展和它的每一個分支的運用上，都是建立在共鳴的振動上的。沒有其他方法來喚醒或發展我的力量，同樣也不可能根據任何其他原則來操作我的發動機。...然而，這才是真正的系統；從今以後，我的一切運作都要這樣進行，也就是說，在產生我的力量、運作我的發動機與大砲，都要通過導線來進行。

『在多年的不懈努力之後，我做了無數的實驗，不僅要建造許多最特殊的機械結構，還要對物質「以太」本身的現象性質進行最密切的調查和研究，這樣我就可以擺脫複雜的機械裝置，並且如我所稱，掌握我正在操作的這種微妙而奇特的力量。』

我們斜體字的段落，是直接與振動力應用的神秘方面有關的，也就是基利先生所說的「共鳴振動」。這個「導線」已是向下一階，即從純以太層面向下至塵世層面。這位發現者已經創造出了奇跡——「奇跡」這個詞並不誇大——當僅僅通過以太力來運作時，即阿卡莎的第五和第六原則。從一個6英尺長的「發動機」，他的設計縮小到一個「還沒有一隻老式銀表大；」這本身就是一個機械（而非精神性）天才的奇跡。但是，正如他的偉大的贊助人和捍衛者所表達的那樣布盧姆菲爾德-摩爾夫人所表達的那樣，『他一直在試驗的兩種形式的力，以及伴隨它們的現象，是彼此對立的。』其中一個是由他自己產生並通過他自己起作用的。若有人重複他做這件事，都無法產生同樣的結果。真正起作用的是「基利的以太」，而「史密斯或布朗的」以太則永遠沒有結果。迄今為止，基利的困難在於製造出一種機器，能在不受任何「意志力」或個人影響的干預下（無論操作者有意識或無意識），發展和調節該「力量」。在這方面，他失敗了，因為除了他自己，沒有人能操作他的「機器」。從神秘上來講，這是一個比他對他的「導線」所預期的「成功」更先進的成就。但是從第五和第六層面獲得的以太（或星光界）力量的結果，將永遠不會被允許用於商業和交通的目的。基利的生物體與驚人結果的產生有直接的聯繫，這可以證明自一個非常瞭解這位偉大發現者的人所發表聲明。

有一次，「基利引擎公司」的股東們曾把一名人員放到他的工作室，目的就是為了發現他的秘密。經過六個月的密切觀察，有一天他對基利說：『現在我知道該怎麼做了。』他們一起安裝了一台機器，基利操縱著力的開關。「那就試試吧，」對方回答。那人擰了擰旋塞閥，什麼也沒得到。『讓我再看你做一次，』那人對基利說。後者照辦了，機器立刻開動了。另一個人又試了一次，但沒有成功。然後基利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告訴他再試一次。他照做，然後瞬間產生了電流。這一事實，如果是真的，解答了這個問題。

我們被告知，基利先生將電定義為『某種形式的原子振動。』他在這一點上說得很；對但這是塵世上的電，且通過塵世的關聯。他估計——

分子振動是每秒 100,000,000 次
分子間振動是每秒 300,000,000 次
原子振動是每秒 900,000,000 次
原子間振動是每秒 2,700,000,000 次
以太振動是每秒 8,100,000,000 次

以太間振動是每秒 24,300,000,000 次

這證明了我們的觀點。使用神秘學術語解釋，在我們的層面上，沒有任何超出了「宇宙電的第四個兒子領域」的振動可以被計數或估算出一個大致的速率；或者那種對應於克魯克斯先生發光物質的形成運動，或者幾年前輕易地稱為「物質的第四狀態」。

如果要問為什麼基利先生不被允許超過一定的限制，答案很簡單；因為他已經無意識地發現的，是可怕的星光界力量，為亞特蘭提斯所知並命名為 MASH-MAK，被雅利安的聖人在他們的《武器知識》("Ashtar Vidya") 中以一個我們不願給初的名字命名。它是布爾·利頓《即將到來的種族》的「精氣」(vril)，也是我們人類即將到來的種族的精氣。精氣這個名字可能是虛構的；在印度，他們不懷疑這種力量是真實的，就像他們不懷疑他們聖人的存在，因為它在所有的秘密著作中都有提及。

正是這種振動力量，當它從一個安裝在飛行器上的阿格尼憤怒 (Agni Rath) 來瞄准軍隊時，根據《武器知識》中的指示，它可以輕鬆地將10萬名士兵和大象化為灰燼，就像滅掉一隻死老鼠一樣。它在《毗瑟奴《往世書》》中也被寓言化，在《羅摩衍那》和其他的作品中也有，在關於聖人迦毗羅 (Kapila) 的寓言中，他的目光使薩加拉 (Sagara) 國王的 60,000 個兒子的骨灰堆積如山，這在密傳的作品中被解釋，被稱為「迦毗羅之眼」。

難道允許這個撒旦般的力量增加到他們的無政府主義玩具庫存的嗎？這些玩具被稱為炸藥黏土、炸彈時鐘製作、爆炸橙子、「花籃」等等無辜名稱嗎？這種破壞性的力量，一旦落入某些現代的阿提拉 (Attila) 手中，比如嗜血的無政府主義者，會使歐洲在幾天內就處於它原始混亂的狀態，沒有人活著來講述這個故事——難道這種力量會成為所有人共同的財產嗎？

基利先生所做的是極度偉大和美妙；在他面前有足夠的成果來展示他的新系統，『通過揭示那些隱藏在物質世界背後的奧秘，使那些唯物主義的科學家們收回他們的驕傲』，而不管願不願意，不向眾人是揭示它。對於心靈感應者和通靈主義者——在歐洲軍隊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將第一個親自體驗到這些揭示出來的神秘的成果。如果這樣的力量被完全發現甚至公開宣佈的話，數以千計的人將很快發現自己（也許還有整個國家的人口）在藍色以太中。它的完整發現將過於早了幾千年，或者說幾十萬。只有當飢餓、苦難和低報酬勞動的洶湧澎湃洪水再次消退時，它才會在指定的地點和時間出現——當許多人的公正訴求得到滿足時，這將會帶來幸福；此時無產階級不再有名無實，且響響世界渴望麵包的可憐呼聲不再被忽視。這可能會因知識的傳播而加速，或增加工作和移民的機會，比現在有更好的前景，且某些新大陸可能出現。那麼，只有到那時，「基利引擎和力量」才會有需求，正如他自己和朋友原本設想的那樣，因為窮人比富人更需要它。

與此同時，他發現的力量將通過導線運作，如果他成功了，這對於當前這一代來說將足以使他成為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發現者。

從神秘學角度看，基利先生對聲音和色彩的論述也是正確的。聽他說話的樣子，就好像他是「眾神啓示者」的受撫養者，一輩子都凝視著「父母以太」深處。

基利在比較大氣和以太流（通過震動來分解空氣分子的發明所得到的）的稀薄性時，說道：——

.....『這就像鉑和氫氣一樣。氣的分子分離只使我們達到了第一個分支；第二是分子間的；第三是原子的；第四是原子間的；第五是以太的；第六分支是以太間的，或與發光以太的正向關聯。*在我的引言論證中，我認為這是所有原子的振動包絡。在我對原子的定義中，我不把自己局限在第六個分支，就我的研究證明而言，這個發光以太的粗大形式在第六個分支發展起來。†我想當今的物理學家們會把這個想法說成是幻想的一個瘋狂的怪物。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一種曙光將會照亮這

個理論，為科學研究帶來它的簡明性。目前我只能把它比作黑暗空間裡的一顆行星，科學的陽光還沒有照到它身上 ...』

【*這也是由神秘學者以其他名字所做的劃分。】

【†確實如此，因為它們之上有第七個，且在另一個更高的層面上開始了同樣的列舉，從第一到最後。】

『我認為聲音，像氣味一樣，是一種具有未知且奇妙稀薄性的真實物質，從被打擊的身體引導發出，並以每秒1,120英尺的速度拋出絕對的物質粒子，即原子間粒子；在真空是每秒 20,000 英尺。如此傳播的物質是被攪動物質的一部分，如果持續處於這種攪動狀態，經過一段時間的循環，就會被氛圍完全吸收；或者，更確切地說，將會穿過氛圍到達稀薄高點，相應於的分支狀態掌管著脫離其母體。』.....

『振動音叉設置後產生以太和弦的聲音，同時傳播他們的音調(複合的)，徹底滲透所有處於其原子轟擊範圍的物質。在真空中拍即鐘會釋放這些原子，其速度和體積與在戶外相同；如果鐘聲連續不斷地響上幾百萬個世紀，它就會完全恢復到它的原始元素；而且，如果真空室是密封且足夠堅固，那麼鐘周圍的真空空間將會由此生成的稀薄物質增壓到每平方英寸數千磅的壓力。在我看來，聲音的真正定義是原子平衡的擾動，使實際的原子微粒破裂；因此被釋放的物質一定是某種特定級別的以太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否有理由認為，如果這種流動持續下去，那麼物體就會因此失去它的元素，隨著時間的推移完全消失？所有的物體、動物、植物和礦物在原始上都是由這種高度稀薄的以太形成的，且它們只是在處於一種不同的平衡狀態下，才返回到它們的高氣態狀態。』...

『至於氣味，為了確切地瞭解它的極端和奇妙的稀薄程度，我們考量到只需一粒麝香，就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浸透大面積的氛圍；如果隔一長段時間後再進行測量，就會發現不會有明顯的減少。在氣味粒子的流動中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矛盾，那就是它們可以被限制在一個玻璃容器中！這個物質比裝著它的玻璃更加稀薄，但它卻無法逃脫。它就像一個篩子，篩子的網子大得可以穿過彈珠，但卻能留住細沙不使它通過；事實上，是容納原子物質的一種分子容器。這個問題使那些停下來認知到它的人感到困惑。但是，儘管氣味是無限稀薄的，但它與一種分支物質有著非常粗略的聯繫，後者支配著一種磁流(一種交感的流動，如果你願意這樣稱呼它的話)。這一分支與聲音很接近，但在聲音之上。磁流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與人腦接收和分配部分相吻合，隨時釋放出所接收的量乘以衰減的比率。這是心智能控制物質的一個偉大例證，它逐漸削弱物質直到溶解發生。相同比例的磁體逐漸失去力量而變得惰性。如果存在於心志和物質之間的關係能夠被等同並被保持下去，我們就會永遠活在我們的物質狀態中，因為就不會有物質上的削弱。但是，這種物理上的削弱，在它的終點會導致一種更高等發展的根源——即純以太從粗大分子中解放出來；在我看來，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摘自布盧姆菲爾德-摩爾 (Bloomfield-Moore)的論文《新哲學》)

我們可以注意到，除了一些小小的分歧之外，沒有任何開悟或煉金術士能從現代科學的角度更好地解釋上述現象，無論後者如何反對這種新觀點。這是純粹而簡單的神秘學，包括其所有基本原則，雖然可能不包括細節，但同時又包含現代自然哲學。

這種「新力量」，或者無論科學怎麼稱呼它，其影響是不可否認的——不止一位自然學家和物理學家，在參觀過基利先生的實驗室並親眼目睹其巨大影響後，都承認它的存在——它是什麼？它是不是一種「運動模式」，且也在「真空中」，因為沒有物質產生它，除了聲音以外——另一種「運動模式」，毫無疑問，一種由振動引起的感覺好比顏色？我們完全相信這些振動是產生這些感覺的臨近的——直接的——起因，這樣的，我們也絕對拒絕片面的科學理論，即認為除以太或大氣振動以外，沒有其他外部因素需要考慮。*

可以說，在這些現象的發生中，有一組超然的起因被啟動，這與我們狹隘的認識範圍無關，只能追溯到他們的源頭和他們的本性，並被開悟者的精神性能力所理解。正如阿斯克勒庇奧斯(Asclepios)對國王所說的那樣，它們是「無形的實體」——比如「出現在鏡子裡」，以及我們在夢中或異象中看到、聽到、聞到的「抽象形體」。那麼「運動模式」、光和以太與這些有什麼關係？然而我們可以看到、聽到、聞到和觸摸到它們，因此在我們的夢境中，它們與幻覺層面上的任何其他物體一樣真實。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實體主義者」並沒有錯(儘管他們的觀點過於擬人化和物質化，難以被神秘主義者所接受)，他們通過醫學博士奧根(M. S. Organ)夫人爭論說：『物體必須具有肯定的實體屬性，能與動物的感覺神經具有某種結構關係，否則就不可能有知覺。也不能在大腦、神經或心智上產生任何印象，不能刺激行動，除非有實際且直接的實質力量交流。』(當然，在這個充滿幻象和幻覺的宇宙中，「實質性」是指它的一般意義上；但在現實中並非如此。)『那力量可能是最精煉和昇華的非物質實體(?)。但它必須存在；因為人的任何感覺、元素或能力，如果沒有某種實質的力量與之接觸，都不可能有知覺，也不可能受到刺激而採取行動。這是遍及整個有機和心智世界的基本法則。在真正的哲學意義上，沒有所謂獨立的作用，因為每一力或實體都是與另一力或實體相聯繫的。我們可以同樣真實和理智地斷言，沒有任何物質具有固有的味覺屬性或嗅覺屬性——味覺和氣味只是由振動引起的感覺；因此，這只是動物感知的錯覺...』】

XI. 論元素和原子

從科學和神秘學的立場來看。

當神秘學家談論「元素」和在那些地質年代中生活的人類，根據英國最好的地質學家之一的觀點*，無法確定其持續時間與物質的本質，這是因為他知道自己正在談論什麼。當他說「人」和元素時，他既不是指目前的生理學和人類學形式的「人」，也不是指那些假設性概念的基本原子，即存在於科學頭腦中極其稀薄物質的實體抽象；也不是古代的複合元素。在神秘學中，元素無論如何都有「初始」的意思。當我們說「元素的人」時，我們指的是人類的起始和初步輪廓，處於未完成和未發展的狀態，因此，它以潛伏的形式存在於人類的身體之中，在他們的一生中只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偶爾形成形體；或者幸存於死去肉體一段時間的形體，也就是所謂的「亡靈」。†至於「元素」若用於形而上學，它指的是最初的神聖的人，而不是凡人；並且，當此術語用於物質時，是處於最初未分化狀態的初生物質，或者處於基質永恆一般的狀態，及同質狀態的，只會定期地分化，並且在這種分化過程中處於一種異常狀態——換句話說，這是感官的暫時錯覺。

【*那位傑出的地質學家在回答一位朋友時寫道：...『在答復您的信時，我只能說，目前，甚至永遠都不可能將地質時間大約所小到年分，或甚至千年。』（簽名威廉·彭格里，F.R.S.）】

【†柏拉圖說非理性、狂暴的元素是『由火、氣、水和土組成』，這指的是亡靈惡魔。（見《蒂邁歐篇》）】

至於所謂的「元素原子」，神秘學者在稱呼它時所指的含義，類似於印度教稱梵天為「原子」（Anu）。不止一個化學家沿著煉金術士所出的道路，去尋找的每一個元素原子，這些在他們堅定的信念中（當不是認知中時），都是一個靈魂；不一定是一個脫離肉體的靈魂，而是印度教所說的單體（jiva），一個潛在生命力的中心，裡面有潛在的智能，且在複合靈魂的情況下——是一種智能活躍的存在，從最高到最低的階層，是有著或多或少分化的形體。只有一個形而上學者——一個東方形而上學家——才能理解我們的意義。所有這些「原子-靈魂」都是源自「一」的分化，其關係就像神聖靈魂——菩提——與它活化和不可分割的精神（阿特曼）之間一樣。

現代物理學在借鑒古人的原子理論的同時，忘記了最重要的一點學說；因此，它們只能吃到果皮，永遠也吃不到果仁。他們在採用物理原子的過程中，留下了一個發人深省的事實，即從安納薩哥拉斯（Anaxagoras）到伊壁鳩魯（Epicurus），到羅馬的盧克萊修（Lucretius），最後到伽利略（Galileo），所有的哲學家都或多或少地相信有生命的原子，而不是所謂的「野蠻」物質的不可見微粒。在他們看來，旋轉運動是由更大的原子（也就是更神聖和純粹的）強迫其他原子向下而產生的；較輕的原子被同時向上推。它的密傳含義是，分化的元素在通過存在的週期間階段時，是不斷地向下和向上的環形曲線，直到每一個元素再次到達其起點或誕生地。這種思想是形而上學的，也是物質性的；隱藏的解釋採納了「眾神」或靈魂以原子的樣貌，作為產生所有效應的起因，是由神聖天體在塵世的分泌物造成的。*古代哲學家，甚至猶太的卡巴拉主義者，從未將精神與物質分離，反之亦然。一切都起源於一，又從一出發，最終又回到一。『光變成熟，並凝結成熾熱的粒子們；它們被點燃後，變成又冷又硬的顆粒，又圓又光滑。而這稱為靈魂，被禁錮在物質的外衣裡；』†原子們和靈魂們在啟蒙者的語言中一直是同義的。「旋轉的靈魂們」（Gilgoolen）是許多博學的猶太人都相信的教義（參見麥肯齊的皇家共濟會百科全書），密傳上沒有其他含義。博學的猶太受啟蒙並非只是指「應許之地」巴勒斯坦，而是指涅槃，如博學的佛教徒和婆羅門所做的那樣——永恆者的胸懷，以亞伯拉罕的胸懷為象徵，以塵世的巴勒斯坦為代表。‡「靈魂-原子」『穿過七個行星房間』具有同樣的形而上學和物質上意義。後者的含義是它溶解成以太時（見《揭開伊西斯的面紗》，第一卷，第297頁）。即使是典型的無神論者和唯物主義者伊壁鳩魯，也深知並相信古老的智慧，他教導靈魂（與不朽的精

神完全不同，前者潛藏在其中，就像在每一個原子微粒中一樣)是由最光滑、最圓、最精細的原子所形成的一種細膩、柔軟的物質所組成的。

這表明古代的啓蒙者的思想，受到了凡俗古代人或多或少的追隨，用「原子」一詞指一個靈魂、神靈或天使，是永遠隱藏的眾因之因的最出誕生者；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的教導變得可以理解了。他們和他們的後繼者一樣宣稱，眾神與神靈、天使或「惡魔」的存在並非獨立於普遍充實，或在普遍充實之外，而是在其內部。在整個生命週期中，只有這個充實是無限的。他們承認並教授了許多現代科學現在告訴我們的東西——也就是說，存在著一種原始的「世界填充物或稱宇宙基質」，從而產生眾世界；此基質永遠都是同質的，除非在它的週期性存在期間，它在無限空間中的普遍瀰漫中進行了分化；並逐漸從其形成恆星體。他們教導諸天的旋轉、地球的自轉、日心系統、和原子漩渦——原子們——事實上靈魂和智能體們。但那些「原子論者」是精神上的、最先驗的和哲學上的泛神論者。他們不曾設想或夢想過那種畸形對立的後代，這是我們現代文明種族的噩夢；即認為——在一方面，是無生命的物質，自我引導的原子們，而在另一方面，是一個超宇宙的神。

【*柏拉圖使用了紊流元素的「分泌物」這個詞(蒂邁歐篇)。】

【†瓦倫蒂諾斯關於《吉爾居爾教義的密傳論文》。】

【‡當然，受過教育的猶太人不會相信這個寓言的字面意思——即，在埋葬於外國的猶太人遺體內，包含著一種無法安息的靈魂原則，直到通過一種叫做「靈魂旋轉」的過程，不朽的粒子再次觸及「應許之地」的神聖土壤。這意義對神秘學家來說是顯而易見的。這個過程應該通過一種輪回來完成，這種心靈感應火花傳遞通過鳥、獸、魚和最微小的昆蟲。(參見《皇家共濟會》"Cyclo. Mackenzie.")。這個寓言與身體的原子有關，每個原子在到達最終狀態之前，都要經歷各種形體。此最終狀態是每個原子出發的第一個起點——它的原始同質狀態。但「靈魂的旋轉」(Gilgoolen)的原始含義是靈魂們或自我們的轉世。『所有的靈魂進入「旋轉」(gilgoolah)』，進入一個循環或旋轉的過程，即他們都在轉世的循環道路前行。有些卡巴拉學派將這個教義解釋為只是一個邪惡靈魂的煉獄。但實際並非如此。】

這裡展示一下古代啓蒙者的教導中，單體是什麼以及它的起源可能會有幫助。

現代精確科學一旦開始走出青少年期，就會意識到一個偉大而迄今密傳的公理，即在精神性、心靈感應性或物質存在的領域中，任何事物都不能從虛無中產生。在顯化的宇宙中，任何起因都有相應的效應，無論是在空間上還是在時間上；也不可能有任何結果沒有原始起因，而此起因又要歸因於一個更高的起因——那最終的、絕對的起因對於人類將仍是一個不可理解的無因之因。但即使這也不能算是一個解決方案，如果有必要討論，也必須從最高的哲學和形而上學的角度去看待，否則最好不要接觸這個問題。它是一種抽象，人類的理性——無論受過怎樣形而上的訓練——一到它的邊緣就會顫抖，有崩潰的危險。這可以向任何歐洲人展示，只要他打算通過真正的吠檀多信仰來解決關於存在的問題。讓他閱讀和研究商羯羅(《智慧冠寶》"Viveka Chudâmani")*中關於靈魂和精神的崇高教義，讀者就會明白他在說的是什麼。

【*由神智學者，莫希尼查特吉翻譯為《智慧冠寶》，1886年。(見《神智學者》，七月和八月期)。】

而基督徒教導人類靈魂是神的氣息——被他創造而半永久存在，即，有開始，但沒有結束(因此不能稱為永恆)——神秘學教義說：『沒有什麼是創造出來的，只有轉化。在這個宇宙中，任何東西若不是早已在宇宙中——從一個地球到一個模糊的、快速的想法——否則不可能在此宇宙中顯化自身；主體層面上的一切都是永恆如是；如同客體層面上的一切都是不斷變化的——因為是暫時的。』

根據古德所定義的，單體即「不可分割的事物」，與我們給出的含義不同；在這裡，單體被解釋為與菩提和高等心靈相結合的阿特曼 (Atma)。這三元組是一體和永恆的，在結束所有有限和虛幻的生命時，後者被吸收在前者中。只有從顯化宇宙的初始階段開始，才可以通過單體的朝聖過程和它暫時載體的變化來追蹤。在沈睡期 (或稱兩個顯化期之間的中間時期) 時，它失去了它的名字，就像當人的真正自我在高級三摩地 (超覺狀態) 或最終涅槃中融入梵天時，就會失去名子。用商羯羅的話來說：『當弟子獲得了那原初意識，絕對的幸福，其中的本質就是真理，沒有形體和行動，就像一個演員 (脫下) 服裝一樣，放棄了這個由阿特曼假定的虛幻身體。』因為菩提 (極樂鞘) 只是一映著絕對極樂的鏡子；而且，該映像本身也尚未脫離無知，也不是至高精神，因為它受制於有限，是原質的一種精神性更改，是一種效果；只有阿特曼是萬物的遍一真實永恆基質——本質和絕對知識 (Kshetragna)*。在神秘哲學中，它被稱為「遍一見證者」，而當它停留在天界時，被稱為「業力的三個見證者」。

【*現在福音書的修訂版已經出版，舊版本中最明顯的誤譯也得到了糾正，人們將更好地理解聖約翰五、六和七的文字：『並且有精神作見證，因為精神就是真理。』在錯誤翻譯版本中接下來提到「三個見證人」，這以前一直被認為代表「聖父、話語和聖靈」，非常清楚顯示了這位作者 (聖約翰) 的真正意思，並更加有力地將他的教義與商羯羅的教義聯繫一起。如果它們與偉大吠檀多教師更具哲學性的陳述無關或無聯繫，那麼句子「有三個作證：聖靈、水和血」意味著什麼？吠檀多教導談到鞘 (人內在的原則) 如生命 (Jiva)、智力鞘 (Vignanamaya) 等等，在物質顯化中是「水和血」或稱生命；並且補充道，阿特曼 (精神) 是唯一在除去鞘後剩下的東西，且它是唯一的見證者，或綜合的統一性。而不那麼精神性和哲學的學派，僅僅著眼於三位一體從「一」中產生了三個見證人，因此這與塵世的關聯比與天上層面的關聯更多。】

既然阿特曼 (我們的第七個原則) 等同於普遍精神，而人的本質又與它等同，那麼單體是什麼呢？它是從原初「七者」所放射出數以百萬計射線的同質火花——又再更進一步七重劃分。它是從未被創造射線 (一個奧秘) 所散發出的火花。在密傳佛教中，甚至是北方外傳佛教中，本初佛 (Chogidangpoi sangye) 是遍一未知的，沒有開始或結束，相同於梵和無限 (Ain-Soph)，從它的黑暗中發出明亮的光線。

這是邏各斯 (最初)，或金剛總持 (Vajradhara)，最高佛 (也稱 Dorjechang)。他作為所有奧秘的主，不能顯化，但會把他的心發送到顯化的世界——「鑽石心」，金剛薩埵 (Dorjesempa)。這是創造的第二邏各斯，從它散發出七禪那佛 (在外傳的掩蓋是五個)，稱為「無父母」 (Anupadaka)。這些佛是來自非實體存在的世界 (無形體界) 的原始單體，其中的智能體 (僅在該層面上) 在外傳系統中既沒有形狀也沒有名稱，但在神秘哲學中它們有各自不同的七個名稱。這些禪那佛憑借禪那的力量，而從自身散發出或創造出天上的自我——超人類菩薩。在塵世上每個人類週期的開始時，他們會根據個人的功德，偶爾會成為人類之子的菩薩，之後他們可能會以人類佛 (Manushi Buddhas) 的身份再次出現。因此，「無父母」 (或禪那佛) 等同於婆羅門的「心智所生之子們」——無論源自梵天的或三相神其他兩者的，因此也等同於聖人們 (Rishis) 和生主們 (Prajapatis) 相同。因此，在《隨歌》 (Anugita) 有一段話，若以密傳的方式閱讀，明顯展示了相同的觀念和體系，儘管使用了另一種意象。它說：『無論此世界上有什麼實體，可動或不可動，它們都是最先被消融的 (在沈睡期)；接下來消融的元素產生的發展 (塑造可見宇宙)；並且，在這些發展 (進化的實體) 之後，是所有的元素。這就是實體向上分級。眾神、人、乾闥婆、畢捨遮、阿修羅、羅剎，所有的一切都是由自性 (原質，或可塑性) 創造的，不是由行為，也不是由起因』——即不是由任何物質起因造成的。

『這些婆羅門 (聖人生主?) 是世界的創造者，一次又一次地在這裡 (塵世上) 誕生。它們所產生的一切，在適當的時候，都溶解在那五大元素中 (五禪那佛，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七禪那佛，也被稱為人類的元素們)，就像溶解於大海中的波濤。這些五大元素在任何方面都超越了構成世界的元素 (粗

大元素)。而從這五元素(精微物質)*中解脫出來的人就達到了最高的目標。「生主(梵天)僅憑心智創造了這一切，」即，通過禪那，或稱抽象冥想和像佛那佛般的神秘力量(見上)。顯然，這些「婆羅門」等同於天上禪那佛的(塵世)菩薩。兩者作為原始的、智能的「元素們」，創造或散發出單體們，而這些單體在那個週期注定成為人類；在此之後，他們進化自己，或者說，擴展自身，成為天上和塵世的菩薩或婆羅門，最終成為簡單的人——『世界的創造者們一次又一次在此塵世上誕生』——確實。在北方的佛教體系，或流行的外傳宗教中，它教導說每一個佛在塵世宣講善法的同時，也同時顯化在三個世界中：在無形體世界中是禪那佛，在有形體世界中是菩薩，在最低慾望世界(或我們的世界)中，是人類。密傳教導與此不同：神聖的，純粹的本初佛單體顯化為普遍菩提(大菩提Maha-buddhi_印度哲學中的「偉大」(Mahat))，是神聖智能的根源，是精神性的、無所不知、和無所不能的，是最高世界靈魂或邏各斯。它的下降『像從永恆之火中蔓延出來的火焰，此火不動、不增不減，始終如一地直到存在週期的結束』，並世俗層面上成為普遍生命。從這個有意識的生命層面射出光之子們(生命的邏各斯們)像七隻火舌；然後是沈思的禪那佛：他們無形體父親的具體形式——光之七子們，仍然是它們本身，能對其應用婆羅門神秘語：『你是「那個」——梵。』正是從這些禪那佛中散發出他們的影子們(chhayas)，即天上層面的菩薩，是超塵世菩薩的原型，是塵世佛的原型，最後是人的原型。「光之子七子」也被稱為「星星們」。

【*「精細物質」(Tanmatras)字面上是無性質元素的類型或雛形；但在密傳教導上，它們是進化成為宇宙元素的原始本體，這是在古代所賦予的意義上，而不是物理學的意義上。它們是邏各斯們，是邏各斯的七散發物或射線。】

根據神秘學的教義，一個人類實體誕生時所屬的星星，在一個顯化期內的所有轉世中都將永遠是它的星星。但這不是他占星學上的星。後者與人格有關，前者與個體性有關。那顆星的「天使」，或稱禪那佛，將在該單體的每個新轉世中，作為引導或僅僅是主持的「天使」，單體是他自己本質的一部分，儘管此單體的載體--人，可能永遠對這個事實一無所知。開悟者們都有每一個自己的禪那佛，他們年長的「雙生靈魂」，他們知道這一點，稱其為「父親靈魂」和「父親-火」。然而，只有在最後和最高的啟蒙時，當他們與明亮的「形象」面對面時才得知它。在布爾沃·林頓(Bulwer Lytton)用他最具靈感的情緒來描繪扎諾尼(Zanoni)與其光輝體(Augoeides)面對面時，他對這個神秘事實瞭解多少呢？

邏各斯是未顯化和顯化的話語，被印度教徒稱為「自在主」(Iswara)，意為「主」，儘管神秘學者給它另一個名字。吠檀多學者說，自在主是大自然的最高意識。『這最高的意識，』神秘學者回答：『只是顯化邏各斯世界中(或在幻象層面)的一個合成性單元；因為它是禪那主意識的總和。』商羯羅說到『哦，智者，請消除「非精神即精神」的觀念。』在最後的梵狀態中，阿特曼是非精神，而自在主或邏各斯是精神；或者，就像神秘主義解釋的那樣，它是顯化活躍神靈的複合統一體，是所有塵世單體的母源和苗圃，再加上它們的神聖映像，從邏各斯發散出來且，各自再其時間頂點返回到邏各斯。有七個主要的這樣禪那主群體，這些群體將在每一種宗教中被發現和承認，因為它們是原初七射線。神秘主義教導我們，人類被劃分為七個獨特的群體及其分支，包括心智上、精神上 and 肉體上。*單體，若視為遍一，則位於(宇宙和人)的第七原則之上；若視為三元組，則是複合性單元的直接輻射後代，而不是「神」的氣息(和從虛空中誕生的特殊創造)，那單元如此被稱為「神」；因為這種思想是很不符合哲學的，而且貶低了神，把它拖到一個有限的、具屬性的限制。正如《智慧冠寶》的譯者所表達的那樣——儘管在沈睡期的最深處和顯化期最活躍時，自在主是不改變的「神」』... 仍然『在(他)之上的是「阿特曼」，它的帳篷周圍是永恆幻覺的黑暗。』*這些「三元組們」出生在同一個父母行星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同一個行星神靈(禪那佛)的輻射物，且在他們所有塵世生命和轉世中，是姐妹或「雙生靈魂」。†

【*因此，有七個主要的行星，是七個神靈所居住的層面，在各自之下都有一個受其引導和影響的人類群體誕生。總共只有7個行星(特別與地球相連)和12個宮，但它們有無數相位的可能組

合。由於每個行星都可以在 12 個不同的相位與其他行星相結合，因此它們的組合幾乎是無限的；事實上，就像人類屬種中有無數種的精神性、心靈感應性、智力性和身體能力一樣，每個種類誕生於七大行星和無數行星組合之一的影響下。見《神智學者》，1886 年 8 月。】

【†現在有個普遍誤解，即認為古人未提及其他行星，所以只知道七顆行星，這完全是基於對他們神秘學說的一般無知。問題不在於他們是否意識到後來發現的行星的存在；而是他們對四位外傳和三位密傳的偉大神靈——「星-天使們」——的崇敬，有其特殊原因。作者大膽地說有這樣一個原因，即此原因。如果他們知道的行星和我們現在知道的一樣多（而且這個問題目前何種方式都很難解答），他們與他們的宗教崇拜關聯在一起的仍然只有七個，因為這七個直接而特別地與我們的地球聯繫在一起，或者用密傳術語來說，與我們的星球的七重環。（見上述）】

【†這與基督教的三位一體的概念是相同的，只不過是更形而上學的——「三合一」——即，普遍的「超靈」，顯化在兩個高等層面，菩提和心靈層面；這就是三位一體，形而上的，而不是人格化的。】

這是每個時代和每個國家的每一個高等啟蒙者所知道的：「我與我父是一體的。」耶穌說如此說（《約翰福音》X.30）。*當他在其他地方說（xx. 17）：『我升到我的父和你的父那裡。』意思與剛才所說的相同。這只是為了表明，被他所吸引的弟子和追隨者群屬於同一個禪那佛、「星星」或「父親」，屬於同一個行星領域和劃分。對於這種神秘教義的知識，能在《白蓮田園詩》（"The Idyll of the White Lotus"）的評論中得到了體現，舒巴羅先生寫道：『每一個佛在他最後的啟蒙中，會遇到先前時代所有成佛的大開物者... 每一類的開悟者都有自己的精神交流紐帶把他們編織在一起。... 要進入這樣的同胞關係唯一可能和有效的方式... 是通過將自己置身於精神性光芒的影響之中，這是由自己的邏各斯所散發出的。我可以在此進一步指出... 若這些人要發生這樣的交流，他們的靈魂需從同一種神聖射線中獲得生命和養分，且就像「核心精神太陽」輻射出七射線一樣，所有的開悟者和禪那主都可分為七類，每一類都由神聖智慧的七形體或顯化中的一種來引導、控制和映照。』（《神智學者》1886 年 8 月）

【*下面的句子顯示了天使單體和人類單體的同一性，同時也顯示了他們的幻覺區別：『我父比我偉大。』（《約翰福音》XIV.26）；『你們要榮耀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V.16）；『義人要在他們父的國裡發光』（不是我們的父）（《馬太福音》XIII.43）『豈不知你們是神的一個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嗎？』（《哥林多前書》1 iii. 16）；『我升到我的父』等等。】

這就是「光之七子」——以他們的行星命名，（一般人）經常將它們等同——即土星、木星、水星、火星、金星和——想必是現代批評家的觀點，他們只觸及古宗教的表面*——太陽和月亮，根據神秘的教義，它們綜合上是我們的天上父母，或「父親」。因此，如上所述，就事實和性質而言，多神論確實比擬人的一神論更為哲學和正確。土星、木星、水星和金星，這四顆外傳的行星，以及另外三顆必須保持匿名的行星，這些天體與地球進行直接星光性和心靈感應性的交流，是它的指導者和守望者——在道德上和肉體上；可見的星球用它的外在和內在的特性來裝飾我們的人性，而它們的「統治者們」或教長們賦予我們單體和精神能力。為了避免產生新的誤解，讓我們聲明，在這三個秘密的星球（或「星-天使」）中，不包括天王星和海王星；不僅因為在古代聖賢沒有以這些名稱稱呼它們，而且因為它們和其他所有行星一樣，無論有多少，都是我們太陽系中其他行星七重鏈的神靈和守護者。

【* 採用這些行星僅是為了決疑占星術的目的。占星神譜的劃分與此不同。太陽是一顆中央恆星而不是行星，它與我們星球的七行星之間存在著更為神秘和隱秘的關係。因此，太陽被認為是所有七「父親們」的偉大父親，這解釋了在迦勒底和其他國家中七位和八位偉大神靈之間的差異。地球與月球——它的衛星——都不是星星，因為另一個原因——只是密傳目的的替代品。然而，即使

在計算中排除了太陽和月亮，古人似乎已經知道了七大行星。到目前為止，如果我們排除地球和月球，我們還知道多少？七顆，僅此而已：七顆主要行星，其餘的都是小行星而不是行星。】

最後發現的兩顆大行星也不像其他行星那樣完全依賴太陽。否則，如何解釋海王星比地球接收到的光少 900 倍，天王星少 390 倍，且它們的衛星顯示出逆旋轉特性，是太陽系中其他行星所沒有的。無論如何，我們這些話也適用於天王星，儘管最近此事實再次開始有爭議。

當然，對於那些把存在物的普遍階層與自己的分類體系混為一談的人來說，這個主題僅僅被認為是異想天開。然而，在這裡，神秘的教導陳述了簡單的事實，要麼接受或拒絕，視情況而定。有些細節，由於其偉大的形而上學的抽象性，是不能觸及的。因此，我們只是說，只有七個行星與我們的地球有如此密切的聯繫，就像太陽之於他體系中所有服從他的天體一樣。事實上在這些天體中，天文學只知為數不多的主行星和副行星，看上去已經夠可憐的了。*因此，可以推斷出還有許多尚未被發現的行星，大小不一，但古代天文學家——他們所有受啟蒙的開悟者——肯定已經意識到它們的存在。但是，由於它們與眾神的關係是神聖的，所以必須保持神秘，其他各種行星和恆星的名稱也是如此。

【*當我們想起著名的天文學家赫謝爾爵士 (Sir W. Herschell) 用他的高倍望遠鏡，僅僅在天球的赤道面上測定，在大約以地球為中心的地方，每小時通過的星星數量達到16,000顆；把這個計算應用到「銀河系」的整體上，他發現其中不少於一千八百萬個太陽——難怪拉普拉斯在和拿破侖一世談話時，把上帝稱為一種假設了——對於精確的物質科學來說，這是毫無用處的推測。神秘形而上學和超驗哲學將單獨能夠在這個方向，揭開不可穿透面紗的最小的角落。】

除此之外，甚至羅馬天主教神學也提到『掌管著這個地球各國命運的七十顆行星』；除了錯誤的應用以外，這種傳統比現代精確天文學更有道理。七十個行星關聯於以色列人的七十個長老 (Numb.11,16) 因為這裡意指行星的統治者，而不是行星本身；而 70 這個詞是一個掩飾，按指 7×7 的細分。如前所述，每個民族和國家都有自己的直接守望者、守護者和天上的父親——一個行星神靈。我們願意將以色列自己的國家神耶和華留給以色列後裔，是土星 (Sabaoth or Saturn) 的崇拜者；因為神的選民的單體們乃是他自己的，《聖經》也從來沒有把這事當作秘密。只有英文 (新教)《聖經》的文本，一如既往地的《七十士譯本》和《武加大譯本》不一致。因此，在前者讀到的是(《申命記》. xxxii., 8 and 9)：『當至高者 (不是耶和華) 將他們的遺產分給列國的時候...他照以色列人的數目定百姓的界限，』《七十士譯本》中則是『根據天使的數目』(行星天使)，這更符合真理和事實。此外，所有文本都同意『主(耶和華)的部分是他的子民；雅各是他的遺產的份。』(《申命記》. xxxii. 9)；這就解決了問題。「主」耶和華把以色列作為他的部份——其他國家和這個特定的國家神有什麼關係？那麼，讓「天使加百列」來守護伊朗，「米克爾-耶和華」來守護希伯來人。這些不是其他國家的神靈，很難理解基督徒為什麼要選擇一個神然後反抗他的誠命，而耶穌是第一個起義反抗的。

單體 (靈魂) 的行星起源和它的能力被諾斯替派所教導。在它到達塵世的路，就像從塵世回來的路上一樣，每一個在「無限之光」*中或從它出生的靈魂，都必須通過七個行星區域。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古老的宗教的純粹天上人和天神，已經成為瑣羅亞斯德教的七天使，阿里曼 (Ahriman) 的大臣們，『個自栓於他的行星』(見奧利金的圖表備份)；對於婆羅門來說，則是阿修羅和一些聖人——有善的、惡的、漠然的；在埃及的諾斯替派中，托特或(赫爾墨斯)是七者之首，奧利金給他們起的名字是阿多乃 (Adonai)，太陽的神靈；道 (Tao)，是月亮的神靈；愛洛伊 (Eloi)，木星的神靈；薩堡 (Sabao)，火星的神靈；奧萊 (Orai)，金星的神靈；阿斯塔法 (Astaphai)，水星的神靈；伊爾達博 (Ildabaoth，耶和華)，土星的神靈。最後，《直覺智慧》("Pistis-Sophia") 被現代外傳斯諾替信仰最偉大的權威，已故的金 (C. W. King) 先生，稱為「諾斯底主義的珍貴紀念碑」- 這份古老的文件雖然因宗派目的被歪曲，卻回響了那些古老時代的信仰。天體 (行星) 的星光體統治者從他們自己的基質

中(『從他們眼中的淚水和痛苦的汗水中』)創造了單體們(靈魂們)，賦予單體一絲神聖之光，這是它們的基質。這將在第二卷中展示，為什麼這些「黃道和天體之主們」被教派神學轉變成基督徒反叛的天使；他們從祆教的七天使借來的，但不理解這個寓言的意義。(見第二部《七靈魂》和此部分《眾神、單體和原子》第十五節)

【* 金(C. W. King)把它等同於『東方所嚮往的至善，即佛教的涅槃』，是完美的休息，伊壁鳩魯派的「無痛苦」(Indolentia)，這在表達上儘管看起來很輕率，但也不是完全不真實。】

一如既往，那些從一開始就是或曾是神聖、純淨和精神性的東西，由於人類觀念的扭曲稜鏡所產生的分化，而變得人性化和不純淨，如同反映了人的罪惡本性。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他「神靈」的崇拜者開始厭惡土星這顆行星。耶和華之前被奧菲特派(Ophites)和《雅捨記》("Book of Jasher")中視為土星之子或伊爾達-寶特(Ilda-Baoth)，而在土星座下誕生的國家，例如猶太人，使它成為耶和華，且他們與在木星、水星或其他行星(除了「土星-耶和華」)下誕生的人永遠在戰鬥；儘管有宗譜和預言，啟蒙者耶穌(或約書亞)——「歷史上」耶穌參考的原型——沒有純正的猶太血統，因此他不承認耶和華；他也不崇拜任何行星神靈，除了他自己的「父」，他知道他的「父」，他像每一個高等啟蒙者一樣和他交流，『精神對精神，靈魂對靈魂。』這幾乎無法予以異議，除非評論家能令人滿意地解釋，第四福音書的作者為什麼讓耶穌在他與法利賽人爭論的時候，說出奇怪句子(第八章)。

『我知道你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 我所說的，是在我的父那裡所看見的。你們聽見從你們父那裡來的，就去行 ... 你們做你們父的事 ... 你們是屬於你們自己的父，魔鬼 ... 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裡沒有真理。當人說謊，是出於自己。因為他父也是說謊的，他父也在其中。』等等。

【*亞伯拉罕和土星在星象符號學上是相同的，他是耶和華猶太人的祖先。】

法利賽人的「父」是耶和華，因為他等同於該隱、土星、祝融星(Vulcan)等一樣——是他們生於其下的星球，也是他們所敬拜的神靈。顯然，這些話和訓誡中一定有某種神秘的含義，儘管翻譯錯了，因為他曾威脅任何說自己兄弟愚蠢(raca)的人，都將受到地獄之火的懲罰(《馬太福音》V.22)。顯然，再一次地，行星並非僅是在太空中閃爍的球體，或沒有任何目的地發光，而是不同存在的領域，這些領域的存在對於世俗的人來說是未知的；然而，它們與人類和行星有一種神秘的、不間斷的、強大的聯繫。每一個天體都是一個神靈的殿，而這些神靈是神(未知的「非精神」)的各個殿。宇宙中沒有世俗的東西。整個大自然都是神聖的地方，正如楊所說：——

『每一顆星星都是一座宗教殿堂。』...

因此，所有外傳的宗教都可以被證明是密傳教義的偽副本。現代人對於唯物主義的反動，應該歸咎於祭司階層。最新的外傳宗教通過崇拜、並強制大眾崇拜異教理念的外殼，將西方國土變成了一個地獄，其中上層階級崇拜金牛犢，下層無知的群眾被迫用泥腳崇拜偶像。

古代我們偉大的導師

XII. 穿上新衣的古代思想

現代科學是扭曲的古代思想，僅此而已。然而，我們已經看到了具有直覺的科學家在想什麼，在忙碌於什麼；現在讀者可以得到更多的證據，證明不止一個皇家科學學會院士 (F.R.S.) 正在無意識地接近被嘲笑的秘密科學。

關於宇宙進化論和原初物質問題，現代的推測不可否認是古代思想的延續，而通過最近的相互矛盾的理論得到改進。但整個基礎歸於希臘和印度的古代天文學和物理學，在當時通常被稱為哲學。在所有雅利安和希臘的思辨中，可見到一種變即一切、無組織的、同質的物質或混沌的概念，現代科學家將其重新命名為「世界填充物的星雲狀態」。阿納薩哥拉斯 (Anaxagoras) 在他的同質論 (Homoiomeria) 中稱之為「混沌」的東西，現在被 W.湯姆森 (Thomson) 爵士稱為「原初流體」。印度和希臘的原子論者——卡那達 (Kanada)、盧克利普斯 (Leucippus)、德謨克利特 (Democritus)、伊壁鳩魯 (Epicurus)、盧克萊修 (Lucretius) 等等，現在都像一面清晰的鏡子一樣，反映在我們現代原子理論的支持者們的身上，從萊布尼茨的單子開始，到湯姆遜爵士的「漩渦原子」結束。*誠然，古老的微粒理論被否定了，取而代之的是波動理論。但問題是，但問題是，是否後者能夠如同前者一樣牢固地確立，而不會輕易被廢黜呢？《揭開伊西斯的面紗》充分討論光的形而上學方面：——

【*由心靈引發的元素漩渦並沒有在現代轉化後改進。】

『光是首先誕生的，是至高者的最初散發物，且光就是生命，福音傳道者和卡巴拉主義者如此說。兩者都是電——生命原則，是遍及宇宙的世界靈魂，是萬物的電活化者。光是偉大的變幻術師，在建築師的神聖意志下* (準確地說是建築師們，被統稱為「建造者」，且集體上是「一」)，它無所不能的多樣波動創造了一切形式和所有的生物。從它膨脹的電力胸懷中，湧出物質與精神。在它的光線中存在著所有物理和化學作用的開端，以及所有宇宙和精神現象的開端；它能活化也能導致混亂；它賦予生命，也產生死亡，從它的原始點逐漸出現了無數的世界、可見的和不可見的天體。根據柏拉圖的理論，正是在最初母親 (三合一) 的射線下，那「神」點燃了我們現在稱之為太陽的火。』†它不是光或熱的起因，而只是一個焦點，或者我們可以說，透鏡，原始光的射線通過它得以物質化，且聚焦在我們的太陽系上，並產生所有相互關聯的力。』

【*我經常因為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中傳達出人格化和擬人化的神的信仰而受到責備。這不是我的主意。從卡巴拉主義的角度來說，「建築師」是質點的通稱，即宇宙的建造者們，如同「普遍心靈」代表了即體上的禪那主心靈。】

【†《蒂邁歐篇》】

這就是以太，正如剛才梅特卡夫 (Metcalf) 的觀點中所解釋的那樣，再次由理查森 (Richardson) 博士複述，只是前者在現代波動理論的某些細節上有所保留。我們並不是說我們否定這個理論，而是斷言它需要完善和重新整理。但在這方面，神秘教徒絕不是唯一的異端；皇家科學學會院士羅伯特·亨特 (Robert Hunt) 先生，在他《對光的化學關係研究》中說：——

.....『波動理論不能解釋他的實驗結果。大衛·布魯斯特 (David Brewster) 爵士在他的《光學論文》中指出，「植物生命的顏色產生於 ... 這些物體粒子所受到不同顏色光線的特殊吸引，」且「正是由於陽光的作用，植物的彩色汁液得以生成，身體的顏色得以改變，等等...」他指出很難接受「這樣的效果僅僅是由以太媒介的振動產生的」這一說法。他說，『在這類事實的驅使下，他不得不把光當作物質 (?) 來進行推理。』哈佛大學教授庫克 (Josiah P. Cooke) 說，他『不能同意 ... 和那些把光的波動理論當作已確立的科學原理的人。』*赫歇爾 (Herschell) 的理論認為，光的強度在每次波動的作用下，『與與發光體距離的平方成反比。』如果這一理論是正確的，那麼它就會對波動理論造成

很大的損害，甚至使之無法成立。他是對的，這被光度計的實驗反復證明；雖然它一開始受到很多質疑，但波動理論仍然存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

【*《現代化學》】

對於布魯斯特爵士的這句話——「不得不把光當作物質來進行推理」——有很多可以回答之處。光，在某種意義上，肯定具有和電本身一樣的物質性。如果電不是物質，如果它只是「一種運動模式」，它怎麼能被儲存在福爾 (Faure) 的蓄電池裡呢？赫姆霍爾茲 (Helmholtz) 說，電必定有著和物質一樣的原子性；而克魯克斯先生在他擔任英國協會化學分會主席的演講 (在伯明翰，1886 年) 中支持了這一觀點。這就是赫姆霍爾茲 (在他的《法拉第講座》，1881 年) 說的：——

『如果我們接受基本物質是由原子組成的假設，我們就不能避免得出這樣的結論：電不管是正是負，也被劃分為明確的基本部分，它們的行為就像電的原子一樣。』

在這裡，我們必須重複在第九節中已經說過的話：從今以後，只有一門科學可以引領現代研究走向發現這全部、前所未有的真理的道路，而它就是最年輕的科學——如今改革後的化學。沒有任何其他學科，包括天文學在內，能像化學一樣能夠如此準確地引導科學直覺。在科學界有兩種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兩名偉大的化學家，他們各自都是自己國家最偉大的化學家，即克魯克斯先生和已故的巴特爾 (Butlerof) 教授：一個是徹底相信異常現象的人；另一位在自然科學中表現出色，也是一位狂熱的通靈主義者。很明顯，當思考物質的最終可分性，以及迄今為止徒勞追求負原子量元素時，那受過科學訓練的化學家的思維，肯定會不自覺地被那些常常被蒙上神秘面紗的世界所吸引，朝著神秘的未知追尋，在那裡浩瀚無垠的深處，似乎正在抵擋著過於物質主義的手的接近，它們試圖揭開它的面紗。『它是未知和永遠不可知的，』一元論的不可知論者警告說。不是這樣；堅持不懈的化學家回答說：——『我們正在前進，絲毫不畏懼，因為無知標榜著未知。』*

【* 克魯克斯先生在伯明翰的《主席致詞》中說：『只有一個未知的東西——精神的最終基礎 (空間)。正由於其差異性而不屬於絕對者和遍一，不管離物質感官多遠，但始終可被人類精神性心智所接觸，而這也是不可區分的整體的光輝。』——(神秘學實踐課程)】

在他關於《元素起源》的演講的最後幾句話，這位傑出的科學家展示了他正在通往最偉大發現的皇家之路上。一段時間以來，他一直掩蓋了「原始的原質」，並得出結論：『掌握了這個關鍵的人，將被允許解開一些關於創造之最深奧秘的謎題。』正如那位偉大的化學家所解釋的：——

『... 原質是一個類似於原生質的詞，表達的是化學元素演化之前存在的原初物質。我為此冒險使用複合詞「早於」(pro)和「製造事物的材料」(hyle)。這個詞不是一個新創的詞，因為 600 年前羅傑·培根 (Roger Bacon) 在他的作品《煉金術技藝》(Arte Chymiae) 中寫道：『元素由「製造事物的材料」(hyle) 組成，每一種元素都轉換成另一種元素的性質。』

羅傑·培根這位了不起的老魔法師*的知識並非來自於的靈感，而是因為他研究古代的魔法和煉金術，掌握瞭解讀真正含義的鑰匙。且看看克魯克斯先生是怎麼說原質的，這接近於神秘學者無意識的原初質 (Mulaprakriti)：——

【*因此，此作品的作者在十年前《揭開伊西斯的面紗》(第一卷) 中說的似乎是有預見性的。其中有這樣一句話：『許多這些神秘主義者，通過遵循一些論述教導的方式，秘密地將其從一代傳承給下一代，取得了在我們的現代精確科學時代也不會被輕視的發現。羅傑·培根，那個修士，曾被嘲笑為騙子，現在也被普遍歸入魔法技藝的「偽裝者」之列；但他的發現卻被人們所接受，且被那些最嘲笑他的人所使用。羅傑·培根在權利上和事實上都屬於那個研究神秘科學的兄弟會。他生活在十

三世紀，幾乎與大阿爾伯特 (Albertus Magnus) 和托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同時代，他的發明——例如火藥和光學眼鏡，以及他在機械方面的成就——被每個人都視為奇跡。他被指控與惡魔訂立了契約。』】

.....『讓我們從最初元素出現的那一刻開始。在此之前，我們所知道的物質是不存在的。我們不可能設想沒有能量的物質，也不可能設想沒有物質的能量；從一個角度來看，兩者都是可轉換術語。在原子誕生之前，那些在物質相互作用時顯現出來的能量形式是不存在的*——它們僅僅作為潛在潛能被鎖在原質中。在原子產生的同時，所有這些屬性和特性，構成了區分各種化學元素和另一種化學元素的手段，開始存在並充滿能量。』(主席致詞，第 16 頁)

【*正是如此；在化學家和物理學家的實驗室裡『這些能量形式 ... 變得很明顯 ... 』；但是，還有其他形式的能量與其他形式的物質結合在一起，這是超感官的，但為開悟者所知。】

神秘學者尊敬這位學識淵博的演講者，但仍會用另一種方式來解釋。他們會說，沒有一個原子是「被創造出來的」，因為原子永恆存在於遍一原子的胸懷中——「原子的原子」——在顯化期被視為「世界的物質起源子宮」(Jagad- Yoni)。原初質 (Pradhana，未更動物質)，是物質 (Prakriti) 的最初形式，或可見物質性與不可見性質，這與精神 (Purusha) 永遠是一體的；它們只在沈睡期期間、以及超越任何意識存在層面時，是沒有附加的性質或特徵 (Nirupadhi)。正如現代科學所知，原子與精神是分不開的，但現在在科學上被稱為「能量」。原質原子沒有被粉碎或細化：它只是進入了那個層面，那不是層面，而是超越幻覺層面的一切事物的永恆狀態。原質和精神在永恆中都是不可改變 (Aparinamin) 和不可消耗的 (Avyaya)，或者；在幻覺時期，兩者都可以被稱為可以擴展、逝去 (Vyaya) 和消失，是「可改變的」(Parinamin)。在我們的概念中，在這個意義上，必須清楚地將精神與梵區分開來。然而，被科學稱為「能量」或「力量」、且並被梅特卡夫解釋為雙重力量的東西，實際上從來不是純粹的能量，也不能只是能量；因為它是世界的基質，是其靈魂，是滲透一切的 (Sarvaga)，與時間 (Kala) 結合在一起。在顯化期間，這三個是三合一，是潛在一切的統一性，在幻覺 (Maya) 層面上作用而成為三個不同的事物。在奧菲斯派哲學中，他們被稱為法涅斯 (Phanes)、混沌和克羅諾斯 (Chronos)——是那個時期神秘哲學家的三位一體。

且看克魯克斯先生與「不可知者」有多接近，以及在他的發現中，有多少接受神秘真理的「潛力」。他繼續談到原子的進化：——

『... 讓我們在第一次完整振動結束時停下來，檢查結果。我們已經發現了水、氨、碳酸、大氣、植物和動物生命的元素，磷是大腦的元素，鹽是海洋的元素，粘土是固體土壤的元素 ... 磷酸鹽和硅酸鹽足以滿足一個世界和居民的需要，與我們今天所享用的並沒有太大的不同。確實，人類居民必須過著比田園牧歌更為簡樸的生活，而缺少磷酸鹽則會對骨骼構成困擾*... 在曲線的低端 ... 我們看到了一個巨大的間斷 ... 這片綠洲，以及它前面和後面的空白，很有可能與我們的地球發展成為太陽系一員的特定方式有關。如果是這樣的話，可能只有在我們地球上才會發生這種情況，而不是普遍存在於整個宇宙中。』

【*神秘主義者聲稱，這只是存在於其他意識層面的世界。秘密科學教導說，原始種族是沒有骨頭的。(見第二卷)；此外，有(對我們來說)不可見的世界，與我們自己的世界一樣有居民，也有禪那主們的居民。】

這證明了神秘學作品中的幾個斷言是正確的。

首先，『太陽和星星都不能說是由化學家熟悉的地球元素所構成，儘管它們存在於太陽的外衣中，還有更多迄今為止科學未知的元素。』

第二，我們的地球在其大氣層的邊緣擁有自己特殊的實驗室，穿越這個實驗室，每個原子和分子都會從它們的原初性質中發生變化和分化。

第三，雖然地球上沒有任何一個元素不存在於太陽中，但有很多其他元素要麼還沒有到達，要麼還沒在地球上被發現。『有些可能在某些恆星和天體形成的過程中消失了；或者，這些元素雖然存在，但由於它們目前的狀態，可能還不能對通常的科學測試產生反應。』*克魯克斯先生談到了一種原子量比氫還要小的元素，這種元素對於我們的地球來說純粹是一種假設...雖然這大量存在於太陽色球層——氦。神秘科學補充說，化學所認為的元素中沒有一種真的配得上這個名字。

【*《神智學的五年》，第 258 頁等。】

我們再次發現克魯克斯先生贊揚『卡內利 (Carnelly) 博士有力地論證了所謂元素的複合性，並從它們與複合基團的類比來支持這一觀點。』迄今，在歷史時期以及在所謂的文明國家裡，只有煉金術成功獲得一種真正的元素，或一種均勻物質的微粒，即帕拉塞爾蘇斯 (Paracelsus) 的大奧秘物質 (Mysterium Magnum)。這是在培根勳爵的時代之前。*

【*克魯克斯先生在同一處說：『我們在化學中遇到的第一個謎是：「元素是什麼？」迄今為止，人們試圖定義或解釋某種元素，但沒有一種能滿足人類智力的要求。教科書告訴我們，元素是「沒有被分解的物體」，它是「一種我們可以添加、但不能取走任何東西的東西」，或「一種隨著化學變化而增加重量的物體」。這樣的定義是令人雙倍不滿意：它們是臨時的定義，明天可能就不適用於特定情況了。他們接受他們的立場，不是基於任何所定義事物的屬性，而是基於人類力量的局限性：它們是智力上無能的自白。』】

『...現在讓我們看一下這一體系的上部分。以氫原子質量為1來說，幾乎沒有空間容納其他元素，或許除了假設的氦元素外。但是如果我們「進入視鏡中」，跨越零線尋找新的原則 - 我們在零的另一邊會找到什麼呢？卡內利博士要求一個負原子量的元素；這裡有足夠的空間和範圍來容納這樣一系列飄渺非實質事物。赫姆霍茲說，電可能和物質一樣是原子性的；難道電是負元素之一，而發光以太是佞一個嗎？正如我們現在所知，物質在這並不存在；目前在物質運動中所表現出來的能量形式，僅僅是潛在的可能性。負重量的物質不是不可想象的。*但我們對於一個物體與其他物體以負性質比例進行的結合，能否形成一個明確的概念呢？』†

【*講師引用了喬治·艾里 (George Airy) 爵士的話(在法拉第的生活和書信中，第二卷，354 頁)，『我可以很容易地設想，在我們周圍有許多物體不受這種相互作用的支配，因此也不受萬有引力定律的支配。』】

【伏檀多哲學就有這樣的想法；但它不是物理學，而是形而上學，廷德爾稱之為「詩歌」和「小說」。】

『所描述的元素起源不限於我們的小太陽系，每個現在可見星星的能量中心，可能都會按照相同的一般事件序列進行。』

『在原子相互引力產生之前，無法施加任何壓力；而在火霧球的外圍(其內皆是原質)，那些參與化學元素誕生的強大力量，會在這個殼層上全面發揮作用，劇烈的熱量將伴隨著足夠的引力，阻止新誕生的元素飛逝至空間中。隨著溫度的升高，增加了膨脹和分子運動，分子傾向於飛散，且化學親和力減弱；但是，由於原子物質的質量所帶來的巨大引力壓力，超過了我簡稱為出生殼的範圍，這會抵消熱量的作用。』

『在出生殼以外的地方，由於溫度高於所謂的化合物離解點，因而不會發生任何化學反應。在這個空間裡，獅子和羊羔躺在一起；磷和氧不會結合而混合；氫和氯的化學鍵沒有拉近的趨勢；甚至連氟這種在過去一兩個月裡才被化學家分離出來的高能氣體，也會自由漂浮而不結合。』

「在這個自由原子物質空間的外部，將有另一個殼層，在那裡形成的化學元素會冷卻到結合點，且會發生馬提烏·威廉姆斯 (Mattieu Williams) 在《太陽的燃料》一書中生動地描述的一系列事件：最終形成固體地球，且地質時代開始了。」(19 頁)

這裡用了嚴謹科學性但又極其美妙的語言，描述了分化宇宙在神秘教導中的演化過程。這位博學的紳士在總結講演時，使用的每一個句子都如同一道閃光，來自物質世界黑暗帷幕之外，照耀在精確科學領域，使之向了神秘學的至聖所邁進一步。(見第十五章《眾神、單體原子》) 他這樣說：——

『我們已經看到了定義元素的困難；我們還注意到，許多領先的物理學家和化學家反對元素一詞的普通含義；我們權衡了它們不太可能永恆存在*，也不可能只是偶然起源。作為另一種選擇，我們認為它們的起源是一個進化過程，如拉普拉斯(Laplace)的天體進化，拉馬克(Lamarck)、達爾文(Darwin)和華萊士(Wallace)的地球上植物和動物的進化。†在我們所知的元素的一般排列中，我們看到了與有機世界極為接近的情況。‡在缺乏直接證據顯示任何元素分解的情況下，我們一直在尋找並找到了間接證據... 下面我們瀏覽了元素起源的觀點；最後，我們回顧了雷諾德(Reynold)教授提出的用他的週期分類法來闡述起源的方案。§... 綜上所述，我們的確不能大膽地斷言，我們所謂的元素是由一種原初質演化而來的；但是我們可以爭辯說，我認為，證據的天平相當有利於這種猜測。』

【*我們以他們現在的形體來設想?】

【†此觀點源自迦毗羅和摩奴——特別和最初是如此。】

【‡這是對於對應與類比的永恆法則的科學確證。】

【§這種描述元素分類中週期定律的方法，是由都柏林大學的埃默森·雷諾茲(Emerson Reynolds)教授提出的，正如克魯克斯先生所說，他... 『指出在每一個週期中，元素的一般性質都各不相同，大致具有規律性，直到我們看到第七個成員，它與同一週期的第一元素或與下一週期的第一元素或多或少形成鮮明的對比。因此，氯作為門德列夫第三週期中的第七成員，與同一週期中的第一元素鈉和下一週期中的第一元素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另一方面，鈉和鉀是非常相似的。在原子量介於鈉和鉀之間的六種元素，它們的性質逐步發生變化，一直到氯，與鈉形成對比。但是從氯到鉀(鈉的類似物)，在性質都有飛躍變化... 如果我們因此認識到每個週期的第一個和最後一個成員在性質上——或多或少是確定的——的差異，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每個系統中存在一個平均變化點。一般來說，每個週期的第四個元素，具有我們期望過渡元素會展示的特性... 因此，為了以圖形化方式翻譯，雷諾教授認為週期表的第四個成員，比如硅，可以放置在對稱曲線的頂點位置。它代表那個特定週期，其元素性質變化方向是隨原子量的增加。』

現在，本卷作者謙虛地承認對現代化學及其奧秘的完全無知。但是她對於大自然中類型和反類型的相應關係非常瞭解，且神秘主義的基本定律是完美的類比。因此，她大膽地說出了一句令每一個神秘主義者震驚的話，儘管這句話可能會遭到正統科學的嘲笑。這種解釋元素行為週期定律的方法，不管在化學中是否仍然是一種假設，在神秘科學中是一種法則。每一個博學的神秘學家都知道第七和第四成員——無論是在世界的七重鏈中，天使的七階層中，還是在人、動物、植物或礦物原子的結構中——我們會說，在幾何和數學上均勻的不變自然法則的運作中，第七和第四成員總是在七重體系中起著獨特而特殊的作用。從天上閃爍的星星，到野蠻人在森林裡燃起大火迸出的火花；從禪那主的階層和基本構成來看——組織成更神聖的理解和更高的感知範圍所，是西方心理學家未曾夢想的，甚至到大自然最卑微昆蟲物種的分類；最後，從世界到原子，宇宙中的一切，從大到小，都在循環地、七重地進行著精神和物質的進化，它的第七和第四(後者是轉折點)表現出與原子

週期定律相同的行為。大自然從不飛躍行事。因此，當克魯克斯先生對此評論說，他『不希望將門德列夫的表和其圖示(原子演變的圖表)中的間隙，推斷為必然有實際存在的元素來填補間隙；這些間隙可能只是意味著在元素誕生的時候，有一個潛力易於形成適合此處的元素』——神秘學家會恭敬地對他說，後一種假設只有在原子的七重排列不受干擾的情況下才成立。這是遍一的法則，也是一種絕對正確的方法，遵循它的人一定總是導向成功。】

因此，歸納性的科學在其天文學、物理學和化學分支中，在躊躇前進、探索大自然在我們塵世上最終作用上的秘密時，退回到安納薩哥拉 (Anaxagoras) 和迦勒底人的時代，以發現 (a) 我們的現象世界的起源，以及 (b) 構成宇宙物體的形成方式。他們不得不從早期哲學家的信仰和體系中，來尋求宇宙起源的假設——這些體系都是建立在關於原初質的性質、功能和法則的普遍秘密教義之上——我們難道沒有權利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科學將比迄今為止更好地欣賞古人的智慧嗎？

毫無疑問，神秘哲學可以從精確的現代科學中學到很多東西；但另一方面，後者可以從古代的學問中得到多方面的好處，主要是在宇宙進化論方面。例如，在星際空間充滿了許多不可測物質，它們的在神秘上、煉金術和超驗上的意義，它們相互滲透，在低層面作為自然現象的直接起因，通過(所謂的)振動顯化。簡而言之，對於以太或阿卡莎真實性質的認識(而非假想)，以及對於其他奧秘的理解，才能真正導向對力量的認識。正是這種基質引起了物理學唯物主義派的強烈反抗，尤其是在法國，*而且精切科學必須進行辯護。他們要想除掉它，就得冒著像現代參孫一樣的風險，拆掉了科學神殿的柱子後被埋在它的屋頂下。

【* 一群電工剛剛對波恩大學著名教授克勞修斯 (Clausius) 的新理論提出抗議。抗議的性質表現在簽名上，寫著『朱爾斯·布爾丹 (Jules Bourdin) 代表電工團體，該團體曾於1881年有榮幸與克勞修斯教授會面，而他們的戰鬥口號是「推倒以太」。』他們想要普遍的虛無，你看到了吧！】

那些認為力量並非獨立於純粹簡單物質、或獨立存在於其外的理論，都被證明是錯誤的。它們無法涵蓋全部情況，且許多科學數據被證明是不科學的。《往世書》中說「以太產生的聲音」，而這種說法被嘲笑。我們被糾正「聲音是空氣中的振動」。什麼是空氣？若空間中沒有以太媒介來支撐它的分子，它會存在嗎？事情就是這樣。唯物主義無法承認物質之外有任何東西的存在，因為一旦接受了一種不可量測的力量——所有物理力量的來源和源頭——其他智能力量就不得不被承認，而這將引領科學到很遠。因為它將不得不承認，人類身上存在著一種更為精神性的力量——這完全獨立於物理學家所知的任何一種物質。因此，除了空間的假想以太和粗大物質體外，在唯物主義者看來，整個恆星空間和未見空間本質是一個無邊無際的虛空——盲目、無智能、無用的。

現在的下一個問題是：這種宇宙基質是什麼？一個人能多大的程度推測其性質，挖出多少秘密，從而覺得有理由給它取個名字？特別是，現代科學在揭開這些秘密方面已經走了多遠，它正在做些什麼來解決這些秘密。科學的最新愛好「星雲理論」，可能給我們這個問題提供一些答案。讓我們接著檢查星雲理論的證據。

XIII. 現代星雲理論

科學和密傳的證據來支持或反對現代星雲理論

最近密傳的宇宙起源論經常遭到這一理論的幽靈和隨之而來的假說的反對。『這種最科學性的教導能被你的開悟者們所否定嗎?』它被問。『不完全能，』他回答說：『但科學家們自己的承認就扼殺了它；而那些開悟者沒有東西需要可否認的了。』

的確，要使科學成為一個完整的整體，就必須研究精神性、心靈感應性與物質性質。否則，它將永遠像人類的解剖一樣，古老的世俗者只從人體外殼面來討論它，而對內部運作一無所知。即使是柏拉圖，作為該國最偉大的哲學家，在他啟蒙之前，也因說液體是通過肺進入胃而犯錯。正如史萊克 (H·J·Slack) 先生所說，握沒有形而上學，真正的科學是不可接受的。

星雲存在；然而，星雲理論是錯誤的。一種星雲以一種完全元素離解的狀態存在。它是氣態的——還是另一種狀態，幾乎無法與物質科學知道的氣體相關聯；它是自發光的。但僅此而已。斯蒂芬·亞歷山大 (Stephen Alexander) *教授列舉的 62 個「巧合」證實了星雲理論，然而這些都可以用密傳科學來解釋；然而由於本書不是一個天文學的作品，目前沒有試圖反駁。拉普拉斯 (Laplace) 和費耶 (Faye) 比任何人都更接近正確的理論；但在現代理論中，拉普拉斯的猜測只有一些普遍特徵留存下來。然而，『在拉普拉斯理論中，』約翰·斯圖亞特·密爾 (John Stuart Mill) 說：『沒有假設；這是一個從現在結果合理推理過去原因的例子；它只假定真正存在的物體，且遵守所有與地球上相似物都遵守的法則。』(《邏輯體系》第 229 頁)

【《史密森貢獻》，第二十一章，第 1 條，第 79-97 頁。】

如果能證明『地球上的相似物..』不僅在外觀上與星雲那樣遙遠的天體相似，而且在實際上也相似，那麼來自密爾這樣傑出的邏輯學家的說法將會非常有價值。

另一個從神秘觀點出發的謬誤，體現在現在的現代理論中，即假設所有行星都與太陽分離；它們是他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然而，太陽和行星只是同子宮的兄弟，有相同的星雲起源，只是處於一種與現代天文學假設不同的模式。

一些現代星雲理論的反對者認為，有鑑於恆星組成的一致性，因此他們反對原始彌散物質的同質性，但這並不影響同質性的問題，而只影響了上述理論。我們的太陽星雲可能非完全同質的，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可能無法向天文學家展示同質性，但實際上卻是同質的。恆星的組成物質確實不同於地球，甚至有些是未曾見過的；然而，這一點並不影響原初質——即，甚至在它最初從同質狀態分化出現*——直到今天仍是同質的，它在遙遠的地方，在無限的深處，在離我們太陽系外圍不遠的地方。

【*在運作的零線之外。】

最後，沒有一個由學者們提出反對「星雲理論」的事實(星雲理論是錯誤的，非常不合邏輯，對物質同質性的假設是致命的)能經得起批評。一個錯誤導致另一個錯誤。一個錯的前提會自然地導致一個錯的結論，儘管一個不可接受的推論並不一定會影響三段論主要命題的有效性。因此，我們可以將光譜和線的證據中，每一個次要問題和推論僅作為暫時的，而將所有的細節問題都交給物理科學。神秘主義者的責任在於宇宙空間的靈魂和精神，而不僅僅在於它虛幻的外表和行為。官方物理科學的使命是分析和研究它的外殼——據唯物主義的見解，這宇宙和人的最遠目標。

神秘主義與後者沒有關係。神秘宇宙起源論只會處理像開普勒 (Kepler)、康德 (Kant)、厄斯特 (Oersted)、赫歇爾 (Herschell) 爵士這樣相信有精神性世界存在學者的理論，並嘗試達成令人滿意的妥協。這些物理學家的觀點與現代最新的推測大相徑庭。康德和赫歇爾從更哲學和心靈的角度出發，對宇宙的起源、最終命運以及當前狀態進行了思考。而現代宇宙學和天文學否定了任何關於存在的奧秘的研究。其結果是可以預料的：在一千零一種所謂的科學理論中，出現完全失敗和無法擺脫的矛盾。

星雲假說涉及一種原始物質存在的理論，以星雲狀態瀰漫，正如大家所知，在天文學上這並不是最新的內容。愛奧尼亞學派 (Ionian) 的阿那克西米涅斯 (Anaximenes) 已經教導過，恆星體是由一種原始的創造前物質逐漸凝結而成的，這種物質幾乎具有負的重量，並以一種極度昇華的狀態在空間中擴散開來。

第谷·布拉赫 (Tycho Brahe) 將銀河系是一種空靈基質，他認為 1572 年出現在仙后座中的新星就是由這種物質形成的。(《Progymnasmata》第 795 頁) 開普勒相信 1606 年的恆星同樣是由充滿宇宙的空靈基質形成的 (《De stellâ novâ in pede Serpentarii》，第 115 頁)。他將 1605 年那不勒斯觀測到的日全食月亮周圍的發光環歸因於以太。(《Hypotheses Cosmogoniques》，C. 沃爾夫) 再後來，在 1714 年，——哈雷承認了自發光物質的存在 (《哲學彙報》)。最後，1811 年，著名的天文學家赫謝爾爵士發表了著名的關於星雲轉化為恆星的假說(參見《哲學彙報》，1811 年第 269 頁等)，此後，星雲理論被皇家學會所接受。

可以閱讀《神智學的五年》中第245頁，有一篇題為《開悟者是否否認星雲理論?》答案是『不；他們不否認其一般命題，也不否認科學假設所接近的真理。他們只是否認現在的完整性，以及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相繼出現並迅速被推翻的許多所謂「爆炸式」的舊理論是完全錯誤的。』

這在當時被聲稱是「含糊其詞的回答」。有人認為，這種對官方科學的不尊重，必須通過展示另一個比他們更完整理論來證明，以取代正統的推測，且要有更堅實的依據的理論。對於這一點，只有一個回答；對於一個體現在整體連貫系統中的事物，給出孤立的理論是沒有用的，當脫離了所教導的主體，必然會失去其重要的連貫性，因此獨立的學習也無濟於事。為了能夠欣賞和接受關於星雲理論的神秘觀點，一個人必須研究整個密傳宇宙起源體系。而要求天文學家接受宇宙電和神聖建造者們的時間還沒有到來。就連赫謝爾爵士無可否認的正確推斷，也沒有任何「超自然」的成分，即太陽比喻地被稱為「火球」(也許是)，以及他在早期推測了現在被稱為內史密斯柳葉理論的性質——使這位天文學家中最傑出的人，受到其他遠不如他傑出的同事的嘲笑，他們在他的思想中看到的只是「富有想象力和幻想的理論」。在整個密傳體系能給天文學家並被加以欣賞之前，他們必須回到一些「過時的想法」上去，不僅回到赫謝爾的想法，回到最古老的印度天文學家的夢想，他們放棄了自己的理論，但都不是「幻想」，因為前者的理論在80年後出現，後者則數千年後。最重要的是，他們必須否定太陽的堅固性和熾熱的觀點；最不可否認的是，太陽在「發光」，但不是在「燃燒」。然後，就赫歇爾爵士的觀點來說，那些「物體」，如他所說的「柳葉」，是太陽光和熱的直接源頭。雖然密傳教義不像他那樣認為——即，生物體是生命本質的一部分，因為太陽上的「存在」將很難把自己放在望遠鏡的焦點之內——然而，它斷言整個宇宙充滿了這樣的「有機體」，根據它們的層面與我們意識層面的接近程度或距離，它們是有意識的、活躍的；最後，這位偉大的天文學家說得很對，他說，在推測這些所謂的「有機體」時，『我們不知道生命力行動是否能立即產生熱量、光和電。』因為，神秘主義者冒著被全世界的物理學家嘲笑的風險，認為科學家們的所有「力量」都起源於生命原則，即我們太陽系的遍一生命——該「生命」是遍一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說是一個方面。

因此，我們可以像在所探討的文章中那樣，根據開悟者們的權威，堅持認為『只需要概述太陽物理學家所不知道的內容即可。』——我們認為，對於現代星雲理論及其明顯的錯誤，只要指出與它現在的形式截然相反的事實，就可以確定我們的立場。首先，它教了什麼？

總結以上的假設，就清楚地看出，拉普拉斯的理論--而且此刻已經相當難以辨認--是一個不幸的理論。首先，他假設宇宙物質以彌散的星雲狀態存在，『如此之精細，幾乎難以察覺其存在。』他沒有試圖深入到存在的奧秘，只關心我們的小太陽系的直接進化。

因此，對於他理論是否解決當下天體學問題，無論一個人接受還是拒絕，他只能說他把那奧秘又往前推了一點。對於永恆的詢問——『物質自身的來源何在？進化的推動力來自何處，決定其循環的聚集和解散？最原始的原子是如何排列和分組成精美的對稱和秩序的？』——拉普拉斯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所面臨的，只是一個大致原理的草圖，而實際過程假定是建立在這些原理之上的。那麼，關於這一流程，這個著名的解釋是什麼？究竟他給出了什麼如此新穎和獨創的東西，以至於它的基礎無論如何都應該成為現代星雲理論的基礎呢？這是人們從各種天文學研究中收集到的。

拉普拉斯認為，根據引力的「定律」，在原始星雲的原子凝結之後，現在氣態的(或可能部分液態的)物質獲得了旋轉的運動。隨著旋轉速度的增加，它呈現出薄圓盤的形狀；最後，離心力勝過了內聚力，巨大的環從旋轉的白熾物體邊緣脫落，根據重力必然(公認地)收縮成球狀體，這些天體必然會繼續保持之前在外層區域所佔據的軌道。(『拉普拉斯設想環的內部和外部區域會以相同的角速度旋轉，實心環就是如此；但面積相等原則要求內區比外區旋轉得更快。』)*他說，每一顆新生行星的外邊緣的速度都超過了內邊緣的速度，這就導致了其軸的轉動。更致密的物體會最後被甩出去；最後，在它們形成的初期階段，新分離的球體依次拋出一顆或多顆衛星...在闡述環帶的破裂和形成過程中，拉普拉斯說：

【*《世界生命》溫切爾教授指出拉普拉斯著作中有許多錯誤；但是他作為一個地質學家，在他的「天文學推測」中也不是絕對正確的。】

『蒸汽的每個環層幾乎總是分裂成許多小塊，這些小塊以幾乎恆定的速度運動，並繼續以相同的距離繞太陽循環。由於內部分子(離太陽較近)的實際速度比外部分子要小，所以這些物質一定是球形的，且旋轉的方向與它們的公轉方向一致。它們一定是在蒸汽狀態下形成了許多的行星。但是，如果它們其中一個有足夠的力量，藉由引力連續地結合它中心周圍的所有其他物質時，那麼這蒸汽層環就會因此轉變成一個單一的球狀物質，圍繞著太陽旋轉，其旋轉與公轉方向相同。後一種情況更為常見，但太陽系是第一種情況，在木星和火星之間有四顆小行星運行。』

雖然很少人會否認「這一壯麗大膽的假設」，但同時也必定會認出它所面臨不可克服的困難。例如，為什麼我們發現海王星和天王星的衛星顯示逆行運動；儘管金星離太陽更近，但它的密度比地球小？同樣，天王星比土星距離更遠，從而密度就越高？為什麼在中央星體的所謂後代中，它們的軸線和軌道會有如此多種傾斜度？行星大小的驚人變化是顯而易見的；木星的衛星比它們的主衛星密度高 0.288 倍；流星和彗星系統的現象仍然無法解釋？引用一位大師的話：『他們(神秘主義者)發現西方誕生的離心理論無法覆蓋所有情況。它無法單憑自身解釋每一個扁球體，也無法解釋一些行星的相對密度所呈現出的明顯困難。實際上，任何離心力的計算要如何向我們解釋，例如我們被告知，水星的自轉速度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而它的密度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左右，那麼它的極軸壓縮應該是地球的十倍多嗎？還有，為什麼木星的赤道旋轉『大於地球 27 倍，密度只有地球的 1/5』，難道它的極軸壓縮要比地球大 17 倍嗎？或者，為什麼土星的赤道速度比水星的向心力大 55 倍，而它的極軸壓縮卻只比水星大 3 倍？在矛盾最大之處，我們被要求相信現代科學所教的中心力量，即使被告知太陽赤道物質具有超過地球赤道表面離心速度四倍的速度，以及赤道物質只有太陽

赤道物質引力四分之一的情況下，太陽赤道物質並未表現出任何凸出太陽赤道的傾向，也沒有顯示出太陽軸的極點有任何的扁平化跡象。換句更清楚的話說，太陽的密度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來承受離心力，因而根本就沒有極軸壓縮！我們發現不止一個天文學家提出過這個異議，但從來沒有作出令「開悟者」滿意的解釋。』

『因此，他們（開悟者們）說，西方的科學偉人...對於彗星物質、離心力和向心力、星雲的性質幾乎一無所知，也不知道太陽、恆星甚至月亮的物質結構，他們輕率地自信談論「太陽的中心物質」旋轉出去成為太空行星、彗星等諸如此類的事情...』『我們主張，它（太陽）只演化出生命原則，是那些物體的靈魂，在我們的太陽系中，作為「普遍生命給予者」，給予和接受它...在無限和永恆中；太陽系是遍一宏觀宇宙的微觀縮影，就像人類自己的小太陽宇宙是前者的縮影一樣。』*

【*《神智學的五年》，第 249-50 頁。《那些開悟者否認星雲理論嗎？》】

所有宇宙和地球元素擁有某種基本能力，能在它們自身內部產生一系列有序和和諧的結果，即一連串的因果關係，這無可辯駁地證明它們要麼是被一個內在或外在的智能體所激活，或者隱藏在顯化面紗背後。神秘主義並不否認宇宙機械起源的確定性；它只是宣稱在這些元素後面（或內在）某種機械師的絕對必要性——我們的一個教條。並非是路克萊修斯（Lucretius）的原子意外地幫助構建了宇宙及其中的一切，他本人也知道這一點。大自然本身與這種理論相矛盾。天體空間中像以太這樣稀薄的物質，無論有無引力，都不能被用來解釋星系的共同運動。儘管他們完美一致的相互旋轉清楚地表明，大自然中存在著一種機械原因，但牛頓——他是所有人中最有權被相信他的推論和觀點的人——在解釋那賦予了千百萬星球體的原始動力上，不得不放棄根據已知的自然法則和它的物質力量來解釋。他充分認識到區分自然力量運作與智能體運作之間的界線，後者將不可改變的法則確立為秩序和行動。如果牛頓不得不放棄這樣的希望，那現代唯物主義的蠢貨們哪一個有權利說：『我更瞭解』？

若要變的完整的和可理解的，一個宇宙起源理論必須從一個原初基質開始，它瀰漫在無限的空間中，具有智能和神聖的性質。那個基質必須是靈魂和精神，是顯化宇宙第七原則的綜合，而且，必須有第六個原則作為這個的精神的載體——原初質，可以說，儘管它的性質必然永遠超出我們有限的正常感知。對於天文學家來說，只要有想象力，就能很容易運用力學原理，來建立宇宙誕生於混沌的理論。但是對於科學創造者來說，這樣的宇宙將永遠是一個弗蘭肯斯坦的怪物；這將使他陷入無盡的困惑。若僅僅運用機械定律，將永遠不能思辨者超越客體世界；它也不會向人類揭示宇宙的起源和最終命運。這就是星雲理論引領科學的方向。在清醒的事實和真理中，這種理論與以太的理論是孿生姐妹，兩者都是必然性的產物；一個在解釋光的傳播是不可或缺的，另一個則是解釋太陽系起源的關鍵。他們的問題是，同樣的同質物質*遵循牛頓定律產生出天體——太陽、行星和它們的衛星——受到相同運動條件的制約，如何能由異質元素組成。

【*如果天文學家以他們目前的知識水平，簡單地接受拉普拉斯的假設，也就是關於行星系統的形成，那麼最終可能會得出類似近似真理的結論。但是總體問題的兩個方面，即宇宙的形成，或者太陽和星星從原初質中的形成，以及行星圍繞太陽的發展，是基於大自然中完全不同的事實，這也是科學界本身的觀點。它們處於存在的對立兩極。】

星雲理論是否幫助解決了這個問題，即使僅適用於被視為無生命和物質性的物體？我們說絕對不是。自從 1811 年赫謝爾爵士的論文首次提出了基於觀察的事實，並顯示了星雲物質的存在，使得皇家學會的「兒子們」歡呼雀躍以後，人類又取得了怎樣的進步呢？從那以後，通過光譜分析而有一項更大的發現，證實了赫謝爾爵士的猜想。拉普拉斯需要一種原始「世界填充物」來證明世界進化和增長的觀點。就在這裡，正如兩千年前所提供的一樣。

「世界填充物」也就是現在的星雲，從最古老的時代就為人所知。阿納薩哥拉斯教導說，一旦分化後，異質物質的後續混合便保持靜止和無組織狀態，直到最後形成了「心靈」——我們說這是禪那主的集體——開始運作，並向它傳達運動和秩序（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viii, 1）。現在接受這個理論的第一部分，但拒絕了任何干擾它的「心靈」。光譜分析揭示了星雲的存在，它完全由氣體和發光蒸汽組成。這是原始的星雲物質嗎？據說，光譜揭示了發射宇宙光的物質條件。可分辨星雲和不可分辨星雲的光譜顯示完全不同，後者的光譜顯示它們的物理狀態是發光的氣體或蒸汽。其中一個星雲的明亮線條揭示了其中氫的存在，以及其他已知和未知物質的存在。太陽和恆星的大氣層也是如此。這直接導致了恆星是由星雲凝結而成的推論；因此，即使是地球上的金屬本身，也是由氫或其他一些原始物質凝聚而成的，也許是「氫」的祖先親戚，或者是一些未知的東西？這與神秘學的教導並不衝突。這就是化學要解決的問題；它遲早會成功完成這項任務，到時不管願不願意都必須接受密傳的教導。但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它將扼殺現在的星雲理論。

與此同時，若天文學被看作是一門精確的科學，那麼它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現行關於恆星親緣關係的理論——即使神秘學以不同方式解釋親緣關係——因為天文學沒有任何的物理數據來展示它。天文學可以先於化學來證明這一事實的存在，只要它可以展示一個光譜上有三到四條明亮線的行星星雲，逐漸凝聚並轉變成一顆恆星，且光譜上布滿了許多暗線。但是『星雲的多樣性、甚至是它們的形體，仍然是天文學的一個謎。迄今所獲得的觀測數據具起源太晚，太不確定，無法讓我們斷言任何事情。』（沃爾夫的《宇宙起源假說》）

自從發現分光鏡以來，它的神奇力量只向它的行家們揭示了這類恆星的一次轉變；即使這一次，也直接展示了與星雲理論有利證據相反的事實；也就是——恆星轉變成行星星雲。正如《天文台》（"The Observatory"，第一卷，第 185 頁）所述，1876 年 11 月出現在天鵝座中的一顆臨時恆星，由施密特（J. F. J. Schmidt）發現，它展示了由非常明亮的線條打斷的光譜。漸漸地，連續的光譜和大部分的線消失了，最後只留下一條明亮的線，它似乎與星雲的綠線重合。

雖然這種變化與恆星的星雲起源假說並非不可調和的，但是，這種孤立的案例並沒有任何觀察依據，更沒有直接觀察的依據。這一事件的發生可能是由於其他一些原因。既然天文學家傾向於認為我們的行星正趨向於沈澱在太陽上，那麼為什麼那顆恆星不會因為這些沈澱行星的碰撞而閃耀，或者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出現彗星呢？無論如何，自 1811 年以來唯一已知的恆星轉變實例並不支持星雲理論。此外，在這個理論的問題上天文學家不同意，就像所有其他的理論。

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布豐（Buffon）在拉普拉斯還沒有想到這一點之前，就對行星運動的同一性大為震驚，是第一位提出行星及其衛星起源於太陽胸懷的假說。為了這個目的，他立即發明了一種特殊的彗星，據說是通過強烈的斜擊，撕裂出了形成它們所需的物質。拉普拉斯在他的《論世界體系》（"Exposition du Systeme du Monde"）他給予「彗星」應有的贊賞。（注 VII.）但是這個想法被另一種自太陽演化概念所搶佔，甚至得到了改進，即太陽中央質量對於可見行星的運動看似沒有重量或影響，而且顯然沒有比月亮中的摩西的影像更真實存在。

但現代理論也是對康德和拉普拉斯所闡述的體系的一種變化。這兩種觀點都認為，從事物的起源開始，現在成為行星體組成部分的所有物質，散布在構成太陽系的所有空間——甚至更遠的空間。它是一個密度極小的星雲，通過一種迄今為止從未被解釋過的機制，它逐漸凝結產生了我們太陽系中的各種物體。這是最初的星雲理論，一個不完整但忠實的復述秘密教義中的教導——一大卷普遍密傳宇宙起源論的一小章節。康德和拉普拉斯這兩個體系都與現代理論有很大的不同，後者存在著相互衝突的子理論和異想天開的假設。

『組成彗星物質和恆星物質的本質，與西方科學現在所瞭解的任何化學或物理特徵完全不同。雖然分光鏡顯示了地球物質和恆星物質可能的相似性（由於地球光對攔截的射線的化學作用），但沒

有探測到太空中天體各種進展所特有化學作用，也沒有被證明與我們行星上觀測到的相同』——老師們如此說(同上)。克魯克斯先生在他演講中引用的片段《元素和變化元素》中說的幾乎是一樣的。

『至多，』沃爾夫(C. Wolf)觀察到*，『能使星雲假說受到支持，就像赫歇爾(W. Herschell)展示不同程度的凝聚度的行星星雲的存在，以及具有凝聚核心的螺旋星雲和分支與中心。†但事實上，我們還不知道星雲和恆星之間的聯繫；由於我們缺乏直接的觀察，我們甚至被禁止在化學成分的類比上建立理論。』

【*研究所成員，巴黎天文台的天文學家，《宇宙起源假說》。】

【†但是這些星雲的光譜還沒有被確定。當他們出現明亮的線條時，才可以被引用。】

很明顯，即使科學家們拋開構成星雲的無可否認的多樣性和異質性所帶來的困難，也像古人一樣承認所有可見和不可見天體的起源，必須在一個原初同質的世界填充物中尋找，即一種前原質* -- 這顯然不能解決他們的困惑。除非他們也承認，我們實際可見的宇宙僅僅是重宇宙中的肉體(Sthula-Sharira，粗大身體)，否則他們將不得不面對另一個問題；特別是如果他們冒險堅持認為，現在可見的天體是那唯一原初質凝聚的結果。因為僅憑觀察就可以表明，產生實際宇宙的各種作用遠比那種理論所能包含的複雜得多。

【*克魯克斯先生的「原質」不能被看作是最基本的東西，禪那主並非使用它，根據不可改變的自然法則，從中編織出我們的太陽系。這原質也不能算是康德的最初原初質，因為這位偉大的心靈認為它在世界的形成過程中被用盡，因此不再以瀰漫的方式存在。它是宇宙基質從其正常的未分化狀態中逐步分化的中間階段。因此，原質是物質在進入完全客體性前，其中間過程所假定的方面。】

首先，有兩種截然不同的不可分辨星雲，這是科學本身教導的。

望遠鏡無法區分這兩種物質，但分光鏡可以，並因此注意到它們的物質組成之間的本質區別。*

【*『對於星雲的可分辨性問題，往往過於肯定地提出，並且與那位著名的實驗者哈金斯(Huggins)先生對這些星座光譜的觀點完全相反。據說，每一個光譜中只有亮線的星雲都是氣態的，因此是不可分辨的；而每一個具有連續光譜的星雲，都能通過一台倍率充足的儀器來分辨成恆星。這一假設與所得到的結果和光譜理論正好相反。天琴座星雲，啞鈴星雲，獵戶座星雲的中央區域，看起來是可分辨的，且顯示出明亮的光譜線；獵犬座星雲是無法分辨的，它提供了連續的光譜。因為，事實上，分光鏡能告訴我們恆星組成物質的物理狀態，但不能告訴我們它們的聚合模式。由氣體球(甚至是微弱發光核心，被強大大氣包圍)組成的星雲會產生一系列線條的光譜，並且仍然可分辨的；這似乎就是獵戶座星雲中哈金斯領域的情況。由固體或流體顆粒在白熾狀態下形成的星雲，是真正的雲，它會展現連續的光譜，但將是不可分辨的。』(C.沃爾夫，《宇宙起源假說》)】

『其中一些，』沃爾夫告訴我們：『具有三到四條亮線的光譜，其他的是連續的光譜。第一種是氣態的，其他的是由粉狀物質形成的。前者必然構成一個真正的大氣：拉普拉斯太陽星雲就必須被置於其中。後者形成一個粒子的集合，可以認為是獨立的，其旋轉服從內部重量定律：這就是康德和費伊採用的星雲。通過觀察，我們可以將這個與另一個置於行星世界的起源上。但是當我們試圖超越並昇華到產生了天體的原始混沌時，我們首先要解釋這兩類星雲的實際存在。如果原始的混沌是一種冷的發光氣體，*人們就能理解引力造成的收縮是如何加熱它並使它發光的。我們必須解釋這種氣體的凝結所形成白熾粒子的狀態，這在分光鏡中的某些星雲中可見。如果最初的混沌是由這些粒子組成的，那麼它們是如何某些部分進入氣態，而其他部分卻保持了它們原始的狀態呢？...』

【*參見詩節 III.關於『光，或冷焰』和注釋 8，其中解釋了「母親」(混沌)是一個冷火，一個冷的光輝，無色，無形體，缺乏任何性質。『運動是遍一永恆的如是，包含了顯化期世界中每一種性質的潛力。』它說此說。】

這就是法國學者提出的星雲論的異議和困難的概要，他在他有趣的章節中總結說：——

『宇宙起源問題的第一部分，——混沌的原初質是什麼；那物質是如何產生太陽和星星的呢？——至今仍是浪漫和想象的領域。』*

【*《宇宙起源假說》，C.沃爾夫，1886 年。】

如果這是科學在關於這個主題的最後一句話，那麼人們應該轉向哪裡才能瞭解星雲理論所要傳達的內容？實際上，這個理論是什麼？它是什麼，似乎沒有人確切知道。至於它不是什麼——我們能從博學的《世界生命》的作者學到。他告訴我們：——

(I.) 它『不是宇宙演化的理論 ... 但就人類視覺所能穿透的範圍而言，這只是對太陽系現象的一種起源解釋，並且額外地，還要協調星體和星雲天空中的主要現象。』

(II.) 『它不認為彗星參與了產生太陽系的特殊進化。』(密傳教義則認為如此。)

(它確實如此，因為它也將彗星視為宇宙存在的形式，並參與早期星雲演化的階段。它實際上主要將彗星歸因於所有世界的形成。)

(III.) 『它不否認先前歷史有著發光的火霧』——(秘密教義進化的第二階段).....『並沒有聲稱已經達到了一個絕對的起點。』即使它允許這種『火霧可能曾經存在於寒冷、不發光和不可見的情形中』.....

(IV.) 『最後一點：它並不聲稱要發現事物的起源，而只是物質歷史中的一個運動場』... 留給『哲學家 and 神學家像以往一樣自由地尋找存在模式的起源。』*

【*《世界生命》，第 196 頁。】

但這還不是全部。即使是英國最偉大的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先生——他說(a)『存在的問題並未通過它來解決』;(b)星雲假說『沒有闡明瀰漫物質的起源』(c)『星雲假說(現在的情況)暗示了第一因。』*

【*《威斯敏斯特評論》,XX, 1868 年 7 月 27 日】

我們擔心，後者是我們現代物理學家所沒有預料到的。因此，即使在形而上學者的世界裡，這種可憐的「假設」似乎也很難指望得到幫助或證實。

考慮到這一切，神秘學者相信他們有權利展示他們的哲學，無論它現在可能多麼被誤解和排斥。他們堅持認為，科學家們之所以沒有發現真理，完全是由於他們的唯物主義和對超驗科學的蔑視。然而，儘管我們這個世紀的科學頭腦和以往一樣遠離真實和正確的進化論，或許未來仍然有一些希望，因為我們發現另一位偉大的科學家給了我們一絲光亮。

在《大眾科學評論》(第十四卷，252頁)的一篇文章《微生物的最新研究》中，我們發現斯萊克 (H. J. Slack F.C.S.,Sec. R.M.S.) 先生說：『從物理學到化學和生理學，所有科學都顯示出一種明顯的

趨同，朝向某種進化和發展的學說，達爾文主義的事實將構成其中的一部分，但是關於這一教義最終的形態將會如何，幾乎沒有什麼依據可以證明，也許直到形而上學以及物理學的研究更加先進之前，人類的思維可能無法塑造它。』

這確實是一個令人高興的預測。也許有一天，達爾文先生和赫伯特·斯賓塞先生所教授的「自然選擇」理論，在其最終的修正中，只會成為東方進化論學說的一部分，後者由摩奴和迦毗羅以密傳方式解釋。

XIV. 力 — 運動模式或智能？

這是物理學迄今 1888 年的最後一個詞。機械定律永遠不能證明原初質的同質性，除非在推理上和作為一種迫切的需要，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就像以太的情況一樣。現代科學只有在自己的領域和地區才有保障；在我們太陽系的物質邊界內，超過這個邊界的一切，每一個物質粒子，都不同於它所知道的物質：該物質存在的狀態是科學無法想象的。這種真正同質的物質超越了人類的感知，如果知覺僅僅局限於五種感官的話。我們通過那些智能體來感受它的效果，它們是原初質原始分化的結果，我們稱其為禪那主；在赫爾墨斯作品中，被稱為「七位統治者」，被「神聖思想」的皮曼德 (Pymanter) 稱為建築力量，阿斯克勒庇俄斯 (Asklepios) 稱之為「超凡的眾神」。那物質——真正的原初質，是我們所知道所有「物質」的本體，——甚至一些天文學家也被引導去相信，這能解釋旋轉、引力以及任何機械物理定律的起源，而後對此絕望——除非科學承認這些智能體。在上面引用的沃爾夫*關於天文學的著作中，作者完全贊同康德的理論，後者就算不是從整體上看，至少在一些方面，它讓人們強烈聯想到某些神秘教義。在這裡，我們看到世界體系通過星雲從灰燼中重生；產生自太空中死去和溶解屍體的散發物——這是太陽中心的白熱被行星的可燃物質重新激活的結果。這個理論是由一個年僅二十五歲、從未離開他的家鄉普魯士北部小鎮 (科尼斯堡，Konigsberg) 的年輕人大腦生成和發展的，我們能認出一個啟發性的外部力量，或神秘主義者在其中看到的轉世。它填補了牛頓用他所有的天才都未能填補的空白。當康德試圖通過假設一個普遍存在的原始物質，來解決牛頓所遇到的困難——即無法通過自然力解釋行星所受的原初衝動時，他所考慮的無疑就是我們的原初質——阿卡莎。因為，正如他在第八章所說的那樣，如果我們承認，恆星和行星的完美和諧、以及它們軌道平面的重合，能夠證明自然起因 (原始原因) 的存在，『那個起因不可能是如今充滿天上空間的物質。』它最初必定是充滿空間的東西——也就是空間——它在分化物質中的運動，是恆星物體實際運動的起源；而它『在凝縮在那些物體中時，從而放棄了今天看來是虛空的空間。』換句話說，構成行星、彗星和太陽本身的正是這種物質，它在最初形成這些天體時，仍然保持著它固有的運動性質；這種性質現在以它們的核心為中心，指導著所有的運動。只需要非常輕微的改變一些詞和一些補充，就能成為我們的密傳教義。

【*《宇宙起源假說》(“Les Hypotheses Cosmogoniques”) 對現代科學關於世界起源的理論進行審查，接著翻譯康德的《天空理論》。】

後者教導說，正是這種原始的原初質，神聖而智能的，是普遍心靈的直接發散物——原初光 (Daiviprakriti，邏各斯發出的神聖之光*)——其形成了宇宙中所有「自我行動」星球的核心。它是太陽、月球、行星，甚至是我們地球的生命之魂，是傳達信息的、始終存在的動力和生命原則。前者是潛在的，後者是活動的——這是指那些不可見統治者和引導者，他們掌管著與其靈魂相連的粗大身體，而靈魂則是這些行星神靈的精神性散發物。

【*這「光」我們稱為宇宙電 (Fohat)。】

另一種相當神秘的學說是康德的理論，他認為構成其他星球的居民和動物的物質，有著更輕巧、更精微的性質，並且相對於它們離太陽的距離，而有著更具完美的結構。後者是充滿了生命的電、物質的、生命的原則。因此，火星上的人比我們更空靈，而金星上的人則比我們更粗大，雖然聰明得多，但靈性卻不如我們。

後面這個教義與我們的完全不同——然而那些康德主義理論和任何神秘教義一樣，是形而上學的，超驗的；不止一個科學家像沃爾夫一樣接受它們，如果他敢於說出自己的想法。這個康德理論中太陽和星星的心智與靈魂，距離《往世書》的心靈 (Mahat) 和原質 (Prakriti) 只差一步。畢竟，如果科學承認了這一點，那就只是承認了自然的起因，不管它是否會把它的信仰延伸到這種形而上學

的高度。但是心靈 (Mahat) 是一個「神」，而生理學所承認「心智」只是物質大腦的暫時功能，僅此而已。

唯物主義的撒旦現在同樣嘲笑一切，既否定可見的，也否定不可見的。它在光、熱、電，甚至在生命現象中，只看到物質固有的屬性，每當生命被稱為「生命原則」時，它就會笑出聲，嘲笑生命獨立於有機體之外的觀念。

但是在這一點上，科學的觀點和其他事物一樣是不同的，有幾個科學家接受了和我們非常相似的觀點。例如，請考慮理查森(Richardson, F.R.S.，其他地方詳細引用)博士對於「生命原則」的看法，他稱之為「神經以太」(《大眾科學評論》第 10 卷)：——

『我所說的只是一個真正的物質媒介，儘管對大眾來說是精微的，但卻是真實的，有實體的：這是一種具有重量和體積質的媒介，易受化學結合的影響，因而易受物理狀態和條件變化影響，一種在活動中處於被動的媒介，總是被其他影響驅動，*也就是說，它沒有主動力量或自然能量，†但在能量作用於可見物質產生現象的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甚至是主要的角色。(第 379 頁)。』

【*這是一種錯誤，因為它暗示了一種物質性媒介，不同於推動它的力量，即盲目的物質，也許還有「神」，而這遍一生命正是神和眾神「本身」。】

【†同樣的錯誤。】

正如生物學和生理學現在整體否認「生命原則」的存在一樣，這篇摘錄連同誇特法日(Quatrefages)的承認，都清楚地證實了有些科學家對「神秘事物」所持的觀點，與神智學者和神主義者相同。它們承認了一個獨立於有機體的獨特生命原則——當然是物質性，因為物理力不能脫離物質，只是此基質處於一種科學未知的狀態。對他們來說，生命並非只是分子和原子之間的相互作用。有一個生命原則，沒有這個原則，任何分子的組合都不可能形成一個活躍有機體，更不用說在我們意識層面的所謂「無機」物質中。

當然，「分子組合」指的是我們目前虛幻感知的物質組合，物質只能在我們這個層面上激活。這是主要的爭論點。*

【*『單體 (Jiva) 是一個神話，如科學所說那樣，還是並非如此呢？』一些神智學者問道，他們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科學之間搖擺不定。真正掌握有關「物質的終極狀態」深奧問題的困難點，又再次是客體性和主體性的老難題。什麼是物質？我們目前的客體意識的內容除了我們的感官之外還有其他嗎？誠然，我們所接收到的感官來自於外界，但是除了現象的角度之外，我們是否真的可以把這個層面的「粗大物質」視為與我們獨立而分開的實體呢？對於所有這些論點，神秘主義的回答是：確實，在現實中，物質不是獨立於我們的感知，或存在於我們的感知之外。人是一種幻覺：的確如此。但是，對於其它實體的存在和現實性，它們比我們更虛幻、並不比我們更真實，這一點並沒有因為這種吠壇多和康德式唯心主義的思想而減弱，反而更加加強了這種主張。】

因此，神秘學者在他們的信仰中並不孤單。畢竟，他們在甚至拒絕了現代科學和其他物理定律的「重力」，而接受了吸引和排斥看來，也不是那麼愚蠢。而且，在這兩種相反的力量中，他們只看到普遍單元的兩個方面，此單元即所謂「顯化心靈」；在這方面，神秘主義通過它的偉大的靈視者，感知無數的運行的群眾：宇宙的禪那主、實體們，其雙重性質的本質是所有塵世現象的起因。因為該本質和普遍電海洋(生命)是同本質的；並且作為雙重的，正如所說的——正極和負極的——它是二元性的發散物，現在以「運動模式」的名稱在塵世上運作；甚至力這個詞現在也變得令人反感，因為害怕它會使某些人把它與物質分離開來，即使在思想上！正如神秘主義所說，它是二元本

質的雙重效應，現在被稱為向心力和離心力，負極和正極，或正負極性，熱和冷，光明和黑暗，等等。

有人認為，即使是希臘和羅馬的天主教徒在相信天使、大天使、執政官、熾天使和晨星方面，也比他們明智——即使是盲目地將它們追溯及關聯到與一個擬人化的神：簡單地說，科學完全不信任所有那些神學的人間樂園，而提倡其機械力量。對於這些行為，它們很經常以超越人類智能和相關性的方式進行。然而，這種智能被否認，並被認為是盲目的偶然。但是，正如德·梅斯特爾 (Maistre) 正確地將萬有引力定律稱之為一個代替「未知事物」的詞 (Soirées)，我們也同樣正確地把此話應用於科學的其他力量。如果有人反對說，該伯爵是一個狂熱的羅馬天主教徒，那麼我們就可以引用庫徒耶 (Le Couturier) 的話，是一個狂熱的唯物主義者，他說過同樣的話，赫謝爾和其他許多人也是。(參閱“Musée des Sciences”1856 年 8 月)

從眾神到人，從世界到原子，從一顆恆星到一束迅速的光，從太陽到最平凡有機生命體的生命熱量，形體和存在的世界是一個巨大的鏈條，其各個環節都相互連接。類比法則是解決世界問題的第一把鑰匙，這些聯繫必須在它們彼此之間的神秘關係中協調地加以研究。

因此，當秘密教義——假定有限制或有限的空間 (位置) 是沒有真實存在的，只存在於這個幻相的世界裡，或者換句話說，在我們的知覺能力裡——教導說每一個高等的世界，就像每一個低等的世界一樣，都與我們自己的客體世界交織在一起；數以百萬計的事物和存在據定位來看，圍繞著我們，在我們裡面，就像我們圍繞著他們，在一起和在裡面一樣；它不是形而上的修辭，而是大自然中一個清醒的事實，無論對我們的感官如何不可理解。

但在批評它的斷言之前，人們必須理解神秘主義的措辭。例如，這個教義拒絕 (從某種意義上說，科學也是如此) 使用「上面」和「下面」、「更高」和「更低」這些詞來指代那些不可見的層面，因為它們沒有意義。甚至連「東方」和「西方」這兩個術語也不過是慣常的說法，只是為了幫助我們人類的認知。因為，雖然地球在兩極有南北兩個不動的點，然而，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相對於我們自身在地球表面的位置是可變的，並且由於地球自西向東的旋轉而造成的。因此，當提到「其他世界」時——無論是更好是更壞，是精神上的還是物質上的，雖然都是不可見的——神秘主義者並不像神學家和詩人那樣，把這些層面放置於我們地球的外部或內部；因為他們的空間位置並不為世俗所知和構想。可以說，它們與我們的世界混合在一起——滲透它也被滲透。我們可以看到千千萬萬的世界和蒼穹；在望遠鏡所能看到的範圍之外還有更多，而後一種有許多並不屬於我們存在的客體層面。雖然他們好似在太陽系之外幾百萬英里而不可見，但他們仍然在我們身邊，在我們附近，在我們自己的世界裡，對於他們各自的居民來說，是客體性的和物質性的，就像我們的世界對於我們一樣。然而，再次強調，這些世界與我們的關係並不像一系列相互套嵌的蛋形盒子，類似於叫做中國嵌套娃娃的玩具；各自都完全在自己的特殊法則和情況下，與我們的層面沒有直接關係。正如之前所說的，我們知道或感覺到，這些居民可能正在我們身邊穿行，就像通過一個無物空間中，他們的住所和國家與我們的交織在一起，儘管沒有干擾到我們的視野，因為我們還沒有識辨它們的能力。然而，開悟者們通過他們的精神性視覺，甚至是一些靈視家和敏感者，總是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分辨出，其他生命領域的存在和與我們的近距離接觸。那些 (精神性) 更高的世界，在他們所佔據的更高層面上。只會與那些通過個人努力提升至他們的塵世凡人溝通 ...

『地母 (Bhumi，塵世) 的兒子們把天界 (天使層面) 的兒子們當作他們的神靈；低等界的兒子們仰望塵世的人，視為他們的天神 (眾神)；人在盲目中仍然沒有意識到 ... 他們 (人) 在 使用它們時 (用於魔法目的) 會顫抖 ... 人類的第一個種族是前者的「心智所生之子」。他們 (祖靈和天神) 是我們的祖先 ... (《德基安之書評論》第一卷。)

所謂的「受過教育的人」嘲笑精靈、火蠟蜥、水女神和地精的想法；科學家們認為，只要一提起這樣的迷信，就是一種侮辱；而且出於對邏輯和常識的蔑視，這往往是「被接受的權威」的特權，他們允許那些負責教育的人持有荒謬的印象，認為在整個宇宙，或至少在我們的大氣層內，除了我們自己之外，沒有其他有意識、有智能的存在。*任何其他的人類(由不同的人類組成)若沒有兩條腿，兩條胳膊或人類特徵的頭，都不能稱為人類；儘管這個詞的詞源似乎與一種生物的一般外觀沒有什麼關係。因此，當科學嚴格拒絕存在這種(一般對我們來說)不可見生物的可能性，即使社會秘密地相信這一切，卻不得不公開地嘲笑這種想法。它嘲笑像《加巴利伯爵》(“Count de Gabalis”)這樣的作品，卻不明白公開的諷刺是最安全的面具。

【*即使是關於有知覺生物居住的各種世界的問題，也被拒絕或以最大的謹慎對待！然而看看偉大的天文學家卡米爾·弗拉馬利昂在他的《關於多個世界的對話錄》(“Pluralité des Mondes”)中是怎麼說的吧。】

然而，這樣不可見的世界確實存在。就像我們自己一樣密集，它們在廣袤的空間中散布著大量存在；一些遠比我們自己的世界更物質性，另一些逐漸空靈化，直到他們變成無形體且作為「氣息」。我們的肉眼看不到它們，這不構成不相信它們的理由；物理學家既看不見以太、原子，也看不見「運動模式」或力。然而他們接受並教導他們。

如果我們在我們熟悉的大自然中，找到了與這種難以想象不可見世界部分類似的物質，那麼認識到這種存在的可能性似乎並不困難。彗星尾巴的亮度雖然吸引了我們的注意，但並不會干擾或阻礙我們對物體的視覺感知，我們可以透過它看到並進一步認識它，這是對同樣觀點的首個有力支持。一顆彗星尾迅速地掠過我們的地平線，我們既不會感覺到它，也不會意識到它的經過，但是對於這種輝煌的光芒，通常只有少數對這種現象感興趣的人才能看到，而其他所有人都對它的存在、以及它穿過我們地球一無所知。這條尾巴可能是或不是彗星的組成部分，但它的稀薄性恰好為我們的目的提供了一個例證。說實在的，若承認有一些世界的物質構成比彗星尾更稀薄，這並不是迷信的問題，而是先驗科學和邏輯的結果。通過否認這種可能性，科學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不是為哲學或真正的宗教服務，而是簡單地為神學服務。為了能夠更好地反駁甚至物質世界的多元性，很多教士認為這種信仰與《聖經》*的教義不相容，麥克斯韋不得不詆毀牛頓的記憶，並試圖讓大眾相信，牛頓哲學中包含的原則是『所有無神論體系的基石。』(參見第二卷，《世界的多元性》)

【*然而，《聖經》本身的見證，以及像懷斯曼(Wiseman)紅衣主教這樣優秀的基督教神學家的見證，將會表明，《舊約》和《新約》都教導這種多元性。】

『胡維爾(Whewell)博士訴諸科學證據質疑世界的多元性。』溫切爾教授寫道。*如果連我們頭頂上閃爍著無數物質世界、行星和遙遠的恆星的宜居性，都是如此有爭議的話，那麼在我們這個看似透明的空間裡，要接納不可見世界的可能性是多麼小啊！

但是，如果我們想象一個由比彗星尾還要稀薄的物質(對我們感官來說)構成的世界，那麼，這個世界裡的居民的空靈性與他們星球成比例，就像我們與我們的岩石、硬殼的地球相比是空靈的，難怪我們不能感知它們，或感覺它們的存在甚至存在性。但是，與科學相反的想法是甚麼呢？人、動物、植物和岩石難道不能被賦予一套與我們所擁有的完全不同的感知嗎？難道他們的生物體就不能在其他的存在法則下誕生、發展和生存嗎？每個肉體的存在都絕對必須像《創世紀》中的亞當和夏娃一樣，披上「皮外衣」嗎？然而，不止一位科學家告訴我們，實體性「能存在於非常不同的情況下」。†難道我們不是通過那堅決否定一切的科學得出的發現，瞭解到我們周圍有無數不可見的生命存在嗎？如果這些微生物，細菌和無極微小的東西，由於其微小性而對我們來說是不可見的，那麼有可能在其另一極端，由於其紋理或物質的特性，使這些存在物變得不可見——事實上，由於其稀薄程度呢？一縷陽光射進我們的公寓，它的經過中顯示出無數微小的存在，過著它們那微不足

道的生活並停止存在，獨立自主，不顧我們那粗大物質性是否覺察到他們。微生物、細菌以及其他元素中未見的存在也是如此。我們在那些漫長的無知世紀中與他們擦肩而過，在異教和高度哲學體系的知識燈熄滅後，已停止在早期基督教中的偏執和偏見時代中投下明亮的光芒。

【*參見《世界的多元性》，其中列出了許多科學家的名單，他們寫來證明這個理論。】

【†溫切爾教授——就世界的多元性進行辯論——發表了以下評論：『具難熔性的物質可能會與其他物質混合在一起，不管對我們來說已知或未知的，從而比地球生物能夠承受更大的熱冷變化。陸生動物的組織只是適合陸地環境。然而，即使在這裡，我們也發現不同類型和物種的動物適應了極端不同的情況的試煉... 動物應是四足動物或兩足動物，並非取決於組織、本能或智力的必要性。動物應只擁有五種感官並非感官存在的必要條件。地球上可能有既沒有嗅覺或味覺的動物。可能在其他的世界，甚至在我們所處的世界，都有一些擁有更多感官的存在。當我們考慮到很有可能其他性質和存在方式倚賴宇宙資源以及地球物質時，這種可能性顯而易見。有些動物能生存在理性人無法生存的地方——在土壤裡，在河流裡，在海洋裡』... (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不能是不同組織的人呢?) ... 『合理存在並不取決於溫暖的血液，也不取決於任何溫度，因為這不會改變組成該有機體的物質形態。有些智能體的肉體化，不涉及注入、同化和繁殖過程的某些概念。這樣的身體不需要每天的食物和溫暖。他們可能會迷失在海洋的深淵裡，或者躺在北極嚴冬風暴的懸崖上，或者在火山裡呆上一百年，但仍然保持著意識和思想。這是可能的。為什麼心靈感應性質不能銘刻在不可摧毀的燧石和鉑金？這些物質與碳、氫、氧和石灰的智能性質並無不同。但是，先不把思想帶到這樣一個極端(?)，高度智能的存在所體現的形體，是否能對外界環境漠然，就像西部平原的聖人，拉布拉多 (Labrador) 地區的地衣，乾燥多年仍能存活的輪蟲，或者經過沸水煮沸仍能存活的細菌孢子一樣？... 提出這些建議只是為了提醒讀者，從地球上發現的實體存在的標準來看，對於有智能的、有組織的存在的必要條件，可以爭論的很少。就智能的本性來看，它與宇宙的法則一樣普遍和統一的。身體只是智能在適應普遍物質或力而做的局部調整。』(《世界生命》，或《比較地質學》，第496-498 頁等)】

然而這些生命存在現在如過去一樣圍繞著我們。他們遵循各自的法則工作著，只有當科學逐漸揭示了這些法則時，我們才會開始認出它們，以及它們所產生的影響。

世界經過了多長時間才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如果說一些到今日的宇宙塵埃『從未屬於地球』(《世界生命》)，那麼更合邏輯的是去相信——像神秘學者那樣——經過無數個時代和數百萬年的流逝，自從塵埃聚集並形成了地球，且我們生活在它智能原初質核心周圍——許多人類，不同於我們現在的人類，正如一個將在數百萬年後進化的人將不同於我們的種族，出現但從地球表面消失，正如我們也將如此。地質學家認為那些原始的、遙遠的人類沒有留下任何有形的遺跡，因此被否認了。他們的一切痕跡都被掃除，因此他們從未存在過。而他們的遺物——確實非常少數——必須通過地質研究才能被發現。然而，即使我們永遠無法遇見他們，也無法說在那些地質年代中沒有人類曾經存在過，對應於他們存在於地球上的時期。因為它們的生物體不需要溫暖的血液，不需要大氣，不需要餵養；《世界生命》的作者是對的，直至今日，我們所相信的事情並不是非常極端，因為在科學假設上可能存在這樣的情況，『心靈感應的性質被銘刻在堅不可摧的燧石和白金中』，因此，也有心靈感應性質銘刻在同等堅不可摧的原初質形體中——我們第五種族真正的祖先。

因此在第二卷中，當我們談到一千八百萬年前住在地球上的人時，我們心裡並非指我們現在的種族，也沒有現在的大氣規律、氣溫條件等等。地球和人類，像太陽、月亮和行星一樣，在它們的生命週期中生長、變化、發展和逐漸演變；他們出生成為嬰兒，然後是兒童，青少年，成年的身體，變老，最後死亡。為什麼人類不應該也在這個普遍的法則之下呢？烏列 (Uriel) 對以諾 (Enoch) 說：『看，這將一切都展示給你。你看見太陽、月亮和那些指引天上星星的存在，促使它們的一切運

作、季節和到達返回 ... 在罪人的日子裡，年歲將被縮短 ... 塵世上所做的一切都被顛覆 ... 月亮將改變它的法則』 ... 等。(第 lxxix 章)

「罪人的日子」指的是物質將完全支配塵世的日子，人將達到身體發育和獸性的頂點。這發生在亞特蘭提斯時期，大約他們(第四)種族的中點，如同烏列所預言的淹沒了。從那時起，人類的身材、力量和年齡開始下降，這將在第二卷中顯示。但當我們處於第五根種族的亞種族的中點時——各自都達到了物質性的頂點——因此，動物的傾向雖然更加精細，卻並未因此而減弱發展；而且在文明國家，這些傾向尤為明顯。

XV. 眾神、單體和原子

幾年前，我們說到*『密傳教義可以被稱為「串聯教義」，因為它像吠檀多哲學裡的「串-靈魂」(Sutratman)†，它通過和串在起的所有古代哲學宗教系統，調和並解釋他們一切。』我們說現在它做得更多了。它不僅調和了各種各樣且明顯相互衝突的系統，而且它檢驗了現代精確科學的發現，並表明其中一些必然是正確的，因為它們在古代記錄中發現得到了確證。毫無疑問，所有這些都將被認為是極其魯莽和無禮的，是真正的褻瀆科學的罪行；然而，這是事實。

【*《七重原則》文章，在《神智學的五年》第 197 頁。】

【† 阿特曼 (Atman) 或稱精神 (精神性本體) 像一條線穿過五個精微身體(或原則、鞘Koshas) 被稱為吠檀多哲學中的「串-靈魂」(Sutratman) 。】

不可否認，科學在我們這個時代是超唯物主義的；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找到了正當的理由。大自然行為實際上常常很深奧，正如卡巴拉學派所說的，她處於隱藏狀態，只能通過她的表象來判斷，而這種表象在物質層面上總是具有欺騙性。另一方面，自然主義者拒絕將物理與形而上學混合，或將身體與其傳遞信息的靈魂和精神混合在一起，他們寧願忽略後者。這是某些人自己的選擇，然而仍有少數人非常明智地努力踏進某些唯物主義者所不願涉及的形而上學領域，來拓寬物質科學的範疇。這些科學家是他們那一代的智者。除非他們揭開物質的面紗，努力超越眼前所見，否則他們所有精彩的發現都將毫無意義，永遠只是無頭軀殼。現在他們已經研究了大自然的長度、寬度和厚度，是時候將骨架轉移到第二層面，並在未知的深處尋找生命和真實的實體，尋找它的基質——瞬息即逝物質的本體。

只有按照這樣的思路行動，才能發現現在被稱為「爆炸迷信」的一些真相，它其實是事實和古代知識和智慧的遺跡。

在否認一切的懷疑論者看來，這種「有辱人格」的信念之一，體現在認為宇宙 (Kosmos) 不僅有客體的行星居民，其他世界有其人類居住外，還充滿了不可見、智能的存在。西方所謂的大天使、天使和神靈，是複製了東方的原型，及禪那主 (Dhyan-Chohans)、天神 (Devas) 和祖靈 (Pitris)，都不是真實存在而是虛構的。在這一點上，唯物主義科學是不可逃避的。為了支持自己的立場，它打破了自身的公理法則，關於自然法則的一貫性、連續性以及進化過程中的邏輯類比序列。世俗的大眾被要求相信，歷史積累的證據表明，即使是古代的無神論者——如伊壁鳩魯和德謨克利特——也相信神靈，這是錯誤的；且像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這樣的哲學家，斷言他們的存在，是錯誤的狂熱者和傻瓜。如果我們僅僅基於歷史背景、眾多最著名的聖賢，新柏拉圖主義者，各個時代的神秘主義者 (從畢達哥拉斯到當今傑出的科學家和教授的權威來堅持我們的觀點，如果他們拒絕「神靈」，相信「精靈」，我們是否應該把這樣的權威視為弱智和愚昧，就像任何信仰並向聖米迦勒 (曾經的人類聖人，或大天使) 祈禱的羅馬天主教農民一樣？但是農民的信仰和西方薔薇十字會和中世紀煉金術士繼承者的信仰之間沒有區別嗎？從羅傑·培根 (Roger Bacon) 到聖哲曼 (St. Germain)，凡·海爾蒙特 (Van Helmonts)、昆拉斯 (Khunraths)、帕拉塞爾斯 (Paracelsuses) 和阿格里帕 (Agrippas)，難道他們都是盲目的狂熱者、歇斯底里者或騙子，還是少數現代的懷疑論者——「想領袖」——誰被否定的盲目打擊？我們認為是後者。如果少數的否定者成為真理的唯一守護者，而千百萬的相信神靈、天使和靈體的人——僅在歐洲和美國——也就是希臘和拉丁的基督教徒、神智學者、通靈論者、神秘主義者，只是被欺騙的狂熱者和幻覺靈媒，不比騙子和欺詐者的受害者更高的話，那將是一個奇跡，在概率和邏輯的領域裡反常的事實。無論它們的外在表現和教條如何不同，在信仰不同等級的不可見智能體群眾上，都有相同的基礎。真理和錯誤混雜在一起。大自然奧秘的確切範圍、深度、廣度和長度只能在東方神秘科學中找到。這些是如此巨大和深刻，幾乎只有很少，很少的最高啟蒙者——他們的存在只有少數開悟者知道——能夠吸收這些知識。然而，一切都在那裡，而大自然工坊中的事實和過程被允許逐漸進入準確科學中，且會有神秘的幫助給非常稀少的人來解開它的奧秘。在與

種族發展有關的大週期的結束時，這樣的事件通常會發生。我們正處在現在的雅利安人卡利時代五千年循環的最後階段；在這段時間和1897年之間，大自然的面紗將有一個巨大的裂縫，唯物主義科學將受到致命一擊。

在不詆毀歷史悠久信仰的前提下，無論在哪個方向，我們都被迫出一條明顯的界線，區分由神學演變而來的盲目信仰，以及好幾世代開悟者獨立研究而來的知識；簡而言之，在信仰和哲學之間。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有不可否認的博學和善良的人，他們在宗派信仰中成長，固守著他們的堅定信念而死去。對新教徒來說，伊甸園是人類歷史劇中的原初起點，而基督受難山充滿莊嚴的悲劇，是那被期待的千禧年的序幕。對羅馬天主教徒來說，撒旦是宇宙的根基，基督在其中心，反對基督者在其頂端。對於兩者來說，存在的階層開始和結束在他們各自的神學的狹窄框架內：一個自我創造的人格神，和一個最高天回響著被創造的天使的哈利路雅；其餘的是虛假的神，撒旦和惡魔。

神聖哲學在更廣泛的領域進行。從萬古之始——在時間和空間中，在我們的輪次和地球上——大自然的奧秘（無論如何，是那些我們種族能合法瞭解的奧秘）以幾何圖形和符號的方式，被那些現在不可見的「天上人」的弟子記錄了下來。鑰匙由一代「智者」傳給另一代。一些符號是畢達哥拉斯從東方帶來西方的，他不是他著名的「三角形」的發明者。後者這個圖形，連同平面立方體和圓形，在描述宇宙進化順序上，包括精神性和心靈感應性、以及物質性，比大量描述宇宙生成和揭示的《創世紀》書籍是更為優美和科學性。在「畢達哥拉斯三角形」內鑄刻的十個點，價值同等於一切從神學思維中發出的神譜和天使學理論。因為闡釋它們的人——在它們的表面上，按照給出的順序——將在這十七個點（隱藏了七個數學點）中發現從最初天上人到塵世人不間斷的系譜系列。而且，在給出了存在的階層同時，也揭示了進化出宇宙、我們的地球、以及產生後者的原始元素的順序。他在不可見的深處誕生，在同一個「母親」的子宮裡，就像它的同類一樣——他將掌握我們地球的奧秘，也將掌握所有其他的奧秘。

無論無知、傲慢還是狂熱主義怎樣辯駁，密傳宇宙起源論可以被證明與哲學和現代科學不可分割的。古代的諸神，單體們——從畢達哥拉斯到萊布尼茨——以及現在唯物主義學派的原子們（他們從古老希臘原子論者的理論中借用的），只是一個複合的單元，或一個像人體一樣的漸進的統一體，開始於身體，而以精神告終。在神秘科學中，它們可以被單獨研究，但除非在它們的生命週期中觀察它們之間的相互關聯，且在沈睡期時將其視為普遍統一體，否則永遠無法被掌握。

拉普拉修 (La Pluche) 表現出了真誠，但他在談到對於單體或數學點的個人觀點時，卻給人留下了對他哲學能力較差的印象。『一個點，』他說：『就足以讓世界上所有的學派陷入火海。但是，既然創造如此微小存在超出了人類的能力範圍，人類又有什麼必要知道這個點呢？更不用說，當哲學從那一個吸收和困惑她所有沈思的點出發，企圖過渡到世界的生成過程時，就違背了概率。』

然而，如果哲學沒有圓中的數學點作為基礎，它就永遠不能形成一個邏輯的、普遍的和絕對神的概念。在圓圈的無限性和不可認識性中，只有顯化的點在生成前的出現消失於我們感官時，才使哲學和神學得以調和——前提是後者應放棄其粗略的唯物主義教條。正是因為它如此不明智地拒絕了畢達哥拉斯的單體和幾何圖形，基督教神學才發展出它自己創造的人的和有人格的神，從這個怪物的頭產生了救贖和詛咒兩大信條。這是如此真實，甚至那些將是哲學家、以及過去是共濟會員的神職人員，在他們的主觀解釋中，將奇怪的觀念歸因於古代聖賢，認為『單體代表（和他們一起）全能神的王座，位於最高天的中心，以表示 T.G.A.O.T.U.*——即「宇宙的偉大建築師」。這是一個奇特的解釋，更加象共濟會而非嚴格畢達哥拉斯派的解釋。

【*《數字的科學》，作者是Rev. G. Oliver (第 36 頁)。】

『圓形或等邊三角形內的象形文字』也從未意味著『神聖本質一體性的例證』；因為這是以無限圓的平面為例證。它真正意味著最初分化基質的三元共等性質，或者(顯化的)精神、物質和宇宙的同性質——他們的「兒子」，其從點(真正的，密傳的邏各斯)或畢達哥拉斯單體誕生。因為希臘語單體(Monas)在最初的意義上意味著「統一性」。那些不能弄清楚單體——普遍單元——和眾單體(顯化的統一性)之間區別的人，或分不清「始終隱藏者」與揭示的邏各斯或話語的人，就不應當插手哲學，更不用說神秘科學了。毋庸置疑，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對於康德的論文中的第二個二律背反並不陌生。*那些讀過並理解它的人，將清楚地看到我們划出的界線，用來區分絕對理念的宇宙和已顯現但不可見的宇宙。我們的眾神和單體不是延展本身的元素，而是那些不可見現實的元素，它是顯化宇宙的基礎。無論是神秘哲學、康德、還是萊布尼茨，都不會承認延展可以由簡單的或非延展的部分組成。但是「神學家-哲學家們」不會理解這一點。圓和點，後者在發散出前三個點並以線將它們連接起來之後，退入前者並與前者合併，因此，形成顯化世界中第二個三角形的最初本體基礎，過去一直是神學探索進入教條性最高天時的無法逾越的障礙。在這個古老符號的權威下，一個男性的、人格的神，一切的創造者和父親，變成了一個三等的發散物，質點下降中排第四，且在無限(En-Soph)的左手(參見《卡巴拉主義生命之樹》)。因此，單體被降級為一個載體——一個「王座」！

【*參見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巴爾尼的翻譯，第二卷，第54頁)。】

單體——僅僅是現象世界中點(邏各斯)的發散物和映像——作為顯化的等邊三角形的頂點，成為「父」。左邊或線是二元，「母親」，被認為是邪惡的，是對抗的原則(普魯塔克，"De Placitis Placitorum")；右邊代表兒子(在每一個宇宙進化論中都是「他母親的丈夫」，等同於頂點)；而底線是生產性大自然的普遍層面，統一於現象層面上的「父-母-子」，如同在超感官的世界裡統一於頂點。*通過神秘的轉變，他們成為四元——三角形成為「十點三角形數」(Tetraktis)。

【*在希臘和拉丁的教會裡——他們把婚姻視為聖禮之一——在婚禮儀式上，主持的牧師代表三角形的頂點；新娘站在女性的左邊，新郎站在右邊，而橫線則由一排見證人、伴娘和男僕來象徵。但在牧師的後面是祭壇，有著有神秘的容器和象徵意義，只有神聖的牧師才能進去。在早期的基督教，結婚儀式是一個神秘和真實的象徵。然而，現在連教會也失去了這種象徵主義的真正意義。】

這種將幾何學超驗的應用到宇宙和神聖神譜——神秘思想的最初(Alpha)和最末(Omega)——在畢達哥拉斯之後被亞里士多德所矮化。他略去點和圓，不考慮頂點，從而降低了理念的形而上學價值，且如此將量度學說限定為一個簡單的三元組——線、面和體積。他的現代繼承者們熱衷於唯心主義，把這三個幾何圖形解釋為空間、力量和物質——「一個相互作用統一體的力量們」。*唯物主義科學感知的只是顯化「三角」的底線——物質層面——實際上把它翻譯為(父)-物質、(母)-物質、(子)-物質，而在理論上則是物質、力和相互關係。

【*參見馮·哈特曼和赫伯特·斯賓塞的作品。】

但是對於一般的物理學家來說，正如一位卡巴拉主義者所說，『空間、力、物質，只是常規符號，就像數學家的代數符號一樣；』或者『力作為力，和物質作為物質，都是絕對不可知的，假設為空的空間也是如此，它們在其中相互作用。』作為象徵抽象事物的符號，『物理學家基於對事物起源的推理假設...在他所謂的創造中，看到了三種需要：(a)用以創造的地方；(b)用來創造的媒介；(c)用於創造的材料。而且，通過用空間、力量、物質等術語來給這個假設以邏輯表達，他相信他已經證明了每個術語所代表的存在，正如他所想像的那樣。』*

【*亨利·普拉特的《生命的新方面》】

一些物理學家認為空間僅僅是我們心智的表現，或與其中事物無關的延伸性，洛克定義空間既不能抵抗也不能運動；矛盾的唯物主義者視之為一個虛空，見不到任何物質，他會拒絕並且蔑視有關『空間是一個實質儘管(表面上)是絕對無法被認知的活躍實體』的主張。(《新方面》第9頁)然而，這就是卡巴拉主義教導，這是古老的哲學。空間是真實的世界，而我們的世界是人造的。它是貫穿它的無限的統一體，在它無底的深淵裡，也在它虛幻的表面上；表面布滿無數現象性宇宙、太陽系和海市蜃樓般的世界。然而，對於根本上是客體唯心主義者的東方神秘主義者來說，在現實世界中，即力量的統一性裡，『充實物(plenum)中存在著的一切物質的聯繫』，正如萊布尼茲所說的。這以畢達哥拉斯三角形作為象徵。

它由十個點以金字塔狀排列(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四個)刻在三條線內，以畢達哥拉斯著名的十元組來象徵宇宙。上面的單一點是單體，代表一個「單元-點」，這個統一體誕生一切事物，且都與它一樣的本質。三角形內的十個點代表現象界，而正三角形有三個邊包圍著這些點的金字塔，這些是本體物質或基質的屏障，將它與思想界隔開。『畢達哥拉斯認為一個點成比例的對應於統一性；一條線對應於2；一個表面對應於3；一個立體對應於4；且他把一個點定義為一個有位置的單體，以及一切的開始；一條線被認為對應於二元性，因為它是由不可分割本性的最初運動產生的，並且形成了兩點的連接。一個表面被比作數字3，因為它是數字中的最初起因；就一個圓形，它是所有圖形的原型，是由一個三元組組成，包括中心、空間和周長。但一個三角形是所有直線形中的一個，包含在一個三元裡，它根據三而得到了它的形體；這被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是月下事物的創造者。畢達哥拉斯三角形底部的四個點，對應著一個立體或立方體，它結合了長、寬、厚的原則，因為任何立體能有少於四個極限邊界點。(畢達哥拉斯，三角形，19頁。)

有人認為，『人類的心智無法理解的不可分割的單元，除非將其主體的想法湮滅。』這是一個錯誤，畢達哥拉斯學派和更之前的許多靈視者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儘管這需要經過專門訓練，且世俗的頭腦很難理解這一點。但是有所謂的元數學和元幾何學。就算是純粹的數學也是從普遍性到特殊性，從數學上不可分割的點到實體圖形。這種教導起源於印度，並由畢達哥拉斯在歐洲教導，他在圓和點上蒙了一層面紗——活人只能把它們定義為無法理解的抽象——將分化宇宙物質的起源置於三角形的底線或水平線上。因此，後者成為最早的幾何圖形。《生命的新方面》和《卡巴拉奧秘》的作者——反對將畢達哥拉斯的概念和使用等邊三角形的方式客體化，並稱之為一個不當名稱。他的論點是，一個實質的等邊體——『它的底和每邊構成相等的三角形——必須有四個面，而一個三角平面必須有五個』，相反地，這證明了這一概念的偉大之處，在於它對創世前和宇宙生成的密傳應用。誠然，一個用數學、想象的線描繪的理想三角形『可能根本沒有面，只是一個心智的幻影(如果要把面歸於此，它們必須視所建設性地代表物體的面)。』但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的科學假設也如同「心靈的幻影」；它們除了透過推理之外是無法證實的，並且僅僅被用來回應科學的需要。此外，理念的三角形——『作為一個三角形形體的抽象概念，因此，作為一個抽象概念的類型』——完成並實現了預期的雙重象徵。它作為一個適用於客體想法的象徵，這個簡單的三角形變成了一個立體。當用石頭在四個基點上重複時，它呈現出金字塔的形狀，且在四個三角形的頂端，象徵著現象性宇宙融合進入思想的本體性宇宙；而且，作為一個『由三條數學線構成的想象圖形』，它象徵著主體的層面——這些線『包圍著一個數學空間——就等於無物包圍著無物。』因為，對於世俗和科學家的感知和未經訓練的意識來說，任何超越分化物質界線的事物——即，甚至在最精神性基質的領域之外——必須永遠等於無。這是「無-物」(Ain-Soph)。

然而，相對於一般在進化和物質發展的抽象概念——例如，重力、物質、力等——精確科學的基礎，這些「心靈的幻影」實際上並不更抽象。我們最傑出的化學家和物理學家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著，能最終找到原質的藏身之處，即畢達哥拉斯三角的底線，這並非是毫無希望的嘗試。如前所述，後者是可想象到的最宏偉構想，因為它象徵著理念的宇宙和可見的宇宙。*因為如果『可能的單元只是一種大自然實在的可能性，是任何種類的個體，』並且由於每一個單獨的自然對象都能夠分裂，而分裂就失去了它的統一性，或者不再是一個單元†，這只會發生在精確科學的領域裡，因為它

是如此欺騙性且虛幻的世界。在神秘科學領域裡，這個被無限分割的單元不但沒有失去它的統一性，而且每一次的分割都接近唯一永恆現實的層面。靈視者的眼睛可以跟蹤並看到它所有生成前的榮耀。關於主體宇宙的實在性和客體宇宙的虛幻性，同樣的概念存在於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的學說的根本——只給受揀選的人；因為波菲利在談到《單體和二元》時，說只有前者被認為是實質性和真實的，『最簡單的存在，所有統一性的起因，和一切事物的度量。』

【*金字塔表達了形體界，在象徵主義中，它們有一個三角形和一個正方形，有它們的四個相等的三角形或面，四個基本點，而第五個——是頂點。】

【†《生命的新方面》】

但二元雖然是惡或物質的起源——因此在哲學中是不真實——在顯化期期間仍然是基質，並且在神秘主義中經常被稱為第三單體，和連接兩個點的線，... 或者是從「那個」產生的數字，『這是在所有數字之前，』正如拉比巴拉希埃爾 (Rabbi Barahiel) 所說。而從這二元誕生了三個上層和四個下層世界或層面的所有火花——它們進行不斷的相互作用和對應。這個教導是卡巴拉與東方神秘學的相同之處。因為在神秘哲學中，存在著「遍一起因」和「原始起因」，後者矛盾地變成了第二起因，正如《從伊本·加比羅爾哲學著作中的卡巴拉》的作者清楚地表達出來的那樣，——『在處理原始起因時，必須考慮兩件事，一是原始起因本身，二是原始起因與可見和不可見宇宙的關係和聯繫。』因此，他表明早期希伯來人遵循東方哲學的腳步——迦勒底人、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等等。最初被指定為原始起因的是『三元的全能者 (Shaddai)，之後是四字聖名 (YHVH)，象徵著過去、現在和未來』，以及，我們補充道，永恆的「如是」，或那個「我是」。此外，在卡巴拉，YHVH (或耶和華) 的名字表達了一個他和一個她，男性和女性，二合一，或智慧 (Hokhmah) 和理解 (Binah)，和他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他們的聖在 (Shekinah) 或綜合的精神 (恩典)，這再次使二元成為一個三元。這在猶太五旬節的禮拜儀式和祈禱中得到了證明：『以一體之名，神聖和有福之他 (Hu)，以及他的聖在 (Shekinah)，是隱藏和隱秘的他，永遠稱頌 YHVH (四元組)』據說 Hu 是陽性的，YAH 是陰性的，它們一起構成一體的 YHVH。這是一體的，但具有男女本性。聖在在卡巴拉中一直被認為是女性的』(第 175 頁)。因此外傳的《往世書》也是如此認為，因為聖在等同於薩克蒂 (Sakti)——在這種情況下是任何神的女性雙重或內襯。因此，早期的基督徒的聖靈是女性的，就像諾斯替派的索菲亞一樣。但在超驗的迦勒底卡巴拉或《數字書》中，「聖在」是無性別的，是最純粹的抽象，一種狀態，就像涅槃，不是主體或客體或任何東西，除了絕對的臨在。

因此，「聖在-薩克蒂」(Shekinah-Sakti) 只有在擬人化的體系中 (例如卡巴拉現已大致變成) 才是女性化的。她如此成為畢達哥拉斯的二元，由兩條永不相交的線象徵，因此它形成的不是幾何圖形，而是物質的象徵。當二元在低等層面上統一成一條底線時 (質點樹的上三角形)，出現了埃落希姆，或宇宙大自然中的神，對真正的卡巴拉主義者來說是最底的稱謂，在《聖經》中被翻譯成「神」(見同一作品和頁)。*從這些散發出火花們。

【*最近的作品如艾薩克·邁爾 (Isaac Myer) 先生和麥格雷戈·馬瑟斯 (S. L. MacGregor Mathers) 先生的《卡巴拉》，充分證明了我們對耶和華神的態度。我們反對的不是先驗的，哲學的，和高度形而上學的抽象，即原始的卡巴拉主義思想——「無限-聖在-亞當-卡蒙」，以及所有後續——，而是反對將所有這些都結晶為高度非哲學的、令人厭惡的、擬人化的耶和華，是雌雄同體的有限的神，但卻宣稱他是永恆、萬能和無所不知。我們不是與理念性現實開戰，而是與可怕的神學影子作戰。】

這些火花是「靈魂們」，這些靈魂以單體們 (單元們)、原子們和眾神的三重形式出現——根據我們的教導。『每個原子都成為一個可見的複雜單元 (一個分子)，一旦被吸引到塵世活動的層面內，單體性本質通過礦物、植物和動物界的就變成了人。』(《密傳教義問答》) 再一次，『神、單體和原子對應於人身上的精神 (阿特曼)、心靈 (心智) 和身體 (肉體)。』在它們的七重集合中，它們

是「天上人」(後一個詞請參見《卡巴拉》);因此,塵世人是天上人的暫時映像...『單體們(Jivas)是原子們的靈魂,兩者都禪那主們(眾神)的織物,當他們需要一種形體而穿上它們。』(《密傳教義問答》)

這與宇宙和次行星單體有關,而不是綜合性質的超宇宙單體(畢達哥拉斯單體),如被泛神論的逍遙學派所稱。本論文中的單體是從個體性的角度來看待的,作為原子的靈魂,是在這些原子降臨到純粹的塵世形體之前。因為這種落入具體物質的過程,標誌著他們自己個體朝聖的中間點。在這裡,他們在礦物界裡失去了個體性,開始通過塵世進化的七種狀態提升,直至確立起人類和天神(神聖)意識之間的相應關係。然而,目前我們關心的不是它們在塵世上的變形和苦難,而是它們在空間中的生活和行為,即使是最具直覺的化學家和物理學家的眼睛也無法觸及它們所在的層面——除非他本身發展出高度的靈視力。

眾所周知,萊布尼茨曾幾次非常接近真理,但對於單體進化的定義是錯誤的,這並不奇怪,因為他不是一個啟蒙者,甚至也不是一個神秘主義者,只是一個非常具直覺的哲學家。然而,沒有一個心理物理學家比他更接近密傳進化論概要。這個進化論——從它的幾個立場來看——即,如普遍的和個體化的單體;以即在分化之後,其進化能量的主要方面——純精神的、智能的、心靈感應的和物質的——可以這樣表述為一個不變的法則;精神下降到物質中,相當於物質進化中的提升;從物質性的深處重新上升到它原來的狀態,伴隨著具體形體和實質的相應消散,直至同質狀態,或者科學所說的「零點」即其上。

從簡單的邏輯和類比來考量,這些狀態——一旦掌握神秘哲學的精神——變成絕對必要的。物質科學現在已經通過它的化學系確定了原子演化的不變定律——從「原質」狀態到物理粒子(或分子)再到化學粒子(或分子)——作為一般定律,它不能很好地拒絕相同的事物。一旦它的敵人——形而上學和心理學*——迫使它離開所謂的牢不可破的堡壘,它會發現拒絕存在於空間的眾空間中的行星神靈(眾神)、元素精靈,甚至是亡靈或幽靈以及其他,會比現在要困難得多。菲格爾(Figuier)和保羅·阿西爾(Paul D'Assier),這兩位實證主義者和唯物主義者,已經屈服於這種邏輯必然性。其他更偉大的科學家將追隨這種「智力墮落」。他們將被驅逐出他們的位置,不是由於一些精神性、神智學、或任何其他身體甚至心靈現象,但是僅僅因為巨大的缺口和裂縫每天都在出現,而且還會持續出現在他們面前,一個發現接著一個的發現,直到他們最終被第九波簡單常識打翻在地。

【*不要讓「心理學」這個詞讓讀者聯想到現代所謂的「心理學家」,他們的唯心主義只是不妥協的唯物主義的另一個名字,他假裝的一元論不過是掩飾最終湮滅的虛空——甚至是意識的湮滅。這裡指的是靈性心理學。】

這裡有一個例子:克魯克斯(W. Crookes)教授將他的最新發現命名為原質。在印度最好的形而上學家和吠檀多學者之一的著作《薄伽梵歌注釋》中,講師謹慎地提及那部偉大的印度神秘著作中的「神秘事物」,作了既有暗示意味又十分準確的評論。『...在關於太陽系自身演化的細節,』他說:『我沒有必要探討。你可以從原初質分化的三個原則(畢達哥拉斯三角形)中,得到一些關於各種元素生成方式的想法,或研究克魯克斯教授不久前發表的關於現代化學所謂的元素的演講。這講座將讓你瞭解這些元素是如何從維斯瓦納(Vishwanara)*產生的,是這三個原則中最客體性的,它似乎對應於那講座中提到的原質。除了一些細節有誤外,該講似乎概述了維斯瓦納層面上的物質進化理論,據我所知,這是現代研究者在這個問題上最接近真正的神秘理論的探索。』

【*舒巴羅(T. Subba Row),見《神智學者》,1887年2月。】

【†『維斯瓦納並非只是顯化的客體世界,也是誕生整個客體世界的遍一物質基礎(三角形的水平線)。』這就是宇宙二元,即雌雄同體基質。惟有此之上才是真正的原質。】

這些話將會得到每一個東方神秘主義者的響應和認可。克魯克斯教授講座的很多內容都摘錄於這些附錄的第 XII 節中。在那之後，他又發表了另一個講座，和第一個一樣了不起，是關於《元素的起源》*，也有第三個講座。在這裡，我們幾乎確證了神秘哲學關於原始進化模式的教導。這確實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和化學專家對秘教教義進行的最接近的探索，†不僅應用單子和原子到純超驗形而上學教義，還將它們與「眾神和智能意識單體」相關聯。但化學現在正處於上升階段，歸功於它在歐洲的最高代表之一。它不可能再回到過去時代，當時唯物主義將亞元素視為是絕對簡單和均質的物體。並在盲目中將其提升為元素的地位。面具已被一個非常聰明的手奪走，因此不用擔心新的偽裝。經過了多年的偽科學，那些雜種分子打著「元素」的名義遊行，在它們背後和之上只有虛空，一位偉大的化學教授再一次提出這樣的問題：『這些元素是什麼，它們從哪裡來，它們的意義是什麼？...這些要素困擾著我們的研究，使我們在推測中感到困惑，甚至在我們的夢中縈繞。它們像一片未知的海洋在我們面前伸展——嘲弄著，迷惑著，喃喃自語著奇怪的啓示和可能性。』（Gen. of Elem., p. 1.）

【*作者克魯克斯 (W. Crookes, F.R.S., V.P.C.S)，於 1887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在倫敦皇家學會發表。】

【†只有到了那一天，當他對輻射物質的發現進一步闡明了光的真正來源，並徹底改變了所有當前的推測，才能完全展示出這個觀點的真實性。進一步熟悉北極光可能有助於認識這個事實。】

那些繼承了原始啓示的人，每個世紀都在傳授這些「可能性」，但從來沒有得到公正的傾聽。那些啓發開普勒、萊布尼茨、加森迪(Gassendi)、史威登堡等人的真理，總是摻雜著他們自己的推測，朝著一個或另一個先入為主的方向——因此是扭曲的。但是現在，一位現代精確科學的傑出教授悟出了一個偉大的真理，並勇敢地宣稱，迄今為止，科學還沒有認識到真正的簡單元素，這是一個基本的公理。因為克魯克斯教授告訴他的聽眾：

『如果我大膽地說，我們普遍接受的元素不是簡單且原始的，它們不是偶然、隨意或機械性的創造物，而是由更簡單的物質演化而來的——或者也許，確實，來自唯一一種物質——我只是正式陳述一種在科學界中已經存在了相當一段時間的觀點。最優秀的化學家、物理學家和哲學家，都明確地宣稱他們相信我們教科書中(大約) 70 個元素並非我們不可能通過的赫丘利斯之柱。』...『現在的哲學家們和過去一樣——當然沒有在實驗室工作過的人——也從另一方面得出了同樣的觀點。』赫伯特·斯賓塞先生如此記錄了他的信念：「化學原子是由真正的或物理性原子產生的，此演化過程的條件是化學還不能產生的。」...『且詩人已搶先超越了哲學家。彌爾頓(《失樂園》，第五卷)充滿進化思想的本能，讓大天使拉斐爾(Raphael)對亞當說，全能者創造了

.....「遍一最初物質，
被賦予各種形式，不同程度的
實質性。」』

然而，若不是克魯克斯教授無畏地將其簡化為簡單的元素，並公開強迫讓科學界注意到它的存在，否則這個想法本可能一直結晶於「科學的空氣」中，且在數年都無法降落到物質主義和俗世凡人的濃稠大氣中。『一個想法，』普魯塔克說：『是一種非實體的存在，它無法靠自身生存，而是將形體和形式給無形的物質，並成為其顯化的起因。』（De Placit. Philos.）阿伏伽德羅在舊化學領域引發的革命，是《新化學》一卷中的第一頁。克魯克斯先生現在已經翻到了第二頁，他大膽地指出了最後一頁的可能內容。一旦原質被接受和認可——就像不可見的以太一樣，兩者在邏輯上與科學上是要的——化學將幾乎停止存在：它將以全新的煉金術或元化學的形式再次出現。輻射物質的發現者將在未來證明古老雅利安人關於神秘主義的著作是正確的，甚至包括《吠陀》和《往世書》。

因為顯化出來的「母親」、「父親-兒子-丈夫」(阿底提和達克沙 (Daksha)，梵天的一種形式，作為創造者)和「兒子」——這三個「最初誕生者」——實際上就是指氫、氧，以及在塵世顯化稱為氮的東西。即使是對「最初誕生者」三元組的外傳描述，也給出了這三種氣體的所有特徵。普里斯特利 (Priestley) 這名氧的「發現者」，只是最古老的時代已知的東西！

然而，所有古代的、中世紀的、現代的詩人和哲學家，甚至在外傳印度教書籍中都已預見。笛卡爾的物質充實體會分化為粒子；萊布尼茨的空靈流體和康德的「原始流體」溶為其元素；開普勒太陽渦旋和太陽系渦旋；簡而言之，從普遍心智開創的元素漩渦開始——從安納薩哥拉斯 (Anaxagoras)，到伽利略，到托里塞利 (Torricelli)，再到史威登堡，再到歐洲神秘主義者的最新推測——所有這些都可以在印度教對於對「眾神、單體和原子」的贊美詩和咒語中完整地找到，因為它們是不可分割的。在密傳教導中，關於宇宙和其奧秘的最先驗的概念能協調於最(看似)唯物主義的推測，因為這些科學涵蓋了從精神到物質的整個進化範圍。正如一位美國神智學者所宣稱的那樣，『(萊布尼茨的)單子從一種觀點可以稱為力，從另一種觀點可以稱為物質。在神秘科學看來，力和物質只是同一種基質的兩面。』(《道路》第10期第297頁)

請讀者記住萊布尼茨的這些「單體們」，每一個單體都是宇宙的一面活生生的鏡子，每一個單體都映像著另一個單子，且將這一觀點和定義與某些由威廉瓊斯爵士翻譯的梵文詩節 (Slokas) 比較，在其中說到，神聖心靈的創造源泉，...『隱藏在厚重黑暗的面紗中，形成了世界原子的鏡子們，並從它自己的臉上投射映像到每個原子上...』

因此，當克魯克斯教授宣稱『如果我們能夠展示所謂的化學元素是如何產生的，我們將能夠填補我們對宇宙知識的一個巨大空白，...』答案已經準備好了。理論的知識包含在《往世書》中每一個印度教宇宙起源的密傳含義中；這種實際的證明，掌握在那些在本世紀中將不被認可的人手中，除了極少數人會認可外。各種發現的科學可能性，必將無情地引領準確科學接受東方神秘觀點，並包含填補這些「空白」所需的全部材料，但目前仍取決於現代唯物主義。只有沿著克魯克斯教授採取的方向努力，才有希望認識到一些迄今為止還神秘的真理。

與此同時，如果有人渴望一瞥原初質發展的實際圖表，即在循環法則的推動下分離和分化，並分為七階的基質(從一般的觀點來看)，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看看克魯克斯演講《元素的起源》所附的圖，並仔細思考文本中的一些段落。在一個地方(第11頁)他說：——

『...我們對化學元素的概念已經擴展了。迄今為止，分子一直被認為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原子的聚集，而沒有考慮到這些原子結合在一起的結構設計。我們可以考慮到一個化學元素的結構比以前所認為的更為複雜。在我們習慣處理的化學反應中的分子和最初創造的原子之間，存在著更小的分子或物理原子的聚集體；然後，亞分子根據它們在鏡結構中所佔的位置而有所不同。』

『如果我們把釷想象成一塊五先令的硬幣，也許能簡化這個假說。通過化學分餾，我把它分成了五個單獨的先令，發現這些先令並不是對應體，而是像苯環中的碳原子一樣，刻有它們的位置，1、2、3、4、5，印在上面...如果我把我的先令扔進熔爐裡，或者用化學方法把它們溶解，這些鑄幣印都消失，然後都變成了銀。』...

這將是所有的原子和分子將面臨的情況，即從他們的化合物形式和身體分離——當沈睡期開始時。把情況顛倒過來，想象一下新的顯化期的曙光。物質被吸收後的純「銀」會再次分離成基質，並將產生「神聖本質」，其各個「原則」是主要元素們，子元素，是物質能量和主體和客體的物質；或者，這些都是代表——眾神、單體們、和原子們。如果暫時撇開形而上學或先驗方面的問題，——將卡巴拉和基督教所信仰的超感知和智能存在，排除在當前考慮之外——我們轉向進化論的原

子理論，神秘教義仍然在確切科學及其自述中得到證實，至少就假定的「簡單」元素而言，現在突然淪為可憐的遠親——甚至不是後者的表親。因為克魯克斯教授告訴我們：

【*在宇宙尺度上對應於精神、「靈魂-心靈」、生命和三個載體——星光體、虛幻體 (Mayavic) 和肉體(人類的)，無論如何劃分。】

『迄今為止，人們一直認為，如果一種金屬的原子量，透過不同的觀察者、不同的化合物中測定，發現都是固定值的話 ... 那麼，這種金屬就必然在簡單或基本物體中佔有一席之地。我們得知 ... 現在情況已經不一樣了。再一次，我們在輪子中也有輪子。釷不是一種元素而是一種化合物。... 我們已經證明，釷是由五個或更多新成分組成的。而且，如果這些成分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研究，並且使用比輻射物質測試更細緻、更深入的測試，誰能保證它們無法再被進一步分解？那麼，真正的終極元素在哪裡呢？當我們前進時，它就像疲憊又口渴的旅行者在沙漠中看到的湖泊和樹叢幻覺一樣，漸行漸遠。我們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會被這樣的迷惑和阻礙嗎？元素作為絕對原始和終極東西的這個概念，似乎變得越來越模糊 ... 』 (16 頁)

在《揭開伊希斯的面紗》第一卷 429 頁，我們說：『最初創造的神秘一直是科學的絕望，是深不可測的，除非他們 (科學家) 接受赫爾墨斯的教義。他們將不得不跟隨赫爾墨斯主義者的腳步。』我們的預言開始應驗了。

但在赫爾墨斯和赫胥黎之間有一條中間路線和點。讓科學家們把橋擱在一邊，認真地想一想萊布尼茨的理論吧。我們已經展示了我們關於原子進化的理論——它們最後形成複合化學分子的過程，是在地球大氣層的塵世工坊中產生的，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如此奇怪的一致於克魯克斯所展示的圖。在這本書中已經好幾次提到，太陽 (Mārtānda) 和他七個弟弟從他母親 (阿底提) 的胸懷裡進化和聚集，那胸懷是原初質 (prima mater-ia)——講師的原初原質。密傳教義教導存在『一種能量前身形式，具有週期性的退潮和漲潮、休息和活動狀態。』 (第 21 頁)——看哪，一位偉大的科學家現在要求全世界接受這個作為假設之一。我們已經展示了火熱的「母親」逐漸變冷和發光，且同一位科學家提出的第二個假設，這是科學的必然性，似乎是——『一種類似冷卻的內部操作，在原質中緩慢運行。』神秘科學教導說，「母親」無邊際的伸展開來 (在沈睡期)，作為大深淵，且根據《教義問答》裡的奇怪的表達，它是「乾的空間之水」，且只有在分離後和那羅延 (Narayana) 在其表面移動之後，它才會變成濕的。那羅延是『精神，是不可見的火焰，它從不燃燒，卻能點燃它所接觸到的一切，並賦予它生命和生成。』*現在科學告訴我們，『最初誕生的元素 ... 最接近於原質』... 會是『氫 ... 在有段時間內，它將是宇宙中唯一存在的物質形態。』古老的科學怎麼說？它回答說：正是這樣；但我們會把創造前、甚至是地質時代前的氫和氧 (通過孵化向「母體」注入生命之火) 稱為精神，這個本體後來在塵世上發展成最粗大的氧、氫和氮——氮沒有神聖起源，它只是一種生於塵世的粘合劑，用來將其他氣體和流體結合在一起，就像一塊海綿，攜帶著生命的氣息——純淨的空氣。†在這些氣體和流體成為我們大氣中的樣子之前，它們是星際以太；在更早且更深的層面上——還有別的東西，同理無窮無盡。這位傑出博學的紳士必須原諒一位神秘學者如此長篇大論地引用他的言論；但是，這是這位皇家學會成員所付出的代價，他如此接近神秘的神聖內殿，實際上超越了禁止的邊界。

【*『主是烈火。』... 『在他裡面是生命，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如*果用煉金術將其分離，就會產生生命的精神和其靈藥。】

但是，但現在是時候離開現代物質科學，轉向這個問題的心理學和形而上學方面了。我們只會提到這位傑出演講者所要求的「兩個非常合理的假設」，『為了一窺深藏在未知之門後面的一些秘密』——應該增加第三個加設*——唯恐對它的攻擊無用；萊布尼茨的推測是建立在事實和真理的堅實基礎上。約翰·西奧多·梅爾茲 (John Theodore Merz) 在他的《萊布尼茨》一書中，對這些推測給

出了令人欽佩和深思熟慮的摘要，顯示出他幾乎接觸到了《單子論》中密傳神譜的隱藏秘密。然而，那位哲學家在他的推測中，幾乎還沒有超越第一個層面，即宇宙大軀體的低等原則。他的理論並不比那些顯化的生命、自我意識和智能體的理论更崇高，且未觸及早期起源後的奧秘領域，因為他的空靈流體行星後的。

【*最重要的是，假設大自然中沒有無機物質或物體。石頭、礦物、岩石，甚至化學「原子」都只是深沈休眠中的有機單元。它們的昏迷有終結，它們的惰性變成了活動。】

但是，這第三個假設很難為現代科學家所接受；而且，像笛卡爾一樣，他們寧願保留外在事物的屬性，如延展性，這是無法解釋運動現象的，而應接受後者是一種獨立的力。在這一代人中，他們永遠不會變成反笛卡爾主義者；他們也不承認『慣性的這種特性不是一個純粹的幾何特性，它指出了在外部實體中存在的某些東西，而不僅僅是延伸性。』這是萊布尼茨的想法，由梅爾茨進行了分析，他補充說，萊布尼茨將這稱為力量，並認為外部事物具有力，且為了要使它們具有這種力，它們就必須有一種實體，因為它們不是無生命和惰性的物體，而是形體的中心和承載者，這純粹是一個密傳的主張，因為力在萊布尼茨看來是一種活躍的原則，所以心智和物質的劃分消失於這個結論裡。但是——

『萊布尼茨的數學和動力學探究，在一個純粹科學家的思維中可能不會導致相同的結果。但萊布尼茨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家。如果他是的話，他可能已經發展出了能量的概念，數學上定義了力和機械功的概念，並得出的結論是，即使是出於純粹的科學目的，我們也應該把力看作是一種從其他值衍生出來的量，而不是一種基本的量。』

但是，幸運的是——

『萊布尼茨是位哲學家；因此，他有一些基本的原則，這使他傾向於某些結論，且他發現外部事物是具有力量的實質，便立即被用來應用這些原則。其中一項原則是連續性法則，即相信整個世界是相連的，沒有無法連接的間隙和裂縫。對他來說，延展的思維物質的對比對他來說是無法忍受的。延展物質的定義已經站不住腳：很自然地，人們也對心靈-- 思維物質--的定義也進行了類似的究。』

萊布尼茨所作的劃分，無論從神秘主義的立場來看，是多麼不完整和錯誤，卻顯示出一種形而上學的直覺精神，是沒有任何一個科學家，包括笛卡爾，甚至康德曾達到過的。對他來說，思想有無限個層次。他說，我們思想的內容中，只有一小部分上升到統覺的清晰性，『進入完美意識的光中。』許多人仍然處於一種困惑或模糊的狀態，處於一種「感知」的狀態；但它們確實存在；... 笛卡爾否認動物有靈魂，而萊布尼茨卻像神秘主義者那樣，認為『整個創造物都有心智生命，按照他的說法，這種存在能夠有無限的層次。』正如梅爾茨公正地觀察到的，這『立刻拓寬了心智生命的領域，摧毀了有生命和無生命物質的對比；它還做了更多——它反作用於物質的概念與延展的基質。因為很明顯，外部或物質事物只能通過我們的感官呈現出延展性質，而不是透過我們的思維能力。這位數學家為了計算幾何圖形，不得不把它們分成無數個無限小的部分，而物理學家則認為物質可以分解成原子是無限的。外部事物似乎填充了空間的體積，這種屬性要通過我們粗大感官來獲得。... 萊布尼茨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這些論點，但他不能滿足於假定物質是由有限數量的非常小的部分組成的。他的數學頭腦迫使他無限地進行論證。那麼原子變成了什麼呢？他們失去了延展性，只保留了抵抗性；它們是力量的核心。它們被簡化為數學點 ... 但是，如果他們在空間中的延伸是無物的，他們的內在生命要更加的充實。假設那個內在存在，比如人的心靈，是一個新的維度，不是幾何維度而是形而上維度 ... 在把原子的幾何延展縮小到無之後，萊布尼茨在其形而上學維度方向上賦予了無限延展。在空間世界裡看不到它們之後，心靈就如同潛入一個形而上學的世界，以尋找和掌握在空間中僅僅作為數學點的事物的真正本質 ... 就像一個圓錐體立於其頂點上，或一條垂直線與

一個水平面交會只產生一個數學點，但在高度和深度上可以無限延伸，所以真實事物的本質在這個物質空間世界中只有瞬時存在；但在思想的形而上學世界中擁有內在生命的無限深度 ... 』(114 頁)

這就是精神，神秘教義和思想的根本。「精神-物質」和「物質-精神」在深度上無限延伸，像萊布尼茨的「事物的本質」一樣，我們真實事物的本質在第七個深度；科學和外部世界的不真實和粗大東西位於我們感知的最低端。神秘主義者知道後者有無價值。

在單體的問題上，我們現在必須向學生展示萊布尼茨*體系和神秘哲學體系之間的根本區別，而這可以通過擺在我們面前的《單子論》來完成。可以正確地說，如果能夠調和萊布尼茨和斯賓諾莎的體系，那麼神秘哲學的本質和精神將會展現出來。從這兩種(與笛卡爾系統相對立的)衝擊中，才顯露出古老教義的真理。他們都反對笛卡爾的形而上學。他對兩種基質(延展性和思維)之間對比的想法，過於武斷和不符合哲學原則，如此彼此徹底不同且互不可約。因此，萊布尼茨把這兩種笛卡爾式的基質視為普遍統一體的兩種屬性，在這個統一體中他看到了神。斯賓諾莎只承認遍一不可分割的基質和絕對的一切，就像梵一樣。相反的，萊布尼茨卻覺察到基質的多樣性。對斯賓諾莎來說只有「一」；對萊布尼茨來說，有無限多的存在，從「一」而來也在「一」裡面。因此，雖然兩人都只承認遍一真實的實體，斯賓諾莎視它為非人格的和不可分割的，而萊布尼茨卻把他人格神分為許多神聖和半神聖的存在。斯賓諾莎是一個主體性的泛神論者，而萊布尼茨是一個客體性的泛神論者，但兩人在直覺感知方面都是偉大的哲學家。

【*萊布尼茨名字的真正拼寫是Leibniz - 他自己這麼拼的。他雖然出生在德國，但卻是斯拉夫後裔。】

現在，如果將兩種學說混合在一起並互相糾正，——最重要的是，遍一現實剔除了它的人格化——他們整體上仍保留著一種真正神秘哲學的精神：非人格的、無屬性的、絕對神聖的本質，它不是「存在物」，而是一切存在存在的根源。在你的思維中，划定一個深不可測的界線，來區分那不可認識的本質，以及不可見但可理解的臨在(原初質)或稱聖在，從這之上或通過它來震動話語的聲音，並進化出無數智能自我們的階層，有著意識或半意識的、有知覺或統覺的存在們，它們的本質是精神性力量，它的基質是元素們，它的身體(當有需要時)是原子們——這就是我們的教義。因為，正如萊布尼茨所說，『一切物質體的原始元素都是力，力不具有(客體的)物質的任何特徵——它可以被構想，但永遠不可能成為任何想象表達的對象。』對他而言，每個身體和物體的原初和終極元素，並不是或多或少延展的物質原子或分子，如伊壁鳩魯和加森迪(Gassendi)的觀點，而是正如默茨所展示的，非物質和形而上學的原子，「數學的點」；或真正的靈魂——正如他的法國傳記作家亨利·拉希勒(Henri Lachelier, Professeur agrégé de Philosophie)所解釋的那樣。『那些靈魂以絕對方式存在於我們之外，其本質就是力量。』(《單子論》，引言)

因此，在顯化世界中的現實是由一個個單元組成的統一體，可以說，這些單元是非物質的(從我們的立場來看)且無限的。萊布尼茨稱之為「單子」，東方哲學稱「單體」(Jivas)——神秘主義、卡巴拉主義者和所有的基督徒，給了它各種各樣的名字。他們對我們來說，如同萊布尼茨認為——是「宇宙的表達」*，而每一個物質點都只是本體的、形而上學的點的現象表現。他對知覺和統覺的區分，是密傳教導的哲學上表述，儘管稍顯模糊。他的「簡化的宇宙」，「數量等同於單子的數量」——是我們的七重系統及其劃分和子劃分的混亂表示。

【*『萊布尼茨的動力學，』拉希勒教授說：『如果一個人能將單子視為一個盲目力量的簡單原子，那就沒有什麼困難。但是 ... 』人們完全理解現代唯物主義的複雜性!】

關於他的單體是如何關聯於我們的禪那主、宇宙神靈、天神和元素精靈，我們可以簡單地重述一位博學且有思想的神智學者，比耶勒高(H. A. Bjerregaard)先生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比耶勒高在

「紐約雅利安神智學會」(見 1887 年 1 月和 2 月的第 10 號和第 11 號)閱讀一篇《論元素精靈以及它們與人的關係》的優秀論文時，他明確地陳述了他的觀點...『對斯賓諾莎來說，物質是死的且不活躍的，但對萊布尼茨洞察的心智來說，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活動和活躍能量。在持這種觀點方面，他比他那個時代的任何思想家、或他之後的任何思想家，都更接近東方教導。他發現一個活躍的能量構成了基質的本質，這個原則將他與東方的靈視者們直接聯繫在一起。』

講師接著展示萊布尼茨的原子和元素是力量的核心，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精神性存在，其本質是行動』，因為基本粒子不是機械地行動，而是來自內在的原則。它們是無形體的精神性單元(「實質的」，然而，在我們的意義上不是非物質的)，不受外部變化影響，不可被任何外力摧毀。講師補充說，萊布尼茨的單子『在以下幾個重要細節上，元素與原子有所不同，我們必須記住這些細節，否則我們將無法看到元素與純粹物質之間的區別。』...『原子之間是沒有區別的，它們在性質上是相似的；但是一個單子彼此之間性質各不相同；每個都是自己一個獨特的世界。原子則不是這樣；它們在量和質上完全相同，沒有自己的個體性。*再一次，唯物主義哲學的原子(確切地說是分子)可以被認為是延展的和可分割的，而單體僅僅是數學上的點和不可分割的。最後，這是萊布尼茨的單體與神秘哲學的元素精靈非常相似的地方——這些單子是代表性的存在。每一個單子反映各個其他。每個單子在自己的層面上，都是宇宙的一面活生生的鏡子。請注意這一點，因為這取決於這些單子所擁有的力量，也取決於他們能為我們做的工作；在反映世界時，單子不僅是被動的映像媒介，而且是自發的自我活化；它們自發地產生圖像，就像靈魂做夢一樣。因此，開悟者能在每個單子中閱讀一切，甚至未來。每個單子或元素精靈是一個能說話的鏡子...』

【*萊布尼茨是一個絕對的唯心主義者，他堅持認為『物質原子與理性相悖。』("Système nouveau", 厄德曼，第 126 頁第 2 行)。對他來說，物質是單子的簡單表現，無論是人類還是原子的單體。他認為(和我們一樣)單子無處不在。因此，人的靈魂是一個單子，人體內的每一個細胞都有它的單子，在動物、植物、甚至(所謂的)無機物體內的每一個細胞都是如此。他的原子是現代科學的分子，他的單子是物主義科學不加懷疑地接受的簡單原子，雖然它永遠不會成功地審視他們——除了在想象中。但萊布尼茨對單子的看法是相當矛盾的。當他談到他的形而上學的點和形體原子，在某個時候它作為現實佔據著空間；在另一時後則是純粹的精神性理念；又在另一時候，在它們的相互關係中賦予客體性、聚合性和位置。】

就在這一點上，萊布尼茨的哲學崩潰了。在「元素精靈」單體和高等行星神靈的單體之間，甚至包括人類單體(靈魂)之間，都沒有設定任何規定或區別。他甚至有時過度懷疑『神是否只創造了單體或沒有延伸的物質，而沒創造其它東西。』(Examen des Principes du P. Malebranche.) 他在單子和原子之間畫下區別，*因為正如他反復說的，『物體的所有性質只是現象性，就像彩虹。』(給狄斯波斯神父的信，書信，第十八封信)——但不久之後，他在眾要的通信中找到了這樣的規定，是單子之間某種形而上學的聯繫(vinculum substantiale)。神秘哲學教導一種客體性的唯心主義——儘管它認為客體宇宙和其中的一切都是短暫的幻象(Maya)——在純粹形而上學的角度上，區分了集體幻象(Mahamaya)，以及當此幻象持續時，其中各種有意識的自我們之間的客體關係。因此，開悟者可以在一個元素精靈單體讀到未來，但他大量吸引它們來達到此目的，因為每個單體只代表它所屬的界的一部分。『單體的限制並不在於對象本身，而在於對對象的認識的修正。它們都混亂地走向無限，走向全體，但它們都受限且區別於不同的感知程度。』(§60,《單子論》)*。正如萊布尼茨解釋的那樣，『宇宙的所有部分都清楚地表現在單子們上，但有些反映在一個單子上，有的則在另一個單子上；』但是許多的單子可以同時代表二百萬巴黎居民的想法。

【*事實上，萊布尼茨的原子只不過是希臘唯物主義者的原子，甚至是現代科學的分子。他稱它們為形體原子，並將它們比喻為亞里士多德的實質形體。(見《新體系》，3)】

【†萊布尼茨和亞里士多德一樣，將那些被創造的或散發出的單子（從宇宙神靈或眾神發出的元素精靈）——稱為隱得萊希（Entelechies）——和非實質自動機。（§ 18, _Monadologie._）】

但是神秘科學對此有什麼解釋，且他們補充了什麼呢？

他們說，被萊布尼茨集體上稱為單子的東西——目前粗略地看，且不計算各種細分，*——可以分成三個不同的群體，從最高的層面開始，首先是「眾神」，或有意識的精神性自我；是智能的建築師們，按照神聖心靈的計劃工作。然後是元素精靈，或單體們，它們集體無意識地形成了普遍大鏡子，關聯於它們各自領域的一切事物。最後是原子們，或物質分子，依次由他們的統覺性單體來傳訊，就像一個人體中每個細胞是如此活化的。（見第一卷結束頁。）有一群如此活化的原子，輪到它們使分子活化；有無限多的單體，或稱元素精靈，也有無數的精神力量——無單體的，因為它們是純粹的非實體*，除了在一定的法則下，他們會呈現某種形體時——不一定是人類。它們穿上的那些物質——圍繞它們中心進化而來的表象有機體——是從哪裡來的？無形體的（Arupa）輻射物，存在於普遍意志的和諧之中，是我們所謂宇宙意志的集體或集合，位於主體宇宙層面上，它將無限多的單體結合在一起——各自都是自己宇宙的鏡子——如此暫時個體化成為獨立的心靈，無所不知和普遍的；且通過同樣的磁聚集過程，它們從星際原子中為自己創造出客體可見的身體。對於原子和單體，無論它們是關聯還是解離，是簡單還是複雜，從最初分化的那一刻起，它們只不過是「眾神」的原則，物質上的、心靈感應上的和精神上的——這些眾神是原初性質的輻射物。因此，在靈視者的眼中，高等行星力量表現在兩個方面：主體上——作為影響，而客體上——作為神秘的形體，並在業力法則之下成為一種臨在，精神和物質是一體的，正如反復陳述的那樣。精神是第七層面的物質；物質就是精神——在其循環活動的最低點；而兩者——都是幻覺。

【*這三個「粗略的劃分」對應於人類組成中的精神、心靈(或靈魂)和身體。】

【†比耶勒高（C. H. A. Bjerregaard）兄弟在他的演講中（已經提到），警告他的聽眾不要把「聖在」（Sephiroth）視為個體性，但同時要避免將它們視為抽象。『我們將永遠無法達到真理，』他說，『更不用說與那些天上存在交流的能力，除非我們回歸到原始時代的簡單和無畏之中，在那個時代，人們與眾神自由交流，神靈也降臨人間，並以真理和聖潔引導他們。』（No.10，《道路》）...『《聖經》中有好幾個「天使」的名稱，清楚地顯示一些存在如同卡巴拉的元素精靈和萊布尼茨的單子，必須用這些術語來解，而不是往常的理解方式。他們被稱為「晨星們」，「燃燒的火焰們」，「大能者」，且聖保羅在他的宇宙起源異象中把這些人視為「權天使和力天使」。諸如這樣的名稱在排除了人格化的概念後，我們發現自己被迫將其視為非人格化的存在...一種影響力、一種精神性基質或有意識的力量。』（《道路》，No. 11, 322 頁）】

原子在神秘學中被稱為「振動」；也稱為「聲音」——集體上地。這並不衝突於廷德爾先生的科學發現。他在單胞體生物的底層追蹤大氣振動的整個過程——這構成了大自然過程的客體部分。他追蹤並記錄了它們運動和傳播的速度；它們的衝擊力；它們在鼓室中引起振動並將此傳遞到耳石，等等，直到聽覺神經開始振動——現在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這個過程的主體方面，或者說聲音的感知。他感知到或看到它了嗎？沒有；因為他的專長是發現物質的行為。但難道一個通靈者、一個已開啟內在之眼的精神性靈視者，不能看穿物質的面紗嗎？科學的波和波動的產生，源自於原子從內部推動其分子成為活躍。原子充滿了無限的空間，且通過它們不斷的振動，才使生命的輪子永遠運轉。正是這種內在的運作產生了被稱為力的相互關係的自然現象。只有在每一種這樣的「力量」的起源處，才存在著有意識的指導本體——天使或神，神靈或惡魔——統治的力量，但都是一樣的。

正如靈視者們所描述的那樣——它們能看到星際一群存在的運動，並以靈視力追蹤它們的進化過程——它們閃耀得如同燦爛陽光下的初雪微光。它們的速度比思想還要快，比任何凡人的肉眼所

能跟隨的快，而且，從它們運動的巨大速度可以判斷，其運動是圓形 ... 站在開闊的平原上，尤其是山頂上，凝視著上方廣袤天穹和周圍無限的空間，整個大氣彷彿都點燃了，空氣中瀰漫著這些耀眼的閃爍。有時，它們強烈的運動會產生像北極光一樣的閃光。這景象如此奇妙，當靈視者凝視這內在的世界，感受這閃爍的點在身邊穿行時，他對隱藏在這輝煌海洋中、和超越其中的更大奧秘感到敬畏 ...

無論這個關於「眾神、單體和原子」的解釋多麼不完美、不完整，我們希望一些學生和神智學者至少能感覺到，在唯物主義科學和神秘主義之間，可能確實存在著一種密切的聯繫，後者是前者的補充和缺失的靈魂。

XVI. 週期進化和業力

它是內在、不朽的人精神上的進化，形成了神秘科學的基本信條。即使只是要從遠處認知這樣一個過程，學生必須相信 (a) 遍一生命，獨立於物質 (或科學認為的物質)；以及 (b) 激活這一原則各種顯化的智能個體。赫胥黎 (Huxley) 先生不相信「生命力」，其他人卻相信。哈欽森·斯特林 (J. H. Hutchinson Sterling) 博士的著作《關於原生質》("Concerning Protoplasm") 對這種教條式的否定造成了不小的破壞。比爾 (Beale) 教授的決定也支持一個生命原則；而理查森 (B. W. Richardson) 博士關於《神經以太》的演講，已被充分引用。因此，意見出現了分歧。

遍一生命與支配存在世界的遍一法則是密切相關的：業力。在外傳教義中，這單純字面上意思的「行動」，或者說是「產生效果的原因」。而在密傳教導中，它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於其深遠的道德影響方面。這是不會出錯的報應法則。神學上對人格化的神所下的任何定義，都不能說明這個非人格化的、但卻始終存在的、活躍的原則。對於那些不瞭解這永恆不變法則的真正意義、特點和可怕的重要性的人，跟他解釋是沒用的。也不能稱之為天意。因為天意在有神論者 (基督教的新教徒) 中以人格話的男性性別為樂，而在羅馬天主教徒是一種女性的力量，沃根 (Wogan) 告訴我們：『神聖的天意調和了他的祝福，以確保其更好的效果。』事實上，「他」調和它們，而業力作為一個無性別原則則不會這麼做。

縱觀前兩部分，結果表明，在生命復蘇的第一次震顫中，自性 (Svabhavat) 作為「永恆中無意識不可變黑暗的可變光輝」，在每一次太陽系重生時，從一個不活躍的狀態進入一個強烈的活動；它分化，然後通過分化開始它的工作。這運作就是業力。

週期也服從於此活動所產生的結果。『宇宙中的一個原子變成了物質平層上的七個原子，每個原子都變成了一個能量中心；那同一個原子變成了精神層面上的七道射線，以及大自然的七種創造力量，從「根—要素」輻射出 ... 一個走右邊的路，另一個走左邊的路，分開直到劫的終點，卻又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什麼使它們結合？業力。』各原子從中心點散發，依次散發新的能量中心，這在宇宙電潛在的呼吸下，從內向外開始工作，並增加其他的小中心。這些，在進化和內捲的過程中，輪到它們形成了新的影響的根源或發展的原因，從各世界和「承載人類」的各球體，一直到所有七個界* (我們只知道四個) 的屬、種和類。因為『受福的工人在永恆中領受了「提安坎」 (Thyan-kam)。』 (《宗喀巴格言》)

【*見第六節 (第一卷) 和評論。】

「提安坎」是引導宇宙能量衝動在正確方向上的力量或知識。

真正的佛教徒，不承認「人格化的神」，也不承認任何「父」和「天與地之創造者」，但仍然相信絕對意識，即本初佛 (Adi-Buddhi)；佛教哲學家知道行星神靈的存在，也就是禪那主。但是，儘管他承認「精神性生命」，然而，由於它們在永恆中是暫時的，因此根據他的哲學，甚至它們也是「梵天之畫的幻覺」，這是一個 4,320,000,000 年的短顯化期。「一心」 (Yin-Sin) 不是供人猜測的，因為佛陀已經嚴令禁止所有此類探究。如果禪那主們和所有看不見的存在 (七個中心和它們直接的散發物，即能量的次中心) 是遍一光的直接反映，然而人類離這些還很遠，因為整個可見太陽系由「自我產生的存在，業力的生物」所組成的。因此，他們認為，一個人格化的神「只是無知者的想象投射在虛空上的巨大影子」，* 他們教導說，只有『兩件事 (客體上) 是永恆的，即阿卡莎 (Akasa) 和涅槃』；且它們實際上是一體的，在分開時只是幻覺。『佛教徒否認創造物，也無法想象造物者。』

『一切都是從阿卡莎 (或我們塵世上的自性) 出來的，服從於它固有的運動法則，並且存在於某段時間後消失。沒有什麼能來自無。』 (《佛教教義問答》)

【*《佛教教義問答》，作者是神智學會主席奧爾科特 (H. S. Olcott)】

如果一個不二論教派的吠檀多婆羅門，被問到他是否相信神的存在時，總是可能會像雅科利奧 (Jaccoliot) 回答的那樣回答：『我自己就是「神」；』一個佛教徒 (尤其是僧伽羅人) 會笑著回答說：『沒有神：沒有創造。』然而，不二論者和佛教學者的根本哲學是相同的，他們都對動物生命有著同樣的尊重，因為他們都相信，地球上的每一個生物，無論多麼渺小和卑微，『都是不朽物質的不朽部分』——因為物質對他們的意義與基督教或唯物主義者的意義截然不同，而且每個生物都受制於業力。

婆羅門的答案隱射每一個古代哲學家、卡巴拉主義者、和早期日子的諾斯替教徒。它包含了德爾菲神諭 (Delphic) 和卡巴拉主義戒律的精神，因為神秘哲學很久以前就解決了人過去是什麼，現在是什麼，將來是什麼的問題；關於人的起源、生命週期，在無休止的連續投生或重生的持續時間，最後是他被吸收到他來自的源頭。

但是，我們不能要求用物質科學來為我們解讀人類，也不能解讀過去或未來之謎一樣；因為哲學家甚至不能告訴我們人是什麼，如生理學和心理學所知道的那樣。在「人類是神還是獸」的疑問中，人類現在與後者聯繫在一起，並從一種動物衍生而來。毫無疑問，將人類作為一種塵世動物進行分析和分類的工作，可能要留給科學去做了，而神秘主義者們作為人類，對於科學肅然起敬。他們認識到科學的基礎和它所做的偉大研究，在生理學上取得的進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在生物學上取得的進展。但是，人的內在的、精神的、心靈感應的、甚至道德的本性，不能留給根深蒂固的唯物主義的柔情；因為即使是西方的高等心理哲學，就其目前的不完備性和明顯的不可知論傾向而言，也無法公正地對待內在事物；特別是對於人類更高的能力和感知，以及那些意識狀態。權威們如密爾 (Mill) 的在這條路上畫了一條大大的線，說：『到此為止，不要再走更遠了。』

沒有一個神秘主義者會否認人類在他的物質形成中，是大自然進化力量通過無數的一系列轉變的簡單產物，就像大象和微生物、鱷魚和蜥蜴、草葉或水晶一樣；但他的說法不同。

每一個信奉神聖靈魂的神秘主義者在內心所反抗的，不是那些基於人類和動物化石的動物學和人類學的發現，而是那些建立在先入為主的理論基礎上、為了迎合某些偏見而做出的毫無必要的結論。他們的前提不一定總是正確的；由於其中一些理論存在的時間很短，因此推論必然是片面的唯物主義進化論者。然而，正是憑藉如此短暫的權威，大多數科學家經常在他們最不配的地方獲得不應有的榮譽。*

【*有人認為這種說法是對公認的科學的無禮或不敬，我們建議他們參考詹姆斯·哈欽森·斯特林 (James Hutchinson Stirling) 先生關於《原生質》的作品，這是對一個生命原則 vs 分子論者的辯護，後者包括赫胥黎 (Huxley)、廷德爾 (Tyndall)、沃格特 (Vogt) 等人，並要求他們檢驗科學的前提是否不一定總是正確的。但儘管如此，為了填補一個物質主義愛好中的空白或一個洞，這些前提仍被接受。談到原生質和人體器官，作者說：『在赫胥黎先生看來，那麼，關於原生質內的力量、形體或物質的連續性，我們可能又看到了一些空缺。不，赫胥黎本人也可以站在同一邊作為證據。在他的文章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對可能性的看法，然而這應該是要有確定性的，他說：『很有可能，當我們徹底探索植物世界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所有的植物都擁有同樣的力量。』當一個結論被明確宣佈時，像這裡一樣，但被告知前提仍有待確認 (!!)，這是相當令人失望的..... 在這一段中，我們看到他從自己的腳下割開自己的「根基」。... 同樣的，在告訴我們所有形式的原生質都是由碳、氫、氧和氮「以非常複雜的結合」組成之後，他繼續說：『這個複雜的組合的性質從來沒有被準確地確定過 (!!)，而使用了蛋白質這個名字。』顯然，這是赫胥黎先生對原生質和蛋白質的一種鑒定；在說了一件事後，推導另一件必定是正確的，但之後他又承認原生質的性質從來沒有被準確地確定過，甚至在他看來，這仍處於未決情況。這一承認也從下面得到補充：『我們在使用蛋白質這個術

語時地採取謹慎的態度，因為我們對它所代表的事物是相對無知』……等等。(第 33 和 34 頁，回答 赫胥黎先生關於《酵母》)。

這就是著名的赫胥黎，這位生理學和生物學之王，他被證明是在用前提和事實玩弄盲人。科學的「小人物」們在此之後有什麼不可以做的呢！】

當學生開始學習人類的起源和進化時，為了使他們更加明顯和明瞭的瞭解業力在宇宙的週期性更新中的運作，現在必須和我們一起探討業力週期在普遍倫理上的神秘意義。這裡的問題是，這些神秘的時間劃分，被印度教徒稱為時代和劫，被希臘人圖像化得稱為「圓圈」(Kuklos)，是環或循環，這與人的生命有任何關係或直接聯繫嗎？即使是公開的哲學也解釋說，這些永恆的時間循環會週期性地、智能地在空間和永恆中自我回歸。因而有「物質週期」* 和「精神進化週期」。種族、國家和個人週期。難道密傳的推測不能讓我們更深入地瞭解它們的運作原理嗎？

【*「物質週期」這個名字是溫切爾 (Winchell) 教授在 1860 年寫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

這一想法在一部非常聰明的科學著作中得到了完美的表達：—

『對於人類可能有能力理解一個在時間和空間上、遠遠超出人類觀察範圍的協調系統，這種情況志著人的力量超越了變化的和不一致的物質的局限，並宣稱他優於一切不穩定的和會腐爛的存在形式。在一連串的事件和共存的事物之間的關係中，有一種方法是人的心智所掌握的；以此作為線索，他來回穿梭於人類經驗永遠無法證明的漫長的物質歷史中。各事件萌芽和展開。他們的過去與他們的現在是相連的，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來也將與現在和過去同樣相連。歷史的這種連續性和統一性在所有可以想象的進步階段都在我們眼前重演。這些現象給我們提供了概括成兩種法則的基礎，是科學性預言的真正原理；人類的心靈僅憑這兩種法則就能穿透封存的過去記錄和未打開的未來書頁。第一個是進化的法則，或者，為了我們的目把它表述成：個體中的相關連續性法則或有組織的歷史法則，在每一個使結果成熟化的系統的變化階段中被闡明 ... 這些想法把物質歷史的無限的過去、和無限的未來召喚到我們眼前。它們似乎打開了無限的視野，賦予了人類智能一種存在，和一種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以及不受有限因果關係限制的視野，並將其提升到對最高智能的崇高理解，其居所是永恆。』(《世界生命》("World-Life")，第 535 和 548 頁)

根據教義，幻象，或這個塵世上事件和行動編組的虛幻表象，會隨著國家和地方的變化而改變。但是一個人生命的主要特徵總是與他出生的「星座」相一致，或者，我們應該說，與他活化原則的特徵、或者與掌管他的神相一致，不管我們稱它為禪那主，如在亞洲；或是大天使，如在希臘和拉丁教會。在古代的象徵主義中，太陽(雖然指的是精神上的太陽，而不是看得見的)總是被認為是派出主要救世主和化身(Avatar)。因此，在佛、化身和最高七者的許多其他投身之間產生了聯繫。一個人越接近他「在天上」的原型，對他就越有好處；他的人格被他自己的個人神(第七原則)選擇作為塵世的住所。因為，為了淨化和與「本體—神」的統一，我們盡了一切努力，其中一束較低的射線被打破，人的精神實體被吸引得越來越高，高到超越第一的射線，從一束到另一束，直到內在人被吸引道「父母太陽」的那一束最高的光線中。因此，「人類的事件確實與數字形式協調運行」，因為人類的單個單位都來自同一個源頭，是中心；而它的影子是可見的太陽。對於分點和至點，即太陽運行的週期和不同階段，若用天文學和數字來表示，只是永恆存在的真理的具體象徵，儘管它們對於未啟蒙人來說確實是抽象的概念。這就解釋了幾何關係在數值上的驚人巧合，正如幾位作者所展示的那樣。

是的；『我們的命運寫在星星上！』只有當映射的凡人與天上的原型結合得越緊密，外在的條件和隨後的轉世才越不危險，這是佛與基督都無法逃脫這一點。這不是迷信，更不是宿命論。後者暗示著某種更盲目的力量的盲目進程，而人在塵世上停留期間是一個自由的行動者。他無法逃脫他被主導的命運，但他有兩條路可以選擇把他引向那個方向，且他可以達到痛苦的目的—如果他得到

了這樣的命令，無論是穿著雪白的殉道者的長袍，還是在不公正道路上作為自願者穿著髒衣服；因為，有外在也有內在的情況，來影響我們的意志對於行動的決定性，而遵循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都是在我們的力量範圍之內的。相信業力的人必須相信命運，從生到死，每個人都在自己周圍編織著一絲絲的線，就像蜘蛛織他的蜘蛛網一樣；而這種命運，要麼是由我們外在的不可見原型的天上之聲引導，要麼是由我們更親密的星光體或內在的人所引導，而內在的人往往是被稱為人類的實體邪惡天才。這兩種方式都能引導外在的人，但其中一種必須佔上風；從這場看不見的衝突一開始，嚴酷無情的補償法則就會介入並按其方式進行，忠實地隨著波動。當最後一縷絲線被織好，而人類似乎被自己編織的網絡所包裹，然後他發現自己完全處於這個自我創造的命運的帝國之下。然後，它要麼像惰性的貝殼一樣固定在不動的岩石，要麼像羽毛一樣被他自己的行為掀起的旋風帶走，這就是業力。

一位唯物主義者用一句話來論述地球週期性的創造。『地球的整個過去只不過是展開的現在。』布奇納 (Buchner) 如此說，他幾乎沒有想到他是在重複神秘主義者的一個公理。這也是千真萬確的，正如布爾邁斯特 (Burmeister) (在《力與物質》中引用) 所說：『對地球發展的歷史調查已經證明，現在與過去建立在同一基礎上；過去是按照現在前進的方式發展起來的；而那些正在作用的力量始終保持不變。』

當然，這些「力量」——確切地說，它們的本體——是相同的；因此，現象的力量也必須是相同的。但是，誰又能如此肯定物質的屬性沒有在千變萬化的進化過程中發生改變呢？唯物主義者怎麼能像羅斯馬斯勒 (Rossmassler) 那樣自信地斷言：『這種現象在本質上的永恆一致性，使得火和水始終擁有同樣的力量，而且將永遠擁有這些力量？』那些「用無知的言語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的是誰呢？」且當大地的根基被偉大的法則所奠定的時候，赫胥黎和布加勒斯特人又在哪裡呢？這是神秘哲學的一個基本原則，這個是同樣的物質同質性和大自然法則的不變性，是唯物主義所堅持的；但是這種統一是在精神與物質的不可分離性之上的，如果這兩者一旦分離，整個太陽系就會重新陷入混沌和非存在之中。因此，若斷言 (像科學家那樣) 所有巨大的地質變化、和可怕的地震都是由普通的和已知的物理力量造成的，這是絕對錯誤的，而且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自負的又一證明。因為這些力不過是達到某些目的的工具和最終手段，它們通過一種內在衝動週期性地、且顯然是機械性地發揮作用，這種內在衝動與它們的物質本性相混合但又超出它。每一個重要的大自然行為都有其目的，它們的行為都是週期性的。但是精神力量通常與純粹的物質力量相混淆，前者被否定，因此，科學必須始終對於它未知，因為它沒有被檢驗。*

【*科學家會說：『我們否認它，因為這類事情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但是，正如生理學家查爾斯·里歇 (Charles Richet) 所說的那樣：『那麼好吧，但你至少有證明了相反的情況嗎？……無如何，不要先驗的否認。實際科學還不夠先進，不能給你這樣的權利。』(《關於概率計算的建議》)】

黑格爾 (Hegel) 說：『這個世界的歷史始於其總體目標，即體認到精神的理念——只是以一種隱含的形式 (本體，an sich)，即作為大自然；一種隱藏的、最深刻隱藏的無意識本能，而整個歷史進程 ... 將這種無意識的衝動轉化為有意識的衝動。如此一來，自然意志 (即所謂主體方面)、肉體慾望、本能、激情、個人的興趣、以及意見和主體概念，以單純自然存在的形式，從一開始就自發地表現出來了。這種意志、興趣和活動的巨大集合構成了「世界精神」實現其目標的工具和手段；把它帶入意識並體認到它。而這個目標正是發現自身、回到自身，並在具體現實中思考自身。但是，個人和人們在尋求和滿足自己的目的時，所表現出來的生命力，同時又是一種更高力量的工具和手段，有著更高和更廣泛的目的，是他們一無所知的——他們只有無意識地認知到——可能成為一個問題；不論這點是否受到質疑 ... 我在一開始就宣佈了我的觀點，並斷言了我們的假設 ... 我們相信，理性統治著世界，也因此統治著世界的歷史。相對於這個獨立的普遍實體存在——所有其他的東西都是從屬的，服從於它的，是它發展的手段。』*

【*《歷史哲學》中的《世界歷史論》，第 26 頁。(西布里 (Sibree) 的英文版翻譯)】

沒有任何形而上學者或神智學者可以對這些真理提出異議，這些都體現在神秘教導中。在我們地球的地質生命已有一種注定，就像在過去和未來種族和國家的歷史一樣。這與我們所說的業力和西方泛神論的「天罰」和「週期」密切相關。進化的法則現在正帶著我們沿著我們週期的上升弧線前進，當結果將再次融合於或成為起因 (現在是中和的)，所有受前者影響的事物將恢復它們原來的和諧。這將是我們特殊「輪次」的週期，是大週期或稱大時代 (Mahayuga) 中的一個時刻。

黑格爾的精妙哲學評論被發現在神秘科學的教義中得到應用，後者表明大自然總是為一個特定的目的而行動，而其結果總是雙重的。這是在我們的第一個神秘書籍《揭開伊西斯的面紗》，卷 II，第 268 頁，在下面的話中：—

正如我們的行星每年繞著太陽公轉一圈，同時又每 24 小時繞著自己的地軸自轉一圈，從而在大週期運行小週期；同理，小週期的運作也在大沙羅週期 (Saros) 中完成並重新開始。

根據古老的教義，物質世界的革命也伴隨著智能世界的革命；世界的精神進化像物質世界一樣循環往復。

因此，我們在歷史上看到，人類進步的潮流有規律地潮起潮落。世界上的偉大王國和帝國，在達到其偉大的頂點之後，再次下降，是按照它們上升時所遵循的同樣法則；直到達到了最低點，人類才重新振作起來，再往上爬，按照循環遞進的法則，達到它的成就的高度，比它前次頂點又稍高一點。

但是這些週期、輪中的輪，是如此全面而巧妙地由印度的各種摩奴和聖人、以及西方的卡比里 (Kabiri) 所象徵*，且不會同時影響全人類，如在《各週期的種族劃分》中所述 (見第 6 小節)。因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沒有完全掌握它們與各民族和各種族之間，在其命運和演變中各自地位的關係和作用的情況下，要理解和區分它們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影響是很困難的。如果這些時期的精神上行動與物質進程是分開的話，這個系統無法被理解；而這些時期是由業力法則預定的。最好的占星家的計算將會失敗，或無論如何仍然是不完美的，除非這種雙重作用被徹底地考慮和特別處理。而這種掌握只能通過啟蒙來實現。

【*儘管他們作為象徵，但這些現在看似神話般的人物，曾經以人類的實際生活形式統治地球；縱使他們是真正的神聖和神一樣的人。瓦蘭西 (Vallancey) 上校 (還有戈白林伯爵，Count de Gobelin) 認為，「卡比里」的各個名字似乎都是有寓意的，且只不過 (?) 是一本季節變遷的年歷而已，為了農業經營而計算。】 ("Collect. de Reb. Hibern", No. 13, Praef. Sect. 5) 這樣的說法就像他斷言奧昂 (OEon)、克羅諾斯 (Kronos)、薩圖恩 (Saturn) 和大衰 (Dagon) 都是同個人一樣荒謬，即「族長亞當」。「卡比里」是人類農業的指導者，因為他們是四季和宇宙週期的統治者。因此，正是他們作為行星神靈或「天使」(信使)，而管理著農業技藝的奧秘。】

偉大的週期包括人類的進步，從原初人類空靈形式的出現。它貫穿著他 (人類) 漸進進化的內在週期，從空靈到半空靈和純物質的：直到人類從皮膚和物質的外衣中得到救贖，在此之後，它繼續向下運行，然後再次向上，直到再次抵達一輪次的巔峰，當顯化期的「蛇吞下尾巴」和七個小週期過去。這就是偉大的種族週期，它平等地影響著涵括在這個特殊種族中的所有國家和部落；但也有較小週期，是國家和部落的，它們彼此獨立運行。在東方神秘教義中，它們被稱為業力週期。在西方，自從異教徒的智慧被否定了，因為該智慧被認為是由黑暗勢力發展而來的，並不斷與小部落神耶和華爭戰與對立；因此使得希臘的「復仇女神」(或業力) 的全部和非常重要的意義已經完全被遺

忘了。否則，基督徒會更好地認識到一個深刻的真理：復仇女神是沒有屬性的；雖然可怕的女神是絕對的、不可改變的原則，但我們自己（國家和個人）才是推動她採取行動，並為她的方向提供動力。「業力—復仇女神」是國家和人類的創造者，但他們一旦被創造，是他們使她成為一個憤怒或獎勵天使。是的——

『崇拜「復仇女神」的人是有智慧的。』*

【*替換成害怕「業力-復仇女神」會更好。】

——就像合唱隊告訴普羅米修斯的那樣。還有那些不明智的人，他們相信女神可以用任何祭祀和祈禱來撫慰，或者讓她的輪子偏離曾經走過的道路。「三種形態的命運和永念不忘的憤怒」只是她在塵世上的屬性，並由我們自己產生。她騎過的路沒有回程；然而，這些道路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因為是我們準備它們的，不管是由集體或個人準備。「業力-復仇女神」是「天意」的同義詞，只是還要替除其設計、善良和其他有限的屬性和限定，是如此被不哲學的歸於後者。神秘主義者或哲學家都不會談論天意的善良或殘忍；但是，他把它認作是「業力-復仇女神」，他會教導說，無論如何，它在今世和來世中都是在保護和守望善的人；而它懲罰作惡的人——是的，直到他的第七個重生。簡而言之，就算他擾亂了和諧的無限世界中哪怕只是最小的原子，這種影響還沒完全調整回來。因為業力唯一的法令，一種永恆不變的法令，是物質世界中的絕對和諧，就像它在精神世界中一樣。因此，獎賞或懲罰而不是業力，但是我們自己；獎賞或懲罰取決於我們是否與大自然一起合作，遵守和諧所依賴的法則，而不是打破它們。

如果人們在合與作和諧中運作，而不是分裂與衝突的話，業力的各種運作方式也不會是不可思量的。這被一部分人稱之為天意的運作，是黑暗而複雜的；而另一些人則在他們身上看到了盲目的宿命論；第三種人認為是純粹的隨機，既沒有眾神也沒有魔鬼的指引。如果我們把所有這些都歸結為正確的原因，我們對那些運作方式的無知肯定會消失。有了正確的認識，或者至少有一個自信的信念，即認為我們的鄰國不會再試圖傷害我們，就像我們不會想傷害他們一樣，世界上三分之二的邪惡就會消失得一乾二淨。如果沒有人去傷害他的兄弟，「業力-復仇女神」就沒有理由去運作，也沒有武器去行動。它始終存在於各種衝突和對立的每一個元素之中，存在於種族、國家、部落、社會和個人的分裂形成該隱和亞伯、狼和羊之中，這就是「天意的運作」的主要原因。我們每天都用自己的雙手切斷命運中無數的曲折，而我們卻想象著自己正在追求一條尊嚴和責任的皇家大道，然後抱怨這些道路是如此複雜和黑暗。我們困惑地站在自己創造的生命之謎面前反反覆覆放，神秘和無法解開，然後指責偉大的斯芬克斯 (Sphinx) 吞食了我們。但在我們的生命中確實沒有什麼樣意外、一個出錯的日子、一件不幸的事，不能追溯到我們在此生或前世所做的事情。如果一個人打破了和諧的法則，或者，用神智學者的話說，「生命的法則」，那麼他必須準備好陷入自己製造的混亂之中。因為，按照同一作者的說法：『人們能得出的唯一結論是，這些生命法則是它們自己的復仇者；因此，每一個復仇天使都只是他們反作用的典型代表。』

因此，在這些不可改變的法則面前束手無策的人，不會是作為自己命運設計者的我們，而是那些天使，那些和諧的守護者。「業力-復仇女神」只不過（精神上）動態結果，是源自我們自己的行為所產生的原因，和力量覺醒進入活動。這是一個神秘動力法則，『在精神層面或星光層上所消耗一定數量的能量，產生的結果遠遠大於消耗在物質客體存在層上同樣數量的能量。』

這種狀態將一直持續到人的精神直覺完全打開，而這在我們完全擺脫物質的厚外衣之前是不會發生的；直到我們從內在開始行動，而不再聽從外在的衝動；也就是那些由我們的物質感官和粗大自私身體所產生的。在那之前，唯一能減輕生活罪惡的是團結與和諧，即實際的同胞情誼，以及不只是名義上的利他主義。若能抑制單個惡因，將抑制不只一個、而是各種各樣的惡果。如果一個兄弟會或甚至多個兄弟會可能無法阻止國家間偶爾的自相殘殺，但仍在思想和行動是一體的，以及對

存在的奧秘哲學進行研究；在試圖理解迄今仍是一個謎的東西時，將總是阻止一些人在一個已經充滿了不幸和邪惡的世界裡，創造額外的原因。業力的知識讓人堅信，如果—

『...美德受到痛苦，邪惡獲得勝利，
讓人類成為無神論者，』*

【*屈萊頓 (Dryden)】

這只是人類對這偉大的真理視而不見：即人是自己的救世主，也是自己的毀滅者。他不必指責天上和眾神、命運和天意，認為明顯的不公正統治著人類。而是應當讓他記住並重復這句希臘智慧，這能警告人們克制去指責那個—

.....
『正義，雖然神秘，卻無誤的引導我們前進，
得引導通過免於罪惡與懲罰的道路...』

—它們現在是偉大的歐洲國家前進的道路和大道。西方雅利安的每一個民族和部落，就像他們第五種族東方兄弟一樣，有他們的黃金時代和鐵時代，有他們比較不負責任的時代，或者稱撒提亞時代 (Satya) 的純潔時代，而現在，他們中的一些已經達到他們的鐵時代，即卡利時代，一個充滿恐怖黑暗時代 ...

另一方面，每個民族外傳教義中的週期確實是由恆星運動推導出來並依循的。後者與國家和人的命運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但是在純粹的物質意義上，歐洲除了知道天文週期之外，不知道其他的週期，並據此進行計算。它也沒聽說過任何別的東西，除了在星空中想象的圓圈或環路—

『用圓心和偏心塗寫著
循環和小循環，天體中的天體...』

但對於異教徒，正如柯勒律治所說的那樣—『... 時間，循環的時間，是他們對神的抽象...』這個「神」與業力協調顯化，並且只通過業力顯化，作為「業力-復仇女神」本身；這些週期不僅僅意味著一系列事件，或意味或多或少持續時間較長的週期性間隔。因為它們通常以一種反復出現的多變而智能的性質的為標誌，而不是在季節或某些星座的週期性更替中所表現出來的。現代智慧滿足於基於準確的數學法則的天文計算和預言。古老智慧為天文學的冰冷外殼，增添了靈魂和精神的生動元素—占星術。而且，正如恆星運動確實調節和決定著地球上的其他事件一樣，包括土豆和這種有用蔬菜的週期性疾病(這是一種無法用科學解釋的說法，雖然被人們接受，但卻被人們嘲笑) 即使通過簡單的天文計算，這些事件也能預先確定。相信占星術的人會理解我們的意義，懷疑論者會嘲笑這種信仰與想法。因此，他們閉上眼睛面對自己的命運，像駝鳥一樣... *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這樣，因為也有科學家都認識到了真理。我們讀到：『無論我們將眼睛轉向何處，我們都會遇到一個謎... 大自然中的一切對我們來說是未知的。... 然而，有許多膚淺的頭腦，認為大自然的力量在從前觀察到的事實之外，是不能產生任何東西的；這些觀察被聖化在書籍中，並在理論的幫助下，或多或少地熟練地組合在一起。但這些理論只持續了短暫的時間，現在應該已經證明了它們的不足，... 我並不想去質疑那些不可見存在者的可能性，它們的本質不同於我們，並能讓物質動起來。深刻的哲學家們在所有的時代都承認，這是統治著宇宙的偉大的連續性法則的結果。我們所看到的智能生命，在某種程度上從非存在 (neant) 開始，逐漸到達人，難道它會突然止步於人類，接著只在無限中、在世界的至高主宰中再現嗎？這是不大可能的。』因此... 『當我試圖在沒有他們的假設的情況下，解釋某些事實時，我不再否認神靈的存在，也不否認靈魂...』】

(《未定義的力量》，歷史的和實驗的研究，第3頁) 以上是法國著名的科學家羅查斯(A. de Rochas)寫的，他的研究是當時代的標誌之一。(巴黎:馬森(Masson)，聖日耳曼大道，1887年)】

這是因為他們所謂的小歷史時期，不允許他們有比較的餘地。恆星光的天堂就在他們面前；雖然他們的精神視覺還未開啓，且來自塵世的大氣塵埃封住了他們的視線，使它們束縛在物質系統的限制之下；但他們仍然能夠感知和注意到流星和彗星的運動。他們記錄這些漫遊者和「燃燒的信使」的週期事件，並因此預言地震、流星雨、某些星星、彗星的出現等等。他們是這一切的預言者嗎？不，他們是有學問的天文學家。

那麼，為什麼同樣博學的神秘主義者和占星家，就被不相信他們基於同樣的數學原理來預言某些週期事件的回歸呢？為什麼當他們宣稱知道這件事卻被嘲笑呢？他們的祖先和前輩在他們的時代與日子中記錄了這些事件，涵蓋幾十幾百萬年的時期，因而相同的星座的合相必然產生，即使不完全相同，至少也是相似的效果。難道這些預言被嘲笑了是因為它們聲稱經過了幾十萬年的觀察，而人類的種族只存在數百萬年？而現代科學反而因其更為客氣的地質學和人類學的數字，而遭到那些堅持聖經年表的人的嘲笑。因此，業力甚至可以調整人類的嘲笑，而代價是各教派、學術團體和個人之間的雙方承受的。然而，在預言這些未來事件時，無論如何，所有的預言都是基於週期性反覆的權威，其中沒有涉及到心靈感應現象。它既不是預見，也不是預言；它只是如同彗星或恆星在出現之前幾年的信號一樣。能使東方的智者能夠預言的這只是知識和數學上正確的計算。例如，英格蘭是否正處於某種或另一種災難的前夜；法國正接近她生命週期的這樣一個轉折點，以及整個歐洲是否都面臨著災難的威脅，或者更確切地說，在災難的前夜；而這場災難正是她自己的種族業力週期所導致的。當然，這些信息的可靠性取決於對這一主張的接受或拒絕，這是經過大量的歷史觀察後得出的結論。東方的啟蒙者認為，他們保存了種族發展的記錄，以及自第四種族開始以來的普遍重要事件的記錄；而在此之前是傳說上的。此外，那些相信靈視力和神秘力量的人，即使是傳說的信息，只要通過靈視力和神秘知識來進行檢查和糾正，至少可以毫不困難地確定所提供信息的一般性質。但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並沒有把這種形而上學的信仰作為我們的主要依據，而以對於每一個神秘主義者來說都是相當科學的證據來證明，即以黃道十二宮保存下來歷經不可估量年代的記錄。

現在已經充分證明，即使是星盤和預言占星術也不是完全建立在虛構的基礎上的，且星星和星座對個人有著神秘而奧秘的影響和聯繫。如果人類有影響，那對於國家、種族、和人類整體不也是如此嗎？這些同樣是基於黃道星座記錄的權威而提出的主張。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接下來將考察古代對黃道星座知道多少，而現代人又忘記了多少。

XVII. 黃道星座及其古老性

『所有人往往對自己的理解力有很高的自負，並對他們所宣揚的看法十分堅持。』喬丹 (Jordan) 如此說，他又公正地補充——『然而，幾乎所有的人都是被別人的理解所引導，而不是自己的；可以更準確地說，他們更多地是接受觀點而不是形成觀點。』

這一點在科學考慮假設的觀點上，顯得尤為真實——所謂「權威」的偏見和先入之見，常常決定著對歷史最重要的問題。在我們博學的東方學家中，有好很多種先入為主的眼光，然而，相較於黃道古老性的普遍錯誤，很少有比它更不公正或不合邏輯的。由於一些德國東方學家的愛好，英國和美國的梵語學者已經接受了韋伯 (Weber) 教授的觀點，認為印度人在馬其頓入侵之前不知道十二星座，這是古代印度人從希臘人那裡把引進他們國家的。其他一些「權威人士」進一步告訴我們，在希臘人親切地向鄰國介紹這個發明之前，沒有一個東方國家知道黃道十二宮。面對《約伯記》這本被他們稱為希伯來經典中最古老的書，甚至是早於摩西的書籍，它描述了『大角星、獵戶座和昴宿星 (Ash, Kesil, 和 Cimah) 和南方的宮』的形成 (ix. 9)；天蠍座和十二星座 (Mazzaroths) (xxxviii., 31,32)。這些話若有任何意義的話，就意味著甚至在阿拉伯游牧部落中也有關於黃道十二宮的知識。他們說，《約伯記》比荷馬和赫西奧德至少早一千年——這兩位希臘詩人在基督教時代前約八個世紀聞名於世 (!)。順帶一提，那些更願意相信柏拉圖的人，他表明荷馬在更早時候出現，可以指出一些黃道星座出現在《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中，或在《俄耳甫斯的詩篇》和其他地方。但是，由於一些現代批評家提出了無稽之談的假設，認為俄耳甫斯、荷馬和赫西奧德都不存在過，所以提及這些古代作家似乎會浪費時間。提到阿拉伯人約伯就足夠了；除非，他的哀歌、連同那兩位希臘人的詩作、再加上萊奴斯 (Linus) 的作品，現在也應該被宣佈為猶太人亞里士多布勒斯 (Aristobulus) 的愛國偽造品。但是，如果黃道在約伯的時代就已經為人所知，那麼文明和哲學觀的印度人怎麼可能一直對它一無所知呢？

在冒著現代批評之箭的危險之下——由於誤用而變得鈍——讀者可以去瞭解貝利 (Bailly) 在這個問題上的博學的觀點。推測的結果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數學計算能作為更可靠的依據。貝利以《約伯記》中的幾個天文上的參考為起點，設計了一種非常巧妙的方法，來證明黃道科學的最早創始人屬於一支史前原始人類。事實上，他似乎樂於將托特、賽特 (Seth) 和中國的伏羲等視為《聖經》中的一些族長，但並不影響他關於黃道帶古老性的證明的有效性。*為了論證起見，即便接受他如此謹慎將該學科的正確年代定為公元前 3700 年，這個日期也以最無可辯駁的方式證明，黃道十二宮不是希臘人發明的，原因很簡單，他們在公元前 37 世紀還沒有作為一個國家存在——無論如何，都不是批評家們所承認的那個歷史上種族。貝利隨後計算了星座表現大氣影響的時期，這被約伯稱為『昴宿星團的甜蜜影響。』†(希伯來語的 Chimah，見約伯記三十八章，31)；獵戶座 (Cesil) 的影響；關聯於天蠍座 (第八星座) 的沙漠雨；並發現黃道十二宮的劃分和行星的名稱，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永遠一致且以同樣的順序；既然不可能把這一切都歸結於偶然和巧合，『它從來沒有創造出這樣的相似之處』，必須承認黃道十二宮確實非常古老。』(見《古代天文學》，第 63 至 74 頁)

【*《古代天文學》】

【†昴宿星，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是金牛座上方的七顆星，出現於春天的開始。他們在印度神秘哲學有一個非常神秘的意義，並關聯於聲音和大自然的其他神秘原則。】

再一次，如果《聖經》被認為是任何事情的權威 (還有一些人仍然相信，無論是從基督教或卡拉的觀點)，那麼，黃道清楚地在《列王紀下》第二十三章第5節中被提到。在「律法書」被希勒家 (Hilkiah) 這位大祭司「發現」之前(第二十二章)，人們已經知道並崇拜黃道十二星座。它們像太陽和月亮一樣受到崇拜，因為『祭司，這些是猶大國王委任的，他們燒香給巴力 (Baal)、太陽、月亮、行星和天上群眾』，即十二星座，正如英文聖經的旁注所解釋的那樣(見《列王紀》II. xxiii. 5)，幾

個世紀以來，一直遵循這一命令。只到約西亞王 (King Josiah) 在公元前 624 年才阻止了他們的偶像崇拜。

《舊約》中充滿了關於十二星座的典故，整個體系都是建立其上——英雄、人物和事件。因此，在約瑟的夢裡，他看到十一顆「星星」向第十二顆鞠躬，而這正是他的「星星」，指的是星座。羅馬天主教徒們還在裡面發現了基督的預言，他們說基督就是那第十二星，還有十一個使徒；第十二個的缺席被認為是對猶大背叛的預言暗示。雅各的十二個兒子也是同樣的指涉，如維拉潘圖斯 (Villapandus) 公正地指出 ("Temple de Jerusalem", Vol. I I., p. 2nd part, chap. xxx.)。詹姆斯·馬爾科姆 (James Malcolm) 爵士在他的《波斯史》(第七章)中指出，達比斯坦 (Dabistan) 呼應關於黃道十二宮的所有傳統。他將它的發明追溯到伊朗黃金時代的繁盛歲月，他說其中一個傳統堅持認為行星的精靈是用他們所假定相同的形狀和圖形來代表，當他們向幾個神聖的先知展示他們自己的時候，並由此建立了基於黃道十二星座的儀式。

畢達哥拉斯和他之後的斐洛·朱維索斯 (Philo Judaeus) 都把數字 12 視為非常神聖的數字。『十二面體是個完全數。』斐洛補充說，太陽在十二個月內訪問這些黃道星座，為了紀念這些星座，摩西把他的民族分成十二個部族，立十二個無酵餅食(《利未記》，xxiv., 5)，以及在教皇長袍周圍放置的十二顆寶石。(見 De Profugis。)

根據塞內加 (Seneca) 的說法，貝羅索斯 (Berosus) 通過黃道星座教授了關於所有未來事件和災變的預言；他確定的世界大火 (沈睡期) 的時間，以及大洪水的時間，對應於古埃及紙莎草紙上找到的時間。它在 25,868 恆星年週期的每次更新時出現。阿卡德人 (Akkadian) 月份的名字是源自於並由黃道十二宮的名字，且阿卡德人比迦勒底人早得多。波羅客多 (Proctor) 先生在他的《天文學神話和奇跡》中表明，古代天文學家在公元前 2400 年就已經獲得了一個最為精確的天文學系統；印度人將卡利時代 (Kali Yug) 的開始日期定在公元前 31 世紀的一次行星週期性合相；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屬於亞歷山大大帝遠征的希臘人，教導了雅利安印度人天文學！

無論黃道星座的起源是雅利安人還是埃及人，它仍舊是一個巨大的古代遺物。辛普里希烏斯 (Simplicius，公元五世紀) 寫道，他一直聽說埃及人在過去的 630,000 年裡一直保持著天文觀測和記錄。這句話似乎嚇到了梅西 (G. Massey) 先生，他在他的《自然起源》(318) 中說到『如果我們將《出埃及記》所謂埃及人的一年，把單位換成月份時，仍然可以得出兩個歲差週期的時間 (或 51736 年)。提奧奇尼斯·拉爾修斯 (Diogenes Laertius) 將埃及人的天文計算追溯到亞歷山大大帝之前的 48,863 年 (序, 2)。馬提亞努斯·卡佩拉 (Martianus Capella) 向後人證實了這一點，說埃及人在將他們的知識傳授給世界之前，已經秘密研究了 4 萬多年的天文學 (劉易斯，《古代天文學》，第 264 頁)。

《自然起源》中有幾句有價值的引語來支持作者的理論，但它們更多地證明了秘密教義的教導。例如，他引用了普魯塔克《蘇拉一生》("Life of Sulla") 中的描述：『有一天，天空很平靜 ... 其中傳來了一陣聲音 ... 是一陣號角聲，是如此響亮，刺耳，悲傷，引起了 全世界的恐慌。托斯卡納 (Tuscan) 的聖賢們說，它預示著一個新的人類種族和世界的革新；因為他們認定有八種不同的人，他們的生活和行為都不同，且天上給定各自的時期，是由大年 (25868 年) 的循環來限定的。』

這使人強烈地想起了我們人類的七個種族，而第八個——「動物人」——則是從後第三個種族演變而來的；還有大陸的接續沈沒和毀滅，最後幾乎毀滅了這一物種的絕大部分。

楊布里科斯 (Iamblichus) 說：『亞述人不僅像希帕克斯 (Hipparchus) 說的那樣保存了 270,000 年的紀念物，也保存了整個末世恢復和世界七位統治者的時期。』(普羅克洛斯, 在 Timæus, b. I.) 這已非常接近密傳教義的計算。對於我們現在的第五根種族，被允許存在 100 萬年左右的時間，而自上一座大島 (大陸的一部分) 消失以來已經過了約 85 萬年的時間，即第四個種族 (亞特蘭蒂斯) 的魯塔

(Ruta)；而底提耶 (Daitya) 是一個居住著混合種族的小島，在大約 27 萬年前的冰河時期被摧毀 (參見第二卷)。但是七位統治者，或七位神聖國王的偉大王朝，都存在於古代每一個偉大民族的文化中。無論在什麼地方提到十二，它們總是黃道十二宮。

事實是如此顯而易見的，使得羅馬天主教作家——尤其是法國的教皇絕對權力主義——已經默許將十二個猶太族長關聯於黃道十二星座。這是一種先知神秘主義的方式，對於虔誠無知的人來說，這聽起來像是一種徵兆，是對「神的選民」的一種默認的神聖認可，其指頭有目的地從創世之初在天上描畫這些族長的數目。例如，這些作家 (包括德·米爾維爾，De Mirville) 有趣地發現了十二星座的所有特徵，體現在雅各臨終時對他的兒子們說的話，以及他對每個部落未來的定義。(請參閱《創世紀》第49章。) 此外，這些同樣部落的旗幟，所展示的符號和名字與十二星座相同，也重複於烏陵 (Urim) 和土明 (Thummim) 的 12 塊石頭上，以及基路伯的 12 個翅膀上。把精確性的證明留給所謂的神秘主義者，如下所示：在魯本 (Reuben) 被描述為「像水一樣不穩定」(武加大 (Vulgate) 則被描述為「像水一樣奔騰」)，對應於人，或寶瓶座；西緬 (Simeon) 和利未 (Levi) 之間穩固的兄弟關係對應於雙子座；猶大 (Judah) 是他部落中「強壯的獅子」、「獅子的小崽」，對應於獅子座；扎布倫 (Zabulon) 「要住在海的避風港」，對應於雙魚座；伊薩迦 (Issachar) 對應於金牛座，因為他是『一頭強壯的驢子，躺在地上』，因此與馬廄有關；丹 (Dan) 被描述為『一條蛇，在路上咬人的毒蛇』，是對「處女-天蠍」這雙重星座明顯的描述；拿弗他利 (Naphtali) 是「釋放的母鹿」，對應摩羯座；便雅憫 (Benjamin) 是巨蟹座，因為他「貪婪」；亞設 (Asher) 是天秤座，他的「麵包要是肥美的」；約瑟 (Joseph) 是人馬座，因為「他的弓住在力量中」。為了填補第十二個星座的空缺，我們可以看到雅各的獨生女迪娜 (Dina) 作為處女座與天蠍座分離 (見《創世紀》：94)。傳統顯示所謂的部落的旗幟上有 12 個標志。除了這些例子之外，《聖經》中還充滿了神學宇宙學和天文學的符號和人格化。

這仍然是一個疑問——如果實際活著族長的命運，是如此不可分割地與黃道星座纏繞在一起——那麼為什麼在失去十個部落之後，十二個星座中的其中十個怎麼還沒有奇跡般地從恆星領域消失呢？但這並不是主要關心的問題。讓我們著手研究十二宮自身的歷史吧。

現在讀者可能會想起一些科學界的最高權威就這個主題發表的觀點。

牛頓相信黃道十二宮的發明可以追溯到阿爾戈英雄 (Argonauts) 的遠征；而杜拉爾 (Dulaure) 認為它起源於公元前 6500 年，且根據《聖經》的年表，距離世界誕生只有 2496 年。

克羅伊策 (Creuzer) 相信這很容易表明，大多數神譜與宗教曆法密切相關，並指出他們最初的起源是黃道十二宮——就算語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十二星座完全相同，那麼也是一些非常類似的東西。他確信黃道及其神秘的關係是所有神話的根源，以一種或另一種形式存在著，而且它以舊形式存在了很久；由於一些奇特的事件協同作用，它以當前定義的天文外觀呈現出來。(克羅伊策，第三卷，第 930 頁)

不管「行星的神靈」(我們的超塵世層面的禪那主) 是否如《宗教學派》(Dabistan) 所說的那樣，向「神聖先知們」展示了自己；當古代迦勒底的占星魔法和神諭並存時，偉大的門外漢和戰士似乎都以同樣的方式受到青睞。非凡的澤諾芬 (Xenophon) 敘述了關於賽勒斯 (Cyrus) 的事，即在他去世的那一刻，國王熱誠地向眾神和英雄們表示感謝，因為他們經常親自教導他有關天上 (ev ouraniois semeiois) 星座的事情。("Cyropédie, Ant. du Zodiaque.")

除非星座的科學被視為最古老和最普遍的，否則如何解釋它的符號被追溯到最古老的神譜？據說拉普拉斯對於水星(星期三)、金星(星期五)、木星(星期四)、土星(星期六)和所對應日子的順序和名稱，竟然在印度和北歐相同而感到驚訝。『如果可以的話，試著用當今流行的本土文明體系，來

解釋那些沒有共同祖先、傳統或出生地的國家，是如何成功地發明了一種天空幻境，一種真正的恆星名稱的混亂，沒有順序和目的，它們與它們所代表的星座沒有任何形象化的聯繫，且顯然的，與它們象徵的塵世生命階段的關係更小。』難道不是因為在這一一切的根源上，有著一般性意圖、一個普遍的原因和信念嗎？("Pneumatologie", Vol. IV., p. 61.) 杜普伊斯 (Dupuis) 最真確的斷言了同樣的事情：『在天空的各個部分以及天文學家們任意劃定的圖形之間，不可能發現任何相似之處；而另一方面，偶然性是不可能的。』("Origine des Cultes, Zodiaque")

幾乎可以肯定是「絕對不可能的」。在大自然中沒有「偶然」，因為一切都是數學上的協調和相互關聯的單元。『偶然性，』柯勒律治 (Coleridge) 說：『只是神 (或大自然) 的筆名，是對於那些他不選擇公開簽署的特殊情況。』將「神」一詞替換成業力，它將成為東方的公理。因此，基督教神秘主義者所謂黃道十二宮的恆星「預言」，從來不指向任何一個特定的事件，不管它對人類的某一部分來說是多麼莊嚴和神聖，而是指大自然中不斷循環的、週期性的法則，只有恆星眾神本身的啟蒙者才能理解。

沒有一個神秘主義者、沒有一位出生在東方的占星家，會同意基督教的神秘主義者，甚至是開普勒的神秘天文學、他偉大的科學和博學；原因很簡單，如果他的前提是相當正確的，他由此的推論是片面的，並且被基督教的先入之見所扭曲。後者將此預言直接指向救世主，其他國家看到了一個為實際顯化期頒布的永恆法則象徵。為什麼將雙魚座視為基督的直接參考——他是世界改革家之一，對他的直接追隨者來說是救世主，但對其他所有人來說，他只是一個偉大而光榮的啟蒙者——這個星座作為所有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精神性救世主的象徵閃耀著，散佈光明和驅散精神黑暗？基督教的符號學家已經試圖證明它象徵以法蓮 (Ephraim，約瑟的次子)，雅各的選民，因此，在太陽進入魚的星座 (雙魚座) 的那一刻，『選民彌賽亞，是最初基督徒的魚 (Ichthus)，必須出生。但是，如果拿撒勒 (Nazareth) 的耶穌是彌賽亞——他真的是在那個「時候」出生的嗎？還是神學家們為了使他們先入為主的觀念，能吻合於恆星的事實和大眾的信仰，才使他如此出生的？每個人都知道耶穌真實的出生時間和年份是完全未知的。正是猶太人的祖先用魚 (Dag) 這個詞同時表示「魚」和「彌賽亞」，在他們的拉比語言強行發展過程中，他們第一個否定了這個基督教的說法。那麼如何解釋婆羅門把他們的「彌賽亞」，即永恆的化身毗濕奴，關聯於一條魚和洪水，且巴比倫人的「魚人」(Dag-O) 同樣指一條魚和一個彌賽亞，即「人-魚」和先知？

在埃及古物學家中有一些博學的偶像破壞者，他們說：『當法利賽人尋求「天上的跡象」時，耶穌說：「除了約拿 (Jonas) 的跡象以外，不會給予其他的跡象」(馬太十六章，4)。... 約拿的跡象是尼尼微的魚人 (Oan) 的跡象 ...。確實，除了太陽在雙魚座重生的跡象之外，沒有其他跡象。神秘智慧的聲音說道，那些尋找跡象的人只會看到返還的「魚-人」——耶穌魚、歐涅斯 (Oannes) 或約拿——他不能成為肉身。』

看起來，開普勒堅信在他「投生」的那一刻，所有行星都合相在雙魚座的中，猶太人 (卡巴拉派) 將其稱為「彌賽亞的星座」。『正是這個星座，』他斷言：『放置了東方三博士的星星。』這句話由塞普博士引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Vol. I. 第 9 頁) 促使他說：『所有猶太傳統在宣告那顆星的時候，被許多國家都看到了』(!) *他補充說：『它將吸收掌管地球上不同國家命運的 70 個行星。』†『根據這些自然預言，』塞普博士解釋道：『天空的星星上寫著，彌賽亞將在世界的月歷年 4320 年出生，在那值得紀念的一年，整個行星合唱團將慶祝它的禧年。』

【*不管許多國家是否見過那顆同樣的星星，我們都知道「三博士」以卡斯帕 (Kaspar) 和梅爾基奧 (Melchior) 這樣的日耳曼名字為樂，巴爾撒查 (Balthazar) 是唯一的例外，而這兩個名字中沒有太多迦勒底的印記——而他們的墳墓由著名的科隆大教堂的牧師展示的，堅信認為博士的屍體埋藏在那裡。】

【†這個關於掌管國家命運的七十個行星的傳統，是基於神秘宇宙起源的教導，即除了我們自己的七重行星世界鏈外，在太陽系中還有更多的行星。】

在本世紀初確實存在一場對印度教徒的憤怒浪潮，要求他們歸還據稱從猶太人那邊盜竊得來的「神明」、族長和年表。威爾福德 (Wilford) 將普利提 (Prithee) 和薩提雅瓦塔 (Satyavrata) 視為諾亞，將德魯瓦 (Dhruva) 視為以挪士 (Enos)，將自在主 (Iswara) 視為阿舒爾 (Assur)。然而，一些東方學家在印度居住了這麼多年之後，至少應該知道，不是只有印度人擁有這些數字，也不是印度人把他們的大時代劃分為四個小時代。然而，《亞洲研究者》的作者們卻沈溺於最誇張的推測。

諾威治 (Norwich) 的「哲學家、天文學家和鞋匠」麥基 (S. A. Mackey) 非常恰當地指出：『基督教神學家認為，他們有責任對印度漫長的年表進行批判。』『但是，當一個有學問的人把古人的名字和數字釘在十字架上，將它們擰曲成了一種與古代作者意圖完全不同的形式；但是，他的大腦中已經存在著蛆的誕生，它的殘害如此之嚴重，以至於他假裝對這一發現感到驚訝，我不認為他是那麼可以原諒的。』（《烏拉尼亞之鑰》）

這句話是打算用在威爾福德上尉（後來的上校）身上的，但這句話可能不只適用於一位現代的東方學家。前者是第一個冠以不幸推測，將印度教年表和《往世書》的 4,320,000 年與聖經年表聯繫起來，把這個數字縮小到 4320 年（據說是耶穌誕生的陰曆年），且塞普博士只是抄襲了這位勇敢軍官的想法。此外，他堅持認為這些是猶太人的財產，以及基督教的預言，因此指責雅利安人自己獲取了閃族人的啟示，然而恰恰相反。此外，猶太人也不必被指責掠奪印度人，而以斯拉 (Ezra) 可能對他們的數字一無所知。顯然，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從迦勒底人那裡借來的，還有的神靈。他們從迦勒底神聖王朝 432,000 年中*，產生從創世到基督紀元的 4320 農曆年；至於巴比倫和埃及的神靈，他們悄悄地、謙虛地把他們變成了族長們。每個國家或多或少都有對萬神體系（曾為所有人共有）進行改造和適應，使之成為民族和部落神和英雄，而付有罪則。這在新的《摩西五經》服裝中是他們的財產，沒有一個以色列人強迫任何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人。

【*當然，每個學者都知道，迦勒底人聲稱他們的神聖王朝的數字(432) 或(432,000) 等於印度人的大時代 (Mahayuga)，即 4,320,000。因此，慕尼黑的塞普博士決定支持開普勒和威爾福德 (Wilford) 的指控，即印度教徒是從基督徒那裡借用了它們，而迦勒底人從猶太人那裡借用，正如聲稱的那樣，他在世界的第4,320個農曆年中期望他們的彌賽亞！！按照古代作家的說法，這些數字根據貝羅蘇斯 (Berosus) 的 120 個沙羅週期 (Saroses) 為基礎的——每一個劃分都意味著 600 年，總計 432,000 年——因此它們並不顯得武斷。但是這位虔誠的慕尼黑教授決定用正確的方式來解釋它們。他聲稱已經解開了這個謎，是通過證明『沙羅週期是根據普林尼 (Pliny) 的 222 個合相月組成的，也就是 18 年 6/10，』此計算自然又回到了『蘇伊達斯 (Suidas) 給出的』數字，他斷言 120 個沙羅週期構成了 2222 個祭司年的和週期年，相當於 1656 個太陽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第二卷第 417 頁）

蘇伊達斯 (Suidas) 沒有說過類似的話，即使他說過，也不能證明什麼。奈羅週期和沙羅週期在未受啟蒙的古代作家中是一樣的刺，就像啟示錄 666 的「大野獸」對於現代作家一樣，他們也找到了跟後者一樣倒霉的牛頓們。】

我們不要停下來過於關注這個非常不科學的時間線，而是對一些與重點可能相關的事情做一些評論。這些 4,320 月曆年的數字（聖經中使用的是太陽年）並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即使它們的應用是錯誤的；因為它們只是原始的密傳學說、和後來婆羅門教義關於「時代」(Yugas) 的扭曲回聲。梵天的一個「白晝」等於 4,320,000,000 年，梵天的一個「黑夜」也是如此，或稱沈睡期 (Pralaya)，在此之後，在新的顯化期中，新的太陽凱旋升起，照亮了的七重行星鏈。這種教導早在基督教時代之前幾個世紀，就已經滲透到巴勒斯坦和歐洲（見《揭開伊西斯的面紗》II. 132），並出現在摩西猶太人的腦海中，他們以它為基礎，建立了他們的小週期，雖然它只有通過基督教的《聖經》年表才得到

了充分的表達，他們採用了12月25日這天，據說是所有太陽神靈投生的日子。那麼，彌賽亞是「在世界4,320月曆年」出生的，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呢？「正義與救贖之子」再次升起，驅散了混沌的沈睡期黑暗與非存在，位於我們客體小星球和行星鏈的層面上。一旦確定了崇拜的對象，他的出生、生活和死亡等假想事件就很容易符合黃道帶的要求和古老傳統，儘管它們必鬚根據特定場合進行某種程度的改造。

因此，開普勒作為一名偉大的天文學家，所說的話變得可以理解。他認出所有這些行星合相的宏大而普遍的重要性，『每一個』——正如他所說的——『都是人類的轉折之年。』*土星、木星和火星的罕見合相有其意義和重要性，因為它在印度和中國的產生某些大影響，對於歐洲那些國家的神秘主義者也一樣。當然，若認為大自然在建造（對世俗者而言）幻想而毫無意義的星座時，眼裡只有基督，那這無疑也僅是一種猜測。如果宣稱數千年前星座的古代建築師，將金牛座標記為星號(a)與話語或基督的預言關聯，僅僅因為金牛座的a (aleph) 意味著「一」和「最初」，而基督也是a (alpha) 或「一」，卻沒有更好或更可靠的證據，那麼這種「證據」能以多種方式來表明無效。首先，無論如何，黃道十二宮在基督教時代之前就存在了；此外，所有的太陽神都被神秘地與那個星座（金牛座）聯繫在一起——比如奧西里斯——它們都被各自的信徒稱為「最初」。再來，那些賦予基督救世主神秘別名的編撰者，都或多或少瞭解黃道星座的含意；而且我們更容易設想，他們安排好他們的主張以便回應那些神秘的星座，而非後者作為預言只照耀人類一部分，長達數百萬年，不顧過去的無數世代和將來將要誕生的一代。

【*讀者必須記住，當神秘主義者使用「轉折之年」這個短語時，並非只有通常的涵義。這不僅是一個關鍵時期，在此期間會預期有週期性大變化，無論是在人或宇宙的組成上，也包含精神性的普遍變化。歐洲人把每第63年稱為「大轉折」，也許合理地認為這些年份是7乘以3,5,7和9而產生的。但在神秘主義中，「七」是大自然的真實尺度，而7必須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來相乘，而歐洲國家至今還不知道。】

『這不是簡單的巧合，』我們被告知，『他們都把公牛的頭(金牛座)放在某些球體上、寶座上，試圖用角上的帶柄十字來推開一條龍；更重要的是，因為這個金牛座被稱為「偉大的神之城和啓示之母」，也是「神聖聲音的解釋者」，在埃及赫穆蒂斯(Hermoutis)的「和平之蜂」(Apis pacis)，(正如教父們所堅信的那樣)他們更喜歡與救世主誕生相聯繫的神諭。』("Pneumatologie", iv., 71).

有幾個回覆針對這個神學假設。首先，埃及帶柄十字、或T (tau)、耆那十字、或卍字，和基督教十字架都有相同的意思。其次，只有基督徒才會給予龍如今所擁有的意義，沒有其他民族或國家會這麼做。蛇是智慧的象徵；公牛(金牛座)是物質或塵世生成的象徵。因此，後者用T或「十字」來推走龍，或稱精神性的神聖智慧；十字在密傳解釋上是『所有建造的基礎和框架』，而聖經學者和符號學家只知道它的陽物與生理含意。無論如何，它並沒有特別提到聖約翰的話語，也許除了提到一般意義。金牛座(順帶一提，它不是羔羊，而是公牛)在每個宇宙生成論都是神聖的，不管對印度人、瑣羅亞斯德教、迦勒底人和埃及人都是如此。多至每個學童都知道。

若要幫助喚起我們神智學者的記憶，可以引用對聖母和龍的討論，以及世界救世主——太陽神靈——週期性誕生的普遍性，這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II, 490，其中參考《啓示錄》中的某些段落。

1853年，埃拉德-摩連(Erard-Mollien)這位學者在法國研究院面前讀了一篇論文，想證明印度的十二星座的古老性，在這些星座中能發現那個國家所有最重要宗教節日的根源和哲學，其宗教儀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3000年的夜晚，正如演講者試圖展示的那樣。他認為，印度的黃道星座遠比希臘的要早，而且在某些細節上與希臘的有很大不同。其中一個是龍在一棵樹上，在樹腳下是「聖母」杜爾加(Kanya-Durga)，最古老的女神之一，位於一隻獅子上，後面拖著太陽的車子。『這

就是為什麼，』他補充說，『這個聖母杜爾加並非只是簡單的紀念一個天文事實，但確實是印度奧林匹斯神中最古老的。很明顯，她就是所有預言書所說的那個人，至些作品是維吉爾 (Virgil) 靈感的來源；那位預言回來的處女是普遍革新的一個象徵 ... 至於為什麼，』他補充：『我們如今看到，那些說馬拉雅拉姆語 (Malayalim) 的南印度人用這個太陽黃道星座的不同神名來命名月份——為什麼要放棄他們祖先的星座，而去承擔希臘人的星座呢？相反，一切都證明這些星座圖形是迦勒底人傳給希臘人的，而迦勒底從婆羅門那裡得到的。』(見 Recueil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1853.)

但是這一切都是非常不充分的證據。然而，我們也要記住沃爾尼 (Volney) 同時代人所說和接受的那些話，他們在《帝國的廢墟》第 360 頁中指出，由於公元前 1447 年白羊座處於其第 15 度，由此可以得出，「天秤座」的第一度若要與春分同時出現，則至少要在公元前 15,194 年，如果你加上自基督以來的 1790 年，那麼從黃道星座的起源到現在已經 16984 年。

此外，施萊格爾 (Schlegel) 博士在他的《中國天文學圖譜》中，還將中國天文學球體的歷史追溯到 18,000 年。(參見第 54、196 頁等)

然而，若引用的觀點沒有充分的證據是沒有用的，因而轉向科學證據可能更有用。貝利先生 (Bailly) 是上世紀法國著名的天文學家，科學院成員等等，斷言印度的天文學系統是迄今為止最古老的，而且埃及人、希臘人、羅馬人甚至猶太人都是從他們那裡獲得知識的。為了支持這些觀點，他說——

『在公元前 1,491 年之前的天文學家，首先是亞歷山卓希臘人；比我們的時代早 125 年的喜帕恰 (Hipparchus) 和比他晚 260 年的托勒密 (Ptolemy)。接著是阿拉伯人，他們在九世紀復興了天文學研究。後來，這些之後被波斯人和韃靼人接替，我們要歸功於他們在 1269 年編寫了馬西雷丁表 (Massireddin)，在 1437 年編寫了烏魯伯格表 (Ulug-beg)。這就是 1491 年印度時代之前在亞洲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那麼，什麼是一個時代呢？它是對某一時刻某一顆星星的經度的觀察，在天空中看到它的地方，作為一個參考點，一個起點，用於根據觀測到的運動計算出星星的過去和未來位置。但是，除非已經確定恆星的運動之前，否則一個時期是沒有用的。一個剛接觸科學、被迫借用外國的天文學的民族，在確定時代時沒有困難，因為唯一需要的觀察是可以隨時進行的觀察。但最重要的是，它所需要的、它必須借用的是那些依賴準確確定的要素，且需要持續觀察；最重要的是，這些運行依賴於時間，只能通過幾個世紀的觀測才能準確地確定。因此，這些運行必須借鑒於一個曾進行這種觀測的國家，且已經歷數百年的努力。因此，我們得出結論，一個新民族在借鑒古代的年代時，也會借鑒他們的「平均運行」。從這一原則出發，我們將發現 1491 和 3102 年的印度時代不可能來自托勒密或烏魯伯格。』

有一種假設認為，印度人將他們在 1491 年的觀測結果，與先前烏魯伯格和托勒密的觀測結果進行比較，利用觀測結果之間的間隔來確定「平均運行」。烏魯伯格的日期太接近現代，無法作出這樣的決定；而托勒密和希帕克斯的時代還不夠遠。但是，如果印度的運行是通過這些比較來確定的，那麼各個時代就會聯繫在一起。從烏魯伯格和托勒密的時代開始，我們應該到達所有印度人的時代。但事實並非如此。因此，這些外國來的時代對印度人來說要麼是未知的，要麼是無用的。*

【*關於這一結論的詳細科學證據，請參閱貝利 (Bailly) 先生的著作的第 121 頁，其中對該主題進行了技術上的討論。】

我們還可以加上另一個重要的考慮。當一個民族不得不向鄰居借用其天文表的方法或平均運行，除此之外，它更需要借鑒其他知識，包括天體的不一致運動、遠地點運動、交點運動和黃道傾角；總之，要確定所有這些因素的都需要觀測的技藝，一些儀器設備和大產業。所有這些天文元

素，在亞歷山卓的希臘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韃靼人之間或多或少地不同，但與印度人的完全沒有任何相似之處。因此，後者沒有向其鄰居借任何東西。

總結貝利的言論，他得出以下結論：——

如果印度人沒有借用他們的時代，他們一定有一個真正的自己的時代，基於他們自己的觀測；這一定是 1491 年以後的時代，或者是我們時代之前 3102 年的，這較 1491 年早了 4592 年。我們必須在這兩個時代中做出選擇，並決定其中哪一個是以觀測為基礎的。但在陳述能決定問題的論據之前，我們不妨說幾句話，針對那些傾向於相信印度人之所以能夠確定天體過去的位置，是依靠現代的觀測和計算的人。要準確地確定 4592 年內的天體運動，並描述該時期可能發生的現象，這並不容易。

我們如今擁有精良的儀器；大約兩、三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進行著精確的觀測，使我們能夠相當精確地計算出行星的平均運動；我們有迦勒底人、希帕克斯和托勒密的觀測，由於他們距現代遙遠，所以我們可以更確切地確定這些運行。然而，我們仍然不能保證，在我們與迦勒底人之間的漫長時期，這是否能夠準確地代表此期間內的觀察結果；我們更不能準確地確定距今 4592 年之前發生的事件。卡西尼 (Cassini) 和梅爾 (Maier) 分別測定了月球的長期緩慢運動，結果相差 3 分 43 秒。這種差異將在 4600 年裡導致月球位置的不確定度接近三度。毫無疑問，其中一種判斷比另一種更準確；需要非常古老的觀察才能在兩者之間得出結論。但在非常遙遠的時期，由於缺乏觀測，我們對這種現象是不確定的。那麼，如果印度人只是近代天文學的學生，他們怎麼能從公元 1491 年算回西元前 3102 年呢？

東方人從來不是我們現在的樣子。在檢視他們的天文學後，無論我們對他們的天文學知識有多高的評價，我們也不能假定他們曾經擁有與我們現代天文台不同的大量儀器，且是各種技術同時進步的產物，他們也不可能擁有那種似乎只屬於歐洲的發現天賦，這種天賦可以代替時間的作用，推動科學和人類智慧的快速進步。如果說亞洲人是強大的、有學問和明智的，他們的功績和各種成功是由力量和時間造就的。力量曾建立或摧毀了他們的帝國；現在，它已經建立起體量龐大的雄偉建築，但現在又化為了令人尊敬的廢墟。在這些變遷交替中，耐心積累了知識；長期的經驗產生智慧。東方國家的古老成就了他們的科學聲譽。

如果印度人在 1491 年就掌握了天體運動足夠精確的知識，使他們能夠向前計算 4592 年，那麼他們只能從非常古老的觀察中獲得這些知識。給予他們這樣的知識，卻拒絕他們獲得照些知識的觀測，就等於假設一個不可能的情況；這相當於假設在他們的職業生涯開始時，就已經獲得了時間和經驗的豐碩成果。而另一方面，如果他們的 3102 年的時代被認為是真實的，那麼可以得出結論，印度教徒僅僅延續相繼的幾個世紀一直到公元 1491 年。因此，時間本身就是他們的老師；他們知道天體在這段時期的運動，因為他們看見它們；印度人在地球上的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使其能忠誠的記錄和準確的計算。

關於 3102 年和 1491 年這兩個時代究竟哪一個是真正的，似乎只有一個考量可以解決，那就是一般的古人，特別是印度人，只計算和觀察日食。貝利說：——

在 1492 年沒有發生日食；在那一刻之前或之後的 14 天都沒有月蝕。因此，1491 年代並不是建立在觀測的基礎上的。至於 3102 年代，特爾瓦爾 (Tirvalour) 的婆羅門把它定在 2 月 18 日的日出。根據太陽的真實經度，此時它是在黃道十二宮的第一個點。其他的表顯示，在之前的午夜月亮在同一位置，但根據的是它的平均經度。婆羅門告訴我們，這個第一個點，是它們黃道十二宮的起始，是在 3102 年，春分後 54 度。由此可見，該起源——黃道十二宮的第一個點——因而在天秤座的第六度。

因此，大約在這個時間和地點出現了一個平均合相；『事實上，這種合相在我們最好的表格中被給出了：太陽參考卡以耶 (La Caille) 的表，月亮參考梅爾 (Maier) 的表。』那時沒有日食，因為月亮離她的節點太遠了；但是 14 天之後，當月球接近這個節點時，一定發生了日食。梅爾的表在加速度的校正下，給出了這個日食；但是他們把它置於白天，在印度是觀測不到的。卡西尼的表顯示它發生在夜間，這表明梅爾的運動速度在遙遠的幾個世紀來說太快了，且不允許加速度；這也證明了，儘管我們的知識有所進步，但我們仍然無法確定過往天空的真實面貌。

因此我們認為，在兩個印度時代之間，正確的是 3102 年，因為它伴隨著一次可以觀測到的日食，這一定被用來確定。這首次證明了印度教所認定太陽和月亮在此刻經度的真實性；這個證據本應足夠的，但是因為古老的決定對於驗證這些物體的運動非常重要，因此必須提出每一個可能的證據來證明它的真實性。

我們注意到，首先，印度人似乎把兩個時代合併到 3102 年。特爾瓦爾的婆羅門主要從卡利時代 (Kali-Yug) 的第一刻開始計算；但是他們有第二個時代置於 2 天 3 小時 32 分 30 秒以後。後者是真正的天文時代，而前者似乎是文明時代。但如果卡利時代並不是真實的，只是經過計算的結果，為什麼要這樣劃分呢？他們計算出的天文時代將變成卡利時代，即太陽和月亮的合相，就像其他三個表的時代一樣。他們一定有什麼理由把兩者區別開來；而這個原因只能是由於當時的環境和時代；這不可能是計算的結果。這還不是全部；從 3102 年 2 月 18 日太陽升起所決定的太陽時代開始，回溯事件 2 天 3 小時 32 分 30 秒，我們來到 2 月 16 日早上 2 點 27 分 30 秒，這是卡利時代開始的時刻。奇怪的是，這個時代的開始時間並不是一天當中的四大劃分之一。人們可能會懷疑時代應該開始於午夜，而 2 小時 27 分 30 秒是子午線修正。但是，無論是什麼原因來確定這一時刻，很明顯，如果這一時代是經過計算的結果，同樣把回推到午夜也很容易，這樣，就可以把時代對應於一天中的主要劃分，而不是把它放在一天的某個部分時刻。

第二。印度教徒斷言，在卡利時代的第一個時刻，所有的行星都會合相；且他們的表格顯示了這個合相，而我們的表格表明它可能確實發生過。木星和水星在黃道的同一度數；火星遠離它 8° ，而土星是 17° 。因此，大約在這個時候，或者說卡利時代開始後十四天左右，印度人看到從太陽光線相繼出現了四顆行星；首先是土星，然後是火星，然後是木星和水星，這些行星在一個相對小的空間中看似結合在一起。雖然金星不在其中，但人們對神奇事物的愛好而稱此為所有行星的合相。婆羅門的證詞和我們的表是一致的；而這個證據、傳統的結論，必須建立在實際觀測的基礎上。

第三。我們可以說，這種現象是在那個時代以後大約兩星期左右才出現的，而且正好是在觀測到月蝕的時候，這就確定了那個時代。這兩種觀察結果相互證實；觀察到這個的也必觀察到那個。

第四。我們或許也相信印度人在同一時間確定了月亮的交點的位置；他們的計算似乎表明了這一點。他們給出了月球軌道在他們那個時代位於此點的經度，並在此基礎上加上一個恆值 40 分鐘，即月交點在 12 天 14 小時的運動。這就好像表明這一決定是在他們的時代之後 13 天做出的，我們必須加上月交點在此期間逆行的 40 分鐘，使其與該時代相一致。

因此，這個觀測與月食的觀測是在同一日期進行的；因此給出三個觀測結果，且彼此相互確認。

第五。從讓蒂 (M. C. Gentil) 給出的印度黃道十二宮的描述來看，在它位置的星星被命名為「金牛座之眼」和「處女座的麥穗」，可以被確定為卡利時代的開始。

現在，將這些地方與實際位置進行比較，考慮到我們對歲差的修正到該時刻，我們看到印度黃道的原點必須位於天秤座的第五度和第六度之間。因此，婆羅門把它放在該星座的第六度是正確的，尤其是因為這種小差異可能是由於未知的恆星適當運動引起的。

因此，這是另一種觀測結果，指導印度人相當準確地測定他們的可移動黃道星座的第一個點。

古代對這個日期觀測的存在，似乎是不容置疑的。波斯人說，在世界的四個角落，有四顆美麗的星星作為守護者。碰巧在卡利時代的開始，在我們時代之前3000年或3100年，「公牛之眼」和「蠍子之心」正好在分點上，而「獅子之心」和「南魚座」則接近於至點。對於觀測到昴宿星在秋分點前7天晚上升起，也屬於我們時代之前3000年。托勒密的曆法中收集了這些和類似的觀測結果，雖然他沒有列出它們的作者，但這些觀測比迦勒底人的更古老，很可能是印度人的作品。他們對昴宿星很熟悉，雖然我們粗俗地稱它為小雞 (Poussinière)，他們卻這樣稱呼它：「母雞和小雞」(Pillaloo-codi)。因此，這個名字從一個民族傳到另一個民族，從亞洲最古老的國家傳到我們這裡。我們看到印度人一定已經觀測了昴宿星的升起，並且利用它來管理他們的年和月；因為這個星座也被稱為基栗底柯 (Krittika)。現在他們有了一個同名的月份，而這種巧合只能是因為該月是根據所涉及星座的升起或落下而確定的。但更有決定性的是，印度人觀測星星時，和我們一樣用經度標出它們的位置，而奧古斯丁·里奇烏斯 (Augustinus Riccius) 提到了一個事實，即根據被歸於赫爾墨斯的觀測，在托勒密之前的1985年，天琴座上的那顆明亮的星星和「長蛇座之心」都比托勒密所確定的各自位置提前了7度。

這個決定似乎非常不同尋常。星星相對於春分點有規律的前進；托勒密應發現在他之前的1985年，經度偏離了28度。此外，這個事實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在兩顆星的位置上發現相同的誤差或差異；因此，這個誤差是由於某些對兩顆星有相同影響的因素。為瞭解釋這一特性，阿拉伯底比斯人想象恆星有一種振蕩運動，使它們交替前進和後退。

這一假設很容易被推翻；但這些歸於赫爾墨斯的觀察結果仍無法解釋。然而，他們的解釋可以在印度天文學中找到。在這些觀測的確定日期上，比托勒密早1985年，印度黃道星座的第一個點是在春分前35度；因此，這一點算出的經度比從春分計算的經度多35度。但在過了1985年之後，星星經度前進了28度，使赫爾墨斯的經度和托勒密的經度只差了7度，且兩顆星的經度差是一樣的，因為這是由於印度黃道星座的起始點和托勒密的起始點之間的差異，後者根據春分推算。這個解釋如此簡單自然，它一定是真的。我們不知道在古代如此著名的赫爾墨斯是否是印度人，但我們看到凡是歸於他的觀測，都是按照印度人的方式來計算的，因此我們便可以斷定，這些觀測都來自於印度人，因此，他們能夠進行我們列舉的所有觀測，併發現記錄在他們的表中。

第六。對於3102年的觀測似乎確定了他們的時代，這並不困難。我們看到，印度人曾經確定了月亮的每日運動為13度10分35秒，利用它把黃道分成27個星座，與月亮的週期有關，大約需要27天來描述它。

他們就是用這種方法，確定了黃道十二宮中星星的位置；他們如此發現天琴座上的某顆星是在8h. 24m.，「長蛇座之心」在4d. 7h，這些經度是歸於赫爾墨斯的觀測，但其實是按照印度的黃道帶計算的。同樣地，他們發現「處女座的麥穗」形成了他們的第15個星座的開始，「金牛座之眼」形成了第4個星座的結束；這些星星是在6d. 6h. 40m中，其他在印度黃道帶的1d. 23h. 20min.。因此，發生在卡利時代後14天的月蝕，發生在處女座的「麥穗」和該星座的 θ 星之間的一點上。這些星星大約相隔一個星座，一個是從第十五開始，另一個是從第十六開始。因此，通過測量月亮與這些星星之一的距離，就不難確定月亮的位置；由此他們推算出太陽的位置，與月球相對的位置，且知道了它們的平均運動，他們計算出月亮是在黃道星座的第一個點，是根據她在我們時代之前的3102年2月17日至18日午夜的平均經度，而太陽在六小時後據了同樣的位置，這是根據他的真實經度；這事件確定了印度年的開始。

第七。印度人認為在卡利時代之前的 20,400 年，他們的黃道星座的第一個點與春分重合，且太陽和月亮在那裡合相。這個時代顯然是虛構的，*但我們不妨詢問印度教從哪個時點、從哪個時代開始建立它。若考量印度教對於太陽和月亮運轉的數值，即，365d. 6h. 12m. 30s., 和 27d. 7h. 43m. 13s., 我們有——

20,400 個太陽運轉 = 7,451,277d. 2h.

272,724 個月亮運轉=7,451,277d. 7h.

這就是從卡利時代開始所得到的結果；而印度人的斷言當時有一個合相，是建立在他們的表上的；但是，如果我們用同樣的元素，從 1491 年的時代開始，或者從另一個 1282 年開始 (我們將在後面談到它)，總是會有差不多一天或兩天的差別。在驗證印度教的計算時，採用印度教本身得出的與結果相同的元素，這既公正又自然，並從選擇他們時代之一做為開始，這樣可以得到所謂的虛構時代。因此，既然要進行這種計算，他們必須從他們的真實時代出發，這是基於觀測而不是從任何由前者計算而得到的結果，因此，他們真正的時代是在我們時代之前的 3102 年。

【*為什麼它應該是「虛構的」歐洲科學家永遠也說不明白。】

第八。特爾瓦爾的婆羅門給出月球在動態黃道上的運動為 7 天 2 小時 8 分鐘，相對於春分點巨大週期的 1,600,984 天，即 4,386 年 94 天而言，則為 9 天 7 小時 45 分鐘 1 秒。我們相信這種運動是由觀測決定的；我們必須在一開始就聲明，這一時期的範圍使它不適宜於計算平均運動。

印度人在他們的天文計算中使用了 248、3031 和 12,372 天的週期；但是，儘管這些週期太短，但它們不僅沒有前者的不方便，還包含了月球根據遠地點的確切繞轉數。它們實際上是指運動。1,600,984 年的大時期不是周轉積累的總和；它沒有理由應包括 1,600,984 天而不是 1,600,985 天。或許看來，僅憑觀測就能確定天數，並標誌著時期的開始和結束。這段時期結束於我們的時代 1282 年 5 月 21 日 5h. 15m. 30s. 的貝拿勒斯 (Benares)。根據印度人的說法，那時月亮正處於遠地點，

而她的經度是 7d. 13h. 45m. 1s.

梅爾給出的經度....7d. 13h. 53m. 48s.

並將遠地點置於.....7d. 14h. 6m. 54s.

如此，婆羅門測定月亮的位置與我們只差九分鐘，而遠地點的位置只差二十二分鐘，很明顯，很明顯，他們只能通過觀測來獲得相同於我們最好的表的結果，以及天體位置的準確性。如果觀測確定了這段時期的結束，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也確定了時期的開始。但這種直接由大自然所決定的運動，必然與天體的真實運動非常接近。

事實上，在這漫長的 4883 年裡，印度人觀測的運動與卡西尼的運動相差無幾，與梅爾的運動也非常接近。因此，印度教徒和歐洲人作為世界兩端的兩個民族，也許在他們的制度上相距甚遠，卻在月球運動方面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結論；如果這種一致性不是基於對自然的觀察和相互模仿，那麼它將是不可思議的。我們必須指出，印度的四張表都是同一天文學的副本。不可否認的是，暹羅 (Siamese) 的表存在於 1687 年，當時他們是由德拉魯貝爾 (de la Loubere) 先生從印度帶來的。當時還沒有存在卡西尼和邁爾的表，因此印度人已經掌握了這些表所包含的精確運動，而當時我們還沒有掌握。*因此，必須承認，這印度運動的準確性就是觀測重點。它在 4383 年期間是精確的，因為它是取自天空本身；如果觀測決定了它的結束，它也決定了它的開始。這是迄今為止所觀測的最長一段時間，在天文學編年史中保存了對這段時間的回憶。它起源於公元前 3102 年，這是對那個時代真實性的明證。

【*以下是回應一些科學家，他們懷疑我們天文學是由我們的傳教士傳播到印度。第一。印度的天文學有其獨特的形式，以其獨創性為特點；如果是從我們的天文學翻譯過去的，那需要高超的技術和知識來掩蓋偷竊行為。第二。當採用月球的平均運動時，他們也應採用黃道傾角、太陽中心的方程式、一年的長度；這些元素與我們的完全不同，且它們在應用於 3102 年的時代是非常準確的；而如果它們是在上個世紀計算出來的話會大錯特錯。第三，最後，我們的傳教士無法在 1687 年把當時還不存在的卡西尼表傳給印度人；他們可能只知道第谷 (Tycho)、里奇奧里(Riccioli)、哥白尼 (Copernicus)、布依蘭 (Bouilland)、開普勒、隆蒙塔努斯 (Longomontanus)和阿方索表 (Alphonso) 的平均運動。現在我將給出 4383 年 94 天的這些平均運動的表格：——

表 平均運動 不同於印度

阿方索..... 9d 7h 2m 47s - 0h 42m 14s

哥白尼..... 9d 6h 2m 13s - 1h 42m 48s

第谷..... 9d 7h 54m 40s + 0h 9m 39s

開普勒..... 9d 6h 57m 35s - 0h 47m 26s

隆蒙塔努斯..... 9d 7h 2m 13s - 0h 42m 48s

布依蘭..... 9d 6h 48m 8s - 0h 58m 53s

里奇奧里..... 9d 7h 53m 57s + 0h 8m 56s

卡西尼..... 9d 7h 44m 11s - 0h 0m 50s

印第安..... 9d 7h 45m 1s

這些平均運動都與印度的不一致，除了卡西尼之外，因此印度人沒有借用他們的平均運動，而卡西尼的表在 1687 年還不存在。因此，這個月亮的平均運動屬於印度人，他們只能通過觀察得到它。』——貝利的"*Traité de l'Astronomie Indienne et Orientale*"】

我們之所以這樣詳細地提到貝利，是因為他是少數幾個試圖對雅利安人的天文學進行充分公正研究的科學家之一。從約翰·本特利 (John Bentley) 到伯吉斯 (Burgess) 的《蘇利耶悉檀多》(Surya Siddhanta)，沒有一個天文學家曾對古代最有學識的人們公正對待過。無論對於印度教的符號象徵多麼扭曲和誤解，任何一個神秘主義者只要知道了一些秘密科學的知識，都能公正地對待它；他也不會拒絕他們對黃道十二宮的形而上學和神秘主義解讀，即使整個皇家天文學會的昴宿星的武器起來反對他們的數學計算。單體或靈魂的下降和再上升與黃道星座是分不開的，從事物的適宜性的角度來看，更為自然的是相信形而上的靈魂與明亮的星座之間存在一種神秘的共鳴，以及後者對前者的影響，而不是荒謬的認為天地的創造者在天上裡安置了十二個邪惡的猶太人。而且，正如《諾斯替派》的作者斷言的那樣，所有諾斯替學派和後來的柏拉圖派的目標『是讓舊信仰適應佛教般神智學的影響，其本質聲稱印度教神話中無數的神靈，只不過是最初三元組的能量的名稱，有著一系列化身或顯化成人。』我們到哪裡去尋找這些神智學思想的根源呢 -- 比古老的印度智慧更好？我們再說一遍：古老的神秘主義，如果不是通過我們更熟悉的佛教和印度教的渠道來解釋，將是所有人都無法理解的。因為前者是後者的散發物；兩者都是同一位母親——古代「列木里亞-亞特蘭提斯」智慧——的孩子。

XVIII. 相互立場的總結

讀者已經從兩個方面得到了整個情況的陳述，且將由他來決定這個總結是否對我們有利。如果大自然中真的存在一種真空，那麼根據一個物理定律，它產生自那些科學之「光」的無助崇拜者頭腦中，他們把時間花在摧毀彼此的學說上。「兩盞燈造成黑暗」的理論能適用此種情況下，當一半的「光」把它的力量和「運動模式」強加於信仰者，而另一半則反對它的存在。「以太，物質，能量」——神聖本質三位一體，科學的真正未知神的三個原則，被他們稱為物理性質！

神學因相信神的三位一體而受到批評和嘲笑——在基質上一個神，就個體性而言是三個人格；而我們被嘲笑的原因，是因為相信未經證實和無法證實的教義，相信天使和魔鬼，相信眾神和精靈。在「宗教與科學的衝突」中，使科學家獲勝的原因正是他們提出，無論該基質的同一性，還是三重個體性，儘管在神學意識的深處被構思、發明和創造，都不能用科學的推理過程來證明，更不能用我們的感官來證明。據說，宗教必須滅亡，因為它教導神秘事物。神秘事物是對常識的否定，而科學則排斥它。廷德爾 (Tyndall) 先生認為，形而上學就像詩歌一樣是虛構的。科學家不相信任何東西；拒絕沒有被證明的一切，而神學家盲目的信仰接受一切。神智學者和神秘主義者不相信任何東西，甚至不相信精確的科學，通靈主義者否認教條，但相信靈體和不可見但潛在的影響，所有這些同樣受到蔑視。那好吧；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最後一次探討，精確科學的行事方式是否有異於神智學、唯心論和神學。

萊恩 (Laing) 先生的著作《現代科學和現代思想》，被認為是關於科學的標準書籍，且根據《泰晤士報》的贊美評論，『每當科學與舊有觀念膽敢對抗並挑戰其結論時，它總能強大而有效的展示出科學的巨大發現和眾多勝利』一個人能在第三章「論物質」讀到：

『物質宇宙是由什麼組成的？以太、物質、能量』... 是給出的答案。

我們停下來問，『什麼是以太？』萊恩先生以科學的名義回答道：——

『以太實際上並不是通過任何感官察覺的檢驗來認識的，而是一種數學性質的物質，我們不得不假設它來解釋光和熱的現象。』

那麼什麼是物質？你對它的瞭解比你對「假想的」媒介以太更多嗎？

『嚴格地說，化學研究確實無法直接告訴我們 ... 生命物質的組成，而且 ... 嚴格地說，我們對於任何 (物質) 物體的組成一無所知，不論是甚麼。』(赫胥黎先生論原生質的講座)

能量？你確定能定義你的物質宇宙三位一體中的第三者嗎？

『能量是我們只通過它的效果才能瞭解的東西。』(論物理的書。)

請解釋一下，因為這是相當模糊的。

『在力學中存在實際能量和勢能：實際作用的功，以及做功的能力。關於分子能量或力的本質，物體呈現出的各種現象表明，它們的分子受到兩種相反的力的影響——一個傾向於把它們聚在一起，另一個傾向於把它們分開 ... 第一種是分子引力，第二種力是韻定力。』... (《加諾的物理學》)

正是如此：我們想知道的是這個運動力的性質。它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是不變的答案。赫胥黎 (Huxley) 先生在他的《生命的物質基礎》書中解釋道：『這是我想象中的空洞影子。』

因此，現代科學的整個結構是建立在一種「數學抽象」之上的，建立在千變萬化但「無法感知的基質」(杜布瓦·雷蒙德，Dubois Reymond)，建立在產生的效果之上，是完全不為科學所知、也超出科學所能及的神秘而虛幻的東西——「自我運動」的原子！自動運動的太陽、行星和恆星！但是，如果它們自身具有運動能力，那麼它們又是什麼呢？那麼為什麼你們物理學家，要嘲笑和嘲弄我們的「自我移動的生命原則 (ARCHÆUS)」呢？科學拒絕和蔑視神秘，「神秘是科學的致命」，正如費利克斯 (Felix) 神父所說的那樣 ... 『科學不能逃避它！』法國傳道者說的與我們相同，我們在《揭開伊西斯的面紗》(見卷 I. 338-9) 中引用了它。他問，你們這些科學家：

『... 有誰已經能夠看透人體形成的秘密，單個原子的產生？太陽的中心或原子的中心是甚麼？誰已探索一粒沙子裡深淵的底部？先生們，這粒沙子已經被科學研究了四千年了，將它翻來覆去；她把它分了又分；她用她的實驗折磨著它；她用她的問題來煩擾它，想從它奪取其秘密組成的最後一句話；她帶著永不滿足的好奇心問：「我要把你無限小地分開嗎？」然後，科學懸在這個深淵上猶豫了，她絆倒感到眼花繚亂，絕望地說：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對一粒沙子的起源和隱藏性質一無所知，那麼你又怎麼能憑直覺知道一個單獨生命的誕生呢？生命從哪裡來？它從哪裡開始？什麼是生命原則？』*

【*《奧秘與科學》 "Le Mystère et la Science", Conférences, Père Félix de Nôtre Dame ; des Mousseaux : "Hauts Phen. Magiques"】

科學家們否認所有這些指控嗎？一點也不，因為這是廷德爾的自白，它表明科學是多麼的無能為力，甚至對於這個物質世界也是如此。

『原子的最初排列決定了隨後的一切行動，這超出了顯微鏡的觀察能力。』『在純粹過度的複雜性之中，在觀測能夠發表任何意見之前，那些最高訓練有素的智力，最精細紀律的想象力，都對在思考問題上感到困惑而退縮。我們被一種無法用顯微鏡解開的驚訝所擊倒，不僅質疑我們的工具的能力，甚至還懷疑我們自己是否擁有處理大自然最終結構能量的智力元素。』

事實上，關於物質宇宙的認識是多麼有限，實際上科學家自己就承認，數年前就已經開始懷疑了。現在有些唯物主義者甚至會放棄以太——或任何科學所謂的無限基質，即佛教稱為「自性」(Swabhâvat) 的本體——也放棄了原子，這兩種觀點都太過危險，因為它們有著古老的哲學背景以及現今的基督教和神學關聯。從最早的哲學家們傳給後世的記錄，一直到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即使否認了空間中的「不可見存在」，也絕不可能如此瘋狂地否認存在著某種的充實體——宇宙的充實體是一種公認的信念。而其中所包含的，可以從三重偉大赫爾墨斯 (金斯福德夫人(Kingsford) 的優秀翻譯) 那裡得知——他在其中說到：——

『關於虛空 ... 我的判斷是它不存在，它從來沒存在過，也永遠不會存在，因為宇宙的各個部分都被填滿，如同地球也是完整而充滿了物體，在質量和形體上不同，擁有它們的物種和大小，一個較大，一個較小，一個堅實，一個脆弱。較大的 ... 容易被感知；較小的 ... 很以察覺，或者完全不可見。我們只通過感覺知道它們的存在，因此許多人否認這些實體是物體，而把它們簡單地看作空間，*但不可能有這樣的空間。因為如果真的有什麼東西在宇宙之外 ... 那麼它將是一個被智能存在佔據的空間，類似於它 (宇宙的) 的神 ... 我談到神靈，因為我認為他們和我們同住在一起；而英雄們居住在我們之上，介於地和最高天之間；其中既沒有雲彩也沒有暴風雨。』(第 84 頁)

【*看這週期的運作和它們定期的回歸吧！那些否認這種「實體」(力量)是物體、而稱之為「空間」的人，就是我們現代「執著於科學」的公眾的原型，而他們的官方老師，認為大自然的力量是物質不可量測的能量和運動模式，卻認為電(舉一例)和物質本身一樣是原子性的——(亥姆霍茲)。不一致和矛盾在官方和非正統科學中同樣佔主導地位。】

我們也「秉持」它。只是如前所述，東方的啟蒙者不會說這些層面「在我們之上，在天地之間」，即便是最高天，因為在神秘的術語中沒有這樣的劃分和衡量，沒有「上」，也沒有「下」，只有一個永恆的「內在」，在其他兩個內在之內，或者主體層面逐漸與塵世客體性相融合——對人類來說，這是最後一個屬於自己的層面。這個必要的解釋可以用赫爾墨斯的話在此結束，整個神秘主義對這個特定觀點的信仰——

『有許多眾神的階層；在一切中，都有一個智力的部分。不能認為它們不在我們的感官範圍之內；相反，我們能感知它們，甚至優於那些被稱為可見的事...於是就有了高於一切表象的神靈；在他們之後是有著精神性原則的神靈；這些神靈是可感知的，符合他們的雙重起源，以可感知性質來顯化所有的事物，各自逐個照亮他的作品。*天上的至高存在是宙斯，或在這個名字下所理解的一切存在，因為宙斯借著天上賦予萬物生命。太陽的最高存在是光，因為我們是通過太陽的圓盤接受光的好處。恆星的三十六個星座都有至高存在或王子，他的名字是「擁有所有的形態」(Pantomorphos)，因為他給不同類型賦予神聖形體。七顆行星，或稱漂泊的星球，擁有至高神靈們的命運和運氣，他們在不斷的變化和永恆的動蕩中，維護自然法則的永恆穩定。以太是製造一切的工具或媒介。』

【*「赫爾墨斯在這裡把大自然的可感知力量、宇宙的元素和現象當作神靈，」金斯福德夫人(A. Kingsford)在一篇腳注中非常正確地解釋道。東方哲學也是如此。】

這是相當哲學的，並符合東方神秘主義的精神：因為所有的力，如光、熱、電等等，都被稱為「神靈」——密傳上的。

這必定如此，因為埃及和印度的密傳教導是相同的。因此，宇宙電的人格化綜合了大自然所有的顯化力量，這是一個合理的結果。此外，在接下來的分類中將會顯示，大自然中真實和神秘的力量從現在才開始被瞭解——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是通過異端科學，而不是正統科學(也見§X.即將到來的力量)，儘管他們的存在在至少一個例子中得到了證實，並且得到了眾多受過教育的人甚至一些科學官員的證明。

此外，在第六詩節中，『宇宙電啟動了原初「世界-胚芽」，或宇宙原子和物質的聚合，有的以一種方式，有的以另一種方式，有著相反的方向』——看起來足夠符合正統和科學。因為無論如何，有一個事實可以支持這一觀點，且被科學充分承認。有一些流星雨(11月和8月定期出現)屬於繞太陽橢圓軌道運動的系統。這個環的遠日點在海王星軌道之外17.32億英里，它的平面是傾角相對於地球軌道 $64^{\circ}3'$ ，而流星群繞這一軌道運動的方向，相反於地球公轉的方向。

這是在1833年才得到承認的事實，說明這是近代重新發現了古老知識。宇宙電用他雙手，朝相反的方向轉動「種子」和「凝乳」，或者稱宇宙物質；用更清晰的語言來說，就是轉動處於高度稀薄狀態的粒子，還有星雲。

在太陽系的邊界之外，決定著物體的運動和方向是其他的太陽，尤其是神秘的「中心太陽」(一些可敬的紳士們稱之為「不可見神的住所」)。這種運動也有助於分化均勻的物質，圓形的和在幾個物體之間，成為我們地球上未知的元素和子元素，這被現代科學視為獨特的個體元素，然而它們僅

僅是暫時的表象，在顯化期內隨著每一個小週期的變化而變化，一些密傳的作品稱之為它們「劫的面具」。

宇宙電是神秘學的關鍵，它能打開並揭開各個國家所謂神話中，多樣的象徵和相應的寓言的謎團；展示了埃及人、迦勒底人和雅利安人宗教中，那些美妙的哲學和對大自然奧秘的深刻見解。宇宙電以其真實的形象展示出來，證明了那些史前國家在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上的深厚造詣，現在稱為物理學和化學，是自然哲學的分支。在印度，宇宙電是毗濕奴和因陀羅的科學方面，後者在《梨俱吠陀》中比他的宗派繼承者更古老更重要；而在埃及，宇宙電被稱為努特 (Noot) 的後代圖姆 (Toum)*，或有著原初神特徵的奧西里斯，是天上和萬物的創造者 (見第十七章，《死者之書》)。因為圖姆被認為是千變萬化的神靈，他產生其他的神靈，並賦予自己所喜歡的形體；是「生命的主人」，「把他們的活力給眾神」 (第 lxxix 章)。他是眾神的監督者，且他「創造神靈，給它們形狀和生命」；他是「北風和西方之靈」；最後是「生命的落日」，也就是死後離開身體的生命電力，因此死者請求圖姆從他的右鼻孔給他氣息 (正電)，以便他可以以他的第二種形體生活。象形文字和《死者之書》中第 lxii 章的文字表明宇宙電與圖姆的同一性。前者描繪的是一個直立的男人，他的手中有氣息的象形文字。後者說：——

【*『歐，圖姆，圖姆！來自於那偉大 (女性)，在水 (大深淵或空間) 的胸懷中 ... 『你，通過兩個獅子發光』 (雙重力量或兩個太陽眼的力量，或電正力和電負力)。 (參見 《死者之書》 III 和《埃及萬神體系》第二章)】

『我向太陽城 (An) 的首領敞開大門，我是圖姆。我越過地平線之主「托特-哈皮」 (Thot-Hapi) 所溢出的水，我也是大地的分界者』 (宇宙電和他的兒子們將空間和大地分為七界) ...

... 『我穿越天上層面，我是那兩只獅子。我是拉 (Ra)，我是阿姆 (Aam)，我吃了我的繼承人。
*.....我在安魯 (Aanroo)† 領地上滑翔，這片土地是由無限永恆的主人賜予我的。我是永恆的胚芽。我是圖姆，被賦予了永恆 ...』

【*這個形象表達了神聖功能的接續、一種形式被替代成另一種形式，或力量相互關聯。阿姆 (Aam) 是一種正電性的力量，它吞噬所有其他的東西，就像薩圖恩 (Saturn) 吞噬它的後代。】

【†安魯 (Aanroo) 位於奧西里斯的領域，這片土地被劃分為 14 個部分『周圍有一個鐵柵欄，裡面生長著七腕尺高的生命玉米』，即埃及人的欲界 (Kamaloka)。只有那些知道「七廳」的看守人的名字的死者，才能永遠進入阿門提 (Amenti)；即，那些通過了每輪次七種族的人——否則他們將在低等田地裡休息；『它也代表了七個連續的天界 (Devachans，或 lokas)。在阿門提，一個人成為永恆的純潔精神 (xxx，4)；在安魯這個地方，「精神的靈魂」或者說死者，每次都會被烏雷烏斯 (Uraeus) 吞噬——他是蛇，塵世之子 (在另一種意義上，是太陽中原始生命法則)，即，死者的星光體或「亡靈」在「塵世之子」中逝去和消失，即有限的時間。靈魂離開了安魯的領域，以任何它想要呈現的形體來到塵世上。(見 xcix 章，《死者之書》)】

這正是宇宙電在第十四卷書中使用的詞語，也是賦予他的頭銜。秘密教義的整個宇宙進化論，能發現於埃及紙莎草紙中零散的句子，甚至在《死亡之書》中也有。數字七在其中受到相當多的關注和強調，就像在《德基安之書》一樣。『大水 (深淵或混沌) 據說有七腕尺深』——「腕尺」當然是指劃分、區域和原則。在其中，『眾神和七偉大者都在偉大母親裡誕生。』 (見第 cviii 章，4，《死者之書》和《埃及萬神體系》)。宇宙電和圖姆都被認為是「七種魔法力量的偉大者」，他們「征服了巨蛇阿佩普 (Apap)」或稱物質。

然而，神秘主義的學生不應該被赫爾默斯作品的翻譯中常見的措辭所誤導，誤以為古埃及人或希臘人在每次對話中，如同僧侶一樣不斷談論至高存在、神、「一切之父和創造者」等等，就像這些翻譯的每一頁所顯示的那樣。確實沒有這樣的事；且這些文本並不是原始的埃及文本。它們是希臘的匯編，其中最早的並不早於新柏拉圖主義時期。埃及人所寫的赫耳墨斯主義著作(參見《死者之書》)不會提及一神論體系中遍一神；一切的遍一絕對起因，在埃及古代哲學家的心智中是不可名狀和不可說出的，正如它在赫伯特·斯賓塞 (Herbert Spence) 先生的概念中是永遠不可知道的一樣。正如馬斯佩羅 (Maspero) 很好地指出，每當一般的埃及人『理解神聖統一性的概念時，遍一神絕不是簡單的「神」。』而勒佩日·雷努夫 (Lepage Renouf) 非常正確地觀察到，「神」(Nouter, nouti) 這個詞在埃及人中從未停止過作為一個泛稱的名稱，也從來沒有成為一個人稱代詞。與他們在一起的每一個神都是「活躍而獨特的神」。他們的『一神論純粹是地理上的。如果孟菲斯的埃及人宣稱了普塔的統一性，排除了阿蒙；底比斯的埃及人則宣稱了阿蒙的統一性，排除了普塔。』就像我們現在在印度看到的濕婆教徒和毘濕奴教徒的例子。赫利奧波利斯 (Heliopolis) 的「遍一神」拉 (Ra) 並不同於阿比多斯 (Abydos) 的「遍一神」奧西里斯，它們可以並存，同時崇拜，而不會被相鄰的神吞併。這位遍一神只是該省或城市的神 (noutir, noutti)，且它並不排除該城鎮或相鄰省份中的遍一神的存在。簡而言之，當談到埃及的「神論」時，我們應該說埃及的眾神之「一」，而不是唯一的神。』(馬斯佩羅在"Guideau Musée de Boulaq"說) 正是由於這一突出的埃及特徵，各種所謂的赫爾墨斯書籍的真實性應該受到測試；而這種特徵在所謂的希臘殘篇中則完全不存在。這證明了一個希臘新柏拉圖主義者，或者甚至是一個基督徒，在編輯這樣的作品中動了不少的手腳。當然，基本的哲學仍保留，且在許多地方——完好無損。但是，它的風格已朝一神論的方向改變和平滑，如同希伯來創世世紀的希臘和拉丁譯本。它們可能是赫爾墨斯主義的作品，但不是由兩個赫爾墨斯之一所寫的——或者更確切地說，由托特 (赫爾墨斯) 這個宇宙的指導智能體所撰寫 (見第 xciv 章，《死者之書》)，或另一個托特，他在塵世上化身為三重偉大 (Trismegistus)，與羅塞塔石碑 (Rosetta) 相聯繫。

但是，在我們這個百個「主義」並存、且沒有宗教的時代，一切都是懷疑、否定、打破傳統和殘酷的冷漠。每一個偶像都被打碎了，除了金牛犢。

不幸的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能逃離他們的業力命運，如同個人一樣。所謂的歷史學家在處理歷史時，就像處理傳說一樣肆無忌憚。為此，如果你可以相信奧古斯汀·蒂埃里 (Augustin Thierry) 的傳記作者的話，他已經做出了體面的賠禮。他對導致所有人 (那些自稱歷史學家的人) 迷失方向的錯誤原則感到遺憾，每個人都妄圖糾正傳統，『人民的聲音十有八九是神的聲音』：且最後他承認，只有傳說中才有真實的歷史：因為他補充道，『傳說是鮮活的傳統，且在七成的情況下，它比我們所稱之為歷史的更真實。』*

【*”Revue des Deux Mondes”，1865 年，第 157 和 158 頁。】

雖然唯物主義者否認宇宙中物質以外的一切，考古學家們試圖矮化古代事物，並試圖通過篡改年表來摧毀所有關於古代智慧的主張。我們今天的東方學家和歷史作家面對古代歷史，就像白蟻面對印度的建築一樣。現代考古學家甚至比那些白蟻更危險——未來在普遍歷史問題上的「權威」——他們正在準備研究過去國家的歷史，特別是熱帶國家中特定建築物的命運：『歷史將在二十一世紀的懷抱中崩潰並破碎成原子，被她的編年史學家吞噬至根基。』米歇列 (Michelet) 說。的確，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它很快就會重蹈兩個美洲城市廢墟的覆轍，它們深深埋沒在無法穿越的原始森林之下。歷史事實仍將被現代假設、否認和懷疑主義無法擺脫的叢林所掩蓋。但令人高興的是，實際的歷史會重演，因為她像一切事物一樣，循環往復；那些被現代懷疑主義的海洋有意淹沒的死寂的事實和事件，將再次升起並重新出現在表面...

在我們的第二卷中，一個自詡哲學並闡述最深奧問題的作品，在追溯人類進化過程為開端，不得不從被視為超自然存在的神靈開始，這一事實將引起最惡意的批評。然而，《秘密教義》的信仰

者和捍衛者將不得不承受瘋狂甚至更糟的指責，就像作者長年以來一樣在哲學上已經承受了這樣的指責。當神智學者被指責為精神錯亂時，他應該引用孟德斯鳩 (Montesquieu's) 的《波斯人信札》來回答：『人們如此慷慨地讓他們所謂的瘋子進入精神病院，只是想互相確保他們自己沒有瘋。』

第一卷完。